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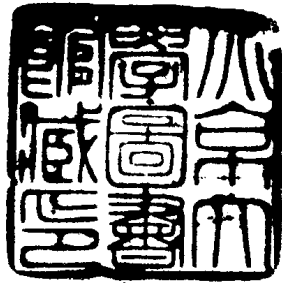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史部
第一一八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535-3



2370/02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一一八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51.75 印張

1996 年 8 月第 1 版 1996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35-3

Z·37 史部定價：87600 圓

史部第一一八冊目次

史部·傳記類

楚寶四十五卷總論一卷

〔明〕周聖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

楚寶四十五卷總論一卷

〔明〕周聖楷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崇禎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楚寶四十

五卷》提要

楚寶序

楚幅幘視十二省最賒名

勝最多古今人物最盛庚

辰予來視學徵十五郡二

楚寶

序

乙

州志及總志楚紀諸書閱

之可架可倉可旁綜流略

可備輶軒采擇然殊汗漫

參差恨不能撮三楚之勝

就數卷之書展寢食之翫
間愛野乘多引人勝地然
如蒼壁小璣不足語玄圃
之流光也周子伯孔有葺
錄四十五卷人物十九名
勝十一古文十九今文十
一間附已意評騰名曰楚
寶其書摘志之精補志之

楚寶 序
三
缺亦史亦子亦集亦林埤
益菁秀發人心目而長人
意智其功良多昔劉思貞
有云爲之者勞觀之者逸
三歎斯語可似斯編然余
更謂爲之者工勞而筆逸
手勞而致逸心勞而解逸
夫以周子垂翅未舉擁書

居業摻雞次鐸氏之遺考
百家七庫之略力云殫矣
乃博洽之患連類難區衆
美易眩自非腕具神工曷
裁累牘勒茲快書是爲筆
逸鈔錄數十萬言自題門
目無假陶甌之投衆手之
撮殆所云饑以作餘倦以

雜賞 序

四

作枕然不爲劉知幾之措
摭得失不爲束廣微之銓
證荒詭義取嘉言懿行可
以淑人奇文藻篇可以密
娛而已是爲跋逸觀書當
得大意悞書思之更是一
適摘鉛次樂之餘卽復橫
卧方牀覃求論世而參伍

雜賞 序

五

既熟古人如見品題所屬
如八面更敵沛然應之是
謂辭逸以此三逸善運其
勞故著作有樂事有成績

楚寶 序

六

名爲楚寶實周子之家珍
矣乎王孫圉有曰楚之所
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詞左
史倚相能道訓典此善言

寶者也而孟氏以土地人
民政事爲諸侯之寶其說
尤備斯編列人物而政事
該誌名勝而土地該予以

楚寶 序

七

爲寶兼王孫孟氏之義此
固作志之要領也具體乎
志而不必以志名則周子
之善於用長也夫

楚學使梁谿高世泰題



楚學使

序

八

楚寶董工序

周伯孔湘潭奇士談古今事
如列眉如以鏡取形百不失
一初年慷慨以天下為己志
後稍不得意遂憤然擊斲古
劍以身許諸古人為賈集世
間書恐或後時而失之又亦
喜為閉戶咄咄放意山水間
別具眼孔胸臆興盡而歸便
復與藏書為讐故伯孔書中

蠹魚注：無所遁其獨至者
多不以示人稍傳其一二者
皆為其平日歡好者持去輒
付之木伯孔已而悔而傳者
日遠又不能知其素心但謂
齊上
邇來著書滿閣都是名士習
氣故稱伯孔者究竟埋沒伯
孔本色夫世間有真名士先
要不好名若認定幾片災梨
為百年以內生活計此何異

老和尚以袈裟蒲團為真衣
鉢乎伯孔唯無意好名故能
成其名凡卷四十有五若使
生于姑蘇白門一葉出即為
好事者登塲舞袖其書久在
齊上
四方紙客箬籠中無一分生
氣矣幸其書成之不蚤而刻
之又遲天所以愛伯孔而居
之湘潭文愛伯孔而使之貧
薄無梓人資乃使其書終不

可泯滅也。書載楚地楚人楚
事皆有所論斷，不肯與昔人
同文，不肯為昔人作注脚。
高督學以楚寶額之數月而
刻不成，夫此書係之楚則宜。
序四
楚人重之，何令伯孔費十年
心血，今尚對刀工噴上，歎其
直不售也。若一境之內，賢人
君子曾不能相謀此事者，是
失伯孔也是不識其書也。不

然。是忌其名之成也。天下好
名者，既以浮淺不終朝而敗，
不好名者，又以寂歷待知己
之助而不取之，而歸於無成。
然則如何而可也。余俸薄且
序五
受事之日淺，無以伸其志，萬
一此等事為俗吏占盡，諸君
子又將戟手詈之矣。
辛巳十月風雨夜湘中吏隱
晉江蔡道憲書



門人周雲札

拜手錄

卷六

楚寶總論

明 湘源後學周聖楷伯孔



尊王之。大者莫先於一統。二統之大者莫先於括地。楚幅員當春秋戰國時兼有陳徐吳越之地。延袤六千餘里。蓋舉今之大江南北以暨淮海盡入版圖。故蘇秦說楚威王曰。楚地西有黔中巫郡。東有夏州海陽。南有洞庭蒼梧。北有陘塞郢陽。此亦揔其大勢而言矣。秦始皇兼并分天下為三十六郡。楚始裂而為楚寶。

總論

乙

三司馬遷以淮北沛陳汝南南郡為西楚。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為東楚。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為南楚。是也。三楚之後。東繁西帶。星離豆剖。未可為據。惟我明興。指臂萬國。平定江漢。繼而龍飛郊野。翼軫麗天。青陽白水之墟。一夫開闢。而楚復襲然甲于海內。雖其地不當戰國之遺。而山川靈氣所匯。偉人傑士接踵而生。蓋若天所授焉。子故斷自秦漢以上。無罷邑沿革者。但稱楚人。皆係之楚。漢魏以後。有罷邑沿革者。則一以我明所定罷邑係之。如今之秦

陽卽漢蔡陽今之澧州卽晉南平是也若夫宦遊而復歸本土如二程子之生于黃陂大小宋之產于安陸客寓而未經著籍如諸葛亮之隆中草廬段桐古之木香村舍文若他國而終于楚旬如趙靈卿自爲壽藏于荊州胡安國父子家南嶽山下此則採風之餘烈昔人之佳話楚豈借重哉

別人物以徵傳

左丘明作春秋內外傳而列國卿佐有一才一能之表著皆命不朽于後世司馬遷作七十列傳而異代

楚實

八總論

二

英傑有難明難語之心事皆若自寫其生平雖云戶牖獨開牋毫豔溢抑其時實多奇人奇事筆不勝書畧一點撮便堪傳世西京以後操觚纂牒非不代雄故府然而家乘之所載半是官勳實錄之所編率多忌諱寒暑異筆刑禍交胸媲美二氏其可得乎故夫作史者如頰上三毛戲墨成蠅祇能描畫其所本有不能增益其所本無讀史者如張僧繇之畫龍破壁顧虎頭之美女繫心可以精氣相感不可以粉本相貽繇此而上觀千古下觀百世庶幾且暮遇之乃人

亦有言楚國多才自我瞻覽抑何寥落豈異感升沉人不能自見其長捧木羈柙國不能盡收其用歟是則可歎也於是上搜舊聞傍撫遺逸銓敘審正彙別門分求之左氏得十之五求之司馬氏得十之三求之漢唐宋以下得十之五求之我明得十之一大抵一人有一事之可傳傳共一事而其人亦可附見也一事有一人之可傳傳共一人而其事亦可附見也發潛德之幽光致高山之仰止所謂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爲美瑞青天白日如黜亦知其清明豈班金

楚實

八總論

三

陳米可得而賤目乎增價

約論注以楚雅

楚自赤帝和聲赫胥耀迹巖下鳥書山尖玉字天下文章亦云盛矣於是檇杌鷄次之典酉陽巫峽之藏先賢耆舊之傳荊州湘中之記以至萬潭鉅錫涪溪白兆好奇者無不欲捋探淵索聞所未聞而世卒鮮有全書恣其展握則後此著述又可知也少日商閱先達楚紀楚史諸書恒不如人意後見華亭劉公稱天下罷乘可採者惟徐宗伯所修湖廣總志亟購得

殊復憤憤耳。因歎古今文人正忠無才不忠無書窮
患不雅不忠不博以才轉書則可以導河源於腕底
規建章於硯北以雅資博則酌羣言而攻瑕奏新華
至理而露文抒性我思古人實獲我心豈擬拾其膏
馥便得據虞白上座手昔王仲任著論衡閉門潛思
牆牖悉置刀筆數十年方就自謂人無一引吾百篇
人無一字吾萬言而卒不免拙于用人自守拘陋刻
子玄歷風閣舍人遷秘書監著作固其官守史通一
書又何其工于詞古拙于用已也然此二書吾所祖

楚寶

八 楚論

四

法非今人所及又若裴松之揚季漢之芳流劉孝標
振江左之藻潤其書具在匪同湮滅望其涯者猶思
攬秀焉予是以察囊而潘足不自知其濟勝之無具
矣

考遺勝以闡楚

昔者楚地南卷沅湘北繞潁泗西包巴蜀東襄鄧淮
潁汝以爲沔江漢以爲池垣之以鄧林繇之以方城
山高尋雲谿肆無景以故車轍馬跡之所經煙路留
其瓊歌臺舞榭之所峙翠首猶拾香鈿而沈碑斷

鼓字青石亦可畧得而言也若夫少昊沙墟丹陽兆
土厲鄉九井渚宮二南赤帝秦余州鳴鳥不但湘霧
怨瑟玄夷勒蝌蚪之文亦有寶露流壇壘積珠塵竹
黛浪傳虞陟曉分玉米步畦猶重屈田冠蓋宜城宋
玉有宅殯官湘濞杜甫無墳凡此皆帝鄉之白非雲
騷客之碧不化黃衣紀載其能既乎又若花落故宮
月臨舊郢瓊弁玉纓之臣縞衣袿裳之女諸侯會章
華之臺樂乾谿而不返嬀子田雲夢之澤望龜塞以
消魂無不奪慨興衰念歎時昔以爲高蹠肆浮之一

楚寶

八 楚論

五

快雄風暮雨之多端矣惟夫大別天塹中絡雄關洞
庭要害之區襄鄧攻守之地西塞斷而長江據險海
匱濤而巴蜀無虞然後捧朱絲繫蔡之帥修明二廣
六卒之法選棧車牝馬之相坐致六王三公之業續
典丘索以充清秘式金式玉以登獻替美人香草日
進于御陽阿採菱洋溢宮懸斯亦哲后之遺軌也哉
是用備攷勝蹟遺事附之論注之后庶幾曲終奏雅
也

楚寶總論終

楚寶總目

卷第一

大臣

卷第三

大臣

卷第五

名臣

卷第七

大將

楚寶

八 總目

卷第九

名將

卷第十一

智謀

卷第十三

諫諍

卷第十五

文苑

卷第十七

卷第二

大臣

卷第四

名臣

卷第六

名臣

卷第八

大將

乙

卷第十

名將

卷第十二

智謀

卷第十四

諫諍

卷第十六

文苑

卷第十八

文苑

卷第十九

良史

卷第二十一

典故

卷第二十三

諸子

卷第二十五

忠義

楚寶

八 總目

卷第二十七

獨行

卷第二十九

列女

卷第三十一

興人

卷第三十三

宦蹟

卷第三十五

文苑

卷第二十

命使

卷第二十二

與儒

卷第二十四

孝友

卷第二十六

忠義

二

卷第二十八

真隱

卷第三十

方伎

卷第三十二

宦蹟

卷第三十四

宦蹟

卷第三十六

遷寓	卷第三十七	遷寓	卷第三十八
山水	卷第三十九	山水	卷第四十
山水	卷第四十一	名祀	卷第四十二
列仙	卷第四十三	名釋	卷第四十四
祖燈	卷第四十五	祖燈	
楚寶總目終			

楚寶大臣論次

楚之官制在春秋時為近古者自令尹而下有左右尹有大司馬有左右司馬有司徒有司敗有太師有太宰有太子保傅有大夫有左右史其百執事亦有稱尹者然皆以其地或以其職單舉之如箴尹官箴尹連尹是也亦以示隸於令尹也其受邑之大夫有稱公者專政於外入佐令尹皆彷彿三公六卿之遺意故君子謂楚能官人官人國之強也能官人則民無覩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

楚寶

大臣論次

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嘗以此意推之楚雖下國祝融風后參職天子功烈偉矣子文叔敖諸人或毀家以紓國難或薦賢而擢其君皆有成績載在春秋豈非宰相之才以救時為大以用人為亟哉無相才而居相位者楚之得臣嬰齊是也楚令尹即古所謂相也而無相之名秦始置丞相漢因之又曰宰相其人相者或自孤卿或自布衣楚則非大司馬不得為令尹此合將相而一之為法最善凡大征伐大司馬將中軍左右司馬將左右軍令

尹惟雍容決勝而已邨之戰所以霸也若夫邨陵之戰大司馬既將中軍矣嬰齊復以令尹將左右尹將右是時韓旆所指繇將手繇相乎且夫古者宰相事無不統故不以一職名官非謂宰相而可以攝官承乏下同百職事者也唐宋以來此弊尤甚勳賢並建政事兼兼三台四輔如奕碁射覆是安得宰相才而用之哉作史者譜其門族表其年序以為當時任用之專否政治之得失可得而見吾未之敢許也我朝初罷中書丞相設五府九卿分理庶務列聖相

楚寶

大臣論次

二

承得人為盛於是省府之名雖廢內閣之體益尊故膺大拜者翰林孤卿尚矣其或擢自臺省至政或拔之縣尹王僚靡不賁飾絲綸媿隆上古又如夏忠靖掌國計四十餘年劉忠宣以本兵受知孝廟雖不入內閣而休休綽綽之風自如嗚呼盛矣烏龍雲火寧復有加焉者哉信乎任官惟賢蒞事惟能也述大臣第一凡三卷

大臣一

祝融

風后

熊羆

仲山甫

關子文

虞丘子

孫叔敖

公子貞

蘧子馮

屈建

沈諸梁

大臣二

黃瓊

胡廣

蔣琬

費祿

張東之

郝處俊

柳渾

馮京

趙芳

大臣三

楊溥

夏原吉

李東陽

楚寶

大臣目次

三

劉大夏

張居正

楚寶大臣論次終

明 梁駱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雲蚪 較訂

大臣

祝融

祝融者炎帝神農氏之後而帝稷之玄孫也神農生臨魁臨魁生承承生明明生空空生來來生來來生

楚寶

卷一

古本加註

節生克及戲克生榆周戲生魁魁生祝融祝融明於火政榆周既立為帝乃命為火官至黃帝時舉六相以祝融辨乎南方始為司徒有土德之瑞及帝嚳高辛氏復舉其後重黎為火正命曰祝融以世其官

管子五行曰黃帝得六相而天下治神明至蚩尤明乎天道故使為當時太常察乎地利故使為廩者裔龍辨乎東方故使為士師祝融辨乎南方故使為司徒太封辨乎西方故使為司馬后土辨乎

北方故使為李

聖楷曰祝融相業僅見管子書中按史稱黃帝守柔順有坤厚載物之德又使祝融為地官培植深矣是以人倫攸叙君臣道合而黃龍土墳之瑞畢至也其子術鬻生勾龍後為顓頊后土以平九州教兆民後人祀之配于社帝嚳又舉其後黎回為火正甚有功故鄭史伯曰楚重黎之後也重黎為高辛氏火正以淳耀焯大天明地德光昭四海命之曰祝融其功大矣錄此觀之祝融之名號依祖

楚寶

卷一

二

德以立稱故能毋養中聲之一氣薪傳無盡之光明生柔嘉材以大其用于萬世豈徒禮祀名山川比于列星而已哉于是以定其發祥之自為稽古之相隆于斯也抑攷之史禪通紀之世有堯衡山之祝融以帝名女媧氏之時有滅共工之祝融以官名惟此祝融以人名而世掌其職故其後亦皆以

炎帝神農氏考

按小司馬稱神農氏以火德王故曰炎帝始教民

耕故號神農氏初都陳後居曲阜立一百二十年
崩葬長沙神農本起烈山故左氏稱烈山氏亦曰
厲山氏荆州記曰厲山在隨州厲鄉有一穴是神
農所生地中有九井相傳神農既育九井自穿汲
一井則農井水動即其地為神農社年常祀之炎
帝陵在今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祀
融配享置守陵戶 國朝洪武四年洪熙元年俱
遣官奠祀修陵又史多誤釋炎帝葬于茶鄉茶鄉
即今茶陵州其地有雲陽山最為秀傑通甲記所

楚實

卷一

三

謂沙土之厭雲陽氏之墟也可以長往可以隱處
其上有少吳金天氏冢竊泌路史云於雲陽得少
吳之墟是也少吳亦曰雲陽氏今謂少吳陵在曲
阜者亦非

古祝融氏

按六韜曰祝融氏古之王者也始作樂以諧神明
以和人聲路史曰祝融氏一曰祝融是為祝融氏
師於廣壽以毓其德聽弁州之鳴鳥以為樂歌作
樂屬續以火施化號赤帝故後世火官因為名

都于會故鄭為祝融之虛其治百年葬衡山之陽
是以謂祝融峯也又按祝融氏之生有赫胥氏亦
葬衡之朝陽峯仙傳拾遺曰赫胥耀迹于潛山潛
山南嶽之副在潛山縣去衡甚遠

重黎考

按左氏謂是少昊之子黎乃顓頊之胤二氏二正
所出各別而史多合重黎而言者蓋以重黎氏世
序天地官有通職名因兼舉非定指當日之重與
黎也張衡思玄賦云流日類夫衡阿兮時有黎之

楚實

卷一

四

地墳此則指火正黎司地故或葬于衡山而註引
盛弘之荆州記云衡山南有兩正重黎墓楚霸王
時山崩毀其墳得營丘九頭圖焉夫以重黎合為
一墓而又單舉兩正其謬益甚小說家不讀史書
之過也

風后

風后伏羲氏之苗裔也。不能紀其世。黃帝披山通道。南至于江。登熊湘。夢大風吹天下之塵垢。皆去。帝寤而歎曰。風為號令執政者也。垢去土存。后也。天下豈有姓風名后者哉。求之。遂得風后于竟陵。以為相。納三宮五音之機。受八門九江之要。春秋內事曰。黃帝師於風后。風后善於伏羲之道。故推演陰陽之事。張衡密問曰。渾元初基。靈軌未紀。吉凶分錯。人用腫脹。黃帝為斯深憐。有風后

卷一

五

者是焉。亮之察三辰於上。跡禍福乎下。經緯歷數。然後天步有常。則風后之為也。獨孤及風后八陣圖。記曰。物不終靜。必授之以動。當純坤用事。陰疑于陽。則飛龍戰大機已散。聖盜並起。故戎馬生。乃有力吞八荒。爭截九有大者。天枉折地維絕。小者作慮虛山負阻。中冀上帝。惡怒下民。是恤乃春武德。黃帝受命之始。順殺氣以作兵法。文昌以命將。於是乎征不服。討不庭。其誰佐命。曰元老風后。蓋戎行之不修。則師律用喪。陰謀

卷一

之不作。則凶器何恃。故天命聖者。以廣戰術。俾懸衡于未然。察變於倚數。握機制勝。作為陣圖。夫八宮之位。正則數不愆。神不忒。故八其陣。所以定位也。衡抗于外。軸布于內。風雲附其四維。所以備物也。虎張翼以進。蛇向敵而蟠。飛龍翔鳥上下。其勢所以致用也。至若疑兵以固其餘。地游軍以按其後。列門具將。發然後合戰。馳張則二廣。迭舉倚角。則四奇皆出。必使陷堅陣。拔深壘。若星馳天旋。雷動山破。魏之鶴列。鄭之魚麗。周武之熊羆。昆陽之

卷一

六

虎豹出。匪以律我。異于是。既而圖成。罽狁帝用經畧。北逐獯鬻。南平蚩尤。撒黎於阪泉。尚方于空峒。底定萬國。旁羅七曜。鼎成龍至。去而上。于是遺風冥冥。時亾而圖存焉。於戲。聖迹長往。神機未昧。酌其流者。猶足以決勝。三軍禦侮。萬里故項。藉得之以霸西楚。黥布得之。奄有九江。漢孝武得之。攘匈奴。服旣越。東收獫狁。西拓大夏。然則聖圖幽贊。未始有涯。天寶中。客有為韜鈴者。得其遺制于黃帝書之外篇。裂素而圖之。勝敗之狀。在我指掌。天

地之心見于毫末議欲獻諸策府用廣武事會天子以不戰為師無為為寶則是圖也與于多難廢于升平堙淪不書盛德其沒乃旌諸圖則以為三皇之故事六藝之餘伎云

高氏子畧曰風后握奇經三百八十四字其妙本手奇正相生變化不測蓋潛乎伏羲氏之畫所謂天地風雲龍鳥蛇虎則其為八卦之象明矣蓋注奇讀如奇耦之奇則尤可與易準諸儒多稱諸葛武侯八陣唐李衛公六花皆出乎此唐裴緒之論

又以此六十四卦之變其出也無窮若此則所謂八陣者八卦之統爾焦氏易學卦變至於四千九百十有六奇正相錯變化無窮是可以名數該之乎然觀太公武韜且言牧野之師有天陣有地陣此固出於握奇而又有入陣焉此又出於天地之外者非八陣六花所能盡也按武侯八陣圖本於風后人多不知

伏犧氏考

按太吳帝庖犧氏風姓始養犧牲以充庖厨故曰

庖犧氏又結網罟以教佃漁故曰虞羲氏處古伏字風俗通義云伏羲始別八卦以變化天下天下法則咸伏貢獻故曰伏羲也習鑿齒論青楚人物云伏羲葬于南郡今其地無所考惟古竟陵屬沔陽州治元和志云州本古之風國其地五華山有風城即古風國之故城相傳伏羲後裔封此嗟乎雲陽祝融宅兆朱陵炎帝少昊家望軫野羣聖變化之鄉固宜神曾之崛起矣

熊湘考

索史記註熊湘在長沙益縣歷改視縣諸志無此由武云以熊紳始封得名不知熊紳封於周成王時何得黃帝時便稱之益縣即今交陽縣水經注曰縣在益水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也

熊繹

熊繹者其先出自帝顓頊高陽氏凡歷三世至吳回始代重黎為火正吳回生陸終陸終生子六人折剖而產焉一日昆吾二曰參胡三曰彭祖四曰會人五曰曹姓六曰季連季連生附沮附沮生穴熊其後中微或在中國或在蠻夷弗能紀其世周文王之時季連之苗裔曰鬻熊熊子事文王發卒其子曰熊渠熊渠生熊狂熊狂生熊繹熊繹在荆山華露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桃弧棘矢以共王事與魯公伯禽衛康叔

楚實

人卷一

九

子牟晉侯燮齊太子呂伋俱事成王成王舉文武勤勞之後裔乃封繹於楚蠻錫以子男之田姓羊精氏國號曰荆居丹陽風俗通義曰楚之先出自帝顓頊其裔孫曰陸終娶於鬼方氏是謂女清蓋孕而三年不育啓其左脅三人出焉啓其右脅三人又出焉其六曰季連是為羊其後有鬻熊子為文王師成王舉文武勤勞高封熊繹于楚食子男之采其十世稱王至王負芻遂為秦所滅百姓哀之為之語曰楚雖三戶

秦必楚

聖楷曰楚自熊繹而後熊渠熊通相繼僭稱王號楚乃益大若莊若昭皆賢辟也子孟之不錄而錄夫繹者所以尊王也所以重藩屏之臣也天下有王則微盧彭濮足以與周天下無王則穀鄧庸郟足以撓楚藩屏云乎哉故知封建之得失有未易言者矣

丹陽考

丹陽在今夔州秭歸縣水經注曰秭歸縣北對丹

楚實

人卷一

十

陽城城據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東北兩面悉臨絕澗西帶亭下溪南枕大江峻峭壁立信天固也地理志以為吳子之丹陽者非又按丹陽或云在枝江縣亦非也蓋秦廢列國為郡縣始取楚丹陽地為枝江縣不得即指枝江為丹陽也且其地夷敞蜀江至此折為諸洲縣治洲上故以枝江為稱古人建都形勢何取於此

仲山甫

仲山甫周宣王時賢臣也。謚穆仲。封于樊。魯武公來朝以其世子括及庶子戲。見王。王將立戲。仲山甫諫曰：不可立也。不順必犯王命。必誅。故出令不可不順也。令之不行。政之不立。行而不順。民將棄上。夫下事上。少事長。所以為順也。今天子立諸侯。而建其少。是教逆也。若釋從之。而諸侯效之。王命將有所壅。若不從而誅之。是自誅王命也。是事也。誅亦失。不誅亦失。天子其圖之。王卒立之。魯侯歸而卒。及魯人殺

楚實

卷一

十二

懿公。而立伯御。桓三十二年。宣王伐魯。立孝公。諸侯從是而不睦。三十九年。宣王既喪南國之師。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夫古者不料民。而知其少多。司民協孤。終司商協名。姓司徒協旅。司寇協姦。牧協職。工協學。場協入。廩協出。是則少多。死生出入往來者。皆可知也。於是乎又審之以事。王治農于藉。蒐于農隙。釋穫亦于藉。獮于既烝。狩于畢時。是皆習民數者也。又何料焉。不謂其少。而大料之。是示少而惡事也。臨政示少。諸侯避之。治民惡事。

無以賦令。且無故而料民。天之所惡也。害於政而妨於後嗣。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廢滅。

非國語曰：吾嘗言聖人之道。不窮異以為神。不引天以為高。故孔子不語怪與神。君子之諫其君也。以道。不以誣。務明其君。非務愚其君也。諛以愚其君。則不臣。仲山氏果以職有所協。不待料而具。而料之者。政之尤也。姑云爾而已矣。又何以示少惡事為哉。况為大妄。以諉乎。後嗣惑于神怪。愚誣之說。而以微幽之廢滅。則是幽之悖亂。不足以取滅。

楚實

卷一

十二

而料民以禍之也。仲山氏其至於是乎。蓋左氏之嗜誣斯人也。已何取乎爾也。聖樞曰：周宣末年。殺杜伯。拒號。父信。讓。遠。賢。大業不卒。至於敗績。千祕料民。太原人情。洶洶。河水悲而祈。父作白駒。逝而黃鳥。歌老臣憂國。如仲山甫者。安得不與天憫人。而慮及于後嗣。甚。柳子厚。乃以惑于神怪。非之。是必如王安石。天變不足懼。人言不足恤。祖宗法不足守。而後可耶。強辭奪理。天下事。往往壞于此輩。魯江端禮。病柳子厚。非國語。

而作非國語東坡見之曰久欲為此書不謂君
先之也又元虞學亦作有非非國語惜乎二書今
皆不傳

樊城考

按周宣王封仲山甫為樊侯其地即楚所滅之鄧
鄧地也秦滅楚以其地屬南陽魏至漢始置襄陽
縣三國時改樊城縣樊城之名始此後漢樊宏傳
云其先仲山甫封于樊因而氏焉宏南陽湖陽人
即今鄧州在樊城北九十里

樊城

卷一

十三

關子文

關穀於菟字子文關伯比之子也初若敖娶於邲生
伯比若敖卒從甥畜于邲淫於邲子之女生子交邲
夫人使棄諸夢中虎乳之邲子田見之懼而歸夫人
以告遂使收之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故命曰關穀
於菟高以其女妻伯比楚成王八年令尹子元見穀
使子文為令尹子文賢以楚多故也自毀其家以紓
國難十七年子文帥師滅弦時齊桓公霸江黃道桓
方睦于齊皆弦姻也弦子恃之而不事楚文不設傳

楚實

卷一

十四

遂公三十二年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子文帥師伐之
取成而還三十五年成得臣伐陳討其貳于宋也遂
取焦夷城頓而還陳以通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叔
伯楚大夫曰子若國何對曰否以靖國也夫有大功
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遂相之初子文為令
尹其族有干法者廷理拘之聞其令尹之族也遂釋
之子文讓之曰凡立廷理所以司法也故直士持法
柔而不撓剛而不折否為令尹以率士民士民或怨
吾而不能免之於法否族之犯法據明而使廷理因

緣○否○心○而○釋○之○是○否○不○公○著○於○國○也○執○國○之○政○而○以○私○開○與○其○生○以○無○義○不○若○有○死○而○已○廷○理○懼○而○刑○之○成○王○聞○之○不○及○履○而○至○子○文○之○室○曰○寡○人○幼○致○廷○理○失○其○人○以○違○夫○子○之○意○乃○出○廷○理○國○人○歌○之○子○文○為○令○尹○四○十○年○緡○布○之○衣○以○朝○鹿○裘○以○處○家○無○一○日○之○積○王○聞○之○於○是○每○朝○設○一○束○脯○一○筐○糗○以○益○子○文○之○祿○子○文○逃○之○王○止○而○後○獲○或○謂○人○生○求○富○子○逃○之○何○也○曰○夫○從○政○所○以○庇○民○也○民○常○貧○而○我○取○富○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怨○我○逃○死○非○逃○富○也○

楚實

人卷一

十五

聖○稽○曰○楚○成○王○六○年○公○子○元○賁○自○伐○鄭○而○處○王○宮○關○射○師○諫○則○執○而○梏○之○申○公○闞○班○於○是○殺○子○元○不○文○為○令○尹○自○毀○其○家○以○紆○楚○國○之○難○故○其○為○令○尹○八○年○而○春○秋○始○書○楚○嗣○是○而○盟○齊○桓○于○郟○陵○執○宋○公○于○鹿○上○滅○弦○滅○黃○焚○許○男○之○輿○櫬○取○陳○之○焦○夷○納○頓○子○于○頓○敗○徐○人○于○婁○林○朝○諸○侯○長○齊○晉○至○莊○王○而○遂○伯○中○原○其○大○有○功○于○楚○國○故○尼○父○稱○其○為○忠○也○若○夫○申○廷○理○之○法○逃○朝○設○之○祿○喜○怒○不○形○物○我○無○間○在○當○時○齊○魯○諸○名○卿○可○一○二○見○耳○何○能○望○

之後世之為相者乎。晉稽康曰：三為令尹，不壽。栢下降身蒙恥，不以爵祿為已。薛恭古惟二子誠知言哉。

郟子國考

河志謂郟在景陵。通考謂郟在江夏雲杜縣東南。皆非也。按左傳杜預註：郟在江夏安陸縣東南。郟子與楚同魯地。分東西。今德安、公安、陸、故郟國在郟之東，而其屬隨州、應城、雲夢又在景陵之東。郟子會隨、蓼六伐楚，而築蒲騷。今應城也。郟隨、蓼六

楚實

人卷一

十六

皆在郟之東，而蒲騷在四國之中。其西與楚、郟、鄆、假、命、郟在景陵，則所伐在西。乃却走而東，築欲何待耶？故景陵有郟國城，是楚滅郟子後封其臣。闞辛為郟大夫，稱近臣，非郟子之故國也。古郟、郟字互通。

弦江黃道栢考

按弦國在弋陽縣，今光州仙居北。江國在汝南安陽縣，今信陽之東南。新息縣之西。文公四年，楚人滅江。秦伯為之降服，出次不舉，過數大夫諫，公

曰同盟滅雖不能救敢不矜乎吾自懼也黃國在光州定城有黃故城云僖公十二年黃人恃諸侯之睦於齊也不共楚職曰自郟及我九百里焉能害我夏楚滅黃道國在汝南陽皮縣南道毫是也今確山有故道城栢國在汝陽西平縣栢亭今蔡州西平縣爵姓俱未詳又按一統志楚紀俱指黃國卽今黃州者其說皆本杜佑通典謂黃州爲黃國之境也其地當在光山麻城間距荊州適九百里今黃州府治乃古郟城楚宣王滅郟徙封于此

楚書

卷一

七

今府治西北百二十里有新州城是也

子文廟考

廟在雲夢縣北十里於菟鄉後遷縣東北文獻通考曰宋哲宗元祐八年賜安州雲夢縣楚令尹子文祠爲忠應廟封崇德侯

虞丘子

虞丘子名伯爲楚令尹薦孫叔敖於莊王曰臣聞奉公行法可以得榮能淺行薄無望上位不名仁智無求顯榮才之所不著無當其處臣爲令尹十年矣國不加治獄訟不息農士不升淫禍不討父踐高位妨羣賢路戶祿素奢貪欲無厭臣之罪當稽于理臣竊選國俊下里之士曰孫叔敖秀羣多能其性無欲君舉而授之政則國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莊王曰子輔寡人寡人得以長于中國令行于絕域遂霸諸侯

楚書

卷一

六

非子如何虞丘子曰父固祿位者貪也不進賢達能者誣也不讓以位者不廉也不能三者不忠也爲人臣不忠君王又何以爲忠臣願固辭莊王從之賜虞丘子采地三百號曰國老以孫叔敖爲令尹少焉虞丘子家干法孫叔敖執而戮之虞丘子喜入見於王曰臣言孫叔敖果可使持國政奉國法而不當施刑戮而不骹可謂公平莊王曰夫子之賜也已

呂氏春秋曰孫叔敖沈尹筮相與交叔敖游于郢三年聲聞不知修行不聞沈尹筮謂孫叔敖曰說

義以聽方術信行能令人至。上至于王，下至於霸。我不若子也。耦世接俗，說義詢均，以適至心。子不如此也。子何以不歸耕乎？吾將爲子游。沈尹筮游于郢五年，荆王欲以爲令尹。沈尹筮辭曰：期思之鄙人有孫叔敖者，聖人也。王必用之，固不若也。荆王於是使人以王與迎叔敖，以爲令尹。聖楷曰：左傳楚莊王九年，誅令尹闞椒。至十六年，使令尹爲艾獵城沂，爲艾獵，即孫叔敖也。其中五年，不知令尹何人，即使虞丘子爲之，亦不得云爲。

令尹十年也。且此五年內止滅舒蓼，伐陳，伐鄭而已。十七年與晉戰，邲始霸。諸侯皆孫叔敖爲令尹。時事今虞丘子姓氏既無所證。呂氏生于七國間，見當有據。不稱虞丘子而稱沈尹筮或虞丘是沈尹筮之封邑。而人遂以名之。耶水經注：淮水自白公城南至期思縣北，中有虞丘郭地名，似亦一證。左也姑存之，以俟博識。沈尹筮，呂氏書凡數見，或作蒸，作巫，當是傳寫之訛。

孫叔敖

孫叔敖亦曰爲艾獵，爲賈子也。莊王九年，爲賈見孫叔敖于王，既而隱于民間，不仕。十六年，令尹虞丘子薦于王，使爲令尹。是年楚左尹子重侵宋，王待諸鄉孫叔敖城沂，使封人慮事，以授司徒量功，命日分財用，平板幹，稱春築，程土物，議遠邇，畧基趾，具饌糧，廩有司事三旬而成，不愆于素。孫叔敖相楚，期年而楚國大治。莊王以霸孫叔敖始爲相也。賀密畢至有老父衣鹿衣冠，白冠，最後來，且吊孫叔敖曰：王不以

臣爲不肖，使相楚國，國人皆賀，而子獨吊，豈有說乎？老父曰：然，身已覺而驕人，耆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惡之，祿已厚而不足者，患隨之。是以來吊也。孫叔敖再拜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身已覺而意益下，位已高而心益恭，祿已厚而不敢取，君謹守此足。理楚國矣。故孫叔敖之爲令尹，妻不衣帛，馬不食粟，常乘棧車，北馬披殺羊之裘，從者曰：車新則肥，則疾，狐裘則溫，何不爲也？孫叔敖曰：聞君子服美，益養小人，服美，益倨，吾無德以堪之矣。孫叔敖疾，將

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我死王必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間有寢丘者其地不利其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可長有者惟此孫叔敖死王果以善地封其子其子不受請寢丘焉王與之四百邑其後祀十世不絕云

荀子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也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每益祿而施愈薄位愈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

莊子曰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却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爲得矣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買子新書曰孫叔敖也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母問其故位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

吾恐他人又見之已殺而埋之也母曰無憂汝不死矣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人聞之皆論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循吏傳曰孫叔敖者楚之處士也虞丘相進之於楚莊王以自代也三月爲楚相施教導民上下和合世俗盛美政緩禁止吏無姦邪盜賊不起秋冬則勸民山採春夏以水各得其所便民皆樂其生莊王以爲幣輕更以小爲大百姓不便皆去其業市令言之相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不定相曰

如此幾何頃乎市令曰三月頃相曰罷吾今令之復矣後五日朝相言之王曰前日更幣以爲輕今市令來言曰市亂民莫安其處次行之不定臣請遂令復如故王許之下令三日而市復如故楚民俗好庫車王以爲庫車不便馬欲下令使高之相曰令數下民不知所從不可王必欲高車臣請教間里使高其相乘車者皆君子君子不能數下車王許之居半歲民悉自高其車此不教而民從其化近者視而效之遠者四面望而法之故三得相

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也。三去相而不悔，知非已之罪也。

桓譚傳曰：管楚莊王問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對曰：國之有是，眾所惡也。恐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亦在臣乎？對曰：君驕，士曰：士非我，無從富貴。士驕，君曰：君非士，無從安存。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饑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從定矣。莊王曰：善。願相國與諸大夫共定國是也。

楚實

卷一

廿三

聖楷曰：孫叔敖與鬬子文三為令尹，事俱無確據。然子文相成王二十八年始傳位子玉，以暗弱之至，高值楚多難，其三仕三已，容或有之。若孫叔敖相莊王，自莊十六年至莊二十三年，莊王卒，其中僅八年耳。高叔敖又卒於莊王之前，為時無幾。且莊王賢君，方霸諸夏，叔敖決無罷相之理。以荀卿諸人所引多見道語，姑存之。

寢丘考

韓非子曰：楚莊王既勝晉于河雍，歸而賞孫叔敖。

楚實

卷一

廿四

叔敖請漢間之地，沙石之處，楚國之法，祿臣再世收唯叔敖獨存九世而祀不絕。按水經注：潁水東逕固始縣故城北，縣故寢也。寢丘在南，故藉丘名縣矣。孫叔敖以土浸薄取而為封，故能綿嗣。城北猶有叔敖碑，建武二年司空李通文募叔敖受邑。光武嘉之，更名固始。今廣輿志云：寢丘在潁州者，亦以潁在固始之南，而叔敖尸祝之鄉也。固始屬今河南汝寧府。

芍陂考

按先大人司訓壽春時作芍陂記云：安豐塘一名芍陂，在壽州通淝門外六十里，以芍亭汨而為陂也。濶三百餘里，六安龍穴橫石諸水皆壅焉。引之，庶灌田萬餘頃。淮南子曰：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即此地也。又陳後山談叢曰：壽之安豐塘，楚相孫叔敖之所築也。至今賴之。塘西有廟焉，塘上之木花皆西向，子皆東向。

公子貞

公子貞字子囊莊王之庶子也。共王二十三年代公
子壬夫為令尹。是歲子囊伐陳諸侯救之乃止。二十
五年又圍陳諸侯復會于鄆以救之。秋伐鄭討其侵
蔡也。鄭請從乃止。及鄭平二十七年秦景公使人來
乞師將以伐晉。共王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
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之舉不失選官不易方。其卿
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
穡。商工皂隸不知遺業。韓厥老矣。知燈稟焉。以為政

楚實

卷一

廿五

范句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韓起少於欒黶
而欒黶士魴上之使佐上軍。魏絳多功以趙武為賢
而為之佐。君明臣忠。上讓下競。是時也。晉不可敵。事
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晉必
將出師。子囊師於武城以為秦援。二十八年晉以鄭
之服楚也。謀欲逼鄭。故城虎牢而戍之。子囊救鄭。晉
人以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陽陵。楚師不退。及晉班
師。子囊乃還。子囊乞旅於秦。秦右大夫喬帥師從楚
師。將以伐鄭。鄭伯逆之。移師伐宋。諸侯悉師以伐鄭。

鄭人使良霄石與如楚將服于晉子囊使執之明

年子囊及秦庶長官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
晉之取鄭也。三十一年共王疾告大夫曰。不穀不德
少。社稷生十年高喪先君。未及習師保之教訓。而
膺受多福。是以不德而公師于鄆。以辱社稷。為大夫
憂。其弘多矣。若以大夫之靈。獲保首領。以歿于地。唯
是春秋奄空之事。所以從先君于稱廟。若請為露若
厲。大夫捧焉。莫對。及五命乃許。秋王卒。子囊謀設大
夫曰。君有命矣。子囊曰。君命以若。若之何。毀之。赫赫

楚實

卷一

廿六

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南海。以屬諸夏。而知
其過。可不謂共乎。請益之。共大夫從之。鄭良霄及石
與猶在楚。石與言于子囊曰。先王卜征。五年高歲習
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修德。而改卜。今楚實不競
行人何罪。止鄭一卿。以除其偪。使睦而疾楚。以固于
晉。焉用之。使歸而廢其使。怨其君。以疾其大夫。而相
牽引也。不猶愈乎。子囊歸之。吳聞楚喪。以侵楚。康王
惡之。使子囊師于棠。以伐吳。吳不出。而還。子囊戮以
吳為不能。而弗傲。吳人自阜舟之。隘。要而擊之。楚人

不能相救。吳人敗之。子囊還自伐。吳卒將死。遺言謂子康必城郢。君子謂子囊忠。君薨。不忘增其名。將死。不忘衛社稷。

劉向說苑曰。楚人將與吳人戰。楚兵寡而吳兵衆。楚將軍子囊曰。我擊此國。必敗。辱君。虧地。忠臣不忍爲也。不復于君。黜兵而退。至于國郊。使人復于君曰。臣請死。君曰。子大夫之造也。以爲利也。而今誠利。子大夫毋死。子囊曰。逆者無罪。則後世之爲君將者。皆入不利之名。而效臣造。若是。則楚國終

爲天下。弱矣。臣請死。退而伏劍。君曰。誠如此。請成。子大夫之義。乃爲桐棺三寸。加斧質其上。以徇於國。按此說。本呂覽高義篇與左氏還卒不同。然喪師而後。遺言城郢。不若全軍伏劍之義。誠高也。併存之以。恥夫近日之欺君而倖死者。

聖楷曰。楚自鄢陵敗績。其君親集矢於目。其令尹子重復喪組練之師。子囊獨能識大察亂。服陳爭。鄭與晉。君三駕高。不輕一戰。卒與其君以改過之。美可不謂之賢。相乎。相賢則服小圖大。相不賢則

喪師辱國。故子囊爲令尹。而范宣子知晉必喪陳。鄭子耳侵蔡。而子產知楚必來討楚。詎無才是在。官人者。慎擇之耳。

城郢

按郢城。在今沔陽縣東北十五里。龍陂。橋。卽楚舊都。楚文王自丹陽遷此。未有城。故子囊將死。以此爲言。及平王時。始城之。又縣北有紀南城。荊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郢城。遂破楚是也。又水經注云。沔陽舊城。闕羽所築。羽北

圖曹仁。呂蒙襲而據之。羽曰。此城吾所築。不可攻也。乃引而退。注陵城。地東南傾。故緣以金隄。自靈溪始。桓温令陳遵造。遵善于方功。使人打鼓。遠聽之。知地勢高下。依傍割築。畧無差矣。今其地屢經戰爭。皆不可考。

趙子馮

趙子馮孫叔敖之子也。楚庸王二年，子馮為司馬及公子午卒，主使子馮為令尹。子馮訪于申叔梁，申叔梁曰：「國多寵而王弱，國不可為也。」遂以疾辭。方暑，闕地，下冰而牀焉。重繭也，衣裘鮮也，食而寢。康王使醫視之，復曰：「齊則甚矣，而血氣未動，乃使子南為令尹。既而子南敗，復使子馮為令尹，有寵于趙子者，八人皆無祿而多馬。他日朝與申叔梁言，弗應而退，從之入于人中，又從之，遂歸。趙見之曰：「子三。」

楚實

八卷一

九

困我于朝，吾懼不敢不見。吾過子姑，告我何疾我也。對曰：「吾不免，是懼何敢告子？」曰：「何故？」對曰：「管觀起有寵于子南，子南得罪，觀起車裂，何敢不懼自御而歸？不能當道，至謂人者，曰：『吾見申叔夫子，所謂生死而肉骨也。』知我者如夫子，則可不然。請止，辭人者，而後王安之。十一年，楚子為舟師以伐吳，吳怨楚而召舒鳩。舒鳩，楚屬人，舒鳩人叛楚，楚子師于菴浦，使沈尹壽與師，祁利讓之。舒鳩子敬逆二子，而告無之。且請受盟，二子復命，王欲伐之。趙子曰：『不可，彼告不叛，且。」

請受盟，而又伐之，伐無罪也。姑歸息民，以待其卒，卒而不取，吾又何求？若猶叛我，無辭有庸也。乃還。明年子馮卒，舒鳩人卒叛，楚人滅之。

晁無咎《鷄肋集》曰：舒鳩實叛楚，楚責之急，偽逆二子欺言無之。楚王欲伐其欺，亦可矣。而子馮不可意曰：君子可欺以其方，難罔以非其道。彼以不叛來請盟，斯受之而已。如是而復叛，楚雖滅之，楚可無罪。易曰：田有禽利，執言無咎。子馮以之。聖樽曰：孫叔敖父子相繼為楚相，其事甚奇。而子馮託疾辭相事，尤奇。學者多不知，乃獨取史記《僂》篇之言，相與辨駁，如歐陽永叔亦復不免可歎也。世豈復有讀史者哉。

楚實

八卷一

三

羣舒考

按舒，偃姓。子爵國在廬江。舒縣，舒鳩亦子爵。舒之別封，廬江南有舒城，東夷也。舒庸亦在廬江。巢在廬江六縣東。舒巢皆楚屬國，又有舒蓼，叛服不常。其後楚皆滅之。

舟師考

此後世水戰之始也。春秋時惟楚與吳越有舟師。其他無聞。孫子十三篇亦無水戰行軍篇。乃憲水上之軍。如韓信夾濰水而陣之類。非以舟戰也。又按墨子曰：公輸般自魯之楚為舟戰之具。謂之鈞。拒此戰舟之始。又太白陰經曰：水戰之具始于伍。貢製之以船為車。以榜為馬。云。又杜氏通典云：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經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

雜寶

卷一

世二

牆戰格。掛幡幟。開弩。臆子。穴。置拋車。疊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于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生牛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臆子。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不及。非戰之船也。闕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掛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委舸。舸上立女牆。置棹

夫多戰。刺少。皆選勇力精銳。皆往。逐如飛。鵬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游艇。無女牆。舸上置檣。牀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牀。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鵬。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鷗之狀。舸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鵬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法。注海之中戰船也。

雜寶

卷一

世二

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公族也其先屈瑕食采於屈因以命其世為莫敖官名建之父曰屈到嗜芻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芻及祥宗老將薦芻屈建命去之宗老曰夫子屬之屈建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此先王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與其祭貞有之曰國君有牛享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饗庶人有魚炙之薦藟豆脯醢醢則上下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

楚寶

卷一

世三

侈也衆多夫子不以其私欲干國之典遂不用庸王九年為莫敖十二年代遂子馮為令尹舒鳩人叛楚子木伐之及離城吳人救之子木遽以右師兜子疆息桓子捷子驤子孟帥左師以退吳人居其間居楚所軍之七日子疆曰久將墊隘隘乃禽也不如速戰請以其私卒誘之簡師陳以待我我克則進奔則亦視之視形勢而救乃可以免不然必為吳禽從之五人以其私卒先擊吳師吳師奔登山以望見楚師不繼復逐之傳諸其軍簡師會之吳師大敗遂圍舒鳩舒鳩潰八

月楚滅舒鳩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子木辭曰向也

將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為子之功也以與焉樹子馮十四年宋左師向戌善於趙文子文善於令尹子木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如晉告趙孟趙孟謀於諸大夫韓宣子曰兵民之殘也財用之蠹小國之大害也將或弭之難曰不可必將許之弗許楚將許之以召諸侯則我失為盟主矣晉人許之如齊如秦亦許之皆告於小國為會於宋五月甲辰晉趙武至于宋丙午鄭良霄至六月戊申

楚寶

卷一

世四

叔孫豹齊慶封陳須無衛石惡至甲寅晉荀盈從趙武至丙辰邾悼公至壬戌楚公子黑肱先至成言於晉丁卯宋向戌如陳從子木成言于楚戊辰滕成公至子木謂向戌請晉楚之從交相見也庚午向戌復於趙孟趙孟曰晉楚齊秦匹也晉之不能於齊猶楚之不能於秦也楚君若能使秦君辱於敝邑寡君敢不固請於齊壬申左師復言於子木子木使驛謁諸王王曰釋齊秦他國請相見也秋七月戊寅左師至是夜也趙孟及子皙盟以齊言庚辰子木至自陳陳

孔魚蔡公孫歸生至曹許之大夫皆至以藩爲軍晉
楚各處其傷伯夙謂趙孟曰楚氛甚惡懼難趙孟曰
吾左還入於宋若我何辛已將盟於宋西門之外楚
人衷甲伯州犁曰合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
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
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
已苟得志焉焉用有信太宰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
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
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以何以及三趙孟患楚

楚新

八卷一

廿五

襄甲以告叔向叔向曰何害也匹夫一爲不信猶不
可單斃其死若合諸侯之卿以爲不信必不捷矣食
言者不病非子之患也晉楚爭先晉人曰晉固爲諸
侯盟主未有先晉者也楚人曰子言晉楚匹也若晉
常先是楚弱也且晉楚狎主諸侯之盟也久矣豈專
在晉叔向謂趙孟曰諸侯歸晉之德貞非歸其尸盟
也子務德毋爭先且諸侯盟小國固必有尸盟者楚
爲晉細不亦可乎乃先楚人壬午宋公兼享晉楚之
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言弗能對使叔向待言焉

子木亦不能對也乙酉宋公及諸侯之大夫盟於蒙
門之外子木問於趙孟曰范武子之德何如對曰夫
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其祝史陳信於鬼神
無愧辭子木歸以語王王曰尚矣哉能款神人宜其
光輔五君以爲盟主也晉荀息遂如楚涖盟諸夏之
君始旅見於楚十五年楚屈建卒趙文子喪之如同
盟

劉向說苑曰楚恭王多寵子而世子之位不定屈
建曰楚必多亂夫一兔走於街萬人追之一人得

楚實

八卷一

廿六

之萬人不得兔分未定則一兔走使萬人擾分已
定則雖貪夫知止今楚多寵子而嫡位無主亂自
是生矣夫世太子者國之基也而百姓之望也國
既無基文使百姓失望絕其本矣本絕則撓亂猶
兔走也恭王聞之立康王爲太子其後猶有令尹
圍公子棄疾之亂也
蘇軾屈到嗜芟論曰屈到嗜芟有疾召其宗老而
屬之曰祭我必以芟及祥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
之君子曰不違而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

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安得為道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卿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之道事死如事生現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所忍乎是必有大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聖人嚴之薨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啓手足之末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平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

樂實

八卷一

七

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管仲病勸桓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赫楚國若敖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高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木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高唯陋是聞子木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

羊裘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毋沒而不能執母之繩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歿之命耶今蕭艾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歿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箦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則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箦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視不可舍范宣子盟而撫之曰事吳敢不如事至猶視繭懷子曰至苟終

樂實

八卷一

八

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河乃嗥嗥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憂國之憂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莢疾藥石曰石猶生我疾之莢者其毒滋多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國到是疾之莢子木之違父命藥石也哉聖楷按胡氏謂宋之盟合左師欲弭諸侯之兵以為名高楚屈趙請晉楚之從交相見自是中國諸侯南向而朝楚及申之會大合十有一國之衆而用齊桓召陵之典宋左師鄭子產皆獻禮焉宋

子佐以後至遂辭而不見。伐吳滅賴，無敢違者。自宋之盟始也。或又曰：宋之盟，中國不出夷狄，不入玉帛之使，交乎天下，以尊周室，子木之功大矣哉。柳子所取于子木者，立嫡以定亂，近于智，去芟以合道，近于孝，推舒功于為子，近于讓，迎伍椒于出，近于忠，為國上相而脩美，若此，可謂賢矣。况疆場之事，又有利于社稷者哉。故其卒也，趙孟喪之，如同盟，而蘇子亦稱之于千百世之下也。

薦芟考

楚寶

卷一

九

按爾雅諸書皆以芟為淺，而無所別。惟武陵記云：四角三角曰芟，兩角曰淺，其花紫色，晝合夜炕，隨月轉移，猶葵之隨日也。繡頌爾雅翼曰：古者嘉籩之實，淺芟，桌脯，淺芟，桌脯，再言之者，兩設之，盛禮乃用焉。屈建去芟薦，而引祭典云云。蓋籩豆脯醢，雖上下所共，然以多少為差，則珍異庶侈，非大夫所宜。管者季武子聘晉，晉侯享之，有加籩，辭曰：寡君猶不敢請，微加而後卒，事則非屈到所宜，薦明矣。此論亦通。

沈諸梁

沈諸梁字子高，沈尹戌之子也。為葉公，故稱葉公諸梁。初，太子建見殺于鄭，其子勝在吳，令尹子西欲召之子，高聞之，見子西曰：聞子召王孫勝，信乎？曰：然。子高曰：將焉用之？曰：吾聞之，勝直而剛，欲寘之境，子高曰：不可。其為人，也。展而不信，愛而不仁，詐而不智，毅而不勇，直而不衷，周而不淑，復言而不謀，身展也，愛而不謀，長不仁也。以謀蓋人，詐也。強忍犯義，毅也。直而不顧，不衷也。周言棄德，而不淑也。是六德。

楚寶

卷一

九

者皆有其華而不實者也。將焉用之，彼其父為戮於楚，其心又猶而不潔，若其猶也，不忘舊怨，而不以潔懷德，思報怨而已，則其愛也，足以得人，其展也，足以復之，其詐也，足以謀之，其直也，足以帥之，其周也，足以蓋之，其不潔也，足以行之，而加以不仁，奉之以不義，廢不克矣。夫造勝之怨者，皆不在矣。若來而無寵，速其怒也。若其寵之，穀食而無厭，既而得入，而耀之以大利，不仁以衰之，思舊怨以修其心，苟國有變，必不居矣。非子職之，其誰乎？彼將思行舊怨，高欲大

寵動而得人怨而有術若果用之害可待也。劉愛子與司馬子期之故不敢不言。子西曰：德其忘怨乎？劉善之，夫乃其望。子高曰：不然，吾聞之，唯仁者可好也，可惡也可，高也可，下也可，好之不偏，惡之不怨，高之不驕，下之不懼，不仁者則不然，人好之則傾，惡之則怨，高之則驕，下之則懼，驕有欲焉，懼有惡焉，欲惡怨，所以生詐謀也。子將若何？若召而下之，將滅而懼為之上者，將怒而怨，詐謀之心無所靖矣。有一不義，猶敗國家。今壹五六而必欲用之，不亦難乎？吾聞國家

楚寶 卷一 四

將敗必用，殺人而害其疾，味其子之謂乎？夫誰無疾，待能者，蚤除之，傳怨滅宗國之疾，待也。為之關，箭藩籬而遠備，閑之猶怨，其至也。是為日惕，若召而近之，死無日矣。人有言曰：狼子野心，怨賊之人，其又可善乎？若子不我信，盍求若敖氏與子干子皙之族，而近之，安用勝也？其能幾何？管齊驪馬，緹以胡公入於具水，郤歇聞職，戢懿公於圃竹，晉長魚矯殺三卻於榭，魯圍人擊洛殺子般於次，夫是誰之故也？非唯舊怨乎？是皆子所聞也。入之求多聞，善敗以鑑戒也。

今子聞而棄之，猶蒙耳也。吾語子，何益？吾知逃而已。子西笑曰：子之尚勝也，竟召之，使處吳境，為白公請伐鄭。子西曰：楚未節也，不然，吾不忘也。他日又請許之，未起師，晉人伐鄭，楚救之，與之盟，勝怒曰：鄭人在此，警不遠矣。勝自厲劍于期，之子不見之，曰：王孫何自厲也？曰：勝以直聞，不告汝，亦為直乎？將以殺爾父，平以告子。子西曰：勝如卵，余翼而長之。楚國第我死，今尹司馬非勝而誰勝？聞之曰：今尹之狂也，得死乃非我。子西不懷惠王十年，吳人伐慎，白公敗之，請

楚寶 卷一 四

以戰備，獻所服吳許之，遂作亂。秋七月，殺子西。子期於朝而劫惠王子西，以袂掩而而死。曰：吾慙紫公也。葉公在蔡，方城之外，皆曰：可以入矣。子高曰：吾聞之以險，微幸者，其求無饜，偏重必離，聞其殺齊，皆修。夫管仲也，高後入及北門，或遇之，曰：君胡不曹國人望君如望慈父母焉？盜賊之矢若傷君，是絕民望也。若之何？不曹乃曹而進，又遇一人曰：君胡曹國人之望君如望歲焉？日月以幾，若見君而得安也。民知不死，其亦夫有奮心，猶將旌君以徇諸國，而又掩

而○以○絕○民○聖○不○亦○甚○乎○乃○免○胄○而○進○邁○箴○尹○固○師○其
屬○將○與○白○公○子○高○曰○微○二○子○者○楚○不○國○矣○棄○德○從○賊
其○可○保○乎○乃○從○葉○公○使○與○國○人○以○攻○白○公○白○公○奔○山
而○縊○其○徒○微○之○生○拘○石○乞○而○問○白○公○之○死○焉○對○曰○余
知○其○死○而○長○春○使○余○勿○言○曰○不○言○將○烹○乞○曰○此○事○克
則○為○卿○不○克○則○烹○固○其○所○也○何○害○乃○烹○石○乞○諸○梁○兼
二○事○司馬國寧乃使寧子西為令尹使寬行期為司
馬○而○老○於○葉○初○吳○之○入○楚○也○子○高○之○姊○與○其○弟○后○滅
見○俘○於○吳○后○滅○不○待○辨○而○歸○子○高○終○身○不○正○視○之

秦實

八卷一

四三

左氏曰楚白公之亂陳人恃其聚而侵楚楚既寧
將取陳麥楚子問帥於太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
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老皆相令尹司馬以伐陳
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子穀
曰觀丁父都俘也武王以為軍率是以克州蓼服
隨唐大啓羣蠻彭仲禦申俘也文王以為令尹實
縣申息朝陳蔡封畛於汝唯其任也何賤之有子
高曰天命不諂令尹有憾於陳天若亾之其必令
尹之子是與君合舍焉臣懼右領與左史有二俘

之賤而無其命德也王卜之武城尹吉使帥師取
陳麥陳人御之敗遂闢陳秋七月己卯楚公孫朝
帥師滅陳王與藹公校卜子良以為令尹沈尹朱
曰吉過於其志葉公曰王子而相國過將何為他
日改卜子國高使為令尹

淮南子曰太宰子朱侍飯于令尹子國令尹子國
愛美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
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
曰令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即尹而

華實

八卷一

四四

管之三言按子國無所建豎太宰子朱獨能見
機勇退明哲之士哉
聖楷曰葉公子高知白公勝之必亂楚不難知其
必亂楚而預防之為難既入定其亂而歸老于葉
為尤難謀國謀身可謂忠且智矣又能治民以惠
率帥以德勤躬清問如恐不及此非深依聖人之
教未易企也若夫毋俘于吳終身抱戚君父仇讐
大節棄然學客往往不通時務妄議古人如畫龍
小說本劉向新序以為寓言豈足據哉

葉令祠考

風俗通義曰謹按春秋左氏傳葉公子高姓游名諸梁古者令曰公忠于社稷惠恤萬民方城之外莫不欣戴白公勝作亂葉公自葉而入與國人攻白公奔山而縊生烹石乞迎交惠王整肅官司退而老于葉及其終也葉人追思而立祠功施于民以勞定國兼茲二事固祀典之所先也俗說以孝明帝時葉令王喬仙去帝建其處號葉君祠此世之矯誣豈一事哉聖櫛按葉令祠當漢時已訛為

葉寶

入卷一

四

王喬祠故應劭極辨飛鳧之祀為矯誣也其地即今南陽葉縣有王喬飛鳧遺跡三里許有喬墓喬已仙去不應復有馬鬣豈所謂天下玉棺土自成墳者耶

楚寶卷第一

楚寶卷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江南周 聖楷訂

大臣

黃瓊

黃瓊字世英江夏安陸人魏罷太守瓊之子也瓊初以父任為太子舍人辭病不就遭父憂服闋五府俱辟連年不應永建中公卿多薦瓊者於是會稽賀純

楚寶

入卷二

乙

廣漢楊厚俱公車徵瓊至給氏稱疾不進有司劾不敬詔下縣以禮慰遣遂不得已先是徵聘處士多不稱望李固素慕於瓊乃以書逆遺之曰聞已度伊洛近在萬歲亭豈即事有漸將順王命乎蓋君子謂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傳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蓋聖賢居身之所珍也誠遠欲枕山棲谷擬跡巢由斯則可矣若當輔政濟民今其時也自生民以來善政少而亂俗多必待堯舜之君此為志士終無時矣嘗聞語曰嗷嗷者易缺皦皦者易汙陽春之曲和者必寡

盛名之下其實難副。近魯陽樊君被徵初至朝廷設壇席猶待神明雖無大異而言行所守亦無所缺而毀謗布流應時折減者豈非觀聽望深聲名大盛乎自頃徵聘之士胡元安薛孟嘗朱仲昭顧季鴻等其功業皆無所採是故俗論皆言處士純盜虛聲願先生弘此遠謨令衆人歎服一雪此言耳瓊至卽拜議郎稍遷尙書僕射初瓊隨父在臺閣習見故事及後居職達練官曹爭議朝堂莫能抗奪時連有災異瓊上疏順帝曰問者以來卦位錯謬寒煥相干蒙氣數

雜質

卷二

與日關月敬涼之天意殆不虛然陛下空開石室案河洛外命史官悉條上永建以前至漢初災異與永建以後訖于今日孰爲多少又使近臣儒者參考政事覈見公卿察問得失諸無功德者宜皆斥黜臣前頗陳災眚并薦光祿大夫樊英大中大夫薛苞及會稽賀純廣漢楊厚未蒙御省伏見處士巴翽黃鉞漢陽任崇年皆耆耋有作者七人之志宜夏見引致助崇大化於是有詔公車徵錯等三年大旱瓊復上疏曰答魯德遇旱以六事自讓躬節儉閉女謁放讒佞

者十三人誅稅民受貨者九人退舍南郊天立大雨今亦宜顧省政事有所損闕務存質儉以易民聽尙方御府息除煩費明勅近臣使遵法度如有不移示以好惡數見公卿引納儒士訪以政化使陳得失又囚徒尙積多致死亦足以感傷和氣招降災旱若改敬從善擇用嘉謀則灾消福至奏書奏引見德陽殿使中常侍以瓊奏書屬行自卽卽位以後不行藉田之禮瓊以國之大典不宜久廢上疏奏曰自古聖帝哲王莫不敬恭明祀增致福祿故必躬郊

雜質

卷二

廟之禮親藉田之勤以先羣萌率勸農功符周宣王不籍千畝魏文公以爲大議卒有姜戎之難終損中興之名竊見陛下遵稽古之鴻業體虔肅以應天順時奉元懷柔百神朝夕觸塵埃于道路畫幕聆庶政以卹人雖詩咏成湯之不怠遑書美文王之不暇食誠不能加今廟祀適闕而祈穀潔齋之事近在明日固恐左右之心不欲屢動聖躬以爲親耕之禮可得而廢臣聞先王制典籍田有日司徒咸戒司空除壇先時五日有協風之應主卽齋宮饗醴載耒誠重

之也。自癸巳以來，仍西北風，甘澤不集，寒涼尚結，迎春東郊，既不躬親，先農之禮，所宜自勉，以迎和氣。以致時風，易曰：君子自強不息，斯其道也。書奏，帝從之。項之遷尚書令，璣以前左雄所上孝廉之選，專用儒學、文史於取士之義，猶有所遺，乃奏增孝悌及能從政者為四科，事竟施行。又雄前議舉吏先試之於公府，又覆之於端門，後尚書張盛奏：「除此科，璣上言覆試之作，將以澄洗清濁，覆實虛濫，不宜改革。」帝乃止。出為魏都太守，稍遷太常，和平中，以選入侍講禁中。

樂實

卷二

四

元嘉元年，遷司空，桓帝欲褒崇大將軍梁冀，使中朝二千石以上會議其禮，璣獨建議曰：「冀前以親迎之勞，增邑三千，又其子胤亦加封賞，管周公輔相成王，制禮作樂，化致太平，是以大啓土宇，開地七百，今諸侯以戶邑為制，不以里數為限，蕭何議高祖於泗水，霍光定傾危以興國，皆益戶增封，以顯其功，冀可比鄧禹，合食四縣，賞賜之差，同於霍光，使天下知賞必當功，爵不越德，朝廷從之，冀意以為恨，會以地勳策免，復為太僕，永興元年，遷司徒，轉太尉，梁冀前後所

託辟召一無所用，雖有善人，而為冀所飾，舉者亦不加命。延熹元年，以日食免，復為大司農。明年，梁冀被誅，復拜璣為太尉，以師傅之恩，而不阿梁氏，乃封為鄉侯，邑千戶。璣辭疾，讓封六七上言，言懇惻，乃許之。梁冀既誅，璣首居公位，舉奏州郡素行貪汙，至死徙者十餘人。海內由是翕然望之，尋而五侯擅權，傾動內外，自慶力不能匡，乃稱疾不起。四年，以冠賊免，其年復為司空。秋，以地震免。七年，疾篤，上疏諫曰：「臣聞天者，務剛其氣，君者，務彊其氣，是以王者處高自持，不可不履危，危任力，不可不據。夫自持不安，則顛任力不據，則危。故聖人升高據上，則以德義為首，涉危蹈傾，則以賢者為力。唐堯以德化為冠，冤以稷為筋，力高而益崇，動而愈據。此先聖所以長守萬國，保其社稷者也。昔高皇帝應天順民，奮劍而主掃除，秦項革命，創制降德，流祚至於哀平，而帝道不綱，稅政日亂，遂使姦佞擅朝，外戚專恣，所冠不以仁義為冤，所蹈不以賢佐為力。終至顛厥滅絕，漢祚天維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樂實

卷二

五

陵弛，民鬼慘愴，賴皇乾眷命，炎德復輝，光武以聖武

天挺繼統與業創基永泮之上立足枳棘之林擢賢於衆患之中畫功於無形之世崇禮義於交爭循道化於亂離是自歷高而不傾任力危而不跌與復洪祚開建中興光被八極垂名無窮至於中葉盛業漸衰陛下初從藩國爰升帝位天下拭目謂見太平而卽位以來未有勝政諸梁乘權豎宦充剝重封累職傾動朝廷卿校牧守之選皆出其門羽毛齒革明珠南金之寶殷滿其室富擬王府勢回天地言之者必族附之者必榮忠臣懼死而杜口萬夫怖禍而木舌

華實

八卷二

六

寒陛下耳目之明更爲馨替之主故太尉李固杜喬忠以直言德以輔政念國忘身隕歿爲報而坐陳國議遂見殘滅賢愚切痛海內傷懼又前白馬令李雲指言宦官罪穢宜誅皆因衆人之心以救積蔽之敝弘農杜衆知雲所言宜行懼雲以忠獲罪故上書陳理之乞同日而死所以感悟國家庶雲獲免而雲既不辜衆又并坐天下尤痛益以怨結故朝野之人以忠爲諱昔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反夫覆巢破卵則鳳皇不翔割牲天胎則麒麟不臻誠物類相感理使

其然尚書周永昔爲沛令素事梁冀幸其威執坐事當罪越拜令職見冀將衰乃陽毀示忠遂因姦計亦取封侯又黃門協邪羣輩相黨自冀興盛腹背相親朝夕圖謀共構姦軌臨冀當誅無可設巧復記其惡以要爵賞陛下不加清徵審別眞僞復與忠臣并時顯封使朱紫共色粉墨襍跡所謂抵金玉於沙礫碎珪璧於泥塗四方聞之莫不憤歎昔曾子大孝慈母投杼伯奇至賢終於流放夫讒諛所舉無高而不可升相抑無深而不可淪可不察歟臣至頑駑世荷國

楚實

六卷二

七

恩身輕位重勤不補過然懼於永歿負蒙益深敢以垂絕之日陳不諱之言庶有萬分無恨三泉其年辛時年七十九贈車騎將軍諡曰忠侯孫琬海內士品曰徐孺子常事江夏黃公公卒孺子往會葬無行貲以致齋磨鏡具自隨每所在貨磨鏡取資然後得前既至祭畢而退後漢徐稚傳曰孺字孺子豫章南昌人也嘗爲太尉黃瓊所辟不就及瓊卒歸葬稚乃負糧徒步到江夏赴之設雞酒薄祭哭畢而去不告姓名時會者四方名士郭

林宗等數十人聞之疑其稱也乃選能言語生荆
容輕騎追之及於塗容為設飲共言稼穡之事臨
訣去謂容曰為我謝郭林宗大樹將顛非一繩所
維何為栖栖不遑寧處風俗通義曰公車徵士
豫章徐孺子比為太尉黃瓊所禮禮文有加孺子
隱者初不答命瓊既葬負笥并涉齋一盤醊哭
於墳前孫子琰故五官中郎將以長孫制杖聞有
哭者不知其誰亦於倚廡哀泣而已孺子無有謂
刺事訖便去子琰大恠其故造璽門生茅季瑋追

楚實

卷二

八

請辭謝終不肯還謹按禮凡吊喪者既哭與踊進
問其故哀之至也孺子所以經三千里越度山川
而親至者非徒徇於己顧義報乎哭醊墳前是也
訖當即其帳余問勞子琰子琰宿有善名在禮無
違儻見微闕教誨可乎如何儻忽甚於路人答曰
教忽於嗟來然君子猶以為其嗟可去謝可食今
與黃有恩故矣孝子寢伏苦塊又孺子到便詣墳
無介夫何為哉
聖楷按瓊初教授于家徐稱從之咨訪大義是有

師弟子之分非同薦辟之知也豈以稱皎節高志
反自薄于申徒蟬諸人乎風俗通駁其吊喪一段
極有見又按郎顛上書薦瓊云江夏黃瓊耽道樂
術清亮自然被褐懷寶含味經籍又果于從政明
達變復朝廷前加優寵實于上位瓊入朝日漢謀
謨未就因以喪病致命遂志天下莫不嘉朝廷有
此良人而復怪其不時還任云云十數語可與瓊
疾篤一疏並垂有國之鑒

延熹日食考

楚實

卷二

九

按延熹元年夏五月甲辰晦日食太史令陳授因
小黃門徐璜陳日食之變咎在大將軍冀冀聞之
諷雒陽令收考授死于獄帝由是怒冀嗟乎若陳
授可謂能于其職以死恬至者矣當表出之與李
雲杜衆諸人並傳

胡廣

胡廣字伯始南隄華容人也六世祖剛清高有志節
平帝時大司農馬宮辟之值王莽居攝剛解其衣冠
懸府門而去遂亡命交阯隱於屠肆之間後莽敗乃
歸鄉里父貢交阯都尉廣少孤貧親執家苦長大隨
輩入魏為散吏太守法雄之子具從家來省其父具
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救具助其求才雄因大會諸
吏具自於牖間密占祭之乃指廟以白雄遂舉孝廉
既到京師試以章奏安帝以廣為天下第一

八卷二

十

書僕射順帝欲立皇后而貴人有寵者四人莫知所
建議欲探籌以神定選廟與尚書郭虔史敞上疏諫
曰竊見詔書以立后事大謙不自專欲假之籌策矣
疑需神篇籍所記祖宗典故未嘗有也恃神任筮既
不必當賢就值其人猶非德選夫岐嶷形於自然視
天必有異表空參良家簡求有德德同以年年鈞以
貌稽之典經斷之聖慮政令猶汗往而不反詔文一
下形之四方臣職在拾遺憂深責重是以焦心宵昧

陳聞帝從之以剝賢人良家子定立為皇后時尚書

令左雄議改察舉之制限年四十以上儒者試經學
文史試章奏廣復與敞劇上書駁之曰臣聞君以兼
覽博昭為德臣以獻可替否為忠書載稽履謀及卿
士詩美先人詢於芻蕘國有大政必議之於前訓諮
之於故老是以慮無失策舉無過事竊見尚書命左
雄議罷舉孝廉昔限年四十以上諸生試章句文吏
試牋奏明詔既許復令臣等得與相參竊惟王命之
重載在篇典當令縣於日月固於金石遺則百王施

卷二

七

之萬世詩云天難誅斯不易惟王可不慎與蓋選舉
因才無拘定制六奇之策不出經學鄭阿子產治鄭
阿之政非必章奏甘奇顯用年乖彊仕終賈揚聲亦
在弱冠終年十二子制漢承周秦兼覽殷夏祖德
師經參雜霸軌聖至賢臣世以致理貢舉之制莫或
回革今以一臣之言剝戾舊章便利未明宸心不厭
矯枉變常政之所重而不訪台司不謀卿士若事下
之後議者剝異異之則朝失其便同之則王言已行
臣愚以為可宣下百官參其同異然後覽擇勝否詳

採厥衷敢以替言冒於天禁惟陛下納焉帝不從時
陳智羈缺職尚書史敝等薦廣曰臣聞德以旌賢爵
以建事明試以功典謨所美五服五章天秩所作是
以臣竭其忠君豐其寵舉不失德下忘其死竊見尚
書僕射胡廣體真履規謙虛溫雅博物洽聞探賈窮
理六經典奧舊章憲式無所不覽柔而不犯文而有
禮忠貞之性憂公如家不矜其能不伐其勞翼翼周
慎行靡玷漏密勿夙夜十有餘年心不外顧志不苟
進臣等竊以為廣在尚書劬勞日久後母年老既蒙

能實

卷二

三

簡煇宜試職千里匡軍方國陳習近親今太守任缺
廣才畧勝茂堪能撥煩願以參選紀綱頹俗使束修
守善有所勸仰廣典機事十年出為濟陰太守以舉
吏不實免復為汝南太守入拜大司農漢安元年遷
司徒廣帝崩代李固為太尉錄尚書事以定策立桓
帝封育陽安樂鄉侯以病遜位又拜司空告老致仕
尋以特選徵拜太常還太尉以日食免復為太常拜
太尉延熹二年大將軍梁冀誅廣與司徒韓續司空
孫期坐不衛官皆減死一等奪爵土免為庶人後拜

大中大夫太常九年復拜司徒肅帝立與太傅陳蕃
參錄尚書事復封故國以病自乞會稽被誅代為太
傅總錄如故時年已八十而心力克壯繼母在堂朝
夕瞻省傍無几杖言不稱老及母卒居喪盡哀率禮
無愆常遜言恭色達練事體明解朝章雖無察直之
風屢有補闕之益故京師彥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
下中庸有胡公及共李固定策大議不全又與中常
侍丁肅婚姻以此譏毀於時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
仕六帝禮任甚優每遜位辭病及免退田里未嘗滿

楚實

卷二

三

歲輒復升進凡一履司空再作司徒三登太尉文為
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與故吏陳蕃李咸竝為
三司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廣時人榮之八年十二
熹平元年薨使五官中郎將持節奉策贈太傅安樂
鄉侯印綬給東園梓器謁省護喪賜冢坐於原陵諡
文恭侯拜家一人為郎中故吏自公卿大夫博士諸
卿以下數百人皆緘經殯位自終及塋漢興以來人
臣之盛未嘗有也初楊雄依虞箴作十二州二十五
官蒙其九箴闕後添魏崔駰及子瑗又臨邑侯劉

駒駘增補十六篇。復繼作四篇。文甚典美。乃悉撰
次。首目爲之。解釋名曰百官箴。凡四十八篇。其餘所
著詩賦銘頌箴弔及諸解詁。凡二十二篇。熹平六年
。帝思感舊德。乃圖畫廟。及太尉黃瓊於省內。詔議
郎蔡邕爲其頌云。

蔡邕撰胡廣黃瓊頌曰。巖巖山嶽。配天作輔。降神
有周。生申及甫。允茲漢室。誕育二后。曰胡曰黃。方
執奔武。惟道之淵。惟德之藪。股肱元首。代作心膂。
天生蒸人。有則有類。我胡我黃。鍾厥純懿。巍巍特

楚寶

卷二

古

進仍踐其位。赫赫三事。七佩其綬。奕奕四牡。沃若
六轡。袞職龍章。其文其蔚。崇曜乾台。窮寵極賢。功
加八荒。羣生以遂。超哉邈乎。莫與爲二。
李贄歲書曰。甚矣殺身之難也。世之人士。動以殺
身。身人過矣。使必皆殺身而後可。此賢者所以終
身。巖穴不肯見于世也。胡廣趙戒。雖不能如李杜
之極諫。力爭然。李杜既死。仍復有李杜者。相繼而
起。羅列於朝。誰之力歟。其與自殺而遂已者。厥功
倍矣。故曰。天下中庸有胡公。信哉。其爲中庸也。豈

若張禹者。以帝師之重。言聽計從。乃曲意阿。專
爲孫謀。者比乎。吾是以亦謂吏隱。蓋隱于無名者
也。

聖楷曰。君子之慮人家國也。必先審其幾。度其勢。
而後以其身付之。庶幾生不徒生。死不徒死也。劉
固身爲三公。負時重望。初與梁冀爭立。清河王不
克。此時卽宜奉其身以退矣。而不退。是已失先後
着。及質帝遇毒。事出變異。使固于伏尸號哭之時
。痛冀殺君之罪。內以白于太后。外以告于天下。卽

楚寶

卷二

古

不能正其誅。猶可以取其氣。燭而驅使之。不。大勝
張凌。奪劍之勇乎。又復舍此。急着。不下。而再與之
爭立。清河王卒。死凶。鬪之手。乃抱憤。貽書胡廣。趙
戒。欲何爲乎。咎人謂其忠有餘。而才不足。詎不信
哉。今之訾議胡廣者。亦不過責之以激怒凶。冀而
速之。與固同死耳。不知一死之後。于國何益。悠悠
萬事。惟此爲大。獨殺身云乎哉。此皆小夫陋儒。不
通時務之見。故蘇頌濟以爲無益于事。而徒
身。君子不爲也。

菊水考

盛弘之荆州記曰菊水出穰縣芳菊被涯水極甘香谷中皆飲此水上壽百二十七八十者猶以為天太尉胡廣久患風羸恒汲飲此水疾遂得瘳年近百歲此菊莖短葩太食之甘美異于餘菊廣又收其菊實播之京師處處傳植聖楷按菊不結實此菊實亦出劄聞穰縣一作鄖縣今南陽鄖州地廣輿記云內鄉縣

蘭生卒考

免實

入卷二

五

殷芸小說曰胡廣本姓黃以五月五日生父母感之歲之葫蘆弃之河流岸側居人收養及長有盛名父毋欲取之廣以為背其所生則害養背其所養則忘恩兩無所歸託葫蘆而生也乃姓胡名蘭云按蔡中郎撰胡夫人黃氏神諱蘭生繼兩母皆江陵黃氏女安得有葫蘆托生之事此等妄說無識者多喜信之文蘭陪塋洛陽今華容縣不應復有蘭墓惟伯始讀書堂遺址猶存

蔣琬

蔣琬字公琰零陵湘鄉人也弱冠與外弟泉陵劉敏俱知名琬以州書佐隨先主入蜀除廣都長先主嘗因游觀奄至廣都見琬農事不理時又沉醉先主大怒將加罪戮軍師諸葛亮請曰蔣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為政以安民為本不以修飾為先顧主公重加察之先主雅敬琬乃不加罪倉卒但免官而已琬見推之後夜夢有一牛頭在門前流血滂沱意甚惡之呼問占夢趙直直曰夫見血者事分明

免實

入卷二

七

年丞相亮開府檄琬為東曹掾舉茂才琬固讓劉陰化福延廖淳亮教答曰思惟背親捨德以珍百姓人既不隱於心實又使遠近不解其義是以君宜顯其功舉以明此選之清重也遷為參軍五年亮住漢中琬與長史張裔統留府事八年代裔為長史加撫軍將軍亮數外出琬常足食足兵以相供給亮每言公琰託志忠雅當與我共贊王業者也密表後

白。臣若不幸後事。宜以付。玠。亮卒。以玠為尚書令。俄而加行都護。假節。領益州刺史。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封安陽亭侯。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玠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延熙元年。詔玠曰。寇難未弭。曹。魏。驕凶。遠東三魏。苦其暴虐。遂相糾結。與之離隔。嗣大興。農。役。還。相。攻。伐。曩。秦。之。公。勝。廣。首。難。今。有。此。變。斯。乃。天。時。君。其。治。嚴。總。帥。諸。軍。屯。住。漢。中。須。吳。舉。動。東。西。特。角。以。乘。其。釁。又。命。玠。開。府。明。年。就。加。為。大。司。馬。

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畧。玠與言論。時不應答。或欲搆

戲於玠曰。公與戲語。高不見應。戲之慢上。不亦甚乎。玠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從後言古人之所誠也。戲欲贊否。是邪。則非其本心。欲反否。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戲之快也。又督農楊敏曾毀玠曰。作事憤憤。誠非及前人。或以白玠。主者請推治。敏曰。言實不如前人。無可推也。主者重據。聽不推。則乞細按。憤憤之狀。玠曰。苟其不如。則事不當理。事不當理。則憤憤矣。復何問邪。後敏坐事繫獄。衆人宿懼其必死。

玠心無適莫。得免重罪。其好惡存道。皆此類也。玠以為。管。諸。葛。亮。數。闕。秦。川。道。險。運。艱。竟。不。能。克。不。若。乘。水。東。下。乃。多。作。舟。船。欲。由。漢。沔。襲。魏。與。上。庸。會。諸。疾。連。動。未。時。得。行。而。衆。論。咸。謂。如。不。克。捷。還。路。甚。難。非。長。策。也。於是遣尚書令費禕。中監軍姜維等。喻指玠。承命上疏曰。芟穢弭難。臣職是掌。白臣奉辭漢中。已經六年。臣既開弱。加嬰疾。規方無成。夙夜憂憐。今魏跨帶九州。根蒂滋蔓。平除未易。若東西并力。首尾特角。雖未能速。得如志。且當分裂蠶食。先摧其支黨。

然吳期二三。連不克果。俯仰惟艱。實忘寢食。輒與費

禕等議。以涼州胡塞之要。進退有資。賊之所惜。且羗胡乃心。思漢如渴。又昔偏軍入羗。郭淮破走。算其長短。以為事首。宜以姜維為涼州刺史。若維征行。銜持河右。臣當帥軍為維鎮。繼今涪水陸四通。惟急是應。若東北有虞。赴之不難。由是玠遂還任。涪疾轉增劇。至九年卒。諡曰恭。子斌嗣。為綏武將軍。漢城護軍。魏大將軍。鍾會至漢城。與斌書曰。巴蜀賢智文武之士多矣。至於足下。諸葛思遠。警諸草木。各氣類也。桑梓

之敬。古今所教。西到欲奉。瞻算大君。公侯墓當。灑掃墳塋。奉嗣致敬。願告其所在。斌答書曰。知惟臭味。意眷之隆。雅託通流。未拒來謂也。公若曾遭疾疢。公於涪縣。卜云其吉。遂安。晉之如君。西遊。乃欲屈駕。修敬墳墓。視子猶父。顏子之仁也。聞命感悼。以增情思。會得斌書報。嘉歎意義。及至涪。如其書云。斌弟顯。為太子僕。會亦愛其才學。與斌同遇難。劉敏左護軍。揚威將軍。與鎮北大將軍王平俱鎮漢中。魏遣大將軍劉爽襲蜀。時議者或謂但可守城。不出拒敵。必自引退。

楚寶

卷二

二十

敏以為男女布野。農穀栖。私若聽敵。入則大事。去矣。遂帥所領。與平據興勢。多張旗幟。彌亘百餘里。會大將軍費禕從成都至。魏軍即退。敏以功封雲亭侯。聖楷按湘鄉。東漢屬零陵。魏晉屬衡陽。魏至隋始罷衡陽。魏以湘鄉省入屬潭州。珣生於湘鄉。塋於涪本傳甚明。乃修魏縣志者。或辨珣墓在湘鄉。或爭珣為今零陵縣人。又總志云。營道南三十里有蔣珣墓。此何異說夢。

費禕

費禕字文偉。江夏鄱音人也。少孤。依族父伯仁。伯仁姑益州牧劉璋之甥也。璋遣使迎仁。仁將禕游學入蜀。會先主定蜀。禕遂留西土。與汝南許叔龍。南疆董允。齊名。時許靖喪子。允與禕欲共會其塋所。允白父和請車。和遣開後鹿車。給之。允有難載之色。禕便從前。先上及至喪所。諸葛亮及諸貴人悉集。車乘甚鮮。允猶神色未泰。高禕晏然自若。持車入還。和問之。知其如此。乃謂允曰。吾常疑汝於文偉優劣。未別也。而

楚寶

卷二

廿一

今而後。吾意了矣。先主立太子。禕與允俱為舍人。遷庶子。後主踐位。為黃門侍郎丞。相亮南征還。羣寮於數十里逢迎。年位多在禕右。高亮特命禕同載。由是眾人莫不易觀。亮以初從南趨。以禕為昭信校尉。使吳孫權性既滑稽。嘲啁無方。諸葛恪羊簡等。才博果辯。論難鋒至。禕辭順義。篤據理以答。終不能屈。禕甚器之。謂禕曰。君天下淑德。必當股肱蜀朝。恐不能數來也。還遷為侍中。亮北征漢中。請禕為參軍。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建興八年。轉為中護軍。後又為司馬。

值軍師魏延與長史楊儀相憎惡每至並坐爭論延或舉刀擬儀儀泣涕橫集禰常入其坐問諫喻分別終亮之世各盡延儀之用者禰匡救之力也亮卒禰為後軍師項之代蔣琬為尚書令於將軍國多事公務煩猥禰識悟過人每省讀書記目暫視已究其意旨其速數倍於人終亦不怠常以朝脯聽事其間接納賓客飲食嬉戲加之博奕每盡人之歡事亦不廢琬自漢中還涪禰遷大將軍錄尚書事延熙七年魏軍次于興勢假禰節率劍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至

楚寶

卷二

廿三

禰許別求共圍基時羽檄交至入馬揮甲嚴駕已訖禰與敏留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者也禰至敵遂退封成鄉侯琬固讓州職禰復領益州刺史禰當國功名畧與琬比十一年出住漢中自琬及禰雖自身在外慶賞威刑皆遙先諮斷然後乃行其推任如此後十四年夏還成都成郡望氣者云都邑無宰相位故冬復北屯漢壽十五年命禰開府十六年歲首大會魏降人郭循在坐禰歡飲沈醉為循手刃所害謚曰敬侯子承嗣

禰別傳曰孫權每別酌好酒以飲禰視其已醉然後問以國事并論當世之務辭難累至禰輒醉以醉退而撰次所問事條答無所遺失權乃以手中嘗所執寶刀贈之禰答曰臣不才何以堪明命然刀所以討不庭禁暴亂者也但願大王勉建功業同獎漢室臣雖闇弱終不負東顧陳壽評曰蔣琬方整有威重費禰寬濟而博愛咸承諸葛之成規因循而不革是以邊境無虞邦家和一然猶未盡治小之空居靜之理也 裴松之

楚寶

卷二

廿三

曰禰費為相克遊畫一未嘗徇功妄動有所虧喪外却駱谷之師內保寧緝之實治小之空居靜之理何以過于此哉今譏其未盡而不著其事故使覽者不知所謂也 聖楷按別傳文謂禰雅性謙素家不積財兒子皆令布衣素食出入不從車騎無異凡人此猶是乘鹿車時氣象古人窮達不異如此 風俗通曰俗說鹿車窄小裁容一鹿

張東之

張東之字孟將襄陽人少涉經史補太學生祭酒
介狐德茶異其才便以王佐奇之中進士第始調清源
丞永昌元年以賢良召時年七十餘矣對策者千餘
東之為第一授監察御史遷鳳閣舍人時突厥默啜
有女請和親武后欲命武延秀娶之東之奏古無天
子取夷狄女者忤旨出為合蜀二州刺史故事歲以
兵五百成姚州地險瘴到屯輒死東之論其弊曰臣
按姚州古哀牢國域土荒外山岨水深漢世未與中

楚寶

卷二

二

國通唐蜀開夜郎滇等而哀牢不附東漢光武末始
請內蜀置永昌繩統之賦其鹽布氈蜀音以利中土
其國西大秦南交趾奇珍之貢不闕劉備據蜀甲兵
不充諸葛亮五月度瀘收其產入以益軍使張伯峻
選取勁兵以增武備故蜀志稱亮南征後國以富饒
此前世置繩以其利之也今鹽布之稅不供珍奇之
貢不入戈戟之用不實於戎行寶貨之資不輸於大
國高安場府庫驅率平人受役蠻夷肝腦塗地臣竊
為陛下惜之晉漢歷博南山涉蘭倉水置博南哀

牢二縣蜀人愁苦行者作歌曰歷博南越蘭津度蘭

倉為他人蓋譏其貪珍奇之利而為蠻夷所驅役也
漢獲其利人且怨歌今戒耗國儲費謂日引使陛下
赤子身膏野草骸骨不歸老幼下哀號望祭於千
里之外朝廷無絲髮利而百姓蒙終身之酷臣竊為
國家痛之往諸葛亮破南中即用渠率統之不置漢
官不留成兵言置官留兵有三不易置官必夷漢雜
居猜嫌將起留兵轉糧為患滋重後忽反叛勞費必
甚故粗設綱紀自然久定臣謂亮之策誠盡羈縻縻

楚寶

卷二

五

夷之娶今姚州官屬既無固邊厭寇之心又無亮且
縱且擒之伎唯詭謀狡算恣情割剝扇動曾渠遣成
朋黨折支諂笑取媚蠻夷拜跪趨伏無復為恥提挈
子弟囑引凶惡聚會蒲博一擲累萬凡逋逃亡命在
彼州者戶贏二千專事剽奪且姚州本龍朔中武陵
王簿石子仁奏置其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死於羣
蠻詔遣郎將趙武貴討擊兵無噍類又以將軍李義
總繼往而郎將劉惠基戰死其州遂廢臣竊以亮有
三不易其言卒驗垂拱中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

變乾福復請置州言課稅自支不旁取於蜀及置州
據李稜為樹所殺延載中司馬成梁置瀘南七鎮
戍以蜀兵蜀始擾矣且姚府總管五十七州間皆巨
猾游客國家設官所以正俗防姦而無恥之吏敗謬
至此今劫害未止恐驚擾之禍日滋空罷姚州隸嵩
府歲時朔觀同蕃國處瀘南諸鎮而設關瀘北非命
使不許交通增嵩屯兵擇清良吏以統之固愚以為
便疏奏不納俄為荊州大都督府長史長安中武后
謂狄仁傑曰安得一奇士用之仁傑曰陛下求文章

卷二

卷二

卷二

資歷今宰相李嶠味道足矣豈文士醒醒不足與
成天下務哉后曰然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柬之雖老
宰相材也必盡節於國即召為洛州它日又求
人仁傑曰臣符薦張柬之未用也后曰遷之矣曰臣
薦宰相而為司馬非用也乃授司刑少卿遷秋官侍
郎後姚崇為霧武軍使將行后詔舉外司可為相者
崇曰張柬之沈厚有謀能斷大事其人老惟亟用之
即日召見拜同鳳閣鸞臺平章事進鳳閣侍郎誅二
張也柬之首發其謀以功擢天官尚書同鳳閣鸞臺

三品漢陽魏公實封五百戶不半歲以漢陽魏王加
特進罷政事東之既失權願還襄州養疾乃授襄州
刺史中宗為賦詩祖道又詔羣臣餞定鼎門外至州
持下以法雖親舊無所縱貸會漢水漲齧城郭東之
因壘為隄以遏湍怒閭境賴之又懇辭王爵不許俄
及貶又流瀧州憂憤卒年八十二景雲元年贈中書
令謚曰文貞授一子官東之剛直不傳會然遂於學
論次書數十篇

通鑑

唐紀

神龍元年正月太后疾甚

麟臺監張

卷二

卷二

卷二

易之春官侍郎張昌宗居中用事張柬之出玄暉
與中臺右丞敬暉司刑少卿桓彥範相王府司馬
表恕已謀誅之東之謂右羽林衛大將軍李多祚
曰將軍今日富貴誰所致也多祚泣曰大帝也東
之曰今大帝之子為二豎所危將軍不思報大帝
之德乎多祚曰苟利國家惟相公處分不敢顧身
及妻子因指天地以自誓遂與定謀初柬之與荆
府長史楊元琰相代同泛江至中流詔及太后革
命事元琰慨然有匡復之志及東之為相引元琰

爲右羽林將軍謂曰君頗記江中之言乎今日非
輕授也東之又用彥範暉及右散騎侍郎李湛皆
爲左右羽林將軍委以禁兵易之等疑懼乃更以
其黨武攸望爲右羽林大將軍易之等乃安俄而
姚元之自露武至東之彥範相謂曰事濟矣遂以
其謀告之彥範以事白其母母曰忠孝不兩全先
國後家可也時太子於北門起居彥範暉謁見密
陳其策太子許之癸卯東之玄暉彥範與左戚衛
將軍薛思行等帥左右羽林兵五百餘人至玄武

楚寶

八卷二

廿六

門造多神湛及內直郎駙馬都尉安陽王同皎詣
東宮迎太子太子疑不出同皎曰先帝以神龜付
殿下橫遭幽廢人神同情二十三年矣今天誘其
裏北門南牙同心協力以誅凶逆復李氏社稷願
陛下暫至玄武門以副衆望太子曰凶豎誠當夷
滅然上體不安得無驚惶諸公更爲後圖李湛曰
諸將相不顧家族以徇社稷殿下奈何欲納之鼎
鑊乎請殿下自出止之太子乃出同皎扶抱太子
上馬從至玄武門斬關而入太后在迎仙宮東之

等斬易之昌宗於廡下進至太后所寢長生殿環
繞侍衛太后驚起問曰亂者誰耶對曰張易之昌
宗謀反臣等奉太子命誅之恐有漏洩故不敢以
聞竊兵宮禁罪當萬死太后見太子曰汝邪小
子既誅可還東宮彥範進曰太子安得復歸昔天
皇以愛子託陛下今年齒已長久居東宮天意人
心久思李氏羣臣不忘太宗天皇之德故奉太子
誅賊臣願陛下傳位太子順天人之望李湛義府
之子也太后見之謂曰汝亦爲誅易之將軍邪我

楚寶

八卷二

廿九

於汝父子不薄乃有今日湛慙不能對又謂崔玄
暉曰它人皆因人以進惟卿朕所自擢亦在此邪
對曰此乃所以報陛下之大德於是收張昌期同
休昌範皆斬之與易之昌宗梟首天津南是日袁
恕已從相王統南牙兵以備非常甲辰制太子監
國之已太后傳位於太子丙午中宗即位丁未太
后徙居上陽宮李湛留宿衛戊申制帥百官詣上
陽宮上太后尊號曰則天大聖皇帝神龍元年二
月甲寅復國號曰唐

御史臺記曰二張之誅也張柬之勒兵於景運門將收諸武誅之彥範以事既竟不欲廣誅遽解其兵東之固爭不果
五王傳贊曰五王提衛兵誅魏中興府室不淹辰天下晏然其謀深矣至謂中宗為英主不盡誅諸武使天子藉以為威何其淺邪豈一啓為勳后聖器所乘切持戮辱若於昧然何哉無亦神奪其明厚韋氏妻以興先天之業乎不然安劉之功賢於漢平勃遠矣

楚寶

卷二

三

聖楷曰張孟卿稱宰相才者其功莫大于誅二張本傳止云首發其謀四字似太畧予故備採唐紀諸書使讀者有所考鏡焉嗟乎自古奸人亂國而君子能安攘之者雖自竭其心力亦有天意存焉况功成之後變出不測君子又安能逆料之乎讀史至此真堪泣下又按定命錄張柬之任青城縣丞已六十二矣有善相者云後當位極入臣宸莫之信後應制策被落則天怪中第人少令於所落人中更揀有司奏一人策好緣書寫不中程律

故退則天覽之以為奇才召入問策中事特異之即收上第拜王屋縣尉後果如其言

哀牢國考

哀牢夷者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沈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子男十人後沈木化為龍出水上沙壹忽聞龍語曰若為我生子今悉何在九子見龍驚走獨小子不能去背龍而坐龍因舐之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子曰九隆及後長大諸兄以九隆能為父所舐

楚寶

卷二

世

而黠遂共推以為王後牢山下有一夫一婦復生十女子九隆兄弟皆娶以為妻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著尾九隆死世世相繼乃分置小王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知染采文繡蜀氍毹疊蘭干細布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亾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虎魄水精瑠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貳貳聖楷按獮音陌白豹也狀頗似熊

蒼白色白樂天有貌屏贊序云貌者象鼻犀目牛尾虎足生南方山谷中寢其皮確癩圖其形確邪引舊病頭風每寢息常以小屏衛其首適遇畫工偶令寫之山海經云此獸食鐵與銅不食他物又按哀牢即今雲南永昌府姚州即今姚安府

鳳閣鸞臺考

按唐武后光宅元年改中書省為鳳閣改門下省為鸞臺漢舊儀中書官領尚書事自魏晉始謂之中書省其職總國內機要多擅威勢亦謂之西臺

楚寶

卷二

三

唐開元又改為紫微省門下省即給事黃門侍郎與侍中之總稱也唐謂之東臺亦謂黃門省

郝處俊

郝處俊安州安陸人父相賢因隋亂與婦翁許紹據峽州歸國拜滁州刺史封甌山縣公處俊甫十歲而孤故吏歸于緣贈之讓不受及長好學嗜漢書崖畧暗誦貞觀中第進士解褐著佐郎襲父爵兄弟友睦事諸舅謹甚再轉滕王府屬棄官去久之召拜太子司議郎累遷吏部侍郎高麗叛詔李勣為淇道總管處俊副之師入虜境未陳賊遽至舉軍危駭處俊方據胡牀餐乾糒不顧密弁精銳擊之虜卻處壯其

楚寶

卷二

三

謀入拜東臺侍郎時浮屠盧伽逸多治丹藥高宗欲遂餌之處俊諫曰修短固有命異方之劑安得輕服哉昔先帝詔浮屠那羅遜娑寐索其方書為祕劑帝餌之俄而大漸羣臣請顯戮其人議者以為取笑夷狄故法不得行前鑑不遠惟深察之帝納其言拜盧伽逸多為懷化大將軍進處俊同東西臺三品咸亨初幸東都皇太子監國諸宰相皆留而處俊獨從帝嘗曰王者無外何為守禦而重門擊柝庸待不虞耶我嘗疑秦法為寬荆軻匹夫耳七首竊發羣臣皆

行戟侍莫敢拒。豈非習慢使然。處俊對曰：此乃法急耳。秦法輒升殿者夷三族人，皆懼死，安有敢拒邪？魏曹操著令曰：京城有變，九卿各守其府，後嗣才亂與徒數十人，攻左掖門，操登銅雀臺望之，無敢救者。時王修為奉常，聞變召車騎，未至，領官屬步至宮門，操曰：彼來者必王修乎？此由修察變，識幾故冒法赴難。向若拘常則遂成禍矣。故王者設法不可急，亦不可慢。詩曰：不解于位，人之攸墜，仁也。武過冠裳，無俾作惡刑也。書曰：高明柔克，沉潛剛克，中道也。帝曰：善。轉

魏書

卷二

世

中書侍郎監修國史。初顯慶中，令狐德棻、劉胤之撰國史，其後許敬宗復加叙次，帝恨敬宗所紀失實，更命宰相刊正。且曰：朕嘗從幸未央宮，辟仗既過，有橫刃伏草中者，先帝歛轡却謂朕曰：事發當死者數十人，汝可命出之。史臣惟叙此為實，處俊曰：先帝仁恩溥博如此，類非一臣之躬。僕被擇供奉，時有三衛誤拂御衣者，懼甚，先帝曰：左右無御史，我不汝罪。帝曰：此史臣應載，處俊乃表左史李仁實刪整，偽辭會仁實死而止。上元初，帝觀酺翔鸞閣，時赤縣與太常

音按分東西，明帝詔雍王賢主東，周王暕主西，因以角勝處俊曰：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恐其詐心也。二王春秋少，意操未定，乃分勿造堂，使相誇詡，彼俳兒優子言辭無度，爭負勝相，譏諷非所以遵仁義，示雍和也。帝遽止，歎曰：處俊遠識，非朕臣所逮。遷中書令兼太子賓客，檢校兵部尚書。帝多疾，欲遜位武后，處俊諫曰：天子治陽道，后治陰德，然則帝與后猶日之與月，陽之與陰，各有所主，不相奪也。若失其序，上謫見于天下，降災諸人。昔魏文帝著令，帝崩不許割

魏書

卷二

世

后臨朝，今陛下奈何欲身傳位天后乎？天下者高祖太宗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正應謹守宗廟傳之子孫，不宜持國與人。以喪厥家中書侍郎李義琰曰：處俊言可從，惟陛下不疑。又兼太子左庶子，拜侍中，罷為太子少保。開耀元年卒，年七十五。贈開府儀同三司，荊州大都督，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詔百官赴哭，官為營塋。子北叟固辭未聽，裴炎為白，帝曰：處俊陪死，諫臣曰：生無益于國，死無煩費。凡詔賜顧一罷之。帝聞惻然。

答其意止賻物而已。處俊資約素，土木形骸，然臨事敢言，自秉政在帝前，議論諄諄，必傳經義，凡所規獻，得大臣體。武后雖忌之，以其操履無玷，不能害與。舅許圍師同里，俱宦達，鄉人田氏彭氏以高貴顯，故江淮間為語曰：貴如郝許，富如田彭。

聖楷按唐宰相世係處俊子二人，北魏官司議郎南容，官秘書郎，通鑑曰：垂年夏四月，殺太子通事舍人郝象賢，象賢處俊之孫也。初，太后有憾於處俊，會奴誣告象賢，太后命周興鞠之，致象

楚實

卷二

世六

賢族罪象賢家人詣朝堂訟，寬于監察御史樂安任玄殖，玄殖奏象賢無反狀，玄殖坐免官。象賢臨刑極口罵太后，發揚宮中隱慝，奪市人柴，以擊刑者。金吾兵共格殺之，太后命支解其屍，發其父祖墳，毀棺焚尸，自是終太后之世，法官每刑人，先以木丸塞其口，云：又按小說，初處俊死，塋說有一書生過其墓，歎曰：塋壓龍角，其棺必斷，後其孫象賢坐不道，斷俊棺，竟如所言。

柳渾

柳渾，字夷曠，一字惟深，本名載，梁僕射憺六世孫，後籍襄州。今襄，蚤孤，方十餘歲，有巫告曰：兒相天且幾為浮屠道，可緩死。諸父欲從其言，渾曰：去聖教為異術，不若速死。學愈篤，與游者皆有名士。天寶初，擢進士第，調單父尉，累除衢州司馬，察官隱武靈山，召拜監察御史，臺僚以儀矩相繩，而渾放曠，不樂檢局，乃求外職，宰相惜其才，留為左補闕。大曆初，江西魏少游表為判官，州僧有夜飲火其廬者，歸罪瘖奴軍侯

楚實

卷二

世七

受財不詰，獄具渾與其僚崔祐甫、白奴寬、少游、趙訊、僧僧首伏，因厚謝二人，路嗣恭代少游、渾、趙圖、練副使，俄為章州刺史，祐甫輔政，薦為諫議大夫。浙江東西黜陟，使人為尚書右丞，朱泚亂，渾匿終南山，賊素聞其名，以宰相召執其子，榜笞之，搜索所在，渾羸服步至奉天，改右散騎常侍，賊平，奏言：臣名向為賊汙，且載於文，從戈非偃武，所宜乃更今名。貞元元年，遷兵部侍郎，封宜城縣伯。李希烈據淮蔡，關播用李元平守汝州，渾曰：是夫銜玉而賈石者也，往必見禽，何

賊之獲既而果為賊縛三年以本官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仍判門下省帝嘗親擇吏宰畿邑而政有狀召宰相語皆賀帝得人渾獨不賀曰此特京兆尹職耳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嘗選京兆尹承大化尹當求令長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帝然之玉工為帝作帶誤毀一鈔工不敢聞私市他玉是之及獻帝識不類擿之工人伏罪帝怒其欺詔京兆府論死渾曰陛下遽殺之則已若委有司須詳獻乃可於法誤傷乘輿罪服罪當杖請論如律由是工不死左

卷二

卷二

世八

丞田季羔從子伯疆請賣私第募兵助討吐蕃渾曰季羔先朝號名臣由祖以來世孝謹表闕于門隋時舊第惟田一族耳討賊自有國計豈容不肖子毀門構微一時倖損風教哉請薄責以示懲沮帝嘉納韓混自浙西入朝帝虛已待之奏事或日晏佗相取充位混遂省中榜吏自若渾雖為混所引惡其專質讓曰省闈非刑人地高榜吏至死公家先相國以狷察不滿遂輒罷今公奈何蹈前非顯立威福豈尊至卑臣義那混悔悟稍疏其感白志貞除浙西觀察使渾

奏志貞與小史縱嘉其才不當超劇職臣以死守不敢奉詔會渾移疾出即日詔付外施行疾間因乞骸骨不許門下吏白過官渾愀然曰既委有司高復撓之豈賢者用心邪士或千里辭家以干祿小邑至辦豈慮不能是歲擬官無退異者渾城與西蕃會平京是日帝語大臣以和戎息師之便馬隨賀曰今日已盟可百年無虜患渾跪曰五帝無詰誓三王無盟詛蓋盟詛之興皆在季末今盛明之朝友以季末事行於夷狄夫夷狄人面獸心易以兵制難以信結臣竊

卷二

卷二

世九

憂之季冕繼言曰蕃戎多不情誠如渾言帝變色曰渾儒生未達邊事而大臣亦常爾邪皆頓首謝夜半郊寧節度使韓游瓌飛奏吐蕃劫盟將校皆覆沒帝大驚即以表示渾明日慰之曰卿儒生乃知軍戎萬里情乎益禮異之宰相張延賞怙權嫉渾守正遣親厚謂曰明公舊德第慎言於朝則位可久渾曰為否謝張公渾頭可斷而舌不可禁卒為所擠以右散騎常侍罷政事渾警辨好談謔與人交豁如也清儉不營產利免後數日置酒召故人出游酣肆乃還曠

然無黜免意時李勉盧翰皆以舊相闔門奉朝請歎曰吾等視柳空城真拘俗之人哉五年卒年七十五謚曰貞

聖楷按崔祐甫輔政薦渾為諫議大夫其後渾陷賊不汙卒為唐之名相若李元平之敗吐蕃之劫盟皆算無遺策真奇才也惜未大用而卒柳宗元念其終于散地褒贈不及為之上狀請謚其畧謂公累更重任祿秩之厚布于宗姻無一壓之士以處其子孫無一畝之官以聚其族屬待祿而飽備

室而安終身坦蕩高細故不入其達生知足落落如此

河東柳考

按宰相世系表柳始遷於河東已居解縣有平陽太守純生子卓晉永嘉中自本郡遷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生四子輔恬傑奮號東春柳悅其四世孫也任梁為左僕射封曲江侯自卓至渾十有一代為士林盛族著于南朝云

馮京

馮京字當世鄂州江夏人少雋邁不羣舉進士自鄉舉禮部至廷試皆第一時猶未娶張克侑少負宮掖勢欲妻以女擁至其家東以金帶曰此上意也項之宮中持酒殺出奩具日示之京笑不視力辭出守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還直集賢院判吏部南曹同修起居注吳充以論溫成皇后追冊事出知高郵京疏充言是不當黜劉沅請并斥京仁宗曰京亦何罪但解其記注旋復之試知制誥避婦翁富弼當國

楚齊

卷二

嫌拜龍圖閣侍制知揚州改江寧府以翰林侍讀學士召還糾察在京刑獄為翰林學士知開封府數月不詣丞相府韓琦語弼以京為傲弼使往見琦京曰公為宰相從官不安遣請乃所以為公重非傲也出安撫陝西請城古渭通西羌氏界木征官以斷夏人右臂除端明殿學士知太原府神宗立復為翰林學士改御史中丞王安石為政京論其變張失當累數千百言安石指為邪說請黜之帝以為可用擢樞密副使河東麟府豐山州城壘兵械不治官吏皆受

諫京以先帥本道上章白劾曰使諸路帥臣知其雖
一時脫去後能僥竊名位者猶必行法不敢復煇情
曠職優詔不聽進然知政事數與安石論辨又薦劉
效蘇軾掌外職安石令保甲養馬京謂必不可行會
選人鄭俠上書言時政薦劄可相呂惠卿因是講京
與俠通罷知亳州未幾以資政殿學士知渭州茂州
夷叛徙知成都府蕃部何丹方寇雞關開京兵至
請降議者遂欲蕩其巢窟京請于朝為禁侵掠給稼
罷餉糧食使之歸夷人喜爭出犬豕割血受盟願世

楚實

八卷二

四

為漢藩惠卿告安石罪發其私書有曰勿令齊年知
請京與安石同年生帝以安石為其復召京知樞密
院京以疾未至帝中夕呼左右語曰適夢馮京入朝
甚慰人意乃賜京詔有渴想儀刑不怠夢寐之語及
入見首以所夢告焉頃之以觀文殿學士知河陽哲
宗即位拜保寧軍節度使知大名府又改彰德於是
范祖禹言京再執政初與安石不合後為呂惠卿所
傾其中立不倚之操為先帝稱且昭陵學士獨京一
人存若付以樞密允乎公論時京已老乃以為中大

一宮使兼侍讀改宣徽南院使拜太子少師致仕紹
聖元年薨年七十四帝臨奠于第贈司徒謚曰文簡
始京鄉居受恩通判南宮成道貴以郊恩官其子嘗
過外兒朱适出侍妾詢知為同年進士妻亟請而嫁
之其為罷守諸縣公事至即歷究之苟與縣牘合而
處斷麗於法者呼法吏決罪不以付獄報下捷疾二
無壅滯人服其敏云

楚實

八卷二

四

孫公談剛曰馮大叅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
已而忽甦云適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
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還自作文記之屬其
子他日勿載墓志中

馮商還妾考

楊太史慎曰余觀氏族言行錄載馮京之父名式
京生而雋邁不羣式一日取其所誦書題其後曰
將作監丞通判荆南軍府事馮京式既退官十一
年京舉進士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荆南如式之
言時人謂式為知子氏族錄宋人所編當得其實
也傳奇馮商還妾事以為京父考之此文京父未

嘗為商又不名商也小說不足信當依正史之傳可也。聖楷按馮商還妾事宋羅大經鶴林玉露載之甚詳但云其父商也未云名商耳又以荆為鄂州咸寧人所著有滯山詩集皆未遇時所作夫大經亦宋人也豈京父未官之先曾為商有還妾事而傳奇因而附會之歟小說所載固不足信然亦不可盡抹殺之也且事有關於盛德靈信其有勿信其無馮京以弱冠三元却婚張氏較父還妾更有光焉固當論著之以為立品者勸

楚寶

卷二

南宮成考

湘山野錄曰馮當世京秋試於鄉里主司堅欲黜落已而綴之榜末時鄂倅南宮成一作監試嘗拆封大不平力主之遂至魁選明年廷試第一除荆南倅成遷長沙倅當世以詩寄曰常思鵬海隔飛翻曾得天風送羽翰恩比丘山何以戴心同金石欲移難經年空歎音書絕千里長懷道義寬每向江陵訪遺跡邑人猶指縣題看蓋江陵縣額成所書也。按近日舉場多有此事但不盡如馮公之

報恩耳誦王仁裕春風羽毛之句可為歎息

宋三元考

宋史稱進士自鄉舉至廷試皆第一者纔三人王曾宋庠為名宰相馮京為名執政風節相映不愧其科名焉司馬溫公送馮狀元京歸鄂州詩云風昔負奇節邛然為衆珠下韜連得借出手盡成虜喜氣兼鄰曲榮名溢道塗風雲俱動色非復舊江湖又按澠水燕談錄曰馮當世少孤寓武昌縱飲不羈一夕醉臥郊外溪邊有漁者罷漁艤舟困眠有人叱之曰馮侍中在此安得不避漁者驚起步月岸上一人衣冠熟睡草間詢之知為馮也即拜曰他日貴顯幸勿忘具以夢告因請臥舟中以避風露馮睡至曉與共載入稅後馮貴使訪漁舟不復見由此觀之科名信有定命耶

楚寶

卷二

趙方

趙方字彥直，衡山人。父崇，少從胡宏學，慷慨有大志。嘗見張浚於督府，浚雅敬其才，欲以右選官之。崇不為，屈累以策言兵事，浚奇之，命子楨與崇交。方遂從楨學。淳熙八年，舉進士，調蒲圻尉。疑獄多，所委決授大寧監教授，俗陋甚，方擇可教者，親訊誘之，人皆感勵。自是始有進士知書陽縣，告其守史彌遠曰：「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守刑罰，無差是刑罰中教化，人以爲名言。」王管江西安撫司機宜文字，京湖帥李大性

楚寶

八卷

確知隨州南北，初講和，早蝗相仍，方親走四郊，以禱一夕大雨，蝗盡，死歲大熟。適和議成，諸罷弛備，方獨招兵，擢將拔土豪孟宗政等補以官，提舉京西常平兼轉運判官，提點刑獄。時劉光祖以耆德爲帥，方事以師禮，自言吾性太剛，每見劉公使人，夏和緩嘗請光祖書勤謹和緩四字，揭坐隅以爲戒。以金部員外郎召，尋加直秘閣，改湖北轉運判官，兼知鄂州，升直煥章閣，兼權江陵府，增修三海八區，以壯形勢。進秘閣修撰，知江陵府，主管湖北安撫司使，兼權荆湖

置司時，金偪於兵計，其必南徙，日夜爲備，荆門有東

西兩山險要，方築堡其上，增戍兵以遏其衝。進右文殿修撰，金樊快明謀歸宋，追兵至襄陽，方遣孟宗政扈再興以百騎邀之，殺千餘人。金人遁去，權工部侍郎寶謨開待制，京湖制置使兼知襄陽府，諜知金人夾意犯境，乃下防夏之令，金相高琪及樞密烏古論慶壽犯陳光化，隨東陽信陽均州，方夜半呼其子范葵曰：「朝廷和戰之說未定，觀此益亂人意，吾策決矣。」惟有提兵臨邊，決戰以報國耳。遂抗疏至戰，親往襄

楚寶

八卷

陽金人圍棗陽，急方遣宗政再興等援棗陽，仍增戍光化信陽均州，以聯聲勢。已而棗陽守趙觀敗，金人於城外再興宗政至，與觀夾擊，又敗之。棗陽圍解，方申飭諸將當遊於境上，不可使之入，而後拒之於城下。時麥正熟，方遣兵護民刈之，令清野以俟。再疏陳不可和者七戰，議遂決。金將完顏憲不入境，兵號十萬，方部分諸將，金人犯棗陽者，宗政敗之於尚家川，犯隨州者，劉世興敗之於磨子平，相持踰年，方調世興移師，與許國再興援棗陽，張興李雄緝援隨州，隨

州圍解再興等轉戰入棗陽時宗政守城伏兵城東
金人遇伏敗走未幾再至再興又敗之自是無日不
戰金人三面來攻宗政出東門再興出南門世興出
北門大合戰敗之金人朝進暮退力不能捍諸將表
裏合謀國自南山進張威自漢河進世興李琪出城
與國會再興出城與威會將角追擊金人遂潰光化
守潘景伯亦設伏敗金人於趙家橋孟宗德又破之
於隨州鴨兒山擒寶不妻弟王醜漢金人遂誅寶不
以功遷龍圖閣待制封長沙縣男賜食邑金人復

葉寶

卷二

見

大舉命訛可圍棗陽壅其外繞以土城方計其空巢
穴而來若掃其虛則棗陽之圍自解乃命國東向唐
州再興西向鄧州又命子范監軍蔡後殿時宗政在
城中日夜糜戰焚其攻具金人不敢近城西師由光
化境出砦於三尖山拔順陽縣金人率衆仰攻大敗
再興與國兩道並進掠唐鄧境焚其城柵糧儲棗陽
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已竭乃召國再興
還併東師隸於再興尅期合戰再興敗金人於漢河
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

大清訛可單騎遁獲其貨糧罷甲不可勝計進方煥
章閣直學士奏乞均官民軍兵廩給自備馬者倍之
又奏使民兵夏歸以首月給秋復請屯守禦從之方
料金人難不得志於棗陽必將同時並攻諸城當先
發以制之命國宗政出師向唐再興向鄧戒之曰毋
深入毋攻城第潰其保甲燬其城砦空其貨糧而已
宗政進破湖陽縣擒其千戶趙興兒國遣部將耶律
均與金人戰於北陽戮其將李提搭再興破高頭城
大敗金人遂薄鄧州唐州兵來援迎敗之降都踵至

葉寶

卷二

見

已而金兵至樊城方命再興陣以待之方視其師金
人三日不敢動遂遁金將駙馬阿海犯河西樞密完
顏小驢屯唐州爲後繼方先攻唐伐其謀及使再興
發棗陽兵擊其西國發桐柘兵擊其東再興敗金人
于唐斬小驢圍其城五匝垂下會斬黃繼階詔趣方
遣救方亟命國保鄂再興援淮西國還鄂州保江再
興軍至斬之靈山伺金人歸而擊之士豪祝文蔚橫
突入陣金人大敗國遣張寧將兵來會李全等兵亦
至金人遂潰再興追逐六十里擒其監軍合答進方

顯謨閣直學士大中大夫權刑部尚書俄得疾進擬
猷開學士京湖制置大使。遄還力疾犒師第其功上
之病華白未死一日當立一日紀綱引再與隊內勉
以協心報國貽書宰相論疆場大計尋卒是夕有大
星隕于襄陽以端明殿學士正議大夫致仕。累贈太
師諡忠肅方起自儒生帥邊十年以戰為守合官民
兵為一體通制總司為一家持軍嚴每令諸將飲酒
勿醉當使日日可戰。淮蜀沿邊屢遭金人之禍而京
西一境獨全嘗問相業於劉清之清之以留意人才

魏寶

八卷二

五

對故知名士如陳賅游九功輩皆拔為大吏諸名將
多在其麾下若扈再興孟宗政皆起自土豪。誠擢
任致其死力藩屏一方使朝廷無北顧之憂故其沒
也人皆惜之。子董蕤范葵

宋史曰宋之南渡邊將之才何其鮮哉或曰江南
非用武之地然古之善兵者若孫武子亦吳人也
抑先王之世文武無二道文武既分宜其才之各
有所偏勝也。趙方少從張栻學許國之忠應變之
畧隱然有尊俎折衝之風其部曲如扈再興孟宗

政後皆為名將亦方之能獎率也。方之子懋宗
政一環後皆以功名自見不愧其父有足稱者

井曰陳亮中興論謂天下之大勢在于襄漢其
地控引京洛側睨淮蔡包括荆楚襟帶吳蜀沃野
千里可耕可守誠得一重臣德望素著謀議明審
者鎮撫之進城要隘大建屯田又荆楚奇才劍客
自管稱雄徐行召募以實軍籍民俗剽悍聽于農
隙時講武藝如此則可以指臂江淮進窺京洛而
謀取齊秦之地。按此論在孝光之月辰為要着惜

魏寶

八卷二

五

無一人能用之。因循至于蒙古內逼金從都沛寇
犯襄陽而趙方始以其地大著功名焉。且其進兵
如風兩料敵無遺算無日不戰無戰不勝其拔用
諸將如扈再興孟宗政皆岳武穆一流人不第勇
畧見長也。其後孟珙以荆襄之衆滅金禦元亦藉
輯和此募之力實多而亮之言乃益驗嗟乎邊帥
盡臣恢復重任荆襄重地何得矣。付之庸流之手
子謂陸抗羊祜以守奇趙方孟珙以戰奇撫茲荆
襄若四公者亦足稱矣

楚寶卷三

明 梁谿高世 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列國民較訂

大臣

楊溥

楊溥字弘濟楚石首人建文二年進士為翰林編修靖難後侍東宮為洗馬兼編修東宮觀漢書稱張釋之對曰釋之誠賢非文帝寬仁亦未得行其志因采

楚寶

卷三

二

文帝事編類以獻東宮大悅時二王巧中東宮宮僚多得罪永樂十二年東宮遣使迎上遲上怒黃淮先至下獄西楊金問繼至上曰且有士奇問何人乃得侍太子下法司訊詞連公及芮善王愷遂與工部侍郎陳壽俱下詔獄公在獄中勵志讀書不輟獄中入止公命巨酒無徒勞苦為應曰朝聞道夕可死柰何輒自縊經史諸子讀數周長陵崩獻陵釋夏公即釋公公出獄哭文皇伏地不能起上亦哭陞公翰林學士宣德元年陞太常卿兼學士入內

閣是年獻陵崩從是獻陵欲近公建弘文閣思善門

左命公掌閣事又選侍講王璠侍直改博士陳綱學

錄楊敬為編修訓導何澗為給事中翰對上手弘

文閣印授公曰朕用卿左右非止助益學問亦欲廣

知民事為理道助即有建白封識以進公嘗密疏言

事上褒答至是上還弘文閣印宣德元年上

召公語及治兵公曰兵貴訓練有方撫養得宜上

曰養之厚則得其心練之精則得其用若素不訓養

一旦驅之矢石間進退失措安望有濟三年扈上

楚寶

卷三

二

出喜峯口征虜四年上坐齋宮召諭曰朕每念創

業難守成不易夙夜惓惓今幸百姓稍安顧禍亂生

于不虞嘗為憂惕邇來羣臣好進諛詞令人厭聞卿

宜勉輔朕公頓首謝臣不敢忘報稱上曰直箴朕

過報朕多矣公又頓首謝直言求之非難受之為難

上曰然是年秋內窳遣中官護行賜堊母一品夫

人禮遂召公復入弘文閣是冬從巡塞上度鷄鳴山

六年冬上坐文華殿三楊並侍上諭曰朕念祖

宗積德累善篤耥太祖繼天立極創業垂統太

宗迅掃奸回再宗社 皇考恢宏治化增高累厚
以固鴻業朕承天位夙夜不怠記曰先和有美而不
知不明知而不傳不仁是用撰述成詩揚之座上朝
夕覽觀勉圖繼述庶幾永保天命今以刻本賜卿等
當亦思祖宗開創之難守成不易盡心輔朕國家安
卿等亦與有榮焉拜禮部尚書兼學士裕陵卽位
昭皇后臨朝公復入內閣首言聖帝明王莫不務學
先帝在時屢諭臣等勸學 東宮遺音尚在霧縠如
臨 皇上肇登寶位必明堯舜之道以圖唐虞之治

楚寶 卷三
乞蚤開經筵預擇講官必得學識平正言行端謹老
成重厚達大體者數人以其職及選宮中左右朝
夕侍從之人涵養本源輔成德性 昭皇后喜一日
后坐便殿 上西面立后傍召三楊及岡公輔尚書
澂論曰卿等老臣嗣君中年幸併力同心共安社稷
又召公前論曰 先帝每念卿忠履形愁歎不謂今
日復得見卿公伏地泣 昭皇后亦泣左右皆悲愴
先是永樂中 上時巡北京 太子居守以讒故宮
寮大臣輒下詔獄陳壽解縉馬京徐善述王汝玉梁

潛周冕相繼死獄中公及黃淮二繫十年瀕死者數
矣獻陵每與后言及東宮時事慘然泣下以故 昭
皇后爲言后及顧 上曰此五臣三朝簡任俾輔後
人皇帝萬機室與五臣共計正統四年 宣宗實錄
成進少保兼武英殿大學士公夙稟淳實操性直剛
不尚機警每崇忠厚至議政決疑與諸大臣爭可否
或有躁心浮氣公能含已從人畧無係吝時稱三楊
學士文貞爲西楊文敏東楊公南楊正統五年東楊
卒又明年 昭皇后崩又明年西楊卒十一年公卒

楚寶 卷三
十四年遂有土木之禍公卒年七十五贈太師諡文
定
鄭端簡公論曰西楊玉質金相通達國體東楊揮
斤游刃遇事立斷南楊安貞履節調羹醞醴茶合
成名並稱賢相云余聞之先人曰文貞輔導監國
危心慮患卒能保其身以濟其至文敏經畧北塞
金湯萬里有武績焉文定中更險難比入內閣遲
二楊者二十三年復還弘文再入內閣 昭皇后
臨朝與民休息四海宴然皆其力也

菽園雜記曰楊文定在內閣時其子來自石首備言所過州縣官迎送餽遺之勤惟江陵知縣范理頗不為禮潮聞而異之後廉知其賢即薦知德安府再擢貴州布政使或勸理宜致書謝理曰宰相為朝廷用人非私于理聞潮卒乃祭而哭之以謝知已理天台人後仕至吏部侍郎按二公可謂兩賢季世諛佞成風何處尋討此等人物國史謂三楊同為相士奇有相業榮有相才潮有相度確論也

卷三

五

夏原吉

夏原吉字維翰湖陰人鄉薦遊太學選入禁廡書誥授戶部主事尚書郁新奇之與商確諸司事劉郎中者忌公會劾諸司怠事者上曰宥之新請必罪上怒新問誰教汝新免冠謝得已劉郎中因奏果入教尚書者意中公上問新為誰對曰堂後書算生教臣臣愚過聽萬死上下書算生獄劉郎中文奏公專尚書柄言前事實原吉教尚書上曰聞原吉能佐尚書汝願欲陷原吉邪劉郎中與書算生皆察

卷三

六

市建文君即位逾月陞戶部右侍郎明年充採訪使巡福建未幾移鎮蘄州靖難後轉左或言公建文用人不宜大用上曰原吉忠於太祖以故忠於建文又豈不朕忠邪逾月進尚書永樂元年吳浙大水公行視水遣僉都御史俞吉賜公水利集累遣侍郎李文郁大理少卿袁復陝西叅政宋性佐公公言浙西諸麗蘇松宸居下流常湖嘉三郡土田高多下少環以太湖綿五百里納杭州宜欽諸山水注澱山諸湖入三泖項浦港湮塞滙流漲溢傷害苗稼拯治

之法。宣後吳松諸浦。港。其壅。淤。以入於海。吳松江。
袁音代。通。東。西。二。百。餘。里。廣。百。五。十。餘。丈。西。接。太。湖。東。通。海。前。代。屢。疏。以。當。潮。沙。泥。淤。積。旋。疏。旋。塞。自。吳。江。長。橋。至。下。界。浦。約。百。二。十。餘。里。雖。稍。通。流。多。有。淺。窄。文。自。下。界。浦。抵。上。海。南。倉。浦。口。可。百。三。十。餘。里。潮。汐。壅。障。芟。蘆。叢。生。已。成。平。陸。欲。即。開。浚。工。費。浩。大。且。澆。沙。淤。泥。浮。泛。動。盪。難。以。施。工。臣。等。相。視。得。嘉。定。劉。家。港。即。古。婁。江。徑。通。大。海。常。熱。白。茆。港。徑。入。大。江。皆。廣。川。浚。流。宜。疏。吳。松。江。南。北。兩。岸。安。定。等。浦。港。

通書

引太湖諸水入劉家白茆二港使直注海松江大黃浦乃通吳松要道下流壅塞難即疏浚傍有范家港至南倉浦口可徑達海宜浚令深濶上接大黃浦以達泖湖之水此即禹貢三江入海之跡俟既開通相度地勢各置石閘以時啓閉每歲水涸時修圩岸以禦暴流上從之役夫凡十餘萬公布衣徒步日夜經畫盛暑揮蓋去日劇赤體暴日中否何忍歲饑奏發粟三十萬石賑濟二年還朝復出治水水洩農田大利召還部時賞功封建征夷下番營北京費億萬

計皆取辦於公從 上北巡兼掌行在吏部兵部都察院事八年 上北征輔太孫留守北京總理行在九卿事諭曰朕以房玄齡視卿公旦入朝獨近展前恭決機務朝退即官御史環請事公口應手判不動聲色駕還扈京尋令侍太孫周行鄉落取蓋黍進太孫曰願殿下味此知民報苦九年滿考安便殿論廷臣曰原吉 高皇養成賢德欲觀古名臣此其人矣命與姚廣孝監修國史十一年扈北巡侍太孫居上營後十四年侍太孫還南京十五年從幸北京十八

楚寶

年宮殿成命召太子太孫於南京十九年三殿災詔求直言言者輒云都北京不便主事蕭儀言尤峻上怒殺儀曰吾與大臣密議數月言遷都便言官遂劫諸大臣 上跪言官大臣午門難遷都利害都御史陳瑛篤言官白面書生不知大計 上令左右問衆議云何公曰臺諫職言路且應詔陳言臣等備員大臣不能協贊大議臣等萬死再問對如初 上說盡釋言官大臣 上御便殿闕門每召公語移時左右莫得聞退則恟恟若無預者交趾平 上問陞

賞孰便對曰賞費於一時有限陞費於後日無窮

上從之法王來朝上欲郊勞公以為不可法王見

便殿命公拜又不肯拜上笑曰卿欲效韓愈耶過

侍郎楊勉之遠矣是年冬上議征虜公力諫上

怒繫內官監籍其家竟北征阿魯台及兀良哈明年

又征阿魯台又明年北征還至榆木川不豫顧左右

曰原吉愛我上計至太子走公繫所呼公哭曰楊

榮至父皇賓天矣公伏地哭不能起太子召問國事

公言方今民力竭于東南戎伍疲于漕運宜幸南京

魏寶

卷三

少蘇民困太子即位復公戶部尚書會明喪乞終制

上曰卿老臣宜共濟艱難卿有母我無父乎如卿

辭職朕亦不當在此不允立太子兼太子少傅尋進

少保兼太子少傅尚書如故支三俸固辭許辭太子

少傅俸洪熙元年冬無雪上作憂民吟授公和羊

力次除衡割鞭背連坐妖言誹謗之刑公與二三犬

畜謀聞上從之賜田五頃建第兩京李時勉廷

諍激上怒言時勉當朝辱朕公曰時勉小臣豈

能損聖德廢少壽天威下法司議罪未晚太子去南

京上崩昭皇后命公急迎太子太子將至羣臣

郊迎后留公佐襄王居守太子既即位時密咨

公疏袖小帖付公公亦時時有所白宣德元年漢庶

人及指公徵救租為奸臣首上夜召諸大臣議公

免冠頓首曰臣罪當死上曰彼借卿為兵端耳命

坐屏左右密議東楊首勸親征上難之顧公對曰

往事可鑒臣見所遣將語臣兵事輒泣臨事可知兵

貴神速卷甲趨之所謂先人有奪人之心也崇言是

上意遂決師臨城庶人猶令人繞城罵公三年賜

魏寶

卷三

範金銀印曰舍弘貞靖曰謙謙齋曰後天下樂從巡

邊還上念公老勅輟部務俾專論道左右明年夏

召郭資代公是冬從閱武郊外公生日上繪壽星

圖為詩賜公五年春卒贈太師謚忠靖復其家朝議

公宜贈伯西楊不可後三年郭資卒得贈湯陰伯公

天性寬平靡德不報靡怨不釋其畫財賦以愛人節

用為先酌大體畧煩苛以故雖數興大役供餉賒給

而民不繇騷雖悃悃無矯節不務悅人人無識不識

皆謂公君子長者呂震嘗上前短公柔奸震為子

求官。上問公。公稱。有守城功。陳瑄。靖難。初。欲殺公。公力薦。琦。才。總漕。運。周忱。為長史。或薦為。肥守。公言。肥守。不足。展其才。忱。得。陞。侍郎。巡撫。常。是。時。劉。夏。奔。名。塞。公。簡。重。善。謀。夏。公。弘。裕。善。斷。靖。難。後。外。兼。臺。省。內。參。縮。閣。呼。俞。可。否。期。於。濟。國。三。十。年。間。民。安。吏。治。有。古。大。臣。之。風。焉。公。監。修。太。祖。成。祖。仁。宗。三。朝。實。錄。太。祖。實。錄。凡。三。修。建。文。中。徐。輝。祖。監。修。永。樂。初。李。景。隆。監。修。再。公。監。修。解。學。士。表。永。樂。初。修。者。元。年。六。月。上。凡。一。百。八。十。三。卷。公。再。修。者。十。六。年。

筆實

卷三

十一

五月上。凡二百五十七卷。又寶訓十五卷。公治水。東南有功。吳人尸祝之。正統間。豪家奪水利。溝防盡壞。周文襄公治之。纔十餘年。又壞。景泰中。對侍郎敏治之。弘治中。又壞。徐侍郎賈文治之。正德末。又壞。李尚書克嗣文治之。
通紀曰。原吉德量寬宏。嘗有從。馮。汗。所服金織。賜衣。懼欲逃者。曰。汗可澆。何懼為。吏壞所寶。視衣。不敢見。原吉召吏。諭之曰。物皆有壞。吾未嘗惜此。恩遺之。在部。吏捧精微文書。押之。因風為墨。所汗。

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神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汗。上命。易之一時。卿大夫。雅量。推原吉。第一。嘗夜聞文書。撫案歎息。筆欲下而止者。再。其夫人問之。原吉曰。吾適所批者。歲終大辟奏也。吝筆一下。死生決矣。是以憐沮。而筆不忍下也。原吉與同列。飲于他所。夜歸。值雪。過禁門。有欲不下馬者。曰。雪太寒。甚。原吉曰。君子不以冥冥。情行其敬。慎如此。
陸文量曰。夏忠靖公嘗以治水至崑山。寓千墩禪。

楚實

卷三

十二

寺所居。不設儀從。鄉民數人入寺遊觀。公方坐室中。視書。不意其為夏公也。雜坐其旁。既而它之問僧云。尚書何在。僧云。室中。觀書者是也。民懼。乃奔去。公好食。燻豬肝。一日。膳夫供具。公飯盡。而肝如故。怪之。已而分食。乃知入鹽過多。鹹不可食也。人服其量。揚東里作公神道碑。記。緇。污。織。金。賜。衣。吏碎所愛。視皆無怒意。謂其有王子。明。韓。稱。圭。之。度。非過稱也。

李東陽

李東陽字賓之，茶陵人。成籍京師。公四歲能大書，景帝召見，加諸勝賜寶鑑。六歲八歲兩召試，講尚書大義，命肄京庠。年十六舉鄉試，天順八年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成化元年授編修，十年轉侍講。十九年進侍講學士，明年充東宮講讀官。去弘治二年遷左庶子兼侍讀學士。四年實錄成，陞太常少卿，仍兼職掌翰林院事。日講七年，禮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典誥。初八年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時占城為安南侵。

楚寶

卷三

十三

擾請賜誥問公曰：春秋王者不治夷狄，安南雖奉正朔，修職貢，然恃險負固，積歲已久。今遣官至其國，徒掉寸舌，小必掩過飾非，大或執迷抗命，若置而不問，損威已多。即問罪與師貽患，尤太矣。勿聽十年中官李廣以燒煉齋醮被寵，公與同官上疏曰：我祖宗自洪武至天順間，尚召儒臣咨議政事。今朝參外，不得一親天顏，且經筵日講成，就君德裨益治道。今每歲進講，不過數日。夫人君之心，必有所繫，不繫於此，必繫於彼。正士既踈，則邪說乘間而入。近有以齋醮

燒煉進者，此乃異端惑世之術。聖王之所必禁矣。繼

宗崇信道流，及劍兵圍城，方士郭京誑稱作法，卒使乘輿播遷，社稷顛覆，求福不得，反以致禍。至此燒煉其禍尤慘。金石之藥性多酷烈，一入腸腑，為禍百端。唐憲宗藥發致疾，雖杖殺方士，祈必竟亦何益。今上清龍宮神樂祖殿及香經殿，皆焚燬無遺。神如有霧，何不自保天厭其穢，亦已明甚。矧熒惑失度，太陽無光，天鳴地震，草妖木異，四方奏報，殆無虛日。伏望嚴蚤朝之節，復奏事之期，勤講學之功，優節下之

楚寶

卷三

十四

禮違邪佞之人，斥誣罔之說。太平之業可保矣。科道疏救武岡知州劉遜，上震怒，俱下獄。文同疏申救，得釋。尋召至平臺奏事，云：十一年太子出關，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召見，高議四營總兵官去留。是年清寧宮災，公與同官上疏曰：近年以來，災異頻仍，內府火災尤甚，或以為天道茫昧，變不足畏，此乃慢天之說。或以為天下太平，患不足慮，此乃誤國之言。或以齋醮祈禱為弭災，此乃邪妄之術。或以縱囚什罪為修德，此乃姑息之計。朕或聖聽莫此為甚，且賄賂公

行賞罰失嘗紀綱廢弛賢否混淆工役繁興軍國困
憊下情不達上澤不宣愁歎之聲上干和氣災異之
積正此之由時又有為李廣乞祠額者公執不可清
寧宮成召能仁寺僧入大內慶讚公又執不可上
皆從公言十二年給事中華和劾程敏政考會試通
私命公覆試十六年加太子太保戶部尚書謹身殿
大學士十七年賜闕里還上時政疏十八年上不
豫召入受顧命康陵即位加少傅兼太子太傅尚書
大學士如故正德元年上不親政又與同官上疏

楚寶

卷三

五

曰近日視朝太遲免朝太多奏事漸晚嬉遊漸廣夫
奢靡玩戲非所以崇儉彈射釣獵非所以養仁鷹犬
狐兔田野之物不可育于朝廷弓矢甲冑戰鬪之象
不可施于宮禁正人不親直言不聞而此數者交雜
于前臣竊憂之近六月中風雨飄蕩雷霆怒正殿
鳴吻太廟香獸天壇樹木禁門房柱摧折燒燬災
異尤甚惕然省悟側身勵精可回天慰人不聽又與
同官上疏曰先帝顧命惓惓以陛下為托臣痛心刻
骨誓以死報適者地動天鳴五星犯星斗晝見白

虹貫日羣災疊異併在一時歷觀載籍徧賜古今未
有如此而不亂者且詔令廢格變易殆盡在於民
生國計若罔聞知事涉於近倖貴戚牢不可破或旨
從中出畧不預聞或有所議擬徑行改易臣若諉顧
命之名不盡輔導之責天下後世其謂臣何不報文
陳政令十失是冬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
蓋殿大學士二年逆璫擅權益恣暴尚寶卿崔璠御
史姚祥主事張偉為邏卒誣執荷校長安門外公力
救得戍邊內苑御船獵獸上疏曰今歲自端陽後金

楚寶

卷三

五

鼓炮火聲徹都邑廐牧斲役紛充禁庭大臣與忌不
敢言小臣震懾不敢諫不知祖宗分職設官朝廷
祭祿養士將焉用之伏望鑒古道以端好尚視朝加
蚤則炎暑不侵進膳有時則元氣日盛三年給事中
方奎御史張或忤璫荷校公疏救都御史楊一清逮
繫至公又力救是夏蚤朝有投匿名文書疏璫罪者
璫怒羣臣悉逮詔獄公又力救五年夏旱霖上疏條
四事會張永發璫奸伏誅上以公有友正功加特
進左柱國蔭其子兆蕃為尚寶丞上疏曰天下者

祖宗之天下。上天所付託。生民所仰賴。高皇帝櫛風沐雨。十餘年而後定。何其勞也。文皇帝南征北伐。定鼎胎謀。二十餘年而後成。何其難也。列聖相承。兢兢業業。罔有怠荒。先帝顧命。惟欲陛下蚤嗣大位。蚤成大婚。光前裕後。行無疆之澤。聖慮所及。何其深且遠也。所願念上天付託者。重思祖宗授受者。隆體生民。仰賴者。切每于朝。奏講讀之服。安處宮闈。溥施恩澤。起居以節。游豫以時。保養天和。培植國本。則六氣莫能侵。百邪不敢近矣。不報七年流賊

楚寶

卷三

七

數十萬。錢破半天下。賊就平。上以公有功。加蔭一子。錦衣指揮。辭。上以京軍不習戰陣。欲調邊軍衛京師。公疏陳十不便。不聽。遂乞休。卒年七十。贈太師。謚文正。公慧悟。夙成。文章流麗。代言敷奏。明暢爾雅。又能獎進才雋。推挽聲譽。風韻所漸。人皆嚮附。事烈陵。稱忠勤。康陵時。周旋曲濟。保護善類。清謹弗渝。休不專政。颺卿。封人。顧思之。

張東沙芝園集曰。李文正公。功負雋才。藉有清譽。藝林推為神駿。雲路比之祥鸞。其推轂天下士。夜

收如不及也。其為相也。會逆璫亂政。毒螫緝紳。委曲周旋。多所全濟。震頗賴之。蓋瑾目中已久無天子。獨公以素望。稍加欽重。其清約之操。出自性成。冬月不爐。披册操觚。不勝其慄。輒就日而暴之日。移亦移。其儉如此。余家尚書。邦奇公門人也。一日侍坐。有典化守者。亦公門下士。以覲事至京。緘兩帕。四扇。合從吏饋公。公曰。扇以染翰。固可。但多帕。奈何。吏頓首于庭。乃啓。緘取扇。高懸其帕云。即此一事。古風可想已。

楚寶

卷三

六

先進遺風曰。公致政後。遠菴楊閣老。載酒過。煖菴堂。為壽。觴以金。公訝曰。公近亦有此。繩耶。遠菴有慚色。自是不敢用以觴云。公仕宦五十餘年。柄國且十有八年矣。鄭端簡謂公。卒之日。不能治喪。門人故吏。釀金錢。賻之。乃克塋。文謂嘗過其門。蕭然四壁。不足當分。空葦一宴之費云。則公平生所以從身者。可知已。彼時權璫狂。公卿鮮不受其螫者。而卒不敢有加于公。公豈有權術牢籠之哉。毋亦貞操潔履。有以服其心耶。

叢說李文正當國時每日朝罷則門生羣集其家皆海內名流其坐上常滿殆無虛日談文講藝絕口不及勢利其文章亦足領袖一時正恐與事建力或自有人若論風流儒雅雖前代宰相中亦罕見其比也又云李西涯晚年致政家居至臨歿時其門生故吏滿湖西涯凡平日所用袍笏束帶視臺書畫之類皆分贈諸門生東江亦分得數付東江子顧伯庸親對余言之

聖楷曰王荆公行青首門人故傳貽書邵子欲授

楚寶

卷三

九

劫去邵子曰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投劫去何益也仁者用心固如是乎况宰相去留係天下之安危而又有不能自由者西涯公常國時有士人投一絕句云才名真與斗山齊伴食中書日又西回首湘江春草綠鷓鴣啼罷子規啼蓋譏其不能與劉謝同去位也果如所見是使朝廷之上有小入使無君子成何世界且西涯受顧命不幸而當逆璫疏論廷辨無所避忌非伴食者後生輕薄恣其綺舌乃至於此後世豈無公論哉

劉大夏

劉大夏字時雍華容人天順八年進士為庶吉士出職方為主事歷郎中時有獻取交南策者下部索永利樂中調兵食數甚急公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肅敏公力沮得寢朝鮮使貢苦建州廟遮道請改道由鴨綠江中官有朝鮮人為地下部議公曰朝鮮貢自鴉鶻關由遼陽經廣寧過前屯入山海迂回四三大城戍此祖宗微意若自鴨綠江抵前屯山海路太徑恐貽他日憂不可從塞有虞入尚書必問劉郎

楚寶

卷三

三

中云何劉郎中言輒行行輒效出為福建參政巡海海道兵久弛公至造哨船葺倉計儲立收支法寨設一館往來督察不半年海道肅然陞廣東右布政使嘗過崖山弔大忠祠宋慈元后陵法然曰后與陸張二臣同死國今大忠有祠而慈元不祀義弗稱謀立廟人感其義不日而就轉左浙江弘治六年河決張秋擢右副都御史治河不能塞再遣平江伯陳銳內臣李興山東按察副使楊茂元疏乞召還銳興專任公及抑損外疏以回天意茂元謫長沙同知公集山

河二省守臣上議曰河性湍悍漲秋乃下流喉襟未
可輒治治於上流分導南行復築長隄禦橫波且防
大明山東之患候其循軌而後決可塞也遂疏孫家
渡河二十里四府營河十里築長隄起河南胙城盡
徐州經滑長垣東明曹單諸境長三百六十里量能
任功五旬而事竣十年廟入塞師行乏軍興公以戶
部侍郎出經畫或曰邊糧草半屬京貴子弟此行剛
且取禍公曰處天下事以理不以勢定天下事在廷
不在遠俟至彼圖之至邊召問父老得其要領一日

楚寶

卷三

三

榜通衛云某倉缺糧幾千石每石給官銀若干凡境
內外官員客商願輸者米自十石上草自百束上
聽卽中貴子弟不禁也不兩月積蓄有餘蓋往時糴
米法糧百千石草千萬束方聽以故貴子弟爭相爲
市轉買邊人糧草續運牟利十五此法立有糧草家
自得告輸貴子弟卽欲收糴無所得邊人言自劉備
卽收市法行倉場有餘積私家有餘財十一年三章
乞致仕賜詔杜門修廟十三年家拜右都御史總督
兩廣軍務卽携二童行兩廣人聞公來大喜公旌賢

才斥貪穢裁冗費更役法上下不便者一切更正十
五年陞兵部尚書時邊事亟上以兵事屬內臣蒞
遠謀出兵掩虜上召公問力言不可上曰永樂
頻出塞破虜今何不可對曰皇上聖武固同符
太宗奈今兵將庸疲遠不逮昔當時洪國公丘福稍
違節制數萬甲兵一日陷虜今之將文福下不若且
令各邊料敵戰守猶似得策上曰善一日召問天
下衙所軍士何如對曰貧與民同安能養其銳氣
上曰諸軍居有月糧出有行糧何以故貧對曰江南

楚寶

卷三

三

困於運糧江北困於京操此外浪費猶有不能盡知
者翌日卽詔各衙門條上軍民疾苦有造飛語帖宮
門誣公者上曰宮門外人不能至必內臣念不得
私役軍士其修清寧宮旨下部役軍萬餘人公請
減十五督工者訴上上令內臣語內閣擬旨詰責
公洛陽曰惜軍力兵部職近劉尙書輒以老辭朝廷
下溫旨勉留尙請未已若詰責彼將以不職固辭更
於何處得如此人用內臣以告上欣然如公議是
年以災求去不許因上十事皆兵食要務下諸司議

興革 上嘗詔諭曰事有不可每欲召卿議又以非卿部事而止後有當行罷者卿揭帖啓朕公對不敢上問何也曰先朝李孜省可戒 上曰卿與朕論國事豈孜省比曰臣下以揭帖進朝廷以揭帖顯行何異前代斜封墨勅 陛下空遠法帝王近法祖宗事之可否外付府部內咨內閣可也如用揭帖上下俱有弊且非後世法臣不敢效順 上稱善嘗召問天下何時太平朕幾時得如古帝王對曰求治不空太急凡用人行政即召內閣并執政大臣高議行

楚寶

卷三

三

之但求順理即致太平 上曰劉健嘗薦劉宇才堪大用朕觀宇小人內閣亦豈可盡托 上嘗召問近日外議云何曰近有旨釋李夢陽中外歡呼聖德如天地 上曰夢陽指斥戚畹且語言狂妄朕不得已下詔獄比奏上朕試問左右云何應曰付錦衣撻而釋之朕知此輩得旨即重責致死以快中宮之怒使朕受殺直臣名不忠如此朕以故釋復職刑部尚書閱珪獻大獄忤 旨批答久不下公獨對 上因語及之對曰人臣執法不過效忠 朝廷珪所為無足

異 上曰且道自古何君何大臣亦嘗如此對曰臣幼讀孟子舜為天子皋陶為士將暇殺人皋陶亦執之而已似未可深責 上頷之明日允珪奏十七年北邊缺總兵 上諭內臣諾公用李本外戚所薦也內臣言大夏得傳帖尚執奏安肯聽奴口語 上默然一日朝罷召公 上手一帖付公帖書姓名公退至部語同列曰此非將才豈可為大帥明日別推二人 上內批竟用李去鎮無幾劾章至 上謂公曰悔不用卿所薦先是公應詔陳言盡罷光祿無

楚寶

卷三

三

名供億歲百萬計又議革騰驥四衛軍士內臣恨公上召公密議又或及裁抑內臣事一日 上召公入御榻前 上左右顧近侍內臣退避去奏事畢復來對久欲起不能 上命太監李榮掖公出榮且扶且請曰吾輩行事多失者先幸隱惡揚善公曰 聖上天性聰明其於政事外未嘗敢輕易毀譽人其今日力求退 上曰李榮每稱卿其於老太監踪跡踈遠何以得此榮曰嘗朝大臣公名第一榮何敢蔽賢時戴公為左都御史 上有大政事每召公及戴公面

議十八年春二人對畢上賜二人白金二錠諭曰
朕聞朝覲日文官避嫌疑有閉戶不與人接者卿二人
人雖開門延客誰復以賂通乎以故賜卿二人又曰
勿朝謝公卿知之且懷愧懼上崩公恸哭不能起
正德元年加太子太保致仕二年璫專政劉宇根公
泰陵時面對不為宇地謂璫曰籍劉尚書家可得幾
萬金璫因滿尚書滿毛總兵鏡獄詞有公名三年夏
矯制逮詔獄且欲殺公下廷議屠璫曰檢律劉尚書
無死罪謫戍肅州四年至河西買墓地五年赦歸川

華實

八卷三

其

八年璫誅復官致仕公平生不以勢位自居所至愛
民如子民亦愛之如父母遇事有當行未嘗先洩有
疑未明者不以公移顯行雖屬官亦具手簡具述其
事紙尾書名以故所委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力不相
期負功名富貴子孫福澤泊如也嘗預作壽藏東山
陽記曰予嘗見士大夫家子弟愛其父兄者俟其身
後必求名儒大筆鋪張行業以誌于其墓作國史者
或憑而采之予無似承祖宗世澤竊科甲官祿前後
四十年在家在邦無一事可述者萬一後人私所親

謬言以誤名筆縱可欺人獨不自愧于地下也耶用
是述平生履歷書而勒諸石付兒祖生等藏之以俟
他日其詞雖俚其事則核子心安焉公嘗曰居官以
正己為先所謂正己不特常戒利亦常還名李東陽
曰東山乃昔人所謂與物無競臨事有為者也卒贈
太保諡忠宣

華實

八卷三

其

乃釋內者手一銀劍遺公公引付父所善大叅其
所語其從來甫弱冠發解臺司檄有司佐贖公念
里中阻饑固辭謝焉已成進士選讀中秘懇願外
補習民事執政嘉之既授諫垣以親在辭乃授兵
部主事已為職方郎時警報旁午調發戰守諸巨
務尚書悉倚公畫才望輝著時權璫用事適兵侍
缺欲援之超補尚書亦喜得公助已數趣之遣謁
且擬助之公固辭謂福薄不敢承久之以資擬晉
同卿公又以志在親民為言乃出叅閣藩其恬於

進也如此。武宗初政在樞密，遂乞骸歸。三年而劉瑾之難作，先是理河事竣，餘工費二千金，瀕行，滿泉舉為公贖，公命籍之，府帑被逮，經汴二司擬以遺瑾，公曰：「此寧能餓彼意第舉殘骸，昇之耳。」繫詔獄，將甘心焉。同難者謀行賄紆禍，子姪丐貨四方，知得擬贖金，公曰：「如此而死，拚一身耳。如此免死，則累一生。」且累子孫矣。賴府中丞得戒，死成肅州行時，故人贈遺悉謝絕，止受同年李文正一羊裘。至肅無資，諸司憚瑾，必敢館穀，三學生徒輸

樂實

卷三

共

食之有總戎某公所舉者，遺百金曰：「患難中非復在位時。」公曰：「不聞語云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乎？」恭將某遣使致餽，勅其使不受。公曰：「吾老惟一僕，日食不過數錢，若受此，僕竊之逃，不將隻身陷此耶？」尋同成鍾尚書橐橐果為僕竊而逃，入服公先識云：「公居恒言財貨惟務農服，買凡力得者獲用其餘易致之物，終非已有。」子孫視之亦不愼，惜况官貨悖入者乎？公輅廣東時，常乘小艇訪白沙，白沙問其學曰：「存心之功十九，致知之功十一。」

又聞公語陸吉士曰：「仕途不可廣，交受人知只如朋友若三數人得力者自可了一生。惟公胡著之交如李文正、張簡、顧恭簡、山林之交如陳白沙、李大崖、輩真可了一生耶？」又曰：「公被逮時，瑾屬官校羅某關公貨產，羅至廉知公貧，餽羅以酒糴，固辭不受。惟索詩一律載之。」

樂實

卷三

共

當如何行其事，當如何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况郎中一出，非知府、節、叅、議、官、階，崇重何為，不可但恐人負官耳。吏部乃陸大夏、福建、後遷布政使，累官至大司馬，嘗言：「所以至今日得參政布政之力也。」

張居正

張居正字叔太江陵人母趙氏嘗夜見室中有光上
照天頃之一青衣童子自天下遽床左右遂振几十
有二月生少名白圭穎敏絕倫十二為諸生就繩誦
時大司徒李公士躬為親守先有異徵奇其狀更名
居正尚書顧公璘撫楚行部大奇之語監試直指使
者張孺子將相罷也空老其才即見其名姑乙之及
啓卷果售直指因用顧公言力置之次日為特設鹿
鳴慰勞焉庚子舉于鄉謁謝璘璘猶以為早因解所

美寶

卷三

五九

繫犀帶以贈曰為若異時圍腰飾然若且玉不足久
潤也丁未舉進士選庶吉士己酉授翰林院編修時
少師徐階在政府見公沈毅淵重深相期許甲寅請
告歸則卜築小湖山中終日閉閣不啓人無所得望
見父之益博極載籍通當世之務庚申以右春坊中
允管國子監司業事甲子重修典都志成進右諭德
為裕邸日講官每進講必引經執義廣譬曲喻詞極
剴切莊皇帝往往屬目加禮焉隆慶元年累進禮
部尚書兼武英殿大學士公之入閣同時閣臣皆折

節雍容公班最後獨謂輔相體尊當自嚴重時倨見

九耶他亦無所私款洽而間出一語輒中的人以是
愈畏憚之重于他相矣當世廟末政多偷玩事無
統紀舉朝務為繁言鮮實効詔令屢下多廢格不行
是以上下相蒙名與實爽又以國用空乏督賦之便
四出民苦搜括而劇數犯塞京師武備久弛乃條上
六事省議論振紀綱重詔令嚴名實固邦本飭武備
因請舉祖宗大閱禮上嘉納己已之冬遂大閱
于北郊公戎服扈從天子坐武帳躬擐甲胄親將

美寶

卷三

三

士為偃月五花之陣已乃閱騎射簡車徒人已知為
救時相焉四年庚午用三年考績恩加太子太傅吏
部尚書官一子中書舍人先是北虜俺答最強盛
肅皇帝時歲入邊殺畧吏民畜產甚衆雲中遼東尤
甚其後我叛人趙全與其黨李自馨等入抵掩答居
板升擁勝兵數萬而中國以命又悉往從虜熟知險
隘阨塞為虜鄉黨日夜教虜侯利害處以故二十九
年俺答大舉逼京師四十九年犯蘇隆慶元年陷石
州會其孫把漢那吉和于虜與其妻比吉等十餘騎

來欵開督樵王崇古上狀朝議以為納叛啓累非安
不然安殺之公獨勸上納那吉降安置大同城中厚
給飲食衣服供帳器具以市之俺答聞那吉大驚
發萬騎臨平虜城來索廷臣懼公令諸將堅壁清
野勿與戰使那吉衣麻賜緋衣金帶誘示虜使而陰
遣諜者以好語款虜曰若能縛我叛人趙全等獻約
稱臣守邊乃得趙而孫時崇古謂虜久不去老師費
財欲乘老會得孫急而因與為市公與書曰和戎自
有體彼即欲得孫謂空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

楚寶

卷三

四

游騎請命幕府我乃禮那吉而趙之耳今擁萬騎平
虜城外欲坐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夫全等至狡獪
彼豈能坐而待縛若鷄犬乎假命語泄彼得為謀或
聊以脅從數人欺誤朝廷而我乃棄重寶非綢故矣
且那吉歸高老會幸奉約來無他吝即假爵封王通
貢市可矣有如虜諸所言特空給幕府殊無意稱臣
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
全等數十百輩何為于是崇古遣使二再詰虜營賤
以利害堅其約俺答仰天笑曰吾何愛數十人不以

易吾孫乃夜襲板升得趙全等九人縛致境上命厚
禮那吉遣趙俺答感泣遂稱臣內屬求通貢市歲歲
勿絕上令礫全等東市傳首于邊全驍點甚顧其
屬曰吾屬死邊事寧矣上嘉公殊勲加少保兼建
極殿大學士官一子尚寶丞而詔集朝臣請闕下議
封貢可否衆士籍籍公復以書抵崇古言封貢有五
利邊鄙不驚稽人成功一也我得以其閉養士馬修
戰守備歲無調援可省行糧數十百萬二也俺酋既
臣屬土蠻吉能不敢輕動三也趙全等既禽即板升

楚寶

卷三

四

數萬之衆知虜不足恃可馴而致四也虜驕天亡其
兆已見老會死族必分不死必有骨頰呼韓之變我
得乘其敗而坐困之五也乃復請文華殿舉成祖
封和寧太平賢義三王故事上上意遂決許通
貢市封俺答為順義王俺答大喜已而套虜亦願修
貢市易如宣大例自是中國以段布皮物市虜馬劇
亦利漢財物貨易不絕居庸以西五千餘里無烽火
警天子無西顧憂得一意備東虜矣上念公運
籌制虜茂著忠獻加少師兼太子太師予一子錦衣

衛正千戶世其官六年五月上不豫召輔臣至御前
 受顧命公伏地號泣不能起 神宗嗣位詔公卜視
 大行皇帝陵寢此趨而首輔拱已去位矣公為首輔
 召見平臺慰勞懇至初 上在東宮嘗晝寢夢一美
 髯大臣在側若將有所陳見寤而異之以問左右對
 曰殿下他日當有大平宰相如其人及見公長身玉
 立髯髯修美 上憶夢中事特賜金幣及繡蟒斗牛
 服公頓首泣謝因疏請大詰文武羣臣示 上意所
 嚮百僚震動矣又念國有大故或啓戎心請勅
 楚賈 卷三 世三
 本兵令邊吏毋得解甲謹備胡又按劉文靖故事請
 御日講三日一出視朝毋以寒暄小故廢罷山陵禮
 成進左柱國兼中極殿大學士官一子累疏辭免
 上復親灑宸翰賜大字凡五曰元良曰良臣曰爾惟
 暨棟曰汝作舟楫曰宅揆保衡公頓首曰上幸嚮意
 文字即操觚染翰非帝王要務亦無不究極精微動
 以古人為法因知所以事上矣乃采古答帝到善可
 為法者八十事惡可為戒者三十六事以應陰陽之
 數繪為帝鑑圖說以獻 上起敬受命宣付史館萬

曆元年癸酉有王大臣之獄一時河海禍及轉輸高
 樹公以百口保其無他事乃解嶺東平 上將首論
 籌策功謝不受 上言臣當 先帝時上便宜六事
 其一願 上綜覈名實乃當事者玩歲愒月卒不能
 以實應即敷奏徒文具耳請令自今天下吏民所上
 封事有事下四方視國者諸官皆置記籍與為期約
 月令科臣按之設所在撫按奉行詔書不以時奏報
 或已奏報而諸會故慢令無可否者臣等常條列其
 事請詔下所司詰問責令對狀上報可十一月以六
 老賈 卷三 世四
 年考績進中極殿大學士二年甲戌西南夷都蠻平
 都蠻古瀘戎也數剽掠蜀程公推較會省吞撫四川
 以劉顯為總兵征之是時言官論顯開罪且不貸
 公曰臨敵易將兵家所忌卒不罷顯顯竟就功公以
 上方精核吏治乃與太宰張瀚大司馬譚綸奏上御
 房中繪天下疆域左文右武各列職名 上命設于
 文華殿省覽又請修 祖宗故事今日講官記注起
 君兼錄詔諭制勅凡郊廟耕籍幸學大閱皆令侍從
 又選史官六人居館局中編摩諸司章奏其大臣便

殿獨對有密勿謀議得聞史臣者令人對大臣紀述
送史局銓次為異日國史原奉四年正月御史劉臺
劾奏公臺故公所取士也出按遼東遼捷御史不當
報而臺違例報公以故事裁抑之臺怒遂抗章極論
公點橫十餘事公上疏乞休上慰留之廷杖臺公
復伸救竟從寬貸六月重修大明會典是時歲比不
登又多水旱上詔書數下賜民田租高麗國奉行
不勤督賦益急間里愁歎盜賊竊發乃請詔責有司
加意牧養命主計議佐百姓民有窮餓或歲大稔若
楚寶 卷三 世
通久賦重慶不能輸將者其悉除之又言大倉所儲
足支八年獨大幣無羨金而民間復苦輸粟終歲勤
動不得休服上下交病矣請令今歲賜民改拆十之
三實公幣寬民力真兩利之道上從之公何以一
品九年考績加特進左柱國進太傅支伯倅官一子
尚寶丞于常典外賚賜有加累疏辭謝許辭太傅伯
祿五年丁丑三月廷試賜公子嗣修及弟第二人有
詔修慈慶慈靈宮公上言兩宮規制甚備又至壯麗
足以娛太后萬壽不安時縉舉廢上即入言聖

母得罷之六月嶺西羅旁平以其地置龍縣公舉兵
部侍郎委雲翼力也公為政大約以尊主權課吏實
信賞罰一號令萬里之外朝下而夕奉行尤得心邊
事有本鎮將吏不知而公別偵之以告者人亦不測
其歸是以羣臣恐恐然救過惟謹職事登舉無敢飾
非枝梧者居恒謂高皇帝真得聖人之威者也
世宗能得其意故高臥法宮之中朝委裘而天下不
亂以大阿不下授也於時政體大肅而漸有不便于
公者矣九月父文明卒于江陵計聞累乞守制不免
楚寶 卷三 世
是時慧出斗牛間尾指癸辰數十丈臺官微言按天
官書斗丞相之位慧出斗牛女主大臣移徙天子愁
兵起天下受怨于是上留公益堅至于流涕公又
以母老疏請極哀切上乃命司禮監差官一員同
公子嗣修馳驛慰營葬即迎母來京侍養公感殊恩
慨然適諭督疏乞辭俸守制預允繼葬後之十月
杖編修吳中行檢討趙用賢刑部員外艾穆主事沈
思孝于朝夜杖刑部觀政進士鄒元標五人皆以疏
諫奪情自是怨公者益甚公皆身之即是以是稍除

異已者不恤也。六年三月大婚禮成，再疏乞歸，上道不得已，勅贖卿金，吾獲贖以三月為期，葬畢即上道。又特頒帝賚忠良銀印，記一如先朝楊士奇、張孚勳例，得密封言事。仍戒內閣臣，調陽等有大事，毋得專決，仍馳驛之江陵，聽先生處分，頒行入辭，便殿上為嗚咽流涕，入言聖母聖母亦感痛，所以慰賜祖送有加，既歸，喪事訖，奉旨敦迫還朝，召見文華殿西室，問所過民間疾苦及北虜衰敗狀，公對甚悉。上大悅，先是肅皇帝時，公族繁盛，國用困竭。

楚寶

卷三

世

禮官所裁宗藩條例，多刻意擗損，且乖悖不可訓，公乃畧舉事例未安者十餘事，請勅禮官集羣臣定議。著為令，甲昭示諸侯王，諸王有見而感泣者。七年二月，河工成，自河決雀鎮，呂泗淮陽諸縣悉為巨浸，瀕河縣治隄費且萬萬，廷議迄無成。上以問執政，公因言故河道御史潘季馴可使，乃降聖書，即其家拜都御史，一切假以便，空餘年工成。上漸備六宮，太倉所儲金錢多，所宣進公因戶部進御覽數目，陳言萬曆五年歲入四百三十五萬餘兩，而六年所入

僅三百五十萬餘金，五年歲出三百四十九萬餘金，而六年所出乃至三百八十八萬餘金，夫歲出則浮于前歲，入則損于舊，不可不知也。主制量入為出，三年必有一年之積，而後可以待非常之事。無匱乏之虞，設法巧取，不能增多，惟加意樽節，則用自足。願將至計，所上疏置座，賜省覽，又上傳旨工部置錢應用，公亦以利不勝費止之言，官請停織造，不聽。公而委曲以請，得省數之大半，復請停修武英殿工，及裁省外戚選官恩數。上多曲從之，十一月詔度

楚寶

卷三

世

民田。高皇帝時，天下土田八百五十萬頃，弘治十五年已減二十七萬歲，久滋偽弊，孔百出，有所謂飛說者，影射者，養號者，掛虛者，過都者，受獻者，久久相沿，豪民有田無糧，窮民攤派，受病矣。窮民逃亡，勢又不得不請減額，而國課日以益虧。公請料田，凡莊田屯田民田職田蕩地牧地，皆就疆理，無有隱好，貧民不至獨困，豪民不能兼并，又民間新所懇治，皆賦其貢稅，以新賦均舊額，則國初故額不失，而民賦以輕，其撓法者，皆下明詔切責，天下奉行，靡靡焉。八年

庚辰服除詔加太傅歲加祿米百石晉前所予錦衣
衛正千戶世指樞餘事公辭大傅尋以大禮畢成聖
德日茂拜疏乞休上諭懇切最後手書傳慈聖
諭張先生受先帝付託自今以往輔爾至三十而
後商憲願令無復出口矣遂不得辭三月廷試賜公
子懋修進士及第第一人九年正月請命翰林官分
番入直應和文章或侍上清譙質問經義陳說理
道如唐宋故事又奏屬儒臣纂輯朝實訓實錄分
類成書以經筵之暇進講一日上御文華殿講訓

楚寶

八卷三

號

錄畢公偕輔臣四維時行持南京給事中倂作亦疏
進覽因言大江南北大饑或相聚為盜大可憂即如
訓錄所載元末之亂亦起于此乞將積遺盡賜蠲貸
而責各官發贖錢倉穀以惠窮民上俞允公又言
今天下至困矣即上幸履節儉臣愚猶過計以
為大司農所入不足佐緩急近者宮中賜賚動至鉅
萬輒引常例夫所謂例者今年偶一行之明年即指
為故事陳乞耳非祖宗舊制也至于布施一事尤當
禁止與溢施緇流以求福利孰與蠲賦與民以活億

元元之命其功尤大上為感動十月以一品十
二年秩滿奏最上手勅褒諭稱其精忠大勳朕言
不能盡官不能庸加上柱國太傅支伯爵俸仍加歲
米二百石予一子尚寶司丞給四代誥命下璽書褒
美賜宴禮部辭上柱國及伯爵俸十年二月寢疾
上時時下手詔問安否賜內厨饌及視醫藥黃門使
者絡繹于道久之不愈上令輔臣四維理閣中細
務大事即公家平章六月上書乞骸骨上覽之感
痛會遼東大捷至加公太師進前所予錦衣衛指揮

楚寶

八卷三

號

僉事同知世世不絕時病已革上使中使問國家
大計不知所報次日卒上愴悼報朝賻賜金幣他物
皆加等兩宮賜亦優厚予祭九壇復增七壇蓋視
國公兼師事者儀贈上柱國謚曰文忠遣營葬仍命
太僕鑄衣內監獲喪歸公性謹嚴敏求博聞強識尤
練習本朝故實及邊域情形少時即自負以天下之
重伉厲守高不好為好言以悅人意及入政府感
稱廟顧託神廟勿冲虛心委任故任法獨斷操持
一切無所顧避毀譽嘗與人書曰僕以一監儒擁十

餘齡 幼至立天下臣民之上國威未振人有侮心
况自隆慶以來議論滋多國是靡定紀綱倒置名實
混淆自僕當事始布大公章大信修明 祖宗法度
一以尊主庇民振舉頽廢為務天下始知有君也彼
讒人者欲割刃于僕之身又無所污蟻獨曰專擅專
擅云云欲以悚動 幼主間僕于 王上耳僕受恩
深重當以死報國違道干譽直僕之所薄而不為其
大意如此是以人多恨之 上敬重公呼太胡先生
而不名掖庭少有嬉戲輒慮張先生知之而公亦益

楚寶 卷三

以夾輔至德自力然 上春秋漸長公過為禁持不
少假嘗在講筵 上讀論語至色勃如也讀作背音
公從旁厲聲曰當作勃字上悚然驚而上左右貴倖
用事多恨老瑞焉保公又嘗疏請斥逐其為奸佞者
是以寢相排高輔臣張四維亦怨公會公卒 上所
幸瑞張誠以保與公交結專恣奏聞 上心動其與
四維善者泄之四維遂嗾其門人極論保以嘗上
上謫保南京而籍其家言事者窺望風旨益務攻公
為奇弁及其黨于是奔上柱國太師再奪謚削其諸

子官御史年可立者追論公罪因謂公以私構遠庶
人憲燂獄庶人妃因訟寃且曰庶人金寶萬計盡入
居正府矣 上心艷其事以可立籍公家乃命中貴
人張誠及刑部右侍郎丘橈備錦衣衛指揮給事往
并勘故構王憲燂事王憲燂者其父王堯未立而公
之祖父為護衛卒太妃間公少警頽且與王同歲召
而奇之賜食而坐王憲燂其下且謂而不才終當為
張生穿鼻王憲燂以是慙而卿之會公登第召其祖
雲之酒至死而王淫醜橫暴其國遠近皆怨之彈劾

楚寶 卷三

屢上遂至削國以幽死所謂金寶者警語也丘橈等
籍其家懼不中程乃拘其諸子備極榜笞長子教修
自縊死家人死者纍纍而荆楚之間騷然株及矣獄
成命削公秩奪前所賜璽書西代誥命論其子編修
嗣修成當籍沒時侍講于慎行遺丘橈書畧曰江陵
殫精畢智勤勞于國家陰禍機深結怨于上下當其
柄政舉朝爭頌其功而不敢言其過今日既敗舉朝
爭索其罪而不敢言其功皆非情實也且江陵平生
以法繩天下而間結以恩此其所入有限矣彼以益

世之功自豪固不甘為汚鄙而以傳世之業期其于
又不使濫有交遊其所入又有限矣若欲根究殊連
稱塞上命恐全楚公私重受其困又江陵太夫人在
堂八十老矣繁然諸子皆書生不涉世事籍沒之後
必至落魄流離可為酸楚望于事寧罪定疏請于上
乞以聚廬之居恤以立錐之地使生者不致為樂郤
之族死者不致為若敖之鬼亦上帷蓋之仁也櫛
得書不能用萬曆末臺諫等連章訟居正寃且言其
有十大功于國不聽天啓二年 朝廷始追述其功

楚寶

卷三

三

復原官于祭墓稍稍給其房屋之未變直者與于孫
奉祠住今上御極尤思之錄用公孫同啟為中書
舍人追卹有差

毛壽登曰江陵承顧託輔幼至身伊周之任寵
眷綢渥前古未有也天下固已側目其身矣而振
綱剔弊海內披靡又皆其誓沈族碎家而為之者
也雖欲避專擅之迹何可得然公無所不可得之
人主而奪情之役不以死爭推擊過嘗有容之度
闕焉豈自信報主眷平物論蓋有非常之功誠不

居區區形迹間飾款言塞臆望耶海忠介有言君
正工于謀國拙于謀身諒哉上下數十年間羣
視事楚人兩見然江陵名差不正而人顧益思之
矣

聖楷按衡山竊太虛先生講學于鄂必參稽楚
人楚事互相問答一日謝古心鳳洲在坐竊問曰
楚之相如張江陵將如熊經畧可謂才矣然江陵
奪情今曩同譏如何謝曰古大聖人有奪情者二
皆以天下事其親不足為疑曰為誰曰父死不葬

楚寶

卷三

四

愛及于戈竊曰學聖人者須大中至正武王及經
行權後世有口實之者且史闕疑寧足傳信謝曰
更有一無間之聖人洪範曰緜則殛堯禹乃嗣興
如何竊然之既而曰古心引經証事可廣孝經

楚寶名臣論次

所謂大臣者固無愧于其名矣然人臣奉職循理名非所邀也不邀名而名始無愧何得以官爵通顯屈我良有司乎古史于列傳外特設循吏蓋念臣有不必為其大而可以自名者歟予徬其意述名臣第二凡三卷

名臣一

尹吉甫 文之無畏 公子午
申無宇 公子申 黃琬

楚寶

名臣論次

乙

名臣二

祝良 鄭產 董和
羅憲 李重 車胤
孟嘉 樂諤
許圍師 岑文本 李邕
李 邕 周 輝 晉 偃
吳 樺 仁 唐 義 問 張 問
譚 世 勛 吳 徽 胡 穎
楊 大 異

名臣三

吳 琳 夏 瑄 王 斌
伍 文 定 袁 宗 臯 李 承 勛
何 孟 春 梅 國 楨 耿 定 向

楚寶

名臣論次

二

楚寶名臣論次終

楚寶卷四

明 梁竦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第 一 卷 較 訂

名臣

尹吉甫

尹吉甫周宣王內史也楚房縣人初宣王即位廡精中興乃命吉甫帥師北伐獫狁有功而歸詩人為賦六月之章以叙其事厥後宣王自將伐淮夷命吉甫

楚寶

卷四

策命程伯休父為司馬申伯封謝仲山甫城齊吉甫咸作詩以贈送之

聖楷曰嘗考周官內史之職掌王八柄掌書王命以詔王聽治漢唐宋相沿所謂中書令是也百官之本國家樞機非有庸勳超格才量清遠者未易授也吉甫或自北伐之後擢居是職亦允稱賢明之選矣然吉甫贈仲山甫詩舉其職曰式是百辟王躬是保又曰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於外四方爰發豈亦以冢宰而兼為內史乎宣王官人固

其家法後代有宰相兼領中書令或加中書令者皆得此意而朱子謂仲山甫以冢宰兼太保似未確

房縣考

按房縣即古房子國其地有房山四面石室如房故名舜封剋子丹朱于房戰國屬楚地秦漢為房陵縣屬漢中魏唐為房州中宗以廬陵王被廢居房州今有廬陵城焉地志誤作四川瀘州人及山西汾州有尹吉甫墓皆誤也又按房縣有湯泉在

楚寶

卷四

縣東十里宋洪邁夷堅志泉中產硃砂有粉水在縣東北五十里源出房山經穀城入漢江雍州記蕭何夫人於此漬粉鮮潔異于諸水俗呼粉漬江又房州圖經云西連九室窮若曲房南搆建鼓以望勾符是亦一形勝之區也

文之無與

文之無與字子舟楚穆王九年會陳侯鄭伯蔡侯以伐宋宋華御事曰楚欲弱我也先為之弱乎何必使誘我我實不能民何罪乃逆楚子勞且聽命遂道以田孟諸宋公為右孟鄭伯為左孟期思公復遂為右司馬子朱及文之無與為左司馬命風駕載燧宋公違命無與扶其僕以徇或謂子舟曰國君不可戮也子舟曰當官而行何彊之有詩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毋縱詭隨以謹固極是亦非辟彊也敢愛死以配

楚實

卷四

官乎莊王十九年楚子使申舟聘于齊曰無假道于宋亦使公子馮聘于晉不假道于鄭申舟以孟諸之役惡宋曰鄭昭宋摯晉使不害我則必死王曰殺女我伐之見犀而行及宋宋人止之華元曰過我而不假道鄙我也鄙我公也殺其僕者必伐我我亦公也公一也乃殺之楚子聞之投袂而起屣及於室皇劍及於寢門之外車及於蒲晉之市秋九月楚子圍宋宋人使樂嬰齊告急於晉晉侯欲救之伯宗曰不可古人有言曰雖鞭之長不及馬腹天方授楚未可

與爭雖晉之強能違天乎使解揚如宋使無降楚曰

晉師悉起將至矣鄭人囚而獻諸楚楚子厚賂之使反其言不許三而許之登諸樓車使呼宋人而告之遂致其君命楚子將殺之使與之言曰爾既許不殺而反之何故非我無信女則棄之速即爾刑對曰臣聞之君能制命為義臣能承命為信信載義而行之為利謀不失利以衛社稷民之至也義無二信信無二命君之賂臣不知命也受命以出有死無賈又可賂乎臣之許君以成命也死而成命臣之祿也寡君

楚實

卷四

有信臣下臣獲考死又何求楚子舍之以歸夏五月楚師將去宋申犀稽首於王之馬前曰毋畏知死而不敢廢王命王棄言焉主不能答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曰敝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高告王王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為質盟曰我無爾詐爾無我虞劉向說苑曰解揚字子虎霍人莊王赦而歸之晉

爵之為上卿故世言雷起

聖楷曰申舟為宋孟諸之役不廢王命以死莊王亦不自棄其言故伐宋君臣之間信義儼然却又生出解揚致命一事皆可為後世人臣死封疆者法也子友夜為華元所劫懼而吐實使敵人知備專命辱國罪莫大焉而公羊穀梁俱取而大之何也且左氏云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友之牀而起之此是後世劍客之術如楚倫之類故子友懼而與之盟公羊乃謂子友乘堙而闕宋城又謂子友對

楚寶

卷四

五

莊王曰君請處此臣請歸爾云云傲慢悖理豈對君父之言乎當從左為是

孟諸考

孟諸乃九莪之一爾雅云十莪宋有孟諸在梁國睢陽縣東北今河南歸德府虞城縣是也又風俗通謂漢有九州之莪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豈未之考耶高遠夫封丘縣詩云我本漁樵孟諸野蓬夫滄洲人而云然者少時客梁宋間故也此亦是一證

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康王二年代子囊為令尹五年鄭子孔欲去諸大夫將叛晉高起楚師以去之使告子庚子庚弗許楚子聞之使揚豚尹室告子庚曰國人謂不殺至社稷而不出師死不從禮不殺即位於今五年師徒不出人其以不殺為自逸而忘先君之業矣大夫圖之其若之何子庚歎曰君王其謂午懷安乎吾以利社稷也見使者稽首而對曰諸侯方睦於晉固請嘗之若可君而繼之不可收師而退可以無

楚寶

卷四

六

害君亦無辱子庚帥師治兵於汾於是子矯伯有子彌從鄭伯伐齊子孔子展子西守二子知子孔之謀完守入保子孔不敢會楚師楚師伐鄭次於魚陵右師城上棘遂涉潁次於旃然為子馮公子格帥銳師侵費滑齊靡獻于雍梁右回梅山侵鄭東北至於蟲牢而反子庚門於純門信於城下而還涉於魚齒之下甚兩及之楚師多凍徒幾盡晉人聞有楚師師曠曰不害吾驟歌北風又歌南風南風不競多死聲楚必無功蒍叔曰天道多在西北南師不時必無功

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八年子庚卒以公子追舒為令尹

聖楷曰鄭子孔欲去諸大夫故從楚而叛晉其師甚無名而又不義子庚弗許可謂識大乃楚康強之以出兵卒罹東雨之咎而應南風之奏子庚何罪焉叔向曰在其君之德也知言哉 又按左傳曰公子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蔣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橐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

楚實

卷四

宮庶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乎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覲心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此時卷耳詩作如此解亦奇太抵古人讀詩包廣而舉微非有專指如維岳降神生前及申宣王詩也夫子以為文武之德夙夜匪懈以事一人仲山甫詩也左氏以為孟明之功又如韓詩外傳所舉篇章皆此類

申無宇

申無宇仕楚為芋尹曰芋尹無宇霧王立會諸侯於申遂滅賴遷賴於郢既又欲遷許於賴城之而還申無宇曰楚禍之首將在此矣召諸侯而來伐國而克城竟莫校王心不違民其若乎民之不處其誰堪之不堪王命乃禍亂也初霧王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宮納亾人以實之無宇之闢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宮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

楚實

卷四

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畧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田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天有十日自甲入有十等至王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衛衛臣僕僕臣臺馬有圍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胡執人於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亾荒閔有逃亾者當所以得天下也否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繩與盜同罪所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

無所執逃臣也。退而舍之，是無陪臺也。王事無乃，闕乎。晉武王數紂之罪，以告諸侯，曰：紂為天下逋逃，至萃淵藪，故夫致死焉。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盜有寵，未可得也。遂赦之。魯王十年，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字曰：不祥。五牲不相為用，况用諸侯乎？王必悔之。主陳蔡不羹，使公子蔣病為蔡公。問於無字曰：蔡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

楚實

八卷四

九

公城穀，高寘管仲焉。至于今，賴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內。親不在外，五則大無羈不在內，五則無今蔡疾在外，鄭丹在內。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毫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未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後陳蔡作亂，竟如其言。無字曰：申亥，霸公乾谿之難。王沿夏入於鄆，申亥曰：吾父再奸，王命主弗誅，惠孰大焉？君不可忍，惠不可棄。吾其從王，乃求王。遇諸棘闈，以歸。王繼于申亥氏。

申亥以其二女殉而葬之

春秋外傳曰：靈王城陳，蔡不羹，使僕夫子哲問於范無字。無字曰：吾不服諸夏，而獨事晉，何也？惟晉近我遠也。今谷城三國賦皆千乘，亦當晉矣。又加之以楚諸侯，其來乎？對曰：其在志也。國為大城，未有利者，晉鄭有京櫟，衛有蒲戚，宋有蕭蒙，魯有邾費，齊有渠丘，晉有曲沃，秦有徵衙，叔段以京忠嚴公，鄭幾不封櫟，人實使鄭子不得其位。衛蒲戚實出獻公，宋蕭蒙實殺昭公，魯亦費實弱襄公，齊渠

楚實

八卷四

十

丘實殺無知，晉曲沃實納齊師，秦徵衙實難桓景。皆志於諸侯，此其不利者也。且夫制城邑，若體性焉，有首領股肱，至於手拇毛脈，大能掉小，故變而不動。地有高下，天有晦明，民有君臣，國有都鄙，古之制也。先王懼其不帥，故制之以義，旌之以服，行之以禮，辨之以名，書之以文，道之以言。既其失也，易物之由，夫邊境者，國之尾也。譬之如牛馬處暑之既至，童蠶之既多，而不能掉其尾，臣亦懼之。不然，是三城也，豈不使諸侯之心惕惕焉？子哲復命。

王曰是知天恐安知民則是言誕也右尹子革侍曰民天之生也知天必知民矣是其言可以懼哉三年陳蔡及不羹人納蔡疾而殺靈王聖楷曰申無甲荅使蔡疾為蔡公一段文字內外傳俱載繁簡不同各極其妙昔人謂左氏聖于文信然哉因備錄之可悟作文之法

蔡疾考

蔡疾即楚平王初共王有寵子五人無適立乃望祭羣神請神決之使王社稷而陰與巴姬埋璧於

楚寶

卷四

十一

太室之庭召五子齋而入康王跨之靈王肘加之子比子皙皆遠之平王幼抱而入再拜歷紐故康王以長立至其子失之闕為靈王及身而弑子比為王十餘日子皙不得立又俱誅四子皆絕無後唯獨蔡疾後立為平王竟續楚祀如其神符

公子申

公子申字子西平王之庶長子也平王薨令尹子常欲立子西曰太子壬即昭弱其甥非適也王子建實聘之子西長而好善立長則順建善則治王順國治可不務乎子西怒曰是亂國而惡君王也國有外援不可潰也王有適嗣不可亂也敗親速讐亂嗣不祥我受其名賂吾以天下滋不從也楚國何為必殺令尹令尹懼乃立昭王初吳王闔廬之弑王僚也公子掩餘出奔徐公子燭庸奔鍾吾昭王四年吳子使徐

楚寶

卷四

十一

人執掩餘使鍾吾人執燭庸公子奔楚昭王大封而定其徙使監馬尹大心逆吳公子使居養莠尹然左司馬沈尹戌城之取於城父與胡田以與之將以害吳也子西諫曰吳光新得國而親其民視民如子辛苦同之將用之也若好吳逸疆使柔服焉猶懼其至吾又疆其讐以重怒之無乃不可乎吳周之習裔也而棄在海濱不與姬通今而始大比於諸華光又其文將自同於先王不知天將以為雲乎使翦吳吳國而封大異姓乎其抑將卒以祚吳乎其終不建矣

我盡姑億也。吾鬼神而靈吾族姓，以待其歸。將焉用，自播揚焉。王弗聽。吳子執鍾吾，遂伐徐。防山以水之。徐子失國，來奔。吳謀伐楚，楚於是始病。十年，吳師伐楚，戰於柘，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奔隨。子西帥奔，徒敗吳師于軍祥。會秦救亦至，吳師再敗。吳王乃歸。明年，昭王入于郢。初，王之奔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昭王既反，國以子西為令尹。子期為司馬。王謂子西曰：「方余奔隨時，將涉於成，白藍尹賣涉其孥，不與余舟，必殺之。」

楚實

八卷四

十三

子西對曰：「子常惟思舊怨，以敗君，何效焉？」王曰：「善，使復其所以志前惡，是歲吳太子終斃，敗楚舟師，獲滯子臣。小惟子及大夫七人。楚國大惕懼。子期又以陵師敗于繁陽。子西喜曰：「乃今可為矣。」於是遷郢於都，而改紀其政，以定楚國。二十二年，吳師克越，楚大夫又皆懼。白闔廡惟能用其民，以敗我於柘。舉今聞其嗣，又甚焉。將若之何？」子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晉闔廡食不二味，酒不重席，室不從壇，龜不形，鏤官室不觀舟車，不飾衣服財用，擇不敢費，在國。」

天有菑，痛親巡其孤寡而共其乏困。在軍，孰食者分而後敢食其所嘗者，卒乘與焉。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遂是以民不罷，勞死知不曠。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次有臺榭陂池焉，宿有妃嬪嬙御焉。一日之行，所欲必成，玩好必從，珍異是聚，觀樂是務。視民如讐，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安能敗我。二十七年，吳伐陳，昭王曰：「吾先君與陳有盟，不可不救。」乃救陳師于陳。父自春至秋，十戰，不吉，十退。不吉，王曰：「然則死也。」再敗楚師，不如死。棄盟，逃，警亦不如死。死一也，其死警乎？命公子申為王，不可，則命公子結，亦不可，則命公子啓。五辭而後許。將戰，王有疾，方攻大寒，卒於城父。子間退曰：「君王舍其子而讓羣臣，敢忘君乎？從君之命，順也。立君之子，亦順也。二順不可失也。」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惠王九年，子西及子期伐吳，及桐汭。初，平王太子建見殺于鄭也，其子勝在吳。子西欲召之，葉公諸梁曰：「吾聞勝也詐而亂，無乃害乎？」子西曰：「吾聞勝也信而勇，不為不利。舍諸邊，竟使衛藩。」

楚實

八卷四

十四

楚實

焉。葉公曰：周仁之謂信，率義之謂勇。吾聞賜也，好復言而求死，殆有私乎？復言非信，期死非勇也。子必悔之，弗從。召之，處吳，為白公十年，勝與其徒石乞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

聖楷曰：楚令尹子西始而讓國昭王，為義至高。既而料敵制勝，安定楚國，以至報讐大第，色色可觀。其失着處，惟召白公一事耳。近代小儒不曉讀書，因孔子彼哉一語，遂抹殺其賢，可笑甚也。且孔子不答或問，深意固未可測，而小儒又謂子西沮書。

楚實

卷四

十五

社之封，故孔子惡之，不足採錄。然則晏嬰之沮孔，子與子西無異，何獨不絕其交？此皆俗論無補於世。昔陳亮有言：今世之儒士，自以為得正心誠意之學者，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舉一世安於君父之讐，而方抵頭拱手以談性命，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今世之才臣，自以為得富國強兵之術者，皆狂惑以肆叫呼之人也。不以暇時講究立國之本末，而方揚眉伸氣以論富強，不知何者？謂之富強乎？嗟乎！子所以取公子申也。

遷郢於都考

按水經注：都，古都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邑。後遷都焉。秦滅楚，復為縣。漢惠帝三年，改曰宜城。韓愈有宜城驛記，甚詳。文楚昭王廟詩云：丘園滿日，衣冠盡城郭。連雲草樹荒，猶有國人懷舊德。一聞茅屋祭昭王。

楚昭王考

按昭王軫，平王秦女之孫也。立十年，而吳師入郢。十一年，反國。二十一年，救陳卒于城父。是歲也。有

楚實

卷四

其

雲如衆赤鳥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于周太史，周太史曰：其當王身乎？若祭之，可移于令尹司馬。王曰：除腹心之病，而寘諸股肱，何益不殺？不有大過，天其矢諸有罪，受罰又焉移之？遂弗祭。初，昭王有疾，卜曰：河為崇。王弗祭，大夫請祭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漢睢漳楚之望也，不殺雖不德，河非所獲罪也。遂弗祭。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國也宜哉。

黃琬

黃琬字子琬江夏安陸人少失父蚤而辯慧祖父璵初為魏罷太守建和元年正月日食京師不見而璵以狀聞太后詔問所食多少璵思其對而未知所况璵年七歲在傍曰何不言日食之餘如月之初璵大驚即以其言應詔而深奇愛之後璵為司徒琬以公孫拜童子郎辭病不就知名京師時司空盛允有疾璵造琬侯問會江夏上蠻賊事副府允發書視畢微戲琬曰江夏大邦而蠻多士少琬奉手對曰蠻夷猾

楚寶

卷四

十七

夏責在司空因拂衣辭去允甚奇之稍遷五官中郎將時陳蕃為光祿勳深相敬待數與議事舊制光祿舉三署郎以高功久次才德尤異者為茂十四行時權富子弟多以人事得舉而貧約守志者以窮退見遺京師為之誣曰欲得不能光祿茂才於是琬辭同心顯用志士平原劉醇河東朱山蜀罷股參等並以才行蒙舉琬遂為權富郎所見中傷事下御史丞王暢侍御史刁韞韞暢素重琬不舉其事而左右復陷以朋黨暢坐左轉議郎高免稱官琬韞俱禁錮

璵字子崇彭城人後陳蕃被徵而言事者多訟璵復拜議郎遷尚書在朝有鯁直臣節出為魯東海二郡

相性抗厲有明畧所在稱神常以法度自整家人莫見情容焉琬被廢棄幾二十年至光和末太尉楊賜上書薦琬有撥亂之才由是徵拜議郎擢為青州刺史遷侍中中平初出為右扶風徵拜將作大匠少府太僕又為豫州牧時寇賊陸梁州境彫殘琬討擊平之威聲大震政績為天下表封關內侯及董卓秉政以琬名臣徵為司徒遷太尉更封陽泉鄉侯卓議遷

楚寶

卷四

六

都長安琬與司徒楊彪同諫不從琬退而駁議之曰昔周公營洛邑以寧姬光武卜東都以隆漢夫之所啓神之所安大業既定豈宜妄有運動以虧四海之望時人懼卓暴怒琬必及害固諫之琬對曰昔白公作亂於楚屈廬冑刃而前崔杼弑君於齊晏嬰不懼其盟吾雖不德誠慕古人之節琬竟坐免卓猶敬其名德舊族不敢害後與楊彪同拜光祿大夫及徙西都轉司隸校尉與司徒王允同謀誅卓及卓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遂收琬殺之時年五十二

聖楷曰先民有言君子全身遠害惟有不仕而已
既為官又避禍有是理乎此子瑛所以犯難而不
顧也惜乎與王允共謀誅卓高不救蔡邕之死王
公無後歟豈獨存君子不能無深咎焉耳

日食考

按戰國以後古曆廢壞漢世始推月九道然未驗
其所行之遲速漢末都尉劉洪作乾象曆推其遲
速又未詳其交食惟隋張胄元獨得其妙以為日
行黃道月行月道月道交給黃道外十三日有奇

楚寶

卷四

五

高入經黃道謂之交朔望去交前後各十五度已
下即當食若月行內道在黃道之北食多有驗月
行外道在黃道之南雖遇正交無由掩映食多不
驗交食之法至是始精若夫臣子背君父妾媵乘
其夫小人陵君子夷狄侵中國而日為之食者此
則繫乎人事之感也今桓帝建和元年正月辛亥
朔自有食之在營室三度史官不見郡國以問蓋
是時梁太后攝政故天變應之

祝良

祝良字名卿一呼長沙人順帝永建中為洛陽令時
大旱祈雨不得良乃暴身庭階告誠引罪自辰至申
紫雲沓起甘雨大降民歌之曰天久不雨蒸民失所
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而下太尉龐參
夫人疾前妻子投于井而殺之良聞之率吏卒入大
尉府索實其事乃上參罪遂因災異策免有司以良
不先聞奏輒折辱宰相坐繫詔獄良能得百姓心洛
陽吏人守閤請代其罪者日有數千萬人詔乃原刑

楚寶

卷四

五

未幾出補并州刺史永和二年日南徼外蠻夷區僻
等數千人攻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交趾刺史樊演
發交趾九真二郡兵二萬餘人救之兵士憚遠役遂
反攻其府二郡雖擊破反者而賊勢轉盛帝召公卿
百官及四府掾屬問以方畧李固建議謂宜更選有
勇畧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因舉故并州刺
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又南陽張香前在益州有破
虜之功皆可用四府悉從固議即拜良為九真太
守喬為交趾刺史喬至關示慰誘並皆降散良到九

眞單車入賊中設方罍招以威信降者數萬人皆爲良築起府寺由是嶺外復平

聖楷按祝良本長沙人楚紀與湖廣總志俱作長沙湘鄉人大誤兩漢時湘鄉屬零陵魏漢書何得云長沙也一統志作臨湘人是又按謝承後漢書曰長沙祝良聰明博學以廉平見稱爲洛陽令常侍樊豐妻殺侍婢置井中良收其妻殺之此事與龐參妻絕相類一殺子一殺婢良皆收治悍婦之風其稍息乎

楚寶

卷四

廿一

鄭產

鄭產字景載泉陵人也爲白土耆夫漢末多事國用不足產子一歲輒出口錢民多不舉子產乃勅民勿得殺子口錢當自代出產因言於繩縣爲表上言錢得除於是更名白土爲更生鄉

聖楷曰禁殺子如之慘近日當事亦有動念及此者然皆榜示虛文未嘗實實以救人爲已事如先賢鄭公之所爲也大抵溺殺子如有二端其一家貧不能養活其一刻苦不樂多子尤惡生如以此

楚寶

卷四

廿一

習爲殘忍不自知非倘爲上者既多方以勸悟之復嚴法制以禁其母厚生殖以周其窮民卽無良室忍故殺其子如哉程子云士苟存心愛物卽一介之士亦必有所濟吾故於鄭公贊歎之矣復載記管人所行輒效者數則于後使有所觀感而惻然也

蘇文忠公與朱鄂州書曰昨王殿直天麟見過言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尤諱養女初生輒以冷水浸殺其父母亦不忍率

常閉目背而以手按之水盆中啣嬰兒良久乃死有
神山鄉百姓石探者連殺兩子去歲夏中其妻一
妻四子楚毒不可堪忍幼子皆斃報應如此而惡
人不知劍艾天麟每聞其側近有此輒馳救之量
與衣服飲食全活者非一又鄂人有秦光亨者今
已及第為安州司法方其在嶼也其舅陳迦夢一
小兒援其衣若有所訴比兩夕輒見之其狀甚急
迦獨念其妹有娠將產而意不樂多不豈其應是
乎馳往省之則已在水盆中矣救之得免准律故

楚寶

八卷四

廿三

殺子孫徒二年此長吏所得按舉願公明以告諸
邑令佐使召諸保正告以法律諭以稱福約以必
行且立賞召人告官賞錢以犯人及隣保家財充
若依律行遣數人此風便革公更使令佐各以至
意誘諭地主豪戶若實貧甚不能舉子者薄有以
賄之人非木石亦必樂從但得初生數日不殺後
雖勸之使殺亦不肯矣自今以往緣公而得活者
豈可勝計哉佛言殺生之罪以殺胎卵為最重六
畜猶爾而况於人昔王濬為巴郡太守巴人生子

皆不舉潛嚴其科條寬其徭役所活數千人及後
伐吳所活者皆堪為兵其父母戒之曰王府君生
汝汝必死之古之循吏如此類者非一人特未知
耳恃深契故不自外

厚德錄曰先是浙民歲輸身丁錢緡細民生子即
棄之稍長即殺之虞公允文聞之惻然訪知江渚
有秧場其利甚博而為世家及浮屠所私公令都
司籍其數以聞請以代輸民之身丁錢緡以緡計
者至一千三萬七千有奇以疋計者一十六萬三

楚寶

八卷四

廿四

千有奇免之待下日九州之民歡呼鼓舞始知有
父子生聚之樂此事與鄒公相類而設處之法
更巧居尊位者當以為法

董和

董和字幼宰南郡枝江人也其先本巴郡江州人漢末和率宗族西遷益州牧劉璋以為牛鞞江原長成都令蜀土富實時俗奢侈貨殖之家僕服玉食婚姻壅送傾家竭產和躬率以儉惡衣蔬食防遏踰僭為之軌制所在皆移風變善與而不犯然縣界豪彊懼和嚴法說璋轉和為巴東屬國都尉吏民老弱相携乞留和者數千人璋聽留二年還遷益州太守其清約如前與蠻夷從事務從誠心南土愛而信之先主

楚寶

卷四

廿五

定蜀徵和為掌軍中郎將與軍師將軍諸葛亮並署左將軍大司馬府事獻可替否共為交歡自和居官食祿外收殊域內幹機衡二十餘年死之日家無儋石之財亮後為丞相教與羣下曰夫參署者集眾思廣忠益也若遠小嫌難相違覆闕損矣違覆而得中猶棄弊躄而獲珠玉然人心苦不能盡惟徐元直處茲不惑又董幼宰參署七年事有不至至於十反來相啓告苟能慕元直之十一幼宰之慤勤有忠於國則亮可少過矣又曰昔初交州平屢聞得失後交

元直動見啓諷論參事於幼宰每言則盡後從事於偉度數有諫止雖姿性鄙暗不能悉納然與此四子終始好合亦足以明其不疑於直言也其追思和如此

蜀書曰諸葛亮躬耕隴畝好為梁父隆身長八尺每自比於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水經注曰沔水文東過襄陽縣北與檀谿水合谿之陽有徐元直崔州平故宅故習鑿齒與謝安書云每省

楚寶

卷四

廿六

家舅縱目檀谿念崔徐之友未嘗不撫膺躊躇惆悵終日矣

三國志注曰偉度者姓胡名濟義陽人為亮至薄有忠蓋之效故見褒述仕至兖州刺史右驃騎將軍

羅憲

羅憲字令則，襄陽人也。父蒙，蜀廣漢太守。憲年十三，能屬文，蚤知名。師事譙周。周門人稱爲子貢。性方亮，嚴整待士，無倦輕財。好施，不營產業。仕蜀爲太子舍人。宣信校尉，再使於吳。吳人稱焉。時黃皓預政，衆多附之。憲獨介然。皓患之，左遷巴東太守。時太將軍闓、宇都督巴東拜憲領軍爲宇副貳。魏之伐蜀，否、宇西還，憲守永安城。及成都敗，城中擾動，遼江長吏皆棄城走。憲斬貳者一人，百姓乃安。知劉禪降，乃率所統

楚賈

卷四

其七

臨于都亭。三日，吳聞蜀敗，遣將軍盛憲西上。外託救授，內欲襲憲。憲曰：「本朝傾覆，吳爲唇齒，不恤我難而邀其利，吾寧當爲降虜乎？」乃歸順。於是繕甲完器械，以節義士皆用命。及鍾會、鄧艾卒，百城無主。吳又使步協西征，憲大破其軍。孫休怒，又遣陸抗助協。憲拒守，經年，救援不至。城中疾疫大半，或勸南出，犛犛北奔。上庸可以保全。憲曰：「夫爲人主，百姓所仰，旣不能存，急而棄之，君子不爲也。」畢命於此。衆會荆州刺史胡烈等救之，抗退。加陵江將軍監巴東軍事使持節

領武陵太守。泰始初入朝，詔曰：「憲忠烈果毅，有才策，魏幹可給鼓吹。」又賜山玄玉佩劍。泰始六年卒，追封西鄂侯。謚曰烈。初，憲侍譙華林園，詔問蜀大臣子弟，後問先輩。宣時叙用者，憲薦蜀人常忌、杜軫等皆西國之良器。武帝並召而任之。

聖楷曰：羅憲初師事譙周，及蜀歸順，侍譙華林園，薄之。耶、今觀憲守永安城，繕甲完器械，距戰經年，卒保無虞。其謀畧亦足奇矣。使後王毅然不納譙

楚賈

卷四

其七

周之言。君臣固守，背城借一，猶有生氣。卽不然，退次東部，以思後圖。蜀未始無人也。蓋是時，憲以重兵據白帝，霍弋以強卒鎮夜郎。蜀土險狹，山水峻隔，絕嶽激湍，非步卒所涉。若悉取舟楫，保據江州，徵兵南中，乞師東國，如此，則姜、廖五將自然雲從。吳之二師，承命電赴，何投寄之無所而慮於必亡耶？惜哉！一夫誤計，漢業遽斬。此北地王謹所以痛哭於昭烈之廟也。

李重

李重字茂曾江夏鍾武人也父景王隱相秦州刺史都亭定侯重少好學有文辭蚤孤與羣弟居以友愛著稱弱冠為本國中正遜讓不行後為始平王文學上疏陳九品曰先王議制以時因革因革之理唯變所適九品始於喪亂軍中之政誠非經國不刊之法也且其檢防轉碎微刑失實故朝野之論僉謂驅動風俗為弊已甚高至于議改又以為疑臣以革法創制當先盡開塞利害之理舉而措之使體例大通而

楚寶

卷四

其九

無吝滯亦未易故也古者諸侯之治分土有常國有定至人無異望卿大夫世祿仕無出位之恩臣無越境之交上下體固人德歸厚秦反斯道罷侯置守風俗淺薄自此來矣漢革其弊斟酌周秦並建侯守亦使分土有定而牧司必各舉賢貢士任之鄉議事合聖典比蹤三代方今聖德之隆光被四表兆庶顯顯欣觀太平然承魏氏彫敝之跡人物播越仕無常朝人無定處郡吏蓄干軍亦豪右聚于都邑事體駁錯與古不同謂九品既除宜先開移徙聽相并就且閉

貢舉之法不濫于境外則冠帶之倫將不分而自均即土斷之實行矣又建楹官司功在簡久階級少則人心定久其事則政化成而能否著在三代所以直道而行也以為選例九等當今之要所宜施用也聖王知天下之難常從事於其易故寄驥括於間伍則邑屋皆為有司若任非所由事非所覈則雖鳩聖智猶不足以贍其事由此而觀誠令二者既行即人思反本修之於鄉譁競自息而禮讓日隆矣遷太子舍人轉尚書郎駁制奴婢限數及貶秩居官等奏文多

楚寶

卷四

其九

不戴太熙初遷廷尉平又駁廷尉所奏再遷中書郎每大事及疑議輒參以經典處決多皆施行遷尚書吏部郎務抑華競不通私謁特留心隱逸由是羣才舉舉拔用北海西郭湯琅邪劉珩燕國霍原馮翊吉謝等為秘書郎及諸王文學故海內莫不歸心時燕國中正劉沉舉霍原為案素司徒府不從沉又抗詣中書奏原高中書復下司徒參論司徒左長史荀組以為案素者當謂門寒身素無世祚之資原為列侯顯佩金紫先為人間流通之事晚乃務學少長異業

年踰始立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不應寒素之目
重奏曰案如蔡西詔書廉讓宜崇淳競宜黜其有履
謙寒素靖恭求己者應有以先之如詔書之旨以二
品繫資或失廉退之士故開寒素以明尚德之舉司
徒總御人倫實掌邦教當務峻準評以一風流然古
之厲行高尚之士或棲身巖穴或隱跡丘園或克已
復禮或耄期稱道出處語嘿唯義所在未可以少長
異操疑其所守之美而遠同終始之實非所謂擬人
必於其倫之義也誠當考之於邦黨之倫審之於任

楚賈

卷四

一

舉之至沉為中正親執銓衡陳原隱居求志篤古好
學學不為利行不更名絕跡窮山藴韜道藝外無希
世之容內全遜逸之節行成名立縉紳慕之委質受
業者千里而應有孫孟之風嚴鄭之操始舉原先諮
侍中領中書監華前州大中正後將軍舉河南尹軼
去三年諸州還朝幽州刺史許猛特以原名聞擬之
西河求加徵聘如沉所列州黨之議既舉又刺史班
詔表薦如此而猶謂草野之譽未洽德禮無聞舍所
徵檢之實而無明理正辭以奪沉所執且應二品非

所求備但原定志窮山修述儒道義在可嘉若遂抑
替將負幽邦之望傷敦德之教如詔書所求之旨應
為二品詔從之重與李毅向為吏部郎時王戎為尚
書重以清尚見稱毅淹通有智識雖二人操異然俱
處要職戎以識會待之各得其所毅字茂彥舊史闕
其行事于時內官重外官輕兼階級繁多重議之見
百官志文上疏曰凡山林避寵之士雖違世背時出
處殊軌而先王許之者嘉其服膺高義也符先帝患
風流之弊而思反純樸乃諮詢朝衆搜求隱逸咸宜

楚賈

卷四

二

二年始以太子中庶子徵安定皇甫謐四年又以博
士徵安南朱沖太康元年復以太子庶子徵沖雖皆
以病疾不至高朝野悅服陛下遠邁先帝禮賢之旨
臣訪沖州邑言其雖年近耄耄而志氣克壯耽道窮
菽老而彌新操尚貞純所居成化誠山棲者德足以
表世篤俗者也臣以為宜垂聖恩及其未沒顯加優
命時朝廷政亂竟不能從出為行計虜護軍平陽太
守崇德化修學校表篤行拔賢能清簡無欲正身率
下在職三年彈黜四縣窮嶽去官永康初趙王

倫、府、為、相、國、右、司、馬、以、憂、過、成、疾、而、卒、時、年、四、十、八、
家、貧、宅、宇、狹、小、無、殯、歛、之、地、詔、於、典、客、署、營、喪、追、贈、
散、騎、常、侍、謚、曰、成、子、式、有、美、名、官、至、侍、中、

晉、諸、公、贊、曰、重、以、清、尚、稱、相、國、趙、王、倫、以、重、望、取、
為、右、司、馬、重、以、倫、將、為、亂、辭、疾、不、就、倫、逼、之、不、已、
重、遂、不、復、自、活、至、於、困、篤、扶、曳、受、拜、數、日、卒、重、二、
弟、尚、字、茂、仲、矩、字、茂、約、永、嘉、中、並、典、聽、矩、至、江、州、
刺、史、世、說、新、語、曰、謝、公、與、時、賢、共、賞、說、過、胡、兒、
並、在、坐、公、問、李、弘、慶、曰、卿、家、平、陽、何、如、樂、令、於、是、

楚寶

卷四

世三

李、潛、然、流、涕、曰、趙、王、篡、逆、樂、令、親、投、璽、綬、凶、伯、雅、
正、恥、處、亂、朝、遂、至、仰、藥、難、以、相、比、此、自、顯、於、事、實、
非、私、親、之、言、

九品考

按、魏、文、帝、時、三、方、鼎、立、士、流、播、遷、四、民、雜、處、詳、覈、
無、所、尚、書、陳、羣、乃、立、九、品、官、人、之、法、州、郡、縣、俱、置、
大、小、中、正、各、取、本、處、人、在、諸、府、公、卿、及、臺、省、郎、吏、
有、德、充、才、盛、者、為、之、區、別、所、管、人、物、定、為、九、等、其、
有、言、行、修、蔣、則、升、進、之、或、以、五、升、四、以、六、升、五、倘、

或、道、義、虧、喪、則、降、下、之、或、自、五、退、六、自、六、退、七、矣、
是、以、吏、部、不、能、審、定、覈、天、下、人、才、士、庶、故、委、中、正、
銓、第、等、級、馬、之、授、受、謂、免、乖、失、及、法、弊、也、唯、能、知、
其、闕、闕、非、復、辨、其、賢、愚、所、以、劉、毅、云、下、品、無、高、門、
上、品、無、寒、士、南、朝、至、於、梁、陳、北、朝、至、于、周、隋、選、舉、
之、法、雖、互、相、損、益、高、九、品、及、中、正、至、開、皇、中、方、罷、

楚寶

卷四

世四

車胤

車胤字武子南平人也。曾祖浚，吳會稽太守。父
奇，罷主簿，太守王胡之名，知人見胤於童幼之中，謂
胤父曰：此兒當大興卿門，可使專學，胤恭勤不倦，博
學多通，家貧，常得油，夏月則練囊盛數十螢火，以
照書，以夜繼日焉。及長，風姿美劭，機悟敏速，甚有鄉
曲之譽。桓溫在荊州，辟為從事，以辯識義理深重之，
引為主簿，稍遷別駕。征西長史，遂顯於朝廷。時惟胤
與吳隱之以寒素博學知名於世，又善於賞會，當時

楚寶

卷四

世

每有盛坐，高胤不在，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游集之，
日輒開筵待之。寧康初，以胤為中書侍郎，關內侯。孝
武帝嘗講孝經，僕射謝安侍坐，尚書陸納侍講。侍中
卞耽執讀，黃門侍郎謝石、吏部郎袁宏執經，胤與丹
陽尹王混摘句，時論榮之。累遷侍中，太元中，增置太
學生百人，以胤領國子博士。其後年議郊廟明堂之
事，胤以堂明之制既甚難詳，且樂至於和，禮至於敬，
故質文不同音，罷亦殊。旣茅茨廣廈，不一其度，何必
守其形範而不弘本順時乎？九服咸寧，四野無塵，然

後明堂碑雍可光而修之時，從其議，又遷驃騎長史

太常，進爵臨湘侯，以疾去職。俄為護軍將軍，時王國
寶詣於會稽王道子，諷入坐，啓以道子為丞相，加殊
禮。胤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今主上當陽升成
王之地，相王在位，豈得為周公乎？望寶二三，並不宣
兩必大忤上意，乃稱疾不署其事。疏奏帝大怒，而甚
嘉胤。隆安初，遷吏部尚書。元顯有過，胤與江總密言
於道子，將奏之事。世元顯逼令自殺，俄而胤卒。朝廷
傷之。

楚寶

卷四

世

聖楷曰：元顯道子之愛子也，安有欲誅人愛子而
密言之於父乎？且元顯少年兇銳，邪黨傾附，道子
耽荒勉，禁信惑，譏諛而武子自蹈危機，寧有生理
哉？至黜國寶之姦，不署殊禮之奏，卓然可與事君
矣。

囊螢考

按今澧州車渚市有囊螢臺，即武子少讀書囊螢
處也。又其墓在州東三十里新城鎮，今建書院。

孟嘉

孟嘉字萬年江夏鄂人也曾祖父宗以孝行稱仕吳司馬祖父揖元康中為廬陵太守宗葬武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嘉少失父奉母二弟居喪大司馬長沙桓公陶侃第十女閉門孝友人無能開鄉間稱之冲默有遠量弱冠儻類成敬之同罷郭遜以清操知名時在嘉右常歎嘉溫雅平曠自以為不及遜從第立亦有才志與嘉同時齊舉每推服焉由是名冠州里聲流京邑太尉穎川庾亮以弟舅民望受

楚寶

卷四

世

分陝之重鎮武昌并領江州辟嘉部廬陵從事下親還亮引見問風俗得失對曰嘉不知還傳當問從吏亮以塵尾掩口而笑諸從事既去喚弟翼語之曰孟嘉故是盛德人也嘉既辭出外自除吏便步歸家母在堂兄翼共相歡樂怡怡如也旬有餘日更版為勸學從事時亮崇修學校高選儒官以嘉望寔故應尚德之舉大傳河南楮爽簡穰有菟識時為豫章太守出朝宗亮正旦大會州府人士率多時嘉在坐次甚遠窺問亮江州有孟嘉其人何在亮云在坐卿但

自覓竊歷觀遂指嘉謂亮曰將無是耶亮欣然而笑喜嘉之得嘉奇嘉為褒之所得乃益寵焉舉秀才又為安西將軍庾翼府功曹再為江州別駕巴丘令征西大將軍譙國桓溫參軍嘉色和而正溫甚重之九月九日溫遊龍山參佐畢集四弟二甥咸在坐時佐吏並著戎服有風吹嘉帽墜落溫目左右及賓客勿言以觀其舉止嘉初不自覺良久如廁溫命取以還之廷尉太原孫盛為諮議參軍時在坐溫命紙筆命嘲之文成示溫溫以著坐處嘉歸見嘲笑而請筆作

楚寶

卷四

世

答了不容思文辭超卓四座歎之奉使京師除尚書刪定郎不拜孝宗穆皇帝聞其名賜見東堂嘉辭以脚疾不任拜起詔使人扶入嘉嘗為刺史謝永別駕永和會稽人喪嘉求赴義路由永興高陽許詢有雋才辭榮不仕每縱心獨往客居縣界嘗乘船近行適逢嘉過歎曰都邑美士吾盡識之獨不識此人唯聞中州有孟嘉者將非是乎然亦何由來此使問嘉之從者嘉謂其便曰本心相過今先赴義尋還就君及歸遂止信宿雅相知得有若舊交還至轉從事中郎

俄遷長史在朝。賸然仗正順而已。門無雜賓。嘗會神
情。獨得便超。然命駕。遶之龍山。顧景。酣宴。迨夕。乃歸。
溫從容謂嘉曰。人不可無勢。我乃能駕御。卿後以疾
終於家。年五十一。嘉行不苟。合言無夸矜。未嘗有喜
慍之容。好酣飲。逾多不亂。至於任懷得意。融然達寄。
傍若無人。溫嘗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笑而答
曰。明公但不得酒中趣。爾又問聽妓。絲不如竹。竹不
如肉。答曰。漸近自然。中散大夫桂陽羅含賦之曰。孟
生善酣。不愆其意。

楚寶

卷四

九

蘇軾史評曰。晉士浮虛。無實用。然其間亦有不然
者。如孟嘉。平生無一事。然桓溫謂嘉曰。人不可以
無勢。我乃能駕馭。卿桓溫平生輕脫。豈安許人
者哉。乃知孟嘉若遇當作謝安。謝安不遇。不過如
孟嘉也。
聖楷曰。晉書附沈充于王敦傳後。此逆黨。理應附
著。若桓溫傳後。綴以孟嘉。似傷忠厚。且其傳語。踈
畧。不稱嘉之為人。子故取陶元亮所撰孟府君傳。
庶幾大雅君子之德有所表見焉。

鄂鄂考

按前漢書江夏郡統縣十四。後漢書江夏郡統縣
十二。晉書江夏郡統縣七。俱有郢縣。而無鄂。蓋漢
晉江夏郡。置於今之雲夢縣北四十里。非今之江
夏縣也。今江夏縣乃漢沙羨縣地。亦屬江夏郡。至
三國吳時。又分江夏置武昌郡。統縣七。始有陽新
與鄂縣。陽新即析鄂之南境也。以罷邑沿革考之。
鄂即今武昌縣。是陽新即今興國州。是而鄂則今
之羅山縣地也。其地與孝感相聯。隔在漢江西北。

楚寶

卷四

四

相去甚遠。故嘉別傳云。江夏郢人。曾祖父宗。葬武
昌陽新縣。子孫家焉。遂為縣人也。其說甚明。乃宋
人惟知宗為江夏人。而不考宗為江夏之郢人。遂
稱江夏縣城東有霧竹陰為宗故宅。紹興間。立祠
以祀。一統志亦相沿。以宗為江夏縣人。武昌縣志
又引別傳。訛郢為鄂。以宗為武昌縣人。俱誤甚。近
雲間陸伯生撰廣輿記。於孟嘉墓下注云。嘉嘗為
陽新令。卒葬此。尤可笑。古今不學無識之人。妄自
撰著。如此類。何可勝數。

龍山考

按龍山在江陵縣西北十五里山勢綿延俗名嶺山其上有落帽臺錢希言龍山記云龍山蜿蜒如龍逕西北羣岡而來又東盡于落帽臺總之皆龍山也胡禦落帽臺記云萬年固佳士然所事非人風伯爲之免冠耳此亦可謂善護

楚寶

卷門

四

樂詢

樂詢字紆遠南陽清陽人屬壽晉尚書令廣之六世孫世居江陵其舅雍州刺史宗愨嘗陳羸物試諸甥詢時尚幼高所取惟書愨由此奇之又取史傳各一卷授詢等使讀畢言所記詢畧讀具舉愨益善之齊豫章王嶷爲荊州刺史以詢爲驃騎行參軍嶷嘗問詢風土舊俗城隍基峙山川險易詢隨問立對若按圖牒嶷益重焉或譜詢解門如市嶷遣覘之方見詢閣閣讀書後爲大司馬中兵參軍轉署記室永明八

楚寶

卷四

四

年荊州刺史巴東王子響叛官曹文書一時蕩盡武帝引見詢問以西事詢上對詳敏帝悅用爲荊州治中救付以修復府州事詢還州繕修廨署數百區頃之咸畢而役不及民九年豫章王嶷薨詢解官赴喪率荆湘二牧故吏建碑墓所南康王爲西中郎以詢爲諮議參軍義師起蕭穎曾引詢及宗史劉坦任以經畧大監初累遷御史中丞初詢發江陵無故於船得八車輻如中丞健步避道者至是果遷焉詢性公卿居憲臺甚稱職時長沙宣武王將葬忽庫中火欲

推舉者謂曰昔晉武庫火張華以為積油久灰必然
今庫若有灰非吏罪也既而檢之果有積灰時稱其
博物弘恕焉二年出為廣州刺史卒官謫姪適徵士
同罷劉蚪亦明識有禮訓謫為州迎姊居官舍參分
祿秩西土稱之子法才字元備幼與弟法藏俱有美
名少遊京師造沈約約見而稱之天監初累官至尚
書右丞出為招遠將軍建康令不受俸秩高祖嘉其
清節曰居職若斯可以為百城表矣遷太府卿尋除
南康內史恥以讓俸受名辭不拜後為江夏太守便

楚寶

卷四

四

道還鄉割宅為寺樓心物表云

聖楷曰武陵志有樂令園云謫為武陵令時治園
植柰李去後百姓愛之不忍剪伐因名按謫本傳
未嘗為武陵令也但遷龍陽相時齊豫章王疑為
武陵太守雅善謫為政而後人遂因而訛傳之與
秭縣志中如此類甚多皆當刪去

楚寶卷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謝 翰較訂

名臣

許園師

許園師許紹之次子也有崑幹研涉藝文擢進士第
累遷給事中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三品龍朔中為
左相高宗自書詔賜遠東諸將謂許敬宗曰園師愛

楚寶

卷五

乙

書可示之俄坐其子獵犯人田有辭怒而射之園師
掩不奏為人所撻帝讓曰宰相而暴百姓非作威福
乎園師謝且言作威福者彊兵重鎮天子法臣文
吏何敢然帝曰嫌無兵邪敬宗因是劾奏遂免官久
之為虔州刺史稍遷相州專以寬治州人刻石頌美
部有受賂者園師不忍按但賜清白箴其人自愧後
修飾更為廉士進戶部尚書卒贈幽州都督謚曰簡
陪塋恭陵

聖楷曰唐紀云左相許園師之子自然為奉輦直

寒遊獵犯人田田至怒自然以鳴鏑射之園師杖
自然一百高不以聞田至詰司憲訟之司憲大夫
楊德喬不為治西臺舍人袁公瑜遣人易姓名上
封事告之云云今本傳俱不載當是許敬宗修實
錄時削去耳然以宰相之子射人既杖一百使復
具奏引罪則攻許之輩何所行哉惜乎園師見不
及此

唐高宗書法考

唐朝叙書錄曰龍朔二年四月上自為書與遼東

楚寶

卷五

諸將謂許敬宗曰許園師常自愛書可於朝堂開
示園師見甚驚喜私謂朝官曰園師見古跡多矣
魏晉以後唯稱二王然逸少多力而少妍子敬多
妍而少力今觀園跡兼絕二王風蕭鬱迴實古今
書聖也聖楷按寶泉述書賦自高祖太宗以至武
后皆有佳評而獨不及高宗豈銀鈎鐵畫亦為金
輪氣焰所奪耶可發一嘆

岑文本

岑文本字景仁其先鄧州棘陽人祖善方後梁吏部
尚書徙家江陵父之象仕隋為邯鄲令坐為人訟不
得申文本年十四詣司隸理冤辯對哀暢無所謂宸
屬目命作蓮華賦文成合臺嗟賞遂得直性沈敏有
姿儀善文辭多所贊綜擢舉秀才不應蕭銑僭號召
為中書侍郎主文記河間王孝恭平荊州其下欲掠
寇文本說孝恭曰自隋無道四海救死于頸以望真
主蕭氏君臣決策歸命者意欲去危就安大王誠縱

楚寶

卷五

兵剽係恐江嶺以南向化心沮狼顧驚不如厚撫
荊州勸未附陳天子厚惠誰非王人孝恭善之遽下
令止侵畧署文本別駕從擊輔公祏請典檄符進署
行臺考功郎中貞觀元年除秘書郎兼直中書省太
宗既籍田文元日朝羣臣文本奏籍田三元頌二篇
文致華贍李靖復薦于帝擢中書舍人時顏師古為
侍郎自武德以來詔誥或大事皆所草定及得文本
號善職而敏速過之或策令叢遽勅吏六七十泚策
待分口占授成無遺意師古以譴罷溫彥博為請帝

曰師古練時事長於文誥人少建者幸得復用帝曰朕自舉一人公毋憂乃授文本侍郎專典機要封江陵縣子是時魏王泰有寵修第舍冠諸王文本上疏勸崇節儉陳嫡庶分宜有抑損帝善之賜帛三百段踰年爲令從伐遼東事一委倚至糧漕軍目甲兵凡娶料配差序籌不廢手由是神用頓耗容止不常帝憂曰文本今與我同行恐不與同返矣至幽州暴病帝臨視流涕卒年五十一是夕帝聞夜嚴曰文本死所不忍聞命罷之贈侍中廣州都督諡曰憲陪葬昭

楚寶

卷五

陵始文本貴常自以典孤生居處卑室無茵褥幃布事幼以孝顯撫躬困篤恩義生平故人雖羈賤必鈞禮帝每稱其忠謹吾親之信之晉王爲皇太子大臣多兼官官帝欲文本兼攝辭曰臣守一職猶懼其盈不願希恩東宮請一心以事陛下帝乃止但詔五日一參東宮每進見太子答拜始爲中書令有憂色朝問之答曰非勳非舊責重位高所以憂也有來慶者輒曰今日受甲不受賀或勸其營產業文本歎曰吾漢南一布衣徒步入關所望不過祕書郎縣令耳今

無汗馬勞以文墨位宰相奉稍已重尙何殖產業耶故口未嘗言家事既任職久賚錫豐饒皆令弟文昭至之文昭任校書郎多交輕薄帝謂文本日卿弟多過朕將出之文本日固少孤母所鍾念者弟也欲離左右今若外出必憂無此弟是無老母也泣下嗚咽帝愍其意召文昭讓救卒無過

楚寶

卷五

唐紀曰侯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爲盜竊君集不能禁爲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爲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並付大理雖君集等自掛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臣聞命將出師至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罪譴人至以其有功咸受封賞由是觀之將軍之臣廉慎者寡貪求者衆是以黃石公軍勢曰使智使勇使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使君集重升

朝列復備驅馳雖非清貞之臣猶得貪愚之將斯則陛下雖屈法而德彌顯君集等雖蒙宥而過更彰矣上乃釋之聖權按此疏甚得用人要養兼本傳不載諸疏特為存錄

冥報記曰唐中書令岑文本江陵人少信佛常念誦法華經普門品曾乘船於吳江中船壞人盡死文本沒在水中聞有人言但念佛必不死也如是三言之既而隨波湧出已著北岸遂免死後於江陵設齋僧徒集其家有一客僧獨後去謂文本曰

楚實

八卷五

六

天下方亂君幸不預其災終逢太平致富也言果趨出遂不見既而文本食齋於自食枕中得舍利二枚後果如其言文本自語人云

李師

李師字子封延唐人師今宜遠縣宋州唐太和二年舉進士第一時昌平劉資對策議切時政指斥宦官考官馮宿等見資對嗟伏以為過古勗勗而畏中官臧腫不敢取士人讀其辭至感槩流涕者諫官御史文章論其直於時被選者二十有三人所言皆允觀常務類得優調師以河南府參軍入試曰資遂我督吾顏其厚邪乃上疏曰陛下御正殿求直言使人得自奮臣才志懦劣不能贊今古是非使陛下聞未聞

楚實

八卷五

七

之言行未行之事忽忽內思愧羞神明今資所對敢空臆盡言至皇天之所防關時政之安危不私所料又引春秋為據漢魏以來無與資比有司以言涉訐忤不敢聞自詔書下萬口籍籍歎其誠鯁至於垂涕謂資指切左右與近臣銜怒變與非常胡野喘息誠恐忠良道窮綱紀遂絕季漢之亂復興於今以陛下仁聖近臣故無害忠良之謀以宗廟威嚴近臣故無速敗之禍指事取驗何懼直言且陛下以直言召天下士資以直言副陛下所問雖許必容

雖過當獎書於史策千古光明使萬有一節不幸死
天下必曰陛下陰殺直結離海內忠義之士皆憚
誅夷人心一搖無以自解况臣所對不及首遠甚內
懷愧恥自謂賢良奈人言何乞回臣所授以旌節直
臣逃苟且之態胡有公正之路陛下免天下之疑顧
不美哉帝不納節後歷賀州刺史

廣西名勝志曰李節為賀州刺史留意吏事甚得
人心州有甌山高千餘丈舊名幽山節更名曰丹
旣賀人愛之至改丹旣為瑞雲以永其思

楚寶 卷五

聖楷曰劉蕡字去華幽州昌平人對策後七年有
甘露之難令狐楚牛僧儒皆表蕡幕府授秘書郎
以師禮禮之而宦人深嫉蕡誣以罪貶柳州司戶
參軍卒及昭宗誅韓全諤等左拾遺羅衮訟蕡寃
贈諫議大夫訪子孫授以官嗟乎由是觀之科名
重人乎抑人重科名乎子玄此疏當與去華對策
並傳天壤今道州靈遠縣有狀元李節墓

李邠

李邠字建侯北海太守邕之從孫第進士又以書判
高等補秘書省正字李懷光辟致幕府擢累監察御
史懷光反河中邠與妻相陷焉因給懷光以兄病臥
洛且華毋欲往視懷光許可戒妻子無偕行邠私遣
之懷光怒欲加罪謝曰邠籍在軍不得為毋駕奈何
不使婦往懷光止不問後與高郢刺賊盧瑒及所以
攻取者白諸朝德宗手詔褒答懷光覺嚴兵召二人
問之邠詞氣不撓三軍為感動懷光不殺囚之河中

楚寶 卷五

平馬燧破械致禮表佐其府以言不用罷燧洛中召
為吏部員外郎徐州張建封卒兵亂囚監軍追建封
子愔至軍務帝以邠剛敢拜宣尉使持節直入其軍
大會士餘以禍福出監軍獄中脫桎梏使復位眾不
敢動愔即上表謝罪稱兵馬留後邠曰非詔命安得
輒稱之削去乃受既還稱旨遷郎中順宗時進御史
中丞憲宗立為京兆尹進尚書右丞元和初京師多
盜賊復拜京兆以檢校禮部尚書為鳳翔隴右節度
使是鎮常兼神策行營前此用武將始受詔即詣軍

修謁。郿以為不可，詔為去神策行營號，俄徙河東，入為刑部尚書，諸道鹽鐵轉運使，拜淮南節度使，王師討蔡方急，李師道謀撓沮之，郿以兵二萬分壁郿境，貨餉不仰有司，是時兵與天子憂財乏，使程忌馳驛江淮，諷諸道輸貨助軍，郿素富強，即籍府庫，留一歲儲餘，盡納於朝，諸道由是悉索以獻，繫郿倡之，是吐突承瓊為監軍，貴寵甚，郿以剛嚴治，相禮憚，稍厚善承瓊，瓊稱薦之，召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郿不喜，由宦倖進，及出祖，樂作泣下，謂諸將曰：

楚寶

卷五

十一

吾老安外，鎮宰相豈吾任乎？至京師，不肯視事，引疾固辭，改戶部尚書，俄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太子賓客，分司東都，以太子少傅致仕，卒，贈太子太保，諡曰肅，郿直無私，與楊愬、穆質、許孟容、王仲舒友善，皆以氣自任，而郿當官，以峭法操下，所至稱治，猛決少恩，在淮南七年，其生殺禽擿，多委軍吏，而參佐束手不得與人，往往陷非法，議者亦以此少之。

析宗元石表陰先友記曰：李郿，江夏人，果檢自負，疑然善為官，為御史中丞，京兆尹，鳳翔節度。

聖楷按：郿子樹，仕至河東鳳翔節度使，以秘書監卒。拭子礪，字景望，大中末擢進士，累遷戶部郎中，分司東都，黃巢陷洛，礪挾尚書入，印走河陽，時留守劉允章為賊脅，遣人就礪索印，拒不與，允章怪亦不臣，賊入為中書舍人，翰林學士，礪好學，家有書至萬卷，世號李書樓，所著文章及註解諸書，傳甚多。子沈，字東濟，亦有俊才。

楚寶

卷五

十一

周塤

周塤字德升其先汝南人自襄成侯劭起徙居黃岡塤其六世孫也少孤事母孝及進士第辟湖南團練府巡官入為監察御史集賢殿學士長史學屬辭高古文宗雅重之李宗閔鎮山南表行軍司馬閔歲召還太和末訓法亂政以黨語汙縉紳有名士紛逐之獨塤雖嘗為宗閔所禮不能以罪誣也遷起居舍人改考功員外郎兼舍人事帝御紫宸與宰相語事已或召左右史資質所疑塤最為天子欽矚俄知制誥

楚寶

卷五

三

入翰林為學士武宗即位以疾改工部侍郎出為華州刺史徙江西觀察使劾舉部刺史翦捕斬賊出兵戍彭蠡湖禁止剽劫進拜義成節度使封汝南縣男宿將暴營不循令者塤命鞭其背一軍大治以兵部侍郎召判度支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中書侍郎建言故宰相德裕重定元和實錄竄寄它事以廣文功凡人君尚不改史取必信也遂削新書河東節度使王宰重賂權幸求同平章事領宣武塤言天下大鎮如并汴者幾幾宰之求何可厭宣宗納之駙馬都

尉韋讓求為京兆持不與繇是安進者少衰會吐蕃微弱以三州七關自歸帝召宰相議河湟事塤對不合青罷為劍南東川節度使駙馬都尉鄭顯言于帝曰世謂塤以直言相亦以直言免帝督加拜檢校尚書右僕射辛年五十九贈司徒

聖楷按塤初為義成節度使辟索澳為判官及為相謂澳曰何以相助澳曰願相公無權操憐然澳曰爵祿刑賞與天下共其可否勿以已之愛憎喜怒移之天下自理何權之有塤深然之又宣宗嘗

楚寶

卷五

三

與宰相論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周塤曰臣嘗奉職江西聞觀察使韋丹功德被於八州沒四十年老稱歌思如丹尚存於是詔史館修撰杜牧撰丹遺愛碑仍擢其子宙為御史此二事皆佳不知宋子京何以不採入本傳

胥偃

胥偃字安道長沙人少力學河東柳開見其所為文曰異日必得名天下舉進士甲科授大理評事已再遷太常丞知開封縣與御史高升試府進士既封彌卷首輒發視捧有名者居上降秘書省著作佐郎監光化軍酒起通判鄧州復太常丞後累遷入翰林為學士權知開封府府忻州地震偃以為地震陰之盛今朝廷政令不專上出後宮外戚恩澤日蕃此陽不勝陰之證也宜選將練師以防逆塞趙元昊朝貢不

楚實

至偃曰遠計之大暴宜遣使問其不臣狀待其辭出而後加兵則不直在彼而王師之出有名矣又奏成兵代還宜如祖宗制閱其藝後殿次進之會有衛卒賂庫吏求揀冬衣坐繫者三十餘人特八月霜露暴至偃推洪範急恒寒苦之咎請從未稜奏可西塞用兵士卒妻子留京師者犯法當死帝不忍用刑或欲以毒置飲食中令得善死偃極言其不可帝亦悔而止宦人程智誠與三班使臣馮文顯八人抵罪帝使赦智誠三人而文顯五人坐如法偃曰恤近責遠非

卷五

十四

楚實

政也况同罪異罰乎詔并釋之未幾卒偃未仕時家有良田數十頃既貴悉以予族人初天下職田無日月限而赴官者多以前後為斷偃水陸田各限以月因著為令常與謝絳受試中書吏而大臣有以簡屬偃者偃不敢發視函焚之歐陽修始見偃偃愛其文召置門下妻以女偃糾察刑獄范仲淹尹京偃數糾其立異不循法者修方善仲淹因與偃有隙聖楷曰胥偃以文章取高第以清節為時名臣宋史傳之歐陽修志之而長沙志不能詳其事深可歎也其子胥元衡字平叔亦進士工為文詞謔良廉潔居官雖小必慎在染院二庫有能名卒年三十九子茂謨太廟室長亦蚤卒曾鞏志其墓元衡對直史館刀紉之妹也妻韓氏封成安縣君暨茂謨婦謝氏皆寡居丹陽閨門有法江淮人至今稱之

卷五

十五

吳樛仁

吳樛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仁獨異之，曰：「簿乃有是人。」耶建中靖國初，畿內饑，多盜。以樛仁知大康縣，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而盜，非天性也。我以靜鎮之，若凶命，惟理故。犯誅之，毋貸羣盜。相戒不入境，中貴人譚積奴犯法，按致于理。」積憲造譖，徽宗召戶部郎中宋喬年往鞠。喬年佞吏也，疾驅至候，都皇遽入，白樛仁著衣冠坐。庶下喬年，慮囚摘隱，別決笞，度出入不能得毫毛罪，乃趨傳舍。樛仁上謁，喬年迎笑曰：「所以來為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詣闕，方有事青唐，檄熙河路轉運判官，即以直秘閣為副使，從招討使王厚領兵深入克蘭麻城，柵十三，加龍圖進集賢殿修撰，為京畿都轉運使。鄭州城惡，受命更築之，或譏於帝，曰：「新城雜以沙土，反不如故。」且速圯，帝怒，密遣取塊城上，緘以來，令衛卒三投，監綴之。如削鐵，譏不能售，遂拜戶部侍郎，兼知開封府。故事，尹以三日聽訟，右

楚寶

卷五

七

曾吏十輩列庭下，自占姓名云：「某送某獄，某去而尹

無所可否，有寶鑑者，以捕盜襲官，諸司便服金帶，擗仁視事，扭舊態來前，叱而械諸獄。一府大驚，寶珠人，居民貨久不返，度事急，匿官楊勳第，樛仁跡取之，竄於遠戩中，以事出為顯謨閣直學士，知熙州。後再起知青州，不克拜卒。

聖楷曰：宋喬年，宰相庠之孫也。用父蔭監市易，坐與媾如私及私役吏失官，落魄二十年，女嫁蔡京子攸，京當國始復起用其人，固無足數，惟按吳樛

楚寶

卷五

七

仁一事，差不媿元獻公。後而楚紀編之，稽謀可謂不倫甚矣。且喬年原非楚人，楚紀如此類，皆可刪。

唐義問

唐義問字士宣善文詞試禮部再試秘閣父介引嫌罷之熙寧中辟京西轉運司管勾文字神宗覽本道章奏知義問所為以其名訪輔臣因黃好謙領使事論之曰唐義問風力強敏行且用矣可高詔之尋以為司農管當公事方行手實法所在然義問言今造簿甫二歲民不堪命不空復改嘗從曾考寬使河東還奏事記利害綱目於笏帝取而熟視之歷舉以問應析如流帝喜曰欲見卿非今日也擢湖南轉運

楚實

卷五

六

判官一路敷免役錢又分戶五等儲其羨為別賦號家力錢義問奏除之移使京西文彥博守西都義問求罷彥博告以再入相時嘗薦其父晚同為執政相得甚驩故義問乃止時陝西舉兵多凶卒所至成聚義問請命詣官自陳給券續食人以爲便會有不悅之者免歸元祐中起知齊州提點京東刑獄河北轉運副使屬邑尉因捕盜候遺火盜逸去民家被焚訟尉故縱火程守執尉抑使服義問辨出之方早而雨用彥博薦加集賢修撰帥荆南請廢渠陽諸砦蠻楊

曷秀斷之以叛即拜湖北轉運使討降之復為州

進直龍圖閣以集賢殿修撰知廣州章惇秉政治棄渠陽貶舒州團練副使後七年復故官知穎州府卒聖楷曰史稱介之子淑問難進義問強敏介之孫恕高行不隕家聲有足美云予謂淑問之難進為其敢言有父風也義問之強敏為其文章通時務也恕之高行為其甘貧不樂仕進也管人稱虛懷惻三世清節不易若介家世展也無憾因各以其美著焉

楚實

卷五

九

渠陽考

按宋渠陽砦即今靖州楚兵防志云靖州據辰沅之上流為重湖保障兩服要區與蠻獠相犬牙夷人族種蟠踞溪峒道路阻絕中國之兵入踐其地不能兵驅且其境與空州羣苗相接勢成犄角表裏為患是以宋人議棄渠陽亦為其不便攻守也聖楷按蘇軾有論渠陽砦劄子甚詳其制取之策我國朝卒平其地為貢賦之城然則荒微蠻左何必不為我用是在設險防危貴得其人耳

張問

張問字昌言襄陽人也宋進士起家通判大名府羣
牧地在魏歲久言入於民有司按舊籍括之地數易
至吏苟趣辦持詔書奪田至毀室廬發丘墓問至曰
是豈朝廷意耶其上以問仁宗論大臣曰吏用心悉
如問何患赤子弗安也立擢之擢提點河北刑獄大
河決議築小吳問言曹村小吳南北相直而曹村當
水衝賴小吳隄薄水溢北出故南隄無患若築小吳
則左疆高右傷南岸且決水並京畿為害獨可於孫

楚實

卷五

三

陳兩隄間起隄以備之耳詔付水官議久不決小吳
卒潰徙江東淮南轉運使加直集賢院戶部判官所
部地震河再決議者欲調京東民二十萬自澶築隄
抵乾寧間言隄未能為益災傷之餘力役勞民非計
也神宗從之問十年不奏考課詔特遷其官入為度
支副使拜集賢殿修撰河東轉運使坐誤軍需貶知
光化軍未幾復使河北諸葛公權之亂罷縣株蔓連
逮至數百千人問上疏申理止誅首惡熙寧末知滄
州自新法行問獨不阿時好歲饑為制言民免常平

助役之苦交以得流凶為幸語切直驚人元豐定官
制王安禮薦問可任六曹侍郎帝以其好異論不用
歷知河陽潞州元祐初為秘書監給事中累官正議
大夫卒年七十五問處已廉潔密任廊廷幕府與科
世衡善父喪遺汝州田十頃辭弗受使歸未至而世
衡卒其子古用父治命亦不納田蕪穢者三十年後
汝守請以給學朝廷命及諸种氏熙寧時有陳舜俞
樂京劉蒙亦以役法廢黜

楚實

卷五

三

聖楷曰宋史為青苗法始行滿朝大臣盡力爭之
而不能止往往多自引去及數年之後憲令既成
天下亦莫如之何已而問守遠罷尚能懇懇為民
有言舜俞京蒙俱以區區一縣令力抗部使者視
棄其官如敝屣類非異威懷祿者能之甚矣宋史
之陋也牧民之選父母之戴惟守令職不易副而
謂縣令不當與部使者抗有是理哉國朝劉忠
宣公大夏嘗謂人否做秀才時見府縣政事不得
其平輒曰使我做時某事當如何行事當如何
罷今幸登朝不得一親民官非素志也文章楓山

懋亦以當時不得做臨武知縣為恨。由二公視之，部使者豈能算於縣令哉。

熙寧地震考

通考曰：宋神宗熙寧元年七月甲申地震，乙酉辛卯再震。八月壬寅甲辰又震。是月鄆州須城、東阿二縣地震。終日滄州清池、冀州亦震。壞官私廬舍，城壁是時河北復大震。或數刻不止，有聲如雷。樓櫓民居多摧覆，壓死者甚衆。九月戊子莫州地震，有聲如雷。十一月乙未京師及莫州地震，十二月

楚寶

卷五

三

琴卯蘇州地大震，丁巳冀州地震，辛酉滄州地震。涌出沙泥，船板胡桃螺蚌甲之屬。是月湖州地震，震是歲。數路地震，有一日十數。震有餘半年，震不止者。聖樞按京房易傳曰：臣事雖正，專必震。是時神宗即位之初，用人求治，高王安石首為變法。兵役民勞，禍流後裔。故紀元高日食于上，秋冬高地。震于下，豈偶然哉。先儒以為由此而上，則為英宗。仁宗真宗太宗太祖由此而下，則為哲宗徽宗欽宗。以至千南渡，乃有宋一代升降之會也。

譚世勛

譚世勛，字彥成，潭州長沙人。舉進士，教授郴州。時王氏學盛行，世勛雅不喜，或問之曰：說多屢變，非不易之論。置其書不觀。又中詞學兼茂科，除秘書省正字。時相蔡京子攸領書局，同舍郎多翁附以取貴。世勛獨坐直廡，繕書竟日。梁師成之客，與為隣，居數致師成，願交意謝不答。在館六年，不遷京。罷用久，次為司門員外郎。又三年，遷吏部。京復相，嫌不附，罷點。太平宮久之，復還吏部。倖臣妄引恩澤，任子持不與。

楚寶

卷五

三

史白有某例，世勛曰：豈當以暫例破成法而取中旨行之。進少府監，擢中書舍人，以謹命令，惜名器，廣言路。客賜與正上供，省浮費六事，言于上，又為當路所疾。以徽猷閣侍制知婺州，未行，復留之。徽宗禪位，素幸且還，使與李照、靖副執政奉迎。同至管龍德宮，請辯正宣仁國史之謗。世勛遺旨以復瑤華大享神祖，仍用富弼、侑食，釋奠先聖，不當以王安石配。後皆施行。秋七月，彗出東方，大因或謂此四夷將衰之兆。世勛面奏，垂象可畏，當修德以應天，不妄惑諛說。進

給事中兼侍讀內侍喧爭殿門詔以贖論世勸駁其
不恭因言童貫小惡不懲馴至大患疏入同類側目
何崇建議分外罷為四道置都總管事得額未世勸
言裂天下以付四人而王畿所治者纔十六縣獨無
尾大不掉之慮乎鼎不樂改禮部侍郎金駟南下世
勸言守邊為上策今邊不得守守河則京畿自固中
策也巡幸江淮會東南兵以捍敵下策也金人既渡
河又請遣大將秦元以所部京畿保甲分護國門使
兵勢連屬首尾相援孫傅深然之又格于衆議再冠

楚寶

卷五

廿五

車駕至金師帳下又以十害說其用事言講解之利
詞意忠激金人聳聽張邦昌偕國令與李熙靖同直
學士院皆稱疾臥不起以憂卒年五十四建炎初襄
其守節贈端明殿學士所著有師陶集
聖楷曰世勸當在秘書省不附蔡京父子以取貴
仕其立志已皎然矣故其直氣諱言遇事不撓無
不可以殺身者豈待邦昌逆命時耶嗟乎為靖康
之忠臣易為政和之直臣難不然胡寅趙鼎輩逃
人太學欲何為也

吳玠

吳玠字德夫潭州醴陵人登進士第初至潯州平南
簿時張栻經畧廣西檄攝靜江府教授劉焯代栻樹
以獮薦栻本司華備差遣盜李接起陪容雷高化貴
鬱林等州玠請賞勞罪瘳於是錄鬱林功誅南流
縣尉鬱林巡檢人驚厲爭死聞不踰時盜悉就擒
尉宰相王淮甥也玠坐降官久之知常州無錫縣用
陳傅良薦召試守正字光宗以疾久不覲重華宮玠
上疏曰今慈福有八十之大母重華有垂白之二親

楚寶

卷五

廿五

陛。下。宣。於。此。時。問。安。上。壽。恪。共。子。職。辭。甚。切。又。白。宰
相。留。正。乞。召。朱。熹。楊。萬。里。時。陳。傅。良。以。言。過。宮。事。不
行。求。去。玠。責。之。曰。今。安。危。之。機。判。然。可。見。未。聞。有。牽
裾。折。檻。之。上。公。不。於。此。時。有。所。奮。發。為。士。大。夫。倡。第
潔。身。而。去。於。國。奚。益。傅。良。為。改。容。謝。之。玠。宗。即。位。選
校。書。郎。除。監。察。御。史。上。趣。修。大。內。將。移。御。玠。言。壽。皇
破。漢。魏。以。來。之。薄。俗。服。高。宗。三。年。之。喪。陛。下。萬。一。輕
去。喪。次。將。無。以。慰。在。天。之。靈。又。言。陛。下。即。位。未。見。上
皇。宜。篤。厲。精。誠。以。俟。上。皇。和。豫。而。祇。見。焉。會。偽。學。禁

興獵言陛下臨御未數月今日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與祠中
出一紙去諫臣昨又聞侍講朱熹遽以御札與祠中
外惶駭謂事不出于中書是謂亂政獵既駁史浩議
又請以張浚配享阜陵議皆不合尋劾罷禁既弛
起為廣西轉運判官除戶部員外郎總領湖廣江西
京西財賦韓侂胄議開邊獵貽書當路請號召義士
以保邊場刺子第以補軍實增聚陽信陽之戍以備
衝要分屯陽邏五關以杆武昌杜越境誘竊以謹邊
隙選試良家子以衛府庫且謂金人懲紹興末年之

楚寶

卷五

廿六

敗今其來必出荆襄踰湖乃輸湖南米於襄陽凡五
十萬石又以湖北漕司和糴米三十萬石分輸荆鄂
安信四郡蓄銀帛百萬計以備進討拔董遠孟宗政
柴發等分列要郡厥後皆為名將屬江陵告饑除秘
閣修撰主管荆湖北路安撫司公事知江陵府陞
請出大農十萬緡以振饑者道武昌遣人招商分糴
至罷減價發糶米價為平獵計金攻襄陽則荆為重
鎮乃修成高氏三海築金鸞內湖通濟保安四置達
于上海而注之中海拱辰長林藥山棗林四置達于

下海分高沙東獎之流由寸金堤外歷南紀楚望諸
門東匯沙市為南海又于赤湖城西南邊設馬湖
斗陂之水西北真李公置水勢四合可限戎馬金人
圍襄陽德安游騎追竟陵朝廷命獵節制本路兵馬
獵遣張榮將兵援竟陵又招神馬陂潰卒得萬人分
授襄陽德安加寶謨閣待制京湖宣撫使時金人再
犯竟陵張榮死之襄陽德安俱急吳曦俄及于蜀警
報至獵請魏了翁攝參議官訪以西事募死士入竟
陵命其將王宗廉充守調大軍及忠義保捷分道夾

楚寶

卷五

廿七

擊金人遂去又督董遠等援德安董世雄孟宗政等
解襄陽之圍西事方殷獵為討叛計請于朝以王大
才彭輅任西事仍分兵抗均房諸險消粟趨陝以待
王師及曦誅除刑部侍郎遷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
成都府嘉定六年召還卒家無餘貲蜀人思其政畫
像祠之獵初從張栻學乾道初朱熹會栻於潭獵又
親炙湖南之學一出於正獵實表率之有畏齋文集
奏議六十卷謚文定
聖楷曰吳畏齋子同罷人又其治績在荆湖間今

皆泯。泯。無。聞。矣。君。子。之。懷。五。世。而。斬。豈。其。然。乎。抑。史。稱。其。以。學。為。政。夫。適。當。偽。學。之。禁。而。能。行。已。志。千。載。而。下。安。得。不。仰。詠。其。餘。烈。也。

三海八櫃考

按江陵縣東北十五里吳陸抗築大堰高保融得之名為北海宋紹興李師範乃櫃上下海以遇敵開禧初兵端既開劉甲再築上中下三海於是吳魏趙方皆增修以壯形勢後孟珙又引沮澤及諸湖水注之三海綿亘數百里遂為江陵天險金人

楚實

卷五

九

嘗犯荆門州距江陵纔百里而去以三海之險故也八櫃者所以蓄泄水勢三海俗名海子八櫃俗名九隔然其地今皆湮塞間之江陵人多不知

胡穎

胡穎字叔獻湘潭人父璽娶趙方弟頤之如二子長曰顯有拳勇以材武入官數有功事見趙范傳穎自幼風神秀異機警不常趨氏諸舅以其類已每加賞鑿成童即能背誦諸經中童子科復從兄學弓馬毋不許曰汝家世儒業不可復爾遂感勵苦學尤長於春秋紹定三年范討李全檄穎入幕穎常微服行諸營察衆志嚮歸必三鼓後全敗遣穎獻俘于朝以賞補官五年登進士第京秩歷官知平江府兼浙西提

楚實

卷五

九

刑移湖南兼提舉常平即家置司性不喜邪佞尤惡言神異所至毀淫祠千區以正風俗衡州有靈祠吏民夙所畏事穎撤之作來諭堂奉毋居之嘗語道州教授楊允恭曰吾夜必瞑坐此室察影響咸無允恭對曰以為無則無矣從而察之則是又疑其有也穎甚善其言以樞密都承旨為廣東經畧安撫使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仕于潮者皆信奉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為未嘗詣也己而早答守不敬蛇神故致此後守不得已詣焉蛇蜿蜒而出守大驚得疾

旋卒。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傳昇蛇。至其大如。柱高。黑色。戴以關。額令之曰。爾有霧。當三日見。變。惟過三日。則無神矣。屆期。蠢然猶。泉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西。尋遷京湖總領。財賦咸。渾問。卒。贈四官。額為人正直。剛果。博學強記。吐辭成文。判下筆。千言。援據經史。切當事情。倉卒之際。對偶皆精。讀者驚歎。臨政善斷。不畏疆禦。在浙西。榮王府十二人行。劫綱悉斬之。一日。輪對理宗。曰。聞卿好經。意在浙獄。額曰。臣不敢屈太祖法。以負陛下。非嗜殺也。帝

楚寶

卷五

三

為默然

聖楷曰。先輩文衡山云。王雲鳳出為陝西提學。臺長汪公某告之曰。君出振風紀。但盡分內事。勿毀淫祠。禁僧道。雲鳳曰。此正我輩事。公何以云然。公曰。君見得真。確則可見之。不真。高一時。幕名為之。他日。妻妾子女。有疾。不得不禱祠。一禱祠。則傳笑四方矣。雲鳳歎服。按此。與楊允恭對胡額之言。正合。其後。額殺蛇神。斬劫卒。都從毀淫祠。做去。若見稍不真。定無此等舉動矣。胡公亦可人哉。

楊大異

楊大異。字同伯。唐天平節度使漢公之後。十年。祖祥避地。禮陵。因家焉。祥事親孝。親公哀毀。泣盡繼以血。廬墓終身。有白芝。白鳥。白兔之瑞。事聞于朝。褒封至孝。公賜名木植墓道。以旌其孝。大異從胡宏受春秋。登嘉定十三年進士第。授衡陽主簿。有惠政。調龍泉尉。攝邑令。適歲饑。提刑司遣吏和糴米二萬石于邑。米價頓增。民乏食。大異即以提刑司所糴者。如價發糶。民甚德之。提刑趙與憲大怒。摺其罪。弗得坐。以方

楚寶

卷五

卅一

命移安遠尉。邑有峒寇擾民。官兵致討。積年弗獲。檄大異往治之。大異以一僕負告。身自隨。肩輿入賊峒。傳呼尉至。賊露刃成列。以待徐論。以禍福皆伏地叩頭。願改過。自新。留告身為質。偕其渠魁數輩出降。以功遷吉州戶曹。改廣西經幹。復以彌盜。賞除四川制置司參議官。北兵入成都。大異從制置使丁黼巷戰。兵敗。身被數創。死。閤門皆遇難。詰旦。其部曲竊往。瘞之大異。復蘇。負以逃。獲免。進朝奉郎。宰石門縣。就除通判。深陽。樞州事。皆有惠政。去官之日。老弱攀號。留

楚寶 卷五

之○大○異○易○服○潛○去○權○知○登○開○鼓○院○遷○大○理○寺○丞○平○反
 寃○獄○者○七○召○對○極○言○時○政○得○失○迂○宰○相○意○出○知○澧○州
 理○宗○曰○是○四○川○死○節○更○生○者○楊○大○異○耶○論○事○剴○切○有
 用○之○才○也○何○遽○出○之○對○曰○是○人○尤○長○於○治○民○命○予○節
 進○直○秘○閣○提○點○廣○東○刑○獄○兼○吏○事○時○常○平○司○道○負○山
 積○械○繫○追○索○姦○蠹○百○出○大○異○與○之○約○悉○縱○遣○之○負○者
 如○期○畢○輸○吏○無○所○容○其○姦○訪○張○九○齡○曲○江○故○宅○建○曲
 江○書○院○以○祀○之○改○提○點○廣○西○刑○獄○兼○漕○使○二○司○所○至
 姦○吏○屏○息○寇○盜○絕○迹○凡○為○民○興○利○除○害○者○必○奏○行○之
 復○建○宣○成○書○院○祀○張○栻○呂○祖○謙○廣○海○幅○員○數○千○里○道
 不○拾○遺○報○政○為○最○未○六○十○即○丐○致○仕○不○允○章○四○上○除
 秘○閣○修○撰○大○中○大○夫○提○舉○崇○禧○視○醴○陵○縣○開○國○男○食
 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歸○里○第○與○居○民○無○異○學○者○從
 之○講○肄○諄○諄○相○與○發○明○經○旨○條○析○理○學○食○祠○祿○者○二
 十○四○年○卒○年○八○十○二○子○靈○霖○靈○載○忠○義
 聖○楷○曰○醴○陵○故○湘○南○地○山○水○清○鬱○宜○產○英○譽○然○獨
 盛○于○晚○宋○時○亦○生○才○之○一○厄○也○若○楊○公○三○世○忠○孝
 可○為○惻○然

楚寶 卷六

明 梁谿高世恭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丹陽賀開先較訂

名臣 皇明

吳琳

吳琳黃岡人父應淵富好行德與吳尊摩子輩輩
 諸名賢友善元朝徵詔不起書西山先生喪之至今
 稱西山先生公業儒通經術高祖平陳歲用詹同

薦召為國子博士嗣遷浙江按察司僉事歷武巖臺
 著績入為起居注吳元年命同魏觀求遺賢於四
 方陞太常卿進兵部尚書京闈鄉談上曰琳經學
 優命與司業宋濂典試事洪武三年改吏部尚書
 賜誥褒美公既入吏部與詹同迭視事尋公以老乞
 致仕既家居上嘗遣使察之使者潛至公旁舍見
 一農人孤坐小几起而拔稻秧徐布於田貌甚端謹
 使者問曰此有吳尚書者在家否乎農人欲手對曰
 琳是也使者還白狀上益重之復召入為原官後

在吏部堂一旦賤坐而逝

聖楷曰人臣潔身事至而蹈危機者非盡其世之
不淑也或快意當前止足念少或功高譽重欲退
未能古之覆轍往往然矣吳公起自布衣屢登樞
要獨能隱顯一致坐化木天視夔門之旅櫬斯為
優矣魏天年寧不悲夫故爾與監鴻猷得時之
美駕若夫含章貞守以從王事所謂棄鱗養角知
所輕重也

楚寶

卷六

二

夏瑄

夏瑄字韞輝湘陰忠靖公之次子也少穎敏喜讀書
嘗竊觀忠靖奏草及忠靖朝退必請問所議事忠靖
笑曰是非爾所知也然心默喜之胡公淵嘗夢上
以櫻桃一盤錫忠靖二子長子琬避不敢受而公獨
受賜後琬卒胡公以告忠靖曰繼公夏氏者必此子
也仁廟嘗顧問忠靖曰卿子年幾何欲以近侍官
之忠靖曰臣子幼稚非食祿時俟成立事陛下未
晚也宣德五年忠靖薨宣廟震悼不已即日遣中

楚寶

卷六

三

官致命於家拜公尚寶司丞明日公與叔父原禮入
謝時公年甫十有三進退有度特賜冠帶衣服公扶
柩歸鄉里宣廟憫公幼特免守制使養母于官高
別遣官護喪且厚恤其寡公強記過人太師弼公
輔呼為小友少師蹇公義而下多公父執禮重之正
統初英廟追念忠靖勤勞特賜公田十八頃而蠲
其稅楊文敏公榮將歸謂公曰尚寶非處君地否還
當薦君未幾楊公卒不果雲南夷逆命公上疏乞立
功自效尚書王公驥奇之欲以公往有沮者乃已八

年命署尚寶司事公以甥疾乞侍養還鄉切念乃就
職時四方多事公上疏陳七事一謂湖廣苗本異種
必有首惡糾合為寇空密令諸將從諭以利害誘以
重賞使反兵相攻然後出其不意擊之必破一謂苗
出遠劫必使老弱守寨空分兵間道擄其巢穴則賊
分而勢寡一謂北虜雖每歲調貢狙詐難測空令知
兵者行邊旌勇智退老弱繕器械修城隍謹烽堠以
備不虞一謂福建盜作師久無功使賊勢日張民困
轉輸不得耕食是益盜也空督將臣乘時殄滅多見

楚寶 卷六

采納十四年虜犯京師公憂憤陳四事一謂虜乘勝
遠闕鋒不可當空堅壁勿戰使進無所得退復氣沮
然後出奇設伏諸道奮擊破之必矣一謂虜深入否
地空命死士夜襲其營仍設伏內地以待追者一謂
虜既舉國入寇邊無所禦空調邊兵之手入捍京城
內外夾攻彼將自潰一謂我軍依城為營進無死志
退有所歸空嚴號令以堅其志如以三隊為法前隊
戰退令中隊悉斬以徇則士畏法而不畏敵矣詔亟
行之後虜使至空又言虜無故遣使與吾諱者偕來

必佯為遜辭以緩我應援揣我進退規我虛實或為
誑事虛情以亂我謀或賂我諜者命為反間空慎防
之以觀其變又謂虜若引退空分兵五路間道襲之
以正兵二路當其前以奇兵二路攻其傍以伏兵一
路絕其後又以宣府大同諸路邀其歸益彼方恃強
不虞吾至直待使回犯我而我先奪其心勢可必破
况今太陰犯昴主胡不利太白出高用兵取戰吉臣
以為天道人事機不可失當道不能盡用其言公又
言虜既得利今冬來春必圖再寇今日汝寧鳳陽諸

楚寶 卷六

府及河徙故地流移之民無慮百萬恐因隙而動為
患不淺願假臣便宜使招募智勇以為國用仍條陳
事空以為先召吏士及其故老俾各舉所知凡舉至
及所舉勞以酒幣揚名于旗以備忠義然後榜諭凡
有知兵敢戰習騎射諳地利能為間諜者許以官賞
復其家一丁以給其力事平之後不願為兵者釋之
教閱之法以百人為率擇其能者十人以教其九十
人兵集既眾又習戰法可以捍京邑可以消外變事
下兵部尚書于公謙請試用其才侍郎王公偉公知

已也時為監察御史亦請勅募兵淮揚會事定不
果久之公以母老乞就養金陵命掌南京尚寶司
事三月丁鄭夫人憂上京師復陳三事曰賞罰以為
御將不可不嚴任吏不可不寬宥罪敗師棄守之將
以戒不忠增廉官能吏之祿以勵不任曰去利以為
善治國者不損民以益己因舉近事以利致害者貪
虜入貢致生邊患宿兵龍川以疲中國其弊在上汚
吏責民以妨文治貪將虐兵以耗軍伍其弊在下空
減浮費以輕徭賦省游食以足軍儲惜民力以培邦

楚寶

卷六

六

本文謂貴州空仍洪武舊制置行都司罷藩臬罷縣
命一良將輔以文臣使專決於外以寧邊患曰審機
以為制敵之機係乎攻守之得失因舉近事之失機
者虜初寇大同氣銳鋒利不當戰而與戰以致敗績
一也宣府懲彼失利畏慎大遇虜經其城當戰而不
與戰以致土木之敗二也及虜越重關犯畿甸自納
其死而我過為防禦無所施措以致大變三也空鑒
覆轍懷遠圖揚天威以雲國耻大學士高公穀見公
疏薦于朝亦不果用奉使秦府充冊封副使凡所賜

遺悉不受天順二年公以疾請命掌南京尚寶司事
踰月遷少卿八年賜誥命特贈所生母王氏為夫人
成化二年進為卿時五府多闕惟都督一人公奏守
衛事重非一人可任乃命四都督往更宿衛十四年
九載考最陞南京太常寺少卿仍掌尚寶司事方圖
請老歸守先墓無何疾卒未卒五日猶力疾草疏大
畧言臣伏見太宗文皇帝賜皇太孫勅諭皆農
桑軍國為政治民之要誠祖宗詒謀之至意願
陛下置諸左右覽而行之仍命皇太子讀誦使預

楚寶

卷六

七

知民事難守成不易則不必遠求諸古而天下可
治臣懷此言未敢輒上今臣病且夕死此而不言永
無日矣命其子崇文上之計聞上遣官諭祭於南
京
聖楷曰諸葛武侯卒於軍中宣王案其營壘處所
歎曰天下奇才也夏瑄少恥父蔭欲立功自効不
得土木之變虜犯京師瑄憂憤陳四事又陳三事
識大察亂出奇設伏皆救時急者而當事者卒不
能用其言惜哉予故特表著之使如武侯之營壘

後人知所取法也抑觀其終于太常力疾一疏又何其老成憫惻篤于忠悲廖太史題夏氏三世畫像云大師公功在當時澤流宇內猶之衡嶽出雲洞度浴日鼓扇造化而物不有其功太常君克昌厥後振揚先烈猶之山下出泉風行水上涵蓄浩漑而人不知其蘊通政君發其幽潛續其碩膚猶之山益峻而高水益駛而奇而莫知其所紀極嗚呼盛矣通政君名崇文瑄之子也舉進士亦有異才多建白

楚寶

卷六

于肅愍功罪考

維風編曰少保于肅愍公諱己己之秋胡塵翳天皇輿播越於迤北戎馬躡跡於郊坰變在呼吸間耳幸不至如靖康永嘉之禍者公之力也惟公時勞畫所最難者有七彼時闕庭閔然而詳監國欲退已成甘露之變矣公上陛掖留請立斃王毛二豎以紓眾憤請宣諭玉振應族俟命行誅馬順應苑擊苑勿論而羣情乃定一也嗣監國新立法紀不章戰守無具廟忠且方熾也公首正扈

駕失律之罪亟請遣官募義勇集民夫更漕卒練營兵以備征調且除戎器調兵倉傳檄邊鎮近省並授方畧遇勦勤王二也嗣徐理倡議南遷踵宋季南渡覆轍矣公勸哭抗言力排其議自是根本始固三也石亨請開九門以避賊鋒幾以百萬生靈與虜矣公命盡移郭外居人入城背城而軍德勝門外堅壁清野急散官軍通州倉糧百萬盡入都城不以資敵四也喜靈嗾大宦議和後恭將許貴亦請與和緩師是季宋欵金之愚計也公

楚寶

卷六

即出德勝門對壘約戰勵將誓師而虜始震沮五也喜靈異族以國為市此虜奸細也公投計擒之以絕禍本六也自是虜會悔禍奉上還京其時外患甫戢內釁漸萌奉迎之議上不樂聞請停少失于戚之事兆矣公昌言大位已定不致異議惟君臣大義兄弟至情自應遣使奉迎上乃勉從七也且其時閩越嶺南劇盜蜂起南蠻西蕃亦復蠢動公內固京師外籌邊鎮防衛陵寢散降胡抗控漕渠開鎮臨清收復獨石八城堡倉黃汪晉

動中機空一時經畫奕世永賴者不可殫述殆若
天授神啓豈公之智算異等抑公之精誠無二耳
惟虜酋擁上皇大同城下勅降大同人登城謝
曰賴天地宗社之靈國有君矣至宣府城下亦然
至京城下亦然公特引據孟子社稷爲重之言實
合漢帝分羹之謾對襲鄭人伐許之故智也事以
之成疑以之生悲夫公嘗言此一腔血不知竟灑
何地嗟嗟公之血誠已灑於此矣太子之易南
城之綱公何以自解於英皇顧九廟列聖享血

楚寶

卷六

十

食於無疆者當以鑒公此血誠也

聖楷按于公初謚肅愍蕭公允嘯撫浙始題請改
忠肅時大司馬王公雲渠在都中夢于公來訪以
詩相質覺後但記一聯云空山清淚憑誰訴萬里
忠魂獨自歸王異其夢而謚乃定噫公之精爽如
此類甚多後學不知或妄爲論列予故取耿恭簡
之論附見於此

王竑

王竑字公度江夏人成籍河州正統四年進士公正
直剛毅有經濟才初爲戶科給事中郟王監國初坐
午門南面視朝百官劾王竑誤國讀彈文未起錦衣
指揮馬順振黨也從旁叱言官去公怒摔順首曰此
正奸臣當誅百官批殺順文索毛王二長隨監國
爲擊死血漬丹陛內臣滌血儀長史曰勿滌爲若壽
鑒俄遣都御史陳鑑籍振家并其黨是冬劾犯京師
命公監守北城軍當是時北城諸將獨戰勝退虜京

楚寶

卷六

十一

師解嚴公上言廟去不大挫必再至宜急爲戰守計
勿遂謂無事陸命都御史守居庸關訓練士卒繕塞
險隘軍政一新又能諭以大義感動人心北門屹然
尋病還京蕭啓代公景泰二年總漕淮上三年兼巡
撫清理鹽法賑濟劾巡河御史王岷貪淫請岷戍開
手會災傷四年上疏言山東河南東昌開府抵江北
徐淮去年正月大雪異常夏秋水人民廬舍漂蕩
麥稻滄沒老穉顛連流徙邇者新春風雨連月寒沍
倍冬不識天意何在嘗觀易泰卦彖曰內陽外陰君

子道衰小人道消否卦象曰內陰外陽君子道消小人道衰蓋陽為君子陰為小人今方春陽長其候類
秋冬是陰盛陽微殆食祿者君子少而小人多故也
然小人之行豈懦而無用鈍而不敏訥而無言愚慙
而宵犯天怒者乎必其欺詐若誠敬便佞若忠鯁太
貪若廉太姦若愚即書所謂靜言庸違孔子所謂色
厲內荏者是也伏望 皇上念祖宗社稷之重上天
咎徵之戒責有位之臣痛自修省收圖進君子退小
人俾忠良者任政奸邪者屏處又必省刑罰而止聚

楚寶

卷六

十三

以收民心愛民以植邦本庶幾人事修而天變可回
然欲知君子小人邪正文必本於聖德之明睿伏望
皇上自親講臣俾陳二帝三王與 祖宗列聖養心
修德之要以清出治之源則凡君子小人莫逃天鑑
矣臣謹瀆竇憲致茲災異無所逃罪伏乞罷歸田里
上嘉納引咎勅諸大臣修省下災畿邑賑濟公又上
疏言饑民流徙就食臣分遣屬吏沿河贍賑每遇過
舟董令出米為粥分給賴存活者一百八十五萬八

千五百人勅諭富有方家出米麥穀粟二十五萬七
千三百石銀三千六百七十兩錢綿布半之量給被
灾者五十五萬七千四百七十九家缺農具種子七
萬四千三百九十七家亦以官物賑給民流去撫來
復業者五千五百九十三家他境流冗安輯者萬六
百餘家幸賴聖明盜賊稀少顧鴻馮之哀鳴方息鷓
鷃之棲戢未寧耕籍休養庶底康寧四年少保陳循
戶部尚書金灝皆言公心純政平委曲調劑弘濟民
艱况總督漕運姦貪畏憚兼理巡撫兵民慕戴陞副

楚寶

卷六

十三

都御史仍治淮安 上皇復辟請浙江恭政尋除名
編管江夏居半歲放歸田天順五年宇來寇陝西我
兵再敗京師宵賊反傷二三大臣南陽薦起公視師
會虜退再渡淮上威行惠聯聲望益重茂陵即位收
用名賢陞兵部尚書公守正嫉邪人知嚴憚不能盡
行其志三閱月請老去正德中謚莊毅
通紀曰王莊毅公坊巡撫兩淮諸魏時徐淮大饑
民死者相枕籍坊至盡所以救荒之術既而山東
河南流民猝至坊不待奏報大發廣運官儲賑之

近者人日飼以粥。遠者量散以米。流徙者給米。以爲道食。被鬻者贖其人。以還其家。共用米一百六十萬餘石。活數百萬人。擇賢四十人。空庾六十楹。流民之病者。死者。給以棺。爲瘞。家室之窮。晝夜竭精慮事。窮理有所委任。必委曲戒諭。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或述其行事。爲救荒錄。世傳焉。先是淮上大饑。帝于樓轄上閱疏。驚曰。奈何。百姓其饑死矣。後得茲奏。輒開倉賑濟。大言曰。好御史。不然饑死我百姓矣。

楚寶

卷六

十四

聖橋曰。今之爲民上者。遭歲大歉。輒藉口云。救荒無奇策。試看王莊毅之賑濟。饑民是奇策否。此策在有位者。人人可行否。程子謂一命之士。苟存心于愛物。于人必有所濟。朱子亦謂凡民有患難。勢可言于官。則爲言之不可言。則多方救護之。况時位在我。得行其志者哉。按景泰二年。帝頗聲色。麥修嘗以銀豆金錢等物撒地。命宮人及內侍爭拾爲鬧。笑編修楊守陳賦銀豆。謚曰。尚方承詔出九重。台銀爲豆。驅良工。顆顆勻圓。奪天巧。朱西進

入蓬萊宮。御手親將十餘把。琅玕亂灑。金塔下。萬顆珠璣。走玉盤。一天雨。雷鼓。鴛瓦中。官跪拾多盈。袖金鏞半。臨羅裳。緜。贏得天顏一笑。款拜賜。趨來坐清晝。聞知昨日六宮中。翠娥紅袖。承春風。黃金作豆。競拾得。辛車不至。愁煙中。別有銀壺薄。如葉并刀剪。碎盈丹匣也。隨金豆灑金塔。滿地春風飛。玉蝶君不見。民食木皮和草根。夢想豆食如八珍。官倉有米無錢糶。操瓢盡作溝中塵。明王由來愛一頓。安邦只在恤窮民。願將銀豆三千斛。活取枯

楚寶

卷六

十五

骸百萬。嗟乎。讀此。謹益知。世窮人之功德。不小矣。

伍文定

伍文定，松滋人。弘治二年進士，初授常州府推官。以事忤逆，瑾已陞成都府同知，追逮詔獄，為民瑾誅補。嘉興府同知平桃源賊有功，都御史陶琰以異材薦于朝。陞河南府知府，時江西吉安多盜，乃調吉安。至即會承豐巨寇賴招壽等四百餘人，平桶岡賊，得渠魁謝志山等，宸濠反，詐奉太后聖旨，移檄遠近，人心惶惑。文定即同都御史王守仁倡議討賊，提兵攻南昌。濠舟師還救，迎戰于王家渡。文定立矢石中督

卷六

六

戰砲火燎其鬚，而不為動。濠遂就擒。陞按察使，進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操江。久之以疾致仕。尋起為兵部右侍郎。陞右都御史，屬雲南有安風之亂，陞兵部尚書兼都御史，提督雲南川廣軍務。未入境，賊平時凶部屢不靖。文定欲乘兵力勦之，以伸威百蠻。上遽降旨罷兵。召文定還，督團營。文定因乞休，許之。至是卒。詔賜祭塋如例。文定孤忠自信，遇事敢為，不能與時為俯仰，故功烈甚著。然以粗悟終其身為志士所深惜云。

皇明通紀曰：正德十四年六月，福建福州軍亂，王

守仁奉命往撫，將至豐城，聞宸濠已反。守仁乃棄所乘座船，以小舟奔還吉安。遂與知府伍文定倡義檄徵諸郡兵共討之。吉安府兵先集，袁州府知府徐連、臨江府知府戴德孺、贛州府知府邢珣各率兵至。守仁遂督四哨兵進攻南昌。瑞州奉新兵亦會賊黨守城者，聞兵至，俱先逃潰。是月二十日，五鼓兵薄城下，城門或開或閉，遂克之。寧府官中眷屬皆自焚，各哨兵入城，大縱殺掠，爭取金帛。

楚寶

卷六

七

贛州瑞州兵尤甚，守仁執十餘人斬之，乃稍定。時宸濠攻圍安慶，十有八日，城中守愈固，賊兵疲氣沮。聞守仁兵下南昌，宸濠大恐，議還救根本。遂解安慶圍，兼程還守仁。趨各哨兵迎擊之，遇於王家渡。伍文定哨先進，邢珣從之。贛兵奮斬賊首吳十三，賊眾敗走。宸濠懼，退保樵舍，盡出金寶犒士。死戰守仁，令以小舟載柴乘風縱火焚之。賊遂奔潰。宸濠為兵士所執，妻妃及宮人皆赴水死。世子諱子及李士實、劉養正等皆被擒。賊眾殺溺死者萬

餘人時七月二十六日也初宸濠將反其如嘗泣
諫之不聽既就擒檻車北上與監押官言往事即
痛哭且曰昔紉用嬖言而亾天下我不用嬖言而
亾家國悔恨何及

吳瑞登曰宸濠之手孫許勵其節王伍大其勳而
中其機空奮其忠勇則尤文定力也昔雷奮奉面
中六矢而不動文定火燎鬚鬚而不驚以故保全
雕陽與誅鋤盜賊者曠世一例焉

王陽明舉能自代疏曰切見致仕副都御史伍文

楚寶

卷六

六

定質性勇果識見明達往歲寧藩之變嘗從困起
兵討逆臣備知其能今年力未衰置之閑散誠有
可惜若起而用之以為巡撫其於經畧之方撫綏
之術必能不負所委聖指按平濠一案賞不酬
功若文定皆未免有徒薪之歎故併採陽明薦疏
可為定論

袁宗泉

袁宗泉字仲德石首人少俊異有大志弘治庚戌登
進士辛亥恭穆與獻皇帝初分封安陸之國遷克
長史勵精奉公獻皇帝慶得賢相事無大小悉裁決
焉嘗降溫旨袁長史厚內方外正學篤行盛德長
者也益見信任登弊戢姦衛從有強取民財者廉之
不少貸由是府中憚其嚴肅無敢擾州民賴以安堵
丁巳獻皇帝授正三品進階通議大夫正德乙亥獻皇

楚寶

卷六

十九

復表臬清謹有年政事練達武皇帝賜旨勞之進
江西按察使秩仍舊輔導辛巳世宗入繼臬扈從
至良鄉上覽禮部具儀謂臬遺詔以否嗣皇帝
位非為皇子臬曰至上聰明仁孝實天啓之蹕次
京城行殿輔臣楊廷和固請上由東安門入劄曰
今上繼序即帝位可復行藩王禮耶因正色厲聲呼
關大明中門入登大寶臬翊贊新政益效靖恭凡所
建白悉為國家無窳之基四月二十二日陞吏部左
侍郎兼翰林院學士先武皇帝時內豎乘逆璫餘

烈縱恣不戢。臯首請裁抑，止給役禁闕，不得預政事。典兵柄，繇是闕尹，屏縮朝綱。肅清五月初十日，遷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索剛正清介，入居台衡。大小師承京師，苞苴無敢至門者。八月初二日，上簡儒臣，備日講。臯預知經筵，數陳墳典，明也。劉切。上注聽為之改容，因欽賜如嫻各六人，初為長史時，中酒畫寢，偶夢一美姬扶床，踞請曰：妾備李白洲下陳。今願治相公帷箔，驚覺召黃夫人，語異之。既而李以黨宸濠敗，妻孥沒入官。至是所受賜，如李如預焉。則

楚寶 卷六 二十

昔夢中人也。定數之不可移如此。九月朔，遣疾。上命御醫診視，中官臨問，病革。上疏敬還所賜如嫻，不從。遺命各放靈家，寢疾七日卒。年六十九。謚榮襄。聖楷曰：漢官制，諸侯王傅相亦盛矣哉。其御史大夫以下，皆自確置。及景帝懲七國之亂，始更易傅相。諸侯王不得治民，令內史治之。而官僚亦自此省矣。然魏晉以降，師友文學起家，王邸又何其彬彬郁郁也。我國初畧倣漢制，靖難後，惟置左右長史二人，掌王國之政，令輔相規諷，以匡王失行。

之百年而無弊。洵良法也。蔡襄附日月之光華。際飛龍之景運，要其致身亦匪無術。當其扈從至京師，獨正色厲聲呼關大明中門而入，與宋景淵對。蚤已膺合，何異哉。若夫大禮議起，良鄉嗣泣之。

楚寶 卷六 廿一

李承勛

李承勛字立卿嘉魚人弘治六年進士父田歷官都御史公幼靖敏長與諸兄郎中承恩評事承芳貢士承箕承顏相師友修勵行業初知太湖縣力行善政為南京主事刑部歷戶工部郎中出守南昌當是時南昌難治劇賊驕藩內外孔棘公深畧雄才撫機輒應正德六年贛賊犯新塗執叅政趙士賢靖安賊據越王嶺瑪瑙崖萃林賊破瑞州公廣詞譟繕壁壘扼溪澗屢進戰擒胡雲二纜還府萃林賊又叛殺副使

楚實

卷六

二

周憲公諭降徒賊王奇約內應夜引兵舉火為號大破賊斬首三千境內安輯公即上疏請蠲租八年挑源賊起江浙間執兵備吳廷舉總制俞諫請邊兵勦賊公曰賊乏食必掠裴源積粟請贖兵自德興南昌兵自岳源分兩翼伏裴源而令邊兵驅賊賊果悉裴源遁去太監黎安欲奪公功誣公竄賊詔大理卿淵忠即訊廣信事白陞浙江按察使歷陝西河南右左布政使十五年副都御史巡撫遼東遼東故富饒無虜患自汪直開邊虜輒携武擾我開原熱路沅河三

城俱極殘破

公修築定遠慶雲古城鎮夷松山柴河六堡壘望百八十一所屯田千五百頃又修中固鐵嶺蒲河撫順諸城皆濬隍樹木為阻固東園稍靈進公俸一等逾年請告嘉靖初起公南臺轉南京刑部侍郎進尚書又召入吏部尚書道改刑部加太子少保上疏論時事改兵部尚書兼都御史代胡端敏公提督團營惡郭勛驕縱翦其羽翼勛愬公欲并中端敏公公辭營務不允嘉靖八年尚書兵部當是田州岑猛叛用兵兩廣騷動苗部沙保又叛土魯番奪我

楚實

卷六

三

哈密河西小王子歲入塞公與端敏公相繼本兵同心經理戎事願敏公奏裁各省鎮守守備內臣二十七人錦衣官校旗勇內府詭匠數千人此皆破祖宗法依城社坐耗國儲腹民膏血大蠶衆束手閉目莫敢何問者公恃上聖明一旦剪剔去騰驤四衛者詭言依附奸欺不可諱公言官府一體請官軍考選清覈並如旗手等衛制曰可內田言四衛禁軍練兵部不便往歲彰義門破虜東市勦甯賊皆四衛功以直內故得號召易集下兵部再議公直言往歲

之事正以兵權歸人致亂彰義門之戰由太監王
振東市之賊即太監育吉祥也上從公議九年大風
晝晦上恐懼憂遼詔問之公答曰聖祖有訓謹
備胡戎去歲水合北虜盡入河套以陝西遼患延
寧固原為急甘肅軍餉專仰河東空于蘭州及時糴
貯以備河西災窘曩時河西患苦土魯番亦上刺又
深入兩寇夾擾孤危益甚海賊套賊出入殺掠並經
莊浪被其殘害急宜繕塞設險斷截種使賊相隔
絕兀良峯最近京師不善撫即為門庭之寇雲南安

楚寶 卷六 四

鳳之叛軍民困敝臨安蒙自盜賊復起曠日持久恐
釀成大患交趾世子流寓老嫗異日歸命請援或據
地求封皆未可測惟用人理財蚤為警備以保社稷
幸甚十年議耕桑禮詔問公答言禮有儀文政有根
本惟上下儉節懇田興水利足民衣食今日急務議
郊禘又詔問公以傳經術順人心對公楚人有名
上稔知公幾欲用為吏部尚書不果是年春充正使
冊九嬪晨起趨朝暴疾卒贈少保謚康惠公學有源
委才無枝柱提兵南北曉暢軍事通達國體議論英

發康潔自守家無餘貲子樹益府長史

聖楷曰李康惠公父李田字舜耕景泰甲戌進士
勳業人品與康惠益後先相映云今畧紀其一二
事為郎中時蜀大壩蠻叛尚書楊鼎薦田可任督
餉至蜀度其地險阻遠輓病民乃計黔瀘夔慶等
處官民所有徵調勸諭得糧二十餘萬石草四十
餘萬束凱還論功擢廣東左叅議海南夷酋那喃
叛眾議請兵田不可巡撫檄田獨任渡海發近罷
兵捕首惡誅之躬抵巢穴懇切開諭蠻畏威懷德

楚寶 卷六 二五

相率効順後陟右副都御史巡撫京畿適久旱民
轉徙饑甚田發官廩賑濟仍假貸富民或給官錢
俾自趨食全活近萬人中官汪直用事怒田不私
謁林以禍無恐及其敗人慶之亦撫喜此與康惠
彰義東市之對同一氣節也楚先賢又若鄭忠肅
之父子輔劉忠宣之父仁宅皆有行業卓越時流
刊收之獨行庶幾蔚宗懷尚風軌之旨耳

梅國楨

梅國楨字客生楚之麻城人也少俊朗有大韻能詩
文善騎射既舉于鄉遂挈家客長安久滯公車無意
仕進鍾采理光無復圭角嘗曰人生自適耳依憑軌
跡外張名教酷非所屑常與海內之文人詞客花月
晨夕分題賦詠為騷壇玉盟遊金吾戚里間歌鐘酒
兕非公不敵筆札唇舌為世所榮孟公驚坐樓綫分
鯖下至三河年少五陵公子走馬章臺校射平原酒
後耳熱相與為裙袴之游調笑青樓酣歌酒肆布衣

楚實

卷六

廿六

楚製出入市慶摩杪鍾鼎賞評書大鼻長鬚有若
劍客道人之狀識者固知公愛憐光景耗磨壯心與
俗沉浮不用繩檢而外夷內朗宏量沉機真謝安石
張齊賢之流也癸未登第鳴琴幾輔笑譚視事不令
而戢邑多中貴數擾條教公誦其言崇其禮皆與悅
以去入觀騎駿馬帶長弓控羽箭偕侍史蒼頭十餘
人作健兒裝沿途逐狡兔射野雀他邑令值之大駭
以為探丸人熟視則公也以政最入為御史壬辰春
寧夏逆賊劉東陽許朝學承恩上文秀等忿巡

撫黨擊裁制叛卒特起殺之遂據城掠堡反督臣劉

學曾以變聞朝廷肝食公上封事大畧言賊不足畏
獨虞秋高馬肥勾虜入犯禍且不細為今計者惟檄
驍將扼虜使不得入而後賊可攻臣見大將李如松
父成梁第如栢等俱足智勇無忝崇文李愬且世受
國恩可使也上許之諸言者與李氏跋扈不空拒虎
造狼議論鼎沸公又上封事曰臣見寧夏猖獗必得
名將以專其任時雖豪傑如雲各有鎮守惟退閑宿
將李成梁父子素有威望紀律嚴明諸子家丁武勇

楚實

卷六

廿七

可任雖寧夏嗜承恩父子號為勇健而不知李氏父
子之遠出其上也諸臣乃慮其勢重生患有拒虎進
狼之憂臣于此亦念之熟矣李氏父子即為狼子野
心自取覆滅但當防之于遠東握兵之時而不當防
之于廢棄離任之後況昔則危疑不安而今明至洞
察矣不以疑之之曰肆其不肖之心而於信之日
反為赤族之計其愚悖速禍又出劉東陽等下矣
謂成梁為之乎臣非不知諸臣之心為濟臣之所不
及非相悖也但用人之道疑則勿用用則勿疑上而

疑下必不肯盡與之權下畏上之疑必不敢盡行其
志將領因疑而不受節制士卒因疑而不聽號令忌
者因疑而得肆其譏敵入因疑而得其間欲專制
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待奏報欲無借也人曰非
有異志何以要結人心欲行法也人曰非有異志何
以立威欲待人也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
軍謀而不合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聽約束或與
期而先發人曰非有異志何以不與同心服而合
之則曰何故縱有罪以市恩抗而盡誅之則曰何故

卷六

廿九

楚賈
多辱戮以胃賞賜之而使其自殺則曰操以為功因
之而致其近逃則曰縱以生患無功則以為怠玩以
養亂有功又以為妄報而欺罔首尾牽制手足束縛
古如王剪羊或請田宅而後行或借機杆以自況
以孫權周瑜義同骨肉必拔劍破案而後成功況未
有深信之素而又示以猜疑之端乎臣固云今之將
士殺身不足以成名剖心無由以自白邊事之壞所
從來久矣伏望陛下斷之宸衷博採輿論成梁父
子稍有可疑速罷其權別為調遣如萬萬可以相信

方可虛心任之臣自外吏入而臺班雖懷狗馬之心
未效涓埃之報若疑徒市私恩不顧國計願與成梁
馳赴空夏同討賊不必加以別銜假之以重任但憑
陛下威靈生平忠義賊知歸命則臣為陛下之使
奉揚恩赦以安反側負固不服則臣為陛下之將
披堅執銳為士卒先平定之日一切事宜付之魏學
留等聽其安輯以靖地方臣與成梁即日還朝止求
自明不敢言功倘中途事定聞報即返若其不捷軍
法在焉何止薦舉非人之罪又何至以臣之罪貽他

卷六

廿九

楚賈
人哉兵機所在關係重大臣初聞變即知此賊非魏
學曾等所能定今日此舉動又知非此時紛紛者之
所能辨也臣之所望在陛下下一人耳惟陛下自
以疑信決其用舍若曰姑以試之而使成梁不敢自
專則功不可成患不可測臣不若先受狂躁之誅以
免誤國之罪也疏入人皆服其才壯其氣上乃命如
樹往而公監其軍公乃與如松馳靈夏城下時賊嬰
城自守外示卑順以緩我師廣結虜衆以為聲援意
待秋高廟集肆其不逞公以一受降白旗豎之城南

廟聞公至乃索見公自陳願順公許之東陽許朝等
梯城而下劍戟鱗次刀鎗耀日城上皆控弦挽弓以
俟公單騎而進與東陽執手折論神意安閑詞語慷
慨許朝露刃擬公公笑而受之賊不自知其勝之下
也然賊意終奸狡甚欲未鐵券世守西夏公悉力攻
城因風縱火燬其南樓曲招降人以安反側引水灌
城會守將失防決隈功遂不終然賊益懼所恃者廟
耳延至初秋達廟數萬果自沙湃大入斷我糧道賊
遣通官二人為廟鄉導餽廟金帛充溢及部落奸人

楚寶

卷六

皆有贈遺又括城中女子千人皆廟令廟來取廟以
故樂為之用所至守將不能禦至韋州慶陽殺人民
奪牛馬無數廟渡河從李剛堡入離城僅三十餘里
公曰事急矣若待督撫傳示緩不及事麾下將李如
權挺身願往擊廟公壯而遣之李如松等諸將奮勇
擊虜斬獲過當我軍歡聲動地虜敗去賊大失望當
是時賊失外援自知必死然詭言朝廷有招安詔為
諸將所匿諸將欲盡殺城中人以怖居民故皆為堅
守公度賊勢城中尚可支一年若至嚴冬此地酷寒

我軍不得屯文恐勾虜復入至生他變大可慮也李
秋八日之夜忽有三人來營中云諸賊以重陽悉入
大城寘酒南城空虛可入也蓋寘夏城有二重分南
城大城云諸將不之信以聞公公曰時不可失也現
之果無城守急命李如權等上南城公繼至時餘糧
多次且總兵牛秉忠年七十賈勇先登公從城上語
曰老將軍登城矣諸將何怯也遂相次上城公念賊
未易約一安殺則大城危守不可復得乃大呼云生
擒者論功不以殺凡我軍生擒一人即予紀錄而仍

楚寶

卷六

三十一

縱其所全活者數千人城中大喜然炬炤晝設
香案遂得南城賊勢益孤我軍從北關攻大城益急
賊以南城居民子姪親戚之在大城者盡縛之寘長
干上南城居民痛哭訴之公諸將皆愕然無可為策
公令指揮董正誼呼謂賊云蓋軍已往取許朝之女
劉東陽之母矣若不釋放亦如之賊聞傳呼良已入
心始安仍示以未殺降人賊黨驚喜公廉知許朝劉
東陽等意欲獻城而憚李氏父子強其中可間也乃
覓居民與李相識者得一人曰李登令其行間持論

字往。呼。所。曰。若。併。劉。許。罪。可。贖。也。呼。見。之。果。戰。手。哭。
曰。吾。父。子。生。矣。召。其。黨。畢。邪。氣。等。計。議。須。得。符。印。公。
據。乃。如。約。登。至。公。密。與。免。死。割。付。入。城。時。賊。土。文。秀。
自。作。逆。後。屢。有。隨。順。獻。城。之。心。劉。東。陽。知。之。乃。偽。病。
托。文。秀。後。事。文。秀。入。問。疾。遂。殺。之。呼。承。恩。至。南。門。殺。
許。朝。父。子。畢。邪。氣。至。北。樓。見。劉。東。陽。未。及。語。頭。已。墜。
地。呼。氏。父。子。至。南。門。以。殺。賊。告。公。遂。開。城。門。嚴。申。軍。
令。不。得。妄。殺。一。人。城。中。皆。解。甲。焚。香。以。迎。王。師。公。念。
事。之。殷。也。脇。從。頗。多。渠。魁。既。誅。餘。可。寬。貸。各。賊。家。丁。

楚寶 卷六 世三

空。分。屬。諸。將。標。下。撫。以。恩。惠。皆。為。有。力。健。兒。呼。氏。父。
子。即。不。可。赦。空。真。固。固。以。俟。天。誅。庶。人。心。不。復。驚。擾。
而。各。賊。資。財。足。供。賞。軍。之。用。刀。刃。不。血。保。全。一。國。生。
靈。實。奇。功。也。而。督。臣。忽。有。傳。示。云。本。日。內。不。殺。呼。氏。
父。子。及。諸。從。賊。者。以。賜。劍。從。事。遂。盡。殺。呼。氏。及。家。丁。
等。輩。卒。爭。功。恣。意。劫。奪。賊。賄。悉。被。抄。掠。居。民。蕭。然。一。
空。公。殊。憾。之。以。賊。平。聞。公。不。自。居。功。賞。獨。後。僅。晉。官。
蔭。一。子。金。吾。百。戶。不。世。然。天。子。心。知。公。能。明。年。遂。
陞。大。中。丞。開。府。雲。中。時。虜。王。款。塞。公。以。靜。鎮。之。公。嘗。

曰。婦。姑。亦。有。溪。勃。何。況。華。夷。當。事。者。遇。有。爭。無。偏。輕。
重。可。潛。消。逸。變。每。遇。華。人。盜。夷。物。者。實。之。法。無。貸。公。
一。日。大。出。獵。盛。張。旗。幟。令。諸。將。盡。甲。而。出。校。射。大。漠。
縣。令。關。揚。怪。異。之。曰。今。秋。成。出。獵。多。損。稼。公。乃。多。事。
矣。後。數。日。得。虜。謀。云。虜。欲。大。入。犯。以。有。備。中。止。關。令。
乃。歎。詔。公。機。用。之。神。也。督。宣。府。時。批。旨。遣。人。送。良。鐵。
數。十。片。云。虜。中。某。山。忽。產。此。鐵。公。不。報。但。命。工。鑄。為。
劍。淬。磨。甚。精。及。虜。來。市。公。禁。諸。邊。勿。與。鐵。鑊。大。
諱。公。出。劍。示。虜。使。曰。前。者。虜。王。所。遣。鐵。中。國。殆。未。有。

楚寶 卷六 世三

爾。國。幸。有。佳。者。何。用。此。方。下。產。也。虜。衆。聞。之。疑。怨。批。
節。抽。節。詞。屈。乃。遣。人。來。白。云。某。知。罪。矣。前。鐵。寶。中。國。
市。來。虜。中。安。得。有。此。耶。為。誇。耳。公。曰。我。以。至。誠。待。爾。
此。後。勿。復。作。此。狡。獪。仍。命。以。鐵。鑊。與。之。公。雖。令。虜。不。
敢。欺。而。每。遇。虜。饑。輒。以。賑。濟。與。華。人。不。異。故。虜。皆。感。
泣。酋。王。稱。之。為。父。其。忠。信。行。干。變。猶。如。此。後。以。憂。歸。
田。既。除。服。不。及。起。用。而。卒。公。性。坦。衷。外。寬。內。嚴。終。身。
不。見。有。喜。愠。之。色。毀。譽。當。前。不。復。致。辨。倥。偬。之。中。愈。
見。服。整。綜。理。綿。密。筆。硯。皆。有。方。畧。口。無。臧。否。忽。出。一。

言其人立見飲啖兼人後房姬侍繁多亦無華飾頗有夏侯妓衣之諷公夷然不屑文辭甚典腴詩有奇氣不多作尺牘工巧甚喜射至老不倦每會燕多以寒具爲的與賓僚共射之晚通禪理女澹然以孀爲尼公不之禁澹然戒律甚嚴于道有入父子書牘往來頗有問難方公之開府雲中也公安袁小修客長安以學道未契汲汲求友爲念公寄書云貫城之夢有日中之市焉雖無奇瑰異物而抱所欲者各恣取以去求友亦若是耳公欲于此處求友顯露宮古栢

楚寶

卷六

世四

婆娑委地作虬龍形東便門外柰子花如錦幄可容二十餘人晉陽菴中有唐鑄觀世音相沙窩水寫道士趨順城門守門老中官射亦不佞數十年內所得友也公儻欲之便以相贈其持論益如此

珂雪齋集曰世之名位益前定焉樹公爲孝廉時時大冢宰王公某爲子覓禮經師未得王公夫人夜夢一人謂之曰公子師麻城梅孝廉也其人官爵與堂上至公同項之即見孝廉坐堂上長髯而鼻如拳寤以告王公王公明日往謁麻城劉大金

吾某曰公邑有梅孝廉否劉公曰有之不佞見女姻也王公即托劉金吾延之後王公與公飲夫人竊窺之長髯大鼻依然夢中人也王公後乃語樹公以故公遜謝一日王公對賓僚言此事曰梅太將來名位未易涯也少宰王公劉曰孝廉已非壯年卽明年得第至八座亦須近三十年老矣時恐不得待也次年公卽成進士爲縣令未滿十年爲大中丞晉少司馬所贈官正與冢宰同夢中之言不其符乎梅公初無子近六十乃生子不殺之報

楚寶

卷六

世五

也

楚寶大將論次

稽古周官大司馬掌邦政統六師平邦國王于出征大司馬親執桴鼓將中軍初未嘗改置軍將也其環甲而聽命者即前日比旅族黨之農士其乘塵而馭衆者即前日蒐獮講武之卿大夫上下相習耳目不亂赴火蹈冰戰無不克豈獨其將能哉文武之途一而戰守之法預斯稱佳兵矣故周宣用皇父督軍事爲其祖南仲而位大師也晉文用卻縠佐中軍爲其說禮樂而敦詩書也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其官爲

楚寶

大將論次

乙

上柱國封上爵執珪然皆以大司馬或令尹爲之故叔敖之孫蒍掩爲楚司馬子木使庇賦數甲兵而楚是以興楚惠王時將取陳麥問帥于大師子穀與葉公子高子穀曰右領差車與左史者皆相令尹以伐陳其可使也子高曰率賤民慢之懼不用命焉於是司馬寬帥師而滅陳洎乎後世班爵既分文武臨戎文不擇帥或驍騎銳卒加以推轂之重或威眺襲人授以專閫之寄或口談兵而拜將或身負逆而統師是以緩帶行間關要害五旗布陣不辨奇正况

復凶淫嗜殺貪懦鬻貨流血於野傷和致災而欲式清區宇保我黎民其可得乎咎人謂百萬之衆不如一賢良有慨於此耳豈待聞鼙鼓而後與思歌大風而始知勸哉余故錄屈完以下爲大將其五才十過瑕瑜不相掩者悉次之爲名將云述大將第三凡二卷

大將一

屈完 成得臣 公子嬰齊
蒍掩 沈尹戌 公子結

楚寶

大將論次

二

魯陽文子 景舍 莊矯
項梁 梅鋗 季布
霍峻 向闕
大將二

柳元景 歐陽頤 許紹
陶弼 孟珙 余玠
趙葵 李庭芝

楚寶大將論次終

楚寶卷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維源劉 翻校訂

大將

屈完

屈完楚大夫也。楚成王十六年，齊桓公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

楚寶

卷七

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進，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

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聖楷曰：楚世家成王憚初即位，布德施惠，結舊好於諸侯，使人獻天子。天子賜胙，曰：鎮爾南方，夷越之亂，無侵中國。於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齊桓公以兵侵楚，至陘。山楚成王使將軍屈完以兵禦之。與桓公盟，接楚國將軍皆以大司馬而同姓者為之。

楚寶

卷七

是時子文為令尹而楚日彊大，其大司馬必屈完無疑也。故使將兵禦齊桓八國之師而與之盟，功績亦偉矣。哉！公羊氏云：屈完者何？楚大夫也。何以不稱使？尊屈完也。曷為尊屈完？以當桓公也。穀梁氏亦云：其不言使，禮在屈完也。然則春秋美召陵豈獨序桓績哉？

昭王南征考

世紀曰：周昭王南征，濟于漢，漢江人惡之，以膠舟進。王御船至中流，膠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沒焉。

李善與賈漢水辭曰漢之廣兮風波四起雖有風波不如蹄涔之水蹄涔之水不為下國而傾天子漢之深兮其隄莫量不如行潦之汪行潦之汪不為下國而溺天王漢之美者曰魴吾雖饑不食其魴恐汚吾之饑腸按水經注其地在漢沔之間他書以為湘潭昭山者謬甚

方城考

方城山名在今南陽裕州葉縣界秦置南陽郡屬荊州皆楚地也盛弘之荊州記曰葉東界有故城

楚寶

八卷七

三

始犇縣東至觀水達泚陽界南北聯聯數百里號為方城一謂之長城南北雖無基築皆連山相接而漢水流其南故屈完云云又地理志南陽葉方城邑西有黃城山是長沮築溺耦耕之所有東流水則子路問津處尸子曰楚狂接輿耕於方城之南郭仲產亦謂苦萊于東俱有方城蓋皆傍此長山方城而名者也聖楷按楚方城之外又別有方城是時楚爭強中國多築列城于北方以逼華夏唐勒曰我是楚也世霸南土自越以至葉垂弘境

萬里故號石城是也方萬二字相似楊太史疑方城即為方城非也又袁小修謂方城在當陽縣亦非當陽東南一百六十里有方城乃唐郭子儀所築宋趙葵為荊南監制使避父諱改曰方城非楚先之方城也

漢水考

按天下之大川以漢名者二班固謂之東漢西漢而黎州之漢水源於飛越嶺者不與焉固之所謂東漢則禹貢之滎漾自嶧豕山逕梁洋金房均襄

楚寶

八卷七

四

郢復至漢陽入江者也西漢則蘇代所謂漢中之甲徑舟出於巴乘夏水下漢四日而至五渚者其源出於西和州徼外逕階沔與嘉陵水合俗謂之西漢又逕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於江今按荊州古郢都也岷江經其前即西漢水漢水遠其後即東漢水屈完所云當合二水以為池始稱天險矣

成得臣

成得臣字子玉，楚大夫也。成王三十五年，得臣帥師伐陳，城頓。闕子文以為功，使代已為令尹。三十七年，秦晉伐都楚，闕克辭，屈禦寇辭，以申息之師成商密。秦人過析，隍入而繫，與人以圍商密。皆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折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三十八年，魯滅文仲，如楚乞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秋

楚賈

入卷七

五

子玉闕克申，帥師滅夔，以夔子歸。宋叛楚，即晉冬，令尹子玉、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三十九年冬，楚子及諸侯圍宋。四十年，晉侯伐衛，衛君出居于襄牛。晉侯遂入曹，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晉公曰：「宋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之何？」先軫曰：「使宋舍我而賂齊秦，藉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怒頑，能無戰乎？」公說，執曹伯，分曹衛之田，以界宋人。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殺使子玉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偽，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趨。」又曰：「知難而退。」文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子玉使伯鯨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聞。」執譏，惡之。曰：「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子玉使宛春告于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之圍。」子犯曰：「子玉無禮，將取一，取二，封衛，不可。」失矣。先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

楚賈

入卷七

六

我，一言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秦宋也。放而秦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讎已多，將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戰而後圖之。公說，乃拘宛春于衛，且私許復曹衛。曹衛告絕于楚。子玉怒，從晉師，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退？」子犯曰：「師直為壯，曲為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患，不及此。退三舍，確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讎，我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若其不還，君退，臣

犯曲在彼矣退三舍楚師欲止子玉不可夏四月戊辰晉侯未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城濮楚師背鄆音柔楚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其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盡之思小惠而忘大恥不如戰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已而監音古其腦是以懼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子玉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

楚實

八卷七

七

馮軾而觀之得臣與高目焉晉侯使欒枝對曰寡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在此為大夫退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晉車七百乘韜鞞鞅鞅晉侯登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於莘北晉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將左子將右晉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

柴而偽遁楚師馳之原軫卻縠以中軍公放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初子玉自為瓊弁玉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泉余余賜女孟諸之麋音與弗致也大心音孫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玉乎是糞土也高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令尹其不動民實自敗也既敗王使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

楚實

八卷七

八

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春秋繁露曰楚王髡托其國于子玉得臣而天下畏之及髡殺得臣天下輕之存亡之端不可不知也何武書曰楚國帶甲百萬於國不以為難子玉將則晉文公側席而坐及死君臣相賀百萬不如一賢也胡氏傳曰晉楚戰于城濮楚師敗績夫得臣信有

罪矣。高。楚。子。知。其。不。可。敵。不。能。使。之。勿。敵。而。少。與。之。師。又。以。一。敗。殺。之。是。以。師。為。重。而。棄。其。將。以。與。之。也。是。晉。再。克。而。楚。再。敗。也。故。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以。仲。尼。書。鄭。棄。其。師。與。楚。殺。得。臣。之。事。觀。之。可。為。來。世。之。永。鑒。矣。

商密考

按水經沔水又逕鄆縣故城南注云古鄆子之國也秦楚之間自商密遷此為楚附庸楚滅之以為縣即今襄陽宜城地商密即今商州在西安府東

楚實

卷七

南二百六十里古商洛也漢四皓隱其山中採芝歌曰漢漢商洛深谷逶迤擘擘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安歸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良小不如貧賤之肆志

蕩子考

蕩子姓子爵楚熊摯之裔也蕩子不祀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救而自竄於蕩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楚於是滅之國在建平秭歸縣

公子嬰齊

公子嬰齊字子重楚莊王母弟也為楚左尹蒞王十六年帥師侵宋王待諸郟十七年帥師圍鄭克之會晉救鄭戰于郟晉師敗績楚共王二年為令尹將為陽橋之役以救齊子重曰君弱羣臣弗如先大夫師衆而後可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夫文王猶用殷况吾儕乎且先君莊王厲之曰無德以及遠方莫如惠恤其民而善用之乃大尹已責建寡救乏赦罪悉師王卒盡行彭名御戎蔡景公為左許霸公為右以

楚實

卷七

侵衛遂侵魯及陽橋魯孟孫請往賂之以執斷執鍼織紝皆百人公衡為質以請盟楚人許平乃盟于蜀六年七年皆伐鄭諸侯救鄭同盟于馬陵是年吳入州來楚九年子重帥師伐莒遂入鄆十六年甲午晦晉侯及楚子鄭伯戰于鄆陵晉欒黶見子重之旌請曰楚人謂夫旌子重之麾也彼其子重也日罔之使於楚也子重問晉國之身臣對曰好以衆整曰又何如臣對曰好以服今兩國治戎行人不使不可謂整臨事而食言不可謂服請攝飲焉公許之使行人

執、植、承、飲、遣、于、子、重、曰、寡、君、之、使、使、鍼、御、持、牙、是、以、不、得、犒、從、者、使、其、攝、飲、子、重、曰、夫、子、常、與、吾、言、於、楚、必、是、故、也、不、亦、讖、乎、受、而、飲、之、免、使、者、而、復、鼓、且、而、戰、見、星、未、已、子、反、命、軍、吏、察、夷、傷、補、卒、乘、繕、甲、兵、展、車、馬、雞、鳴、而、食、唯、命、是、聽、晉、人、患、之、苗、黃、皇、狗、曰、蒐、乘、補、卒、秣、馬、利、兵、修、陳、固、列、葦、食、申、禱、明、日、復、戰、乃、逸、楚、囚、主、聞、之、召、子、反、謀、穀、陽、鬻、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王、曰、天、敗、楚、也、夫、余、不、可、以、待、乃、宵、遁、晉、入、楚、軍、三、日、殺、楚、師、還、及、瑕、王、使、謂、子、反、曰、先、大、楚、賈、夫、之、覆、師、徒、者、君、不、在、子、無、以、為、過、不、殺、之、罪、也、子、反、再、拜、稽、首、曰、君、賜、因、死、且、不、朽、臣、之、卒、實、奔、臣、之、罪、也、子、重、使、謂、子、反、曰、初、隕、師、徒、者、而、亦、聞、之、矣、盍、圖、之、對、曰、雖、微、先、大、夫、有、之、大、夫、命、側、側、敢、不、義、側、側、君、師、敢、忘、其、死、王、使、止、之、弗、及、而、卒、十、七、年、子、重、救、鄭、師、於、首、止、諸、侯、還、十、八、年、子、重、救、彭、城、伐、宋、宋、蒍、元、如、晉、告、急、晉、侯、師、于、台、谷、以、救、宋、遇、楚、師、于、靡、角、之、谷、楚、師、還、二、十、一、年、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克、鳩、茲、至、于、衡、山、使、鄧、廖、師、組、甲、三、百、襪、練、三、手、以

侵、吳、吳、人、嬰、而、擊、之、殺、鄧、廖、其、能、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楚、人、以、是、咎、子、重、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

公、羊、傳、曰、莊、王、伐、鄭、勝、乎、皇、門、放、乎、路、衢、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曰、寡、人、無、良、邊、垂、之、臣、以、干、天、禍、是、以、使、君、王、沛、焉、辱、到、敝、邑、君、如、矜、此、喪、人、錫、之、不、毛、之、地、使、帥、一、二、耆、老、而、綏

焉、請、唯、君、王、之、命、莊、王、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是、以、使、寡、人、得、見、君、之、玉、而、而、微、至、乎、此、莊、王、親、自、手、旌、左、右、攜、軍、退、舍、七、里、將、軍、子、重、諫、曰、南、郟、之、與、鄭、相、去、數、千、里、諸、大、夫、先、者、數、人、所、役、扈、養、先、者、數、百、人、今、君、勝、鄭、而、不、有、無、乃、失、民、困、之、力、乎、莊、王、曰、古、者、杆、不、穿、皮、不、齋、則、不、出、於、四、方、是、以、君、子、篤、於、禮、而、薄、於、利、礙、其、人、而、不、要、其、土、告、從、不、赦、不、詳、吾、以、不、詳、道、民、災、及、吾、身、何、日、之、有、既、則、晉、師、之、救、鄭、者、至、曰、請、戰、莊、王、許、諾、將、軍、子

重諫曰：晉大國也，王師淹病矣，君請勿許也。莊王曰：弱者吾威之，強者吾睦之，是以使寡人無以立乎。天下命之還師而逆，晉冠莊王鼓之，晉師大敗。晉衆之奔者，舟中之指可掬矣。莊王曰：嗟，吾兩君不相好，百姓何罪？今之還師而佚，晉寇。

劉子政說苑曰：楚莊王既服鄭伯，敗晉師，將軍子重三言而不當，莊王歸過申侯之邑，申侯進飯，日中而王不食，申侯請罪。莊王喟然歎曰：吾聞之，其君賢者也，高又有師者，王其君中君也，高又有師。

楚寶

八卷七

十三

者霸其君下，君也，高羣臣又莫若君者，且今我下君也，而羣臣又莫若不毅，恐且世不絕聖國，不絕賢天下有賢而我獨不得若吾生者，何以食為？故戰服大國，義從諸侯，戚然憂恐，聖知不在乎身，自惜不肯，思得賢佐，日中忘飯，可謂明君矣。聖楷曰：官人之法，爵不踰德，而後可以救時匡事也。楚嬰齊以將才而遇明主，猶可自見，迨一縮相國之印，屢興無益之師，智昏罷滿，遂共司馬子反構怨巫臣，多殺不辜，而楚是以一歲七奔，命嗟乎。

鄢陵天醉亦足寒心矣，乃至馬陵盟而鍾儀去國，鳩茲克而鄧廖入吳，伊誰之咎哉？此莊王所以日中忘飯而擇用國良者，不可不慎也。

鳩茲考

按鳩茲，卽今太平蕪湖縣地，春秋時吳與楚共有，長江之險，江以北自蘄黃下至于江浦六合皆為楚，有惟安慶廬州居吳楚之半，江以南自鎮江上至於姑孰池陽皆為吳，有惟九江南康居吳楚之半，故吳入州來滅巢滅徐皆楚境也，楚陶朱方敗

楚寶

八卷七

十四

鵲岸克鳩茲，至于衡山，皆吳境也，衡山無所考，後漢魏國志註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疑橫誤作衡，恐亦未然。

為掩

為掩者為子馮之子孫叔敖之孫也楚廟十二年為
楚司馬令尹子木使庇賦數甲兵遂掩於是書土田
廣山林鳩穀澤辨京陵表淳園表猶薄之數驅潦有
潦者數之規假豬町原防收隰阜非行沃量入修
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卒甲楛之數既成以授子木
楚是以興是年楚子以滅舒鳩賞子木辭曰向也將
伐舒鳩為子馮請退師以須其叛今叛而獲之為子
之功也以與為掩郝敖二年楚公子圍殺大司馬為

楚實

卷七

十五

掩而取其室申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至也
王子相楚國將善是而重之是禍國也且司馬
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至去身之偏艾王
之體以禍其國無不祥焉何以得免

聖楷曰楚靈王為公子時殺叔敖之孫為掩而取
其室叔敖之祀斬矣韓非子謂叔敖獨九世而祀
不絕何也豈乾谿之難遠氏之族與遠居同佐平
王而後以其舊勳立之耶非之言當必有據

沈尹成

沈尹成莊王之曾孫也為左司馬平王六年滅州來
沈尹成曰楚人必敗晉吳滅州來子旗請代之王曰
吾未撫吾民今亦如之而城州來以挑吳能無敗乎
侍者曰王施舍不倦息民五年可謂撫之矣成曰吾
聞撫民者節用於內而樹德於外民樂其性而無寇
警今宮室無量民人日駭勞罷轉死忘寢與食非撫
之也囊瓦為令尹城郢沈尹成曰子常必亡郢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

楚實

卷七

十六

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境慎其四境結其
四境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內憂而又無外懼國
焉用城今吳是懼而城於郢守已小矣車之不獲能
無亡乎晉梁伯溝其公宮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
待夫正其疆場修其土田險其屯集親其民人明其
伍堠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替不貪不懦
不者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
聿修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於文武土不過同
為同慎其四境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

難乎。平王爲舟師以畧吳疆。沈尹戌曰：此行也，楚必
亡邑，不撫民而勞之，吳不動而速之，吳踵楚而疆場
無備，邑能無亡乎？已而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
巢及鍾離而還。沈尹戌曰：亡郢之始於此。在襄王一
動而亡二姓之帥，幾如是而不及。郢詩曰：誰生厲階，
至今爲梗。其王之謂乎？昭王元年，費無極、鄢將、與
之北謀，諂卻宛而殺之。子常信之，遂及陽令終與晉
陳皆盡滅其族。黨國人多諂於子常，沈尹戌言於令
尹曰：夫左尹與中廐尹，陽令莫知其罪而殺之，以

楚實

卷七

七

興。諂溺至於今不已。成也。惑之仁者，殺人以掩諂，猶
弗爲也。今吾子殺人以興諂，而弗圖不亦異乎？夫無
極、楚之讒人也。民莫不知去朝吳，出蔡侯，宋、襄太子
建、殺連尹奢，舞王之耳目，使不聰明，不然，平王之温
惠其餘，有過成，則無不及焉。所以不獲諸侯，邇無極
也。今又殺三不辜，以興大諂，幾及子矣。子而不圖將
焉用之？夫鄢將師矯子之命，以滅三族，國之良也。高
不愆位，吳新有君，疆場日駭，楚國若有大事，子其危
哉！知者除諂，以自安也。今子愛諂，以自危也，甚矣其

惑也。子常曰：是用之罪，敢不負圖。於是子常殺費無
極與鄢將師，盡滅其族，以說於國。諂言乃止。十年，蔡
侯、吳子唐、侯來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
而軍。水戍謂子常曰：子必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
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韓、冥、郢子濟漢而伐之。我
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
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
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
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陳

楚實

卷七

七

自小別，至於大別，三戰，子常之卒奔楚，師亂，吳師大
敗之。子常奔鄭，史皇以其乘，虜死，戍及息，聞楚敗而
還，敗吳師於雍澗，傷初司馬，閻廡，故恥爲禽焉。謂
其曰：誰能免吾首？吳甸靖，甸曰：臣賤，可乎？司馬曰：
我實失子，可哉！三戰皆傷，曰：吾不可用也。已，甸卑布
裳，到而裹之，藏其身，而以其首免。
胡氏傳曰：巢、楚之附庸，實邑之也。書吳入州來，著
陵、楚之漸，書吳滅巢，著入郢之漸。四鄰封境之守，
既不能制，則封境震矣。四境國都之守，既不能保。

則國都危矣。故沈尹戌以此為亾郢之始也。又曰：楚平四年，楚人及吳戰于長岸，言戰不言敗，勝負敵也。楚地五千里，帶甲數十萬，戰勝諸侯，威服天下，本非吳敵也。惟不能去讒賤貨，使費無極，以讒勝囊刃，以貨行而策士奇才為敵國用。故日以侵削，至雞父之師，七國皆敗，柏舉之戰，國破君奔。幾于亾滅。吳日益強，而楚削矣。是故為國必以得賢為本，勸賢必以去讒賤貨為先。不然，雖廣土衆民，不足恃也。故其所書本末強弱之由，其為後世

楚實

卷七

十九

戒明矣。

聖楷曰：吳兵之入郢也，自豫章與楚夾漢，豫章即今安陸縣。章山非江西豫章也。計其舍舟而陸，必由蔡息以道光莠，因而任兵安陸境上，以窺漢涉數千里之險，而伐人之國，又深入敵境，兵法所最忌也。伍員孫武皆名將而為之，而不顧者，或恃其氣足以奪人，又有唐蔡為之內援也。然而亦危矣。哉！沈尹戌戒子常，泆漢而守，勿與之戰，以挫其輕銳之氣。此已操勝算，却又出一奇間道，從方城外

先焚其舟，則由淮入楚之歸路斷矣。又伏兵大隘，冥阨諸險，隘則由豫走淮之歸路，又斷矣。然後扼其背而擊之，吳師首尾不救，前後受敵，成擒必矣。斯時，即百子胥、百孫武，其何能為乎？惜乎子常信讒，倖功，急與之戰，遂使吳人乘勝而前五戰及郢。豈非天意哉！吳人以四年十一月入郢，至五年七月，秦師至，始退。高卒不敢犯，隨以北，郎以南者，亦與楚之諸險隘有倚故也。由是觀之，沈尹戌盡忠竭力，以死其功，雖覆于讒人而謀可鑒于宗社矣。

楚實

卷七

二十

又何愧于申包胥哉。

淮汭豫章冥阨大別諸考。按淮水出南陽桐柏縣大復山，水之隈曲曰汭。此淮汭據本傳云及息而還，應在今汝寧息縣南也。水經注曰：淮水東逕新息縣故城南，又蘇子瞻詩：黃過淮，詩云：朝離新息縣，初亂一水碧。暮宿淮南村，已渡千山碧。麋鹿號古戍，霧雨暗破驛。回頭梁楚郊，永與中原隔。黃州在何許，想像雲夢澤。此更可想吳師入楚之所逕矣。

按吳楚相侵伐師于豫章者凡數處皆非江西豫章也今畧以其地考之如楚令尹子鴻伐吳師于豫章而次于乾谿楚囊瓦伐吳人見舟于豫章而潛師于巢夫巢與乾谿皆江北地與江西遠不相涉故知其地當在廬江賴蔡之間惜地志失載耳若江西豫章以水名至漢高祖六年始立豫章郡于今南昌水經注皆多附會

堯寶

入卷七

二

武勝關冥阮亦在應山北六十里信陽州界共成守之今名平靖關又名恨這關即九塞之一也此三關乃漢東之隘道北走豫淮南通江漢昔人云堅守三關則安陸以南可以無虞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里許臨高阻深與武昌黃鵠並峙其勢陜而險固即禹貢內方至于大別是也俗名龜山小別在漢川縣南十里其山如甌後周時置甌山縣宋太平興國二年始改漢川與大別山相去一百餘里

公子結

公子結字子期一日子恭楚昭王庶兄也十年吳師入郢昭王奔隨吳人從之謂隨人曰周之子孫在漢川者楚實盡之夫誘其衷致罰於楚而君又竄之周室何罪君若顧報周室施及寡人以獎天衷君之惠也漢陽之田君實有之楚子在公作之北兵人在其南子期似王逃王而以巴為王曰以我與之王必免隨人卜與之不吉乃辭吳曰以隨之辟小而密邇於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若難而棄之何

堯寶

卷七

三

以事君執事之患不惟一人若鳩楚竟敢不聽命吳人乃退鑿金初宦於子期氏實與隨人要言王使見辭曰不敢以約為利王割子期之心以與隨人盟會申包胥以秦師至秦子蒲子虎帥車五百乘以救楚大敗夫繁王于沂吳人獲遂射于柏舉其子師奔徒以從子西敗吳師于軍祥秋七月子期子蒲滅唐吳師居麋子期將焚之子西曰父兄親暴骨焉不能收又焚之不可子期曰國亡矣死者若有知也可以欲舊祀豈憚焚之焚之而又戰吳師敗又戰于公婿之

斃吳師大敗吳子乃歸昭王反國以子期為司馬二十年頓子詳欲事晉背楚而絕陳好子期帥師滅頓以頓子詳歸二十七年吳伐陳楚子救之卒于城父公子闔與子西子期謀潛師閉塗逆越女之子童立之高後還是為惠王三年陳背楚即吳楚人伐之四年冬子期帥師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務德而安民乃還九年夏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十年秋楚白公勝作亂殺子西子期于朝而劫惠王

楚實

八卷七

三三

子期曰管者否以力事君不可以弗終抉豫章以殺入而死

韓非內儲曰吳攻荆子期使人宣言於荆曰子期用將擊之子常用將去之荆人聞之因用子常而退子期也吳人擊之遂入郢

唐頓考

唐姬姓侯爵屬楚之小國在義陽安昌縣東南即今南陽唐縣也初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一佩一裘于昭王昭王服之以享蔡侯蔡侯亦

服其一子常欲之弗與三年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常子常歸唐侯自拘于司敗曰君以弄馬之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以償馬必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人間之固請而獻佩于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樹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死蔡侯趨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有

楚實

八卷七

三四

若大川楚昭王十年蔡侯唐侯因吳子以伐楚十一年吳師退楚乃滅唐又十一年而圍蔡里而殺廣丈高倍夫屯晝夜九日如子西之素蔡人男如以辨使疆于江汝之間而還頓亦姬姓子期國在頓陰即今陳州南頓縣春秋所謂頓追于陳而奔楚自頓徙南故曰南頓也

魯陽文子

魯陽文子名寬。司馬子期子也。子期死，白公之難，遂代為司馬。初，惠王以梁與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北境，懼子孫之有貳者也。夫事君無憾，憾則懼，偏則懼，貳夫盈而不偏，憾而不貳者，臣能自壽也。不知其他，縱臣而得以其首領以沒懼子孫之，以梁之險而乏臣之祀也。」主曰：「子之仁，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

劉向說苑曰：公叔文子為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

楚寶

卷七

廿五

朝公叔子曰：「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子曰：「嚴則下暗，下暗則上龔，龔暗不能相通，何國之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并小流而成江海，明主者有所受命而不可行，未嘗有所不受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構難，戰酣日暮，援戈而搗之，日為之退三舍。水經注曰：澗水又東，逕魯陽縣故城南，即劉累之故邑也。堯之末孫劉累以龍食帝孔甲，孔甲又求

之不得，懼而遷於此。有魯縣，居其陽，故名魯陽。昔在於楚，文子守之，與韓構難，戰有返景之誠。聖楷按：水經注又云：魯陽關，左右連山，插漢秀木，于雲張景陽詩云：朝登魯陽關，峽路峭且深。今汝州魯山縣，即其地也。魯陽關在南陽府城北。

楚梁考

按梁，即今陝西漢中府地，禹貢為梁州之域。春秋屬秦楚之交，索隱曰：在秦之山南，楚之西北。漢水南之道，名曰漢中。項羽封沛公為漢王，都南鄭，即

楚寶

卷七

廿六

此晉以後為梁州，有梁州山，在南鄭縣東南百八十里，與孤雲四角相接，大山四圍，其上三十里許，甚平，或云古梁州治也。

景舍

景舍字子發為楚宣王將軍攻蔡論之宣王郊迎列
田百頃而封之執珪景舍辭不受曰治國立政諸侯
入寧此君之德也發號施令師未合而敵遁此將軍
之威也兵陳戰而勝敵者此庶民之力也夫乘民之
功勞而取其爵祿者非仁義之道也故辭而不受魏
圍邯鄲昭奚恤謂楚王曰王不如無救趙而以強魏
魏強其割趙必深矣趙不能聽則必堅守是兩敵也
景舍曰不然昭奚恤不知也夫魏之攻趙也恐楚之

楚實

八卷七

七

攻其後也今不救趙趙有凶形而魏無楚憂是楚魏
共趙也善必深矣何以兩敵也且魏合兵以割趙趙
見凶形而有楚之不救已也必與魏合而以謀楚故
王不如少出兵以為趙援趙恃楚勁必與魏戰魏怒
於趙之勁而見楚救之不足畏也必不釋趙趙魏相
敵而齊秦應楚則魏可破也楚因使景舍起兵救趙
邯鄲拔楚取睢濊之間子發初為上蔡令民有罪當
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發喟然有悽愴之心期
入已刑而不忘其恩其後子發盤也罪威王而出奔

刑者遂襲子發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踰足而
怒曰子發視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憐於骨體使我
得其肉而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肉
子發乃得逃去

淮南劉安曰子發之戰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
風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墮莫能壅御澤
戰必克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
利於後故名立而不隳此自強而成功者也
聖楷按楚霸王十年醉殺蔡霸侯而滅其國使公

楚實

八卷七

六

子乘病居之為蔡公十二年蔡疾作亂自立為平
王乃復封陳蔡之後至楚惠王四十二年復滅蔡
皆非宣王時事不知國策淮南諸書何所據以為
宣威時也鮑彪註國策以為霸王亦未確又杜氏
通典子發作景舍今從之

莊踰

莊踰楚莊王之苗裔也楚威王時使爲將軍將兵循江上畧巴蜀黔中以西踰至滇池地方三百里旁平地肥饒數千里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輿道塞不通因還以其威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

太史公西南夷列傳論曰楚之先豈有天祿哉在周爲文王師封楚及周之衰地稱五千里秦滅諸侯唯楚苗裔尙有滇王漢誅西南夷國多滅矣唯

滇復

入卷七

廿九

滇復爲亂王然南夷之端見拘耨番禹大夏杖印竹西夷後榆剽分二方卒爲七羗

荀卿子曰齊之田單楚之莊踰秦之衛鞅燕之觸臬皆世俗之所謂善用兵者其巧拙強弱則未有以相若也若其道二也

聖楷曰莊踰以楚公子爲大將卒立奇功於異域而楚祀賴以不絕較尉陀之王南越更爲殊異嗟乎世間有此兩奇男子高猶欲以尺寸量材士大

去威王時已二百餘年矣且臨楚子旗之謚也其第何得以君謚爲姓此皆僞書謬傳虛妄可疾

滇池考

滇池在今雲南府城南一名昆明池周回三百餘里水源深廣而未夏淺狹有似倒流故謂之滇池金馬碧鷄玉案點蒼諸山俯仰映帶真奧區也樹太史慎有滇海曲如跨海虹橋三十里廣寒宮殿夜飄香雲氣開成銀色界天工斷出點蒼山天氣常如二三月花枝不斷四時春皆實錄

奪楚

入卷七

巴黔考

按楚項襄王十九年秦使司馬錯發隴西兵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二年又拔郢乃置黔中郡太史公以爲楚威王何其疎莽也且與楚世家亦自相戾華陽國志曰初楚頃襄王時遣將莊踰從沅水伐夜郎將軍至且蘭秣船于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秣船詳柯處乃改其名爲詳柯按詳與椿通柯與柯通即今之繫船厓也又水經注詳柯江中兩山名當從注爲是

項梁者楚將項燕之子項籍之季父也項氏世世為楚將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籍曰書足以紀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畧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遊乃請斬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項梁殺人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及喪項梁嘗為主辦陰以兵法部勒

楚寶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口曰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其九月奮稽守通謂梁曰江西皆反此亦天亡秦之時也吾聞先即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將是時桓楚公在澤中梁曰桓楚公人莫知其處倘籍知之耳梁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守曰

詳梁召籍入須臾梁胸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至某事不能辦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廣陵人召手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秦兵又且至乃渡江橋陳王命

楚寶拜梁為楚王上柱國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使使欲與連和俱西陳嬰乃以兵屬項梁渡淮騎布蒲將軍亦以兵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已立景駒為楚王軍彭城東欲距項梁項梁謂軍吏曰陳王先首事戰不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秦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秦嘉死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梁項梁使

別將朱雞石餘楚君與戰餘楚君死朱雞石軍敗於
秦胡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
攻襄城襄城堅守不下已拔皆坑之還報項梁項梁
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此時沛公亦起沛
往焉居鄉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項梁
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
不反楚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必秦必
楚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沛
起江東楚蠶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為

楚寶 卷七 三三

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
心民間為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從民所望也陳嬰
為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音怡項梁自號
為武信君居數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
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田榮即引兵趨逐其王
假假以委楚假相田角以委趙角弟田間故齊將居
趙不敢歸由榮立田儻于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
下軍遂追秦軍黠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
殺田假趙殺田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

之至窮來從我示忍殺之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
於齊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
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滎陽東秦兵收入滎陽沛公項
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引畧地至睢丘大破秦軍
斬李由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起東阿西北至定
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
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利情者敗今羽少情矣秦
兵日益臣為君良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
遇齊使者高陵君顯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

楚寶 卷七 三四

論武信君必敗公徐行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
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梁死沛公項羽
去外黃
聖楷曰始皇帝二十三年王翦用六十萬人取荆
虜王負劬其將項燕自殺始滅楚傳至二世才十
五年間項梁起兵於吳遂以八千人渡江而西報
仇復楚豈非近古以來一大奇績哉又能用張良
言為韓立後不殺齊王假以悅田榮皆義舉也故
蠶起之將爭響附之所戰必勝項羽撫有成業與

沛○公○共○滅○秦○不○能○守○是○其○不○有○天○下○也○不○在○身○死
東○城○之○日○而○在○定○陶○失○利○之○時○天○意○亦○微○矣○哉○或
曰○項○梁○不○死○能○有○天○下○乎○曰○梁○不○死○決○不○肯○關○情
楚○弑○義○棄○增○高○江○東○猶○足○王○亦○未○可○知○刊○故○節○取
史○記○舊○文○為○梁○立○傳○要○使○復○楚○之○功○不○以○羽○掩○云
爾

梅銷

梅銷長沙人。番君吳芮之將也。初沛公攻南陽，遇銷與偕。攻析鄴，降之。及項羽相王，以芮率百越佐諸侯。從入關，故立芮為衡山王，都郢。其將梅銷功多，封十萬戶。為列侯。羽死，高祖以銷有功，從入武關，故德芮徙為長沙王，都臨湘，而銷從之。

聖楷曰：漢高祖定天下，功臣非同姓疆土而王者，八國至。孝文帝時，異姓盡矣。唯獨長沙藩職，無恙。故賈生云：欲諸王之忠附，則莫若令如長沙王為其

史記

功少而最完，勢疏而最忠也。由今視之，諒亦據當時事勢論耳。貽謀不善，協贊無人，即匹夫思逞，何有於疆弱乎。陸機云：吳芮之王，祚由梅銷功微，勢弱世載忠賢信矣哉。

都臨湘考

按內都臨湘，即今長沙縣也。長沙初名湘縣。漢高祖五年，以封吳芮為長沙王，始更為臨湘。水經注曰：湘水右逕臨湘縣故城。西縣治湘水濱，臨川側，故即名焉。故城即芮所築，其新城北有吳芮冢，廣

踰六十八丈登臨寫目為屋郭之佳憩也又郭頡
世語云魏黃初末吳人發冢取木於縣立孫堅
廟見冢尸容貌衣服並如故吳平後預發冢人於
壽春見南蠻校尉吳綱曰君形貌何類長沙王吳
冢乎但君微短耳綱瞿然曰是先祖也自冢卒至
臨湘縣初名王朝場後改縣宋至道初始改今名
非冢都也

梅山考

楚書

卷七

七

按楚志梅銷隨冢之國長沙以益陽縣梅林為冢
遂世有其地自漢至五代皆稱梅山焉後為王
扶氏據之溪崗環列負險為寇宋熙寧六年章惇
始開梅山地為二以下梅山置安化縣屬長沙以
上梅山置新化縣屬寶慶又徽州祁門縣有梅銷
城云即初封十萬戶處也

季布

季布者楚人也為氣任俠有名於楚項籍使將兵數
窘漢王及項羽滅高祖購求布千金敢有舍匿罪及
三族季布匿濮陽周氏周氏曰漢購將軍急迹且至
臣家將軍能聽臣臣敢獻計即不能願先自頸季布
許之適髮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并與其家僮
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季布適買而
置之田誠其子曰田事聽此奴必與同食朱家適乘
輅車之洛陽見汝陰侯滕公滕公留朱家飲數日因

楚書

卷七

三八

謂滕公曰季布何大罪而求之急也滕公曰布數
為項羽窘上上忌之故必欲得之朱家曰君視季布
何如人也白賢者也朱家曰臣各為其主用季布為
項籍用職耳項氏臣可盡誅邪今上始得天下獨以
已之私怨求一人何示天下之不廣也且以季布之
賢而漢求之急如此此不北忝胡即南忝越耳夫忌
壯士以資敵國此伍子胥所以鞭荆平王之墓也君
何不從容為上言耶汝陰侯滕公心知朱家大俠意
季布匿其所乃許曰謹待間果言如朱家指上適赦

季布當是時諸公皆多季布能摧剛為柔朱家亦以此名聞當世季布召見謝上拜為郎中孝惠時為中郎將軍于嘗為書嫚呂后不遜呂后大怒召諸將議之上將軍樊噲曰臣願得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諸將皆阿呂后意曰然季布曰樊噲可斬也夫高帝將兵四十餘萬衆困於平城今噲奈何以十萬衆橫行匈奴中而欺且素以事於胡陳勝等起于今創痍未瘳噲又面諛欲搖動天下是時殿上皆恐太后罷朝遂不復議擊匈奴事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有言其

賢者孝文召欲以為御史大夫復有言其勇使酒難

近至留邸一月見罷季布因進曰臣無功竊寵待罪河東陛下無故召臣此人必有以臣欺陛下者今臣至無所受事罷去此人必有以毀臣者夫陛下以一

楚賢

得書請季布言長君曰季將軍不說足下足下無往因請書遂行使人先發書季布果大怒待曹丘曹丘至即揖季布曰楚人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足下何以得此聲於梁楚間哉且僕楚人也下亦楚人也僕游揚足下之名於天下顧不重耶何足下距僕之深也季布乃大詭引入留數月為上客厚送之季布名所以益聞者曹丘揚之也季布弟季心氣蓋關中遇人恭謹為任俠方數千里士皆爭為之死常殺人亡之吳從袁絲匿長事袁絲弟畜灌夫籍

典○軍○察○旗○者○數○矣○可○謂○壯○士○然○被○刑○戮○為○人○奴○而
 不○死○何○其○下○也○彼○必○自○負○其○材○故○受○辱○而○不○羞○欲
 有○所○用○其○未○足○也○故○終○為○漢○名○將○賢○者○誠○重○其○也
 夫○婢○妾○賤○人○感○慨○而○自○殺○者○非○能○勇○也○其○計○畫○無
 復○之○耳○蘇○布○哭○彭○越○湯○如○歸○者○彼○誠○知○所○處○不
 自○重○其○死○雖○往○古○烈○士○何○以○加○哉

雷峻

雷○峻○字○仲○邁○南○魏○枝○江○人○也○兄○篤○於○鄉○里○合○部○曲○數
 百○人○篤○卒○荆○州○牧○劉○表○命○峻○攝○其○衆○表○卒○峻○率○衆○歸
 先○主○先○主○以○峻○為○中○郎○將○先○主○自○葭○萌○南○還○藥○劉○璋
 留○峻○守○葭○萌○城○張○魯○遣○將○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
 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去○後○璋○將○扶○禁○向○存
 等○帥○衆○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且○一○年○不○能○下○峻
 城○中○兵○纒○數○百○人○伺○其○急○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即
 斬○存○首○先○主○定○蜀○嘉○峻○之○功○乃○分○廣○漢○為○梓○潼○記○以

峻○為○梓○潼○太○守○裨○將○軍○在○官○三○年○年○四○十○卒○還○葬○成
 都○先○主○甚○悼○惜○乃○詔○諸○葛○亮○曰○峻○既○佳○士○加○有○功○於
 國○欲○行○醢○遂○親○率○羣○僚○臨○會○甲○祭○因○留○宿○墓○上○當○時
 祭○之○子○弋○字○紹○先○後○立○太○子○禪○以○弋○為○中○庶○子○蜀
 好○騎○射○出○入○無○度○弋○援○引○古○義○盡○言○規○諫○甚○得○切○磋
 之○體○後○歷○永○昌○建○寧○太○守○景○耀○六○年○進○號○安○南○將○軍
 是○歲○蜀○并○于○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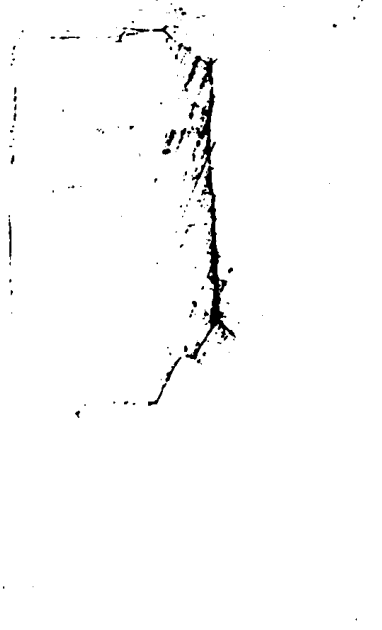
漢○晉○春○秋○曰○雷○弋○聞○魏○軍○來○弋○欲○赴○成○都○後○至○以
 備○敵○既○定○不○聽○及○成○都○不○守○弋○素○服○號○哭○大○臨○三

日諸將咸勸宜速降。弋曰：今道路隔塞，未詳至之安危。大故去，就不可苟也。若至上與魏和，見遇以禮，則保境而降不晚也。若萬一危辱，吾將以死拒之。何論遲速邪？得後至東遷之間，始率六郡將守。上表曰：臣聞人生於三事，之如一惟難所在，則致其命。今臣國敗，至附守死，無所是以委質，不敢有二。晉文王善之，又拜南中都督，委以本任。後遣將兵救援呂興，卒交趾。日南九真三郡功封列侯。弋孫彪，晉越雋太守。

楚賈

卷七

四三



向朗

向朗，字巨達，襄陽宜城人也。荆州牧劉表以為臨沮長表卒，朗先至，先定江南。使朗督秭歸夷道巫山夷陵四縣軍民事。蜀既平，以朗為巴西太守。項之轉任牂牁，又徙房陵。後至踐作，為步校尉。代王連領丞相長史，丞相亮南征，朗留統後事。五年，隨亮漢中。朗素與馬謖善，謖逃，朗知情不舉，亮恨之，免官。還成都數年，為光祿勳。亮卒，徙左將軍，追論舊功，封顯明亭侯。位特進。初，朗少時雖涉獵文學，然不治素檢。

楚賈

卷七

四四

以吏能見稱。自去長史，優游無事。垂二十年，乃更潛心典籍。孜孜不倦。年踰八十，猶手自校書。刊定謬誤，積張篇卷於時，最多。開門接賓，誘納後進。但講論古義，不干時事。以是見稱。上自執政，下及童冠，皆敬重焉。延熹十年卒。子儵嗣。景耀中，為御史中丞。兄子寵先主時為牙門將，稱歸之敗。寵營特完，建興元年封都亭侯。後為中部督，典宿衛兵。諸葛亮當北行，表與後主曰：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先帝稱之曰：能。是以劍論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

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也遷中領軍
延熙三年征漢嘉蠻夷遇害

襄陽記曰朗遺言戒子曰傅稱師克在和不在衆
此言天地和則萬物生君臣和則國家平九族和
則動得所求靜得所安是以聖人守和以存以亾
也吝楚國之小子耳而蚤喪所天為二兄所誘養
使其性行不隨祿利以隋今但貧耳貧非人患惟
和為貴洵其勉之子條字文豹亦博學多識入晉
為江陽太守南軍司馬

楚寶

卷七

四五

聖楷曰襄陽記文稱朗少師事司馬德操與徐元
直韓德高龐士元皆親善故其老而好學尚有典
刑也耶是時蜀士如秦宓譙周皆博雅好論著若
以出處律之未免多慚安得如朗之牙籤萬軸高
刀斗自嚴乎

楚寶卷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謙較訂

大將

柳元景

柳元景字孝仁其先河東解人也曾祖朝自本魏遷
於襄陽官至汝南太守祖恬西河太守父憑馮翊太
守元景少便弓馬數隨父伐蠻以勇稱寡言有犯質

楚寶

卷八

乙

荆州刺史謝晦聞其名要之未及往而晦敗雍州刺
史劉道產深愛其能元景時居父憂未得加命會荆
州刺史江夏王義恭召之道產謂曰久規相屈今貴
王有召難輒相留乖意以為惘惘服闋累遷義恭司
徒大尉城局參軍文帝見又嘉之先是劉道產在雍
州有惠化遠蠻悉歸懷皆出絳河為村落戶口殷盛
及道產死羣蠻大為寇暴文帝西鎮襄陽義恭以元
景為廣威將軍隨罷太守既至高嶺斷道欲來攻
罷罷內少糧罷仗又乏元景設方畧得六七百人分

五百人屯驛道或曰驛將逼城不空分與元景曰
開罷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攻於計為長
會蠻垂至乃使驛道為備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
前後俱發蠻眾驚擾投鄧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
魏境肅然隨王誕鎮襄陽徙為後軍中兵參軍及朝
廷大舉北伐使諸鎮各出軍誕遣振威將軍尹顯祖
出賞谷奮武將軍魯方平誅非書作建武將軍薛安都
署陽太守龐法起入盧氏廣威將軍田義仁入魯陽
加元景建威將軍總統羣帥後軍外兵參軍龐季明

楚寶

卷八

二

年七十三自以關中豪右請入長安招合夷夏誕許
之乃自賞谷入盧氏盧氏民趨難納之季明遂誘說
士民應之者甚眾安都等因之自熊耳山出元景引
兵繼進閏月龐法起等諸軍入盧氏斬縣令李封以
趙難為盧氏令使帥其眾為鄉導元景自百丈崖從
諸軍於盧氏法起等進攻弘農辛未拔之擒魏弘農
太守李初古拔安都留屯弘農法起進據潼關元景
率眾至弘農詔以元景為弘農太守初安都頓軍弘
農而諸軍已進陝元景既到謂安都曰無為坐守空

城而令龐公深入此非計也安急進軍可與顯祖并
兵就之吾須督租畢尋後引也虞並遣陝陝城險固
諸軍攻之不拔魏洛州刺史張晃是也提帥眾二萬度
嶺救安都方平各列陣城東南以待之顯祖勒精
卒以爲後極季明率高明安陽義兵當南門而陳趙
難領盧氏樂從少年與季明爲犄角魏兵大合安都
等兵戰於城南魏多縱突騎諸軍不能敵安都怒脫
兜鍪解鏡唯蒼絳納兩當衫馬亦去其裝眼目橫矛
單騎突陳所向無前魏人夾射不能中如是數四殺
傷不可勝數會日暮別將魯元保引兵自函谷關至
魏兵乃退元景遣軍副柳元怡將步騎二千救安都
等夜至魏人不之知明日安都等陣於城西南方平
謂安都曰今勅敵在前壑城在後是吾取死之日卿
若不進我當斬卿我若不進卿當斬我也安都曰善
卿言是也遂合戰元怡引兵自南門鼓譟直出旌旗
甚盛魏眾驚駭安都挺身奮擊流血凝肘矛折易之
更入諸軍齊奮自旦至日晏魏眾大潰斬張晃連提
及將卒三千餘級其餘赴河墜死者甚眾生降二千

楚寶

卷八

三

餘人明日元景至讓降者曰汝輩本中國民今為虜盡力屈乃降何也皆曰雲霓見驅後出者滅族以騎感步未戰先死此將軍所親見也諸將欲盡殺之元景曰今王旗北指當使仁聲先路盡釋而遣之皆稱萬歲而去甲午克陝城元景乃率諸將自湖關度白楊嶺出於長洲使安都斷後宗趙副之法起自潼關向商城與元景會季明亦從胡谷南歸並有功而入士馬旌旗甚盛誕登城望之以鞍下馬迎元景除元景為冠軍司馬襄陽太守於樊城立府舍率所領居

楚實

卷八

四

之武陵王入討元凶以元景為咨議參軍領中兵加冠軍將軍太守如故配萬人為前鋒宗愨隨安都等十三軍皆隸焉夏四月癸卯發溢口元景以舟艦不堅憚於水戰乃倍道兼行丙辰至江寧步上使薩安都帥鐵騎耀兵於淮上秦淮移書朝士為陳順逆癸亥元景潛至新亭依山為壘新降者皆勸元景速進元景曰不然理順難恃同惡相濟輕進無防實啓寇心甲子劭使蕭斌統步軍褚湛之統水軍與魯秀王羅漢劉簡之精兵合萬人攻新亭壘劭自登朱雀門

督戰元景宿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但衝枚疾戰一聽吾鼓聲劭將士懷劭重賞皆殊死戰元景水陸受敵意氣彌厲麾下勇士悉遣出關左右唯留數人宣傳劭兵勢垂克魯秀擊退鼓劭眾遽止元景乃開壘鼓譟以乘之劭眾大潰墜淮死者甚多劭更帥餘眾自來攻壘元景復大破之劭僅以身免走還宮魯秀褚湛之檀和之皆南奔丙寅武陵王至江寧丁卯江夏王義恭單騎來奔劭殺義恭十二子已巳武陵王即位于新亭以元景為侍中領左衛將

楚實

卷八

五

軍尋授雍州刺史東晉於襄陽置雍州始上在巴口問元景事平何所欲對曰若有過恩願還鄉里故有此授尋加散騎常侍封曲江縣公孝建元年正月魯爽反加元景撫軍將軍假節置佐統王玄謨等諸將討之時賊質義宣並反於是玄謨南據梁山夾江為壘垣護之薩安都渡據歷陽元景出屯采石玄謨聞賊盛遣司馬管法濟求益兵上使元景進屯姑熟質攻陷玄謨西壘玄謨使垣護之告急於元景曰西城不守唯餘東城萬人賊軍數倍疆弱不敵欲退還姑熟就節

下協力當之更議進取元景不許曰賊勢方盛不可
先退吾當卷甲赴之諫之曰賊謂南州有三萬人而
將軍麾下裁十分之一若往造賊壘則虛實露矣王
豫州必不可來不如分兵援之元景曰善乃留羸弱
自守悉遣精兵助玄謨多張旗幟梁山望之如數萬
人皆以為建康兵悉至衆心乃安於是克捷大明三
年遷尚書令封巴東魏公六年授侍中驃騎大將軍
南兖州刺史留衛京師孝武晏駕與太宰江夏王義
恭尚書僕射顏師伯並受遺詔輔幼主加開府儀同

楚寶

卷八

六

三司領丹楊尹元景起自將帥及當朝理務雖非所
長而有弘雅之美時在朝勳要多事產業唯元景獨
無所營南岸有數十畝菜園守園人賣菜得錢三萬
送還宅元景曰我立此園種菜以供家中爨爾乃復
賣以取錢奪百姓之利耶以錢乞守園人初孝武多
猜忌王公大臣重足屏息莫敢妄相過從孝武殂太
宰義恭等皆相賀曰今日始免橫死矣甫過山陵義
恭與柳元景顏師伯等聲樂酣飲不捨晝夜帝內不
能平既殺戴法興諸大臣無不震懼各不自安於是

元景師伯密謀廢帝立義恭日夜聚謀而持疑不能
決沈慶之發其事遂遇害明帝即位令曰故侍中尚
書令元景風度弘簡體局深沈正義亮時恭素範物
幽明道盡則首贊孝圖盛運開曆則毗變皇化方任
孚漢輔業茂殷衡而蜂豺肆濫顯加禍毒寬動勳烈
悲深朝貫朕承七廟之靈纂臨寶業情典既申痛悼
彌軫宜崇賚徽冊以旌忠懿可追贈太尉給班劍三
十人羽葆鼓吹一部謚曰忠烈公
南史曰元景少時貧苦嘗下都至大雷日暮寒甚

楚寶

卷八

七

頗有羈旅之歎岸側有一老父謂元景曰君方大
富貴位至三公元景以為戲之曰人生免饑寒幸
甚豈望富貴老父曰後當相憶及貴求之不知所
在
聖楷曰元景傳宋書叙北伐失之太繁南史叙平
劉文失之太畧甚矣史筆之難也予稍為芟合庶
幾可觀若夫史稱元景行已所資豈徒武毅當朝
任職實兼雅道卒至覆族遭逢信有命乎此亦古
今所共惋惜矣

歐陽頌

歐陽頌字靖世，長沙臨湘人。為肥豪族，頌少質直，有思理，以言行著於嶺表。父喪毀瘠甚，至家產積，悉讓諸兄。州郡頻辟，不應。乃廬於麓山寺，傍專精習業。博通經史，年三十，其兄逼令從官，為平西邵陵王中兵參軍。梁左衛將軍蘭欽少與頌善，故頌常從欽征討。欽南征夷，德擒陳文徹，所獲不可勝計，獻大銅鼓。累代所無，頌預其功，還為直閣將軍。欽征交州，復啓頌同行。欽度嶺而卒，頌除臨賀內史，啓乞送欽喪，還

楚寶

卷八

都然後之。任時湘衡界五十餘洞，不實勅衡州刺史韋粲討之。粲委頌為都督，悉皆平殄。侯景構逆，粲自解還都，征景以頌監衡州。臺城陷後，嶺南互相吞併，蘭欽窮前高州刺史裕，攻始興內史蕭紹基，奪其罷。以兄欽與頌有舊，遣招之，頌不從。謂使曰：高州、昆、李、隆顯，莫非國恩，今應赴難，援都豈可自為跋扈？及陳武帝入援京邑，將至始興，頌乃深自結託。裕遣兵攻頌，武帝接之，裕敗，遷頌為始興內史。梁元帝承制，以始興、魏為東衡州，以頌為刺史，封新豐縣伯。侯景手

元帝遍問朝宰，使各舉所知。羣臣未對，帝曰：吾已得一人矣。歐陽頌甚公，正有匡濟才，恐蕭廣州不肯致之。乃授郢州刺史，欲令出嶺。蕭勃留之，不獲拜命。時蕭勃在廣州，兵疆位重，元帝深患之，遣王琳代為刺史。琳已至小桂嶺，勃遣其將孫瑒監州，盡率部下至始興，避琳兵鋒。頌別據一城，不往謁勃，閉門高壘，亦不拒戰。勃怒，遣兵襲頌，盡收其貲財馬仗，尋赦之。還復其所，復與結盟。荊州陷，頌委質於勃，及勃度嶺出南康，以頌為前軍都督。周文育擊破之，擒送於武帝。

楚寶

卷八

帝釋之，深加接待。蕭勃死後，嶺南擾亂，頌有聲南土，且與武帝有舊，乃授安南將軍、衡州刺史，封始興縣侯。未至嶺，頌子紇已克定始興，及頌至嶺，南皆懾伏。仍進廣州，盡有越地，改授都督交廣等十九州諸軍。平越中郎將湘州刺史王琳據有中流，頌自海道及東嶺奉使不絕。永定三年，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封陽山郡公。初，交州刺史袁曇綬密以金五百兩寄頌，令以百兩還合浦太守龔慈，為四百兩付兒智。餘人弗之知也。頌尋為蕭勃所破，貲財並盡，唯所寄金獨

在曩後亦尋卒至是頗並依信還之時人莫不歎服
天嘉四年堯贈司空諡曰穆子約嗣

聖楷按徐陵撰歐陽頠德政碑云僧釋慧羨等來
朝絳闕備啓丹誠乞於大路康莊式刊豐琰庶期
卿寶鼎復述台司之功羊叟高碑更紀征南之德
於是既開黃素爰登紫泥鑿此誠祈皆如所奏是
時佛教隆重士氣頽靡故清議口碑操自緇流如
此亦可異也

楚寶

卷八

許紹

許紹字嗣宗安陸人父法光仕隋為楚州刺史元皇
帝為安州總管紹時為兒與高祖同學相愛大業末
任夷陵通守會盜起州境獨完流入自占數千萬關
倉賑給煬帝崩問至紹率人吏三日臨以所部遙屬
越王侗後王世充篡立遂遣使以黔安武陵澧陽歸
唐授陝州刺史封安陸郡公高祖賜書道平生舊以
加慰納蕭銑將董景珍降命紹率兵應接以破銑功
擢其子智仁為溫州刺史銑造楊道生圍峽州紹擊

楚寶

卷八

十一

委之銑將陳普環具大艦溯江與開州賊蕭闢提尋
巴蜀紹遣智仁及婿張玄瑋接李弘節追戰西陵覆
其兵擒普環悉獲戰艦江之南有安蜀城地直夷陵
荆門城峙其東皆峭險處銑以兵戍守紹遣智仁攻
荆門取之制書褒美許以便安紹境連王世充及銑
其下為賊剽者皆見殺紹得敵人獨資遣之二邦感
義殺掠為止進譙國公賜帛千段趙羆王孝恭等伐
銑復詔督兵圍荊州會病卒于軍帝為流涕貞觀中
荊州都督

呂溫凌煙閣勳臣贊曰：羣動相食，血流中原，譙公夷陵，豺虎為鄰，列境連城，火炎煙昏，彼其一邦，如玉不焚，三光忽開，道氣皆新，誰有天下，平生故人，公與胡引忠歸誠，豹變雙，伸金石之契，移為君臣，奕奕煌煌，為龍為光，元戎啓行，大旆中央，式遏大江，奄征南方，恩斯勤斯，爾不可忘。

聖楷按：通鑑唐紀武德二年二月，許紹帥黔安諸羈來降，是年八月，蕭銑遣其將楊道生寇峽州，紹擊破之，銑又遣其將陳普瑗帥舟師上峽，規取巴

楚實

卷八

十三

蜀紹又大破之，擒普瑗，銑遣兵戍安蜀城及荆門城，武德三年十一月，銑將董景珍以長沙來降，紹出兵應之，十二月，紹攻銑荆門鎮，拔之，唐書叙次景珍來降，在破道生普瑗之前，又接云：以破銑功封其子智仁，云云，大誤，當以唐紀為正，且高祖嘗陰敕紹斬李靖，紹惜其才，為之奏請，獲免，此大有關係，其後李靖以取蕭銑十策上趙魏王，孝恭卒，平江陵，此靖之功，皆紹之功也，本傳俱不載，可知新唐書之陋。

許紹家墓考

按安陸縣唐名安州，紹家在縣西六十里，大安山下，其墓在縣東十八里，紫石村，與其子智仁同域，又名宰相林，以其子圍師為高宗相也，今志謂紹為紹，大誤，又李白娶紹之孫女，本傳俱不載，惟白上安州裴長史書云：白年三十始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誇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據此，則白未流夜

楚實

卷八

十三

郎已先寓楚，其上裴書亦或在此時，耶，白有安陸白兆山桃花巖寄劉侍御詩云：趨來桃花巖，得憩雲窓眠，則白之往來于許氏，蓋又不止三霜矣。

陶弼

陶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孤志行磊落權奇左詩書右孫吳同學生歎伏之以為一日千里因窮無地自致迺張晚學子弟講授六經以奉母甘旨慶曆中莫偃諸唐據湖南山溪鈔掠罷縣提點刑獄揚收召弼俱行頗用其策謀弼亦分軍薄嶮得挑油坪太平峒於收軍中功第二以進士調授桂州陽朔縣至簿儻智高蹈藉二廣收以書召弼掌機宜乘驛至曲江收檄弼下笑州議救廣府賊已走連賀蔣偕一軍沒餘衆

楚寶

卷八

十五

潰入山林賊聲勢張甚弼以便空頗取敗軍白旗大書曰招安蔣團練下敗兵使十數輩持狗村落收得散卒則迴路趨賀州就糧州將持法拒否弼曉以大義迺聽活千餘人送幕府會收罷去不為功然收在朝廷每為人言湖南軍中獨得陶弼一人耳弼久次迺為陽朔令以吏考除大理寺丞監潭州糧料院廣南西路提點刑獄李師中論薦其能擢知賓州詔換崇儀副使知容州以六宅副使知欽州數以甥老乞歸極懇惻不聽母喪奪哀以崇儀使知邕州招納訓

利等六州蠻及廣源內附儂智高千餘剽皆就耕食

弼亦再滿任乃得請知鼎州詔使按治辰州南江諸溪蠻宣撫使舉使知辰州文秦弼不上吏課者二十三年遷皇城使措置北江用反間使彭師晏自攻伐歸其地縣官三師問罪安南復知邕州又用宣撫使確知順州四遷為東上閣門使康州團練使卒於順州之官舍弼不治細故獨以文章自喜尤號為能詩年三十起從軍心通悟達兵家機會得士死力智度閑深調護不慮不見去角遇舍卒大軍常倚以為

楚寶

卷八

十五

重作罷縣順民立條教當其艱勤與吏士同甘苦不以違朝廷故不盡心力所臨數州夷夏斬斬以約信為威嘗請郴桂霧渠通漕湘江軍興轉粟可十倍使者不能聽李師中在廣西迺用之於今為功初得廣源峒為順州事屬草創存亡不可知弼受命即上道折筮指撝溪洞晏然在軍中三十年夷險一繫使者多朝廷大吏察治狀卒無以易故求去輒進官重任使遂老于桂林表裏所著詩文書奏十有八卷

黃山谷銘曰武夫面牆文吏疾武維此康州祖豆

軍旅烏合其兵忠信成城教子弟戰衛其父兄乘
難行權處女脫兔及其既平左規右矩虎窟養已
時其飽饑康州用士可赴深溪子拊髀發姑息夷
獠我一以律不殘不傲藥不戰手漂絮終身或千
戶封詩偶匪人梓慶為錄不懷慶賞康州撫師尚
以義往大能小施夸者技瘞我安義命民得休養
邊陲之守不必摧鋒我銘康州式勸士功
楊太史愼曰陶弼宋仁宗時人有詩名仕於兩廣
詩絕似晚唐宋文鑑選其二首虔化縣云暖雲梅

楚寶

卷八

七

花樹晴雷藏石溪出領云天文離卷石人影背含
沙其他如僧寺云花露生瓶水松風落架書蚤行
云炤枕殘雞月吹燈落葉風李洞喻皂可相伯仲
也
聖楷曰史又稱爾好士樂施所得俸祿悉以與人
家至貧不恤也既死妻在鄉里僦屋以居此固將
相風規未之覩見而珠球者豈易企及乎若夫詩
成炎嶠韻絕一時即景風之賞否不與易焉

孟珙

孟珙字璞玉隨州棗陽人嘉定十年金人犯襄陽駐
圍山父宗政時為趙方將以兵禦之珙料其必闕樊
城獻策宗政由羅家渡濟河宗政然之魏翼日諸軍
臨渡布陣金人果至半渡伏發殲其半宗政被檄援
棗陽臨陣嘗父子相失珙望敵騎中有素袍白馬者
曰吾父也急麾騎軍突陣遂脫宗政以功補進勇副
尉十二年完顏說可步騎二十萬分兩路攻棗陽環
集城下珙登城射之將士驚服宗政命珙取它道劫

楚寶

卷八

七

金人破砦十有八斬首千餘級大俘軍器以贖金人
近以功升下班祇應十四年入謁制置使趙方一見
奇之辟武校尉十六年以功特授承信郎丁父憂制
置使起復之珙辭訖葬趣就職又辭理宗即位特授
忠翊郎尋辟京西第五副將權管神勁左右軍統制
初宗政招唐鄧蔡壯士二萬餘人號忠順軍命江湖
總之制不安制置使以珙代海珙分其軍為三衆乃
帖然紹定元年珙白制置司翔平堰于棗陽自城至
軍西十八里由八疊河經漸水側水跨九阜建通天

摺八十有三丈。溉田十萬頃。立十莊。三轄使。軍民分屯。是年收十五萬石。又命忠順軍家自畜馬。官給芻粟。馬益蕃息。六年。大元將那顏魯達追金主完顏守緒。通蔡瑛。瑛成鄂。討金。唐鄧行省武仙。仙時與武天錫及鄧守。移刺瑛。相椅角。為金盡力。欲迎守。緒入蜀。犯光化。鋒剽甚。天錫者。鄧之農夫。乘亂聚眾二十萬。為邊患。瑛逼其壘。一鼓拔之。壯士張子良。斬天錫首。以獻。是役獲首五千級。俘其將士四百餘人。戶十二萬。二十有奇。乃授江陵府副都統。賜金帶。制置司。

楚寶

卷八

十一

檄瑛問邊事。瑛曰。金人若向呂堰。則八千人。不為少。然須木查勝。雲呂堰等。皆受節制。乃可濟。已而劉全雷去危。兩部與金人戰于夏家橋。小捷。有項金人犯呂堰。瑛喜曰。吾計得矣。亟命諸軍追擊。呂堰進逼大河。退逼山陰。皆軍四合。金人棄輜重。奪獲甲士五十有二。斬首三千。馬牛橐駝以萬計。歸其民三萬二千。有奇。瑛遣其部曲馬天章。奏書請降。得縣五。鎮二十。二官吏一百九十三。馬軍千五百。步軍萬四千。戶三萬五千三百口。十二萬五千五百五十三。瑛入城。瑛

伏階下。請死。瑛為之易衣冠。以賓禮見。初。仙屯順陽。為宋軍所捷。退屯馬蹬。金順陽令李英。以縣降。申州安撫張林。以州降。瑛言。歸附之人。宜因其鄉土。而使之耕。因其人。而立之。寡少壯籍。為軍。俾自耕自守。才能者。分以土地。任以職事。使各招其徒。以殺其勢。制置使是之。七月。已酉。仙愛將劉儀。領壯士二百降。瑛問仙虛實。儀陳仙所據九砦。其大砦石穴山。以馬蹬沙窩。岵山三砦。蔽其前三砦。不破。石穴未易圖也。若先破離金砦。則王子山砦亦破。岵山沙窩孤立。三

楚寶

卷八

十一

帥成禽矣。瑛翼日遣兵向離金。盧秀執黑旗。帥眾入砦。金人不疑。為宋軍。乃分據巷道。大呼縱火。掩殺幾盡。是夜。壯士楊青等。擣王子山砦。護帳軍酣寢。王建入帳中。斬金將首囊佩之。平明視之。金小元帥也。丙辰。出師。馬蹬遣樊文彬。攻其前門。成明等邀截西路。一軍圍石烈。一軍圍小總帥。砦火燭天。殺修山積餘。逸去者。復為成明伏。軍所得壯士。老幼萬二千三百。來歸。師還至沙窩。西與金人遇。大捷。是日三戰三克。未幾丁順等。文破。默候里砦。瑛料武仙將上岵山。絕

頂窺伺令樊文彬詰旦奪岵山駐軍其下前當設伏後遮歸路已而仙泉果登山及半文彬麾旗伏兵四起仙泉失措枕藉崖谷山爲之赭殺其將兀沙約擒七百三十人棄鎧甲如山薄暮珽進軍至小水河夜漏十刻召文彬等受方畧明日攻石穴九砦丙辰薺食啓行晨至石穴時積雨未霽文彬患之珽曰此雲夜擒吳元濟之時也乘馬直至石穴分兵進攻而以文彬往來給事自寅至巳力戰九砦一時俱破武仙季降其衆七萬人獲甲兵無算還軍襄陽轉修武郎

楚寶

卷八

三

鄂州江陵府副都統制大元兵遣宣撫王楸約共攻蔡制置使謀於珽請以二萬人行因命珽盡護諸將金兵二萬騎繇真陽橫山南來珽鼓行而前金人戰敗却走追至高黃陂斬首千二百級僞遺死屍咸沒荷過出阿悉三人來迓珽與射獵割鮮而飲馳入其帳僞蓋喜約爲兄弟酌馬酒飲之金兵萬人自東門出戰珽遮其歸路掩入汝河擒其偏裨八十有七人得蔡降人言城中饑珽曰已窘矣當盡死而守以防突圍珽與僞蓋約南北軍毋相犯决堰水布虎

落僞蓋遣萬戶張榮帥精兵五千人入城金人鈞二率以往柔中流矢如蜚珽麾先鋒救之挾私以出撥發官宋榮不肅將斬之衆下馬羅拜以請猶杖之黎明珽進逼石橋鈞致生俘郭山戰少却金人突至珽躍馬入陣斬山以徇軍氣復振張殊死戰進逼柴潭立柵俘金人百有二斬首三百餘級翼日命諸將奪柴潭樓金人爭樓諸軍魚貫而上金人又飾美婦人以相蠱麾下張禧等殺之遂拔柴潭樓俘其將士五百三十有七人蔡人恃潭爲固外即汝河潭高於河

楚寶

卷八

三

五六丈城上金字號樓伏巨弩相傳下有龍人不敢近將士疑畏珽召麾下飲再行曰柴潭非天造地設樓伏弩能及遠而不可射近彼所持此水耳决而淫之洞可立待皆曰隄堅未易擊珽曰所謂堅者止築兩隄首耳鑿其兩翼可也潭果决實以薪葦濟師攻城擒其兩將斬之進逼土門金人驅其老稚熬爲油號入油砲入不堪其楚珽遣道士說止之端平元年正月辛丑黑氣壓城日無光珽下令諸軍銜枚分運雲梯布城下已酉珽帥師向南門至金字樓列雲梯

令諸將聞鼓則進馬義先登趙榮繼之萬眾競登大戰城上門開招僭蓋入江海執其祭政張天綱以歸珙問守緒所在天綱曰城危時即取寶玉寘小室璿以草號泣自經曰死便火我煙焰未絕珙與僭蓋分守緒骨得金蓋寶玉帶金銀印牌有差還軍襄陽擢建康府都統制制置司奏留珙襄陽兼鎮北軍都統制鎮北軍者珙所招中原精銳百戰之士萬五千餘人分屯灤北樊城新野唐鄧間俄令赴樞密院稟議二年兼知黃州朝辭上曰卿名將之子忠勤體國破

楚寶

八卷八

三

蔡滅金功績昭著珙對曰此宗社成靈陛下聖德與三軍將士之勞臣何力之有帝問恢復對曰願陛下寬民力蓄人材以俟機會帝問和議對曰臣介冑之士常言戰不當言和賜賚甚厚三年期至黃增埤後隍蒐訪軍實邊民來歸者日以千數為屋三萬間居之厚加賑貸文慮兵民雜處因高阜為齊安鎮淮二砦以居諸軍元兵攻襄陽江陵危急詔沿江淮西遣援眾謂無踰珙者乃先遣張順渡江珙以全師繼之元兵分兩路一攻復州一在枝江監利縣編筏窺江

珙變易旌旗服色循環往來夜則列炬燎江數十里相接又遣外弟趙武等共戰躬往節度破砦二十有四還民二萬嘉熙元年封隋縣男授鄂州諸軍都統制元大將戚沒解入漢陽境大將溫不花入淮甸斬守張可太舒州李士遠委罷去光守董堯臣以州降黃守王監江帥萬文勝戰不利珙入城駐帳城樓指畫戰守全其城斬還遁者四十有九人以狗御筆以戰功賞將士特賜珙金盃珙益以白金賜諸將士彌月苦戰病傷者相屬珙遣醫視療士皆感泣二年升

楚寶

八卷八

三

制置使兼知岳州通檄江陵節制司擣襄郢於是張俊復郢州賀順復荆門軍十二月壬子劉全戰于家頭戰于樊城戰于郎神山屢以捷聞三年春正月會文鏞復信陽軍劉全復樊城遂復襄陽授樞密都承旨制置使兼知鄂州全遣譚深復光化軍息蔡降珙命以兵逆之得壯士百餘籍為忠衛軍初詔珙收復京襄珙謂必得郢然後可以通餽饗得荆門然後可以出奇兵由是指授方畧發兵深入所至以捷聞庚寅謀報元兵欲大舉臨江珙策必道施黔以透湖湘

請粟十萬石以給軍餉以二千人屯峽州千人屯歸州
州琪弟瑛以精兵五千駐松滋為夔聲援遣子德興
增兵守歸州隘口萬戶谷元兵自隨江琪密遣劉
全拒敵遣伍思智以千人屯施州元大將塔海并禿
雲帥師入蜀號八十萬琪增置營砦分布戰艦遣張
舉提兵間道抵均州防遏又條上流備禦安為藩籬
三層乞劾制副司及移關外都統一軍於夔任治南
以下江面之責為第一層備鼎澧為第二層備辰沅
靖桂為第三層峽州松滋須各屯萬人舟師隸焉歸

楚寶

卷八

二

州屯三千人鼎澧辰沅靖各五千人柳桂各千人如
是則江西可保又遣楊鼎張謙往辰沅靖三州曉諭
熟蠻講求思播施黔以圖來上會謀知元兵於襄樊
隨信陽招集軍民布種種船材於鄧之順陽乃遣張
漢英出隨任義出信陽焦進出襄分路撓其勢遣王
堅潛兵燒所積船材又度師必因糧於蔡遣張德劉
整分兵入蔡火其積聚制拜寧武軍節度使四川宣
撫使兼知夔州進封漢東都侯兼京湖安撫制置使
回鶻愛里八都魯帥壯士來降初飛鶻軍改愛里名

艾忠孝充總轄乞補以官四川制置使陳隆之與副
使彭大雅不協瑛曰國事如此合智并謀猶懼弗克
而兩司方勇於私闕豈不愧廉闇之風乎馳書責之
隆之大雅得書大慚登蜀政之弊為條班諸縣又
曰不擇險要立砦柵則難責兵以衛民不集流離安
耕種則難責民以養兵乃立賞罰以課殿最俾諸司
奉行之又大興屯田調夫築堰募農給種首秬歸尾
漢口為屯二十為莊百七十為項十八萬八千二百
八十屯田始末與所賦券食之數降詔獎諭淳祐

楚寶

卷八

五

二年瑛以京襄死節死事之臣請于創建祠岳陽歲
時致祭有旨賜名閣忠廟已拜少保進封漢東都公
瑛言沅之險不如辰靖之險不如沅三州皆當措置
而靖尤急今三州粒米寸兵無所從出此京湖之憂
一江防上自秭歸下至壽昌且二千里自公安至峽
州灘磧凡十餘處隆冬水涸節節當防兵費備多此
京湖之憂二今尺籍數虧既守灘磧又守關隘此京
湖之憂三陸抗有言荊州國之藩表如其有虞非但
失一罷當傾國爭之若非增兵八萬併力備禦雖韓

白復生無所展巧今日事勢大畧相似利害至重余
玠宣諭四川道過玠玠以重慶積粟少餉屯田米十
萬石遣蜀德帥師六千援蜀子之經為策應司都統
制四年兼知江陵府玠謂其佐曰政府未之思耳彼
若以兵綴我上下流急將若之何玠往則彼擣吾虛
不往則誰實捍患識者是之玠至江陵登城歎曰江
陵所恃三海不知沮洳有變為桑田者敵一鳴鞭即
至城外蓋自城以東古嶺先鋒直至三汊無所限隔
迺修復內隘十有一別作十隘於外有距城數十里

楚寶

卷八

共

者沮漳之水舊自城西入江因障而東之俾遠城北
入于漢而三海遂通為一隨其高下為匱蓄泄三百
里間渺然巨浸土木之工百七十萬民不知役繪圖
上之玠以身鎮江陵而兄璠帥武昌故事無兄璠同
處一路者乞歸田不允玠奏襄陽蕩析士無所歸蜀
士張于公安襄士張于鄖清臣作公安南陽兩書院
以沒入田廬隸之使有所教養請帝題其榜賜焉初
玠招鎮北軍駐襄陽李虎王昱軍亂鎮北亦潰乃厚
招之降者不絕行省范用吉密通降款以所受告為

質璠白于朝不從玠歎曰三十年收拾中原人今志
不克伸矣病遂革乞休致授檢校少師寧武軍節度
使致仕終于江陵府治時九月戊午也是月朔大星
隕于境內聲如雷覺之夕大風發屋折木計至潮震
悼輟朝特贈太師封吉國公諡忠襄廟曰威愛玠忠
君體國之念可貫金石在軍中與參佐部曲論事言
人人異玠徐以片語折衷志皆慚謂士遊客老校
退卒壹以恩意撫接名位雖重惟建鼓旗臨將吏面
色凜然無敢涕唾者退則焚香掃地隱几危坐若蕭

楚寶

卷八

七

然事外遺貨色絕滋味其學遠於易每卦各繫四句
名警心易替亦通佛學自號無庵居士
丁南湖曰玠四世祖安從岳飛行兵及厥考宗政
皆以禦金為志而玠滅金報宋史但稱其忠矣孰
知其立功本於孝乎玠嘗通佛學虛無故號無菴
居士或疑虛無何以有彼大功耶蓋其遺貨色絕
滋味皆出於虛無而此則立功之本也

余玠

余玠字義夫，蘄州人。家貧，落魄無行，喜功名，好大言。少為白鹿洞諸生，嘗携客入茶肆，歐賣茶，翁尤脫身。裘襄淮，時趨葵為淮東制置使，玠作長短句，上謁葵。壯之，留之幕中，未幾以功補進義副尉，擢將作監主簿。進工部郎官，嘉熙三年與元兵戰于汴城，河陰有功，授直華文閣，淮東提點刑獄，兼知淮安州，兼淮東制置司參謀官。淳祐元年，玠提兵應援安豐，拜大理少卿，升制置副使。進對必使國人上下事無不確實。

楚寶

八卷八

其

然後萃夏率乎天，人格又言今世胃之彥場，星之士一或即戎節指之為羸人，斥之為喻伍，願陛下視文武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於激，文武交激非國之福。帝曰：卿人物議論皆不常，可獨當一面。卿宜少留當有權用，乃授權兵部侍郎。四川宣諭使，帝從容慰遣之。玠亦自許，嘗手挾全蜀還本朝，尋授兵部侍郎。四川安撫制置使，兼知重慶府，兼四川總領。夔路轉運使，自寶慶三年至淳祐二年，凡授宣撫三人，制置使九人，副四人，或者暫或慘，或貪或繆，或違

領而不至，或開隙而各謀，終無成績。於是東西川無復統律，遺民咸不聊生。監司戎帥各專號令，擅辟守宰，蕩無紀綱。蜀日益壞，及聞玠入蜀，人心寤定。始有安土之志。玠大更政，遴選守宰，築招賢之館於府之左，供帳一如帥所居。下令曰：集衆思，廣忠益。諸葛孔明所以用蜀也。欲有謀以告我者，近則徑詣公府，遠則自言於罷所，在以禮遣之。高爵重賞，朝廷不吝。以報功，豪傑之士趨期立事。今其時矣。士之至者，玠不厭禮接，咸得歡心。言有可用，隨其才而任之。苟不

楚寶

八卷八

其

可用亦厚為遺謝。播州冉氏兄弟璣、璞，有文武才，隱居蠻中。前後闖帥，辟召堅不肯起。聞玠賢，相謂曰：是可與語矣。遂詣府上謁。玠素聞冉氏兄弟，刺入，即出見之。與分廷抗禮，賓館之奉，冉安之若素。居數月，無所言。玠將謝之，適為設宴，玠親主之，酒酣坐客紛紛，競言所長。璣兄弟飲食而已。玠以微言挑之，卒默然。玠曰：是觀我待士何如耳。明日更闕別館，處之且日使人窺其所為。兄弟終日不言，惟對踞以堊畫地為山川城池之形起，則漫去如星。又旬日請見玠，鼻入

曰其兄。弟。辱。明。公。禮。遇。思。有。少。裨。益。非。敢。同。衆。也。爲。今日。西。蜀。之。計。其。在。徒。合。州。城。乎。玠。不。覺。躍。起。執。手。曰。此。玠。志。也。但。未。得。其。所。耳。曰。蜀。口。形。勝。之。地。莫。若。釣。魚。山。請。徒。諸。此。若。任。得。其。人。積。粟。以。守。之。賢。於。十。萬。師。遠。矣。巴。蜀。不。足。守。也。玠。大。喜。曰。玠。固。疑。先。生。非。淺。士。先。生。之。謀。玠。不。敢。掠。以。歸。已。遂。密。以。其。謀。聞。於。朝。請。不。次。官。之。詔。以。玠。爲。承。事。郎。權。發。遣。合。州。璞。爲。承。務。郎。權。通。判。州。事。徙。城。之。事。悉。以。任。之。命。下。一。府。皆。誼。然。同。辭。以。爲。不。可。玠。怒。曰。城。成。則。蜀。賴。以。安。不。

楚寶 卷八 卅一

成。玠。獨。坐。之。諸。君。無。與。也。卒。築。青。居。大。獲。釣。魚。雲。頂。天生。凡。十。餘。城。皆。因。山。爲。壘。基。布。星。分。爲。諸。郡。治。所。屯。兵。聚。糧。爲。必。守。計。且。誅。瀆。將。以。肅。軍。令。又。移。金。戎。於。大。獲。以。護。蜀。口。移。沔。戎。於。青。居。興。戎。先。駐。合。州。舊。城。移。守。釣。魚。共。備。內。水。移。利。戎。於。雲。頂。以。備。外。水。於。是。若。臂。使。指。氣。勢。聯。絡。又。屬。嘉。定。僉。興。開。屯。田。於。成。都。蜀。以。富。裕。十。年。冬。玠。率。諸。將。巡。邊。直。擣。興。元。元。兵。與。之。大。戰。十。三。年。又。大。戰。于。嘉。定。初。利。司。都。統。王。夔。素。殘。悍。號。王。夜。叉。恃。功。驕。恣。桀。驁。不。受。節。度。所。至。劫。

掠。蜀。人。悉。苦。之。朝廷。雖。知。其。不。法。在。遠。不。能。詰。也。玠。至。嘉。定。夔。帥。所。部。兵。迎。謁。十。羸。弱。二。百。人。玠。曰。久。聞。都。統。兵。精。今。疲。敝。若。此。殊。不。稱。所。望。夔。對。曰。夔。兵。非。不。精。所。以。不。敢。卽。見。者。恐。驚。從。人。耳。項。之。班。聲。如。雷。江。水。如。沸。聲。止。圓。陣。卽。合。旗。幟。精。明。器械。森。然。沙。上。之。人。彌。望。若。林。立。無。一。人。敢。亂。行。者。舟。中。皆。戰。掉。失。色。而。玠。自。若。也。徐。命。吏。頒。賞。有。差。夔。退。謂。人。曰。儒。者。中。乃。有。此。人。玠。久。欲。誅。夔。謀。於。親。將。楊。成。成。曰。夔。在。蜀。久。所。部。兵。精。視。侍。郎。爲。文。臣。必。不。肯。甘。心。從。令。今。

楚寶 卷八 卅二

縱。弗。誅。養。成。其。勢。西。蜀。危。矣。玠。曰。欲。誅。之。久。矣。獨。患。其。黨。與。衆。未。發。耳。成。曰。侍。郎。以。夔。在。蜀。久。孰。與。吳。氏。決。吳。氏。百。戰。以。保。蜀。傳。之。四。世。恩。威。益。張。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吳。氏。而。不。知。有。朝。廷。一。旦。職。爲。畔。逆。諸。將。誅。之。如。取。狐。豚。况。夔。無。吳。氏。之。功。而。有。曠。之。逆。心。恃。稀。突。之。勇。敢。慢。法。度。縱。兵。殘。民。奴。視。同。列。非。有。吳。氏。得。人。之。固。也。今。誅。之。一。夫。力。耳。玠。意。遂。決。夜。召。夔。計。事。潛。以。成。代。領。其。衆。夔。才。離。營。而。新。將。已。單。騎。入。矣。將。士。皆。愕。胎。相。顧。不。知。所。爲。成。以。誦。指。曉。之。遂。相。率。

拜賀劉至斬之。因察其所與為惡者數人，以法誅之。乃薦成爲文州刺史。我帥欲舉統制姚世安爲代。玠素欲革軍中舉代之敝，以三千騎至雲頂山下，遣都統金某往代世安。世安閉關不納，且有危言。然常疑玠圖已，屬丞利謝方叔家子，自永康避地雲頂。世安厚結之，求方叔爲援。方叔因言玠失利，戎之心又密求玠短陳於帝前。於是世安與玠抗，玠鬱鬱不樂。寶祐元年，聞召愈不自安。一夕暴卒，或謂仰藥死。蜀人莫不悲慕如失。父玠自入蜀，進華文閣待

楚寶

卷八

世三

制賜金帶，權兵部尚書，進徽猷閣學士，升大使。又建龍圖閣學士，端明殿學士，及召拜資政殿學士。恩例視執政，其卒也，帝輟朝，特贈五官，以監察御史陳大列言奪職。六年，復之。玠之治蜀也，任都統張寶治軍，族安撫王惟忠治財賦，監簿朱文炳接賓客，皆有常度。至於修學養士，輕徭以寬民力，薄征以通商賈。蜀既富，寶乃罷京湖之餉，邊關無警，又撤東南之戍。自寶慶以來，蜀間未有能及之者。惜其遽以太平自詭，進蜀錦蜀賤，過於充飾，久假便空之權，不顧嫌疑。昧

於勇退，遂來譏口，而又置機捕官，雖足以廢得事情，然寄耳目於羣小，虛實相半，故人多懷疑，懼至於世。玠拒命，玠威名頓挫，齊志以沒，有子曰如孫，取當如孫仲謀之義，遠論改師忠，歷大理丞。

聖楷曰：奇功易建，奇士難逢，何也？乘時勢之便，中材可以因人而就，處困厄之會，英雄不能自致。其身使余玠不遇趙葵，能入對理宗乎？使冉璉兄弟不遇余玠，能城釣魚山乎？故闢館招賢，爲功業之本，而知人善任，又爲招賢之本也。玠入蜀時，作經

楚寶

卷八

世三

理西蜀圖以進，曰：願假十年，手挈西蜀之地還之。朝廷然，後歸老山林，嗟乎！功既成，而玠之志亦滿矣。使其招賢禮士，如初入蜀時，又安知無冉氏其人與之商賈老而乃功不謀身，鬱鬱以終耶。

趙葵

趙葵字南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初生時，或夢南嶽神降其家，方在襄陽，命葵專督飲食，其養之事與兄范俱有志事功。方罷之，聘鄭清之。全子才為之師，又遣從南康李燦為有用之學。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則深入死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謂欲為變。葵時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資。」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嘉定十四年，金

趙葵

卷八

三五

人犯蘄州，葵與范攻唐鄧，有功，補葵承務郎，知襄陽軍。方卒十五年，起復直秘閣，通判廬州，進大理司直。淮西安撫叅議官十七年，李全往青州，淮東制置使許國檄葵議兵。葵至曰：「君侯欲圖賊而坐，賊中悔已無及，惟有重帳前兵，猶足制之。」國曰：「兵不能集，集不能精，奈何？」葵請視兩路之兵，別其精銳。君侯留三萬帳前，賊不敢動矣。國曰：「不若集淮兵來閱，而君董之，既足示衆，亦可選銳。」葵曰：「有兵之規，必當衝要，守將豈可空壁以從？」師使命耶，必將力爭于朝，分

留自衛，二得朝命，必匿其強壯，遣老弱以備數。本欲選銳，適得其鈍。本欲示衆，適示單弱。徒啓戎心，國不聽。卒敗。紹定元年，出知滁州。二年，全將入浙西，告糴實欲規幾甸也。初全之獻俘也，朝廷授以節鉞。葵策其必叛，乃上書丞相史彌遠曰：「此賊若止於得粟，尚不宜使輕至內地。况包藏禍心，不止告糴，若不痛抑其萌，則自此肆行無憚。所謂延盜入室，恐畿內有不可勝諱之憂。至滁，以其地當賊衝，又與金人對境，實兩淮門戶。修城浚隍，經武不少，服命秦喜守青平趙

趙葵

卷八

三五

必勝守萬山，以壯形勢。葵疾，謁告省侍，不得到股。雜藥以寄之。母卒，葵求解官，不許，不得已卒。吳復視事全，造舟益急。葵復致書史彌遠曰：「李全既破鹽城，反稱陳知縣，自棄城蓋欲欺朝廷，以款討罪之師。彼得一意，修舟楫，造器械，窺伺城邑，或直浮海以擣腹心。此其姦謀，明若觀火。葵自聞鹽城失守，日夕延頸以俟制師之設施。今乃聞遣王節入鹽城，祈哀於逆。葵又聞遣二吏入山陽，請命於賊婦，堂堂制閫如此。舉措豈不踴躍計貽笑天下貽笑外夷乎？又聞張國

明前此出山陽已知賊將舉鹽城之兵今若聽國明
言更從闕畧則自人心解體萬事渙散社稷之憂
有不可勝諱者矣非欲張皇生事啓釁全決非忠
臣非孝子亦苟聽蔡之言翻然改圖發兵討叛則
豈獨可以強國勢安社稷矣父子世受國恩亦庶幾
萬一之報使丞相不聽蔡言不發兵討賊則豈特不
可以強國勢安社稷而蔡亦不知死所不復可報君
相之恩矣安危治亂係朝廷之計叛與不討爾淮東
安則江南安江南安則社稷安社稷安則丞相安如

是則凡為國之臣子莫不安矣彌遠猶未欲與討蔡

刑獄兼知滁州已而全攻揚州東門蔡親出搏戰問
全來何為全曰朝廷動見猜疑今復絕我糧餉我非
背叛索錢糧耳蔡曰朝廷資汝錢糧寵汝官職益不
貴矣待汝以忠臣孝子而乃反戈攻城邑朝廷安
得不絕汝錢糧汝云非叛欺人手欺天手全無以對
彎弓抽矢向蔡而去於是數戰皆捷遂殺全事見全
傳進蔡福州觀察使左驍衛上將軍蔡辭不受六年

十一月詔受淮東制置使兼知揚州入對帝曰卿父
子兄弟宣力甚多卿在行陣又能率先士卒捐身報
國此尤儒臣所難朕甚嘉之蔡頓首謝曰臣不佞忠
孝之義嘗奉教於君子世受國恩當捐軀以報陛下
端平元年朝議收復三京蔡上疏請出戰時盛暑行
師汴隄破決水潦泛溢糧運不繼遂潰而歸詔與全
子才各降一秩移知泗州嘉熙元年以寶章閣學士
知揚州依舊制置使三年拜刑部尚書進端明殿學
士特字執政恩例復兼本路屯田使蔡前後留揚八

年墾田治兵邊備益飾淳祐二年進大學士知潭州

湖南安撫使改福州三年墾其田乞追服終制不允
蔡上疏曰移忠為孝臣子之通誼教孝求忠君父之
至仁忠孝一原並行不悖故曰忠臣以事其君孝子
以事其親其本一也臣不佞戒謹特循惟恐失墜往
歲叨當事任服在戎行偕同氣以率先冒萬死而不
顧捐軀哉難效命守封是以孝事君之充也陛下昭
示顯揚優崇寵數使為人子者感恩為人親者知勸
矣臣昨於草土被命起家勉從權制先國家之急而

後親喪也。今釋位去官，已迫服居廬，乞從變制。又不
許。再上疏曰：臣等者奉詔討逆，適丁家難，聞然哀疚，
之中命以驅馳之事，移孝為忠，所不敢辭。是固嘗先
國家之急，而効臣子之義矣。親恩未報，寢跡一紀，食
稻衣錦，俯仰增愧。且臣業已追衰麻之制，伸苦塊之
哀，負土成墳，倚廬待盡。喪事有進而無退，固不應數
月而除也。乃命提舉洞霄宮，不拜淳祐四年，授同知
樞密院事。疏奏：今天下之事，其大者有幾？天下之才
其可用者有幾？吾從其大者而講明之，疏其可用者。

楚寶

卷八

而任使之有勇畧者，治兵有心計者，治財寬厚者，任
牧養剛正者，持風憲為官擇人不為人而擇官用之。
既當任之，既久，然後可以責其成功。又乞亟與宰臣
講求規畫，凡有關於宗社安危治亂大計者，條具以
聞。審其所先後緩急，以圖籌策。則治功可成，外患不
足畏。又乞翔游擊軍三萬人，以防江。詔從之。十二月，
特授樞密使兼參知政事，督視江淮京西湖北軍馬。
封長沙郡公。九年，特授光祿大夫右丞相兼樞密使。
封信國公。四上表力辭，言者以宰相須用讀書人，罷

為觀文殿學士，充醴泉親使，兼侍讀。仍奉朝請，尋判
潭州、湖南安撫使。加特進。寶祐二年，宣撫廣西。五年，
進少保、寧遠軍節度使。進封魏國公。四辭免。景定元
年，授兩淮宣撫使，判揚州。進封魯國公。尋奉祠。咸淳
元年，加少傅。二年，乞致仕。特授少師。武安軍節度使。
進封冀國公。舟次小孤山，薨。年八十一。是夕，五洲星
隕，如箕，贈太傅，諡忠靖。

鄭清之傳曰：清之登進士第，調峽州教授。帥趙方
嚴重，斬許可清之往白事，為置酒命其子范葵出

楚寶

卷八

拜方拔清之無答，拜且曰：他日願以二子相累。又
曰：趙葵視師年餘，乞罷。上未有以處之。清之曰：非
使作相，不足以酬勞。陛下豈以臣故耶？臣必不因
葵來，遽引退。臣願為左使。葵居右，上訖從之。然葵
竟不果來。
楚紀曰：趙方為蒲圻尉時，或夢南嶽神降其家，乃
生葵於邑之梅隱坊。
聖楷曰：宋史稱趙方豫計二子，後當若何，而葵范
所立皆如其言。所謂知子莫若父也。然宋自端平

以來捍禦淮蜀兩邊者非致材館之士卽其偏裨
之將朝廷倚之如長城之勢及其筋力既老而衛
國之志不衰亦曰壯哉予故以葵爲大將而范之
好大喜功卒釀北軍之亂其氣量似有懸絕焉爾

李庭芝

李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
後徙隨之應山縣金公襄漢被兵又徙隨然特以武
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張觀以爲生男祥也
遂以名之少穎異日能誦數千言而智識恒出長老
之上王冕守隨庭芝年十八告其諸父曰王公貪而
不恤下下多怨之隨必亂請徙家德安以避諸父勉
從之未浹旬果爲部曲挾之以叛隨民死者甚衆
嘉熙末江防甚急庭芝得鄉舉不行以策干荆帥孟

珙請自效珙善相人且夜夢車騎稱李尚書謁明日
庭芝至珙見其魁偉顧諸子曰吾相人多無如奔生
者名位當過我時四川有警卽以庭芝權建始縣庭
芝至訓農治兵選練壯士期年民皆知戰守善馳逐
無事則植戈而耕兵至則悉出而戰護帥下其法於
所部行之淳祐初舉進士確珙幕中主管機宜文字
珙薦庭芝於賈似道珙卒庭芝感珙知已扶其柩塋
之興國卽棄官歸爲珙行三年喪似道鎮京湖起爲
制置司叅議移鎮兩淮與似道議柵清河五河口增

淮南峰百二十。繼知濠州。復城荆山。以備淮南。皆切中。機會。開慶元年。以道宣撫京湖。留庭芝。權揚州。尋奏知峽州。以防蜀江口。朝廷以趙與。意為淮南制置使。李應。庾為參議官。應。庾發兩路兵。城南城。大暑中。喝。死者數萬。李。瑄窺其無謀。奪。漣水三城。渡。淮。奪。南。城。鄂。兵。解。庭。芝。丁。研。憂。去。朝。議。擇。守。揚。者。帝。曰。無。如。李。庭。芝。乃。奪。情。主。管。兩。淮。制。置。司。事。庭。芝。再。破。瑄。兵。殺。瑄。將。厲。元。帥。夷。南。城。而。歸。明。年。復。收。瑄。于。喬。材。破。東。海。石。剛。等。城。又。明。年。瑄。降。徙。三。城。民。于。通。泰。之。間。

楚寶

卷八

四二

又破。斬。縣。殺。守。將。庭。芝。初。至。揚。時。揚。遭。火。廬。舍。盡。燬。州。賴。鹽。為。利。而。亭。戶。多。亡。去。公。私。蕭。然。庭。芝。悉。貸。民。貧。通。假。錢。使。為。屋。屋。成。又。免。其。假。錢。凡。一。歲。官。民。居。皆。具。鑿。河。四。十。里。入。金。沙。餘。慶。場。以。省。車。運。兼。浚。他。運。河。放。亭。戶。負。鹽。二。百。餘。萬。逃。者。皆。來。歸。鹽。利。大。興。始。平。山。堂。瞰。揚。城。元。兵。至。則。構。望。樓。其。上。張。車。弩。以。射。城。中。庭。芝。乃。築。大。城。包。之。募。汴。南。流。民。二。萬。人。以。實。之。有。詔。命。為。武。銳。軍。又。大。修。學。為。詩。書。俎。豆。典。士。行。習。射。禮。觀。中。有。水。旱。即。命。發。廩。不。足。則。以。私。財。振。

之。揚。民。愛。戴。如。父。母。劉。槃。自。淮。南。入。朝。帝。問。淮。事。槃。對。曰。李。庭。芝。老。成。謹。重。領。民。安。之。今。邊。城。不。驚。百。度。具。舉。皆。陛。下。委。任。得。人。之。效。也。咸。淳。五。年。北。兵。圍。襄。陽。急。命。庭。芝。以。京。湖。制。置。大。使。督。師。援。襄。陽。文。虎。聞。庭。芝。至。貽。書。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手。但。無。使。聽。命。于。京。闈。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喜。即。除。文。虎。福。州。觀。察。使。其。兵。從。中。制。之。文。虎。日。携。美。妾。乘。馬。舉。毬。軍。中。為。樂。庭。芝。屢。欲。進。兵。曰。吾。取。旨。未。至。也。明。年。六。月。漢。水。溢。文。虎。不。得。已。始。一。出。師。未。至。鹿。門。中。

楚寶

卷八

四三

道。遁。去。庭。芝。數。自。劾。請。代。不。允。竟。失。襄。陽。陳。空。中。請。誅。文。虎。似。道。比。之。止。降。一。官。知。安。慶。府。而。貶。庭。芝。及。部。將。蘇。劉。義。范。友。信。廣。南。庭。芝。罷。居。京。口。未。幾。元。兵。圍。揚。州。制。置。印。應。雷。暴。死。即。起。庭。芝。制。置。兩。淮。庭。芝。請。分。淮。西。夏。貴。高。巴。得。專。力。淮。東。從。之。十。年。築。清。河。口。詔。以。為。清。河。軍。十。二。月。元。兵。破。鄂。詔。天。下。勤。王。庭。芝。首。遣。兵。為。諸。道。倡。德。祐。元。年。春。似。道。兵。潰。蕪。湖。沿。江。諸。郡。或。降。或。遁。無。一。人。能。守。者。庭。芝。率。所。部。罷。縣。城。守。有。李。虎。者。持。招。降。榜。入。揚。州。庭。芝。誅。虎。焚。其。榜。

總制張俊出戰持孟之縉書來招降庭芝焚書梟俊
五人于市而日調苗再成戰其南計文德戰其北美
朴施忠戰其中時出金帛牛酒燕犒將士人人為之
死鬪朝廷亦以督府金勞之加庭芝然知政事七月
以知樞密院事徵入朝徙夏貴州揚州貴不至事遂
已十月元丞相伯顏入臨安留元帥阿朮軍鎮江以
遏淮兵阿朮攻揚久不拔乃築長圍困之冬城中食
盡死者滿道明年二月饑益甚赴濠水死者日數百
道有死者衆爭割啖之宋亡謝太后及瀛國公為詔

楚寶

卷八

四四

論之降庭芝登城曰奉詔守城未聞有詔降也已
而兩宮入朝至瓜州復詔庭芝曰比詔卿納款日久
未報豈未悉吾意尚欲固圍耶今否與副君既已臣
伏卿尚為誰守之庭芝不答命發弩射使者斃一人
餘皆退去美才出兵奪兩宮不克復閉城守三月夏
貴以淮西降阿朮驅降兵至城下以示之旌旗蔽野
幕客有以言規庭芝者庭芝曰吾惟一死而已阿朮
使者持詔來招降庭芝開壁納使者斬之焚詔俾上
已而知淮安府許文德知盱眙軍張思聰知泗州劉

與祖皆以糧盡降庭芝猶括民間粟以給兵粟盡令
官人出粟粟又盡令將校出粟雜牛皮麩藜以給之
兵有烹子而食者猶日出苦戰七月阿朮請赦庭芝
焚詔之罪使之降有詔從之庭芝亦不納是月益王
遣使以少保左丞相召庭芝庭芝以朱煥守揚與姜
才將兵七千人東入海至泰州阿朮將兵追圍之朱
煥既以城降驅庭芝將士妻孥至泰州城下俾將孫
貴胡惟孝等開門降庭芝聞變赴蓮池水淺不得死
被執至揚州死之日揚民皆泣下

楚寶

卷八

四五

陸秀夫傳曰秀夫字君實景定元年登進士第第
庭芝鎮淮南聞其名辟至幕中時天下稱得士多
者以淮南為第一號小朝廷秀夫才思清麗一時
文人少能及之性沈靜不苟求人知每僚吏至問
賓主交驩秀夫獨欽焉無一語或時宴集府中坐
尊俎間矜莊終日未嘗少有希合至察其事皆治
庭芝益羸之雖改官不使去已咸淳十年庭芝制
置淮東擢參議官德祐元年邊事急諸僚屬多亡
者惟秀夫數人不去祥興二年崖山破秀夫負帝

蜀路海苑

井中心史曰丞相李公庭芝受刑後書吏馮激言
險白於虜會阿木可公之屍斂棺葬于揚州堡城
司空廟後人皆危之激亦義士也又云庭芝受刑
頸無血按此二事可補史傳異聞

聖楷曰庭芝以百戰保一孤城至天祥之忠義求
奔尚不足以奪其守死之志而欲殺之豈非烈男
子哉乃天祥未免憤庭芝疑已致使與復無成此
亦責人之過矣又詆其在揚十餘年畏怯無遠謀

楚寶

卷八

四

惟閉門自守無救于國嗟乎崖山抱劊黃冠念母
誰非救國者哉斯微鉤所以待聖而仁也

楚寶名將論次

蘇洵御將之法有賢將有才將夫才將即子所稱名
將也養驥驥固異于養鷹然使其盡力擊搏不逢知
已亦非雀鼠之所能羈也乃謂才小而志小者不先
賞不怨此非通論矣張先盡力于劉弘朱何果命于
陶侃豈為饑飽哉述名將第四凡二卷

名將

景陽 次飛 儉 樂伯 養山 俞容

楚寶

名將論次

乙

李通 馬謖 張光
朱伺 張興世 宗慤
張欣泰 鄧元起 杜翦
張彪
名將二
李藝 羅紹威 雷滿
周行逢 孟宗政 趙范
管如德 康茂才 顧成
張武

楚實卷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湘鄉洪業壽較訂

名將

闕廉

闕廉字射師楚大夫也楚武王三十八年巴子使韓服告于楚請與鄧為好楚子使道朔將巴客以聘于鄧鄧南鄙鄧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

楚實

卷九

乙

使遠章讓于鄧鄧人弗受夏楚使闕廉帥師及巴師圍鄧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鄧三逐巴師不克闕廉衛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鄧師大敗鄧人宵潰四十年楚屈瑕將盟貳軫鄧人軍于蒲騷將與隨絞州麥伐楚師莫敖官名患之闕廉曰鄧人軍其郛必不誠且日虞四邑之至也君次於郊鄧以禦四邑我以銳師宵加於鄧鄧有虞心而恃其城莫有闕志若敗鄧師四邑必離莫敖曰盍請濟師於王對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

不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莫敖曰卜之對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遂敗鄧師于蒲騷卒盟而還

左氏傳曰楚文王二年伐申過鄧鄧祁侯曰吾甥也正而享之騶甥聃甥養甥請殺楚子鄧侯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必此人也若不蚤圖後君噬齊其及圖之乎圖之此為時矣鄧侯曰人將不食吾餘對曰若不從三臣抑社稷實不血食而君焉取餘弗從還明年楚子伐鄧十六年楚復伐鄧滅之

楚實

卷九

二

鄧國考

按鄧鬲姓侯爵今襄陽府東北二十里有鄧城即春秋鄧國地也蓋楚伐申過鄧是時楚都在今荊州申在今信陽楚出荊州抵信陽其道必經襄陽以是言之鄧為襄陽地無疑矣况鄧為鄧南鄙今鄧在襄陽去鄧不遠則鄧亦襄陽也若河南鄧州或亦鄧國地因以鄧為名耳

巴子考

巴姬姓子爵地在巴羆即今重慶府府城東即巴

江、閩、水、與、白、水、合、流、曲、折、三、回、如、巴、字、故、曰、三、巴、
又有渝水、有海棠溪、皆實人所居、銳氣善舞、漢高
祖詔樂府習之、世稱巴渝舞是也、

隨綾州考

隨、姓、侯、爵、在、漢、之、東、今、隨、州、是、也、在、隋、唐、為、漢、
東、罷、其、地、因、山、為、罷、廢、石、隘、險、道、路、交、錯、自、棗、陽、
至、厲、山、九、十、九、回、管、智、謀、之、士、多、談、漢、東、險、阻、如、
兵、家、詭、伏、奇、計、又、言、有、括、囊、之、勢、易、入、而、難、出、
綾、在、隨、國、之、南、州、在、南、罷、華、容、縣、東、

楚寶

卷九

三

黎、在、今、鳳、陽、壽、州、黎、與、英、六、皆、鼻、陶、之、後、又、云、英、
即、黎、也、滅、文、仲、聞、六、與、黎、為、楚、所、滅、曰、泉、陶、庭、堅、
不、祀、忽、諸、德、之、不、逮、民、之、無、據、哀、哉、聖、權、按、高、秘、
書、有、言、鼻、陶、至、德、也、其、後、英、黎、先、亡、劉、璋、之、際、英、
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餘、嬰、况、凡、人、能、無、
咎、乎、嗟、乎、為、刑、官、者、亦、當、惻、然、于、此、矣、

樂伯

樂、伯、楚、大、夫、晉、楚、戰、于、郟、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
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摩、壘、而、還、樂、
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叢、代、御、執、纜、御、下、兩、馬、掉、
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折、馘、執、俘、而、還、
皆、行、其、所、聞、而、復、晉、人、逐、之、左、右、角、之、樂、伯、左、射、馬、
而、右、射、人、角、不、能、進、矢、一、而、已、麋、興、於、前、射、麋、麗、龜、
晉、鮑、葵、當、其、後、使、攝、叔、奉、麋、獻、焉、曰、以、歲、之、非、時、獻、
禽、之、未、至、敢、膳、諸、從、者、鮑、葵、止、之、曰、其、左、善、射、其、右、
有、辭、君、子、也、

楚寶

卷九

四

聖、權、曰、吳、越、春、秋、稱、黃、帝、之、後、楚、有、弧、父、者、生、于、
楚、之、荆、山、不、見、父、母、為、兒、時、習、用、弓、矢、所、射、無、脫、
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按、大、易、黃、帝、始、作、弧、矢、
而、弧、父、乃、以、其、射、著、是、射、法、又、始、于、楚、也、如、樂、伯、
之、射、麋、麗、龜、熊、渠、子、之、飲、金、沒、羽、養、由、基、之、穿、楊、
貫、札、皆、絕、倫、一、時、夫、豈、無、所、自、哉、射、法、始、于、楚、人、
多、不、知、

養由基

養由基字養叔為楚宮廐尹共王十六年晉楚戰於鄢陵潘旭之黨與養由基躡甲而射之徹七札焉以示共王曰君有二臣如此何憂於戰王怒曰大辱國詰朝爾射死養晉呂錡夢射月中之退入於泥占之曰姬姓日也異姓月也必楚王也射而中之退入於泥亦必死矣及戰射共王中目王召養由基與之兩矢使射呂錡中項伏殺以一矢復命楚師薄於陰叔山冉謂養由基曰雖君有命謂詰朝死為國故子必

楚實

卷九

五

射乃射再發盡瘡叔山冉搏人以投中車折軔晉師乃止三十一年共王卒吳侵楚養由基奔命子庚以師繼之養叔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子為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於庸浦大敗吳師獲公子黨

周繁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矟葉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左右皆曰善有一人過之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也密曰我不能教子支左屈右夫射柳者

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倦弓撥矢鈞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聖楷曰使養叔而奉斯言可以為大將

淮南子曰楚廷有神白猿楚之善射者莫能中莊王自射之則搏矢而嬉使養由基射之矯弓操矢而往未之發猿擁樹而號矣發之則應矢而下按莊王當作共王尸子射蜻蛉亦作莊王非呂氏春秋曰養由基射虎中石矢乃飲羽誠先之也 聖楷按以石為虎射之沒羽人知有李廣李

卷九

六

邈而不知有熊渠子養由基王元美先輩中號博雅者亦詆王克論衡誤以熊渠子為養由基蓋充所據者呂氏耳但充謂養由基射晉侯中目則誠可笑以此見記問之學亦非易也

景陽

景陽楚頃襄王將也。燕惠七年，齊韓魏共伐燕，燕使太子請救於楚。楚王使景陽將而救之，暮舍，使左右司馬各營壁地，已植表。景陽怒曰：「女所營者，水皆至，滅表此焉，可以舍。」乃令徒明日大雨，山水大出，所營者水皆滅，其表軍吏乃服。於是遂不救燕而攻魏，雖丘取之，以與宋三國懼，乃罷兵。魏軍其西，齊軍其東。楚軍欲還，不可得也。景陽乃開西和門，畫以車騎暮以燭通使於魏，齊師怪之，以為燕楚與魏謀之，乃引

楚實 卷九

七

兵而去。齊兵已去，魏失其與國，無與共擊楚，乃夜遁。楚師乃還。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於楚。楚遣將軍景陽救之。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淮南子曰：「頽繁聚，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忠臣。段干木，晉國之大駟也，而為文侯師。孟卯，妻其嫂，有五子焉，然而相魏，寧其危，解其患。景陽，淫酒，被髮而御於婦人，威服諸侯。此四人者，皆有所短，然而功名不滅者，其畧得也。」

聖楷曰：「史記稱春申君為楚相，四年，秦破趙之長

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是時，急邯鄲之難者，趙有毛先生，奉銅盤，飲血，傳舍，子李同以三千人赴敵。公孫龍夜駕，勸平原勿請封魏，則有夷門監，勿頸以送公子如姬，盜晉鄙兵符，朱亥袖四十斤鐵椎，許多奇人奇事，又得楚將如景陽者，與春申君並驅。秦合卒却秦軍，存趙祀功，垂名立稱，絕千古天下士固不易識也。

楚實

卷九

八

次飛

次飛者楚人也得寶劍於干遂還反涉江至於中流有兩蛟夾繞其船次飛謂舟人曰子嘗見兩蛟繞船能雨活者乎船人曰未之見也次飛攘臂祛衣拔寶劍曰此江中之腐肉朽骨也棄劍以全己余奚愛焉於是赴江刺蛟殺之而復上舟中之人皆得活楚王聞之仕之執圭

水經注曰江水右逕石首山北又東逕赭嬰洲下楊子洲二洲之間常苦蛟害昔荆次飛濟此遇兩

楚寶

八卷九

九

蛟斬之自後罕有所患矣按楊子洲在荊容縣東北三十里有荆次飛廟

偷客

楚有善為偷者聞楚將子發好求技道之士乃往見曰聞君好技道之士臣偷也願以技備一幸子發聞之衣不及帶冠不服正出見而禮之左右諫曰偷者天下之盜也何為禮之子發曰此非左右之所得與後無幾何齊興兵伐楚子發將師以當之兵三却楚賢大夫皆盡其計而悉其誠齊師愈強於是卒偷進諂曰臣有薄技願為君行之子發曰諾偷即夜出解齊將軍之帳而獻之子發子發使人歸之曰卒有出

楚寶

八卷九

十

採薪者得將軍之帳使歸於執事明日又復往取枕子發又使歸之明日又復往取簪子發又使歸之齊師聞之大駭將軍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矣即旋師而去

聖楷曰偷客即刺客也其術本飛天夜又其人多傑異之流如左傳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而起之唐紅線女子皆是此術又若韓魏公駭兵延安忽中夜有人携匕首至臥內遂塞帷魏公起坐問是誰曰某來殺諫議又問誰遣汝曰張相公魏

公復就枕曰汝取我首去其人曰禁不忍願得諫
議金帶足矣遂取帶去明日魏公亦不治此事俄
有守陴卒報城櫓上得金帶乃納之范純祐時在
延安謂魏公曰不治此事甚善蓋行之則沮國威
今受其帶是隋其計中矣魏公握范手再三歎曰
非某所及張魏公浚在秀州議討苗劉一夕夜坐
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懷中曰此苗劉募
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讀書知逆順豈
以身為賊用特見為備不嚴恐有後來者耳浚下

楚寶

卷九

十一

執其手問欲金帛乎笑曰殺公何患無財然則留
事我乎曰我有老母在河北未可留也問其姓名
俛而不答乃攝衣登屋屋瓦無聲月明之下其去
如飛翌日公斬死囚徇衆曰夜來獲奸細公後嘗
于河北物色之不可得按此二客畧同二公處之
亦各有善處

李通

李通字文達江夏平春人也以俠聞於江汝之間與
其親人陳恭共起兵於朗陵衆多歸之時有周直者
衆二千餘家與恭通外和內違通欲圖殺直而恭難
之通知恭無斷乃獨定策與直克會酒酣殺直衆人
大擾通率恭誅其黨帥盡并其營後恭妻弟陳郃殺
恭而據其衆攻破郃軍斬郃首以祭恭墓又生禽
黃巾大帥吳霸而降其屬遭歲大饑通傾家振施與
士分糶糠皆爭爲用由是盜賊不敢犯建安初通舉

楚寶

卷九

十二

衆詣太祖於許拜通振威中郎將屯汝南西界太祖
討張繡劉表遣兵以助繡太祖軍不利通將兵夜詣
太祖太祖得以復戰通爲先登大破繡軍拜裨將軍
封建功侯分汝南二縣以通爲陽安都尉通妻伯父
犯法朗陵長趙儼收治致之太辟是時殺生之柄決
於牧守通妻子號泣以請其命通曰方與曹公戮力
義不以私廢公嘉儼執憲不阿與爲親交太祖與章
紹相拒於官渡紹遣使拜通征南將軍劉表亦陰招
之通皆拒焉通親戚部曲流涕曰今孤危獨守以失

大授，可立而待也。不如亟從紹通，按劍以叱之。曰：曾公明，哲必定天下。紹雖彊盛，而任使無方，終為之虜耳。吾以死不貳，即斬紹使送印綬，詣太祖。又擊魏賊瞿恭、江宮、沈成等，皆破殘其眾，送其首。遂定淮、汝之地，收封都亭侯。汝南太守時賊張赤等五千餘家聚桃山，攻破之。劉備與周瑜圍曹仁於江陵，別遣關羽絕北道，通率眾擊之。下馬拔鹿角入圍，且戰且前，以迎仁軍，剪冠諸將，通道得病死。時年四十二。文帝踐阼，諡曰剛侯。詔曰：魯袁紹之難，自許、蔡以南。

老實

卷九

十三

人懷異心，通乘義，不顧使，携貳，率服朕，甚嘉之。不幸蚤薨，子基雖已襲爵，未足酬其庸勳。基兄緒前屯樊城，又有功，世篤其勞，其以基為奉義中郎將，緒平虜中郎將，以寵異焉。

魏畧曰：通小字萬億。

馬謖

馬謖字幼常，馬良之弟也。以荊州從事，隨先主入蜀。除綿竹，成都令，越雋太守。才氣過人，好論軍計。丞相諸葛亮深加寵異。先主臨薨，謂亮曰：馬謖言過其實，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亮猶不然，以謖為參軍，每引見談論，自晝達夜。建興六年，亮出軍向祁山，時有宿將魏延、吳壹等論者皆言：以為空令為先鋒，而亮違衆拔謖統大眾在前，與魏將張郃戰于街亭，為郃所破。士卒離散，亮進無所據，還軍還漢中。謖下獄，物故臨

楚實

卷九

十四

終與亮書曰：明公視謖猶子，謖視明公猶父。願深惟殛，絲與禹之義，使平生之交不虧于此。謖雖死，無恨於黃壤也。於時十萬之衆為之垂泣。亮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蔣琬後詣漢中，謂亮曰：答楚殺得臣，然後文公喜可知也。天下未定，而戮智計之士，豈不惜乎。亮流涕曰：孫武所以能制勝於天下者，用法明也。是以揚干亂法，魏絳戮其僕，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復廢法，何用討賊邪。

襄陽記曰：建興三年，亮征南中，謖送之，數十日。

曰雖共謀之歷年今可更惠良規諷對曰南中恃其險阻不服久矣雖今日破之明日復反耳今公方傾國北伐以事疆賊彼知官勢內虛其叛亦速若殄盡遺類以除後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倉卒也夫用兵之道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願公服其心而已亮納其策赦孟獲以服南方故終亮之世南方不敢復反

楚寶

卷九

十五

之益已故殺之以重敗今蜀僻陋一方才少上國而殺其俊傑退收驚下之用明法勝才不師三敗之道將以成業不亦難乎且先王誠諷之不可大用豈不謂其非才也亮受誠而不復奉承明諷之難廢也為天下宰匠欲大收物之力而不量才節任隨羈付業知之大過則違明王之誠裁之失中即殺有益之人難乎其可與言智者也

鶴林玉露曰諸葛孔明征蠻馬謖曰攻心為上攻城為下義戰為上兵戰為下其論高矣街亭之敗

用秦穆宥孟明故事可也蜀勢日傾蜀才日少而乃流涕斬謖過矣夫法立必誅而不權以古人八議之仁此申韓之所為也前輩謂子房之學出于黃老孔明之學出于申韓信矣近世張魏公之斬曲端趙哲乃效孔明所為尤非也

楚寶

卷九

十六

聖楷曰按王平傳街亭之役平為馬謖先鋒諷舍水上山舉措煩擾平適規諫謖不能用及大敗衆盡星散惟平所領千人鳴鼓自持魏將張郃疑其伏兵不往偏也於是平徐徐收合諸營還率將士而還丞相亮以此特見崇顯平生長戎旅手不能書其所識不過十字而口授作書皆有意理使人讀史漢諸記傳聽之備知其大義往往論說不失其指由此觀之善用兵者固不在多識字修談說也謖之違衆自用皆由言過其實好勝者鮮有不敗可不戒哉

張光

張光字景武，江夏鍾武人也。身長八尺，明眉目，美音聲。少為罷吏，家世有部曲，以牙門將伐吳，有功。遷江夏西部都尉，轉北地都尉。初，趙王倫為關中都督，氏羗反，叛太守張楨戰沒，罷縣吏士，少有全者。光以百餘人戍馬蘭山，北賊圍之，百餘日。光撫厲將士，屢出奇兵，擊賊破之。光以兵少路遠，自分敗沒。會梁王彤遣司馬索靖將兵迎光，舉軍悲泣，遂還長安。彤表光處絕圍之地，有耿恭之忠，宜加甄賞，以明獎勵。於是

拜寶

卷九

十七

擢授新平太守，加鼓吹，屬雍州刺史劉忱。被密詔討河間王顥，光起兵助忱。忱時委任秦州刺史皇甫重，重自以關西大族，心每輕光，謀多不用。及二州軍潰，為顥所擒。顥謂光曰：「前起兵欲作何策？」光正色對曰：「但劉雍州不用鄙計，故令大王得有今日也。」顥壯之，引與歡宴。彌日，表為右衛司馬。陳敏作亂，除光順陽太守，加陵江將軍，率步騎五千詣荊州討之。刺史劉弘雅敬重光，稱為南楚之秀。時江夏太守陶侃與敏大將錢端相距於長岐，將戰，襄陽太守皮初為步軍

使光設伏以待之。武陵太守苗光為水軍，藏舟艦於沔水。皮初等與賊交戰，光發伏兵，應之。水陸同奮，賊眾大敗。弘表光有殊勳，遷材官將軍，梁州刺史。時流人鄧定據漢中，光不得赴州，止於魏興。乃結諸罷守，共謀進取。累年乃得至漢中。綏撫荒殘，百姓悅服。時逆賊王如餘黨李運、楊武等自襄陽又將三千餘家入漢中。光遣參軍晉逸率眾於黃金距之。逸受運重賂，勸光納運。光從逸言，使居城固。既而逸以運多珍貨，又欲奪之，復言於光曰：「運之徒屬不事佃農，但營

拜寶

卷九

十八

罷杖意在難測，可掩而取之。光又信焉，遣逸眾討運，不尅。光乞師於氏王楊茂搜，茂搜遣子難敵助之。難敵求貨於光，光不與。楊武乃厚賂難敵，謂之曰：「流人寶物悉在光處，今伐我不如伐光。難敵大喜，聲言助光。內與運同，光弗之知也。遣息援率眾助逸，運與難敵夾攻。逸等援為流矢所中，死。賊遂大盛。光嬰城固守，自夏迄冬，憤激成疾。佐吏及百姓咸勸光退據魏興。光按劍曰：「吾受國厚恩，不能翦除寇賊，今得自死，便如登仙，何得退還也。」聲絕而卒。時年五十五。百姓

悲泣遠近傷惜之南平太守應詹白都督王敦稱光
在梁州能興微繼絕威振巴漢值中原傾覆征鎮失
守外無救助內闕資儲以寡敵衆經年抗禦厲節不
撓宜應追論顯贈以慰存亡敦不能從

聖楷曰張光誤信晉逸再失漢中不爲無罪也然
其忠勇固自足取長岐之戰南陽太守衛展說弘
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東海空斬光以明向背
弘曰幸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弗爲
也乃表光殊勳乞加遷擢及光爲梁州時弘已死

楚寶

卷九

十九

矣使弘而在南服之威相爲應援安得復失漢中
哉孤城力盡乃喻登仙可爲歎息

朱伺

朱伺字仲文安陸人少爲吳牙門將陶丹給使吳平
內徙江夏伺有武勇而訥口不知書爲罷將督見鄉
里士大夫揮稱名而已及爲將遂以謙恭稱張昌之
逆太守弓欽禿澠口伺與同輩柳寶布與合衆討之
不尅乃與欽奔武昌後更率部黨攻滅之轉騎部曲
督如綏夷都尉伺部曲等以諸縣附昌惟本部唱義
討逆逆順有嫌求別立縣因此遂割安陸東界爲澠
陽縣而貫焉其後陳敏作亂陶侃時鎮江夏以伺能

楚寶

卷九

二十

水戰曉作舟艦乃遣作大艦署爲左甄據江口摧破
敏前鋒敏第板稱荆州刺史在武昌侃率伺及諸軍
進討破之敏板旣平伺以功封亭侯領騎督時西陽
夷賊抄掠江夏太守楊珉每請督將議距賊之計伺
獨不言珉曰朱將軍何以不言伺答曰諸人以舌擊
賊伺惟以力耳珉又問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
邪伺曰兩敵共對惟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
勝耳珉大笑永嘉中石勒破江夏伺與楊珉禿夏口
及陶侃來成夏口伺依之加明威將軍隨侃討杜陵

有殊功。語在侃傳。夏口之戰。何用鐵而自衛。以弩的射賊大帥。數人皆殺之。賊挽船上岸。於水邊作陣。伺逐水上。下以邀之。箭中其脛。氣色不變。諸軍尋至。賊潰。追擊之。皆棄船投水。死者大半。賊夜還長沙。何追至蒲圻。不及而反。加威遠將軍。赤幢曲蓋。建興中。陳聲率諸無賴二千餘家。斷江抄掠。侃遣何為督護。討聲。聲衆雖少。伺容之不擊。求遣弟詣侃降。何外許之。及聲去。何乃遣勁勇要聲。弟斬之。潛軍襲聲。聲正且並出祭祀。飲食伺軍入其門。方覺。聲將閻晉鄭進皆

楚寶

卷九

二

死戰。何軍人多傷。乃還營。聲東走。保董城。何又率諸軍圍守之。遂重柴繞城。作高橰。以勁弩下射之。又斷其水道。城中無水。殺牛飲血。閻晉聲婦弟也。乃斬聲首出降。又以平蜀賊。襲高之功。加何廣威將軍。領竟陵內史。時王敦用從弟。真代侃為荊州。真將西出。遣長史劉浚督鎮揚口。壘。時杜曾請討第五。倚於襄陽。何謂真曰。曾是猾賊。外云西還。以疑衆心。欲誘引官軍。使西。然後兼道襲揚口耳。宜大部分。未可便西。真性矜厲。自用不聽。曾等果馳還。真乃遣何歸。裁至壘。

即為曾等所圍。時侃故將鄭攀黨馬儁等亦來攻壘。儁妻子先在壘內。或請皮其面以示之。何曰。殺其妻子。未能解圍。但益其怒耳。乃止。伺常所諷。怒。禁不發。伺甚惡之。及賊攻陷北門。伺被傷。退入船。初浚開諸船底。以木掩之。名為船械。伺既入賊。舉鎧。摘伺。伺逆接得。鎧反以摘賊。賊走。上船。屋大喚云。賊帥在此。伺從船底。沉行五十步。乃免。杜曾遣說伺云。馬儁等感卿恩。妻孥得活。盡以卿家外。內百口付儁。儁已盡心收視。卿可來也。伺答曰。賊無白首者。今吾年六十。

楚寶

卷九

三

餘不能復。與卿作賊。吾死當歸。南妻子付汝。乃還。餽山。時王真與李桓杜曾相持。累戰。餽山下。軍士數驚。喚云。賊欲至。伺驚創而卒。因塋餽山。聖楷曰。朱伺固勇。忍之將哉。然不遇陶荊州。其功名亦無由立也。沔口之敗。卒能力戰。以免陶公于難。士感知已。豈不信然。若夫預料杜曾逆命。不殺馬儁。妻孥慷慨去就。太興諸將未易及矣。

張興世

張興世字文德，竟陵人也。白衣隨王玄募伐，每戰輒有禽獲。玄募甚奇之，遷都白太祖，稱其膽力。後隨世祖鎮尋陽，以補南中叅軍督護。入討元凶，隸柳元景為前鋒。事定，轉員外將軍，領從隊。南魏王義宣反，又隨玄募出梁山有功。大明末，除宣威將軍。隨魏太守未行，太宗即位，四方反叛，進興世號龍驤將軍，領水軍。岷南賊於赭圻築二城於湖口，偽將陳慶領舸於

楚寶

卷九

廿三

二城因擊慶慶戰大敗，投水死者數千人。時臺軍據赭圻南，賊屯龍尾，相持久不決。興世建議曰：「賊據上流，兵彊地勝，我今難相持，有餘而制敵不足。今若以兵數千潛出其上，因險自固，隨空斷截，使其首尾周遑，進退疑沮，中流一梗，糧運自艱，制賊之奇，莫過於此。」沈攸之、吳喜並贊其計。時豫州刺史殷琰之據壽陽，同逆為劉劭所攻，南賊遣龐孟蚪率軍助琰。劉劭遣信求援，甚急。建安王休仁欲遣興世救之。沈攸之曰：「孟蚪蟻寇，必無能為。遣別將馬步數千，足以相制。」

若有意，外且以江西，何之上流？若據不憂，不參興世之行，是安危大機，必不可輟。乃遣段佛榮等援劭，分戰士七千配興世。興世乃令輕舸泝流而上，旋復回還。一二日中，輒復如此。使賊不為之備。劉劭聞興世欲上，笑之曰：「我尚不敢越彼下取揚州，張興世何物人欲輕據我上？」興世謂攸之等曰：「上流唯有錢谿可據。地既險要，江又甚狹，去大衆不遠，應赴無難。江有洞，汎船下必來泊岸，有橫浦可以藏船，千人守險，萬夫不能過也。其夜四更，值便風，興世舉帆直前，渡湖。」

楚寶

卷九

廿四

口過龍尾，賊覺，乃遣胡霽秀諸軍於東岸相翼而上。興世夕，任景江浦宿，賊亦不進。夜潛遣黃道標領七十舸，徑據錢谿，營立城。柴明旦，興世與軍齊集，停一宿。劉劭自領水步二十六軍，平旦來攻。將士欲迎擊之，興世禁曰：「賊來尚遠，而氣盛，矢驟，驟既易，盡亦易衰。此宵劇之所以破齊也。」令將士不得妄動。治城如故。俄而賊來，轉近舫，入洞汎。興世乃命壽寂之、任農夫率壯士數百擊之。衆軍相繼進，胡於是敗。悉斬級數百，投水者甚衆。胡收軍而下，時興世城壘未固。

司徒建安王休仁慮賊并力更攻錢谿欲分其形勢命沈攸之吳喜佼長生劉霽遣等以皮艦二十攻賊濃湖苦戰連日斬獲千數是日劉胡果率眾軍欲更攻興世未至錢谿數十里袁顛以濃湖之急遽追之錢谿城柴由此得立賊連戰轉敗興世又遇其糧道尋陽遣運至南陵不敢下賊眾漸饑劉胡乃遣顛安北府司馬僞右軍沈仲玉領千人步取南陵迎接糧運仲玉至南陵領米三十萬斛錢布數十舫豎榜爲城規欲還過行至貴口不敢進遣間信報胡令遣重

楚實

卷九

廿五

軍援接興世壽寂之任農夫李安民等三千人至貴口擊之與仲玉相值交戰盡日仲玉走還顛營悉虜其資實賊眾大敗劉胡棄軍遁顛亦奔散興世率軍追討與吳喜共平江陵遷左軍將軍封作唐縣侯食邑千戶泰豫元年爲雍州刺史進號征虜將軍順帝昇明二年卒時年五十九興世居臨沔沔水沔水自襄陽以下至于九江二千里中先無洲嶼興世初生常其門前水中一旦忽生洲年年漸大及至興世爲方伯而洲上遂十餘頃云興世戒撤而後行興世子

欣泰當嗣封會齊受禪國除

沈約曰兵因詭道勝在用奇當二帝爭雄天人之分未決南北連兵相阨而不得進者半歲矣蓋乃趙壁拔幟之機官渡潛師之日至於鵲浦投戈實興世用奇之力也建旆垂組豈徒然哉

楚實

卷九

廿六

宗愨

宗愨字元幹，世居江陵。叔父炳，高尚不仕。愨年少時，炳問其志，愨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炳曰：汝不富貴，即破我家矣。兄泌娶妻，始入門，夜被劫。愨年十四，挺身拒賊，賊十餘人皆披散，不得入室。時天下無事，士人並以文義為業，炳素高節，諸子羣從皆好學，而愨獨任氣好武，故不為鄉曲所稱。江夏王義恭為征北將軍，南兖州刺史，愨隨鎮廣陵。時從兄綺為征北府主簿，綺嘗入直而給吏牛，恭與綺交私，通愨殺恭，綺

楚寶

卷九

七

壯其意，不責也。元嘉二十二年，伐林邑，愨自奮請行。義恭舉愨有膽勇，乃除震武將軍，隨交州刺史檀和之圍區粟城。林邑遣將范毗沙達來救，區粟和之遣偏軍拒之，為賊所敗。又遣愨，愨乃分軍為數道，偃旗潛進，討破之。拔區粟入象浦林邑，王范陽邁傾國來拒，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士卒不能當。愨曰：吾聞師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眾因潰散。遂克林邑，收其異寶雜物，不可勝計。愨一無所取，衣櫛蕭然。文帝甚嘉之，後為隨縣太守，攻破雍州蠻

及南新羆蠻羣蠻，由是與服。孝武卽位，封洮陽侯。功次柳元景，孝建中累遷豫州刺史。先是鄉人庾業家甚富豪，方丈之膳，以待賓客，而愨至，設以菜菹粟飲，謂客曰：宗軍人，慣噉麤食，愨致飽而去。至是業為愨長史，帶梁羆，愨待之甚厚，不以前事為嫌，卒贈征西將軍，謚曰肅侯。

楚寶

卷九

七

宋紀曰：宗愨為豫州刺史，故事府州部內論事皆籤，前直叙所論之事，置典籤以主之。宋世諸皇子為方鎮者多幼，時至皆以親近左右，領典籤，典籤之權稍重。至是雖長王臨藩，素族出鎮，典籤皆出納教命，執其樞要，刺史不得專其職任。及愨為豫州，臨安吳喜為典籤，愨刑政所施，喜每多違執。愨大怒曰：宗愨年將六十，為國竭命，正得一州如斗，大不能復與典籤共臨之，喜稽顙流血乃止。

張欣泰

張欣泰字義亨，宋左衛將軍興世之子。欣泰少有志節，不以武業自居，好隸書，讀史年十餘，詣吏部尚書褚淵，淵問之曰：「張郎弓馬多少？」欣泰答曰：「性怯，與馬無力，牽弓淵甚異之。」辟州主簿，歷諸王府佐，父興世卒，欣泰兄欣華時任安成，欣泰悉封家財以待之。建元初，歷官宣朔將軍，累除尚書都官郎。世祖與欣泰蚤經款遇，及卽位，以爲直關步兵校尉，領羽林監。欣泰通涉雅俗，交結多名，素下直，輒遊園池，著鹿

葉

卷九

九

皮冠，衲衣，錫杖，挾素琴，有以啓世祖者，世祖曰：「將家兒，何敢作此舉止！」後從車駕出新林，勅欣泰甲仗，廉察欣泰，停仗於松楸下，飲酒賦詩，制局監呂文度過見，啓世祖，世祖大怒，遣出外數日，意稍釋，召還，謂之曰：「卿不樂爲武職，驅使當處，卿以清貫除正員郎，承明八年，出爲鎮軍中兵參軍，南平內史，巴東王子響殺僚佐，上遣中庶子胡諧之西討，使欣泰爲副，欣泰謂諧之曰：「今太歲在西南，逆歲行軍，兵家深忌，不可見戰，戰必見危。」今段此行，勝旣無名，負誠可恥，獲凶

後相聚，所以爲其用者，或利賞逼威，無由自潰。若且頓軍夏口，宣示禍福，可不戰而擒也。諧之不從，進屯

江津，尹畧等見殺事，平欣泰，徙爲隨王子隆鎮西中兵，收領河東內史，子隆深相愛納，數與談宴。州府職局多使闕，領意遇與謝朓相次，典籤密以啓聞，世祖怒，召還都，屏居家巷，置宅南岡下，而接於山。欣泰負弩射雉，恣情閑放，衆伎雜藝，頗多，聞解明帝卽位，爲領軍長史，遷諮議參軍，上書陳便宜二十條，其一條言宜毀廢塔寺，帝並優詔報答。建武二年，虜圍鍾離

葉

卷九

三

城，欣泰爲軍主，隨崔慧景救援，欣泰移書責之，虜旣爲徐州軍所挫，更欲於邵陽洲築城，慧景慮爲大患，欣泰曰：「虜所以築城者，外示嫖，大實懼我，躡其後耳。今若說之以彼此，各願罷兵，則其患自息。」慧景從之，虜果引退，而洲上餘兵萬人，求輸五百疋馬，假道慧景，欲斷路攻之。欣泰曰：「歸師勿遏，古人與之，死地之兵不可輕也。勝之旣不足爲武，敗則徒喪前功，不如許之。」慧景乃聽。虜過時，領軍蕭坦之亦援鍾離，還啓明帝曰：「邵陽洲有死賊萬人，慧景欣泰放而不取，帝

以此皆不加賞四年出為永陽太守永元初還都義
師起以欣泰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鄧隨罷軍
事雍州刺史時少帝昏亂人情咸伺事隙欣泰與弟
前始安內史欣時密謀廢東昏不克伏誅欣泰少時
有人相其當得三公而年裁三十後屋瓦隨傷額又
問相者云無復公相年壽豈增亦可得方伯耳死時
年四十六

張融傳曰竟陵張欣時為諸暨令坐罪當死欣時
父興世宋世討南譙王義宣官軍欲殺融父揚興

楚寶

卷九

三十一

世以袍覆帳而坐之以此得免興世卒融著高履
負土成墳至是融啓竟陵王子良乞代欣時死子
良答曰此乃是長史美事恐朝有常典不得如長
史所懷時融為竟陵王長史欣時卒得免死云

鄧元起

鄧元起字仲居南碭當陽人也少有膽幹膂力過人
性任俠好賑施鄉里年少多附之任齊梁遷武寧太
守永元末魏軍逼義陽元起自魏援焉蠻帥田孔明
附于魏自號鄧州刺史寇掠三關規襲夏口元起率
銳卒攻之旬月之間頻陷六城斬獲萬計餘黨悉皆
散矣仍戍三關鄧州刺史張沖督河北軍事元起累
與沖書求旋軍沖報書曰足下在彼否在此表裏之
勢所謂金城湯池一旦捨去則荆棘生焉乃表元起

楚寶

卷九

三十一

為平南中兵參軍事自是每戰必持勇冠當時敢死
之士樂為用命者萬餘人義師起蕭穎胄與書招之
元起乃言於衆曰朝廷暴重誅戮宰臣羣小用命衣
冠道盡荆雍二州同舉大事何患不尅且我老母在
西豈容背本若事不成政受戮昏朝幸免不孝之罪
即日治嚴上道率衆與武帝會於夏口齊和帝即位
武帝命元起進據南堂西渚以逼鄧中興元年七月
郢城降遷益州刺史仍為前軍先定尋陽及大軍進
至京邑元起築壘於建陽門與王茂曹景宗等合圍

身○奮○鋒○鏘○建○康○城○平○進○號○征○虜○將○軍○天○監○初○封○當○陽
縣○侯○始○之○官○初○義○師○起○益○州○刺○史○劉○季○連○持○兩○端○及
聞○元○起○將○至○遂○發○兵○拒○守○元○起○至○巴○西○巴○西○太○守○朱
士○畧○開○門○以○待○先○是○蜀○人○多○逃○亡○至○是○出○投○元○起○皆
稱○義○兵○元○起○在○道○久○軍○糧○乏○絕○或○說○之○曰○蜀○土○政○慢
氏○多○詐○疾○若○檢○巴○西○一○罷○籍○注○因○而○罰○之○所○獲○必○厚
元○起○然○之○涪○令○李○膺○諫○曰○使○君○前○有○嚴○敵○後○無○繼○援
山○民○始○附○於○我○觀○德○若○糾○以○刻○薄○民○必○不○堪○衆○心○一
離○雖○悔○無○及○膺○必○起○疾○可○以○濟○師○膺○請○出○圖○之○不○患

卷九

卷九

三

資糧不足也元起曰善一以委卿膺退率富民上軍
資米俄得三萬斛元起進屯西平季連始嬰城自守
時益州兵亂既久地廢耕農人多相食道路斷絕季
連計窮會明年武帝使赦季連罪許之降季連即日
開城納附元起送季連于建康武帝論平蜀勳復元
起號平西將軍增封八百戶元起以知人度黔婁為
錄事參軍又得荊州刺史蕭遙欣故客將元濟並厚
待之以州事黔婁峻潔元濟善謀相須為善政又
元起赴季連時城內財寶無所私勤恤民事性能飲

酒至一斛不亂及是絕之蜀土翕然稱焉元起舅子
梁矜孫性輕脫與庾黔婁志行不同乃言于元起曰
城中稱三刺史節下何以堪之元起由此踈黔婁元
濟政迹稍損在州二年以母老乞歸養詔許之徵為
右衛將軍以西昌侯蕭淵藻代之元起頗營還裝糧
儲菑械畧無遺者淵藻入城恨之又求其良馬元起
曰年少郎子何用馬為淵藻志因醉殺之元起麾下
圍城哭且問故淵藻曰天子有詔衆乃散遂誣以反
上疑焉元起故吏廣漢羅研詣闕訟之上曰果如我

卷九

卷九

四

所量也使讓淵藻曰元起為汝報讎汝為讎報讎
豈之子豈為東忠孝之道如何乃貶淵藻號為冠軍
將軍贈元起征西將軍諡曰忠侯
李延壽論曰元起勤乃胥附功惟關土勞之不圖
禍機先陷冠軍之貶於罰已輕梁之政刑於斯為
失私戚之端自斯而啓年之不永不亦宜乎
重楷曰初劉季連為南越太守不禮於元起都錄
宋道標有罪季連欲殺之逃匿得免至是道標為
元起典籤說元起曰益州亂離已久公私虛耗劉

益州臨躡豈辨遠遣迎侯道琛請先使檢校綠路
奉迎不然萬里資糧未易可得元起許之道琛既
至言語不恭又歷造府州人士見罷物輒奪之有
不獲者語曰會當屬人何須苦惜於是軍府大懼
謂元起必誅季連禍及黨與競言之於季連季連
亦以為然且懼昔之不禮於元起乃聚兵拒元起
收朱道琛殺之由此以觀季連之阻兵朱道琛激
變之也及元起治益州用庾黔婁蔣元濟政聲頗
著又以梁矜孫之誦跡斥二人卒死淵藻之手甚

楚寶

八卷九

世

矣。小人之言與我敗德不可不慎也。且李膺以涪
令而猝辦軍資三萬斛羅研以故吏而詣闕訟寬
皆奇士也。而元起俱置不用。可勝歎哉。併附錄于
後。

南史曰羅研字深微少有材辨元起平蜀辟為主
簿後為信安令故事置觀農謁者園桑度田勞擾
百姓研請除其弊帝從之齊荀兒之役臨汝侯朝
之曰卿蜀人樂禍貪亂一至於此對曰蜀中積弊
寔非一朝百家為村不過數家有食窮迫之人什

有八九束縛之使旬有二三貪龍樂禍無足多怪
若令家有五母之雞一公之家牀上有百錢布被
餽中有數升麥飯雖蘇張巧說于前韓白按劍于
後將不能使一夫為盜况貪亂乎大通二年為散
騎侍郎卒官蜀士以文達者惟研與同罷李膺膺
字公胤有才辨西昌侯藻為益州以為主簿使至
都武帝悅之謂曰今李膺何如答李膺對曰今勝
管問其故對曰管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帝
嘉其對以如意擊席者久之乃以為益州別駕著

楚寶

八卷九

世

益州記三卷行于世

杜崩

杜崩其先自北隄南居於雍州之襄陽陽武立於雍州子孫因家焉父懷寶少有志節梁天監中累立軍功官至驍猛將軍梁州刺史大同初魏軍復圍南鄭懷寶命第三子嶷帥二百人與魏前鋒戰于光道寺溪天中其目失馬敵人交稍將至嶷斬其一騎而上馳以歸嶷旅力絕人便馬善射一日中戰七八合所佩霜明朱弓四石餘力班絲纏稍兵二丈五同心敢死士百七十八每出殺傷數百人敵人憚之號為杜彪

楚寶

卷九

廿七

位至西荊州刺史時識言獨梁之下有瞻天子元帝以疑其人也會嶷改葬父祖帝勅圖墓者惡為之逾年而嶷卒崩嶷弟也幼有志氣居鄉里以膽勇稱後為新興太守太清二年隨岳陽王來襲荊州元帝與之有舊密邀之崩乃與兄弟幼安兄子龔等夜歸於元帝元帝以為武州刺史封枝江縣侯令隨王僧辯追景至石頭與賊相持橫嶺及戰景親率精銳左右衝突崩從嶺後橫截之景乃大敗崩入據臺城景不加敬騎常侍江州刺史是月齊將郭元建攻秦州

刺史嚴超遠于秦魏王僧辯令崩赴援陳武帝亦自

歐陽來會與元建大戰于士林武帝令彊弩射元建眾却崩因縱兵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生擒千人元建遁時元帝執王琳于江陵其長史陸納等遂于長沙反元帝徵崩與王僧辯討之及納等戰于車輪大敗之後納等降又與王僧辯西討武陵王于硤口旋鎮遊疾卒詔曰崩京兆舊姓元凱苗裔家傳學業世載忠貞自驅傳江渚政號廉能推轂淺源寔開清靜奄致頌喪惻愴予懷可贈車騎將軍加鼓吹一部謚

地寶

卷九

廿八

曰武

聖指曰史稱杜崩識機變之理知而肯之宜加以身屢典軍頻殄寇逆卒為中興功臣誠然哉嘗考杜氏之先功名甚永自疑見忌於元帝遂凶圖其墓而子孫亦漸凋喪無餘青鳥之說信有徵乎抑人謀或有未至也其後惟龔驍勇可與嶷匹然既為王僧辯之僭陳霸先決無留龔之事龔何不智而求降耶故古今名將未有不智而能勇者余因嶷崩而深惜夫龔後之為將者可以思去就矣

張彪

張彪不知何許人，自云家本襄陽少，命在若邪山，為盜，頗有部曲。臨城公大連出牧東揚州，彪率所領客焉。始為防閫，後為中兵，恭軍禮遇甚厚。及侯景將宋子仙攻下東揚州，復為子仙所知。後去，子仙入，若邪義舉征子仙不捷，仍走向剡。趙伯超兄子稜為侯景山陰令，去職從彪，後懷異心，偽就彪計，請酒為盟，引刀子披心出血，自歎彪信之，亦取刀刺血報之。刀始至心，稜便以手按之，望入彪心，刀斜傷得不深。

楚寶

卷九

卅九

稜重取刀刺彪頭面，被傷頓絕。稜謂已死，因出外告彪諸將，言已殺訖，欲與求富貴。彪左右韓武入視彪，已蘇，細聲謂曰：「我尚活，可與手。」於是武遂誅稜。彪不克復，奉表元帝，帝甚喜之。及侯景平，王僧辯遇之甚厚，引為爪牙，與杜龔相似。世謂之張杜。貞陽侯踐位，為東揚州刺史，并給鼓吹，室富於財，晝夜樂聲不息。剡令王懷之不從，彪自征之，署長史謝岐居守會稽。僧辯見害彪，不自展，拔時陳文帝已據震澤，將及會稽，彪乃遣沈泰、吳寶真還州助岐保城。彪後至，泰等反。

與岐迎陳文帝入城，彪因其未定，踰城而入。陳文帝

遂走出，彪復城守。沈泰說陳文帝曰：「彪部曲家口並在香港，寺可往收取，遂往盡獲之。」彪將申進，密與泰相知，因又叛。彪復敗走，不敢還城，據城之西山樓。子及暗得與弟崑崙妻楊氏去，猶左右數人追隨。彪疑之，皆發遣。唯常所養一犬名黃蒼，在彪前後，未曾捨離。乃還入若邪山中。沈泰說陳文帝遣章昭達領千兵重購之，并圖其妻。彪眠未覺，黃蒼驚吠，劫來便嚙一人中喉，即死。彪拔刀逐之，映火識之，曰：「何忍舉。」

楚寶

卷九

卅九

惡卿須我者，但可取頭，誓不生兒。陳舊刦曰：「官不肯去，請就平地。」彪知不免，謂妻楊呼為鄉里曰：「我不忍令鄉里落佗處，今當先殺鄉里。」然後就死。楊引頸受刀，曾不辭。輝彪不下刀，便相隨下，徹到平處，謂刦曰：「卿須我頭，我身不去也。」呼妻與訣曰：「生死從此，而別若見沈泰申進等為語，曰：『功名未立，猶望鬼道相逢。』」刦不能生得，遂殺彪，并弟，致二首於昭達。黃蒼號叫，彪尸側宛轉，血中若有哀狀，昭達進軍迎彪妻，便拜稱陳文帝教，迎為家主。楊便改啼為笑，欣然意悅，請

昭。建。殯。彪。喪。墳。冢。既。畢。黃。蒼。又。俯。伏。冢。間。號。叫。不。肯。離。楊。還。經。彪。宅。謂。昭。達。曰。婦。人。本。在。容。貌。辛。苦。日。久。請。暫。過。宅。莊。飾。昭。達。許。之。楊。入。屋。便。以。刀。割。髮。毀。面。哀。哭。慟。絕。誓。不。更。行。陳。文。帝。聞。之。歎。息。不。已。遂。許。爲。尼。後。陳。武。帝。軍。人。求。取。之。楊。投。井。夫。命。時。寒。比。出。之。垂。苑。積。火。温。燎。乃。蘇。復。起。投。於。火。彪。始。起。於。若。邪。典。於。若。邪。終。於。若。邪。及。妻。夫。皆。爲。時。所。重。異。楊。氏。天。水。人。散。騎。常。侍。曠。之。女。也。有。容。貌。先。爲。河。東。裴。仁。林。妻。因。亂。爲。彪。所。納。彪。友。人。吳。中。陸。山。才。嗟。秦。等。翻。背。刊。

楚寶 卷九 十一

聖。楷。曰。張。彪。踪。迹。甚。奇。然。奇。不。在。起。兵。取。富。貴。奇。在。一。受。僧。辯。之。知。途。始。終。爲。梁。而。死。真。烈。丈。夫。也。其。妻。與。夫。又。能。出。此。二。奇。以。助。之。下。古。生。色。論。者。謂。記。傳。所。陳。無。以。復。加。此。異。信。然。哉。

楚寶卷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寧鄉陶汝鼐較訂

名將

李藝

李藝字子延，襄陽人。初本姓羅，避唐後始賜姓。預屬籍。藝剛愎，勇攻戰，善用槊。大業中補虎賁郎將。遠東之役，李景以武衛大將軍督饒北平，詔藝以兵屬分。

部嚴一，然任氣，嘗慢侮景。天下盜起，深隄號富饒，伐

連兵仗多在，而倉餉盈羨。又臨朔宮多珍寶，屯師且數萬，苦盜侵掠，督守將趙什任賀蘭誼，晉文衍等，能藝捍寇，數破却之。勇常冠軍，爲諸將忌。畏藝陰自計，因出師，詭說衆曰：「吾軍討賊，數有功，而食乏，官粟若山而留守不賑，卹豈安人，疆衆意耶？」士皆怨。既還，從丞出郊，謁藝執之，陳兵入什任等懼，爭聽命。藝卽發，黃賜戰士倉粟，給窮境內，大悅。殺異已者，渤海太守唐祿等，威動北邊。柳城懷遠並歸附。黜柳城太守楊

林甫改罷曰管州以襄平太守邵嵩為總管藝自稱
總管字文化及至山東遣使招藝藝曰我隋舊
臣今大行顛覆義不辱於賊斬使者為煬帝發喪三
日時寶建德高開道亦遣使於藝藝謂官屬曰建德
等皆劇賊不足共功名唐公起兵據關中民望所繫
王業必成吾決歸之敢異議者戮乃奉表以地歸詔
封燕王數與建德戰多所命滅秦王擊劉黑闥高祖
詔藝窮壽以兵從藝自率眾數萬破劉什善張君立
於徐河黑闥引突厥入寇藝復以兵與皇太子建成

楚寶

卷十

二

會涪州遂請入朝拜左翊衛大將軍藝負其功且貴
重不少屈秦王左右嘗至其營藝累辱之高祖怒以
屬吏久乃釋時突厥放橫藉藝威名欲憚虜詔以本
官領天節將軍鎮涇州太宗即位竟誅死
聖橋曰李藝固剛愎哉當其激宸怒據幽州為煬
帝發喪三日識唐公人望所歸何其義勇而明決
也若夫摧黑闥之強制突厥之變功亦不在諸人
下乃卒以猜疑致叛甚矣御將之難每於獸盡狗
烹有深歎也

羅紹威

羅紹威字端已其先長沙人祖讓北遷為魏州貴鄉
人父弘信為牧馬監卒文德元年魏博牙軍亂遂殺
其帥樂彥貞立其將趙文建為留後已而又殺之牙
軍未知所立乃聚呼曰孰能為我帥者弘信從眾中
出應曰我可為君等帥也弘信狀貌奇怪面色青黑
軍中異之乃共立為留後唐昭宗即位拜弘信節度
使梁太祖將攻晉乞糴于弘信弘信不與由是有隙
梁兵攻魏取黎陽臨河淇門衛縣戰于內黃魏兵五

楚寶

卷十

三

戰五敗弘信懼請盟乃止是時梁方東攻兗鄆北敵
晉晉遣李存信救朱宣假道于魏太祖聞遣使語弘
信曰晉人志在河朔兵還滅魏矣弘信以為然乃發
兵舉存信于莘縣太祖遣葛從周助之梁兵擒晉王
子落落送於魏弘信殺之乃與晉絕太祖猶疑弘信
有二心乃以兄事弘信常為卑辭厚幣以聘魏使
者至梁太祖北面拜而受幣謂使者曰六兄於我有
倍年之長吾何敢慢之弘信大喜以為厚已以故太
祖往來燕趙之間卒有河北者魏不為之患也弘信

死紹威立紹威好學工書頗知屬文聚書數萬卷開館以延四方之士弘信在唐以其先長沙人故封長沙王紹威襲父爵長沙紹威新立幽州劉仁恭以兵十萬攻魏屠貝州紹威求救于梁大敗燕軍于內黃明年梁太祖遣葛從周會魏兵攻滄州取其德州遂敗燕兵于老鸚隄紹威以故德梁助已魏博自田承嗣始有牙軍牙軍歲久益驕至紹威時已二百年父子世相婚姻以自固結前帥史憲誠何全皞韓君雄樂彥貞等皆由牙軍所立怒輒逐殺之紹威為人

楚寶

卷十

精悍明敏通習吏事為政有威嚴然其家世由牙軍所立天祐二年魏州城中地陷紹威懼有變已而牙校李公佐作亂紹威誅之乃問遣使告梁乞兵欲盡誅牙軍梁太祖許之為遣李思安等攻滄州召兵于魏紹威因悉發魏兵以從獨牙軍在紹威子廷規娶梁女會梁女幸太祖陰遣客將馬嗣勳選良兵實輿中以長直軍千人雜與夫入魏詐為助藥太祖以兵繼其後紹威夜以奴兵數百會嗣勳兵擊牙軍并其家屬盡殺之太祖自內黃馳至魏魏兵從攻滄州者

行至歷亭聞之皆反分入瀋博諸州魏境大亂數月太祖為悉平之牙軍死魏兵悉叛紹威勢益孤太祖乃欲奪其地紹威始大悔是歲太祖復攻滄州宿兵長蘆紹威饋給梁兵自滄至魏五百里起亭榭供帳什物自具梁兵數十萬皆取足紹威以此重困昭宗東遷洛陽詔諸鎮繕理京師紹威營太廟成加拜守侍中進封鄴王太祖圍滄州未下劉守光會晉軍破梁滄州太祖自長蘆馳過魏疾作臥府中諸將莫得見紹威懼太祖終襲已乃乘間入見曰今四方解兵

楚寶

卷十

為梁患者以唐在故也唐家天命已去不如蚤自取之太祖大喜乃急馳太祖即位將都洛陽紹威取魏良材為五鳳樓朝元殿殿浮河而上立之京師太祖歎曰吾聞蕭何守關中為漢起未央宮豈若紹威感千里而為此若神化然功過蕭何遠矣賜以寶帶名馬燕王劉守光因其父仁恭與其弟守文有隙紹威馳書勸守光等降梁太祖聞之笑曰吾常攻燕不能下今紹威折簡乃勝用兵十萬太祖每有大事多遣使者問之紹威時亦馳簡入白使者相遇道中其事

往往相合紹威自以魏久不用兵願伐木安陽洪門
為船自河入洛歲漕數百萬石以供京師太祖益以
紹威為盡忠遣將程厚盧凝督其役舟未成而紹威
病乃表言魏故大鎮多外兵願得梁一有功重臣臨
之請以骸骨就第太祖亟命其子周翰監府事詔使
者曰亟行詔而至為我疆飯如有不諱當世世貴爾
子孫今使周翰監府事尚冀卿復愈耳紹威仕梁累
拜太師兼中書令卒年三十四贈尚書令諡貞壯
聖楷曰羅弘信父子其智皆足以自全而紹威遂

楚寶

卷十

六

至盡誅牙軍是又殆為智所困矣力窮勢迫乃婚
于梁以移唐祚嗟乎唐既滅矣魏將何往此亦可
為危人以自安者之炯戒也

雷滿

雷滿武陵人也為人兇悍驍勇文身斷髮唐廣明中
湖南賊盜賊起滿與同里人區景思周岳等聚諸蠻
數千偵大澤中乃擊鮮醜酒擇坐中豪者補置伍長
號土團軍諸蠻從之推滿為帥是時高駢鎮荆南召
滿隸麾下使以蠻軍擊賊駢從淮南滿從至廣陵逃
歸殺刺史崔翥遂據朗州請命於唐昭宗以滿朗為
武貞軍拜滿節度使是時澧陽人向蒙殺刺史呂自
牧據澧州而溪洞諸蠻宋鄴昌師益等皆起兵剽掠

楚寶

卷十

七

湖外滿亦以輕舟上下荆江攻剗州縣楊行密攻杜
洪于鄂州荆南成汭出兵救洪汭戰敗溺死于君山
滿襲破荆南不能守焚掠殆盡而去滿嘗鑿深池于
府中客有過者召宴池上指其水曰蛟龍水怪皆窟
于此蓋水府也酒酣取坐上羈擲池中因裸而入取
其羈嬉水上久之乃出治衣復坐意氣自若滿居朗
州引沅水壑其城上為長橋為不可攻之計天祐中
滿卒子彥恭自立開平元年馬殷發兵攻彥恭彥恭
恃壘為阻逾年不能破三年彥恭奔于楊行密漫朗

入於楚

聖○蓄○曰○雷○滿○初○起○兵○大○澤○中○觀○其○智○計○有○大○過○入○者○使○高○駢○能○善○御○之○何○羣○盜○之○弗○滅○哉○乃○聽○其○逃○歸○而○自○立○遂○據○有○禮○朗○稱○節○度○使○天○子○不○得○而○問○連○帥○不○得○而○討○父○子○劫○盜○為○荆○湖○大○患○此○亦○僖○昭○以○來○所○僅○見○也○向○使○不○遇○馬○殷○禮○朗○其○終○為○蛟○窟○乎○嗚○乎○御○得○其○道○天○下○徂○詐○皆○否○屬○御○失○其○道○天○下○徂○詐○皆○否○敵○治○天○下○者○之○貴○審○所○御○也○歐○陽○子○修○五○代○史○為○滿○作○傳○其○大○旨○或○在○斯○乎

楚實

卷十

禮朗入楚考

聖○稽○按○五○代○史○楚○世○家○馬○殷○字○霸○圖○許○州○鄆○陵○人○也○初○為○孫○儒○裨○將○唐○軋○寧○元○年○從○劉○建○鋒○入○湖○南○建○鋒○為○其○下○所○殺○遂○共○推○殷○為○帥○唐○拜○殷○潭○州○刺○史○殷○遣○其○將○秦○彥○暉○等○攻○連○邵○郴○衡○道○永○六○州○皆○下○之○已○又○取○桂○管○以○其○將○李○瓊○為○桂○管○觀○察○使○四○年○拜○殷○武○安○軍○節○度○使○梁○太○祖○即○位○殷○遣○使○修○貢○太○祖○拜○殷○侍○中○兼○中○書○令○封○楚○王○已○又○攻○嶺○南○取○昭○賀○梧○蒙○龔○富○等○州○攻○朗○州○執○雷○彥○雄○等○七○人○送

楚實

卷十

九

武○皆○進○位○立○三○廟○于○長○沙○長○興○元○年○殷○卒○年○七○十○九○諡○曰○武○穆○子○希○聲○立○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為○兄○希○萇○所○弑○國○遂○入○于○南○唐○初○殷○入○湖○南○掘○地○得○石○識○云○龍○起○頭○猪○掉○尾○蓋○殷○以○乾○寧○三○年○歲○在○丙○辰○自○立○于○湖○南○至○廣○順○元○年○辛○亥○而○滅○凡○五○十○七○年

于○梁○於○是○澧○州○向○瓌○辰○州○宋○鄴○淑○州○昌○師○益○等○率○溪○洞○諸○蠻○皆○附○于○殷○殷○乃○請○依○唐○太○宗○故○事○開○天○册○府○置○官○屬○太○祖○拜○殷○天○册○上○將○軍○殷○以○其○弟○實○為○左○相○存○為○右○相○廖○光○圖○等○十○八○人○為○學○士○唐○莊○宗○滅○梁○殷○遣○其○子○希○範○修○貢○京○師○上○梁○所○授○都○統○印○莊○宗○問○洞○庭○廣○狹○希○範○對○曰○車○駕○南○巡○纔○堪○飲○馬○爾○莊○宗○嘉○之○下○璽○書○慰○勞○殷○由○此○地○大○力○完○數○邀○封○爵○明○宗○即○位○二○年○封○殷○楚○國○王○自○湖○南○北○共○十○州○殷○以○潭○州○為○長○沙○府○建○國○承○制○自○置○官○屬○文

周行逢

周行逢武陵人也。與王進遠俱為靜江軍卒。事希範。為軍校。進遠攻邊錡。行逢別破益陽。殺李景兵二千餘人。擒其將李建期。進遠為武安軍節度使。拜行逢集州刺史。為進遠行軍司馬。進遠與劉言有隙。行逢為畫謀。策遂襲殺言。進遠據武陵。行逢據潭州。顯德元年。宗世拜行逢武清軍節度使。權知潭州軍府事。潘叔嗣殺進遠。或勸其入武陵。叔嗣曰。吾殺進遠。救死而已。武陵非吾利也。乃還岳州。遣其客將李簡率

楚寶

卷十

十一

武陵人。迎行逢於潭州。行逢入武陵。或請以潭州與叔嗣。行逢曰。叔嗣殺至帥。罪當死。以其迎我。未忍殺。爾若與武安。是吾使之殺王公也。召以為行軍司馬。叔嗣怒。稱疾不至。行逢怒曰。是又欲殺我矣。乃陽以武安與之。召使至府。受命至。則殺之。行逢故武陵農家。子少貧賤。無行多慷慨大言。及居武陵。能儉約。自勉勵。而性勇敢。果於殺戮。麾下將吏素恃功驕慢者。一以法繩之。大將千餘人。謀為亂。行逢召宴諸將。酒半。以壯士擒下。斬之一境。皆喪服。民過無大小。皆死。

夫人嚴氏諫曰。人情有善惡。安得一繫殺之手。行逢怒曰。此外事。婦人何知。嚴氏不悅。給曰。家田佃戶。以公貴。頗不力農。多恃勢。以侵民。請往視之。至則營居以老歲。時衣青裙。押佃戶送租入城。行逢往就見之。勞曰。吾貴矣。夫人何自苦耶。嚴氏曰。公思作戶長時。千民租後。時常苦鞭朴。今貴矣。先期以奉。安得遂忘。壠畝間。乎行逢。強邀之以羣妾。擁升肩輿。嚴氏卒。無留意。因曰。公用法太嚴。而失人心。所以不欲留者。一旦禍起。田野間。易為逃。死爾。行逢為。慘損。建隆

楚寶

卷十

十一

三年。祖太。行逢病。召其將吏。以其子保權屬之。曰。吾起。壠田為團兵。同時十人。皆以誅。尤。惟衡州刺史張文表。獨存。然常怏怏。不得行軍司馬。吾死。文表必叛。當以揚師。璠討之。如其不能。則嬰城勿戰。自歸於朝。廷。行逢卒。子保權立。文表聞之。怒曰。行逢與我起。微賤。而立功名。今日安能北面事小兒乎。遂舉兵叛。攻下潭州。保權乞師於朝廷。亦命楊師璠討文表。告以先人之言。感激涕泣。師璠亦涕。顧其軍曰。汝見耶。君乎。年未成人。而賢若此。軍士奮然。皆思自効。師璠至。

平津亭文表出戰大敗之初保權之乞師也太祖皇帝遣慕容延釗討文表未至而文表為師璠所執延釗兵入朗州保權舉族朝于京師

聖楷曰綱目稱行逢留心民事悉除馬氏橫賦貪吏滑民為民害者皆去之據廉平吏為刺史縣令又湖南大饑行逢開倉以賑之全活甚衆行逢自奉甚薄或譏其大儉行逢曰馬氏父子奢極靡不恤百姓今子孫乞食於人又足效乎按此數事當時諸鎮無有如行逢者但其邊幅狹隘喜於殺

戮雖襲馬氏之餘烈而不永其祚此青裙負租所以來室內之誚也徐仲雅杜門不出豈獨高尚哉

老實

入卷十

十三

孟宗政

孟宗政字德夫其先絳州人父林從岳飛至隨州因家焉宗政自幼豪偉有膽畧常出沒疆場開禧二年金將完顏董犯襄郢宗政率義士據險遊擊奪其輜重宣撫使吳玠奇之補承節郎襄陽令京西路分趙方吳柔勝皆薦其才轉秉義郎京西鈐轄駐劄襄陽嘉靖十年金人犯襄陽方檄宗政節制神勁報捷忠義三軍宗政與統制扈再興陳祥分為三軍設伏三所躡血以戰金兵敗走尋報襄陽圍急宗政午發

老實

入卷十

十三

峴首暹明抵東陽馳哭如神金人大駭宵遁方時移帥京西聞捷大喜差權東陽軍初視事一愛僕犯新令立斬之軍民股栗於是築堤積水修治城堞簡閱軍士十一年金帥完顏賽不擁步騎圍城宗政與再與合兵角敵歷三月大小七十餘戰宗政身先士卒金人戰輒敗忿甚周城開濠四面控兵列濠外飛鋒以絢鈴自警鈴響則犬吠宗政厚募壯士乘間突擊金人不能支盛兵薄城宗政隨方力拒隨守許國援師至白水鼓聲相聞宗政率諸將出戰金人奔潰賜

金帶轉武德郎十二年金帥完顏訛可擁步騎傳城
宗政藥糠盛沙以覆樓棚列聚豬水以隄火募砲手
擊之一砲輒殺數人金人選精騎二千號弩子手擁
雲梯天橋先登又募鑿銀礮石工晝夜塹城運茅葦
直抵圍樓下欲焚樓宗政先燬樓掘深坑防地道初
戰棚防城隕穿才透即施毒煙烈火鼓鞞以熏之
金人室以濕氈析路以剗土城額樓塹宗政撒樓益
薪架火山以絕其路列勇士以長槍勁弩備其衝距
樓塹所數丈築偃月城袤百餘尺翼傳正城深坑倍

卷十
五

躬督役五日成金人摘墮兵披厚氈氈衫鐵面而
前又濕氈濡葦蒙火山覆以冰雲擁雲梯徑抵西北
圍樓登城城中軍以長戈舂其喉殺之敢勇城軍自
下夾擊金兵兵墜死燎焰金將於後截其軍拒馬揮
刀迫前自斫至夕死傷踵接梯橋盡燬金人連不得
志俄乘順風渡濠飛脂葦燒戰棚宗政激將士血戰
凡十五陣矢石交金兵死者千餘弩子手十七八射
其都統殪天反風金人愈急砲愈急會王大任領銳
卒一千冒重圍轉闖入城內外合勢士氣大振賈勇

入金營自鞠至三更金人橫屍遍地奪其銅印十有
六訛可棄帳走獲輜重牛馬萬計捷至朝廷方錄前
戰守功升武功大夫兼開門宣贊舍人重賜金帶制
置司以湖陽縣追境金兵撤宗政圖之宗政一鼓而
拔燔燒積聚夷蕩營若俘掠以歸金人自是不敢窺
襄漢棗陽許國移金陵宗政代為荆鄂都統制仍知
棗陽宗政以迫濠而陣迺於西北濠外濬水為濠以
限騎中原遺民來歸者以萬數宗政發廩贖之為給
田朔屋與居籍其勇壯號忠順軍俾出沒唐鄧間威

卷十
五

振境外金人呼為孟爺爺俄病疽卒轉右武大夫圍
練防禦使宗政於有功者怨必賞有罪者親必罰好
賢樂善出於天性未嘗學兵法而暗與之合死之日
邊城為罷市慟哭子珙有傳
尾再興傳曰金完顏訛可擁步騎數萬傳城再興
與宗政縱之涉濠半渡擊之又云金人初對樓務
車革洞决濠水運土石填城下再興募死士著鐵
面具披氈列陣以待之金人計無所施乃大敗去
趙方傳曰棗陽城堅金頓兵八十餘日方知其氣

已竭乃召再興隸以東師赴期合戰再興敗金人于灤河又敗之城南宗政自城中出夾擊殺其衆三萬金人大潰詎可單騎遁聖楷按金師詎可再圍棗陽八十餘日宗政與之血戰凡十五陣援師始至此是宗政第一奇功若據再興傳則是再興與宗政同在圍城中也與趙方傳不合又本傳云會王大任領銳卒一千可重圍轉圍入城豈王大任爲再興所統而先遣之入耶三傳共紀一事而矛盾如此蓋當時秉筆者不

楚齊

卷十

十六

出一手故令赴援與城守之功無所差別此脫脫之史之陋也

趙范

趙范字武仲衡山人京湖制置使方之子少從父軍中嘉定十三年嘗與弟葵殲金人於高頭十四年出師唐鄧范與葵監軍孟宗政時知棗陽憚於供億使人問曰金人在蘄黃而若攻唐鄧何也范曰不然撤襄陽之備以救蘄黃則唐鄧必將躡吾後且蘄黃之寇正銳曷若先掎唐鄧以示有餘唐鄧應我之不暇則吾固不守而自固寇在蘄黃師日以老然後回師威之可勝敵而無後患又敗金人於天長與弟葵俱

楚齊

卷十

十七

授制置安撫司內機事具葵傳十五年丁父憂起復直秘閣累進直徽猷閣知揚州淮東安撫副使劉全王文信二軍老幼留揚州范欲修軍政懼其徒漏泄兵機乃時餽勞二家既大喜范即遣徐希稷書令教二人孳家歸楚二人從之范厚資以遣有孫海者其家亦八百范併請抽還楚州又請勅馬軍三千招遊手之強壯者及籍牢城重役人充之別籍民爲半年兵春夏在田秋冬教閱官免建砦而私不廢農彭義斌使統領張士顯見范請合謀討李全范告於制置

使趙善湘曰以義斌威全如山壓卵然必請而後計者知有朝廷也失此不右而右凶徒則權綱解紐矣萬一義斌無朝命而成大勳是又唐藩鎮之事非計之得也莫若移揚州增戍之兵往肝胎而四總管兵各留半以備金入餘皆起發擇一能將統之命葵摘淮以西精銳萬人與會於楚州出許泗海道五千艘入淮以斷賊歸路密約義斌自北攻之事無不濟四總管權位相伴劉璋雖能得其歡心而不能制其死命如用璋須令親履行陣指蹤四人不可止坐籌帷幄

老實 卷十 六

也不報范又曰國家討賊則自此中興否則自此不振若朝廷不欲張皇則范乃提刑職在捕盜但令范以本路兵措置楚州鹽賊范當調時青張惠兩軍之半及其船數百徑薄楚城以邀賊路詢夏全范成進之半據連海而守之又移揚州之戍以戍肝胎然後親提精銳雄勝強勇等就時青于城外示賊以形勢論賊以禍福賊必自降若猶拒守則南北軍民雜處必有內應者矣別約義斌攻之於北山陽下則進駐連海以應之撫歸附家屬以離其黨不出半月此賊

必凶若是則不調許浦水軍但得趙葵三千人亦足矣若朝廷憚費則全有預買軍需錢二十萬在真州且連楚積聚多自足用丞相史彌遠報范書令諭四總管各享安靖之福會全且至范又獻計曰撫機不發事已無及矣景困喪河南致毒蕭氏今逆全不得志於義斌而復慮四總管應之歸據舊舉其謀必急然感之於喪敗之餘者易圖之於休息之後者難圖四總管合謀章露必難遂已但事機既變局面不同若廟算果定不欲出教令但得密賜指授范一切伏

老實 卷十 九

藏不動只約義斌使自彼攻其所必救則機會在我而前日之策可用矣還報戒范無出位專兵范乃為書謝廟堂二年春奉祠三年彌遠訪將才於葵葵以范對進范直敷文閣淮東提刑兼知滁州乃上書彌遠曰淮東之事日異日新然有淮則有江無淮則長江以北港汊蘆葦之處敵人皆可潛師以濟江而數千里何從而防哉今或謂異辭厚惠可以暗賊而不知陷彼款兵之計或謂斂兵退屯可以緩賊而不知成彼深入之謀或欲行清野以嬰城或欲聚身合而

浪戰。或以賊辭之。乍逆乍順。而為喜懼。或以賊兵之
乍進乍退。而為寬緊。皆失策也。失策則失淮。失淮則
失江。而其失有不可勝諱者矣。夫有過寇之兵。有遊
擊之兵。有討賊之兵。今實應之。逼山陽。天兵之逼。肝
胎須各增戍。兵萬人。遣良將統之。賊來則堅壁以挫
其鋒。不乘則耀武以壓其境。而又親巖伺隙。時遣偏
師掩其不備。以示敢戰。使雖欲深入。而畏吾之持其
慮。此過寇之兵也。肝胎之寇。素無儲蓄。金人亦無以
養之。不過分兵擄掠。而食當量出。精兵授以勇。校募

楚寶

卷十

三

土。素出奇。設伏以勦。殺之。此遊擊之兵也。維揚金陵
合肥。各聚二三萬人。人物必精。將校必勇。器械必利。
教閱必熟。紀律必嚴。賞罰必公。其心術念慮。必人人
思親其上。而死其長。信能行此。半年可以強國。一年
可對賊矣。賊既不能深入。擄掠復無所獲。而又懷見
討之恐。則必反而求贖於金。金無餘力。及此則必怨
怒吾。於是。可以據禍於金人矣。或謂揚州不可屯。重
兵恐連賊禍。是不然。揚州者。國之北門。一以統淮。一
以蔽江。一以守運。河豈可無備哉。善守者。敵不知所

攻今若設實。應天兵二屯。以扼其衝。復重二三帥。聞
以張吾勢。賊將不知所攻。而敢犯我揚州哉。朝廷乃
召范稟議。紹定三年。丁母憂。求解官。不許。起復。直徽
猷閣。淮東安撫副使。尋轉右文殿修撰。賜章服金帶。
不得已。卒。哭復視事。又為書告廟堂。請罷調停之議。
一請檄沿江制置司。調王明本軍。駐泰興。港以扼泰
州。下江之捷徑。一請檄射陽湖人為兵。屯其半。高郵
以制賊。後屯其半。瓜州以扼賊。前一請速調淮西兵。
合滁陽六合諸軍。圍救江。而不然。范雖死。江泉無益。

楚寶

卷十

三

也。朝旨乃許。范刺射陽湖兵。毋過二萬人。就聽節制。
於是討賊之謀。遂決。遂戮全。進范兵部侍郎。淮東安
撫使。兼知揚州。累進端明殿學士。東京留守。兼江淮
制置使。入洛之師。大潰。乃投京湖。安撫制置使。兼知
襄陽府。范至。則倚王昉。樊文彬。李伯淵。黃岡。弼。數人
為腹心。朝夕酣狎。了無上下之序。民訟邊防。一切廢
弛。屬南。北軍將交爭。范失於撫御。於是北軍王昉。內
判李伯淵。繼之。焚襄陽。北去。南軍大將李虎。不救。焚
下。定變。乃囚之。劫掠城中。官民尚四萬七千。有奇。錢

糧在倉庫者無慮三十萬弓矢器械二十有四庫皆
為敵有蓋自岳飛收復百三十年生聚繁庶城高池
深甲於西陞一旦灰燼禍至慘也言者劾范隆三官
落職依舊制置使後卒於家

聖楷曰趙范故好喜事之人哉然說者謂其狃
揚州之捷遂致洛師之敗此不足以服其心也三
京八陵豈可一日委之腥虜者獨惜以范之智明
于料全而昧于北伐也使當孟珙入蔡滅金之後
各守封境蓄養人材歲歉則發廩以救饑兵服則

藝實

卷十

廿三

屯田以足餉冠至則以戰為守冠退則以守為戰
宋事何不可為乃獨遠宸議饑饉與師爭千里之
空城啓淮漢之大覺既失汴京而范之氣亦索然
矣襄陽煨燼可勝歎哉語云怠生于宜成病始于
新瘳其范之謂乎

管如德

管如德黃州黃陂縣人父景模為宋將以蘄州降投
淮西宣撫使如德為江州都統制至元十二年亦以
城降先是如德嘗被俘虜思其父與同輩七人間道
南馳為邏者所獲械送于魏如德伺邏者怠即引械
擊死數十人破械脫走間關萬里達父所景模喜曰
此真吾兒也至是入覲世祖笑曰是孝於父者必忠
於我矣一日授以強弓二如德以左手兼握右手悉
引滿之帝曰得無傷汝臂乎後無復然嘗從獵遇大

藝實

卷十

廿三

溝馬不可越如德即解衣浮渡帝壯之由是稱為拔
都賞資優渥帝問我何以得天下宋何以不如德對
曰陛下以福德勝之襄樊宋咽喉也咽喉被塞不
何恃帝曰善帝又命習國書曰習成當為朕言之
日帝語如德曰朕治天下重惜人命凡有罪者必令
面對果實而後罪之非如宋權姦擅權書片紙數字
即殺人也汝但一心奉職毋懼授湖北招討使總管
本部軍馬佩金虎符是年六月丞相阿朮南攻宋如
德以軍為前鋒至揚州子橋與宋戰晝夜不忠如德

先登陷陣擒其帥張都統等宋軍遂潰七月進軍佳
山江上復大戰奪宋師夏都統牌印衣甲及餉軍海
船悉送阿朮所事聞帝命賞之軍至鎮江如德招安
諸罷守將皆望風降附丞相伯顏取臨安復選能招
諸罷者衆推如德如德銜命往諭紹興諸罷皆下初
世祖以寶刀賜如德及與敵戰刀刃盡缺宋不入覲
如德以刀上呈曰陛下向所賜刀從軍以來刀缺如
是矣帝嘉其樸十二年遷浙西宣慰使上時政五條
曰立額薄征息兵懷遠立法用人省役恤民設官制

楚寶

卷十

廿五

祿時法制未備仕多冗員又方用兵日本倭國而廩
祿未有定制故如德言及之權臣抑不得上二年丞
相阿塔海命馳驛奏出兵事入見世祖問曰江南之
民得毋有二心乎如德對曰往歲旱澇相仍民不聊
生今累歲豐稔沐恩多矣敢有貳志帝善其言且諭
之曰阿塔海有未及者卿善輔導之有當奏聞者卿
勿憚勞空馳捷足之馬來告於朕二十四年遷江西
行省恭知政事破豪猾去姦吏居民大悅是時贛汀
二州盜起如德指揮諸將討平之脅從者多所全有

二十六年遷江西行省尚書省左丞時鍾明亮以循州
叛殺掠州縣千里丘墟帝命如德統四省兵討之諸
將欲直搗其巢穴如德曰嘻今田野之氓疲于轉輸
介胃之士病于暴露重困斯民而自爲功吾不爲也
於是遣使諭以禍福賊感如德誠信卽擁十餘騎詣
贛州石城縣降平章政事奧魯赤怒其跋扈不臣欲
以事殺明亮如德聞之曰皇元仁厚未嘗殺降明亮
叛人何足情所重者信不可失耳年四十有四卒于
軍贈江西行省左丞平昌罷謚武襄

楚寶

卷十

廿五

聖楷曰管如德父子宋爪牙之任也皆以城降何
取乎爾抑如德之孝足動至知歟乃至缺折膝血
而誓怨然後歎士爲知己者尢由其感憤深也豈
得以大馬羈之哉若夫不戮一人而下諸罷不殺
降卒以昭仁信則又賢于白起諸人遠矣

康茂才

康茂才，新人，元末結義兵，係鄉里，立功至都元帥。上渡江時，茂才力戰，立寨天竺洲，諸將以襄陽砲破茂才寨。茂才奔至京口，不能脫，率兵三千來降。賴首軍門曰：前日之戰，戮力為至，屢敗不振，天數非人力。今願歸死，効尺寸上喜，得茂才立拜。秦淮翼水軍元帥守龍灣，敗馬馱沙克樅陽，改營田使。上曰：北方兵亂，失耕乏食，特設此官，命汝興水利，高下早澇，時其蓄洩屯田，大獲仍兼。帳前總制親兵左副指揮使陳友

卷十

卷十

廿六

諒既破姑熟，將窺建康。上密諭茂才曰：有事任汝能辦乎？應曰：惟命。曰：友諒且入寇，吾欲速其來，分其力。給以虛實，非汝莫可使者。汝與友諒舊可偽降，約為內應者。友諒來否？事濟矣。對曰：家有老，開舊事，友諒令持書往，必信。茂才為書，言上不足與有為，兵弱地感，四面勅敵，僕委身圖併，欲奮拔鱗翼，倘大將軍分道進，進便當納款。建康可濟手得也。友諒得書大喜。問康公安，在曰：守江東橋，問橋何為？曰：木橋，造關者歸書答茂才。余某日至橋所呼，老康公，即我應內外。

奮擊功成

奮擊功成，官賞不爵。容茂才以書上，上曰：虜且隨殺中矣，即命善長日夜身橋，鐵石友諒至見鐵石橋愕。然又連呼老康不應，遣視營中，瘠馬敵旗四散，落落益大驚曰：老賊給我語，未畢伏兵四起，友諒狼狽得脫，擒殺將士數萬。茂才從破斬黃戰鄱陽湖，圍武昌有功，陞副都護，收湖南，敗吳巫子門戰尹山橋，逼蘇州軍其北門。吳平進督府同知兼太子左率府使，又從征下齊魯，闖隴鎮河，中節制太原諸城，再征漢中卒，追封新開公。謚武襄，子鐸，洪武三年以茂才功

卷十

卷十

廿七

封斬春侯，食祿千五百石，與世券曰：鐸嫡子也。嫡終無後，及庶長時，鐸年十歲入侍，皇太子讀書大本堂，金鑄新國武義公五字牌，賜鐸及其庶兄鑑、鐸長督民墾田，鳳陽征辰州，獠平松慶諸州有功，巡並海諸城，從徐將軍征胡，傅將軍征雲南，皆有功。卒於軍，追封如父，謚忠愍。聖楷曰：開國勳，追封俱再世者，斬春一人而已。又皆卒于軍，撫塵編如聞，鼓可勝歎哉。

顧成

顧成字景昭其先湘澤人成往來江淮間遂居江都容貌魁梧壯勇質直有膽畧喜習武事自文其身諺異人或謂成黥徒者非也丙申來題充帳前親兵常擊蓋侍上出入忠謹無過初授百戶從征陞金吾副千戶宿衛陞指揮僉事從平蜀破貴州發克普定功陞指揮使普定衛進都指揮同知已而征雲南成扼普定斷後進督府僉事充征南將軍鎮貴州征五開六洞破一百三十七寨斬首三千建文初令錦衣

魏寶

卷十

廿八

指揮談全論成班師二年進同知三年進右都督是年閏三月從盛庸至真定戰敗被執成祖解成縛曰吾且用汝遣至北平侍仁宗居守有功建文四年以左都督封鎮遠侯食祿一千五百石與世舉又出鎮貴州申嚴號令威信並行討撫諸蠻搗臺羅寨斬叛酋普亮滅其衆羣蠻震懾卒年八十五贈夏國公謚武毅中皆祠祀成八子長統為普定指揮使先卒孫興祖永樂十二年嗣侯贈父統侯為總兵宣德中坐交趾事徵下獄正統十四年從征失律降都

督同知

景帝初守備刑關詔與伯爵英宗復辟詔復侯出鎮貴州有戰功加祿三百石守南京宣德中鎮廣西坐貪才好色失地喪師逮下獄既而釋之子翰先卒翰子淳天順八年嗣侯卒無子淳從弟溥者成諸元孫也成化九年嗣侯溥初學國學解文墨嘗總兵團營為平蠻將軍鎮湖廣擒苗僞王通滇蜀道還流移五千家復爛土長官司設都勻府增祿二百石溥清慎囊無餘資英國公張懋為率布帛供飲事謚襄恪子仕隆弘治十七年嗣侯仕隆好文

魏寶

卷十

廿九

諸武為京營總兵寬弘簡質得士心充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廉幹不苛擾卒贈太傅謚榮靖子寔嘉靖七年嗣侯出為漕運總兵二十三年言官劾罷伏巷伯毛濂代寔肯下數日又劾罷濂用都督劉璽璽致仕居南京萬表代璽寔端靖廉明溫榮孝友時論歸之言官竟被考察去寔復為漕運總兵鎮守淮安尋總督京營戎政聖構曰夏國初事高皇帝忠謹無過雖屢從征伐位不過充將軍而已迨革除之際受知成祖

始列爵土又終其身未嘗去鬼方也然是時以靖
 難功封者四十餘人而夏國之後獨增華鬲鼎以
 迄于今若溥之清慎能文仕隆之寬弘簡質靈之
 廉明孝友其聚然往牒者矣豈非事至而捐其私
 則胙福必大立功而忘其報則錫類無疆天道亦
 有不爽者哉予爲夏國同里人每求其先世之封
 楸不可得輒慷慨然動吊古之悲李太史曰子常聞
 公有戰衣一襲血染花殷曾以問公九世孫大禮
 云春秋忌日輒陳以祭其花斑緊恨不遂索見之

卷十

也

張武

張武劉陽人諱達有勇力稍涉書史爲燕山護衛百
 戶戰真定破耿炳文兵於滹沱河設伏戰勝夾河要
 敵西水寨累功陞都督同知建文四年封成陽侯食
 祿千五百石與世參當時武功第三前二人丘福朱
 能封公武侯第一卒成祖出內廐馬賻武賙潞國
 公謚忠毅無子婿臧子聚義兒張旺匪誥券天順二
 年奪入官

聖楷曰

卷十

聖楷曰靖難後以九門壩上白溝滄州藜城夾河

霧壁七戰論功而武功居封侯之首可謂拔起者
 矣鐵券實給天盟廟授豈能倖致哉惜其無子國
 除不詳青史以光大業也時孝感王忠封靖安
 侯亦以無後除荆州王友封清遠伯以罪廢皆靖
 難功

鄧	劉
審	巴
	黃
朱	潘
朴	濬
	益
王	楊
登	桓
	階
	儀

楚寶

次

二

楚寶智謀論次終

原缺第一葉

楚寶卷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衡陽唐大成較訂

智謀

鬬伯比

鬬伯比楚大夫，芊精姓。若救熊儀之後也。楚武王二十五年，東侵隨，使薳精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伯比言於武王曰：「吾不得志於漢東，

也。我則使然，我張吾三軍而後，吾甲兵以武臨之，彼則懼而協以謀我，故難間也。漢東之國，隨為大，隨張必棄小國，小國離楚之利也。少師侈，請羸師以張之。熊率且，音律比曰：「季梁在何益？」伯比曰：「以為後圖，少師得其君王，毀軍而納少師，少師趨，請追楚師，隨師將許之。季梁止之曰：「天方投楚，楚之羸其誘我也。君何急焉？臣聞小之能敵大也，小道大淫，所謂道忠於民而信於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辭信也。今民餒而君遲，欲祝史矯，祭臣不知其可也。」公曰：「吾

牲牲肥膂肥音天牛膂音日盛豐備何則不信對曰夫
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故奉
牲以告曰博碩肥膂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畜之碩
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癘癘音疾疥音疥也謂其備
膂威有也奉盛以告曰潔粢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
民和年豐也奉酒醴以告曰嘉粟旨酒謂其上下皆
有嘉德而無違心也所謂馨香無譏惡也故務其三
時修其五教親其九族以致其禮祀於是乎民和而
神降之福故動則有成今民各有心而鬼神乏至君

雖獨豐其何福之有君姑修政而親兄弟之國庶免
於難隨侯懼而修政楚不敢伐隨少師有寵伯比復
言於王曰可矣警有警不可失也三十七年楚子伐
隨軍于漢淮之間季梁請下之弗許而後戰所以怒
我而怠冠也少師謂隨侯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
隨侯禦之望楚師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無與王
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携矣少師曰
不當王非敵也弗從戰于速杞隨師敗績隨侯逸闕
丹獲其戎車與其戎右少師隨及楚平武王將不許

伯比曰天去其疾矣隨未可克也乃盟而還四十二
年楚屈瑕伐羅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教官名此
官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入見於王曰必濟師王
辭焉入告夫人鄧曼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謂
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威莫教以刑也莫教狃
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
備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勅之以
令德見莫教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
楚師之盡行也楚子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教使徇于

羅羅與廬戎兩軍之大敗之莫教縊于荒谷羣帥囚
于冶父以聽刑楚子曰孤之罪也皆免之
呂東萊曰嘗考闕伯比之謀既假毀軍之詐而中
少師之欲復假少師之請而激季梁之諫復假季
梁之重而致隨侯之懼復假隨侯之止而增少師
之慙復假少師之寵而阻季梁之請置毫末之毒
於少師之心而一國君臣展轉薰染自勝自負自
起自什自子自奪如輪如機不得少息吾端坐拱

手不動聲色而徐制其敵焉。今時往車陳書之簡冊，讀者猶不知其端倪。况於當時自墜其網者乎？水經注曰：隨縣故隨國也。楚滅之，以為縣。有澆水出縣西北，黃山。楚武王伐隨，令尹闞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澆，軍臨于隨。即此水也。水側有斷蛇丘。晉隨侯出而見大蛇，中斷，因舉而藥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啣明珠報德，世謂之隨侯珠。亦曰露蛇珠。丘南有隨季良大夫池。聖楷按：周武王大封同姓，四十八隨爵為侯。至楚昭王時，尚存其却吳人。

曰：以隨之僻小而密邇于楚，楚實存之，世有盟誓。至于今未改，不知何時始滅入楚。史記國表俱不載。

羅耶盧戎考

羅熊姓子爵，初國南魏枝江。楚文王移之長沙境內，秦立長沙魏，因為羅縣。即今湘陰平江二縣地。羅水所從出也。耶亦小國在宜城縣南，水經沔水又東過中盧縣，東注云：即春秋盧戎之國也。縣西山中有一石穴，出馬，其事近誕，故不載。

為賈

為賈字伯廉，芊精姓，蚡冑之後。遠章食邑於為，故以命氏。楚成王時，子玉伐陳有功，子文使為令尹。王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睢，終朝而畢，不戮一人。子玉治兵於為，終日而畢，鞭七人，貫三人耳。國老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為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玉，曰：『以靖國也。』靖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玉之敗子之舉也，舉以敗國，將何賀焉？子玉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乘，其不能。」

楚

以入矣。苟大而賀何後之有已，而子玉果敗。莊王三年，楚大饑，戎伐其西南，至于阜山，師于大林，又伐其東南，至于陽丘，以侵訾枝。庸人帥羣蠻以叛楚，糜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楚人謀徙于阪高。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糜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委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上無次於句瀝，諸使廬戢黎，侵庸及庸方城。庸人逐之，四。

子揚憲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羣蠻聚焉不如復大師且起王卒合而後進師叔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又與之遇七遇皆北唯裨僚魚人實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驪會師于臨品分爲二隊子越自石溪子貝自仞以伐庸秦人巴人從楚師羣蠻從楚子盟遂滅庸賈之力也

胡氏傳曰楚大饑戎與麇濮交伐之而庸人幸其弱帥羣蠻以叛楚此取滅之道也楚人謀徙於阪

楚賈

卷十一

六

高爲賈白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亦見其謀國之善矣列書三國而楚不稱師滅楚之罪詞也

聖楷曰楚莊王九年令尹子文始卒其子鬬般爲令尹第子越椒爲司馬爲賈爲工正賈因與越椒譖鬬般殺之故椒爲令尹賈爲司馬旣而椒又惡賈乃以若敖氏之族固賈於轅陽而殺之是何爲賈之智工於料子玉拙於自料也黃涪翁謂魏晉間士大夫往往有人材風登至于反矧便如漆墨

殆亦爲賈之流興

庸麇考

麇羸姓子爵沿革志云鄖陽府古麇庸二國地也今按竹山竹谿與漢中平利諸縣皆庸地而麇則鄖縣鄖西居多故庸帥羣蠻率百濮俱各以其相近而招聚之且庸地廣而近楚麇地狹而百濮又去楚甚遠伐庸則麇懼而百濮散矣爲賈之善謀如此

百濮考

楚賈

卷十一

七

周書王會卜人丹沙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今按卜人卽濮人也其地與哀牢相接種類不一有黑焚濮有赤口濮有折腰濮其俗生子子皆折其腰有文而濮其俗劍面以青畫之有尾濮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爲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其俗食人好敬其老故賓婚有日老者必泣

范山

范山楚人穆王八年言於楚子曰晉君少不在諸侯北方可圖也楚子於是師於狼淵以伐鄭囚公子堅公子羗及樂耳鄭及楚平

呂東萊博議曰晉霧公不道基于始而成于終當其嗣服之初雖無萌芽之可尋豈無朕兆之可卜舉世不知而范山獨知之豈山之智獨踰于衆人乎亦有所蔽焉耳變幸者霧公恩賞之所及也故蔽于愛而不知卿大夫者霧公政令之所及也故

楚寶

卷十一

蔽于尊而不知列于齊盟者霧公兵威之所及也故蔽于良而不知惟范山立楚之朝食楚之祿非晉國恩賞政令兵威之所可及故揆之趙盾隨會之諫反在于十年之先也孰謂近者難掩而遠者易欺耶吾嘗深味范山晉君不在諸侯之一語深有感焉按是時晉霧公始立三年

伍參

伍參楚嬖人莊王十七年圍鄭晉師救之楚師將飲馬於河而歸聞晉師既濟王欲還嬖人伍參欲戰令尹孫叔敖弗欲曰昔歲入陳今茲入鄭不無事矣戰而不捷參之肉其足食乎參曰若事之捷孫叔敖為無謀矣不捷參之肉將在晉軍可得食乎令尹南轅反蒞伍參言於王曰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其佐先殺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桓子林又武子專行不獲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且君

楚寶

卷十一

而逃臣若社稷何王病之告令尹敗乘輶而北之次于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部之間鄭皇戌使如晉師曰鄭之從楚社稷之故也未有肅心楚師驟勝而驕其師老矣而不設備子擊之鄭師為承楚師必敗楚子即先曰敗楚服鄭於此在矣必許之欒武子下書佐曰楚自克庸以來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誅之于民生之不易禍至之無日戒懼之不可以忘在軍無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于勝之不可保討之百克而卒無後誅之以若敖行筮路藍縷以啓山林歲之曰民

生在勤勤則不置不可謂驕先大夫子犯有言曰師直為壯曲為老我則不德而微怨于楚我曲楚直不可謂老其君之戎分為二廣廣有一卒卒偏之兩有廣初駕數及日中左則受之以至于晉內官序當其夜以待不虞不可謂無備子良鄭之良也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入盟子良在楚楚鄭親矣來勸我戰我克則來不克遂往以我上也鄭不可從趙括中大夫趙同下大夫曰率師以來唯敵是求克敵得焉又何俟必從

楚實 卷十一 子知季首下曰原趙同屏趙括答子指之徒也

趙莊子曰樂伯即子樂善哉實其言必長晉國楚少樂如晉師曰寡君少遭閔凶不能文聞二先君之出入此行也將鄭是訓定豈敢求罪于晉二三子無淹久隨季對曰晉平王命我先君文侯曰與鄭夾輔周室毋廢王命今鄭不率寡君使羣臣問諸鄭豈敢辱侯人敢拜君命之辱疑子以為諸使趙括從而更之曰行人失辭寡君使羣臣還大國之迹於鄭曰無辟敵羣臣無所逃命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晉人許之盟有日矣晉魏錡求為公族未得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

弗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楚潘黨逐之及榮澤見六麋射一麋以顧獻曰子有軍事獸人無乃不給於鮮敢獻於從者叔黨命去之趙旃求卿未得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請挑戰弗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卻獻子佐帥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魏錡子曰鄭人勸戰弗敢從也楚人求成弗能好也師無成命多備何為士季帥曰備之善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不如備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樹于好疑子不可士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教

楚實 卷十一

前故上軍不敗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潘黨既逐魏錡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趙旃棄車而走林屈蕩為右搏之得其甲裳晉人懼二子之怒楚師也使軫車逆之潘黨望其塵使駟而告曰晉師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遂出陳孫叔曰進之靈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也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桓子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也晉師右移

上軍未動工尹齊楚大將右拒卒以逐下軍楚子使
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曰不殺不德而貪以遇大
敵不殺之罪也然楚不克君之羞也敢藉君霧以濟
楚師使濟黨率游闕四十乘從唐侯以為左拒以從
上軍駒伯克帥曰待諸乎隨季曰楚師方壯若萃於
我吾師必盡不如收而去之分誘生民不亦可乎殿
其卒而退不敗王見右廣將從之乘屈蕩口之曰君
以此始亦必以終自是楚之乘廣先左及昏楚師軍
於郟晉之餘師不能軍宵濟亦終夜有聲

楚實

卷十一

十三

胡氏傳曰先穀違命大敗晉師元師不能用鐵已
失刑矣今又重有罪焉晉人治其罪而戮之義也
曷為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官夫兵者安危所係有
國之大事也將非其人則敗雖得其人使親信間
之則敗以剛愎不仁者崇焉而莫肯用命則敗凡
此三敗君之過也河曲之戰趙穿獨出而史駢之
謀不用濟溼而次欒黶欲東而荀偃之令不行今
林父初將中軍乃以先穀佐之使敵國謀臣知其
從政者新未能行合誰之過歟故稱國以殺不去

其官罪累上也

聖辯曰楚之戰晉師敗績春秋獨罪荀林父者為
其令不行乎先穀也然而伍參於未戰之先料之
不喪又何其神也獲謀之既臧即聳人可以佐相
國之所不及謀之不臧雖大夫適足以覆師辱國
而已謀國者可不慎所從哉抑參之後為伍舉為
伍員直諫者于楚國忠孝昭乎天下其貽謀之善
子更有取焉爾

楚實

卷十一

十三

昭奚恤

昭奚恤楚大夫也。楚宣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之與
昭奚恤也，果誠何如？」羣臣莫對。江乙對曰：「虎求百獸
而食之，得狐，狐曰：『子無敢食我也。天帝使長百獸
今子食我，是逆天帝命也。子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
行，子隨我，後觀百獸之見我，而不敢不走。』虎以為然，
故遂與之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己而走也，以
為畏狐也。今王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屬之
昭奚恤，故北方之畏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

卷十一

十一

楚實。百獸之畏虎也。江乙惡昭奚恤，謂楚王曰：「人有以其
狗為有執守言善而愛之，其狗嘗溺井，其鄰人見狗之
溺井也，欲入言之，狗惡之，當門而噬之，鄰人憚之，遂
不得入言。邯鄲之難，楚進兵大梁，取矣。昭奚恤取魏
之寶，羣臣居魏知之，故昭奚恤常惡臣之見王。又謂
楚王曰：「下比周則上危，下分爭則上安。王亦知之乎？」
願王勿忘也。且人有好揚人之惡者，於王何如？王曰：「
此小人也，遠之。」江乙曰：「然則且有子殺其父，臣弑其
王者，而王終已不知者何也？」以王好聞人之美，惡聞

人之惡也。王曰：「善。」寡人願雨聞之。江乙欲惡昭奚恤

於楚王而力不能，故為梁山陽君請封於楚。楚王曰：「
諾。」昭奚恤曰：「山陽君無功於楚國，不當封。」江乙因得
山陽君與之共惡昭奚恤。魏氏即山陽君惡昭奚恤於楚
王。楚王告昭子昭子曰：「臣朝夕以事聽命，而魏人吞
君臣之間，臣大懼，臣非與魏也。夫泄吾君臣之交而
天下信之，是其為人也。近若矣。」指江夫苟不難為之
外，豈忘為之內乎？臣之得罪，無日矣。王曰：「寡人知之，
大夫何患？」鄢人有獄三年不決者，故令人請其宅以

卷十一

十一

楚實。下其罪，客因請之。昭奚恤曰：「鄢人某氏之宅，臣願之，
昭奚恤曰：「鄢人某氏不當服罪，故其宅不得客。辭而
去。昭奚恤已而悔之，因謂客曰：『奚恤得事公，公何為
以故與奚恤？』故謂設事客曰：『非用故也。』曰：『請而不得
有說，色非故如何也？』
劉向新序曰：「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羣
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羣
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
不知也。』召昭奚恤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

楚寶

卷十一

六

得失而圖之。家在寶龜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
 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慮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
 入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
 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客也。請就
 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宗子敖。次之。葉公子
 高。次之。司馬子反。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
 曰。客欲觀楚國之寶。罷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
 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瑤
 璧。使諸侯解忿。情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

憂。太宗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
 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強
 敵。提枹鼓。以動百萬之眾。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
 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反在此。懷霸王之
 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唯大國之所觀。
 秦使者愕然。無以對。昭奚恤遂解而去。秦使者反
 言於秦王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
 聖楷曰。楚司馬子反。死共王十六年。令尹子西。死
 惠王十年。葉公子高。與昭奚恤。皆相去百餘年。何

楚寶

卷十一

七

得聚於一壇之上。愛其文采。陸離叙次。可觀。以為
 寓言。亦足存也。大抵劉中壘之書。此類甚多。如石
 乞侍坐於屈建。左史倚相畫策於莊王。皆乖繆之
 尤者。不可觀舉。
 聖楷又曰。江乙。昭奚恤于楚王。不得其間。而
 入一承。北方畏奚恤之問。遂為狐假虎。遂為狗溺
 井。遂為子弒父。臣弒君。言愈支離。意愈深。赤以中
 楚王之心。然而奚恤不為動也。至又得山陽君與
 之共惡。所謂衆口鑠金。三人成虎。奚恤於是危矣。

故不得為王。明白言之。末後云。是其為人。也。近
 苦矣。更妙。譏人之口。甘譏人之心。若一語。枯出。然
 乙。奚恤與江乙。自是箭鋒相柱。若使他人。當之。死。江
 乙。舌本久矣。事君交友者。其何能自保乎。

昭陽

昭陽為楚令尹楚懷王六年使昭陽將兵攻魏破之於襄陵得八邑又移兵而攻齊齊王患之陳軫適為秦使齊齊王曰為之奈何陳軫曰王勿憂請令罷之即往見昭陽軍中曰願聞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上柱國封上爵執珪陳軫曰其有貴於此者乎昭陽曰令尹陳軫曰令君已為令尹矣此國冠之上臣請得譬之人有遺其舍人一卮酒者舍人相謂曰數人飲此不足以徧請遂畫地為

楚實

卷十一

九

蛇能為之足及其為之足而後成人奪之酒而飲之曰蛇固無足今為之足是非蛇也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功莫大焉冠之上不可以加矣今又移兵而攻齊攻齊勝之官爵不加於此攻之不勝身死爵奪有毀於楚此為蛇為足之說也不若引兵而去以德齊此持滿之術也昭陽曰善引兵去之十二年五國約以伐秦昭陽謂楚王曰五國以破秦必南圖楚王曰然則奈何對曰韓氏輔國也楚言可為好利而惡

難好利可營也惡難可懼也我厚賂之以利其心必營我悉兵以臨之其心必懼彼懼吾兵而營我利五

國之事必可敗也約絕之後雖勿與地可王從之五國既敗魏使惠施之楚將入秦而使行和杜赫謂昭陽曰凡為伐秦者楚也今施以魏來而公入之秦是明楚之伐而信魏之和也公不如無聽惠施而陰使人以請聽秦昭子曰善因謂惠施曰凡為伐秦者魏也今子從楚為和楚得其利魏受其怨子歸吾將使人因魏而和惠子反魏王不說杜赫謂昭陽曰魏為

楚實

卷十一

九

子先戰折兵之半謁病不聽請和不得魏折而入齊秦子何以救之東有趙累北無晉而交未定於齊秦是楚孤也不如速和昭子曰善因令人謁和於魏聖楷曰六國時惟楚魏與秦接界故韓氏為楚輔國也然昭陽相全楚之盛不能使其君安富尊榮一則信陳軫而罷齊師再則因杜赫而構魏和是皆以楚為餌而保己之富貴功名也豈忠于謀國者哉嗟乎天下為秦相割秦曾不出刀天下為秦相烹秦曾不出薪陳軫之言可為楚事之痛哭也

干象

干象楚人宣王時齊楚構難宋請中立齊急宋宋許
之干象為楚謂宋王曰楚以緩失宋將法齊之急也
齊以急得宋後將常急矣是後齊而攻楚之宋必利
也齊戰勝楚勢必危宋不勝是以弱宋予強楚也而
令兩萬乘之國常以急求所欲國必危矣楚王謂干
象曰吾欲以楚扶甘茂而相之秦可乎干象對曰不
可也王曰何也曰甘茂少而事史舉先生史舉上蔡
之監門也大不事君小不事家以苛刻聞天下茂事

楚實

卷十一

之順焉惠王之明張儀之辯也茂事之取十官而免
於罪是茂賢也王曰相人敵國而相賢其不可何也
干象曰前時主使邵滑之越五年而能亡越所以然
者越亂而楚治也日者知用之越今亡之秦不亦太
亟亡乎王曰然則為之奈何干象曰不如相共立王
曰共立可相何也對曰共立少見愛幸長為貴脚被
王衣舍杜若握玉環以聽於朝且利以亂秦矣
聖楷按楚策亦有甘茂相秦一段但干象作范環
共立作公孫郝其文字多脫誤故取韓說

景鯉

景鯉楚大夫也楚懷王時齊楚之交善秦與魏遇且
以善齊而絕齊於楚楚王使景鯉之秦鯉與於秦魏
之遇楚王怒景鯉恐齊以楚遇為有陰於秦魏也且
罪景鯉為謂楚王曰臣賀鯉之與於遇也秦魏每遇
也將以合齊秦而絕齊於楚也今鯉與於遇齊之以
信魏之合已於秦而攻於楚也齊又與楚之有陰於
秦魏也必重楚故鯉之與於遇王之大資也今鯉不
與於遇魏之絕齊於楚信明矣齊信之必輕王故王

楚實

卷十一

不如無罪景鯉以視齊於有秦魏齊必重楚而且疑
秦魏於齊王曰諾因不罪而益其列楚王使景鯉如
秦客謂秦王曰景鯉楚王所甚愛王不如留之以市
地楚王聽則不用兵而得地楚不聽則殺景鯉更與
不如景鯉者是便計也秦王乃留景鯉景鯉使人說
秦王曰臣見王之權輕天下而地不可得也臣之來
使也聞齊魏皆且割地以事秦所以然者以秦與楚
為昆弟國今大王留臣是示天下無楚也齊魏有何
重於孤國也楚知秦之孤不與地而外結交以圖則

社稷必危不如出臣秦王乃出之

秦策曰楚使者景鯉在秦從秦王與魏王遇於境
楚怒秦令周最謂楚王曰魏請無與楚遇而合於
秦是以鯉與之遇也故邑之於與遇善之故齊不
合也楚王因不罪景鯉而德周秦
聖楷曰鯉與於秦魏之遇是時秦魏齊三國俱
鯉術中而不悟楚王之不知無足責也故鯉以已
與遇之策使人陰賀之於王而復令周秦代爲之
請此鯉之策最奇處鮑彪高誘諸家注都不解何

楚實

卷十一

廿三

也。楊太史慎曰昭常景鯉不肯與秦地昭雅屈
原止懷王入秦四臣皆楚同姓世臣夷險不易其
操危難不更其守家國一體休戚同之豈若江左
王謝唐之權柄易姓則爲之佐命竊國則爲之奉
璽誨盜黨賊樂舊利凶恬不知怪可勝誅乎

昭睢

昭睢楚相也楚懷王二十年紫巴欲和秦齊潛王復
遣楚書欲爲從長懷王見書猶豫不決下其議羣臣
羣臣或言和秦或曰聽齊昭睢曰王雖東取地於越
不足以刷恥必且取地於秦而後足以刷恥於諸侯
王不如深善齊韓以重樞里疾如是則王得韓齊之
重以求地矣秦破韓宜陽而韓復事秦者以先王
墓在平陽而秦之武遂去之七十里以故尤畏秦不
然秦攻三川趙攻上黨楚攻河外韓必亡趙之救韓

楚實

卷十一

廿三

不能使韓不亡然存韓者楚也韓已得武遂於秦以
河山爲塞所報德莫如楚厚臣以爲其事王必疾齊
之所信於韓者以韓公子昧爲齊相也韓已得武遂
於秦王其善之使之以齊韓重樞里疾得齊韓之
重其王弗敢棄疾也今又益之以楚之重樞里子必
言秦復與楚之侵地矣於是懷王許之竟不合秦而
合齊以善韓二十四年倍齊而合秦三十年秦昭王
遺懷王書欲與王會武關王患之欲往恐見欺無往
恐秦怒昭睢曰王毋行而發兵自守耳秦虎狼不可

信有并諸侯之心。懷王子子蘭勸主行曰：奈何絕秦之驩心，於是往會秦昭王。昭王詐令一將軍伏兵武關，號為秦王。楚王至，則閉武關，遂與西至咸陽。朝章、臺如藩，臣不與。充禮，楚懷王大怒，悔不用昭子言。秦因留楚王，要以割巫黔中。楚大臣患之，乃相與謀曰：「吾王在秦，不得還，要以割地，而太子為質於齊。齊秦合謀，則楚無國矣。」乃欲立懷王子在國者，昭睢曰：「王與太子俱困於諸侯，而今又倍王命而立其庶子，不宣乃詐赴於齊。」詐言楚王死而齊湣王謂其相曰

楚寶

卷十一

廿四

不若留太子以來，楚之淮北相曰：不可。鄧中立王，是吾抱空質而行，不義於天下也。或曰：不然。鄧中立王，因與其新王市曰：「予我下東國，吾為王殺太子，不然將與三國共立之。」齊三國謂然則東國必可得矣。齊王卒用其相計，而趙楚太子太子橫至立為王，是為頃襄王。乃告於秦曰：「賴社稷神靈國有主矣。」頃襄十八年，楚復為從，欲與齊韓連和伐秦，因欲圖周。周王報使武公謂楚相昭子曰：「周不可圖也。」昭子曰：「乃圖周則無之。」雖然，周何故不可圖也？武公曰：「西周之地，絕

其補短，不過百里，名為天下共至，裂其地不足以肥國。得其衷不足，以動兵。雖然，攻之者名為弑君，然而猶有欲攻之者，見祭器在焉，故也。夫虎肉膾而兵利，身人猶攻之，若使澤中之麋、蒙虎之皮，人之攻之也。必萬倍矣。裂楚之地，足以肥國，詘楚之名，足以尊王。今子欲誅殘天下之共至，居三代之傳，耨耨南則兵至矣。於是楚計輟不行。

聖楷曰：昭睢重樛里疾于齊韓，與夫為景鯉畫策，俱不平耳。及諫懷王入秦，數語便遠出當時策士。

入

卷十一

廿五

之上，故其詐赴于齊，以勉太子。善善生色，至所云賴社稷神明國有主矣。我朝于忠肅公，謙猶用其策以固神京以全上皇。嗟乎忠憤生其智勇，千古一徹，誰諒之哉。

傅慎子

傅慎子楚襄王傅也襄王為太子時質於齊懷王太子辭於齊王而歸齊王隘之子我東地五百里乃歸子子不子我不得歸太子曰臣有傳請退而問傅傅慎子曰獻之地所以為身也愛地不送死又不義臣故曰獻之便太子入致命齊王曰敬獻地五百里齊王歸楚太子太子歸即位為王齊使車五千乘來取東地於楚楚王告慎子曰齊使來求東地為之奈何慎子曰王明日朝羣臣皆令獻其計上柱國子良

策實

卷十一

廿

入見王曰寡人之得求反至墳墓復羣臣歸社稷也以東地五百里許齊齊命使來求地為之奈何子良曰王不可不與也王身出玉聲許強萬乘之齊而不與則不信後不可以約結諸侯請與而復攻之與之信攻之武臣故曰與之子良出昭常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里為之奈何昭常曰不可與也萬乘者以地大為萬乘今去東地五百里是去我國之半也○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之用也○不可臣故曰勿與○當請守之○昭常出景鯉入見王曰齊使來求東地五百

里為之奈何景鯉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身出玉聲許萬乘之強齊也而不與負不義於天下楚亦不能獨守臣請西索救於秦景鯉出慎子入王以三大夫計告慎子曰子良見寡人曰不可不與也與而復攻之常見寡人曰不可與也常請守之鯉見見寡人曰不可與也雖然楚不能獨守也臣請索救秦寡人誰用於三子之計慎子對曰王皆用之王佛然作色曰何謂也慎子曰臣請效其說而王且見其誠然也王發上柱國子良車五十乘而北獻地五百

楚實

卷十一

廿

里於齊發子良之明日遣昭常為大司馬令往守東地遣昭常之明日遣景鯉車五十乘西索救於秦王曰善乃從其計子良至齊齊使人以甲受東地昭常應齊使曰我與至東地且與先生悉吾之士卒三十餘萬敵甲鈍兵願承下塵齊王謂子良曰大夫來獻地今常守之何如子良曰臣身受命敵邑之王是常矯也王攻之齊王大興兵攻東地伐昭常未涉疆秦以五十萬臨齊右壤曰夫隘楚太子弗出不仁又欲奪之東地五百里不義其縮甲則可不然則願待戰

齊王恐焉乃請子良南道楚西使秦解齊患士卒不用東地復全

聖楷按楚策又云長沙之難楚太子橫為質於齊楚王死薛公趨太子橫因與韓魏之兵隨而攻東國太子懼昭蓋曰不若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以動秦秦恐齊之敗東國而令行於天下也必將救我太子曰善遂令屈署以東國為和於齊秦王聞之懼令辛戎告楚曰毋與齊東國否與子出兵矣按此即子良之策而兼用景鯉者亦甚捷要但

策實

卷十一

廿九

不若楚策叙次層折點染多姿文人之筆辯士之苦可稱二美

黃歇

春申君者楚人也名歇姓黃氏游學博聞事楚頃襄王頃襄王以歇為辯使於秦秦昭王使白起攻韓魏敗之於華陽禽魏將芒卯韓魏服而事秦秦昭王方令白起與韓魏共伐楚未行而楚使黃歇適至於秦聞秦之計與其乘勝一舉而滅楚也乃上書說秦昭王曰臣聞物至則反冬夏是也致至則危累禁是也今大國之地徧天下有其二垂此從生民以來鴟乘之地未嘗有也先王三世不忘接地於齊以絕從親

楚實

卷十一

廿九

之要今王使盛橋守事於韓盛橋以其地入秦是王不用甲不信威而得百里之地王可謂能矣王又舉甲而攻魏杜大梁之門舉河內拔燕酸棗虛桃入邢魏之兵雲翔而不敢抹王之功亦多矣王休甲息衆二年而後復之又并蒲衍首垣以臨仁平丘黃濟陽嬰城而魏氏服則黃濟陽嬰城而自守也王又割濮磨之北注齊秦之要絕楚趙之脊濟陰之北則地連張而不敢抹王之威亦單矣王若能保功守威綰攻

取之心而肥仁義之地使無後患三王不足四五伯
不足六也王若負人徒之虞仗兵革之疆乘毀魏之
威而欲以力臣天下之主臣恐其有後患也詩曰靡
不有初鮮克有終易曰狐涉水濡其尾此言始之易
終之難也昔吳之信越也從而伐齊既勝齊人於艾
陵還爲越王禽於三江之浦智氏之信韓魏也從而
伐趙攻晉陽城勝有日矣韓魏叛之殺智伯瑤於鑿
臺之下今王妬楚之不毀而忘毀楚之疆韓魏也臣
爲王慮而不取也夫楚國援也鄰國敵也今王信韓

楚實

卷十一

三

魏之善王此正吳之信越也臣恐韓魏卑辭除患而
實欲欺大國也何則王無重世之德於韓魏而有累
世之怨焉夫韓魏父子兄弟接踵而處於秦將十世
矣本國殘社稷壞宗廟毀剝腹絕腸折頸擗顛願首
身分離累骸骨於草野顛僵什相望於境父子老
弱係脰束手爲羣羣者相及於路鬼神孤傷無所血
食人氏不聊生族類離散流爲僕妾者盈滿海內
矣故韓魏之不亡秦社稷之憂也今王資之與攻楚
不亦過乎且攻楚將恐出兵王將借路於仇讐之韓

魏乎兵出之日而王憂其不反也王若不借路於仇
讐之韓魏必攻隨水右壤隨水右壤此皆廣川大水
山林谿谷不食之地是王有毀楚之名而無得地之
實也且王攻楚之日四國必悉起兵而應王秦楚之
兵構而不離魏氏將出而攻留方與錕湖陵陽蕭相
故宋必盡齊人南而攻楚泗上必舉此皆平原四達
膏腴之地如此則天下之國莫彊於齊魏矣臣爲王
慮莫若善楚秦楚合而爲一以臨韓韓必歛手而朝
王施以東山之險帶以曲河之利韓必爲關內之侯

楚實

卷十一

世

若是而王以十萬戍鄭梁氏寒心許鄆陵嬰城而上
蔡召陵不往來也如此魏亦關內侯矣夫王壹善楚
而關內兩萬乘之至注地於齊齊右壤可拱手而取
也王之地一經兩海要約天下是燕趙無齊楚齊楚
無燕趙也然後危動燕趙直搖齊楚此四國者不待
痛而服矣昭王曰善於是乃止白起而謝韓魏發使
賂楚約爲與國黃歇受約歸楚楚使歇與太子完入
質於秦秦留之數年楚頃襄王病太子不得歸而楚
太子與秦相應侯善於是黃歇乃說應侯曰相國誠

善楚太子手應侯曰然歌曰今楚王恐不起疾秦不
如聽其太子太子得立其事秦必重而德相國無窮
是親與國而得儲萬乘也若不聽則咸陽一布衣耳
楚更立太子必不事秦夫失與國而絕萬乘之和非
計也願相國孰慮之應侯以聞秦王秦王曰令楚大
子之傅先往問楚王之疾返而後圖之黃歇為楚太
子計曰秦之爵太子也欲以求利也今太子力未能
有以利害也歌憂之甚而陽文君子二人在中王若
卒大命太子不在陽文君子必立為後太子不得奉

楚寶 卷十一 卅三

宗廟矣不如以秦與使者俱出臣請止以死當之楚
太子因變衣服為楚使者御以出關而黃歇守舍常
為謝病度太子已遠秦不能追歌乃自言秦昭王曰
楚太子已歸出遠矣歌當死願賜死昭王太怒欲聽
其自殺也應侯曰歌為人臣出身以徇其主太子立
必用歌故不如無罪而歸之以親楚秦因遣黃歇歌
至楚三月楚頃襄王卒太子完立是為考烈王考烈
王元年以黃歇為相封為春申君賜淮北地十二縣
後十五歲黃歇言之楚王曰淮北地邊齊其事急請

以為罷便因并獻淮北十二縣請封於江東考烈王
許之春申君因城故吳墟以自為都邑春申君既相
楚是時齊有孟嘗君趙有平原君魏有信陵君方爭
下士招致賓客以相傾奪輔國持權春申君為楚相
四年秦破趙之長平軍四十餘萬五年圍邯鄲邯鄲
告急於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
君歸相楚八年為楚北伐滅魯以荀卿為蘭陵令當
是時楚復疆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春申君舍之
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璆瑇簪刀劍室以珠玉飾之

楚寶 卷十一 卅三

請命春申君客春申君客三千餘人其上客皆蹠珠
履以見趙使趙使大慙春申君相楚二十二年楚乃
去陳徙壽春春申君由此就封於吳行相事二十五
年考烈王卒李園伏死士刺殺春申君盡滅其家
太史公曰吾適楚觀春申君故城宮室盛矣哉初
春申君之說秦昭王及出身遣太子歸何其智之
明也後制於李園旋矣語曰當斷不斷反受其亂
春申君失朱英之謂邪
聖楷曰春申君自相考烈王而後無一事足快人

意者豈其才智有盡哉蓋是時楚已盡失故郢徙
陳未已徙鉅陽又徙壽春封疆日蹙國事已不可
為矣然則為春申計者將如之何不請江東之封
不進李園之妹為君擇一賢嗣為國擇數賢佐如
朱英汗明輩使修富彊之術輔已行政秦雖大何
畏焉猶可以善始善終也計不出此而城吳故墟
盛營宮室姬媼竊國身隨以滅悲哉

春申考

按黃歇楚黔陽人是時楚都申郢故黃歇封于春

楚寶

卷十

申如齊之孟嘗魏之信陵趙之平原各在其地今
黃州相傳為春申故城皆始封也謂之春者蘄春
壽春是也謂之申者申光之間是也其必兼二城
封焉如田之食嘗薛耳後楚并吳秦侵申郢楚遷
壽春歇始請吳之故封以居然行相事未嘗去國
今無錫慧山有春申廟亦後人追作之也廣輿諸
志不考乃謂春申君墓在常德府又云府治南為
春申君宅此皆因黔陽而附會之不足據

楚寶卷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和較訂

智謀

朱建

平原君朱建者楚人也故嘗為淮南王黥布相有舉
去後復事黥布布欲反時問平原君平原君止之布
不聽而聽梁父侯遂反潰已誅布聞平原君諫不與

楚寶

卷十二

謀得不誅平原君為人辯有口刻廉剛直家於長安
行不苟合義不取容辟陽侯行不正得幸呂太后時
辟陽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不肯見及平原君母死
陸生素與平原君善過之平原君家貧未有以發喪
方假貸服具陸生令平原君發喪陸生往見辟陽侯
賀曰平原君母死辟陽侯曰平原君母死何乃賀我
乎陸賈曰前日君侯欲知平原君平原君義不知君
以其母故今其母死君誠厚送喪則彼為君死矣辟
陽侯乃奉百金往稅高稅當列侯貴人以辟陽侯故往

稅凡五百金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孝
惠帝孝惠帝大怒下吏欲誅之呂太后慙不可以言
大臣多害辟陽侯行欲遂誅之辟陽侯急因使人欲
見平原君平原君辭曰獄急不敢見君乃求見孝惠
帝幸臣閔籍孺即當孺作說之曰君所以得幸帝天下莫
不聞今辟陽侯幸太后而下吏道路皆言君欲殺
之今日辟陽侯誅且日太后舍怒亦誅君何不肉袒
為辟陽侯言於帝帝聽君出辟陽侯太后大驩兩主
共幸君君貴富益倍矣於是閔籍孺大恐從其計言

楚實 卷十二 二

帝果出辟陽侯辟陽侯之囚欲見平原君平原君不
見辟陽侯辟陽侯以為倍已大怒及其成功出之乃
大驚呂太后崩大臣誅諸呂辟陽侯於諸呂至深而
卒不誅計畫所以全者皆陸生平原君之力也孝文
帝時淮南厲王殺辟陽侯以諸呂故文帝聞其客平
原君為計策使吏捕欲治聞吏至門平原君欲自殺
諸子及吏皆曰事未可知何蚤自殺為平原君曰我
死禍絕不及而身矣遂自剄孝文帝聞而惜之曰吾
無意殺之適召其子拜為中大夫使匈奴單于無禮

適駕單于遊苑匈奴中

史懷曰平原君朱建廉直竟以貧故不能葬母為
辟陽侯所取身與名俱殉之可見貧亦士之累也
有經世用人之責者豈可使士貧哉若田叔死魯
以百金祠少子仁不受也曰不以百金累先人名
志士哉田叔過朱建遠矣此則士之可貧者也
聖楷曰朱建以身許辟陽侯雖為葬母亦是憤恨
此身不見知于世耳親陸生賀辟陽侯數語便可
知其志願建豈貧困所能累哉嗟乎士處貧易處

楚實 卷十二 三

知已難身與名又當別論

袁盎

袁盎者楚人也，字絲父，故為羣盜，徙處安陵。高后時，盎嘗為呂祿舍人，及孝文帝即位，盎兄噲任盎為中郎，絳侯為丞相，朝罷趨出，意得甚。上禮之恭，常自送之。袁盎進曰：「陛下以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社稷臣主在與在，亡與亡，方呂后時，諸呂用事，擅相王，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為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誅諸呂，太尉至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楚寶

卷十二

四

相如有驕主色，陛下謙讓，臣至失禮，竊為陛下不取也。後朝上益莊，丞相益喪已，而絳侯望袁盎曰：「吾與而兄善，今兒廷毀我，盎遂不謝。」及絳侯免相之國，國人上書告以為反，徵繫清室，宗室諸公莫敢為言。唯袁盎明絳侯無罪，絳侯得釋，盎頗有力。絳侯乃大與盎結交，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居處驕甚，袁盎諫曰：「諸侯大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淮南王益橫，及棘蒲侯柴武太子謀反，事覺，治連淮南王，淮南王徵上因遷之蜀，轎車傳送。袁盎時為中郎將，乃諫曰：「陛下

下素驕，淮南王弗稍禁，以至此。今又暴摧折之，淮南王為人剛，如有遇霧露行道，死陛下，竟為以天下之大，弗能容，有殺弟之名，奈何？」上弗聽，遂行之。淮南王至雍，病死，聞上輟食，哭甚哀。盎入頓首請罪，上曰：「以不用公言至此。」盎曰：「上自寬，此往事，豈可悔哉？」且陛下有高世之行者三，此不足以毀名。上曰：「吾高世行三者何事？」盎曰：「陛下居代時，太后嘗病三年，陛下不交睫，不解衣，湯藥非陛下口所嘗，弗進，夫曾參以布衣猶難之，今陛下親以王者修之，過曾參，孝遠矣。」夫

楚寶

卷十二

五

諸呂用事，大臣專制，然陛下從代乘六乘，傳馳不測之淵，雖黃青之勇不及陛下。陛下至代，邸西向，讓天子位者再，南面讓天子位者三，夫許由一讓而陛下五以天下讓，過許由四矣。且陛下遷淮南王，欲以苦其志，使改過，有司衛不謹，故病死。於是上乃解曰：「將奈何？」盎曰：「淮南王有三子，唯在陛下耳。於是文帝立其三子皆為王，盎由此名重朝廷。袁盎常引大體，抗概，宦者趙同以數幸，常害袁盎，袁盎患之。盎兒子種為常侍騎，持節夾乘，說盎曰：「君與闕廷辱之，使共毀

不用幸文帝出。趙同乘袁盎伏車前曰：臣聞天子所與共六尺輿者，皆天下豪英。今漢雖乏人，陛下獨奈何？與刀鋸餘人載於上，笑下趙同、趙主、趙下。車文帝從霸陵上，欲西馳下峻阪。袁盎騎並車，擊轡上曰：將軍怯邪？盎曰：臣聞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百金之子，不騎衡。聖主不乘危而徼幸。今陛下騁六駢馳下峻山，如有馬驚車敗，陛下縱自輕，奈高廟、太后何？上乃止。上幸上林，皇后慎夫人從。其在禁中，常同席坐。及坐，郎署長布、袁盎引卻。慎夫人坐，慎夫人怒，不肯坐。上亦怒，起入禁中。盎因前說曰：臣聞尊卑有序，則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豈可與同坐哉？且陛下幸之，即厚賜之。陛下所以為慎夫人適，所以禍之。陛下獨不見人彘乎？於是上乃說召語慎夫人。慎夫人賜盎金五十斤。然袁盎亦以數直諫，不得久居。中調為隴西都尉。仁愛士卒，士卒皆爭為死。遷為齊相。徙為吳相，辭行。種謂盎曰：吳王驕日久，國多姦，今苟欲効治，彼不上書告君，即利劍刺君矣。南方卑溼，君能日飲母，何時說？王曰：母反而已。如

楚寶 卷十二 六

此幸得脫。盎用種之計，吳王厚遇盎，告歸道逢丞相申屠嘉。嘉下車拜謁，丞相從車上謝袁盎。袁盎還愧其吏，乃之丞相舍上謁，求見丞相。丞相良久而見之，盎因跪曰：願請問丞相曰：使君所言公事之有與長史據議否？且奏之。即私邪？吾不受私語。袁盎即跪說曰：君為丞相，自度孰與陳平、絳侯？丞相曰：吾不如袁盎。曰：善。君即自謂不如夫陳平、絳侯，輔翼高帝，定天下，為將相而誅諸呂，存劉氏，君乃為材官，蹶張，遷為隊率，積功至淮陽守，非有奇計攻城野戰之功，且陛下從代來，每朝郎官上書疏，未嘗不止，輦受其言，不可用。置之言，可受採之，未嘗不稱善。何也？則欲以致天下賢士大夫。上曰：聞所不聞，明所不知。日益聖智，君今自閉，鉗天下之口，而日益愚夫。以聖主責愚相，君受禍不久矣。丞相乃再拜曰：嘉鄙野人，乃不知將軍幸教，引入與坐，為上客。盎素不好，錯錯，錯所居坐，盎去，坐錯亦去。兩人未嘗同堂語。及孝文帝崩，孝景帝即位，冠錯為御史大夫，使吏索袁盎受吳王財物，抵罪，詔赦以為庶人。吳楚反，聞錯謂丞史

楚寶 卷十二 七

曰夫袁盎多受吳王金錢專徇蔽匿言不反今果反
 欲請治盎空知計謀丞史曰事未發治之有絕今兵
 西鄉治之何益且袁盎不宐有謀疑錯猶與未決人
 有告袁盎者袁盎恐夜見寶嬰為言吳所以反者願
 至上前口對狀寶嬰入言上上乃召袁盎入見鼂錯
 在前及盎請辟人賜間錯去固根甚袁盎具言吳所
 以反狀以錯故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能其語
 具在吳事中使袁盎為太常寶嬰為大將軍兩人素
 相與善逮吳反諸陵長者長安中賢大夫爭附兩人
 楚寶 八 卷十二 八
 車隨者日數百乘及鼂錯已誅袁盎以太常使吳吳
 王欲使將不肯欲殺之使一都尉以五百人圍守盎
 軍中袁盎自其為吳相時嘗有從史從史嘗盜盎愛
 侍兒盎知之弗泄遇之如故人有告從史言君知爾
 與侍者通乃亡歸袁盎驅自追之遂以侍者賜之復
 為從史及袁盎使吳見守從史適為守盎校尉同馬
 乃悉以其裝齎置二石醇醪會天寒士卒饑渴飲酒
 醉西南陬卒皆臥司馬夜引袁盎起曰君可以去矣
 吳王期旦日斬君盎弗信曰公何為者司馬曰臣故

為從史盜君侍兒者盎乃驚謝曰公幸有親否不足
 以累公司馬曰君第去臣亦且亡避否觀君何患乃
 以刀決張道從醉卒直隄出司馬與分背袁盎解節
 毛懷之杖步行七八里明見梁騎騎馳去遂歸報吳
 楚已破上更以元王子平陸侯禮為楚王袁盎為楚
 相嘗上書有所言不用袁盎病免居家與閭里浮沈
 相隨行闕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袁盎盎善待之安
 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
 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
 楚寶 八 卷十二 九
 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叩門不以親為解
 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嘗
 從數騎一且有緩急寧足恃乎富人不與通諸公
 聞之皆多袁盎袁盎雖家居景帝時使人問籌策
 梁王欲求為嗣袁盎進說其後語塞梁王以此怨盎
 曾使人刺盎刺者至關中問袁盎諸君譽之皆不容
 口乃見袁盎曰臣受梁王金來刺君君長者不忍刺
 君然後刺君者十餘曹備之袁盎心不樂家又多恠
 乃之培生所問占還梁刺客後曹輩果遮刺殺盎安

陵郭門外

太史公曰袁盎雖不好學亦善傅會仁心為質引
義恍惚適孝文初立資適逢世時以變易及吳楚
一說說難行哉然復不遂好聲矜賢竟以名敗冕
錯為家令時數言事不用後積權多所變更諸侯
發難不急匡救欲報私讎反以亡軀語曰變古亂
常不死則亡豈錯等謂耶
鍾惺曰袁盎有智數人每于強諫犯顏中微寓獻
媚之意自結于人至作用甚巧彌縫甚工人知其

楚實

八卷十二

十

直而不知其誦太史公以善傅會三字畫之得其
精矣又曰淮南厲王朝殺辟陽侯袁盎諫曰諸
侯太驕必生患可適削地上弗用由此觀之削地
之說發于盎而盎乃以此殺盎錯漢何以服錯哉
且盎言獨急斬錯以謝吳吳兵乃可罷及殺錯後
漢遣盎說吳不下則殺錯之效可見矣且為使
趙盜何以謝漢謝錯也漢無法矣

龐統

龐統字士元襄陽人也少時樸鈍未有識者穎川司
馬徽清雅有知人鑒統弱冠往見徽採桑於樹上
坐統在樹下其語自晝至夜徽甚異之稱統當為南
州士之冠冕由是漸顯後魏命為功曹性好人倫勤
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而問之統答曰
當今天下大亂雅道陵夷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
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譚即聲名不足慕企不足慕企
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而可以崇邁

楚實

八卷十二

十一

世教使有志者自勵不亦可乎吳將周瑜助先王取
荊州因領南郡太守瑜卒統送喪至吳吳人多聞其
名及當西還並會昌門陸勣顧劭全琮皆往統曰陸
子可謂駑馬有逸足之力顧子可謂駑牛能負重致
遠也謂全琮曰卿好施募名有似汝南樊子昭雖智
力不多亦一時之佳也續劭謂統曰使天下太平當
與卿共料四海之士深與統相結而還先王領荊州
統以從事守耒陽令在縣不治免官吳將魯肅遣先
王書曰龐士元非百里才也使處治中別駕之任始

嘗展其驥足耳諸葛亮亦言之於先主先主見與魯
譚大羅之以為治中從事親待亞於諸葛亮遂與亮
並為軍師中郎將亮留鎮荊州統隨從入蜀益州牧
劉璋與先主會涪統進策曰今因此會便可執之則
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先主曰初入他國
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既還成都先主嘗為璋北征
漢中統復說曰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璋既
不武又素無預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
懷高沛璋之名將各仗疆兵據守關頭聞數有戩諫

楚寶 卷十二 十三

璋使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未至遣與相聞說荊州
有急欲還救之並使束裝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
軍英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
執之進取其兵仍向成都此中計也遲還白帝速引
荊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
可久矣先主然其中計即斬懷沛還向成都所過輒
克於涪大會置酒作樂謂統曰今日之會可謂樂矣
統曰伐人之國而以爲歡非仁者之兵也先主醉怒
曰武王伐紂前歌後舞非仁者邪卿言不當宜速起

出於是統遂巡引退先主尋悔請還統復故位初不
顧謝飲食自若先主謂曰向者之論阿誰爲失統對
曰君臣俱失先主大笑宴樂如初進圍雒縣統率眾
攻城爲流矢所中卒時年三十六先主痛惜言則流
涕拜統父議郎還諫議大夫諸葛亮親爲之拜追賜
統爵關內侯諡曰靖侯

襄陽記曰士元德公之從子也年少未有識者唯
德公重之年十八使往見德操與語歎曰德公誠
知人此實盛德也後劉備訪世事於德操德操曰

楚寶 卷十二 十三

俗士豈識時務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謂諸葛孔明
與士元也
新語曰南郡龐士元聞司馬德操在潁川故二千
里候之至遇德操系士元從車中謂曰吾聞丈夫
處世當帶金佩紫焉有屈洪流之量而執絲婦之
事德操曰子且下車子適知邪徑之速不慮失道
之迷符伯成耦耕不慕諸侯之榮原憲桑樞不易
有官之宅何有坐則華屋行則肥馬侍女數十然
後爲奇此乃許父所以慷慨夷齊所以長歎雖有

竊秦之爵，千駟之富，不足貴也。士元曰：僕生出邊，垂寡兒大義，若不一叩洪鐘，伐雷鼓，則不識其音響也。

江表傳曰：先主與統從容宴語，問曰：卿為周公瑾功曹，孤到吳，聞此人密有白事，勸仲謀相留，有之手。在君為君，卿具無隱。統對曰：有之。備歎息曰：孤時危急，常有所求，故不得不往。殆不免周瑜之手。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畧同耳。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甚篤，亦慮此也。孤以仲謀所防在北，當賴孤為

楚寶

卷十二

十四

援故，夫意不疑，此誠出於險塗，非萬全之計也。鍾惺曰：悔者不為，為者不悔。先主此言，蓋深悔其身之幾不免于吳也。此悔却不可無。然前計殊又不錯，事有當悔于後而不得不為之于前者，此類是也。

劉巴

劉巴字子初，零陵烝陽人也。少知名，荆州牧劉表連辟及舉茂才，皆不就。表卒，曾公征荆州，先主奔江南，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巴北詣曾，曾公辟為掾，使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先主，畧有三郡。巴不得反，使遂遠適。交趾先主深以為恨，巴復從交趾至蜀，俄而先主定益州，巴辭謝罪，負先主不責而諸葛孔明數稱薦之。先主辟為左將軍西曹掾，建安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巴為尚書，後代法正為尚書令，躬履清

楚寶

卷十二

十五

儉不治產業，又自以趨附，非素懼見猜，嫌恭默守靜，退無私交，非公事不言。先主稱尊號，昭告于皇天上帝，后土神祇，凡諸文誥策命，皆巴所作也。章武二年卒，卒後魏尚書僕射陳羣與丞相諸葛亮書問巴消息，稱曰：劉君子初甚敬重焉。

零陵先賢傳曰：巴祖父曜，蒼梧太守，父祥，江夏太守，盪寇將軍。時孫堅舉兵討董卓，以南陽太守張咨不給軍糧，殺之，祥與同心。南陽士民由此怨祥，舉兵攻之，與戰敗，劉表亦素不善祥，拘巴欲殺。

之數遣祥故所親信人密詐謂巴曰劉牧欲相危
害可相隨逃之如此再三巴輒不應具以報表
乃不殺巴年十八罷署戶曹史主記至簿劉先至
欲遣周不疑就巴學巴答曰嘗游荆北時涉師門
記問之學不足紀名內無楊朱守靜之術外無
翟務時之風猶天之南箕虛而不用賜書乃欲令
賢甥摧鬱鳳之艷遊燕雀之宇將何以啓明之哉
愧於有若無實若虛何以堪之 又曰張飛嘗就
巴宿巴不與語飛遂恚諸葛亮謂巴曰張飛雖實

楚寶

卷十二

十六

武人敬慕足下主公今方收拾文武以定大事足
下雖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巴曰大丈夫處世當
交四海英雄如何與兵子共語乎備聞之怒曰孤
欲定天下而子初專亂之其欲還北假道於此豈
欲成孤事邪備又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
之非孤者難獨任也亮亦曰運籌策於幃幄之中
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提抱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
當與人議之耳初攻劉璋備與士眾約若事定府
庫百物孤無與焉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請

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巴曰易耳但當
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
間府庫充實

鍾惺曰張飛就劉巴宿巴不與語畢竟是巴心粗
作漢末名士習氣至入自處無禮而坐視客之加
禮于我巴輪飛遠矣巴在蜀以魁附非素懼見嫌
猜恭默守靜而有此舉動抑豈涉世全身之道乎

楚寶

卷十二

十七

黃蓋

黃蓋字公覆，零陵泉陵人也。少孤，嬰丁凶難，辛若備。嘗然有壯志，雖處貧賤，不自同於凡庸。常以負薪餘閒學書，疏講兵事。初為郡吏，察孝廉，辟公府。孫堅舉義兵，蓋從之。堅南破山賊，北走董卓，拜蓋別部司馬。堅薨，蓋隨策及權，擢甲周旋，躡刃屠城。諸山越不寶有寇，難之縣輒用蓋為守長。石城縣吏特難檢御，蓋乃署兩掾，分至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為官，不以文吏為稱。今賊寇未平，有軍旅之務，一以文書

楚實

八卷十二

六

委付兩掾，當檢攝諸曹，糾謬誤。兩掾所署事，入諾出。若有奸欺，終不加鞭杖，交各盡心，無為眾先。初皆怖威，夙夜供職。久之，吏以蓋不視文書，慚客人事，蓋亦嫌外懈怠。時有所省，各得兩掾不奉法數事，乃悉請諸掾，吏賜酒食，因出，事詰問兩掾，辭屈皆叩頭謝罪。蓋曰：前已相勅，終不以鞭杖相加，非相欺也。遂殺之。縣中震慄，後轉春穀長，尋陽令。凡守九縣，所在平定。還丹陽都尉，抑強扶弱，山越懷附。蓋姿貌嚴毅，善於養眾，每所征討，士卒皆爭為先。建安中，隨周瑜

拒曹公於赤壁，建築火攻，語在瑜傳。拜武鋒中郎將。

武陵蠻夷反，亂攻掠城邑。乃以蓋領太守，時罷兵才五百人，自以不敵，因開城門，賊半入，乃擊之，斬首數百餘，皆奔走。盡虜邑，落誅討。魁帥附從者赦之，自春訖夏，寇亂盡平。諸幽遠巴禮山誕邑侯君長皆改操易節，奉禮請見。魏境遂清。後長沙益陽縣為山賊所攻，蓋又平討，加偏將軍。病卒於官。蓋當官，夫斷事無留滯，國人思之。圖畫蓋形，四時祠祭。

楚實

八卷十二

九

於赤壁時，曹公軍眾已有疾病，初一交戰，曹軍敗退。引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部將黃蓋曰：今寇眾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禿也。乃取蒙衝艫數十艘，實以薪草，膏油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欺以欲降。又豫備舳舻各繫大船，後因引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觀望，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燒岸上營，落項之煙，炎張天人馬燒溺死者甚眾。軍遂敗退，還保南羆。

赤壁考

按江漢間言赤壁者五漢陽漢川黃州嘉魚江夏當從嘉魚縣西者為是唐元和志云在蒲圻縣西與烏林峯對蓋初蒲圻地今屬嘉魚也史稱昭烈居樊口進兵逆操遇于赤壁當在樊口之上又史稱赤壁初戰不利引次江北則赤壁當在江南宋謝靈山云子白江夏沔洞庭舟過蒲圻見石巖有赤壁二字因登岸閱赤壁其北岸曰烏林又曰烏巢乃漢陽境有烈火岡上有周公瑾廟至今土人

葉實

卷十二

廿

叶地得弩箭鏃長尺餘或得斷鎗折戟以今嘉魚赤壁合之信為瑜破曹操處無疑其他四處皆非是若黃州赤壁原名赤鼻蘇文忠特借曹事譏當時用事者爾

桓階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今長沙縣仕魏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先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後太祖與袁紹相拒於官渡表舉州以應紹階說其太守張羨曰夫舉事而不本於義未有不敗者也故齊桓率諸侯以尊周晉文逐叔帶以納王今袁氏反此而劉牧應之取禍之道也明府必欲立功明義全福遠禍不安與之同也羨曰然則何向而可階曰曹公雖弱仗義而

葉實

卷十二

廿

起救朝廷之危奉王命而討有罪孰敢不服今若舉四魏保三江以待其來而為之內應不亦可乎羨曰善乃舉長沙及旁三魏以拒表遣使詣太祖太祖大悅會紹與太祖連戰軍未得南而表急攻羨羨病死城陷階遂自匿久之劉表辟為從事祭酒欲妻以妻妹蔡氏階自陳已結婚拒而不受因辭疾告退大祖定荊州聞其為張羨謀也異之辟為丞相掾至簿遷趙韜太守魏國初建為虎賁中郎將侍中時太子未定而臨苗侯植有寵階數陳文帝德優齒長宜為儲

副公規密諫前後懇至又毛玠徐奕以剛蹇少黨而
為西曹掾丁儀所不善儀屢言其短類階左右以自
全保其將順匡救多此類也遷尚書典選舉曹仁為
關羽所圍太祖遣徐晃救之不解太祖欲自南征以
問羣下羣下皆謂王不亟行今敗矣階獨曰大王以
仁等為足以料事勢不也曰能大王恐二人遺力邪
曰不然則何為自往曰吾恐虜衆多而晃等勢不便
耳階曰今仁等處重圍之中而守死無二者誠以大
王遠為之勢也夫居萬死之地必有死爭之心內懷

華實

卷十二

三

死爭外有疆救大王索六軍以示餘力何憂于敗而
欲自往太祖善其言駐軍于摩陂賊遂退文帝踐阼
遷尚書令封高鄉亭侯加侍中階疾病帝自臨省謂
曰吾方託六尺之孤寄天下之命於卿勉之徙封安
樂鄉侯邑六百戶後階疾篤遣使者即拜太常薨帝
為之流涕謚曰貞侯子嘉嗣嘉尚升遷亭公至會嘉
平中以樂安太守與吳戰於東關軍敗沒謚曰壯侯
子翊嗣
桓階別傳曰階為趙麗太守在郡時休食醬麩

上聞之數戲之曰卿家醬頗得不減耶乃詔曰晉
子文清儉朝不謀夕而有脯糒之秩宣子守約軍
食魚餐而有加梁之賜豈棟宇大臣而有蔬食非
吾所以禮賢之意其賜射鹿師二人并弩
聖楷按階祖父超父勝皆歷典州郡勝為尚書著
名南方階孫陵字元微亦有名于晉武帝世仕至
榮陽太守卒今罷乘既不能詳其家世又并階之
行事而畧之彼撰先賢耆舊傳者又何人哉每念
張謂一碑不勝煩雨冥冥之歎

華實

卷十二

世

崩越

荆越字異度，襄陽罷中廬人，崩通之後也。深中足智，魁傑有雄姿，大將軍何進聞其名，辟為東曹掾。越勸進誅諸閹宦，進猶豫不決。越知進必敗，求出為汝陽令。佐劉表平定境內，表得以疆大詔，拜章陵太守。封樊亭侯。荆州平，太祖與荀彧書曰：「不喜得荆州，喜得崩異度耳。」建安十九年卒。臨終，與太祖書託以門戶。太祖報書曰：「死者反生，生者不愧，孤少所舉行之多矣。魂而有靈，亦將聞孤此言也。」

楚寶

卷十二

十四

司馬彪戰畧曰：劉表之初為荆州也，江南宗賊盛，袁術屯魯陽，盡有南陽之衆。吳人蘇代領長沙太守，貝羽為華容長，各阻兵作亂。表初到，單馬入空城，而延中廬人崩、趙、襄陽人蔡瑁與謀。表曰：「宗賊甚盛，而衆不附，袁術因之禍今至矣。吾欲徵兵，恐不集，其策安出？」良曰：「衆不附者，仁不足也。附而不治者，義不足也。苟仁義之道行，百姓趨之如水之趣下，何患所至之不從？」而問與兵之策，平表顧問。越曰：「治平者先仁義，治亂者先權謀。兵不

在。多。在。得。人。也。袁。術。勇。而。無。斷。蘇。代。貝。羽。皆。武。人。

不。足。慮。宗。賊。帥。多。貪。暴。為。下。所。患。越。有。所。素。善。者。

使。示。之。以。利。必。以。衆。來。君。誅。其。無。道。撫。而。用。之。

州。之。人。有。樂。存。之。心。聞。君。盛。德。必。襁。負。而。至。矣。兵。

集。衆。附。南。據。江。陵。北。守。襄。陽。荆。州。八。郡。可。傳。檄。而。

定。術。等。雖。至。無。能。為。也。表。曰。子。柔。之。言。雍。季。之。論。

也。異。度。之。計。曰。犯。之。謀。也。遂。使。越。遣。人。誘。宗。賊。至。

者。五。十。五。人。皆。斬。之。襲。取。其。衆。或。即。授。部。曲。唯。江。

夏。賊。張。虎。陳。生。擁。衆。據。襄。陽。表。乃。使。越。與。龐。季。單。

楚寶

卷十二

十五

騎往說降之江南遂悉平

潘濬

潘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也。弱冠從宋仲子受學。濬為人聰察，對問有機理。山陽王粲見而貴異之。由是知名。年未三十，荆州牧劉表辟為部江夏從事。時沙羨長賊穢不修，濬按殺之一，罷震竦。後為湘鄉令。治甚有聲。劉備領荆州，以濬為治中從事，備入蜀，皆與州事。孫權殺關羽，并荆土，將吏悉皆歸附。濬獨稱疾不見。植遣人以牀就家，與致之。濬伏而著，牀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植慰勞與語，呼其字曰承

楚寶

卷十二

廿六

明符觀丁父鄰，倂也。武王以為軍師，彭仲楚申倂也。文王以為令尹，此二人卿，荆國之先賢也。初雖見囚，後皆擢用為楚名臣。卿獨不然，未肯降意，將以孤異古人之量邪？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濬起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荆州諸軍事一以諮之。武陵部從事樊仲誘導諸夷，圖以武陵屬劉備。外白差督督萬人往討之。權不聽，特召問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可以擒。由權曰：卿何以輕之？濬曰：他是南陽舊姓，頗能弄唇而實無辯論之才。臣所以知之者，他嘗嘗為州人。

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權大笑而納其言。即遣濬將五千往果。斬平之。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為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驃騎將軍，步騭屯滬口，求召募諸魏以增兵。權以問濬，濬曰：豪將在民間，其為害加隲。有名勢在，在所始不可聽也。權從之。中郎將豫章徐宗有名士也，嘗到京師，與孔融交結。然儒生誕節，部曲寬縱，不奉節度，為眾作殿。濬遂斬之。其奉法不憚私議，皆此類也。歸義隱菴，以口辯為豪傑所

楚寶

卷十二

廿七

善濬子翥亦與周旋，饋餉之。濬聞大怒，疏責翥曰：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而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當時人咸怪濬及蕃國叛，誅夷眾，乃歸。服時濬妹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將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衙於者，云濬遣密使與琬相問，欲有自託之計。於以啓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即封於表以示於濬，而召於還，免官。赤烏二年，濬卒。子翥嗣。

聖指按溶本傳止載討五谿蠻與手刃呂壹二事
殊不盡其行事故叙次無色茲採合江表傳與吳
書差可觀江表傳又云權數射雉滿諫權曰相
與別後時時髮出耳不復如往日之好也溶曰天
下未定萬機務多射雉非急弦絕括破皆能為害
乞特為臣故息置之溶出見雉臂放在乃手自撒
壞之權由是自絕不復射雉

楊儀

楊儀字威公襄陽人也建安中為荊州刺史傅羣
簿背羣而詣襄陽太守關羽羽命為功曹遣奉使西
詣先主先主與語論軍國計策政治得失大悅之因
辟為左將軍軍兵曹掾及先主為漢中王拔儀為尚書
先主稱尊號東征吳儀與尚書令劉巴不睦左遷遷
署弘農太守建興三年丞相亮以為叅軍署府事將
南行五年隨亮漢中八年遷長史加綏軍將軍亮數
出軍儀常規畫分部籌變糧穀不稽思慮斯須便了

楚寶

軍戎節度取辯於儀亮深惜儀之才幹憑魏延之驍
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廢也十二年隨亮
出屯谷口亮卒於敵場儀既領軍還又誅討延自以
為功勳至大宜當代亮秉政呼都尉趙正以周易筮
之卦得家人默然不悅而亮平生密指以儀性狷狹
意在蔣琬琬遂為尚書令益州刺史儀至拜為中軍
師無所統領從容而已初儀為先主尚書琬為尚書
郎後雖俱為丞相叅軍長史儀每從行當其勞劇自
惟年官先琬才能踰之於是怨憤形於聲色歎咤之

音發於五內時人與其言語不飾莫敢從也為後軍師費禕往慰省之儀對禕恨望前後云云又語禕曰往者丞相已沒之際吾若舉軍以就魏氏處世寧當落度如此邪令人追悔不可復及禕密表其言十三年廢儀為民徙漢嘉郡儀至徙所復上書誹謗辭指激切遂下詔收儀儀自殺其妻子還蜀

楚國先賢傳曰儀兄慮字威方少有德行為江南冠冕州郡禮召諸公辟請皆不能屈年十七天鄉人號曰德行楊君

楚實 卷十二

魏延傳曰亮病因密與長史楊儀等作身歿之後退軍節度令延斷後姜維次之若延或不從命軍便自發亮適卒秘不發喪儀令費禕往揣延意指延曰丞相雖已吾自見在府親官屬便可將喪還整吾自當率諸軍擊賊云何以一人死廢天下之事邪且魏延何人當為楊儀所部勒作斷後將乎因與禕共作行留部分令禕手書與已連名告下諸將禕給延曰當為君還解楊長史長史文吏持更軍事必不違命也禕出門馳馬而去延尋悔追

之已不及矣延遣人覘儀等遂使欲索亮成規諸營相次引軍還延大怒率所領徑先南趨所過燒絕閣道儀等從山通通晝夜兼行亦繼延後延先至據南谷口遣兵逆擊儀等儀等令何平在前禦延平叱延先登曰公已身尚未寒汝輩何敢乃爾延士眾知曲在延莫為用命軍皆散延獨與其子數人逃於奔漢中儀遣馬岱追斬之

晉書宣帝紀曰會亮病卒諸將燒營遁走百姓奔告帝出兵追之長史楊儀反旗鳴鼓若將距帝者

楚實 卷十二

帝不之逼於是楊儀結陣而去聖楷曰按延傳與晉紀所云儀之計延全師功固不少然而致延背叛其三族上下震動幾生外寇儀安得自處無過乎而卒以怨憤自殺其身雖云狗狹之性夫亦好還之道有不真也季漢輔臣贊曰威公狗狹取異眾人開則及理逼則傷侵舍順入凶大易之云此亦借其反身無術矣

鄧騫

鄧騫字長真，長沙人。少有志氣，為鄉隣所重。常推誠行，已能以正直全於多難之時。刺史譙王承命為主簿，使說甘卓，卓得為參軍，欲與同行。以母老辭，卓而反，承為魏人所敗，以虞懼兄弟為承黨，又盡誅之。而求騫甚急，鄉人皆為之懼。騫笑曰：「欲用我耳，彼新得州多，殺忠良，是其求賢之時，豈以行人為罪？乃往詣。」又喜曰：「君所謂古之解揚也，以為別駕，騫有節操，忠信兼識，量弘遠，善與人交，久而益敬。」太尉庾亮稱

楚寶

卷十二

世三

之以為長者，歷武陵始興太守，遷大司農，卒於官。甘卓傳曰：王敦稱兵，甘卓欲舉義，不能決。時湘州刺史譙王承遣主簿鄧騫說卓曰：「劉大連雖乘權寵，非有害於天下也。大將軍以其私憾，稱兵象魏，雖託討亂之名，實失天下之望。此忠臣義士匡救之時也。咎魯連匹夫，猶懷蹈海之志，况受任方伯，位同體國者乎？今若因天人之心，唱桓文之舉，杖大順以掃逆節，擁義兵以勤王室，斯千載之運，不可失也。」卓笑曰：「桓文之事，豈吾所能，至於盡力國

難乃其心也。當共詳思之。參軍李梁說卓以隗囂

寶融之舉，騫謂梁曰：「光武創業中國，未平故隗囂斷隴右，寶融兼河西，各據一方，鼎足之勢，故得文服天子，從容顧望及海內，已定。君臣正位，終於隴右，傾覆河而入朝，何則？向之文服，義所不容也。今將軍之於本朝，非寶融之喻也。襄陽之於大府，非河西之固也。且人臣之義，安忍國難而不陳？方何城北，而於天子邪？使大將軍平劉隗，還武昌，增石陽州東南，絕荆湘之梁，將軍將安歸乎？」

楚寶

卷十二

世三

勢在人手，而曰我處廟勝，未之聞也。卓尚持疑，未決，騫又謂卓曰：「今既不義，舉又不承，大將軍檄此必至之禍，愚智所見也。且議者之所難，以彼彊我弱，是不量度實者也。今大將軍兵不過萬餘，其得者不能五千，而將軍見眾既倍之矣。將軍威名天下，所聞也。擁彊眾，藉威名，杖節而行，豈王舍所能御哉？迺流之眾，勢不自救。將軍之舉，武昌若推枯拉朽，何所顧慮乎？武昌既定，據其軍，寶鎮撫二州，施志士卒，使還者如歸。此呂蒙所以克羽也。如是

大將軍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卓於是以待
危亡不可言知計矣願將軍熟慮之卓於是以待
軍虞仲與騫偕至長沙遣譙王承書勸其固守
聖楷曰熊王承之討逆也長沙桓雄虞懼諸人皆
爭爲之死所謂義高田叔節邁解斯無愧矣鄧
騫素以忠信著稱乃一旦坐觀成敗出就魏又曾
無抗辭正性折忤雄奸又滔然受其別駕之命長
者固如是哉當譙王承湘州刺史之命初下騫聞
之歎曰湘州之禍其在斯乎此非無先識者也及

楚寶

卷十二

卅四

其使說甘卓侃侃正議知卓之不可有爲而去之
又○何○其○知○人○之○哲○也○原○其○用○心○蓋○容○身○之○智○有○餘
而○成○仁○之○念○不○篤○故○員○國○委○屈○可○以○博○正○直○之○名
趨○時○察○變○不○損○其○識○量○之○遠○士○品○至○此○爲○之○三○歎

朱朴

朱朴襄州襄陽人以三史舉繇荆門令進京兆府司
錄然軍改著作郎乾寧初太府少卿李元實欲取中
外九品以上官兩月俸助軍興朴上疏執不可而止
擢國子毛詩博士上書言當世事議遷都曰古王者
不常厥居皆觀天地與衰隨時制事關中隋家所都
我實因之凡三百歲文物資貨奢僭偽皆極焉廣
明巨盜陷覆宮闕局署帑藏里閭井肆所存十二比
幸石門華陰十二之中又八八九高祖太宗之制蕩

楚寶

卷十二

卅五

然矣夫襄郢之西夷漫數百里其東漢輿鳳林爲之
關南菊潭環屈而流屬於漢西有上洛重山之險北
有白崖聯絡乃形勝之地沃衍之墟若廣浚清渠運
天下之財可使大集自古中興之君去已衰之衰就
未王而王今南陽漢光武雖起而未王也臣視山河
壯麗處多故都已盛而衰難可興已江南土薄水淺
人心蠶浮輕巧不可以都河北土厚水深人心強愷
狼戾不可以都襄郢實惟中原人心質良去秦咫尺
尺而有上洛爲之限永無夷狄侵軼之虞此建都之

極選也。不報。朴為人木彊，無他能。方是時，天子失政，思用特起士，任之以中興，而朴所善方士許幾士，得幸出入禁中。言朴有經濟才，又水部郎中何迎，亦表其賢。帝召與語，擢左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以素無聞，人大驚。俄判戶部，進中書侍郎，帝益治兵所處，可一委朴。後數月，罷為秘書監，三貶郴州司戶參軍卒。

聖楷曰：朴為人雖不可詳，若其議都襄鄆，則誠良策也。宋陳亮中興論與上孝宗皇帝第一書皆倦。

楚寶

卷十二

卅六

倦以襄鄆為言，豈非謂形勢之消長亦天命人心所由係哉？我國家撫有全盛，襄鄆一隅固不足煩遠慮，亦何至令羣盜出沒其間，如蔓草之不除也。顧瞻周道，可勝流涕。

王登

王登字景宋，德安府人。少讀書，善古兵法，慷慨有大志，不事生產。出制置使孟珙幕府，久之，權知巴東縣。獻俘制置司，登念奮，自書生不拜吏，曰：不拜則不敢上難之。竟棄功去。淳祐四年，舉進士，調興山至簿。總領賈似道檄修江陵城條，書有法，明年制置使李曾伯經理襄陽，登在行，以積功升尋，以母憂去。及吳淵為制置使，遷事甚急，因憶弟潛，盛言王登才畧，具書幣招之。登方與客奕，發書，衣冠拜家廟，長揖出門，問

楚寶

卷十二

卅七

牛幾，何可盡發犒師，淵慨然曰：事亟矣，奈何？登曰：亟呼諸將共議，衆至，驩躍曰：景宋在此，淵曰：汝輩欲西門，出景宋欲從，方城如何？衆曰：惟命登曰：用兵患不一，登書生不過馮軾，觀戰請五大師中擇一人為節制，淵曰：請監丞出，正為此也。卽書銀牌曰：監丞代某親行將士，用命不用命，賞罰具申。登至沙市，推牛醢酒，得七千人，誓曰：登與諸將義同骨肉，今日之事，登不用命，諸將殺登以獻主帥，諸將有一不用命，登有制，制在不敢私也。衆股栗聽命，竟立奇功於沮河。

趙葵為制置使，樞登手曰：景宋一身，瞻惜相見，晚也。俾恭宣撫司兼京西兩節馬光祖為制置使，辟充蔡謀官，遷軍罷少監京西提點刑獄，登威聲日振，有徐思忠及徐制幾讒于光祖，曰：京湖知有王景宋，不知有馬制置，非久易位矣。光祖疑焉，出登屯鄆州，後以幹辦鍾瑗英調護情好如初，侍御史戴慶炯劾思忠其黨過元龍沈翥在幕中又傾之以是議論不合，手畧不能施，識者惜焉。開慶元年登提兵援蜀，約日合戰，夜分登經理軍事，忽絕倒，五臟出血，幕客唐舜申

楚寶 卷十二

世八

至登尚，睜目視，几上文書俄而卒，它日舜申舟經漢陽，有蜀聲呼唐舜申者，三左右曰：景宋聲也，是夕舜申暴卒。

聖楷曰：自古離亂戰爭之際，往往奇才輩出，蔚然自起，功名之會者固不乏人，然或沉沒于困窮，不能自奮以為世用，即偶一用之而卒沮于疑忌，如王登輩又可勝歎哉！此俊傑之士所以掉臂而不顧也。

楚寶諫諍論次

夫為人臣而以諫君得名，固非其臣之幸矣。况復瀝血抽誠，披胸見款，赴燧爛于危年，甘滅亡于咎日者，乎大聖人傷之，是以有取于諷諫焉。非謂直諫之終不可行也。自蘇洵設為機智勇辨之說，而後世之以諫沽名，以不諫容身者，皆得籍口于事君矣。古之人臣安有是哉？故知術諫易，忠諫難，以諫事君易，以不諫事君為尤難也。述諫諍第六凡二卷。

諫諍一

楚寶

諫諍論次

鬻奉	蔡中	饒饒
成公賈	蘇從	優孟
白公子張	芋尹文	莊辛
周章	董允	楊顛
諫諍二		
劉洎	俞文俊	唐介
唐淑問	吳中復	鄭獬
張皦	湯璿	皮龍榮
楚寶諫諍論次終		

楚寶卷十三

明 梁錫高世泰纂旃父醫定

湘源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莊天柱較訂

諫諍

鬻拳

鬻拳楚大關楚文王十四年冬巴人伐楚十五年春楚子禦之戰敗于津還鬻拳弗納遂伐黃敗黃師于踏陵還及秋有疾夏六月庚申卒鬻拳葬諸夕室亦

楚寶

卷十三

自殺也而鬻于經皇初鬻拳強諫楚子弗從臨之以兵懼而從之鬻拳曰吾懼君以兵罪莫大焉遂自刑也楚人以為大關謂之大伯使其後掌之君子曰鬻拳可謂愛君矣諫以自納于刑刑猶不忌納君子善方正學曰鬻拳以兵諫王而自刑左氏稱之為愛君余謂不然君臣之際固有常道矣賢者之事君不為違道之行以危身不為難繼之事以駭世順其常不微異名守其職使後可法如斯而已不敢僥倖以圖志之必達事之必成也故君有過舉則

積誠以諫三諫而不從則避其位而去之安可臨

之以兵勝之以威而劫其君哉語之而不聽則誓

懼之咄咄之俾不敢肆此制嬰兒之術耳烏有北

而事君而以嬰兒視之哉先王立為上下尊卑之

分俾為臣者嚴守之而不敢僭所以杜亂也馬之

在原野三尺牧豎鞭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

之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躬豈誠重

馬哉尊其為君之所御也齒馬蹴躬細故也先生

所以嚴為之禁者其慮天下深矣況以兵劫其君

楚寶

卷十三

者乎或謂君為非義則將危社稷大臣以安社稷為心行權以格君安若無罪焉是豈得為權哉事固有可以行權者矣然賢者猶難之若君臣父子之分天下之大經也父暴而違道子烏可行權而諫父乎舜聖人也瞽瞍頑夫也舜視其父之惡夔夔然順之不敢見於色設於辭舜豈不欲格父哉盡子之道而使父化乃所以格父也紂之暴可謂甚矣箕子紂之戚微子紂之兄二子皆賢人也至親且賢事暴君而不敢失人臣之禮或屈而為奴

或待其凶而去之。二子豈不知社稷重於君乎？終不忍刼其君者，知君臣之大經，重於社稷也。鬻拳之君，雖有過，非紂之甚，鬻拳為臣，非若二子之親且賢，乃忍刼其君而不顧，蓋激於小忠而不知大義者也。焉得為愛君乎？君子之于奪人將以法戒於後世，不可苟也。刼君而謂之曰愛君，將使奸臣亂賊欲行篡弒之事者，皆挾愛君之名以自文，其禍後世可勝道哉！然固左氏啓之也。

聖楷曰：先儒有言，臣不忿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

為諫，鬻拳以兵諫，正與漢薛廣德欲自刎以血汗車輪事同。范甯輩誤解臨之以兵懼而從之，二語遂謂拳欲以兵加其君為悖逆之行，豈有是理哉！且拳楚同姓也，始而強諫，自刎繼而為關，又激其君轉敗為功，而自殺其情必有萬不得已者，不然何自苦若此？故君子深痛其兵諫之非正，而又不

得不出于兵諫者，其心有足悲焉。爾謂之愛君，豈云過乎。

徐申

徐申為楚太葆，申其名也。荆文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婦以畋於雲夢，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徐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婦，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其年不聽朝，王之罪當答。王曰：不穀免衣，緘繚而齒於諸侯，願請變更，而無咎。徐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也。王不受答，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敬諾。引席王伏，徐申束細荆五十跪而加之於背。

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答之名，一也。遂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過也。徐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徐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折宛路之婦，放丹之姬，後荆國兼國三十九，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徐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淮南子曰：楚文王好服，冠楚國效之。

孔氏志怪曰：楚文王少時，雅好田獵，天下快狗名鷹畢聚焉。有人獻一鷹，曰：非王鷹之儔，俄而雲際

有一物，疑翔飄，鮮白，鷹見之，便竦而升，蠶若飛，電須臾，羽隨如雲，血灑如雨，有大鳥，隨地而死，變其兩翅，廣一里許，喙邊有黃，衆莫能知，有博物者曰：此鵬雛也，始飛焉，故為鷹所制，文王乃厚賞獻者。

聖楷按：楚文王立十五年內，止伐蔡，伐申，伐鄭，滅鄧，滅息，其後伐黃，歸而卒，所謂兼國三十九者，皆其後玉事。

楚寶

八卷十三

五

楚饒

楚饒，楚大夫，初楚文王有疾，告大夫曰：楚饒犯我，以義違我，以禮與處，不安不見，不思然否，有得焉，必以吾時，爵之，申侯伯，吾所欲者，勸吾為之，吾所樂者，先我行之，與處則安，不見則思，然吾有喪焉，必以吾時，造之，大夫許諾，乃爵楚饒以大夫，贈申侯伯而行之，申侯伯將之，鄭王曰：必戒之矣，而為入也不仁，而欲得人之政，毋以之，魯衛宋鄭不聽，遂之鄭，三年而得鄭國之政，五月而鄭人殺之。

楚寶

八卷十三

六

聖楷按：楚饒，劉向新序作楚蘇，又楚文王作楚其王，皆非也。春秋僖七年，書鄭殺其大夫申侯，左氏傳曰：申侯申出也，有寵於楚，文王文王將死，與之璧，使行曰：唯我知女，女專利而不厭，子取子求，不女疵瑕也，後之人將求多於女，女必不免，我死，女必速行，無適小國，將不女容焉，既葬，出奔鄭，又有寵於厲，公子文聞其死也，曰：古人有言曰：知臣莫若君，弗可攻也，已據此，則新序之誤甚明。

成公賈

成公賈楚大夫也。莊王立三年，不聽而好。譏成公賈入諫，王曰：「不穀禁諫者，今子諫何故？」對曰：「臣非敢諫也，願與君王聽也。」王曰：「胡不設不穀矣？」對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三年不動，不飛，不鳴，是何鳥也？」王射之，曰：「有鳥止於南方之阜，其三年不動，將以定志意也。其不飛，將以長羽翼也。其不鳴，將以覽民則也。是鳥雖無飛，飛將冲天；雖無鳴，鳴將駭人；質出矣，不穀知之矣。」明日朝，所進者五人，所退者十人。羣臣大說，荆

楚寶 卷十三 七

國之衆相賀也。

楚世家曰：莊王即位，三年不出號令，日夜為樂，令國中曰：「有敢諫者，死無赦。」伍舉入諫，莊王左抱鄭姬，右抱越女，坐鐘鼓之間。伍舉曰：「願有進隱。」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飛，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不蜚，蜚將冲天；三年不鳴，鳴將驚人；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淫益甚。大夫蘇從乃入諫，王曰：「若不聞令乎？」對曰：「殺身以明君，臣之願也。」於是乃罷淫樂，聽政，所誅者數百人，所進者數百人，任伍舉、蘇

從以政，國人大說。

新序曰：楚莊王蒞政三年，不治而隱，戲社稷危，國將亡。士慶問左右羣臣曰：「王蒞政三年，不治而好隱，戲社稷危，國將亡，胡不入諫？」左右曰：「子其入矣。」士慶入，再拜而進，曰：「隱有大鳥，來止南山之陽，三年不蜚，不鳴，不審其故何也？」王曰：「子其去矣，寡人知之矣。」士慶曰：「臣言亦死，不言亦死，願聞其說。」王曰：「此鳥不蜚，以長羽翼；不鳴，以觀羣臣之惡。是鳥雖不蜚，蜚必冲天；雖不鳴，鳴必驚人。」士慶稽首曰：

楚寶

卷十三

所願聞已。王大悅，士慶之間而拜之，以為令尹，授之相印。

聖楷按：三書所述讒語，互有異同。當從呂氏為確。呂事秦，莊襄王而採集六國時事，以為書。其必有據。若史記以為伍舉尤謬。伍舉伍參之子也。楚莊王十七年戰于邲，用參之謀以敗晉。其後七年，莊王卒，子共王立。三十一年，卒，子康王立。十四年，卒。康王十三年，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令尹子木乃召復之。又六年，露王弒，夾救。伍舉始為大夫於楚。

計去莊王戰邲之時已五十八年矣安得莊王立
三年而伍舉即乘政也史之不足信如此况他載
紀小說尤多附會是在好學深思者自擇之耳

讒語考

劉勰諸讒篇曰讒者隱也避辭以隱意譎譬以指
事也管還社求拯於楚師喻符非而稱麥麴叔儀
乞糧於魯人歌佩玉而呼庚癸伍舉刺荆王以大
鳥齊客譏薛公以海魚莊姬託辭於龍尾臧文謬
書於羊裘隱語之用被於紀傳大者與治濟身其
楚賈 卷十三 九

次彌違曉惑茲意生於權譎而事出於機急與夫
諧辭可相表裏者也漢世隱書十有八篇故因編
文錄之歌末云

蘇從

蘇從楚大夫也莊王立為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
曰寡人惡為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
社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
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
鐘鼓之間左伏楊姬右擁越姬左袖袒右朝服曰吾
鼓鐘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
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亾荆國亾無日
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刻

楚賈

卷十三 十

鐘鼓之懸明日授蘇從為相

聖楷按說苑又載諸御已諫楚莊王云吳不用子
胥而楚并之此是楚昭王以後事相去百餘年何
得出諸御已口中其偽不待辨也楚樽杌原是偽
書故載此事或後人無識妄編入說苑中夫非劉
子政初本今不取

優孟

優孟者故楚之樂人也長八尺多辨常以談笑諷諫楚莊王之時有所愛馬衣以文繡置之華屋之下席以露牀嚼以棗脯馬病肥死使羣臣喪之欲以棺柳大夫禮葬之左右爭之以為不可王下令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門仰天大哭王驚而問其故優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不得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梓槨椁椁樟

楚賈

卷十三

七

魏翼衛其後廟食太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貴馬也王曰寡人之過一至此乎為之奈何優孟曰請為大王六畜葬之以寵寵為梓銅歷為棺齋以薑棗薦以木蘭祭以粳稻衣以火光葬之於人腹腸於是王乃使以馬屬太官無令天下父聞也楚相孫叔敖知其賢人也善待之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死汝必貧困若往見優孟言我孫叔敖之子也居數年其子窮困負薪逢優孟與言曰我孫叔敖

之子也

之子也父且死時屬我貧困往見優孟優孟曰若無遠有所之即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語歲餘孫叔敖楚王左右不能別也莊王置酒優孟前為壽莊王大驚以為孫叔敖復生也欲以為相優孟曰請歸與婦計之三日而為相莊王許之三日後優孟復來王曰婦言謂何優孟曰婦言慎無為楚相不足為也如孫叔敖之為楚相盡忠為廉以治楚楚王得以霸今死其子無立錫之地貧困負薪以自飲食必如孫叔敖不如自殺因歌曰山居耕田苦難以得食起而為

楚賈

卷十三

七

吏身貧鄙者餘財不顧恥辱身死家富又恐受賕枉法為姦觸大罪身死而家滅貧吏安可為也念為廉吏奉法守職竟死不敢為非廉吏安可為也楚相孫叔敖持廉至死方今妻子窮困負薪而食不足為也於是莊王謝優孟乃召孫叔敖子封之寢丘四百戶以奉其祀後十世不絕此知可以言時矣梁谿漫志曰吏記載優孟事人頗疑之費補之曰子嘗游浮光叔敖即是魏期思縣人也期思今廢為鎮子得漢延熹中所立碑書是事微有不同云

饒病甚臨卒將無棺槨令其子曰優孟曾許千金貸吞孟楚之樂長與相君相善雖言千金實不負也卒後數年莊王置酒以為樂優孟乃言孫君相楚之功既慷慨高歌涕泣數行下投首王王心感動覺悟問孟孟具列對即求其子而加封焉子辭父有命如楚不怠臣社稷圖而欲有賞必於蒲國下濕燒塋人所不食遂封滂鄉即因始也而所載歌絕奇曰貪吏而不可為廉吏而不可為而不可為貪吏而不可為者當時有汗名而可為

楚寶

卷十三

十三

者子孫以家成廉吏而可為者當時有清名而不可為者子孫困窮披褐而賣薪貪吏常苦富廉吏常苦貧獨不見楚相孫叔敖廉潔不受錢味其詞語憤世疾邪含思哀怨過於慟哭比之史記所書遠甚聽者安得不感動也歐陽公集古錄謂微斯碑後世遂不復知叔敖名饒又謂碑亦罕傳余以集錄二十年間求之博且勤乃得之云云聖楷曰孫叔敖一名蔣艾獵乃楚同姓蔣賈之子左傳甚明其封地子於寢丘考亦詳辨之今按漢

延熹碑所載歌詞果勝史記且無衣冠抵掌之事俱近理但云叔敖名饒又似後人妄傳如楚狂接輿名陸通之類也而歐陽公信之不疑何也昔劉原父敘私謂所親曰好個歐九極有文章但可惜不甚讀書耳王介甫亦譏其不學豈其然哉楊太史慎曰優孟為孫叔敖衣冠抵掌談話莊王大驚以為叔敖復生欲以為相劉子玄譏之曰人心不同有如其面非由倣效俾有遷革又况叔敖之歿時日已久豈奇一見無疑遽欲加於寵榮復

楚寶

卷十三

十四

其祿位者哉予按此傳以滑稽名乃優孟自為言云欲復以為相亦優孟自言如今人為戲發科打諢之類豈可真以為王欲復相之事乎此說亦通

白公子張

白公子張楚大夫也。魯王立，求逞於諸侯，又亟暴於國人。甚患之。白公子張驟諫，王怒其直也。謂史老曰：「吾欲已子張之諫，若何？」對曰：「用之實難，已之易矣。若諫君則曰：『余左執鬼中，右執殤宮。』中身也。殤宮，謂把其祿之藉制服其身也。凡百箴諫，吾盡聞之矣。寧聞他言白公又諫王如史老之言，對曰：『荷武丁之神明也。其聖之庸廣也。其知之不疚也。猶自謂未又故三年，默以思道，既得道，猶不敢專制，使以象旁求聖人，既得以爲

楚實

卷十三

十五

輔又恐其荒失遺忘，故使朝夕規諫。箴曰：『必交修，余無余棄也。』今君或者未及武丁而惡規者，不亦難乎？齊桓晉文皆非嗣也，還軫諸侯不敢淫逸，心類德音以得有國，近臣諫遠，臣諍與人，誦以自誥也。是以其人四封不備，一同而至於有畿田，以屬諸侯。至於今爲令君桓文，皆然。君不度憂於二令君而欲自逸也，無乃不可乎？周詩有之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臣懼民之不信君也，故不敢不言，不然何急其以言取罪也？王病之曰：『子復諍不赦，雖不能用，吾慙。』音真

之於耳，對曰：『賴君之用也。故言不然，巴浦之犀，聲毛兕象，其可盡乎？其又以規爲璜也。王不能用，遂趨而退，歸杜門，不出。七月有乾谿之亂，霸王經而死。』

聖楷曰：『楚虔弑麋以立，三年大會諸侯於申，晉叔向、鄭子產、宋向戌皆諸侯之良也，而獻禮焉。此莊王之所未遑也。乃不務修德，凶淫以逞，滅陳而縣其國，誘殺蔡侯，般用隱太子于圃山，伐吳，伐徐，師無寧日。既落章、犖之，賔又築乾谿之地，是時棄疾在蔡，羣怨在下，禍機將發，故白公子張不得不驟。』

楚實

卷十三

十五

諫之也。然驟諫之不聽，則又諫之，又諫之不聽，則急趨而退，杜門不出，何其忠且智也。且其諫也，斂其法，武丁以納誨，法桓文以令終，意迫切而語不激，王卽惡而無所加罪，若白公子張者，可爲後世諫暴君之法矣。

芋尹文

芋尹文者，荆之歐鹿，鼻者也。司馬子期獵於雲夢，載旗之長，拖地。芋尹文拔劍齊諸軫而斷之。貳車抽弓，於軾，援矢於筒，引而未發也。司馬子期伏軾而問曰：「否有罪於夫子乎？」對曰：「臣以君旗拽地，故也。國君之旗，齊於軾，大夫之旗，齊於軾。今子期國有名大夫而減三等文之，斷也不亦可乎？」子期悅，載之王。所王曰：「否，聞有斷子之旗者，其人安在？」吾將殺之。子期以文之言告王，悅，使文為江南令，而大治。

楚寶

入卷十三

十七

聖楷曰：古命百官箴王闕不廢，虞人今文為滅三等而斷大夫之旗，豈非獸臣之矯矯者乎？當是楚昭王遷都以後，事故其大小臣工相與警惕，以為如此。

莊辛

莊辛楚人，諫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華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而忘國政，鄢都必危矣。襄王曰：「先生老悖，手將以為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為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哀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山蔡陳之地，襄王流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驛徵莊辛於趙。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為之奈何？」

楚寶

入卷十三

六

莊辛對曰：「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啄蚩蚩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膠絲，加已手，四仞之上，而下為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白粒仰栖茂楸，鼓翅奮翼，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丸，將加已乎十仞之。」

上以其類為招畫游手茂樹夕調乎酸醜條忽之間
陸於公子之手夫雀其小者也黃鵠因是以游乎江
海淹乎大沼俯囑鱈鯉仰嚙陵衡以奮其六翮而凌
清風飄搖乎高翔自以為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
射者方將修其器盧治其矰繳將加已乎百仞之上
被剽利礮引微繳折清風而耘矣故畫游乎江河夕
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
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
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

楚實 八卷之三 十九

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霸王繫已以朱繯而
見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
州侯右夏侯釐從郡陵君與壽陵君飯封祿之粟而
載方府之金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家
國為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填龜塞之內
而投已乎龜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
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謀秦復取淮北
之地

元和姓纂曰莊辛楚莊王之後以謚為號

說苑曰楚王問莊辛曰君子之行奈何莊辛對曰
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
害此君子之行也楚王復問君子之富奈何對曰
君子之富假貸人不德也不責也其食飲人不使
也不役也親戚愛之眾人喜之不肖者事之皆欲
其壽樂而不傷于患此君子之富也楚王曰善
又曰襄成君始封之日衣翠衣帶玉劍履縞鳥立
於遊水之上楚大夫莊辛過而說之遂造託而拜
謁起立曰臣願把君之手其可乎襄成君忿作色

楚實 八卷之三

而不言莊辛遷延盥手而稱曰君獨不聞夫鄂君
子皙之汎舟於新波之中也乘青翰之舟張翠蓋
之華會鐘鼓之音畢榜棹越人擁楫而歌曰今夕
何夕兮寒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與王子同舟蒙
羞被好兮不訾詭恥心幾頑而不絕今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心說君兮君不知於是鄂君子
皙乃脩袖行而擁之舉繡被而覆之鄂君子皙
親楚王母弟也官為令尹爵為執珪一榜地越人
猶得交歡盡意焉今君可以踰於鄂君子皙臣獨

何以不若榜檝之人願把君之手其不可何也襄成君乃奉手而進之曰吾少之時亦嘗以色稱於長者矣未嘗遇像如此之卒也自今以後願以壯少之禮謹受命

聖橋按楚世家襄王十九年秦伐楚楚軍敗割上庸漢北地子秦二十年秦將白起拔我西陵二十一年秦將白起遂拔我郢燒夷陵楚襄王兵散遂不復戰東北保於陳城二十二年秦復拔我巫黔中罷莊辛自趙反楚當在此時二十三年襄王乃

楚實

入卷十三

廿二

取東地兵得十餘萬復西取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為肥距秦此復取淮北之地為辛之策無疑也若夫諷諫引喻之妙于蔡霧侯則曰繫之以朱絲而見之于襄王則曰投已于罟罟之外明是以楚蔡二君等之蜻蛉黃雀不足與有為也但其置語婉而善入諸而近理故襄王不覺其傾聽耳嗟乎蟬螿之羽翼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其莊辛之謂手

周章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也初仕魏為功曹時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勢傾王室而退就藩國禍福難量明府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六選為五官中郎將延平元年為光祿勳永初元

楚實

入卷十三

廿三

年代魏霸為太常其冬代尹勤為司空是時中常侍鄭眾蔡倫等皆秉勢豫政章數進直言初和帝崩鄧太后以皇子勝有痼疾不可奉承宗廟貪殤帝孩抱養為己子故立之以勝為平原王及殤帝崩羣臣以勝疾非痼意咸歸之太后以前既不立恐後為怨乃立和帝兄清河孝王子祐是為安帝章以眾心不附遂密謀閉宮門誅車騎將軍鄧騭兄弟及鄭眾蔡倫劫尚書廢太后於南宮封帝為遠國王而立平原王事覺勝策免章自殺家無餘財諸子易衣而出并日

而食。

范曄曰孔子稱可與立未可與權權也者反經者也將從反常之事必資非常之會使夫舉無違安志行名全周章身非負圖之託德乏萬夫之望王無絕天之憂地有既安之勢而創慮於難圖希功於理絕不已悖乎如令君罷易以下議即斗筭必能叨天業則狂夫豎臣亦自奮矣孟軻有言曰有伊尹之心則可無伊尹之心則篡矣於戲方來之人戒之哉

卷實

卷十三

董允

董允字休昭掌軍中郎將和之子也先主立太子允以選為舍人徙洗馬後至襲位遷黃門侍郎丞相亮將北征往漢中慮後主富於春秋朱紫難別以允乘心公亮欲任以宮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費禕侍郎董允等先帝簡拔以遺陛下至於斟酌規益進盡忠言則其任也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若無興德之言斯戮允等以彰其慢亮尋請禕為祭軍允遷為侍中領虎

卷實

卷十三

廿四

黃中郎將統宿衛親兵攸之性素和順備員而已獻納之任允皆專之矣允處事為防制甚畫匡救之理後主常欲采擇以充後官允以為古者天子后妃之數不過十二今嬪嬙已具不安增益終執不聽後主益嚴擢之尚書令蔣琬領益州刺史上疏以讓費禕及允又表允內侍歷年翼贊王室宜賜爵土以褒勳勞允固辭不受後主漸長大愛宦人黃皓皓便僻僂慧欲自容入允常上則正色匡至下則數責於皓皓與允不敢為非終允之世皓位不過黃門丞允常與

尚書令費禕中典軍胡濟等共期游宴嚴駕已辨而
郎中襄陽董恢詣允修敬恢年少官微見允停出遂
巡求去允不許曰本所以出者欲與同好游談也今
君已自屈方展濶積舍此之談就彼之宴非所謂也
乃命解驂驛等罷駕不行其守正下士凡此類也延
熙六年加輔國將軍七年以侍中守尚書令為大將
軍費禕副貳九年卒
華陽國志曰時蜀人以諸葛亮蔣琬費禕及允為
四相一號四英也

楚寶

卷十三

廿五

費禕別傳曰董允代禕為尚書令欲學禕之所行
旬日之中事多愆滯允乃歎曰人才力相懸若此
甚遠此非吾之所及也聽事終日猶有不服爾

楊顯

楊顯字子昭楊儀宗人也入蜀為巴郡太守丞相諸
葛亮至簿亮嘗自校簿書顯直入諫曰為治有體上
下不可相侵請為明公以作家譬之今有人使奴執
耕稼婢典炊爨雞至司晨犬至吠盜牛負重載馬涉
遠路私業無曠所求皆足雍容高枕飲食而已忽一
日盡欲以身親其役不復付任勞其體力為此碎務
形疲神困終無一成豈其智之不如奴婢雞狗哉失
為家主之法也是故古人稱坐而論道謂之三公作

楚寶

卷十三

廿六

而行之謂之士大夫故祁吉不問橫道死人而憂牛
鳴陳平不肯知錢穀之數云自有王者彼誠達於位
分之體也今明公為治乃躬自校簿書流汗竟日不
亦勞乎亮謝之後為東曹屬典選舉卒亮垂泣三日
時零陵賴宏為丞相西曹令史隨諸葛亮於漢中蚤
天亮甚惜之與張裔蔣琬書曰令史失賴宏掾屬喪
楊顯為朝中損益多矣

水經注曰襄陽蔡洲大岸西有洞湖停水數十畝
長數里廣減百步水色常綠楊儀居上洞楊顯居

下。涸。與。蔡。洲。相。對。在。岷。山。南。廣。昌。里。

襄陽耆舊傳曰蔡瑁字德珪性豪白喜少為魏武

所親家在蔡洲上屋宇甚好四牆皆以青石結角

婢妾數百人別業四五十處漢末諸蔡最盛永嘉

末其家猶富宗族甚強共保于洲上

聖楷按劉表時瑁為江夏罷竟陵太守鎮南將軍

仕魏封漢陽亭侯是時襄陽諸蔡習皆盛族而

又多寓公俊傑之士相與往來姻婭隆中之幽遂

習池之爽豁綠洞翠峴泛舟寒裳白沙魚梁望衡

楚寶

人卷十三

廿七

對字何得不動人卜居借隱之想每誦十畝之章
為之增慨

楚寶卷十四

明 梁縉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良較訂

諫詩

劉洎

劉洎字思道荊州江陵人初為蕭銑黃門侍郎南畧

地嶺表下五十城未還而銑敗遂以城自贖授南康

州都督府長史貞觀七年擢給事中封清苑縣男轉

楚寶

人卷十四

乙

治書侍御史於時尚書省詔救積壅按成復下彌年

不能決洎言尚書萬機本貞觀初未有令僕職併務

繁左丞戴胄右丞魏徵應事彈舉無所回撓百司處

肅不敢懈比者勅親在位品非其任功勢相傾本欲

自強先懼置諍故郎中嘿奪惟事吝粟尚書侯違不

得專裁管轄玩弛網紀不振今宜精選左右丞兩司

郎中使皆得人非惟救曠滯之弊固當矯拂趨競也

未幾拜尚書右丞洎健於職於是尚書復治如徵時

累加銀青光祿大夫散騎常侍攝黃門侍郎太宗好

持論與公卿言古今事必往復難詰究藏否洎諫曰
帝王之與臣庶聖哲之與庸愚等級遠絕勢不倫擬
故課愚對聖持卑抗尊雖思自強不可得已陛下降
慈旨假柔顏虛心聽納猶恐羣臣憚縮不敢進况以
神機天辨飾辭援古而廷其議哉夫天以無言為尊
聖以不言為德皆弗欲煩也且多記損心多語耗氣
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無覺久且為弊且今之雍
平陛下力行所至耳欲求長久匪由辨博但當忘愛
憎慎取捨若貞觀初則可矣詔答曰非慮無以臨下

樂章

卷十四

非言無以述慮雖然驕人輕物恐由權論致之若形
神心氣不為勞也皇太子初立洎謂宜尊賢重道上
書曰太子宗祧是繫善惡之習典在焉弗勤於始
將懷於末故最錯上書令通政術賈諫奏記務知禮
教今太子孝友仁愛挺自天姿然春秋鼎盛學當有
漸以陛下多才多藝尚垂精厲志以博異聞而太子
優游坐棄白日陛下每退朝引見羣臣訪以今古咨
以得失而太子處內不接正人不問正論臣所未諭
古者問安而退以廣敬也異宮而處以遠嫌也關者

太子一入侍逾旬不出師傅察案具員而已非所謂
愛之也臣愚以為授以良書娛以佳宴使耳所未聞
睹所未見儲德愈光羣生之福也帝於是救洎與岑
文本馬周遞日直東宮帝嘗怒苑西監穆裕有詔斬
朝堂皇太子驟諫帝喜曰朕始得魏徵朝夕進諫徵
心劉洎岑文本馬周褚遂良繼之兒在否膝前見朕
悅諫熱矣故有今日言也誠習以性成哉稍遷侍中
帝忽謂羣臣曰朕今欲聞已過卿等為朕言之長孫
無忌李勣楊師道同辭對曰陛下以盛德致太平臣

樂章

卷十四

等愚不見其過洎曰然頃上書有不稱旨或而窮詰
無不羞汗恐非所以進言者路帝曰卿言善朕能改
之及征遼東詔兼太子左庶子檢校民部尚書輔皇
太子監國帝曰以卿輔太子社稷安危在焉宜識朕
意洎曰願無憂即大臣有罪臣謹按法誅之帝怪其
語謬戒曰君不密則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卿性疎而
果恐以此敗洎與褚遂良不相中帝還不豫洎與馬
周入候出見遂良泣曰上體患瘵殊可懼遂良即誣
奏洎曰國家不足慮正當輔少至行伊霍事大臣有

異者誅之帝愈召洎狀洎引馬周為左遂良執不
已帝惑之乃賜死方死時索筆牘欲自言有司不敢
與帝後知之有司皆得罪顯慶中其子弘業詣闕訴
遂良譖死狀李義府右之高宗問近臣給事中樂彥
璋曰辨之是暴先帝過刑事寢文明初詔復官爵
新唐書贊曰劉洎之才之烈易所謂王臣塞塞者
然性剛疏輔太子欲身任安危以言掩其宸為媚
忌所乘卒陷罪誅嗚呼以太宗之明蔽於所忿洎
之忠不能自申於上况其下哉古人以言為戒可

史實

卷十四

四

不慎歟

通鑑考異曰實錄云黃門侍郎褚遂良誣奏洎有
輔少至行伊霍之語洎遂及罪按此事中人所不
為遂良忠直之臣且素無怨仇何至如此蓋許敬
宗惡遂良故修實錄時以洎死歸咎於遂良耳
聖楷按太宗嘗謂褚遂良曰卿知起居注朕有不
善卿亦記之耶對曰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
侍郎劉洎曰借使遂良不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
誠然又太宗嘗自評諸臣曰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史實

卷十四

五

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
貞正論量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
遂良學問稍長性亦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觀
此遂良與周洎三人所謂信友獲上德者不違也
豈有相譖以死之事乎溫公不取實錄良是又
按尚書故實云唐太宗嘗召三品以上官賜宴于
玄武門帝操筆作飛白書賜羣臣咸乘酒就帝手
中相競劉洎登御牀引手然後得之其不得者咸
稱洎登牀罪當死請付法太宗笑曰昔聞姦好辭
筆今見常侍登牀此亦可想其君臣相遇之隆也
幸以性疎而敗惜哉

俞文俊

俞文俊荆州江陵人唐武后垂拱二年九月己巳雍州新豐縣露臺鄉大風雨震電有山湧出高二十丈有池周三百畝池中有龍鳳之形黍麥之異武后以為休應名曰慶山俞文俊上書天氣不和而寒暑併人氣不和而疾發生地氣不和而地阜出今陛下以女主處陽位反易剛柔故地氣寒隔而山變為災陛下謂之慶山臣以為非慶也臣愚以為玄側身修德以答天譴不然恐殃禍生矣言怒流于嶺南後為六

楚寶

卷十四

道使所殺
聖楷曰俞文俊以布衣上書力詆慶山之非可謂有識有膽惜其生平無所考見荆州志亦不載此人特表著之

慶山考

程大昌曰武后改新豐為慶山縣其說謂時因雷雨踊出一山故取以為名初不言其詳此即在位小人共加傳會也改兩京道里志曰慶山踊出初時六七尺漸漸高至三百尺則是積力為之自六

七尺曰日景增至三百尺非一夜雷雨頓能哭兀

如許也此為人力所成大不難見聖楷按以災為慶其為諛佞易見惟昔人共載之符瑞如黃河清之類亦多有不驗者併附記之以俟特識漢桓靈之世河水清至兼旬郭璞曰大河之質黃濁數千里而不可澄清者也凡物反常為妖濁而忽清猶地而出堆阜山而湧泉湧非所常有變異之象也故裴楷言自古未有河清者後世乃以為大慶君臣動色載于年號著于邑名形于歌詠紀于史

楚寶

卷十四

驟不亦異乎至若大海朝宗宸流自非並岸風水激薄沙泥渾汚之處則萬里停澄未嘗濁也而侯人語媚又有以海清為賀者不亦異之甚乎

唐介

唐介字子方江陵人父拱卒漳州州人知其貧餼錢以賻介尚幼謝不取擢進士第為武陵尉調平江令吏誣民李貴殺人祭鬼岳守捕之備極楚掠介訊之無他驗守怒白于朝遣御史方偕別鞠之與介同守以下獲罪偕受賞介未嘗自言改知莫州任丘縣遠使往來驛吏以誅索破家為苦介坐驛門禁之皆帖伏以去沿遺塘水歲溢浸田中人楊懷敏至之欲割邑西十一村地諸漲潦介築堤扞之民以為利通判

美實

卷十四

德州轉運使崔暉取庫絹配民而重其估介留牒不下且移安撫司責數之暉怒數馳檄按詰介不為動既而果不能行入為監察御史真行轉殿中侍御史啓聖院造龍鳳車內出珠玉為飾介言此太宗神御所在不可噎漬後宮奇靡之繩不空過制詔亟毀去張堯佐驟除宣徽節度景霧羣牧四使介與包拯吳奎等力爭之又請中丞王舉正督百官班廷論奪其二使無何復除宣徽使知河陽介謂同列曰是欲與宣徽而假河陽為名耳不可但已也而同列依違介

獨抗言之仁宗謂曰除擬本出中書介遂劾宰相文彥博守蜀日造間金奇錦緣閣侍通宮掖以得執政

今顯用堯佐益自固結請罷之而相富弼又言諫官吳奎表裏觀望語甚切直帝怒却其奏不視且言將違竄介徐請畢曰臣忠憤所激鼎鑊不避何辭於謫帝急召執政示之曰介論事是其職至謂彥博由妃嬪致宰相此何言也進用冢司豈應得預時彥博在前介責之曰彥博宜自省即有之不可隱彥博拜謝不已帝怒益甚梁適叱介使下殿修起居注蔡襄趨

美實

卷十四

九

進救之貶春州別駕王舉正言以為太重帝旋悟明日取其疏入改置英州而罷彥博相吳奎亦出又慮介或道死有殺直臣名命而使護之梅堯臣李師中皆賦詩激美由是直聲動天下士大夫稱真御史必曰唐子方而不名數月起監郴州稅通判潭州知復州召為殿中侍御史遣使賜告趣詣闕下入對帝問曰卿遷謫以來未嘗以私書至京師可謂不易所守矣介頓首謝言事益無所顧他日請曰臣既任言責言之不行將固爭爭之重違陛下願得解職換工部

員外郎直集賢院為開封府判官出知揚州徙江東
轉運使御史吳中復言介不宦久居外文彥博再當
國奏介向所言誠中臣病願如中復言然但徙河東
久之為度支副使進天章閣待制復知諫院帝自至
和後臨朝淵默介言君臣如天地以交泰為理願時
發德音以勤萬幾又論官禁干巧恩澤之命不由中
書空有以抑絕賜官嬪之費多先朝時十數倍日加
無窮且有所廢損監司薦舉多文法小吏請令精選
端良敦樸之士毋使與檢薄者同進諸路走馬丞

楚寶

卷十四

十

擾罷縣可罷勿遣以權歸監司充國公主夜開禁門
空劫宿衛至吏以嚴宮省帝悉開納之御史中丞韓
絳劾宰相富弼弼家居求罷絳亦待罪介與王陶論
絳以危法中傷大臣絳罷介嫌於右宰相請外以知
荆南勅過門下知銀臺司何劄封還之留權開封府
旋以論罷陳升之亦出知洪州加龍圖閣直學士河
北都轉運使樞密直學士知瀛州治平元年復召為
御史中丞英宗謂曰卿在先朝有直聲故用卿非跡
左右介曰臣無狀陛下過聽願獻愚忠自古欲治之

至亦無求絕世俗之術要在順人情而已祖宗遺德
餘烈在人未遠願覽已成之業以為監則天下蒙福
矣明年以龍圖閣學士知太原府帝曰朕視河東不
在中執法下暫煩卿往耳夏人跋扈代州邊多築堡
境上介遣兵悉撤之移論以利害遂不敢動神宗立
以三司使召熙寧元年拜參知政事先時宰相尚闕
所進文書於待漏院同列不得開介謂曾公亮曰身
在政府而文書弗與知上或有所問何辭以對乃與
同視後遂為常帝欲用王安石公亮因薦之介言其

楚寶

卷十四

十一

難大位帝曰文學吏事經術不可任耶對曰安石好
學而泥古故論議迂闊若使為政必多所變更退謂
公亮曰安石果用天下必困擾諸公當自知之中書
嘗進除目數日不決帝曰當問王安石介曰陛下以
安石可大用即用之豈可使中書政事決於翰林學
士臣近每聞宣諭某事問安石可即行之不可不行
如此則執政何所用恐非信任大臣之體也必以臣
為不才願先罷免安石既執政奏言中書處分劄子
皆稱聖旨不中理者十八九安石令中書出牒帝憚

然介曰昔寇準用劄子遷馮拯訴之太宗謂前代中書用堂牒乃權臣假此為威福太祖時以堂帖重於勅命遂削去之今復用劄子何異堂帖張洎因言廢劄子則中書行事別無公式太宗曰大事則降勅其當用劄子亦須奏裁此所以稱聖旨也如安石言則是政不自天子出使輔臣皆忠賢猶為擅命苟非其人豈不害國帝以為然乃止介自是數與安石爭論安石強辨而帝至其說介不勝憤痕發背薨年六十介為人簡伉以敢言見憚每言官缺衆皆望介處之

楚寶

入卷十四

三

觀其風采神宗謂其先朝遺直故大用之然居政府遭時有為而扼於安石少所建明聲名減於諫官御史時比疾亟帝臨問流涕復幸其第弔哭以畫像不類命取禁中舊藏本賜其家贈禮部尚書諡曰質肅子淑問義問孫恕

言行錄曰仁宗貶唐介嶺南遣中使賜介金又畫其像置之便殿

自警編曰唐質肅公以官事謫潭州侂時有一巨賈私藏蚌胎為閩吏所搜太守而下輕其估恣自

售焉及分珠獄發奏方入仁宗謂廷侍曰唐介必不肯買案具奏復覽之果然又曰王荆公與唐質肅公同為參知政事議論未嘗少合荆公雅愛馮適以其能屈身安人如諸佛菩薩之行一日於上前語及此事介曰道為宰相易四姓事十至此得為純臣乎荆公曰伊尹當五就湯五就桀者志在安人而已豈可亦謂之非純臣也質肅曰有伊尹之志則可荆公為之變色其論議不合而多致相侵率如此

楚寶

入卷十四

三

湘山錄曰唐質肅公一日向政府題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為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竄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老學菴筆記曰唐質肅公參禪得法於浮山遠禪師嘗作贈僧詩云今日是重陽勞師訪野堂相逢又無話籬下菊花黃

聖楷曰介貶英州時挈家渡淮至中流大風舟幾覆介獨賦詩云聖宋非狂楚清淮異汨羅平生仗

忠信今日任風波既而得濟又續之云舟楫顛危甚魚龍出沒多斜陽幸無事沽酒聽漁歌答人處變者多矣如此正性定力未易造也嘗歎彥博為宰相介為諫官其立朝之奇節易見安石為學士介為宰相其為國之深慮難知卒之安石相而新法行宋自此多事矣杜鵬聲豈非先兆哉以此見介之力諄非得已也

唐介墓考

按介墓在江陵縣龍山今廣西興安縣亦有龍山

楚寶

入卷十月

古

乃介先世之丘壠也大空山碑載之甚詳甯能始撰廣西名勝志疑其為介之墓又引解縉過全州詩云唐介墳前江水聲為證此亦有理但介生于江陵卒於京耶何由復遠葬興安或興安人慕介之品困以龍山名其先世之墓而後人遂訛指為介之墓也不可不辨

唐淑問

唐淑問字士憲舉進士至致中丞神宗以其家世權監察御史襄行諭以謹大法大體淑問見帝初即位銳于治因言中旨數下一出特斷當謹出納別枉直使命令必行今詔書求直言而久無所施用必欲屈羣策以起治道願行其言初詔侍臣講讀淑問言帝王之學不在章句飾文辭稽古聖人治天下之道歷代致興王之由延登正人博訪世務以求合先王則天下幸甚河北饑流人就食京師官振廩給食來者

楚寶

入卷十月

五

不止淑問曰出宿不繼是誘之失業而就死地也條三策上之滕甫為中丞淑問力數其短帝以為避名乃詔避其父三司使出通判復州久之知真州提點湖北刑獄言新法不便乞解事黜知信陽軍以病免數年起知宣州徙湖州入為吏部員外郎又引疾求外帝以為避事降監撫州酒稅哲宗立司馬光薦其行已有恥召為左司諫以病致仕數月卒

聖楷曰滕甫字元發在宋稱賢臣而淑問與孫覺俱宜其短亦是春秋責備賢者之意

吳中復

吳中復字仲庶興國永興人吳舉之子也登宋進士及第初授峨嵋令遷土溼祠盛中復悉廢之廉於居官代還不載一物通判潭州御史中丞孫抃初未之識薦為監察御史或問之抃曰昔人恥為呈身御史今豈有識面臺官耶遷殿中侍御史劾宰相梁適仁宗問中復曰唐自天寶後治亂分何也中復歷引崇璟九齡林甫國忠用舍以對適罷中復亦通判處州未至復還臺富弼至李仲昌開六深河內臣劉恢密

魏寶

卷十四

六

告所斷岡與國姓上名同賈昌朝陰助之欲以搖撼詔中復往治促行甚急中復言獄起奸臣非盛世所宜有馳至較其名乃趙征村也亦無岡勢獄以故得止又彈宰相劉沆沆罷改右司諫同知諫院遷史知雜事戶部副使擢天章閣侍制知潭州瀘州移河東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江寧府郵兵苦巡轄官苛刻繫而鞭之獄具法不至死中復以便空戮首惡流其餘入奏為令歷成德軍成都府永興軍河北行青苗法使者至將先下州縣中復曰欵散自有期

今先事擾之何也拒不聽且以報安撫使韓琦琦方疏諫青苗錄其語以上熈寧併省罷邑以永康為縣中復永康控威茂不可廢其後因夷亂竟復之會關內大旱民多流亡中復請加賑恤執政惡之遣使往視謂為不實削一階提舉玉隆觀起知荆南未幾卒中復樂易簡約多周人急士人稱之

聖楷按皇祐中詔委御史中丞孫抃舉御史抃舉大常博士吳中復或云公平生不識中復何由知之抃曰聞中復知捷為縣廢淫祠以禁民之非聞

魏寶

卷十四

七

河灘以通民之利又嘉州舊產紫竹桶榴棗木等任於蜀者競採之以為罷民甚苦之中復作嘉陽四詠詩以悼之及替還舟中並不載嘉陽一物其愛民清謹如此使之立朝必不苟且管人恥為呈身御史今我豈薦識面臺官遂除殿中侍御史本傳似太畧

鄭獬

鄭獬字毅夫，安州安陸人。少負俊材，詞章豪整，流輩莫敢望。初試，園丘象天賦，登進士第一。通判陳州，入直集賢院，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英宗即位，治承昭山陵，悉用乾興制度。獬言：「今國用空乏，近者賞軍已見橫歛，富室嗟怨，流聞京師，先帝節儉愛民，蓋出天性，凡服用器玩極於朴陋，此天下所共知也。而山陵制乃欲效乾興，最盛之時，獨不傷儉德，手願飾有司，損其名數，又言天子初即位，罷園馳表稱賀例。」

楚寶

卷十四

六

官其人，此出五代徐習，因仍未改，今度官復衆，充溢銓曹，况前日羣臣進官，已布維新之澤，不須行此以開僥倖，皆不報。又上疏言：「陛下初臨御，恭默不言，所以恭政者，七八大臣而已，焉能盡天下之聰明哉！願申詔中外，許令盡言，有可采錄，召與之對，至於廷臣不待見訪，以得失虛心求之，必能有益治道。帝嘉納之，時詔諸罷教遺逸之士，至則試之，秘閣命以官，頗有謬舉者，衆論喧譁，旋即廢罷。獬言：「古者薦士拔十得五，猶得其半，况今所失未至於五，而遽以浮言。」

廢之可乎。願復此科，使豪俊無遺，滯之歎未及行，出知荆南，治平中大水，求言，獬上疏，陛下側身思咎，念有以消復之，不知求忠言者將欲用之，邪抑但舉故事，邪觀前世之君，因變與以求諫，甚衆及考其實，則能用其言而載於行事者亦鮮矣。今詔發天下忠義之士，必有極其所韞，以薦諸朝，百萬機務未能盡覽，不過如平時下之中書察院，至於無所行而後止，如是則與前世之爲空言者等爾。謂宜選官置屬，掌所上章兩府，近臣從容講貫，可則行之，否則罷之，有疑

楚寶

卷十四

七

焉則廣詢而求之，羣臣得而衆事舉，此應天之寶也。天下之進言也，甚難而上之受言也，常忽。願陛下采羣臣之章疏，容而聽之，史冊大書以爲某年大水，詔求直言，用某人之辭而求某事，無令徒掛墻壁爲虛文而已。還判三班院，神宗初，獬上奏曰：「如欲省任子，莫若先擇賢凡任子已補，欲出身仕者從其所能而試之，或以一經，或以禮學，或以法律，或以文辭，武臣則試武伎，或以策畧，每歲二月集於有司，如試進士，武舉法差官糊名較實中程，乃任仕，如此則得仕者。」

必少而所取者材。子。各相勉強於學。又有勸焉。如。有不能文。而獨可以才幹者。則請家試一人。此。所以盡人之能。而且不絕其世祿也。至於俱無能焉。則。終身不得仕。又何憾焉。臣又以爲臣下至病。既不欲。去者。顧祿而已。至不得已。乃求官觀。壻臺監。權是終。無去意。臣欲乞分司致仕。官其俸。皆勿奪。俾終其身。病。既者。有所養。則必有相引而去。彼居閭里。待大累。年。俸錢亦不絕也。縣官何惜一二千錢。界之以禮。引。退。且有優遇。老臣之恩。至于貪賊酷吏。一有所犯。此。

榮實

八卷十四

可終身勿令仕。茲亦有省官之術焉。臣誠不欲陛下。初。卽位。德澤未及。宣究而速。有刻薄之更制。此。臣所惜也。如臣議可采。欲乞付中書與衆論定。其可者焉。三年。知開封府。獬又奏曰。陛下聰明好問。繇遠訪於。下。多言者。或以此譽臣。此。妄譽也。當其進言時。陛下。何不使條。臣所行之事。彼必窮而無對。設使有其寶。則。陛下亦當深察之。然後以爲信。今臣無是而陛下。遽信之。如有以臣不肖而毀之者。陛下亦必聽之矣。何則。善惡之來。不考其實。既容矣。譽亦必容矣。毀此。

臣不敢喜而有懼也。伏願陛下高視遠矚。毋牽私言。使天下知毀譽之不能亂政。則非獨臣之願。實天下。之願。獬又奏曰。日者陛下陞黜大臣。出於獨斷。二府。不得與謀。中外聞風。皆震動。伊鬱之士。至有通夕不。寐。拊膺而起者。以爲自天禧以來。五六十。年。間。未有。此等事。管堯之聖。猶曰。知人惟帝。其難之。自堯而後。愈爲難矣。今賢不肖。赧然以進。深情厚貌。言與行違。陛下雖聰明。焉能探其肝膽。而辯其真僞乎。辨莫若。試之。凡其所長者。宜從其長。而用之。用之以效羣臣。

榮實

八卷十四

以爲然未也。大臣以爲然亦未也。陛下察之。見其有。效。然後賞之。賞罰明。而人自勸。雖堯舜。不踰於此。既。用其賢矣。時以不肖者參焉。既用其智矣。時以愚者。參焉。於是黑白淆亂。邪正倒置。則天下事去矣。管者。秦始皇自侈。以爲天下無賢及漢。祖之起。蕭。韓。彭。乃秦之棄士也。隋煬帝自大。以爲天下無賢及唐。宗。之。起。房。杜。英。衛。乃隋之棄士也。今天下之廣。豈乏賢。者。惟無棄士以資後人幸矣。然陛下既得士。安用其。所長在三司。安捧錢穀之吏。尹京兆。安捧通政事之。

臣在御史安擇強毅之臣在侍從安擇文學通古今
之臣如此則才盡其所蘊而官宿其所業天下之事
不舉者未之有也故舜之命夔典樂則不復典禮命
禹作司空則不復作司徒命稷播農則不復作士以
夔禹之賢而不能兼二事去以庸庸之材而欲兼天
下之任可乎故今世不為官擇人而為人擇官惟履
踐之多則為大臣不問其治與不治此天下所以不
治也今天下士如有自薦或因大臣所舉且試召之
使論其事而觀其蘊然後命之以職試其所為如此

楚寶

卷十四

世

則人焉瘦哉是歲召解夕對內東門命革吳奎知青
州及張方平趙鼎參政事三制賜雙燭送魁舍入院
外廷無知者遂拜翰林學士朝廷議納橫山獬曰兵
禍必起於此已而种諤取綏州獬言竊見詔深戒邊
臣無得生事今乃特用變詐之臣務為掩襲如戰國
暴君之所尚豈帝王大畧哉諤擅與兵當誅又請因
諫祥告哀遣使立其嗣子識者魁之權發遣開封府
民諭典與妻謀殺一婦獬不肯用按問新法為王安
石所惡出為侍讀學士知杭州御史中丞呂誨乞還

之不聽未幾徙青州方散青苗錢獬言但見其害不
忍民無罪而陷憲網引疾祈開提舉鴻慶宮卒年五
十一家貧子弱其柩槩殯僧屋十餘年滕甫守安州
乃克塋

陳氏書錄解題曰皇祐五年廷試園丘象天賦時
獬與滕甫俱有場屋聲甫賦首曰大禮必簡園丘
自然自謂人莫能及獬賦但倒二字曰禮大必簡
丘園自然甫聞之大服果居其次云獬若有鄧溪
集五十卷

楚寶

卷十四

世

夢溪筆談曰鄭毅夫自負時名國子監以第五人
送意甚不平謝至司啓事有李唐事業自謂無雙
杜牧文章止得第五之句又云騏驎已老甘駕馬
以先之巨擘不露因頑石之在上至司深銜之他
日廷策至司復為考官必欲黜落以報其不遜有
試業似獬者枉遭斥逐既而發考卷則獬乃第一
人及第
孫公談曰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為大龍
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為龍公來既覺猶見其尾

或。林。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塋。元。發。為。罷。一。日。夢。殺。夫。來。但。見。橋。中。一。白。龍。身。首。即。殺。夫。也。元。發。因。出。俸。營。寔。

老。學。菴。策。記。曰。王。荆。公。素。不。樂。滕。元。發。鄭。毅。夫。目。為。騰。屬。鄭。酷。然。二。公。資。氣。豪。邁。殊。不。病。其。言。毅。夫。為。內。相。一。日。送。客。出。郊。過。朱。亥。冢。俗。謂。之。屠。兒。尿。者。作。詩。云。高。論。齊。虞。儒。者。事。齊。交。負。國。豈。勝。言。慝。君。莫。笑。金。椎。陋。却。是。屠。酷。解。報。恩。

楚實

人 卷十四

世四

張嶠

張嶠字巨山襄陽人宋徽宗宣和三年上舍選中第調唐州方城尉改房州司刑曹劉子羽薦於川陝宣撫使張浚辟利州路安撫司幹辦公事以母病去官紹興五年召對嶠上疏金人去冬深涉吾地王師屢捷一朝宵遁金有自敗之道非我幸勝之也今士氣稍振乘其銳而用之固無不可然兵疲民勞若便圖進似未可遽臣竊謂為今日計當築塢堡以守淮南之地與屯田以為久戍之資備舟楫以阻長江之險

楚實

人 卷十四

世五

以我之常待彼之變又荆襄壽春皆古重鎮敵之侵軼多出此途速擇良將勁兵戍守其地以重上流之勢召試除秘書省正字六年地震嶠奏比年以來賦歛繁重征求百出流移者填溝壑土著者失常業地震之異殆或為此願深思變異之由修政之闕以致民之安七年遷校書郎兼史館校勘再遷著作郎嶠因對言吳蜀唇齒之勢也蜀去朝廷遠今無元帥一年矣蜀之利害臣竊知之忠勇之人可釋外侮至于撫循斯民則非所能宜于前宰執中擇其克任川事

者委任之然川蜀繁劇利害非腹心之臣不可今蚤
得一賢宜撫使為要又官自駐蹕吳會以來未嘗以
襄陽荆南為意今宜亟選儒臣有收御之才者為二
路帥使之招集流散與農桑治城堡為保固之資重
上流之勢既而何掄之刊改神宗實錄得罪語連嶠
出為福建路轉運判官上疏畧曰古之人君其患有
二不在於拒諫在納諫而不能用在於不知天下
利害在知而不以為意陛下渡江十年外有勅敵之
國內有驕悍之兵下有窮困無聊之民進言者多矣

楚寶 卷十四 廿六

皆以為陳腐而別取新奇之說任事者衆矣皆習以
為當然而更為迂濶之事此近於納諫而不知用知
利害而不知恤也為今之計非是二者不務數年之
後庶其有濟有國之所惡者莫大於芻蕘今一宰相
用凡其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用之一宰相去凡其
所與者不擇賢否而盡逐之空其芻蕘之寢成也九
年除司動員外郎兼實錄院檢討金人叛盟上命兩
省卿監郎曹各草檄以進獨取嶠所進者摺之四方
十年擢中書舍人升實錄院同修撰論王德取復宿

毫兩罷乃擅退軍使兵飛勢孤金人搆擬授承宣使
禦使何應罰而反賞封還詞頭乞罷已降轉官指揮
未幾右正言万俟卨論嶠為侍從日薦引非才以酬
私恩邊報始至托疾家居由是罷去頃之起知衢州
除數文閣待制為政頗尚嚴酷歲滿得請提舉江州
太平興國宮時方修好息兵嶠作中興復古詩以進
上將召用會卒年五十三子畧時
直齊陳氏曰嶠為司勳郎官金人再取河南秦相
皇恐上章引伊尹善無常至及周任不能者止之

楚寶 卷十四 廿六

文以自解嶠之筆也秦德之遂權修注掌制而其
具藁倉卒誤以伊尹告太甲為告湯及周任之言
為孔子自言時秘書省寓傳法寺有書其門曰周
任為孔聖太甲作成湯秦疑諸館職為之多被逐
然嶠亦以答檜三折肱之語謂其貳於已無幾亦
罷
聖楷曰張嶠襄陽光化人有巨山集三十卷觀其
所上諸疏切中時務頗有可采既而為秦代筆
列清華名譽頓減人故患不知足有如是哉

湯壽

湯壽字君保，瀏陽人。淳熙十四年進士，調德安府學。教授轉三省樞密院架閣，遷國子博士。時召朱熹為侍講，未幾辭。迺朝廷從其請，子祠壽上疏言熹以正學為講官，四方願望其有廢沃之益，曾未踰時，輒聽其去。必駭物論，安追召熹，還仍授講職。疏上不報，由是浸忤權相意。而壽之直聲亦大聞于時。歷官為大理少卿，進直徽猷閣。卒，壽負直樂與韓侂胄、陳自強不合，故屢嗾言者中傷壽。生平奉祠閒居之日多於

楚寶

卷十四

廿八

剔歷其在禮會，例掌三省奏記。臨安大火，寧宗遇災，避正殿，中書三表請復不許。壽屬辭務持大體，不為阿曲言者，撫其語涉訕上而朝廷實知其無他故。起復制詞有清風峻節之語，嘗捧檟得蔣重珍後舉進士第一。

聖楷曰：宋史稱湯壽立朝，蹇諤。蔣重珍自擢巍科，既居盛名之下，而能樹立于當時，可為難矣。按蔣重珍字良貴，無錫人。嘉定十六年進士第一。歷官以刑部侍郎致仕。初行都火，應詔陳言，其畧云：昔

周勃今日握璽授文帝，是夜即以宋昌領南北軍。

霍光今年定策立宣帝，而明年稽首歸政。今臨御

八年，未聞有所作為。進退人才，興廢政事，天下皆

曰：此丞相意。一時恩怨，歸廟堂異日治亂實，在

陛下焉。有為天子為人，之至而自朝廷達于天

下，皆言相而不言君哉。天之所以火宗廟，火都城

者，殆以此臣所以痛心者，九廟至重，事如生，存而

徹小，塗大，不防于火之未至，宰相之居華屋廣

而焦頭爛額，獨全于火之未燃，亦足以見人心陷

楚寶

卷十四

廿九

溺知有權，贊不知有君父矣。他有變，故何所以仗。陛下自視不亦孤乎。昔史浩兩入相，才五月，或九月，即罷。孝宗之報功，寧有窮已。顧如此，其亟何哉。保全功臣之道，可厚以富貴，不可久以權也。上讀之，感動。

皮龍榮

皮龍榮字起霖一字季遠醴陵人淳祐四年進士歷
官三管吏部架閣文字遷學諭授諸王官大小學教
授兼資善堂直講入對請以改過之實易更化之名
一遇改則一善著百過改則百善融遷秘書郎陞著
作郎入對因其德秀崔與之名龍榮曰今天下豈
無廉者願陛下崇獎之以風天下執賞罰之公以示
勸懲帝以為然兼兵部郎中差知嘉興府召赴闕遷
右侍郎官兼資善堂贊讀又遷吏部員外郎兼直講

楚寶

入對言忠王之學願陛下身教之於內帝嘉納景定
元年四月拜端明殿學士簽樞密院進封伯權參知
政事兼太子賓客封壽沙觀公三年罷為湖南安撫
使判潭州咸淳元年以舊職奉祠他日帝偶問龍榮
安在買似道恐其召用除諷湖南提刑李雷應劾之
雷應至官謁龍榮託故不出既退又斥罵之或以
語雷應不能平遂疏其罪又謂每對人言有吾權
至尊於膝上之語詔徙衡州居任湖南提刑治衡州
龍榮恐不為雷應所容未至而歿龍榮少有志畧精

于春秋學有文集三十卷性慷慨直似道當國不肯降
志文以度宗舊學卒為似道所擠德祐元年復其官
致仕二年太府卿柳岳乞賜贈諡未及行而宋亡

聖楷曰史稱皮龍榮精于春秋南湖丁氏亦謂龍
榮負性抗直不諂似道是守經知安也似道竄之
將致于死即飲藥而終是遭變知權也以子觀之
龍榮為度宗舊官僚度宗既承大統而似道又專
國政此不兩立之勢也龍榮惟有引身以退庶幾
能免乃復危行危言以自取殺身乎陽處父一於

楚寶

剛而寡廉去之知其必及於禍也然而處父為狐
夜姑所殺猶曰其君泄其言也龍榮之見窘于李
雷應也將誰咎哉犯小人之怒以發其不平之氣
而謂其遭變知權否未敢許

楚寶文苑論次

楚自鬻熊發忠敬和嚴之旨而後世始有子書倚相讀墳典丘索之書而歷代始算史學若夫離騷振南國之風屈平詞賦爭光日月太極扶先天之秘濂溪理學上接蒞文靡不自我作祖以待來茲猗歟盛哉天下文章莫大於楚豈復有憾焉者乎然予不能無深慨者漢唐迄今江漢英霧鮮有貴仕故史家逸其行事野乘因而失載其一二傳聞者又復流離鄉土生卒難稽豈熊子遲暮之氣湘累忠憤之感楚才晉

楚寶

文苑論次

二

用有以開其先乎抑洞庭浩汗沐日浴月九疑二嶽負嶺分天使造物洩而無餘鬼神忌而不惜乎不然靈光一賦妖夢何憑江夏無雙鼎鉉何悒待中開府何仕非君何慈市之能辱何干將之虞折何黃陵詠而殂禮何鹿門去而入越是皆天問所不能窮而草木金石有同悲也嗟乎後之君子慎毋沾沾文人自命先行其言庶幾免夫茲集雖統文苑端採騷流故翰藻久著者錄其本傳姓字稍僻者間附遺篇以至書畫詩僧亦皆收入使夫杜若江離與椒梅齊秀羽

毛齒輩共珠璧爭輝是亦詞林之雅致文圃之殊觀也其他曰史曰子曰儒曰辭命曰典故雖同經國大異門庭各以其類區而別之著作之隆斯焉備矣述文苑第七凡四卷

文苑一

屈原 宋玉 景差
王逸 王延壽 黃香
劉珍 周不疑 李充
羅含 庾於陵 庾肩吾

楚寶

文苑目次

二

劉之遴

文苑二

庾信 宗懷 柳翥
杜審言 杜易簡 劉孝孫
歐陽詢 席豫 李邕
杜甫 孟浩然
文苑三
岑參 蔡毋潛 薛據
張子容 張繼 衛象

楚寶文苑論次終

鮑防	朱放	戎昱
柳識	董挺	許渾
李羣玉	崔道融	曹松
劉棗疆	劉蛻	王璘
皮日休	胡曾	廖融
廖凝	懷素	齊己
文苑四		
朱昂	夏侯嘉正	張景
張君房	魏泰	朱芾
狄遵度	鄧忠臣	廖正一
潘大臨	林敏功	高荷
米友仁	易元吉	王質
馮子振	王廷陳	孫安
吳國倫	袁宏道	袁中道
鍾惺	譚元春	

楚寶

文苑目次

三

楚寶卷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門人劉培泰較訂

文苑

屈原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顯○志○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明○於○治○亂○嫻○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顯○志○
 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

楚寶

卷十五

乙

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
 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說○
 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
 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平○疾○王○聽○
 之○不○聰○也○譏○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
 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者○猶○離○憂○也○夫○天○
 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
 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憐○悵○未○嘗○不○呼○父○母○也○屈○
 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

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
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
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學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
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賈靡不畢見其文
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
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若其行廉故死而
不容自昧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皜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
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紕其後秦欲伐齊齊與

楚寶

卷十五

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幣委質事楚
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
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
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
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
破楚師於丹浙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
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
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
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

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
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斬尚
大官大而設詭辨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
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
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
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
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
如無行懷王釋子蘭勸王行奈何絕秦歡懷王卒
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

楚寶

卷十五

怒不聽臣委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
子項暗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
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謫
楚國繫心懷王不怠欲反覆之冀幸君之一悟俗
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
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
也八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
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
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

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親。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泄不食。為我心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今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屈原至於江濱。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歟。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

楚賈 六卷五

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餽其糟而啜其醢。何故懷瑾握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人又誰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寧赴常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蠱乎。乃作懷沙之賦。其詞見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好辭而賦。見稱於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今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

滅。白屈原沉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沙觀屈原所自沉淵。未嘗不垂涕。想見其為人。及見賈生弔之。又恠屈原以彼其材。游諸侯。何國不容。而自令若是。讀服鳥賦。同死。生輕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周子聖楷說。離騷曰。屈原作離騷。為詞賦之祖。何取乎離騷也。離騷也。騷擾也。何取乎明而擾也。離

楚賈 八卷五

為火。火在天。則明。風則擾矣。屈子之於君。同姓也。患自內生。風自出。有家人之象焉。故曰。帝高陽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且屈子自念。楚材也。木入離火。而致烹。任又有鼎之象焉。奈何。衆口鑠金。雉膏不食。故曰。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然而屈子戴朝。如戴天也。天在上。而火炎上。將安逃乎。庶幾同人。于郊以待君。心之悔悟。故曰。步余馬于蘭皋兮馳之椒丘。且焉止息。而屈子之心。於是乎苦矣。求為地上之火。不可得。晉如愁。如其

卜居乎求為山下之火不可得我心不快其行吟
澤畔乎求為地中之火亦不可得三日不食其赴
汨羅乎嗟乎汨羅有屈子澤中有火天地葦矣葦
則變變則通大人何以不虎君子何以不豹文明
以悅其終食報于楚乎故思美人曰開春發歲兮
白日出之悠悠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忘
憂司馬遷謂其志可與日月爭光以此見離火文
明之象忠君愛國之誠惟離騷為能兼之為其通
身是易與聖人同其憂患而非僅以文士自命哀

楚寶

卷十五

六

怨自許也千餘年來讀騷人尙未窺測到此特為
拈出

汨羅考

水經注曰汨水西逕羅縣北本羅子國也故在襄
陽安城縣西楚文王移之於此秦長沙立魏因以
為縣謂之羅水汨水又西逕玉筍山湘中記云屈
潭之左有玉筍山此福地也一曰地脚山汨水又
西為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沈於此故淵潭
以屈為名昔賈誼史遷皆嘗逕此潭概江波投弔

楚寶

卷十五

七

於淵淵北有屈原廟廟前有碑又甄烈湘中記曰
屈潭之左玉筍山屈平之放棲於此山而作九歌
焉聖楷按今湘陰縣卽古羅子國地汨羅本一
水流逕玉筍山下匯為淵潭而以汨羅江名者亦
猶湘江之統稱矣其地在湘陰縣北七十里異苑
曰長沙羅縣有屈原自投之川山水明淨異於常
處民為立祠在汨潭之西岸側盤石馬跡尙存相
傳云原投川之日乘白驥而來

屈原田宅考

按秭歸縣卽今歸州水經注秭歸縣東北數十里
有屈原舊田宅雖畦堰廢猶保屈田之稱也縣
北一百六十里有屈原故宅累石為屋基名其地
曰樂平里宅之東北六十里有女媭廟擣衣石猶
存女媭屈原姊也又楚勝蹟志歸州三閭鄉有玉
米田相傳屈原耕此產白米似玉三閭鄉一名歸
鄉袁崧云抑其山秀水清故出雋異地嶮流疾故
其性亦隘今以其地改之信然

競渡考

隋地理志曰屈原以五月望日赴汨羅土人追至洞庭不見湖大船小莫得濟者乃歌曰何由得渡湖因爾鼓櫂爭趨競會亭上習以相傳為競渡之戲其迅捷齊馳擢歌亂響振水陸觀者如雲諸魏率然而南馳襄陽尤甚按他書記皆以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此云望日亦異聞也又續齊諧記曰屈原五月五日投汨羅而楚人哀之每於此日以竹筒貯米投水祭之漢建武中長沙歐回白日忽見一人自云三閭大夫謂回曰聞君常見祭

甚善似常年所遺並為蛟龍所竊今若有患可以練樹葉塞上以五色絲縛之此二物蛟龍所懼回侯其言今五月五日作粽并帶五色絲及練葉皆汨羅之遺風

宋玉

宋玉南郡宜城人屈原弟子也雋才辯給善屬文而識音閎借其師忠而放逐作九辯以述其志又恐其愁懣山澤魂魄放佚厥命將落作招魂欲以復其精神延其年壽外陳四方之惡內崇楚國之美以諷諫懷玉冀其覺悟而還之也後因其友以見於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宋玉讓其友其友曰夫黃桂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婦人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怨於我宋玉曰不然昔者齊有良兔曰

東郭魏蓋一旦而垂五百里於是齊有良狗曰韓盧亦一旦而垂五百里使之遙見而指屬則雖韓盧不及衆兔之塵若躡迹而縱縹與遙見而指屬與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雲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

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鯢。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翔。翔。手。杳。冥。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晷。喻。之。處。暴。鬻。於。礪。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爲。哉。一。日。同。唐。勒。景。差。從。襄。王。於。陽。雲。之。臺。王。曰。能。爲。寡。人。大。言。者。上。坐。唐。勒。曰。壯。士。情。兮。絕。天。維。北。斗。戾。兮。秦。山。夷。景。差。曰。校。士。猛。毅。舉。陶。噀。大。笑。至。兮。摧。梁。愚。玉。曰。

楚寶

卷十五

十

方。地。爲。車。圓。天。爲。蓋。長。劍。耿。耿。倚。天。外。王。曰。未。也。有。能。小。言。者。賜。以。雲。夢。之。田。景。差。曰。載。氛。埃。兮。乘。飄。塵。唐。勒。曰。館。蠅。鬚。兮。宴。毫。端。玉。曰。超。於。太。虛。之。域。出。於。未。兆。之。庭。視。之。眇。眇。望。之。冥。冥。王。曰。善。賜。之。以。田。後。五。休。越。唐。勒。讓。之。乃。著。諸。賦。以。自。見。云。
陳氏書錄曰楚大夫宋玉集一卷史記屈原傳言楚人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皆原之弟子也而玉之詞賦獨傳至以屈宋並稱於後世餘人皆莫能及按隋志集三卷唐志二卷今書乃文選及古文苑

中錄出者未必當時本也聖楷曰古昔師弟子文章並稱者莫若屈宋矣嘗誦玉悲秋一章托奇與懷深悽婉至自遠游天問而下罕見其傳而子雲所謂麗以淫者其高唐神女諸賦乎劉舍人云屈平聯藻於日月宋玉交彩於風雲又云屈宋逸步莫之能追蓋其叙情怨則鬱伊而易感述離居則愴快而難懷論山水則循聲而得貌言節候則披文而見時是以枚賈追風以入騷馬揚汾波而得奇其衣被詞人非一伏也

楚寶

卷十五

十一

實其然乎若夫景差大招興言於流澤施尙三王補招魂所未逮抑亦鸞鳳之片羽蘭芷之芬芳也按原爲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屈景昭原叙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則景差當亦原所獎植大招一作似不容已又何疑哉唐勒初亦尊事屈平其後懷讓妬玉甘爲鵝鳩之鳴古今交道如此輩人可勝歎息
郢中考
宛委餘編曰楚昭王避吳師自郢涉雒濟江入於

雲中。遂奔郢。郢卽郢子國。在宋爲安州。今爲德安。府。非今之鄖縣也。雲中卽雲夢地。江南爲夢。江北爲雲。鄖本楚都。在江陵北十二里。紀南城所謂南鄖也。陽春白雲之偶。在是矣。今之承天。初爲安陸。蕭梁唐宋爲鄖州。所謂北鄖也。其在楚。非都會地。然則鄖曲。仍當歸之。江陵乃爲當也。聖楷按楚都。凡四徙。文王自丹陽徙都鄖。今江陵縣北南城是也。卽春秋之渚宮矣。至平王所城鄖。則在今江陵東北。所謂鄖城也。荆州記。昭王十年。吳通漳水。

楚寶

卷十五

十一

灌紀。南入赤湖。進灌鄖城。遂破楚。則鄖與紀南。蓋二城云。昭王因避吳難。又徙都鄖。在今宜城縣東北。三十三里。項襄王時。秦兵拔鄖。又徙都陳。在今河南陳州。考烈王時。又去陳徙都壽春。亦命曰鄖。在今南直壽州。若今承天。古之安陸州也。在春秋戰國爲楚之郊。鄖地未嘗建都。自劉宋始。沿魏盪鄖州。隸竟陵。魏後人遂以爲鄖中。在是而不復改。正耳。得王弼州此論爲之一快。

宋玉宅考

水經注。襄陽宜城縣南有宋玉宅。按宜城地原屬郢都。今承天荆州俱有宋玉宅。當以荆州爲是。渚宮故事云。庾信因侯景之亂。自建康遷居江陵。居宋玉故宅。故其賦曰。誅茅宋玉之宅。穿徑臨江之府。杜子美送人歸荆州詩。亦云。曾聞宋玉宅。每欲到荆州。是也。又子美移居夔州入宅詩云。宋玉歸州宅。云。通白帝城。然則歸州亦有宋玉宅。非止荆州。大抵荷賢。搵落安知有宅。以貽後人。文士樓遲乃託江山而留永。慨李商隱詩云。何事荆臺百萬。

楚寶

卷十五

十一

家惟教。宋玉擅才華。楚辭已不饒。唐勒風賦何曾讓。景差落日渚。宮供觀閣。開年雲夢。送煙花。可憐庾信尋荒徑。猶得三朝託後車。其懷抱故可想矣。

景差

景差楚同姓也與宋玉同師事屈原嘗至蒲騷見宋玉曰不意重見故人慰此去國戀之心昨到夢澤喜見楚山之碧眼力頓明今又會故人開心日足矣屈原死賦大招一篇

朱子楚詞集註曰大招不知何人所作或曰屈原或曰景差然今以宋玉大小言賦考之則凡差語皆平淡醇古意亦深靖幽遠不為詞人累客浮夸豔逸之態然後乃知此篇夫為差作無疑也雖其

楚寶

卷十五

十四

所言有未免於神怪之惑逸欲之娛者然視小招則已遠矣

王逸

王逸字叔師南郡宜城人也元初中舉上計吏為校書郎順帝時為侍中與處士樊英相為師友逸自謂與屈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於是作頌一篇號曰九思以繫離騷九章之後又著楚辭章句行於世其叙曰昔者孔子啟聖明詰天生不王俾定經術乃刪詩書正禮樂制作春秋以為後王之法門人三千周不昭達臨終之日則大義乖而微言絕其後周室衰微戰國並爭道德陵遲謠詐萌生於是揚墨

楚寶

卷十五

十五

鄒孟孫韓之徒各以所知著造傳記或以述古或以明世而屈原履忠被讒憂悲愁思獨依詩人之義而作離騷上以諷諫下以自慰遭時暗亂不見省納不勝憤懣遂復作九歌以下凡二十五篇楚人高其行義瑋其文采以相教傳至於孝武帝恢廓道訓使淮南王安作離騷經章句則大義粲然後世雄俊莫不瞻仰攄舒妙思續述其詞逮至劉向典校經書分以為十六卷孝章即位深弘道藝而班固賈逵復以所見改易前疑各作離騷經章句其餘十五卷闕而不

說○又○以○壯○為○狀○義○多○乖○異○事○不○要○振○今○臣○復○以○所○識
所○知○稽○之○舊○章○合○之○經○傳○作○十○六○卷○章○句○雖○未○能○究
其○微○妙○然○大○指○之○趣○畧○可○見○矣○且○人○臣○之○義○以○忠○正
為○高○以○伏○節○為○賢○故○有○危○言○以○存○國○殺○身○以○成○仁○是
以○伍○子○胥○不○恨○於○浮○江○比○干○不○悔○於○剖○心○然○後○德○立
而○行○成○榮○顯○而○名○稱○若○夫○懷○道○以○迷○國○佯○愚○而○不○言
顛○則○不○能○扶○危○則○不○能○安○婉○婉○以○順○上○遂○巡○以○避○患
雖○保○黃○耆○終○壽○百○年○蓋○志○士○之○所○恥○愚○夫○之○所○賤○也
今○若○屈○原○腐○忠○貞○之○質○體○清○潔○之○性○直○若○砥○矢○言○若

楚寶 卷十五 十六

丹青進不隱其謀退不顧其命此誠絕世之行俊彥
之英也而班固謂之露才揚已競於羣小之中怨恨
懷王譏刺椒蘭苟欲求進強非其人不見容納忿患
自沈是虧其高明而損其清潔者也昔伯夷叔齊讓
國守志不食周粟遂餓而死豈可復謂有求於世而
恨怨哉且詩人怨至刺上曰嗚呼小子未知臧否匪
而命之言提其耳風諫之語於斯為切然仲尼論之
以為大雅引此比彼屈原之詞優游婉順寧以其君
不智之故欲提攜其耳乎而論者以為露才揚已怨

刺其上強非其人殆失厥中矣夫離騷之文依託五
經以立義焉帝高陽之苗裔則詩厥初生民時惟姜
嫄也初秋蘭以為佩則將翔將翔佩玉璵璠也夕摠
洲之宿莽則易潛龍勿用也駟玉虬而乘鸞則易時
乘六龍以御天也就重華而陳詞則尚書咎繇之謀
謨也登鯀而涉流沙則禹貢之敷土也故智彌盛
者其言博才益劭者其識遠屈原之詞誠博遠矣自
孔丘終沒以來名儒博達之士著述詞賦莫不擬則
其儀表祖式其模範取其要妙竊其華藻所謂金相

楚寶 卷十五 十七

玉質百歲無匹名垂罔極永不刊滅者也逸所著賦
詩書論及雜文凡二十一篇又作漢詩一百二十三
篇
周子聖楷說離騷章句曰屈子之死為懷王死也
非為己見故而死也何言乎為懷死也入則與王
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君
之於我厚矣一旦以謾口去國忠諫不行而忍視
其君獨死於秦歟然則何為不死於懷王歸葬之
日而必死於放逐江潭之時也原之心或冀項襄

之能報仇。雲恥一叩。秦關而後。徐以身死之。未晚也。故作九歌。天問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至於頃襄。怒而遷之而已。之志願不獲申矣。白沈汨羅。豈獨見先王於地下乎。崇同姓之恩。篤君臣之義。庶幾天下後世。猶能見此心耳。諸家章句。攬其篇章之妙。美則芳草美人。徒存嗟怨。思其哀怨之無端。則山鬼湘君。莫明寄託。甚之。以為懟君而憤死。加以不情之語。傷其萬古之魂。豈不痛哉。余嘗反覆悲之。使屈子不為懷王死。千載而下。尚復有君臣乎。

楚實

卷十五

六

昔人謂詩窮於周。騷窮於楚。余亦謂忠窮於原矣。王逸自歎與原同土共國。悼傷之情。與凡有異。等其死於伯夷。叔齊。尊其騷於尚書。大易。而為之章句。其十六卷。超然諸家之旨。余故錄其叙詞。入本傳。俾原之微言隱志有所著明。而逸亦非後人可得而及矣。

王延壽

王延壽字文考。侍中王逸之子也。有傳才。少遊魯國。作雩光殿賦。後蔡邕亦造此賦。未成。及見延壽所為。甚奇之。遂輟翰。延壽曾有異夢。意惡之。乃作夢賦。以自厲。叙曰。臣弱冠嘗夜寢。見鬼物與臣戰。遂得東方朔與臣作。鬼數之書。臣遂作賦一篇。叙夢後人夢者。讀誦以却鬼。數數有驗。臣不敢蔽其詞。曰。余夜寢息。乃有非恒之夢。其為夢也。悉親鬼神之變。怪則蛇頭。而四角魚首。而鳥身三足。而六眼龍形。而似人。羣行。

楚實

卷十五

九

而奮搖忽。來到吾前。申臂而舞。子意欲相引。索於是。夢中驚怒。膈臆紛紜。曰。吾合天地之純。和何妖孽之。敢臻乃。揮手振拳。雷發電舒。斯游光斬。猛猪批。鬣。斫魁。虛相。魁。魁。拂。諸渠。攬。縱。目。打。三。顧。撲。茗。莖。扶。葵。魁。搏。眼。腕。雕。肝。爾。乃。三。三。四。四。相。隨。跟。踉。而。歷。僻。礧。礧。礧。礧。精。氣。充。布。鞣。鞣。穆。穆。鬼。驚。魅。怖。或。盤。踞。而。欲。走。或。拘。攣。而。不。能。步。或。中。創。而。婉。轉。或。捧。痛。而。號。呼。奄。霧。消。而。光。蔽。寂。不。知。其。何。故。嗟。妖。邪。之。性。物。豈。干。真。人。之。正。度。耳。啣。嘈。而。外。即。忽。屈。伸。而。覺。悟。亂。曰。

齊桓夢物而亦以霸兮。武丁夜感而得賢佐兮。周夢九齡年克百兮。晉文鹽腦國以競兮。老子役鬼為神將兮。轉禍為福永無恙兮。後意溺湘水死時年二十

文選注曰王文考有傳才父逸欲作露光殿賦命延壽往圖其狀廷壽因韻之以獻其父父曰否無以加也時蔡邕亦有此作十年不成見此賦遂隱而不出

博物志曰王子山與父叔師到泰山從鮑子真學

楚寶

卷十五

二十

算到魯賦露光殿歸渡湘水溺死王文考名延壽一字子山也

瀉湘考

水經注黃水又西流入於湘謂之黃陵口晉王子山得惡夢溺死於湘浦即斯川矣按地志湘陰縣北四十里有黃陵山即舜二妃葬處有黃陵廟黃水從山下西流三十里入江子山溺處應在黃陵廟之下汨羅江之上所謂湘浦亦舉其大槩而言也

黃香

黃香字文疆江夏安陸人也年九歲失母思慕憔悴殆不免喪鄉人稱其至孝年十二太守劉護聞而召之署門下孝子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苦勤盡心奉養遂博學經典精究道術能文章京師號曰天下無雙江夏黃童初除郎中元和元年肅宗詔香詣東觀讀所未嘗見書香後告休及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乃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後召詣安福

楚寶

卷十五

廿二

殿言政事拜尚書郎數陳得失賞賚增加嘗獨止宿臺上晝夜不離省闈帝聞善之永元四年拜左丞功滿當遷和帝嘗增秩六年累遷尚書令後以為東觀太守香上疏讓曰臣江淮孤賤愚瞽小生經學行能無可算錄遭值太平先人餘福得以弱冠特蒙徵用連階累任遂極臺閣訖無纖介稱報恩效死誠不意悟卒非望願拜近聽算位千里臣聞量能授官則職無廢事因勞施爵則賢愚得安臣香小醜少為諸生典罷從政固非所堪誠恐驟承聖恩又惟機

密端首至為算要復非臣香所當久奉承詔驚惶不
知所裁臣香年在方剛適可驅使願乞餘恩留備冗
官賜以督責小職任之官臺煩事以畢臣香嚙蟻小
志誠願目至願土灰極榮帝亦惜香幹用久習舊事
復留為尚書令增秩二千石賜錢三十萬是後遂管
樞機甚見親重而香亦祗勤物務憂公如家十二年
東平清河奏妖言卿仲遠等所連及且千人香料別
據奏全活甚眾每罷國疑罪輒求輕科愛惜人命
每存憂濟又曉習邊事均量軍政皆得事交帝知其

楚寶

卷十五

廿二

精勤數加恩賞疾病存問賜醫藥在位多所薦達寵
遇甚盛議者譏其過倖延光元年遷魏魏太守魏舊
有內外園田常與人分種收穀歲數千斛香曰田令
商者不農王制仕者不耕伐冰食祿之人不與百姓
爭利乃悉以賦人課令耕種時被水年饑乃分俸祿
及所得賞賜班賂貧者於是豐富之家各出義穀助
官粟貸貧民獲全後坐水潦事免數月卒於家所著
賦殘奏書令凡五篇子瓊自有傳

謝承後漢書曰香代為冠族禁令況之子也又曰

香為尚書郎上以香父尚在賜以臥几露霽杖
東觀漢記曰黃香家素貧躬執勤苦盡心供養暑
則扇牀枕寒則自溫席又曰香為魏魏太守俗每
太守將交代添設儲時輒數千萬香未入界移勅
悉出所設什器及到頗有即徹去到官之日不祭
竈求福閉門絕客
聖楷曰黃文疆十二歲以文名天下然范史文苑
傳述所著作僅五篇又不盡見於世可見文章不
本之忠孝即珮繪滿眼皆飄塵影事不足述也文

楚寶

卷十五

廿三

彊至孝絕人觀其典魏多廉潔之風宮堂宣鞠瘁
之節所謂忠願不失以事其上者非耶若夫東平
妖索活近千人魏縣疑獄罪必從輕減俸祿賑饑
民皆盛德之所為孝悌之至通於神明者矣其後
子瓊孫琬俱位三公副時望豈非天道哉俗好言
文人無行又云名過其實者無後當熟讀香傳以
懺悔之

劉珍

劉珍字秋孫，一名賈，南陽蔡陽人。少好學，永初中為謁者僕射，鄧太后詔使與校書劉駒、駱馬融及五經博士校定東觀五經諸子傳記百家藝術，齊脫誤，是正文。字永寧，元年太后又詔珍與駒、駱馬融、武已來名臣傳，遷侍中，越騎校尉。延光四年拜宗正，明年轉衛尉卒官，著誄頌連珠凡七篇，又撰釋名三十篇，以辨萬物之稱號云。

聖楷按北海劉熙亦有釋名二十七篇，豈珍所撰

楚寶

人卷十五

廿四

而熙據為已有，邪珍書未見別行，俟更攷之。

周不疑

周不疑字元直，零陵人。同起義先之甥也。幼有異才，聰明敏達。魏太祖時有白雀，瑞儒林，並已作頌，不疑後至，太祖授紙筆立令復作，大奇。欲以女妻之，不疑不敢當。太祖愛子蒼舒，夙有才智，謂可與不疑為儔，及蒼舒卒，太祖心忌不疑，欲除之。文帝諫以為不可，太祖曰：此人非汝所能駕御也。乃遣刺客殺之。

攀虞文章志曰：不疑死時年十七，著文論四首。

聖楷按零陵先賢傳又以不疑作劉先至之甥，遣

楚寶

人卷十五

廿五

就劉巴為學，此必有一誤。不然不疑既已仕蜀，又仕魏，既為義甥，又為劉甥耶。

李充

李充字弘度江夏人父矩江州刺史充少孤其父墓中栢樹嘗為盜賊所砍充手刃之由是知名善楷書妙崇鍾索世咸重之辟丞相王導掾轉記室恭軍幼好刑名之學深抑虛浮之士嘗著學箴稱老子云絕仁棄義家復孝慈豈仁義之道絕然後孝慈乃生哉蓋患手情仁義者寡而利仁義者衆也道德喪而仁義彰仁義彰而名利作禮教之弊直在茲也先王以道德之不行故以仁義化之行仁義之不篤故以禮

楚寶

八卷十五

廿六

律檢之檢之彌繁而偽亦愈廣老莊是乃明無為之益塞爭欲之門夫極露智之妙總會通之和者莫尚乎聖人輩一代之弘制垂千載之遺風則非聖不立然則聖人之在世吐言則為訓辭莅事則為物軌運通則與時隆理喪則與世弊矣是以大為之論以標其旨物必有宗事必有主寄責於聖人而遺累乎陳迹也故化之以絕聖棄智鎮之以無名之樸聖教救其末老莊明其本本末之塗殊而為教一也人之迷也其日久矣兇形者衆及道者少不覲千仞之門而

李充

逐適物之迹逐迹逾篤離本逾遠遂使華端與薄俗俱興妙緒與淳風並絕所以聖人長潛而迹未嘗滅矣懼後進惑其如此將越禮棄學而希無為之風見義教之殺而不覲其隆矣畧言所懷以補其闕引道家之弘旨會世教之適當義不違本言不流放庶以祛困蒙之蔽悟一往之惑乎其辭曰芒芒太初悠悠鴻荒虫虫萬類與道兼忘聖迹未顯賢名不彰怡此鼓腹率我猖狂資生既廣羣塗思通陶實師明匪予求蒙遺已濟物而天下為公大庭唱基義農宏贊六

楚寶

八卷十五

廿七

位時成離暉大觀濔洽兩濡化流風散比屋同塵而入罔僭亂爰暨中古哲王胥承質文代作禮統迭與事籍用以繁化因阻而疑動非性擾靜豈神澄名之攸彰道之攸廢乃損所隆乃崇所替刑作由於德衰三辟興乎淑世既敦既誘乃矯乃厲敦亦既備矯亦既深彫琢生文抑揚成音羣能騁技衆巧竭心野無陸馬山無散林風罔不動化罔不移人之失德反正作奇乃放欲以越禮不知希競之為病違彼夷塗而避此險徑狡兔陵岡游魚遁川至頤深妙大象幽玄

樂餌取宜而責功蹄筌先統喪歸而寄奇忘言政異
微辭拔本塞源迹永日尋響窮年刻意離性而失
其常然世有險夷運有通圯損益適時升降惟理道
不可以一日廢亦不可以一朝擬禮不可以千載制
亦不可以當年止非仁無以長物非義無以齊恥仁
義固不可遠去其害仁義者而已力行猶懼不逮希
企邈以遠矣室有善言應在千里况乎行止復禮克
已風人司箴敬貽君子征北將軍褚哀又引為恭軍
充以家貧苦求外出哀將許之為縣試問之充曰窮

楚寶

卷十五

廿六

授林豈服擇木乃除剡縣令遭母憂服闋為大著
作郎於時典籍混亂充刪除煩重以類相從分作四
部甚有條貫秘閣以為永制累遷中書侍郎卒官充
汪尚書及周易六篇釋莊論上下二篇詩賦表頌
等雜文二百四十首行于世子暕亦有文義多所述
作魏舉孝廉充從兄式以平隱著稱善楷隸中興初
仕至侍中

張懷瓘書斷曰衛夫人名鏐字茂漪廷尉展之女
弟恒之從女汝陰太守李矩之妻也隸書猶善規

矩鍾公云碎玉壺之水爛瑤臺之月婉然芳樹穆
若清風右軍少常師之永和五年卒年七十八子
充為中書郎亦工書又曰李式字景則江夏鍾武
人官至侍中衛夫人之猶子也甚推其叔母善書
右軍云李式平南之流亦可比度翼咸熙三年卒
年五十四隸草入能
聖楷按衛恒字巨山河東安邑人瓘之子也仕至
黃門郎善草隸書著四體書勢論甚佳衛展字道
舒恒之族弟夫人固非楚產因附其子以著焉又

楚寶

卷十五

廿九

按新語曰李弘度常歎不被遇殷揚州浩知其家
貧問君能屈志百里否李答曰北門之歎久已上
聞竊猿奔林豈服擇木遂授剡縣此與本傳亦異

羅舍

羅舍字君章，桂陽耒陽人也。曾祖彥，臨海太守。父綬，榮陽太守。舍幼孤，為叔母朱氏所養。少有志尚，嘗畫臥夢一鳥，文彩異常，飛入口中，因驚起，說之。朱氏曰：鳥有文彩，汝後必有文章。自此後，藻思日新，弱冠州三辟不就。舍父嘗宰新淦，新淦人楊羨後為合州將，引舍為主簿。舍傲然不顧，羨招致不已，辭不獲而就焉。及羨去職，舍送之，到縣，新淦人以舍舊宰之子，咸致賂遺，舍難違而受之。及歸，悉封置而去。由是遠近

推服

焉。後為魏功曹，刺史庾亮以為部江夏從事。太守謝尚與舍為方外之好，乃稱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瑯。尋轉州主簿。後桓溫臨州，又補征西參軍。溫嘗使舍詣尚，有所檢劾。舍至，不問罷事，尚累日酣飲而還。溫問所劾事，舍曰：公謂尚何如人？溫曰：勝我也。舍曰：豈有勝公而行非邪？故一無所問。溫奇其意，而不責焉。轉州別駕，以解舍諠擾於城西池小洲上。立茅屋，伐木為牀，織業為席，而居布衣蔬食，晏如也。溫嘗與寮屬讌會，舍後至，溫問衆坐，曰：此何如人？或

卷之五

三

楚寶

曰：可謂荆楚之材。溫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徵為尚書郎。溫雅重其才，又表轉征西戶曹祭軍。俄遷宜都太守。及溫封南郡公，引為郎中令。尋徵正員郎，累遷散騎常侍，中仍轉廷尉。長沙相年老致仕，加中散大夫，門施行馬。初，舍在官，舍有一白雀，棲集堂宇，及致仕還家，階庭忽蘭菊叢生，以為德行之感焉。年七十七卒。所著文章行於世。聖楷曰：今荆州承天寺，云即羅舍舊宅。謬傳已久，考湖廣總志，寺乃晉永和中建，是時舍方為溫別

楚寶

卷之五

卅二

駕解舍尚不肯居安，得有宅，且其後官亦累遷，不定在荆州也。若夫蘭菊叢生，皆致仕還家後事。本傳甚明，無識者因杜少陵庾信羅舍俱有宅之句，遂附會其說耳。今衡州耒陽縣南四十里有羅舍墓，又始興記云：始興城西百餘步有樓霞樓，臨川王營置清暑遊焉。羅君章居之，因名羅公洲。樓下洲上，菓竹交蔭，長楊傍映，高梧前踈，即城隍趨同丘壑。按魏甘露元年，分桂陽置始興郡，此乃確證也。

庾於陵

庾於陵字子介，江陵人。散騎常侍黔婁之弟也。七歲能言，玄理既長，清警博學，有才思。齊隨王子隆為荊州，召為主簿，使與謝朓、宗史抄撰羣書。子隆代還，又以為送故主簿。子隆尋為明帝所害，僚吏與避，莫有至者。唯於陵與史獨留。經理喪事，始安王遙光為撫軍，引為行參軍兼記室。永元末，除東陽太守，安令為民吏。所稱天監初為建康獄平，遷尚書功論，詔待詔文德殿。後兼中書通事舍人，拜太子洗馬，舊事東宮官。

楚寶

卷五

世三

屬通為清選，洗馬掌文翰，尤其清者。近世用人，皆取甲族，有才望。時於陵與周捨並擢，充此職。高祖曰：官以人清，豈限甲族。時論以為美。累遷中書黃門侍郎。後終於鴻臚卿。文集十卷，第肩吾。聖楷按南齊書，庾易傳已自南陽徙居江陵。則於陵肩吾與信皆當作江陵人。而梁書黔婁傳仍系之新野者，是時南北三朝人無常世郡，無專屬故史臣據其祖系亦無由深攷耳。如宗氏之徙江陵，自炳始，劉氏之徙江陵，自蚪始，此類今皆正之。

庾肩吾

庾肩吾字子慎，江陵人。八歲能賦詩，特為兄於陵所友愛。初為晉安王國常侍，王每徙鎮，肩吾常隨。府在廣州，被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攜、王固、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中大通三年，王為皇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後除安西湘東王錄事參軍，太子率更令。中庶子簡文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擢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

楚寶

卷五

世三

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為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復踰於往時。時太子與湘東王書論之曰：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復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開筆有慙，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懦鈍，殊常競學浮跡，爭為闢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吾既拙於為文，不敢輕有拮據。

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楊馬曹王近則
游陸顏謝而觀其造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為
是則古文為非若答賢可稱則今體空棄俱為盡各
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
感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
相相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為學謝
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棄絕其所長惟
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空慕故胸馳臆
斷之侶好名忘賢之類方分肉於仁獸選卻克於耶

楚寶 八卷 五

齊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五徽金鏡反為拙目所嗤
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
不尋竟不精討鏘鏘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
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鄒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
望聞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爐墨不言
受其驅染紙札無情任其摧殘甚矣哉文之橫流一
至於此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
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樞機歟士簡之賦周升逸之

辨亦成佳手難可復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
者非第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其商
權辯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
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慙濫竿自恥譬斯袁紹與
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夢如何太
清中侯景寇陷京都及簡文即位以肩吾為度支尚
書時上流諸蕃並據州拒景景矯詔遣肩吾使江州
喻當陽公大心大心降賊肩吾因逃入建昌界宋子
仙破會稽購得肩吾欲殺之仙謂曰吾聞汝能作詩

楚寶 八卷 五

今可即作若能將貸汝命肩吾操筆便成子仙乃釋
以為建昌令仍開道奔江陵歷江州刺史領義陽太
守封武康縣侯卒
梁元帝中書令庾肩吾墓志曰荆山萬重地產卞
和之玉隨流千仞水出霧蛇之珠故能亂茲屈景
育斯唐宋掌庚命族世濟琳瑯遂昌開國蟬聯冠
冕父易高尚其道肥遁貞吉關吏蚤逢夙表真人
之氣少微映晚還彰隱士之星肩吾氣識淹通風
神間逸鐘鼓辭林笙簧文苑人為度支尚書任同

北斗錫韓稜之劔。朝比南宮。識鄭崇之履。余以其
為人也。瑚璉之器。無慚垂棘。杞梓之材。有均廊廟。
故贈散騎常侍。莛旌賢也。
張懷瓘書。斷曰。庾肩吾字叔慎。才華既秀。草隸兼
善。累紀專精。徧探名法。可謂瞻聞之士也。變態殊
妍。多慙質素。雖有奇尚。手不稱情。乏於筋力。文勝
質。則史是之謂乎。嘗作書品。亦有佳致。天寶元年
卒。子信亦工草書。

晉安湘東二王考

楚寶

卷十五

世六

聖楷按。梁簡文帝名綱。字世縱。小字六通。武帝第
三子。昭明太子同母弟也。初封晉安王。昭明薨。立
為皇太子。在位二年。為侯景所弑。帝幼而敏。處識
悟過人。六歲便能屬文。讀書十行俱下。善言玄理。
雅好題詩。其自序云。余七歲有詩癖。長而不倦。然
傷於輕豔。當時號曰宮體。元帝名緯。字世誠。小
字七符。亦曰法東。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大寶
三年。討誅侯景。正位江陵。自序六歲解為詩。因爾
稱學為文。及長。好學博極羣書。年十二患疥。閉齋

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瓶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
自寬。病率意讀史書。一日二十卷。年十四。便患目
多。不自執卷。置讀。書左右。各伺一。更恆致遠。曉
無休。已雖睡。卷猶不釋。五人各伺一。更恆致遠。曉
常眠。睡大。軒左右有睡。讀失次第。或偷卷。度紙必
驚覺。更令追讀。加以積楚。聚書四十年。得八萬卷。
江陵既陷。乃悉焚之。又以寶劍砍柱。令折。歎曰。文
武之道。今夜盡矣。

楚寶

卷十五

世七

劉之遴

劉之遴字思貞其先南陽人父蚪徙居江陵之邊八歲能屬文十五舉茂才對策沈約任昉見而異之起家靈朔主簿吏部尚書王瞻嘗候任昉值之邊在坐昉謂瞻曰此南陽劉之遴學優未任水鏡所宜甄擢瞻即辟為太學博士時張稷新除尚書僕射託昉為讓表昉令之邊代作操筆立成昉曰荆南秀氣果有異才後仕必當過僕御史中丞樂嵩即之邊躬憲臺奏彈皆之邊草焉遷平南行恭軍尚書起部郎延陵

楚實

卷十五

卅六

令荆州治中太宗臨荆州仍遷宣惠記室之邊為學明審博覽羣籍時劉顯章稜並強記之邊每與討論咸不能過也累遷中書侍郎出為南魏太守高祖謂曰卿母年德並高故令卿衣錦還鄉盡榮養之理後轉為西中郎湘東王長史太守如故初之邊在荆府嘗寄居南魏解忽夢前太守袁象曰卿後當為折臂太守即居此中之邊後果折臂遂臨此魏丁母憂服闋徵秘書監領步兵校尉出為郢州行事之邊意不願出固辭高祖手勅曰朕聞妻子具孝衰於親辭祿

具忠衰於君卿既內足理忌奉公之節遂為有司奏

免久之為都官尚書太常卿之邊好古愛奇在荆州聚古器數十百種有一器似甌可容一斛上有金錯字時人無能知者又獻古甌四種於東宮其第一種鏤銅鳴夷棹二枚兩耳有鏤鏤銘云建平二年造其第二種金銀錯鏤古罇二枚有篆銘云秦容成侯適楚之歲造其第三種外國灑灌一口銘云元封二年龜茲國獻其第四種古製灑盤一枚銘云初平二年造時鄒陽嗣王範得班固所上漢書與本獻之東宮

楚實

卷十五

卅九

皇太子令之邊與張纘到溉陸襄等參校異同之邊具異狀十事其大畧曰索本漢書稱永平十六年五月二十一日巳酉即班固上而今本無上書年月日字又索古本叙傳號為中篇今本稱為叙傳又今本叙傳載班彪事行而古本云稚生彪自有傳又今本紀及表志列傳不相合為次而古本相合為次總成三十八卷又今本外戚在西城後古本外戚次帝紀下又今本高五子文三王景十三王武五子宣元六王雜在諸傳秩中古本諸王悉次外戚下在陳項傳

前又今本韓彭英盧吳述云信惟餓隸布實踪徒越
亦狗盜芮尹江湖雲起龍驤化爲侯王古本述云淮
陰毅毅杖劍周章邦之傑子實惟彭英化爲侯王雲
起龍驤又古本第三十七卷解音釋義以助雅詁而
今本無此卷之遊奸屬文多學古體與河東裴子野
沛國劉顯常共討論書籍因爲交好是時周易尚書
禮記毛詩並有高祖義疏惟左氏傳尚關之遊乃著
春秋大意十科左氏十科三傳同異十科合三十事
以上之高祖大悅詔答之曰省所撰春秋義比事論

楚寶 八卷 五
書辭微奇遠編年之教言關義繁丘明傳洙泗之風
公羊稟西河之學鐸椒之解不追瑕丘之說無取繼
踵胡毋仲舒云盛因修毅梁千秋策篤張蒼之傳左
氏賈誼之襲荀卿源本分鍾指歸殊致詳畧紛然其
來舊矣昔在弱年乃經研味一從遺置迄將五紀兼
晚冬昏促機事罕暇夜分求衣未遑搜括須待夏景
試取推尋若溫故可求別酬所問也太清二年侯景
亂之遶避難還鄉未至卒於夏口時年七十二前後
文集五十卷行於世第之享字嘉會少亦有令名代

兄之遊爲南薨太守有異績數年卒於官荆土懷之
不忍斥其名號爲大南薨小南薨云
劉之遊與劉孝標借類苑書曰間聞足下作類苑
括綜百家馳騁千載彌綸天地經絡萬品撮道畧
之英華搜羣言之隱顯鉛摘既果殺青已就義以
類聚事以羣分述作之妙楊班儔也擅此博物何
快如之雖復子野調聲奇知音於後世文信構覽
懸百金於當時居然無以相向自非沈鬱雅之
思安能閉志經年勤成若此吾嘗聞爲之者勞觀

楚寶 八卷 五
之者逸足下已勞於精力安令吾見異書劉孝標
答書曰九冬有隙三餘暇時多遊書圃代樹萱蘇
若夫采壘壘於緇統閱微言於殘竹嘔飮膏液咀
嚼英華不知地之爲輿天之爲蓋廢測廻塘莫辨
輿馬鳥足以言乎是用周流墳素詳觀圖譜擗管
聯册纂茲英奇蛩蛩之謀止於善草周周之計利
在街翼故鳩集斯文益自綴其漏耳豈冀藏山之
石播於士大夫哉
南史曰之遊八歲能屬文父虬曰此兒必以文興

吾宗常謂諸子曰若比之顏氏之遯得吾之文由是鄉里稱之時有沙門僧惠有異識每詣此必呼之遯小字曰僧伽福德兒握手而進之又曰始武帝於齊代為荆府諮議時之遯父虬隱在百里洲蚤相知聞帝偶置之遣就蚪換穀百斛之遯時在父側曰蕭諮議躋士云何能得春願與其米蚪從之及帝即位常懷之侯景初避難還鄉湘東王緯嫉其才學聞其西上至夏口乃密送藥殺之不欲使人知乃自製誌銘厚其賻贈又曰之遯子三達

楚寶

卷五

三

字三善數歲能清言及屬文州將湘東王緯聞之盛集賓客召而試之說義屬詩皆有理致年十二聽江陵令賀華講禮還仍覆述不遺一句年十八卒之遯深懷悼恨乃題墓曰梁妙士以旌之聖楷曰湘東王殺劉之遯隋煬帝殺薛道衡王胄皆始於奸勝妬才之念如文士相排陷不足齒也若魏武殺孔融彌衡諸人自是英雄手段故共一殺名士而或以之得人力或以之失人心彼所爭者非一才一技之微耳

楚寶卷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李駉芬較訂

文苑

庾信

庾信字子山其先南陽新野人祖易徙居江陵父肩吾梁散騎常侍中書令信幼而俊邁聰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類

楚寶

卷六

七

然有過人者起家湘東國常侍轉安南府參軍時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摛為左衛率摛子陵及信並為抄撰學士父子在東宮出入禁闥恩禮莫與比隆既有盛才文並綺豔故世號為徐庾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京都莫不傳誦累遷尚書度支郎中通直正員郎出為郢州別駕尋兼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還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宸先

遷臺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
及卽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常侍聘於
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孝閔帝踐祚累遷驃騎大
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侯俄拜
洛州刺史信多識舊章爲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
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
王褒及信等十數人高祖唯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
褒並留而不遣尋徵爲司宗中大夫世宗高祖皆周
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趙滕諸王周旋款至

楚賈

卷十六

二

有若布衣之交蒙公碑誌多相請託唯王褒頗與信
相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有鄉關
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云其叙曰粵以戊辰
之年建亥之月大盜移國金陵瓦解余乃竄身荒谷
公私塗炭華陽奔命有去無歸中與道消窮於甲戌
三日哭於都亭三年囚於別館天道周星物極不反
傳變之但悲身世無所求生袁安之每念王室自然
流涕管桓君山之志事杜元顛之生不並有著書成
能自序潘嶽之文彩始述家風陸機之詞賦多陳世

德信年始二毛卽逢喪亂藐是流離至於暮齒燕
遠別悲不自勝楚老相逢泣將何及與南山之雨忽
踐秦庭讓東海之濱遂殫周粟下亭漂泊泉橋驛旅
楚歌非取樂之方魯酒無忘憂之用迫惟此賦聊以
記言不無危苦之辭唯以悲哀爲至日暮途遠人間
何世將軍一去大樹飄零壯士不還寒風蕭瑟荆璧
脫柱受連城而見欺載書橫階捧珠盤而不定鍾儀
君子入就南冠之囚季孫行人留守西河之館申包
胥之頓地碎之以首蔡威公之淚盡加之以血鈞臺

楚賈

卷十六

三

移柳非玉闕之可望萃亭嘆鶴豈河橋之可聞孫策
以天下爲三分炭裁一旅項羽用江東之子弟人唯
八千遂乃分裂山河宰割天下豈有百萬義師一朝
卷甲芟夷斬伐如草木焉江淮無涯岸之阻亭壁無
藩籬之固頭會箕歛者合從締交鉏耨矜者因利
乘便將非江表王氣應終三百年乎是知并吞六合
不免軼道之災混一車書無救平陽之禍嗚呼山嶽
崩頽旣履危亾之運春秋迭代必有去故之悲天意
人事可以悽愴傷心者矣况復舟楫路窮星漢非乘

棧可上風。礙道阻。蓬萊無可到。之期窮者。欲達其言。勞者須歌其事。陸士衡聞而撫掌。是所甘心。張平子見而陋之。固其空矣。賦多不載。大象初。以疾去職。卒有文集二十卷。隋文帝深悼之。贈本官。加荆淮二州刺史。子立嗣。

後周書曰。周氏創業。運屬陵夷。纂遺文於既喪。聘奇士如弗及。是以蘇亮。蘇綽。盧柔。唐瑾。元偉。李昶。之徒。咸奮鱗翼。白致青紫。然綽建言。務存質朴。遂糠粃魏晉。意章虞夏。雖屬詞有師古之美。矯枉非

楚寶

八卷十六

適時之用。故莫能常行焉。既而革車電邁。清宮雲撒。爾其荆衡杞梓。東南竹箭。佛器用於廟堂。者衆矣。唯王褒。庾信。奇才秀出。牢籠于一代。是時世宗雅詞。雲委滕越。二王雕章。間發成築。宮虛館有如布衣之交。由是朝廷之間。間之士莫不忌味於遺韻。眩精於末光。猶丘陵之仰嵩岱。川流之宗溟渤也。然則子山之文。發源千宋。末盛行于梁季。其體以淫放為本。其詞以輕險為宗。故能誇曰。後于紅紫蕩心。逾于鄭衛。管楊子雲有言。詩人之賦麗

以則詞人之賦麗。以淫若以庾氏方之。斯又詞賦之罪人也。

俞載曰。梁庾信從南朝初至北方。文士多輕之。信將枯樹賦以示之。於後無敢言者。時溫子昇作韓陵山寺碑。信讀而寫其本。南人問信曰。北方文士何如。信曰。唯有韓陵山一片石。堪共語。薛道衡盧思道少解把筆。自餘驢鳴狗吠。聒耳而已。

楊慎曰。庾信之詩。為梁之冠絕。啓唐之先鞭。史評其詩曰。綺豔。杜子美稱之曰。清新。又曰。老成。綺豔

楚寶

八卷十六

五

清。新人皆知之。而其老成。獨子美能發其妙。余嘗合而衍之曰。綺多傷質。豔多無骨。清易近薄。新易近尖。子山之詩。綺而有質。豔而有骨。清而不薄。新而不尖。所以為老成也。若元人之詩。非不綺豔。非不清新。而乏老成。宋人詩。則強作老成。而綺豔清新。無未之有。子山者可謂兼之矣。

宗懷

宗懷字元懷其先南陽涅陽人八世祖承永嘉之亂討陳敏有功封柴桑縣侯除空都罷守漢安郡縣卒官子孫因居江陵懷少聰令好讀書晝夜不倦語輒引古事鄉里呼為童子學士梁普通六年舉秀才以不及二宮元會何不對策及梁元帝鎮荊州謂長史劉之遴曰貴鄉多士為舉一有意少年之選以懷應命即日引見令兼記室嘗夕被召宿省使制龍川廟碑一夜便就詔朝呈上梁元帝歎美之及移鎮江

進寶

人卷六

六

州以懷為刑獄參軍兼掌書記歷臨汝建成廣晉三縣令這母憂去職哭輒殿血兩旬之內絕而復蘇者三每有羣鳥數千集於廬舍候哭而來哭止而去時論稱之以為孝感所致梁元帝重收荊州以懷為別駕江陵令及帝即位擢為尚書侍郎封信安縣侯邑一千戶累遷吏部尚書初侯景平後梁元帝議還建業唯懷勸都洛宮以其鄉里在荊州故也及江陵陷與王褒等入關周太祖以懷名重南土甚禮之孝聞帝踐祚拜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世宗即位又與王

褒等在麟趾殿判定羣書鼓蒙宴賜保定中卒有集

二十卷行於世

後周書曰宗懷幹局才辭見稱于梁元之世建乎俘囚楚旬播越秦中屢太祖思治之辰遇世宗好士之日在朝不預政事就列纜忝戎章豈懷道圖全優游卒歲將用與不用留滯當年乎聖楷接懷適遇梁元功稱佐命一旦江陵陷沒荷君之難速爾愬然何其厚於親而薄於君也方寸之內忠孝異情荆楚歲時有難乎其為感者矣又按別傳

進寶

人卷六

七

懷父高之先為南臺書侍御史犯憲當坐懷願免釋罪終身蔬食鄉里以此稱之然識者多言其極也及在尚書日太進魚肉國子祭酒沛國劉毅之曰本知卿不忠猶謂卿孝今日便是忠孝並無懷莫對嗟乎世豈有不忠而能稱孝者哉真偽之間正向有辨

柳晉

柳晉字顯官本河東人也晉永嘉之亂徙家襄陽祖悛梁侍中父暉都官尚書晉少聰敏解屬文好讀書所覽將萬卷仕梁繹禍著作佐郎後蕭晉據荊州以為侍中領國子祭酒吏部尚書及梁國廢以無吏幹去職尋轉晉王諮議將軍王好文雅招引才學之士諸葛穎虞世南王胄朱瑒等百餘人以充學士而晉為之冠王以師友處之每有文什必令其潤色然後示人嘗朝京師還作鱷海賦命晉為序詞甚典麗

楚寶

八卷十六

初王屬文為皮信體及見晉後文體遂變仁壽初晉為東宮學士加通直散騎常侍檢校洗馬甚見親重每召入臥內與之宴讀晉尤俊辯多在侍從有所稱問應答如響性又嗜酒言雜諠諧由是彌為王所親狎以其好內典令撰法華玄宗為二十卷奏之王大悅賞賜優洽儕輩莫比及王嗣位拜秘書監封漢南縣公帝選朝後使命入閣言實諷讀終日而罷帝每與嬪后對酒時逢典會輒遣命之至與同榻共席思若友朋帝稍恨不能夜召於是命匠刻木為偶人

施機

施機關能坐起拜伏以像晉帝每在月下對酒輒命宮人置之於座與相酬酢而為歡笑從幸揚州遇疾卒年六十九帝傷惜者久之贈大將諡曰康撰晉王北伐記十五卷有集十卷行於世

楚寶

八卷十六

聖楷曰共一隋煬也于薛道衡王胄則忌之至于死于柳晉則寵異之至為木偶以象其生豈人至之好惡故有偏殊抑文人之命自我之耶然晉非隋煬亦幾不免諸葛穎之手矣吁可畏哉嘗讀類之推家訓云文章之體標舉典會發引性靈使人矜伐故忽于持操果于進取今世文士此患彌切一字愜當一句清巧神厲九霄凌于載自吟白賞不覺更有傍人加以砂礫所傷憐于子戰諷刺之禍速于風塵深宜防慮以保元吉嗟乎由此觀之文人習氣固未易除也然惟多讀書厚養氣庶幾免夫

杜審言

杜審言字必簡，襄州襄陽人。晉征南將軍預遠裔，擢
進士，為隱城尉。恃才高，以傲世。見城蘇味道為天官，
侍郎審言集判，出謂人曰：味道必死人，驚問故。答曰：
彼見吾判，且羞死。又嘗語人曰：吾文章當得屈宋作，
衙官吾筆當得王羲之。北而其矜誕類此。累遷洛陽
丞，坐事貶吉州司戶參軍。司馬周季重司戶部若訥，
構其罪繫獄，將殺之。季重等酒酣，審言子并年十三，
東刃刺季重於坐，左右殺并。季重將死曰：審言有孝

楚賈

卷十六

十

子吾不知若訥，故誤我。審言免官，還東都。蘇頌傷并
孝烈，誌其墓，劉允濟然以文後武后，召審言將用之。
問曰：卿喜否？審言蹈舞謝后，令賦歡喜詩，歎重其文。
授著作佐郎，遷膳部員外郎。神龍初，坐交通張易之，
流崖州。入為國子監主簿，修文館直學士。卒。大學士
李嶠等奏請加贈，詔贈著作郎。初，審言病甚，宋之問
武平一等省候何如？答曰：甚為造化，小兒相苦，尚何
言！然吾在久，壓公等，今且死，固大慰，但恨不見替人。
云：少與李矯、崔融、蘇味道為文章，四友世號崔李蘇。

杜融之

宋之問祭杜學士審言文曰：嗚呼！位曰天寶，才曰
天爵，鮮業備而官成，多聲高而命薄。屈原不終於
楚相，楊雄自投於漢閣，代生人而豈無人，逮代而
咸若。運鍾唐虞，崇文寵儒，國求至寶，家獻明珠。後
俊有王揚、盧駱，繼之以子跡、雲、衡、王也。才參卿於
西陝，楊也終遠，宰於東吳。盧則哀其栖山而臥疾，
駱則不能保族而全軀。由運然耶？莫以福壽自衛，
將神忌也。不得華實，斯俱惟霽，昭昭度越。諸子言

楚賈

卷十六

十一

必得雋意，常通理。其含潤也，若和風。欲購露氣，
於春林，其乘豔也，似涼雨。半晴懸日，光於秋水。眾
轍同遵者，攢落羣心，不際者，探擬人，也不幸而則
凶名兮，可大而不死。君之栖遯，自昔迷方，逢時泰
兮，欲遠聞數奇兮，自傷屬文。母之丕運，應才子之
明歎，援淪秀於蘭晚，待遊仙於栢梁。命以著作，拜
之為郎，始翔鶯於清列，旋禦魅於炎荒。遺嫁鴈兮，
超彭蠡，作編人兮，居越棠。殊許靖之新適，憶虞舜
之舊鄉。惟皇龍興，再施法度，拂沈溟渤，奮翔兩靈。

通籍於八舍禁門，搖筆於萬年芬樹，仰赤塚兮非遠，謂白首兮方遇。君病何病，到此彌留，蘇雖餌兮靈愈，鍼不及兮增憂。雖則妙辭，莫識寶冀，明神獲瘳，嗚呼哀哉。君之將亡，其言也善，余向十旬，日或臥展，君感斯意，贈言宛轉，識金石之契，密悔文章之交。淺命子誠，妻既懇且辨，自予與君，弱歲遊執文翰，共許風露相浥，况窮海兮同窞，復文坊兮並入。川流遽闊，隙電初過，符乘運兮如此，今造寒兮若何。懷君時倚兮念已，積念君恩，惠兮情倍，多道

楚寶

卷十六

三

之南宅，困之京，粟使君孤之有餘，靈我家之不足。籍籍流議，喧喧薄俗，名全每困於鏤，金身沒誰恨。其理玉空，落長松千尺，詎置生芻一束，倬彼韋公。贈殷禮，緝善手，崔子理感，情屬相識，有素見覽，增。弱澄君詞賦於雲臺之上，藏君齒髮於侯山之曲。維氏山兮山上雲，秦城郊兮郊外墳，孟冬十日兮共。歸君君有霧兮聞不聞，我咀瑤兮君知自夕，坐泣焚芝蓬，哀畫柳關，視祖載爰奠，卮酒願歆，悲誠將告良友。

唐文藝傳曰：初中宗景龍二年，始於修文館置大學士四員，學士八員，直學士十二員，象四時八節。十二月，於是李嶠、宗楚客、趙彥昭、韋嗣立為大學生，李適、劉憲、崔湜、鄭愔、盧藏用、李又岑、義劉子玄為學士，薛稷、馬懷素、宋之問、武平一、杜審言、沈佺期、閔朝隱為直學士。又召徐堅、韋元旦、徐孝伯、劉允濟等，備員。其後被選者不一。凡天子饗會，游豫唯宰相及學士得從。春幸梨園，并渭水，祓除則賜細柳園，辟癘。夏宴蒲萄園，賜朱櫻，秋登慈恩浮圖。

楚寶

卷十六

三

獻菊花酒，稱壽。冬幸新豐，歷白鹿觀，上驪山，賜浴。湯池，給香，不關。澤從行，給翔麟馬，品官黃衣，各一。帝有所感，卽賦詩，學士皆屬和。當時人所歆慕，然皆狎狻，佻佻忘君，臣禮法，惟以文章取幸云。

杜易簡

杜易簡者，審言從祖兄也。九歲能屬文，長博學，為岑文本所器，擢進士，補渭南尉。咸亨初入殿中侍御史，嘗道遇吏部尚書李敬玄，不避敬玄，恨召為考功員外郎，屈之，而侍郎裴行儉與敬玄不平，故易簡上書言敬玄罪，敬玄曰：「襄陽兒輕薄，乃爾。」因奏易簡險躁，高宗怒，貶開州司馬。

聖楷曰：嘗見唐科第題名考，高宗咸亨元年進士五十四人，狀元杜易簡，進士杜審言、杜氏科名亦

楚寶

卷十六

云盛矣。易簡有集二十卷，又有御史臺雜注五卷，今皆不傳。其湘川新曲一首，清婉可誦，附錄之。云：二八相招，携采菱，度前溪，弱腕隨梳，起織腰，向舸低。自解看花笑，憎聞染竹啼。又續通典云：御史臺侍御史廳前有古栢兩株，杜易簡為之贊云：爰有貞栢，徙植清臺，齋條霜勁，蠶葉風開，始逢鸚喜，終見鳥來。

劉孝孫

劉孝孫者，荊州人。祖貞，周石臺太守。孝孫少知名，大業末為王世充躬犯王，辯行臺郎中，辯降，眾引去，獨孝孫攀援號慟，送于郊。貞觀六年，遷著作佐郎。吳王友歷諮議將軍，遷太子洗馬，未拜卒。

新唐書曰：武德四年，太宗為天策上將軍，冠配稍平，乃鄉儒官城西，作文學館，收聘賢士。於是下教以杜如晦、房玄齡、于志寧、蘇世長、薛收、褚亮、姚思廉、陸德明、孔穎達、李玄道、李守素、虞世南、蔡允恭

楚寶

卷十六

十五

顏相時許敬宗、陸元敬、蓋文達、蘇瑒，並以本官為學士。七年，收卒，復召東虞州錄事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遞宿于閣下，悉給珍膳，每暇日訪以政事，討論墳籍，權畧前載，無常禮之閒。命閣立本圖象，使亮為之贊，題名字爵里號十八。學士藏之書府，以章禮賢之重。方是時，在選中者謂之登瀛洲。聖楷按：劉孝孫集三十卷，又有二儀寶錄一卷，隋開皇曆一卷，七曜雜術二卷，古今類聚詩苑三十卷，俱載唐藝文志。

歐陽詢 子通附

歐陽詢字信本，潭州臨湘人。父紇，陳廣州刺史。以誅反誅，詢嘗從坐，匿而免。江總以故人子，私養之。貌寢俊，敏悟絕人。總教以書記，每讀輒數行，同盡遂博貫。經史仕隋為太常博士。高祖微時，數與游，既即位，累擢給事中，詢初倣王羲之書，後險勁過之。因自名其體尺牘，所傳人以爲法。高麗嘗遣使求之，帝歎曰：彼觀其書，固謂形貌魁梧，嘗行見索靖所書碑，觀之去數步復返，及夜乃布坐至宿，其傍三日乃得去其

楚寶

卷十六

七

所嗜類此。貞觀初，歷太子率更令，弘文館學士，封渤海男。卒年八十五。子通，儀鳳中累遷中書舍人，居喪喪詔奪哀，每入朝，徒跣及門，夜直，籍籍以寢，非公事不語。還家輒號慟，年饑，未克葬。居廬四年，不釋服。冬月，家人以糗絮落置席下，通覺，即徹去，絮還殿中。監封渤海子天授初，轉司禮卿，判言事，輔政月餘，會鳳閣舍人張嘉福請以武承嗣爲太子，通與岑長倩等固執，忤諸武意，及長倩下獄，坐大逆，死。來俊臣并引通同謀，通雖被慘毒，無異詞。俊臣代占誅之，神龍

初，追復官爵，通蚤孤，母徐教以父書，懼其隋嘗遺使市父遺跡，通乃刺意臨倣，以求售。數年，書亞於詢。父子齊名，號大小歐陽。體緒遂良，亦以書自名。嘗問虞世南曰：吾書何如？智永答曰：吾聞不擇紙筆，皆得如志。君豈得此？遂良曰：然則何如？世南曰：君若手和筆調，固可貴。尚遠良大喜，通脫自矜，重以狸毛爲筆，覆以兔毫，管皆象犀，非是未嘗書。

唐紀曰：武德九年九月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

楚寶

卷十六

七

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學士。令夏曰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確政事，或至夜分乃罷。聖楷按歷代文章，自漢以來，史官列其名氏篇第，以爲六藝九種，七畧至唐始分爲四類，曰經、史、子、集。以乙丙丁爲次，謂之四庫書。亦曰四部。其本有正有副，軸帶帙籤，皆異色以別之。凡購天下書以千錢購書一卷，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爲書手，繕寫

藏于四庫以宮人掌之又修書局太府月給蜀紙麻紙五千卷季給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九歲給河間景城清河博平四魏兔千五百皮為筆材故其藏書之盛極于一時其著錄者五萬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學者自為之書又一萬八千四百六十九卷歐陽詢嘗被命撰藝文類聚凡一百卷其書至今行之

廣川書跋曰書必托於筆以顯則筋骨肉理皆筆之所寄也率受于筆特未嘗擇而皆得佳趣故常

楚寶

八卷十六

六

是絕藝蓋其所寄者心耳論者謂飛白冠絕有龍蛇戰鬪之象雲霧輕飄之勢真行出于大令森森焉若武庫矛戟至使智永奪氣信乎書妙至此極者然飛白篆書世不復傳今收真行章草可見知畧無動敵非虛語也

聖楷曰大小歐陽為子潭州人然問之潭州人無一知者亦大可歎也湖南書法久絕即神禹碣北海碑巍然峙于嶽麓尚不辨為宋以後重刻現其他手嘗攷古法帖講系有慶曆長沙帖為丞相劉

沈帥潭日以淳化官帖命錢希白摸刻于魏齋亦謂之潭帖此外又有長沙別本私第本新刻本俱稱墨妙蜀人秦子明摹之練兵於長沙日乃買石摹刻僧寶月古法帖十卷載魁黔江其時刻石者為潭人湯正臣併二子仙芝露芝黃山谷跋秦氏所置法帖云湯正臣父子皆善摹刻得于手而應于心近古入用筆意鑿乎當時刻工尚有如此妙手何今昔之不相及一至此耶董思白太史云歐陽信本有楚辭諸帖刻于長沙今亦未聞然則

楚寶

八卷十六

九

今人不及古人且併令古人遺蹟亦與寒煙同滅沒可勝歎哉

帝豫

帝豫字建侯，襄州襄陽人。後周昌州刺史固七世孫。後徙河南，長安中舉學兼流畧詞，擅文場科擢上第。時年十六，以父喪罷復舉，手筆俊拔，科中之，尚襄邑尉。奏事闕下，會節愍太子難安樂，公至請為皇太女。豫曰：「管梅福上書議后族，彼何人哉？」乃上疏請立皇太子。詔深切，人為寒懼。太平公主聞其名，將表為諫官。豫取汗詔，詣道去，俄舉賢良方正，異等為陽翟尉。開元初，觀察使薦豫賢，遷監察御史，出為樂壽令。前

楚賈

卷十六

令以親喪解而豫母病，訴諸朝，改懷州司倉參軍。復舉超拔羣類科，會母喪去，服除授大理丞，遷考功員外郎。遂為中書舍人，與韓休許景先徐安貞遜逃名相。甲乙出為鄭州刺史，韓休輔政，舉代己入拜吏部侍郎。玄宗曰：「卿前日考功職，祥事允故，有今授豫典選。」六年，拔寒遠士多至，臺閣當時推知人號。席公云：天寶六載，進禮部尚書，累封襄陽縣子。凡四以使者，按行江南江東淮南河北，南方俗死不葬，暴骨中野，豫教以理，欽明列科防俗為之改，豫清直，無欲當官。

不為勢權所撼，性謹畏，與子弟屬吏書，不作草字。或曰：此細事耳，何啻慮答曰：細不謹，况大事邪？及疾篤，遺令三日，欽欽已，即塗勿久，習以贖公私，賞不足可。賣居宅以終事。卒年六十九，贈江陵大都督，諡曰文。帝嘗登朝，元閣賦詩，羣臣屬和，帝以豫詩最工，詔曰：「詩人之冠，冕也。第晉亦以文名當時。」

唐二公主考

聖楷按：安樂公主，中宗幼女，帝起昇陵而生，解衣以祿之名，襲兒妹秀，辯敏，后尤愛之。下嫁武宗

楚賈

卷十六

廿

訓帝復位，先豔動天下，侯王柄臣多出其門，嘗白為制勅，掩其文，令上署之，上笑而從之，竟不視也。又私請廢太子，立己為皇太女，上雖不從，亦不譏責。與太平等七公主皆開府，而至府官屬尤濫，嘗請昆明池為私沼，不得乃自鑿，定昆明池，延寢數里，以抗之。崇訓死，至素與武延秀亂，即嫁之後，臨淄王誅韋后，至方覽鏡，作為亂兵所斬。太平公主，則天皇后所生，后愛之，傾諸女，榮國夫人死后，丐至為道士，以幸，冥福久之，至衣紫袍，玉

帶折上巾，與紛礪歌舞。帝前帝及后大笑曰：兒不為武官，何遽爾？至曰：以賜駙馬，可乎？帝識其意，擢薛紹尚之。紹死后，殺武攸暨妻，以配至。至方額，廣願沈敏，多權畧。武后以為類，已煩得預密謀。中宗之世，韋后安樂公主皆畏之。後卒以謀廢太子，賜死于第。

楚寶

卷十六

二

李邕

李邕字泰和，其先江夏人。父善淹，黃經籍，梁顯慶中兼沛王侍讀。注昭明太子文選，邕少知名，詔特進。李嶠願讀秘書，嶠曰：秘閣萬卷，豈時日能習耶？邕固請乃假直秘書，未幾辭去。嶠驚試問與篇，隱帙了辯如響。邕歎曰：子且名家，嶠為內史，與監察御史張廷珪薦邕。文高氣方，直才任諫，諍乃召拜左拾遺。御史中丞宋璟劾張昌宗等反狀，武后不應。邕立階下，大言曰：璟所陳社稷大計，陛下當聽。石色解，即可璟奏。邕

楚寶

卷十六

七

出或讓曰：子位卑，一忤奇禍，不測。邕曰：不如是名，亦不傳。中宗立，鄭善思以方技幸，擢秘書監。邕諫曰：陛下躬政日淺，有九重之嚴，未聞道路橫譏。今籍籍皆言善思馮詭，說妖祥，陛下不知，猥見驅使。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陛下誠以善思術可致，氏生則爽鳩氏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神人邪？秦漢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致佛法邪？梁武帝且因之，永有天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能鬼道邪？墨翟子寶且各獻其主，永有天下。

下非陛下乃今可得自古堯舜稱聖者臣親所以行
皆在人事教睦九族不章百姓不聞以鬼神遊治天
下惟陛下省察不納五王誅坐蒼飛東之出為南和
令貶富州司戶參軍事韋氏平召拜左臺殿中侍御
史彈劾任職人頗憚之遷戶部員外郎岑義崔湜惡
崔日用而邕與之交玄宗在東官邕及崔隱甫倪若
水同被禮遇義等忌之貶邕舍城丞玄宗即位召為
戶部郎中張廷珪為黃門侍郎而姜皎方幸乃援邕
為御史中丞姚崇疾邕陰踪左遷括州司馬起為陳

楚寶 卷十六

州刺史帝封泰山還邕見帝汴州詔獻詞賦帝悅然
矜肆自謂且宰相邕素輕張悅與相惡會仇人告邕
贖貸枉法下獄當死許畧男子孔璋上書天子曰明
主舉能而捨過取才而察行烈士抗節勇者不避死
故晉用林父不以過漢任陳平不以行禽患隕身不
祈生北郭碎首不受死向若林父誅陳平死百里不
用嬰嬰兒還足晉無赤狄之土漢無天子之尊秦不
彊齊不霸矣伏見陳州刺史邕剛毅忠烈難不苟免
往者折二張之角挫韋氏之鋒雖身受謫屈而姦謀

沮解即邕有功於國且邕所能者極孤恤窮救乏
惠家無私聚今聞坐臧下吏死在旦夕臣聞生無益
於國者不若殺身以明賢臣願以六尺之軀寄斧鉞
以代邕死臣與邕生不款曲臣知有邕邕不知有
臣臣不違邕明矣夫知賢而舉仁也任人之忠義也
獲二善以死臣又何求伏惟陛下寬邕之死使率德
改行興林父曲逆之功臣得瞑目附會息北郭之迹
大願畢矣若以陽和方始重行大戮則臣請伏劍不
敢煩有司皇天后土實聞臣言若吳楚反漢得劇孟

楚寶 卷十六

則不要夫以一賢而敵七國之衆伏惟數舍垢之
棄瑕之義遠思劇孟近取於邕况告成岱宗天地
新赦而復論人誰無罪惟明王之臣聞士為知己
者死臣不為死者所知而甘之死者非特惜邕賢亦
以成陛下矜能之慈疏奏邕得戒死貶邕化尉流
嶺南邕妻溫復為邕請戍邊自贖曰邕少習文章疾
惡如讎不容於衆邪安切齒諸儒側目頻謫遠罷削
跡朝端不啻十載歲時歎息聞者傷懷屬國家有事
泰山法駕旋路邕獻牛酒例蒙恩私妾聞正人用卿

俟人憂邕之禍端故自此始且邕比任外官幸無一
毀天意暫顧罪過旋空諍曰士無賢不肖入朝見疾
惟陛下明察邕初蒙訊責便繫牢戶水不入口者踰
五日氣息奄奄惟史是聽事生吏口迫邕手書貸人
蠶種以為枉法市羅貢奉指為奸賊於時既朝堂
守捉嚴固號天訴地誰肯為開泣血去國投骨菜齋
永無還期委顧使邕得充一卒効力正事將塗朔邊
骨糞沙壤成邕風心表入不肖邕後從中人楊思勗
討嶺南賊有功徙澧州司馬開元二十三年起為括

楚寶

卷十六

共

州刺史喜興利除害復坐誣枉且得罪天子識其名
詔勿劾後歷滿滑二州刺史上計京師始邕蚤有名
重義愛士久斥外不與士大夫接既入朝人間傳其
畚目環異至阡陌聚觀後生望風內謁門巷填隘中
人臨問索所為文章且進上以讒媚不得留出為浚
魏北海太守天寶中左驍衛兵曹參軍柳勣有罪下
獄邕嘗遺勣馬故吉溫使引邕嘗以休咎相語陰賂
遺宰相李林甫素忌邕因傅以罪詔刑部員外郎祁
順之監察御史羅希夷就罷杖殺之時年七十代宗

時歸秘書監邕之文於碑頌是所長人奉金帛請其
文前後所受鉅萬計邕雖誦不進而文名天下時稱
李北海盧藏用嘗謂邕如干將莫邪難與爭鋒但虞
傷之傷耳後卒如言杜甫知邕負謗死作八哀詩讀者

杜甫八哀詩江夏李公邕曰長嘯宇宙間高才日
陵替古人不可見前輩復誰繼憶昔李公存詞林
有根抵聲華當健筆灑落富清製風流散金石追
琢山嶽銳情如造化理學貫天人際于湯奄其門

楚寶

卷十六

光

碑版昭四裔各滿深望還森然起凡例蕭蕭白楊
路洞徹寶珠惠龍宮塔廟湧浩劫浮雲衛宗儒狙
豆事故吏去思計賄疎已皆虛跋涉會不泥向來
映當時豈獨勸後世豐屋珊瑚鈞麒麟織成罽紫
驕隨劍几義取無虛歲分宅脫膠間感激懷未濟
衆歸賄給美擺落多藏掖獨步四十年風聽九泉
嗚呼江夏姿竟掩宣尼袂往者武后朝引用多
寵嬖否臧太常議面折二張勢哀俗凜生風排落
秋晏霽忠貞負冤恨宮闈深旒纒放逐蚤聯翩低

垂困炎癘。日斜鵬鳥入。魂斷蒼梧帝。榮枯奄不暇。
星駕無安稅。幾分漢庭竹。風擁文侯簋。終悲洛陽
獄事近。小臣斃禍階。初負謗。易力何深。伊苛臨
滯亭酒。酣託末契。重敘東都別。朝陰改軒砌。論文
到。崔蘇指。盡流。水逝。近伏盈川。雄未甘特。進。麗。是
非。張相。國相。扼一危。腕爭名。古。然。鑣。捷。款。不。閉。
例。及。吾。家。詩。曠。懷。掃。氛。驛。慷慨。嗣。真。作。吞。雲。玉。山。
桂。鍾。律。儼。高。懸。鯨。鯢。噴。迢。遙。坡。陀。青。州。血。燕。沒。汶。
陽。瘞。哀。贈。竟。蕭。條。恩。波。延。揭。孺。子。孫。存。如。絨。舊。客。

楚寶 卷十六 廿九

舟。疑。滯。君。臣。尚。論。兵。將。帥。接。孫。前。朗。詠。六。公。篇。憂。
來。錄。蒙。蔽。聖。權。按。趙。明。誠。金。石。錄。云。唐。六。公。詠。
李。邕。撰。文。辭。高。古。真。一。代。佳。作。也。六。公。者。五。王。張。
東。之。等。各。為。一。章。狄。丞。相。為。一。章。
唐。志。曰。李。邕。義。烈。英。邁。正。直。詞。辨。文。章。書。翰。號。翰。
林。六。絕。
書。法。苑。曰。李。邕。書。始。變。右。軍。行。法。頓。挫。起。伏。李。陽。
冰。謂。之。書。中。仙。手。
聖。楷。曰。李。北。海。邕。之。先。自。高。陽。侯。就。至。六。世。孫。式。

仕晉為侍中。皆居江夏。其後孫元哲。乃徙廣陵。元
哲生善。善生邕。邕之再居江夏。不可知。然新唐書
儒學傳曰。曹憲。揚州江都人。始以梁昭明太子文
選授諸生。而同魏模。公孫羅。江夏李善。相繼傳
授。於是其學大興。按此。則善與邕。仍當係之江夏。
作江都者。非也。又李白題江夏修靜寺曰。我家北
海宅。作寺南江濱。空庭無玉樹。高殿坐幽人。書帶
留青草。琴堂羅素塵。不生種桃李。寂滅不成春。注
云。此寺是李北海舊宅。今修靜寺在洪山西菴之

楚寶 卷十六 廿九

東。董宗伯其畧曰。長沙嶽麓寺有李北海碑。李
江夏人。其為楚書碑。惟此。又曰。北海在當時。特以
文名後。乃為書所掩。
聖楷又按。晁氏讀書記云。李善。江夏人。高宗時。為
弘文學士。博學經史百家。無不備覽。而無文時。入
謂之書。箴。當為昭明文選。輯註。博引經史。釋事。而
忘其義。書成。上進。問其子。邕。邕無言。善曰。非耶。爾
當正之。於是。邕。要加以義釋。解精於五臣。今釋事
加義者。兩存焉。

杜甫

杜甫字子美，襄陽人。少貧，不自振。客吳越，齊趙間。李邕奇其材，先往見之。舉進士，不中第。困長安，天寶十三年，玄宗朝獻太清宮饗廟及郊，甫奏賦三篇，帝奇之。使侍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衛率府曹參軍，數上賦頌，因高自稱道。且言先帝怒，預以來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審言以文章顯中宗時，臣賴緒業，自七歲屬辭，且四十年，然衣不蓋體，常寄食於人，竊恐轉死溝壑，伏惟天子哀憐之。若令

雙贊

卷十六

三

執先臣故事，拔泥塗之久，辱則臣之述，作雖不足鼓吹六經，至沈鬱頓挫，隨時敏給，楊雄枚臯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棄之會祿山亂，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為賊所得。至德二年，八月，鳳翔上謁，拜右拾遺，與房琯為布衣交。琯時敗陳濤斜，又以客董廷蘭罷宰相，甫上疏言罪細，不宥，免。大臣帝怒，詔三司雜問宰相張鎰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甫謝且稱：宰相子少自憐，立為醇儒，有大臣體時論，許瑄才堪公輔，陛下果委

而相

之觀其深念至憂義形於色，然性失於簡，酷嗜鼓琴，延蘭託瑄門下，貧疾，倚為非瑄愛惜人。情一至，玷汙臣，歎其功名未就，志氣挫，覲陛下，棄細錄大，所以冒死稱述，近許激違忤，聖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賜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獨蒙。然帝自是不甚省錄，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難窶，獨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出為華州司功參軍，關輔饑，輒棄官去，客秦州，負薪採橡栗，自給。流落劍南，結廬成都西郭，召補京兆功曹參軍，不至。會嚴武

雙贊

卷十六

世

節度劍南東西川，往依焉。武再帥劍南，表為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以世舊待甫甚善，親至其家，甫見之。或時不巾，而性褻躁，傲誕，嘗醉登武牀，瞪視曰：嚴挺之，乃有此兒。武亦暴猛，外若不為忤，中街之一日，欲殺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於門，武將出，冠鈞於簾。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獨殺彝，武卒，崔旰等亂，甫往來梓、夔間，大曆中，出瞿唐，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游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

十九甫曠放不自校好論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與
李白齊名時號李杜嘗從白及高適過汴州酒酣登
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數嘗冠亂挺節無所汙為
歌詩傷時挽弱情不怠君人憐其忠云

新唐書贊曰唐興詩人承陳隋風流浮靡相矜至
宋之問沈佺期等研揣聲音浮切不差而號律詩
競相襲泐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
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
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它人不足甫乃厭餘

楚寶 卷十六

殘膏剩馥沾巧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以來未
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
少衰世號詩史呂黎韓愈於文章慎許可至歌詩
獨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燄萬丈長誠可信云
元稹唐工部員外郎杜君墓銘敘曰予讀詩至杜
子美而知小大之有所總萃焉始堯舜時君臣以
賡歌相和是後詩人繼作歷夏殷周千餘年仲尼
緝拾選練其干預教化之尤者三百其餘無聞焉
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

擬秦漢以選採詩之官既廢天下妖謠民謳歌類
諷賦曲度嬉戲之詞亦隨時間作逮至漢武賦相
梁而七言之體具蘇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為五
言雖句讀文律各異雅鄭之音而詞意簡遠指事
言情自非有為而為則文不妄作建安之後天下
文士遵履兵戰曹氏父子鞍馬間為文往往橫絕
賦詩故其道文壯節抑揚宛哀存離之作尤極於
古晉世風樂稍存宋齊之間教失根本士以簡慢
矯飾相尚文章以風容色澤放曠精清為高蓋吟

寫性露流連光景之文也意義格力無取焉陵遲
至於梁陳淫豔刻飾佻巧小碎之詞劇又宋齊之
所不取唐興官學大振歷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
沈宋之流研練精切穩順聲勢謂之為律詩由是
而後文變之體極焉然而好古者遺近務華者去
實効齊梁則不逮於魏晉工樂府則力屈於五言
律切則骨格不存閉服則纖機莫備至於子美蓋
所謂上薄風騷下該沈宋古傍蘇李氣奪曹劉掩
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盡得古今之體勢而

楚寶 卷十六

騷人作而怨憤之態繁然猶去風雅日近尚相比

兼人入之所獨專矣時山東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稱時人謂之李杜予觀其壯浪縱恣擺去拘束橫寫物象及樂府歌詩誠亦差次也至若鋪陳終始排比聲韻大或千言次猶數百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則李尚不能歷其藩翰况堂與乎予嘗欲伴拆其交體別相附與來者為之准特病懶未就適子美之孫嗣業啓子美之柩襄耐事於偃師次於荆雅知子愛言其大父為文拜子為誌辭不可絕子因係其官閣而銘其卒

楚實

卷十六

世四

堊云係曰晉嘗陽成侯姓杜氏下世而生依藥余於發依藥生審言善詩官至膳部員外郎審言生閑閑生甫閑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寶中獻三大禮賦明皇奇之命宰相試文文善授甫會屬京師駝步謁行在拜左拾遺歲餘以直言失官出為華州司功尋遷京兆功曹劍南節度使嚴武拔為工部員外參軍事旋又棄去扁舟下荆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夫人弘農楊氏女父曰司農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終嗣子曰宗武病不克

堊歿命其子嗣業嗣業貧無以給喪收拾乞丐焦勞晝夜去子美歿後餘四十年然後卒先人之志亦足為難矣銘曰繼元和之癸巳粵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於首陽之前山嗚呼千歲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墳聖楷曰杜子美卒堊時地元禎叙之甚詳今楚志云杜甫墓在未陽可刪但子美生於楚堊於洛人多不解其故宋延清祭審言文亦云藏君齒髮於緱山之曲緱山首陽皆在偃師縣蓋耐祖以堊自

楚實

卷十六

世五

是杜氏家法觀杜征南遺令可見宛委餘編曰偶閱張伯雨贈紐憐太監詩跋云曾疏請以蜀文翁之石室楊雄之墨池杜甫之草堂皆列祀典又為甫請得賜謚曰文貞虞奎章集紀其事按元史有紐憐傳而不載此事又杜甫之謚文貞亦出奇聞

孟浩然

孟浩然字浩然襄陽人也骨貌清風神散朗救患
釋紛以立義表灌蔬藝竹以全高尚交游之中通脫
傾蓋機警無匹學不為儒務擢菁藻文不按古匠心
獨妙五言詩天下稱其盡美矣間遊秘省秋月新霽
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
桐翠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繼丞相范陽張九
齡侍御史京兆王維尚書侍郎河東裴肫范陽盧僎
大理評事河東裴總華陰太守鄭倩之守河南獨孤

策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

八卷十六

策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

策率與浩然為忘形之交山南採訪使本魏守嵩黎
韓朝宗謂浩然開代清律真諸周行必咏穆如之頌
因入秦與偕行先揚於朝與期約日引誦及期浩然
會寮友文酒講好甚適武曰子與韓分預諾而忘之
無乃不可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違恤其他
遂畢席不赴由是開罷既而浩然亦不之悔也其好
樂忘名如此士源他時帝筆讚之曰導漾挺露寔生
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開元二十八年王昌齡遊
襄陽時浩然疾痲發背且愈相得甚甚浪情交誼

鮮疾動終于台城南園年五十有二子曰儀甫浩然
文不為仕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為飾動以求真故
似誕遊不為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千選部
不盈于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浩然凡所屬綴
就輒毀棄無復編錄常自歎為文不逮意也流落既
多篇章散逸鄉里購採不有其半敷求四方往往而
獲既無他事為之傳次遂使海內衣冠縉紳經襄陽
思觀其文蓋有不備見而去惜哉今集其文詩二百
一十八首分為四卷云

皮日休鄂州孟亭記

八卷十六

皮日休鄂州孟亭記

皮日休鄂州孟亭記曰明皇世章句之風大得建
安體論者推李翰林杜工部為之尤介其間能不
愧者惟吾鄉之孟先生也先生之作遇思入詠不
抱奇扶異醜齷東人口者涵涵然有干霄之興若
公輸氏當巧而不巧者也北齊美蕭愨有芙蓉露
下落楊柳月中疎先生則有微雲淡河漢疎雨滴
梧桐樂府美王融日霽沙曠明風動甘泉濁先生
則有氣蒸雲夢澤波動岳陽城謝朓之詩句精者
有露濕寒塘草月映清淮流先生則有荷風送香

氣竹露滴清聲此與古人爭勝于毫釐也稱是者
泉不可悉類嗚呼先生之道他復何言耶謂乎貧
則天爵于身謂乎死則不朽于文為士之道亦已
至矣先生襄陽人也日休襄陽人也既慕其名亦
視其貌蓋仲尼思文王則嗜昌歎七十子思仲尼
則思有若吾於先生見之矣說者曰王右丞筆先
生貌于郢之亭每有觀之志四年崇陽鄭公誠荆
是州余將抵江南艤舟而詩之果以文見責則先
生之貌縱視矣先亭之名取先生之諱公曰焉有

楚寶

卷十六

賦

賢者之名趨廝養朝夕言於刺史前耶命易之
以先生姓日休時在宴因曰春秋書紀季公子友
仲孫湫字者貴之也故書名曰貶書字曰費况以
賢者名署于亭乎君子是以知公樂善之深也百
祀之弊一朝而去則民之弊也去之可知矣見善
不書非聖人之志宴豆能徹立而為文咸通四年
四月三日記
符載從樊漢南為鹿門孟處士求修藝牋夫仁義
揚顯爾德之充也惠慈被幽昧仁之原也竊見故

鹿門孟處士浩然納霧冲粹仗儒傑立文寶貴重
價吞連城一旦殞落亂替陵茂吁嗟丘隴頽陷荒
圃形或異斧高不及隱永懷若人行路慨然前日
辨覺佛寺峴首亭恭觀明公垂意拳拳將慕文表
隧封起窻空闔境緝紳幣開嘉聲風動典感偕至
踴躍然垂休務當時從尊貴若流今閣下外迫軍
旅程使之劇內勞賓客俯仰之勤索耗星歲未遑
指顧常恐旦夕飛踐廊廟纏綿深旨鬱紆不寫則
處士之風流精爽沉野厚地矣或好事者乘而射

楚寶

卷十六

賦

之孤負夙志矣伏惟閣下醇仁盛德覆乎草木除
惡彰善發於鄉黨割省庶務凝神器刻盼睭官屬
望則首尾實足以副士林之翹翹慰驛魂之冥冥
事闕教化不至名譽伏惟慮之始終幸甚
聖楷曰世稱孟浩然以不才明至棄多病故人疎
之句見擯于明皇故坎壈以終其身予觀浩然晉
別王侍御維詩有云欲尋芳草去惜與故人違常
路誰相假知音世所希是其胸中原不作富貴想
而獨于友朋之間有似悲似憤者豈得以世情測

量○之○哉○故○王○維○送○其○歸○襄○陽○云○杜○門○不○復○出○久○與○
世○情○踈○以○此○為○長○策○勸○君○歸○舊○廬○醉○歌○田○舍○酒○笑○
讀○古○人○書○好○是○一○生○事○無○夢○獻○子○虛○劉○存○虛○寄○江○
滔○求○孟○六○遺○文○云○南○望○襄○陽○路○思○君○情○轉○親○偏○知○
漢○水○廣○應○與○孟○家○隣○在○日○食○為○善○昨○來○聞○更○貧○相○
如○有○造○草○試○一○問○家○人○嗟○乎○浩○然○有○如○此○良○友○亦○
可○老○死○鹿○門○無○憾○矣○况○其○流○風○餘○韻○起○人○咏○思○又○
有○王○士○源○符○厚○之○輩○乎○交○情○雅○道○誠○曠○世○而○一○
覩○也○

楚寶 卷十六

鍾退菴曰浩然詩當于清淺中尋其靜遠
可故作清態飾其寒窘為不讀書不深思
若右丞詩雖欲竊其似以自文不可得矣此王孟
之別也

楚寶卷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卷

英沙馮 訂

文苑

岑參

岑參江陵人岑文本之曾孫也天寶三載進士釋褐
率府兵曹參軍遷大理評事兼監察御史杜甫薦之
轉左補闕累遷侍御史出為嘉州刺史屬中原多故

楚寶 卷十七

卒于蜀有集八卷行于世

京兆杜確序畧曰南陽岑公蚤歲孤貧能自砥礪
編覽史籍尤工綴文屬辭尚清用志尚切其所
得多入佳境迥拔孤秀出於常情每篇絕筆則人
人傳寫雖問里士庶戎夷蠻貊莫不吟習焉後之
詞人有所觀覽亦由聆廣樂者識清商之韻遊名
山者仰翠微之色足以瑩徹心府發揮高致焉
殷璠曰參詩語奇體俊意亦造奇至如長風吹白
茅野火燒枯系可謂逸才又山風吹空林颯颯如

有人室稱幽致也。

冕氏讀書記曰岑參文本之裔孫天寶三年進士累官補闕起居郎出為嘉州刺史杜鴻漸表置幕府為職方郎中兼侍御史罷歸于蜀至德中裴垣杜甫等密薦其識度清遠議論雅正佳名蚤立時輩所仰可以備獻替之官云

聖楷按岑氏其先為南陽人自祖善方徙襄陽更徙江陵故唐書以岑文本為江陵人不復係之南陽矣其後岑長倩封鄧國岑羲封汝南隨相繼誅

寒實

卷十七

滅子孫星散故參著感舊賦云去鄉離土隳宗破族雲雨流離江山放逐愁見蒼梧之雲泣盡江潭之竹或投于黑齒之野或竄于文身之俗又自叙云十五隱于嵩陽則不定于南陽益可見彼作南陽者或以其居無定址仍以舊土稱之耳其實非也

蔡母潛

蔡母潛字季通荆南人開元十四年進士由安壽縣尉入為集賢待詔遷右拾遺終著作郎集一卷

蔡母潛遷安壽尉李頎以詩寄之曰新加大邑綬仍黃近與單車向洛陽顧盼一過丞相府風流三接令公香南川稷稻花侵縣西嶺雲霞色滿堂共道進賢蒙上賞看君幾歲作臺郎殷璠曰潛詩屹崒峭嶠善寫方外之情至如松覆山殿各不可多得又塔影挂清漢鐘聲和日雲展

寒實

卷十七

代未有荆南分野數百年來獨秀斯人聖楷曰潛詩如冬夜寓居寄儲太祝自為洛陽客夫子吾知音盡義能下士時人無此心奈何離居夜巢身悲空林愁坐至月上復聞南陸砧深幽古奧可謂初盛之音又如春泛若耶幽意無斷絕此去隨所偶晚風吹行舟花路入谿口際夜轉西壑林月低向後妙語妙境心手俱閒如此等詩真不厭百回讀也

薛據

薛據荆南人仕至太子司議郎
殷璠曰據為人骨鯁有氣魄其文亦爾自傷不蚤
達因著古興詩云投珠恐見疑抱玉但垂泣道在
君不舉功成歎何及怨憤頗深至如寒風吹長林
白日原上没又孟冬時短晷日盡西南天可謂曠
代之佳句

崔驥送薛據之宋州詩云無媒嗟失路有道亦乘
流客處不堪別異鄉應共愁我生蚤孤賤淪落

姜賈

八卷十七

此州風上至今憶山河昔昔遊一從文章事兩京
春復秋君去問相識幾人今白頭

張子容

張子容襄陽人與孟浩然同隱鹿門山開元元年登
進士為樂城令

孟浩然送張子容進士舉云夕膳山炤滅送客出
柴門惆悵野中別殷勤岐路言茂林子偃息喬木
爾飛翻無使谷風請須令友道存按此詩可證
子容為襄陽人又子容送孟六歸襄陽亦有常懷
故園意豈與孟家隣之句

升菴詩品曰張子容詩海氣朝成雨江天晚作霞

姜賈

八卷十七

五

李嘉祐詩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寒二詩極相似
然盛唐中唐分焉試辨之

聖楷曰張子容詩不多見如春江花月夜林花發
舉口氣色動江新此夜江中月流光花上春分明
石潭裏安炤浣紗人清婉簡妙與張若虛之長篇
排宕可稱勁敵又如泛永嘉江日暮迴舟詩無雲
天欲暮輕鷗大江清鷺路煙中遠迴舟月上行傍
潭窺竹暗出喚兒沙明夏值微風起乘流絲管聲
俱雅雋之作

張繼

張繼字懿孫，襄州襄陽人。大曆末檢校祠部員外郎，分掌財賦於洪州。集一卷。

聖橋按張繼為襄州人，載唐藝文志。今詩人爵里作兗州者，誤。世傳誦繼詩，止楓橋夜泊一絕。然其五言絕如調輿時人背心將靜者論終年帝城裏不識五侯門，七言絕如紫陽宮女捧丹砂，王母令過漢帝家，春風不肯停仙馭，却向蓬萊看杏花。五言排律如送判官往陳留，齊宋分巡地，頻年此用。

地實

入卷十七

六

兵女停襄邑，村農廢汶陽。耕使者乘輅去，諸藩擁節迎。深仁佐君子，薄賦郵黎氓。火燎原猶熱，風搖海未平。應將否泰理，一問魯諸生。皆深於此與，切於事理佳句也。楊太史慎曰：國語室無懸耜，野無輿草，尉繚子兵法耕有春懸耜，織有日斷機，言用兵之妨於耕織也。唐張繼詩：女停襄邑村，農廢汶陽耕，蓋祖尉繚子之語。

衛象

衛象江陵人。大曆間為長林縣令，與丞司空曆厚善。官至侍御。

楊太史慎曰：衛象吳宮怨云：吳王宮闕臨江起，不捲珠簾見江水。曉氣晴來雙闕開，潮聲夜落千門。裡勾踐城中非舊春，姑蘇臺上起黃塵。只今惟有西江月，曾照吳王宮。裡人此詩與王子安滕王閣詩相似，少誦之，知為初唐人無疑。而未有明證，偶閱李嶠集，有詠衛象餽絲結知為巨山同時高棅

地實

入卷十七

七

選唐詩乃收之晚唐，不考之甚矣。聖橋按李嶠長林令衛象餽絲結歌小題用七言歌體，甚奇。予友鍾伯敬選入詩歸歌云：主人瑠盤盤素絲，窈窕女春春。子悲答乃假使，餽為之入珍重。杳失顏色，手援玉節不敢持。始狀芙蓉新出水，仰折重衣傾萬葉。又如合歡交亂枝，紅茸向暮花。參差吳鬢落，幽蘭抽向絕。綉織毫看欲滅，雲髮垂倭。隋鬢繡囊與並茱萸，結我愛此絲。巧妙絕世無為君作歌，陳坐隅。

鮑防

鮑防字子慎，襄州襄陽人。少孤，養志於學，善辭章。及進士第，歷職方員外郎，節度行軍司馬。俄知留後，兼太原尹，節度使入樂，其治詔圖形別殿，入為御史大夫。歷福建、江西觀察使，召拜左散騎常侍，從德宗奉天。進禮部侍郎，封東海郡公。貞元元年，策賢良方正，得穆質、裴復、柳公綽、趙登、崔邠、董純、魏弘簡、熊執易等。世美防知人，時比歲旱，策問陰陽，發診質對漢故事，免三公卜式，請烹弘羊，指當時輔政者，右司郎

人卷十七

中獨孤，桶欲下質，防不許。曰：使上聞所未聞，不亦善乎。卒置質高第。帝見策嘉歎，防後授工部尚書，卒贈太子少保。謚曰宣防。於詩尤工，有所感發，以譏切世。敵當時稱之。與中書舍人謝良弼、友善，時號鮑謝。云聖楷曰：蘇頌撰鮑防碑，為河南洛陽人，與唐書本傳不合。然于致仕下，又云徙家東周，豈防先世洛陽而後寓于襄州至防而又徙歸于洛耶。且碑銘止稱其蒞官行已一語，不及于詩何也。今從唐書。

朱放

朱放字長通，襄陽人。隱居剡溪，曾王泉鎮江西辟節度使，恭謀貞元初召為拾遺，不就。詩一卷，載唐藝文志。聖楷按朱放文獻通考作朱倣，乃宰相朱朴之後。萬首唐詩選其五七言絕十首，惟銅雀妓、亂後經淮陰岸、與別李季蘭三詩可誦。別李季蘭云：古岸新花開一枝，幸傍花下有分離。莫將羅袖拂花落，便是行人腸斷時。季蘭女伎，見藝文畧。高仲武中興問氣集甚稱其詩，如遠水浮仙棹，寒星伴使車。此

人卷十七

五言之嘉境也。有寄朱放詩云：望水試登山，山高湖又濶。相思無曉夕，相望經年月。鬱鬱山木青，綿綿野花發。別後無限情，相逢一時說。朱放亦有剡谿行，却寄新別者詩：潺湲寒溪上，自此成離別。迴首望歸人，移舟逢暮雲。頻行識草楸，漸老傷年髮。惟有白雲心，為向東山月。二詩皆怨別，而又同一韻，或亦為答季蘭作耶。按剡谿在紹興府嵊縣，剡山下，秦始皇東遊時，鑿此以泄主氣，漢剡中地。

戎昱

戎昱荆南人唐至德間以文名登進士第京兆尹李
鑾欲以女妻之令改姓昱歸焉衛伯玉鎮荆南辟為
從事德宗建中中歷辰虔二州刺史

雲溪友議曰唐憲宗皇帝朝以北海獫狁侵邊境大
臣奏議古者和親有五利而無千金之費帝曰比
間有一卿能為詩而姓氏稍僻是誰宰相對曰恐
是包子虛奉朝陽皆不是也帝遂吟曰山上青松
陌上塵雲泥豈合得相親世路盡嫌良馬瘦唯君

楚寶

大卷十七

十

不棄臥龍貧千金未必能移姓一諾從來許殺身
莫道書生無感激寸心還是報恩人侍臣對曰此
戎昱詩也帝悅曰朕又記得詠史一篇此人若在
便與郎州刺史武陵桃源足稱詩人之興咏其咏
史詩云漢家青史內計拙是和親社稷依明至安
危托婦人豈能將玉貌便欲靜胡塵地下千年骨
誰為輔佐臣帝笑曰魏絳之功何其懦也大臣公
卿遂息和戎之論
唐本事詩曰韓晉公鎮浙西戎昱為部內刺史魏

楚寶

大卷十七

十

有酒妓善歌色亦爛妙異情屬甚厚浙西樂將聞
其能白晉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餞於湖上為歌
詞以贈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詞既至韓為
開筵自持盃命歌送之遂唱戎詞曲既終韓問曰
戎使君於汝寄情耶悚然起立曰然淚下隨言韓
令更我待命席上為之憂危韓召樂將責曰戎使
君名士留情罷妓故何不知而召置之成余之過
乃十笞之命妓與百縑即時解之其詞曰仍去春
風湖上亭柳條藤蓼繫離情黃鶯久住渾相識欲

楚寶

大卷十七

十

別頌啼四五聲又曰初有客自零陵來稱戎昱使
君席上有善歌者襄陽公頓遣命召焉戎使君豈
敢違命逾月而至及至令唱歌乃戎使君之什也
詩曰寶鈿香娥翡翠裙粧成掩泣欲行雲慙勤好
取襄王意莫向陽臺夢使君公曰丈夫不能立功
立業為異代之所稱豈可奪人軀愛為己之嬉娛
以此觀之誠可窟身於無人之地遂多以緡帛贈
行以書遞謝於零陵之守也
晁公武讀書記曰戎昱有集三卷初李麓廉察桂

楚寶

卷十七

十一

林月夜聞隣居吟咏之音清暢運明訪之乃豈也
 卽延爲幕賓因飲席調其侍兒發知其意卽贈之
 吳感作賦詩有恩合死前酬之句後歷辰虔二州
 刺史又書錄解題曰其侄孫爲序言弱冠謁杜甫
 于清宮一見禮遇集中有哭甫詩世所傳在家貧
 亦好之句豈詩也
 聖楷曰戎豈亦中唐妙手惜其氣格稍弱耳然咏
 史諸作見賞于帝宮人才子之稱不足多也且又
 有聞歌而贈侍兒返愛妓者詩至戎豈不可謂不
 得力矣其在家貧亦好乃長安秋夕題姚鉉選入
 文粹全首云八月更漏長愁人常起蚤閉門寂無
 事滿地生秋草昨雷西窓夢先入荆門道遠客歸
 去來在家貧亦好

柳識

楚寶

卷十七

十一

柳識字方明襄陽人柳渾同母兄也工文章與蕭穎
 士元德秀劉迅相上下而識練理劍端往往請極雖
 趣尙非博然常時作者伏共簡拔渾亦善寫文但沈
 思不逮於識云識官歷屯田郎中集賢殿學士
 聖楷按柳識文惟琴會記屢見選本如贊皇公絃
 琴樊公和之演操相應澄清撫綏通爲伯不復爲
 子期琴動入靜琴酣酒醒清聲向月和氣在堂春
 風猶寒是日覺暖又如自樸散爲器真意在琴與
 哀樂同出于虛獨能致靜同韻五音獨能多感同
 名爲樂獨偶聖賢皆記中妙語惜多錯落不可盡
 讀

董挺字燕中武陵人元和中為荆南從事有武陵集一卷載唐藝文志

劉禹錫黃氏武陵集序云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馳可以從萬景工于詩者能之風雅體變而與同古今調殊而理具達于詩者能之工生于才達生于明二者還相為用而後詩道備矣余嘗執斯評為公是且衡而度之誠懸于心默掃羣才鈞錙尋尺隨限而畫如是所閱者百態一旦得黃生之詞奇

入卷十七 十一

如搏翠屏浮層瀾視聽所遇非風塵間物亦猶明金絳羽得于遐裔雖欲勿實得乎生名挺字燕中幼嗜屬詩晚而不衰心源為鑑筆端為炭鍛鍊元本雕鵞羣形糾紛舛錯逐意奔走因故沿濁叶為新聲當時以所與遊皆青雲之士聞名如盧杜杜高翰如李抱結迭以章句揚于當時末路寔徒值余歎甚因相謂曰聞者身以廷尉屬于荆州從事移疾罷去幽臥于武陵逮今四載言未信于世道不施于人寓其性懷播為吟咏時復發笥紛

然盈前凡五十篇因地為回吾子嘗號知我盡表而志之為生羽翼余不得讓而著于篇因系之曰詩者文章之助養得而言爽故微而難能境生于象外故精而寡和千里之謬不容秋毫非有的然之姿可使尹曉必俟知者然後鼓行于時自建安距永明已還詞人比肩倡和相發有以朔風零雨高視天下蟬噪鳥鳴蔚在史策國朝因之繁然復興跡篇章以躋貴仕者相踵而起兵興已還有武尚功公卿大夫以安濟為任不服器入于文什之

入卷十七 十五

間故其風寢息樂府協律不能足新奇以慶曲夜諷之職察察無紀則黃生貧臥于蒿土也其不得于時者歟其不試故棄者歟

許渾

許渾字用晦，園師之後。太和六年進士，為當塗太平二令，以病免。起潤州司馬。大中三年，為監察御史。歷虞部員外，睦郢二州刺史。嘗分司於朱方。丁卯間，自編所著，因以為名。一云：丁卯者，其所居之地。有丁卯橋故云。

書史曰：許渾以烏絲欄手自抄其詩，一百篇為集。字法極不俗。第一篇《湘潭雲盡暮煙出巴蜀雲清春水來》。

樂實

卷十七

七

聖楷曰：按晁公武前書記渾乃許園師之後，則渾當為楚安陸人。今作丹陽者，或避地寓居其間耳。大抵詩人爵里既不見，尊于國史而邑乘之紀載又多承謠舊說，如此之類，未易悉舉。又有籍係楚人而姓氏不甚著，無事實可攷者，吾懼其久而益湮沒也。併附見之。

費和江夏人，善為樂府，嘗作鼓吹曲。武帝重之，勅曰：才意清拔，有足嘉異，可賜絹十疋。

黃閔武陵人，博學，善屬辭，嘗撰沅志，精覈，可紀。唐

章懷太子為魏國志多采其說

毛欽，一荊州長林人，長林今荊門屬縣。欽一上諸公書，自稱毛欽一字傑，而或以傑為名。唐人以字行者多矣。自號雲夢子，開元中人。

張復，澧州人，飽書性，作條山集三十卷，論世外事。此人兼得鬼神趣，隱不仕，有文集行于世。

孟瑄，郴州人，唐元和間五年，崔樞知貢舉，試洪鐘待攢賦，舉進士，為韓愈所重，贈之以文。瑄所著有嶺南異物志。

楚實

卷十七

七

章孝標，襄陽人，元和間下第，作歸燕詩，留獻侍郎。庾承宣云：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故向社前歸。連雲大厦無棲處，更望誰家門。戶飛承宣吟諷，恨遺才及重典，禮闈孝標第，瘠陶寄襄陽。章孝標詩：青油幕下白雲邊，日空山夜夜泉。聞說小齋多野意，枳花陰裏麝香眠。

劉昭，禹桂陽人，為湖南天策府學士，有集一卷。

廖匡，國衡山人，為湖南從事，有集一卷。

李羣玉

李羣玉字文山，澧州人。曠逸不樂仕進，專以吟詩自適。詩筆妍麗，才力邁健，好吹笙，善急就章，素食鵝親友，強赴舉，一上而止。裴休廉察湖南，厚延致之，及為相，以詩論薦羣玉，乃詣闕進詩三百篇，表曰：草澤臣羣玉言。臣宗緒凋淪，丘壑賤品，幽沉江介，分託漁樵。伏遇皇帝陛下，運屬昇平，率土歡泰，沐雨露膏，育之化，在薰風長養之間，願同率舞之誠，遠逐越裳之貢，項以鼓腹動華之代，怡情林阜之隈，涵泳皇風，殆忘

楚寶

卷十七

七

仕進以致年踰不惑，病恙暴侵，但慮寒餓，江湖之濱，與枯魚涸鱗為伍，膜目黃壤，虞謝文明，是以徒步負琴遠至，禁下謹捧所業，歌行古體七言今體五言今體等合三百首，謹詣光順門，昧死上進，伏以卿雪在天，草木五色，廣野之氣，燭為祥燠，熙熙含生，盡躋壽域，白日亭午，物無斜陰，方今風后提衡，庶尹成績，忝言語侍從之列，皆嚴徐班馬之倫，凡在墨客詩人，詠歌聲明，文物不服，何議諷刺，興於筆端，臣所貢前件歌詩，以居任沅湘宗師，屈宋楓江蘭浦，蕩思搖情，蕪

類之

類之餘，過於諷野，天文不到，徒窺星漢之高，滄海攸歸，豈阻黃汗之陋，然則樊桐不爆，俄成曲突之爐，埋劍無光，永作幽泉之鐵，巴濮下調，塵觸天聽，螻蟻之微，伏待刑戮，謹拜表陳獻，以聞，無任焚灼，隕越屏營之至，延爽口宜勅旨，卿所進歌詩，異常高雅，朕已遍覽，今有少錦彩，賜物，卿安領取，夏熱，卿比平安，好大學士，僕射，令狐綯狀曰：羣玉苦心歌篇，屏迹林壑，佳句流傳於眾口，芳聲籍甚於一時，守道安貧，遠絕名利，當文明之盛代，安僻搜羅，俾典校於瀛洲，佇光

楚寶

卷十七

七

志業，臣等今日延英已面陳奏狀，伏奉聖旨，令典一文學官者，臣等商量，望授弘文館校書郎，未審可否，讀具奏聞，伏聽勅旨，上即允其奏，制詞曰：李羣玉放懷丘壑，吟咏性情，孤雲無心，浮磬有韻，吐妍詞於麗則動清律，於風騷冥鴻，不隨羽翰，自逸霧豹，遠跡文彩，益奇信不試，而逾精，能久幽而獨樂，念其求志可，以言詩，用是繫維，俾之刊校，可守弘文館校書郎，未幾解任，歸潯陽，經二圮廟，題詩曰：黃陵廟前春已空，子規啼血滴松風，不知精爽落何處，疑是行雲秋色

中羣玉疑春空遂至秋色欲易之恍若有物告以二
年之兆時潯陽太守段成式志其事二年後果卒於
洪井段以詩哭之云曾話黃陵事今為白日催老無
男女累謀哭到泉臺又酒裏詩中三十年縱橫唐突
世喧喧明時不作禰衡死傲盡公卿歸九泉羣玉所
著詩三卷後集五卷載唐藝文志

聖楷曰李羣玉事蹟雜見晁公武讀書志尤遂初
詩話中子稍刪補之成傳五代周朴云羣玉十名
冠李唐投詩換得殺書郎子歎羣玉詩換校書郎

楚賢

卷十七

二十

比○之○王○維○以○鬻○輪○袍○奪○解○者○遠○甚○雖○然○使○維○不○遇
峻○王○亦○一○伶○人○耳○羣○玉○不○得○裴○相○國○為○之○汲○引○安
知○不○與○浩○然○同○放○斥○哉○詩○人○黃○鳥○之○章○所○以○不○恥
夫○後○車○也

崔道融

崔道融荊州人官永嘉令有申唐詩三卷

唐詩紀事曰崔道融荊州人自號東甌散人與司
空圖為詩友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荊南崔道融有東浮集三卷

自稱東甌散人乾寧乙卯永嘉山齋編成蓋避地

於此今闕第十卷又撰唐詩三卷皆四言詩述唐

中世以前事實事為一篇篇各右小序凡六十九

篇

楚賢

卷十七

廿一

楊升菴太史曰楊誠齋愛唐人崔道融詠梅云香
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方處谷云惜不見全篇予
近見雜抄唐詩册子此首適全今載之數萼初含
雲孤標畫本難香中別有韻清極不知寒橫笛和
愁聽斜枝倚病看朔風如解意容易莫催殘

曾松

曾松字夢徵，衡陽人。學貫，為詩。昭宗天復初及第。王希禹、劉象、柯崇、鄭希顏同榜。皆年七十餘。時號五老榜。各授校書郎。有第三卷。

摭言曰：昭宗天復元年，敕文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父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於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曾松年五十四，王希禹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

楚寶

卷十七

廿三

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禹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校書。

聖楷按：陳光問，長沙茶陵人。讀書需巖山中。年近六十，忽有雙鶴鳴舞其友沈彬曰：必登雲兆也。是歲果同曾松登第。為五老榜。然考松之年，在諸老中為最少。其授官亦各異，不得以五老稱之。詩入爵里不載。陳光問似欠考。又晁氏讀書記以松為舒州人，亦誤。

劉棗疆

劉棗疆，襄陽人。或傳其名為言。唐時曾辟為東疆令。故以邑呼。善為詩，美麗恢贍。與李賀齊名。王武俊鎮冀州，敬重之。辟為從事，辭不應。嘗觀武俊射鴨于蒲稗間，一發疊中。武俊曰：俊之伎，先生之詩，可謂文武之會矣。曷賦一詩。言即于馬上賦射鴨歌。武俊喜甚。表授棗疆令。固辭不受。隴西公夷簡節度漢南，復聘為賓。卒于襄陽。郡人劉永高述其事，以告皮日休。日休為撰墓碑。

楚寶

卷十七

廿三

聖楷曰：劉棗疆射鴨歌，今皆不傳。然猶幸託日休以傳其事。古詩人之泯滅無聞者，又可勝歎哉。抑王元美先輩有云：世之于文章，有挾貴而名者，有挾科第而名者，有挾他技如書畫之類而名者，有中于一時之好而名者，有依附先達假吹噓之力而名者，有務為大言樹門戶而名者，有廣引朋輩互相標榜而名者，要之非可久可大之道也。乃今有幾如韻語便自命千秋，旁若無人者，欲何為哉。

劉蛻

劉蛻字復愚，其沙人。唐懿宗咸通間進士及第，為左拾遺。與起居郎張璠、疏論右拾遺令孤濤、納李琢賄。隔父于惡嘗時謂之白衣宰相。絢方守淮南，上奏自治。賤蛻為山陽令，寓居澶川。垂老，瘞文為塚于南山。刻石為銘，其序曰：文塚者，長沙劉蛻復愚為文不忍，棄其草屨而封之也。蛻愚而不銳，于百工之技，天不工蛻也。而獨文蛻焉。故飲食不怠於文，晦冥不怠於文。悲感怨憤，疾病嬉遊，羣居行役，未嘗不以文之為。

卷十七

廿四

地實也。適當無事，而天下將以文為號。文明代生，植明。職也。效文用，故日月星辰，文乎旂常、魚、鳥、獸、文乎。於章升玉於藻，百工婦人，雕、鑿、染、練，以供宗廟祭祀。助於天而不獲，助於人，故其窮雖窮，無憾也。當勤意。之於時，不敢不咳，不敢不睡，不敢不嗜，欲競忘。之於心，其祇畏，如臨上帝，故有祭如星，光如貝。氣如蛟宮之水，又有黠如屯雲，如久陰，如枯腐，熬燥。

之

之色則有如春陽如華川，透迤趣則有如運海如。震怒動蕩，怪異夫十為文，不得十如意，少如意則豈。非天助乎？常欲使天下聞之，而必行勸之，而必臨散。之。茫洋以為道，演之浸潤，以及物，然後農文之使風。兩以時，兵文之使戎虜，以順文於野，文於市，使得其。所幽隱之士，以出口者，使之言材者，使之用，然而自。振者無力終知者，甚稀，豈非不獲於人，助乎？嗚呼！十。五年矣，實得一千一百八十紙，有塗者乙者，有注楷。者有覆背者，有殊墨圖者，於是以前易筮之遇復之。

卷十七

廿五

同人筮者曰：鳴於地中，殷殷隆隆，七日不復，復來其。天下昭融乎？它日更召龜而令之，將聽襲吉卜於火。如秦兆，惟曰：不吉卜於水，不成乎？河洛兆則亦惟曰：不吉卜於木，而問問土叶，吉累累為塚，則汲之兆乎。峭峭為壁，則魯之兆乎？且其占曰：土之文為阿山，為。華英將不崩，不竭為滋味，而傳乎結為丘陵，為其設。險乎融為川，瀆率其朝宗乎？華為百穀，以潔祭禮之。案盛乎不然，使其速腐為墟，壤生芻蕘，以食牛羊乎。化塗泥為甌陶，以作器乎？將塊為五色，而分封茅社。

乎流為樂為土鼓為古樛以泄其和聲乎夷為都邑
以興官廟坎為澤池以澤生植乎祀為壇壝乎窳為
井簞乎吾皆不得而知也嘗既不得為否用惟速化
為百工之用慎毋朽為芝菌以怪人自慎毋堅為
金鐵以作貨起爭換毋滿為醴泉以味乎譎口慎毋
禱為城社以狐鼠惡妖慎毋犛為良材以雕斷傷性
慎毋萌為蘭能以佩服見襲嗚呼介而為石使之服
言舒而為曠使之飲泉既而他年遊魂之未返者亦
命巫以巾三招之號曰在几闕而來歸兮視不汝醜

楚實 卷十七 七

在口吻而來歸兮譽不汝久噫筆絕之年而麟見崇
文其無崇乎哈非珠玉斂無禱禱後世詩禮之儒無
驚吾之幽墟其塚也在葬蒼之野大塊之丘時大唐
大中之丁卯而戊辰之季秋銘云文乎文乎有鬼神
乎風水維貞將利其子孫乎
據言曰唐荆州衣冠戴溲每歲解送舉人多不成
名號曰天荒解到蛻舍人以荆解及第號為破天
荒時崔魏公作鎮以破天荒錢七十萬資蛻蛻謝
書畧曰三十年來自是人靡一千里外豈曰天荒

陳氏書錄解題曰文泉子十卷唐中書舍人長沙
劉蛻復愚撰自為序云覃以九流之旨配以不竭
之義曰泉有文塚銘甚奇太中四年進士其為西
掖在咸通時

聖楷曰劉蛻或以為桐廬人或以為射洪人射洪
在蜀桐廬在浙何相懸遠若此攻之文塚在梓州
即今潼川州也射洪為潼川附邑豈蛻生於桐廬
解於荆南而老於射洪耶然文塚自稱長沙劉蛻
則又當為長沙人嘗見別記云蛻蚤以文學進士

楚實 卷十七 七

其父戒之曰任汝舉進取窮之與達不望于汝否
沒後慎勿祭祀乃乘扁舟以漁釣自娛竟不知其
所適蛻後登華貫出典商於霜露之思於是乎止
臨終亦戒其子如先考之命由此觀之蛻之父
泛宅浮家隨地皆可繫籍固其素願然也

王璘

王璘長沙人詞學富贍非積學所致崔詹事廉問湖南特表薦之千朝先是試之千使院璘詩十書吏皆給筆札璘衫緇捫腹往來口授十吏策不停綴首題黃河賦三千字數刻而成復為鳥散餘花落詩三十首時未亭午忽風雨暴至數幅為颶風所卷泥滓露濟璘復另構十餘篇約已七千餘言崔公語試官曰萬言不在試限但請召來飲酒黃河賦復有僻字百餘詩璘對眾朗宣旁若無人至京時路巖方當軸遣

楚寶

卷十七

廿八

一介召之璘意在沽激曰請候見帝巖大怒亟命奏解萬官科璘杖策而趨放曠孟酒間一日與李羣玉相遇戲麓玉曰公何許人璘曰日試萬言王璘羣玉待之甚淺因相與聯句羣玉破題授之璘畧不佇思至芍藥花開菩薩面樓欄葉散夜叉頭羣玉始屈聖楷按日試萬言科即百篇科也故崔詹事云萬言不在試限唐吳士孫發嘗舉百篇科皮日休贈以詩云百篇官體喧金屋一日官銜下玉除陸龜蒙亦有云直應天授與詩情百詠懶消一日成此

科不知創自何代宋初亦無定制惟求應者即命試太平興國五年有趙昌國願試此科帝御殿出四句詩為題詩云松風雲月天花竹鶴雲煖詩酒春池兩山僧道柳泉每題五篇篇四韻至晚僅成十首方欲激勸後學特賜及第仍詔今後應此科者約此題為式

楚寶

卷十七

廿九

皮日休

皮日休字襲美，襄陽人。咸通丙戌中，日休射策不上，乃退。越州之別墅，編次其文，復將貢于有司。發篋，策萃繁如薮澤，因名其書曰《文薮》焉。比見元次山納文，編于有司，侍郎楊公浚見，文編歎曰：「上第，元子耳。」斯文也，不敢希楊公之歎。希當時作者，亦知耳。夫賦者，古詩之流也。傷前王太佚，作憂賦。民道難濟，作河橋賦。念下情不達，作霍山賦。憫寒士道壅，作堯花賦。離騷者，文之菁英，傷於宏奧，今也不顯。離騷作九諷。

文貴窮理

理貴原情

作十原大衆既止至音不詞作

補周禮九夏歌兩漢庸賤儒我左氏作春秋夾疑其餘碑銘贊頌論議書序皆上別遠非下補近失非空言也較其道可在古人之後矣古風詩編之文末俛親之癡悅于口也亦由食魚遇鯖持肉偶腥皮子世錄著之于後亦太史公自序之意也凡二百篇為十卷覽者無誦矣又請孟子為學科書曰聖人之道不遇乎經經之降者不過乎史史之降者不過乎子子不異乎道者孟子也捨是子者必戾乎經史不率乎

子者則聖人之盜也

子者則聖人之盜也。夫孟子之文，燦若經傳，天揚其道，不燼于秦。自漢氏得之，嘗置博士以專其學。故其文繼乎六藝，光乎百氏。真聖人之微旨也。若然者，何其道曄曄於前，其書汲汲於後，得非道拘乎正文極乎與，有好邪者憚正而不舉，嗜淺者鄙奧而無稱耶。蓋仲尼愛文，王嗜昌歎以取味，後之人將愛仲尼者，其嗜在乎孟子矣。嗚呼！古之士以湯武為逆取者，其不讀孟子乎。以楊墨為達智者，其不讀孟子乎。由是觀之，孟子功利於人，亦不輕矣。今有司除茂才明經

外其大有熱莊周列子書者

亦登于科其誘善也雖

深而懸科也未正夫莊列之文也讀之可以為方外之士習之可以為鴻荒之民有能汲汲以救時補教為志哉詩命有司去莊列書專以孟子為至有能精通其義者其科選視明經苟若是也不謝漢之博士矣咸通十年崔璞守蘇辟日休為軍事判官與陸龜蒙為友著鹿門隱書數十篇子光崇字文通為吳越相孫燦官鴻臚寺卿

鬼公武讀書記曰皮日休字襲美一字逸少襄陽

人隱鹿門山自號醉吟先生以文章自負尤善箴銘咸通八年登進士第為著作佐郎太常博士乾符喪亂東出關為毘陵副使陷巢賊中遷為讖文疑其讖已遂害之有文數十卷

老學菴筆記曰該聞錄言皮日休陷黃巢為翰林學士巢敗被誅今唐書取其事按尹師魯作大理寺丞皮子良墓誌稱曾祖日休避廣明之難徙籍會稽依錢氏官太常博士贈禮部尚書祖業為吳越丞相父燦為元帥府判官三世皆以文雄江

楚寶

卷十七

世

東據此則日休未嘗陷賊為其翰林學士被誅也光業見吳越傳史頗詳孫使客在仁廟時仕亦通顯乃知小說繆妄無所不有師魯文章傳世且剛直有守非欺後世者可信不疑也故予表而出之為襲美雲謗于泉下

胡曾

胡曾邵陽人長於才幹後晉天福間應舉不第高駢鎮四川辟置門下時南詔叛乘傳入川駢肯不遜者幕客各撰書答之曾云四方之於中國猶衆星之拱北辰百川之趨東海天地尚不能違况於人手駢盛釋之凡牋奏皆出其手撰安定集十二卷詠史詩一百首共三卷

陳氏書錄解題曰唐邵陽胡曾詠史詩三卷凡一百五十首曾咸通末為漢南從事

楚寶

卷十七

世

楊升菴詩品曰胡曾詠史云漠漠黃沙際碧天問人云此是居延停驂一顧猶魂斷蘇武爭銷十九年此詩全用杜牧之句慎少侍先師李文正公曰近日兒童村學教以胡曾詠史詩入門先裝了聲口矣慎曰如詠蘇武一首亦好公曰全是偷杜牧之閒胡笳詩退而閱之誠然然曾之詩此外無留良者 按胡曾墓在邵陽永成鄉地名秋田

廖融

廖融字元素衡陽人隱衡山與任勗交善皆一時名士也王正己贈之詩曰病起坐當秋關酒醒迎對夜濤寒爐中藥熟分僧飲枕上琴閒借客彈左司諫某贈之詩曰未向漆園為傲吏定應明代作徵君傳家變世無金玉樂道經年有典墳積兩小舟橫別浦隔花幽犬吠深雲到頭終為蒼生起休戀耕煙楚水清融不樂進取不苟勢利乃獨耽於山水自為詩有曰雲穿梅蘂屋雲壓釣魚船又夢仙

楚寶

卷十七

世

詩曰琪木扶疎係神邪麻姑夜宴紫皇家銀河旌節搖波影珠闌簫吸月華翠鳳引遊三島路赤龍齊駕五雲車星移猶倚虹橋立擬就張騫搭漢樓卜何卒刺史何承矩瑩之進士鄭鉉誌其墓

荆湖近事曰廖融潘居中更唱迭和宋太宗懲五代之弊以詞賦論策取士融曰豈知今日詩一似大布裹賣平天官並無人問耶又贈僧詩甚多嘗曰僧是詩家奴一人贈一篇且帶圖行東西南北耳

廖凝

廖凝字熙績衡山人夙學遵德隱居南嶽時登眺祝融峯頂而石膚天柱芙蓉華蓋舉目盡胸煙雲荏苒奇葩異卉觸思成韻一時詩人盡屈其下南唐王李景平馬氏之亂遣使聘之凝初不屈後江南交攝為亂刺賊蜂起凝曰與其抱道而尤以遺吾名孰如就義而仕以存吾宗之為愈遂出為彭澤令慕陶元亮之風或采菊南山或種柳江村陶然自樂委心去智畧無疑滯其詩有曰風清竹閣留僧宿雨潤莎亭放

楚寶

卷十七

世

史衙其奇典者遠矣視篆未幾浩然長往嗒爾曰皆淵明不以五斗米折腰吾何久為人役惻槍若轅下駒耶即解印綬衡山其詩有曰五斗徒勞自折腰三年兩鬢為誰焦今朝官滿重趨去還挈來時舊酒瓢復聘起為連州刺史與門下侍郎張君詠右僕射張延翰中書侍郎李建勳為詩友建勳遇雨遣之詩曰江雪未散東風暖溟濛正在高樓見細雨緣堤少過入平蕪隔水時飛燕我有新詩與誰和憶君狂醉愁難破昨夜南窓不得眠聞塔點滴迴燈坐又訪疑

山居曰野客相尋夜荒寒雲灑篋虛堂看向曙吟坐
共忘勞溪東聲全滅燈寒燭不高他人莫相笑未易
會否曹疑辭刺史趨復隱衡山

聖楷曰廖凝十歲作詠白詩云滿汀鷗不散一局
黑全論又嘗覽裴說經杜工部墓詩擬鑿孤墳破
重教大雅生笑曰裴說劫墳賊耳按唐時衡山法
帝最盛琳宮梵刹秀甲匡廬故高隱之士樂于栖
托如廖氏其最著者唐語林云衡山五峯下人多
文詞至於樵夫往往能言詩嘗有廣州幕府夜聞

楚賣

卷十七

其

舟中吟曰野鵲灘西棹影孤月光遙接洞庭湖堪
憎迴鴈峯前過望斷家山一字無問之乃其所作
也或亦安貞敬業之流歟

懷素

懷素家長沙幼而事佛經禪之暇頗好筆翰然恨未
能遠觀前人之奇迹所見甚淺遊擔笻杖錫西遊上
國謁見嘗代名公錯綜其事遺編絕簡往往遇之銘
然心胸畧無疑滯魚鱗絹素多所塵點士大夫不以
為惟焉類刑部書家者流精極筆法水鏡之辨許在
末行又以尚書司勳郎盧象小宗伯張正言曾為歌
詩故叙之曰開士懷素僧中之英氣槩通疎性靈豁
暢精心草聖積有歲時江嶺之間其名大著故吏部

楚賣

卷十七

其

侍郎章公陟觀其筆力勗以有成今禮部侍郎張公
謂賞其不羈引以遊處兼好事者同作歌以贊之動
盈卷軸夫草藁之作起於漢代杜度崔瑗始以妙聞
迨乎伯英尤擅其美義獻茲降虞陸相承口訣手授
以至於吳龍張旭長史雖姿性顛逸超絕古今而模
楷精法詳特為真正真卿蚤歲常接遊居屢蒙激昂
教以筆法資質劣弱又嬰物務不能懇習遂以無成
追思一言何可復得忽見師作縱橫不羣迅疾駭人
若遺舊觀向使師得親承善誘函挹規模則入室之

寶捨子矣適嗟歎不足聊書此以冠諸篇首其後繼
作不絕溢乎箱篋其述形似則有張禮部云奔蛇
虺勢入座驟雨旋風聲滿堂虞員外云初疑輕煙
古松又似山開萬仞峯王永州豈曰寒猿飲水撼
藤壯士拔山伸勁鐵朱處士遠云筆下惟看激電流
字成只與盤龍走叙機格則有李御史舟云昔張旭
之作也時人謂之張顛今懷素之爲也余實謂之狂
僧以狂繼顛誰曰不可張公又云稽山賀老羅知名
吳罷張顛曾不易許御史瑤云志在新奇無定則古

楚賣

卷十七

六

瘦灘驪半無墨醉來信手兩三行醒後却書書不得
戴御史叔倫云心手相師勢轉奇詭形惟狀纒合空
人人欲問此中妙懷素自言初不知語疾速則有賣
御史與云粉壁長廊數十間兵來小豁胸中氣忽然
絕叫三五聲滿壁縱橫千萬字戴公又云馳毫驟墨
列奔駟滿座失聲看不及目愚劣則有從父司動員
外郎吳興錢起詩云遠錫無前侶孤雲寄太虛狂來
輕世界醉裏得真如皆辭旨激切理識玄奧固非虛
蕩之所敢當徒增愧畏耳時大曆丁巳冬十月廿有

八日

書苑曰懷素與鄔形爲友嘗從形受筆法形曰張
長史私教形云孤蓬自振驚砂坐飛余自是得奇
怪草聖畫於此矣顏真卿曰師亦有自得乎素云
吾觀夏雲多奇峯嘗師之又遇折鋒之路一自
然真卿曰何如屋溜雨痕素起握真卿手曰得之
矣
陸羽撰懷素傳曰踈放不拘細行酒酣興發遇寺
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于故里種芭蕉萬餘

楚賣

卷十七

六

株以供揮灑
國史補曰長沙僧懷素學草書自云得草書三昧
棄筆堆積埋于山下號曰筆塚按懷素塔在衡
山縣東五里相傳唐僧懷素于此草書旁有墨池
筆塚
聖楷曰僧詩妙自惠休草法精于智永下迄三唐
可謂盛矣然史家從未收入文苑予故捧其尤異
如懷素齊已始得附于卷末抑昔人謂解吟僧亦
俗愛舞鶴終卑若遇本色道人未免喫棒在

齊已

僧齊已姓胡氏潭之益陽人出家大滄寺與仰山宗師為同門友後居西山與方干鄒谷等善有白蓮集十卷又外編十卷

黃山谷集曰齊已胡氏子本益陽人高氏據有荆州延已居龍興寺給月俸遂作洛宮莫問十五篇以自見蓋已初捨俗入大滄山然禪猛利持律清苦晚歲索侍於詩遂作荊州僧正以老聖楷曰齊已寓居嶽楚謝進士沈彬再訪詩去歲

楚寶

卷十七

四

來尋我習題在薛痕又因風雪夜重宿古松門五有疑休泣詩無至且言明朝此相送被碍入桃源可稱添直孤閉然其詩全首最佳者頗多如劍客拔劍遠棧樽歌終便出門西風滿天雲何處報人思勇死尋常事輕難不足論翻嫌易水上細碎動離魂秋夜聽葉上人彈琴萬物都寂寂堪聞彈正聲人心盡如此天下自和平湘水瀉和碧古風吹太清往年廬嶽奏今夕更分明聽泉落石幾萬切連聲飄冷空高秋初雨後半夜亂山中只有招聲

楚寶

卷十七

四

月更無吹葉風幾曾廬嶽聽到曉與僧同酬元員外清洛碧嵩根寒流白炤門園林經難別奈幾株存衰老江南日妻涼海上村閉來臚朱紱淚滴舊朝恩鍾伯敬謂齊已詩似有一種高渾霧妙之氣翼其心手誦此數詩信非凡流所可望也同時徐東野有云我唐有僧號齊已未出家時宰相覓爰見夢中逢武丁改形自學無生理夫已公既具大根羸又得滄仰為之師資乃卒成就一詩僧枉却此一審夢想矣

楚寶卷十八

明 梁籍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王 位較訂

文苑

朱昂

朱昂字舉之，其先京兆人。世家漢陂塘，天復末徙家南陽。梁祖纂唐，父徐光與唐舊臣顏義、李海、數輩挈家南渡，寓潭州。每正旦，長至必序立南嶽祠前北望。

陸賈

卷十八

陸賈始二十年後，濟北趙光樂衡山之勝，遂家焉。後徙江陵，昂少與熊若谷、鄧洵美同學，朱遊度好讀書，人號之為朱萬卷。昂為小萬卷，昂嘗問行經廬陵，過荆門，謂之曰：中原不久當有真主，平一天下。子任至四品，安用南為？遂北遊江淮，時廟世宗存征，韓令坤統兵至揚州，昂謂見陳治亂方畧，令坤奇之。署權知揚州揚子縣，適兵革之際，逃以過半，昂便安。綏輯復遺以者七千餘家，令坤即表授本縣令。宋初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潛閑情賦而慕之，因廣其

陸賈

卷十八

辭曰：維稟氣兮清濁，獨得意兮虛徐。耳何聰兮無瑱，衣何散兮無裾。務冥懷于得喪，寧動體乎奮奮。將使同方姬孔，抗迹孫逖。精篤膏漢，心遊太虛。傲朝曦兮南榮，迺夕感兮北疏。非道之病，惟情之舒。繇是含頴，懷精疑和。習懿，魁奔淪兮幽憂，德芬馨兮周比。井無滌兮泉融，珠潛輝兮川增。又何必陋雄之尚玄，笑奕之心，醉悲墨之素絲。歎展之下位，苟因時之明揚。乃斯文之不墜，睜爐景兮飄飄。心懸旌兮搖搖，感朝榮而夕落，嗟擊雷而鳴蜩。始藏器以有待，因奇物而長。龍顧在首而為弁，束玄髮而未衰。會名器之有得，與羶野兮相宜。願在足而為鳥，何坎險之罹憂。欲効勤於豐亥，思追踵於浮丘。願在服而為袂，傳縉素而飭躬。異化緝之色，涅靈拭面而道窮。願在目而為鑑，分妍醜於崇朝。驚青陽之難久，庶白首以見招。願在地而為策，當暑溽而冰寒。伊虜革之尚攻，胡窟寐以求安。願在觴而為醴，不亂德而溺真。體虛受之為器，革蘭性以歸淳。願在握而為劍，每輔衽而保裾。殊鉛鉛之效用，比砥刃而有餘。願在橐而為矢，美管羽之斯

全疇懋勳而錫爵。射宿蠱而劬燕。賴在體而為裘。託
鉞縷以成功。非珍華而取飾。將被服而有容。願在軒
而為篋。貫歲寒而不改。挺介節以自持。廓虛心而有
待。人之願兮。寶繁我之心兮。若此畜為志兮。璞藏發
為文兮。霧委既持。瑾兮掌瑜。復擷蘭兮。莠芷始無。言
兮。植杖終俛首兮。嗟碑振襟兮。自適觀物兮。解願雲
無心兮。遐舉蘿倚。幹兮叢滋。想陵谷之變地。况玄黃
之易絛。人可汰而可燬。已不磷而不緇。苟一鳴而驚
人。何五鼎而勿飴。已而襟襟。清嘯傾懷。自寬樞。系戶

卷十八
三

兼兮。差樂。鳩飛。梭躍兮。胡雞。指夜。磨兮。為伍。仰踈。籍
兮。邀歡。何孫。牧而伊。耕何。巢箕。而呂。磻滌。我慮。綠綺
清我。眠琅。玕周。旋兮。有則。徙倚兮。可觀。終卷。舒兮。自
得。契休。哉於。考槃。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
為。贊昉。深所。嗟賞。歷宣。城令。開寶。中拜。太子。洗馬。知
蓬州。徙廣。安軍。會渠。州妖。賊李。仙宸。萬人。劫掠。軍界
昂設。策檜。之果。合渝。涪四。州民。連結。為妖。者置。不問
蜀民。遂安。宰相。薛居。正稱。其能。遷殿。中丞。知泗。州寄
作隋。河辭。又聚。淮水。流屍。三千。為塚。瘞之。有戍。卒謀

亂昂。誅其。首惡。餘黨。誅謀。者黃。之遷。監察。御史。江南
轉運。副使。太平。興國。二年。知鄂。州加。殿中。侍御史。為
峽州。路轉。運副。使改。庫部。員外。郎端。拱二。年直。秘閣
賜金。紫久之。出知。復州。表求。謝事。不許。遷水。部郎。中
復請。老召。遠尋。兼越。王府。記室。參軍。真宗。即位。遷司
封郎。中俄。知制。誥判。史館。受詔。編次。三館。秘閣。書籍
加吏。部咸。平二。年召。入翰。林為。學士。除年。拜工。部侍
郎致。仕遣。使統。第賜。罷幣。給全。俸詔。本府。歲時。存問
章奏。聽附。驛以。聞命。其子。正辭。知公。安縣。以便。侍養

卷十八
四

許。越江。陵德。制致。仕官。止謝。殿門。外昂。特。延兒。命坐
恩禮。甚厚。令。俟秋。涼上。道遣。中使。賜宴。于玉。津園。兩
制三。館皆。預仍。詔賦。詩餞。行緝。紳榮。之昂。前後。所得
俸賜。半購。奇書。以諷。誦為。樂及。是閑。居自。稱退。叟著
責理。論三。卷上。之詔。付史。館第。協以。純謹。著稱。仕至
至客。郎中。雍王。府翊。善昂。以書。招之。協亦。告老。歸兄
第皆。着壽。時人。比漢。之二。疏知。府陳。堯咨。署其。居曰
東西。致政。坊又。建二。亭曰。知止。曰幽。棲頗。好釋。氏書
晚歲。自為。墓誌。景德。四年。卒年。八十三。門人。謚曰。正

裕先生

澠水燕談錄曰荆南朱昂博學有清德晚年以工部侍郎乞骸骨既得謝真宗賜坐寵詔留候秋涼還荆南故吳淑贈詩曰浴殿東京初閣筆渚宮秋晚得懸車比行錫宴玉津園侍臣皆赴坐中內侍傳詔各賦詩餞行凡四十八篇獨李翰長維詩最奇絕云清朝納祿猶強健白首還家正太平昂第協亦退居里中皆八十餘時謂渚宮二疏聖楷曰濂溪遊山詩云是處塵勞皆可息時清終

卷十八

卷十八

五

未忍辭官此乃由妻之語有道之言不可及也今之巧官身說歸田心行增憲不至驅逐病死不已豈得藉口濂溪哉嗟乎盡道青山歸去好青山曾有幾人歸總為不知止足所誤耳陳堯咨以知止二字名其亭可謂真喚醒矣

夏侯嘉正

夏侯嘉正字會之江陵人少有俊才太平興國中進士仕至著作佐郎嘗使江南撰洞庭賦徐鉉見之曰是木玄虛之流也端拱初太宗聞其名召試辭賦擢為右正言直史館兼直秘閣賜緋魚元夕上御乾元門觀燈嘉正獻五言十韻詩其末句云兩制誠堪羨青雲侍玉輿上依韻和以賜之有俠劣終難舉通才列上居之句議者以誠嘉正之好進也未幾被病詔以為益王生辰使所獲金幣幣得錢釐贖家忽一緡

卷十八

六

自地起立良久而什聞者異之嘉正疾遂篤月餘卒年三十七

野客叢談曰天下美事安有兼得之理夏侯嘉正喜丹竈又欲為知制誥嘗曰使我得水銀銀半兩知制誥三日平生足矣二願竟不遂而卒聖楷曰夏侯嘉正未遇時有劉童子者善命術為之推算曰將來須及第亦有清職唯得清貴自餘俱弱已俸外有百金橫入不病則死由此觀之非獨美事不可兼得即能兼得之亦有命在豈會求

躁進者之所能及乎大抵士人一有俗念橫據於胸中則其所為皆犯造物之所忌故不消折其年壽亦必盡喪其生平又何止一夏侯嘉正哉予交游中往往見其人可為深戒

張景

張景字晦之，公安人。少從河東柳開遊，悉出家書與之嗜學，益力。時富春孫僅、沛國朱巖、成紀李庶、景與之益聲華。日振真宗詔有司計偕天下士，景居首列。調館陶簿，坐累謫全州，尋為房襄二州文學，兼軍陳堯咨知其才，薦為寶應簿。淮島僭，雜馮戾曠，至景剪除之後，通理真州事。天禧二年卒。所著有洪範玉篇數十篇。

晁氏讀書記曰：張景字晦之，師事柳開，學為古文。

名震一時，卒官至廷評。年四十九，集二十卷，有文百九十三首。禹偁所編詩為之序。聖楷按宋史：柳開字仲塗，大名人，幼奇警，有膽氣，學必宗經，慕韓愈、柳宗元為文，因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易今名字，自以為能開聖道之塗也。宋開寶進士，太平興國中，上書願備邊用，其後官歷八遷，以卒。門人張景為行狀，集序集凡十五卷。歐、公嘗推宋朝古文自仲塗始。葉水心亦謂柳開、穆修、張景、劉牧當時號能古文云。

張君房

張君房安陸人，宋真宗時為著作郎。時日本國入貢，求本國神光寺記，舍人辭不工，令張君房代之。張退食，多潛飲，市樓掖垣求之，不得，大窘。時種放以司諫，歸華山，楊大年為閣，怙令云：世上何人號寂閑，司諫拂衣歸華山，世上何人號最忙。紫微失却張君房。晁氏讀書記曰：張君房祥符中謫官寧海，時聖祖降朝廷畫以秘閣道書付杭州，俾成綸、陳堯臣、枝正綸等同王欽若薦君房專其事。君房銓次得四

楚賣

人卷十八

九

千五百六十五卷，於是撮其縷，與總萬餘條，成書名雲笈七籤，一百二十卷。仁宗時上之。聖楷曰：張君房亦無所考，今安陸縣東董店有張君房墓，因編修雲笈七籤，得著作佐郎，其書至今行，然不甚佳。又撰乘異記三卷，敘謂乘者載記之名，異者非常之事，蓋志鬼神變怪之書，凡十一門，七十五事，又撰脞說，今皆未見。

魏泰

魏泰字道輔，襄陽人，曾子宣夫人之弟也。章惇為相，欲官之，不就。作東軒筆錄，碧霞腴，漢南隱書，自稱漢南處士。有臨漢集二十卷，黃山谷與之唱和，極推重之。嘗和其旅懷見寄云：歲華其將晚，霜葉不可風。生理魚乞水，鱗心鳥飛空。風塵化衣袂，黑旅宿夢裙。紅人言家無壁，自倚筆有鋒。轉蓬且半歲，交臂各衰翁。扁舟去日遠，明月與君同。露晞百年賦，麟獲萬事窮。裝懷酒澹淡，塞意霧空濛。諸公尚無恙，不見陳元龍。

楚賣

人卷十八

十

米襄陽志林曰：魏泰為人無行，而有口，每稱章子厚，泰既不得志，場屋數偽作他人著書，如志性集、括異志、倦游錄、碧雲駉，又自作東軒筆錄，皆用私喜怒誣譏前人。聖楷曰：古今文士如魏泰者不少，大抵皆恃才薄福，不得於時者之所為也。終身埋壘以死，又何怨哉。因其多作偽書，不得不收之，為後來改據者助耳。

朱帝

米帝字元章襄陽人博洽記聞於羣經務通大旨議
論斷以已意其辭發揚踳厲世儒所不能屈為文務
崖絕魁曼要必已出為工恬竹簡以竹書行漆故篆
籀法先秦正書魏晉而下無取愛潤州江山因定居
北固作寶晉齋前有碧梧甘本甘露降其上蓋王謝
真蹟右軍紫金石硯善畫古聖賢像及寫山水幅長
不過三尺制白玉圖書印六文曰辛卯米帝米帝之
印米帝氏米帝印米帝氏印米帝元章印性至潔置

夔寶

卷十八

十一

水其傍數盥而不悅未嘗與人同服罷客請閱法書
對設兩案手為舒卷觀客手袖觸之則一裝洗之也
嘗願死作蠹書魚游於金題玉璫間而無害妙解音
律作五音正韻用以制律本五聲之音出於五行自
然之理管仲深明其要著其形以為太平作樂之具
沈隱侯得四聲而不得宮聲乃分平聲為二以欺學
者陸德明遂以吳音傳會至是始自五方立五行求
五音乃得一聲於孟仲季位因金寄土五音皆具有
聲無形互相假借千載之下神竅鬼秘無所逃形云

又著天說

又著天說勝究天地日月旁側盈虛之形撰書夜六
十圖與潮汐大小推援據六經畫黜古今百家之妄
其書藏之名山平生與游車天下士蜀魏劉涇長安
薛紹彭好奇尚古是其一流入也風神散朗服唐人
冠衣者字軒然進趨襜如音吐鴻暢雖不識者皆知
為元章也晚為臨川王公詹山蘇公所深知臨川絕
愛其詩摘句書於便面蘇公有云元章奔逸絕塵之
氣超妙入神之字清新絕俗之文相知二十年恨知
公不盡答曰更有知不盡處修楊許之業為帝宸碧

夔寶

卷十八

十一

落之游異時相見乃知也初宣仁高后在藩與其女
丹陽君有舊元章長於邸中以恩補校書郎授合光
尉七遷入淮南幕改宣德郎知雍丘縣乞監中岳廟
因號中嶽外史崇寧間置書畫學公時在太常為博
士因進上所藏書若書皆不下一品優禮答之詔用
黃庭小楷書千文出知常州不赴改管勾洞霄宮就
除知無為軍元章性好石無為公解有奇石元章驚
喜曰吾當兄事之遂具袍笏再拜未幾召為書畫學
博士尋擢禮部員外郎以言者罷知淮陽軍彌年瑋

生於首即上書謝事不允卒於魏壽年五十有七
觀三年莖於丹陽長山下有自寫海嶽卷淨名齋圖
著山林集十卷並傳於代丹陽蔡肇嘗銘其墓子怪
其故事多脫落故為搜剔舊聞補葺為中嶽外史傳
皆賀知章號秘書外監而元章號中嶽外史張長史
旭稱賀八清鑑風流千載一人也子用為米元章傳
贊當世不能損益云

米元章淨名齋記曰帶江萬里十罷百邑綠山為
城臨流為隍者惟吾丹徒重樓參差巧若圖剋地

楚賢

卷十八

七

霧極倪而雲霞出沒星辰挂腹而天光不夜高三
景小萬有者惟吾甘露東北海野西南朝鼓山
者謂之多景然臺殿羽張寶堵中盤五州之後與
西為阻若夫東眺京峴西極棲霞平林坡陀淮海
之域遠岫隱見滌泗之封洪流東招白沙之雲濤
如線大積南絕中濤之巔屬蔚起筆山之隙菴菴
雙聳五州之外嶺千疊黃鶴寶勢珠捧于豆長
山異氣龍蠱于天晨曦垂虹時媚于左長庚繼月
每華其右千林霜落萬嶺雲饒春羣于西邪而秋

留于南巖者惟吾淨名天下佳山水固多矣在東
南則杭以湖山鄣其境洪以西山彌其望潭以嶽
麓周其區皆一山也而望兩邦逮窮荒迢遞發周
羽皇之歎者有之矣百川匯流而赴北既濬既淵
亦沃亦蕩也多山引嶺而趨東且列且驅各萃各
醜也吾齋在萬井之中半天之上乃右卷而一揖
焉此其所以得山川之多而甲天下之勝也至若
水天鑑湛而博望弭棹葭葦柳鳴而奈何投餌洪
鐘動而飛仙下疾颺舉而連山湧地祇聽法水怪

楚賢

卷十八

七

効珍或鵬雲壓山海氣吞野織雲漏月清籟韻松
竟羅密而霧光生陰霧合而雷霆秀瑰奇忽况又
不可得而詳言之襄陽米元章將卜老丹徒而仲
宜長老以道相契會內閣蔣公穎叔以詩寄云京
塵汨沒興如何歸棹翩翩運祿盡室生涯寄京
口滿床圖籍鏤巖阿六朝人物東流盡千古江山
北固多為借文殊方丈地中間容取病維摩於是
宜公以其末句命名余居亦冀公之與余同此樂
也念老矣無佳句歷其勝後之登吾齋覽吾勝齋

得不為吾賦乎

徽皇聞米元章有字學一日於瑤林殿張絹圖方

廣二丈許設瑪瑙視李廷珪牙管筆金硯匣玉

鎮紙水滴名米書之上出簾觀看令梁守道相伴

賜酒果元章乃反繫袍袖跳躍便捷落筆如雲龍

飛動聞上在簾下同顧抗聲曰奇絕陛下大喜

畫以硯匣鎮紙之屬賜之尋除書學博士一日

上與蔡京論書民徽召帝至令書一大屏顧左右

宜取筆硯而上指御案間端硯使就用之帝書成

師捧硯跪請曰此硯經賜臣濡染不堪復以進御

取進止上大笑因以賜之帝舞蹈以謝即抱負趨

出餘墨霑漬袍袖而喜見顏色上顧謂蔡京曰顛

名不虛得也京奏曰帝人品誠高所謂不可無一

不可有二者也

元章守漣水地接霧壁蓄石甚富一一品第加以

美名人觀則終日不出時楊次公為憲使因往廢

焉正色言曰朝廷以千里肥邑付公那得終日弄

石都不省錄罷事米趨前曰固也乃搢笏於左袖

藝實

卷十八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知淮陽軍未卒走一月區

處家事作親朋別書畫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造香

月米南宮相石法曰瘦曰秀曰嫩曰透

得之徑登車去米以楊奪其所振惘然自夫者累

得不愛楊忽曰非獨公愛我亦愛也即就米手

最後出一石畫天劃神鏤之巧顧楊曰如此石安

納之袖又出一石嬰嶂層巒奇巧又勝又納之袖

轉翻覆以示楊曰如此石安得不愛楊殊不顧乃

中取一石嵌空瑤瓏峯巒洞天皆具色極清潤宛

藝實

卷十八

柳木棺飲食坐臥書判其中前七日不茹菜更衣

沐浴焚香清坐而已及期徧請親僚舉拂示眾曰

宸香國中來眾香國中去檉拂合掌而逝

潤州鶴林寺有馬素塔唐人詩因過竹院逢僧話

卽此地也襄陽米元章愛其松石沉秀誓以來生

為寺伽藍永護名勝公沒時鶴林伽藍無故塌下

里人知公欲還宿願於此至今祠于寺之左

黃憲師是言為發運使時大暑泊清淮樓見米元

章衣積鼻自滌硯於淮口因索之篋中獨小龍圖

二餅亟遣人遺之。赴其滌硯未畢也。我生平有此事頗自慰云。

崇寧間米元章為江淮發勾揭牌於行舸之上曰米家書畫船。黃山谷贈之詩曰萬里風帆水著天。齋燦鼠尾過年年。滄江畫夜虹貫月。定是米家書畫船。

倪雲林題米南宮石刻遺像云米公遺像刺墜。猶在荒煙野水濱。絕歎莓苔迷滌澹。細看風骨尚嶙峋。山中仙塚芝應長。海內清詩語策新。地僻無

楚賣

八卷十八

人打碑賣每懷英爽一傷神

聖楷曰昔吾友秀水范長庚與米襄陽同癖購奇石曰舞蛟蓋李唐時物元趙魏公所題也長庚買宅臨之日夕吟嘯其中并蒐積元章遺事為米襄陽志林分十三日為十三卷而元章自著名言研史詩文雜撰各成裘一時名宿咸有序跋今長庚沒二十餘年矣予藏其書若新不覺為之隕涕因開採一二事附傳後吾友英靈庶幾有託

狄遵度

狄遵度字元規。長沙人。宋樞密直學士。裴之仲子也。少穎悟。篤志於學。每讀書。意有所得。即仰屋瞪視。人呼之弗聞也。舉進士。一斥於有司。恥不復為。以父任為襄縣。至簿。居數月。棄去。好為古文。著春秋雜說。多所發明。嘗患時學靡。故作擬皇太子册文。除侍御史。制裴晉公傳人多稱之。尤嗜杜甫詩。嘗讀其集。一夕夢見甫為誦。世所未見。詩及覺。纔記十餘字。遵度是成之後。數月卒。有集十二卷。

楚賣

八卷十八

聖楷按狄裴字輔之。少隨父官徐州。以文謁路振振。裴愛之。妻以女。舉進士。知廣州。代還。不以海物自隨。人稱其廉。在河中時。有中貴過。裴言將授裴于上。裴拒之。退而語所親曰。吾湘潭一寒士。今官侍從。可垂老。自汗耶。王荆公志其墓。六子。惟遵度最知名。夢中記杜詩云。夜臥北斗寒。檣枕木落霜。摺鴈連天亦奇句。

鄧忠臣

鄧忠臣字慎思，湘陰人。熙寧三年進士，仕至考功郎。坐元符黨廢，不用。言者論其議范忠宣謚過實，又坐罰銅崇觀間卒。平生著述至多，嘗和杜詩全帙，又嘗獻郊祀慶成賦、屈原廟詩百韻、裕陵喜之，擢為館職。今皆軼弗得，所存一二而已。有玉池集十二卷、玉池其所居山峯名。

聖楷按：忠臣卒，贈直秘閣官。其弟孝臣亦高士也。杜門力學，宣和間屢辟不就。年七十猶手不釋卷。

楚寶

卷十八

十九

以行，說聞于世。

廖正一

廖正一字明畧，世家安陸之竹林。元祐中召試館職，蘇子瞻在翰林見其所對策，大奇之。俄除正字，時黃秦昇、張皆子瞻門下士，號四學士。子瞻待之厚，每來必命侍妾朝雲取密雲龍家人以此知之。一日又命取密雲龍家人謂是四學士，窺之乃明畧來謝也。紹聖間明畧貶信州玉山監稅，鬱鬱不得志，喪明而歿。自號竹林居士，有竹林集三卷。

楚寶

卷十八

二十

葉石林序畧曰：明畧嘗言吾深服左氏而樂道范

曄之秀，正溫、繹、曄嘗自叙其書以為但多公家之言，而少事外遠致。吾所恨亦云：丘明不可及也。異時有冥吾於曄伯仲之間，吾尚無愧往有評吾文似尹師魯者，吾雖不學師魯，然意善其言。是時余見明畧文固多，知其自道不誣也。明畧自為舉子時，即不洽藥場屋，一語再舉而取進士。其所試傑然已若可以名世者，至今為學者推重。蓋其用志深苦而思致精，慙淵源所從來者遠矣。每一出語輒有區域町畦，未有卒然而作者。至于出入經

傳○驅○駕○前○言○左○指○右○摘○比○次○回○曲○他○人○阻○嚼○橙○杓○
 終○不○能○安○者○明○畧○繩○約○隱○括○如○以○利○刀○摧○朽○木○尺○
 筮○呵○羣○羊○無○不○如○意○故○其○典○與○簡○潔○音○節○適○峻○精○
 新○煥○發○使○人○讀○之○不○覺○矍○然○增○氣○惜○其○蚤○困○不○得○
 盡○用○所○長○始○元○祐○初○天○下○所○推○文○章○黃○張○晁○秦○號○
 四○學○士○明○畧○同○直○三○館○軒○輕○諸○公○間○無○所○賤○屈○欲○
 自○成○一○家○然○其○流○落○不○偶○畧○相○似○云○
 聖○措○按○明○畧○元○豐○二○年○登○時○彥○榜○進○士○初○授○華○陰○
 司○理○參○軍○累○官○至○端○明○殿○學○士○出○知○常○州○亦○不○可○

楚寶

卷十八

廿二

如○謂○不○遇○矣○乃○至○鬱○鬱○喪○明○而○歿○耶○文○士○習○氣○大○都○
 此○然○其○著○作○為○世○所○重○卒○亦○不○傳○惜○哉○

潘大臨 潘大臨字邠老黃岡人與第大觀俱以詩知名蘇東
 坡在黃州時邠老多從之遊及東坡去以雲堂付之
 邠老因以居焉

黃山谷書倦殼軒詩後曰潘邠老密得詩律於東
 坡蓋天下奇才也
 聖潘按邠老詩學山谷與陳無已謝無逸徐師川
 饒得操韓子蒼皆其法嗣謂之江西詩派謝無逸
 嘗以書問潘邠老近作新詩否答曰秋來景物件

楚寶

卷十八

廿三

件是佳我昨日清臥開攬林風雨聲遠起題壁曰
 滿城風雨近重陽忽催稅入至敗意止此一句奉
 寄後潘既下世無逸念之庸為三絕句云

林敏功

林敏功字子仁，新蔡人。嘗以春秋鄉薦不第，有詩文百卷，號蒙山集。兵火後不存，今存高隱集七卷。弟敏修，字子來，亦善詩，撰無思集四卷。

後村劉氏曰：二林詩極少，曾端伯作高隱小傳云：有詩文百二十卷，今所存十無一二。兄弟皆隱君子，不獨以詩重。

漁隱能話曰：呂居仁近世以詩得名，自言傳衣江西，常作宗派圖一百三十七卷，自豫章以降，列陳

聖楷

人卷十八

三

師遺潘大臨、謝無逸、洪芻、饒節、僧祖可、徐俯、洪明、林敏修、洪炎、汪革、李錡、韓駒、李彭、晁冲之、江端本、楊符、謝邁、夏倪、林敏功、潘大觀、何顥、王直方、僧善權、高荷，合二十五人，以為法嗣，謂其源流皆出豫章也。其宗派圖序數百言，大畧云：唐自李杜之出，焜耀一世，後之言詩者，皆莫能及。至韓柳孟郊張籍諸人，激昂奮厲，終不能與前作者並。元和以後，至國朝歌詩之作，或傳者多，依效舊聞，未盡所趣。惟豫章始大出而力振之，抑揚反覆，盡兼衆體，而

後學者，同作並和，雖體制或異，要皆所傳者一子。

故錄其名字，以遺來者。余切謂山谷自出機杼，別成一家，清新奇巧，是其所長。若言抑揚反覆，盡兼衆體，則非也。元和至今，騷翁墨客，代不乏人，觀其英辭傑句，真能發明古人不到處。卓然成立者，甚衆。若言多依效舊文，未盡所趣，又非也。所列二十五人，其間知名之士，有詩卷傳于世，為時所稱者，止數人而已。其餘無聞焉，亦濫登其列。居仁此圖之作，選擇弗精，議論不公。余是以辨之。

聖楷

人卷十八

廿

聖楷曰：劉後村續詩派序，又以東萊繼宗派。按東萊名祖謙，字伯恭，居仁之孫。後人以其詩入派中，詩以派名已，隋惡道又續派焉。何來人不韻若此。

高荷

高荷字子勉，江陵人。仕宋直龍圖閣，有還還集二卷。後村劉氏曰：子勉親見山谷，經指授，記覽多如麥城詩，押險韻，畧無窘態。集中健語層出，紫微公詩派乃以殿諸人，何耶可升。

聖潛曰：山谷跋高子勉作詩云：以杜子美為標準，用一事如軍中之令，置一字如闕門之鍵，而充之以博學行之以溫恭，蓋天下士也。又跋歐陽元老詩：此詩入陶淵明格律，頗雍容，使高子勉追之，或

集賢

卷十八

廿五

未能然。子勉作唐律五言數十韻，用事穩貼，置字有力。元老亦未能也。其推許如此，惜未得全集讀之。又按詩派中夏倪，字均父，新春人，仕宋。知江州有遠遊堂集二卷，如擬陶章五言古作俱佳。

米友仁

米友仁字元暉，元章子也。幼年黃山谷贈詩曰：我亦元暉古印章，印刻不忍與諸郎。虎兒小，筆力能扛鼎。教字元暉，繼阿章遺字。元暉元章嘗置畫學之初，召為博士，賜對便殿，因上友仁、楚山、清曉圖。既退，賜御書畫扇各二事。友仁宣和中為大名少尹，天機超逸，不事繩墨，其風氣肖乃翁也。每自題其畫曰：墨戲。被遇光亮，官至工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日奉清閒之燕，方其未遇時，士大夫可得其筆，既貴，甚自秘重。

集賢

卷十八

廿五

雖親，薄聞，無緣得之。年八十，神明不衰，疾而逝。窮友知亦善楷法，其父芾嘗云：幼兒友知代吾書碑及作心字，更無辨。門下許侍郎尤愛其小楷，云：每示簡，可使令詞書，謂友知也。

格古要論曰：米元暉紹興中權兵部尚書，高宗眷待甚厚，能傳家學。山水畧變父法，自成一家。煙雲變滅，林泉點綴，草草而成，不失天真也。畫紙不用膠，誓不肯於絹上畫。臨摹古畫，開一用之。

易元吉

易元吉字慶之，兵沙人。初工花鳥，及見趙昌畫，乃曰：世不乏人，遂游荆湖，搜奇訪古，幾與獐狝鹿豕同遊。故口傳目擊之妙，一寫於毫端，又於長沙舍後開圃，鑿池以亂石叢篁，梅菊葭葦，馴養水禽山獸，伺其動靜，以資畫思。尤善畫獐狝，評者謂徐熙以後一人而已。畫上多自書長沙助教易元吉畫字慶之。

米南宮書學曰：易元吉，徐熙後一人而已。善畫草木，葉心翎毛如唐徐後，無人繼世，但以獐狝稱可。

卷十八

廿七

歎或云：畫者嚴殿，薛畫院人，妬其能，只令畫獐狝，竟為人所妬。又云：余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鴈，活動，晉卿借去不歸。聖楷按：長沙易元吉，畫人多不知，故特拔之。文苑使與湘煙潭露點染生香，亦一快事也。

王質

王質字景文，其先鄆州人，後徙興國。質博通經史，善屬文，游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每云：聽景文論古，如讀鄭道元水經，名川支川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唾皆成珠璣，質與張孝祥父子游，深見器重。孝祥為中書舍人，將薦質舉制科，會去國不果，著論五十篇，言厥代君臣治亂，謂之朴論。中紹興三十年進士第，用大臣言，召試館職，不就。明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御史中丞汪澈宣諭荆襄，又明年樞密使張浚都督江

卷十八

廿八

淮，皆辟為屬，入為太學正。時孝宗屢易相，國論未定，質乃上疏曰：陛下即位以來，慨然起乘時有為之志，而陳康伯、葉義問、汪澈在廷，陛下皆不以為才，於是先逐義問，次逐澈，獨徘徊康伯，難於進退。陛下意終鄙之，遂決意用史浩，而浩亦不稱陛下意。於是決用張浚，而浚又無成。於是決用湯思退，今思退專任國政，又且數月，臣度其終無益於陛下，夫宰相之任一不稱，則陛下之志一沮。前日康伯持陛下以和，和不成，浚持陛下以戰，戰不驗，浚又持陛下以守，守既固。

思退又持陛下以和陛下亦嘗深察和戰守之事乎
李牧在雁門法至於守守乃有戰祖越在河海漢至
於戰戰乃有和羊祜在襄陽法至於和和乃有守備
至分而不使相合今陛下之心志未定規模未立或
告陛下金弱且凶而吾兵甚振陛下則勃然有勒燕
然之志或告陛下吾力不足恃而金人且來陛下即
委外有盟平涼之心或告陛下吾不可進金不可入
陛下又蹇然有指鴻溝之意使臣為陛下謀會三者
為一天下鳥有不治哉天子心知質忠而忌者其譏

楚寶

卷十八

質年少好異論遂罷去會虞允文宣撫川陝辟贊
行一日令章檄契丹文授毫立就辭氣激壯允文起
執其手曰景文天才也入為勅令所刪定官選樞密
院編修官允文當國孝宗命擬進諫官允文以質鯁
亮不回且文學推重於時可右正言時中貴人用事
多良憚質陰沮之出通判荆南府改吉州皆不行奉
祠山居絕意祿仕淳熙十五年卒
陳氏書錄曰富川王質景文有雲山集三卷質遊
太學治詩有聲仕為樞屬常著詩解三十卷未之

見也

聖楷按王阮字南卿江州人好學尚氣節登隆興
元年進士第熙寧中知撫州韓侂胄宿聞阮名特
命入奏將誘以美官夜遣密客詣阮阮不答私謂
所親曰吾聞公卿捧士亦捧公卿劉欽桡宗元
失身匪人為萬世笑今政自韓氏出吾肯出其門
哉遂對舉拂衣出闕侂胄聞之大怒批旨予祠阮
於是趨隱廬山嘉定元年卒今湖廣總志以阮為
德安人蓋誤以江州德安縣為德安府耳總志如

楚寶

卷十八

此謬誤甚多閱者不可不詳也

馮子振

馮子振號海粟。攸州人。仕元。為集賢待制宣撫使。元史陳孚傳曰。攸州馮子振。其豪俊與孚畧同。孚極敬畏之。自以為不可及。子振於天下之書。無所不記。當其為文。酒酣耳熱。命侍吏二三人。潤筆以俟。子振據案。疾書。隨紙數多。寡頃刻。輒盡。雖事料酸郁。美如簇錦。律之法度。未免乖刺。人亦以此少之。

聖措曰。馮子振附見元史中。人多不知。然亦宜稱。

免責

人卷十八

其敏捷。故今所傳梅花百詠。華清樂府。皆無足採。攸州即今攸縣。元陞為州。楚紀作寧鄉。誤。又按陳氏書錄。侯延慶字季長。沙人有。退齋詞一卷。其摩卷為天宮。萬年歡。鐘將之。字仲山。長沙人。嘗為編修官。有岫雲詞一卷。劉過字改之。襄陽人。有詞一卷。今皆不傳。惟劉改之。猶見其小詞一二可誦。

楚寶良史論次

古者典籍圖法皆史也。蒼頡沮誦皆史之臣也。自周官設而史之職始重。春秋作而史之權始一。故周室既東。王章紊亂。伯臣強辟。猶時從周。太史問祥。稷焉下。逮漢武秦灰。既冷。書積丘山。龍門應運而生。三史並時。而著雖云繼美。麟止實則論同。目睫嗣是。國不一錄。代不一手。范穢陳誣。互有得失。揚善貶惡。未見其人。嗚呼。難言之矣。余生長楚。服久淹庠序。未讀中秘之書。頗負汗青之志。日月斯邁。愛玩陳編。十不得一。

免責

人良史論次

古人同恨。蓋鷄犬僅蒙穀所負。構杙乃後人偽作。汲冢之竹。不出江陵之火。再焚亦何從發。異聞也。惟夫丘明述春秋。內傳而倚相作祖。紫陽定漢晉。正統而鑿其開。先此固博達高明。淵源深大。合輒千古者矣。執簡以往。意在斯乎。述良史策八凡一卷。

良史

左史倚相

鐘椒

習鑿齒

鄧肇

蔡允恭

路振

崔遵度

歐陽玄

廖昇

楚寶卷十九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贊春較訂

良史

左史倚相

左史倚相世為楚左史故以官稱倚相倚相廷見申
公子慶子聲不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聲怒而出
曰女無亦謂我老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左史倚相曰

楚寶

卷十九

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傲子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
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乎不給而何服得見昔衛武公
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
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
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有官師之典倚相凡有誦訓之
諫居寢有替御之箴臨事有替史之導宴居有師工
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乎作懿戒
以自儆也及其沒也謂之虛聖武公子實不虛聖於

倚相何害周書曰文王至于日中晏不遑暇食惠于

小民惟正之供文王猶不敢惰今子老楚國而欲自

安也以禦數者王將何為若常如此楚其難哉子聲

曰老之過也乃願見左史司馬子期欲以其妾為內

子訪之左史倚相曰吾有妾而願欲笄之其可乎對

曰昔先大夫子囊違王之命謚子夕嗜艾子木有羊

饋而無艾薦君子曰違而道殺陽豎愛子反之勞也

而獻飲焉以斃於鄢羊尹申亥從靈王之欲以陷於

乾谿列以并女君子曰從而逆君子之行欲其道也故

楚寶

卷十九

進退周旋唯道之從夫子木能違若若教之欲以道

而去其薦吾子經楚國而欲薦艾以干之其可乎子

期乃止

韓非說林曰荆伐陳吳救之軍間三十里而十日

夜星左史倚相謂子期曰雨十日甲輯而兵聚吳

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為陳陳未成也而吳人至見

荆陳而反左史曰吳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必休小

人必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可敗也乃從之遂破

吳軍

劉向說苑曰越破吳請師於楚以伐晉楚王與大夫皆懼將許之左史倚相曰此恐吾攻已故示我不病請為長轂千乘卒三萬與分吳地也莊王聽之遂取東國

聖楷曰吳救陳越破吳俱是楚惠王時事說苑作莊王者誤也且惠四年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謂子期曰二君不務德而力爭諸侯民何罪焉我請退以為子名乃還未嘗有破吳之事惠十六年越滅吳惠四十四年楚始東侵廣地至泗

上所謂遂取東國者或當是時也耶然是時司馬子期死白公之難已二十餘年而左史倚相當靈王在乾谿時稱為良史計其年近百餘歲人矣猶能坐策兵機如此豈非楚國方城之重寶哉恐未盡然

史記

卷十九

三

鐸椒 鐸椒楚大夫威王時為太傅慮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四十章以獻名曰鐸氏微

聖楷曰此鐸氏春秋或孔子既作之春秋也先是晉語云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樂因問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余舌矜習於春秋乃使叔向傅太子彪又楚莊王使士璽傅太子箴中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庶

史記

卷十九

四

韋昭注云春秋紀人事之善惡而目以天時謂之春秋周史之法也按此時孔子未作春秋而列國已有其書者當是周史所掌而列國奉之為戒勸耳然則孔子之作春秋不獨尊魯史之名而且因周官之舊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若非周史原有此書孔子即能竊取其義猶然魯之春秋耳何以行於列國而使亂臣賊子懼哉從來贖贖特為拈出以俟識者

習鑿齒

習鑿齒字彥威襄陽人也宗族富盛世為鄉豪鑿齒少有志氣博學洽聞以文章著稱荆州刺史桓温辟為從事江夏相表喬深器之數稱其才於温轉西曹主簿親遇隆密時温有大志追蜀人知天文者至夜執手問國家祚運修短答云世祀方永温疑其難言乃歸辭云如君言豈獨吾福乃蒼生之幸然今日之語自可令盡必有小小厄運亦宜說之星人曰太微紫微文昌三宮氣候如此夫無憂虞至五十年外不

卷十九

論耳温不悅乃止異日送絹一疋錢五千文以與之

五

星入乃馳詣鑿齒曰家在益州被命遠下今受旨自裁無由致其骸骨緣君仁厚乞為標碣棺木耳鑿齒問其故星人曰賜絹一疋令僕自裁惠錢五千以買棺耳鑿齒曰君幾誤死君嘗聞千知星宿有不覆之義乎此以絹戲君以錢供道中資是聽君去耳星人大喜明便詣温別温問去意以鑿齒言答温笑曰鑿齒憂君誤死君定是誤活然徒三十年看儒書不如一詣習主簿累逐別駕温出征伐鑿齒或從或守所

在任職每處機要蒞事有績善尺牘論議温甚器

之時清談文章之士韓伯伏滔等並相友善後使至京師簡文亦雅重焉既還温問相王何似答曰生平所未見以此大忤温旨左遷尹曹叅軍時有桑門釋道安俊辨有高才自北至荆州與鑿齒初相見道安曰彌天釋道安鑿齒曰四海習鑿齒時人以為佳對初鑿齒與其二舅羅崇羅友俱為州從事及遷別駕以坐越舅右屢經陳請温後激怒既盛乃超拔其二舅相繼為襄陽都督出鑿齒為榮陽太守温弟秘亦

有才氣素與鑿齒相親善鑿齒既罷歸與秘書曰

吾以去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畧無情痛

六

入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樊墟存鄧老之高南春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念崔徐之友肆瞻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日惆悵極多撫乘躊躇慨爾而泣曰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殞斃裴社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瓌瓌常流碌碌凡士焉足以感其

方寸哉夫。芬芬起于椒蘭。清馨生乎琳瑯。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而。遺德者必有。明勝之。遺事若向。入君子者。千載猶使。義想其為人。况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也。此一時也。焉知今日之才。不如。疇。展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金為景。升乎其風。期俊。適如此。是時温觀。覲非望。鑿齒在。秘著漢。晉春秋。以。裁正之。起漢光武。終於晉愍帝。於三國之時。蜀以宗。室為正。魏武雖受漢禪。晉尚為篡。逆至文帝。平蜀乃。為漢。而晉始興焉。引世祖諱炎。興而為禪。受明天。

心不可以勢力強也。凡五十四卷。後以脚疾。遂廢于。里巷。及襄陽陷于符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與。而。致焉。既見與。語大悅之。賜遣甚厚。又以其蹇疾。與諸。鎮書。惜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俄以疾。歸襄陽。尋而襄鄧反正。朝廷欲徵。鑿。葛便。典國史。會卒不果。臨終上疏曰。臣每謂皇晉空。越魏。繼漢不應。以魏後為三恪。而身微官卑。無由上。達懷抱。愚情三十餘年。今沉淪重疾。性命難保。遂營。懷此。當與之朽爛。區區之情。切所悼惜。謹力疾著論。

一篇寫上如左。願陛下考尋古義。求經常之表。超然。遠覽。不以臣微賤。廢其所言論曰。或問魏武帝功。蓋。中夏。文帝受禪於漢。而吾子謂漢終有晉。豈實理乎。且魏之見廢。晉道亦病。晉之臣子。寧可以聞此言哉。答曰。此乃所以尊晉也。但絕節赴曲。非常耳。所悲見。殊心異。雖奇莫察。請為子言焉。昔漢氏失御。九州殘。隔三國。乘間。鼎峙。數世。干戈日尋。流血百載。雖各有。偏平。而其實亂也。宜皇帝勢。逼當年。力制魏氏。雙屈。從時。遂羈戎役。晦明掩耀。龍潛下位。俛首重足。鞠躬。

屏息。道有不容之難。躬蹈履霜之險。可謂危矣。魏武。既。大難獲免。始南擒孟達。東蕩海隅。西抑勁蜀。旋。撫諸夏。摧吳人。入侵之鋒。掃曹爽之忌。之黨。植靈根。以跨中嶽。樹羣才。以翼子弟。命世之志。既恢。非常之。業亦固。景文繼之。靈武冠世。尅伐貳違。以定厥序。席。卷梁益。奄征西極。功格皇天。勳侔古烈。豐規顯祚。故。以灼如也。至於武皇。遂并疆吳。混一宇宙。又清四海。同軌二漢。除三國之大害。靜漢末之。交爭。開九域之。蒙昧。定千載之盛功者。皆司馬氏也。而推魏繼漢。以。

晉承魏比義唐虞自託純臣豈不惜哉今若以魏有
代王之德則其道不足有靜亂之功則孫劉辨立道
不足則不可謂當年當年不制于魏則魏未曾為
天下之至王道不足于曹則曹未始為一日之王矣
昔共工伯有九州秦政奄平區夏鞭撻華戎事總六
合猶不見序于帝王淪沒于戰國何况暫制數州之
人威行境內而已便可推為一代者乎若以晉嘗事
魏懼傷皇德拘惜禪名謂不可割則感之甚者何
者魏蓋據隴公孫帝蜀蜀隴之人雖服其役取之大

楚書 卷十九 九

義於彼何有且吳楚僭號周室未亾子文延陵不見
貶絕宣皇帝官魏逼於性命舉非捧木何虧德美禪
代之義不同堯舜校實定名必彰於後人各有心事
胡可掩定空虛之魏以屈於已孰若杖義而以貶魏
哉夫命世之人正情遇物假之際會必兼義勇宣皇
祖考立功於漢世篤爾勞思報亦深魏武超越志在
傾至德不素積義險冰薄宣帝與之情將何重雖形
屈當年意申百世降心全已憤慨於下非道服北而
有純臣之節畢命曹氏忘濟世之功者也夫成業者

係於所為不係所藉立功者言其所濟不言所起是
故漢高稟命於懷王劉氏乘斃於公秦超二僞以遠
嗣不論近而計功考五德於帝典不疑道於力政季
無承楚之號漢有繼周之業取之既美而已德亦重
故也凡天下事有可借喻於古以曉於今定之往昔
而足為來證者當陽秋之時吳楚二國皆僭號之王
也若使楚莊推鄢郢以尊有德閭閻舉三江以奉命
世命世之君有德之至或藉之以應天或撫之而光
定彼必自係於周室不推吳楚以為代明矣况積勳

楚書 卷十九 十

累功靜亂寧民數之所錄良之所與不資於燕會之
授不賴於因藉之力長轡廟堂吳蜀兩楚運奇二紀
而平定天下服魏武之所不能臣蕩累棄之所不能
除者哉自漢末鼎沸五六十年吳魏犯順而強蜀人
杖正而弱三家不能相一萬姓曠而無至夫有定天
下之大功為天下之所推孰如見推於閭人受尊於
微弱配天而為帝方駕於三代豈比俛首於曹氏側
足於不正即情而恒實取之而無慙何與說事而託
僞開亂於將來者乎是故舊之恩可封魏後三恪

之數不安見列以晉承漢功實顯然正名當事情體亦厭又何為虛尊不正之魏而虧我道於大通哉昔周人誅祖宗之德追述商之功仲尼明大孝之道高稱配天之義然後稷勤於所職聿來未以翦商異於司馬任仕乎曹族三祖之寓於魏世矣且夫魏自君之道不正則三祖臣魏之義未盡義未盡故假塗以運高畧道不正則君臣之節有殊然則弘道不以輔魏而無逆取之嫌高拱不勞汗馬而有靜亂之功者蓋勳足以玉四海義可以登天位雖我德慙於有

楚賈

卷十九

十一

周而彼道異於殷商故也今子不疑共工之不得列於帝王不嫌漢之係周而不係秦何至於一魏猶疑滯而不化哉夫欲尊其君而不知推之於堯舜之道欲重其國而反厝之於不勝之地豈君子之高義若猶未悟請於是止矣子辟強才學有父風位至驃騎從事中郎

聖楷曰習彥威著漢晉春秋其書雖不傳其論則斷不可易且如后稷孫子未始剪商漢有天下不係于秦皆足破後儒之陋傳也蘇子瞻正統辨論

謂聽其自得者十曰堯舜夏商周秦漢晉隋唐予其可得者六以存教曰魏梁後唐晉漢周其意亦未嘗不至習氏但其文字縱橫遊戲使人不覺耳故朱子修綱目卒取彥威之說蓋彥威意雖至尊晉猶不失春秋之大義蘇子意雖併黜魏晉而已全授奸暴之空名此又不可無辨也聞之本朝有績溪士子胡廷瑞著末後宋統一書竟元文宗之世俱稱德祐恭帝每春正月稱帝在瀛洲國帝在籍田國而于懿璘質班之死即稱元亡然後書德

楚賈

卷十九

十二

祐帝自廢于荒漢其意甚善嘉靖二十三年奏聞下部格不行先輩張東沙家尙存其書

鄧粲

鄧粲長沙人少以高潔著名與南陽劉曄之南樞劉尚公同志友善並不應州郡辟命荆州刺史桓冲卑辭厚禮請粲為別駕粲嘉其好賢乃起應召曄之尚公謂之曰卿道廣學深衆所推懷忽然改節誠失所望粲笑答曰足下可謂有志於隱而未知隱夫隱之為道朝亦可隱市亦可隱隱初在我不在於物尚公等無以難之然粲於此名譽減半矣後患足疾不能朝拜求去職不聽令臥視事後以病篤乞骸骨許之

楚寶

人卷十九

十三

粲以父粲有忠信言而世無知者乃著元明紀十篇注老子並行於世

聖楷按世說注所引鄧粲晉紀與續晉陽秋恒多雅致足補舊聞而晉書謂其祖述前史葦宇重軒之下施牀連榻之上奇詞異義罕見稱焉者或亦過情之貶乎然即其論隱亦具名通唐張謂長沙土風碑云賦鄧粲之宅足以表儒風吾不能無慨然矣

蔡允恭

蔡允恭江陵人父名大業仕後梁為左氏尚書允恭姿容工於詩仕隋為起居舍人煬帝有所賦必令諷誦遣教官人俾入宮改內史舍人允恭恥之由是球斥所著有後梁春秋十卷

聖楷曰晉漢以前朝野俱重史學故紀年書事世有其人降自六朝唐宋聲律既興時文日盛學士家能舉前代之年號者蓋亦寡矣况能探索四十一家之義例十四萬卷之藏編乎允恭史學雖不

楚寶

人卷十九

十四

炳著然當亂世事滄至獨能深懷宮嬪之恥續造先世之書其逸節繳繳視柳晉諸人相去遠矣良史風規何多讓焉

路振

路振字子發，永州祁陽人。唐相巖之四世孫，巖貶死，橫外其孫琛，避地湘潭間，遂居焉。振父洵，美事馬希果，署連州從事，謝病終于家。振幼穎悟，五歲誦孝經，論語十歲聽講陰符，裁百言而止。洵美責之，俾終其業。振曰：「百言演道足矣，餘何必學？」洵美大奇之。十二丁外艱，母氏慮其廢業，日加誨激。雖隆冬盛暑，未始有懈。淳化中舉進士，太宗以詞場之弊，多事輕淺，不能該貫古道，因試卮言。日出賦，時就試者凡數百人。

楚寶

卷十九

十五

咸聘胎忘其所出，振寒素遊京師，所作賦尤為典贍。太宗甚嘉之，擢賓甲科，釋褐大理評事，通判郃州。徙徐州，召還直史館，復遣之任。遷太子中允，知濟州。一日契丹至城下，兵少民相恐，農謂振文吏，無戰禦方，畧環聚而泣。振乃親加撫諭，且以敵盛不可與爭鋒，空堅壁自守。數日契丹引去，轉運使劉綜稱其能，詔書褒美，常作祭戰馬文，叙云：咸平中契丹犯高陽關，執大將康保喬，畧河朔，天子幸魏，特遣將王榮以五千騎追之，榮無將才，但能馳射，受命還避，伺賊渡河。

而後發有剽淄齊者數千騎，尚屯直沽，榮不欲見，遂以其騎畧河南岸而還。晝夜急騎，馬不秣而道斃者十有四。天子憫之，遣使收瘞焉。因作祭文，其辭曰：「房駟之精，降為驪驥，飲泉呀風，泥沙激，虎脊犛，聳龍媒，勢猶丹鬣，曉霞的，頽秋星，第方著，幹空乘，旋膺巖臚，角起方背，珠明爾，其絕，塞草荒，八月隕，霜毛縮，蹄堅，筋舒，脈張，惡恐，噬虬，欲，噴沙散，沫干，里飛雲，圍人，負紉，武士，索鐵，前，避，後，哭，雷動，地，裂，忽挽一而制，百終伏，撾而受，綬牧，官，劬，劬，歲入，券書，蹄。」

楚寶

卷十九

十六

以駟會蜀，錦吳，繪積如丘，陵馬，躡於我，雖重幣入於彼，則輕於是，絡黃金之羈，浴天池之波，鼓鬣雲衢，弄影星河，或躡而嚙，或顛而叱，原盤申，禁駉，駿何多，帝念神物，來經遠道，閱之內，殿養之外，阜飲以玉池，秣之，瑤草窮冬，塵入我河，潺羽書，雷飛龍，取北巡，選仗下之名，馬屬閩外之武，臣功戈電燭，禁旅星陳，授以長策，帥以全軍，壯士怒兮，山可擊，猛馬哮兮，虎可咋，何嘖嗜之無勇，反遷延而避地，冰霜淒淒，介甲而。

馳不飲不秣載渴餓駿馬餒死行人嗟咨委天骨
 於衢路反星精於雲霧報至恩之無及齊戎力而何
 誤生芻致祭獎惟成禮瘞而高岡全爾具體焉如有
 神知帝之仁又撰伐棘篇辭曰秋風颺塵棘子丹折
 根破抵堅且頑斷夫愁起汗汚顏攢鋒末芸趨道還
 藉之森森繚長藩暮冬號風雲暗天漏寒不鳴守大
 眠至人堂上多金錢東陵暴客來窺垣舉手觸鋒身
 隕顯千矛萬戟爭後先襟袖結裂不可拉賊破指傷
 流血殷神誰氣沮委騙躡數尺之牆弗復禁索頭醜
 奴播河濡朔方屯師連七年木波馬嶺沙填填氣豚
 不絕如喉咽官軍虎怒思吼軒強弩一發山河穿將
 不協謀空即安翫養小醜成克顛推芻稅粟徒喧喧
 邊臣餐心靜國艱為余諷此伐棘篇識者聞而壯之
 又以西兵未弭人判大理寺改太常丞知河中府徙
 知鄧州代還判吏部南曹三司至景德中使福建巡
 撫俄判登聞鼓院會修兩朝國史以振為編修官大
 中祥符初使契丹撰乘輅錄以獻改太常博士左司
 諫擢知制誥振文詞溫麗屢奏賦頌為名董所稱尤

卷十七
 十七

長於詩多警句及居文翰之職深愜物議自是彌加
 精厲從祀肅毫時同職分局掌事振獨直行在專典
 繪命殿奏填委應用無滯時推其敏贍七年同修起
 居注張復崔遵度以書事候失降秩擇振與夏竦代
 之嗜酒得疾有集二十卷嘗乘五代末九國君臣行
 事作世家列傳書未成卒錄其子綸為太常奉禮郎
 聖楷曰先達謂修史在於得人其有學問文章而不
 知史事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
 不可與若路振心術固無可議即其學問文章史
 事唐宋以來湖南文士未易及也伐棘篇可擬老
 杜桃竹諸作祭戰馬文體識亦在六朝以上惜不
 得其乘輅錄讀之何止文獻凋落之感按長沙志
 以振作湘潭人今從宋史

卷十九
 六

崔遵度

崔遵度字堅白江陵人七歲授經於叔父憲嘗以春秋編年史漢紀傳之例問於憲憲曰此兒他日成令名矣太平興國八年舉進士解褐和川至簿轉臨汾饋芻糧三抵綏州涉無定河河沙與水混流無跡陷溺相繼遵度憫之著銘以紀焉端拱初轉運副使夏侯濟上其勅狀召歸對便殿因獻文自薦時新建秘閣命中書試作頌一首擢著作佐郎淳化中吏部侍郎李至薦之遷殿中丞出知忠州李順之亂坐夫城

楚寶

卷十九

九

池貶崇陽令移鹿邑咸平初復為太子中允景德初內出遵度名引對崇政殿詔索所著文召試舍人院改太常丞直史館會修兩朝國史與路振並為編修官太中祥符元年命同修起居注東封進博士祀汾陰是歲真宗以兩省官絕少故因覃慶選補之命為左司諫遵度與物無競口不言是非淳澹清素勢利泊如也掌右史十餘歲立墀上常退匿楹間慮上見之善鼓琴得其深趣所傲舍甚激隘有小閣手植竹數本朝退默坐其上彈琴獨酌脩然自適嘗著琴戲

云世之言琴者必曰長二尺六寸象期之日十三徽

象期之月居之者象閏前世未有辨者至唐協律郎劉昉以樂繩配諸節候而謂琴為夏至之音至於泛聲卒無述者愚嘗病之因張弓附案泛其弦而十三徽聲具焉况琴瑟之絃乎是非所謂象者蓋天地自然之節耳又豈止夏至之音而已夫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者太極之謂也四時者兩儀之節也律呂者四時之節也晝夜者律呂之節也刻漏者晝夜之節也節節相受自細至太而歲成焉節氣之自然者也氣既節矣聲同則應既節且應則天地之交成矣文之義也或任形而著或假物而彰日星文手上山川理乎下動物植物花者節者五色具矣斯任形者也至於人有五性而不著以事觀之然後著日有五色而不見以水觀之然後見氣有五音而不聞以絃改之然後聞斯假物者是故聖人不作易而能知自然之數不作琴而能作自然之節何則數本於一而成於三因而重之故易六畫而成卦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共應也

楚寶

卷十九

三

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共應也

必矣。卦既畫矣，故畫琴焉。始以一弦泛桐，當其節則潛然而號，不當其節則泯然無聲。豈人力也哉？且徽有十三，而居中者一，一中而左泛有三焉，右泛有三焉。其聲殺而已。絃盡則聲滅，及其應也，一必於四，二必於五，三必於六焉。節節相召，其應也必矣。易之畫也，偶三為六，三才之配具焉。萬物由之而出，雖曰六畫及其數也，止三而已矣。琴之畫也，偶六而根於一，一鐘者道之所生也。在數為一，在律為黃，在音為宮，在木為根，在四體為心。衆微由之而生，雖曰十三及其節也，三而已矣。卦之德方，經也。著之德圓，緯也。故萬物不能逃六象，徽其節，經也。絃五音，緯也。故衆音不能勝其文，先儒謂八音以絃為君，絃以動為君。愚謂琴以中徽為君，盡矣。夫微十三者，蓋可聞者也。苟盡絃而考之，乃有二十三微焉。是一氣也。丈絃具之尺，絃亦具之，豈有長短大小之限哉？蓋萬物本於天地，天地本於太極，太極至於萬物，聖人本於道，道本於自然，自然至於無為，樂本於琴，琴本於中徽，中徽至於無聲，是作易者天地之象也。作琴者天地之

楚寶 卷十九 廿

聲也。往者藏音而未談，來者專聲而忘理。琴殘之作也，庶乎近之。苟其闕也，請俟君子世稱其知言。九年，仁宗以壽春親王開府，詔宰相擇耆德有學術者，咸謂遵度力學，有士行，稱長者，遂命與張士遜、金為王友。改戶部員外郎，賜服金紫。府中文翰皆遵度所作。國史成，拜吏部員外郎，歷禮部兼左諭德。未幾，命使契丹，判司農卿，遵度性寡合，喜讀易，嘗云：意有疑，則彈琴辨其數，筮易觀其象，無不究也。天禧四年八月卒，年六十七。官其子二人，孫二人。仁宗立，詔贈工部侍郎，有集二十卷。

聖楷按：范仲淹嘗問琴理，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遠，琴盡是矣。

無定河考

輿地廣記：唐銀州東北有無定河，即固水也。後人因漬沙急流淺深不定，故更今名。唐陳祐詩：無定河邊暮笛聲，赫連臺畔旅人情。西關路千餘里，一夜秋風白髮生。陳陶詩：誓掃匈奴不顧身，五千貂錦喪胡塵。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春閨夢裏人。

楚寶 卷十九 廿

歐陽玄

歐陽玄字原功其先家廣陵與文忠公修同所自出至曾太父新始遷居瀏陽故玄為瀏陽人幼岐嶷母李氏親授孝經論語小學諸書八歲能成誦始從鄉先生張貫之學日記數千言即知屬文十歲有貴冠師注目視玄謂貫之曰是兒神氣疑遠目光射人異日當以文章冠世廟廟之器也言訖而去亟追與語已失所之部使者行縣玄以諸生見命賦梅花詩立成十首晚歸增至百首見者駭異年十四益從宋故

楚寶

八卷十九

廿三

老習為詞章每試庠序輒占高等弱冠下帷數年人莫見其而經史百家靡不研究伊洛諸儒源委尤為淹貫延祐元年詔設科取士玄以尚書與貢明年賜進士出身授岳州路平江府同知調太平路兼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玄察其情皆為平翻橐右不法管其驅奴玄斷之從良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飛蝗不入境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玄至踰月赤水大清兩洞展展攻殺官曹相顧失色計擬從出玄即日單騎

從二人徑抵其地論之至則宛傷滿道戰鬪未已獠

人熟玄各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緣訴禁事於縣縣官不為直反以縣役橫欲搭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玄驗以禍福為理其訟獠人遂安召為國子博士陞國子監丞致和元年遷翰林待制兼國史院編修官時當兵興玄領印攝院事日直內廷恭夫機務凡遠近調發制詔書檄以至改元天曆郊廟建后立儲肆赦之文皆經撰述復條時政數十事實封以聞多擢行之明年初置奎章閣學士院

楚寶

八卷十九

廿四

又置藝文監隸焉皆選清望官居之文宗親署玄為藝文少監奉詔纂修經世大典陞太監檢校書籍事元統元年改命太常禮儀院事拜翰林直學士編修四朝寶錄俄兼國子祭酒召赴中都議事陞侍講學士復兼國子祭酒重紀至元五年足患風痺乞南歸以便醫藥帝不允拜翰林學士未幾懇辭去位帝復不允免其行朝賀禮至正改元更張朝政事有不便者集議廷中玄極言無隱科日之復沮者尤眾玄力爭之未幾南歸復起為翰林學士以疾未行詔修遼

金宋三史召為總裁官發凡舉例俾論撰者有所據
依史官中有論議不公者玄不以口舌爭俟其呈黨
援筆竄定之統系自正至於論贊表奏皆玄屬筆五
年帝以玄歷仕累朝且有修三史功諭旨丞相超授
爵秩遂擬拜翰林學士承旨及入奏上稱快者再三
已而乞致仕不允御史臺奏除福建廉訪使行次湖
西疾復作乃休歸南山隱居優游山水間復拜翰林
學士承旨玄屢力辭不獲命奉勅定國律尋乞致仕
陳情懇切乃特授湖廣行中書省右丞致仕賜白玉

楚寶 卷十九 廿五

束帶給俸以終其身將行帝復降旨不允仍前翰林
學士承旨進階光祿大夫十四年汝穎盜起蔓延南
北州縣幾無完城玄獻招捕之策千餘言鑿鑿可行
當時不能用十七年春乞致仕不允時將大赦宣赴
內府玄久病不能步履丞相傳旨肩輿至延春閣下
實異數也是歲十二月戊戌卒年八十五帝賜賻甚
厚贈崇仁昭德推忠守正功臣大司徒柱國追封楚
國公謚曰文玄性度雍容含弘縝密處已儉約為政
廉平歷官四十餘年在朝之日殆四之三三任成均

兩為祭酒六入翰林三拜承旨修實錄大典三史皆
大製作屢至文衡兩知貢舉及讀卷官凡宗廟朝廷
雄文大冊播告萬方制誥多出玄手金繪上尊之賜
幾無虛歲海內名山大川釋老之宮王公貴人墓隄
之碑得玄文辭以為榮片言隻字流傳人間咸知寶
重玄無子以從子達為後復先玄卒有圭齋文集若
干卷傳于世

樂寶 卷十九 廿六

楊用修曰宋史表首稱相阿魯圖其實歐陽玄之
筆也其為卷六百文百萬言自有史冊以來未有
若是多者也其自謂辭之煩簡以事文之今古以
時養欲自成一代書而不強附昔人是也其可憾
者有紀一事而先後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
之者非一手也愚觀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
乎人也所憾于上之人壞古修史之法也史始於
尚書春秋大抵皆一人之筆尚書雖雜出然而紀
一事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則孔子特筆而門
人一辭不能贊者矣春秋三傳各以其意釋經而
其事傳焉若國語若世本若戰國策皆一家言自

史記下十七代之書亦皆一人成之唐書雖文忠與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兩美相合至元修宋遼金三史此法壞矣原其所以由胡人在位大臣寡學不欲中國之人擅其所長故不惟其人惟其官不惟其實惟其名其長不知所美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後矛盾復何怪哉雖然豈始于宋哉後漢東觀大集羣儒著述無至條章靡立由是伯度譏其不實公理以為可焚張蔡二子糾之於當代傳范兩家嗤之於後葉其傳卒亦不廣唐中宗世史

楚賢

卷十九

七

司取士每記一事裁一言皆開筆相視合毫不斷義稟監修辭從指受由是劉知幾謂頭白可期汗青無日卒不能成其書也原宋史一書其實類此蓋漢唐皆文人相聚元則羯胡相參其形跡之拘忌義例之蒙昧豈特如漢唐人所講而已嗚呼元所壞者宋一代史猶之可也而其法遂使嗣代襲用之今日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爲駭則以爲狂矣其貽害於中國禍於斯文者可重爲慨也

廖昇

廖昇襄陽人學行最知名與方孝孺王紳輩友善洪武中爲左府斷事上知其賢二十九年六月擢太常少卿建文元年正月勅修高皇實錄禮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董倫右侍郎兼翰林學士王景彰爲總裁官昇及翰林侍講學士高巽志爲副總裁昇博雅有史才朗達負氣書靖難兵事語多摭實聞始嘗筆龍潭還慟哭與家人訣自縊死都御史陳瑛奏昇與黃觀等皆不順天命效死建文其存心與叛逆

楚賢

卷十九

七

等並安追戮上詔勿問

聖楷曰蜀中蛾眉亭嘗有建文遺臣題詩云一箇忠臣九族殃全身遠害亦天常夷齊死後君臣薄力爲君王固首陽讀此詩乃歎廖昇之死正爲君王愛青史耳萬曆甲申十二年秀水屠叔方嘗以建文仗節諸臣請謚請祠請修治塚墓請恤錄子孫而交遊姻黨之波及以世世編戊者請一體赦宥已蒙旨特賜允行嗣後詔修正史言臣亦以建文爲請皇上許復年號并綴其事于洪武之

末嗟手繼志述事 聖德如天使陳瑛輩有知靈不愧死哉

又按永樂十一年翰林庶吉事錢習禮與練子靈有姻婭先是逮治奸黨習禮偶獲免而恒為鄉人所持以告楊榮榮乘間以開上欣然曰使子靈尚在朕固當用之况習禮乎即日下令由是黨禁漸解又張太后大漸乃召諸閣臣于榻前問朝廷尚有何大事未辦者士奇首對有三事其一建文君雖已滅曾臨御四年當命史官修其一朝

楚寶

卷十九

廿九

實錄仍用建文之號 后曰曆日已革除之豈可復用對曰曆日行于一時萬世信史豈可蒙洪武之年以亂寶 后納之其二 后亦首肯其三方孝孺已誅 皇帝詔收其片言一字論死乞弛其禁聽命存而傳之 后默然未答士奇等即趨下叩頭言三事臣等謹受顧命

楚寶命使論次

使臣者奉一人之命結兩國之好歷騁四方之域而周知天下之故者也豈徒侈軒軒巡履聲芳亥步而已哉故周官設九儀以大其典達六節以授其符成六瑞以昭其信合六幣以致其誠於其使事將畢也又錄為五書以盡其職為使臣慮至繁且慎降自春秋此禮漸廢而任責尤重一言之不酬一揖之不中而兩國為之暴骨甚至私輸國情潛啓外寇玉帛化為戈矛皇華疲于奔命又若後世埋輪攬轡擊斷成

楚寶

命使論次

乙

威靡源度符遠探極欲旌節四出辭令鮮聞於以傳美往賢流芳篆素共可得乎昔葉公子高使齊朝受命而夕飲冰吞夫子語之曰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又曰無遷令無勸成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嗟乎為使之道盡此矣述命使第九凡一卷 命使一

蓮 章 蓮 龍 鍾 儀
蓮 啓 疆 伍 舉 王 孫 固

馬良 董恢 蔣生
 潘京 柳莊 邵擘

楚寶

命使日少

楚寶命使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黃學璞較訂

命使

蓬章

蓬章羊姓，蚡冑之後，為楚大夫。楚武王三十五年，侵隨，使章求成焉。軍於瑕以待之。隨人使少師董成。三十七年，王合諸侯於沈鹿，黃隨不會，使章讓黃三十

楚寶

卷二十

八年，使道朔將巴客以聘於鄧。鄧南鄙人攻而奪之，幣殺道朔及巴行人。楚子使章讓於鄧。

聖楷曰：蓬章詞令雖不載史傳，然其成於隨讓於黃，屢將王命，必有可觀。且其後人若伯羸之將才，叔敖之相業，子馮之納善息民，而楚日以光大，誰貽之哉？昔鄭國為命，合四賢之所長，仲尼猶有取焉。則蓬氏之良可知矣。

遠罷

遠罷暗字子蕩，蓬章之後裔也。楚康王十四年，遠罷如晉，欲盟。晉侯享之，將出賦。既醉，叔向曰：「遠氏之有後於楚國也，安哉！承君命，不忘敏子蕩，將知政矣。」敏以事君必能養民政其焉往。楚郊敖元年，王子圍為令尹，二年使遠罷聘于魯。穆叔問王子之為政何如，對曰：「吾儕小人食而聽事，猶懼不給命而不免於戾焉。與知政固問焉不告，穆叔告大夫曰：『楚令尹將有大事，子蕩將與焉助之，匿其情矣。』」四年，郊敖有疾，公

楚實

卷二十

三

子圍縊而殺之，自立為靈王。以遠罷為令尹。聖楷曰：遠罷使于晉，賦既醉之詩，而叔向許其知政，使于魯，不告王子之政，而穆叔知其匿情。古人每于此處用心，看人故不與如此。弟子職謹應對聖門科重言語，豈末務哉。

鍾儀

鍾儀，楚大夫也。共王七年，使公子嬰齊帥師伐鄭。鍾儀時從行焉。既而晉會諸侯救鄭，鄭共仲侯羽軍楚師，囚鄭公鍾儀，獻諸晉。八月，晉人以鍾儀歸。囚諸軍府，後三年，晉侯觀於軍府，見鍾儀，問之曰：「南冠而縶者，誰也？」有司對曰：「鄭人所獻楚囚也。」使稅之。召而吊之，再拜稽首，問其族，對曰：「伶人也。」公曰：「能樂乎？」對曰：「先父之職，官也，敢有二事。」使與之琴。操南音。公曰：「君王何如？」對曰：「非小人之所得知也。」固問之，對曰：「其為太子也，師保奉之以朝於嬰齊，而夕於側也。不知其他。」公語范文子，文子曰：「楚囚君子也，言稱先職，不肯本也。樂操土風，不忘舊也。稱太子，抑無私也。名其二卿，尊君也。不背本仁也。不忘舊信也。無私忠也。尊君敏也。仁以接事，信以守之。忠以成之。敏以行之。事雖大，必濟。君盍歸之，使合晉楚之成，公從之。重為禮使，歸求成。」

楚實

卷二十

三

史懷曰：楚鍾儀南冠囚于晉，晉侯見而使稅之，召而吊之。此時已知儀矣，豈待其對而後稱為君子。

哉重為之札使趨求成非獨妙于觀人亦巧乎用人矣

聖楷曰鐘儀為楚鄖縣大夫晉人囚之軍府晉侯見而問其族對曰伶人是述其先世之職官以對非鐘儀身自為之也故晉侯復問能樂而范文子稱其不若鍾儀身自為樂官則能樂既不必問而先職之稱又何足貴且左氏明言問其族非問其官古今讀書人畫相沿以鍾儀為伶人何憤憤至此偶拈出為之一快

樂

卷二十

四

蓬啓疆

蓬啓疆楚同姓也。霸王即位殺伯州犂使啓疆為太宰。霸王四年晉韓宣子如楚逆女叔向為介王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苟得志焉無恤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韓起為闢以羊舌肸為司管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大夫莫對蓬啓疆曰苟有其備何故不可恥匹夫不可以無備况恥國乎是以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覲有璋小者迷職大有巡功設機辟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

樂

卷二十

五

有好貨賚有陪鼎人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敗於邲邲之役楚無晉備以敗於邲自邲以來晉不失備而加以禮重之以睦是以楚弗能報而求親焉既獲姻親又欲恥之以召寇讎備之若何誰其重此若有其人恥之可也若其未有君亦圖之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糜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君其亦有備矣不然奈何韓起之下趙成中行吳魏舒范鞅知盈羊舌

肝之下。祁午張超。籍談。女齊梁丙。張骼。輔。躒。苗。賁。皇。皆。諸。侯。之。選。也。韓。襄。為。公。族。大。夫。韓。須。受。命。而。使。矣。箕。襄。邢。帶。叔。俞。叔。椒。子。羽。皆。大。家。也。韓。賦。七。邑。皆。成。縣。也。羊。舌。四。族。皆。疆。家。也。晉。人。若。喪。韓。起。楊。肸。五。卿。八。大。夫。輔。韓。須。楊。石。因。其。十。家。九。縣。長。葢。九。百。其。餘。四。十。縣。遺。守。四。千。奮。其。武。怒。以。報。其。大。取。伯。華。謀。之。中。行。伯。魏。舒。帥。之。共。蔑。不。濟。矣。君。將。以。親。易。怨。實。無。禮。以。速。冠。而。未。有。其。備。使。羣。臣。往。遺。之。禽。以。逞。君。心。何。不。可。之。有。王。曰。不。殺。之。過。也。大。夫。無。辱。厚。為。韓。子。

楚襄 人 卷二十

禮而歸之。露王六年。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遠啓疆曰。臣能得魯侯。王使召之。辭曰。昔先君成公。命我先大夫嬰。齊曰。吾不忘先君之好。將使衡父。紹臨楚國。鎮撫其社稷。以輯寧爾民。嬰齊受命于蜀。奉承以來。弗敢失。隕而致諸宗。祧曰。我先君共王。引領北望。日以冀傳序。相授於今。四王矣。嘉惠未至。唯襄公之辱臨我喪。孤與其二三臣。悼心失圖。社稷之不皇。况能懷思君德。今君若步玉趾。辱見寡君。寵露楚國。以信蜀之役。致君之嘉惠。是寡君既受。賜矣。

何蜀之敢望其先君鬼神實嘉賴之。豈惟寡君若。不來使臣請問行期。寡君將承質幣而見于蜀。以詩先君之。既魯侯從之。露王享魯侯于新臺。使長鬣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蓬啓疆聞之。見魯侯語之。拜賀魯侯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此久矣。寡君無適與也。而傳之君。君其備禦三鄰。慎守寶矣。敢不賀乎。魯侯懼而反之。

聖楷曰。蓬啓疆以詞令致魯君。又以詐反大屈之弓。皆辯士風氣不足尚也。惟諫露王辱習卿不言。

楚襄 人 卷二十

晉卿不可辱第言辱晉卿不可無備其語似迂似謹似勸似諷使露王冷熱自揣驕心頓歇與子章對求周鼎鄭田同一機軸可見能言之士機智勇辯濟以忠貞亦可與事君矣。諤者何為哉。

章華臺考

按吳語云。昔楚露王不君。乃築臺於章華之上。闕為石郭。陂漢以象帝舜。注云。舜葬九疑。其山體水旋其丘下。故塞漢水使旋石郭以象之。又賈誼新書云。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諤使者以章華之臺。查

甚高三休乃至此觀之臺亦半因山水之勝非
盡人力可為也今岳州華容縣山水崎麗登眺清
鬱所謂左江而右湖以臨傍復其樂忘死殆非虛
語故杜預注云在華容城內此無疑也今楚志云
臺在荆州有二一在沙市即今章臺寺此大可笑
寺乃元泰定中始建元人無識遊人無學固不足
辨一在今監利縣監利雖屬古華容析置然地多
湖泊亦非翔築之所此皆妄傳而乘筆者鮮博識
之士是可歎耳又按沈括東軒筆錄亳州城父縣

楚寶

卷二十

陳州商水縣皆云有章華臺亦力辨其非

伍舉

伍舉伍參子也其先食采於椒亦曰椒舉國語又參
死伍舉以公子牟故奔晉以聲子力得復於楚楚郊教
四年楚公子圍將聘于鄭伍舉為介未出竟聞王有
疾而還伍舉遂聘圍入問王疾繼而絀之使赴于鄭
伍舉問應為後之辭焉對曰寡大夫圍伍舉更之曰
共王之子圍為長圍既立是為露王王三年使椒舉
如晉求諸侯椒舉致命曰寡君使舉曰日君有惠賜
盟于宋曰晉楚從交相見也以歲之不易寡人願

楚寶

卷二十

九

結驩于二三君使舉請間君若苟無四方之虞則願
假寵以請於諸侯晉侯許之諸侯皆許是年晉楚合
諸侯於申椒舉言于王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
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
釣臺之享商湯有景毫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
岐陽之蒐康有鄴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
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
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否用齊桓王使問
禮於左師向戌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

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王使椒舉俸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又何以規？宋太子佐後至，王田於武城，久而弗見。椒舉請辭焉。王使往，曰：屬有宗祧之事於武城，寡君將隨幣焉。敢謝後見。楚子示諸侯，椒舉曰：夫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啓爲仍之會，有緝叛之商紂爲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爲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

楚實

卷二十

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產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懷諫，不過十年。左師曰：然不十年，侈其惡，不遠，遠惡而後棄，善亦如之。德遠而後興，雋王執徐子於申，以諸侯伐吳，使屈申圍朱方。克之，執齊慶封而盡滅其族，將戮慶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慶封惟逆命，是在此。其肯從于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弑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弑其君，兄之子

糜而代之以盟諸侯。王使速殺之，遂以諸侯滅賴。賴子而縛，銜璧士袒，輿觀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椒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觀。王從之，遷賴于鄢。六年，雋王爲章華之臺，與伍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爲美，安民以爲樂，聽德以爲聰，致遠以爲明，不聞其以木土之崇，高形鏤爲美，而以金石之昌，大豎燕爲樂。先君莊王爲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問誰

楚實

卷二十

宴焉。則宋公鄭伯問誰相禮，則華元駟騶問誰贊事。則陳侯蔡侯許男頓子其大夫侍之。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爲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願得諸侯與始升焉。諸侯皆距，無有至者。而後使太宰啓疆請于魯侯，懼之以蜀之役，而僅得以來。使富都那登贊焉，而使長鬣之士相焉。臣不知其美也。夫美也者，上下外內，小大遠邇，皆無害焉。故曰：美若於目，觀則美，縮於財，用則賈，是聚民利以自封而瘠民也。胡

美之為楚其殆矣

左氏傳曰初楚伍參與蔡大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吾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

楚實

卷二十

十三

寔用之子木曰夫獨無族姻乎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寔多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人寔諸戎車之殿以為謀至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窵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於桑隧獲申飛而還鄭於是不敢南而楚失華夏則析公之為也雍子之父兄講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鄰以為謀至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晉將遁矣雍子發命於

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秣馬蓐食師陳焚大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子反與子霧爭夏姬而雍害其事子霧奔晉晉人與之邢以為謀至杆禦北狄通吳於晉教吳叛楚教之乘車射御驅使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楚罷于奔命至今為患則子霧之為也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苗以為謀至鄢陵之役

楚實

卷二十

十三

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樂范易行以誘之中行二卻必克二穆否乃四萃子其王族必大敗之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燔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為也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謂椒舉女實造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此叔向彼若謀害楚

國豈不為患子木懼官諸王益其爵祿而復之聲
子使椒鳴逆之

聖楷曰楚霸王即位三年大合諸侯于申與會者
凡十有三國其各國之臣若宋向成鄭子產皆國
之良也伍舉獨能勉其君以六王二公之事子產
向成俱願獻守禮焉豈不稱賢大夫哉嗟乎霸王
固無足數使舉當出奔之時不遇蔡聲子觀其智
畧更在析公巫臣之上用而謀楚可勝言哉其後
子若孫卒以忠孝名或死于國或死于外雖所遭

後世猶有輕棄其臣者
之有幸有不幸抑國運實使之耳乃以此為鑒而

楚寶

卷二十

十五

王孫圉

王孫圉楚大夫嘗以君命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
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
簡子曰其為寶也幾何也世矣曰未嘗為寶楚之所寶
者曰觀射楛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
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
君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
說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又有
穀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齒角皮隸

楚寶

卷二十

十五

羽毛所以儀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帶帛以寶
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帶具而導之以訓辭有
不虞之備而皇神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於諸侯而
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
寶焉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
家則寶之玉足以庇蔭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
龜足以憲賊不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
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
夫譴器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雲夢考

按禹貢雲土夢作又本二澤然二澤合稱其來已
父傳記所指合析不一惟胡三省辨誤禹貢雲夢
孔安國云在江南左傳楚王以鄭伯田江南之夢
漢志雲夢澤在華容南沈立云雲即今五沙監利
景陵等縣夢即今公安石首建寧等縣漢志云
雲在江之北夢在江之南杜預云雲夢跨江南北
而蔡沈書傳云雲夢方八九百里跨江南北華容
枝江江夏安陸皆其地合而言之則一別言之則

楚費

卷二十

十六

二澤也禹貢云雲土夢作又蓋澤勢有高卑故水
落難通速人工有蠶晚爾此說得之今德安雲夢
縣南皆大澤雲夢澤自此始故以名縣云

馬良

馬良字季常襄陽宜城人也兄第五人並有才名鄉
里為之諺曰馬氏五常白眉最良良眉中有白毛故
以稱之先主領荊州辟為從事及先主入蜀諸葛亮
亦從後往良留荊州與亮書曰聞雒城已拔此天祚
也尊兄應期贊世配業光國魄兆見矣夫變用雅慮
審貴垂明於以簡中宜適其時若乃和光悅遠邁德
天壤使時聞于聽世服於道齊高妙之音正鄭衛之
聲並利于事無相奪倫此乃管絃之至牙曠之調也

楚費

卷二十

十七

雖非鍾期敢不擊節先主辟良為左將軍掾後遣使
吳良謂亮曰今銜國命協穆二家幸為良介於孫將
軍亮曰君試自為文良即為草曰寡君遣掾馬良通
聘繼好以紹昆吾豕韋之勳其人吉士荆楚之令鮮
於造次之華而有克終之美願降心存納以慰將命
權敬待之先主稱尊號以良為侍中及東征吳遣良
入武陵招納五溪蠻夷蠻夷渠帥皆受印號咸如意
指會先主敗績於夷陵良亦遇害先主拜良子秉為
騎都尉

裴松之曰。良與亮或結為兄弟。或相與有親。亮
長良故呼亮為尊兄耳。
聖楷按松之此論可見古人稱謂之閒亦自不苟。
長幼卑尊各有所宜。常見王弼州。厥不厥錄。畧載
一二如投刺之大小。稱名之譎傲。已不勝江河之
感。若至今日。又當何如。詫歎耶。

黃恢

黃恢字休緒。襄陽人。入蜀。以宣信中郎。副費祿使吳。
孫權嘗大醉。問祿曰。揚儀魏延。牧豎小人也。雖嘗有
鳴吠之益於時務。然既已任之。勢不得輕。若一朝無
諸葛亮。必為禍亂矣。諸君憤憤。曾不知防慮於此。豈
所謂貽厥孫謀乎。祿愕然。四顧視。不能即答。恢曰。儀
延之不協。起於私忿耳。而無黥韓。難御之心也。今方
掃除疆賊。混一區夏。功以才成。業由才廢。若捨此不
任。防其後患。是猶備有風波。而逆廢舟楫。非長計也。

權大笑。樂諸葛亮聞之。以為知言。還未滿三日。辟為
丞相府屬。遷巴羆太守。

聖楷曰。吳蜀敵國也。楊魏私忿也。安知孫權醉後
之言。非挑釁侮隣之意乎。故祿未能即答。而休緒
侃侃正論。權便折服。吾友鍾伯敬著史。懷云。權論
出自至誠。痛癢相關。一時奉使之入。以周旋語了
之。為可惜。此等駁議。吾所不取。

義先

義先字始宗，章陵人，博學驪記，尤好黃老言，明習漢家典故，為劉表別駕，奉章詣許，見太祖，時賓客並會，太祖問先，劉牧如何，郊天，先對曰，劉牧託漢室肺腑，處牧伯之位，而遭王道未平，羣凶塞路，抱玉帛而無所聘，頌修章表而不獲達，御是以郊天祀地，昭告赤誠，太祖曰，羣凶為誰，先曰，舉目皆是，太祖曰，今孤有熊羆之士，步騎十萬，奉辭伐罪，誰敢不服，先曰，漢道凌遲，羣生憔悴，既無忠義之士，翼戴天子，綏憲海內。

楚實

卷二十

廿

使萬邦趨德而阻兵，安忍曰，莫已若，即蚩尤智伯復見于今也，太祖嘿然拜先，武陵太守，荊州平，先始為漢尚書，後為魏國尚書令。

聖楷曰，義先仕表，官至侍中，建安十三年，曹操平荊州，始以為尚書令，然本傳又云，先始為漢尚書，是則先受漢恩，不為不重，又復俛首事魏，豈郊天之對，亦有時，而二天乎。

潘京

潘京字世長，武陵漢壽人也，弱冠，罷辟至簿，太守趙厥甚器之，嘗問曰，貴罷何以名，武陵京曰，鄙罷本名義陵，在辰陽縣界，與夷相接，數為所攻，先武時移東出，遂得全完，共議易號，傳曰，止戈為武，詩稱高平曰陵，於是名焉，為州所辟，因謁見問策，探得不孝，字刺史戲京曰，辟士為不孝，邪，京舉版荅曰，今為忠臣，不得復為孝子，其機辨皆此類，後太廟立，州罷皆遣使賀，京曰，太守曰，夫太廟立，移神至，應問訊不應，賀遂。

楚實

卷二十

廿

遣京作文使詣京師，以為永式，京仍舉秀才到洛，尚書令樂廣京州人也，共談絮日，深歎其才，謂京曰，君天才過人，恨不學耳，若學必稱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亦善談論，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已，笑而遣之，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歷巴丘，邵陵，泉陵，三令京明于政術，路不拾遺，遷桂林太守，不就，歸家，年五十卒，聖楷按晉書京載良史傳，然觀其應對機辨，見推。

於樂令勤學不倦遂令戴昌父子俱屈亦可想也
言折獄之風軌矣

義陵考

按常德武陵屬楚黔中地秦伐楚以為黔中罷漢
高祖初更罷為武陵先是項羽弑義帝罷人縉索
而哭高帝義之故亦曰義陵非如潘京之所云也
且新莽又嘗更為建平罷屬荊州至光武始復名
武陵潘蓋一時強辭不足為據

史記

卷二十

廿三

柳莊

柳莊字思微霍州刺史霞之子也莊少有遠量博覽
羣籍兼善辭令濟陽蔡大寶有重名于江左時為岳
陽王蕭譽咨議見莊便歎曰襄陽水鏡復在於茲矣
大寶遂以女妻之俄而譽辟為參軍轉法曹及譽稱
帝還署中書舍人歷給事黃門侍郎吏部郎中鴻臚
卿隋高祖輔政蕭歸令莊奉書入關時三少構難高
祖懼歸有異志及莊還謂莊曰孤昔開府從役江陵
深蒙梁至殊眷今至幼時艱蒙顧託梁至奕葉委

史實

卷二十

廿三

誠朝廷當相與共保歲寒君還本國幸申孤此意于
梁至也遂執莊手而別時梁諸將咸勸梁至與尉迥
等連謀以為進可以畫節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
歸疑為不可會莊至自長安具申高祖結託之意遂
言於歸曰昔袁紹劉表王凌諸葛誕皆一時雄傑據
要害擁強兵然功業莫建而禍不旋踵者良由魏晉
挾天子保京都仗大義以為名故也今尉迥雖曰舊
將辱老已甚消難王謙非有匡合之才周朝將相多
為身計競効節於楊氏以臣料之迥等終當覆滅隋

公必移周祚未若保境息民以觀其變歸深以為然
宸議遂止未幾消難奔陳邇及謙相次就戮邈謂莊
曰近者若從衆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高祖踐祚莊
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為晉王廣納妃於梁莊因
是往來四五反前後賜物數千段蕭琮嗣位遷太府
卿及梁國廢授開府儀同三司尋除給事黃門侍郎
并賜以田宅莊明習舊章雅達政事凡所駁正帝莫
不稱善蘇威為納言重莊器識常奏帝云江南人有
學業者多不習世務習世務者又無學業能兼之者

楚寶 卷二十 廿四

不過于柳莊高穎亦與莊甚厚十一年以平徐發功
授饒州刺史甚有治名後載率官

聖楷曰蕭啓父子受命強國所謂以小事大苟延
宗社其志義有足悲焉爾柳莊為之奉書通使結
好隋文深達時務之安卒享數世之利豈非使臣
之極則乎而且以明達見重當時受祿不愧固遠
出樓護陟諸人上矣按蕭啓字理孫梁昭明
太子統之第三子也幼而好學善屬文尤長佛義
昭明卒武帝舍啓兄弟而立簡文內常愧之故魏

亞諸子中大同元年除持節都督雍梁等七州諸
軍事雍州刺史營以襄陽形勝之地又是梁武創
基之所時平足以樹根本世亂可以圖霸功遂剋
已勵節務修刑政志存綏養於是境內大治侯景
亂後既與江陵構隙恐不能自固乃遣使稱藩于
魏及江陵平魏立營為梁主居江陵稱帝改元大
定在位八載薨營少有大志不拘小節事其母以
孝聞性不飲酒惡見婦人雖相去數步遙聞其臭
經御婦人之衣不復更着又惡見人髮白事者必

楚寶 卷二十 廿五

方便以避之子歸嗣位隋文帝開皇二年納歸女
為晉王廣妃四年歸朝長安文帝甚敬待之詔歸
位在王公之上及還親執其手謂之曰梁主久滯
荆楚未復舊都故鄉之念良軫懷抱朕當振旅長
江相送旋反耳歸在位二十三載薨其子琮嗣位
二年梁國始廢

邵睥

邵睥字日華桂陽人。睥幼嗜學。恥從辟。署太平興國八年擢進士第。解褐授邵陽主簿。改大理評事。知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性悍率蒙昧部民張道豐等二人被誣為盜悉寘死獄。已具睥察其枉不署牘。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道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既而獲正盜道豐等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睥代還引對太宗謂曰爾能活吾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授睥光祿寺

楚寶

卷二十

共

丞使廣南採訪刑獄。俄通判荆南。賜緋魚。遷著作佐郎。知忠州。歷景德中假光祿卿充交趾安撫國信使。會黎桓死其子龍鉞嗣立。弟龍全率兵剽庫。許而去。其弟龍廷殺鉞自立。龍廷兄明護率扶蘭。皆兵攻戰。鞏駐嶺表。以事上聞。改命為緣海安撫使。許以便益設方畧。睥胎書安南。諭朝廷威德俾速定位。明護等即時聽命。奉龍廷至軍事。初詔睥俟其事定。即以黎桓禮物。改賜新帥。睥上言。懷撫外夷。常示誠信。不若侯龍廷。貢奉別加封爵。而寵賜之。真宗甚嘉納。使還

改兵部員外郎。賜金紫。初受使假官錢八十一萬。市私親物及為安撫。已償其半。餘皆詔除之。嘗上邕州至交州水陸路及安州山川等四圖。頗詳控制之要。俄判三司院。坐所舉李隨犯賊。睥當劾一官。上以其遠使之勤。令停仕。大中祥符初起知兗州。表請東封。優詔答之。及遣王欽若趙安仁經度封禪。仍判州事。就命睥為京東轉運使。封禪禮畢。超拜刑部郎中。復判三司院。出為淮南江浙荆湖制置發運使。四年改右諫議大夫。知廣州。州城瀕海。每蕃舶至岸。常苦颶

楚寶

卷二十

共

風。睥鑿內濠。通舟。颶不能害。遊疾。卒年六十三。聖楷曰。邵睥幼恥辟。署之未長。負四方之譽。觀其蒙部。冤獄。片言立折。交南。闔堵尺書。定難。可謂遠有光華。不愧原隰者矣。若夫圖山川而控制。有要手東封之請。是亦白璧之微瑕也。

楚寶典故論次

典故者亦史職也史失其官而後一二博雅之士為之收錄舊聞考稽竹素言必敦古事不泥俗故使馬上雄辯好說詩書春陵哲后修頌月令豈非亟務哉是以文王與老成之咨仲尼抱文獻之歎誠重之也楚國當春秋時丹陽肇宅流風未遠朝多故老家有耆碩往往得其言如得藏龜焉其後遊談習靡絕縣星離丘索之儒既盡經術之用不貴如謝文儀之學識李玄甫之家誠嚴孝源之陰德柳德廣之禮法皆

楚寶

典故論次

乙

如祥麟威鳳散在數澤未有貴仕可勝歎息咎司馬溫公自言修通鑑成惟王勝之借一讀他人讀未盡一紙已欠伸思睡嗟乎書猶如此人復何言余故深願明君良相毋輕棄其人也述典故第十凡一卷

典故一

申叔時	逢伯	成公乾
觀射父	蘭且	屈宜白
莫敖子華	謝該	李秉
嚴植之	柳靖	

楚寶卷二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永盤較訂

典故

申叔時

申叔時楚大夫為申公故曰申叔時莊王使士賈傅太子箴辭曰臣不材無能益焉王曰桓子之善善之也對曰夫善在太子太子欲善善人將至若不欲善

楚寶

卷二十一

乙

善則不用故堯有丹朱舜有商均啟有五觀湯有太甲文王有管蔡是五王者皆元德也而有姦子夫豈不欲其善不能故也若民煩可教訓蠻夷戎狄其不實也久矣中國所不能用也王卒使傅之問於申叔時叔時曰教之春秋而為之聳善而抑惡焉以戒勸其心教之世而為之昭明德而廢幽昏焉以休懼其動教之詩而為之道廣顯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禮使知上下之則教之樂以疏其穢而鎮其淫教之令使訪物官教之語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務用明德於

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廢興者而戒懼焉教之訓典使
知族類行比義焉若是而不從動而不悛則又詠物
以行之求賢良以翼之悛而不攝則身勤之多訓典
刑以納之務慎惇篤以固之攝而不徹則明施舍以
道之忠明久長以道之信明度量以道之義明等級
以道之禮明恭儉以道之孝明敬戒以道之事明慈
愛以道之仁明昭利以道之文明除害以道之武明
精意以道之罰明正德以道之賞明齊肅以耀之臨
若是而不濟不可為也且夫誦詩以輔相之威儀以

楚寶

卷二十一

二

先後之體貌以左右之明行以宣翼之制節義以動
行之莊敬以臨監之勤勉以勸之孝順以納之忠信
以祭之德音以揚之教儆而不從者非人也其可與
乎夫子踐位則退自退則敬否則報莊王十五年陳
夏徵舒弑其君靈公莊王使人謂陳人無動子將有
討於少西氏明年遂入陳殺夏徵舒轅諸栗門因縣
陳申叔時使於齊反復命而退王使讓之曰夏徵舒
為不道弑其君寡人討而戮之諸侯縣公皆慶寡人
女獨不慶寡人何故對曰猶可辭乎王曰可哉曰夏

徵舒弑其君其罪大矣討而戮之君之義也抑人有
言曰牽牛以蹊人之田而奪之牛牽牛以蹊者信有
罪矣而奪之牛罰已重矣諸侯之從也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貪其富也以討召諸侯而以貪寇之無乃不
可乎王曰善哉吾未之聞也反之可乎對曰可哉吾
儂小入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乃復封陳鄉取一
人焉以歸謂之夏州莊王十九年伐宋踰年宋人未
服楚師將歸申叔時僕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從
之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以病告宋及楚平共王

楚寶

卷二十一

三

十五年將犯侵鄭衛子囊曰新與晉盟而背之無乃
不可乎子反曰敵利則進何盟之有申叔時老矣在
申聞之曰子反必不失信以守禮禮以庇身信禮之
亾欲免得乎既侵鄭鄭人不服明年王自武城使公
子成以汝陰之田求成於鄭鄭叛晉晉侯伐鄭鄭聞
晉師告於楚楚師救之子反將中軍子重將左子辛
將右過申子反入見申叔時曰師其何如對曰德刑
詳義禮信戰之器也德以施惠刑以正邪詳以事神
義以建利禮以順時信以守物民生厚而德正用利

而事節時順而物成上下和睦周旋不逆求無不具
各知其極故詩曰立我蒸民莫匪爾極是以神降之
福時無災害民生教麗和同以聽莫不盡力以從上
命致死以補其闕此戰之所由克也今楚內察其民
而外絕其奸濟齊盟而貪言奸時以動而疲民以
逞民不知信進退罪也人恤所底其誰致死子其勉
之吾不復見子矣遂戰于鄢陵楚師敗績子反克之
聖楷曰吾於楚之申叔時而三見先王之行事焉
何以言之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為太

楚寶

卷二十一

四

保周公為太傅太公為太師保其身體傳傳之
德義師道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楚莊王使士
傳太子箴即楚共王也其自云不穀不德少至社
稷生十年而喪先君是士壘傳之正在襁褓時而
申叔時所謂教之以春秋詩禮翼之以賢良者非
古師傳之遺訓乎此先王之行事一也莊王伐陳
討夏徵舒義舉也設不有申叔時之諫而蹊田奪
牛又何解於諸侯縣公此先王之行事二也故春
秋初書楚人繼書楚子不子其專討而子其存陳

聖人所以大改過也若夫共王救鄭申叔時為德
刑禮信之論古先王用衆克敵豈復有加哉而卒
不用其言以敗然則老臣憂國而焦其心苦其口
其可忽諸巴浦之犀犛兕象用之則資為瑱耳
又按子反鄢陵之敗不獨申叔時知之即鄭大夫
姚句耳亦知之其言于子駟曰楚師行速過險而
不整速則失志不整喪列失志喪列將何以戰由
此觀之穀陽堅即不獻飲于子反子反亦不能
勝晉何也晉以震整楚師不整晉以暇楚師行速

楚寶

卷二十一

五

而不暇着着皆犯晉對安得而不敗且如圍宋而
使華元得夜入其師登其牀此豈將帥持重之道
哉是又在御將者之責耳

達伯

達伯楚大夫。僖六年秋，楚子圍許，冬，蔣穆侯將許偃公以見楚子於武城，許男面縛，銜璧，大夫衰，經士與。觀楚子問諸達伯，對曰：昔武王克殷，微子啟如是，武王親釋其縛，受其璧而祓之，焚其觀禮而命之，使復其所。楚子從之。

聖楷曰：按蔡沈微子註，是箕子曾勸帝乙立微子，故恐紂之見忌，不得不暫避其沉酗，而遜于荒野，非忍遽絕其君也。亦非為存宗祀計而始去也。今

楚寶

卷二十一

說者乃謂微子先抱其祭器入周，周乃伐紂，此大可笑。且周以微子續湯祀，在武庚管蔡伏誅之後，而微子先時何得遽作此妄想耶？蓋微子以帝乙之元子，躬神明之聖德，其去留遲速皆商周之耳目所係，故其去也不能自決，而其歸也不敢獨後。此一段深心較泰伯荆蠻之逃更苦，而論者不得其解，又謂楚師入許，其臣達伯權詞以述此事，而史記誤採入世家，何其寬古人若是哉。

成公乾

成公乾，楚子王之後裔也。楚令尹先景公遇成公乾，曰：令尹將焉歸？成公乾曰：殆於屈春乎？景公怒曰：國人以爲歸於我，成公乾曰：子資少，屈春資多，於賢人之子，義獲天下也。至憂也。而子以爲女鳴鶴與芻狗，其知甚少，而子玩之，鴟夷子皮曰：使於屈春，損頗爲友。二人者之智，足以爲令尹不敢專其智，而委之屈春。故曰：政其歸於屈春乎？王子建出守於城父，與成公乾遇於疇中，問曰：是何也？成公乾曰：疇也。疇也者，

楚寶

卷二十一

何也？曰：所以爲麻也。麻也者，何也？曰：所以爲衣也。成公乾曰：昔者莊王伐陳，舍於有蕭氏，謂路室之人曰：巷其不善乎？何溝之不浚也？莊王猶知巷之不善，溝之不浚，今吾子不知疇之爲麻，麻之爲衣，吾子其不至社稷乎？王子果不立。聖楷曰：士也尊賢，雖異于王，公國之上相，貴先其所與，故周公以大聖而其言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吾齊者，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於是朝于窮巷，甕牖者七十人，而天下理使楚之君。

臣果以成公乾之言而定國相又安得有王子建
 出奔之事乎然考楚國令尹見于春秋者自楚共
 王元年子重為令尹凡二十一年卒子辛為令尹
 凡三年以陳叛見殺子囊為令尹至楚康王凡十
 年卒子庚為令尹凡六年卒子南為令尹凡一年
 以其寵臣多馬見殺子馮為令尹卒所建為令
 尹共九年至鄭敖立公子圍為令尹凡四年結郊
 敖自立為楚靈王遠罷為令尹凡十三年楚平王
 立子旗為令尹凡一年以有德于王而求無厭見

楚實

卷二十一

殺子瑕為令尹凡十年子常為令尹至楚昭王十
 年吳入郢未嘗有所謂屈春也今姑從說苑

觀射父

觀射父楚大夫昭王問於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
 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
 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而又
 能齊肅秉正其智能上下比義其聖能光遠宣朗其
 明能光炤之其聰能聽徹之如是則明神降之在男
 曰覲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至而為之牲羶
 時服而後使先聖之後之有光烈而能知山川之號
 高祖之主宗廟之事昭穆之世齊敬之勤禮節之安

楚實

卷二十一

九

威儀之則容貌之崇忠信之質禮潔之服而敬恭明
 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離之後能知四時之生犧牲
 之物玉帛之類采服之儀鬻羶之量次至之度屏攝
 之位壇場之所上下之神氏姓之出而心率舊典者
 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謂之五官各
 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
 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禍
 災不至求用不價及少皞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也。盟，無有嚴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爲，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薦臻，莫盡其氣，顛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有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以至於夏商，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別其分至者也，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嘗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爲司馬氏，龍神其祖，以取威于民，曰重實上天，黎實下地，遠世之亂，而莫之能禦也不

楚實 卷二十一

然夫天地成而不變，何比之有？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於觀射父曰：「祀牲何及？」對曰：「祀加于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其小大何如？」對曰：「郊，禘不過鬴，栗烝不過把，握，王曰：「何其小也？」對曰：「夫神以精明臨民者也，故求備物，不求豐大，是以先王之祀也，以一純二精三牲，四時五色六律七事八種九祭十日十二辰，以致

之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以奉之，明德以昭之，和聲以聽之，以告徧至，則無不受休毛，以示物，血以告，殺接誠，拔取以獻，具爲齊敬也，敬不可久，民功不堪，故齊肅以承之，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祀不可以已乎？」對曰：「祀所以昭孝息民，撫國家，定百姓也，不可以已，夫民氣縱則底底則滯，滯久不震，生乃不殖，是用不從，其生不殖，不可以封，是以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時類歲祀，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時，天子徧祀，羣臣品

楚實 卷二十一

物，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禮士，庶人不過其祖日月會於龍，豕土氣合收天明，昌作百嘉，備舍羣神，頻行國於是乎，烝嘗家於是乎，嘗祀百姓夫婦，擇其令辰，奉其犧牲，敬其粢盛，潔其糞，除慎其采服，裡其酒醴，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虔其宗祀，道其願，辭以昭祀其先祖，肅肅濟濟，如或臨之，於是乎，合其州鄉，朋友婚姻，比爾兄弟，親戚，於是乎，弭其百苛，妒其讒，惡合其嘉好，結其親暱，億其上下，以申固其姓，上所教，民虔也，下所以昭事上也。

天子禘郊之事必自射其牲。王后必自舂其粢。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牛。刲羊擊豕。夫人必自舂其盛。况其下之人其誰敢不戰兢兢以事百神。天子親春禘郊之盛。王后親繅其服。自公以下至於庶人其誰敢不齊肅恭敬。致力于神民所以攝固者也。若之何其舍之也。玉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者何也。對曰聖王正端冕以其不違心帥其羣臣精物以臨監享祀無有奇慝於神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之務為七事。王曰三事者何也。對曰天事武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三

地事文民事忠信。王曰所謂百姓千品萬官億醜兆民經入咳數者何也。對曰民之微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為百姓。姓有微品十於玉謂之千品。五物之官陪屬萬為萬官。官有十醜為億醜。天子之田九咳以食兆民。王取經入焉以食萬官。聖稽曰嘗讀賈諒傳至宣室夜半鬼神之事以史不載其語為恨。乃今觀射父登天之對生豈復有過焉者。大抵古人學問多精於言鬼如鄭子產之

寶沈寔駘內史過之房后丹朱皆確然有據有關係非若後世搜神夷堅之類虛誕可笑。符得繫以誣豔病之段成式諸臬記云度朔司刑可以知其情狀。孫登掌祀將以著于感通有生盡幻遊魂為變乃聖人定旋璣之式文巫祝之官考乎十輝之祥正手九黎之亂當有道之日鬼不傷人在觀德之時神無乏至若列生言靈下之駒撮莊生言戶內之雷靈楚莊爭隨兕而禍移齊桓親委蛇而病愈徵祥變化無日無之在手不傷人不乏至而已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三

亦可謂善言者矣

蘭且

蘭且暗楚大夫廷見令尹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
聚馬儲以語其弟曰楚其凶乎不然令尹其不免乎
吾見令尹令尹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凶者
也夫古者聚貨不妨民衣食之利聚馬不害民之財
用國馬足以行軍公馬足以稱賦不是過也公貨足
以實獻家貨足以供用不是過也夫貨馬郵則關於
民民多闕則有離叛之心將何以封矣昔蘭子文三
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問子文之朝

楚寶

卷二十一

十四

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以羞也
文至於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祿必逃王止
而後復入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
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
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
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於今處即為楚良臣是
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先大夫之後也而
相楚若無令名于四方民之羸餒日日已甚四境盈
壘道殣相望盜賊司目民無所放是之不恤而蓄聚

不厭

不厭其速怨於民多矣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忌何
待夫民心之愠也若防大川焉潰而所犯必大矣子
常其能賢于成靈乎成不禮于穆願食熊蹯不獲而
死靈王不顧於民一國棄之如遺跡焉子常為政而
無禮不顧甚於成靈其獨何力以待之期年乃有柏
舉之戰子常奔鄭昭昭王奔隨

楚寶

卷二十一

十五

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唐人或相與謀請
代先從者許之飲先從者酒醉之竊馬而獻之子
常子常歸唐侯自拘者竊馬於司敗曰君以弄馬之
故隱君身棄國家羣臣請相夫人謂馬以償馬必
如之唐侯曰寡人之過也二三子無辱皆賞之蔡
人聞之固請而獻佩於子常子常朝見蔡侯之徒
命有司曰蔡君之久也官不共也明日禮不畢將
死蔡侯歸及漢執玉而沈曰余所有濟漢而南者
有若大川蔡侯如晉以其子元與其大夫之子為

質焉而請伐楚。晉荀寅求貨於蔡侯，弗得，言於范獻子，乃辭蔡侯。楚自昭王即位，年歲不有，吳師蔡侯，因之以其子乾，與其大夫之子為質於吳。冬，蔡侯以吳子及楚人戰于柘，舉楚師敗績。聖楷曰：子常弄馬，昭幾不社，旬盈求貨，晉失諸侯。唐蔡止楚，自貽伊戚，知過尚可，沈玉何尤。其後楚卒圍蔡，報怨柘舉，嗟手戒之哉！保利棄義，國遷身死，始於佩裘。

楚實

卷二十一

十六

屈宜白

屈宜白曰：楚大夫治息，吳起為苑守，行縣適息，問屈宜曰：王不知起不肖，以為苑守，先生將何以教之？屈公不對。居一年，王以為令尹，行縣適息，問屈宜曰：起問先生，先生不教，今王不知起不肖，以為令尹，先生試觀起為之也。屈公曰：子將奈何？吳起曰：將均楚國之爵，而不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其不足，厲甲兵以時爭于天下。屈公曰：吾聞昔善治國家者，不變故，不易常，今子將均楚國之爵，而不平其祿，損其有餘，而繼

楚實

卷二十一

十七

其不足，是變其故而易其常也。且吾聞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今子陰謀逆德，好用凶器，殆人所棄，逆之至也。淫泆之事也。行者不利，且子用魯兵，不安得志于齊，而得志焉。子用魏兵，不安得志于秦，而得志焉。吾聞之曰：非禍人，不能成禍。吾固怪吾王之數逆天道，至今無禍，且待夫子也。吳起愴然曰：尚可更乎？屈公曰：不可。吳起曰：起之為人，謀屈公曰：成刑之徒，不可更已。子不如敦處而篤行之。楚國無貴于舉賢，屈宜白在韓，韓昭侯作高門，屈宜白曰：君必不出。

此門何也不時吾所謂時者非時日也夫人固有利
不利時往者君嘗利矣不作高門前年秦拔宜陽今
年旱君不以此時恤民之急而顧益奢此所謂時諫
舉贏者也故曰不時明年韓高門成昭侯薨卒如屈
宜白之言

韓非曰昔吳起教楚悼王以楚國之俗曰大臣太
重封君太眾若此則上偏至而下雷民此貪國弱
兵之道也不如使封君之子孫三世而收爵祿絕
滅百吏之祿秩損不急之枝官以奉選練之士悼

楚實

卷二十一

十八

王行之三年而薨吳起枝解于楚
聖楷曰楚國輕貴于舉賢非獨為楚國言也非禍
人不能成禍非獨為吳起言也時請舉贏故曰不
時非獨為韓昭侯言也仁人之言其利溥哉否於
宜曰始見之矣

莫敖子華

公子華為楚莫敖館楚威王問曰自從先君文王以
至不穀之身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
乎子華對曰如華不足以知之矣王曰不於大夫無
所聞之子華對曰君王將何問者也彼有廉其爵貧
其身以憂社稷者有崇其爵豐其祿以憂社稷者有
斷脰決腹一瞑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
亦有不為爵勸不為祿勉以憂社稷者王曰大夫此
言將何謂也子華對曰昔令尹子文緇帛之衣以朝

楚實

卷二十一

十九

鹿裘以處未明而立于朝日晦而歸食朝不謀夕無
一日之積故彼廉其爵貧其身以憂社稷者令尹子
文是也昔者葉公子高身獲于表薄而財於柱國定
白公之禍穿楚國之事恢先君以揜方城之外四封
不廉名不挫於諸侯當此之時也天下莫敢以兵南
鄉葉公子高食田六百畝故彼崇其爵豐其祿以憂
社稷者葉公子高是也昔者吳與楚戰於柏舉兩軍
之間夫卒交莫敖大心撫其御之手顧而大息曰嗟
乎子乎楚國亡之日至矣否將深入吳軍若扑一人

若梓一人以與大心者也社稷其庶幾乎故斷脰夾
腹一與而萬世不視不知所益以憂社稷者莫教大
心是也昔吳與楚戰于柝舉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
夫悉屬百姓離散楚舒勃蘇曰吾被堅執銳赴強敵
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於是羸糧潛行上崢
山踰深蹊躡穿膝暴七日而薄秦王之朝雀立不轉
晝吟霄哭七日不得告水漿無入口痕而殞闕旋不
知人秦王聞而走之冠帶不相及左奉其行右濡其
口勃蘇乃蘇秦王身問之子孰誰也楚舒勃蘇對曰

楚實 卷二十一 三

臣非異楚使新造整楚舒勃蘇吳與楚人戰於柝舉
三戰入郢寡君身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使下臣求
告且且求救秦王顧令之起寡人聞之萬乘之君得
罪一士社稷其危今此之謂也遂出策車千乘卒萬
人屬之子滿與子虎下塞以東與吳人戰於濁水而
大敗之亦聞於遠浦故勞其身愁其思以憂社稷者
楚舒勃蘇是也吳與楚戰于柝舉三戰入郢君王身
出大夫悉屬百姓離散蒙穀糗結闕于宮唐之上舍
闕奔郢曰若有孤楚國社稷其庶幾乎遂入大宮負

難次之典以浮於江逃於雲夢之中昭王反郢五官
失法百姓昏亂蒙穀獻典五官得法而百姓大治此
蒙穀之功多與存國相若封之執圭田六百畝蒙穀
怒曰穀非人臣社稷之臣苟社稷血食餘豈患無君
乎遂自棄於磨山之中至今無骨故不為爵勅不為
祿勉以憂社稷者蒙穀是也王乃太息曰此古之人
也今之人焉能有之邪子華對曰昔者先君靈王好
小腰楚士約食馮而能立式而能起食之可欲忍而
不入死之可惡然而不避華聞之其君好發者其臣

楚實 卷二十一 世

而致之 夫拾君王直不好若君王誠好賢此五臣者皆可得
聖楷曰呂覽稱楚威王學書于沈尹華又好制昭
釐惡之乃因中謝佐制者謂威王曰國人皆曰王
乃沈尹華之弟子也王不悅因疎沈尹華按此莫
敖子華豈即沈尹乎夫威王有一子華而不能免
于纓口又安得彼五臣者而用之此馮唐所以至
臣于文帝也

謝該

謝該字文儀南陽章陵人。今來善明春秋左氏為世名儒門徒數百千人建安中河東人樂詳條左氏疑滯數十事以問該皆為通解之名為謝氏釋行於世仕為公車司馬令以父母老託疾去官欲歸鄉里會荆州道斷不得去少府孔融上書薦之曰臣聞高祖創業韓彭之將征討暴亂陸賈叔孫通進說詩書光武中興吳耿佐命范升衛宏修述舊業故能文武並用成長久之計陛下聖德欽明同符二祖勞謙厄運

楚寶

卷二十一

廿三

三年乃讓今向父鷹揚方叔翰飛王師電勢羣凶破殄始有橐弓臥鼓之次空得名儒典綜禮紀竊見故公車司馬令謝該體會史之淑性兼商偃之文學博通羣藝周覽古今物來有應事至不惑清白異行敦悅道訓求之遠近少有疇匹若乃巨骨出吳隼集陳庭黃能入寢亥有二首非夫洽聞者莫識其端也雋不疑定北闕之前夏彘勝辯常陰之驗然後朝士益重儒術今該實卓然比跡前列問以父母老疾棄官欲歸道路險塞無由自致猥使良才抱璞而逃踰越

山河沉淪荆楚所謂往而不反者也後日當更贖樂以鈞由余尅像以求傳說豈不煩哉臣愚以為可推錄所在召該令還楚人止孫卿之去國漢朝追匡衡於平原尊儒貴學借失賢也書奏詔即徵還拜議郎以壽終

章陵考

聖楷曰今棗陽縣南三十里有春陵城春陵本令道縣山名漢元朔五年封長沙王子買于其地為春陵侯至戴侯仁始請徙南陽之蔡陽白水鄉仍

楚寶

卷二十一

廿三

名春陵望氣者蘇伯阿見春陵城歎曰氣佳哉鬱鬱葱蔥即此地也及建武三年十月帝幸春陵祠園廟因置酒舊宅大會故人父老六年乃改春陵鄉為章陵縣章懷太子注云光武舊宅在今隨州棗陽縣東舊宅南二里有白水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也又光武紀云帝避吏新野因賣穀于宛按此則章陵蔡陽正今棗陽縣地而新野亦云光武故里者乃其避亂起兵之所耳人多不悉其由特詳著之

李乘

李乘字玄甫江夏平春人汝南太守通之孫也有雋
才為時人所貴官至秦州刺史乘嘗得司馬文王問
因以為家誠曰昔侍坐於先帝時有三長吏俱見臨
辭出上曰為官長當清當慎當勤修此三者何患不
治平並受詔既出上顧謂乘等曰相誠勅正當爾不
待坐宸賢莫不贊善上又問曰必不得已於斯三者
何先或對曰清固為本次復問對曰清慎之道相
須而成必不得已慎乃為大夫清者不必慎慎者必

自清亦由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是以易稱括
囊無咎藉用白茅皆慎之至也上曰卿言得之耳可
舉近世能慎者誰乎諸人各未知所對否乃舉故太
尉荀景倩尚書薰仲連僕射王公仲並可謂為慎上
曰此諸人者漢朝夕執事有恪亦各其慎也然天
下之至慎其惟阮嗣宗乎每與之言言及玄達而未
會評論時事臧否人物真可謂至慎矣吾每思此言
亦足以為明誠凡人行事年少立身不可不慎勿輕
論人勿輕說事如此則悔吝何由而生患禍無從而

至矣乘子重

聖楷曰頽延之五君詠云阮公雖淪迹識審鑒亦
洞沈醉似埋照寓辭類託諷長嘯若懷人越禮自
驚衆物故不可論途窮能無慟此時看嗣宗比晉
文王更深一層蓋文王得其迹起之得神得其
迹者言言玄遠便出世人眼光之外故可以免禍
得共神者事洞密正在世人玩之中故可以
用世自古真能用世者方能出世真能俟世者方
能混世李玄甫雖以其善著為家誠尚未夢見阮

嗣宗也

嚴植之

嚴植之字孝源建平姊歸人少善莊老能玄言
精解喪服孝經論語及長編治鄭氏禮周易毛詩左
氏春秋性悖孝謹厚不以所長高人少遭父憂因菜
食二十三歲後得風冷疾乃止仕齊為廣漢王國右
常侍王誅國人莫敢視植之獨奔哭手營殯殮徒跣
送喪墓所為起冢葬畢乃還當時義之建武中為康
樂令在縣清白民吏稱之天監二年詔求通儒修五
禮有司奏植之治凶禮四年初置五經博士各開館

樂寶

卷二十一

其

教授以植之兼五經博士植之館在湖滯生徒常百
數講說有區段次第析理分明每登講五館生必至
聽者千餘人六年遷中撫軍記室參軍猶兼博士七
年卒於館時年五十二植之自疾後便不受廩俸妻
子困乏既卒喪無所寄生徒為市宅乃得成喪植之
性慈仁好陰德雖在閤室未嘗怠也少嘗山行見一
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植之載與俱趨為營藥六
日而死者棺殮之卒不知何許人也又嘗緣柳塘
行見患人臥塘側下車問其故云姓黃家本荊州為

人備貨疾既危篤船至將發棄之於岸植之心惻然
載還治之經年而愈請終身充奴僕以報厚恩植之
不受遺以資糧遣之其行義多如此撰凶禮義注四
百七十九卷

聖楷按梁天監四年詔曰二漢登賢莫非經術服
膺雅道名立行成魏晉浮蕩儒教淪歇風節凋
抑此之由可置五經博士各一人廣開館宇招內
後進於是以前賀瑒及平原明山寶吳興沈峻建平
嚴植之補博士各至一館館有數百生給其廩餼

樂寶

卷二十一

其

其射策通明者即除為吏其年之間懷經負笈者
雲會又選學生往會稽雲門山從何胤受業命胤
還門徒中經明行修者具以名聞分遣博士祭酒
巡州罷立學夫梁武初年崇儒重道若此故其稽
古之風隆于東漢碩學之徒咸至高官奈何耄而
後佛委事羣倖塗炭黎元遂使三四十年菁莪之
化等干黍離可勝痛哉

柳靖

柳靖字思休，霍州刺史霞之子也。少方雅，博覽墳籍，梁大同末，釋褐武陵王國左常侍，轉法曹行參軍。大定初，除尚書度支郎，遷正員郎，隨霞入朝，授大都督，歷河南德廣二郡守。靖雅達政事，所居皆有治術，吏民畏而愛之。然性愛閑素，其於名利澹如也。及秩滿，還便有終焉之志。隋文帝踐極，特詔徵之。靖遂以疾固辭，優游不仕。閉門自守，所對惟琴書而已。足不履園庭，殆將十載。子弟等奉之若嚴君焉。其有過者，靖

楚寶

卷二十一

八

必下帷自責，於是長幼相率拜謝於庭。靖然後見之。勗以禮法鄉里，亦慕而化之。或不善者，皆曰：唯恐柳德廣知也。時論方之王烈，前後摠管到官，皆親至靖家問疾，遂以為故事。秦王俊臨州賚以几杖，并致衣物。靖唯受几杖，餘並固辭。其為當時所重如此。開皇中以壽終。

聖楷曰：靖之立身化俗，全從澹于名利中來。故王烈之稱為不愧也。先輩邵二泉云：願為真士夫，不願為假道學，有以哉。

楚寶真儒論次

周子敦願生于楚之營道，倡明絕學，史稱其太極通書言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信矣。然攷其當年行事，以小吏歷江湖，罷縣十五年，未嘗聚徒講學，自謂我得千聖不傳之秘也。惟河南程珣視其氣貌，非嘗知其有道，因與為友，使二子受業于南安。所謂尋孔顏樂處，所樂何事是也。其後再與李初平言于桂陽，與侯師聖言于廬山，亦不過對榻夜談而已。若夫趙抃初惑于讒，臨之以威，敦願處之超然。

楚寶

真儒論次

乙

王安石不可一世，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益可見其先風霽月，人莫得而親疎者矣。乃論者謂道學盛于宋，宋弗究于用，甚至有偽學之禁，若深憾焉者。嗚呼！使宋諸君子盡如元公，又何憾哉。後百餘年有趙復者，以其學傳于北方，稱江漢先生。述真儒第十一凡一卷。

真儒一

- 周敦頤
- 周式
- 周亮卿
- 朱震
- 趙復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源後學周翼楷輯纂

俚泉清較訂

真儒

周敦頤

周敦頤字茂叔道州營道人元名敦實避英宗舊諱改焉以舅龍圖閣學士鄭向任為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部使

楚寶

卷二十二

者薦之誦南安軍司理參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達欲深治之達酷悍吏也眾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趨將棄官去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以婚人吾不為也達悟囚得免移郴之桂陽令治績尤著罷守李初平賢之齋之曰吾欲讀書何如敦頤曰公老無及矣請為公言之二年果有得徒知南昌南昌人皆曰是能辨分獄者吾屬得所訴矣富家大姓黠吏惡少恟恟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為憂而又以汗穢善政為恥歷合州判官事不經手吏不敢

決雖下之民不肯從部使者趙抃惑於讒口臨之甚威敦頤處之超然通判處州抃守處熟視其所為乃大悟執其手曰吾幾失君矣今而後乃知周茂叔也

熙寧初知郴州用抃及呂公著薦為廣東轉運判官提點刑獄以洗冤澤物為已任行部不憚勞苦雖瘴瘴險遠亦緩視徐按以疾求知南康軍因家廬山蓮花峯下前有溪合于湓江取營道所居濂溪以名之抃再鎮蜀將奏用之未及而卒年五十七黃庭堅稱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廉於取名而銳

楚寶

卷二十二

於求志薄于微福而厚于得民非於奉身而燕及笑發陋於希世而尚友千古博學力行著太極圖明天理之根源究萬物之終始其說曰無極而太極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而變化無窮焉惟人也得

其秀而最。霧形既生矣。神贊知矣。丑性感動而善惡
分。萬事出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人極
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
鬼神合其吉凶。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故曰立天
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
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大哉易也。斯其
至矣。又著通書四十篇。發明太極之蘊。序者謂其言
約而道大。文質而義精。得孔孟之本源。大有功於學
者也。椽南安時。程珣通判軍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

楚寶 卷二十二 三

語知其為學。知道因與為友。使二子願往受業焉。
數願每令尋孔類樂處。所樂何事。二程之學。源流乎
此矣。故願之言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趨
有吾與點也之意。侯師聖學於程。願未悟。訪敦。願敦
願曰。吾老矣。說不可不詳。留對榻。夜談。越三日。乃還。
願驚異之。曰。非從周茂叔來耶。其善開發人。類此。嘉
定十三年。賜諡曰元公。淳祐元年。封汝南伯。從祀孔
子廟。庭二子壽。壽。壽。壽。官至寶文閣待制。
黃庭堅濂溪詩叙曰。春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

灑落如光風霽月。好讀書。雅意林壑。初不為人容
求世故。權輿仕籍。不卑小官。職思其憂。論法常欲
與民決訟。得情而不喜。其為小吏。在江湖。黽縣蓋
十五年。所至輒可。傳任司理。崇軍運使。以權利變
具獄。茂叔爭之。不能得。投告身欲去。使者斂手聽
之。趙公聞道。號稱好賢。人有惡茂叔者。趙公以使
者臨之。甚威。茂叔處之超然。其後趙公曰。周茂叔
天下士也。薦之于朝。論之於士大夫。終其身。其為
使者。進退官吏。得罪者。自以不寬。中歲乞身。老於

楚寶 卷二十二 四

濂城有水。發源於蓮花峯下。潔清紺寒。下合于湓
江。茂叔濯纓而樂之。築屋於其上。用其平生所安
樂。嬉水而成名。曰濂溪。與之游者曰溪名。未足以
對茂叔之美。雖然。茂叔短於取名。而惠於求志。薄
於徵福。而厚於得民。非于奉身。而燕及糞陋。於
希世。而尚友千古。聞茂叔之餘風。猶足以律貪。則
此溪之水。配茂叔以永久。所得多矣。茂叔諱敦實。
避厚陵。奉朝請。名改敦。願二子壽。壽。皆好學。承家
求余作濂溪詩。思詠先德。茂叔雖任官三十年。而

平生之志終在丘壑故余詩詞不及世故猶髮
其音塵溪毛秀兮水清可飯羹兮濯纓不漁民
利兮又何有於名絃琴兮觴酒寫溪聲兮延五老
以為壽蟬蛻塵埃兮玉雪自清聽潺湲兮鑿澄明
激貪兮敦薄非青蘋白鷗兮誰與同樂津有舟
兮蕩有遊勝日兮與客就閒人開翠音兮不知何
處散髮醉高荷為蓋兮倚芙蓉以當伎霜清木寒
兮舟著平沙八方同宇兮雲月為家懷連城兮珮
明月魚鳥親人兮野老同社而爭席白雲蒙頭兮

樂實

卷二十二

五

與南山為伍非夫人攘臂兮誰余敢侮
朱熹通書序曰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
姓周氏名淳頤字茂叔自少即以學行有聞於世
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
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槩
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
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
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
於世而其為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

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夫道義文辭利祿之
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
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為空言顧其宏綱大用
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
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
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為用意高遠而已
熹自童歲即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
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後遊延平先生
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游玩既

楚實

卷二十二

六

久乃若蠶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
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
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
幾何條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
不自量輒為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
蘊然剗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淳熙丁未九月甲辰後學朱熹謹記
魏鶴山邵州祠記曰自孔孟以來為五百年者三
矣聖遠言溷俗淪士散求道者離乎羣而不知一

理二氣之互根。言性者雜乎氣。而不知元亨變化。之實理。知剛柔之為善惡。而不知剛不一於善。柔不一於惡也。知陰陽之為動靜。而不知陰不一於靜。陽不一於動也。先生始為圖書。貫融而劈析之。二程先生得其傳。道日以彰。迨胡子朱子張子推行究極。亦幾無餘蘊矣。然而論說益明。適以為藻飾詞辨之資。流傳益廣。適以為給取聲利之計。故胡子曰。棄不貴之身。於一物之小。其不仁莫甚焉。張子曰。學校所講。不過綴緝文詞。規取利祿。非先

楚寶

卷二十二

七

生所望於後人之意。而朱子亦曰。程氏既沒。傳之者不能無失流。為釋老而世莫之悟也。鶴林玉露曰。王荆公少年不可一世士。獨懷刺候。濂溪三及門。而三辭焉。荆公志曰。吾獨不可自求。之六經乎。乃不復見。余謂濂溪知荆公自信太篤。自處太高。故欲少挫其銳。而不料其不可回也。然再辭可矣。三則已甚。使荆公得從濂溪沐浴於光風霽月之中。以消釋其偏蔽。則他日得君行道。必無新法之煩苛。必不斥衆君子為流俗。而社稷蒼

生將有賴焉。嗚呼。豈非天哉。

廬山濂溪考

按廬山釋名。其說不一。據豫章舊志。則廬俗本姓匡。其父佐漢。定天下而亡。漢封俗於鄱陽。曰越廬。君兄弟七人。皆好道。修真此山。故山以廬名矣。從其姓也。據遠法師志。又謂殷周之際。有匡俗先生者。栖止此山。時人呼為神仙。之廬。因以名山。從其居也。據周景式。則曰周武王時。人屢逃徵聘。廬于此山。後來羽化。惟空廬存。故人以名山。亦從其居。

楚寶

卷二十二

八

也。其山四方。周四百餘里。疊郭之巖。萬仞。懷霧抱異。苞諸仙迹。故爾山水明淨。風濤清曠。氣爽節和。土沃民逸。嘉遁之士。繼響窟巖。龍潛鳳采之賢。往者。忘歸矣。周茂叔濂溪。在今九江府城南一十五里。朱晦菴云。茂叔卒。葬江州德化縣清泉社。亦在府城南。又張南軒云。濂溪里名也。先生家世其間。及寓于他處。而不忘其所自。故亦以是名。溪在道州城西二十五里。即先生故宅。

周式

周式湘陰人有行義為嶽麓山長祥符八年召見拜國子學士薄詔留講諸王宮式辭賜對衣鞍馬使歸教授鄉里增賜中秘書勅賜嶽麓書院名額張杖嶽麓書院記曰湘西故有藏室背陵而向壑木茂而泉潔為士子隸業之地始開寶中罷守朱洞首度其基創字以待四方學者歷四十有一載居益加葺生益加多李允則來為州請于朝乞以書藏方是時山長周式以行誼著祥符八年召見

楚寶

卷二十二

九

便殿拜國子學士薄使歸教授詔以嶽麓書院名增賜中秘書於是書院之稱始聞天下鼓笥登堂者相繼不絕聖楷曰周式行事無所考見以其為書院之初始故足錄也其後湘潭有鍾震湘鄉有周爽彪虎臣諸子皆以經行修明不愧正學蓋是時朱晦翁張南軒唱和于江潭胡文定公父子家南嶽山下而道州尤為茂叔故里蘭槐之根漸澤之在人故君子居必擇鄉游必就士不可不慎所漸矣

周堯卿

周堯卿字子俞道州永明人警悟彊記以學行知名天聖二年舉進士歷連衡二州司理參軍桂州司錄知高安寧化二縣提點刑獄楊紘入境有被刑而耘苗者紘就詢其故對曰貧以利故為人直其枉令不我欺而我欺之我又何怨紘至縣以所聞薦之後通判饒州積官至太常博士范仲淹薦經行可為師表未及用以慶曆五年卒年五十一始堯卿年十二喪父憂戚如成人見母則抑情忍哀不欲傷其意母知

楚寶

卷二十二

十

而異之謂族人曰是兒愛我如此多知孝養矣卒能如母之言及母喪倚廬三年席薪枕塊雖疾病不飲酒食肉既葬慈烏百數銜土集隴上人以為孝感所致其於昆季尤篤友愛又為人簡重不校有慢己者必原為禮以愧之居官祿雖薄必以周宗族朋友整而後已為學不專於傳注問辨思索以通為期長於毛鄭詩及左氏春秋其學詩以孔子之思無邪孟子之以意逆志考經指歸而見毛鄭之得失曰毛之傳欲簡或寡於義理非一言以蔽之也鄭之箋欲詳或

遠於性情非以意逆志也是以每去取乎其學夫
秋由左氏記之詳得經之所以書者至三傳之異同
均有所不取曰聖人之意豈二致耶請莊周孟子之
書曰周善言理未至於窮理窮理則好惡不繆於聖
人孟軻是已孟善言性未至於盡已之性能盡已之
性則能盡物之性而可與天地參其唯聖人乎天何
言哉性與天道子貢所以不可得而問也昔宰我子
貢善為說辭冉牛閔子顏淵善言德行孔子曰我於
辭命則不能也惟不言故曰不能而已蓋言生於不

楚寶

入卷二十二

七

足者也其講解議論皆若是有詩春秋說各三十卷
文集二十卷七子論說謚諡說論鼎州司理蔡
軍詵湖州歸安主簿
聖楷曰周堯卿與元公生同時居同地其經行又
見重于范文正諸人而後儒卒鮮有稱述之者豈
其學固不欲使人知歟抑地僻遠著作未易流通
歟然宋史有傳故里有墓猶可得而考識云墓在
永明縣紫微岡

朱震

朱震字子發荆門軍人門剡登宋政和進士第仕州
縣以廉稱胡安國一見大韮之薦於高宗召為司勳
員外郎震稱疾不至會江西制置使趙鼎入為參知
政事上諮以當世人才鼎曰臣所知朱震學術深博
廉正守道士之冠冤使任講讀必有益於陛下上乃
召之既至上問以易春秋之音震具以所學對上說
擢為祠部員外郎兼川陝荆襄都督府詳議官震因
言荆襄之間公漢上下膏腴之田七百餘里若選良

楚寶

入卷二十二

七

將領部曲鎮之招集流亡務農種穀寇來則禦寇去
則耕不過三年兵食自足又給茶鹽鈔於軍中募人
中糴可以下江西之舟通湖中之粟觀變而動席捲
河南此以逸待勞萬全計也遷秘書少監兼侍經筵
轉起居郎建國公出閣以震為贊讀仍賜五品服遷
中書舍人兼翊善時郭千里除將作監丞震言千里
侵奪民田曾經按治願寢新命從之轉給事中兼直
學士院遷翰林學士是時處州民為盜天子以為憂
選良太守往慰撫之將行震曰使居官者廉而不擾

則百姓自安難誘之為盜亦不為矣願詔新太守到
官之日條其本親及屬縣官吏有貪墨無狀者一切
罷去聽其自擇慈祥仁惠之人有治效者優加獎勵
上從其言故事當喪無享廟禮時徽宗未祔廟太常
少卿吳表臣奏行明堂祭震因言王制喪三年不祭
惟天地社稷為越縉而行事春秋書五月乙酉吉禘
于莊公公羊傳曰譏始不三年也國朝景德二年真
宗若明德皇后喪既易月而除服明年遂享太廟合
祀天地于國丘當時未行三年之喪以日易月可也

趙齊

卷二十二

十一

在今日行之則非也詔侍從童諫禮官參議卒用御
史趙渙禮部侍郎陳公輔言大饗明堂七年震謝病
寫祠旋知禮部貢舉會足疾不果震經學深醇有漢
上易解云陳搏以先天圖傳種放放傳穆修穆修傳
李之才之才傳邵雍放以河圖洛書傳李沆沆傳許
堅許堅傳范諤昌諤昌傳劉牧穆修以太極圖專月
惇願惇願傳程頤程頤是時張載講學于二程邵雍
之間故雍著皇極經世書牧陳天地五十有五之
惇願作通書程頤作易傳載造太和參兩篇臣今以

易傳為宗和會雍載之論上采漢魏吳晉下逮有唐
及今包括異同庶幾道離而復合蓋其學以玉弼畫
去舊說雜以莊老專尚文辭為非是故其於象數加
詳焉其論圖書授受原委如此蓋莫知其所自云

聖楷曰宋自崇寧以來禁錮元祐學術高宗渡江
始召楊時實從班召胡安國居給舍范仲朱震俱
在講席薦尹焞甚力既召而左司諫陳公輔上疏
攻程氏之學乞加屏絕於是尹焞辭疾不進胡安
國奉祠居衡陽朱震引疾告去不允至紹興八年

趙齊

二

十四

震疾亟薦尹焞自代輔臣入奏上憮然曰楊時物
故胡安國與震又曰朕痛惜之趙鼎曰尹焞學問
淵源可以繼震上指奏牘曰震亦薦焞代資善之
職但焞微賸恐教兒費力爾觀此則震之出不苟
就死不忘君有超絕諸儒者矣所著易傳十一卷
卦圖三卷易傳叢說一卷載宋藝文志

趙復

趙復字仁甫，德安人也。太宗乙未歲，命太子濶出帥師伐宋。德安以嘗逆賊，其民數十萬皆俘戮無遺。時樞惟中行中書省軍前姚樞奉詔即軍中求僑道。樞豐卜士凡儒生掛印籍者輒脫之以歸。復在其中樞與之言信奇，士復以九族俱殘不欲北。因與樞談樞慰其自裁，醫帳中共宿。既覺月色皓然，惟寢衣在。復馳馬周號，積屍間，誓有也行及水際則見復已被髮徒跣仰天而號，欲投水而未入。樞馳以徒死，誓益汝。

二

五

存則子孫或可以傳，精百世。隨答而北，必不可無他。復強從之，先是南北朝，經載籍不相通，至是復以所記程朱所著諸經傳註盡錄以付樞，自復至燕，學子從者百餘人。世祖在潛邸嘗召見，問曰：我欲取宋，卿可導之乎？對曰：宋吾父母國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世祖悅，因不強之仕。惟中聞復論議始嗜其學，乃與樞謀建太極書院，立周子祠，以二程張楊游朱六君子配食。遷取遺書八千餘卷，請復講授其中，復以周程而後其書廣博，學者未能貫通，乃原義農毫。

舜

舜所以繼天立極，孔子頌孟所以垂世立教，周程張朱氏所以發明紹續者，作傳道圖而以書目條列于后。別著伊洛發揮以標其宗旨，朱子門人散在四方，則以見諸登載與得諸傳聞者共五十有三人作師友圖以寓私淑之志。又取伊顏淵言行作希賢錄，使學者知所嚮慕。然後求端用力之方備矣。樞既退隱蘇門，乃即復傳其學。由是許衡郝經劉因皆得其書而尊信之。北方知有程朱之學，自復始。復為人樂易而耿介，雖居燕不怠故土，與人交尤篤分。諡元好。

二

六

問文名擅一時，其南歸也復贈之言以博溺心，末喪本為戒，以自修。讀易求文王孔子之用心為勉，其愛人以德類若此。復家江漢之上，以江漢自號。學者稱之曰江漢先生。子卿月克紹家學云。姚燧序江漢先生先生器曰：江漢先生至燕，名益大著。北方經學實賴鳴之游其門者將百人多，建材其間燧生也。後不及拜其履前，復識其子卿月者七年矣。凡再見之初以府僚見之，洛陽雖嘗以好見余，猶未語此。今以憲屬來鄧，始及之，且德先。

公不忌也。嗚呼！自先公言之，夫既受詔出之軍中，而使之死，不以命非善其職，且儒同出者，將千數，總得如先生一人，而使之泯沒，無聞，非崇其道，此公所懼而必生之也。自先生觀之，孰親於其七尺之軀，而大其所關，人持瓦釜，將敗之，猶有惜而不果者，必茹毒罹禍，不可一日居，故忍而為此出處，非不思也。中夜以興，蹀膏血以鬪魑魅，徑林莽以觸虎豹，而始及水，仰天而祝，其行非不決也。夫思而後行，行之以決，則其勢多難奪於中路，使

楚寶

非先公自行而他人赴之，能捨所忍為以回其復生之志，收其已逝之魄，反就是一日不可居之禍，素乎由是言之，先生之死，求以無辱，不以全歸，其生也不以有赴，而以知己，此其胸中揆制一時相為高下之權衡也。然古之人為知己死者，有之，無有為知己而生者。先生以古人所不為者，報之先公，而先公所受先生也，已多矣。奚德哉！卿月與余相視一法，卿月歸序所與言者，贈之。
歐陽玄趙忠簡祠堂記曰：臨川王安石以新學誤

宋致天下騷然，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救之，卒不勝其說，既而蔡京為相，宗王氏說，黜程氏學，宋遂大壞。京客張濬教京亟召程氏門人楊中立用之，庶幾救其半。及宋中興，解人趙忠簡公鼎為相，首罷王安石孔廟配享，尊尚二程子書，凡其門人之僅存者，悉見召用。江左乃復振，不幸秦檜相，忠簡公斥程氏門人散，亾泊中興業衰，又不幸韓侂胄相，禁建安朱文公熹之徒，之為程氏學者，其後禁稍弛，宋已日別，皇元燭興，江漢趙氏復能倍誦程

楚寶

朱書北度江私筆，以投學者許文正公，衡神明其書，進以所得相世祖，與禮樂文太平，後是四十年，貢舉法行，非程朱學不式，于有司於是天下學術，稟然一趨於正，時相彙定濂洛以下九儒及衡為十人，祀孔子廟，度天子從之。至順二年春，趙忠簡公六世孫質翁請卽解之，聞喜縣學為忠簡祠云。
北學諸儒考
楊惟中字彥誠，弘州人，少知讀書，有膽畧。太宗罷之年，二十奉命使西域，三十餘國，宣暢國威，敷布

政條俾皆籍戶口屬吏乃魁會伐宋命惟中於軍
前行中書省事克宋襄陽光化等軍光隨鄧復等
州及襄陽德安府凡得名士數十人收伊洛諸書
送燕都立宋大儒周惇頤祠建太極書院延儒士
趙復王粹等講授其間遂通聖賢學慨然欲以道
濟天下

姚樞字公茂柳城人少力學內翰宋九嘉識其有
王佐畧楊惟中乃與之偕觀太宗歲乙未南伐詔
樞從惟中即東中求儒道釋醫卜者會破棗陽至

樂實

二

十九

將將畫坑之樞力辨非詔書意他日何以復命乃
感數人逃入篁竹中脫免拔德安得名儒趙復始
得程頤朱熹之書因棄官去攜家來輝州作家廟
別爲室奉孔子及宋儒周惇頤等象刊諸經會學
者讀書鳴琴若將終身時許衡在魏至輝就錄程
朱所註書以魁謂其徒曰窮所授受皆非今始聞
進學之序既而畫室依樞以居樞仕至翰林學士
承旨卒年七十八謚文獻

許衡字仲平懷之河內人也世爲農衡幼有異質

七歲入學授章句問其師曰讀書何爲師曰取科
第耳曰如斯而已乎師大奇之每授書又能問其
旨義久之師謂其父曰兒穎悟不凡他日必有
大過人者否非其師也遂力辭去如是者凡三
師稍長嗜學如饑渴然遭世亂且貧無書嘗從日
者家見書疏義因請寓宿手抄題既逃難咀啖山
始得易王輔嗣說時兵亂中衡夜思晝誦身體力
踐言動必揆諸義後仕至集賢大學士年七十三
卒謚文正

樂實

二

廿

劉因字夢吉保定容城人其父述夢神人馮戴一
兒至其家曰善養之既覺而生乃名曰駟字夢騏
後改今名及字因天資絕人三歲識書日記千百
言過目即成誦六歲能詩七歲能屬文落筆驚人
甫弱冠才器超邁日聞方小亦得如古人者友之
初爲經學究訓詁解釋之說其說曰聖人精義於
不止此及得周程張邵朱呂之書一見能發其微
曰我固謂其有是也卒不仕歐陽玄嘗贊因書
曰微點之狂而有沂上風雩之樂資山之勇

北鄙鼓瑟之聲於裕皇之仁而見不可留之四時
 以世祖之畧而遇不能致之兩生鳥不翬麟鳳皇
 固宇內之不常有也然而一鳴而六典作一出而
 春秋成則其志不欲遺世也其往也日矣亦將從
 周公孔子之後為在聖繼絕為來世開太平者
 耶
 郝經字伯常其先潞州人家貧賈則負薪為養
 暮則讀書居五年為守帥張柔賈輔所知延為上
 客二家藏書皆萬卷經博覽無不通世祖即位以

楚寶

經為翰林侍讀學士佩金虎符充國信使使宋為
 宋所拘留經不為屈經為人尚氣節為學務有用
 及被留思託言垂後撰續後漢書考其傳本
 極演原古錄通鑑書法玉衡貞觀書及
 數百卷其文豐蔚家善書奇崛拘宋十
 六年從者皆通於學經還於汴中討厲金
 池得繫帛詩云霜落風高恣所如歸鳥回首
 春初上林天子授弓繳竄穴有書乃經
 題也

楚寶諸子論次

史遷班固叙次諸子不辨陰陽儒墨後世均有譏焉
 原其初旨洙泗之間儒分大小微言既絕學益多岐
 爾宇寔瑣溝猶區晉譬之朱門甲第舍而弗居於市
 肆中自占一隅而號於人曰我華胄之子也人亦孰
 從而別識之哉是則儒効之不彰不能與縱橫名法
 家爭固非一日矣楚自鬻熊子為文王師始有子書
 然其語惟賈長沙時時稱述之他亦罕聞其後柱下
 之老滕園之莊皆產于楚而子之書始為經然老與

楚寶

諸子論次

孔子同時莊與孟子同時未聞孔孟攻老莊則老莊
 之書斷乎其未可廢也若夫鬼谷為儀秦所竊賜冠
 祖黃老用世老萊亢倉各有所託以行其書真偽相
 半吾誰與語庶幾陸生可起橐中之裝猶可值千金
 云述諸子第十二凡一卷

諸子一

- 鬻熊
- 老子
- 莊子
- 鶡冠子
- 鬼谷子
- 亢倉子
- 陸賈

楚寶卷二十三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任齊春較訂

諸子

鬻熊

鬻熊名熊，芊姓，季連之苗裔也。年九十始見文王，王曰：「噫，老矣！」鬻子曰：「使臣捕獸逐麋，已老矣，若使坐策國事，臣年尚少。」文王善之，遂以為師。鬻子二十二

楚寶

卷二十三

乙

篇

晁氏讀書記曰：鬻子一卷，按漢志云：為周師，自文王以下，問焉。周封為楚祖。凡二十二篇，今存者十四篇。唐逢行珪註：永徽中，上於朝，叙稱見文王時，行年九十，而書載周公封康叔事，蓋著書時百餘歲矣。

高氏子畧曰：鬻子書曰：發政施仁，謂之道。上下相親，謂之和。不求而得，謂之信。除天下之害，謂之仁。其所以隆文王者，決矣。與太公之遇文王，有相合

者太公之言曰：君有六守，仁義忠信勇謀。又曰：鬻

鳥將擊，卑飛翮翼。武狼將擊，弭耳俯伏。聖人將動，

必有愚色。尤決於啓文王者矣。非二公之言，殊相

經緯。然其書辭意太畧，淆雜若大誥洛誥之，所以

為書者，是亦漢儒之所綴緝者乎。太公又曰：天下

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之天下也。奇矣。唐貞元間，柳

伯存嘗言：子書起于鬻熊，此語亦佳。因錄之。

楊用修曰：鬻子文王時人著書二十二篇，子書莫

先焉。今其存者十四篇，皆無可取。後人贗本，無所

楚寶

卷二十三

乙

疑也。擬賈誼新書所引鬻子七條，如云：和可以守，

而嚴可以守，而嚴不若和之固也。和可以攻，而嚴

可以攻，而嚴不若和之德也。和可以戰，而嚴可以

戰，而嚴不若和之勝也。則惟由和而可也。又云：治

國之道，上忠于至，而中敬其士，而下愛其民。故上

忠其至者，非以道義，則無以入忠也。而中敬其士，

非以禮節，則無以論敬也。下愛其民，非以忠信，則

無以行愛也。又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不屯。軍兵

民免于死，而得一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凍餒。

民免于二死而得二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
 關。民免于三死而得三生矣。聖王在上位，則民無
 厲疾。民免于四死而得四生矣。是皆正言確論。今
 之所傳有是乎？又文選注引鬻子武王率兵車以
 伐紂，紂虎旅百萬，陣于商郊，起自黃鳥，至于赤谷。
 三軍之士莫不失色。今本亦無知其為偽書矣。曷
 取買諛書中七條傳之以冠于書，亦愈于傳，廣售
 偽也。

老子

老子者，楚苦縣厲鄉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伯
 陽。諡曰聃。周守藏室之史也。孔子適周，將問禮於老
 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與骨皆已朽矣。獨其言在
 耳。且君子得其時則駕，不得其時則蓬累而行。吾聞
 之，良賈深藏若虛，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驕氣
 與多欲態色，與淫志，是皆無益於子之身。吾所以告
 子若是而已。孔子去謂弟子曰：鳥吾知其能飛，魚吾
 知其能游，獸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為罔，游者可以

楚賢

為綸，飛者可以為矰，至于龍吾不能知其乘風雲而
 上天。吾今日見老子，其猶龍邪？老子修道德，其學以
 自隱，無名為務。居周久之，見周之衰，迺遂去。至闕關
 令尹喜曰：子將隱矣，疆為我著書。於是老子迺著書
 上下篇，言道德之意五千餘言而去。莫知其所終。或
 曰：老萊子亦楚人也，著書十五篇，言道家之用。與孔
 子同時。云：蓋老子百有六十餘歲，或言二百餘歲。以
 其修道而養壽也。自孔子死之後，百二十九年而史
 記周太史儋見秦獻公曰：始秦與周合而離，離五百

年而復合七十歲而霸王者出焉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隱君子也老子之名宗宗為魏將封於段干宗子注注子宮宮玄孫假假任于漢孝文帝而假之子解為膠西王印太傅因家於齊焉世之學老子者則細儒學儒學亦細老子道不同不相為謀豈謂是邪李耳無為自化清靜自正

王余州曰太史公言道家使人精神專一動合無形瞻足萬物儒者博而寡要勞而寡功道家宗老

楚寶

卷二十三

五

子而儒者宗吾孔子孔子之教蓋萬世人王取則焉而其徒不明兩家之始所合遂抑細老子以為異端而老子之徒其庸鄙詭誕者觀西來之跡宏奇高大炫耀一世遂不服與吾儒辨而更竊讀其餘藩以求與之角而並傳蓋豔釋迦之稱累劫則謂在伏羲為鬻華子在祝融為賣毒子在神農為大成子在軒轅為廣成子在少昊為隨應子在顓頊為赤精子在帝嚳為錄圖子在堯為務成子在舜為尹壽子在禹為真行子在湯為錫則子在周

始為老子夫軒轅之世廣成居崆峒千七百年而其後猶未已也遠者姑無論已前是而為廣毒為大成後是而為隨應為赤精又何人耶且堯舜禹非異代也一時而為三子何遷逝之速也三代以還賢公卿非乏紀也又何為而不一及也乃至謂老子生于商為周文王守藏史曰熒邑子武王時遷柱下史成王時守故官為經成子遂西游流沙康王時復歸曰郭叔子昭王復西遊云云蓋又傳會化胡經之說也奇釋迦之有三十二相及七十

楚寶

卷二十三

六

二好相則亦曰七十二相八十好相也偉釋迦之長丈六尺則亦曰丈二尺也不知孔子九尺六寸人以為長人而異之若丈二尺而人不惟且駭者未之有也且史何以不載也夫老子至聖也其化而為太上靈真至尊也又奚必借西方之事而矯飾之然至儒者之所抑細而指為異端者又可笑也老子往往皆格言其體至虛而不無其用廣大而能其跡精以治躬蠱以治天下取之固蓬原矣大道廢有仁壽仁壽由有大偽六親不和有孝

慈○國○家○昏○亂○有○志○臣○知○言○哉○君○子○之○于○世○甚○無○樂○
手○其○名○也○仁○義○也○孝○慈○也○忠○臣○也○其○名○不○得○已○而○
有○之○故○曰○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者○絕○其○名○復○者○
復○其○實○也○夫○不○得○老○子○之○所○以○立○言○不○解○其○文○義○
而○妄○為○之○闢○荀○卿○氏○所○謂○賤○儒○也○
聖○楷○按○玄○妙○內○篇○具○靈○位○業○諸○書○載○老○子○事○頗○多○
詭○誕○且○多○託○西○方○化○跡○以○尊○大○老○子○非○道○德○之○意○
此○俱○不○取○

楚苦縣考

楚實

卷二十三

七

按苦縣即今河南歸德府鹿邑縣也其地尚有苦
縣城舊屬西楚水經注曰過水逕苦縣故城南至
瀨鄉老子廟東中有九井又有李老母廟在老子
廟北廟前有李母塚

莊子

莊子者蒙人也名周周嘗為蒙漆園吏與梁惠王齊
宣王同時其學無所不闢然其要本歸于老子之言
故其著書十餘萬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漁父盜跖胠
篋以詆訛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術與緊虛亢桑子
之屬皆空語無實事然善屬書離辭指事類情用剽
剝儒墨雖當世宿學不能自解免也其言洗洋自恣
以適已故自王公大人不能繩之楚威王聞莊周賢
使使厚幣迎之許以為相莊周笑謂楚使者曰千金

楚實

卷二十三

八

重利卿相尊位也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之
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之時雖欲為豚豈
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我寧游戲污瀆之中自快無
為有國者所羈終身不仕以快吾志焉

朱子語錄曰莊子與孟子同時却不曾相遇孟子
平生足跡只在齊魯滕大梁之間不曾過大梁之
南莊子自是楚人想見聲聞只於梁而止然當時
南方亦多異端如陳良之類是也 聖楷按今鳳
陽臨淮縣有莊子墓定遠縣有漆園靈璧縣有鐘

山上有南華觀云周嘗隱此其地戰國時屬楚或云蒙卽今蒙城縣然未確

譚元春遇莊序曰童年讀莊未有省也十五年開凡六閱之手皆出沒微殊皆觀其間四閱本文一閱本文兼郭注一閱郭呂注旁及近時焦陸諸注又回旋本文撰遇莊總論三十三篇如其篇數益歎是書那復須注不易之言也注彌明吾疑其明注彌貫吾疑其貫閱莊有法藏去故我化身莊子坐而抱想默而把筆汎然而游味味然涉我畫莊

楚寶

卷二十三

九

現循視內外其有不合者聽於其際與其數如咒物物利咒止又如物獲咒益不晰咒故因而遇之苾昧何極口弄物外之言手弄世外之事稽厥行藏伊可取也龜精枯魚心迹超然而遇之情染一洗於物中爲人中爲男豈如木楔隨水遷流豈如落英隨風近遠不發大寤自同蟲豸何往何來念之悲動因而遇之雞鳴不已洞天禁散雲霞周身寶不可塞關不可肩扇而塞之魂魄焉宅吾瞑目恬氣何厭升降因而遇之廣成面語傷物

者傷昔人者昔鵬飛蝶息不出人間因而遇之其

老易之旨乎靈勝勿宜靈誤勿鑿靈斷勿紉紉刺飛指如夢古人語半分手因而遇之空牀不寢文環潦倒莊騷同思我愛天問濼濼如訴薄暮雷電卽記其事前絲後絲總不相連玆談羊蟻胡乃及魚見魚書魚想亦如是曰而遇之以破吾拘至巧者化工人敢推抽仰而思天靈不怪絕瞻彼小草葉葉染采小蟲跋跋其教青黃天地大文亦既工此海入其塘嶽入其脯無小無大愛玩終日因而

楚寶

卷二十三

十

遇之字句我師彼笑且儻此怒而爭儻者又笑我寓言耳父前不拜抱頸以嬉不揖密執跳弄酒歌豈曰可答他人反恭莊不云乎大親則已矣因而遇之詆訛何有昔客有從子問莊者曰已哉止哉誣誣者自誣注莊者自注十夫之濼濼不如細雨之滲流端居絕念可以一遇逐步追適忽失其處子應之曰是也雖然子旣化身爲莊矣遇莊者夫豈子哉且夫景純有筆入夢求還輔嗣玄理出探相告精文妙道神鬼所戀如此吾不忘莊莊必繞

吾景宇夜池剗剔吾鷹臆濕吾硯往來不絕豈但
遇也

聖楷曰若以文字說莊未有快如譚子此篇者雖
然且實是事試看慈山道者發明趣向其言曰看
老莊者先要熟覽教乘精透楞嚴融會各佛破執
之論則不被他文字所惑然後精修靜定工夫純
熟用心微細方見此老工夫苦切然要其真實
看得身為苦本智為累根自能藥形穉智方知此
老真實受用至樂處更須將世事一一看破入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一

一一觀透虛懷虛世目前無有絲毫障礙方見此
老真實逍遙快活廣大自在儼然一無事道人然
後不得已而應世則不費一點氣力端然無為而
治故曰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
而世之談二子者全不在自己工夫體會只以語
言文字相求故大不相及要且學跡狂之態者有
之未見有以靜定工夫而入者此其所謂知我者
希矣真親二子者當作如是觀

鶡冠子

鶡冠子或曰楚人隱居幽山衣被屢空以鶡為冠莫
測其名因服成號著書言道家馮諼常師事之後顯
於趙鶡冠子懼其薦已也乃與諛絕

韓愈讀曰鶡冠子十有六篇其詞雜黃老利名其
博選篇四稽五至之說當矣使其人遇其時援其
道而施於國家功德豈少哉學問篇稱賤貧於無
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者余三讀其辭而悲之
文字脫誤為之正三十有五字乙者三戒者二十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二

有二注十有二字云
陸佃解注曰鶡冠子楚人也居於深山以鶡為冠
號曰鶡冠子其道踳駁著書初本黃老而來流迤
於刑名傳曰申韓厲名實切事情其極慘礪少恩
而原於道德之意蓋學之弊有如此者也故曰孔
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嗚呼可不慎哉此書
雖雜黃老刑名而要其宿時若散亂而無家者然
其奇言奧旨亦每每而有也自博選篇至武靈王
問凡十有九篇而退之讀此云十有六篇者非全

書也。今其書雖具在，然文字脫繆，不可考者多矣。語曰：書三寫，魚成魯，帝成虎，豈虛言哉！余竊聞之，故為釋其可知者，而其不可考者，輒疑焉，以俟博洽君子。

高氏子畧曰：列仙傳曰：鵬冠子，楚人，隱居著書，言道家事，則皆出於黃老矣。其書有曰：小人，事其君，務蔽其明，塞其聰，乘其威，以灼熱天下，天高不難，追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違，其言如此，是蓋未能忘情於斯世者。

楚寶

卷二十三

十三

鬼谷子

鬼谷子，西周楚人，受道于老君，居遠安，嘗入雲夢山，採藥服之，顏如童。蘇秦張儀受業三年，辭去，鬼谷子曰：二足下功名赫赫，但春華至秋，不得久茂，今好朝露之榮，忽長久之功，輕喬松之永延，貴一旦之浮爵，夫女愛不極，席男歡不果，輪痛哉！後不知所終。

袁淑真隱傳曰：鬼谷先生不知何許人也，隱居韜智，居鬼谷山，因以為稱。蘇秦張儀師之，遂立功名。先生遺書責之曰：若二君，豈不見河邊之樹乎？僕

楚寶

卷二十三

十四

御折其枝，浪盪其根上，無徑尺之蔭，身被數千之痕，此木豈與天地有仇怨所居然也？子不見嵩岱之松栢，華霍之檀桐，手上枝干於青雲，下根通於三泉，千秋萬歲，不受斧斤之患，此木豈與天地有骨肉哉！蓋所居然也。

高氏子畧曰：劉向班固錄書，無鬼谷子隋志始有之，列於縱橫家。唐志以為蘇秦之書，然蘇秦所記以為周時有豪士隱者，居鬼谷，自號鬼谷先生，無鄉里俗姓名，字，今攷其言，有曰：世無常貴，事無常

師又曰人動我靜人言我聽知性則寡累知命則不憂凡此之類其為辭亦卓然矣至若盛神養志諸篇所謂中稽道德之祖散入神明之贖者不亦幾乎郭璞登樓賦有曰揖首陽之二老招鬼谷之隱士又游仙詩曰青溪千餘仞中有一道士借問此阿誰云是鬼谷子可謂慨想其人矣

聖楷按隋經籍志鬼谷子三卷皇甫謐注鬼谷子楚人也周世隱于鬼谷又續仙傳曰鬼谷子即玉誦也得道為地仙此說詞不足信大抵諸子姓氏

楚寶

卷二十三

多半採入神仙於此益見方士之陋

雲夢山考

按蘇子由寄題清溪寺詩自注云在峽州鬼谷子故居日華瑣碎錄曰峽州玉泉鬼谷洞前有叢竹竹葉有文成符葉葉不同佩之可以辟患今荊州遠安縣西南六十里有雲夢山峯巒聳翠一名清溪山有鬼谷洞是其遺址也遠安原屬峽州又史記索隱云扶風池陽潁川陽城並有鬼谷者非

元倉子

元倉子襄陽處士王士源所撰也其自叙云士源幼好名山行年十八首事陵山踐止恒嶽客求通玄丈人又過蘇門問道隱者元知邇太行採藥經玉屋小有洞太白習隱訣終南修元倉子九篇天寶四載徂夏詔書徵謁京邑與冢臣八座討論山林之士廢至晁氏讀書記曰唐柳宗元曰太史公為莊周列傳稱其為書畏累元倉子皆空言無事實今世有元桑子書其首篇出莊子而益以庸言蓋周所云者

楚寶

卷二十三

尙不能有所事實又况取其語而益之者其為空言尤也劉向班固錄書無元倉子而今之為術者乃始為之傳注以教于世不亦惑乎按唐天寶元年詔號元桑子為洞霄真經然求之不獲襄陽處士王士元謂莊子作庚桑子太史公列子作元倉子其實一也取諸子文義類者補其亡今此書乃士源補亡者宗元不知其故而遞詆之可見其銳于譏議也其書多作古文奇字豈內不足者必假外飾歟何燦註

高氏子畧曰開元天寶間天子方鄉道家者流之說尊表悉氏莊列又以亢桑子號洞靈其經既不知其人之仙否又不識其書之可經一旦表而出之固未始有此書也處士王褒乃越世好道上意撰而獻之今讀其篇往往采諸列子文子又采呂氏春秋新序說苑又時采諸戴氏禮源流不一論殊而辭異可謂雜而不純濫而不實者矣

楚寶

八卷二十三

十七

使讀者有所攷焉又王士源高氏作王褒或者士源以字行耶晁氏又作士元此是聲訛併正之

陸賈

陸賈者楚人也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名為有口辨士居左右常使諸侯及高祖時中國初定尉他平南越因王之高祖使陸賈賜尉他印為南越王陸生至尉他應結箕踞見陸生陸生因進說他曰足下中國人親戚昆弟墳墓在真定今足下反天性棄冠帶欲以區區之越與天子抗衡為敵國禍且及身矣且夫秦失其政諸侯豪傑並起唯漢王先入關據咸陽項羽倍約自立為西楚霸王諸侯皆屬可謂至矧然漢王

楚寶

八卷二十三

十七

起巴蜀鞭笞天下劫畧諸侯遂誅項羽滅之五年之間海內平定此非人力天之所建也天子聞君王南越不助天下誅暴逆將相欲移兵而誅王天子憐百姓新勞苦故且休之遣臣授君王印剖符通使君王安郊迎北面稱臣迺欲以新造未集之越屈彊於此漢誠聞之掘燒王先人家夷滅宗族使一偏將將十萬衆臨越則越殺王降漢如反覆手耳於是尉他遁蹶然起坐謝陸生曰居蠻夷中久殊失禮義因問陸生曰我孰與蕭何曹參韓信賢陸生曰王似賢復

曰我孰與皇帝賢陸生曰皇帝起豐沛討暴秦誅疆
楚為天下興利除害繼五帝三皇之業統理中國中
國之人以億計地方萬里居天下之膏腴入炭車舉
萬物殷富政由一家自天地剖判未始有也今王侯
不過數十萬皆蠻夷崎嶇山海間譬若漢一罷王何
乃北於漢尉他大笑曰吾不起中國故王此使我居
中國何渠諱不若漢迺大說陸生留與飲數月曰越
中無足與語至生來令我日間所不聞賜陸生橐中
裝直千金他送亦千金陸生卒拜尉他為越王令稱

楚賢 卷二十三 十九

臣奉漢約歸報高祖大悅拜賈為大中大夫陸生時
時前說稱詩書高祖罵之曰迺公居馬上而得之安
事詩書陸生曰居馬上得之寧可以馬上治之乎且
湯武逆取而以順守之文武並用長久之術也昔者
吳王夫差智伯極武而亡秦任刑法不變卒滅趙氏
鄉使秦已并天下行仁義法先聖陛下安得而有之
高帝不憚而有慙色迺謂陸生曰試為我著秦所以
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陸生迺粗
述存亡之微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嘗不稱

善左右呼萬歲號其書曰新語孝惠帝時呂太后用
事欲王諸呂與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迺
病免家居以好時田地善可以家焉有五男迺出所
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二百金為生產
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寶劍直
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
十日而更所死家得寶劍車騎從者一歲中往來
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恩公為也呂
太后時王諸呂諸呂擅權欲劫少主危劉氏右丞相

楚賢 卷二十三 二十

陳平患之力不能爭恐禍及已常燕居深念陸生往
請直入坐而陳丞相方深念不時見陸生陸生曰何
念之深也陳平曰生揣我何念陸生曰足下位為上
相食三萬戶侯可謂極富貴無欲矣然有憂念不過
患諸呂少主耳陳平曰然為之奈何陸生曰天下安
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相和調財士務附士務附
天下雖有變即權不分為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臣
嘗欲謂太尉絳侯與我戲易吾言君何不交驩
太尉深相結為陳平畫呂氏數事陳平用其計迺以

五百金為絳侯壽。厚具樂飲。太尉亦報如之。此兩人深相結。則呂氏謀益衰。陳平廼以奴婢百人、車馬五十乘、錢五百萬遺陸生。為飲食費。陸生以此游漢廷。公卿間名聲藉甚。及誅諸呂。立孝文帝。陸生頗有力焉。孝文帝即位。欲使人之南越。陳丞相等乃言。陸生為大中大夫。往使尉他。令尉他去黃屋稱制。令比諸侯。皆如意。旨語在南越。語中陸生竟以壽終。鍾伯敬曰。陸賈蓋子房之流。英雄有道術。而姑以辨士自晦者也。賈以客從高祖。定天下。凡漢定天

楚寶

八卷二十三

廿二

下之事。若何之守。參與勅之職。良平之智。信越之勇。賈皆無聞焉。及漢有天下。可以無所用。賈矣。賈乃起而有為。其一說尉佗為漢服遠人。其一奏新語為漢開文治。而其大者。乃在聯將相之交。用平勅以誅諸呂。為漢克復舊物。功在社稷。察其動靜。顯發蓋諸臣圖功食報之終。乃為賈奮身揆策之始。意不能無所為。而又不欲為諸臣之所已為。其有所不為也。不獨養其純氣。留其全力。以標其能而已。抑亦置其身于諸功臣之外。使漢不得有

所加以預為自全之地。而其起而有為也。則事必擇其大時。必待其可功。必度其成。諸功臣身名俱享。策力兩窮。而徐以一辨士收之。則陸生之所以為陸生者。皆不在漢有天下之前也。天下已定。女至臨朝。欲王諸呂。與諸大臣有口者。陸生自度不能爭之。乃病免家居。使陸生而與之爭。則其為陸生也亦淺矣。買田分金。飲食歌舞。藏身袖手於樂生。娛老之中。而誅呂安劉始末。業有全局于胸中矣。當其時。非惟呂氏之人不知。即劉氏之人亦不

楚寶

八卷二十三

廿三

知也。能使呂氏與劉氏之人。浮沒其中。而不知然後可以惟吾所為。而莫之礙。當其時。智如陳平。燕居深念。計無所出。而不知深心妙用。陸生之部署久矣。善哉。乎將相和調。則權不分。千古誅國名言。身為侯鯖。不出杯杓筐匪之內。而已默制諸呂之命。布局寬而當機。緊用力輕。而取道捷。功歸平勃。而仍以辨士自了。有功臣之實。而始終于辨士之名。其薄於食其報者。正厚于託其身者也。陸生竟以壽終。漢功臣如此。結局者。蓋亦難其人矣。觀其

進○退○取○舍○蓋○英○雄○而○有○道○術○者○也○不○然○使○粵○之○功○
止○可○當○一○妻○敬○新○語○之○奏○止○可○當○一○叔○孫○通○其○誅○
呂○安○劉○及○自○全○之○妙○作○用○機○權○非○子○房○莫○能○與○于○
此○也○

聖○楷○曰○陸○生○具○大○奇○智○辨○才○兩○番○使○越○皆○如○意○旨○
交○驩○平○勃○卒○誅○呂○安○劉○功○伐○偉○然○且○夫○漢○高○當○馬○
上○歌○風○之○時○生○獨○陳○說○詩○書○不○藥○秦○故○其○視○叔○孫○
通○輩○何○啻○霄○壤○昔○符○人○有○云○新○語○未○奏○之○先○而○帝○
不○知○尊○太○公○新○語○既○奏○之○後○而○帝○遂○能○尊○孔○子○漢○

裴寶 卷二十三 廿三

之○文○教○賈○寶○啓○之○子○友○鍾○子○謂○生○蓋○英○雄○有○道○術○
而○始○以○辨○士○自○晦○知○言○哉○子○故○以○爲○諸○子○中○之○麟○
鳳○也○

楚寶孝友論次

孝庸德也人以其庸而忽之故奇孝著焉嗟乎孝又
何能奇也吉甫一信其妻而伯奇放楚康三泣其臣
而棄疾死石奮不以父廢法莊善不以祿私親其乘
志撫心蹈禮中節千載而下未有能知其委曲者也
至于冒火伏棺捕魚泣筋舐骨嘗糞負土成墳往往
至情所發通于神明又豈有希覲行善之心哉乃後
世殘忍者動以刳腹割肝爲苦孝而疑之是使血誠
之子不及羊身飾偽之兒等干會閔天經地義於斯

裴寶 孝友論次

泯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何怪同氣之相戕而友于
之義罕有聞也予傷之痛之述孝友第十三凡一卷

孝友一

- | | | |
|-----|-----|-----|
| 尹伯奇 | 秦疾 | 伍尚 |
| 石奢 | 莊善 | 申鳴 |
| 申喜 | 古初 | 孟宗 |
| 庾黔婁 | 韓係伯 | 柳霞 |
| 樂願 | 雙恭貞 | 孫會濟 |
| 王玄紹 | 力僧護 | 尹怵 |

龐天祐 陳道周 孫景修
 丁維卓 周古象 劉琦

楚寶

孝友目次

二

楚寶孝友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四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史象衡較訂

孝友

尹伯奇

尹伯奇周內史吉甫之子也母死吉甫更娶後妻生子曰伯却乃譖伯奇於吉甫曰伯奇見妾美色有欲心吉甫曰伯奇為人慈仁安有此也妻曰試置空屋

楚寶

卷二十四

乙

中君登樓察之後妻乃取毒蜂緣衣領伯奇前持之於是吉甫大怒放之於野伯奇乃集芟荷以為衣採棹花以為食晨朝履霜自傷見於是援琴鼓之而作操曰履朝霜兮採髮寒考不明吾心兮聽讒言猷息別離兮摧肺肝何辜天兮遭斯愆痛沒不同兮思有偏誰能流顧兮知我冤會吉甫從宣王出遊伯奇乃歌以動宣王宣王聞之曰此放子薛也吉甫乃收伯奇射殺後妻

楊雄琴清英曰尹吉甫子伯奇至孝後母譖之自

投江中衣苦帶藻忽夢見水仙賜之美藥思惟養
親揚聲悲歌船人聞而學之吉甫聞船人之聲疑
似伯奇援琴作子安之操
顏氏家訓曰吉甫賢父也伯奇孝子也賢父御孝
子合得終于天性而後妻間之伯奇遂放會參婦
死謂其子曰吾不及吉甫汝不及伯奇王駿喪妻
亦謂人曰我不及曾參子不如華元並終身不娶
此等足以爲戒其後假繼慘雲孤遺離間骨肉傷
心斷腸者何可勝數慎之哉慎之哉

楚寶

卷二十四

二

棄疾

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楚觀起有寵于令尹子
南未益祿而有馬數十乘楚人患之王將討焉子南
之子棄疾爲王御士王每見之必泣棄疾曰君三泣
臣矣敢問誰之罪也王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
將討焉爾其居乎對曰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
刑臣亦不爲王遂殺子南于朝環觀起于四竟子南
之臣謂棄疾請徙子尸于朝曰君臣有禮唯二三子
三日棄疾請尸王許之既葬其徒曰行乎曰否與殺
也遂縊而死

楚寶

卷二十四

三

聖楷曰棄疾者楚令尹子南之子也康王欲討子
南而三泣其子知其子之必死也棄疾不洩君命
而與殺其父亦知其父之必死也父子俱死君臣
始安楚雖伯國大義凜然若此後世之爲人臣爲
人子者一處嫌疑之際輒多決裂之行甚至鋒加
元首刃出於腹可勝道哉眉山論武庚所以有取
于棄疾也

伍尚

伍尚伍奢之子為楚崇邑宰初平王在蔡生太子建及即位使伍奢為之師費無極為少師無寵焉欲請諸王曰建可室矣王為之聘于秦無極與逆勸王取之而使太子建居于城父既又言于楚子曰建與伍奢將以方城之外叛自以為猶宋鄭也齊晉又交請之將以害楚其事集矣王信之問伍奢伍奢對曰君一過多矣何信於讒王執伍奢無極曰奢之子材若在吳必憂楚國益以免其父召之彼仁必來不然將

楚寶

卷二十四

四

為患王使召之曰來吾免而父崇君尚謂其弟負曰爾適吳我將歸死吾知不逮我能死爾能報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也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也奔死免父孝也度功而行仁也擇任而往知也知死不辟勇也父不可棄名不可廢爾其勉之相從為愈伍尚趨奪聞員不來曰楚君大夫其肝食乎楚人皆殺之負如吳

聖楷按今應天江浦縣即楚崇邑地輿地廣記云伍尚為崇邑宰多惠政民稱崇君

石奢

石奢者楚昭王士也其為人公正而好義王使為理於是庭有殺人者石奢追之則其父也遂反於庭曰殺人者僕之父也以父成政不孝不行君法不忠罪廢法而伏其辜僕之所守也伏斧鑕命在君君曰追而不及府有罪乎子其治事矣石奢曰不私其父非孝也不行君法非忠也以死罪生非廉也君赦之上之惠也臣不敢失法下之行也遂不離鉄鎖刎頸而死于庭中

楚寶

卷二十四

五

聖楷曰石奢身為士而父殺人于庭此時惟有一死可以贖父全法更無他路可悉故奢一則曰以父成政不孝再則曰不私其父非孝古人看孝字如此分明委曲一片苦心豈徒悻悻而死也說者乃欲引舜之事以相例固哉按大史公循吏傳云石奢為楚昭王相堅直廉正無所阿避行縣道有殺人者云云今從新序

莊善

莊善者楚人也。白公之難，善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秦其親而死，其君可謂義乎？」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乎？」遂辭而行。北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曰：「懼何？不反善曰：懼者，吾私也。死，善吾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勿頸而死。」

楚實

聖楷曰：莊善三廢車中，非懼死也，懼其母之不終養也。此刻剛腸，何止寸斷，使少一轉念，便不能為殺身成仁之事故。曰：懼者，吾私也，壯矣哉。

申鳴

申鳴者楚士也。治園以養父母，孝聞於楚。王召之，申鳴辭不往。其父曰：「王欲用汝，何為辭之？」申鳴曰：「何會為子？乃為臣乎？」其父曰：「使汝有祿於國，有位於廷，汝樂而我不憂矣。我欲汝之仕也。」申鳴曰：「諾。」遂之朝。受命楚王，以為左司馬。其年遇白公之難，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申鳴因以兵入衛。白公謂石乞曰：「申鳴天下勇士也，今將兵為之，奈何？」石乞曰：「吾聞申鳴孝子，劫其父以兵，使人謂申鳴曰：子與我，則與子楚國不與我，則殺乃父。」申鳴流涕而應之曰：「始則父之子，今則君之臣，已不得為孝子矣。安得不為忠臣乎？」援楫鼓之，遂殺白公。其父亦死焉。王賜賞之，申鳴曰：「受君之祿，避君之難，非忠臣也。正君之法，以殺其父，又非孝子也。行不兩全，名不兩立。悲夫！若此而生，亦何以示天下之士哉？」遂自刎而死。

楚實

聖楷曰：莊善申鳴，俱以孝稱于楚。然于白公之難，一則不顧其母，一則不顧其父，何哉？蓋既以君之祿養母，即不得以君之身事母。既以父之命事君，

卽不得以父之身背君。古人忠孝兩路十字分明。故不徒奉養孺慕爲孝。而以盡忠死節爲孝也。如以奉養孺慕爲孝。則必以蒲伏選懦爲忠。不幸而逆鱗犯難。又安得有剖心碎首之臣乎。此王遵所以叱馭于九折坂。而周處夫一死以西征也。

樂實

卷二十四

八

申喜

申喜者楚人也。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

淮南子曰。老母行歌而動申喜。精之至也。高誘注云。申喜楚人。聖楷按。風俗通引九江太守武陵威生。不識母常。自悲感。游學京師。還於陵谷中。見一老母年六十餘。因就問母姓爲何。曰陳家女。李氏。何故獨行。曰我孤獨。欲依親家子。戚拜長跪。自白曰。子威少失慈母。姓陳。舅氏亦李。又母與公親。同年會。遇于此。乃天意也。因載歸家。供養以爲母。此事與申喜畧相類。當其未得則悲。既得則喜。必有一種痛切之情。與之相感。而非旁觀所能喻者。豈得等于道路之人。而遽爲定省乎。應劭以爲愆禮。吾所未解。

樂實

卷二十四

九

古初

古初長沙義士也父喪未葬鄰人火起及初舍下棺不可移初宵火伏棺上俄而火滅時鄧暉遷長沙太守聞其事甄異之以為首舉

聖楷按鄧暉字君章汝南人年十二失母居喪過禮及長理韓詩嚴氏春秋明天文歷數因上書諫王莽莽怒繫獄會赦得出乃與同紀鄭敏南過蒼梧既而辭敏客居江夏教授罷舉孝廉為上東城門侯帝常出獵車駕夜還暉拒闕不開帝命從者

楚寶

八卷二十四

十

見而于門問暉曰火明遠遠不受詔帝乃從東中門入明日賜布百匹貶東中門侯復令暉授皇太子韓詩侍講殿中及郭皇后廢太子不自安暉亦遷長沙太守後坐事免魁以病卒事詳後漢書今長沙府志不載

孟宗

孟宗字恭武江夏人也後避皓字改名仁少從南陽李肅學其母為作厚襪大被或問其故母曰小兒無德致客學者多貧故為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其讀書夙夜不懈肅奇之曰卿宰相器也初為驃騎將軍朱據軍吏將母在營既不得志又夜雨屋漏囚起涕泣以謝其母母曰但當勉之何足泣也據亦稍知之除為監池司馬自能結網手以捕魚作鮓寄母因以遷之曰汝為魚官而以鮓寄我非避嫌也遷吳

楚寶

八卷二十四

十

令時皆不得將宗之官每得時物未以寄母常不先食及聞母凶犯禁委官語在權傳特為減死一等復使為官益優之也宗母嗜笱冬節將至時笱尚未生宗入竹林哀歎而笱為之出得以供母皆以為至孝之所致感累遷光祿勳至司空卒

吳王孫權傳嘉禾六年春正月詔曰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達制人情之極痛也賢者割哀以從禮不肖者勉而致之世治道泰上下無事君子不奪人情故三年不逮孝子之門至於有事則殺禮以從

安要經而處事故聖人制法有禮無時則不行遭
喪不奔非古也蓋隨時之宜以義斷恩也前故設
科長吏在官當須交代而故犯之雖隨糾坐猶已
廢曠方事之殷國家多難凡在官司宜各盡節先
公後私而不恭承甚非謂也中外羣僚其更平議
務令得中詳為節度顧讀議以為奔喪立科輕則
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
益設違奪必少若倘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
有戒則法廢不行愚以為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

雜寶

卷二十四

三

不得知此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
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將軍胡綜議以為
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
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
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為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
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為臣焉得兼
之故為忠臣不得為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
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
丞相雍奏從大辟其後吳令孟宗喪母奔赴已而

自拘於武昌以聽刑陸遜陳其素行因為之請權
乃減宗一等後不得以為此因此遂絕
孟宗別傳曰孟宗為光祿勳大會宗先少酒偶有
強者飲之一盃便吐傳詔司察宗吐麥飯察者以
聞上乃歎曰至德清純如此
聖楷按孟宗於孫仁永安五年冬始以光祿勳為
御史大夫孫皓寶鼎三年春為司空建衡三年冬
卒又別傳云嘗為豫章太守人思其惠路有行歌
故時人之生以孟為名

雜寶

卷二十四

三

庾黔婁

庾黔婁字子貞，父易，自耕野徙居江陵。黔婁少好學，多講誦，孝經未嘗失色於人。南陽高士劉蚪、宗測並歎異之。起家本州主簿，遷西平，行參軍，出為編令。治有異績，先是縣境多獸，暴黔婁至，獸皆渡往臨沮界。當時以為仁化所感，齊永元初，除屏陵令。到縣未旬，易在家進疾，黔婁忽然心驚，舉身流汗，即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啗糞，甜苦易，泄痢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逾

妻賣

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俄聞空中有聲曰：「徵君壽命盡，不復可延。汝誠禱，既至，止得申至月末及晦，而易亡。」黔婁居喪過禮，廬于冢側，和帝即位，將起之，鎮軍蕭穎胄手書敦譬，黔婁固辭，服闕，除西臺尚書儀曹郎。梁臺建，鄧元起為益州刺史，表黔婁為府長史。巴西梓潼二郡太守及成都平城，中珍寶山精元起，悉分與僚屬。惟黔婁一無所取。元起惡其異，辰厲聲曰：「長史何獨爾為？」黔婁示不違之請書數箇，尋除蜀郡太守。在職清素，百姓便之。元起死于蜀郡。

曲皆敬黔婁，身營殯殮，攜持喪柩，歸鄉里。東宮建以

本官侍皇太子讀，甚見知重。詔與太子中庶子殷鈞、中舍人到洽、國子博士明山賓等，通日為太子講。五經義，遷散騎侍郎。荊州大中正卒，時年四十六。聖楷曰：「庾黔婁，高士之子也。性復純孝，故爾齧指心痛。上感北辰，流虹鑄玉，斯其著矣。若夫猛獸表治縣之績，篋書高幕府之風，以視巢許，豈有間乎。卽使於陵，肩吞徐步庭，惟笙簧文苑，未見其難為兒也。」

妻賣

此處為空白欄位，可能為其他人物傳記或相關文獻的留白。

韓係伯

韓係伯襄陽人也事父母謹孝襄陽土俗隣居種桑
楸於界土為誌係伯以桑枝蔭妨他地遷界上開數
尺隣畔隨復侵之係伯輒更改種久之隣人慙愧還
所侵地躬往謝之建元三年蠲租稅表門間以壽終
聖楷曰韓係伯謹孝人也念桑陰之妨地輒受侵
而不悔是不獨以界讓其隣而且以炤臨讓天雨
露讓地矣大哉孝乎夫一楸桑之微而至于動衰
俗之慚愧補天地之有憾若使居高臨下永言孝

楚寶

人

去

思其德教寧有既哉彼王漸之請門高誦張融之
凌雲一笑為多事也

柳霞

柳霞字子昇其先河東解人曾祖卓晉汝南太守始
自本麗徙居襄陽霞幼而爽邁篤好文學動合規矩
其世父慶遠特異之謂霞曰吾昔遠事伯父大尉
公嘗語吾云我昨夢汝登一樓樓甚峻麗吾以坐席
與汝汝後名宦必達恨吾不及見耳吾向聊復畫寢
又夢將昔時坐席還以賜汝汝之宦位當復及否特
宜勉厲以應嘉祥也梁西昌侯深藻鎮雍州霞時年
十二以民禮修謁風儀端肅進止詳雅深藻美之試

楚寶

人 卷二十四

七

遣左右踐霞衣裾欲觀其舉措霞徐步袖前曾不顧
盼除尚書工部郎謝舉時為僚射引霞與語深嘉之
顧謂人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歷仕至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大柳督爵開喜縣公及蕭管踐帝位於江
陵以襄陽歸於魏霞乃辭督曰陛下中興無運龍飛
舊兼臣昔幸會早奉名節理當以身許國期之始終
自晉氏南遷臣宗族葢寡從祖太尉世父儀同從父
司空金以位望隆重遂家於金陵唯留先臣獨守墳
相常誠臣等使不違此志今襄陽既入北朝臣養贖

隨變躡進則無益塵露退則有虧先旨伏願曲垂矜
 鑒亮臣此心誓重違其志遂許之因留鄉里以經籍
 自娛太祖世宗頗有徵命霞固辭以疾及嘗殂霞舉
 哀行舊君之服保定中又徵之霞始入朝授霍州刺
 史霞導民務先以德再三不用命者乃微加貶異示
 之恥而已其下感而化之不復為過咸曰我君仁惠
 如此其可欺乎大和中卒時年七十二霞有志行初
 為州主簿其父卒於楊州霞自襄陽奔赴六日而到
 哀感行路毀率殆不可識後奉喪泝江西歸中泥風
 楚寶 卷二十四 九
 起舟中之人相顧失色霞抱棺號慟天求哀俄頃
 風浪止息其母嘗乳間發疽醫云此病無可救之理
 唯得人吮膿或望微止其痛霞應聲即吮旬日遂瘳
 咸以為孝感所致性又溫裕畧無喜愠之容弘獎名
 教未嘗論人之短尤好施與家無餘財臨終遺誠薄
 葬其子等金奉行之有子靖莊最知名
 周書贊曰柳霞立身之道進退有節觀其春戀墳
 隴其孝可移於朝廷盡禮舊王其忠可事於新君
 夫能推此類以求賢則知人幾於易矣

樂願 樂願南史作願之字文德其先南陽涅陽人世居南
 魏少而言行和謹仕為京府參軍父在郢州病願
 忽思父涕泣因請假還中路果得父凶問願便徒跣
 號咷出陶家後渚遇商人附載西上水漿不入口數
 日嘗遇病與母隔壁忍痛不言齧被至碎恐母之哀
 已也湘州刺史王僧虔引為至簿以同僚非人棄官
 去吏部郎庾杲之嘗往候願為設食枯魚菜菹而已
 杲之曰我不能食此母聞之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
 楚寶 卷二十四 九
 之曰卿過於茅李偉我非郭林宗仕至郢州治中卒
 弟預亦孝父臨人執其手以託郢州行事王奐預悲
 感問絕吐血數升遂發病官至驃騎錄事隆昌末預
 謂丹陽尹徐孝嗣曰外傳藉藉似有伊周之事君蒙
 武帝殊常之恩荷託付之重恐不得同人此舉人笑
 褚公至今尚冷孝嗣心甚納之建武中為永世令民
 懷其德卒官時有一老姬行擔糶菽葉將詣市聞預
 死棄擔號泣
 南齊書曰馬門解仲恭亦僑居南詔家行敦睦得

織毫財利輒與兄弟平分。母病經時不差，入山採藥。遇一老父，語之曰：「得丁公藤，病立愈。」此藤近在前山，際高樹垂下，便是也。忽然不見，仲恭如其言，得之治病，母即差。至今江陵人猶有識此藤者。按此事原載本傳，後似不倫，故附記之。又南史作解叔謙，其叙丁公藤亦不同。

楚賈

卷二十四

廿

雙秦貞

雙秦貞，徐州人。南宋時，沈攸之攻郢城，招集才力之士。秦貞召不肯來，攸之遣十人被甲追之。秦貞射殺數人，欲過家將母去。事迫不獲，走入鬻，追者至掠其母去。秦貞聞之，乃自歸攸之，不罪。曰：「此孝子也。」賜錢一萬，轉補隊長。

楚賈

卷二十四

廿

聖楷曰：雙秦貞以才力著稱，而不肯受召。其人必有超于才力之外者。觀其射殺數人，將母不獲，而後以其身來歸。豈一萬錢一隊長可得而動其心哉？嗟乎！英傑處亂世，往往不幸失身於人。如徐庶之，依曹而終沉淪于下位，亦足悲矣。

孫普濟

孫普濟長沙臨湘人南齊時居喪未葬鄰火將及舍普濟號慟伏棺上以身蔽火鄰人往救之焚炙將絕累日乃蘇

聖楷曰孝子之事其親也頂踵可捐水火可蹈未有親在焚灼之中而不以身赴之者孫普濟與義士古初同一里巷聞風輿感致其中痛豈有他念哉乃後世忍人以割股割肝為苦孝禁行旌表是使血誠之子不及全身傍偽之兒等子曾聞天經

藝寶

卷二十四

地義於斯我滅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王玄紹

王玄紹江陵人與弟孝矣子敏兄弟三人特相友愛所得甘旨新異非共聚食必不先嘗孜孜色貌相見如不足者及西臺陷沒玄紹以形體魁梧為兵所圍二弟爭共抱持各求代死終不得解遂并命爾

北齊顏之推曰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

藝寶

卷二十四

廿三

不能不少衰也又曰兄弟之際異于他人望深則易怨他親則易弭譬猶居室一穴則塞之一隙則塗之則無頽毀之慮如雀鼠之不恤風雨之不防壁陷楹淪無可救矣僕婢之為雀鼠妻子之為風雨甚哉

聖楷曰玄紹事畧見顏氏家訓兄弟篇中故併錄其一二刺骨語俾薄於兄弟者一究圖之

力僧護

力僧護江陵人父力昌死其母欲追薦之乞背護時
五歲謂母曰何不將兒賣以易錢母乃哽咽抱市鬻
錢薦之母後憶子目盲僧護隨客之蜀念母痛死者
數後還江陵尋母得見齋戒叩禱以永嗽口為母舐
其目復明

聖楷曰仲尼稱毀不滅性教民饗以死傷生也生
者不傷則死者亦逸矣力僧護衰經遺孩何知禮
教其母或於追薦之說而忍嚮其子故僧護亦動

楚寶

卷二十四

廿四

于愛父之誠而頓捨其軀使死者有知其能不抱
恨于泉壤乎厥後母既表明而僧護來歸未必非
天道也

尹怵

尹怵字守忠襄陽人父嗣宗居喪踰禮唐貞觀中特
蒙旌辟結廬墳側若將終焉怵時年十三場力訣
勤苦備養父疾篤怵不解衣歷年形貌頹瘠幾至隕
滅父卒廬墓負土成墳朝夕號慟有紫芝產墓側州
將楊洪武奏怵誠信著于鄉閭淳孝通于幽顯龍
中刺史封道洪收其間為南陔里張柬之為記子慕
先字冬筠孫仁恕字南金皆有孝行被旌表
聖楷曰尹怵四世皆以孝聞紫芝之瑞非偶然也

楚寶

卷二十四

廿五

至今襄陽城東南有孝義井相傳為尹怵孝子故
宅中井庶幾南陔之味想見伊人

龐天祐

龐天祐江陵人以經籍教授里中父疾天祐割股食之疾愈又復病目喪明天祐泣祈天祐之父年八十有餘大中祥符四年卒天祐負土封墳結廬其側晝夜哀號不絕知府陳堯咨親往致奠上其事詔旌表門閭天祐家無儋石儲居委巷中堯咨為徙里門之右

聖楷曰宋史稱太祖太宗以來子有復父仇而殺人者壯而釋之刳股割肝咸見褒賞至於數世同

楚實

卷二十四

廿六

居輒復其家一百餘年孝義所感醴泉甘露芝草異木之瑞史不絕書宋之教化有足觀者噫由此論之若龐天祐世豈無其人哉第不得長吏如陳堯咨輩為之上聞則亦民民委巷中耳

陳道周

陳道周湘潭人少孤事母至孝常自進盥及饋必拜禮饘遺者家貧竭力奉甘旨侍膳未徹不敢退非有他故終日不離母側母且夕哀毀酸感行路葬縣郭西北廬墓所自陶磚甃墓廝泯滅日成五甕藉以衽號泣進之已拜而退以是為常邑人往觀者日以百數無不隕涕如是歷四年而塚乃成高三尺甃畢道周繼亾祔葬母傍鄉人哀之為立碑表曰宋孝子母墓

楚實

卷二十四

廿七

聖楷曰按長沙舊志云孝子墓始為側近豪民攘奪侵毀墓碑零落為荒草元知州王奉議下車之初首敦教化登丘覽古憐傷孝子之心亟命奪故地禁止侵犯捐俸為之封楹孝子墓表乃復舊觀至皇明萬曆乙卯歲邑侯秀水包鴻遠重修拓之因請與宋死難縣丞李長庚金祀學官一時歎為盛典然其墓近在城西委巷中易為居民所逼漸有不保之勢可為心惻

孫景修

孫景修長沙人。宋咸平間舉進士。仕至太常少卿。嘗撰古今家戒一書。頌濱蘇轍序之曰。老子曰。慈故能勇。儉故能廣。或曰。慈則安。能勇曰。父母之於子也。愛之深。故其為之慮事也。精以深愛。而行精慮。故其為之避害也。速而就利也。果此慈之。所以能勇也。非父母之賢於人。勢有所必至矣。轍少而讀書。見父母之戒其子者。諄諄乎惟恐其不盡也。惻惻乎惟恐其不入也。曰。嗚呼。此父母之心也哉。師之於弟子也。為之

楚實

卷二十四

九

規矩以授之。賢者引之。不賢者不強也。君之於臣也。為之號令以戒之。能者予之。不能者不取也。臣之於君也。可則諫。不則去。子之於父也。以幾諫。不敢顯。皆有禮存焉。父母則不然。子雖不肖。豈有棄子者哉。是以盡其有以告之。無憾而後止。詩曰。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饋餼。豈第君子民之。父母夫雖行潦之陋。而無所棄。猶父母之無棄子也。故父母之於子。人倫之極也。雖其不賢。及其為子言也。必忠且盡。而况其賢者乎。太常少卿長沙孫公景修。少孤而教於母。

母賢能就其業。既老而念母之心。不忘為賢母。錄以致其思。既又集古今家誠。得四十九人。以示轍曰。古有為是書者。而其文不完。吾病焉。是以為此。合眾父母之心。以遺天下之人。庶幾有益乎。轍讀之。而歎曰。雖有悍子。忿闕於市。莫之能止也。聞父之聲。則斂手而退。市人之過之者。亦莫不泣也。慈孝之心。人皆有之。特患無以祭之耳。今是書也。要將以祭之歟。雖廣之天下可也。自周公以來。至於今。父戒四十五。母戒四公。又將益廣之。未止也。

楚實

卷二十四

九

聖楷曰。孫景修。丁維臯。俱長沙人。雖未詳其生平。然而諄諄父母之感。崇族之慮。有今人所不能及者。嘗閱漢通紀。順帝永和三年九月。以光祿勳長沙劉壽為司徒。至漢安元年十月。始免夫司徒之位。可謂尊矣。在位五年。可謂久矣。乃考其人。卒其我焉。彼所謂高爵厚祿。薰灼一時者。以二公視之。不猶腐鼠乎。夫二公之書。托其人。以傳。猶能自見。若此。若夫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又何如哉。二書。口具。載文獻通考。

丁維臯

丁維臯長沙人。宋紹興末，撰皇朝百族譜四卷。周益公爲之序曰：君子之著書也，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然後可以施當今而傳來裔。昔者世系之學，蓋嘗盛矣。姓有苑，官有譜，氏族有志，朝廷以是定流品。士大夫以是通婚姻。然行之一時，其弊有不勝言者。何也？好惡害之也。是故進新門則退舊望，右膏粱則左寒賤。進而右者以爲榮，榮則夸夸則必侈；退而左者以爲辱，辱則怒怒則必怨。以侈臨怨，則生乎其時。

楚寶

卷二十四

三十一

者悉力以逞憾，出手其後者貪名以自欺。此正倫所以鑿杜固義府所以陷不韋而無知如崇翰者所以流滄於尚父之墓而不耻也。長沙丁公維臯宿學耆儒，慨然以譜牒爲任，未有開而不求，求而不得，而不錄也。日寢月聚，殆且百家，而又推其源流，條其派別，自微以至著，由遠以及近，疎戚窮達，可指諸掌。如嘗從其父兄而友其弟子也，如與之同鄉黨而接姻。也。不亦博而知要也哉！維臯不鄙謂予使序其首，曰：書不待序也。然維臯之意，不可以不明。蓋世臣

巨室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先烈之有貽而思保其闕也。方典未艾，則必書讀，者可以知將相之無端而思大其門閭也。至於四姓小侯，重茵疊衮，則知無兩漢敗亡之禍，勲臣勞舊，傳龜襲紫，則知無三世道家之忌。上以彰國家人物之盛，下以爲子孫昭穆之辨。向所謂有心於勸戒而無意於好惡者，不在茲乎？他日其得益多，其編益詳，上之太史傳之薦納，予亦將乞其副而寓目焉。對千客而不犯一人之諱，或可勉也。

楚寶

卷二十四

三十一

陳直齋書錄曰：丁維臯百族譜，僅得百二十有三家。其闕遺尚多，未有能續其集者。聖楷曰：醴陵丁氏固世族也。其先有丁雋，習春秋，熟于三傳，時人稱之。登第十七人義聚，三百口家。無開言宋祥符間詔表其門，有丁公膺紹興初爲高郵尉，拒金兵力戰死之。朝廷旌其忠節，官其子倚爲衡山令。有丁公億與兄公萬避難于鄉，賊得公萬縛之，將就炮烙。公億號呼願以身代賊，義而舍之。有丁仁權進士第，累舉淮蜀制幕，知無爲軍。

侯城築堰，魏人感德，名曰丁公堰。歷官湖北漕運使，退居二十年卒。年八十四，維臯，卽其苗裔耶。諱牒之撰，或亦感念其家世之忠孝，而作蚊然益公序中，亦未及之。又按輿地記，醴陵縣有角鯉池。宋天聖中，丁少連侍母於此，觀魚得大鯉，命作脰。庖人驚報，魚頂生角，卽放之。盧載爲作送角鯉文，因名池。夫丁少連又何人耶？文獻不足，姑附見之。俟再攷。

周古象

周古象，斬水人。元兵下淮，被虜至薊，贊蒙古氏。既生，子未嘗喜，妻問曰：有母在，欲歸省妻，許之。囑曰：母在，當奉養，勿以妾故復來。及歸，母尚無恙。古象時年四十餘，奉養盡孝，母歿，廬墓，妻亦終身不嫁。淮西憲俞幹，堯莊爲立孝里門。

楚實

聖楷曰：古象既歸省而終養，廬墓，易未歸省而思養其母，難。古象之妻，囑古象以歸養，易既歸養而終身不嫁，難。何以言之？當離亂時，胡越亦解相憐。况復兒女情深，惟夫兩地，既絕他念，易生而各不負其初心。此卽風化之流，有未易及者矣。不虞於卒之日，有此風麟。

劉琦

劉琦岳州臨湘人，生二歲而母劉氏遭亂，陷于身。琦獨事其父，杵長思其母，不置。常歎曰：人皆有母，而我獨無。輒歔泣下，及冠請於父，往求其母。馬歷河，過南北淮之東西，數歲不得，後求得於池州。之貴池，迎以歸。養其後十五年，父歿，又三年而母歿，終喪猶蔬食。有司上其事，旌表其門，曰孝義。

元史孝友傳曰：世言先王沒，民無善俗，元有天下，其教化未必古若也。而民以孝義聞者，蓋不乏焉。

楚寶

大卷二十四

豈非天理民彝之存于人心者，終不可泯歟。上之人苟能因其所不泯者，復加獎勵而興起之，則三代之治亦可以漸復矣。

楚寶忠義論次

楚之忠義，天性哉！抑其流風使然也。宋李芾潭州之死人，以為難，不知熊湘一炬毒焰，在衡山廢棄中預辦之矣。豈待見敵而後審己哉？蓋天不可逃，克黃不恤子文之無後，奉初以還，奮揚惟知事建如事君。又若包胥痛哭于秦庭，子間潔行于宗國，譙王立義于湘州，皆具疾風勁草，歲寒松柏之操。故爾感激志仁，傷懷閭烈，而青史相望，有繇然矣。嗟乎！今之視簪亦猶後之視今，彼郴陽白兆之墟，寧不悲乎！述忠義第

楚寶

忠義論次

十四凡二卷

忠義一

關克黃	申公子培	奮揚
關辛	申包胥	王孫由于
易甲	屈蘆	王子啓
習珍	廖化	應余
張餘	周該	周崎
易雄	虞懼	桓雄
韓楷	許欽寂	許欽明

李景威

忠義二

陳遵

陳求道

范天順

張順

李希

楊震

尹毅

逸居設

周鐘

劉畊孫

丁晉郎

姚善

鄭楚

楊漣

石有恒

楚寶

忠義論次

二

楚寶忠義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五

明 梁駱高世泰彙旃父鑿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侄寶春較訂

忠義

闕克黃

闕克黃子文之孫楚箴尹也初子文弟司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殺之是子也熊虎之狀而豺狼之聲弗殺必滅若教氏矣子良不可子文以為大戚及

楚寶

卷二十五

乙

將死聚其族曰椒也知政乃速行矣無及於難且泣曰鬼猶求食若教氏之鬼不其餒而子文卒子闕殺為令尹越椒為司馬既而與為買譜闕般殺之而居其位遂處於蒸野攻王王滅若教氏戰於泉汭伯芘射王沐翰及鼓跗著于下室又射沐翰以貫笠般師懼退王使巡師曰吾先君文王克息獲三矢焉伯芘竊其二盡於是矣鼓而進之遂滅若教氏時箴尹克黃使於齊還及宋聞亂其人曰不可以入矣箴尹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遂歸復命而

自拘於司敗。王、思、子、文、之、治、楚、國、也。曰：子、文、無、後、何、以、勸、善、使、復、其、所、改、命、曰：生、其、子、孫、昭、文、時、為、郢、公、東、萊、博、議、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吾、儒、之、本、指、也。自、謀、利、計、功、之、說、行、雖、古、人、之、事、峻、厲、卓、絕、表、表、然、出、於、常、情、俗、慮、之、外、者、莫、不、以、是、心、量、之、其、為、害、豈、淺、哉、楚、之、滅、若、教、氏、也。箴、尹、克、黃、寔、其、餘、裔、適、出、使、於、齊、幸、而、漏、網、是、宜、委、質、諸、侯、以、逃、其、死、策、無、先、於、此、者、矣。箴、尹、獨、以、君、命、為、重、明、知、死、地、而、直、赴、之、非、審、知、義、命、一、視、死

楚實

卷二十五

生者。豈能之乎。謀利計功者。猶曰：死地乃生地也。犯死以復君命。君必以為輕其死。而重吾命。殆將赦之以勸事君。是陽以死結君。而陰取生之利也。嗚呼。是說也。乃謀利計功者之心。初非箴尹之心也。人如箴尹。尚可以女之鼠肝蛙腹。斟量之乎。箴尹之言曰：棄君之命。獨誰受之。君天也。天可逃乎。由其言以觀其心。明粹端直。固可對越在天。而無愧。使有一毫覬倖之心。聞之。則心聲所發。必有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可掩者矣。箴尹知有君。而不知有己。知就義。而不可掩者矣。

知就生。雖不免於司敗之戮。必以死得其所。為幸。固瞑目而無憾也。豈預期楚子之有哉。箴尹之心。有如白水。吾故發之以折謀利計功者之說。春秋賞析曰：春秋諸侯互為逋逃。竊臣子有罪。輒逃死於四方。以謀宗國。如賁皇在晉州。犂在楚。曾公山不狃之所羞。而揚揚對壘。夫安知連尹可以贖知罃乎。克黃獨恥逃天。執說堅正。而隨命自拘。三有禮焉。遂令國無逋臣。宗無餒鬼。寧獨子文之勳德乎。嗚呼。巫臣竊妻。共集矢伍。負貫弓。平報

楚策

卷二十五

尸。屈。原。沈。沙。礫。容。死。失。人。者。崩。非。虛。語。也。合。觀。楚。事。而。莊。之。伯。也。固。宜。

申公子培

申公子培者楚申邑宰也。楚莊王獵於雲夢，射科雉，得之。申公子培攻而奪之，王將殺之。大夫諫曰：「子培自好也，爭王雉，必有說。」王姑察之，不出。三月子培病而死。郢之戰，楚大勝，晉歸而賞功。申公子培之弟進，請賞於王，曰：「人之有功也，賞於車下。」王曰：「奚謂也？」對曰：「臣之兄讀故記曰：『射科雉者，不出三月必死。』臣之兄爭而得之，故夫死也。王命發平府而視之，於記果有焉，乃厚賞之。」

楚賈

卷二十五

四

聖楷按呂氏春秋科雉作隨，兕注云惡獸也。楚莊王作荆哀王，按哀王乃考烈王之子，立二月為負芻所殺，故取劉向說為是。

奮揚

司馬奮揚，楚城父司馬也。費無極譖太子建于平王，王信之，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而使遣之。三月，太子建奔宋，王召奮揚奮揚使城父人執已。以至，王曰：「言出於余口，入於爾耳，誰告建也？」對曰：「臣告之。」君王命臣曰：「事建如事余，臣不佞，不能苟求。」奉初以還，不忍後命，故遣之。既而悔之，亦無及已。王曰：「而敢來何也？」對曰：「使而失命，召而不來，是再奸也。逃無所入，王曰：『歸從政如他日。』」

楚賈

卷二十五

五

春秋賞折曰：申生在內而亡，重耳在外而安。夫人子豈安于去父哉？誠不遺君以殺子名，斯亦小杖受。大杖忝之義也。斬祛之事，君命三宿而一宿至，其與未至而先遣太子，不霄淵歎夫咄嗟應機，慷慨召自非知深勇沈者曷克辨此。至奉初以還，不忍後命，真可動天地泣鬼神。其奈平之充耳，何平於無極，若轉圜然，納黜子明，開必殺之機，而獨惜伍奢之不得為奮揚也。籍揚而處奢之地，不知別有機樞，不耶柳待死，伴命耶夫，權難預設，嬰

不離正若奮揚者正而能權奇之奇矣
 史懷曰楚執伍奢使城父司馬奮揚殺太子未至
 而使遣之奮揚使人執已以至王直其詞而免之
 可見處暴主讒臣之間亦有以持正而全者人亦
 何必不勉為正哉又曰奢知無忌讒太子于平王
 因曰王獨奈何以讒賊小臣疏骨肉之親乎處人
 所難言之地不知當有許多快心妙論而以一釐
 語塞之安得不危身以及太子甚矣忠之不可無
 術也

樂實

卷二十五

六

闕辛

闕辛楚大夫成然之子子文孫楚滅鄆以辛為鄆大
 夫故號曰鄆公辛成然之為政也貪賄無厭故平王
 殺之而復用辛及吳人之入楚也昭王出奔鄆辛之
 弟懷謀將弒王辛固止之懷曰平王殺吾父在國則
 君在外則讐也見讐弗殺非人也辛曰夫事君者不
 為外內行不為豐約舉苟君之尊卑一也且夫自敵
 以下則有讐非是不讐下雪上為弒上雪下為討而
 况君乎君而討臣何讐之為若皆讐君則何上下之

樂實

卷二十五

七

有乎吾先人以善事君成名於諸侯自闕伯此以來
 未之失也今爾以是殃之不可懷弗聽曰吾思吾父
 不能顧矣辛懼不免乃以玉奔隨王隨而賞及鄆懷
 子西諫曰君有二臣或可賞也或可戮也君王均之
 羣臣懼矣王曰夫子期續字成之二子耶吾知之矣或
 禮於君或禮於父均之不亦可乎初吳人入鄆楚人
 皆懼吳之強以為遂滅楚也既而大夫皆爭官辛曰
 吾聞之不讓則不和不可以遠征吳爭於楚必將有
 亂有亂則必歸焉能定楚未幾吳師還昭王復國卒

如其言

聖楷曰：闕辛謂君而討臣，何讐之有？自是正論，即以懷報父讐論之。奢以忠殺成，然以貪賄無厭，殺奢父子俱死，成然二子皆封，其怨毒之甚，懷固不得同于貞也。徒以昭王出奔，我焉思遲，是不可贊乎？昭王曰：或禮于君，或禮于父，此蓋懲鞭墓之痛，而廢典刑也。吾亦不取。

楚實

卷二十五

申包胥

申包胥，楚大夫。初，包胥與伍員友。員將奔吳，辭包胥。謂曰：「楚王殺吾父兄，為之奈何？」包胥曰：「於乎！吾欲教子報楚，則為不忠；教子不報，則為無親。員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員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包胥於山中使人謂子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眾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于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乃如楚實。」

楚實

卷二十五

九

秦乞師曰：「吳為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靈始於楚。寡君失守社稷，越在草莽，使下臣告急。曰：『吳夷國無厭，若鄰於君，疆場之患也。』逮吳之未定，君其取分焉。若以君霧撫之，世以事君。秦伯使辭焉，曰：『寡君聞命矣。子姑就館，將圖而告。』對曰：『寡君越在草莽，未獲所伏。下臣何敢即安？裂裳裹膝，立於庭牆而哭，勺飲不入。口七日七夜，不絕其聲。』哀公素沉湎，不恤國事，聞其言大驚，曰：『楚有賢臣如是，吳猶欲滅之，寡人無臣若斯者，其亡無日矣。』為賦，無衣之詩。包胥九頓首而坐。」

秦乃出師包胥以秦師至楚大敗吳師昭王乃復國而賞始於申包胥曰吾為君也非為身也君既定矣又何求且吾尤子旗其又為諸遂逃賞

吳語曰越將伐吳楚申包胥聘於越越王問曰吳可伐耶包胥曰臣鄙於策謀未足以卜越王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社稷夷吾宗廟以為平原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臣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敢問

楚實

卷二十五

十

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以子之忠惠以善之吾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惡釋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貧

者吾子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寶服焉未嘗敢絕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茂以加焉然又未可以戰也夫戰知為始仁次之勇斷之不知則不知民之極無以銓慶天下之宸宥不仁則不能與三軍共饑勞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曰諾乃召五大夫曰吳為不道求殘吾社稷宗廟以為平原不使血

楚實

卷二十五

十一

食吾欲與之微天之衷惟是車馬兵甲卒伍既具無以行之吾問於王孫包胥既命孤矣鍾惺史懷曰越王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于越此吳楚風世寬對頭頭相值也越王勾踐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對以智仁勇人知包胥之借秦以救楚不知其借越以滅吳乃可以終其復楚之局而快其讎吳之志也古人不欺其君寡友如此

王孫由于

王孫由于為楚大夫昭王十年吳師伐楚戰于柏舉楚師大敗五戰及郢昭王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王寢盜攻之以戈擊王王孫由于以背受之中肩王奔郢由余徐蘇而從王遂奔隨明年昭王復入郢王使由于城麋復命子西問高厚焉弗知子西曰不能如辭城不知高厚小大何知對曰固辭不能子使余也人各有能有不能王遇盜于雲中余受其戈其所猶在袒而示之背曰此余所能也脾洩之事余亦弗能也

楚寶

八卷二十五

十三

子西謝之初王之在隨也子西為王與服以保路國于脾洩聞王所在而後從王故由于云

聖楷曰通材古今所少但古人不誣所不知不羞所不能度德量力審而自許故其所就亦有可觀即如人各有能有不能此語今人決不肯道便是今人不及古人處不必更問其所能矣

易甲

易甲楚人也白公勝將弑惠王及子西欲得易甲陳士勒兵以示易甲曰與我無患不當貴不吾與則此是也易甲笑曰嘗言吾義矣吾子忘之手立得天下不義吾不取也威吾以兵不義吾不從也今子將弑子之君而使從我從子非吾前義也子雖告我以利威我以兵吾不忍為也子行子之威則吾亦得明吾義也逆子以兵爭也應子以聲部也吾聞士立義不爭行地不部拱而待兵顏色不變

楚寶

八卷二十五

十三

聖楷曰易甲見義甚晰赴義甚勇故不為利諂不為威屈然而捨生取義名心猶在若市南安僚則併不為名動矣不為名動忠義二字又何足以免之哉

屈廬

屈廬楚令尹屈建之後裔也。白公勝將弑楚惠王，王出亡，令尹司馬皆死，拔劍而屬之於屈廬。曰：子與我將舍，子不與我，必殺子。廬曰：子殺叔父而求福於廬也，可乎？吾聞知命之士，見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是謂人臣之禮。故上知天命，下知臣道，其有可刳乎？子胡不推之？白公勝乃內其劍。

楚實

卷二十五

十五

聖楷曰：屈廬宗臣也，死難自與，諸人不同，視其言。

曰：子殺叔父而求福于廬，可乎？大義凜然，夫白公勝之殺子西，總為欲報父仇而恨其不伐鄭，故積怨無所愛而激為此變也。其心豈嘗一日忘大義哉？故每遇易甲諸人而輒退，有足悲夫。

王子啓

王子啓，字子閭，楚昭王之弟也。白公勝既殺令尹司馬，欲立王子閭以為王。子閭不可，刳之以刃。子閭曰：王孫輔相楚國，匡正王室，而后自庇焉。閭之願也。今子假威以暴王室，殺伐以亂國家，吾雖死，不子從也。白公勝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子何不受也？子閭曰：吾聞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也，以明其德也。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也，以潔其行也。今吾見國而忘至不仁也，刳白刃而失義，不勇也。子雖告我以利，

楚實

卷二十五

十五

威我以兵，吾不為也。白公強之，不可遂，殺之。聖楷曰：昭王病于城父，欲命公子啓為王。五辭而後許，昭王既卒，子啓乃與子西期，謀立越女之子章。是為惠王，豈有白公勝作亂，殺子西，期于朝而己立為王乎？故昭之卒也，頗高季札之讓于惠之出也，恥類楚國之篡若王子啓者，亦春秋時之佳公子矣。

習珍

習珍襄陽人祖融有隱德融子郁字文通為黃門侍郎封襄陽親公族子禎字文祥隨先至入蜀為雒郫令進廣漢太守禎風流善談論名亞龐士元而出馬季常右珍丕振先緒為時名家仕先至為零陵北部都尉加裨將軍孫權襲殺關羽珍與樊冑等舉兵弗克潘濬招降珍曰我必為漢鬼不為吳臣糧盡自裁先至聞之哀悼追贈邵陵太守子溫仕至廣州刺史溫子宇為執法郎裔孫報仕晉為臨湘令山簡辟為

楚賈

卷二十五

十六

工曹

聖楷曰闕壯繆之死其將士解體俱隕日蒙術中賴有習珍一舉差為吐氣若夫不受潘濬之招靈為漢鬼豈非義勇之匹休哉嗟乎蜀之亡也惟北地王諶與諸葛瞻數子以死節著殺身成仁故非易事

廖化

廖化字元儉本名淳襄陽人也為前將軍關羽至瀘羽敗屬吳思歸先主乃詐死時人謂為信然因攜持老母晝夜西行會先主東征遇於秭歸先主大悅以化為安都太守先至薨為丞相參軍後為督廣武稍遷至右車騎將軍假節領并州刺史封中鄉侯以果烈稱景耀五年姜維率眾出漢侯和化曰兵不戢必自焚伯約之謂也知不出敵而力少於寇用之無厭何以能立詩云不自我先不自我後今日之事也六

楚賈

卷二十五

七

年蜀遂亡

漢晉春秋曰費禕謂維曰吾等不如丞相亦已遠矣丞相猶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且不如保國治民敬守社稷如其功業以俟能者無以為希冀微倖而夫成敗於一舉若不如志悔之無及聖楷曰姜維每欲興軍大舉費禕輒裁制不從與其兵不過萬人禕卒而後維率數萬人出石營出隴西出狄道俱無功而還至景耀五年再出侯和為黃皓所嫉不敢復還成都六年而後主降於魏

然則禱慎其始化慮其終皆內持根本之論誠可
 為翫衆黷旅者戒也若夫化之詐死赴蜀視若仁
 輩不啻狗彘果烈之稱又何愧焉又按裴松之
 曰於時鍾會大衆既造劍閣維與諸將列營守險
 會不得進已議還計全蜀之功幾乎立矣但鄧艾
 詭道倖入出於其後諸葛瞻既沒成都自潰維若
 回軍救內則會乘其背當時之勢焉得兩濟而責
 維不能奮節繇竹擁衛蜀土非其理也會欲盡坑
 魏將以舉大事授維重兵使為前驅若令魏將皆
 死○兵○事○在○維○手○殺○會○復○蜀○不○為○難○也○夫○功○成○理○外○
 然○後○為○奇○不○可○以○事○有○差○手○而○抑○謂○不○然○設○使○田○
 單○之○計○趨○近○不○會○復○可○謂○之○愚○闇○哉○此○論○姜○維○諸○
 會○事○極○快○故○附○見○之○

應余

應余字子正，荊州人。天姿少毅，志尚仁義。建安二十
 三年，為魏功曹。是時吳蜀不寶疆場，多虞宛將侯音
 扇動山民，保城以叛。余與太守東里袞當擾攘之際，
 送窰得山音，即遣騎追逐去城十里，相及，賊便射袞，
 飛矢交流。余前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追賊曰：「侯音
 狂，佞造為凶逆，大軍尋至，誅夷在近。謂卿曹本是善
 人，素無惡心，當思反善，何為受其指揮，我以身代君
 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隕沒，無恨。因仰天號哭泣涕。」

血淚俱下，賊見其義烈，袞不害，賊去之後，余亦命
 絕。征南將軍曹仁討平音，表余行狀，并修祭殿。太祖
 聞之，嗟歎良久，下荊州復表門閣，賜穀千斛。袞後為
 于禁司馬。

魏書曰：甘露三年六月丙子，詔曰：「昔南陽魏山賊
 擾攘，欲劫質故太守東里袞，功曹應余，獨身捍袞，
 遂免於難。余顛沛殞斃，殺身濟君，其下司徒審余，
 孫倫使蒙伏節之報。」

張悌

張悌字巨先襄陽人少有名理孫休時為屯騎校尉魏伐蜀吳人問悌曰司馬氏得政以來大難屢作智力雖豐而百姓未服也今又竭其資力遠征巴蜀兵勞民疲而不知恤敗於不暇何以能濟昔夫差伐齊非不克勝所以危亡不憂其本也况彼之事地乎悌曰不然曾操雖功蓋中夏威震四海崇詐杖術征伐每已民畏其威而不懷其德也不叙承之係以慘重內興官室外懼雄豪東西馳驅無歲復安彼之失民

楚寶

卷二十五

二

為日久矣司馬懿父子自握其柄累有大功除其煩苛而布其平惠為之謀至而救其疾民心趨之亦已久矣故淮南三叛而腹心不擾育髦之死四方不動摧堅敵如折枯蕩異同如反掌任賢使能各盡其心非智勇兼人孰能如之其威武張矣本根固矣羣情服矣奸計立矣今蜀閣宦專朝國無政令而玩我贖武民勞卒弊競於外利不修守備彼彊弱不同智算亦勝因危而伐殆其克乎若其不克不過無功終無退北之憂覆軍之慮也何為不可哉昔楚劍利而秦

昭懼

孟明用而晉人憂彼之得志故我之大患也吳人笑其言而蜀果降於魏晉來伐吳皓使悌督沈瑩諸葛靚率眾三萬渡江逆之至牛渚沈瑩曰晉治水軍於蜀久矣今傾國大舉萬里齊力必悉益州之眾浮江而下我上流諸軍無有戒備名將皆死幼少當任恐邊江諸城盡莫能禦也晉之水軍必至於此矣宜畜眾力待來一戰若勝之日江西自清上流雖隳可還取之今渡江逆戰勝不可保若或摧喪則大事去矣悌曰吳之將亡賢愚所知非今日也吾恐蜀兵

楚寶

卷二十五

二

來至此眾心必駭懼不可復整今宜渡江可用夫戰力爭若其敗喪則同死社稷無所復恨若其克勝則北敵敗走兵勢萬倍便當乘威南上逆之中道不憂不破也若如子計恐行散盡相與坐待敵到若臣俱降無復一人死難者不亦辱乎遂渡江戰吳軍大敗諸葛靚與五六百人退走使過迎悌悌不肯去親自往索之謂曰存亡自有大數非卿一人所支奈何故自取死悌垂涕曰仲思今日是我死日也且我作兒童時便為卿家丞相所識拔謂諸葛亮常恐不得其

免有名賢知顧今以身徇社稷復何道邪親再三索之不動乃流淚放去行百餘步顧之已為晉兵所殺

干寶晉紀曰吳丞相軍師張梯護軍孫震丹陽太守沈瑩帥眾三萬濟江圍成陽都尉張喬於楊荷

喬欲屠之梯曰強敵在前不立先事其小且殺降不祥親曰此等以救兵未至而力少故且偽降以緩我非來伏也因其無戰心而盡院之可以成三軍之氣若舍之而前必為後患梯不從撫之而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三

進與討吳護軍張翰揚州刺史周浚成陣相對沈瑩領丹陽銳卒刀楯五千號曰青巾兵前後屢陷堅陣於是馳淮南軍三衝不動退引亂薛勝將班因其亂而乘之吳軍以次土崩將帥不能止張喬又出其後大敗吳軍於版橋獲梯震瑩等

聖楷曰按晉咸寧五年冬大舉伐吳遣鎮軍將軍琅邪王佃出涂中安東將軍王渾出江西建威將軍主戎出武昌平南將軍胡奮出夏口鎮南大將軍杜預出江陵龍驤將軍王濬巴東監軍魯國唐

彬下巴蜀東西凡二十餘萬是時吳事已不可為矣即使仲謀復生大費支撐况一昏雲孫皓而可與辨此故為吳計者渡江亦不渡江亦不殺降亦敗不殺降亦敗止求一片乾淨死地以報君父

最為上策而張梯獨能料蜀懷憂於十年之前從容就義於夫戰之日豈非奇烈男子哉嘗怪陳壽不為立傳抱慙良史而吳錄復以清論誣之安得是非之正乎請葛親字思理亦奇士也吳亡親逃窟不出武帝與親有舊親姊為琅邪王妃帝知親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三

在姊間因就見焉親逃於厠帝又逼見之謂曰不謂今日復得相見親流涕曰臣不能漆身皮而復親聖顏誠為慙恨詔以為侍中固辭不拜歸於鄉里終身不向朝廷而坐

周該

周該天門人也性果烈以義勇稱雖不好學而率由名教叔父級為安都內史亦忠節士也聞譙王承立義湘州甘卓又不同王敦之舉而書檄不至級謂該曰吾嘗疾王敦挾陵上之心今稱兵構逆有危社稷之勢譙王宗室之望據方州之重建旗誓衆圖襲武昌甘安南少著名士馬器械當今為盛聞與譙王赴期舉義此乃烈士急病之秋吾致死之時也汝其成吾之志申款於譙王乎該欣然奉命潛至湘州與

楚寶

卷二十五

廿四

承相見口陳至誠承大悅會王敦遣其將魏又圖承甚急該乃與湘州從事周崎間出反命俱為父所執考之至死竟不言其故級由是獲免

胡身之曰吳孫皓永安六年分武陵立天門縣充縣有松梁山山有石石門處數十丈其高以弩仰射不至其上名天門因此名魏宋白曰澧州石門縣吳立天門魏隋罷魏為石門縣 聖楷按充縣今慈利縣是也縣西南百八十里古松梁山狀如香爐有十六峯環列最高者為天門空虛透徹上

賈山頂石門慈利舊俱屬武陵魏故宋白云云非以石門為天門也石門縣自有石門山在縣西十五里兩巖壁立如門高二丈縣名因此

晉紀曰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會劉隗為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帝謂承曰王敦姦逆已著朕為患皇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之勢控三州之會欲以叔父居之何如承曰臣奉承詔命惟力是視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謂杜牧之餘民物凋弊若得之部比及三年乃可即戎苟未及

楚寶

卷二十五

廿五

此雖復灰身亦無益也至是敦遣從母弟魏又帥甲二萬攻長沙相持百餘日甘卓聞王師敗績停師不進城遂沒

周崎

周崎邵陵人也為湘州從事王敦之難譙王承使崎求救于外與周該俱為魏又偵人所執又責崎辭情臨以白刃崎曰州將使求援于外本無定指隨時制空耳又謂崎曰汝為我語城中稱大將軍已破劉魏戴若思甘卓任襄陽無復異議三江州罷萬里肅清外援理絕如是者我當活汝崎偽許之既到城下大呼曰王敦軍敗於于湖甘安南已尅武昌即日分遣大眾來赴此急努力堅守賊今散矣又於是數而殺

楚寶

卷二十五

其

陳身之曰此非穎川之邵陵吳孫皓寶鼎元年分零陵北部都尉立邵陵縣聖楷按邵陵即今寶慶邵陽縣秦曰昭陵漢曰昭陽俱屬長沙東漢始屬零陵其後沿革不一至宋理宗入承大統即位寶慶紀元乃升為寶慶府領縣二治邵陽云

易雄

易雄字興長沙瀏陽人也少為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挂縣門而去因習律令及施行故事交結豪右州里稍稱之仕罷為至簿張哥之亂也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與賊爭論曲直賊怒叱使牽雄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又呼問之雄對如初如此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舉孝廉為州至簿遷別駕後為春陵令刺史譙王承既距王敦將謀起兵以赴朝廷雄承符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宣募縣境

楚寶

卷二十五

其

數日之中有衆千人負糧荷戈而從之承既固守而湘中殘荒之後城池不完兵資又闕敦遣魏又李恒攻之雄勉厲所統扞禦累旬士卒死傷者相枕力屈城陷為又所虜意氣慷慨神無懼色送到武昌敦遣人以檄示雄而數之雄曰此實有之惜雄位微力弱不能救國之難王寶如燬雄安用生為今日即戮得作忠鬼乃所願也敦憚其辭正釋之衆人皆賀雄笑曰昨夜夢乘車挂肉其傍夫肉必有筋筋者斤也車傍有斤吾其戮乎羣而敦遣殺之當時見者莫不傷

愧

聖楷按魏志云瀏陽縣西三里太湖山下有別墅
祠以祀易雄邑人于八月十四日祭之又祀于鄉
賢真可以受忠魂矣然長沙虞悝植雄諸人皆忠
踰白日義蓋秋天有守土之責者何不一倣例祀
之猶勝乞鬻于木居士也

楚實

卷二十五

廿八

虞悝

虞悝長沙人也第望字子都並有士操孝弟廉信為
鄉黨所稱而俱好臧否以人倫為己任少仕州魏兄
第更為治中別駕元帝為丞相招延四方之士多辟
府掾時人謂之百六掾望亦被召取而不應譙王承
臨州知其名檄悝為長史未到遭母喪會王敦作逆
承往弔悝因督與語曰吾前被詔遣鎮此州正以王
敦專擅防其為禍今敦果為逆謀吾受任一方欲率
所領馳赴朝廷而衆少糧乏且始到貴州恩信未著

楚實

卷二十五

光

卿兄弟南夏之翹儁而智勇遠聞古人墨經即戎况
今鯨鯢塞路王室危急安得遂問極之情忘忠義之
節乎今起事將士器械可以濟否悝望對曰王敦
居分陝之任一旦搆逆圖危社稷此天地所不容人
神所忿疾大王不以猥劣枉駕訪及悝兄弟並受國
恩敢不自奮今天朝中興人思晉德大王以宗子之
親奉信順而誅有罪孰不荷戈致命但郢州荒弊糧
罷空竭舟艦寡少難以進討宜且收戢固守傳檄四
方其勢必分然後圖之事可捷也承以為然乃命悝

為長史望為司馬督護諸軍湘東太守鄭澹敦之姪
夫也不願承旨遣望討之望率衆一旅直入秣斬澹
以狗肉境及魏又來攻望每先登力戰而死城破悞
復為人所執將害之子弟對之號泣悞謂曰人生有
死閨門為忠義鬼亦何恨哉及王敦平贈悞襄陽太
守望榮陽太守遣謁者至墓祭以少牢

聖楷按王敦初起兵遣參軍桓熊說譙王承請承
為軍司承歎曰吾其死矣地荒民寡勢孤援絕將
何以濟然得死忠義夫復何求乃檄長沙虞悞為

楚實

卷二十五

三

長史會悞遺母喪承往弔之云云乃囚桓熊以悞
弟虞望為司馬督護諸軍與零陵太守尹奉建昌
太守長沙王循衡陽太守淮陵劉翼春陵令長沙
易雄同舉兵討敦雄移檄遠近列敦罪惡於是
州之內皆應承惟湘東太守鄭澹不從使虞望討
斬之以狗四境又遣至簿鄧審至襄陽說甘卓承
倉猝中舉事用得其人動操勝著亦何忝將帥才
惜乎兵少糧乏救援不至徒使湘中之豪俊共為
王室之忠魂千載而下令人三歎

桓雄

桓雄長沙人也少仕州罷譙王承為湘州刺史命為
至簿王敦之逆承為敦將魏又所執佐吏奔散雄與
西曹韓階從事武延並毀服為僮豎隨承向武昌又
見雄姿貌長者進退有禮知非凡人有畏憚之色因
害之

聖楷按朱晦菴知潭州日特立忠節廟祀晉湘州
刺史譙王承宋通判潭州事孟彥卿趙民彥將官
劉玠兵官趙聿之凡五人皆死王事者并象其容

楚實

卷二十五

廿一

佐侍左右立位記其官職姓名以風百凡誠曠典
也今其廟久廢

韓階

韓階長沙人也。性廉謹，篤慎，為閭里所敬愛。刺史譙王承辟為議曹祭酒，轉西曹書佐。及承為魏文所執，送武昌，階與武延等同心，隨從在承左右。桓雄被害之後，二人執志愈固。及承遇禍，階延親營殯，斂送柩還都。朝夕哭奠，俱盡畢乃還。

聖楷按：長沙城陷後，魏文檻送承。荆州刺史王虞承敦旨於道中害之。是時桓雄、韓階、武延三人皆毀服為僮，豎而雄獨以姿貌見憚，遂同遇害。嗟乎！

忠亦有幸不幸哉

楚寶

卷二十五

世三

許欽寂

許欽寂，紹之曾孫也。以恩嗣封萬歲。通天元年，契丹入寇，詔為隴山軍討擊副使，戰崇州，敗。為虜所擒，方圍安東，帝令說屬城未下者。時安東都護裴玄珪在城中，欽寂呼曰：「狂賊朝夕當滅，公但勵兵謹守，以全忠節。」虜怒害之。武后下制褒美，贈斬州刺史，謚曰忠子輔。乾以父死難，授左監門衛中候，為海東慰勞使，迎柩還葬。

聖楷曰：按是年夏五月壬子，營州契丹松漢都督

楚寶

卷二十五

世三

李盡忠、歸誠州刺史孫萬榮舉兵，反攻陷營州。九月丁巳，突厥寇涼州，唐兵俱不利。而許欽寂兄弟一死於契丹，一死於突厥，可謂凌煙之骨。允符、霍虎之忠，綱目書欽寂而不書欽寂，豈非疎漏耶？司馬溫公兩書之為是。

許欽明

許欽明欽寂之弟也。以軍功擢左玉鈐衛將軍。安西大都護。鹽山魏公為涼州都督。嘗輕騎按部。會突厥默噶兵奄至。被執。賊與皆至。魏州使說之降。欽明至城下。呼曰。我乏食。有美饈乎。有梁米乎。并乞。墨一枝。時賊營四面阻水。惟一。路得入。欽明欲選將。鍊兵。乘夜。襲賊也。而城中無寤者。遂見害。兄弟俱死。王事。世名其忠。

考異曰。實錄云。吐蕃寇涼州。都督許欽明為賊所

楚寶

八卷二十五

世四

殺。按明年正月。默噶寇靈州。以欽明自隨。又默噶將襲孫萬榮。殺欽明。以祭天。實錄云。吐蕃誤也。韋述西京記曰。許欽明與郝處俊。郝黨親族。兩家子弟。類多醜陋。而盛飾車馬。以游里巷。京洛為之語曰。衣裳好儀貌。惡不姓許。即姓郝。

李景威

李景威長陽人。仕高季興為水軍都指揮。宋建隆中。湖南周行逢卒。子保權立。其將張文表作亂。太祖命慕容延釗等討之。延釗假道荆南。約以兵過城外。景威曰。兵尚權。藩城外之約。其可信乎。安嚴兵以待之。荆官孫光憲叱之曰。汝峽江一民耳。安識成敗。且中固自周世宗時。已有混一天下之志。况聖宋受命。真至出耶。因勸繼冲去。斥侯封府庫。以待繼冲。以為然。景威出而歎曰。吾言不用。大事去矣。何用生為。因扼

楚寶

八卷二十五

世五

吭而死。延釗軍至。繼冲出迎于郊。而前鋒遽入其城。繼冲驚。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大懼。即詣延釗納牌印。太祖優詔答之。聖楷曰。食人之祿者。必死人之事。如景威者。可謂卓烈奇男子矣。孫光憲豈真識成敗者哉。勸其至以降實為一身謀富貴耳。以視景威何啻霄壤。

楚寶卷二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張 矧較訂

忠義

陳遵

陳遵字亨伯其先自江寧徙永州登進士知華縣有治績再知雍丘縣為廣西轉運判官蔡京啟覺蠻徽遊言蠻人幸安靜輕擾之則召亂不測京惡之以他

楚寶

卷二十六

乙

事罷歸張商英柄政用為左司員外郎俄擢給事中會商英免相遵懼請外以直秘閣為河北轉運使加直龍圖閣徙陝西召還京師而蔡京復相再使河北徙淮南徽將易置發運使朝廷方督綱餉運渠壅澁遵使夫呂城陳公兩塘達于渠漕路甫通而朱勗花石綱塞道官舟不得行遵捕繫其入上章自劾乃黜勗進遵徽猷閣待制宣和七年冬方臘亂詔以屬遵加龍圖閣直學士經制七路治于杭時縣官多費遵議度公私出納量增其贏號經制錢後總制使翁彥

楚寶

卷二十六

二

國傲其式號總制錢於是始有經總制錢名及官賦賊陵暴恣行殺戮斷截支體探取肺肝蒸以鼎油射以勁矢備極慘毒不償怨心蓋貧汗嗜利倚法侵牟騷動不知藝極積有逆氣結于民心一旦乘勢可為悲痛此風不除必更生事臣願採撫官吏竊賊按治以間進於是劾趙州王仲英糾市民造金茶罷城置糧券而以私錢取之仲英坐黜徙河北都轉運使欽宗立加資政殿學士積官至光祿大夫歷真定守又徙中山金人再至遵督圍入城堅守詔康王領大元帥命遵為兵馬元帥受圍半年外無援師京都既陷割兩河求和遵弟光祿卿適至中山臨城諭旨遵遂語曰至辱臣死吾兄弟平居以名義自處寧當賣國家為囚孛乎適泣曰兄但盡力勿以弟為念遵呼總管使盡括城中兵擊賊總管辭遂斬以徇又呼步將沙振往振亦固辭遵因遣之振怒且懼囊刀入府進委定奴責其輒入振立殺之遂害遵于堂及其子錫併僕妾十七人長子鉅以官淮南獲免振出帳下謀而前曰大敵臨城汝安得殺吾父執而碎裂之身者

無餘城中無主乃開門出降金人入見其屍曰南朝忠臣也歛而葬諸鐵柱寺建炎初贈特進進性孝友寬厚任部刺史二十年每出行罷邑必焚香祈天願不逢貪濁吏適由開封少尹衛尉少卿至光祿是役也金人執之以北後十年死于雲中

聖楷曰陳遵為刺史行罷邑以不逢貪濁吏為已願庶幾埋輪獨立之風乃坐守中山卒以殞命豈吏治有餘將才不足者歟雖然特二帝已北邦昌僭命中山孤注誰與守之遵適兄弟獨以名義

相勉之死靡他斯其忠節亦為難能矣

楚寶

卷二十六

三

陳求道

陳求道字得之鄂州咸寧人登進士第靖康間判都水監及朝議二帝出郊請和求道力爭之不聽欽宗知康王兵眾求道請以元帥加之齎蠟書者八人皆遇害惟求道所薦劉定致書還金人立張邦昌下令在京官不朝者死求道稱疾不往嘔血累日開封尹親以邦昌命召之竟不能屈求道以二帝蒙塵屢欲自殺因救得免先是陳留河決四十餘日漕運不通京城大恐開封尹宗澤命求道治之七日河盡復故

楚寶

卷二十六

四

道建炎四年命為相鄧隨郢鎮撫使以請兵食不給緣有嫉之者遂寃蒲待命會招討劉忠叛劫求道為至數千人擁至若山求道怒罵不從賊遂殺其妻併二子特佗求道罵愈厲賊砍其口拔舌斫之而死獨符子凱窟山谷得免賊退始得求道屍瘞于龍堂寺側事聞改葬興陵

聖楷按一統志陳求道墓在蒲圻縣東二十里興陵景泰中黎公弁以早禱雨有應事載蒲圻志中

范天順

范天順荆湖都統也。襄陽受圍，天順日夕守戰，尤力。及呂文煥出降，天順仰天歎曰：生為宋臣，死當為宋鬼。即守處，縱死，贈定江軍承使，制曰：賀蘭擁兵坐視，睢陽之失，李陵喪節，重為隴士之羞。今有人焉，得其死，所不可無褒恤，以示寵綏。范天順功烈雖卑，忠義莫奪，自均房泛舟之役，克濟為艱，襄樊坐甲之師，益堅所守。俄州刺史為降將軍，爾乃不屈自縊，可謂見危致命，封其妻宜人，官其二子，仍賜白金五百兩，田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五百畝

聖楷按樊城被圍五年，天順牛富，力戰不降，咸淳九年正月，元張弘範見阿木曰：襄在江南，樊在江北，我陸攻樊，則襄出舟師來救，終不可取。若截江道，斷救兵，水陸夾攻之，則樊必破而襄亦下矣。阿木從之，遂以師截江而出，銳師薄樊城，城乃陷。二月，呂文煥遂以襄陽叛降于元，制詞中俄州刺史為降將軍，蓋指文煥也，真當愧死。

張順

張貴附

張順民兵部將也。襄陽受圍五年，宋闕知其西北一水曰清泥河，源于均房，即其地。造輕舟百艘，以三舟聯為一舫，中舟裝載，左右舟則虛其底而掩覆之。出黃賞募死士，得三千，求將得順與張貴，俗呼順曰矮張，貴曰竹圍。張俱智勇，素為諸將所服，俾為都統。出今日此行有死而已，汝輩或非本心，空亟去母，敗吞事人，人感奮。漢水方生，發舟百艘，稍進圍山，越二日，進高頭港口，結方陣，各船置火鎗、火砲、熾炭、巨斧，勁

楚寶

卷二十六

六

弩夜漏下三刻，起，可出江，以紅燈為識，貴先登順殿，之乘風浪，徑犯重圍，至磨洪灘以上，北軍舟師布滿江面，無隙可入。眾乘銳，凡斷鐵纜，攬棹數百，轉戰百二十里，黎明抵襄城下，城中久絕援，聞救至，踊躍氣百倍。及收軍，獨失順，越數日，有浮屍，遡流而上，被介冑，執弓矢，直抵浮梁，視之，順也。身中四槍，六箭，怒氣勃勃，如生。諸軍驚以為神，結塚斂葬，立廟祀之。張貴既抵襄，襄帥呂文煥力得共守，貴恃其驍勇，欲還郢，乃募工士能伏水中數日，不食，使持蠟書赴郢，求援。

北兵增守益密水路連鎖數十里列撒星椿雖魚蝦不得度二人遇椿卽鋸斷之竟達郢還報許發兵五千駐龍尾洲以助夾擊刻日旣乃別文煥東下點視所部軍泊登舟帳前一入去乃有過被撻者貴驚曰吾事泄矣亟行彼或未及知夜不能郵枚隱迹乃舉砲鼓噪發舟乘夜順流斷緮破圍伺進衆皆辟易旣出險地夜半天黑至小新城大兵邀擊以死拒戰沿岸束火列炬火光燭天如白晝至勾林灘漸近龍尾洲遙望軍船旗幟紛披貴軍喜躍舉流星火示之

楚寶

卷二十六

聖楷曰是時李庭芝爲荆制置使功雖不就事則甚奇且二人出入重圍潛行水底如履平地與

順。屍。逆。流。而。上。至。今。猶。有。生。氣。使。貴。謀。不。泄。龍。尾。洲。之。績。豈。讓。鵲。浦。哉。又。按。庭。芝。受。援。襄。之。命。范。文。虎。卽。貽。書。賈。似。道。曰。吾。將。兵。數。萬。入。襄。陽。一。戰。可。平。但。願。無。使。聽。命。于。京。閭。事。成。則。功。歸。恩。相。矣。似。道。卽。命。文。虎。之。兵。從。中。制。之。庭。芝。屢。約。進。兵。文。虎。但。與。妓。妾。雙。侍。擊。鞠。飲。宴。爲。樂。以。取。旨。未。至。爲。辭。卒。之。文。虎。敗。逃。而。元。兵。大。合。庭。芝。不。得。已。而。爲。是。亦。饜。及。矣。宋。事。至。此。誰。能。救。之。徒。使。英。雄。相。尋。盡。耳。

楚寶

卷二十六

八

李芾

李芾字叔章其先廣平人中徙汴高祖升起家爲吏有廉名靖康中金人破汴以刃迫之升前捍之與其父俱死會祖椿徙居衡州遂爲衡人芾生而聰警少自樹立名其齊曰無暴棄魏了翁一見禮之謂有祖風芾其名曰肯齊初以蔭補南安司戶辟祁陽尉出賑荒卽有聲攝祁陽縣縣大治辟湖廣安撫司幕官時盜起永州招之歲餘不下芾與參議鄧垌提千三百人破其巢禽賊魁蔣時選以魁餘黨悉平攝湘潭

楚寶

卷二十六

九

縣縣多大家前令束手不敢犯芾籍出賦不避貴勢賦役大均入朝差知德清縣屬浙西饑芾置保伍振民活數萬計遷至管酒庫德清有妖人煽亂民蜂起附之至數萬人遣芾討之盜聞其來震立散歸除司農寺丞歷知永州有惠政承人祠之以浙東提刑知温州州瀕海多盜芾至盜息遂以前官移浙西時浙西亦多盜擊穴文廟中芾跡得其出沒按捕之盜亦駭散作虎丘書院以祠尹焯置學官親爲學規以教之學者甚盛咸淳元年人知臨安府時賈似道當

國前

國前尹事無鉅細先闕白始行芾獨無所問福王府有迫人死者似道力爲營救芾以書往復辨論竟真諸法嘗出閱火具民有不爲具者問之曰似道家人也立杖之似道大怒使臺臣黃萬石誣以賊罪罷之大軍取鄂州始起爲湖南提刑時觀縣盜擾民多奔竄芾令所部發民兵自衛縣與一皂幟令曰作亂者斬幟下民始帖然乃號召發兵擄壯士三千人使土豪尹奮忠將之勤王別召民兵集衡爲守備未幾似道兵潰襄湖乃復芾官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時湖

楚寶

卷二十六

十

北州罷皆已歸附其友勸芾勿行芾泣曰吾豈昧謀身哉第以世受國恩雖廢棄中猶思所以報者今幸用我我以家許國矣時所愛女死一慟而行德祐元年七月至潭潭兵調且盡游騎已入湘陰益陽諸縣倉卒召募不滿三千人乃結溪峒蠻爲聲援繕器械時芾糧柵江修壁命劉孝忠統諸軍吳繼明自湖北至陳義陳元自成蜀驢芾奏請留之成潭推誠任之皆得其死力元右丞河里海牙既下江陵分軍戍常德退諸蠻而以大兵入潭芾遣其將於與帥兵禦之

于湘陰與戰死九月再調繼明出禦兵不及出而元
軍已圍城帝慷慨登陣與諸將分地而守民老弱亦
皆出保伍助之不令而集十月兵攻西壁孝忠輩奮
戰帝親督矢石以督之城中矢盡有故矢皆羽敗帝
命括民間羽扇羽立具又苦食無鹽帝取庫中積鹽
席焚取鹽給之有中傷者躬自搥勞日以忠義勉其
將士死傷相藉人猶飲血乘城殊死戰有來招降者
帝殺之以徇十二月城圍益急孝忠中礮風不能起
諸將泣請曰事急矣否屬為國死可也如民何帝罵

楚實 卷二十六 十一

曰國家平時所以厚養汝者為今日也汝第死守有
後言者吾先戮汝除夕大兵登城戰少却旋蟻附而
登衡守尹穀及其家人自焚帝命酒醉之因督賓佐
會飲傳令猶書盡忠字為號飲達旦諸賓佐出恭議
楊靈赴圍池死帝坐熊湘閣召帳下沈忠遺之金曰
吾力竭分當死吾家人亦不可辱於俘汝盡殺之而
後殺我忠伏地扣頭辭以不能帝固命之忠泣而諾
取酒飲其家人盡醉乃編刃之帝亦引頸受刃忠縱
火焚其居還家殺其妻子復至火所大慟舉身投地

乃自刎幕屬茶陵顏應焱安仁陳億孫肯死潭民間
之多舉家自盡城無虛井緘林木者累累相比繼明
等以城降陳毅潰圍將奔閩中道戰死事聞贈端明
殿大學士諡忠節帝初至潭遣其子裕孫出曰存汝
以奉祀也其孫叔輔亦親迎于温皆得不死二王悉
詔入闕官之帝為人剛介不畏強禦臨事精敏茲猗
不能欺且強力過人自旦治事至暮無倦色夜卒至
三鼓始休五鼓復起視事望之凜然猶神明而好賢
禮士即之温然雖一藝小善亦惓惓獎薦之平生居

楚實 卷二十六 十二

官廉及擯斥家無餘貲
宋本湖南安撫使李公祠堂記曰李公以至元十
二年冬為我師所圍城守三閱月隨方備禦數戰
無外放不能支明年正月四日城破公不肯屈曰
吾死固分家亦不可辱于俘乃積薪州治雄湘閣
命妻孥十九人登其上召帳下沈忠曰汝先殺吾
家次及我然後縱火忠不忍強之始如命忠感公
義亦自到事載宋野史湖湘間父老亦能道之公
衛人宅在罷西南至元間有司以為學建祠學東

偏置公素傑其中奉之久頗壞天曆二年較官劉
侶上言提舉儒學官曰前政祠公號山王謂學其
宅也是特細者公盡心所事一空祠衛爲公鄉較
鄉較嘗出忠義人可增重二空祠乞葺公故祠塑
公像且空以故宋知衛陽縣穰君侑食穰君諱
祖初尉縣當憲宗皇帝之九年十月大將兀良合
台以天兵蹂大理交趾入廣南西道先鋒破永州
衛守令丞暨民皆委穰君戍石灣聞難還救時所
在盜充斥穰君緣道捕擊始得行比至先鋒入城

雜實

卷二十六

十三

見民大去餘空室火之而退十一月穰君建城中
招散以守閩十一月兀良合台進駐青草渡
舟欲絕湘夾攻穰君提兵水東岸楊林廟相拒七
晝夜募死士沈所聚舟兀良合台遂舍去衛卒以
完公薦諸朝起七資以承務郎知縣事穰君公故
吏德同義比衛民又嘗賴以活侶謂公空祠穰君
空侑者以此提舉官報行迺修祠屋塑公像其中
左以穰君配工果侶之父淳安縣尹壽翁奏書京
師求予記嗟乎當歲已未憲廟親幸蜀世祖皇帝

以皇弟帥兵渡鄂將與兀良合台共會江左宋人
號幹腹之師倚角擣虛勢急雷電穰君以一尉軍
孤壘小敢與之抗克免於厄難哉及淮安王伯顏
受命南伐鄂之沙陽新城戍將嘗一再戰及陽羅
敗劔岸江隴邑小大文武將吏降悉恐後其降者
或自言未嘗賚或又自言已雖得名位子弟部曲
未官至或自言某隄某城有已屋室奴婢資業身
先未降時行營嘗謂若納款俟下其地悉見遷今
已克其所乞如向所許可蓋可惡之狀百出死城

雜實

卷二十六

十四

郭封疆者間有一二求如李公之死之明白偉特
益鮮累聖下詔書隄國及忠臣烈士之祀者十九
公與君合食一祠信空矣然子又有告衛較官者
昔金將亡其威勝軍節度使兼沃州管内觀察使
右監軍行元帥府事趙慈與天兵戰高邑被擒怒
罵不屈以死其子當汝招撫使良貴孫十人長禮
弟于忠勇軍提控良材皆以戰敗死國事至元六
年慈次子良弼以秘書監使日本將行上奏曰臣
家世仕金源死事者四人嘗欲紀其行實以事在

前朝無裨聖代造次未敢謹昧死上聞乞聖慈矜
欄上曰人臣各為其主父終于所事雖在前朝亦
朕心所嘉况有賢子為吾養臣何嫌何疑不以立
石哉命中書省傳旨翰林學士王盤撰文刻其贊
皇家廟嗟乎世祖之心惟天似之今皇上神聖文
明動法祖宗而學嚴清議所根苟能援慤比言之
朝曰公與慤皆亡國人慤家死者四人公自殘一
家節不下慤乞褒寵如慤萬一開可救詞臣紀其
事則既可為公光耀又能作沈忠像其側以侍所

楚實

卷二十六

五

勳將益廣而祠為大備矣試思之公諱芾字叔章
號肯齋先生其先洛之永年縣萬頃鄉招農里人
穰君字公有天彭人仕至湖北僉憲
李西涯公曰嗚呼自古有國莫不亡而難蹈因感
可悲痛者空莫如宋之亡也使節死義者數十人
或止一身或連一家或其將佐而能使人感激
之深且衆者空莫如李忠節宋亡後數十年其道
民故老尚隱思之忠節死潭人至今道其事猶慄
慨泣下嗚呼是孰使然哉論者固以為宋三百年

養士之報然當時棄城賣主背位而逃者亦多矣
微忠節潭人未必死死未必能多忠節守潭未半
年而感動人若是及其死舉湖以南皆降天下之
存亡所繫可知已

聖楷按宋本記忠節公之宅廢為學宮與記其妻
孀十九人焚死事皆國史所不及故備錄之又今
衡州忠節祠弘治間徙于城隍廟左失其故宅為
學之意還當祠于學傍為是

楚實

卷二十六

六

楊震

楊震字震仲，以父大異，蔭補將仕郎，銓試第一，授修職郎，桂嶺主簿，有能聲。五中漕舉，改鄂州教授，遷復州司理參軍，轉鼎澧觀察，推官擢知監利縣，縣有疑獄，歷年不決，震未上，廉得實，立決之。人稱神明，辟荆湖制置司幹官，呂文德為帥，素慢侮士，嘗試以難事，震倉卒立辨，皆合其意。一日謂曰：「朝廷有密旨出師，策應淮東，誰可往者？」即對曰：「某將可。」兵器糧草，某營可備。罷甲矢石口，占立授項刻，案成，文德大驚曰：

楚寶

卷二十六

七

吾平生輕文，人以其不事事也。公材幹如此，否何敢不敬。密薦諸朝，除通判江陵府，江陵雄據上流，表裏襄漢，西控巴蜀，南扼湖廣，兵民雜處，庶務叢集，震隨民裁決，處之泰然。暇日，詣罷庠，與諸生講學，又取隸官間田，增益廩，稍選民之強壯者，於農隙訓練之。時付以器械，雜兵行，肄習親閱，試行賞以勸，勸之未幾，能揮甲騎射，遂皆獲用。而兵不復擾民，丁內艱，德祐初，起復奉議郎，湖南安撫司參議，與安撫使李芾協力戰守，震有心計，善出奇，應變帥府機務，芾一以委

之城初被圍，日夜守禦，數日西北隅破，震麾兵巷戰，抵幕增築，月城比旦，城復完。築厲將士，以死守之。城既破，震赴水死。妻妾奔救無及，遂皆死。

聖楷曰：李芾潭州之圍，以盡忠厲將士，故元夕城破，潭民感激，多舉室自盡。此從古未有之事。說者謂屈賈之遺澤，漸涵于長沙者，先為芾地而芾乃得，以倡而風之，斯固然矣。然亦是偉人義士生同鄉，死同地，奏合一時，如楊震父子忠孝素著，尹穀師範三學，歸心又如沈忠之義勇，顏陳之協贊，皆

楚寶

卷二十六

六

志烈秋霜，精貫白日，潭之人士，何獨無心且潭之人士，忠孝故其天性也。晉熊王承一與討逆之師，而身雄虞，懼諸人赴死如歸，豈非丹心注射前後，合轍哉。呂溫題陽人城云：忠驅義感，卽風雷誰道，南方乏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第，最先來，然則潭之人士，不獨可與死難，又可與勤王矣。

尹毅

尹毅字耕叟，長沙人。性剛直，莊厲。初處黽學，士友皆嚴憚之。宋以詞賦取士，季年惟聞浙賦擅四方，毅與同。魁邢天榮、董景舒、歐逢泰諸人為賦體，裁典雅，每篇出，士爭學之。由是湘賦與聞。浙頡頏，中年登進士第，調常德推官。知崇陽，所至廉正，有聲。丁內艱，居家教授，不改儒素。日未出，授諸生。經及朱氏四書，士雖有才思而不謹飭者，擯不齒。諸生隆暑必盛服，端居終日夜滅燭，始免巾幘。早作必冠，而後出。雖行市

楚實

卷二十六

九

中市人見其舉動有禮，相謂曰：是必尹先生門人也。詰之，果然。晚入李庭芝制幕，用薦擢知衡州。需次于家，潭城受兵，帥臣李芾禮以為叅謀，共畫備禦策。時城中壯士皆入衛，臨安所餘軍僅四百五十人，老弱大半，芾糾率民丁獎勵，以義人殊死戰。三月城不下，大軍斷絕，險要援兵不至。毅知城危，與妻子訣曰：吾以寒儒受國恩典，方州設不可屈，若輩必當從吾死。耳召弟岳、秀使屈以存尹氏祀。岳、秀泣而許之。已乃積薪，扇戶朝服，望闕拜。先取歷官告身焚之，即火自

焚隣家，救之火熾不可前。但於烈焰中，遙見毅正冠端笏危坐，閤門少長皆死焉。芾聞之，命酌毅曰：尹務實，男子也。先我就義矣。務實，毅號也。初潭士以居學肄業為重，州學生月試，積分高等升湘西嶽麓院生。又積分高等升嶽麓精舍。故潭人號為三學生。聚居州學，猶不廢業。毅死，諸生數百人往哭之。城破多感，激死義者。

楚實

卷二十六

十

聖楷按李忠節公芾，長沙先未有專祠。成化五年，祀守金壇錢澍始請于朝立祠。望芾像，其中以。尹毅配。永著祀典。李文正公東陽撰記，今祠即態湘關故址。

邊居說

邊居說隨人也。初事李庭芝，積戰功，至都統制。咸淳十年，以京湖制置帳前都統守新城。居說善御，下得士心。凡戰守之具，治皆有法。大兵至沙守，將王大用不降。虜兵攻城，破之，執大用。呂文煥意其小壘，可不攻而破。居說率舟師拒之。文煥列沙陽，取斬首招降。不從。明日，縛大用至壁下，使呼曰：「邊都統急降，不然禍即至矣。」居說不答。又射榜檄入壁中，居說曰：「吾欲與呂恭政語，文煥聞之，以為居說降已，馳馬至伏督。」

楚寶

卷二十六

世

亂發中文煥者三併中其馬。馬什幾鈞得之。衆挾文煥以他馬奔。越三日，總制黃順挾一人開東門，悉降。明日，使順來招之。居說曰：「若欲得新城，耶吾誓以死守。此何可得也？」順又呼其部曲，欲縋城出。居說悉驅以入。當門斬之。文煥乃麾兵攻城，以火具却之。旋蟻附而上。居說乃取其家金盡，散將士往來督戰。會暮，破侵戰樓。樓火延燬民居。居說度力不支，走還第。拔劍自殺。赴火死。丞相伯顏壯其勇，購得其屍，燼中親之。事聞，贈利州觀察使，立廟死所。

聖楷曰：宋失襄陽已五年矣。至是元伯顏帥師二十萬，侵鄂。張世傑力戰拒之。遂潛師入漢，屠沙洋。進逼新城，而呂文煥為之前驅。悲哉！新城一孤壘耳。居說以疲卒三千敵其二十萬，方張之虜且守且戰，至死不屈。豈非烈丈夫哉！購既燼之骨，議猶生之。高伯顏此時視呂文煥為何如人也。

楚寶

卷二十六

世

周鏡

周鏡字以聲，瀏陽州人。元歷篤學，通春秋。登泰定四年進士第，授衡陽縣丞。尋調大冶縣尹。縣有豪民，持官府短長，號為難治。鏡狀若兀懦，而毅然有威，不可犯。抑豪強，惠窮民，治行遠為諸縣最。累遷國子助教。會修功臣列傳，擢翰林國史編修官，乃出為四川行省儒學提舉。便道還家，無何盜起，湖南北罷縣皆陷。瀏陽無城，守盜至，民皆驚竄。鏡告其兄弟使遠引自謂，我受國恩，脫不幸必死，毋為相累也。賊至，得鏡欲殺之。

推以為至，鐘惟睇目厲聲大罵賊，知其不可屈，乃燬之。

聖按楚紀取鏡大別山賦，遺編入昭室外紀。此場屋末技，不何堪雅薦不若從元史忠義傳錄之。為然鏡以便道還家，無城守之責，又無應敵奇謀。定衛桑梓，徒忿然輕身，夾死亦非正命。孟子謂可以死，可以無死，死傷勇，其鐘之謂歟。抑歎古鄉先，生猶有不避賊鋒而死，民社者後之棄城而逃，赧然符綬又何人哉。

劉畊孫

劉畊孫字存香，茶陵州人。至順元年進士，授承事郎。桂陽路臨武縣尹，臨武近蠻獠，畊孫至，召父老告之曰：吾儒生也，今為汝邑尹，爾父老當體吾教訓，其子弟孝弟力田，暇則事詩書，母自棄以干吾政，乃為建學校，求民間俊秀教之，設俎豆習禮讓。三年，文化大興，邑有茶課，歲不過五錠，後增至五十錠。畊孫言于朝，除其額，歷建德、徽州、瑞州三路推官，所至詳獻疑獄，其政績卓然者甚眾。至正十二年春，斬黃賊，攻破

入

卷二十六

聲

湖南畊孫傾家貲募義丁，以援茶陵。賊至，輒却。故茶陵久不失守。十五年，轉儒林郎，寧國路推官。歲饑，勸富民發粟賑之，活者萬計。會畏鋒瑣南班程逃，謝暨等攻寧國，畊孫分守城西。南城陷，畊孫力戰，遇害。第盡，孫以國學生下第，授嘗寧州儒學正。湖南陷，嘗寧長吏棄城，交民奉印，請盡為城守。城賴以完者一年。外援俱絕，死之。長子碩為武昌江夏縣，尋湖大使。起義兵，援茶陵亦死之。

丁普郎

丁普郎費州府費陂人從征友諒有功授行樞密院同知復與友諒戰死於鄱陽身被十餘創首脫猶執兵若戰狀直立不仆贈柱國上將軍封齊陽郡公從祀康山忠臣祠

聖楷曰我

太祖高皇帝癸卯鄱陽之捷血戰凡五晝夜友諒伏殺其神功駿烈具載宋濂平江漢頌中是時將臣効忠死敵者帳前總制親兵左副都指揮使韓成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樞密院同知丁普郎院判張志雄統軍元帥宋貴陳兆先副元帥余承昌文貴王勝李信萬戶程國勝千戶姜潤鎮撫曹信等凡三十餘人事平立廟康郎山

姚善

姚善字克一安陸人初姓李後復姓居魚寨善志行淳實學識高遠為書生時扁讀書所曰待旦軒會稽唐之淳為之銘善工詩與唐相倡和洪武中鄉舉歷祁門丞同知廬州重慶所至有能聲三十年擢蘇州府初上以吳民染夷俗僭靡遠式繩以重法罷訟者更持短長訟蜂起難治善洞達政體周悉人情張弛寬密允協時安敷造請罷賢考求治道商畧民生休戚俗尚淳漓稍因俗救正吏民回嚮轉欄大治為

楚寶

卷二十六

五

列。魏。最。隱。士。王。賓。居。陋。巷。善。往。候。舍。車。詣。門。賓。問。為。誰。曰。姚。善。賓。乃。開。門。延。語。及。賓。報。謁。而。府。門。再。拜。而。逐。善。自。邀。還。辭。非。公。事。不。敢。入。又。將。候。韓。奕。奕。避。入。太湖。善。歎。曰。韓。先。生。可。謂。名。可。聞。而。不。可。見。者。錢。芹。自。守。其。高。善。願。見。不。可。得。有。俞。貞。木。者。以。明。經。見。重。於。善。月。朔。望。必。延。至。學。宮。講。經。書。訓。士。一。日。饋。茶。於。貞。木。誤。送。芹。所。芹。受。之。吏。覺。其。誤。請。貞。木。以。告。貞。木。曰。錢。先。生。不。苟。取。與。今。受。不。辭。必。仰。府。公。之。賢。耳。善。聞。之。欲。往。候。乃。使。人。先。遣。意。芹。對。使。者。曰。芹。誠。願。

見公然芥民也禮不可往見于庭者明公弘下士之風請侯月朔相會于學宮善如期至迎於置坐上請質經義芹曰此士子之業公今有官守何不詢時務和善益起敬請問今日急務芹出授一簡竟不交言而去視之皆戰守制勝之策也善心嘉之時靖難兵已出北平善於是密結常鎮嘉松四郡守訓練民兵相約勤王而薦芹為行軍司馬建文元年善至京師書策防禦又從大將軍北行尋還京建文君用漢破七國策貶齊黃于外善言于朝曰人有文武才畧可楚寶

卷二十六

扶顛濟危者反置散地不用今事已狼狽須急召之詢其姓名不對再三詢之曰今人才豈有過于黃大卿者遂復召還二人四年詔善督蘇松嘉善鎮五罷兵勤王未及戰文皇即位索子澄甚急子澄避善所約共航海善謝曰公可去善不可去公朝臣可四往號召圖興復善取守土義當與城存亡子澄遂去善為麾下許千戶等縛見文皇詰善曰若一罷守乃敢舉兵抗我耶善厲聲不遜死之時年四十三後有沈魯者以詩吊之曰倉卒勤王五罷兵南風餐

方北風鳴清忠自托巴湖月穠史何會說泉卿正德十一年湖廣巡撫秦金祀善鄉賢祠

遜國臣記曰黃鉞字叔揚嘗熟人以生員薦除空章典史建文元年舉湖廣鄉試明年進士授刑科給事中陞戶科左改禮科建文三年外艱方孝孺屏左右問曰北兵日南蘇嘗鎮京師左輔君吳人朝廷近臣今雖去安有以教我鉞曰三罷惟鎮江辰要害守非其人自撤籬籬也鎮江指揮童俊校獨不可測蘄州知府姚善忠義激烈有國士風能

楚寶

卷二十六

當一而但仁慈有餘而御下太寬此治亂之良才恐不足定亂然國家大勢不在江南戎馬至此而禦之晚矣孝孺因附書善勉以忠孝期戮力王室濟時艱善得書與鉞相對慟哭以死自誓鉞就父殯居陂上舊廬足跡不入城邑靖難兵至江上善受建文君詔總督蘇松嘗鎮嘉興五罷兵勤王以書招鉞鉞即日營藥果遂至善所時俊果以鎮江降靖難後詔暴善罪捕善急善麾下許百戶數權詐得親善縛善遂賞鉞聞之慟哭遂絕食閉目三

日求死。家人救免。或告鉞曰：善款服已得，宥鉞。卽
 瞠目曰：吾知善矣，無二心。吾且少俟，善事定。吾獨
 死未晚。脫善果不死，吾將下報。希直遂復納。納食
 是年七月，善死。報至，鉞起登琴川橋西向拜。祀
 善。慟哭曰：吾與君同受國恩，國有難，義同許身。君
 今與希直同死，國吾忍獨生乎？祀畢，論家人，燹祭
 具。遂從容整衣冠，奮身入水。死時，北兵四出，捕善
 黨籍籍言，且併錄鉞家親族，悉驚伏。鉞友人楊福
 具棺，衾日夜泣。橋側百方，亦鉞屍不得。更數日，屍
 忽自出，立水中。福痛哭抱起，易衣體，猶不潰。竟成
 禮。葬之屏處，福父濂早奇鉞，鉞與福共學，福亦有
 古行。

聖楷按：國朝風氣淳朴，有父兄之于子弟，惟恐讀
 書見徵者。越父見鉞好學，甚恐不免，數懲之。弗為
 變。乃令督耕，葛澤陂田舍間，鉞託市鹽酪，一二日
 入城，借書親知，間沿道披閱。至陂，輒畫每以為限。
 隱者楊濂避雨泊舟，鉞舍旁見鉞倚簷讀書，就視
 之曰：監子學如此哉！日讀幾何？對曰：我苦無書讀。

耳過目不忘也。濂曰：我有書藏洋海店，架插不下
 萬卷。監子能從吾遊乎？鉞喜，從至濂舍，乃令其子
 福與鉞同業。三年，盡其書。縣聞之，俱辟賢良。濂怨
 鉞曰：吾遭亂世，家破族散，携兒耕讀遠郊，以全餘
 生。念子好學，舉書供業，一何不善！晦并累吾兒耶？
 鉞乃說尹罷福，及鉞與姚善俱死。建文之難，而福
 獨存。死求之，既得，屍復弔以詩曰：江風夜夜鼓洪
 波，江雨朝朝濕薜蘿。九辨不回哀郢志，三軍難奪
 採薇歌。手披宿草狐踪滿，夢轉空梁月影多。誰謂
 百年臣子恨，獨同野老淚滂沱。噫，業除之際，又何
 多奇士也。

鄭瑩

鄭瑩字孟質，宜章人。永樂辛卯鄉貢士，理刑都院事。以廉平名。十一年為監察御史，時駕在北京，有言南京鈔法滯，農謂將起大獄。公往擒市豪一二，劾奏曰：市人聞令懼鈔法通矣。事遂已。十六年，石州人告變，擢陝西按察副使，勅公事。即實會官軍勦公，察其誣。乃反獄，命安言冀脫死，聞上止弗問。誅誣者，宣德四年，陝右饑，移粟煮粥，全活萬人。公最清謹，父又賢。嘗市褐寄父，貽書罵何處得此褐者，以不義污我父。

楚寶

卷二十六

卅一

教官公欲見父，聘陝西考鄉試。父又大怒，罵辭不至。歸憂服，除陸應天尹，與利去。害市征田稅，皆酌其平。豪猾不得為輕重。正統元年，進兵部左侍郎。時尚書王驥西征，公任部事有勞。上與除戎籍，四年京師淫雨壞廬舍，公言此陰陽為沴，兵陰也。臣等不職所致，乞罷歸。田里不許久之，進尚書。時欲變易軍伍，使南北人各適土性，下羣議。公曰：此舊制，不可紊。稍有變易，將不勝其弊。咎將誰歸？卒不動。十四年，上北征虜，力止不允。比出關，又請回鑾。王振惡公，矯旨令

與戶部王尚書佐隨老營，至懷安。陞馬幾殆，從者請醫就醫，藥曰：天子在前，可託疾求自便。力疾至雲中，還至宣府，虜大至，再請上疾，驅入關而嚴兵為駭。皆不報。策後詣行殿，力請振怒曰：腐儒安知兵事？再安言必死。公曰：我為社稷生靈言，何得以死懼我？振愈怒。叱左右扶出。明日次土木，師覆遇害。贈少保，諡忠肅。

楚寶

卷二十六

卅三

聖楷按公父名子輔，以明經任本縣訓導。陞安福令，不受復政。句容教授，家教至嚴。公在陝西時，俸易一絨褐寄之。父大怒曰：此子不才如此，汝掌一方刑名，不能洗冤澤物，乃索此不義之物，汗我卽封還。公又欲見其父，不可得。念父為教職，居閒秋闈，聘典文衡者，謀于僚友往請其父。父大怒曰：此子無知，汝居憲司，吾為考官，何以防範？又以書責之。公拜書跪讀泣受，其教而已。嗟乎，事父至孝如此，此事君那得不忠世不之憾，慨就死身。齊沙漢者殆未可同日而語也。

楊漣

楊漣字文瑞，德安廬山人。為諸生，落拓自喜。里中呼為狂生。少與陳愚結交，以豪傑相期。許嘗露夜兩人行歌，徧邑中倚柱而嘯，晝地而書，狂呼痛哭，人莫能測也。舉萬曆丁未進士，知嘗熟縣，其為治好古教化，豪強大姓為蕪，猾亂吏治必收，案致法，吏人捧手，氣委府巖，事如大府。字養小弱，問民所疾苦，徒行阡陌，問執手慰勞如家人。父子亦更以此察知，謹俗及閭里盜利訟，衰盜息，邑以大治。邑令俸薄，不足贍家。

楚寶

卷二十六

卅三

口其兄清賣田以資之。五年入覲，毀所求，帶以佐辦。裝舉清官第一，庚申擢兵科給事中。先是，光宗久在東朝，間于鄭氏，儲位危，胤懔然後定。是年秋，神宗寢疾，皇太子希得召見，日肝尚，傍復寢門外。公慮之，走告閤臣，當直宿，閤中，日率百官問安。效宋文潞公詞，內侍故事傳，語伴讀，王安。太子當力請入侍，遲明而出，日暮還宮，以備非嘗安，故守正力擁佑。太子同心憂懼者也。光宗踐祚五日而病，趣封鄭貴妃為皇太后，及所愛李選侍為皇貴妃，傳旨考。

中外奸邪調知

上病不能自還，扇動鄭李謀，賜兩宮挾皇長子以專國命。公要諸大臣集左掖門，而折貴妃，姪養性貴妃，知不可奪，即日移慈寧宮去。公遂上疏極論鄭氏所遣醫文昇侍疾，無狀，宜下司禮監推舉窮究，宣示中外，同儉賊臣，誣汗起若發病狀，虧損盛德。上暫輟萬幾，進皇長子及皇子扶牀，繞膝導迎，和氣收回，封太后成命，無輕發詔令，以尊國體。事關禁近，皆人臣所難言者，疏上三日，上特命錦衣召公，人意公且得罪，上對羣臣。

楚寶

卷二十六

卅四

從容言病狀，既而數注視，公指皇長子，科臣謂不當去，朕左右皆理公疏中語也。故事，宣召羣臣止及吏科掌垣，他垣不得與，公以兵垣特召，閣部咸在，兵衛甚嚴，示以設九賓廷見之意，自是再召與聞。末命光宗崩，選侍踞乾清宮，羣閣教選侍開皇長子不聽，出度外廷，無可如何。公首定大計，大行在乾清，羣臣哭臨，果即擁皇長子升文華殿，呼萬歲，暫御慈慶宮，須選侍移宮而復，則羣閣之計，格我輩得以事少至矣。初，請乾清宮，闖入持挺，誰何，公大罵，奴。

才手格却之將及宮門內登傳李娘娘命追呼泣還者至再公復手格叱退之皇長子既君慈慶選侍猶踞乾清不肯去宣言將垂簾詰責御史左光斗疏中武氏何語公抗論于朝房于掖門于殿廷者日以十數叱小豎于麟趾門者一叱閣臣從哲及大閣于朝者再選侍乃移一號殿而天子復還乾清後先諱辨謂選侍不得毋天子天子不當託宮嬪反復痛切聞者口噤移宮之日奮聲呼聲淚遂咽選侍能于九廟前殺我則已今日不移宮死不出矣

楚寶

人卷二十六

廿五

聲徹御座殿陛皆驚上亦語近侍胡子宜真忠臣也當是時三朝大故變起旬月舉朝何句不知所為公儼然行顧命大臣之事外戒金吾簡緹騎尚廬傲備內戒中官乳母禁宮人關入身露坐宮門外五日夜不交睫頭鬚盡白每有大議大臣左右顧視問楊給事云何莫敢專決也自神廟中年羣小窺荒枯之勢開離間之際浸淫蘊崇而發作于鼎革之交公察知與妄替死仗節奪入至于婦寺之手其功最為奇偉然移宮既竣羣小穴所馮依膏唇拭舌造作

費語聳動朝士好異者進安選侍之揭以據公公乃上移官始末疏優詔歎嘉則誣公交關司禮安符取中旨以憲公公發憤再疏移病繼逆聞親忠賢漸用事排安殺之羣小私相幸以為殺公有基矣明年即家起太魯寺少卿擢都察院左僉都御史轉左副都御史羣小日夜中公忠賢所顧猶未敢即發使其私人疏糾左光斗魏大中牽連公容汪文言以嘗公公家居時嫉忠賢關通阿毋竊弄威福必為社稷憂扼腕流涕草疏藜藿中至是乃修飾為二十四

楚寶

人卷二十六

三

大罪上之忠賢驚且恚擲地展轉號哭羣小教之曰毋恐逐楊某公可安枕矣忠賢喜假會推盡逐公等羣小又噬之曰不殺楊某公之禍未艾也忠賢復大懼急徵公等坐故經畢熊廷弼羅織成獄先是考文官五毒備極迫使引公文言號去呼公仰天笑曰安有貪賊楊大洪乎至死不服及考公獄吏顧以文官為徵公大呼太祖高皇帝神光兩宗竟坐誣服以死公死後大率鈞黨轉相連染死徒廢禁逮捕相望乃為開定三案刑要六借公為質的以欺誣天

下而羣小所以殺公之本謀始大露然後知公之死
不究于擊閹而死于移官定計殺公者非攝刀之閹
而王張三案之小人也詔獄後三年今天子即位
追錄死閹忠臣以公為首會其子之易箠詣闕訟父
冤詔所司上公死狀閹擊猶用事初贈僅平進一
級耳贈削去部街不肯上羣小之忌公而憎其骨餘
至于此極哉公為人孝友潔廉正直誠篤家貧喪父
躬自相地勞瘁得疾幾殆夜聞鼓樂聲有神人降其
室為處方病良已事繼母至孝事其兄清更衣并食

楚賈

人卷二十六

卅七

如一人其妻有違言于母兄痛歐之令其跪謝罪而
後已在省垣四方貨賂不敢窺其門間受故人問遺
隨手散盡家無餘財蘊義生風抗論悖俗採織芥之
善貶毫末之惡是非非明白洞達推賢讓能慰薦
單素手疏口贊如恐不及與人交輸寫心腹贊易首
領奮迅感慨急人之危甚于己以故知與不知皆傾
心倒身願為公死無所辭也當其昇輓就徵自郎抵
汴哭送者數萬人壯士劍客聚而謀篡奪者幾千人
所過市集藥輿看忠臣廷香設祭祝生還者自豫

冀達荆吳縣延萬餘里追曠令亟賣菜洗削者爭持
數錢投縣令監中三年而後止昭靈之後街談巷議
驚而相告芸夫牧豎有歎有泣公之忠義微烈波瀾
海內蓋亦從古所未有矣嗚呼公之死在天啓五年
七月二十四日也慘毒萬狀暴屍六晝夜蛆蟲穿穴
畢命之夕白氣貫北斗災青墨見天地震動冤抑可
勝痛哉崇禎五年其死友陳愚始為公狀率其二子
跋跡數千里屬錄太史謙益志之茲茲傳其畧云
聖楷曰楊大洪先生固社稷臣也抑予讀陳元村

楚賈

人卷二十六

卅八

狀知世間尚有忠友讀錢太史志知世間尚有公
道項奉高督學師檄修四朝三楚文獻錄大
洪傳屬之萃容孫毅又知世間極大忠孝即是極
大文章以之作人而訓行善俗流風遐邇以之報
國而赫勛建業彪炳丹青太史亦云千載而下讀
枕中齒血之書殆未有不正冠肅容涕復涕泗相
與教忠而勸義者也吾師文獻一錄造楚之功
豈有暨哉

楚寶獨行論次

後漢書始立獨行傳其言曰或志剛金石而悍敵于
強禦或意嚴冬霜而甘心于小諒亦有結怨協奸商
明共心贈義陵險危生等節雖事非圖通其處就
有足懷者于親楚士又何多偏至哉性不偏不獨事
不難不奇荆山痛哭車下律狂昭王失國乃見屠羊
鄉士五百市南足當以此掩映方來操行俱絕故爾
冀生竟天天年陸子號泣而不返也述獨行第十五
凡一卷

楚寶

獨行論次

獨行一

卞和	接輿	屠羊說
熊宜僚	兩龔	陳平子
何願	石偉	廖立
羅友	魚弘	陸羽
段弘古	吳璩	

楚寶獨行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筵

長沙郭金臺較訂

獨行

卞和

卞和荆人得玉璞而獻之荆厲王使玉尹相之曰石
也王以和為謾而斷其左足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復
奉玉璞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尹相之曰石也又以

楚寶

卷二十七

七

為謾而斷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和乃奉玉璞而
突於荆山中三日三夜泣盡而繼之以血文王聞之
使人問之曰宋下刑之者矣子刑何哭之悲也對
曰寶玉而名之曰石貞士而戮之以護此臣之所以
悲也文王曰惜矣吾先王之聽難剖石而易斬人之
足夫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何聽之株也乃使人
理其璞而得寶焉故名之曰和氏之璧
劉向曰珠玉者人之所貴也和雖獻寶而美未
為玉尹用也楚寶且若彼之難也况楚賢人乎賢

人與。姦臣。猶仇。讐也。於庸君。意不合。夫欲使姦臣。進其讐。於不合。意之君。其難。萬倍於和。氏之璧。又。無斷。兩足之臣。以推其難。猶拔山也。千歲一合。若。繼踵。然後。霸王之君。與焉。其賢。而不用。不可。勝載。故有道者。之。不。贊也。安。白玉之璞。未。獻耳。聖。楷曰。玉。不可。再。獻。再。獻。即。非。玉。足。不可。再。別。再。別。即。非。足。然而。事。有。不。然。情。有。不。得。已。者。卞。和。特。為。千。古。傷。心。人。痛。哭。空。山。生。其。光。燭。豈。為。玉。作。計。哉。故。璞。中。之。寶。有。時。入。秦。足。下。之。悲。惟。餘。哀。郢。論。

楚書

人卷二十七

二

者乃謂和負希世之珍。不剖之以獻。而以璞嘗此。何異癡人說夢。

荆山考

按荆山在襄陽南漳縣西北八十里。三面險絕。惟西南一隅。通人行。其上有抱玉。壽仙女洞。荆州記曰。縣西北三十里有清谿谿北。即荆山。首曰景山。即卞和抱璞之處。然又考漢地理志。有二荆山。其一禹貢北條。荆山在馮翊懷德縣南。今鳳陽懷遠縣是也。其一南條。荆山在南甌臨沮縣東南。臨沮

卽南漳地。近于郢和氏泣玉。固應在此。若鳳陽在戰國時。始屬楚。安得有獻玉。荆厲王之事。廣輿諸記。作懷玉。此又緣琴操之身傳耳。江淹望荆山詩云。奉詔至江漢。始知楚塞長。南關繞桐栢。西途出魯陽。寒郊無留影。秋日懸清光。悲風撓重林。雲霞肅川漲。歲晏君如何。零淚沾衣裳。玉柱空掩露。金樽坐含霜。一聞若瘞秦。再使豔歌傷。

楚書

人卷二十七

三

接輿

接輿楚人也好養性躬耕以為食見楚政無常乃佯狂不仕時人謂之楚狂王問接輿賢遣使持金百鎰車馬二駟往聘曰請先生治江南接輿笑而不應於是夫負釜簞妻戴維罷變名易姓遊諸名山嘗歌而過孔子曰鳳兮鳳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已而已而今之從政者殆而孔子下欲與之言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

楚齊

卷二十七

也楚自莊共而後需餓平糶昭舉出秀忠憤之士無不怨心隕涕接輿獨何取潔身哉然此時非有大聖人不能為之挽回而子西蒙又不足與語故孔子適楚亦未必無勤勞文武之思而接輿直以為不可也嗚呼胸中無一世目中尙有孔子伊何人哉鳳德遺輝登音絕響

屠羊說

屠羊說楚之屠羊者也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言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冠吳軍入郢說與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

楚齊

卷二十七

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肆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聖楷曰屠羊說不肩以絕人避世為高又不肩以三旌萬鍾為貴故反而屠肆臣之爵祿已復走而從王臣之功罪無闕仕隱之外有此奇人

熊安僚

熊安僚楚人居于市之南。白公勝將為亂，謂其徒石乞曰：「王與三卿士皆五百人當之，則可矣。」乞曰：「不可得也。」曰：「市南有熊安僚者，若得之，可以當五百人矣。」乃從白公而見之，與之言說，告之故，辭承之以劍，不勝。曰：「不為利，諂不為威，惕不洩，人言以求，婦者去之。」

聖楷曰：楚之昭惠宗社幾覆，禍皆起于父子。安僚為楚同姓，不知幾許傷心，而肯從白公之亂乎？此

楚實

卷二十七

六

不足異，惟其身足當五百人，而能令君相不知通國不知，有一白公勝知之，而又不為之動，想其藏身之智，埋名之勇，千古無兩，嗟乎！楚有如此人，而棄之市南，猶幸不資敵國耳。

兩龔

兩龔皆楚人也。勝字君實，舍字君倚，二人相友，並著名節。故世謂之楚兩龔。少皆好學，明經，哀帝自為定陶王，固已聞勝名，徵為諫大夫，引見勝，薦龔舍及元父，寡妻濟陰侯嘉，有詔皆徵。勝曰：「竊見國家徵賢，嘗為駕徵賢者，宜駕上曰：大夫乘私車來耶？」勝曰：「唯。有詔為駕龔舍侯嘉至，皆為諫議大夫，寡妻稱疾不至，勝居諫官，數上書求見，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泰奢，刑罰泰深。」

楚實

卷二十七

七

賦敏，恭重，安以儉約，先下其言，祖述王吉，貢禹之意，為大夫二歲餘，遷丞相司直，徒光祿大夫，與廷臣會議丞相王嘉事，不和，博士夏侯起至勝前，謂曰：「安如奏所言，勝以手推，嘗曰：去後數日，復會，議可復孝惠，孝景廟不議者，皆曰：安復勝曰：當如禮，嘗復謂勝禮有變，勝疾言曰：去是時之變，嘗謂勝曰：我視君何若？君欲小與，眾異外，以采名君，乃申徒狄屬耳，未幾，坐與當相非，根貶秩各一等，勝謝罪，乞骸骨，會哀帝崩，王莽秉政，勝遂避老於鄉里，初龔舍以龔勝薦

徵為諫大夫病免復徵為博士又病去項之哀帝遣使者即楚拜舍為太山太守舍家居在武原使者上縣請舍欲令至廷拜授印綬舍曰王者以天下為家何必縣官遂於家受詔便道之官既至數月上書乞骸骨上徵舍至京兆東湖界固稱病篤天子使使者收印綬拜舍為光祿大夫數賜告舍終不肯起乃遣舍亦通五經以尊詩教授舍勝既歸鄉里絕二千石長吏初到官皆至其家如師弟子之礼舍年六十八王莽居攝卒葬既篡圖遣五威將帥行天下風

楚寶

卷二十七

俗將帥親奉羊酒存問勝明年莽遣使者即拜勝為講學祭酒勝稱疾不應徵後二年莽復遣使者奉蠶書太子師友祭酒印綬安車駟馬迎勝即拜秩上卿先賜六月祿直以辦裝使者與魏太守縣長吏三老官屬行義諸生千人以上入勝里致詔使者欲令勝起迎久立門外勝稱病篤為牀室中戶西南牖下東首加朝服扞紳使者入戶西行南面立致詔付璽書遷延再拜奉印綬內安車駟馬進謂勝曰聖朝未嘗忘君制作未定待君為政思聞所欲施行以安海內

勝對曰素愚加以年老被病命在朝夕隨使君上道必死道路無益萬分使者要說至以印綬就加勝身勝輒推不受使者即上言方盛夏暑熱勝病少氣可須秋涼迺發有詔許使者五日一與太守俱問起居為勝兩子及門人高暉等言朝廷虛心待君以茅土之封雖疾病空動移至傳舍示有行意必為子孫遺大業暉等白使者語勝自知不見聽即謂暉等吾受漢家厚恩以報今年老矣旦暮入地豈肯以身事二姓下見故至哉勝因救以棺斂喪事衣周於身

楚寶

卷二十七

棺周以衣勿隨俗動吾冢種楸作祠堂語畢遂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死時七十九矣使者太守臨斂賜複余祭祠如法門人衰經治喪者百數有老父來吊哭甚哀既而曰嗟乎薰以香自燒膏以明自銷龔生竟天天年非吾徒也遂趨而出莫知其誰勝居彭城廩里後世刻石表其里門
聖楷按彭城古大彭氏國春秋為宋地戰國屬楚秦置彭城縣項羽自緝西楚霸王都此漢曰徐州隋唐宋及國朝因之城東南有龔勝墓

陳平子

陳平子長沙人少遊太學為諸生時山陽范式亦同在學未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以託死。吾歿後但以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為書。以遺巨卿。既終。妻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以為死友。乃營。讖。平子妻。兒。身。自。送。喪。于。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于。柩。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書。表。式。行。狀。

楚寶

卷二十七

聖楷曰。人知范巨卿為張元伯死。不知陳平子又為范巨卿死。友然巨卿之見信於元伯。猶在生前。平子之見信於巨卿。乃在身後。嗟乎。人愈疎而愈密。事愈難而愈奇。巨卿固不可及。平子亦豈易得哉。裂素為書。當必有高於醞酒設饌者。予故表著之。使與烈士並傳。

何顛

何顛字伯求。南陽襄鄉人也。少遊學洛陽。顛雖後進。而郭林宗。賈偉節等與之相好。顛名太學。友人虞偉。高有父讎。未報而篤病。將終。顛往。僕之。偉高泣。而訴顛。感其義。為復讎。以頭醜其墓。及陳蕃。李膺之敗。顛以與蕃膺善。遂為宦官所陷。乃變姓名。入匿汝南間。所至皆親其豪傑。有聲荆豫之域。袁紹慕之。私與往來。結為奔突之友。是時黨事起。天下多罹其難。顛嘗私入洛陽。從紹計議。其窮困。閉扃者。為求援救。以濟其患。有被掩捕者。則廣設權計。使得逃隱。全免者甚眾。及黨錮解。顛辟司空府。每三府會議。莫不推顛之長。累遷。及董卓秉政。逼顛以為長史。託疾不就。乃與司空荀爽。司徒王允等共謀。卓會爽。顛以它事為卓所繫。憂憤而卒。初。顛見曹操。歎曰。漢家將亡。安天下者必此人也。操以是嘉之。嘗稱穎川荀彧。王佐之器。及或為尚書。令遣人西迎叔父。爽并致顛。屍而塗之。夷冢傍。

楚寶

卷二十七

聖楷曰。人知范巨卿為張元伯死。不知陳平子又為范巨卿死。友然巨卿之見信於元伯。猶在生前。平子之見信於巨卿。乃在身後。嗟乎。人愈疎而愈密。事愈難而愈奇。巨卿固不可及。平子亦豈易得哉。裂素為書。當必有高於醞酒設饌者。予故表著之。使與烈士並傳。

石偉

石偉字公操南郡人少好學修節不怠介然獨立有不可奪之志舉茂才賢良方正皆不就孫休即位特徵偉累遷至光祿勳及皓即位朝政昏亂偉乃辭老耄痼疾乞身就拜光祿大夫吳平建威將軍王戎親詣偉太康二年詔曰吳故光祿大夫石偉秉志清白皓首不渝雖處危亂廉節可紀年已過邁不堪遠涉其以偉為議郎加二千石秩以終厥世偉乃陽狂僞冒不受晉爵年八十三太熙元年卒

魏書

卷二十七

十三

吳書曰永安四年夏五月大雨水泉涌溢秋八月道光祿大夫周奕石偉巡行風俗察將吏清濁民所疾苦為黜陟之詔

廖立

廖立字公淵武陵臨沅人今武隆縣先主領荊州牧辟為從事年未三十擢為長沙太守先主入蜀諸葛亮鎮荊土孫權遣使通好於亮因問士人皆誰相經緯者亮答曰龐統廖立楚之良才嘗贊興世業者也建安二十二年權遣呂蒙奄襲南三郡立脫身走自歸先主先主素識待之不深責也以為巴郡太守二十四年先主為漢中王徵立為侍中後主襲位徙長水校尉立本意自謂才名宜為諸葛亮之貳而更游散在李

魏書

卷二十七

十三

嚴等下嘗懷快快後丞相掾李邵諫立計曰軍當遠出卿諸人好諱其事昔先主不取漢中委與吳人爭南三郡卒以三郡與吳人徒勞役吏士無益而還既出漢中使夏侯淵張郃深入於巴幾喪一州後至漢中使關侯身死無子遺上庸覆敗徒失一方是羽怙恃勇名作軍無法直以意突耳故前後數喪師眾也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恭作治中無綱紀朗皆奉馬良兄弟謂為聖人今作長吏未能合道中郎郭演長從人者耳不足與經大事而作侍中令弱世

也欲任此三人為不然也主連流俗苟作捨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卻曉具白其言於諸葛亮亮表立曰兵水校尉廖立坐自費大賊否蔡士公言國家不任賢遠而任俗吏又言萬人率者皆小子也諱諍先帝疵毀衆臣人有言國家兵衆簡練部伍分明者立舉頭視屋憤咤作色曰何足言凡如是者不可勝數羊之亂羣猶能為害况立託在大位中人以下識真偽邪於是廢立為民徙汶山罷立躬率妻子耕殖自守聞諸葛亮卒垂涕歎曰吾終為左衽矣後監軍姜

維率備軍經汶山詣立稱立意氣不衰言論自若立

遂終徙所妻子還蜀

史懷曰廖立指切蜀事歷詆蜀用事之人與失事之狀皆中痛癢不為無識而語語犯忌武侯稍抑之未為不是而表劾之語似屬短甚矣聽言容物之不易也立被廢後自處不苟躬率妻子耕植自守不失反已思過之義武侯沒而垂泣若以虛公誠恕推諸葛於身後者寔是武侯知己觀武侯處彭萊廖立李平皆未盡善而立為甚

聖楷曰廖立負名健氣不能忍耐目中流俗遂至快快于乘大言犯其所忌誠害遠于非怨非才之善藏者也然當其遠徙汶山耕殖自守聞亮既卒垂涕興思矯然異夫李嚴彭萊之所為是其能自行其胸臆者豈亮之用法果有以致之乎吾故不取于習氏之言

楚實 卷二十七 十五

羅友

羅友字它仁襄陽人少好學不持節檢性嗜酒當其所遇不捧士庶又好伺人祠往乞餘食雖復營署肆不以爲羞桓溫嘗責之云君太不逮須食何不就身求乃至於此友傲然不屑答曰就公乞食今乃可得明日已夜無溫大笑之始仕荊州後在溫府以家貧乞祿溫雖以才學遇之而謂其誕肆非治民才許而不用後同府人有得親者溫爲席起別友至尤晚問之友答曰民性飲道嗜味昨奉教旨乃是首旦出

楚寶

卷二十七

七

門於中路逢一鬼大見擲云我只見汝送人作罷何以不見人送汝作罷民始怖終慙回還以解不覺成淹緩之罪溫雖笑其滑稽而心頗愧焉後以爲襄陽太守累遷廣益二州刺史在藩舉其宏綱不存小察甚爲吏民所安說薨于益州世說新語曰襄陽羅友有大韻少時多謂之癡嘗伺人祠欲乞食往太紫門未開至人迎神出見問以非時何得在此答曰聞卿祠欲乞一頓食耳遂隱門側至曉得食便退了無作容爲人有記功從

桓宣武平蜀按行蜀城關觀字內外道陌廣狹植種果竹多少皆默記之後宣武漂洲與簡文集友亦與焉其道蜀中事亦有所遺忘友皆名列曾無錯漏宣武驗以蜀城關簿皆如其言坐者歎服謝公云羅友詎減魏陽元後爲廣州刺史當之鎮刺史相諮語令莫來宿答曰民已有前期至人貧或有酒饌之費見與甚有舊請別日奉命征西密遣人察之至日乃往荊州門下書佐家處之怡然不異勝達

楚寶

卷二十七

七

聖楷曰羅友有治民之才而世不見知遇桓宣武之至而不肯趨媚以干進安得不乞食人見其乞食也而鄙之羞之鬼見其送人也而擲之檢之羅友胸中豈無超然於鄙笑擲檢之外者哉昔蘇君山謂淵明得一食至欲以冥謝至人哀哉哀哉饑寒嘗在身前功名嘗在身後二者不相待此士之所以窮也

魚弘

魚弘襄陽人身長八尺白皙美姿容累從征討嘗為軍鋒歷南譙肝台竟陵太守嘗謂人曰我為罷有四畫水中魚鱗盡山中麋鹿盡田中米穀盡村里人庶畫丈夫生如輕塵栖弱草白駒之過隙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於是恣意酬賞侍妾百餘人不勝金翠服玩車馬皆窮一時之驚絕有眠牀一張皆是感栢四面周匝無一有異通用銀鏤金花壽福兩重為脚為湘東王鎮西司馬述職西上道中乏食緣路採菱

楚寶

卷二十七

九

作菱米飯給所部弘慶之所後人覓一菱不得又於窮洲之上捕得數百獮猴膊以為脯以供酒食比及江陵資食復振達勅迎瑞像王命送像下都弘車部曲數百悉衣錦袍赫奕滿道頗為人所慕塗經夏首李抗敬其為人抗舅元法僧聞之杖之三百後為新興永安太守卒官

酉陽雜俎曰金錢花本出外國梁大同二年進來中土梁時荆州椽屬贓陸賈金錢錢盡以金錢花相足魚弘謂得花勝得錢

聖楷曰魚弘之為人所謂不可無一不可有二者然觀弘常為軍鋒緊典大罷卒保其身家以終又豈無識以處此者乎且自謂為罷有四畫似諷似諷似滿眼傷懷似滿肚不安知不是現羅刹身而為說法也至于人生但歡樂富貴在何時與張季鷹同一慨慷而湖海之氣自別李抗學之誠過矣

楚寶

卷二十七

九

陸羽

陸子名羽字鴻漸不知何許人有仲宣孟陽之貌陋相如子雲之口吃而為人才辨篤信福操多自用意朋友規諫豁然不惑凡與人宴處意有所適不言而去人或疑之謂生為賤及與人為信雖冰雪千里虎狼當道而必行也上元初結廬于茗溪之濱閉關對書不雜非類名僧高士談謙永日嘗扁舟往山寺隨身惟紗巾藤鞋短褐犢鼻往往獨行野中誦佛經吟古詩杖擊林木手弄流水夷猶徘徊自勝遠慕至月

楚寶

八卷二十七

廿

黑與畫號泣而歸故楚人相謂陸子蓋今之接與也始其家悻露青手竟陵大師積公之禪院自幼學屬文積公示以佛書出世之業子答曰終鮮兄弟誓復後嗣染衣削髮號為釋氏使儒者聞之得稱為孝乎自將援孔聖之文可乎公曰善哉子為孝殊不知西方之道其名太矣公執釋典不屈子執儒典不屈公用矯矯無變歷訪賤務掃地潔僧廁踐泥污墻具瓦施屋牧牛一百二十蹄竟陵西湖無紙學書以竹畫牛奇為字他日問字於學者得張衡南都賦不識

其字

其字但於牧所做青衿小兒危坐展卷口動而已公知之恐漸清外典去道日曠又來於寺中令其剪榛莽以門入之然或默記文字惜焉若有所遺灰心木立過日不作至者以為憐憫之因歎歲月往矣恐不知其書嗚呼不自勝至者以為昔怒又鞭其背折其楚乃釋困倦所投捨至者而去卷衣詣伶當者譚三氏以身為伶正弄木人假吏藏珠之戲公追之曰念爾道喪惜哉吾本師有言我弟子十二時中許一時外學令降伏外道也以我門人衆多今從爾所

楚寶

八卷二十七

廿

欲可緝學工書天寶中郢人酺於滄浪道邑吏召子為伶正之師時河南尹李公齊物出守見異捉手拊背親授以集於是漢沔之俗亦異焉後負書于火門山郭夫子暨屬禮部郎中崔公國輔出守竟陵因與之遊處凡三年贈白驢馬幣一頭文槐書函一枚云白驢幣襄陽太守李愷見遺文槐函故盧黃門侍郎所與此物皆已之所惜也空野人乘畜故特以相贈洎至德初秦人過江子亦過江與吳興釋皎然為縉素忘年之交少好屬文多所諷諭見人為善若已有

之見人不善若已羞之苦言逆耳無所迴避由是俗人多之自祿山亂中原為四悲詩劉辰窺江淮作天之未明賦皆見感激當時行哭涕泗著君臣契三卷源解三十卷吳興歷官記三卷湖州刺史記一卷茶經三卷占夢上中下三卷並貯于褐布囊上元辛丑歲子陽秋二十有九日

皇甫曾送陸鴻漸山人採茶迴詩千峯待逋客香茗復楚生採摘知深處煙霞羨獨行幽期山寺遠野飯石泉清寂寂然燈夜相思磬一聲

楚寶 卷二十七 三

張又新水錄曰代宗朝李季卿刺湖州至維揚逢陸處士鴻漸李素熟其名有傾蓋之歡因之赴龍泊楊子驛將食李曰陸君善于茶蓋天下聞名矣况楊子南零水又殊絕今者二妙千載一遇何可輕失乃命軍士謹信者挈瓶操舟深詣南零陸利繩以俟俄水至陸以杓揚其水曰江則江矣非南零者似臨岸之水使稱不敢給陸不言既而傾諸盆至半陸遽止之又以杓揚之曰此南零者矣使驟然大駭伏罪曰恭自南零齋至岸舟蕩覆半懼

其妙挹岸水增之處士之鑒神鑒也李大驚陸又曰楚水第一晉水最下自命吏占而次第之

聖楷曰嘗讀周愿牧守竟陵三感說其畧云愿頻歲與太子文學陸羽同佐隴西李公之幕兄事之又云羽字鴻漸竟陵人百氏之典學鋪在手掌天下賢士大夫半與之遊加以方口謬謬坐能諧諢世無奈何文行如軻所不至者貴位而已按此則羽在當時屢就徵辟大有文譽不第以煎茶著稱也且羽既自撰陸文學傳則他書之傳疑者皆可

楚寶 卷二十七 三

刪也惜其著作不見于世惟茶經三卷猶存玉元之陸羽茶井詩云楚石封苔百尺深試茶嘗味少知音惟餘半夜泉中月留得先生一片心井在景陵縣西北里許一名陸子泉

段弘古

段弘古安鄉人讀縱橫書剛峭少合尤落不事產
人或交之度非義輒去以故年五十不就祿嘗以法
索言抵御史大夫何士幹延以上座將用之會士幹
先聞襄陽節度使于頔愛人大言遂干以兵畫一見
喜甚居月餘視頔終不可與立功又遁去隴西李景
儉東平呂溫高氣節尚道藝聞其名求見大歡留門
下或一歲或半歲夜與言不知日出溫卒景儉逐前
右拾遺張宿與然諾南見山中劉禹錫河東柳宗元

樂實

卷二十七

二人者言於御史中丞崔公公時降治永州知其信
賢微共去又南抵好義容州扶風實黎途過桂桂守
傳知君拒不為禮君憤怒發病不肯治曰平生見大
人未嘗相下今窮於此年加老接接無所容入也益
困於俗笑吾安用生為理道邊耳居六月元逆旅中
崔公為出涕命特贈賻致其喪來永州哭為祭之與
喪具道里費歸葬澧州安鄉縣黃山南麓上
聖楷按黃山在安鄉縣北六十里上有宋謝晦廟
一名謝山

吳瑛

吳瑛字德仁蕪春人以父龍圖閣直學士避路任歷
任至虞部員外郎治平三年官滿如京師年四十六
即請致仕公卿大夫知之者挽留不聽相率賦詩飲
餞于都門遂歸斷有田僅足自給臨溪築室種花釀
酒家事一付子弟賓至必飲必醉或臥花間客去
亦不問有減否人物者不酬一語但促行酒嘗有貴
客過瑛酒酣而歌以樂罷扣其頭為節客亦不以爲
忤視財物如糞土妹婿輒取家財數十萬貸人不能

樂實

卷二十七

償瑛哀之曰是人有母得無憂召而焚其券門生
爲治田事歷歲忽謝去曰聞有言禁簿書爲欺者說
不可留瑛命取前後文書示之養未嘗發封也盜入
室覺而不言且取其被乃曰他物惟所欲夜至寒幸
舍吾被其真率曠達類此哲宗朝屢召皆不起崇寧
三年卒
聖楷曰吳瑛胸中故無俗物者然有焚券一事始
覺種花釀酒非偽隱之資宋史爲之立傳亦具別
眼耶

楚寶真隱論次

古之所謂隱者不盡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已也或時有所未際姑秦鱗以養角或道有所不屈甘肥遁以幽栖或性有所不可寧孤光而絕俗故朝端振金玉之音而市肆多秀廢之士其迹愈近其心愈遠其隱愈大其道愈光自夫後世慕終南嵩少之風而處士虛聲差側席矣善乎孟少孤之言曰億兆之人無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執此而循名雲壑採秀山阿洞庭衡嶽之閒當必有隱君子焉述真隱第十六

楚寶

真隱論次

凡一卷

真隱一

善卷

桃花源隱者

漢陰丈人

漢陰老父

龐公

伍朝

孟陋

郭翻

龔玄之

被苦野老

宗炳

宗彥之

劉凝之

龔祈

郭希林

劉蚪

庾易

宗測

洞庭老父

唐節

令狐揆

楚寶卷二十八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黃岡馮雲路較訂

真隱

善卷

善卷者楚人舜以天下讓之卷曰予立宇宙之中冬衣皮毛夏衣絺葛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何以天下為哉遂入深山莫知其所

楚寶

卷二十八

終

劉禹錫善卷壇下作曰先生見堯心相與去九有斯民既以治我得安林藪道為自然貴名是無窮壽瑤臺在此山識者嘗回首

善卷壇考

按常德武陵縣東南十五里枉山今名德山舊名善德山隋刺史樊子蓋以堯時隱者善卷居此故名卽所謂善卷壇也又考楚志卷墓在辰溪西南二里龜山上

桃花源隱者

桃花源隱者秦時人也避亂隱武陵山中陶靖節記曰晉太元中武陵人捕魚為業緣溪行忘路之遠近忽逢桃花林夾岸數百步中無雜樹芳草鮮美落英繽紛漁人甚異之復前行欲窮其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有小口髣髴若有光便捨船從口入初極狹纔通人復行數十步豁然開朗土地平曠屋舍儼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屬阡陌交通雞犬相聞其中往來種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黃髮垂髫並怡然自樂

楚實

卷二十八

二

見漁人乃大驚問所從來具答之便要還家設酒殺雞作食村中聞有此人咸來問訊自云先世避秦時亂率妻子邑人來此絕境不復出焉遂與外人間隔問今是何世乃不知有漢無論魏晉此人一一為具言所聞皆歎惋餘人各復延至其家皆出酒食停數日辭去此中人語云不足為外人道也既出得其船便扶向路處處誌之及罷下詣太守說如此太守即遣人隨其往尋向所誌遂迷不復得路南陽劉子驥高尚士也聞之欣然親往未果尋病終後遂無問津

者蘇氏亂天紀賢者避其世黃綺之商山伊人亦云

逝往迹浸復湮來遲遂蕪廢相命肆農耕日入從所憩桑竹垂餘蔭菽稷隨時藝春蠶取長絲秋熟靡王稅荒路腰交通鷄犬互鳴吠俎豆猶古法衣裳無新製童孺縱行歌班白歎游詣草榮識節和水衰知風厲雖無紀曆誌四時自成歲怡然有餘樂于何勞智慧奇蹤隱五百一朝敏神界淳薄既異源旋復還幽蔽借問游方士焉測塵囂外願言躡輕風高舉尋吾

楚實

卷二十八

三

蘇東坡曰世傳桃源事多過其實考淵明所記止言先世避秦亂來此則漁人所見似是其子孫非秦人不死者也又云殺雞作食豈有仙而殺者乎傳說南陽有翁水水甘而芳居民三十餘家飲其水皆壽至百餘歲蜀青城山老人村有五世孫者道極險遠生不識鹽醱而溪中多枸杞根如龍蛇飲其水故壽近歲稍通漸能致五味而壽益衰桃源蓋此比也使武陵太守得至焉則已化為秦人之場久矣常意天壤間若此者甚眾不獨桃源

漢陰丈人

漢陰丈人不知其姓氏子貢南遊于楚過漢陰見一
丈人方將為圃哇鑿隧而入弗抱甕而出澆搨搨然
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機於此一日浸百哇
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手為圃者仰而視之
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擊水若抽數如洗湯
其名為楛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
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
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道之所不載

楚實

卷二十八

四

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往矣無乏吾事

聖楷曰按漢陰在今漢中府漢陰縣境周為庸國
地春秋戰國屬楚其源出于西和州徽外徑階河
與嘉陵水合又徑大安利劍果合與涪水合入于
江俗謂之西漢非岷冢之水由均襄鄆而至漢陽
入江者也又按漢陽亦有二如龐參傳任崇為漢
陽郡人乃今鞏昌府所屬秦州其地漢置天水郡
治平襄東漢改漢陽郡治冀非今之漢陽府也今
漢陽府在兩漢時為安陸縣地屬江夏郡自晉及

隋雖沿革不一併無漢陽之名至唐大業初始改
漢津為漢陽先輩廖鳴吾國之史臣也撰楚紀開
幽乃以任崇為漢陽府人何南彝之甚

按龐參傳參為漢陽太守罷人任崇者有奇節隱
居教授參到先候之崇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
一孟置戶屏前自抱孫兒伏于戶下至薄白以為
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崇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
吾清也拔大本薤者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欲
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事甚奇特併附錄

楚實

卷二十八

五

之

漢陰老父

漢陰老父者不知何許人桓帝延熹中幸章陵過雲夢臨沔水百姓莫不親者有老父獨耕不輟尚書郎南陽張溫異之使問曰人皆來觀老父獨不輟何也老父笑而不對溫下道百步自與言老父曰我野人耳不達斯語請問天下亂而立天子耶理而立天子耶立天子以父天下耶後天下以奉天子耶皆聖王幸世茅茨采椽而萬人以寧今子之君勞人自縱逸游無忌吾為子養之何忍欲人觀之手溫大慙問其

姓名不告而去

卷二十八

六

聖楷曰此漢陰却是沔漢之陰在均襄間者桓帝紀云庚申幸章陵祠舊宅遂有事于園廟幸雲夢臨沔水幸新野新野屬南陽亦先武避史之地也與時公卿貴戚車騎萬計徵求費役不可勝極觀老父對張溫鼓語便知范史依樹流蕪之論殆非已甚

龐公

龐公者南郡襄陽人也居峴山之南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荆州刺史劉表數延請不能屈乃就候之曰夫保全一身孰若保全天下乎龐公笑曰鴻鵠巢於高林之上暮而得所栖處窟於深淵之下夕而得所宿夫趣舍行止亦人之巢穴也且各得其宿而已天下非所保也因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為無所遺也表歎息而去後遂攜其妻子登鹿門山因采藥不返

楚寶

卷二十八

七

襄陽記曰諸葛孔明每至德公家獨拜牀下德公初不令止司馬德操嘗詣德公值其渡沔上先入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其妻子皆羅拜於堂下奔走共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也德操年小德公十歲兄事之呼作龐公故俗人遂謂龐公是德公名非也德公子字山人亦有令

名娶諸葛孔明姊為魏黃門吏部郎子渙著太康
中為祥河太守去官歸鄉居白沙里鄉人宗敬之
相語曰我家池中龍種來里中化其德讓少壯皆
代老者擔云

水經注曰襄陽城東有東白沙白沙北有三洲其
一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在南白沙
世故謂是地為白沙曲矣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
衡對字歆情自接泛舟寰率爾休暢豈待還桂
柁於千里貢深心於永思哉

楚寶

八卷二十八

鹿門山考

聖楷按鹿門山在襄陽縣東三十里舊名蘇嶺襄
陽耆舊傳曰習郁為侍中時從先武幸黎丘與帝
通夢見蘇山神光武嘉之拜大鴻臚錄其前後功
封襄陽侯使立蘇嶺祠刻二石鹿夾神道百姓謂
之鹿門或呼蘇嶺山為鹿門山後遂相仍云

伍朝

伍朝字世明武陵漢壽人也少有雅操閑居樂道不
修世事性好學以博士徵不就刺史劉弘薦朝為零
陵太守至者以非選例不聽尚書郎胡濟奏曰臣以
為當今資喪亂之餘運承百王之遺弊進趨者乘國
故以僥倖守道者懷糶覆以終身故令敦衷之化虧
退讓之風薄按朝心游物外不屑時務守靜衡門志
適日新年過耳順而所向無虧誠江南之奇才丘園
之逸老也不加飾進何以勸善且白衣為靚前漢有

楚寶

八卷二十八

舊宜聽光顯

聖楷按楚志武陵縣東北九十里有學書池乃晉
高士伍朝別墅也其池水色微黑故名

孟陋

孟陋字少孤武昌人兄嘉桓温征西長史陋少而貞立清操絕倫布衣蔬食以文籍自娛口不及世事未嘗交游時或弋釣孤興獨往雖家人亦不知其所之也喪母毀瘠殆於滅性不飲酒食肉十有餘年親族迭勸謂之然後從吉簡文帝輔政命為參軍稱疾不起桓温躬往造焉或謂温曰孟陋高行學為儒宗定引在府以和鼎味温歎曰會稽王尚不能屈非敢擬議也陋聞之曰桓公正以我不往故耳億兆之人無

楚寶

卷二十八

官者十居其九豈皆高士哉我疾病不堪恭王也命非敢為高也由是名稱益重博學多通長於三禮註論語行于世卒以壽終

劉義慶新語曰孟萬年及弟少孤居武昌陽新縣萬年遊宦有盛名當世少孤未嘗出京邑人士思欲見之乃遣信報少孤云兄病篤狼狽至都時賢見之者莫不嗟重因相謂曰少孤如此萬年可死

郭翻

郭翻字長翔武昌人也伯父訥廣州刺史父察安城太守翻少有志操隸州魏碑及賢良之舉家於臨川不交世事惟以漁釣射獵為娛居貧無業欲墾苑田先立表題經年無主然後乃作稻將熟有認之者悉推與之縣令聞而詰之以祐還翻翻不受嘗以車獵去家百餘里道中逢病人以車送之徒步而歸其漁獵所得或從買者使與之而不取直亦不告姓名由是士庶咸教貴焉與翟湯俱為康亮所薦公車

楚寶

卷二十八

士微不就咸康末乘小船鬻履武昌省墳墓安西將軍庾翼以帝舅之重躬往造翻欲強起之翻曰人性各有所短焉可強逼翼又以其船小狹欲引就大船翻曰使君不以鄙賤而辱臨之此固野人之舟也翼俯屈入其船中終日而去嘗墜刀於水路人有為取者因與之路人不取固辭翻曰爾向不取我豈能得路人曰我若取此將為天地鬼神所責矣翻知其終不受復沉刀於水路人恨焉乃復沈沒取之翻於是逆其意乃以十倍刀價與之其廉不受惠皆此類

也卒于家

聖楷按程湯字道淵尋陽人篤行任素義讓廉潔饋贈一無所受值亂多寇聞湯名德皆不敢犯尋陽記曰初庾亮臨江州聞霍湯之風來帶蹕履而請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不赴其子莊字祖休少以孝友著名遵湯之操不交人物惟以弋釣為事及長不復獵或問漁獵同是害生之事而先生止去其一何哉莊曰獵自我釣自物未能頓盡故先節其甚

楚實

卷二十八

者人以為知言晚節亦不復釣端居葦門歎菽飲水州府禮命及公車徵並不就

龔玄之

龔玄之字道玄武陵漢壽人好學潛默安於陋巷州舉秀才公府辟不就孝武帝下詔曰夫哲王御世必搜揚幽隱故空谷流縈維之詠丘園旅束帛之觀譙國戴逵武陵龔玄之並高尚其操依仁游藝潔已貞鮮學弘儒業朕虛懷久矣二三君子豈其哉賢於懷抱哉思挹雅言希承詠議可並以爲散騎常侍領國子博士旨下所在備禮發遣不得循嘗以稽側席之望魏縣敦逼苦辭疾篤不行弟子元嘉亦有德操高

楚實

卷二十八

廿

尚不仕孝武帝以太學博士散騎侍郎給事中累徵不起卒于家

聖楷按戴逵字安道譙國人總角時以鷄卵汁覆白瓦屑作鄭玄碑又爲文而自鑄之詞麗器妙時人莫不驚歎性不樂當世嘗以琴書自娛太宰武陵王晞聞其善鼓琴使人召之逵對使者破琴曰戴安道不爲王門伶人孝武帝時與龔玄之同徵魏縣敦逼不已乃逃於吳

被苦野老

被苦野老郢人也。宋衡陽王義季代臨川王義慶都督荆湘八州事。嘗春月出獵于郢。有老人被苦而耕。左右斥之。老人曰：「般于遊畋，古人所戒。方今陽和布氣，播厥之始，一日不耕，民失其時。奈何！以從禽之樂而驅斥老夫，非勸農也。」義季止馬曰：「賢者也。」命賜之食。老人辭曰：「苟不奪時，則境內之民皆飽。」大王之食老夫，何敢獨受其賜乎？義季問其名，不告而退。聖楷曰：「漢陰老父，語傲而慧，其殆憤世而逃者歟？」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五

此老都統似是用世人然皆夷稷而近道避世而
聯名鴻飛弋慕故知非其倫匹也

宗炳

宗炳字少文，其先南陽涅陽人也。祖承安都太守。遂家江陵。父錄之，湘鄉令。母同，罷師氏。聰辯，有學義。教授諸子。炳居喪過禮，為鄉閭所稱。刺史殷仲堪、桓玄並辟至簿。舉秀才不就。宋高祖領荊州，辟炳為主簿。不起。問其故，答曰：「棲丘飲谷三十餘年，高祖善其對而止。炳妙善琴書，精於言理，每游山水，往輒忘歸。征西長史王敬弘每從之，未嘗不彌日也。乃下廬山，就釋慧遠，考譯文義。兄臧為南平太守，逼與俱還。乃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五

於江陵三湖立宅，閑居無事。高祖召為太尉參軍，不就。二兄蚤卒，孤累甚多，家貧無以相贍，頗營稼穡。人有餽饋，並受之。高祖勅南郡長給吏役，又數致餼。賚其後子第，從祿乃悉不復受。元嘉初，又徵通直郎。東宮建徵為太子中舍人。庶子並不應。妻羅氏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氏沒，炳哀之過甚。既而輒哭，尋理悲情。頃釋謂沙門釋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衡陽王義季在荊州，親至炳室，與之歡讌，命為咨議參軍，不起。好山水，愛遠遊。西陟荆巫。

南登衡嶽因而結宇衡山欲懷尚平之志有疾還江陵歎曰老疾俱至名山恐難徧觀唯當澄懷觀道臥以游之凡所游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古有金石弄爲諸桓所重桓氏亡其聲遂絕唯炳傳焉太祖遣樂師楊觀就炳受之元嘉二十年炳卒時年六十九衡陽王義季與司徒江夏王義恭書曰宗居士不救所病其清履肥素終始可嘉爲之惻愴不能已子朔南譙王義宣車騎參軍次綺江夏王義恭司空王簿次昭郢州治中次說正員

楚寶

八卷二十八

六

耶炳外弟師覺授亦有素業以琴書自娛不就徵辟宗炳自爲畫山水序曰聖人含道應物賢者澄懷味象至於山水質有而趣靈是以軒韓堯孔廣成大塊許由孤竹之流必有崆峒具茨藐姑箕首大紫之遊焉又稱仁智之樂焉夫聖人以神法道而賢者通山水以形媚道而仁者樂不亦幾乎余春戀廬衡契澗荆巫不知老之將至愧不能凝氣怡身傷跼石門之流於是畫象布色構茲雲嶺夫理絕於中古之上者可意求於千載之下旨微於言

象之外者可心取於書策之內况乎身所盤桓目所綯繆以形寫形以色貌色也且夫崑崙山之大小子之小迫目以寸則其形莫覩迥以數里則可圍於寸眸誠由去之稍濶則其見彌小今張綯索以遠朕則寬闊之形可圍於方寸之內豈劃三寸當千仞之高橫墨數尺體百里之迴是以觀畫圖者徒患類之不巧不以制小而累其似此自然之勢如是則蒿筆之秀玄牝之霧皆可得之於一圖矣夫以應目會心爲理者類之成巧則目亦同應

楚寶

八卷二十八

七

心亦俱會應會感神超理得雖復虛求幽巖何以加焉又神本無端栖形感類理入影迹誠能妙寫亦誠盡矣於是閒居理氣拂觴鳴琴披圖幽對坐究四荒不遠天勵之策獨應無人之野峯岫蹇窳雲林森渺聖賢映於絕代萬趣融其神思余復何爲哉暢神而已神之所暢孰有先焉

宗或之

宗或之字叔黎，炳從父弟也。蚤孤，事兄恭謹，家貧好學。雖文義不逮炳，而真澹過之。州辟至簿，舉秀才不就。公私饋遺一無所受。宋高祖受禪，徵著作佐郎，不至。元嘉初，大使陸子真觀采風俗，三詣或之，每辭疾不見也。告人曰：「我布衣草萊之人，少長壘畝，何枉軒冕之客子真還表薦之徵？員外散騎侍郎又不就。」元嘉八年卒。

聖楷曰：衡陽王義季嘗欲用宗炳，以重祿，炳曰：「祿

楚寶

卷二十八

六

如腐草盛衰，幾何然而不禁子弟之從祿，豈其中猶有未忘者歟？宋書謂或之文義雖不及炳，而真澹過之，此便知門內之情有徑庭之別矣。

劉凝之

劉凝之字志安，小名長年，南薜枝江人也。父期，公衡陽太守，兄盛，公高尚不仕，凝之慕老萊，嚴子陵為人，推家財與弟及兄子立屋於野外，非其力不食。州里重其德行，州三禮辟，西曹至簿，舉秀才不就。妻梁州刺史郭銓女也，遺送豐麗，凝之悉散之，親屬妻亦能不慕榮華，與凝之共安儉。苦夫妻共乘薄作蒲筓車，出市買易，周用之外，輒以施人，為村里所誣。一年三輸公調，求輒與之，有人嘗認其所著屐，笑曰：「僕著之

楚寶

卷二十八

十九

已敗，今家中覓新者備君也。此人後田中得所失屐，送還之，不肯復取。元嘉初，徵為秘書郎，不就。臨川王義慶，衡陽王義季鎮江陵，並遣使存問，凝之答書頓首稱僕，不修民禮，人或譏焉。凝之曰：「昔老萊向楚王稱僕，嚴陵亦抗禮，光武未聞巢許稱臣，堯舜時戴顓與衡陽王義季書亦稱僕。荆州年饑，義季慮凝之餓，斂餉錢十萬，凝之大喜，將錢至市門，觀有饑色者，悉分與之，俄頃立盡。性好山水，一旦攜妻子泛江湖，隱居衡山之陽，登高嶺，絕人迹，為小屋居之，采藥服食。

妻子皆從其志元嘉二十五年卒年五十九

庾仲雍荆州記曰劉盛公枝江人桓司空臨州與上依遊于露溪盛公詣市還着練幅布裙以杖荷展與桓司空語語畢負荷而去

蘇東坡曰梁史劉凝之為人認所著履即與之此人後得所失履送還不肯復取又沈士麟亦為鄰人認所著履士麟笑曰是卿履耶即與之鄰人得所失履送還士麟曰非卿履即笑而受之此雖小事當如士麟不當如凝之也

楚寶

卷二十八

二十

龔祈

龔祈字孟道武陵漢壽人從祖玄之父黎人並不應徵辟祈年十四鄉黨舉為州迎西曹不行謝晦臨州命為主簿彭城王義康舉秀才除奉朝請臨川王義慶平西參軍皆不就風姿端雅容止可觀中書郎范述見之歎曰此荆楚仙人也衡陽王義季臨荆州發教以祈及劉凝之師覺授不應徵召辟其三子祈又徵太子舍人不起時或賦詩言不及世事元嘉十七年卒時年四十二

楚寶

卷二十八

廿

聖楷曰獨往之人皆負介姓高尚之士多在暮年若所以垂髻而即放情江海取逸丘樊即三世幽貞未有過也况賦詩不及時事又何其善于處濁世哉乃日月之車遽爾折軸豈碧細清源亦復為造物所忌耶

郭希林

郭希林武昌人也。曾祖翻，晉世高尚，不仕。希林少守家業，徵州主簿，秀才，衛參軍，並不就。元嘉初，吏部尚書王敬弘舉王弘之為太子庶子，希林為著作佐郎。後又徵員外散騎侍郎，並不就。十年卒，時年四十七。子蒙亦隱居，不仕。泰始中，鄧州刺史蔡興宗辟為主簿，不就。

王弘之傳曰：從兄王敬弘為吏部尚書，奏前員外散騎常侍琅邪王弘之恬淡丘園，放心居逸，前衛

楚實

卷二十八

廿三

將軍參軍武昌郭希林，素履純潔，嗣徽前武丞擊壤。聖朝未蒙表飾，宜加旌聘，賁于丘園。聖楷按王弘之曾為琅邪王中軍參軍，遷司徒主簿，家貧而性好山水，求為鳥程令，尋以病歸。後累徵不就。郭希林未受一命，而亦以前官稱何也。此必有誤。

劉蚪

劉蚪字霽預，南陽涅陽人也。舊族，徙居江陵。蚪少而抗節好學，須得祿便隱。宋太始中，任至晉平王驃騎記室，當陽令，罷官歸家，靜處，嘗服鹿皮袷，斷殺餌木及胡麻。建元初，豫章王為荊州，教蚪為別駕，與同。魏宗測新野，虜並遣書禮請蚪等，各修牋答而不應。辟命永明三年，刺史廬陵王子卿表蚪及同罷宗測，宗尚之，虜易劉昭五人，請加蒲車束帛之命，詔徵為通直郎，不就。竟陵王子良致書通意，蚪答曰：蚪四

楚實

卷二十八

廿三

節臥病三時，營灌暢餘陰於山澤，託暮情於魚鳥，寧非唐虞重恩，周邵宏施，蚪進不研機，入玄無涿，泗稷館之辯，退不疑心，出累非冢間，楹下之飾，遠澤既灑，仁規先著，謹收樵牧之嫌，敬加鞅轡之義，蚪精信釋氏，示籠布衣，禮佛長齋，注法華經，自講佛義，以江陵西沙洲去人遠，乃徙居之。建武二年，詔徵園子博士，不就。其冬，蚪病正，盡有白雲徘徊戶之內，又有香氣及馨聲，其日卒。年五十八。劉昭與蚪同宗，州辟祭酒從事，不就。隱居山中。

竟陵王子良與南魏太守劉景繁書去冬因君與
劉居士書今春得其返价辭趣翩翩足有才藻實
子雲之筆札元瑜之書記仲復吝嗟彌用欽想此
子舍真抱璞比調雲霞背俗居幽寓歡林淑養忘
南荆可與下寶爭價翰光梵服固同隨炤共明雖
顏段之栖遲偃仰揚鄭之寂漠恬淡取之若人信
可同日而語矣且道性天悠禪心自謐敦悅九部
研味三乘在家菩薩行之而不艱白衣居士即之
而方易逝將燭昏靈於慧炬拯淪溺於法橋扇露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五

嘯之習風鏡貞林之絕影僕栖尚既同情契彌至
而悠悠京苑間以江山假復神通遠邇冥交曉曙
疇得寫折深襟辨明幽旨迹生滅之中談究真俗
之誦義故重有別書招來畿邑居問道之次具為
敦請此蘭山桂水既足逍遙儒侶玄宗復多朋往
非以一爵相加豈其旌蒲為分直開投誠素庶必
能玄了脫悠爾來儀想特加資遣也
梁裴子野劉蚪碑曰受川嶽之英靈有清明之淑
性澹手若深泉之靜皜手若寒霜之潔千仞不足

議其高萬頃不足傳其量在其幼也孝敬淳深實
手幽顯廬手墓所而暴獸去之墟里賴焉樵蘇無
犯及其長也捧檄動容薄遊下邑甘露零於豐草
蒲密至於時雍有以見賢人之行動天地感鬼神
疾乎影響如斯之美者矣夫聲名藉甚羣公倒席
鑿室林泉而流傍隴咫尺荆衡表乘巫夢樹蔥滋
南蕪沒庭戶不疇翠激千里極目信物外之神區
幽居之勝境昔許子將謂太丘道廣廣則不周仲
舉性峻峻則少納峻而納廣而周君於二陳折其

楚寶

卷二十八

廿五

中矣其所修孔氏之學則儒者師之所明釋氏之
教則淨行傳之所著文集則辭人錄之銘曰福壽
江漢寶紀南國篤生居士高明柔克義義其道
巍其德曰仁曰義惟民惟則築室皇壤考祭郭郭
坐臥山樊嘯歌林薄親致甘旨躬餐上藥優哉游
哉且以行樂九丘八索百家羣史西河疑重華陰
成市悠哉荆夢逸矣江濱輜軒結轡羔鴈成羣
觀令範式如金玉君之徽猷誰其與屬時者故老
遵揚寶錄

庚易

庚易字幼簡其先新野人徙居江陵祖攻巴郡太守父道驥安西將軍易志性恬隱不交外物建元元年刺史豫章王辟為驃騎參軍不就臨川王映臨州獨重易表薦之餉麥百斛易謂使人曰民樵採麋鹿之伍終歲鮮毛之衣馳騁日月之車得保自耕之祿於大王之恩亦已深矣辭不受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以文義自樂安西長史袁象欽其風通書致遺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建武二年詔復徵為

楚寶

卷二十八

共

司徒至薄不就卒

聖楷按南史安西長史袁象贈易以鹿角書格蚌蟹蚌研向象牙筆并贈詩云白日清明青雲遠亮昔聞巢許今視高尚故易報之如此蕭子顯高逸傳不載似畧

宗測

宗測字敬微一字茂深宋徵士炳孫也世居江陵測少靜退不樂人間歎曰家貧親老不擇官而仕先哲以為美談余竊有感誠不能潛感地余實致江鯉但當用天道分地利孰能食人厚祿憂人重事乎州舉秀才至簿不就驃騎豫章王徵為參軍測答府召云何為謬傷海鳥橫斤山木母喪身負土植松栢豫章王復遣書請之辟為參軍測答曰性同鱗羽愛止山整春戀松筠輕迷人路縱宕巖流有若狂者忽不知

楚寶

卷二十八

共

老至而今鬢已白豈容課虛責有限魚幕鳥哉永明三年詔徵太子舍人不就欲遊名山乃寫祖炳所書尚平圖於壁上測長子寶官在京師知父此旨便求祿養還為南郡丞付以家事刺史安陸王子敬長史劉寔以下皆贈送之測無所受齋老子莊子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子不視遂往廬山止祖炳舊宅魚復侯子響為江州厚遣贈測曰少有狂疾尋山採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木度形而衣薛蘿淡然已足豈容當此橫施子響命駕造之測避不見後

子響不告而來奄至所住測不得已巾褐對之竟不
交言子響不悅而退侍中王秀之彌所欽慕乃令陸
探微書其形與已相對又貽書曰昔人有圖畫僑札
輕以自方耳尚書令王儉亦雅重之贈以蒲褥笏席
頃之測送弟喪還西仍留舊宅永業寺絕賓友唯與
同志瘦易劉蚪宗人尚之等往來講說刺史隋王子
隆至鎮遺別駕宗哲致勞問測笑曰貴賤理隔何以
及此竟不答建武二年徵為司徒至簿不就卒測善
書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又書永業

楚寶

卷二十八

共

寺佛影臺皆為妙作頗好音律善易老續皇甫謐高
士傳三卷又嘗遊衡山七嶺著衡山廬山記尚之字
敬文亦好山澤與劉蚪俱以驃騎記室不仕宋末刺
史武陵王彧贊府豫章王辟別駕並不就永明中與
劉蚪同徵為通直郎和帝中興初又徵為諮議並不
就壽終

唐馮贄記事珠曰宗測春遊山谷見奇花異草則
係于帶上題而圖其形狀名張芬圖百花帶人多
效之

黃庭堅書小宗香曰南陽宗少文嘉遯江湖之間
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配
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游不得
乃使陸探微畫像掛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
此香僧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
云

聖譜曰帝疑宗茂深待魚復侯為已甚及聞武十
七王列傳魚復侯子響勇力絕人闔弓四斛力數
在園池中帖騎馳走竹柈下身無虧傷鎮荊州日

楚寶

卷二十八

共

所為多不法卒以謀叛伏誅乃知高士非好為絕
人之行交際嫌疑固不可以昧昧也

洞庭老父

洞庭老父不知何許人，卓彥恭嘗遇洞庭月下，有小
漁舟過其傍，因呼問有魚否，應曰無魚，有詩題喜曰
願聞一篇可乎？老人鼓棹徐去，高吟一絕云：八十滄
浪一老翁，蘆花江上水連空。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
月明收釣筒。欲邀致之不可得矣。

聖楷曰：君山父老，閑吟云：湘中老人請黃老，手接
紫鸞坐碧草。春至不知湖水深，日暮忘却巴陵道。
此猶是遁世高蹈語，若世間多少乘除事，良夜月

楚寶

卷二十八

三

明收釣筒，便將出世用。世人熱心冷眼，一齊喚醒。
然不讀黃老，亦不知此語之妙。洞庭之上，君山之
阿，伊何人哉。

唐節

唐節零陵人，嘗為瀧水令，去官家於瀧下三十里，自
號丹崖翁。丹崖湘中水石之異者，翁湘中得道之逸
者，元次山愛其水石為作宅銘曰：瀧山未盡瀧水猶
峻，忽見淵洞。丹崖千仞，礧礧丹崖其下。誰家門前，斷
船籬上，釣車不知幾峯。為其四壩，竹幽石磴，泉飛戶
中，惟石臨淵，礧礧石巔，何得石巔翁獨醉，眠吾欲與
翁東西茅宇，飲啄終老。翁亦悅許，世俗營事阻人心
情，徘徊崖下，遂刻此銘。

楚寶

卷二十八

三

聖楷按：丹崖翁宅在零陵縣南百里，其崖石色如
丹。唐永泰中，元結刺道州，路出崖下，見節甚重之，
因為作銘。

楚寶列女論次

喬木孤聲始于江漢蒼梧煙色半是瀟湘是以錯薪
刈楚游女鮮求意帶荷衣美人多怨翠竹何情九點
疑雲長是淚暮花欲落一川柳水不成流望鄧墟而
思配誰招荆武之魂念樊塚以求賢莫辨王孫之楸
乃有輕生豔質齒劍如鱗薄命紅顏捐生靡顧或永
巷閉而吳兵頓却或漸臺圯而使者不來或赤身夾
日而踐附社之心或白璧及門而矢於楸之志或長
沙南畔雙花萎雲或岳陽樓下五字流香豈非粹敵

楚寶

列女論次

乙

審天借箸難再臨危許死隔代相望乎至若負戴相
隨于泉石縞綦不美夫雲茶解毛遺粒之貞風却鮪
種橘之峻節何止栖隱借老實有明哲兼劭者矣又
若盛年悔不青樓晚烈偏高形管草迷青冢胡漢何
分烽起黑狼雌雄遂混揮金愧馬誓死殉秦憐才念
舊代有逸女斯亦蛾眉之奇績南國之香荃也君子
痛其遭遇不齊國史表其徽美則一故併採綴焉惟
夫淫如夏姬妬若鄭袖是名妖蠱汗我佳麗姑存戲
注之末以為好色者戒云撰列女第十七凡一卷

列女一

鄧曼 息媯 樊姬
北郭先生婦 伯嬴 貞姜
越姬 季芊 老萊子妻
接輿妻 白貞姬 子發母
女嬰 王昭君 李衡妻
尹虞二女 丁貴嬪 衛敬瑜妻
木蘭 瑞那 義娼
韓希孟 徐君寶妻 趙淮妻

楚寶

列女目次

二

曾氏

趙孝婦

楚寶列女論次終

楚寶卷二十九

明 梁駱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莊天柱較訂

列女

鄧曼

鄧曼楚武王夫人也。鄧國之女。曼姓。武王四十二年。命屈瑕伐羅。鬬伯比送之。還謂其御曰。莫敖必敗。舉趾高心不固矣。遂見王曰。必濟師。王辭焉。入告夫人。

楚寶

卷二十九

乙

鄧曼曰。大夫其非衆之謂其誦君。撫小民以信。訓諸司以德。而威莫敖。以刑也。莫敖狃於蒲騷之役。將自用也。必小羅君。若不鎮撫。其不設。借乎夫固謂。君訓衆而好。鎮撫之。召諸司而勅之。以令德見。莫敖。而告諸天之不假易也。不然。夫豈不知楚師之盡行也。王使賴人追之。不及。莫敖果大敗。縶于荒谷。群帥。囚于冶。父以聽刑。王曰。孤之罪也。皆免之。五十一年。三月。武王荆尸。授師。子焉。以伐隨。將奔。入告夫人。鄧曼曰。余心蕩。鄧曼歎曰。王祿盡矣。盈而蕩。天之道也。

先君其知之矣。故臨武事。將發大命。而蕩王心焉。若。帥徒。無虧。王薨於行國之福也。王遂行。卒于滿木之。下。令尹。蘭祈。莫敖。屈重。除道。梁澆。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莫敖。以王命。入盟。隨侯。且請。爲會。於漢。汭。而還。濟。漢。而後。發。喪。

左貴嬪。芬贊曰。天道惡盈。極數則微。邈哉。鄧曼。心。映。禍。機。觀。兆。歎。亡。考。德。知。衰。賢。智。卓。殊。邈。哉。難。追。鍾。伯。敬。史。懷。曰。鄧。曼。何。等。婦。人。也。天。人。理。數。出。其。口。中。蕩。王。心。三。字。靈。光。刻。刻。說。出。鬼。神。體。物。之。理。

楚寶

卷二十九

二

又曰。若師徒。無虧。王薨。于行國之福也。此社稷爲。重。君。爲。輕。之。說。已。先。孟。子。看。出。卓。然。高。識。聖。楷。曰。楚。武。王。熊。通。弒。紂。子。奪。其。位。又。劫。周。室。以。求。尊。號。憑。凌。小。國。五。十。年。其。無。天。道。甚。矣。鄧。曼。從。旁。代。爲。悚。懼。若。雅。恐。不。終。厥。位。曰。告。諸。天。之。不。假。易。曰。盈。而。蕩。天。之。道。也。炯。然。如。鬼。神。相。向。卒。之。荒。谷。之。縶。構。木。之。縶。君。若。臣。一。如。所。料。此。豈。僅。僅。才。智。婦。人。所。能。及。哉。且。軍。旅。大。事。也。武。王。傑。至。也。每。事。輒。入。告。之。必。其。不。昔。令。德。有。折。服。之。者。矣。

息媯

息媯者楚文王之夫人也。初蔡哀侯娶于陳，息侯亦娶焉。息媯將歸，過蔡，蔡侯曰：「吾媯也，止而見之，弗實。」息侯聞之，怒，使謂楚文王曰：「伐我，吾求救于蔡而伐之。」楚子從之。秋九月，敗蔡師于莘，以蔡侯獻舞歸。十年，蔡哀侯為莘故，繩息媯以語。楚子如息，以食入享，遂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楚子問之，對曰：「否，一婦人而事二夫，縱弗能死，其又奚言？」文王卒，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為館于其宮側，而振

楚實

八 卷二十九

三

萬焉。夫人聞之，泣曰：「先君以是舞也，習戎備也。今令尹不尋諸仇讐，而于未亾人之側，不亦異乎？」御人以告子元。子元曰：「婦人不忘襲讐，我反忘之。」於是，以車六百乘伐鄭。

史懷曰：楚子滅息，以息媯歸，生堵敖及成王焉。未言。令尹子元欲蠱之，而泣情辭俱厲，可謂有至性。有高識矣。但欠息侯一死，死之難也。李陵之降虜也，揚雄之為莽大夫也，息媯哉。聖楷曰：楚文王在位十五年卒，十年以息媯歸，生

堵敖及成王，而堵敖立三年卒。成王立六年，皆幼穉。令尹子元欲蠱文夫人，此定是息媯無疑也。蓋息媯入楚前後，止得十四年，色尚未衰，故令尹蠱之。左傳又曰：「楚公子元歸自伐鄭，而處王宮，蘭射師諫，則執而梏之，不知此時息夫人在何處。」大抵息媯之不言與泣，同一機巧。尤物惑人，喪身亾國，至死不悟，此足戒也。王維息夫人詩曰：「莫以今時寵，能忘昔日恩。看花滿眼淚，不共楚王言。」註解唐詩者，引列女傳其事，近俚，乃後人偽撰，非劉向書。

楚實

八 卷二十九

四

也。當從左氏為正。又劉長卿桃花夫人廟詩曰：「寂寞寘應千載，桃花想一枝。路人看古木，江月向空祠。」雲雨飛何處，山川是舊時。獨憐春草色，猶似憶佳期。按楚志：桃花夫人，即息夫人也。廟在漢陽縣後，壽山桃花洞前。

樊姬

樊姬楚莊王夫人王好獵姬數諫不止乃不食禽獸
之肉二年王感之而勤政事一日王罷朝晏姬問其
故王曰今日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姬曰賢相為
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
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貴擅愛也以為傷王之
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十年
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安
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

楚寶

卷二十九

五

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
楚莊王卒以霸樊姬與力焉

張九齡樊姬冢詩序曰郢州西北有大冢數十
觀其封域多是楚時諸王而年代久遠不復可識
唯直西有樊姬冢因後人為植松柏故行路盡知
之詩曰蘋藻生南澗蕙蘭秀中林嘉名有所在芳
氣無幽深楚子初逞志樊姬嘗獻箴能令更擇士
非直罷從禽舊國皆湮滅先生亦莫尋唯傳賢媛
隴猶結後人心牽落山川意蕭疎松柏陰破墻時

直上荒徑或斜侵惠問終不絕風流獨至今千春

思窮宛黃鳥復哀音

張說登九里臺是樊姬墓詩曰楚國所以伯樊姬

有力焉不懷沈尹祿誰請叔敖賢萬化茫無在孤

墳獨歸然北分陽臺陌南識郢城阡漠漠渚官樹

蒼蒼雲夢田登高形勝出訪古今名傳自我來符

守因君樹蕙荃詩書將變俗締續忽彌年志闡三

折後愁值二毛前佇立帝京路遙心寄此篇

楚寶

卷二十九

六

北郭先生婦

北郭先生婦者楚莊王使使資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箒之使願入計之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即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食粥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丈于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楚實

卷二十九

七

無道我負子戴北郭先生與其婦蓋謀之久矣借箕箒之言以却楚使不過粧點隱士家風列禦寇之妻拊心辭粟亦是此意疑此皆文人之寓言也然世間失行男子多半為室家不能安貧脚跟不定遭所驅迫故北門之歎猶是賢人東郭之乞狗彘不如矣可勝歎哉

伯麻

伯麻者楚平王夫人昭王之母也嘗昭王時楚與吳戰于柏莒吳勝楚遂入至郢吳王閻問畫妻其後宮次至伯麻伯麻持刀曰妾聞天子者天下之表也公侯者一國之儀也天子失制則天下亂諸侯失節則國危夫婦之道固人倫之始王教之端是以明王之制男女不親授受坐不同席食不同器殊拋柳異巾櫛所以防之也若諸侯外淫者絕卿大夫外淫者放士庶人外淫者宮割夫然者以為仁失可復以義義

楚實

卷二十九

六

失可復以禮男女之失亂凶具焉夫造亂凶之端諸侯之所絕天子之所誅也今君王棄儀表之行縱亂凶之欲犯誅絕之事何以行令訓民且妾聞生而辱不若死而榮若使君王棄其儀表則無以臨國妾有淫端則無以生世一舉而兩辱妾以死守之不敢承命且凡所欲委者為樂也近妾而死何樂之有如先殺妾又何益于君乎吳王慙遂退伯麻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皆不釋兵三旬秦救至昭王乃復

聖楷曰春秋庚辰吳入郢穀梁傳曰何以謂之吳

也。狄之也。何謂狄之也。君居其君之寢而妻其君之妻。大夫居其大夫之寢而妻其大夫之妻。蓋有欲妻楚王之母者。不正。乘敗人之績而深為利。居人之國。故反其狄道也。嗟乎。伯贏者。楚太子建所聘之秦女也。當其失身。楚平之日。與衛宣齊。姜同。一隱忍。乃獨能皎皎末路。如此。楚國之復。豈待秦庭七日之哭哉。吳為不道。故終併入于楚耳。

楚寶

卷二十九

九

貞姜

貞姜。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將夫人漸臺之上而去。王聞江水大至。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使者曰。今水方大。至還而取符。則恐後矣。夫人曰。妾知從使者必生。留必死。然乘約。越義而生。不若得而死耳。於是使者取符。則水大至。臺崩。夫人流而死。王號之曰貞姜。

西涯樂府曰。漸臺水深幾許。使者來。誰遣汝不見。君王待空傳。君王語。漸臺水。行宮不可度。妾死猶

楚寶

卷二十九

十

守丘。君行在何處。平生委質身。為君此時重信輕。妾身君不還。妾當死臺高高水瀾瀾。

漸臺考

聖楷按。三輔黃圖云。漢漸臺在未央宮太液池中。高十丈。漸浸也。言為池水所漸。又一說。漸臺星名。法星以為臺名。今觀江水大至。則臺崩。當是築臺于江上耳。從漸浸之義為長。

越姬

越姬者楚昭王妃也。王遊附社之臺，望雲夢而樂，語其二姬曰：「吾與子生同樂，死同歸矣。」蔡姬許諾。越姬不可，曰：「昔先君莊王隱于樂三年而政之，以勤卒霸天下。妾以君王將法諸而娶婢子，以死其可得死乎？」且君王之取婢子也，未嘗約以死，妾不敢開命。楚子曰：「善而終，璧蔡姬久之，楚子救陳，病于師，越姬聞之，曰：『昔王娶妾以死，妾非難于死也。懼苟死，成君之過也。』」然心既許之矣，妾聞之信者，不自負其心，遂自殺。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一

王讓位于三弟而薨，三弟曰：「母信者子必仁，乃迎越姬之子章而立之，是為惠王。」

聖楷曰：「文獻通考云：『唐天寶七載，祠烈女一十四人，有楚莊樊姬、楚昭王女、按昭王女、書傳未載。當是越姬字訛作女耳。』又皆置祠富水，艷富水，今承天府昭王徙都于都，在今宣城縣，遠不相涉，不知何所據。大抵訛傳之事，出自朝廷者更多，蓋奉行虛文故耳。」

季芊

季芊，楚昭王妹也。吳兵入郢，楚子取其妹季芊，以出涉睢，濟江入于雲中，盜攻之。王復奔郢，鍾建負季芊，以從。吳師退，昭王復國，將嫁季芊。季芊辭曰：「所以為女子，遠丈夫也。鍾建負我矣。王乃以鍾建為樂尹，妻之。」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二

有王凝妻李氏，其夫卒于官，家素貧，一子尚幼。李氏攜其子，負其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旅舍。旅舍主人見其婦人獨携一子，疑之不許其宿。李氏顧天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長嘯曰：「我為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為人執，耶不可！以一手并汗，吾身即引斧自斷其臂，嗟乎！李氏之臂可斷，即知季芊之身不可再負矣。」

老萊子妻

老萊子妻者老萊子逃世耕於蒙山之陽楚王駕先其門當萊子織舂而言曰守國之孤願見先生萊子曰諾其妻曰妾聞之可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捶可授以官祿者可隨以鈇鉞今先生食人酒肉受人官祿為人所制也能免於患乎妾不能為人所制授其舂萊而去萊子從之至於江南而止曰烏獸解毛可績而衣其遺粒足食也

聖楷曰老萊子著書接輿狂歌皆有心用世人也

楚賣

卷二十九

十三

至事不可為時不可出亦浩然長往耳豈真聽命于婦人哉然非此二婦不足以成其高又列女傳云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自娛著五采編爛衣嘗取漿上堂跌仆因臥地為兒啼或弄雜鳥於親側今以其年計之隱蒙山時二親已歿老萊夫婦近八九十歲矣猶唱隨佞媚若此豈太史公所謂修道而養壽者然耶

接輿妻

接輿妻者楚狂接輿之妻也接輿躬耕以為食楚王使使者持金百鎰車二駟往聘迎之曰王願請先生治淮南接輿笑而不應使者遂不得與語而去妻從市來曰先生以高為義豈將老而遺之哉門外車跡何其深也接輿曰王不知吾不肖也欲使我治淮南遣使者持金駟來聘曰曾許之手接輿曰富貴人所欲也子何惡我許之矣妻曰義士非禮不動不為貧而易操不為賤而改行妾事先生躬耕以為食親績

楚賣

卷二十九

十四

以為衣食飽煖據義而動其樂亦自足矣若受人重祿乘人堅良食人肥鮮而將何以待之接輿曰吾不許也妻曰君使不從非忠也從之又違非義也不如去之遂變易姓名而去莫知所之左貴嬪芬讚曰接輿高潔懷道行謹妻亦冰清同味玄昭遺俗榮津志遠神遠周子聖楷亦贊之曰接輿夫婦一狂一狷其樂只且何貴何賤楚國雖大禍重福輕笑而不答携手同行

白貞姬

白貞姬者楚白勝之妻也。白公早死，其妻紡績不嫁。吳王聞其美，使大夫操金百鎰，白璧一雙，以聘焉。因以輜軒三十乘迎之，將以為夫人。辭曰：「白公無恙時，妾幸得充後宮，執箕箒，今白公不幸而死，妾願守其墳墓以終天年。今王賜金璧之聘，夫人之位，非愚妾之所聞也。且夫棄義從欲者，汗也。見利忘死者，貪也。貪汗之人，王何以為哉？」吳王賢其守節而有義，號曰楚貞姬。

楚實

卷二十九

十五

聖楷曰：太史遷云：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為其均復父讐也。若貞姬守義不嫁，而語氣凜然，殆有王孫礪劍之風乎。

子發母

子發母者楚將子發攻秦絕糧，使人請于王，因問其母。母問使者曰：「士卒得無恙乎？」對曰：「士卒併分菽粒而食之。」又問將軍得無恙乎？對曰：「將軍朝夕芻黍，黍梁子發破秦而歸，其母閉門不納，使人數之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客有獻享酒一罍，王使人注江之上，流使士卒飲其下，流味不及加美，而士卒戰自五也。』一日有獻一囊糗糲者，王又以賜軍士，分之甘不踰嗟而戰自十也。今子為將，士卒併分菽粒而

楚實

卷二十九

十五

食之子獨朝夕芻黍，梁黍何也？夫使人入於死地而自康樂於其上，雖得勝非所貴也。子非吾子也，無入吾門。子發謝其母，請罪良久，然後赦之，納以入門。聖楷曰：子發母與趙括之母同一明哲，然括母能料其敗，而子發之母勝非所貴，其慮尤遠。戰國時如趙威后奔君王后，皆具有過人膽識，覺妾婦二字未易許儀秦輩也。

女嬃

女嬃屈原姊也。屈原作離騷。述其言曰：女嬃之嬋媛兮，申申其詈予。曰：鮌婞直以亾身兮，終然殀乎羽之野。汝何博謔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娉節。賢菴施以盈室兮，判獨離而不服。

袁崧曰：屈原有賢姊，聞原放逐，亦來歸諭，令自寬。鄉人冀其見從，因名其鄉曰姊歸。其地有女嬃廟，擣衣石猶存。

聖楷曰：屈原放逐，本非得已。女嬃戒之以鮌，欲其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保身事君，自是骨肉至情。豈有他意，且原滿肚不平。乍歌乍泣，入耳皆成拂亂。亦非真怨其姊之不察，而晉予也。說騷者謂女嬃罵原，以不與辰合，不承君意，何異癡人說夢。

王昭君

昭君字嬭，南郡秭歸人。初元帝時，以良家子選入掖庭。時呼韓邪來朝，帝敕以宮女五人賜之。昭君入宮數歲，不得見御，積悲怨，乃請掖庭令求行。呼韓邪臨辭大會，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豐容靚飾，光明漢宮。顧景裴回，竦動左右。帝見大驚，意欲留之，而難于失信。遂與匈奴生二子，及呼韓邪死，其前關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書辭歸，成帝勅令從胡俗，遂復為後單于關氏焉。

楚寶

卷二十九

六

前漢匈奴傳曰：竟寧元年，呼韓邪單于來朝，自言願偁漢氏，以自親。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嬭，字昭君，賜單于號寧胡閼氏。生一男呼韓邪，死後單于復株紫復妻王昭君。生二女，至平帝時，王莽秉政，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異于前，乃風單于遣王昭君女須卜居次云入侍太后，賞賜之甚厚。王昭君怨詩曰：秋木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巢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游曲房。離宮絕囷，身體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

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鸞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西京雜記曰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嘗見乃使畫工圖形案圖召幸之諸宮人皆賂畫工多者十萬少者亦不減五萬獨王嬙不肯遂不得見匈奴入朝求美人為關氏於是上案圖以昭君行及去召見貌為後宮第一善應對舉止閒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國故不復更人乃窮案其事畫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九

工皆棄市畫工有杜陵毛延壽為人形醜好老少必得其真安陵陳敞新豐劉白夔寬並工為狗馬展勢人形不逮延壽下杜陽望樊育尤善布色同日棄市京師畫工於是差稀

石崇王明君詞叙曰王明君者本是王昭君以觸文帝諱改之匈奴盛請婚于漢元帝以後宮良家子昭君配焉昔公主嫁身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爾也其造新曲多哀怨之聲故叙之于紙云爾 按今畫昭君作自抱

琵琶者亦非

聖楷曰昭君事前後漢書載之甚詳琴操乃云昭君有子曰世遠立為單于欲妻其母昭君昭君不從乃吞藥自殺不知琴操從何得此悖妄之說按漢書昭君子名伊耆智牙師為右日逐王未嘗繼為單于且胡俗妻異母耳安有昭君本生之子復妻昭君之事琴操原係偽書固不足責獨怪古今文士大部史書置之不信而承譌小說豈亦坐其腹中踈漏乎

楚寶

卷二十九

廿

昭君村考

杜甫詠懷古跡詩曰羣山萬壑赴荆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臺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畫圖省識春風面環珮空歸月夜魂千載琵琶作胡語分明怨恨曲中論 按一統志昭君村在荊州府歸州東北四十里蘇試亦有昭君村詩云昭君本楚人艷色昭江水是也張泌粧樓記曰明妃姊嬋人臨水而居恒於溪中盥水溪水多香今名香溪 昭君墓考

歸州圖經曰昭君死葬胡中地多白草惟昭君塚
 上獨青故名青塚 按一統志昭君墓在大同府
 古豐州西六十里其地爲黠虜俚牧之所聖楷嘗
 有艷聲古意詞其一王昭君云士求知已女求容
 顧影裴徊別漢宮青草自留春作塚紅顏未必畫
 能工恨深妾命從來薄感到君恩異域同但使單
 于長繫關不煩公至更和戎頗得詩人之意

楚寶

卷二十九

廿二

李衡妻

李衡妻字奕習襄陽人初衡爲吳丹陽太守時孫休
 在祀治衡數以法繩之妻習氏每諫衡不從會休
 立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遂欲奔魏妻
 曰不可君本庶民耳先帝相援過重既數作無禮而
 復自猜嫌逃叛求活以此北歸何而見中國人手衡
 曰計無所出妻曰瑯琊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于
 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
 顯求受罪如此乃當逆見優饒非但直活而已衡從

楚寶

卷二十九

廿二

之果得無患又加威遠將軍授以祭執衡每欲治家
 妻輒不聽後密遣客十人于武陵龍陽汎洲上作宅
 種甘橘千株臨死勅兒曰汝母惡我治家故窮如是
 然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責汝衣食歲上一匹絹亦
 可足用耳衡亡後二十餘日兒以白母母曰此當是
 種甘橘也汝家失十戶客來七八年必汝父遺爲宅
 汝父恒稱大史公言江陵千樹橘當封君家吾答曰
 且人患無德義不忠不富若貴而能貧方好耳用此
 何爲吳末衡甘橘成歲得絹數千匹家道殷足晉咸

康中其宅上枯樹猶在

史懷曰李衡以卒家子孫才能為丹陽太守以法繩孫休妻習氏諫不聽休立衡欲奔魏妻勸衡自囚表列前失此藺相如所以教繆賢也識何滅許允婦平衡果得免衡每欲治家妻輒不聽若衡妻者亦可謂處亂世工於自全者矣

橘洲考

按李衡種柑橘處在龍陽縣西五十里其洲長二十里謂之汜洲亦謂之柑洲非長沙橘洲也長沙

楚寶

卷二十九

廿三

橘洲在長沙縣西四十里上多美橘或曰即今興馬洲也馬殷王長沙時改名

尹虞二女

尹虞二女長沙人也虞前任始興太守起兵討杜弼戰敗二女為弼所獲金有國色弼將妻之女曰我父二千石終不能為賊婦有死而已弼金害之

聖楷曰杜弼初為長沙醴陵令因巴蜀流人之亂遂自稱湘州刺史攻破醴縣是時始興太守乃嚴佐也亦率眾攻弼為弼所敗故史稱尹虞前任始興起兵討弼者當是與長沙太守崔敷等同倡義被害耳然其事非二女之貞烈亦竟不傳矣嗟乎

楚寶

卷二十九

廿四

晉末閨帷罕樹風簡虧閑爽操相趨成俗三月歌胡惟見爭新之飾一朝辭漢會微戀舊之情每誦此語為之慚憤安得若華之王書此二女配食湘靈

丁貴嬪

丁貴嬪諱令光其初譙國人祖父從官襄陽因居沔北五女村寓于劉惠明廢下貴嬪生于樊城初生有神光之異紫氣滿室故以光為名相者云當大貴少時與鄰女月下紡績諸女並患蚊蚋貴嬪弗之覺也鄉人魏益德將聘之未及成而武帝鎮樊城嘗登樓以望見漢濱五采如龍下有女子擊統則貴嬪也又丁氏因人以相者言聞之于帝帝贈以金環納之時年十四貴嬪生而有赤痣在左脅療之不滅又體多

楚寶

卷二十九

廿五

疾子至是無何並失所在德后酷忌遇貴嬪無道使日春五斛春每中程若有助者被遇雖嚴益小心祗敬嘗于供養經案側髮髻若見神人心獨異之天監元年有司奏為貴人居顯陽殿貴嬪性仁恕及居宮接馭自下皆得其歡心不好華飭罷服無珍麗未嘗為親戚私謁及武帝弘佛教貴嬪長進疏膳受戒日甘露降于殿前方一丈五尺帝所立義皆得其旨越尤精淨名經普通七年薨諡曰穆年四十二簡文即位追崇曰穆太后

聖楷按南史貴嬪所事德后即郝氏夫人也生有赤光焰室器物盡明家人怪之后幼明慧善隸書讀史傳女工無不閑習武帝聘之生三女長玉姚次玉婉次玉環武帝為雍州刺史死于襄陽官舍年三十二性酷妬忌及終化為龍入于後宮通夢于帝或見形光彩焰灼帝體將不安龍輒激水騰涌于露井上為殿衣服委積帝置銀轆盧金瓶灌百味以祀之故帝卒不置后今梁皇懺法傳所載不同然亦不可謂無所本也

楚寶

卷二十九

廿六

文選樓考

襄沔記稱襄陽城內刺史宅有高齋梁昭明太子於此齋造文選故襄陽有文選樓按丁貴嬪生三男長昭明太子統次太宗簡文帝綱次廣陵威王續昭明以齊中興元年九月生于襄陽梁書云武帝義師起昭明太子始誕育因晉貴嬪與昭明在州城京邑率乃還京師即立為太子何嘗出督襄陽今襄陽文選樓或本其所生之地以為樓則可若文選乃東宮所編次於襄陽無闕也

衛敬瑜妻

衛敬瑜妻王氏襄陽霸城王整之姊也年十六而敬瑜亡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乃截耳置盤中為誓乃止手為凸壻種樹數百株墓前栢樹忽成連理一年許還復分散女作詩曰墓前一株栢根連復並枝妾心能感木類城何足奇所任戶有燕窩常雙飛來去一日雄燕為鷲鳥所傷女感其雌偏栖乃以縷繫足曰新春復來為否侶也易歲燕果復來猶帶前縷女復作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

樂寶

卷二十九

廿七

既重不忍復離飛凡六七年王氏病卒明年燕來周章哀鳴家人語曰王氏死矣墳在南郭燕遂至墳所亦死每風清月明人見王氏與燕同遊漢水之濱雍州刺史西昌侯藻嘉其美節乃起樓于門題曰貞義衛婦之閭又表于臺

聖楷曰女奇熱更奇始知一切眾生從本以來展轉因緣常為六親非虛語也由此推之蛇蝎豺狼亦是好人第無節烈如玉京以感動之耳玉小字玉京見燕女墳記但又作娟家女不知何據

木蘭

木蘭姓朱氏楚黃民家女也代父戍邊十二年人不知其為女子既歸人為賦詩云促織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耶名阿耶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耶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響頭北市買馬鞭且辭耶娘去暮宿黃河邊不聞耶娘聲喚女但聞黃河水聲濺濺且辭

樂寶

卷二十九

廿八

黃河去暮宿黑山頭不聞耶娘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聲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燭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而天子天予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馳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耶娘聞女來出郭扶相將阿妹問娘來當戶理紅粧小弟聞姐來磨刀霍霍向猪彘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間牀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窻理雲鬢掛鏡帖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皆驚忙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

女郎雄兔脚僕走雌兔眼迷離雙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程泰之演繁露曰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獨詩中有可汗大典兵語知其生世非隋即唐也女子能為許事其義且武在提縈上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惟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郎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遂把酒拂雲唯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上祝明妃既有廟貌又曾作女郎則誠有其人矣亦異哉

晉書曰札曰木蘭乃朱氏女子代父從征楚黃陂人今黃州黃安縣即隋木蘭縣有木蘭山在黃陂縣北七十里上有將軍塚忠烈廟焉足以補樂府鮮題之缺也
聖楷按馮元成大恭有木蘭將軍贊又云蘭西漢時人從征十八年帝聞其事詔納宮中蘭不從乃自經死帝驚憫贈將軍謚孝烈未知孰是

瑞卿

瑞卿者長沙歌夜也衡山歐陽彬好學工詞賦為氏之有湖南也彬見擯于樊知客因而落魄街市瑞卿慕其才遂延于家瑞卿能歌無歲武接王生辰必款于筵上時湖南自舊管七罷外加武陵岳陽是九州彬乃作九州歌以授瑞卿使歌之實欲感動武接既而竟不問彬歎曰天下分裂之際斯徒負養皆能自奮我何負而至此耶居無何聞西蜀圖網將發彬遂謀入蜀私謂瑞卿曰吾以干謁不遂居於汝家未嘗

楚寶

卷二十九

七

有倦色今以功名棄汝去矣瑞卿曰君子妾不可謂無情一旦不以妾自滯割愛而去妾誠異之家財雖不豐願分其半以資路途彬因以瑞卿所贈盡賂網羅求為駕船僕夫綱吏許之既至蜀遂獻獨鯉朝天
蜀王大悅擢居清要領夔州時武穆已薨其子希範繼立因致書于希範叙疇昔入蜀之由并報瑞卿迎皆老焉

聖楷按歐陽彬字齊美博學能文嘗携所著詣馮殷府求見掌客吏樊氏索賄彬恥之不與樊怒擲

名紙于地。彬遐而為詩曰：無錢將乞樊，知客名紙。生毛不為通，因謀入蜀。既至，蜀王大悅，擢居清要。尋以為嘉州刺史。彬喜曰：青山綠水中，為二十石。作詩飲酒，為風月主人。豈不誠嘉仕至左丞。卒。彬亦善小詞，然不得瑞卿以憐其才，則亦終湮沒焉。耳故附見焉。是時長沙妓女如小東，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為罷，窮于京師里，而人絕不知言。及長沙宮中事，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又十國紀事曰：楚馬希範少愛倡妓徐降真，及嗣立，號西堂夫人。嗟乎！天策府學士食祿擔爵，非不貴艷。一時若以二女子視之，寧無愧巾幗耶。

義娼

義娼者，長沙人。善謳，九喜。秦少游樂府，少游坐鉤黨，南遷道長沙，訪焉。坐語間，顧見几上文曰：秦學士詞，因取閱，皆已平日所作。少游竊怪之，故問曰：秦學士何人？若何自得其詞？娼具道所以。少游曰：若嘗遇秦學士乎？曰：秦學士京師貴人也，焉得至此？使得見，雖為之妾，御死亦何恨。少游察其語，因謂曰：若欲見秦學士，即我是也。以朝命貶黜來此，娼大喜，入謂母媪有項媪出，設位坐。少游于堂，娼立階下，北面拜。

且張進止，少游宿酒一行，輒歌少游詞。一聞以侑之。少游感其意，留數日，將別。娼曰：妾不肖之身，幸侍左右。今學士以王命不可久留，又不敢從行，恐以為累。唯誓潔身以報別數年，少游竟死於藤州。一日晝寢，驚泣曰：吾適夢與秦學士別，學士其殆乎？亟遣僕覘之。果然，娼聞報，遂衰經以赴，行數百里，遇于旅館。拊棺一慟，而絕。後人悲而弔之，謚曰：義娼。

聖楷曰：夷堅已志載潭州義倡事，云常州教授鍾將之，得其說于李結次山，為作傳。按秦將赴杭倅。

時有妾邊朝華既而以妨其學道割愛去之未幾
羅黨禍豈復春戀一侶女哉且如國史所書濕益
知潭州當紹聖中逐臣在其巡內若范忠宣輩皆
為所侵侮鄒公南遷過潭幕投宿村寺益即時遣
州都監將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去
幾於覆舟以是觀之豈肯容少游款昵累曰此或
文人好為傳奇而姑借是以發其牢騷耶然而義
媚已不朽矣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三

韓希孟

韓氏女字希孟岳州巴陵人韓魏公琦五世孫也嫁
為襄陽賈尚書子璠妻少明慧知讀書善文章宋開
慶初元兵至岳陽女年十有八為卒所掠將挾以獻
其主帥女知必不免乘間赴水死越三日有得其屍
於練裙帶題五言長句曰宋未有天下堅正臣禮乘
開國百戰功每陣惟雄整及侍周幼至臣心營炯炯
帝曰卿北伐山戎今有警死狗莫擊尾此行當繫頸
即日辭陞行盡敵心欲還陳橋忽兵變不得守其穎

楚寶

卷二十九

世四

禪讓法堯舜民物頗安靜有國三百年仁義道馳騁
未改祖宗法天胡肆大害細思地理中有幸不幸
天果喪中原大似裂冠衽君誠不獨活臣實饗魏丙
失人焉得人垂戒管耿耿江南饗謝按塞北有王猛
所以戎馬來飛渡巴陵竟大江限南北今此一舴舺
本期固封疆誰謂如畫餅烈火燎崑岡不辨金玉礦
妾本良家子性僻守孤梗嫁與尚書兒街署紫蘭省
直以才德合不棄宿瘡癩初結合歡帶誓比日月
鴛鴦會雙飛比日原嘗金豈其金石堅化作桑榆景

旄頭勢正然，虫尤氣先屏。不意風馬牛，復及此燕郢。
 一方遭劫虜，六族苑俄頃。退鷁落迅風，孤鸞吊空影。
 簪堅折白玉，瓶沉斷青綆。一苑空冥冥，憂心長炳炳。
 妾堅志不移，改邑不改井。我本瑚璉器，安肯作溺血。
 志節匪轉石，氣噎如吞鯁。不作燔火然，願為死灰冷。
 貪生念麴蟻，乞憐羞虎穿。借此清江水，蔡我全首領。
 皇天如有知，定作血面請。願魂化精衛，填海使成嶺。
 此詩士大夫多稱道之。死後三十餘年，其英爽不昧。
 復能托夢趙魏公孟頫為書其詩云。

楚寶

卷二十九

世五

兩山墨談曰：韓氏希孟，嫁為賈尚書子瓊婦。元兵
 破岳州，韓被虜，以衣帛書一詩，自投于江而死。長
 興州判官沈思安嘗托劉元履者，巧趙松雲為書
 其詩。元履諾而未言。一夕夢一婦人云：趣為我求
 書，庶因大人君子之筆，發掩幽憤。松雲聞而異之，
 乃為之寫一通，懸於沈。
 聖楷按：華容孫安撰賈烈婦祠碑云：烈婦死宋，距
 今已三百餘歲，卒無秩祀之者。憲皇帝時，岳州
 守李公某始請附祀孝烈靈妃廟。廟故並祀孝感

侯孝感侯者，霽妃弟也。類般，裴弗，稱至嘉靖戊子
 吉水蕭公某來守岳，乃就洞庭之濱，岳武穆廟右
 建祠，專祀并石其詩祠中。

附霽妃廟考

按：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死洞庭。其女，挈
 弟尋父尸，不獲，俱投水死。邦人哀而祀之，號響浸
 著。宋元豐間，封其女為孝烈霽妃，弟為孝感侯。廟
 在巴陵縣南津港。

楚寶

卷二十九

世六

徐君寶妻

徐君寶，番州人。其妻某氏，同韓希孟為元兵所掠。來杭，居韓新王府。自岳至杭，相從數千里。其王者數欲犯之，而終以巧計脫。蓋某氏有令姿，王者弗忍殺之也。一日，王者怒甚，將即強焉。因告曰：「俟妾祭謝先夫，然後為君婦，未遲也。」君奚怒為？王者喜諾，乃焚香拜。默祝南向，飲泣題滿庭芳詞一闕于壁上。書畢，投大池中，以死。詞曰：「漢上繁華，江南人物，尚遺宣政風流。綠窓朱戶，十里爛銀鈎。一旦刀兵齊舉，旌旗擁百

卷二十九

七

萬。幾。狝。長。驅。入。歌。樓。舞。榭。風。捲。落。花。愁。清。平。三。百。載。典。章。文。物。掃。地。俱。休。幸。此。身。未。北。猶。客。南。州。破。鑑。徐。即。何。在。空。惆。悵。相。見。無。繇。從。今。後。斷。魂。千。里。夜。夜。岳。陽。樓。

聖。緒。曰：徐君寶妻與韓希孟同被元兵，詞章悽婉，從容就死，其志調又同。今番州有買烈婦祠，而不及于徐，故是闕典。嗟乎蔡琰工詞，厥身淪虜，易安博識，卒二所賦，以視君寶之妻，何如哉！此一瓣香當為拈出。

趙淮妾

趙淮，妾長沙人也。逸其姓名。宋德祐中，從淮戍銀嶽。填淮兵敗，俱執至瓜州。元帥阿朮使淮招李庭芝。淮佯諾，至揚城下，乃大呼曰：「李庭芝男子死耳，毋降也。」元帥怒殺之，棄其尸江濱。妾俘一軍校，帳中乃解衣，中金遺其左右，且告之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其死，不葬，妾誠不能忘情，願因公言使掩埋之，當終身事相公，無憾矣。」軍校憐其言，使數兵輿之江岸，妾聚薪焚淮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急流，仰天慟哭，躍

卷二十九

八

楚寶 水而死

元全愚將正子山房，隨筆曰：趙靜齋淮被執于漂陽，豐登莊至北府，辭家廟云：「祖公有功王室，德澤沾及子孫，今淮計窮被執，誓以一死報君，刀鋸置之，不問萬折，忠義嘗存，急告先靈，速引庶幾不辱。」家門即登棹，船發至瓜洲，被刑，誓有敢埋其屍者，有一寵姬在焦，僉省處此，姬啟僉省云：「趙四知府今日已死矣，妾元是他娘子，望相公以妾之故，許妾將屍焚化，也是相公一段陰騭事，焦許之，乃作

一棺焚之。又啓收骨撒之于水。亦從之。遂以裙盛骨殖。到江邊。大慟投江而死。又聞其孫享祭。靜齋降筆云。生居四代。將門家。不幸遭逢。被虜。擊死在瓜洲。無葬地。幽魂夜夜到長沙。其兄冰壺。潯自京口。遷金陵。北兵至。棄家而遁。南徙不返。燕海旁山上。

楚寶 卷二十九 十一九
聖楷曰。趙淮妾。初錄之元史。及讀蔣正子隨筆所記。又與史大異。然其妾之死。于兵刃倉卒之中。出全節殉身之智。俱有義夫志士所不能及者。潭之

士女亦何多俠烈哉

曹氏

于同祖。妻曹氏。茶陵人。父德夫。教授湖湘間。同祖在諸生中。因以女妻焉。至正二十年。茶陵陷。曹氏聞婦女多被驅逐。謂其夫及子曰。是尚可全。生乎。我義不辱身。以累汝也。顧舅年老。汝等善事之。遂自剄。妾李氏。驚抱持之。不得。亦引刀自剄。絕而復蘇。曰。得從小君地下足矣。是夕死。

聖楷曰。元史稱元受命百餘年。女婦之能以行聞于朝者多矣。其間有不忍夫死。感概自殺以從之

楚寶 卷二十九 四

者若曹氏。義不辱身。死不累夫。尤為皎皎者哉。然妾李氏。從小君於地下。又何其微烈也。常死生而易節。豈膠木之所能仁抑。亦琨玉秋霜。有並質焉耳。

趙孝婦

趙孝婦德安應城人早寡事姑孝家貧備織於人得
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菘糲不厭嘗念姑老一旦有
不諱無繇得棺乃以次子鬻富家得錢百緡買杉治
之棺成置於家南隣失火時雨風烈甚火勢及孝婦
家孝婦亟扶姑出避而棺重不可移乃擗膺大哭曰
吾為姑賣兒得棺無能為我救之者吾將奈何言畢
風轉而北孝婦家得不焚人以爲孝感所致
聖楷曰趙孝婦之能反風滅火者其精誠全在不

楚寶

卷二十九

四一

昔備織奉姑鬻兒治棺絕無求善於婦之外有以
格鬼神而動天地也如必為善護報責參一時古
有忠孝呼天天若罔聞者矣悠悠之口其何能自
信哉故曰孝者民之行也

楚寶方伎論次

藝之至者陰陽而已矣惟聖人與陰陽通故能造其
至而不泥其教發其端而不竟其說蓋惡夫藝成而
下犯陰陽之患而鮮精神之潔者歟今之卜筮醫巫
天官音律相夢諸書後世所傳皆其淺淺者耳然一
遇通人輒多玄妙况復弘道以濟時隱身以利物非
徒用廣異聞將以明乎勸戒由此觀之雖藝亦道也
述方伎第十八凡一卷

楚寶

方伎論次

乙

司馬季主

蔡倫

庾季才

庾質

浮屠泓

俞叟

沙門洪蘊

僧智緣

龐安時

張廉

萬玉山

楚寶方伎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譚景尹較訂

方位

司馬季至

司馬季至者楚人也上於長安東市宋忠為中大夫賈諒為博士同日俱出洗沐相從論議誦易先王聖人之道術究福人情相視而歎賈諒曰吾聞古之聖

楚寶

卷三十

乙

人不居朝廷必在下賢之中今吾已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試之卜數中以觀采二人即同與而之市游於卜肆中天新雨道少人司馬季至閉坐弟子三四人侍方辯天地之道日月之運陰陽吉凶之本二大夫再拜謁司馬季至視其狀貌如類有知者印禮之使弟子延之坐坐定司馬季至復理前語分別天地之終始日月星辰之紀考次仁義之際列吉凶之符語數千言莫不順理宋忠賈諒瞿然而悟獵纓正襟危坐曰吾望先生之狀聽先生之辨小子

竊觀於世未嘗見也今何居之卑何行之汙司馬季

至捧腹大笑曰觀大夫類有道術者今何言之陋也

何辭之野也今夫子所賢者何也所高者誰也今何

以卑汙長者二君曰尊官厚祿世之所高也賢才處

之今所處非其地故謂之卑言不信行不驗取不當

故謂之汙夫卜筮者世俗之所賤簡也世皆言曰夫

卜者多言謬嚴以得人情虛高命以說人志擅

言禍災以傷人心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

私於己此吾之所恥故謂之卑汙也司馬季至曰公

楚寶

卷三十

三

且安坐公見夫被髮童子乎日月照之則行不照則止問之日月疵瑕吉凶則不能理由是觀之能知別賢與不肖者寡矣賢之行也直道以正諫三諫不聽則退其譽人也不望其報惡人也不顧其怨以便國家利衆為務故官非其任不處也祿非其功不受也見人不正雖貴不敬也見人有汙雖尊不下也得不為喜去不為恨非其罪也雖累辱而不愧也今公所謂賢者皆可為羞矣卑疵而前媿趨而言相引以勢相導以利比周竇正以求尊察以受公奉事私利枉

王法獵農民以官為威以法為機求利逆暴碎無異
於操白刃劫人者也初試官時倍力為巧詐儲虛功
執空文以調至上用居上為右試官不讓賢陳功見
偽增實以無為有以少為多以求便勢尊位食飲驅
馳從姬歌兒不顧於親犯法害民虐公家此夫為盜
不操矛弧者也攻而不用弦刃者也欺父母未有罪
而絀君未伐者也何以為高賢乎盜賊發不能禁
夷猶不服不能攝姦邪起不能塞官耗亂不能治四
時不和不能調歲穀不熟不能適才賢不為是不忠

卷三十

八

三

也才不賢而託官位利上奉妨賢者處是竊位也存
人者進有財者禮是偽也子獨不見鴟梟之與鳳皇
翔乎蘭芷芎藭棄於廣野蒿蕭成林使君子退而不
顯炭公等是也述而不作君子義也今夫卜者必法
天地象四時順於仁義分策定卦按式正碁然後言
天地之利害事之成敗昔先王之定國家必先龜策
日月而後乃敢代正時日乃後入家產子必先占吉
凶後乃有之自伏羲作八卦周文王演三百八十四
爻而天下治越王勾踐做文王八卦以破敵國

下由是言之卜筮有何負哉且夫卜筮者掃除設坐
正其冠帶然後乃言事此有禮也言而鬼神或以祭
忠臣以事其上孝子以養其親慈父以畜其子此有
德者也義置數十百錢病者或以愈且死或以生忠
或以免事或以成嫁子娶婦或以養生此之為德豈
直數十百錢哉此夫老子所謂上德不德是以有德
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少老子之云豈異於是乎莊
子曰君子內無饑寒之患外無劫奪之憂居上而敬
居下不為害君子之道也今夫卜筮者之為業也積

卷三十

八

四

之無委聚藏之不用府庫徒之不用輜重負裝之不
重止而用之無畫索之時持不盡索之物游於無窟
之世雖莊氏之行未能增於是也子何故而云不可
卜哉天不足西北星辰西北移地不足東南以海為
池日中必移月滿必虧先王之道存存公貴卜
者言必信不亦惑乎公見夫談士辨人乎慮事定計
必是入也然不能以一言說人主意故言必稱先王
語必道上古慮事定計備先王之成功語其敗害以
恐喜入主之志以求其欲多言誇嚴莫大於此矣然

欲強國成功。盡忠於上。非此不立。今夫士者。尊惑教。愚也。夫愚惑之人。豈能以一言而知之哉。言不厭多。故騏驥不能與罷驢為駟。而鳳皇不與燕雀為羣。而賢者亦不與不肖者同列。故君子處卑隱以辟衆。自匿以辟倫。微見德順。以除害。以明天性。敢上養下。多其功利。不求尊譽。公之等喁喁者也。何知長者之道乎。宋忠賈諛。忽而自失。亡乎無色。俄然噤口。不能言。於是攝衣而起。再拜而辭。行洋洋也。出市門。僅能自。上車伏軾。低頭卒不能出氣。居三日。宋忠見賈諛於。

楚賈 八卷三十 五

殿門外。乃相引屏語。相謂曰。歎曰。道高益安。勢高益危。居赫赫之勢。突身且有日矣。夫卜而有不審。不見。奪精為人。至計而不審。身無所處。此相去遠矣。猶天冠地履也。此老子之所謂無名者。萬物之始也。天地曠曠。物之熙熙。或安或危。莫知居之。我與若何。足預彼哉。彼久而愈安。雖曾氏之義。未有以異也。久之宋忠使匈奴。不至而還。抵罪而賈諛為梁懷王傅。王隋馬薨。諛不食。秦恨而死。此務華絕根者也。史懷曰。日者傳止。述司馬季至。與賈諛宋忠議論。

往復一段。似史遷未着手之書。然其論宦途危險。及士大夫浮詐。亦已刻骨汗顏矣。賈諛曰。吾聞古之聖人。不居朝廷。必在下賢之中。畢竟是高識人。語又曰。今吾見三公九卿朝士大夫。皆可知矣。分明料此中之無人也。一見季至之人。聽其言。業以聖賢待之矣。所謂若之卑行之。污借此發難耳。弟二子之意。猶以為至人身隱。下下常游于下筮之外。季至以為道在於下。當求于下筮之中。一問未達。特為點破。非惟二子遇季至難。季至遇二子亦。

楚賈 八卷三十 六

也。難季至於二子。猶蘇門之於叔夜。管轄之於何鄧。

蔡倫

蔡倫字敬仲，桂陽人也。以永平末始給事宮掖，建初
中為小黃門，及和帝即位，轉中常侍，豫參帷幄。倫有
才學，盡心敦慎，數犯嚴顏，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輒閉
門絕賓，曩體田野，後加位尚方令。永平九年，監作秘
劍及諸器械，莫不精工堅密，為後世法。自古書契多
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為紙，縑貴而簡重，並不
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楮、麻、頭及敝布、魚網，以為紙。
元興元年，奏上之，帝善其能，自是莫不從用焉。故天

樂實

卷三十

七

下咸稱蔡侯。紙元初元年，鄧太后以倫父在宿衛，封
為龍亭侯，邑三百戶。

聖楷曰：史稱技巧所以利器，用濟艱難者也。蔡倫
造紙天下，後世始知有楮素之用，功豈獨文苑哉。
故特收之，方技使與奚仲、墨翟並傳。湘州記曰：耒
陽縣北有蔡倫宅，宅西有一石印，云是倫舂紙印。
按東漢桂陽郡治耒陽縣，今俱屬衡州。

庾季才

庾季才字叔奕，其先新野人。八世祖滂，隨晉元帝過
江，官至散騎常侍，封遂昌侯。因家於南隄，江陵縣祖
誥，梁處士，與宗人易齊名。父曼倩，光祿卿。季才幼穎
悟，八歲誦尚書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喪以孝聞。
梁廬陵王績辟荊州主簿，湘東王緯重其術，藝引授
外兵參軍，西臺建，累遷中書郎，領太史，封宜昌縣伯。
季才固辭，太史元帝曰：漢司馬遷歷世尸掌，魏高堂
隆猶領此職，不無前例。卿何憚焉？帝亦頗明星曆，因

樂實

卷三十

八

共仰。魏徒行，計季才曰：朕猶慮禍起蕭牆，何方可息。
季才曰：項大蒙告變，秦將入郢，陛下宜督重臣，作鎮
荆陝，整旗還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威，止失荆湘，
在於社稷，可得無慮。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
之，後與吏部尚書宗懷等議，乃止。俄而江陵陷，滅竟
如其言。周太祖一見季才，深加優禮，令參掌太史。每
有征討，恒預侍從，賜宅一區，水田十頃，并奴婢牛羊
什物等。謂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賜者。
欲絕卿南望之心，宜盡誠事我，當以富貴相答。初郢

都之陶也衣冠士人多沒為賤季才散所賜物購求
親故文帝問何能若此季才曰僕聞魏克襄陽先收
冀度晉平建業旋得士衡伐國求賢古之道也今鄧
都覆政君信有罪縉紳何咎皆為賤隸鄙人霸旅不
敢獻言誠切哀之故賸耳太祖乃悟曰吾之過也
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倖為奴婢者數千
口武成二年與王褒度信同補麟趾學士累遷稍伯
大夫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其後大象宰宇文護執
政謂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微祥季才對曰荷恩深

卷三十一

八

九

厚若不盡言便同木石項上台有變不利宰輔公宜
趨政天子請老私門此則自享期願而受且與之美
子孫藩屏終保維城之固不然者非復所知護沈吟
自是漸疎不復請見及護滅之後閱其書記武帝親
自臨檢有假托符命妄造異端者皆致誅滅唯得季
才書兩紙盛言緯候災祥宜反政歸權帝謂少宗伯
科斯徵曰庾季才至誠謹懃甚得人臣之禮因進封
臨穎伯及隋高祖為丞相嘗夜召季才而問曰吾以
庸虛受茲顧命天時人事卿以為何如季才曰天道

精微難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縱言
不可公豈復得為箕頰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舉
首曰吾今譬猶駢獸誠不得下矣因賜雜絲五十四
編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
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氣如樓閣見於國城之
上俄而變紫逆風西行氣經云天不能無雲而兩皇
王不能無氣而立今王氣已見須即應之二月日出
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謂之二入之門日者人君之象
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用十三日甲子甲為六甲之

卷三十一

八

十

始子為十二辰之初甲數九子數又九九為天數其
日即是驚蟄陽氣壯發之時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
定天下享年八百漢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
四百故知甲子甲午為得天數今二月甲子宜應天
受命上從之開皇元年授通直散騎常侍高祖將遷
都夜與高頴蘇威二人定議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觀
玄象俯察圖記龜兆尤襲必有遷都且堯之平陽舜
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漢營此城經今
將八百歲水皆鹹鹵不甚宜入願陛下協天之心

為遷徙之計高祖愕然謂穎等曰是何神也遂奉
施行賜絹三百段馬兩疋進爵為公謂季子曰朕自
今已後信有天道矣於是令季才與其子質撰垂象
地形等志上謂季才曰天地秘奧推測多途執見不
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預此事故使公父子共
為之也及書成奏之賜米千石絹六百段九月出為
均州刺史策書始降將就蒲時議以季才術藝精通
有詔還委舊任季才以年老頻表去職每降優旨不
許會張胄玄曆行及韋充言日景長上以問季才季

楚寶

卷三十

十一

才因言充謬上大怒由是免職給半祿歸第所有祥
異嘗使人就家訪焉仁壽三年卒時年八十八季才
局量寬弘術業優博篤於信義志好賓遊常吉日良
辰與琅琊王褒彭城劉毅河東裴政及宗人信等為
文酒之會次有劉臻明克讓柳習之徒雖為後進亦
申遊款撰露臺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
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並行於世子質
聖楷曰子長謂陰陽之書使人拘而多忌况復變
亂陰陽曲成君欲假託神怪惑感人心者乎度季

才歷事三姓屢占輿滅雖不同于妖妄之倫然而
定策親兆灼知人情篡逆有心豈無中惡故日景
之對身雖倖免而東巡之諫子卒捐軀或亦龜策
能言美好不祥之所致也術可不慎哉

楚寶

卷三十

十二

庚質

庚質字行修，季才之子，少而明敏，夙有志尚。八歲誦梁世祖玄覽言志等十賦，拜童子郎。仕周齊，煬王記室。開皇元年，除奉朝請，歷鄆陵令，遷隴州司馬。大業初，授太史令，操履貞慤，立言忠鯁，每有祥異，必指事而陳。而煬帝性多忌刻，齊王暕亦實術嫌質子儉，時為齊王屬，帝謂質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兒事齊王，何向背如此耶？質曰：臣事陛下，子事齊王，實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為合水令。八年，帝親

庚質

卷三十

十一

伐遼東，徵詣行在所，至臨渝，謁見，帝謂質曰：朕承先旨，親事高麗，度其土地人民，纔當我一羈，卿以為克不？質對曰：以臣管窺，伐之可克，切有愚見，不願陛下親行。帝作色曰：朕今總兵至此，豈可未見賊而自退也？質又曰：陛下若行慮損軍威，臣猶願安駕任此命。驍將勇士指授規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定在速。緩必無功。帝不悅曰：汝既難行，可任此也。及師還，授太史令。九年，復征高麗，又問質曰：今段復何如？對曰：臣實愚迷，猶執前見。陛下若親動萬乘，糜費實多。帝

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尅，直遣人去，豈有成功也？帝遂

行既而禮部尚書楊玄感據黎陽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麗，帝大懼，遽而西還。謂質曰：卿前不許我行，當為此耳。未知玄感其成事乎？質曰：玄感地勢雖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勞苦，冀僥倖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動。帝曰：葵藿入斗，如何？對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謝終必無成。十年，帝自西京將往東都，質諫曰：此歲伐遼，民實勞敝，陛下安鎮撫關內，使百姓畢力，蠲農三五年，間令四海少得豐實。

庚質

卷三十

十五

然後巡省於事，為空。陛下思之，帝不悅。質辭疾不從。帝聞之，怒，遣使馳傳鎖質詣行在所，至東都，詔令下獄。竟死獄中。子儉亦傳父業，兼有學識，仕歷襄武令。義寧初，為太史令。時有盧太翼，耿詢並以星曆知名。翼楷按盧太翼字協昭，河間人。本姓章仇氏，七歲詣學，日誦數千言。及長，博綜羣書，尤善占候。算曆之術，隱於白鹿山。又徙林慮山，茶萸啍，其後目盲，以手摸書而知其字。煬帝嘗從容言及天下氏族，謂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嶽之曾，與盧同源，於是賜

姓為盧。耿詢字敦信，丹楊人。滑稽辯給，伎巧絕人。詢創意造，渾天儀不假人力，以水轉之。施于閭室，使知玄象者，外候天時，合如符契。又作馬上刻漏，世稱其妙。後為宇文化及所殺，著鳥情占一卷，行于世。

淨屠泓

淨屠泓者，黃州人。與天官侍郎張敬之善，敬之以武后在位，嘗指所服示子冠宗曰：「莽朝服耳。」俄冠宗以父應入三品，詣有司言狀。泓忽曰：「君無煩求三品也。敬之大驚，已而知出冠宗意，敬之弟誦之疾殆。泓曰：「公第當位三品，不足憂也。」已而愈嘗為燕國公張說市宅，戒曰：「無穿東北，王隅也。」它日見說曰：「宅氣索然，云何？」與說共視，隅有三坎，深丈餘。泓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懼，將平之。」泓曰：「客土無氣與地脈不連，譬身瘡疖，補它肉，無益也。」說子後皆污賊死，斥云。

盧氏雜說曰：李吉甫宅，泓師謂其地形為玉杯，牛僧孺宅為金杯，云玉杯一破，無復全金杯，或傷重可完。僧孺宅在新昌里，本天寶中將作大匠康習宅，習自辨圖，阜以其地當出宰相，每命相，習必引頸望之，宅卒為僧孺所得。吉甫宅至德，孺貶其家滅矣。按僧一行、桑道茂俱有金盃玉盃之記，與此說又不同，未知孰是。

俞叟

俞叟者江陵市門監也。江陵尹王潛有吏才所在致理但薄于義在江陵日有京兆呂氏子以饑寒遠謁潛潛不為禮旬餘在逆旅未果還叟見呂生往來有不足色召而問之呂曰我居渭北貧苦未達懇以自存親府帥王公重表丈也以親舊自遠而來雖入謁未嘗一問命也叟曰我亦困者無以周吾子之急今夕可泊于我舍少展宿食之敬呂諾之既入其居摧簷破牖置席于地坐語且久所食陶甌脫粟而已叟

楚寶

卷三十

七

曰吾嘗學道于四明山有志未就自晦迹於此適聞王公公籍意殊怏怏今夕為吾子設一小術以致趨洛粟糧之費不亦可乎因取一缶合于地僅食頃舉而視之見一人長五寸許紫綬金帶跪而拱焉俞叟指曰此乃尚書王公之魄也因誠曰呂乃汝之表姪家貧不能自給故遠來仰給汝而曾不以禮豈親親之道也今不罪汝可厚遺之紫裘僕而揖若受教之狀叟又曰呂無僕馬可致一馬一僕綠二百疋以遺之紫裘者又跪而揖於是以前在合地上有項視之

已無見矣明日叟謂呂曰子可疾去王公旦已召子矣及歸王果召之見且謝曰吾子不遠見訪屬軍府務繁竟未果一日接言深用為愧是日始館之驛亭與燕游累日贈僕馬及二百緡呂生益奇之然不敢形言及歸渭北後數年與友人會宿語及霽惟始以其事聞於人也

楚寶

卷三十

七

聖楷按王潛在荊州時多異術如張仕政善止痛折有軍人損脛求張治之張飲以藥酒破肉去碎骨一片大如兩指塗膏封之數日如舊經二年餘脛忽痛復問張張言前為君所出骨寒則痛可遮覓也果獲於牀下令以湯洗貯于絮中共痛即愈王公子第與之狎常祈其戲術張取馬草一掬再三接之悉成燈蛾飛又書一婦人於壁酌酒滿杯飲之酒無遺滴遂巡畫婦人面赤半日許可畫濕起壞落其術終不肯傳人

沙門洪蘊

沙門洪蘊本姓藍潭州長沙人母翁初以無子專誦佛經既而有娠生洪蘊年十三詣毘之開福寺沙門智已求出家習方伎之書後游京師以醫術知名太祖召見賜紫方袍號廣利太師太平興國中詔購醫方洪蘊錄古方數十以獻真宗在蜀邸洪蘊嘗以方藥謁見咸平初補右街首座累轉左街副僧錄洪蘊尤工診切每先歲時言人生死無不應湯劑精至貴咸大臣有疾者多詔遣診療景德元年卒年六十八

楚寶

卷三十

十九

聖楷按宋方伎傳云舊史有老釋符瑞二志又有方技傳今省二志入方伎故僧始以醫著然生人殺人之術壽世君子每慎言之况圓頂方袍而診切閨闈豈韻事乎若智緣之經畧邊場而為王韶所嫉其效亦可睹矣

僧智緣

僧智緣隨州人善醫嘉祐末召至京師舍于相國寺每察脈知人貴賤禍福休咎診父之脈而能道其子吉凶所言若神士大夫爭造之王珪與王安石在翰林珪疑古無此安石曰昔暨和診晉侯而知其良臣將死夫良臣之命乃見於其君之脈則視父知子亦何足怪哉熙寧中王韶謀取青唐上言蕃族重僧而僧結吳叱臘主部帳其眾請智緣與俱至邊神宗召見賜白金遣乘傳而西遂稱經畧大師智緣有辨口

楚寶

卷三十

二十

徑入蕃中說結吳叱臘化而他族俞龍珂禹藏訥令支等皆因以書款韶頗忌惡之言其撓邊事召還以薦右街首座卒

龐安時

龐安時字安常，蘄州蘄水人。兒時能讀書，過目輒記。父世醫也，授以脈訣。安時曰：「是不足為也。」獨取黃帝扁鵲之脈書治之，未久已能通其說。時出新意，辨詰不可屈。父大驚，時年猶未冠已而病贖，乃益讀靈樞、太素、甲乙諸秘書。凡經傳百家之涉其道者，靡不通。貫嘗曰：「世所謂醫書者，皆見之惟扁鵲之言深矣。蓋所謂難經者，扁鵲寓術於其書而言之不詳，意者使後人自求之，歟？」予之術蓋出於此，以之視淺深，決死

楚寶

卷三十一

生若合符節。且察脈之要，莫急於人迎寸口。是二脈陰陽相應，如兩引繩，陰陽均則繩之大小等，故定陰陽于喉手，配覆溢于尺寸，寓九候于浮沉，分四溢于傷寒。此皆扁鵲畧開其端，而予參以內經諸書，考究而得其說，審而用之，順而治之，病不得逃矣。又欲以術告後世，故著難經辨數萬言，觀草木之性，與五藏之宜，秩其職任，官其寒熱，班其奇偶，以療百疾。著至對集一卷，古今異宜，方術脫遺，備陰陽之變，補仲景論藥有後出古所未知，今不能辨，嘗試有功，不可遺。

也。作本草補遺，為入治病，率十愈八九。踵門求診者，為闕邸舍居之，親視飭粥藥物，必愈而後遣。其不可為者，必實告之，不復為治。活人無數。病家持金幣來謝，不盡取也。嘗詣舒之桐城，有民家婦孕將產，七日而子不下，百術無所效。安時之弟子李百全適在傍，舍違安時往視之，纔見即連呼不死，令其家人以湯溫其腰腹，自為上下拊摩。孕者覺腸胃微痛，呻吟謂生一男子，其家驚喜而不知所以。然安時曰：「兒已出胞而一手誤執，母腸不復能脫，故非符藥所能為。吾

楚寶

卷三十一

隔腹捫兒手所在，鍼其虎口，既痛即縮手，所以遽生。無他術也。取兒視之，右手虎口鍼痕存焉。其妙如此。有問以華陀之事者，曰：「術若是，非人所能為也。其史之安乎？年五十八而疾作，門人請自視脈，笑曰：「吾察之審矣，且出入息亦脈也。今胃氣已絕，死矣。遂屏却藥餌，後數日與客坐語而卒。」東坡志林曰：「龐安常為醫，不志於利，得善書古畫，喜輒不自勝。九江胡道士頗得其術，與子用藥，無以酬之，為作行草數紙而已。且告之曰：「此安常故

事不可廢也

黃山谷傷寒論後序曰：雁安常自少時善醫，方為人治病，處其生死多驗。名傾江淮，諸醫然為氣任。依闕雞走狗，蹴鞠擊毬，少年豪縱，事無所不為。博奕音技，一工所難，而兼能之。家富多後，房不出戶，而所欲得人之以暨聘之也，皆多陳其所好，以順適其意。其來也，病家如市，其病已也，君脫然不受謝而去之。中年乃屏絕戲弄，閉門讀書，自神農黃帝經方，扁鵲八十一難，靈樞甲乙，葛洪所綜，緝百

雜寶

卷三十

世

家之言，無不貫穿，其簡策紛錯，黃素朽齷，先師或失其讀，學術淺陋，私智穿鑿，曲士或竄其文，安常悉能辨論，發揮每用以視病如是而生，如是而不治，幾乎十全矣。然人以病造，不擇貴賤，貧富使齊，曲房調護，以寒暑之安，珍饈美饌，時節其饑飽之度，愛其老而慈其幼，如痛在己也，未嘗輕用人之疾，嘗試其所不知之方，蓋其輕財如糞土，而樂義戰事如慈母，而有常似秦漢間循吏，而不害人之

疾不可縷數。他日過之，未嘗有德色也。其所論著傷寒論，多得古人不言之意，其所師用而得意於病家之陰陽虛實，今世所謂良醫，十不得其五也。余始欲掇其大要，論其精微，使士大夫稍知之，適有心腹之疾，未能卒業，然未嘗游其庭者，雖得否說而不解，誠加意讀書，則過半矣。故特著其行事，以為後序云。其前序海上道人諾為之，故虛右以待。

宛丘張氏跋曰：張仲景傷寒論論病處方，纖悉必

楚寶

卷三十

世

具又為之，增損進退之法，以告後人，嗟夫！仁人之心哉！且非通神造妙，不能為也。安常又竊憂其有病證而無方者，續著為論數卷，用心為術，追儷古人，淮南謂安常能與傷寒說話，豈不信哉！

張康

張康字汝安號明遠潭州湘潭人祖安厚父世英康
蚤孤力學夢通術數宋呂文德江萬里番夢炎皆推
重之辟置幕下宋亡隱衡山至元十四年世祖遣中
丞崔或祀南嶽就訪隱逸或兄湖南行省參政崔斌
言康隱衡山學通天文地理或還具以聞遣使召康
與斌偕至京師十五年夏四月至上都見帝親試所
學大驗授著作佐郎仍以內嬖松夫人妻之凡召對
禮遇殊厚呼以明遠而不名嘗面諭凡有所問使極

卷三十一

世

世

言之十八年康上奏歲壬午太一理民宮至大將客
卷將囚直符治事正屬燕分明年春京城常有盜兵
事干將相十九年三月盜果起京師殺阿合馬等帝
欲征日本命康以太一推之康奏曰南國甫定民力
未蘇且今年太一無算舉兵不利從之嘗賜太史院
錢分千貫以與康不受衆服其廉久之乞歸田里優
詔不許遷奉直大夫秘書監永年六十五卒于天祐

萬玉山

萬玉山者名福敦羅田人幼穎異攻舉子業已輒厭
棄童髮投塔山寺為僧法名道璣即冥解禪宗邑令
徐召與語大驚之命畜髮訪道四方是號玉山期數
年後返東吳結方外友玉山自茲徧遊終南峩峩武
夷天台懷玉玉屋五嶽之勝所至習憇過縉流羽客
一語會心即師事之迨歸已克然有得矣玉山身短
精悍善踵息鉤鍊不噉株麩鹽酪添味丹經旁通風
角堪輿奇門符水而尤聖于醫繪竹蘭清逸有韻其

世

世

世

它譜琴擊劍蹴踘躑躅雜伎種種入能品詭人禍福
多奇中人問以故曰太清無纖雲誠則明矣方外從
遊者輒先奢辱之以嘗其心而後受之不責一錢家
不殖產業僅買黃崖山數十弓營籬廬焉年六十始
娶妻生一子正德乙亥將遊霍山約其徒方大旺偕
行方以乏嗣對玉山曰女好留矣今年某月可結胎
明年某月日時當舉男良久曰雖得長成惜非長命
耳玉山獨荷一襆往明年方生子果悉如其言玉山
瑤嶺山日忽心悸偏左刺痛占曰塋地當有竈者吾

第福厚其殆先矣。即奔還其第果以是日。塋山之左。亾何玉山以青龍河有佳氣。復往霍山去之。明年庚辰四月十日。謂其主人江曰。霧鶴夜且至。倘余假寐。幸亟呼出。尹也是夜。風聲如驟。瓦甍盡鳴。主人舉炬視之。則羣鶴集竹。稍什壓。墻屋呼玉山。玉山不磨。入戶窺之。方正襟。跌坐呼之。復不磨。乃知卽化矣。年九十二。初玉山寓蕪水黃岡陶仲文從之。授符水能白晝招鶴。謂之曰。子第行之。可致富貴。嘉靖間仲文入京師。以其術獻之。世宗皇帝官歷三孤。封真人。

楚寶

卷三十

上詢其師。仲文以玉山對。壬寅夏六月。諸贈濟微神霄演法真人。遣官焚黃墓。隨玉山子樸。方以掾史授膳吏部。上命仲文引入。將授太常官。懇以疾辭。省祭。禮終其身不仕。

聖楷曰。仲文受法于玉山。而依附。邵元節。以進其道。不足算也。玉山子獨能辭。榮遠。顯終身不仕。或玉山有以授之耶。抑恥仲文之所為。而然耶。要其志趣。有足嘉矣。

楚寶異人論次

世豈有異人哉。知之則為國士。不知則為眾人而已矣。辟之麟鳳。以時見則為瑞。不以時見則為妖。非麟鳳之好異所遇之不同也。雖然。物之異者。其性必殊。士之異者。其心難測。負人人負。千古同慨。又安所得絕纓喻射之輩。而用之哉。述異人第十九。凡一卷。

異人一

屈 巫

絕纓之臣

伍子胥

范 蠡

陳 音

弱弓微繳之臣

楚寶

異人論次

陸法和

張惟孝

楚寶異人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鑿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李友蘭較訂

異人

屈巫

屈巫一名巫臣字子靈楚公族也為申公楚莊王十
七年伐蕭師人多寒巫臣曰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
軍之士皆如挾纊遂傳於蕭滅之莊王之討陳夏氏

楚寶

入卷三十一

乙

也王欲納夏姬巫臣曰不可召諸侯以討罪也今納
夏姬貪其色也貪色為淫淫為大罰周書曰明德慎
罰文王所以造周也明德務崇之謂也慎罰務去
之謂也若與諸侯以取大罰非慎之也君其圖之
王乃止子反欲取之巫臣曰是不祥人也是天子蠻
殺御叔弑靈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何不祥如是
人生寶難其有不獲死乎天下多美婦人何必是子
反乃止王以子連尹襄老襄老死於鄰不獲其尸其
子黑要養焉巫臣使道之曰歸吾聘女又使自鄭召

其信知瑩之父成公之驍而中行伯之季弟也新佐
中軍而善鄭皇成甚愛此子其必因鄭而歸王子與
襄老之尸以求之鄭人懼于鄰之役而欲求媚于晉
其必許之王遣夏姬媵將行謂送者曰不得尸吾不
反矣巫臣聘諸鄭鄭伯許之及其王即位將為陽橋
之役使屈巫聘于齊且告師期巫臣盡室以行申叔
跪從其父將適郟遇之曰異哉夫子有三軍之懼而
又有桑中之喜安將竊妻以逃者也及鄭使介反幣

楚寶

入卷三十一

二

而以夏姬行將奔齊齊師新敗曰吾不處不勝之國
遂奔晉而因却至以臣子晉使為邢大夫子反請以
重幣錮之共王曰止其自為謀也則過矣其為否先
君謀也則忠忠社稷之固也所益多矣且彼若能利
國家雖重幣晉將可乎若無益于晉晉將棄之何勞
錮焉初莊王圍宋而還子重請取于申呂以為賞田
王許之巫臣曰不可此申呂所以邑也是以為賦以
御北方若取之是無申呂也晉鄭必至于漢王乃止
子重以是怨巫臣子反亦以夏姬之故怨之於是共

綴族臣之族子闔子蕩及清尹弗忌與襄老之子黑
要而分其室子重取子闔之室使沈尹與王子罷分
子蕩之室子反取黑要與清尹之室臣自晉
子書曰爾以讒慝貪怵事君而多殺不辜余必使爾
疲於奔命以死巫臣請使于吳景公許之吳王壽夢
說之乃通吳於晉以兩之一卒適吳舍偏兩之一焉
與其射御教吳乘車教之戰陣教之叛楚與其子狐
庸焉使為行人於吳吳始伐楚伐巢伐徐遂入州來
子重子反於是乎一歲七奔命蠻夷屬于楚者吳盡

葉黃 卷三十一 三

取之景公十七年使屈巫如吳假道于莒與渠丘公
立于池上曰城已惡莒子曰僻陋在夷其孰以我為
虞對曰夫狡焉思啟封疆以利社稷者何國蔑有唯
然故多大國矣唯或思或縱也勇夫重閉况國乎不
聽明年楚子重自陳伐莒圍渠丘城惡震潰奔莒楚
遂圍莒莒城亦潰楚遂入鄆浹辰之間而楚克其三
都無備故也子狐庸留于吳吳王壽夢卒使為相
左氏曰初叔向欲娶于申公巫臣氏其母欲娶其
黨叔向曰吾母多而庶鮮吾懲舅氏矣其母曰子

靈之妻殺三夫一君一子而以一國兩卿矣可無
懲乎吾聞之甚美必有甚惡是鄭穆少妃姚子之
子子貉之妹也子貉早死無後而天鍾美於是將
必以是有大敗也昔有仍氏生女黠黑而甚美光
可以鑑名曰玄妻樂正后蕪取之生伯封實有豕
心貪怙無厭忿類無期謂之封豕有豕后羿滅之
蕪是以不祀且三代之亡其子之廢皆是物也女
何以為哉夫有允物足以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
禍叔向懼不敢取不公疆使取之生伯石伯石始

葉黃 卷三十一 四

生子容之母禿謂諸姑曰長叔似生男姑視之及
堂聞其聲而還曰是豺狼之聲也狼子野心非是
莫喪羊舌氏矣遂弗視
宋文士及糞齋記曰夏姬內挾伎術老而復壯三
為王后七為夫人凡九為寡婦春秋之初有魯楚
之諺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
聖楷曰夏姬得道雞皮三少其妖淫固不足異也
獨笑巫臣智識絕人為一老婦費七年心力得遂
桑中之喜竟忘宗國之覆大不可解且夏姬年踰

七十槍與巫臣生女後嫁叔向卒滅羊舌氏之族
 豈天生此尤禍人即巫臣亦隨其術中而不悟
 耶抑巫臣不遇絕纓之至其怨毒之氣得禍水而
 益熾耶人知吳之入郢讐自伍胥不知教吳戰陣
 使之叛楚寔自巫臣為夏姬始也女戎勝我謀臣
 資敵可勝歎哉可勝歎哉

絕纓之臣

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酒酣燈燭滅乃有人引美人
 之衣者美人援絕其冠纓告王曰今者燭滅有引妾
 衣者妾援得其冠纓持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
 賜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
 命左右曰今日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惟羣臣百
 有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卒盡懼而罷居三年
 晉與楚戰有一臣常在前五合五奮首却敵卒得勝
 之莊王惟而問曰寡人德薄又未嘗異子子何故出

死不疑如是對曰臣當死往者醉失禮王隱忍不加
 誅也臣終不敢以陰蔽之德而不顯報王也常願肝
 腦塗地用頸血湔敵久矣臣乃夜絕纓者也遂敗晉
 軍楚得以強

聖楷曰騶系之餓夫岐下之野人皆可以得其死
 力然不若此絕纓者踪跡更奇也當酒酣滅燭坐
 近美人必在大夫近臣之列何以臨陣却敵莊王
 都不識其姓名此可疑也或者楚多異才而不安
 于下位者之所為歟楚莊之霸於此矣矣

伍子胥

伍子胥者楚人也名員負父曰伍奢負兄曰伍尚初平王有太子名曰建使伍奢為太傅費無忌為少傅無忌既以秦女自媚于平王乃因讒太子建將欲為亂於是平王怒囚伍奢而使城父司馬奮揚往殺太子行未至奮揚使人先告太子太子亟去不然將誅太子建亡奔宋無忌言於平王曰伍奢有二子皆賢不誅將為楚憂可以其父質而召之不然且為楚患王使使謂伍奢曰能致汝二子則生不能則死伍奢

楚實

卷三十一

曰尚為人仁呼必來負為人剛戾忍諍能成大事彼見來之拜禽其勢必不來王不聽使人召二子曰來否生汝父不來今殺奢也伍尚欲往負曰楚之召我兄弟非欲以生我父也恐有脫者後生患故以父為質詐召二子二子去則父子俱死何益父之死往而令讐不得報耳不如奔他國借力以雪父之恥俱滅無為也伍尚曰我知往終不能全父命然恨父存我以求生而不往後不能雪恥終為天下笑耳謂員可去矣汝能報殺父之讐我將歸死尚既就執使者

捕伍胥伍胥貫弓執矢向使者使者不敢進伍胥遂

公聞太子建之在宋往從之奢聞子胥之亡也曰楚國君臣且苦兵矣伍尚至楚楚并殺奢與尚也伍胥既至宋宋有華氏之亂乃與太子建俱奔於鄭鄭人甚善之太子建又適晉晉頃公曰太子既善鄭鄭信太子太子能為我內應而我攻其外滅鄭必矣滅鄭而封太子太子乃還鄭事未會會自私欲殺其從者從者知其謀乃告之於鄭鄭定公與子產誅殺太子建建有子名勝伍胥懼乃與勝俱奔吳到昭關昭關

楚實

卷三十一

欲執之伍胥遂與勝獨身步走幾不得脫追者在後至江江上有一漁父乘船知伍胥之急乃渡伍胥伍胥既渡解其劍曰此劍直百金以與父父曰楚國之法得伍胥者賜粟五萬石爵執珪豈徒百金劍耶不受伍胥未至吳而疾止中道乞食至於吳吳王僚方用事公子先為將伍胥乃因公子先以求見吳王久之楚平王以其邊邑鍾離與吳邊邑卑梁氏俱蠶兩女子爭桑相攻乃大怒至於兩國舉兵相伐吳使公子光伐楚拔其鍾離居巢而歸伍子胥說吳王僚曰

楚可破也。願復遣公子光。公子光謂吳王曰：彼伍胥父兄爲戮於楚，而勸王伐楚者，欲以自報其讐耳。伐楚未可破也。伍胥知公子光有內志，欲殺王而自立。未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于公子光，退而與太子建之子勝耕于野。五年而楚平王卒，初平王所奪太子建秦女生子軫，及平王卒，軫竟立爲後，是爲昭王。吳王僚因楚喪，使二公子將兵往襲楚，楚發兵絕吳兵之後，不得歸。吳國內空，而公子光乃令專諸襲刺吳王僚而自立，是爲吳王闔廬。闔廬既立，得志乃召伍

楚寶

卷三十一

九

負以爲行人而與謀國事。楚諱其大臣卻宛，伯州犂伯州犂之孫伯嚭，奔吳。吳亦以嚭爲大夫。前王僚所遣二公子將兵伐楚者，道絕不得歸。後闔廬立三年，王僚自立，遂以其兵降楚，楚封之於舒。闔廬立三年，乃與師與伍胥伯嚭伐楚，拔舒，遂禽故吳及二將軍。因欲至郢將軍孫武曰：民勞未可且待之。乃歸。四年，吳伐楚，取六與潛。五年伐越，敗之。六年楚昭王使公子囊瓦將兵伐吳，吳使伍員迎擊，大破楚軍於豫章。取楚之居業。九年，吳王闔廬謂子胥孫武曰：始子言

郢未可入，今果何如？二子對曰：楚將囊瓦貪而唐蔡皆怨之，王必欲大伐之，必先得唐蔡，乃可闔廬聽之。悉興師與唐蔡伐楚，與楚夾漢水而陳。吳王之弟夫概將兵請從，王不聽。遂以其屬五千人擊楚將子常，子常敗走奔鄭。於是吳乘勝而前，五戰遂至郢。已卯，楚昭王出奔庚辰。吳王入郢，始伍胥與申包胥爲交，負之也。謂包胥曰：我必覆楚。包胥曰：我必存之。及吳兵入郢，伍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然後已。申包胥立於山中，使人謂子

楚寶

卷三十一

十

胥曰：子之報讐，其以甚乎？吾聞之人，衆者勝，天定亦能勝人。今子故平王之臣，親北面而事之，今至於僇死，人此豈其無天道之極乎？伍子胥曰：爲我謝申包胥曰：吾日暮塗遠，吾故倒行而逆施之。於是申包胥委秦告急，求救于秦。秦不許，包胥立于秦庭，晝夜哭七日七夜，不絕其聲。秦哀公憐之，曰：楚雖無道，有臣若是，可無存乎？乃遣車五百乘救楚，擊吳。六月，敗吳於於稷。會吳王久留楚，求昭王，而闔廬弟夫概乃自立爲王。闔廬聞之，乃釋楚而歸，擊其弟夫概。

夫概敗楚，遂奔楚。楚昭王見吳有內亂，乃復入郢。封夫概於堂谿，為堂谿氏。楚復與吳戰，敗吳。吳王乃歸。後二歲，闔廬使太子夫差將兵伐楚，取番。楚懼，吳復大來，乃去郢，徙於都。當是時，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彊楚，北威齊晉，南服越人。其後四年，闔廬伐越，越王勾踐迎擊，敗吳于檣李，傷闔廬指，軍却。闔廬病，劍將死，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爾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既立，為王，以伯嚭為大宰，習戰射。二年後，伐越，敗越于夫湫。越王勾踐乃

史記

卷三十一

十一

以餘兵五千人棲于會稽之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求委國為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為人能幸，若今王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其後五年，而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弱，乃與師北伐齊。伍子胥諫曰：「勾踐食不重味，弔死問疾，且欲有所用之也。此人不久必為吳患。今吳之有越，猶人之有腹心疾也。而王不先越，而乃務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遂滅鄒、魯之君，以逼益、莒。子胥之謀，其後

四年，吳王將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其眾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既數受越賂，其愛信越，甚。日夜為言于吳王。吳王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病，今信其浮辭，詐偽而食齊，破齊，譬猶石田無所用之，且盤庚之誥曰：『有顛越不恭，則殄滅之。』俾無遺育，無使易種于茲邑。此商之所以興，願主釋齊而先越。若不然，後將悔之。」嚭及而吳王不聽，使子胥於齊。子胥臨行，謂其子曰：「吾數諫王，王不用，吾今見吳之亡矣。汝與吳俱亡，吾益也。」

史記

卷三十一

十一

乃屬其子于齊鮑牧，而還報吳。吳太宰嚭既與子胥有隙，因譏曰：「子胥為人剛暴，少恩，猜賊，其怨望恐為深禍也。」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為不可，王卒伐之，而有大功。子胥恥其計謀不用，乃反怨望。而今王又復伐齊，子胥專復諫，沮毀用事，徒幸吳之敗，以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而子胥諫不用，因輟謝，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起禍不難。且諛使人微伺之，其使於齊也，乃屬其子於齊之鮑氏。夫為人臣，內不得意外倚諸侯，自以為先王之謀臣。

今不見用常鞅怨望願王早圖之吳王曰微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伍子胥屬劍之劍曰子以此死伍子胥仰天歎曰嗟乎讒臣誣為亂矣王乃反誅我我令若父霸自若未立時諸公子爭立我以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既得立欲分吳國予我我顧不敢望也然今若聽諛臣言以殺長者乃告其舍人曰必掛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為棺而快吾眼縣吳東門之上以觀越寇之入滅吳也乃自刺死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賜夾革浮之江中吳人憐之

卷三十一 古

為立祠於江上因命曰胥山
大史公曰怨毒之于人甚矣哉王者尚不能行之於臣下况同列乎向令伍子胥從奢俱死何異蟻蟻棄小義靈大恥名垂于後世悲夫方子胥窘於江上道乞食志豈嘗須臾忘郢和故隱忍就功名非烈丈夫孰能致此哉白公如不自立為君者其功謀亦不可勝道者哉
左氏傳曰吳闔廬三年吳子問于伍員曰初而言伐楚余知其可也而恐其使余往也又恐人之有

余之功也今余將自有之矣伐楚何如對曰楚執政食而乖莫適任患若為三師以隸焉一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隨彼隨則出楚必道敝亟隸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
吳越春秋曰吳王闔廬將欲伐楚登臺向南風而嘯有頃乃歎羣臣莫有曉王意者子胥深知王憂乃薦孫武善為兵法人莫能知聖楷按此與薦專諸同一急者史既失載故人亦不知武為子胥

卷三十一 古

所薦也
聖楷曰伍胥奔自渡江乞食以至進專諸於公子光退耕于野著著皆操勝算故其父讐得報既事夫差恃其功望屢諫伐齊又復屬其子於齊之鮑氏著者皆錯故其身禍不免豈非天道好還君父之毒有不容一問者乎太史公為胥作傳凡二千言多取復讐之事寔以自况云爾如左傳吳子問于伍員一段與諫伐齊存越皆子胥精神生動處亦畧而不書何也至白公數語尤非確論

范蠡

范蠡本楚宛縣人初濮上人計然博學無所不通猶善計算南遊於越范蠡師事之得其術以事越王勾踐勾踐父允嘗與吳王闔廬戰而深相怨伐允嘗率勾踐立闔廬乃與師伐越勾踐擊敗師于檇李射傷吳王闔廬闔廬且死語其子夫差曰必無忘越三年勾踐聞吳王夫差日夜勤兵且以報越欲先吳未發往伐之范蠡諫曰夫國家之事有持盈有定傾有節事持盈者與天定傾者與人節事者與地天道盈而

楚寶

卷三十一

五

不溢盛而不驕勞而不矜其功夫聖人隨時以行是謂守時天時不作弗為人客人事不起弗為之始今君王未盈而溢未盛而驕不勞而矜其功天時不作而先為人客人事不起而創為之始此逆於天而不和于人王弗聽范蠡曰夫勇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事之末也陰謀逆德好用凶器始於人者人之所卒也淫泆之事上帝之禁也先行此者不利王不聽曰吾已決之矣遂伐吳吳王聞之悉發精兵擊越敗之夫椒勾踐以餘卒五千保于會稽吳王合兵圍

之益急勾踐謂范蠡曰吾不用子之言以至於此為之奈何范蠡對曰卑辭尊禮玩好女樂如此不已又身與之市王乃令大夫種行市於吳曰請士女于士大夫女女於大夫隨之以財之重器吳王不許乃復使大夫種往賂太宰嚭因請委管籥屬國家以身隨之吳王乃許成撤兵越勾踐既反國將使范蠡為政范蠡對曰四封之內百姓之事蠡不如種四封之外敵國之制立斷之事種不如蠡乃令大夫種守國使范蠡與大夫拓稽為質於吳三年吳人遣之歸

楚寶

卷三十一

六

比至三益親蠡而委國以聽曰不穀之國家蠡之國家也蠡其國之范蠡復言于王以民事委大夫種以兵事自任初勾踐求報於吳也召范蠡而問焉曰上天降禍于越委制於吳吳人之那不穀亦又甚焉吾欲與子謀之其可乎對曰未可也蠡問之上帝不考時反是守強索者不祥得時不成反受其殃失德滅名深悉死必有奪有子有不予王無蚤圖夫吳君王之吳也王若蚤圖之其事將未可知也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曰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吳王淫於

樂而忘其百姓亂民功逆天時信讒喜優憎輔違邪
聖人不出忠臣解體皆由相御莫適相非上下相偷
其可乎范蠡對曰人事至矣天應未也王姑待之王
曰諾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吾與子謀吳子曰
未可也今申胥讓諫其王王怒而殺之其可乎范蠡
對曰逆節萌生天地未刑而先為之征其事是以不
成雖受其刑王姑待之又一年王召范蠡而問焉曰
吾與子謀吳子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
范蠡對曰天應至矣人事未盡也王姑待之王怒曰

楚實

卷三十一

七

道固然乎忘其欺不殺耶吾與子言人事子應我以
天時今天應至矣子應我以人事何范蠡對曰王姑
勿怪夫人事必將與天地相參然後乃可以成功今
其禍新民恐其君臣上下皆知其資財之不足以支
長久也彼將同其力致其死猶尚殆王其且馳聘戈
獵無至舍荒宮中之樂無至酒荒肆與大夫觴飲無
忘國嘗被其上將薄其德民將盡其力又使之望而
不得食乃可以致天地之殛王姑待之至于亥月王
復召范蠡而問曰諺有之曰鮐飯不及羹餐今歲晚

矣子將奈何時吳王會諸侯於黃池精兵悉從行獨
老弱與太子留守蠡乃對曰可矣微君王之言臣固
將謁之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追亡人也蹶而趨之
惟恐弗及於是發習流二千教士四萬人君子六千
人諸御千人伐吳吳師大敗遂殺吳太子吳告急於
王王反自會厚禮請成蠡以吳尚能與守也乃復言
於王許之成而退後四年復伐之大破吳師因以兵
圍之復樓吳王於會稽之山吳王使王孫雒行成於
越曰昔者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王其圖

楚實

卷三十一

六

不殺不殺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諫曰
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遺形天
節不違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人有言曰
伐柯者其則不違今君王不斷其忌會稽之事乎王
曰諾不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卑禮愈尊王又欲許
之范蠡諫曰孰使蚤朝而晏罷者非吳乎與我爭三
江五湖之利者非吳耶夫十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
可乎王姑勿許其事將易冀已王曰吾欲勿許而難
其使者子其對之范蠡乃左提鼓右接抱以慰使者

曰昔者上天降禍於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先人有言無助天為雷助天為虐者不祥今吳稱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范蠡曰王孫子昔先君固處室之不成子也故濱於東海之陂龜鼈魚鼈之與處而龜鼈之與同睹今雖覲然而人而哉臣猶禽獸也又安知有譏諷者乎王孫雒曰子范子將助天為雷助天為虐人矣子往反辭於王范蠡曰吾王已委制於執事之不

策實

卷三十一

五

祥雒請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于子使者辭反范蠡不報于王擊鼓與師以隨使者至于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反至五湖范蠡辭于王曰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所謂者何也對曰臣聞之君憂臣勞君辱臣死昔者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此也今事以濟矣蠡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聽吾言與子分國不然身死妻子為戮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于五

湖王命工以良金寫其狀而朝禮之決日令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為蠡地曰後世子孫敢有侵蠡之地者使無終于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越絕書曰范蠡其始居楚也生于宛之三戶結童之時一痴一醒時人畫以為狂然獨有聖賢之明人莫可與語以內視若盲反聽若聾大夫文種入其縣知有賢者未覩所在泚求之焉得蠡而悅蠡乃謂種曰天運歷紀千歲一至黃帝之元執辰破已霸王之氣見于地戶子符以是挾弓矢以于賢

策實

卷三十一

五

王遂要種入吳既而又曰吳越二邦同氣共俗地戶之位非吳則越越王帝與言盡入大夫石買講之曰術女不貞術士不信客歷諸侯渡河津無因自致殆非貞賢大夫種進曰昔者市儉自術于晉晉用之勝楚伊尹負鼎入殷遂佐湯取天下有志之士不在遠逃取也其後勾踐失農栖于會稽之山更用種蠡之策得以存聖楷曰今南陽古宛縣也有范蠡鄉即宛之三戶地是時文種為宛令范蠡徐狂故曰范蠡吠於狗

實文種見而拜之。又吳楚春秋調楚平王時文種
 爲宛令。狎狂不治事。則二人皆狂矣。豈當時楚人
 皆狂而以不狂者爲狂乎。抑見楚風不競而托逃
 之也。嗟夫。覆楚沼吳。無非楚才。而楚不能用。以資
 他國士。生其際。那得不狂。
 王舟州曰。伍胥俠客之雄也。重在伸志。范蠡謀客
 之雄也。重在全身。負勇勝智。蠡智勝勇。

陳音

陳音者楚人也。善射。范蠡進之於越王。越王請音而
 問曰。孤聞子善射。道何所生。音曰。臣楚之鄙人。嘗步
 于射術。未能悉知其道。越王曰。然。願子一二其辭。音
 曰。臣聞。弩生于弓。弓生于彈。彈起古之孝子。越王曰。
 孝子彈者。奈何。音曰。古者人民。朴質。饑食鳥獸。渴飲
 霧露。死則裹以白茅。扱于中野。孝子不忍見父母爲
 會獸所食。故作。以守之。絕鳥獸之害。故歌曰。斷竹
 續竹。飛土逐肉。於是神農皇帝。弦木爲。剡木爲矢。

張矢之利。以威四方。黃帝之後。楚有張父。張父者。生
 于楚之荆山。不見父母。爲兒之時。習用弓矢。所射
 無脫。以其道傳于羿。羿傳逢蒙。逢蒙傳于楚琴氏。琴
 氏以爲弓矢不足。以威天下。當是之時。諸侯相伐。兵
 刃交錯。弓矢之威。不能制服。琴氏乃橫弓著臂。施機
 設樞。加之。以力。然後諸侯可服。琴氏傳之楚三侯。所
 謂句亶。鄂章。人號麋侯。翼侯。魏侯也。自楚之三侯傳
 至靈王。自稱是楚累世。蓋以桃弓棘矢。而脩鄰國也。
 自靈王之後。射道分流。百家能人。用莫得其正。臣前

人受之于楚五世于臣矣臣雖不明其道惟王試之
越王曰弩之狀何法焉陳音曰郭為方城守臣子也
教為人君命所起也牙為執法守吏卒也牛為中將
主內裏也關為守禦檢去止也錡為侍從聽人主也
臂為道路通所使也弓為將軍至重負也弦為軍師
禦戰士也矢為飛客主教使也金為實敵往不止也
銜為副使正道里也又為受教知可否也縹為都尉
執左右也敵為百死不得駭也鳥不及飛獸不暇走
弩之所向無不死也臣之愚劣道悉如此越王曰願

美寶 八卷三十一 廿

聞正射之道音曰臣聞正射之道道宸而微古之聖
人射者未發而前名其所中臣未能如古之聖人請
悉其要夫射之道身若戴板頭若激卵左膝右足橫
左手若附枝右手若抱兒舉弩望敵禽心咽爐與氣
俱發得其和平神定思去去止分離右手發機左手
不知一身異教豈况雄雌此正射持弩之道也願聞
望敵儀表投分飛矢之道音曰夫射之道從分望敵
合以參連弩有斗石矢有輕重石取一兩其數乃平
遠近高下求之銖分道妙在斯無有遺言越王曰善

盡子之道願子悉以教吾國人音曰道出于天事在
于人之所習無有不神於是乃使陳音教士習射
于北郊之外三月軍士皆能用弓弩之巧陳音死越
王傷之葬于國西號其葬所曰陳音山
聖楷按陳音山在山陰縣西南四里寰宇記曰屬
上虞縣非

美寶 八卷三十一 廿

弱弓微繳之臣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魘馬之上者頃襄王問召
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射魘馬羅驚小矢之發也何
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
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
趙者魘馬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鄭費邲邳者羅驚
也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
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
得而獲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雁

楚寶

卷三十一

其

之寶也王朝張弓而射魏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
徑屬之于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羆壞矣還射
國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奔而大
宋方與二羆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趙矣膺擊邲國
大梁可得而有也王請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
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于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
寶箭新繳以石為之射囑身於東海還益長城以為
防也言射者謂大鳥之有鈞味者以此射朝射東莒夕
發涓丘夜加卽墨顧據午道一顧及也午道則長城之

東收而太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

國布祗船則從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
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
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
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
韓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郢可得而
復有也王出寶弓寶箭新繳涉鄆塞而待秦之倦也山
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而稱王矣故曰秦
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

楚寶

卷三十一

其

臂傳楚鄆鄆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
利奮翼鼓怒方三千里則秦未可獨招而夜射也欲
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襄王因召與語遂言曰夫
先王為秦所欺而容死於外怨莫大焉今以匹夫有
怨尚有報萬乘自公子胥是也今楚之地方五千里
帶甲百萬猶足以踴躍中野也而坐受困臣竊為大
王弗取也於是頃襄王遣使於諸侯復為從欲以伐
秦
聖楷曰頃襄忘父之讐好會和親甘為秦役其不

不○足○與○有○明○矣○此○何○人○哉○獨○以○射○喻○茲○此○人○胸○中○
 眼○底○有○萬○分○不○平○實○實○見○得○天○下○形○勢○在○秦○與○楚○
 實○實○見○得○懷○王○客○死○不○可○不○報○以○不○共○戴○天○之○恨○
 擁○帶○甲○百○萬○之○師○左○榮○右○拂○何○恥○不○雲○而○乃○拱○手○
 事○人○至○足○痛○也○故○借○弱○弓○微○繳○揔○所○欲○言○又○復○隱○
 其○姓○名○羞○與○策○士○同○稱○嗟○乎○孰○謂○草○野○中○無○奇○士○
 哉○

楚實

卷三十一

七

陸法和

陸法和不知何許人也隱于江陵百里洲衣食君處
 一與苦行沙門同者自見之容色常不定入莫
 能測也或謂出自嵩高遁避避既入荆州汝陽罷
 高要縣之紫石山每故捨所居山俄有蠻賊文道期
 之亂時人以為預見萌兆及侯景始告降於法和
 謂南紀朱元英曰貧道共覆懸擊侯景去元英曰侯
 景為國立効師云擊之何也和曰正自如此及景
 渡江法和時在青谿山元英往問曰景今圍城其事
 云何法和曰凡人取果安待熟時不擦自落檀越但
 待侯景熟何勞問也固問之乃曰亦尅亦不尅景遣
 將任約擊梁湘東王於江陵法和乃請湘東乞征約
 召諸蠻弟子八百人在江津二日便發湘東遣胡僧
 祐領千餘人與同行法和登艦大笑曰無量兵馬江
 陵多神祠人俗恒所祈禱自法和軍出復一驗人
 以為神皆從行故也至赤沙湖與約相對法和乘輕
 船不介冑泅流而下去約軍一里乃遣謂將士曰
 觀彼龍睡不動吾軍之龍甚自踴躍即攻之若得待

楚實

卷三十一

七

明日當不損客至一人而破賊然有惡處遂縱火劫於前而逆風不便法和執白羽麾風勢即透約衆皆見梁兵步于水上於是大潰皆投水而死約逃竄不知所之法和曰明日午時當得及期而未得人問之法法和曰吞前于此洲水乾時建一利誑檣越等此雖爲刺實是賊標今何不向標下求賊也如其言果於水中見約抱利仰頭裁出鼻遂擒之約言求就師目前死法和曰檣越有相必不兵死且于王有緣決無他慮王於後當得檣越力耳湘東果雜用爲扼守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及魏圍江陵約以兵赴救力和法既平約往進見王僧辯於巴陵謂曰貧道已斷侯景一臂其更何能爲檀越宜即遂取乃徑還謂湘東王曰侯景自然平矣無足可慮蜀賊將至法和請守巫峽待之乃摠諸軍而往親運石以填江三日水遂不流橫之以鐵鑊武陵王紀果遣蜀兵來渡峽口勢感進退不可王琳與法和經畧一戰而殄之軍次白帝謂人曰諸葛孔明可謂名將吾自見之此城旁有其埋弩箭鏃一斛許因挿表令掘之如其言又嘗至襄陽城北大樹

下畫地方二尺令弟子掘之得一龜長尺半以杖叩之曰汝欲出不能得已數百歲不逢我者豈見天日乎爲授三龜龜乃入草初入山多惡疾人法和爲採藥療之不過三服皆差即求爲弟子山中毒蟲猛獸法和授其禁戒不復噬螫所泊江湖必於峯側結表云此處放生漁者皆無所得寸有少獲輒有大風雷船人懼而放之風雷乃定晚雖將兵猶禁諸軍漁捕有竊違者中夜猛獸必來欲噬之或亾其船纜有小弟子戲截地頭來請法和法和曰汝何意殺地因

楚寶

卷三十一

三

持以示之弟子乃見地頭辭袴襦而不落法和使僦爲地作功德又有人以牛試刀一下而頭斷來請法和法和曰有一斷頭牛就卿徵命殊急若不爲作功德一月內報至其人弗信少日果死法和又爲人置宅闢墓以避禍求福嘗謂人曰勿繫馬於確其人行過鄉曲門側有確因繫馬於其柱入門中憶法和戒交出將解之馬已斃矣梁元帝以法和爲都督鄧州刺史封江乘縣公法和稱臣其啟文朱印名上自稱司徒梁元帝謂其僕射王褒曰我未嘗有意用

陸爲三公而自稱何也。喪曰彼既以道術自命，容易先知。梁元帝以法和功業稍重，遂就加司徒、都督、刺史。如故部曲數千人，通呼爲弟子。唯以道術爲化，不以法獄加入。又列肆之內，不立市丞牧佐之法。饗人領受，但以空櫃蓋在道間，上開一孔，以受錢。賈客店人隨貨多少，計其估限，自委櫃中行掌之。司夕方開，取條其孔目，輸之於庫。又法和平常言若不出口時，有所論則雄辯，無敵。然猶帶鬢音，善爲攻戰具。在江夏大張兵艦，欲襲襄陽而入武關。梁元帝使止之。法

兼寶 卷三十一

和曰：法和是求佛之人，尚不希釋梵。夫王坐處，豈規主位。但於空王佛所，與至上有香火，因緣見至。上應有報，至故求援耳。今既被疑，是定業不可改也。於是設供食具，大餽薄餅，及魏舉兵法，和自郢入漢口，將赴江陵。梁元帝使人逆之，曰：此自能破賊，但鎮郢州，不須動也。法和乃還州，聖其城門，着羸白布衫布袴，和中大繩束腰，坐葦席。終日乃脫之。及開梁元帝敗滅，復取前凶服着之。哭泣受吊，梁人入魏，果見餽餅焉。法和始於百里洲造壽王寺，既架佛殿，更截梁柱。

日後四十許年，佛當遭雷電，此寺幽，可以免難。及魏平荆州，宮室焚燼，摠管欲發取壽王佛殿，嫌其材短，乃停後。周氏滅佛法，此寺隔在陳境，故不及難。天保六年，奉清河王岳進軍臨江，法和舉州入齊。文宣以法和爲大都督，十州諸軍事，大尉公。西南大都督五州諸軍事，荆州刺史，安湘，肥公。宋莅爲郢州刺史，官爵如故。莅弟邁爲散騎常侍，儀同三司。湘州刺史，義興縣公。梁將侯瑱來逼江夏，齊軍棄城而退。法和與宋莅兄弟入朝，文宣聞其奇術，虛心相見。備三

兼寶 卷三十一

公鹵簿於城南十二里，供帳以待之。法和遙見鄴城下馬，禹步辛術，謂曰：公旣萬里歸誠，至上虛心相待，何爲作此術。法和手持香爐，步從路車，至於館。明日引見，給通幟，油絡綱，車仗身百人，請闕通名，不稱官爵。不稱臣，但云荆山居士。文宣宴法和及其徒，屬於昭陽殿。賜法和錢百萬，物萬段。甲第一區，田一百頃。奴婢二百人，生資什物稱是。宋莅千段，其餘儀同。刺史以下各差，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自便盡。以官所賜宅營佛寺，自居一房。

凡人無異三年間再為太尉世猶謂之居士無疾而告弟子死期至時燒香禮佛坐繩床而終浴訖將歛屍小縮止三尺許文宣令開棺視之空棺而已法和尚書其所居壁而塗之及剝落有文曰十年天子為尚可百日天子急如火周年天子遞代坐又曰一母生三天兩天共五年說者以為婁太后生三天子自孝昭即位至武成傳位後至共五年焉法和在荆郢有少姬年可二十餘自稱越姥身披法服不嫁恒隨法和東西或與其私通十有餘年今者賜棄別更他

楚寶 卷三十一

溘有司考驗並實越姥因爾改適生子數人公安袁小修曰昔荆山居士陸法和初居江陵之百里洲繼居邑之紫石山後乃卜築鹿苑嘗云吾著脚名山多矣未有秀遠如鹿苑者蓋因峯為墻因水為池因巖為室因隘為門戶不修飾而自極煙雲之美法和擇而居之可為神眼後來開府郢州似未嘗久居此也昔臺城之難為千古學佛者口實然此大士一出而剪其羽翼侯景之首且暮至江陵矣彼殺學佛者而即為學佛者所殺可云

佛法無霧險哉萬回孟渡之流圓珪七辛之輩其跡或出野乘而大士呼風役鬼之奇正史揭而書之以為不可信則臺城之事亦不足信矣法和居江夏大張兵艦欲襲襄陽入武關梁元止之法和以空王佛所與主上有香火因緣應有報至故來抹解耳何以致疑夫以空王佛所同學之友沙劫不忌拯其患難至于萬不可抹然後已尤大士中之有俠骨者哉予欲于緇鐵峽上治一室以祠法和而徐議佛宮聞夷陵雷太史亦有此志俟其歸

楚寶 卷三十一

相與偕之毋使荆州出此一大神聖任其香火寂寂也

張惟孝

張惟孝字仲友襄陽人長六尺通春秋下第乃工騎射城中亂爭出關惟孝拔劍殺數人趨白河見一舟壯鉅甚急登之舟人不可惟孝曰今日之事非汝即我能殺我者得此舟宸披靡遂以舟送鄧州兵亂奔沙洋別之傑為帥盡隘諸湖不泄水惟孝令二人賈服前行密窺隘兵曰易與耳乃與十騎衣黑袍假為敵兵曰後隊亟至守隘四五百人悉背舟趨藕池開慶元年卜居江陵至沙市農舟大集不可涉頃有養

楚寶

卷三十一

世五

冠張蓋從者數十則宣撫姚希得之第也令曰敢有爭岸者投水中惟孝睨良久提劍驅左右而出舉白旗以麾令眾船登岸毋敢亂次幹官鍾費英見而異之以告唐舜申舜申曰吾故人也具言惟孝平生蜚英謂曰今日正我輩趨事赴功之秋惟孝不答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道希得羅致之宴仲宣樓蜚英酒酣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途向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

上至公安下及墨山游跡相繼希得大喜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耶為君侯紆一疋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沸五州危甚於是擊鼓耀兵不數日宸至萬人鼓噪俱捷江上平制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物色之不可得或云已趨淮甸後不知所終

聖楷曰姚平仲取其功之不就遂乘青驃亡命一晝夜馳七百五十里入華山以為淺又奔蜀入青城山朝廷數物色求之不得其藏一身可謂勇矣

楚寶

卷三十一

世六

若張惟孝布衣耳藏甲士五千人不在山不在市呼之立至解之立散不得其姓氏不知其所往此又豈平仲所可及乎天下多事往往由英傑輩不為我用如張元昊吳昊之類皆是然不若惟孝之更異也吁觀其朝廷負人福難禍易之語安得不令英傑輩灰心耶

楚寶宦蹟論次

登高望遠舜階還過衡陽涉澧渡江禹功半在荒服
是以塗山之會貢九州而稱荆太史陳詩歌二南以
首楚春秋多賢大夫然丹能誦祈招之什兩漢若術
良蹟隆中獨高梁父之吟又若羊祜之淚杜預之碑
武昌之柳南樓之月嶽麓梅花無端急雲西山杯酒
散作湘春每披往牒良懷儀軌倘執筆而隨長吏之
後其更有進于斯者乎述宦蹟第二十凡三卷

宦蹟一

楚寶

宦蹟論次

乙

召公爽	方叔	然丹
伯州犁	吳起	馮援
宋均	衛玠	馮緄
度尚	楊璇	孫堅
宦蹟二		
諸葛亮	關羽	羊祜
杜預	鄒弘	陶侃
庾亮	劉道奎	王僧虔
顧憲之	孫瑒	申徽

楊大眼

宦蹟三

李泌	呂誣	元結
韓思復	裴休	李允則
張詠	岳飛	李種
辛棄疾	楊時	劉璣
張栻	朱熹	陸九淵
真德秀		

楚寶

宦蹟論次

二

楚寶宦蹟論次終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石開雲較訂

宦蹟

召公奭

召公奭與周同姓姬氏初爲西伯之大夫巡行南國以布厥政有司請召民公曰不勞一身而勞百姓非吾君之志也乃徧歷鄉邑有棠樹決獄政事其下自

楚寶

卷三十二

侯伯至庶人各得其所無失職者召伯卒而民人思召公之政懷棠樹不敢伐歌詠之作甘棠之詩

小序曰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于南國

朱子傳曰召伯巡行南國以布文王之政或舍甘

棠之下其後人思其德故愛其樹而不忍傷也

聖楷曰考文王時南國雖不盡屬楚然殷武之詩

曰惟汝荆楚居國南鄉則楚爲南國亦已久矣且

鬻熊子事文王先諸姬受封江漢汝墳尤爲聖教

首善地披服遠而勤勞大與邠土同一忠厚之遺

就謂二南之風非卽楚國之風也歎嗟乎楚人不

忍忘君卽懷王字宛猶思三戶况召伯哉故十五

國相隨以盡而燕獨後亾秦甫二世告滅而楚裔

之在滇嶠者猶稱王數世否誦甘棠之詩於是乎

有感又按孔子別時寓楚風于二南其意蓋將

用楚以觀周召之美化善乎郝京山先生之言曰

孔子生平所欲有爲者莫如楚魯定公十二年罷

司寇去魯至哀公十一年返在外十有四年而居

陳蔡者強半陳蔡小國耳晉楚與交爭其君臣流

楚寶

卷三十二

雜朝不及夕孔子奚取焉蓋二國者楚之屬也其

往來頻數意嘗在楚也是時齊將絕晉且分諸姬

惟衛而國小政亂皆不足以有爲山東諸國惟楚

地廣民衆檀弓記有子之言曰夫子失魯司寇將

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其故可知也及楚

昭王使人聘陳蔡大夫沮之子貢適楚昭王以兵

來迎欲封孔子書社地七百里子西不可而昭王

遂卒向使昭王不死孔子其能舍楚乎世儒謂孔

子夷楚眞無稽之言也

方叔

方叔周宣王卿士也宣王北伐獫狁之後獫荆背叛乃命方叔為將以征之方叔蓋嘗與北伐有功者獫荆聞其名不戰而皆來畏服故詩人歌采芑以美南征焉

京山郝敬曰按世儒謂春秋夷楚據是詩之言蠻荆耳夫禹貢九州荆居第六則壤近中原江漢汝墳二南首善也焉得比諸荒服蠻夷荒服環畿甸四面二千三百里外皆得稱之何獨南土耳三代

楚賈

卷三十二

以前帝都居北故南土遠今楚正四字之中衡據五嶺以外南連百粵閩廣西南夷古皆屬荆故稱荆蠻非謂荆盡蠻也荆地半天下王者南面失楚如面墻江界險阻亂則先叛是以商周中興先服楚也若蠻夷也者先王荒之而已何以伐為商頌云維汝荆楚居國南鄉言近也是詩亦云征伐獫狁獫荆來威言獫狁遠而蠻與荆近不得不征也後儒解春秋尊齊晉為揜楚之說考之詩書按之地里本無稽何以稱之

又曰

夷夏天地自然之恨也西周之亡也以戎故春秋謹之如戎伐周侵齊魯侵曹狄滅衛滅邢長狄赤白狄陸渾戎蠻子之類明書于策此正所謂夷狄也至于九州幅員之內西有秦南有楚東有吳越其君皆神明之後其地皆天府神州而世

儒一切指為夷狄謂不可與同盟會然則北有燕盟會不與亦夷狄乎且禹貢九州之地皆諸夏也秦楚吳越居九州地之三倘畫窮為夷狄則天不足九野地不滿九州而禹貢為虞文春秋為殘局矣仲尼何樂為此乎世儒既謂楚為夷謂攘楚為

楚賈

卷三十二

霸又謂楚與齊晉并稱五霸是自背其說也謂楚僭王陵諸姬無所逃罪謂為夷狄則楚未服也楚為夷則江漢襄鄧淮汝徐沛間皆夷矣秦漢以來真人輩出大半楚產仲尼雖不得知豈其舉東南半壁盡割棄之乎甚無謂也

然丹

然丹字子華，鄭大夫子然子也。康王六年，鄭子孔之亂，子華奔楚。楚以為右尹。靈王十一年，狩于州來。次于賴尾，使蕩侯潘子司馬督翫尹午陵尹喜帥師圍徐。以懼吳。楚子次于乾谿，以為之援。兩雲王冠皮冠衣。秦復陶翠被豹舄，執鞭以出。僕折父從。右尹子華夕，王見之，去冠被舍，鞭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繇與呂伋太子王孫牟叔子變父叔子禽父子周金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帶，以為

楚寶

卷三十二

五

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繇辟在荆山，筭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帶？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帶，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違我而與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羹，暗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

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

王命剝圭以為鉞，秘敢請命王入視之。析父謂子華曰：摩厲以須，王出否？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

楚寶

卷三十二

六

之。情。惜。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主。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鼓。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乾。谿。之。難。既。逼。子。華。曰：請待于郊，以聽國人。王曰：衆怒不可犯也。曰：若入于大都，而乞師于諸侯。王曰：皆叛矣。曰：若亾于諸侯，以聽大國之圖。君也。王曰：大福不再，祇取辱焉。然丹乃歸于楚。平王立，使然丹簡上國之兵于宗丘。且撻其民，分貧拯窮，長孤幼，養老疾，收介特，救災患，宥孤寡，赦罪戾，詰姦慝，舉淹滯，禮新叙，舊祿，勅合親，任良物，官使屈罷

簡東國之兵於召陵亦如之好於逸輿息民五年而後用師子革之謀也

鍾惺曰楚子次于乾谿令尹子革與之語所謂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者人以爲在後引祈招詩一段不知與君王哉畏君王哉數段令王之氣柔而心開矣至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語有分曉隱然見周之初楚不得與四國爭非一味順從而已對驚至一味順從不得然王見左史倚相趨過曰是良史也子

楚寶

卷三十二

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靈王暴侈猶能重好學之臣亦非後世所及

乾谿考

聖楷按乾谿在城父卽今亳州也與章蔡臺原非一處東軒筆錄辨之甚詳又春秋繁露云乾谿有物女木盡則見水滿則不見靈王樂之舉國以爲三年不罷物女事甚奇無人拈出

伯州犁

伯州犁晉伯宗子伯宗之難伯州犁來奔共王以爲大率十六年晉楚戰于郟陵王登巢車以望晉軍令尹子重使伯州犁侍于王後王曰聘而左右何也曰召軍吏也皆震于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度卜於先君也徹幕矣曰將發命也甚驚且塵上矣曰將塞井夷竈而爲行也皆乘矣左右執兵而下矣曰聽誓也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皆下矣曰戰禱也伯州犁以公卒告王時楚之臣苗賁皇在晉厲公

楚寶

卷三十二

之側亦以王卒告公皆曰國士在且厚不可當也楚康王十三年及秦人侵鄭至于城麋鄭皇頡戍之出與楚師戰敗穿封戍囚皇頡公子圍與之爭之正于伯州犁伯州犁曰請問于囚乃立囚伯州犁曰所爭君子也其何不知上其手曰夫子爲王子圍寡君之賈介弟也下其手曰此子爲穿封戍方城外之縣尹也誰護子囚曰頡遇王子弱焉戍怒抽戈逐王子圍弗及楚人以皇頡歸十四年宋向戌欲彌兵合晉楚及諸侯之大夫盟于宋令尹子木襄甲伯州犁曰合

諸侯之師以爲不信無乃不可乎夫諸侯望信于楚是以來服若不信是棄其所以服諸侯也固請釋甲子木曰晉楚無信久矣事利而已苟得志焉用信太幸退告人曰令尹將死矣不及三年求逞志而棄信志將逞乎志以發言言以出信信以立志參以定之信以何以及三子木果死郊赦四年公子圍聘于鄭且娶于公孫段氏既聘將以辰逆于產患之使子羽辭曰以敝邑福小不足以容從者請環聽命圍使太宰伯州犁對曰君辱賜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媿

楚實

卷三十二

九

有而室園布几遊告于莊共之廟而來若野賜之是委君貶于草莽也是寡大夫不得列于諸卿也不宜唯是又使圍蒙其先君將不得爲寡君老其茂以復矣唯大夫圖之子羽曰小國無恃實其罪將恃大國之安靖已而無乃包藏禍心以圖之小國失恃而懲諸侯使莫不憾者距違君命而有所壅塞不行是懼不然敝邑館人之屬也其敢愛豐氏之祧伍舉知其有備也請垂橐而入入逆而出遂會于執設服離衛鄭人謂其似君也伯州犁曰此行也辭而假之寡

君鄭行人揮曰假不反矣伯州犁曰子姑欲子誓之欲背誕也子羽曰當璧猶在假而不反子其無憂乎及圍將行大事思伯州犁而殺之于郊

聖楷曰晉伯宗朝以喜歸其妻曰子貌有喜何也曰吾言于朝諸大夫皆謂我智似陽子對曰陽子華而無實至言而無謀是以難及其身子何喜焉伯宗曰吾飲諸大夫酒而與之語爾試聽之曰諾既飲其妻曰諸大夫莫子若也然而民不戴其上久矣難必及于子盍亟索士懲虬州犁焉得果陽

楚實

卷三十二

十

及伯宗將遇害畢陽實送州犁于楚今觀州犁在楚智非不及其父也而卒亦不免殺身之難春秋之際禍福之機危矣哉然而明哲婦人如州犁母者當其時抑又何多也

吳起

吳起者衛人也。好用兵。嘗學于曾子。魏武侯封為西河守。甚有聲名。公叔為相。尚魏公。至而以謀去吳起。武侯疑之。而弗信也。吳起懼得罪。遂去。即之楚。楚悼王素聞起賢。至則相楚。明法審令。捐不急之官。廢公族疏遠者。以撫養戰國之士。要在強兵。破馳說之言。從橫者。於是南百不越。北并陳蔡。却三晉。西伐秦。諸侯患楚之彊。故楚之貴戚盡欲害吳起。及悼王死。宗大臣作亂。而攻吳起。吳起走之。王尸而伏之。擊起

楚實

卷三十二

十一

之徒。因射刺吳起。并中悼王。悼王既葬。太子立。乃使令尹盡誅射吳起而并中王尸者。坐射起而夷宗死者七十餘家。

茅坤曰：吳起入楚，多戰功。太史公並為虛語以序次之。而不及其治兵合戰之畧。惜哉。

聖楷曰：史稱吳起嘗學于曾子。觀其守西河時。對魏武侯曰：在德不在險。又云：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盡為敵國也。此數語便知學有原本處。不可以其猜忍好色而忽之。

馬援

馬援字文淵。茂陵人。初事光武。封新息侯。二十四年。武威將軍劉尚擊武陵蠻軍沒。援因復請行。時年六十二。帝愍其老。未許之。援自請曰：臣尚能披甲上馬。帝令試之。援據鞍顧盼。以示可用。帝笑曰：嬰鏢哉。是翁也。遂遣援率中郎將馬武、耿舒、劉匡、孫永等將十二郡募士及弛刑四萬餘人。征五溪。援夜與送者訣。謂友人謂者杜愔曰：吾憂厚恩。年迫餘日。索營恐不得死。國事今復所願。甘心瞑目。但畏長者家兒。或在

楚實

卷三十二

十三

左右。或與從事。殊難得。謂介獨惡。是耳。明年春。軍至臨邛。遇賊。攻縣。援迎擊破之。斬獲二千餘人。皆散。走入竹林中。初軍次下。內有兩道。可入。從壺頭。則路近。而水險。從充。則塗夷。而運遠。帝初以為疑。及軍至。耿舒欲從充道。援以為棄。日費糧。不如進壺頭。搃其喉。咽充賊。自破。以事上之。帝從。援策三月。進營壺頭。賊乘高守隘。水疾。船不得上。會暑。甚。士卒多疫。死。援亦中病。遂困。乃穿岸為室。以避炎氣。賊每升。險鼓譟。援輒曳尾以觀之。左右哀其壯意。莫不為之流涕。吹

舒與兄好時侯弁書曰前舒上書當先擊充糧雖難
運而兵馬得用軍人數萬爭欲先奔今壺頭竟不得
進大軍佛鬱行死誠可痛惜前到臨縣賊無故自致
若夜擊之即可殄滅伏波類西域賈胡到一處輒止
以是失利今果疾疫皆如舒言弁得書奉之帝乃使
虎賁中郎將梁松乘驛責問援因代監軍會援病卒
松宿懷不平遂因事陷之帝大怒追收援新息侯印
綬援妻孥惶懼不敢以喪還舊塋裁買城西數畝地
築塋而已賓客故人莫敢弔前雲陽令同秬朱勃詣

楚寶 卷三十二

關上書曰臣聞王德聖政不忌人之功採其一美不
求備于衆故高祖赦蒯通而以王禮葬田橫大臣曠
然咸不自疑夫大將在外讒言在內微過輒記大功
不計誠為國之所慎也故章邯畏口而奔楚燕將據
聊而不下豈其甘心末規哉悼巧言之傷類也竊見
故伏波將軍新息侯馬援按自西州欽慕聖義問闕
險難觸骨萬死孤立羣貴之間傍無一言之佐馳深
淵入虎口豈顧計哉竊自知當要七羆之使微封侯
之福邗八年車駕西討隗囂圖計狐疑衆營未集援

建空道之策卒破西州及吳漢下隴冀路斷隔唯獨
秋道為國堅守士民饑困寄命漏刻援奉詔西使鎮
慰邊衆乃招集豪傑曉誘羌戎謀如湧泉勢如轉規
遂收倒懸之急存幾亡之城兵食既乏因糧敵人饑
冀略平而獨守空羸兵動有功師進輒克銖鋸先零
緣入山谷猛怒力戰飛矢貫脛又出征交趾土多瘴
氣援與妻子生訣無悔吝之心遂斬滅徵側克平一
州問復南討立陷臨鄉師已有業未竟而死吏士雖
瘦援不獨存夫戰或以久而立功或以速而致敗深

楚寶 卷三十二

入未必為得不進未必為非人情豈樂久屯絕地不
生歸哉惟援得事朝廷二十二年北出塞漠南渡江
海觸冒害氣僵死軍事名滅爵絕國士不傳海內不
知其過庶未聞其毀卒遇三夫之言橫被誣妄之
讒家屬杜門尋不歸墓怨隙金與宗親佈慄死者不
能自列生者莫為之訟臣竊傷之夫明王釀于用賞
約于用刑高祖嘗與陳平金四萬斤以問楚軍不問
出入所為豈復疑以錢穀問哉夫操孔父之忠而不
能自免于讒此邗陽之所悲也詩云取彼讒人投界

豺虎豺虎不食投界有北有北不受投界有昊此言
欲令上天而平其惡惟陛下得思賢儒之言無使功
臣懷恨黃泉臣聞春秋之義罪以功除聖王之祀臣
有五義若援所謂以死勤事者也願下公卿平援功
罪空絕空續以朕海內之望臣年已六十嘗伏田里
竊感樂布哭彭越之義胥陳悲憤戰慄闕庭書奏報
臆田里勃字叔陽年十二能誦詩書嘗候援兄况勃
衣方領能規步辭言嫻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况知
其意乃自酌酒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

楚賈

卷三十二

五

當從汝稟學勿畏也朱勃未二十右扶風請試守涓
城率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援後雖貴
嘗待以舊恩而卑侮之勃愈身自親及援遇讒唯勃
能終焉

宋均

宋均字叔庠南陽安衆人也父伯建武初為五官中
郎將均以父任為郎時年十五好經書每休沐日輒
受業博士通詩禮善論難至二十餘調補辰陽長其
俗少學者而信巫鬼均為立學校禁絕淫祀人皆安
之以祖母喪去官客游潁川後為謁者會武陵蠻反
圍武威將軍劉尚詔使均乘傳發江夏奔命三千人
往救之既至而尚已沒會伏波將軍馬援至詔因令
均監軍與諸將俱進賊拒抗不得前及馬援卒于師

楚賈

卷三十二

六

軍士多溫溼疾病死者大半均慮軍遂不反乃與諸
將議曰今道遠士病不可以戰欲權承制降之何如
諸將皆伏地莫敢應均曰夫忠臣出境有可以安國
家專之可也乃矯制調伏波司馬呂种守沅陵長命
种奉詔書入虜營告以恩信因勒兵隨其後蠻夷震
怖即共斬其大帥而降於是入賊營散其食遣歸本
親為置長吏而還均未至先自劾矯制之罪光武嘉
其功迎賜以金帛令過家上冢其後每有四方異議
數訪問焉仕至尚書令以疾乞免卒于家

衛颯

衛颯字子產河內修武人家貧好學問隨師無糧嘗備以自給建武初遷桂陽太守颯與交州接壤頗染其俗不知禮則颯下車修庠序之教設婚姻之礼非年間邦俗從化先是合派瀆陽曲江三縣越之故地武帝平之內屬桂陽民居深山窮溪谷習其風土不出田租去罷遠者或且千里吏事往來輒發民乘船名曰傳役每一吏出徃及數家百姓苦之颯乃鑿山通道五百餘里列亭傳置郵驛於是役省勞息茲吏

杜絕

卷三十二

七

杜絕流民稍還漸成聚邑使輸租賦同之平民又來陽縣山鐵石他聽民庶嘗依因聚會私為冶鑄遂招來亾命多致姦盜颯乃上起鐵官罷斥私鑄歲所增入五百餘萬颯理郵民事居官如家其所施政莫不合於物宜視事十年罷內清理二十五年徵還光武欲以為少府會颯被疾不能拜起勅以桂陽太守颯家賜錢十萬後卒于家南陽沈充代颯為桂陽亦善其教屢民種殖桑柘麻苧之屬勸令養蠶織履民得利益焉

聖楷曰繼衛颯而治桂陽者又有許荆俱載後漢

循吏傳荆字少張會稽人和帝時遷桂陽太守嘗行春至耒陽有蔣均者兄弟爭財互訟荆歎曰吾荷國重任教化不行咎在太守乃使吏上書陳狀乞詣廷尉均遂感化在任十二年父老稱歌徵拜諫議大夫桂陽人為立廟樹碑按荆治蔣均兄弟雖是以身率之其實以術馭之小民頑梗有不畏守令而畏朝廷者為治何可無術也

杜絕

卷三十二

七

馮緄

馮緄字鴻鄉巴蜀宕渠人官廷尉太常時長沙蠻寇益陽屯聚積久至延熹五年衆轉盛而零陵蠻賊復反應之合二萬餘人攻燒城郭殺傷長吏又武陵蠻夷悉反寇掠江陵間荆州刺史劉度內馳太守李肅竝奔走荆南皆沒於是拜緄爲車騎將軍將兵十餘萬討之詔策緄曰蠻夷猾夏久不討掘各焚都城蹈藉官人州縣將吏死職之臣相逐奔竄曾不反顧可愧言也將軍素有威猛是以擢受六師前代陳湯馮

楚實

卷三十二

九

傳之徒以寡擊衆郵支夜郎樓蘭之戎頭懸都街衛霍北征功列金石是皆將軍所究覽也今非將軍誰與修復前迹進赴之空權時之策將軍一之出郊之事不復內御已命有司祖于國門詩不云乎進厥乎臣闕如虺虎敷敦淮濟仍執醜虜將軍其勉之時天下饑饉帑藏虛盡每出征伐嘗減公卿奉祿假王侯租賦前後所遣將帥宦官輒陷以折耗軍資往往抵罪緄性烈直不行賄賂懼爲所中上疏曰執得空姦伯夷可疑苟曰無猜盜跖可信故樂羊曾功文侯

示以謗書願請中嘗侍一人監軍財費尙書朱穆奏緄以財自嫌失大臣之節有詔勿劾緄至長沙賊聞悉詣營道乞降進擊武陵蠻夷斬首四千餘級受降十萬餘人荆州平定詔書賜錢一億固讓不受振旅還京師推功於從事中郎應奉薦以爲司隸校尉而上書乞骸骨朝廷不許後拜屯騎校尉復爲廷尉卒于官

楚實

卷三十二

十

聖楷按應奉字世叔南頓人少聰警讀書五行俱下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舉茂才詔拜武陵太守先是武陵蠻酋詹山等四千餘黨叛執縣令奉到官慰納山等皆悉降散於是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變俗坐公事免延熹中蠻復亂馮緄以奉有恩威請與俱拜從事中郎奉勤設方畧乃破賊故緄推功于奉及黨綱起奉引疾自退追愍屈原著感騷三十篇卒子邵字仲遠弟子瑒瑒金以文才稱中興初有應姬者生四子而寡見神光昭社試探之乃得黃金自是諸子官學並有才名至瑒七世通顯

度尚

度尚字博平山陽湖陸人延熹五年長沙零陵賊合
七八千人自稱將軍入桂陽蒼梧南海交阯交阯刺
史及蒼梧太守望風逃去二棍皆沒遣御史中丞盛
修募兵討之不能尅豫章艾縣人六百餘人應募而
不得賞直怨恚遂反焚燒長沙攸縣冠益陽殺縣令
辰漸盛文遣謂者馬睦督荆州刺史劉度者尚書奏
睦度奔徙桓帝詔公卿舉任代劉度者尚書奏舉
尚自右校令擢為荆州刺史尚躬率部曲與同勞逸

楚寶

卷三十二

廿

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購賞進擊大破之降者數萬
人桂陽宿賊渠帥卜陽潘鴻等畏尚威烈徙入山谷
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
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擊之而士卒驕富莫有蘭志尚
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乃宜言卜陽潘鴻作賊
十年習于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羈所發
悉至爾乃并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
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
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向人人慰勞深自咎責因

楚寶

卷三十二

廿

曰上陽等財寶足富數世諸卿但不并力耳所少
少何足介意衆聞咸憤踊尚勅令秣馬蓐食明旦徑
赴賊屯陽鴻等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遂大
破平之尚出兵三年羣寇悉定七年封右鄉侯遷桂
陽太守明年徵還京師時荆州兵朱蓋等征戍役久
財賞不贍忿恚復作亂與桂陽賊胡蘭等三千餘人
復攻桂陽焚燒耑縣太守任胤棄城走賊衆遂至數
萬轉攻零陵太守陳球固守拒之於是尚為中郎
將將幽冀黎陽烏桓步騎二萬六千人救球又與長

楚寶

卷三十二

廿

沙太守抗徐等發諸羈兵并勢計擊大破之斬蘭等
首三千五百級餘賊走蒼梧詔賜尚錢百萬餘人各
有差時抗徐與尚俱為名將數有功復以尚為荆州
刺史卒于官
史懷曰奪其所不可舍而嚼之以所未得籠絡顛
倒用衆之法甚奇甚快使敵之惧者化而驕我之
驕者化而銳其轉移之妙全在先有以緩之緩近
于懈而乃以為奮此兵之所以不可測也
聖楷按陳球字伯真淮浦人為零陵太守值賊來

攻零陵下濕編木爲城不可守。倂掾史白徙家避。難。球怒曰：太守分國虎符受任一邦，豈顧妻孥而沮國威乎？乃悉老弱守弦木爲弓，羽茅爲矢，置機發之，射千餘步。多所殺傷，賊復激水灌城，球輒于內因地勢夾水，反滄賊相拒不下。會度尙救至，遂共破平之。抗徐字伯徐，丹陽人。初試守宣城，悉移深林遠藪，椎髻島語之人，置于縣下。由是境內無復盜賊。後屢破賊，封東鄉侯。遷太山都尉。及在長沙，宿賊皆平。卒于官。今長沙志失載。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楊璇

楊璇字璣，平會稽烏傷人。璇初舉孝廉，稍遷。靈帝時爲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獍賊相聚攻郡，邑賊震多而璇力弱，吏人憂恐。璇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繫布索于馬尾。又爲兵車，專教弓弩，尅期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布煖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羣盜波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渠帥絕境。以清荆州刺史。趙凱誣奏璇實非身破賊，而安

楚寶

卷三十二

三

有其功。璇與相章奏凱，有黨助，遂檻車徵璇，防禁嚴密。無繇自訟，乃噬臂出血，書衣爲章，具陳破賊形執。又言凱所誣狀，潛令親屬詣闕，通之。詔書原璇，拜議郎。凱反，受誣人之罪。璇三遷爲渤海太守，所在有異政。徵拜尙書僕射，卒于家。

史懷曰：兵家用奇，前無所因，以敵爲師，當機而巧，生焉。事過則已，但可一試，而不可屢行。如田單火牛，是也。楊璇制馬車用火牛之意，而加減甚妙。且今車戰制虜，此法安可不講。

范曄論曰安順以後風威稍薄冠攘窳橫緣隙而生剽人盜邑者不闕時月假署皇王者蓋以十數或托驗神道或矯妄冕服然其雄渠魁長未有聞焉猶以壘盈四郊奔命首尾若夫數將者竝宣力勦慮以勞定功而景風之賞未甄膚受之言互及以此而推政道難乎以免

孫堅

孫堅字文臺吳郡富春人蓋孫武之後也少為縣吏屢以破賊功拜別部司馬遷章韓遂作亂京州中郎將董卓拒討無功中平三年遣司空張溫行車騎將軍西討章等溫表請堅與參軍事屯長安溫以詔書召卓卓良久乃詣溫溫責讓卓卓應對不順堅時在坐前耳語謂溫曰卓不怖罪而賜張大語宜以召不時至陳軍法斬之溫不從堅因起出章遂聞大兵向至黨眾離散皆乞降軍還議者以軍未臨敵不斷功

賈

賈然聞堅數卓三罪勸溫斬之無不歎息拜堅議郎時長沙賊區星自稱將軍眾萬餘人攻圍城邑乃以堅為長沙太守到觀親率將士施設方畧旬月之間克破星等周朝郭石亦帥徒眾起于零桂與星相應遂越境尋討三羆肅然漢朝錄前後功封堅身程侯靈帝崩卓擅朝政橫恣京城諸州羆金與義兵欲以討卓堅亦舉兵荊州刺史王胤素遇堅無禮堅過殺之北至南陽眾數萬人南陽太守張咨聞軍至晏然自若堅以牛酒禮咨咨明日亦答饋堅酒酣長沙至

簿再入白堅南陽太守稽停義兵使賊不時討請收
出按軍法從事便牽于軍門斬之聽中震懼無求不
獲前到魯陽與表術相見術表堅行破虜將軍領豫
州刺史遂治兵于魯陽城當進軍討卓遣長史公仇
稱將兵從事還州督促軍糧施帳幔于城東門外租
道送稱官屬金會卓遣步騎數萬人逆堅輕騎數十
先到堅方行酒談笑勅部曲整頓行陣無得妄動後
騎漸益堅徐罷坐導引入城乃謂左右曰向堅所以
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諸君不得入耳卓兵見堅士

魏書

卷三十二

七

震甚整不敢攻城乃引還堅移屯梁東大為卓軍所
攻堅與數十騎潰圍而出堅嘗著赤罽幘乃脫幘令
親近將祖茂著之軍騎爭逐茂故堅從間道得免茂
困迫下馬以幘冠冢間燒著因伏草中卓騎望見圍
繞數重定近覺是極乃去堅復相收兵合戰于陽人
大破卓軍卓其都督蔡雄等是時或問堅于術術懷
疑不運軍糧陽人去魯陽百餘里堅夜馳見術畫地
計校曰所以出身不顧上為國家討賊下為將軍家
門之私譽堅與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將軍受爵潤

之言還相嫌疑術跋踏即調發軍糧堅還屯卓懼堅
猛壯乃遣將軍李傕等來求和親令堅列疏子弟往
刺史魏守者許表用之堅曰卓逆天無道蕩覆王室
今不夷汝三族縣示四海則吾死不瞑目豈將與乃
和親邪復進軍大谷拒雜九十里卓尋徙都西入關
焚燒雜邑堅乃前入至雜修諸陵平寨卓所發掘訖
引軍還住魯陽初平三年術使堅征荊州擊劉表表
遣黃祖逆于樊鄧之間堅擊破之迫渡漢水遂圍襄
陽單馬夜行峴山為祖軍士所射殺

魏書

卷三十二

六

聖楷曰呂溫題陽人城詩云忠驅義威即風雷誰
道南方毛武才天下起兵誅董卓長沙子弟最先
來張謂亦云董卓狼顧文臺以三湘之衆績若勤
王然使張温始從破虜之言則誅卓一夫之力耳
何至動天下之兵而使漢祚終移也孫氏據有江
東數世豈非天意哉

楚實卷三十三

明 梁駱高世恭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卷

同邑謝 賡較訂

官蹟

諸葛亮

諸葛亮字孔明，瑯琊陽都人。亮蚤孤，從父玄為衮術所署豫章太守。玄將亮及亮弟均之官，會漢朝更選，朱皓代玄。玄素與荆州牧劉表有舊，往依之。玄卒，亮

楚實

卷三十三

僑寓襄陽之隆中躬耕隴畝好為梁父吟身長八尺每自比于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博陵崔州平穎川徐庶元直與亮友善謂為信然時先主屯新野徐庶見先主謂曰諸葛孔明臥龍也將軍豈願見之手先主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先主遂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頹姦臣竊命主上蒙塵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于天下而智術淺短至于今日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答曰自董卓已來豪傑並起跨州連

罷者不可勝數曹操比于袁紹則名微而眾寡然操

遂能克紹以弱為強者非惟天時抑亦人謀也今操

已擁百萬之眾挾天子以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

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為之用

此可以為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

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殆

天所以資將軍將軍豈有意乎益州險塞沃野千里

天府之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劉璋闇弱張魯在北

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

楚實

卷三十三

帝室之胄信義著于四海總攬英豪思賢如渴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西和諸戎南撫夷越外結好孫權內修政理天下有變則命一上將將荆州之軍以向宛洛將軍身率益州之眾以出秦川百姓孰敢不箠食壺漿以迎將軍者乎誠如是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先主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等不悅先主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會劉表死操追先主至于夏口亮曰事急矣請奉命求救于孫將軍時權擁軍在柴桑

觀望成敗亮說權曰海內大亂將軍起兵據有江東
劉豫州亦收衆漢南與曹操並爭天下今操芟夷大
難畧已平矣遂破荊州威震四海英雄無所用武故
豫州逃遁至此將軍量力而處之若能以吳越之衆
與中國抗衡不如蚤與之絕若不能當何不案兵東
甲北而事之今將軍外託服從之名內懷猶豫之
計事急不斷禍至無日矣權曰苟如君言劉豫州何
不遂事之乎亮曰田橫齊之壯士耳猶守義不辱况
劉豫州王室之胄英才蓋世衆士慕仰若水之趨海

美實

卷三十三

三

事之不濟此乃天也安能復爲之下乎權勃然曰吾
不能舉全吳之地十萬之衆受制于人吾計決矣非
劉豫州莫可以當曹操者然豫州新敗之後安能抗
此難乎亮曰豫州軍雖敗于長阪今戰士還者及關
羽水軍精甲萬人劉琦合江夏戰士亦不下萬人曹
操之衆遠來疲弊聞追豫州輕騎一日一夜行三百
餘里此所謂強弩之末勢不能穿魯縞者也故兵法
忌之曰必躐上將軍且北方之人不習水戰又荊州
之民附操者偪兵勢耳非心服也今將軍誠能命猛

將統軍數萬與豫州協規同力破操軍必矣操軍敗
必比還如此則荆吳之勢強鼎足之形成矣成敗之
機在于今日權大悅即遣周瑜程普魯肅等水軍三
萬隨亮詣先主并力拒曹操操敗于赤壁引軍歸鄴
先主遂收江南以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
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建安十六年益州牧
劉璋遣法正迎先主使擊張魯亮與關羽鎮荊州先
主自葭萌還攻璋亮與張飛趙雲等率衆奔江分定
魏縣與先主共圖成都成都平以亮爲軍師將軍署

美實

卷三十三

四

左衛軍府事先主外出亮嘗鎮守成都足食足兵二
十六年先主即帝位亮以丞相錄尚書事章武三年
春先主于永安病篤召亮于成都屬以後事建興元
年封亮武鄉侯開府治事頃之又領益州牧政無巨
細咸決于亮南中諸郡並皆叛亂亮以新遭大喪未
便加兵且遣使聘吳因結和親遂爲與國明年春亮
率衆南征其秋悉平軍資倍出國以富饒乃治戎講
武以俟大舉五年率諸軍北駐漢中臨發上疏曰先
帝創業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

誠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衛之臣不懈于內，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蓋追先帝之殊遇，欲報之于陛下也。誠恐開張聖聽，以光先帝遺德，恢弘志士之氣，不宜妄自菲薄，引喻失義，以塞忠諫之路也。宮中府中俱為一體，陟罰臧否，不宜異同。若有作奸犯科及為忠善者，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外異法也。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禕、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後施行，必能裨

楚寶

卷三十三

五

補闕漏有所廣益，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是以眾議舉寵為督，愚以為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陣和睦，優劣得所。親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之臣，願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陽，苟全性命于亂世，不求聞達于諸侯。先帝不以臣卑鄙，猥自枉屈，三顧臣

于草廬之中，諸臣以當世之事，繇是感激，遂許先帝以驅馳。後值傾覆，受任于敗軍之際，奉命于危難之間，爾來二十有一年矣。先帝知臣謹慎，故臨崩寄臣以大事也。受命以來，夙夜憂歎，恐付不效，以傷先帝之明，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今南方已定，兵甲已足，當獎率三軍，北定中原，庶竭駑鈍，攘奸凶，興復漢室，還于舊邦。此臣所以報先帝而忠陛下之職分也。至於斟酌損益，進盡忠言，則攸之、禕、允之任也。願陛下託臣以討賊興復之效，不效則治臣之罪，以告

楚寶

卷三十三

六

先帝之遺，責攸之、禕、允等之慢，以彰其咎。陛下亦宜自謀，以諮善道，察納雅言，深追先帝遺詔，臣不勝受恩感激。今當遠離，臨表涕零，不知所言。遂行屯于沔陽。六年春，亮身率諸軍攻祁山，七年亮遣陳式攻武都，陰平，遂平二魏。九年亮復出祁山，以木牛運糧，盡退軍，與魏將張郃交戰，射殺郃。十二年春，亮率大軍繇斜谷出，以流馬運糧，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宣王對于渭南。亮每患糧不繼，使已志不伸，是以分兵屯田為久駐之基。耕者雜于渭濱，居民之閒，而百姓安

堵軍無私焉相持百餘日其年八月亮病卒于軍時年五十四及軍退宣王案行營壘處所歎曰天下奇才也

隆中考

隆中即今襄陽伏龍山在縣西南二十里袁小修曰伏龍隱隱若龜背起山口西向如一竇其中合巽發峯流泉界道古木蒼藤封天蔽日奇石巉巖巖洞突兀景有八所謂三顧堂六角井古栢亭躬耕田梁甫岬抱膝石老龍洞小虹橋半月溪野雲

楚實

卷三十三

七

巷也訊所云草廬處已為王家幽宮矣大約因山為墻因水為池因崖為屋因夷為田不出戶而山中所宜有者皆備極遠極廣極清極腴孔明擇而居之可謂神眼可見隱才後世以躬耕南陽一語遂疑其跡在南陽不知兩漢皆以南陽為荊州刺史治荆襄皆隸焉南陽其總轄名也習鑿齒去孔明不遠其寄桓祕書曰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縷縷皆襄中事何復致疑且考漢初平元年魏已得南陽遣一屯樊城以窺荆襄至十二年先至始

見孔明于隆中其不應涉敵境而訪賢也又明矣若夫殷芸小說謂孔明所居乃南陽之墟非南陽也其說亦似而無據

聖楷又按水經注沔水中有魚梁洲龐德公所居士元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洲之陽望衡對宇惟情自接泛舟襄裳率爾休暢襄陽記曰劉備訪世事于司馬德操德操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手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能問為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據此則鹿門漢水白沙隆中

楚實

卷三十三

八

諸人擇勝而隱定不相遠何得孔明獨在二三百里之外亦足徵俗說之訛也

關羽

關羽字雲長，本字長生，河東解人也。建安五年，從先
主就劉表，表卒，曹公定荊州，先主自樊將南渡江，別
遣羽乘船數百艘會江陵。曹公追至當陽，長阪先主
斜趨漢津，適與羽船相值，共至夏口。孫權遣兵佐先
主拒曹公，曹公引軍退，先主收江南諸將，乃封拜
元勳，以羽為襄陽太守，蓋寇將軍，駐江北。先主西奔
益州，拜羽董督荊州事。羽聞馬超來降，舊非故人，羽
書與諸葛亮問超人才，可誰比類。亮知羽護前，乃答

楚寶

卷三十三

九

之曰：孟起兼資文武，雄烈過人，一世之傑，黥彭之徒，
當與益德並驅爭先，猶未及髯之絕倫逸羣也。羽美
鬚髯，故亮謂之髯。羽省書大悅，以示賓客。二十四年，
先主為漢中王，拜羽為前將軍，假節鉞，是歲羽率眾
攻曹仁於樊，曹公遣于禁助仁。秋大霖雨，漢水汎溢，
禁所督七軍皆沒，禁降羽。羽又斬將軍龐德、梁、郝、陸
渾、羣、盜、武、逵、受、羽、印、號、為、之、支、黨、羽、威、震、華、夏、曹、公
議、徒、許、都、以、避、其、銳、司、馬、宣、王、將、濟、以、為、關、羽、得、志、
孫權必不願也。可遣人勸權躡其後，許割江南以封

權則樊圍自解，曹公從之。先是，權遣使為子索羽女，
羽罵辱其使，不許，婚權大怒。又南郡太守糜芳在江
陵，將軍傅士仁屯公安，素皆嫌羽，自輕已。羽之出軍，
芳仁供給軍資，不悉相救。羽言還當治之。芳仁咸懷
懼不安。於是權陰誘芳仁，芳仁使人迎權，而曹公遣
徐晃救曹仁，羽不能克。引軍退還，權已據江陵，盡虜
羽士眾妻子，羽軍遂散。權遣將逆擊羽，斬羽及子平
于臨沮。追謚羽曰壯繆侯，子興嗣。

楚寶

卷三十三

十

田祖嘗作玉泉山記，甚辨，予猶憶其一二段云：公
三晉名士，春秋畧皆上口。其言曰：心在人中，日在
天上，本之管子，公又似熟讀管子者。公字雲長，又
字長生，諦想長生二字，似與稽叔夜養生論有同
情。則公乃東漢文人，今以健兒武夫待之，誣矣。又
昭烈還公安，遣羽爭長沙零桂三郡，魯肅在益陽，
與羽相拒，魯肅單刀赴會，今云羽單刀皆誣也。嗟
乎，世間言說如此類甚多，安得我友之筆一盡洗
之。

羊祜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蔡邕外孫也司馬昭為大將軍徵拜中書侍郎武帝代魏以佐命勳進中軍將軍帝將有滅吳之志以祜為都督荊州諸軍事祜率營兵出鎮南夏開設庠序綏懷遠近甚得江漢間心與吳人開布大信降者欲去皆聽之吳石城守去襄陽七百餘里每為邊害祜患之竟以詭計令吳罷守於是戍邏減半分以墾田八百餘頃大獲其利祜之始至也軍無百日之糧及至季年乃有十年之積詔

羊賈

卷三十三

十一

罷江北都督置南中郎將以所統諸軍在漢東江夏者皆以益祜在軍嘗輕裘緩帶身不被甲鈴閣之下侍衛不過十數人而頗以敗漁廢政嘗欲夜出軍司徐胤執祭當營門曰將軍都督萬里安可輕脫將軍之安危亦國家之安危也胤今日若死此門乃關耳祜改容謝之此後稀出矣祜以孟獻營武牢而鄭人懼晏弱城東陽而萊子服乃進據險要開建五城皆膏腴之地奪吳人之資石城以西盡為晉有自是後降者不絕乃增修德信以懷柔初附慨然有不容

之心

每與吳人交兵越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將帥有欲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略吳二兒為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鄒顛等來降二兒之父亦來其屬與俱吳將陳尚潘景來寇祜追斬之美其死節而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恩甚率部曲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為糧皆計所侵送絹賞之每會良江河遊獵嘗止晉地若禽獸先為吳人所傷而為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

羊賈

卷三十三

十一

吳人翕然號服稱焉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抗稱祜之德量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嘗病祜饋之藥抗服之無疑心人多諫抗抗曰羊叔子豈欺人者時論以為藥元子反復見于今日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談詠終日不倦嘗慨然歎曰願謂從事中郎鄭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蘇末賢連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矣爾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

俱傳至若湛藪乃嘗如公言耳。祜寢疾求入朝，既至洛陽，會景獻賓席在殯，哀痛中詔令扶疾引見。命乘輦入殿，下拜及侍坐，而陳伐吳之計。帝以其病不空嘗入，遣中書令張華問其籌策。祜曰：「今主上有禪代之美，而功德未著，吳人雷政已甚，可不戰而尅，混一六合，以興文教，則主壽堯舜，臣同稷契，為百代之盛。孫皓不幸而沒，吳人更立，令主雖百萬之衆，長江未可得而越也。將為後患乎？」華深贊成其計。祜謂華曰：「成否？志者子也。」帝欲使祜臥獲，請將。祜曰：「取吳

卷三十三

不必須臣自行，但既平之後，當勞聖慮耳。功名之際，臣所不敢居。若事下當有所付授，願審擇其人。疾漸篤，乃舉杜預自代。拜封鉅平侯。帝素服哭之甚哀。是日大寒，帝涕淚霑鬚，皆為冰焉。南州人征市日，聞祜喪，莫不號慟。罷市巷哭者，聲相接。吳守邊將士亦為之泣。襄陽百姓於岷山祜平生游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淚碑。

杜預

杜預字元凱，京兆杜陵人。文帝嗣立，密有滅吳之計。朝議多違，惟預、羊祜、張華與帝意合。祜病，舉預自代。假預節，領鎮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預至鎮，繕兵甲，耀威武，簡精銳，襲吳西陵督張政，大破之。政，吳之名將也。預欲聞吳邊將，乃表還其所獲之衆於孫皓。果召政，遣還武昌。監劉憲代之，故大軍臨至，使其將帥移易，以成傾蕩之勢。預處分既定，乃辟請伐吳之期。帝報待明年。預表陳賊之窮，計力不兩完，先認上

卷三十三

流動保夏口，以延視息。無緣多兵西上，空其國土，而陛下過聽委棄大計，縱敵患生。此誠國之遠圖。天時人事，不得如嘗。臣恐其更難也。時帝與中書令張華圍棋，而預表達至。華雅飲，手曰：「吳王荒淫，驕管，誅殺賢能，當今討之，可不勞而定。」帝乃許之。預以太康元年正月，率兵向江陵，遣參軍樊顯、尹林、鄧圭、襄陽太守周奇等循江西上，授以節度。旬日，累寇皆如預策。又遣牙官管定、周旨、伍巢等率奇兵八百，泛舟夜渡，以襲樂鄉。多張旗幟，起火。巴山進逼江陵。吳都督

孫欲震恐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渡江也旨等
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而還因進
攻江陵克之斬武延於是沉湘以南接于交廣州罷
皆望風送印綬預仗節綬撫之時衆軍會議或曰百
年之寇未可盡尅方春水生難以久駐安俟來冬更
爲大舉預曰昔樂毅藉濟西一戰以并疆齊今兵威
已振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刃而解無復著手處
也遂指授羣帥方畧徑造建業所過城邑莫不束手

史實

卷三十三

五

謝者乃以書謝之孫皓既不振旅凱入以功進封當
陽縣侯封子耽爲亭侯預以天下雖安忘戰必危勤
于講武修立泮宮江漢懷德攻破山夷錯置屯營分
據要害又修召信臣遺跡激澗清諸水以侵原田萬
餘頃分疆刊石使有定分公私同利庶庶賴之號曰
杜父舊水道唯沔澗達江陵千數百里北無通路又
巴丘湖湘之會表襄山川寔爲險固荆蠻之所恃也
預乃開楊口起夏水達巴陵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
外通零桂之清南土歌之曰後世無叛蘇杜翁孰識

智名與勇功預好爲後世名嘗言高岸爲谷瀟谷爲
陵刻石爲二碑紀其勲績一沉鵝山之下立峴山
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爲陵谷乎五年後爲司隸校尉
加位特進行次鄧縣而卒

揚水考

聖楷按水經有夏水無揚水十三州記曰江別入
沔爲夏水源夫夏之爲名始于分江冬爲夏流故
納厥稱然則鄆注揚水上承江陵縣赤湖東北流
逕鄆城南又東北與三湖會春夏水盛則南通

史實

卷三十三

共

大江否則兩迄江堤云者正以夏水揚溢爲名如
詩註揚之水云揚悠揚也亦緩流貌非別有所謂
揚水也今華容河卽杜預所開楊口之水入洞庭
者在華容縣北

劉弘

劉弘字和季沛國相人大安中張昌作亂轉持節南
督校尉荊州刺史率前將軍趙驥等討昌有功遷鎮
南將軍都督荊州諸軍事弘遣南蠻長史陶侃為大
都護叅軍劉恒為義軍督護牙門將皮初為都戰帥
進據襄陽初范陽王旭遣長水校尉張奕領荊州弘
至奕不受代叅兵拒弘弘討奕斬之張昌竄于下雋
山弘又討昌斬之時荆部守宰多闕弘請補選帝從
之弘叙功銓德隨才授任人皆服其公當弘表皮初

地實

卷三十三

七

為襄陽太守朝廷以初雖有功而望淺更以弘暫夏
侯陟為襄陽太守弘下教曰夫治一國者安以一國
為心若必姻親然後可用則荊州十罷安得十女婿
然後為政哉乃表陟姻親舊制不得相監皮初之勲
安見謂報詔聽之弘于是勸課農桑寬刑省賦公私
給足百姓愛悅弘嘗夜起聞城上持更者歎聲甚苦
遂呼省之兵年過六十羸疾無襦弘愍之乃謫罰主
者遂給衣袍被帳轉以相付舊制峴方二山濠中禁
民捕魚弘下令弛之益州刺史羅尚為李特所敗遣

別駕

李興求糧弘綱紀以運道阻遠且荊州自空乏
欲以零陵米五千斛與尚弘曰天下一家彼此無異
否余給之則無西顧之憂矣遂以三萬斛給之又遣
治中何松領兵屯巴東為尚後繼于時流民在荊州
者十餘萬戶驛旋貧乏多為盜賊弘乃給其田種
其賢才隨資叙用流民遂安進拜待中鎮南大將軍
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謀事有成者則曰其人之功
如有負敗則曰老子之罪每有興發手書守相丁寧
款密所以人皆感悅爭赴之咸曰得劉公一紙書賢

地實

卷三十三

十六

于十部從事前廣漢太守辛冉說弘以縱橫之事弘
怒斬之光熙元年卒于襄陽士女啜痛若喪所親
史臣曰和季以同里之情申盧縮之契居方牧之
地振吳起之風自幽徂荆亟欲豺狼之迹舉賢登
善窮撮孔翠之毛由是吏民畢力華夷順命一州
清宴恬波于沸海之中百城安堵靜稜于稽天之
際猶獨稱善政何其寡歟易曰貞固足以幹事于
征南見之矣

陶侃

陶侃字士行鄱陽人侃舉孝廉至洛陽數請張蔡與語異之除郎尚書掾廣欲會荆揚士人武庫令黃慶進侃于廣曰此子終當遠到慶後為吏部令史補侃武岡令會劉弘為荊州刺史辟侃為南蠻長史遣討張昌破之以軍功封東鄉侯陳敏亂以侃為江夏太守加鷹揚將軍敏遣弟恢來寇武昌侃出兵禦之隨魏內史扈環問侃于弘曰侃與敏有鄉里舊脫有異志則荊州無東門矣弘曰侃之忠吾知之侃遣子洪

楚寶

卷三十三

九

及兄子臻請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加侃督護使與諸君并力距恢侃乃以運船為戰艦擊恢所向必破侃戎政齊肅凡有虜獲皆分士卒身無私焉頃之遷龍驤將軍領武昌太守時天下饑荒山夷多斷江劫掠侃令諸將詐作商船以誘之劫果至生獲數人是西陽王羨之左右侃即遣兵逼羨令出向賊侃整陳于釣臺為後繼縈縛送帳下二十人侃斬之自是水陸肅清流凶者歸之盈路侃竭資振給焉時周顛為荊州刺史賊掠其良口侃使部將朱伺救之賊退保

冷口侃謂諸將曰此賊必更步向武昌吾安還城盡夜三日行可至武昌賊果增兵來攻侃使朱伺等逆擊大破之加寧遠將軍南蠻校尉荊州刺史領西陽

江夏武昌鎮于沌口又移入沔江遣朱伺等討江夏賊殺之賊王冲據江陵王貢還至竟陵矯侃命以杜曾為前鋒進軍斬冲悉降其衆杜曾復叛敗朱伺于沔口侃欲退入滇中部將張奕將武于侃侃惑之賊至鈞侃所乘艦侃走入小船朱伺力戰獲免杜殘將王貢出武陵誘五谿夷以舟師斷官徑向武昌侃

楚寶

卷三十三

十

使鄭攀及伏波將軍陶延夜趨已陵潛師掩其不備大破之貢遁還湘城賊中離阻杜殘疑張奕殺之辰情益懼降者茲多於是進討長沙太興初進平南將軍王敦平遷都督荆雍益梁諸州軍事領南蠻校尉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楚鄧士女莫不相慶侃終日歛膝危坐閭外多事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疎遠門無停客嘗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于後是自棄也時造船本

肩竹頭悉令不棄後正會積雲始晴應事前餘雲猶濕于是以肩布地及桓温伐蜀又以侃所貯竹頭作釘裝船其綜理微密皆此類也暨桓峻作逆殺侃子瞻平南將軍温嶠要侃同赴侃妻蔡氏固勸自行於是戎服登舟與温嶠庾亮等俱會石頭侃既斬峻庾亮懼侃致計乃用温嶠謀請侃拜謝侃遽止之曰庾元規乃拜陶士行邪王導入石頭城令取故節侃咲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慚色侃旋江陵諱以為侍中大尉改封長沙桓公移鎮巴陵遺詔議參軍張誕

楚寶

卷三十三

計五谿夷平之又移鎮武昌遣子斌與中郎將桓宣西伐樊城秃石勒將郭敬使兄子臻竟陵太守李陽等共破新野遂平襄陽拜大將軍劔屐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侃固辭不受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咸和七年六月侃疾篤上表遜位遣左長史殷羨奉送所假節麾幢曲蓋侍中貂蟬太尉章荆江雍梁交廣益寧八州刺史印傳檄載軍資罷仗牛馬舟船皆有定簿封印倉庫侃自加管鑰以後事付右司馬王愨期加督護

統領文武甲寅輿車出臨津就船將赴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娑正坐諸君乙卯薨于樊絡侃在軍四十一一年明毅善斷識察纖密人不能欺自兩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路不拾遺及亮尚書梅陶與親人曹識書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不能及也謝安每言陶公雖用法而恒得法外意

楚寶

卷三十三

聖籍曰陶士行居賤而迎醫小君宸服其義既貴而酒有定限不忘其親卽小可以觀大蓋全乎忠孝人也故萬嗣過廣江見而異之命其子結友而去劉和季知其忠能可托與之分陝而治豈有都督八州宏總上流總存非望之圖哉胡身之謂晉史所記夫指之事折翼之夢蓋庾亮之黨傳致之信乎不其千百年後不可與論古人也

庾亮

庾亮字元規，晉明穆后之兄也。亮美容，善談論，性好老莊，風格峻整。與司徒王導受遺輔政，陶侃卒，遷亮都督六州，領江荆豫三州刺史，進征西將軍，移鎮武昌。時石勒新死，亮有開復中原之謀，乃解豫州授輔國將軍毛寶，使與西陽太守樊峻精兵一萬俱戍邾城。又以陶稱爲南中郎將，江夏相率部曲五千人入沔中。亮弟翼爲南蠻校尉，南郡太守鎮江陵。以武昌太守陳翥爲輔國將軍，梁州刺史。漢中又遣偏

楚寶

卷三十三

廿三

軍伐蜀。至江陽，執僞荊州刺史李閔、巴郡太守黃植，送于京都。亮嘗率大衆十萬據石頭城，爲諸軍聲援。乃上疏曰：蜀吳二寇，凶害滋甚，內相誅鋤，叛親離蜀，其弱而胡尚強，竝田竝守，修進取之備。襄陽北接宛，許南阻漢水，其險足固，其土足食。臣安移鎮襄陽，之石城下，并遣諸軍羅布江沔，比及數年，戎士習練，乘穀齊進，以臨河洛，大勢一舉，宸知存亡，開反善之路，宥逼荷之罪。因天時，順人情，誅逆雲，大恥實聖朝之所先務也。願陛下許其所陳，淮泗壽陽所安進

據臣輒簡練部分，乞槐棘恭讓以定經畧。帝下其議，會寇陷株城，毛寶赴水死。亮乃憂慨發疾，亮將葬，何充會之，歎曰：埋玉樹于土中，使人情何能已。初亮在武昌，諸佐吏殷浩之徒，乘秋夜往共登南樓，俄而不覺亮至，諸人將起避之。亮徐曰：諸君少任老子於此處，興復不淺。便據胡床與浩等談詠，竟坐其坦率行已多此類也。

楚寶

卷三十三

廿四

朝之氣堪悲，卽爾南樓清夜，留諸君少任至今，如對畫秋。

劉道奎

劉道奎彭城人初為無錫令宋元嘉三年累遷靈巒
較尉加都督雍州刺史善于為政民安其業小大豐
贍歸是民間有襄陽樂歌自道奎始也山蠻前後不
可制者皆出緣沔為村落戶口殷盛及卒諸蠻服衰
經號哭追送至沔口謚曰襄侯

聖楷曰史稱道奎卒未幾而羣蠻大動豈誠秦開
漢閉易于反側哉抑後之人不善羈縻而容養之
也嗟乎治民如御奔馬况蠻蠻乎前召後杜之歌

楚寶
可以思矣

卷三十三

楚

王僧虔

王僧虔琅邪臨沂人也弱冠弘厚善隸書宋文帝見
其書素扇歎曰非唯跡逾于敬方當冠雅過之老
初出為武陵太守兄子儉于中途得病僧虔
食同行客慰喻之僧虔曰昔馬援處兒姪一
不異鄧攸於弟子更逾所生吾寔懷其心誠未異古
亾兄之胤不安忽諸若此兒不救便得回舟謝職
復遊宦之興矣屢遷侍中仍轉輔國將軍湘州刺史
所在以寬惠著稱巴峽流民多在湘土僧虔表割益

楚寶

卷三十三

楚

陽羅湘西三縣緣江民立湘陰縣從之元徽中遷吏
部尚書其年冬遷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征南將軍
湘州刺史侍中如故清簡無欲不營財產百姓安之
世祖卽位將授以台司僧虔謂兄子儉曰汝任重於
朝行當有八命之禮我若復此授則一門有二台司
寔可畏懼乃固辭不拜上優而許之客問僧虔固讓
之意僧虔曰君子所憂無德不憂無寵否衣食周身
榮位已過所慙庸薄無以報國豈容更受高爵方貽
官謗邪永明三年薨時年六十

顧憲之

顧憲之字士思，吳郡人。宋湘州刺史。劉之孫也。仕齊為衡陽內史。先是，魏境連歲疾疫，死者大半。棺柩尤貴，悉裹以葦席，棄之路傍。憲之下教，分告屬縣，求其親黨，悉令殯葬。其家人絕滅者，憲之出公祿使，綱紀營護之。又土俗人有病，輒云先亡為禍，皆開冢剖棺，水洗枯骨，名為除祟。憲之曉諭為陳，生死之別事不相繇。風俗遂改。時刺史王奐初至，唯衡陽獨無訟者。乃歎曰：「顧衡陽之化至矣！」若九，魏率然吾將何事。

楚寶

卷三十三

廿七

憲之因言民間利病數事。武帝並從之。由是深以方直見知。屢遷給事黃門，兼尚書吏部郎中。祖覲之嘗為吏部於庭，列植嘉樹。謂人曰：「吾為憲之植耳。至是憲之果為此職。」

聖楷按史又稱憲之累經宰魏，資無億石及賻。聖楷按史所著，有衡陽魏記。繇此觀之，世未有真文士而不善居官者。亦未有真廉吏而不善愛民者。嘉樹之陰，良足憇何必甘棠。

孫瑒

孫瑒字德璉，吳郡人。初仕梁為安都太守。陳武帝立，授湘州刺史。太建四年，都督荊州刺史出鎮公安，為鄰境所憚。居職六年，以公事免。始鎮鄂州，乃合十餘船為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每遇良辰，賓客並集。汎江置酒，又于山齋召致玄儒。冬夏資奉，及卒，江總銘之後，主撰詞曰：「秋風驚竹，煙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需多。功臣未勅，此意如何。」

楚寶

卷三十三

廿七

聖楷按史稱孫瑒有文武幹畧，見知時主。及行軍用兵，師司馬之法。至于戰勝攻取，屢著勳庸。加以好施，接物士咸向慕。然性不循恒，頗以罪免。嗟乎再咏後主之詞，置其然乎。迦洞高風，猶勝委狗之烹也。

申徽

申徽字世儀，魏郡人。凡所居官，素積無大小，皆親自省覽，以故事無稽滯，吏不得為奸。雖歷公卿，此志不懈。出為襄州刺史。時南方初附，舊俗官人皆通餽遺，徽性廉慎，乃畫楊震像於寢室，以自戒。及代還，民吏送者數十里，不絕。徽自以無德于民，慨然懷愧。因賦詩題于清水亭柱，長幼聞之，皆競來就讀。邈相謂曰：「此是申公手迹，並寫誦之。」歷小司空，少保，復出為荊州刺史。卒。太和六年，上疏乞賜卒。

聖楷

卷三十三

聖楷曰：清白吏之風，人人知慕，但能于飲鳩夕陽賦詩，清水不作異觀，方許善學古人。

楊大眼

楊大眼，武都氏，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驍捷跳走，如飛。大和初，起家奉朝請。時孝文將南伐，令尚書李冲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冲不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伎，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髮而垂，緝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無不驚歎。」冲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遂用為軍主。大眼顧謂同僚曰：「吾今日所謂龍蛇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統軍，從車駕征宛，禁穰郡九江鍾離之間。

樊秀

卷三十三

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為別將，隸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功尤多，妻潘氏善騎射，大眼臨陣遊獵之際，潘亦戎裝或奔鏖，戰場或金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軍僚佐言笑自得。大眼時指謂諸人曰：「此潘將軍也。」大眼善撫巡士卒，呼為兒子。及見傷疾為之流涕。自為將帥，嘗身先兵士，衝突堅陣，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焉。前後江南所遣督將，皆攝其威。時傳言：「淮泗荆河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

卽止。王肅弟康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曰：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于人。大眼曰：旗鼓相望。願睜奮發。足使君日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驍勇。以爲關張弗之過也。又以本將軍爲荊州刺史。嘗縛菜爲人。衣以青布而射之。詔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作賊。吾正如此相殺也。又北清羆。嘗有虎害人。大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于棧市。自是荆蠻相謂曰：楊公惡人。嘗作我變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尙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卒。大眼雖不

楚寶

卷三十三

世

學嘗遣人讀書而坐聽之。悉皆記識。令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甌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咸有父風。聖楷曰：有如此武弁。作方鎮。何得不丞錄之。以爲亮。且者。倡潘氏雄豔。亦不讓李昌。夔夫人。獨孤氏也。

楚寶卷三十四

明 梁紇高世泰聚旃父鑿定

湘潭後學周璽楷輯纂

長沙黃 鈞較訂

宦蹟

李泌

李泌字長源。趙鞅中山人。七歲知爲文。玄宗開元十六年。召至禁中。帝方與燕國公張說觀奕。因使說試其能。說請試方圓動靜。泌遠巡曰：願聞其啓。說因曰：

楚寶

卷三十四

乙

方若棋局。圓若棋子。動若棋生。靜若棋死。泌卽答曰：方若行義。圓若用智。動若騁材。靜若得意。說因賀帝得奇童。帝大悅。曰：是子精神。要大于身。賜束帛。勅其家善視養之。泌九齡。尤所獎愛。因呼小友及長博學。善治易。常游衡山。嵩華。開慕神仙。不死術。天寶中。詣闕獻復明堂九鼎議。帝憶其蚩慧。召講老子。侍翰林。供奉。東宮。皇太子遇之厚。嘗賦詩。譏謝楊國忠。安祿山等。國忠疾之。詔斥置。斬春。羆。尋復隱居衡嶽。遇異人。懶。殘。授以秘術。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也。肅

宗即位露武物色求訪會泌亦自至方謁見陳天下所以成敗事帝悅欲授以官因薛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入則對榻出同輿輦衆指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帝聞因賜金紫拜元帥廣平王行軍司馬帝嘗曰卿侍上皇中爲朕師今下佐廣平行軍朕父子資卿道義云始軍中謀帥皆屬建寧王泌密白曰建寧王誠賢然廣平冢嗣有君人量豈使爲吳泰伯乎帝曰廣平爲太子何假元帥泌曰使元帥有功陛下不以爲儲副得耶太子從曰撫軍守曰監

楚寶 卷三十四

國今元帥乃撫軍也帝從之初帝在東宮李林甫數構譖勢危甚及即位怨之欲掘塚焚骨泌以天子而念宿嫌示天下不廣使脅從之徒得釋言于賊帝不悅曰往事卿急之乎對曰臣念不在此上皇有天下五十年一旦失意南方氣候惡且春秋高聞陛下錄故怨將內慚不悻萬有一感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廣不能安親也帝感悟抱泌頸以泣曰朕不及此上皇還京崔圓李輔國以泌親信疾之泌與禍願隱衡山有詔給三品祿賜隱士服爲築室于山中泌嘗取松

膠枝以陰背名曰養和後得如龍形者因以獻帝四方爭效之代宗立召至作書院于蓬萊殿書閣側上時遇之欲以爲相國初泌無妻不食肉帝乃賜光福里第疆認食肉爲娶朔方故哥復李暉甥婚日勅北軍供帳元載惡不附已因江西觀察使魏少游請僚佐載稱泌才以試秘書少監充判官載請帝召還復爲常衮所忌出爲楚州刺史辭不行留之會澧州開袞盛言南方荆察請輟泌治之乃授澧朗峽團練使徙杭州刺史皆有風績德宗在奉天召赴行在授左

楚寶 卷三十四

散騎常侍貞元元年拜陝虢觀察使泌始鑿山開車道至三門以便餽漕以勞進檢校禮部尚書三年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累封鄴縣侯四年春宰相兼學士常之昔燕國公服說繇是以公又可免乎明年三月果薨時中使林遠於函關逆旅遇泌單騎常服言暫往衡山語三朝之舊慘然久之而別遠到長安方聞其死德宗聞之尤加愴異曰先生自言當歷佐四聖而後脫屣也斯言驗矣泌出入中禁事

四君數為權倖所疾常以智免奸縱橫大言時進讜議能寤移人主擢玘稱兩京復泌謀居多其功乃大干魯連范蠡云子繁大理少卿兼弘文館學士知隨州有善政為舒元與構害著家傳十篇

聖楷曰鄴侯泌異人也其匡匡救時全身遠害惟張子房差可並語善乎西涯公之言曰泌之術高矣肅宗欲使倓為元帥泌懼其逼也諫而倓之倣及欲以倣為太子則勸其待上皇之至而又使倣自辭之張良婦之將立也又勸止之倣有惡於良

楚寶

卷三十四

四

婦則又勸其監建寧之禍及其迎復上皇也知其不來則又請作羣臣表而上皇始至肅宗襲位之後上皇還京之前嫌隙未至太露者皆泌之功也蓋泌有過人之術故其委曲深到足以深中入主之機而奪其情彼固能料肅宗用已于艱難而極言之也及良婦輔國排結已成建寧既死而肅宗強勉承順者將有不終之漸既不欲與其名又恐不免其身故雖以先朝故舊不皇之至一旦欲去之無疑也夫以宗德之猜忌元載之凶嫉出

而周旋其間進退不以介意而卒老於相位其定太子保功臣論宰相乃其所持以為正而談神仙稱禍福乃其所挾以為奇噫此數語可為鄴侯寫昭唐史疑神疑鬼固不足以盡之也

楚寶

卷三十四

五

呂誼河東人乾元二年擢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上元初以事罷為太子賓客拜荊州長史禮朗峽忠
等五州節度使誼始建議請荊州置南都詔可於是
受號江陵府以誼為尹置丞平軍萬人過吳蜀之衝
以湖南之岳潭郴道邵連黔中之涪凡七州隸其道
初荊州長史張惟一以衡州蠻酋陳希昂為司馬督
家兵千人自防惟一親將卒遂金與相忤希昂率兵
至惟一所捕之惟一懼斬其首以謝悉以遂金兵屬

楚實

卷三十四

六

之乃退自是政一出希昂後入朝遷常州刺史過江
陵入謁誼伏甲擊殺之誼其黨數十人積尸府門內
外震服妖人申泰芝用左道事李輔國擢諫議大夫
置軍邵道二州間以泰芝總之納羣蠻金賞以緋紫
出楮中詔書賜示之羣蠻休于賞而財不足要為
剽掠吏不敢制潭州刺史龐承鼎疾其姦因泰芝過
潭縛付吏劾賊鉅萬得左道識記并奏之輔國矯追
泰芝還京既召見反辭承鼎陷不辜詔誼按罪誼使
判官嚴郢具獄暴泰芝之惡帝不省賜承鼎死流郢

建州後泰芝終以賊徒死追原承鼎誼為治不急糾
務夫大事剛果不撓始在河西悉知諸將能否及為
尹奏取才者數十人總牙兵故威惠兩行年五十一
卒贈吏部尚書誼為荊州號令明賦斂均治尙威信
故軍士用命閩境無盜賊民歌詠之自至德以來處
方面數十人誼最有名荆人生構祠及歿吏哀錢十
萬徙祠府西永泰中嚴郢以故吏請謚曰忠肅

楚實

卷三十四

七

傳泰芝為白日冲舉然則俗子之訛傳安附又何
止此辱我山川甚矣

元結

元結後魏... 王遵十五代孫... 會祖仁基... 從太宗征遼東... 以功... 襲封常山公... 祖亨... 蚤卒... 父延祖... 三歲而孤... 逮長不仕... 年過四十... 親姬強勅之... 再請... 春陵丞... 輒棄官去... 曰... 人生衣食可適... 饑飽不宐... 復有所須... 每灌畦... 掇薪以為有生之役... 過此吾不思也... 安祿山反... 召結... 戒曰... 而遭逢世多故... 不得自安... 山林魁樹名節... 誓近... 羞辱云... 卒年七十六... 結少不羈... 十七乃折節向學... 舉進士... 肅宗幸河東... 召結請京師... 上時議三篇... 帝悅... 擢楚寶

楚寶

卷三十四

右金吾兵曹參軍... 攝監察御史... 為山南西道節度參謀... 議官募義士于唐鄧... 汝蔡降... 刺賊五千... 莖露... 嵩于泌南... 名曰... 哀丘... 以討史思明功... 遷監察御史... 襄行荆南節度使... 呂諲請益兵拒賊... 帝進結水部員外郎... 佐諲府... 又崇山南東道... 久之拜道州刺史... 初西原蠻掠... 居人... 數萬去... 遺戶... 裁數千... 諸使... 請發符牒... 二百函... 結以人困... 不忍加賦... 請免百姓所負租稅... 及租庸使和... 市雜物... 十三萬緡... 又奏... 租庸外所率... 空以時增... 減詔可結為民營... 舍給田... 免... 流... 徙者萬餘... 進

投邕管經畧使... 身論蠻豪... 綏定八州... 民樂其教... 至立石頌德... 罷還京師卒

春陵行... 曰... 癸卯歲... 漫叟... 投道州刺史... 道州舊四萬餘戶... 經賊已來... 不滿四千... 大半不勝... 賦稅到官未五十日... 承諸使徵求符牒... 二百餘封... 皆曰... 失其限... 者... 罪... 貶... 削於戲... 若悉應其命... 則州縣破... 亂... 刺史... 欲焉... 逃... 罪... 若不應命... 又即獲罪... 戾... 必不免也... 吾將守官... 靜以安人... 待罪... 而已... 此州是春陵故地... 故作春陵行... 以達下情... 軍國多所需... 切責在... 有司... 有司

楚寶

卷三十四

臨罷... 縣刑法... 競欲施... 供給... 豈不憂... 徵歛... 又可悲... 州小... 經亂... 遺人... 實困疲... 大鄉無十家... 大族命... 單... 羸... 朝餐... 是草根... 暮食... 仍木皮... 出言氣... 欲絕... 意... 速... 行... 恣... 遲... 追呼... 尚不忍... 况乃鞭... 撲之... 郵亭傳... 急符... 來... 往... 跡... 相... 追... 更... 無... 寬... 大恩... 但有迫... 促... 期... 欲... 令... 鬻... 兒... 女... 言... 發... 恐... 亂... 隨... 悉... 使... 索... 其... 家... 而又無... 生... 資... 聽... 彼... 道... 路... 言... 怨... 傷... 誰... 復... 知... 去... 冬... 山... 賊... 來... 殺... 奪... 幾... 無... 遺... 所... 願... 見... 王... 官... 撫... 養... 以... 惠... 慈... 奈... 何... 重... 驅... 逐... 不... 使... 存... 活... 為... 安... 人... 天... 子... 命... 符... 節... 我... 所... 持... 州... 縣... 忽... 亂... 亡... 得... 罪... 復... 是... 誰... 逋... 緩... 違

詔令蒙責固其安前賢重守分惡以禍福移亦云
貴守官不愛能適時顧惟孱弱者正直當不虧何
人采國風吾欲獻此辭又賊退示官吏曰癸卯歲
西原賊入道州焚燒經掠幾盡而去明年賊又攻
破魏不犯此州邈都而退豈方能制敵與蓋蒙其
傷憐而已諸使何為忍苦微斂故作詩一篇以示
官吏昔年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戶洞壑
常門前井稅有常期日晏猶得眠忽然遭世變數
歲親戎旃今來典斯罷山夷又紛然城小賊不屠

楚實

卷三十四

人貧傷可憐是以陷鄰境此州獨見全使臣將王
命豈不如賊焉今彼征斂者迫之如火煎誰能絕
人命以作時世賢思欲委符節引竿自刺船將家
就魚麥歸老江湖邊
杜甫同元使君春陵行序曰覽道州元使君結春
陵行兼賊退後示官吏作二首志之曰當天子分
憂之地效漢官良吏之日今盜賊未息知民疾苦
得結輩十數公落落然參錯天下為邦伯萬物吐
氣天下少安可待矣不意復見此與體制微婉頌

挫之詞感而有詩增諸卷軸簡知我者不必寄元
也道亂髮盡白轉衰病相嬰沈絲盜賊際狼狽江
漢行歎時藥力難為客靡療成吾人詩家秀博采
世上名絮絮元道州詩聖與後生親手春陵作歎
見後替情復覽馬遷篇結也實國楨賈諒昔流勸
匡衡嘗引經道州憂黎庶詞氣浩縱橫兩章對秋
月一字借華星致君府虞際純樸憶大庭何時降
璽書用爾為丹青訟獄承衰息豈惟假甲兵悽惻
念誅求薄斂近休明乃知正人意不苟飛長纓京

楚實

卷三十四

風振南嶽之子寵若鶩色沮金印大興含滄溟清
我多長脚病日夕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孫
城呼兒具紙筆隱几臨軒楹作詩呻吟內墨淡字
欹傾感彼危苦詞庶幾知者聽

韓思復

韓思復字紹宗京兆長安人初為襄州刺史入拜給事中累遷御史大夫性恬淡不喜為繩察徙太子賓客進爵伯累遷吏部侍郎復為襄州刺史治行名天下代還仍拜太子賓客卒年七十四謚曰文天子親題其碑曰有唐忠孝韓長山之墓故吏盧僎邑人孟浩然立石峴山子朝宗初歷左拾遺累遷荊州長史開元二十二年初置十道採訪使朝宗以襄州刺史兼山南東道襄州南楚故城有昭王井傳言沒者死

楚寶

卷三十四

行人雖賜困不敢視朝宗移書論神自是飲者必意人更號韓公井

聖楷曰韓長山以襄陽治行名天下而修史者不傳其事或因孟浩然立石峴山而重之耶其子朝宗即李太白所謂生不用萬戶侯但願一識韓荆州者其喜拔識後進如嚴武崔宗之輩固自可人太白之推舉豈慕君侯富貴者哉

裴休

裴休字公美孟州濟源人擢守嚴正方兒童時兄弟偕隱家墅晝誦經夜著書終年不出戶有饋鹿者諸生共薦之休不食曰疏食猶不足令一啖肉後何以繼擢進士第舉賢良方正異等大中時以兵部侍郎領諸道鹽鐵轉運使六年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太和後歲漕江淮米四十萬斛至渭河倉者纔十三舟械債敗吏乘為姦冒沒百端劉晏之法盡廢休分遣官詢按其弊乃命在所令長兼黃漕裴能者謫怠者

楚寶

卷三十四

由江抵渭舊歲率履緡二十八萬休悉歸諸吏勅巡院不得輒侵率著新法十條又立稅茶十二法人以爲便居三年粟至渭倉者百二十萬斛無留壅時方鎮設邸閣居茶取直因視商人他貨橫賦之道路苛擾休建言許收邸直毋擅賦商人又收山澤寶治悉歸鹽鐵秉政凡五歲罷爲宣武軍節度使封河東縣子久之繇太子少保分司東都復起歷昭義河東鳳翔荆南四節度卒年七十四贈太尉休不爲嗽察行所治吏下與信能文章書楷道婚有體法爲人醞藉

進止雍閑。宣宗嘗曰：休真儒者，然嗜浮屠法，居常不御酒肉，講求其說，演繹附著，數萬言，習歌頌，以為樂。與紇干泉素善，至為桑門號，以相字，當世嘲薄之，而所好不衰。

聖楷曰：裴休相國，歷四節度使，而荆南之遺事，載于傳記者，獨多。蓋是時荆湖以南，諸大禪侶，提唱宗風，寶地珠林，雲郵相望，故休亦樂得優游其間也。然休雖嗜浮屠法，而于民生國計，軫念尤深。如清澗運去，橫斂茶法，鹽鐵豈非鑿鑿者哉。修唐史

裴實

卷三十四

者凡涉玄虛之事，一槩抹殺。總錄闕佛二字，其中帝音耳，豈通識哉。

李允則

李允則字垂範，濟州團練使謙溥子也。少以材畧聞，蔭補衙內指揮使，改左班殿直，累遷供備庫副使，知潭州。將行，真宗謂曰：朕在南衙，畢士安嘗道卿家世，今以湖南屬卿，初馬氏篡欽州，人出絹謂之地稅，滯美定湖南計屋輪絹謂之屋稅，營田戶給牛，歲輸米四斛，牛死猶輸謂之枯骨稅，民輸茶初以九斤為一大斤，後益至三十五斤，允則請除三稅，茶以十三斤半為定制，民皆便之。湖湘多山田，可以墾粟，而民情

楚實

卷三十四

不耕乃下，令月所給馬芻，皆輸本色，繇是山田悉墾。湖南饑，欲發官廩先賑，後奏轉運使執不可，允則曰：須報踰月，則饑者無及矣。明年薦饑，復欲先賑，轉運使又執不可，允則請以家貲為質，乃得發廩賤糶，因募饑民堪役者，隸軍籍，得萬人，轉運使請發所募兵，禦邵州，變允則曰：今變不撓，無名益成，是長邊患也。且兵皆新募，饑瘠未任，出戍乃奏罷之。陳堯叟安撫湖南，民列允則治狀，請留堯叟以聞，召還對三日，帝曰：畢士安不謬知人者，累遷至康州防禦使，天聖六

年卒允則不事威儀間或步出遇民有可語者延坐與語以是洞知人情訟至無大小百訊立斷善撫士卒皆得其用身無兼衣食無重羨不畜貲財在河北二十餘年事功最多

聖楷曰○蠲除賑貸乃救荒第一○急著李公允則先賑後奏乃救時第一○奇人若朱晦翁所謂感召儲蓄兩說此乃行之平日則可耳當事者豈得藉口哉

張詠

張詠字復之鄧城人少負氣不拘小節雖貧賤客游未嘗下人太平興國五年進士乙科授大理評事知鄂州崇陽縣拔茶植桑民庇其利遷著作佐郎會蘇易簡李湜寇準薦其才以為湖北路轉運使奏罷歸峽二州水通夫太宗聞其強幹召還擢為樞密直學士出知益州真宗即位累仕至左丞進禮部尚書卒嘗謂宰相者廉不言貧勤不言苦忠不言已效公不言已能斯可以事君矣性躁果下急自以為乖則違衆崖不利物困蹇乖崖有乖崖集十卷

補筆談曰忠定張尚書曾令鄂州崇陽多曠土民不務耕唯以植茶為業忠定令民伐去茶園誘之使種桑麻自此茶園漸少而桑麻特盛于鄂岳之間至嘉祐中改茶法湖湘之民苦于茶租獨崇陽無茶租民監他邑思公之惠立廟以報之民有入市買菜者公召諭之曰邑居之民無地種植且有他業買菜可也汝村民皆有土田何不自種而費菜筍而遺之自後人皆置圃至今謂蔬服為菜知

縣云

鶴林玉露曰張乖崖為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山視其贊傍巾下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乖崖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乖崖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蠻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蓋自五代以來軍卒凌將帥胥吏凌長官餘風至此時猶未盡除乖崖此舉非為一錢而設其意深矣其事偉矣

楚寶

卷三十四

六

詠少學擊劍慷慨好大言樂為奇節有士人遊宦遠視為僕夫所持且欲得其女為妻士人者不能制詠遇于傳舍知其事即陽假此僕為馭單騎出近郊至林麓中斬之而還嘗謂其友人曰張詠幸生明時讀墳典以自律不爾則為何人耶觀此舉動故是習氣難除今崇陽縣有張乖崖祠云即詠自建美美亭遺址

岳飛

岳飛字鵬舉相州湯陰人以戰功累陞神武副軍都統制二年賊曹成擁衆十餘萬繇江西歷湖湘據道賀二州命飛權知潭州兼權荆湖東路安撫都總管付金字牌黃旗招成成聞飛將至驚曰岳家軍來矣即分道而遁飛至茶陵奉詔招之成不從飛奏比年多命招安故盜力強則肆暴力屈則就招苟不畧加勦除蠶起之衆未可遽珍許之飛入賀州境得成講者縛之帳下飛出帳調兵食吏曰糧盡矣奈何飛陽

楚寶

卷三十四

九

曰姑反茶陵已而願諫若失意狀頓足而入陰令逸之諫隨告成成大喜期翼日來追飛命士蓐食潛趨遠嶺未明已至太平場破其砦成據險拒飛飛麾兵掩擊賊大潰成悉據北藏嶺上梧關遣將迎戰飛不陣而鼓士爭奮奪二隘據之成又自桂嶺置砦至北藏嶺連控隘道親以衆十餘萬守蓬頭嶺飛部十八千一鼓登嶺破其砦成奔連州飛謂張憲等曰成黨散去追而殺之則脇從者可欄縱之則復聚為盜今遣若等誅其酋而撫其衆慎勿妄殺累至上保民之

仁於是憲自賀連徐慶自邵道王貴白柳桂招降者
二萬與飛會連州進兵追成成禿宣撫司降時以盛
夏行師瘴地撫循有方士無一人死病者嶺表平召
赴行在江西宣諭劉大忠奏飛兵有紀律人恃以安
今赴行在恐盜復起不果行時虔吉盜連兵寇掠循
梅廣惠英韶南雄南安建昌汀邵武諸郡帝乃專命
飛平之初以隆祐震驚之故密旨令飛屠虔城飛請
誅首惡而赦脇從不許請至再四帝乃曲赦人感其
德繪像祠之秋入見帝手書精忠岳飛字製旗以賜

樂實 卷三十四

之授鎮南軍承宣使江南西路沿江制置使又改神
武後軍都統制仍制置使李山吳全吳錫李橫牛泉
皆隸焉偽齊遣李成挾金人入侵破襄陽唐鄧隨郢
諸州及信陽軍湖寇楊么亦與偽齊通欲順流而下
李成又欲自江西陸行趨兩浙與么會帝命飛為之
備四年除兼荆南鄂岳州制置使飛奏襄陽等六郡
為恢復中原基本今當先取六郡以除心膂之患李
成遠遁然後加兵湖湘以珍羣盜帝以諭趙鼎鼎曰
知上流利害無如飛者遂授黃復州漢陽軍德安府

制置使飛渡江中流顧幕屬曰飛不擒賊不涉此江
抵郢州城下偽將京超號萬人敵乘城拒飛飛鼓衆
而登超投崖死復鄧州遣張憲徐慶復隨州飛趨襄
陽李成迎戰左臨襄江飛笑曰步兵利險阻騎兵利
平曠成左列騎江岸右列步平地雖衆千萬何能為
舉鞭指王貴曰爾以長槍步卒擊其騎兵指牛泉曰
爾以所兵擊其步卒合騎馬應槍而斃後騎皆擁入
江步卒死者無數成夜遁復襄陽劉豫益成兵屯新
野飛與王萬夾擊之連破其衆飛奏金賊所愛惟子

樂實 卷三十四

女金帛志已驕情劉豫僭偽人心終不忘宋如以精
兵二十萬直搗中原恢復故疆誠易為力襄陽隨郢
地皆膏腴苟行營田其利為厚臣候糧足即過江北
勦戮敵兵時方重深入之舉而營田之義自是興矣
進兵鄧州成與金將劉合李董列砦拒飛飛遣王貴
張憲掩擊賊衆大潰劉合李董僅以身免賊黨高仲
退保鄧城飛引兵一鼓拔之擒高仲復鄧州帝聞之
喜曰朕素聞岳飛行軍有紀律未知能破敵如此又
復唐州信陽軍襄漢平飛辭制置使乞委重臣經畫

荆襄不許趙鼎奏湖北岳鄂軍爲上流要害乞令飛屯岳鄂不惟江西藉其聲勢湖廣江浙亦復安妥乃以隨鄧唐鄧信陽並爲襄陽府路隸飛移屯鄂授清遠軍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封武昌縣開國子元木劉豫合兵圍廬州帝手札命飛解圍提兵趨廬偽齊已驅甲騎五千逼城飛張岳宇旗與精忠旗金兵一戰而潰廬州平飛奏襄陽等六魏人戶關牛糧乞量給官錢免官私逋貢州縣官以招集流凶爲殿軍五年入覲封母國夫人授飛鎮寧崇信軍

卷三十四

節度使湖北路荆襄潭州制置使進封武昌魏開國侯又除荆湖南北襄陽路制置使神武後軍都統制命招捕楊么飛所部皆西北人不習水戰飛曰兵何嘗顧用之何如耳先遣使招諭之賊黨黃佐曰岳節使號令如山若與之敵萬無生理不如往降節使誠信必善遇我遂降飛表授佐武義大夫單騎按其部拊佐背曰子知逆順者果能立功封侯豈足道欲後遣子至湖中視其可乘者擒之可勸者招之如何佐感泣誓以死報時張浚以都督軍事至潭恭政席於

與浚語疑飛玩寇欲以聞浚曰岳侯忠孝人也兵有深機胡可易言益懼而止黃佐襲崗倫若殺倫擒其統制陳貴等飛上其功遷武大夫統制任士安不稟王瓌命軍以此無功飛鞭士安使餌賊曰三日賊不平斬汝士安宣言岳太尉兵二十萬至矣賊見止士安軍併力攻之飛設伏士安戰急伏四起擊賊賊走會召浚還防秋飛袖小圖示浚浚欲俟來年議之飛曰已有定畫都督能小留不八日可破賊浚曰何言之易飛曰王四廂以王師攻水寇則難飛以水寇攻

卷三十四

水寇則易水戰我短彼長以所短攻所長所以難若因敵將用敵兵奪其手足之助離其腹心之託使孤立而後以王師乘之八日之內當俘諸酋浚許之飛遂如鼎州黃佐招楊欽來降飛喜曰楊欽驍悍既降賊腹心潰矣表授欽武義大夫禮遇甚厚乃復遣歸湖中兩日欽說余端劉誅等降飛詭罵欽曰賊不盡降何求也杖之復令入湖是夜掩賊營降其衆數萬么負固不服方浮舟湖中以輪激水其行如飛旁置撞竿官舟迎之輒碎飛伐君山木爲巨筏塞諸港汊

又以腐木亂草浮上流而下。捧水淺處。造善駕者。挑之。且行且駕。賊怒來追。則草木壅積。舟輪礙不行。飛乘遣兵擊之。賊奔港中。為筏所拒。官軍乘筏張牛革以蔽矢石。舉巨木撞其舟。盡壞。公投水。牛泉擒斬之。飛入賊壘。餘酋驚曰。何神也。俱降。飛親行諸砦。慰撫之。縱老弱。歸田籍。少壯為軍。果八日而賊平。凌歎曰。岳侯神算也。初。賊恃其險。曰。欲犯我者。除是飛來。至是人以其言為讖。獲賊舟千餘。鄂渚水軍為沿江之冠。詔兼斬黃制。置使飛以目疾乞辭。軍事不許加檢。

楚寶

卷三十四

高

校少保。進封公。還軍鄂州。除荆湖南北襄陽路招討使。六年。太行山忠義社梁興等百餘人。慕飛義率眾來歸。飛入覲。而陳襄陽自收復後。未置監司。州縣無以按察。帝從之。以李若虛為京西南路提舉。兼轉運提刑。又令湖北襄陽府路自知州通判以下。賢否許飛得自黜陟。張浚至江上。會諸大帥。獨稱飛與韓世忠可倚。大事命飛屯襄陽。以窺中原。曰。此君素志也。飛移軍京西。攻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除宣撫副使。置司襄陽。命往武昌。調軍。居母憂。降制起復。飛扶輿還。

廬山連表乞終喪。不許。累詔趣起。乃就軍。

宋史論曰。西漢而下。若韓彭絳灌之為將。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並。施如宋岳飛者。一代豈多見哉。史稱關雲長。通春秋左氏學。然未嘗見其文章。飛北伐軍至汴梁。之朱仙鎮。有詔班師。飛自為表答。詔忠義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諸葛孔明之風。而卒死于秦檜之手。蓋飛與檜勢不兩立。使飛得志。則金讎可復。宋恥可雪。檜得志。則飛有死而已。昔劉宋殺檀道濟。道濟下獄。瞋目曰。白壞汝萬

楚寶

卷三十四

高

里長城。高宗忍自棄其中。原故忍殺飛。嗚呼。冤哉。嗚呼。冤哉。聖楷曰。飛之人品功烈。古今論著詳矣。予茲特錄其戰功。在湖南。北者。亦召虎方叔而後一人而已。噫。有臣如此。而冤死奸檜之手。豈復有天道哉。

李植

李植字元直，泗州臨淮人。靖康初，高宗以康王開大元帥府，湖南向子諤轉運京畿，時羣盜四起，餉道絕，環視左右，無足遣者。有以植薦，遂借補廸功郎，使督四百艘，總押犒師銀百萬，糧百萬石，招募忠義二萬餘人，自淮入，徐趨濟，凡十餘戰，卒以計達。時高宗駐師鉅野，聞東南一布衣統眾而至，士氣十倍，首加勞問。植占對詳效，高宗大悅，親賜之食，曰：「得一士如彼，拱壁豈特軍餉而已。」承制授承直郎，留之幕府。高

楚寶

卷三十四

廿六

宗既即位，為東南發運司幹辦公事，尋以奉議郎知潭州。湘陰縣經楊公蕩，柝植被荆棘，立縣治，發倉廩振困乏，專以撫摩為急。丞相張浚督師江上，知植才薦為朝奉郎，鄂州通判。大盜馬友孔彥舟未平，植請修戰艦，習水戰，分軍馬為左右翼，大破彥舟，伏兵誅馬友。二盜平，浚以破賊功上于朝，轉朝奉大夫，通判荆南府。秩滿，除尚書戶部員外郎，時秦檜當國，凡師府舊僚，率皆屏黜，浚亦去國。植即丐祠奉親，寓居長沙之醴陵。十有九年，杜門不仕，槍死。子諤以戶部尚

書居邇，列語及龍飛舊事，識植姓名，以戶部郎中召

植始入見，帝曰：「朕故人也，方有意大用，以母老每辭，願便養，除知桂陽軍，丁母憂，魁莖，哀毀，廬墓，有白鷺，崇草之祥，劉鎮遺之書曰：「忠臣孝子元直兼之矣。」後累仕至太府卿，以中奉大夫，實文閣學士致仕。還湖時，胡安國父子家南嶽，下劉錡家，湘潭相與往還，講論言及國事，必憂形于色，始終以和議為恨。年七十有六卒，有文集十卷，題曰臨淮集。廬陵胡銓為之序，謚忠襄。

楚寶

卷三十四

廿七

聖禧曰：李元直以一布衣督百萬運艘，出羣盜猶云才力有可藉也。若湘陰小縣，蕩析兵火，而獨能發倉廩，振困乏，為無米之炊，豈非能吏哉。忠孝人許大經濟，不啻麟鳳之在桑梓矣。停雲之慕，其何能已。

辛棄疾

辛棄疾字幼安，歷城人。慷慨有大畧，乾道六年，孝宗召對延和殿，時虞允文相，帝銳意恢復，棄疾因論南北形勢及三國晉漢人才持論，勁直不為迎合作。九議并美芹十論獻于朝，以方講和不行，久之加秘閣修撰。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使，召為大理少卿，復出為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尋知潭州，兼湖南安撫使。盜連起湖湘，棄疾悉討平之，遂奏疏曰：「今朝廷清明，比年李令頰、文政、陳子明、李峒相繼竊發，熯聚殺掠。」

史實

卷三十四

六

吏民死且不顧，至頰、大兵剪滅，良繇田野之民，稅以張斂，害之縣以科斂，害之吏以乞取，害之豪民以兼并，害之盜賊以剽奪，害之民不為盜，去將安之。夫民為國本，而貪吏迫使為盜，今年剽除，明年剽盪，譬之木焉，日刻月削，不損則折，伏願陛下深思致盜之繇，講求弭盜之術，無徒恃平盜之兵，申傍州縣，以惠養元元為意，無徒按舉小吏以應故事。又以湖南控帶一廣，與溪峒蠻獠接連，草竊間作，豈惟風俗頑悍，抑武備空虛所致，乃復奏疏曰：「軍政之弊，統率不一，則」

軍人利于優閑，窳坐奔馳，公門苟圖衣食，故聞廢弛，逃亡者不追，寄名者不舉，平居則奸民無所忌憚，緩急則卒伍不堪征行，至請大軍千里討捕，勝負未

夫傷威損重，乞依廣東摧鋒荆南神勁福建左翼別初一軍以湖南飛虎為名，專聽帥臣節制，度使夷獠知威望，風懾服，詔委以規畫，迺訪馬殷營壘，故基起蓋，若柵招補軍伍，時樞府數沮撓之，棄疾行愈力，卒不能奪，經度廢鉅萬計，棄疾善幹旋事，皆立辨議者以聚斂聞，降御前金字牌，俾止其役，棄疾受而藏之。

史實

卷三十四

五

出責監辦者，期一月，飛虎營柵成，違坐軍制，如期落成，開陳本末，繪圖繳進，上遂釋然。時秋霖，幾月所司言造瓦不易，問須瓦幾，何曰：「二十萬。」棄疾曰：「勿憂，令廂官自官舍神祠外居民家取，滿匱瓦不二日，皆具。」僚屬歎服。軍成，雄鎮一方，為江上諸軍之冠。加右文殿修撰，累仕至龍圖閣待制。卒。聖楷按辛幼安公帥長沙時，士人或愬考試官濫取第十七名春秋卷，公察之，信然，索亞榜春秋卷易之，啓名則趙鼎也。公怒曰：「佐國元勳，忠簡一人。」

胡爲又一趙鼎擲之地。夫閱禮記卷曰：觀其議論，必豪傑士也。此不可失。啓之乃趙方也。其藻鑿之精如此。公雅善長短句，悲壯激烈，肖其爲人。按公少師蔡伯堅，與党懷英同學。號辛党，始求仕，決以著懷英遇坎，因留事金。公得離，遂決意南歸。值耿京聚兵，公爲掌書記。卽勅京降于宋，如追斬僧義端，入金營擒張安國。事皆奇偉，載宋史。

楚寶

卷三十四

卅

楊時

楊時，字中立，南劍將樂人。熙寧九年，中進士第。杜門不仕者十年。久之，爲瀏陽縣令，有惠政。民思之，不忘。張舜民在諫垣，薦之，得荊州教授。時安于州，縣未嘗求聞達，而德望日重。四方之士不遠千里從之游。號曰龜山先生。靖康元年，爲國子祭酒，未幾致仕。

張栻，瀏陽楊龜山像。記畧曰：宋興百有餘年，四方無虞，風俗敦厚，民不識干戈，有儒生出於江南。高談詩書，自擬伊傅，而實假此以濟非，執之術舉世。

楚寶

卷三十四

卅一

風動雖鉅，德故老有莫能燭其奸。其說行而天下紛紛多事，反理詭道之論日以益熾。邪匿相乘，兆喬夷之禍。考其所致，有自來矣。靖康初，龜山楊公任諫議大夫，國子祭酒。始推本論，奏其學術之謬，請追奪王爵，罷去配享。雖當時餘黨尤夥，公之說未得盡施。然大統中興，議論一正于今。學者知荆舒禍本，而有不屑焉。其功豈不大哉。是空列之學官，使韋布之士，知所尊向，而无公舊所臨流風善政之所及。祀事其可缺乎。瀏陽實潭之屬邑，紹

聖初公嘗辱為之宰歲饑發廩以賑民而部使者以催科不給罪公公之澤及邑民也深矣後六十餘年建安張才邵為政慨然念風烈谷故老其公舊所為飛鴻閣繪像于其上以示後學以慰邑人之思念而不忘也又六年始貽書錄試記之云
應城謝上蔡祠記畧曰先生名良佐字頴道學於河南程夫子初頗以該博自多誹賈之間旁引傳記至或終篇成誦夫子笑曰可謂玩物喪志矣先生聞之爽然自失而熱汗下乃盡棄其所學而學

卷三十四

焉建中靖國詔對不合得官書局後復轉徙州縣沉淪卑冗以沒其身中間嘗幸是邑南陽胡文定公以典學使者行部過之不敢問以職事顧因紹介請以弟子禮見入門見吏卒植立庭中如土木偶人肅然起敬遂稟學焉其同時及門之士亦皆稱其言論闒肆善起發人今讀其書尚可想見也然先生之沒游公定夫實識其墓而喪亂之餘兩家文字皆不可見應城寇盜尤劇莽為丘墟其條教設施固無復有傳者縣令劉君炳來訪其遺趾

僅得題詠習刻數十字而已為之慨然永歎以為遺烈不遠於此邦後之君子不得不任其責於是既新其學乃就講堂之東偏設位而祠焉
朱熹黃陂程明道伊川祠記畧曰齊安在江淮間最為寢僻而國朝以來名卿大夫多辱居之如王翰林韓忠獻公蘇文忠公邦人至今樂稱河南兩程夫子則亦生於是邦而未有能道之者蓋王公之文章韓公之勳業皆以震耀於一時而其議論氣節卓犖奇偉尤足以驚世俗之耳目又莫若蘓

卷三十四

公之盛也若程夫子則其事業溷鬱既不足以表於當時文詞平淡又不足以誇於後世獨其道學之妙有不可誣者而又非知德者莫能知之此其遺迹所以不能無顯晦之殊亦其理勢然也蓋天聖中太中大夫程珣仕為黃陂尉秩滿不能去而家焉實以明道元年壬申生子曰顯字伯淳又明年癸酉生子曰頤字正叔其後十有餘年珣攝貳南安乃得春陵周公惇頤而與之遊於是二子因受學焉今所謂明道先生伊川先生是也

劉珙

劉珙字共父子羽長子心生有奇質從季父子輩學以蔭補承務郎登進士乙科遷禮部郎官秦檜欲追謫其父召禮官會問珙不至檜怒風言者逐之檜死緊除中書舍人直學士院湖南旱郴州宜章縣李金為亂朝廷憂之以珙知潭州湖南安撫使入境聲言發罷縣兵討擊而移書制使沈介請以便安出師曰擅與之罪否自當之介即遣田寶楊欽以兵至珙知其暑行疲急發夫數程外迎之代其負任至則犒賜

楚寶

八卷三十四

世四

過望軍士感奮珙知欽可用檄諸軍皆受節制下令募賊徒相捕斬詣吏者除罪受賞欽與寶連戰破賊追至莽山賊黨曹彥黃珙執李金以降支黨竄匿者尚眾珙諭欽等却兵聽其自降賊相率納兵給據颺田里第上諸將功狀有差上賜璽書曰近世書生但務清談經綸寶才蓋未之見朕以是每有東晉之愛今卿既誅羣盜而功狀詳實諸將優劣破賊先後歷歷可觀宜益勉副朕意除翰林學士知制誥兼侍讀俄拜中大夫同知樞密院事辭不獲因進言曰汪應

辰陳良翰

辰陳良翰張拭學行才能皆臣所不逮而拭窮探聖微曉暢軍務曩幸破賊拭謀為多願亟召用上可其奏未幾以母憂去服闋再除知潭州湖南安撫使過闕入見極論時事言甚切至上再三加勞進資政殿大學士以行安南貢象所過發夫除道毀屋廬數十州騷然珙奏曰象之用於郊祀不見於經驅而遠之則有若周公之典且使吾中國之疲民困于遠夷之野豈仁聖之所為哉湖北茶盜數千人入境疆吏以告珙曰此非必死之寇緩之則散而求生急之則

楚寶

八卷三十四

世五

震而致死揭榜諭以自新聲言兵且至令屬州縣具數千人食盜果散去其存者無幾珙乃遣兵戒曰來毋亟戰去毋窮追不去者擊之耳盜意益緩於是戰敗之盡擒以贖誅首惡數十餘隸軍籍淳熙二年移知建康府進觀文殿學士屬疾請致仕卒聖楷曰劉共夫禦盜方畧即古名將不能過也宋知潭州如辛棄疾向士璧皆異才向獨被譏以死惜哉然德祐時詔立廟長沙故府志有向士璧廟而名宦祠無劉珙豈非缺典哉

張栻

張栻字敬夫丞相浚子也孝宗時栻治行詔知靜江
尋除秘閣修撰荆湖北路轉運副使改知江陵府安
撫本路一日去貪吏十四人湖北多盜府縣往往縱
釋以病其良民栻首劾大吏之縱賊者捕斬姦民之
舍賊者令其黨得相捕告以除罪禁盜皆遁去砮頻
邊屯至將與帥守安不相下栻以禮遇諸將得其歡
心又加恤士伍勉以忠義隊長有功輒補官士咸感
奮並進奸民出塞為盜者捕得數人有北方凶奴亦

楚賢

卷三十四

三六

在盜中栻曰朝廷未能正名討敵無使疆場之事其
曲在我命斬之以徇于境而縛其凶奴魁之北人歎
曰南朝有人未幾求去詔以右文殿修撰提舉武吏
山中佑觀病且死猶手疏勸上親君子遠小人信任
防一已之偏好惡公天下之理天下傳誦之

聖楷按朱文公撰栻墓銘云淳熙七年己亥春卒
于江陵府葬于衡陽縣栻林之鄉龍塘之里今長
沙志載于寧鄉此妄傳當以文公為確且葬衡山
亦魏公之遺命也

朱熹

朱熹字元晦婺源人中紹興十八年進士第為泉州
同安丞罷歸請祠監潭州南嶽廟明年以輔臣薦屢
召屢辭任至秘閣修撰紹熙四年以荆湖南路轉運
使知潭州制曰長沙據湖湘上游賜履甚廣視邦選
使尤難其人爾學術粹深風節峻特可以為人師仁
心仁聞威惠孚洽可以為時帥楚俗雖安尚有凋瘵
爾其為朕撫之熹上疏再辭不允會猗猗侵屬罷遂
拜命還潭論以禍福除之更建熾麓書院于夷壇之

楚賢

卷三十四

三六

地別置額員增其廩給繇是學者雲集飛虎軍本
州節制從之熹申教令嚴武備以飛虎軍為百姓害
罷不能禁故有是請又考正太常所下釋奠禮儀錄
前後死節五人為之立廟以厲凡百五年八月召入
為煥章閣待制兼侍講屢疏言事韓侂胥惡之旋除
官觀慶元元年復以為煥章閣待制熹力辭熹時家
居草封事數萬言極陳姦邪蔽主之禍因以明越汝
愚之寃繕寫已具子弟諸生更進迭諫以為必且質
禍熹不聽門人蔡元定請著龜决之遇選之同人熹

默然取奏藁焚之因更號遜翁以疾乞致仕卒

聖楷曰史稱熹登第五十年仕于外者僅九考立
朝纔四十日家故貧諸生自遠方至者豆飯藜羹
率與之共往往稱貸于人以給用今按熹知潭州
以年譜考之紹熙四年十二月除湖南安撫使辭
五年正月再辭二月詔疾之任會猗獠侵擾屬糶
恐其滋熾遂拜命四月啓行五月至鎮八月即召
入經筵是在潭甫兩月耳政蹟之可觀者已若此
賢豈無益于人國者哉又先生未官潭時聞張敬

楚寶

八卷三十四

夫得衡山胡氏學因以乾道三年八月如長沙訪
之論中庸之義三晝夜不能合至十一月偕敬夫
登衡嶽遠道南山以歸故至今以嶽麓為朱張講
學之地也先生有嶽麓道中尋梅不獲遇雲一絕
云三日山行風繞林天寒歲暮客愁深心期已候
梅花發急雲無端更滿襟亦可想見其胸懷之灑
落矣

陸九淵

陸九淵字子靜金谿人初仕崇安縣令自號象山翁
學者稱象山先生嘗謂學者曰汝耳自聰目自明事
父自能孝事兄自能弟本無欠闕不必他求在乎自
立而已又曰此道與湯于利欲之人言猶易與湯于
意見之人言却難或勸九淵著書曰六經註我我註
六經又曰學苟知道六經皆我註脚光宗即位差知
荆門軍民有訴者無筭暮皆得造于庭復令其自持
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酌情決之而多所

楚寶

八卷三十四

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
訓者始寘之法其境內官吏之貪廉民俗之習尚善
惡皆素知之有訴人殺其子者九淵曰不至是及追
究其子果無恙有訴竊取而不知其人九淵出二人
姓名使捕至訊之伏辜盡得所竊物還訴者且釋其
罪使自新因語吏以其所某人為暴聚自有訴遇奪
掠者即其人也乃加追治吏大驚耗以為神申嚴保
伍之法盜賊或發擒之不逸一人羣盜屏息荆門為
次逸而無城九淵以為罷居江漢之間為四集之路

南。捍。江。陵。北。援。襄。陽。東。護。隨。郢。之。祿。西。當。光。化。夷。陵。之。衝。荆。門。固。則。四。鄰。有。所。恃。否。則。有。背。脇。腹。心。之。虞。絲。唐。之。湖。陽。以。越。山。則。其。涉。漢。之。處。已。在。荆。門。之。脇。絲。鄧。之。鄧。城。以。涉。漢。則。其。越。山。之。處。已。在。荆。門。之。腹。自。此。之。外。間。道。之。可。馳。漢。津。之。可。涉。坡。陀。不。能。以。限。焉。灘。瀨。不。能。以。濡。軌。者。所。在。向。多。自。我。出。奇。制。勝。徵。敵。兵。之。腹。脇。者。亦。正。在。此。雖。四。山。環。合。易。于。傳。禦。而。城。池。闕。然。將。誰。與。守。乃。請。於。朝。而。城。之。自。是。民。無。邊。憂。罷。關。市。吏。譏。察。而。城。民。稅。商。貢。畢。集。稅。入。日。增。舊。

楚實 卷三十四 十

用。銅。錢。以。其。近。邊。以。鐵。錢。易。之。而。銅。有。禁。復。令。賄。納。九。淵。日。既。禁。之。矣。又。使。之。輸。邪。盡。蠲。之。故。事。平。時。教。軍。伍。射。靶。民。得。與。中。者。均。賞。薦。其。屬。不。限。流。品。嘗。曰。古。者。無。流。品。之。令。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畧。每。早。禱。即。兩。罷。人。異。之。逾。年。政。行。令。修。民。俗。為。變。諸。司。交。薦。丞。相。周。必。大。嘗。稱。荆。門。之。政。以。為。躬。行。之。效。一。日。謂。家。人。曰。吾。將。死。矣。又。謂。僚。屬。曰。某。將。告。終。會。禱。靈。明。日。雲。迺。沐。浴。更。衣。端。坐。而。卒。

真德秀

真。德。秀。字。景。元。後。更。為。景。希。建。之。蒲。城。人。四。歲。受。書。過。目。成。誦。登。慶。元。五。年。進。士。第。嘉。定。十。五。年。以。寶。謨。閣。待。制。湖。南。安。撫。使。知。潭。州。以。廉。仁。公。勤。四。字。厲。僚。屬。以。周。惇。願。胡。安。國。朱。熹。張。栻。學。術。淵。流。勉。其。士。罷。檣。節。除。斛。而。米。申。免。和。糴。以。甦。其。民。民。無。食。既。極。力。賑。贖。之。復。立。惠。民。倉。五。萬。石。使。成。出。糶。又。易。穀。九。萬。五。千。石。分。十。二。縣。置。社。倉。以。備。及。鄉。落。別。立。慈。幼。倉。立。義。阡。惠。政。畢。舉。月。試。諸。軍。射。其。同。易。之。利。及。官。

楚實 卷三十四 四

田。租。凡。營。中。病。者。死。未。葬。者。孕。者。嫁。娶。者。贍。給。有。差。朝。廷。欲。以。飛。虎。軍。戍。壽。昌。併。致。其。家。口。力。爭。止。之。江。華。縣。賊。蘇。師。入。境。殺。劫。及。司。馬。遵。守。武。岡。激。軍。變。成。討。平。之。理。宗。即。位。召。入。中。書。累。遷。翰。林。學。士。二。年。拜。參。知。政。事。逾。旬。而。卒。聖。楷。按。真。西。山。知。潭。州。日。願。與。同。僚。各。以。四。事。自。勉。而。為。民。去。其。十。害。皆。痛。切。時。艱。有。補。在。位。救。時。之。急。着。也。特。錄。于。後。何。為。四。事。曰。律。已。以。廉。凡。名。士。大。夫。者。萬。分。廉。潔。止。是。小。善。一。點。貪。污。便。為。

大惡不廉之吏如蒙不潔雖有它美莫能自贖故
 此以為四事之首撫民以仁為政者當體天地
 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
 非仁也有一毫之忿疾亦非仁也存心以公傳
 曰公生明私意一萌則是非易位欲事之得理不
 可得也故事以勤當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
 其弊者古之聖賢猶且日晏不食坐以待旦况其
 餘乎今之世有勤于吏事者反以鄙俗目之而詩
 酒游宴則謂之風流嫺雅此政之所以多疵民之

所以受害也何謂十害曰斷獄不公獄者民之
 大命豈可少有私曲聽訟不審訟有實有虛聽
 之不審則實者反虛虛者反實矣其可苟哉淹
 延囚繫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固固之苦度日如歲
 其可淹久乎慘酷用刑刑者不獲已而用人之
 體膚即已之體膚也何忍以慘酷加之乎今為吏
 者好以喜怒用刑甚者或以關節用刑殊不思刑
 者國之典所以代天糾罪豈官吏逞忿行私者乎
 不可不戒汎濫追呼一夫被追舉室皇擾有持

引之需有出官之費貧者不免舉債甚者至于破
 家其可汎濫乎招引告訐告訐乃敗俗亂化之
 原有犯者自當痛治何可勾引今官司有受人賈
 封狀與出榜召人告首陰私罪犯皆係非法不可
 為也重疊催稅稅出于田一歲一收可使一歲
 至再稅乎有稅而不輸此民戶之罪也輸已而復
 責以輸是誰之罪乎今之州縣蓋有已納而鈔不
 給或鈔雖給而籍不消再追至官呈鈔乃免不勝
 其擾矣甚者有鈔不理必重納而後已破家蕩產

驚妻賣子往往縣之有人心者豈忍為此科罰
 取財民間自二稅合輸之外一毫不當妄取今縣
 道有科罰之政與夫非法科斂者皆民之深害也
 不可不革縱吏下鄉鄉村小民畏吏如虎縱吏
 下鄉猶縱虎出柙也弓手土兵尤當禁戢自非捕
 盜皆不可差出低價買物物同則價同豈有公
 私之異今州縣有所謂市令司者又有所謂行戶
 者每官司數買視市直率減十之二三或不即還
 甚至白著民戶何以堪此

鶴林玉露曰真西山師長沙魏人為立生祠一多
 有大書一詩于壁間者云舉世知公不愛名湖入
 苦欲置丹青西天又出一活佛南極添成兩壽星
 幾百年方鍾間氣八千春願祝遐齡不須更作生
 祠記四海蒼生口是銘

楚寶遷寓論次

今夫百齡遠廬萬物逆旅皆適然耳乃有懷鄉念重
 去國情深一遭遷斥輒怨流離甚則山水名勝之區
 無故下鬼門之淚日星炤臨之地不悛作囚山之賦
 者矣樂天知命安有是哉楚地山川悠遠舟車相錯
 雲泥鴻瓜那堪再舉惟夫學士臨臬之宅乃育奸秦
 仙人黃鶴之樓亦生欽若又若董千乘之天女安陸
 輪纒岳武穆之二子黃梅改姓吊古之士往往不勝
 其感歎焉豈得與馬融絳帳鮑炤荒阡同付之斷燼
 楚寶 八 遷寓論次 乙

衰草中也述遷寓第二十一凡二卷

遷寓一

荀卿	賈說	彌衡
王粲	褚遂良	張說
張九齡	王昌齡	賈至
李白	甄濟	陽城
韓愈	元稹	劉禹錫
柳宗元	段文昌	

遷寓二

梁 震	孫光憲	寇 準
歐陽修	王禹偁	蘇 軾
黃庭堅	陳 慥	范純仁
鄒 浩	胡安國	張 浚
蔡元定	魏了翁	謝枋得
王守仁		

楚寶

楚寶論次

二

楚寶遷寓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五

明 梁谿高世泰彙編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嚴首昇較訂

遷寓

荀卿

荀卿趙人名况卿者時人相尊而號爲卿也年五十始來遊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閎辨爽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齊人頌曰談天衍

楚寶

卷三十五

乙

離龍夷炙穀過髮田駢之屬皆已先齊襄王時而荀卿最爲老師齊尙修列大夫之職而荀卿三爲祭酒焉齊人或譏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爲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陵李師嘗爲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亾國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如莊周等又猾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

聖楷按班志云蘭陵縣屬東海魏正義云今沂州

承縣有蘭陵山。按承縣即今兗州嶧縣地。有蘭陵城。是時楚已滅魯而取其地。故嶧陵為楚縣。丹鉛錄曰：宋人譏荀卿云：卿之學不醇，故一傳于李斯，而有坑焚之禍。此言過矣。孔子曰：與其進也，不與其退也。弟子為惡而罪及師，有是理乎？若李斯可以累荀卿，則吳起亦可以累曾子矣。劉向別錄云：吳起始事曾子，而受春秋于曾子。中鹽鐵論曰：李斯與苞丘子同事荀卿。苞丘子修道白屋之下，二事人皆引用，而罕知其原。

賈誼

賈生名誼，雒陽人。年十八，以能誦詩屬書聞于魏中。吳廷尉為河南守，聞其秀才，召至門下，甚幸愛。孝文帝初立，聞河南守吳公治平為天下第一，故與李斯同邑，而嘗學事焉。乃徵為廷尉，廷尉乃言賈生年少，頗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為博士，是時賈生年二十餘，最為少。每詔令議下，諸老先生不能言，賈生盡為之對，人人各如其意所欲出。諸生于是乃以為不能及也。孝文帝悅之，超遷一歲中，至大中大夫。賈

生以為漢興至孝文二十餘年，天下和洽而固當改正朔，易服色，法制度，定官名，興禮樂，乃悉草具其事。儀法，色尚黃，數用五，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謙讓未遑也。諸律令所更定及列侯悉就國，其說皆自賈生發之。於是天子議以為賈生任公卿之位，絳灌東陽侯馮敬之屬盡害之。乃短賈生曰：雒陽之人，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于是天子後亦疏之，不用其議。乃以賈生為長沙王太傅。賈生既辭，往行，聞長沙卑溼，自以壽不得長，又以適去，意不自

得及度湘水為賦以弔屈原其辭曰共承嘉惠兮俛
罪長沙側聞屈原兮自沉汨羅造託湘流兮敬事先
生遭世罔極兮乃隕厥身嗚呼哀哉逢時不祥鬱鳳
伏竄兮鵝鴉翔翔聞非尊顯兮誰說得志聖賢遊曳
兮方正倒植世謂伯夷貪兮謂盜跖廉莫邪為頓兮
鈔刀為銛于嗟嚶嚶兮生之無故於世用講兮而寶
康軼騰駕罷牛兮驂騏驎垂兩耳兮服隨車章甫
薦履兮漸不可久嗟若先生兮獨離此咎訊曰已矣
國其莫我知獨埋鬱兮其誰語風漂漂其高遊兮夫

楚寶

卷三十五

固自宿而遠去藁九淵之神龍兮物深藏以自珍爾
融煖以隱處兮夫豈從螿與蛭螾所貴聖人之神德
遠濁世而自藏使騏驥可得係羈兮豈云異夫犬羊
般紛紛其離此尤兮亦夫子之辜也瞻九州而相君
兮何必懷此都也鳳凰翔于千仞之上兮覽德輝焉
下之見細德之險微兮擢增翮逝而去之彼諱嘗之
汙瀆兮豈能容吞舟之魚橫江湖之鱣鱣兮固將制
于螻蟻賈生為長沙王太傅三年有鴉飛入賈生舍
止于坐隅楚人命鴉曰服賈生既以適居長沙長沙

卑溼自以為壽不得長傷悼之乃為賦以自廣其辭
曰單闕之歲兮四月孟夏庚子日施兮服集于舍止
于坐隅貌甚閒暇異物來集兮私怪其故發書占之
今策言其度曰野鳥入處兮主人將去請問于服兮
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共前淹數之度兮語于其
期服乃歎息舉首奮翼口不能言請對以臆萬物變
化今固無休息幹流而遷兮或推而還形氣轉積兮
化變而類物穰無窮兮胡可勝言禍兮福所倚福兮
禍所伏憂喜聚門兮吉凶同域彼吳鼎大兮夫差日

楚寶

卷三十五

敗越樓會稽兮勾踐霸世斯游遂成兮卒被五刑傳
說胥靡兮乃相武丁夫禍之與福兮何異糾纏命不
可說今孰知其極水激則旱兮矢激則遠萬物回薄
兮振蕩相轉雲蒸而降兮錯謬相紛大專繫物兮塊
軋無垠天不可與慮兮道不可與謀遲數有命兮惡
識其時且夫天地為爐兮造化為工陰陽為炭兮萬
物為銅合散消息兮安有嘗則千變萬化兮未始有
極忽然而為人兮何足控搏化為異物兮又何足患小
知自私兮賤彼貴我通人大觀兮物無不可貪夫狗

財兮烈士狗名夸者死權兮品庶馮生休迫之徒兮
或趨西東大人不曲兮億變齊同拘士繫俗兮摶如
囚拘至人遺物兮獨與道俱衆人或或兮好惡積意
真人恬莫兮獨與道息釋知遺形兮超然自喪寥廓
忽荒兮與道翱翔乘流則逝兮得抵則止縱軀委命
兮不私與已其生若浮兮其死若休滌乎若深淵之
靜汜兮若不繫之舟不以生故自寶兮養空而游德
人無累兮知命不憂細故懋勤兮何足以疑後歲餘
賈生微見孝文帝方受釐坐宣室上因感鬼神奮而

卷實

卷三十五

六

問鬼神之本賈生因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夜半文帝
前席既罷曰吾久不見賈生自以爲過之今不及也
李西涯公撰長沙祠記畧云漢屈羣策豪傑並起
高祖所不能致者商山四皓魯國兩生天下無遺
賢矣文帝時可當大臣者惟賈大傳一人觀其論
天下之所置則先仁義後刑法論天下之勢則先
夏後夷先要而後脛論吏治則先風俗論大臣則
先廉耻論世之所以治久長則先太子此其言皆
治亂大體戰國而下無能言者當時乃以爲少年

紛更後之議者亦以爲太驟必有能辨之者使太
傳竟作相必能刮去秦習成漢家制非蕭曹而下
可擬也遷史以其吊湘之賦與屈原同傳哀之甚
矣今其宅爲卒伍所居其井固宛然存世所傳賈
傳非若也成化元年我長沙守錢侯募罷人以財
贖其宅地爲祠塑像其中請著祀典予爲之記云

卷實

卷三十五

七

補衛

補衛字正平，平原般人也。少有才辨，而氣尚剛傲。好辯時慢物，與平中避難。荆州建安初，來遊許下。始達潁川，乃陰懷一刺，既而無所之。適至于刺字漫滅。是時許都新建，賢士大夫四方來集，或問衛曰：「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對曰：「吾安能從屠沽兒耶？」又問荀文若、趙稚長云：「何衛曰：文若可借而吊喪，稚長可使監厨，請客唯善，彝國孔融及弘農楊修皆稱曰：大兒孔文舉，小兒楊德祖。餘子碌碌，莫足數也。」融亦深愛

楚寶

卷三十五

八

其才衛始弱冠而融年四十，遂與為交友。上疏薦之，又數稱述于曹操，操欲見之，而衛素輕疾，自稱狂病，不肯往。而數有恣言操懷忿，而以其才名不欲殺之。聞衛善擊鼓，乃召為鼓史。因大會賓客，閱試音節。諸史過者，皆令脫其故衣，更著卒單，絞之。服次至衛，衛方為漢陽參，搥躒躒而前，容態有異，聲節悲壯。聽者莫不慷慨。衛進至操前而止，吏訶之曰：「鼓史何不吹裝而輕敢進乎？」衛曰：「諾。」於是先解袒衣，次釋餘服，裸身而立。時取岑牟單絞而着之，畢徐參搥而去。顏

色不作。操笑曰：「本欲辱衛，反辱孤。」孔融退而數之曰：「正平大雅，固當爾。那因宜操區區之意，衛許往融復見操，說衛狂疾，今求得白謝操，喜勅門者有客便通待之，極晏衛乃著布單衣，踈巾手持三尺棧杖，坐大營門，以杖箠地，大罵吏白外有狂生，坐于營門，言語悖逆，請收索罪。」操怒，謂融曰：「爾衛豎子，孤殺之猶鼠雀耳。」顧此人素有虛名，遠近將謂孤不能容之，今送與劉表，視當何如。於是遣人騎送之，臨發，衆人為之祖道，先供設于城南，乃更相戒曰：「爾衛勃雷無禮。」

楚寶

卷三十五

九

今因其後到咸，當以不起折之也。及衛至，衆人莫肯與衛坐，而大號。衆問其故，衛曰：「坐者為塚，臥者為屍，屍冢之間，能不悲乎？」劉表及荆州士大夫先服其才，名甚寶禮之。文章言議，非衛不定。表嘗與諸文人共草章奏，竝極其才思。時衛出還，見之，問省未周，因毀以抵地，表撫然為駭。衛乃從求筆札，須臾立成。辭義可觀，表大悅。益重之。後復慢侮于表，表耻不能容，以江夏太守黃祖性急，故送衛與之。祖亦善待焉。衛為作書記，輕重疎密，各得體宜。祖持其手曰：「處士此正。」

得祖意如祖腹中之所欲言也。祖長子射為章陵太守，尤善于術，嘗與術俱遊，共請蔡邕所作碑文，射愛其辭，還恨不繕寫。術曰：「吾雖一覽，猶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為不明耳。」因書出之，射隨使寫碑，還校如術所書，莫不歎伏。射時大會賓客，人有獻鸚鵡者，射舉危于術，曰：「願先生賦之，以娛嘉賓。」術拉筆而作文，餐加點辭，采甚麗。後黃祖在蒙衝船上大會賓客，而術言不遜，順祖慙，乃訶之。術更熟視曰：「死公云，筭道祖乃怒，令五百將出，欲加箠，術方大罵祖，志遂令殺。」

史記 卷三十五

之祖至薄素疾術，即時殺焉。射徒來救，不及，祖亦悔之，乃厚加棺，飲術時年二十六。其文章多亡。云。章懷太子曰：「文士傳云：術擊鼓作漁陽參槌，蹋地來前，蹀鼓足，脚容態不啻鼓聲，甚悲易，衣畢復擊鼓，參槌而去。至今有漁陽參槌，自術始也。按槌及槌，金擊鼓杖也。參槌是擊鼓之法，而王僧孺詩云：散度廣陵音，參寫漁陽曲。又自音參為七紺，反是以參為曲奏之名，則槌字連于下句，全不成文。近世多祖用之，非是。」

王粲

王粲字仲宣，山陽高平人也。獻帝西遷，粲徙長安。左中郎將蔡邕見而奇之，時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嘗車騎填巷，賓客盈坐。聞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坐盡驚。邕曰：「此王公孫也，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章，盡嘗與之。年十七，司徒辟，詔除黃門侍郎。以西京擾亂，皆不就。乃之荊州，依劉表。表以粲貌寢而體弱，通悅不甚重也。表卒，粲勸表子琮，令襲太祖。太祖辟為丞相掾，賜爵關內侯。太祖

史記 卷三十五

置酒漢濱，樂奉觴賀曰：「方今袁紹起河北，仗大衆，志兼天下，然好賢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劉表雍容荊州，坐觀時變，自以為西伯可規，士之避亂荊州者皆海內之僑傑也。表不知所任，故國危而無輔。明公定冀州之日，下車即繕其甲兵，收其棄傑而用之，以橫行天下。及平江漢，引其賢備而置之列位，使海內回心望風而願治，文武並用，英雄畢力。此三王之舉也。後遷軍謀祭酒，魏國既建，拜侍中，博物多識，問無不對。時舊儀廢弛，興迭制度，粲恒與之初，粲與人共行。」

請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閣誦乎曰能因使背誦之
不失一字觀人團基局壞黎為覆之基者不信以把
蓋局使更以他局為之用相比校不誤一道其強記
默識如此性善策作筭術略盡其理善屬文舉筆便
成無所敗定時人嘗以為宿構然正德精意覃思亦
不能加也

王黎井考

聖楷曰王仲宣在荊州時卜居萬山山枕襄水飛
流注射隔岸白沙如雲綠林封天其中有井即王

楚寶 卷三十五

黎井也井有石欄唐初移置于襄州刺史官舍而
為文以識之故王黎石井欄記有二一于頓撰胡
證書一甄濟撰彭朝議書于頓豪雄且通禪理而
甄濟即狂瘖不仕祿山者也夫仲宣之在當時羈
旅流落不為劉荆州所重其登樓作賦直若怨若
訴若無以自容乎天地之間者及至異世無論片
甲一毛世所共珍雖區區一無用之非欄比之于
敦髮鐘鼎相與尊而奉之而為文章以侈大其事
則甚矣才士之貴也

褚遂良

褚遂良字登善杭州錢塘人太宗時屢仕至中書令
高宗即位封河南魏公進拜尚書右僕射帝將立武
昭儀召長孫無忌李勣于志寧及遂良入或謂無忌
當先諫遂良曰太尉國元舅有不知意使上有棄親
之譏又謂勣上所重當進曰不可司空罔元勳有不
如意使上有斥功臣之嫌曰吾奉遺詔若不盡愚無
以下見先帝既入帝曰罪莫大于絕嗣皇后無子今
欲立昭儀謂何遂良曰皇后本名家奉祀先帝先帝

楚寶 卷三十五

疾執陛下手語臣曰我兒與婦今付卿且德音在陛
下耳可遽忘之皇后無他過不可廢帝不悅翌日復
言對曰陛下必欲改立后者請更擇貴姓昭儀昔事
先帝身接帷第今立之奈天下耳目何帝羞默遂良
因致笏殿階叩頭流血曰還陛下此笏丐趨田里帝
大怒命引出武氏從帳後呼曰何不撲殺此獠無忌
曰遂良受顧命有罪不加刑會李勣議異武氏立乃
左遷遂良潭州都督顯慶二年徙桂州未幾貶愛州
刺史卒

湘潭志曰唐褚公遂良因爭立武氏左遷潭州都督嘗登陶公山過石塔寺顧瞻長安愀然不懌命易石塔為唐興想其時中宗在房州公名寺之意可吊也中宗未還而公流愛州死矣悲哉 聖楷按志所云云大謬考高宗永徽六年乙卯遂良貶潭州都督顯慶二年丁巳再貶桂州尋貶愛州刺史三年戊午卒于貶所弘道元年癸未高宗崩嗣聖元年甲申中宗始立武后即廢之為廬陵王二年乙酉遷於房州是時去遂良貶潭州之日已三

楚寶

卷三十五

十一年矣何得遂良時而云帝在房州耶此志修自吾邑李宗伯湘翁之手不應輕率若此或付託之非其人耳噫著述豈易事哉

張說

張說字道濟或字說之洛陽人素與姚元崇不平罷為相州刺史河北道按察使坐累徙岳州停實封說既失執政意內自懼雅與蘇瓌善時瓌子頊為相因作五君詠戲頊其一紀瓌也侯瓌忌日致之頊覽詩嗚咽未幾見帝陳說忠蹇有勳不空棄外遂遷荊州長史倚以右羽林將軍檢校幽州都督入朝以戎服見帝大喜授檢校并州長史兼天兵軍大使修國史勅齋即軍中論讓說為文屬思精壯長于碑誌世

楚寶

卷三十五

所不遺既謫岳州而詩益悽惋人謂得江山助云

聖楷曰沈傳師為翰林學士兼史職出為湖南觀察使時方與修憲宗實錄未成監修杜元穎因建言張說全孤岷在外官論次國書今彙史殘課請付傳師即官下成之詔可傳師於是在長沙修史時論榮之嗟乎唐以後不復有此風矣

張九齡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累仕至中書令李林甫
無學術見九齡文雅為帝知內忌之會范陽節度使
張守珪以斬可突于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
代天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遂止又將以
涼州都督牛仙客為尚書九齡執曰不可尚書古納
言唐家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效有德望者為
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嘗位天下其謂何又欲
賜實封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

楚寶

卷三十五

十六

制也遂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
帛可也獨不宣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仙客寒士嫌
之邪卿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
下過聽以文學用臣仙客擢胥吏目不知書韓信淮
陰一壯夫羞絳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實耻之帝
不悅翌日林甫進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
九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繇是決用仙客不疑九
齡既戾帝肯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因帝賜白羽
扇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

忌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于篋中帝雖優答然
卒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仙客自是朝廷士大
夫持祿養恩矣嘗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御史子諒
幼奏仙客其語接識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漢州
死于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
不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許其勝流久之封始
興縣伯請遷展墓病卒

聖楷曰九齡貶荊州帝終愛重之每宰相薦士必
問曰風度得如張九齡否今觀其貶所請作高問

楚寶

卷三十五

十七

冲澹絕無憂生失路之感其風度故可挹也且又
得孟浩然王維輩與之唱酬豈復知有他鄉哉張
燕公在岳州江山雖勝却無此二良友

王昌齡

王昌齡字少伯江寧人第進士請秘書郎又中宏辭遷汜水尉不護細行貶龍標尉以世亂還鄉里為刺史間丘曉所殺張鎬按軍河南兵大集曉最後期將戮之辭曰有親乞貸餘命鎬曰王昌齡之親欲與誰養曉然然昌齡工詩緒密而思清時謂王江寧云

聖楷曰龍標在今沅州西南五十里沅水有龍標山故名梁於此置縣隋屬辰州唐曰龍標為叙州治昌齡左遷縣尉即此又沅州東北有廢廬陽縣

楚寶

卷三十五

八

乃宋析唐叙州潭陽地置此縣為沅州治我朝併入沅州廣輿記乃以貴州黎平府龍里司為龍標者誤

賈至

賈至字幼鄰擢明經第解褐單父尉從玄宗幸蜀拜起居舍人知制誥帝傳位至魯讓冊既進帝曰昔先天誥命乃父為之辭今茲命冊又爾為之兩朝盛典出卿家父子手可謂繼美矣至頓首嗚咽流涕歷中書舍人至德中坐小法貶岳州司馬寶應初召復故官大曆初累進京兆尹

賈初至巴陵與李十二白裴九同泛洞庭湖詩云江上相逢皆舊遊湖山永望不堪愁明月秋風洞

楚寶

卷三十五

九

庭水孤鴻落葉一扁舟又楓岸紛紛落葉多洞庭秋水晚來波乘興輕舟無近遠白雲明月弔湘娥李白詩云洞庭西望楚江分水盡南天不見雲日落長沙秋色遠不知何處吊湘君又南湖秋水夜無煙耐可長流直上天且就洞庭賒月色將船買酒白雲邊

李白

李白字太白蜀龍人初隱岷山出居襄漢之間南游江淮至楚觀雲夢許氏者高宗時宰相圉師之家也以女妻白因留雲夢者三年後以汗珠事長流夜郎遂泛洞庭上陝江至巫山以赦得釋越岳陽江夏久之

李白上安州裴長史書畧云白少長江漢五歲誦六甲十歲觀百家軒轅以來頗得聞矣乃仗劍去國辭親遠遊南窮蒼梧東涉溟海見鄉人相如大

楚實

卷三十五

詩雲夢之事云楚有七澤遂來觀焉而許相公家見招妻以孫女便憩跡于此至移三霜焉曩昔東遊維揚不逾一年散金三十餘萬有落魄公子悉皆濟之此則是白之輕財好施也又昔與蜀中友人吳指南同遊于楚指南死于洞庭之上白禪服慟哭若喪天倫炎月伏屍泣盡而繼之以血行路聞者悉皆傷心猛虎前臨堅守不動遂權殯于湖側便之金陵數年來觀筋肉尚在白雲泣持刀躬申洗劑畏骨徒步負之而趨寢與攜持無輟身手

遂丐貨營葬于鄂城之東故鄉路遠魂無至禮

以遷窆式昭勿情此則是白存交重義也又昔與逸人東巖子隱于岷山之陽白巢居數年不跡城市養奇禽千計呼皆就掌取食了無驚猜廣漢太守聞而異之詣廡親觀因舉二人以有道並不起此則白養高忌機不屈之跡也又前此龍督馬公朝野豪彥一見盡禮許為奇才謂長史李京之曰諸人之文猶山無煙霞春無草樹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語駱驛間起光明洞徹何以盡陳

楚實

卷三十五

白野人也頗工于文惟君侯顧之無按劍裴敬撰白墓碑曰會昌三年二月中敬自潒水草堂南遊江左過公墓下四過青山發塗口徘徊不忍去與前濮州鄆城縣尉李邵同以公服拜其墓問其墓左人畢元宥寔脩酒掃得絹帛具酒饌祭公知公無孫有孫女二人一嫁劉勸一嫁陳雲皆農夫也二女且曰妾不拜墓已五六年矣因告邑宰李君都傑請免畢元宥力役俾專酒掃事嘻享名甚高後事何薄謝公舊井新墓角落青山白雲

共為蕭索巨竹拱墓如公卓犖天長地久其名不朽此為祭文寫授元宥又為碑曰貴盡皆然名存則難故予重名不重官作李翰林碑十五字而已

李白讀書臺考

聖措按安陸縣西三十里白兆山麓有桃花巖即李太白讀書臺太白桃花岳寄劉侍御縮詩云雲臥三十年好閑復愛仙蓬壺雖空絕鸞鶴心悠然歸來弄花崑得憇雲窓眠對嶺人共語飲潭猿相連時昇翠微上逸若羅浮巔兩峯抱東壑一嶂橫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三

西天樹雜日易隱崖傾月難圓芳草換野色飛蘿搖春煙入遠構石室選幽開山田獨此林下意香餐區中緣永辭霜壺客千載方來旋今巖下有長庚書院元時建有記

甄濟

甄濟字孟成定州人祿山反疆之仕脅之以兵不從肅宗詔館之三司署使汗賊官羅拜以愕其心更拜太子舍人來瑱辟為陝西襄陽參謀拜禮部員外郎安城楚昭王廟壞地廣九十畝濟立殿其左瑱苑屏居七年大曆初江西節度使魏少游表為著作郎兼侍御史卒濟子逢幼而孤及長耕安城野自力讀書不謁州縣歲饑節用以給親里大穰則振其餘于鄉黨貧狹者朋友有緩急輒出家貲周贖以義聞逢嘗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三

以父名不得在國史欲請京師自言元和中袁滋表濟節行與權臯同科空載國史有詔贈濟秘書少監而逢與元稹善稹移書於史館修撰韓愈曰濟棄去祿山及其反有名號又逼致之執不起卒不汗其名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其操于利仁之世而猶選懦者之所不為蓋拂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至天下大亂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而奉奉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若甄生者弁冕不加其身祿食不進其口直布衣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

不。回。不。以。不。必。顯。而。廢。忠。不。以。不。必。誅。而。從。亂。在。古。
 與。今。蓋。百。一。焉。愈。答。曰。達。能。行。身。幸。於。方。州。大。臣。以。
 標。目。其。先。人。事。載。之。天。下。耳。日。微。之。天。子。追。爵。其。父。
 第。四。品。赫。然。驚。人。達。與。其。父。俱。當。得。書。矣。繇。是。父。子。
 俱。顯。名。

老賢

卷三十五

十四

陽城

陽城字元宗定州北平人德宗時為諫議大夫八年
 人不能窺其際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滂李充等帝
 怒甚無敢言城乃約拾遺王仲舒守延英閣上疏極
 論延齡罪慷慨引諍申直贄等累日不止聞者寒懼
 城愈勵帝大怒召宰相抵城罪順宗方為皇太子為
 開救良久得免赦宰相論遣然帝意不已欲遂相延
 齡城顯語曰延齡為相吾當取白麻壞之哭于廷帝
 不相延齡城力也坐是下遷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

老賢

卷三十五

十三

曰凡學者所以學為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
 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
 簡孝秀德行升堂上沈酗不事教者皆罷躬講經籍
 生徒斤斤皆有法度薛約者狂而直言事得罪謫連
 州吏捕迹得之城家城坐吏於門引約飲食訖步至
 都外與別帝惡城堂有罪出為道州刺史大學諸生
 何蕃等三百人守闕下請留城數日不得上既行皆
 泣涕立石紀德至道州治民如治家交罰罰之安賞
 賞之不以簿書介意月俸取足則已官收其餘日炊

米二斛魚一大鶩。甌杓道上人共食之。州產侏儒。歲貢諸朝。城哀其生。離無所進。帝使求之。城奏曰。州民盡短。若以貢。不知何者可供。自是罷州人感之。以陽名子。前刺史坐罪下獄。吏有幸于刺史者。拾不法事告城。欲自脫。城輒榜殺之。賦時不時。觀察使數請責州。當上考功第。城白。署曰。摠字心勞。追科政拙。考下。下觀察府。遣判官督賦至州。怪城不迎。以問吏。吏曰。刺史以為有罪。自囚于獄。判官驚馳入謁。城曰。使君何罪。我奉命來候安否耳。留數日。城不敢歸。什門。

楚賈

卷三十五

廿六

闔寢館外。以待命判官。遽辭去。府復遣官來按舉。義不欲行。乃載妻子中道。逃去。順宗立。召還城。而城已卒。年七十。贈左散騎常侍。賜其家錢二十萬。官護喪歸塋。

聖楷曰。觀察府復遣官來。此官義不欲行。乃載妻子逃去。亦一奇士也。惜史不載其姓氏。

韓愈

韓愈字退之。南陽人。七世祖茂。封安定王。父仲卿。為武昌令。有美政。既去。縣人刻石頌德。終秘書郎。愈生三歲而孤。隨伯兄會。貶官嶺表。愈自知讀書。日記數千百言。比長。通六經百家學。擢進士第。遷監察御史。上疏極論宮市。德宗怒。貶陽山令。改江陵法曹參軍。元和初。權知國子博士。分司東都。遷刑部侍郎。時迎佛骨入禁中。三日。愈上表極論。帝大怒。貶潮州刺史。聖楷按年譜。永貞元年乙酉。春公遇赦。離陽山。埃。

楚賈

卷三十五

廿七

命于柳者。三月至秋末。始受法曹之命。乃自柳至衡。登合江亭。謁衡岳廟。至潭。陪杜侍御游湘西寺。自此泛洞庭。歷岳陽。赴江陵。二年丙戌。改元。元和。公年三十有九。其春夏猶在江陵。有李花贈張十一。寒食出游。夜歸。諸詩。六月始召拜國子博士。還朝。由此觀之。蘇子瞻謂公之精誠。能開衡山之雲。皆謫陽山時事。若潮州之貶。路雖復出。江湖皆便。道取疾。不服。登覽。且不一。年。即量移袁州。而由江州趨安陸。之襄陽。至京師矣。

元稹

元稹字微之河南人元和元年舉制科對策第一拜左拾遺性明銳遇事輒舉拜監察御史分司東都凡十餘不法事悉論奏會召稹還次敷水驛中人仇士良夜至稹不讓中人怒擊稹敗面宰相以稹年少輕掛威失意臣體賤江陵士官參軍而李絳崔羣白居易皆論其枉久乃徙通州司馬改號州長史元和末召拜膳部員外郎稹尤長于詩與居易名相埒天下傳誦號元和體往往播樂府穆宗在東宮妃嬪近習

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廿八

皆誦之官中呼元才子稹之謫江陵善監軍崔潭峻長慶初潭峻方親幸以稹歌詞數十百篇奉御帝大悅問稹今安在曰南宮散郎即擢用累遷翰林學士未幾輔政然其進非公議為士類訾薄云

徵之賤江陵途中寄樂天詩云想到江陵無一事酒盃書卷縱新文紫芽嫩笋和枝採朱橋香苞數瓣分暇日上山狂逐鹿凌晨過寺飽看雲笄緝草詔終須解不敢將心遠羨君聖楷曰玩此詩亦可卜稹之晚節不終矣

劉禹錫

劉禹錫字夢得自言系出中山世為儒擢進士第登博學宏辭科工文章淮南杜佑表管書記入為監察御史素善章執諫時王叔文得幸太子禹錫以名重一時與之交叔文每稱有宰相器太子即位朝廷大議秘策多出叔文引禹錫及柳宗元與議禁中所言必從擢屯田員外郎判度支鹽鐵案頗為藉其勢憲宗立叔文等敗禹錫貶連州刺史未至斥朗州司馬州接夜郎諸夷風俗陋甚家喜巫鬼每祠歌竹枝鼓

卷三十五

卷三十五

二十九

吹裴回其聲侏侏禹錫謂屈原居沅湘間作九歌使楚人以迎送神乃倚其聲作竹枝辭十二篇於是武陵夷俚悉歌之始坐叔文貶者八人憲宗欲終斥不復乃詔雖復更赦令不得原然宰相哀其才且因將滌濯用之會程異復起領運務乃詔禹錫等悉補遠州刺史而元衡方執政諫官頗言不可用遂罷禹錫久落魄鬱鬱不自聊其吐辭多諷託幽遠作問大鈞諷九年等賦數篇又叙張九齡為宰相建言放臣不交與善地恐徒五穀不毛處然九齡自內職出始安

有瘴厲之歎罷政事守荊州有拘囚之思身出遐陬一失意不能堪矧華人士族必致醜地然後快意哉議者以爲開元良臣而卒無嗣豈歧心失恕陰責最

大雖他美莫贖耶欲感諷權近而憾不釋久之召還累遷至禮部尚書卒蘇東坡曰劉禹錫既敗爲書自解言王叔文實工言治道能以口辯移人既得用所施爲人不以爲當太上久疾宰相及用事者不得對宮掖事秘建桓立順功魁貴臣由是及敗後漢宦者傳論云孫

楚寶

卷三十五

程定立順之功曹騰然建桓之策騰與梁冀北捨清河而立蠡吾此漢之所以亾也與廣陵王監國事豈可同日而語哉禹錫乃敢以爲比如小人爲姦雖已敗猶不悛也其可復置之要地乎因讀禹錫傳有所感書此

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其先蓋河東人宗元少精敏絕倫爲文章卓偉精緻一時輩行推仰第進士博學宏辭科授校書郎諫慶田尉貞元十九年爲監察御史囊行善王叔文韋執誼二人者奇其才及得政引內禁近與計事擢禮部員外郎欲大進用俄而叔文敗貶邵州刺史不半道貶永州司馬既竄斥地又荒蕪因自放山澤間其埋厄感鬱一寓諸文做離騷數十篇讀者咸悲惻雅善蕭俛詒書言情曰僕耨者進當絕親

楚寶

卷三十五

世

不安之勢平居閉門口舌無數又久與游者岌岌而操其間其求進而退者皆聚爲仇怨造作紛飾蔓延益肆非的然昭晰自斷于內孰能了僕於冥冥間哉僕嘗時年三十三自御史裏行得禮部員外郎超取顯美欲免世之求進者怪怒媚疾可得乎與罪人交十年官以是進辱在附會聖朝寬大貶黜甚薄不塞衆人之怒謗語轉修器噉嗽漸成怪人歸智求仕者更嗾僕以悅仇人之心日爲新奇務相悅可自以速援引之路僕輩坐益困辱萬罪橫生不知其端悲

夫人生少六七十者今三十七矣長來覺日月益促
歲歲更甚大都不過數十寒暑無此身矣是非榮辱
又何足道云云不已祇益為罪居蠻夷中久慣習炎
毒昏耗重聽意以為嘗忽遇北風晨起薄寒中體則
肌革慄慄毛髮蕭條瞿然注視怵惕以為異候意緒
殆非中國人也楚越間聲音特異鳩舌啾譟今聽之
恬然不怪已與為類矣家生小童皆自然曉曉晝夜
滿耳聞北人言則啼呼走匿雖病夫亦怛然駭之出
門見適州閭市井者其十八九杖而後與自料若此

楚賈 卷三十五

尚復幾何豈可更不知止言說長短重為一世非笑
哉讀易困卦至有言不信尚口乃窮往復益喜曰嗟
手余雖家置一喙以自稱道詎益甚耳用是更樂瘖
然與木石為徒不復致意今天子興教化定邪正海
內皆欣欣怡愉而僕與四五子者淪陷如此豈非命
歟命乃天也非云云者所制又何恨然居治平之世
終身為頑人之類猶有少耻未能盡忘儻因賊平慶
賞之際得以見白使受天澤餘潤雖朽枿敗腐不能
生植猶足養出也南以為精物一釋廢網移數縣之

地則世必曰罪稍解矣然後收召魂魄買土一廛為
耕呷朝夕謂謹使成文章庶木鐸者采取獻之法宮
增聖唐大雅之什雖不得位亦不虛為太平人矣又
論京兆尹許孟容曰宗元早歲與負罪者親善始奇
其能謂可以共立仁義裨教化過不自料勤勤勉勵
惟以忠正信義為志與堯舜孔子道利安元元為務
不知愚陋不可以強其素意如此也未路厄塞統軌
事既壅隔狼忤貴近狂疎謬戾蹈不測之辜今其黨
與幸獲寬貸各得善地無公事坐食奉祿德至渥也

楚賈 卷三十五

尚何敢更俟除棄廢痼希望外之澤哉年少氣銳不
識幾微不知當否但欲一心直遂果陷刑法皆自所
求取又何怪也宗元于眾黨人中罪狀最甚神理降
罰又不能即死猶對人語言飲食自活迷不知恥日
復一日然亦有大故自以得姓來二千五百年代為
冢嗣今抱非嘗之罪君夷獠之鄉卑濕昏霧恐一日
填委溝壑墜先緒以是怛然痛恨心骨沸熱焚熒
孤立未有子息鄉陌中少士人女無與為婚世亦不
肯與罪人親昵以是嗣續之重不絕如縷每春秋時

養子立捧奠顧盼無後繼者懷慄然秋歎傷恐此
事便已推心傷骨若受鋒刃此誠丈人所共閱惜也
先墓在城南無異子弟爲至獨託村隣自譴逐來清
息存亡不一至鄉間至守固以益忘晝夜哀憤懼便
毀傷松柏芻牧不禁以成大戾近世禮重拜掃今開
者四年矣每遇寒食則北向長號以首頓地想田野
道路士女徧滿阜隸庸丐皆得上父母丘墓馬醫夏
哇之鬼無不受子孫追養者然此已息望又何以云
哉城西有數頃田樹果數百株多先人手自封植今

楚寶

八卷三十五

世四

已荒穢恐便斬代無復愛情家有賜書三十卷尙在
善和里舊宅宅今三易主書存亡不可知皆付受所
重嘗繫心腑然無可爲者立身一敗萬事瓦裂身殘
家破爲世大僂是以當食不知幸鹹節適洗沐盥漱
動逾歲時一播皮膚塵垢滿爪誠憂恐悲傷無所告
愬以至此也自古賢人才士秉志遵分被謗議不能
自明者以百數故有無兒盜嫂娶孤女云搗婦翁者
然賴當時豪傑分明辨列卒光史冊管仲遇盜升爲
功臣匡章被不孝名孟子禮之今已無古人之寔爲

而有詬欲望世人之明已不可得也直不疑買金以
償同舍劉寬下車歸牛鄉人此誠知疑似之不可辨
非口舌所能勝也鄭詹末縛于羈終以無死鍾儀南
音卒獲返國叔向囚虜自期必免范痤騎危以生易
死荆通據罪耳爲齊上客張蒼韓信伏斧鑕終取將
相鄒陽獄中以書自治賈生斥逐復召宣室兒寬擯
厄後至御史大夫董仲舒劉向下獄當誅爲漢儒宗
此皆瓌偉博辨奇壯之士能自解脫今以懼怯澳忍
下才末伎又嬰痼病雖欲慷慨攘臂自同昔人愈疏

楚寶

八卷三十五

世五

潤矣賢者不得志于今必取貴于後古之著書者皆
是也宗元近欲務此然力薄志劣無異能解欲乘筆
觀縷神志荒耗前後遺忘終不能成章往時讀書自
以不至舐滯今皆頑然無復省錄讀古人一傳數紙
後則再三伸卷復觀姓氏旋又廢失假令萬一除刑
部囚籍復爲士列亦不堪當世用矣伏惟興哀於無
用之地垂德于不報之所但以存通家宗祀爲念有
可動心者操之勿失雖不敢望歸掃塋域還託先人
之廬以盡餘齒姑遂少北益輕瘴癘就婚娶求亂嗣

有可付託。卽真然長辭。如得甘寢。無復恨矣。然宸異其才高。懲刈復進。故無用力者。元和十年。徙柳州。刺史卒。年四十七。

聖楷按何燕泉謂柳宗元掩節叔文。竄斥永州。貽書所善蕭俛。又貽京兆許孟容。書累千餘言。所以望之者。甚至而二人皆漠然無應。夫蕭俛吾弗論。若許孟容。自為給事中時。已與侍郎權德輿樂挽。數士號權許。此其人于宗元之才。當無所忌。而亦不見其有所用力。豈誠寡不勝衆。或亦有所懲刈。

然而耶。噫。名士高才。一敗不可復救。若此。可不慎哉。

楚寶

卷三十五

廿六

段文昌

段文昌字墨卿。一字景初。世客荊州。疏爽任義。節不為醜。觀小行。節度使裴君禮之。出採古今禮要為書。數從文昌質判。所疑。後依劔南節度韋臯。臯表為校書郎。宰相李吉甫才之。擢登封尉。集賢校理。屢仕。至劔南。西川節度使同平章事。太和四年。檢校左僕射。徙帥荊南。州或旱。禱必雨。或久雨。遇出遊。必霽。民為語曰。旱不苦禱。而雨不愁公。出游南。詔襲南安。帝以文昌得蠻夷心。詔使下撤尉讓。卽口解而去。復

楚寶

卷三十五

廿七

節度。西川九年卒。贈太尉。文昌先墓在荊州。歲時享祠。必薦以音樂歌舞。習禮者譏其非。少鬻妻。所向少諧。及居將相。享用奢侈。士議尤替。子成式。字柯古。推於為校書郎。博學強記。多奇篇秘籍。侍父于蜀。以暇獵。自放。文昌遣吏白其意。諫止。明日。以雉免。徧遺幕府人。為書。因所獲。儷前。世事無復用者。宸大驚。擢累尚書郎。為荊州刺史。終太嘗少卿。著酉陽書數十篇。子安節。乾寧中。為國子司業。善樂律。能自度曲。云錄異記曰。段文昌負才傲俗。落拓荆楚。問江陵街

創有大宅門枕流渠文昌醉於渠上脫履濯足白
言我作江陵節度必買此宅聞者皆笑其後果鎮
荆南遂買此宅

唐語林曰段郎中成式博學文章著書甚多連典
江南數郡皆有名山九江匡廬縉雲桐柯廬陵麻
姑前進士許棠寄詩云十年三領耑領耑管仙山
廬陵時為人妄訴逾年方辯乃退居于襄陽温博
士庭筠亦謫隋縣尉節度使徐太師留在此府與
成式尤相善嘗送暹一挺與庭筠往復致謝搜故

楚寶 卷三十五 世八

事者凡幾函成式子安節娶庭筠女安節仕至吏
部郎中沂王傳善音律著樂府新錄傳於世
聖楷曰別傳段柯古寓襄陽木香村撰楊柳宮詞
我村在今宜城縣西六十里酉陽雜俎等作皆應
成於此或為荆州刺史時也有謂居辰州作者為
酉陽山在辰州故耳此可笑夫酉陽取藏書之義
豈必居辰州始命為耶

楚寶卷三十六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鑿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邵陽東以遊較訂

遷寓

梁震

梁震蜀人唐進士也天祐四年唐亡梁以高季昌為
荆南節度使震趨蜀遇江陵季昌愛其才識留之欲
奏為判官震恥之欲去恐及禍乃曰震素不慕榮宦

楚寶 卷三十六 乙

明公不以為愚必欲使為議但以白衣侍樽俎可也
季昌許之終身止稱前進士不受高氏辟署季昌甚
重之以為謀至呼曰先輩後唐天成三年季昌卒其
子從諫立清泰元年十月震退居土洲時楚王希範
好奢靡游談者共誇其盛從諫曰楚王可謂大丈夫
矣孫光憲對曰天子諸侯禮有差等彼乳臭子驕侈
借法取快一時不為遠慮危亡無日安足慕乎從諫
悟曰公言是也他日謂梁震曰吾自念平生奉養固
已過矣乃捐去玩好以經史自娛省刑薄賦境內以

安震曰先王待我如布衣交以嗣王屬我今嗣王能自立不墜其業吾老矣不復事人矣遂固請退居築室於土洲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

司馬溫公曰孫光憲見微而能諫高從誨聞善而能從梁震成功而能退自古有國家者能如是夫何亡國敗家喪身之有

讀史日記曰梁震舉進士尙未膺爵祿而義不臣梁但以白衣侍樽俎委曲以行其志士君子不幸而遭變若震者亦可以法矣前進士三字千古有

人 卷三十六 二

餘榮 聖楷曰荆臺隱士尙不如前進士三字有關係然亦足見梁震始終一節矣土洲室在荊州監利縣址猶存

孫光憲

孫光憲字孟文陵州貴平人世業農畝惟光憲少好學游荆渚高從誨見而重之署爲從事歷保融及繼冲三世皆在幕府累官至檢校秘書監兼御史大夫賜金紫慕容延釗等救朗州之亂假道荆南繼冲開門納延釗光憲乃勸繼冲獻三州之地太祖聞之甚悅授光憲黃州刺史賜賚加等在罷亦有治聲乾德六年卒時宰相有薦光憲爲學士者未及召會卒光憲博通經史尤勤學張書數千卷或自抄寫孜孜警

人 卷三十六 三

校老而不廢好著撰自號葆光子所著荆臺集三十卷鞏湖編玩三卷筆傭集三卷橋齋集二卷北夢瑣言三十卷鑑書二卷

晁氏讀書記曰孫光憲蜀人王衍旣降光憲避地荆南嘗從楊玘元證遊多聞唐世賢哲言行因纂輯北夢瑣言二十卷且附以五代十國事取傳田于江南之夢自以爲高氏從事在荆南之北故命篇云

寇準

寇準字平仲，華州下邽人。少英邁，通春秋三傳。年十九，舉進士，授大理評事，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每期會賦役，未嘗出符移，惟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遷，召試學士院直史館。真宗景德元年，參知政事，定澶淵之議，為王欽若所嫉。三年，出知鄴州。初，張詠在成都聞準入相，謂僚屬曰：「寇公奇才，惜學術不足耳。」及準知陝，詠自成都還，準嚴供帳，大為具以待。詠將別，準送之郊，問曰：「何以教準？」

華實

卷三十六

四

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也。」寇準莫論其意，趨取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矣。」天禧三年，再入相。丁謂又嫉之，出知相州。徙安州，貶道州司馬。準既至，晨具朝服，如嘗時對賓客，言笑自若。初，無廊廟之貴者，自罷相三黜，皆非帝意。歲餘，帝問左右曰：「吾目中何人不見寇準？」羣臣畏謂威莫敢對。及帝崩，再貶雷州司戶參軍。中使賁勅至道州，衆皆惶恐，不知所為。準方與罷官宴飲，神色自若，使人謂之曰：「朝廷若賜準死，願見勅書中，使不得已，乃授勅，準拜于庭。」

升階復宴至暮，乃罷。準行，因閱圖經，見州東南至澠

岸十里，歎曰：「吾平時有詩云：『到海只十里，過山應萬』」

重入生得喪，豈偶然耶？未幾卒，歸葬西京道。出荆州

公安縣人，皆設祭于路。折竹植地，掛紙錢，焚之。路月

枯竹盡生，筍農因為立廟，號竹林寇公祠。

東都事畧曰：寇準為巴東令，巴東有秋風亭，準折

韋應物一言為二句云：『野水無人渡，孤舟盡日橫。』

識者知其必大用也。

言行錄曰：寇忠愍公準知巴東縣，手植雙栢于縣

華實

卷三十六

五

庭民以比甘棠，謂之萊公栢。聖楷按：澠水燕談

云：後巴東大火，栢與公祠俱焚。明年蒲陽鄭顛來

為令，惜公手植，乃種凌霄花于枯栢之下，使附幹

而上，以慰邦人之思。

歐陽修

歐陽修字永叔廬陵人四歲而孤母鄭守節自誓親誨之學家貧至以荻畫地學書幼敏悟過人讀書輒成誦及冠嶷然有聲宋興且百年而文章體裁猶仍五季餘習鏤刻駢偶澠忍弗振士因陋守舊論卑氣弱蘇舜元舜欽柳開穆修輩咸有意作而張之而力不足修游隨得唐韓愈遺藁於廢書篋中讀而心慕焉苦志探賸至忘寢食必欲并轡絕馳而追與之並舉進士試南宮第一擢甲科調西京推官始從尹洙

楚寶

卷三十六

六

游為古文議論當世事迭相師友與梅堯臣遊為歌詩相倡和遂以文章名蓋天下入朝為館閣校勘范仲淹以言事貶在廷多論救可諫高若納獨以為當黜修貶書責之謂其不復知人間有羞耻事若納上其書坐貶夷陵令後累仕至太子少師致仕卒宋張芸叟曰初游京師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之見先生莫不以道德文章為欲問者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大抵文學止于潤

身政事可以及物吾昔貶官夷陵方壯年未厭學

欲求漢史一觀公私無有也無以遣日因取架閣陳年公案反復觀之見其枉屈乖錯不可勝數以無為有以枉為直違法徇情滅親害義無所不有且以夷陵荒遠福小尚如此天下固可知矣當時仰天誓心自爾遇事不敢忽也聖措曰東軒野錄載歐陽文忠公年十七隨州取解以落官韻不收天聖以後文章多尚四六是時隨州試左氏失之誣論文忠論之條列左氏之誣

楚寶

卷三十六

七

甚悉內有石言于晉神降于莘外蛇鬪而內蛇傷新鬼大而故鬼小雖被黜落而奇傑之句大傳于時今集中無此論頃見連庠誦之耳按公行狀亦不載試隨州事僅見野錄可補未備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濟州鉅野人。累官至翰林學士，移知揚州。真宗即位，召還，復知制誥。咸平初，預修太祖實錄。直書其事，時宰相張齊賢、李沆不恟意，禹偁議論輕重，其間出知黃州。嘗作三黜賦，以見志。其卒章云：「屈于身而不屈于道，今雖百謫而何虧？三年濮州盜夜入城，略知州王守信監軍王昭度，禹偁聞而奏疏略曰：『伏以體國經野，王者保邦之制也。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自五季亂離，各據城壘，豆分瓜剖，七十餘年。太祖削平僭僞，天下一家。當時議者乃令江淮諸郡，毀城隍，收兵甲，徹武備者二十餘年。書生領州大，罷給二十人，小罷減五人，以充嘗從。號曰長吏，實同旅人名。為罷城蕩若平地，雖則尊京師而抑絕，縣為強幹弱枝之術，亦匪得其中道也。臣比在滁州，值發兵挽漕，闕城無人守禦，止以白直代至，開閉城池，頽圯鐘仗不完。及徙維揚，稱為重鎮，乃與滁州無異。嘗出鐘甲三十副，與巡警使臣教弩張弓十損四五，蓋不敢擅有修治。上下因循，遂至于此。今黃州

楚寶

卷三十六

八

城雉魁甲，復不及滁揚萬一。水旱為災，盜賊竊發，雖思禦備，何以枝梧？蓋太祖削諸侯跋扈之勢，太宗杜僭偽覬望之心，不得不爾。其如設法救世，久則弊生，救弊之道在乎從宜。疾若轉規，固不可膠柱而鼓瑟也。今江淮諸州大患有三：城池，臨圯一也；兵仗不完二也；軍不服習三也。濮賊之興，慢防可見。望陛下特紆宸斷，許江淮諸郡酌民戶，畱城池大小，金置守捉軍士，多不過五百人，閱習弓劍，然後漸集城壁，繕完甲冑，則罷國有禦侮之備，長吏免剽略之虞矣。疏

楚寶

卷三十六

九

奏上嘉納之。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鷄夜鳴，經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問，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罷未踰月而卒。年四十八。書韓魏公黃州詩後曰：黃州山水清遠，土風厚善，其民寡求而不爭，其士靜而文，朴而不齷，雖間巷小民，知尊愛賢者，曰：吾州雖遠小，然玉元之韓魏

公嘗辱居焉以誇於四方之人元之自黃遷蕪州
沒于斯然世之稱元之者必曰黃州而黃人亦曰
吾元之也魏公去黃四十餘年而思之不忘至以
爲詩夫賢人君子天之所以遺斯民天下之所共
有而黃人獨私以爲寵豈其尊德樂道獨異於他
邦也歟抑二公與此州之人有宿昔之契不可知
也元之爲罷守有德於民民懷之不忘也固宜魏
公以家艱從其兄居耳民何自知之詩云有匪君
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金錫圭璧之所在瓦石草

卷三十一

卷三十六

十一

木被其光澤矣何必施於用奉議郎孫資公素黃
人也而容於公公知之深蓋所謂教授書記者也
而軾亦公之門人謫居於黃五年治東坡築雲堂
蓋將老焉則亦黃人也於是相與募公之詩而刻
之石以爲黃人無窮之思而吾二人者亦庶幾託
此以不忘乎元豐七年十月二十六日汝州團練
副使蘇軾記 聖楷按韓魏公在黃事嘗所考故
附見之如二程二宋皆同此例

蘇軾

蘇軾字子瞻魯山人初直史館新法行軾極論其不
可王安石滋怒使御史謝景溫論奏其過窮治無所
得軾遂請外通判杭州徙知徐州又徙相州上表以
謝又以事不便民者不敢言以詩託諷庶有補于國
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言摭其表語媒孽所爲詩以爲
訕謗逮赴臺獄欲寘之死鍛鍊久之不決神宗獨憐
之以黃州團練副使安置軾幅巾於廬與田野老
相從溪山間築室于東坡自號東坡居士

卷三十一

卷三十六

十一

聖楷曰東坡人品文章人所共知茲不復錄惟據
年譜畧刪潤其居黃事實使觀者有所考見焉年
譜云先生以元豐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責授黃
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先是子由聞先生下獄上
書乞以見任官職贖先生罪責筠州三年庚申正
月先生赴黃道出陳州子由自南都來陳相見三
日而別至岐亭訪故人陳慥季嘗爲器五日賦詩
一首而去乃以二月一日至黃州寓居定惠院有
初到黃州詩是年五月子由復來齊安先生曉至

巴河以詩迎之乃與子由同遊武昌西山寒溪寺
定惠顯師爲先生竹下開嘯軒作詩記其事又
東坡圖云先生寓居定惠未久以是春遷居臨臯
亭乃舊日之回車院也有遷居臨臯亭詩又就臨
臯亭立南堂作詩五絕其一云掃地焚香閉閣眠
簾紋如水帳如煙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窓浪
接天又答秦太虛書初到黃廩入既絕人口不少
私甚憂之但痛自節儉日用不得過百五十每月
朔便取四千五百錢斷爲三十塊掛屋梁上平旦

樂實

卷三十六

三

用畫叉挑取一塊卽藏去又仍以大竹筒別貯用
不盡者以待賓客此買耘老法也度囊中尙可支
一歲有餘至時別作經畫水到渠成不須預慮以
此胸中都無一事所居對岸武昌山水佳絕有蜀
人王生在邑中往往爲風濤所隔不能卽歸則王
生能爲殺鷄炊黍至數日不厭又有潘生者作酒
店樊口棹小舟徑至店下村酒亦自醇醲柑橘棣
柿極多大羊長尺餘不減蜀中外縣米斗二十有
水路可致羊肉如北方猪牛麋鹿如土魚蟹不論

錢岐亭監酒胡定之載書萬卷隨行喜借人看發
州官數人皆家善庖饌喜作會太虛視此數事
吾事豈不旣濟矣乎又上文潞公書云到黃州無
所用心單思易論語若有所得以此知先生到黃
定居之後卽作易傳九卷論語五卷皆始于是歲
矣
四年辛酉先生年四十六在黃州寓居臨臯亭正
月往岐亭訪陳季嘗泛舟而還過古黃州獲一鑑
周尺有二寸是歲先生始有東坡東坡八首叙云

樂實

卷三十六

十三

余至黃二年日以困匱故人馮正卿哀予之食爲
于糲中請故營地數十畝使得躬耕其中地旣久
荒爲茨棘瓦礫之場而歲又大旱懇闕之勞筋力
殆盡釋耒而歎乃作是詩自慰其勤庶幾來歲之
入以忘其勞焉
五年壬戌先生年四十七在黃州寓居臨臯亭就
東坡築雲堂自號東坡居士以東坡圖考之自黃
州門南至雲堂四百三十步雲堂問云蘇子得廢
圃于東坡之脇號其正曰雲堂以大壺中爲之四

精雪于四壁之間無容隙其名蓋起于此先生自書東坡雪堂四字以榜之雪堂之前則有細柳有淺井西有微泉堂之下則有大冶長老桃花茶葉元修菜何氏鼓橋種杭絲蒔棗栗有松期爲可斷種麥以爲奇事作陂塘植黃桑皆足以供先生之歲用而爲雪堂之勝景云耳是年三月先生買田至新水有春夜行新水過酒家飲酒乘月至一橋上曲肱少休作西江月詞又同龐安嘗游清泉寺寺在新水郭門外二里許有王逸少洗筆泉水極

卷三十六

八

十五

甘下隔蘭溪溪水西流作詞曰山下蘭芽短澗溪松間沙路淨無泥蕭蕭暮雨子規啼誰道人生無再少君看流水尚能西休將白髮唱黃鸝是日劇飲歸七月游赤壁十月再游作後赤壁賦云十月既望蘇子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由此觀之自臨臯遷雪堂尚在壬戌十月之後而先生以甲子六月過汝則居雪堂止得年餘六年癸亥先生年四十八在黃州記承天寺夜游云十月十二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

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亦未寢相與步于中庭庭下如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但少閑人如吾兩人耳七年甲子先生年四十九在黃州二月與徐得之參寥子步自雪堂至乾明寺有師中卷題名又有記定惠寺海棠說四月乃有量移汝州之命按先生長短句滿庭芳序云四月一日余將自黃移汝留別雪堂鄰里二三君子李仲覽來書以遺之又按東坡圖云樵人潘邠老及第大觀俱以詩知名

卷三十六

八

十五

多從先生游先生去以雪堂付之邠老因以居焉四月六日又作安國寺記有別黃州詩有過江夜行武昌山上聞黃州鼓角詩黃州送先生者皆至于慈湖陳季嘗獨至九江

黃庭堅

黃庭堅字魯直洪州分寧人治平中兩首鄉薦登進士第元祐元年除修神宗實錄院檢討官第賢校理逾年除秘書省著作佐郎紹聖初議者言神宗實錄多誣失實召至陳留問狀三問皆以實對責授涪州別駕黔州安置徽宗即位召為吏部員外郎辭疾不拜上章乞罷得知太平州到官九日而罷寓居江夏初自涪歸道出江陵作承天院塔記其畧云儒者嘗論一佛寺之費蓋中民萬家之產實生民敷帛之蠶

楚寶

卷三十六

十六

雖余亦謂之然然自省事以來親天下財力屈竭之端國家無大軍旅勤民丁賦之政則蝗旱水溢或疾疫連數十州此蓋生人之共業盈虛有數非人力所能勝者文成府帥馬城飯諸部使者于塔下環觀先生書碑尾但書作記者黃某立石者馬某而已時聞人陳舉自臺出涪先生未嘗與交也舉與李植林虞相顧前請曰某等願托名不朽先生不吝舉繇此憾之知先生與趙挺之有怨挺之執政遂以墨本上之誣以幸災謗固其文初無幸謗之意遂除名羈管安

楚寶

卷三十六

十七

州携家南貶泊于零陵獨赴貶所有毗某氏館之大守聖執政風抵之罪有浮屠某氏館之又抵之罪有延旅某氏館之又抵之罪遂館于戊樓曰小南門者蓋固而欲饑寒之也居三年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先生終日讀書賦詩舉酒浩歌自言家本農桑使不從進士則田中廬舍如是又不可不堪其憂者乎聞者敬歎崇寧四年九月三十日忽以疾不起子弟無一人在側初謫安州與零陵蔣緯相友善士大夫畏禍不敢往還獨緯日陪杖履疾革緯往見之大喜握手曰身後事委君矣及卒緯為棺送歸葬雙井祖榮之西紹興間贈龍圖閣學士加大師謚文節聖楷曰山谷初謫黔再謫安路皆出于江湖今據年譜合豫章集畧附見之按年譜紹聖二年乙亥三月先生赴貶所四月二十三日到黔州是時伯兄元明同行先生書萍鄉縣廳壁云初元明自陳留出尉氏許昌渡漢沔略江陵上夔峽過一百八盤涉四十八渡送子安置于摩圍山下淹留數月不忍別

元符三年庚辰先生在京我凡六載是年五月復
宣義郎監鄂州鹽稅會江漲不能下峽至十二月
始發戎州

建中靖國元年辛巳四月至荆南除吏部員外郎
先生再具辭免乞太平州差遣遂留家荆州待命
以至歲暮

崇寧元年壬午正月二十三日先生發荊州二十
六日至巴陵有手書雨中登岳陽樓望君山二詩
跋云至巴陵數日陰雨不可出二月朔且獨上岳

楚寶 卷三十六 十八

陽樓太守楊龜之監稅黃彥弁來率同游君山行
二十里螺蚌中乃至見住持僧年八十駿曳而出
登其絕頂環望積水數百里實壯觀也有野馬二
十餘羣游平澤中猿猴輩出上下松栢間景氣甚
野二月初六日至通城李彤云先生自巴陵取道
通城入黃龍山為清禪師徧閱南昌集即此時六
月初九日領太平州事九日而罷有武昌松風閣
君子泉寓黃州觀音院鐘樓諸詩皆經途所作也
崇寧二年癸未先生留鄂州記夢中詩云正月已

丑夢東坡先生于寒溪西山之間予誦寄元明觴
字韻詩數篇東坡笑曰公詩更進于曩時因和予
一篇語意清奇予聲節賞歎東坡亦自喜于九曲

嶺道中連誦數過得之十一月末安州請命下十
二月十九日夜中發鄂渚曉泊漢陽親舊携酒追
送二十一日過洞庭青草湖過土山寨有晚泊長

沙示泰處度范元實諸子詩
崇寧三年甲申先生自潭州趨貶所正月晦日過
衡山三月已卯泊浯溪十四日到永州四月發全

楚寶 卷三十六 十九

州是夏至安州元明替別詩云枕榔筍白映玉箸
柳子酒清安具觴市井衣裘半夷夏陰晴朝暮變
炎涼莫推月色共千里不寄江南書一行無賴
聲上雲漢晚來偏繞九回腸

陳慥

陳慥字季嘗蜀人避地黃岡號龍丘子博學能詩與
軾相偕和軾爲作方山子傳

方山子傳曰方山子光黃間隱人也少時慕朱家
郭解爲人間里之俠皆宗之矜壯折節讀書欲以
此馳騁當世然終不遇晚乃遇于光黃間曰岐亭
庵居蔬食不與世相聞棄車馬毀冠服徒步往來
山中入莫識也見其所著幅方笠而高曰此黨古
方山冠之遺像乎因謂之方山子余謫居于黃過

兼賞

入卷三十六

岐亭適見焉曰嗚呼此吾故人陳慥季嘗也何爲
而在此方山子亦矍然問余所以至此者余告之
故俯而不答仰而笑呼余宿其家環堵蕭然而妻
子奴婢皆有自得之意余既聳然異之獨念方山
子少時使酒好劍用財如糞土前十有九年余在
岐山見方山子從兩騎挾二矢游西山鵲起于前
使騎逐而射之不獲方山子怒馬獨出一發得之
因與余馬上論用兵及古今成敗自謂一世豪士
今幾時耳精悍之色猶見于眉間而豈山中之人

哉然方山子世有勲閭當得官使從事于其間今

已顯聞而其家在洛陽園宅壯麗與公侯等河北
有田歲得帛千疋亦足以富樂皆棄不取獨來窮
山中此豈無得而然哉余聞光黃間多異人往往
陽狂垢汙不可得而見方山子儻見之與
若溪漁隱曰東坡云龍丘子白洛之蜀載二侍女
戎裝駿馬至溪山佳處輒留數日見者以爲異人
後十年築室黃岡之北靜菴居士作臨江仙贈之
云細馬遠馱雙侍女青巾玉帶紅靴溪山好處便

兼賞

入卷三十六

爲家誰知巴峽路卻見落城花回旋落英飛玉蕊
人間春日初斜十年不見紫雲車龍丘新洞府鉅
鼎養丹砂龍丘子卽陳季嘗也秦太虛寄之以詩
亦云侍童雙擢玉鬢髮光可炤駿馬錦障泥相隨
窮海嶠暮年更折節學佛得心要鬻馬放阿樊幅
巾對沉燎故東坡作詩戲之有忽聞河東獅子吼
拄杖落手心茫然之句觀此則知季嘗載侍女以
遠遊及暮年甘于枯寂蓋有所制而然亦可憫矣
也哉

范純仁

范純仁字堯天仕至尚書右僕射哲宗既召章惇為相純仁堅請去遂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穎昌府又徙陳州初哲宗嘗言貶謫之人殆似永廢純仁前賀曰陛下念及此堯舜用心也既而呂大防等竄嶺表會明堂肆赦章惇先期言此數十人當終身勿徙純仁聞而憂憤欲奔戒上疏申理之所親勸以勿為觸怒萬一遠斥非高年所宜純仁曰事至於此無一人敢言若上心遂回所繫大矣不然死亦

卷三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一

何憾乃疏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陛下之所親見臣之微切止是仰報聖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為貶謫不出里居臣向曾有言深蒙陛下開納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嘗珍聖念今趙彥若已死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詆為同罪落職知隨州明年又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時疾失明聞命怡然就道或謂近名純仁曰七十之年兩月

俱爽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之愛君有懷不盡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每戒子弟毋得小有不平聞諸子怨章惇純仁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純仁出不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既至永韓維責均州其子訴維執政日與司馬光不合得免行純仁之子欲以純仁與光議役法不同為請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則不可也有愧心而生者不若無愧心而死其子乃止居三年徽宗即位即日

卷三十六

三十一

三十一

授純仁光祿卿分司南京又遣中使至永賜茶藥諭曰皇帝在藩邸太皇太后在宮中知公先朝言事忠直今虛相位以待不知目疾何如用人醫之純仁頓首謝因乞歸許養疾尋卒聖楷曰范純仁自謂吾平生所學得之忠恕二字今觀其謫永三年一段苦衷至今猶令泣下昔人亦云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無更改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人故何可不忠恕也

鄒浩

鄒浩字志完。嘗州晉陵人。第進士。哲宗親擢為右正言。時章惇獨相。用事威震赫。浩所言每觸惇忌。仍上章露劾數。其不忠慢上之罪。未報。而賢妃劉氏立。浩言立后以配天子。安得不審。今為天下擇母。而立乃賢妃。一時公議莫不疑。誠以國家自有仁祖故事。不可不遵用之。爾蓋郭后與尚美人爭寵。仁祖既廢后。并斥美人。所以示公也。及立后。則不選于妃。嬪而卜于貴族。所以遠嫌。所以為天下萬世法也。陞

楚寶

卷三十六

廿四

下之廢孟氏與郭后。無以異。果與賢妃爭寵。而致罪乎。抑其不然也。二者必居一于此矣。孟氏罪廢之初。天下孰不疑立賢妃為后。及讀詔書。有別選賢族之語。又聞陛下臨朝。慨歎以為國家不幸。至于宗景立。妾怒而罪之。於是天下始釋然不疑。今竟立之。豈不上累聖德。臣觀白麻所言。不過稱其有子。及引永平祥符事。以為證。臣請論其所以然。若曰有子。可以為后。則永平貴人未嘗有子也。所以立者。以德冠后。官故也。祥符德妃亦未嘗有子。所以立者。以鍾蒸。

故也。又况貴人實馬援之女。德妃無廢后之嫌。迺與今日事體不同。頃年冬。妃從享景靈宮。是日雷變甚。異。今宣制之後。霖雨飛電。自奏告天地宗廟。以來陰淫不止。上天之意。豈不昭然。考之人事。既如彼。求之天意。又如此。望不以一時改命為難。而以萬世公議為可畏。追停冊禮如初。詔行之。帝謂此亦祖宗故事。豈獨朕耶。對曰。祖宗大德。可法者多矣。陛下不之取。而効其小疵。臣恐後世之責人。無已者紛紛也。帝變色。猶不怒。持其章。躊躇四顧。凝然若有所思。付外明

楚寶

卷三十六

廿五

日章惇。詆其狂妄。乃削官。羈管新州。徽宗立。亟召還。復為右正言。遷左司諫。遷兵吏二部侍郎。以寶文閣待制。知江寧府。徙杭。越州。初。浩還朝。帝首及諫。立后事。獎歎再三。詢諫草安在。對曰。焚之矣。退告陳瓘。瓘曰。禍其在此乎。異時姦人妄出一緘。則不可辨矣。蔡京用事。素忌浩。乃使其黨為偽疏。言劉后殺卓氏。而奪其子。遂再責衡州。別駕尋竄昭州。五年始得歸。浩所與游。田晝。王回。曾誣皆良士也。田晝字承君。陽翟人。以任為校書郎。調礪州錄事。

參軍知西河縣有善政民甚德之議論慷慨有前
輩風與鄒浩以氣節相激勵元符中浩為諫官畫
監京城門往見浩曰平生與君相許者何如今君
為何官浩曰上遇羣臣未嘗假以辭色獨于浩差
若相喜天下事固不勝言意欲待深相信而後發
貴有益也畫然之既而以病題許邸狀報立后畫
謂人曰志完不言可以絕交矣浩得罪畫迎諸塗
浩出涕畫正色責曰使志完隱默宦京師遇寒疾
不汗五日死矣豈獨嶺海之外能死人哉願君毋

裴賈

卷三十六

廿六

以此舉自滿士所當為者未止此也浩茫然自失
歎謝曰君之贈我厚矣建中靖國初人為大中正
丞曾布數羅致之不為屈欲與提舉嘗平官亦辭
請知淮陽軍歲大疫日扶嬰問病者藥之遇疾卒
淮陽人祀以為土神云
王回字景深仙遊人第進士請於滋令荆河俗用
人祭鬼回補治甚嚴其風遂革與鄒浩友善皇后
劉氏立浩將論之嘗告回回曰事臨有大于此者
乎子雖有親然移孝為忠亦太夫人素志也浩南

遷人莫敢顧回飲交游錢與治裝往來經理且慰
安其毋遷者以聞逮請詔獄良為之懼回居之晏
然御史詰之對曰實嘗預議不敢欺也因誦浩所
上章幾二千言獄上除名停廢印徒步出都門行
數十里其子追及問以家事不答徽宗立召還舊
官權監御史數日卒

裴賈

卷三十六

廿七

曾誕公亮從孫也孟后之廢誕三與浩書勸力請
復后浩不報及浩以言南遷誕者玉山至人對客
問以譏之識者或以比韓愈諫臣論誕仕亦不顯

道鄉臺考

聖楷曰鄒志完別號道鄉南遷時投宿岳麓寺故
今岳麓有道鄉臺按宋史溫益傳云紹聖中知潭
州鄒浩南遷遇潭莽投宿村寺益即造州都監將
數卒夜出城逼使登舟竟凌風絕江而去據此是
浩離岳麓而溫亦不容必驅迫之使去非遠驅迫
而後渡宿岳麓也今長沙志岳麓志俱誤

胡安國

胡安國字康侯建寧崇安人從居湖南之潭州紹聖四年登進士哲宗親讀其策稱善親擢為第三初授大學博士提舉湖南學士有詔舉遺逸安國以永州布衣王繪鄧璋應詔二人老不行安國請命之官以勸為學者雲陵簿稱二人乃范純仁客而流人鄒浩所請託也蔡京素惡安國與已異得簿言大喜命湖南提刑置獄推治又移湖北再鞠卒無驗安國竟除名讀書于衡山紫蓋峰下著春秋傳後屢召俱以疾

卷三十六

八

廿八

辭高宗時除給事中兼侍讀會朱勝非相安國遂歸後再起進實文閣直學士卒年六十五謚曰文定安國自登第迄謝事四十年在官實歷不及六載朱震被召問出處之安國曰子發學易二十年此事當素定矣世間惟講學論政不可不切至于行已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饑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吾平生出處皆內斷于心浮世利名如蟻螻過前何足道哉故渡江以來儒者進退合義以安國尹焞為稱首安國所與遊者游酢謝

良佐楊時皆程門高弟安國之使湖北也時方為府教授良佐為應城宰安國有疑訪道禮之甚恭每來謁而去必端笏正立目送之二子宏寧侄寅

胡宏字仁仲幼事楊時侯仲良而卒傳其父之學優游衡山下餘二十年玩心神明不令晝夜眠杖師事之宏初以蔭補右承務郎不調秦檜當國貽書其兄寅問二弟何不通書意欲用之寅作書止叙契好而已宏書辭其厲人問之宏曰政恐其召故示之以不可召之端檜死宏被召竟以疾辭卒

卷三十六

八

廿九

于衡山著書曰知言張栻謂其言約義精道學之樞要制治之蓄龜也胡寧字和仲以蔭仕至祠部郎官安國之傳春秋纂計盡出寧手寧又著春秋通旨以羽翼之胡寅字明仲宣和中登進士第靖康初遷司門員外郎金人陷京師張邦昌僞立寅棄官歸建炎三年擢起居郎上疏言事不報尋命知永州後累遷禮部侍郎兼侍直學士時秦檜當國乞致仕遂歸衡州所著有讀史管見論語詳說

聖楷曰胡文定公墓在湘潭縣隱山實衡嶽之與
區也李宗伯撰湘潭志考之甚詳今承天當陽縣
亦有文定之墓此不知何所據乃得立祠表道歲
時享奠而湘潭之封樹竟付之冷燼零露未嘗有
過而問焉編想遺風可勝永歎真文忠守潭州日
有祭文定致堂茆堂五峰曰公墓文定其墓皆在
魁境而餘不見于紀載今姑錄其文以俟考故武
夷先生文定胡公之墓云自熙寧以還新學孔熾
春秋一王之法闢而弗章公問道伊洛慨然以尊

楚寶

卷三十六

三十一

君計賊自任著為訓傳大義炳然使涿泗之道復
明而荆舒之禍以熄其有功世教可謂盛矣其自
少讀公書考觀行事高山景行仰慕何窮九原不
作竊用典歎茲叨上命來鎮三湘惟公生于武夷
而老于衡嶽既鄉閭之先哲又道德之宗師有墳
其丘寔在寓里屬拘印鉞謁拜無從爰遣祠官敬
陳非薦乃禁止其樵牧且訪問其後人興起士風
庶其在是英靈未泯尚鑒其心祭致堂諸公文亦
有顧瞻丘塋適在魁境之語文多不錄

張浚

張浚字德遠綿州人建炎四年受命江上視師五年
除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都督諸路軍馬時巨寇揚
么據洞庭屢攻不克浚以建康為東南都會洞庭據
上流恐滋蔓為害請因盛夏率師討之至醴陵韓邑
因數百俾詔諭諸砦因驩呼而往潭賊衆二十餘萬
相繼來降湖寇盡平紹興七年丁巳為秦檜所憾罷
都督府以秘書少監安置永州十五年乙丑浚因星
變欲力論時事以其母許氏年高言之必被禍恐不

楚寶

卷三十六

三十一

能堪許氏見其形瘠問之浚具言所以許氏誦其父
威紹聖初制策曰臣寧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
負陛下浚意遂決即上疏極論當今事勢如養大疽
于頭自心腹之閒不夾不止時秦檜謂已太平諱言
兵事見之大怒令中丞何若劾之遂貶連州二十年
庚午復徙于永州檜必欲殺浚以其死黨張柄知潭
州與罷丞汪錫共伺察之二十五年乙亥檜死召
復其官時浚有母喪將歸葬會星變詔求直言浚念
天下事為和議所移追備蕩弛自以大臣義同休戚

不敢以居喪為嫌。乃上言：金人數年間，勢必兩侵。而吾方溺于宴安，莫為之脩。沈該、萬俟卨居相位，尤不厭天下望。萬俟卨、湯思退大怒，復安置永州三十二年。辛巳，陳浚卿上疏極言浚忠盡帝悟，乃復召判建康。浚至岳陽，買舟冒風雲而行。時金兵充斥，長江無一舟敢行。北岸者浚，遇東來者云：敵兵方焚采石，煙焰漲天，慎舟輕進。浚曰：吾赴君父之急，惟知前求乘輿所在而已。乃乘小舟徑進。十二月，帝如建康，浚迎拜道左。衛士見浚，無不以手加額。浚起廢，復用。風采

世 卷三十六

隱然軍民皆倚以為重。孝宗隆興二年，又罷都督府。判福州。浚行次餘干，得疾，手書付二子栻、杓曰：吾嘗相國，不能恢復中原，雲祖宗之恥。即死，不當葬我先人墓左。葬我衡山足矣。數日卒，贈太師，追封魏公。

蔡元定

蔡元定字季通，建陽人。生而穎悟，八歲能詩。日記數千言。父癸博覽羣書，號牧堂。老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授元定。曰：此孔孟正脈也。元定深涵其義，既長，辨折益精。登西山絕嶺，忍饑啖，辨讀書。聞朱熹名，往師之。熹扣其學，大驚曰：此吾老友也。不當在弟子列。遂與對榻講論諸經，與熹每至夜分。四方來學者，熹必俾先從元定。質正焉。太嘗少卿，尤表秘書少監。楊萬里聯疏薦于朝，召之。堅以疾辭。築室西

世 卷三十六

山，將為終焉之計。時韓侂胄擅政，設偽學之禁，以空善類。童諫承風，專肆排擊。然猶未敢誦言攻朱熹。至沈繼祖、劉三傑為言官，始連疏詆熹，併及元定。元定簡學者，劉礪曰：化性起偽，身得無罪。未幾果謫道州。州縣捕元定甚急，元定聞命不辭家，即就道。熹與從游者數百人，餞別蕭寺中。坐客與歎有泣下者。熹微視元定，不異平時。因喟然曰：朋友相愛之情，季通不挫之志，可謂兩得矣。元定賦詩曰：執手笑相別，無為兒女悲。衆謂空緩行。元定曰：獲罪于天，天可逃乎？杖

屢同其子沉行三千里脚為流血無幾微見言而返
春陵遠近來學者日良州士子莫不趨席下以聽講
說有名士挾才簡傲非咲前修者亦心服認拜執弟
子禮甚恭人為之語曰初不敬今納命愛元定者謂
安謝生徒元定曰彼以學來何忍拒之若有禍患亦
非閉門塞竇所能避也貽書訓諸子曰獨行不愧影
獨寢不愧衾勿以否得罪故遂懈一日謂沉曰可謝
客否欲安靜以還造化舊物閱三日卒佞青既誅贈
迪功郎賜謚文節學者稱之曰西山先生子淵沉皆

楚實

卷三十六

世四

躬耕不仕淵有周易訓解沉字仲默少從朱熹游熹
晚欲著書傳未及為遂以屬沉始從元定謫道州跋
涉數千里道楚粵窮僻處父子相對嘗以理義自怡
悅元定沒徒步護喪以還有遺之金而義不可受者
輒謝却之曰吾不忍累先人也年僅三十屏去舉子
業一以聖賢為師隱居九峯當世名卿物色將薦用
之沉不屑就

魏了翁

魏了翁字華父邛州蒲江人寶慶元年以集英殿修
撰知嘗德府越二日諫議大夫朱端嘗遂劾了翁欺
世盜名多邪謗國詔降三官靖州居住初了翁再入
朝彌遠欲引以自助了翁正色不從未嘗私謁故三
年之間循格序遷未嘗處以要地了翁至靖湖湘江
浙之士不遠千里負書從學乃著九經要義百卷訂
定精密先儒所未有紹定四年復職
了翁自記畧曰了翁嘉禧間嘗仕王朝會國有大

楚實

卷三十六

世五

事議不合輔罷去築室于先廬之北曰鶴山書院
張書求友朝肄幕習將以質其所以未信聘命三至
辭不敢進其後刺罷守藩粗更民事先帝察之可
用即正歲大朝馳驛而召之居數年又以罪戾徙
湖北之靖幽囚頓繫不通於中川益得以靜慮疑
神夙念曩愆寓館之東曰純福坡五老峯在其在
飛山屬其右而侍耶山巖立其前岡巒錯峙風氣
融結乃屏別舊翳為室而居之安土樂天忘已之
遷也遂即故鄉之名榜以鶴山書院云

謝枋得

謝枋得字君直信州戈陽人也為人豪爽每觀書五行俱下一覽終身不怠性好直言與人論古今治亂國家事必掀髯抵几跳躍自奮以忠義自任徐霖稱其如驚鶴摩霄不可籠繫寶祐五年彗星出東方枋得考試建康擿似道政事為問曰言兵必至國必亡漕使陸景思街之上其藁於似道坐居卿不法起兵時言破科降錢且訕謗追兩官謫居興國軍咸淳三年赦放魁德祐元年以江東提刑江西招諭使知

楚寶

卷三十六

卅六

信州宋亡遂居閩中至正二十五年福建行省參政管如德將旨如江南求人材尙書督夢炎以枋得薦枋得遺書夢炎曰江南無人材求一瑕呂飴甥程嬰杵臼所養卒不可得也紂之亡也以八百國之精兵而不敵抗二子之正論武王太公凜凜無所容急以典滅繼絕謝天下殷之後遂與周並立使三監淮夷不叛武庚必不允殷命必不黜夫女真之待二帝亦慘矣而我宋今年遣使祈請明年遣使問安王倫一市井無賴狎邪小人謂梓宮可還太后可歸終則二

事皆符其言今一王倫且無之則江南無人材可見也今吾年六十餘矣所欠一死耳豈復有他志哉至正二十六年四月餓死於燕京

聖楷曰考楚志興國州東有謝疊山祠國朝嘉靖中知州吳希賢始建春秋祀之豈前此未有專祀耶按疊山謫居興國三年不為不久今搜覽其遺跡抑又何寥寥也嗚呼精忠勁節文山揭于前疊山繼于後其所行如出一轍死之遲速復何問哉天蓋生此二人以扶中國之士氣而不知者

楚寶

卷三十六

卅七

以為趙宋之孤臣也噫難言哉

楚寶山水論次

山水不生於天地而生於文士之筆山水之性情位
置不生於文士之筆而生於文士之心今夫奇巒異
瀑或遠在鱗介或近在戶牖衆人弗知好也即好之
弗能名也若使文士遇之鴻辭鏘彩雋氣搖嵐而山
水乃另開一生面也天地之積洩何與焉又若岑
無一仞競秀巫盧波無一勺瀾翻海竭悲喜化爲霽陰
升降化爲煙樹此皆文士之心之所結彼山水又何
知楚固山川形勝地也衡嶽命鎮沿湘千里洞庭江

楚寶

八 山水論次

乙

漢汪洋無涘九疑荒奠武常玄峙其他大山巨壑孕
育雨雲以千百計巖泉溪洞星羅電詭仙子迷而不
出古帝望而知止向使靈均不放江潭李白不流夜
郎元結不守營道宗元不謫泉陵而青青而澗澗其
終渾沌乎非此之謂也嘗坐祝融之雲矣寶露壇青
岫嶺宇赤非不足快也乃一誦大白詩曰衡山蒼蒼
入紫冥下看南極老人星輒骨蛇而凌虛嘗汎君山
之月矣秦皇煇冷湘靈瑟怨非不足感也乃一誦九
歌之三章曰嫋嫋兮秋風洞庭波兮木葉下輒魂銷

而欲悟由此觀之大湖以南一水一石得遇次山子
厚謝人正復不易且岸谷之氣候屢遷爾我之興會
各別與其執山中已往之迹恨翠色之無多不若迎
紙上相續之心悅嵐光之乍吐予故取諸遊記之佳
者存之或記有不備則間補以詩又以衡嶽領湖南
湖北諸山水以玄嶽領荆南荆西武漢諸山水使夫
舟之輿之者歷州若縣如身入鏡中雲路與飛鳥爭
明一杖借孤峯以往斯亦具勝情者之最快矣其散
見于遺勝諸攷者茲不再出述山水第二十二凡三

楚寶

八 山水論次

卷

山水一

南嶽衡山	石鼓山	九嶷山
陽華巖	寒亭	右溪
震樽	七泉	五如石
石魚湖	洛溪	嶧臺
磨亭	東巖	朝陽巖
黃溪	愚溪	西山
鈞鍤潭	鈞鍤潭西小丘	

小丘百小石源

石渠

石澗

袁家湯
小石城山

山水二

澹山巖

宅仙洞

堯率巖

秀巖

嶽麓山

岳陽樓

桃源

玄石山

二酉山

湘江

永水

澧水

洞庭湖

澧湖

沅水

資水

楚寶

山水目次

山水三

大嶽武當

習家池

黃鶴樓

南樓

退谷

杯湖

鸚鵡洲

大別山

郎官湖

秋興亭

東坡

三峽

仲宣樓

竹樓

漢江

三遊洞

青谿

玉女泉

杯樽

異泉

楚寶山水論次終

楚寶卷三十七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桃源關士奇較訂

山水

南嶽衡山 宋張栻

杖來往湖湘踰二紀，夢寐衡嶽之勝，亦嘗寄跡其間，獨未登絕頂為歎也。軋道丁亥，新安朱熹元晦來訪，子於湘水之上，迺始借為此游，而三山林用中擇之。

楚寶

卷三十七

亦與焉。越十有一月庚午，自潭渡湘水，甲戌過石灘，始望嶽頂，忽大雪紛集，須臾深尺許。子三人者，飯道傍，草舍入酌，一巨盃，上馬行三十里，餘投宿草巖。一時山川林壑之觀，已覺勝絕。乙亥抵後嶽，丙子小憩，甚雨暮未已，從者皆有倦色。子獨與元晦夾策，明當冒風雲，登而夜半，兩止明星爛然，比曉日升，腸谷矣。三人聯騎渡，興樂江宿，霧盡捲，諸峯玉立，心目頓快。遂飯黃心，易竹輿，由馬跡橋登山，始皆荒嶺，彌望已乃入大林，壑溪流觴，石曲折，有聲琅琅，目暮抵。

方廣氣象深窈入峯羣立所謂蓮花峯也登閣四望
雲月皎皎寺皆板屋問老僧云用瓦輒爲水雲凍裂
自此如高臺上封皆然也戊寅明發穿小徑入高臺
寺萬竹森然間爲風雲所折清真可愛住山僧了信
有詩聲云夜月明應勝問有偉峭清甚出寺卽行古
木寒藤中陰崖積雪厚數尺望石廩如素錦屏日下
炤林間水階鑄然有聲雲陰聚起飛霞交拂頃之乃
止出西嶺過天柱下福巖望南臺歷馬祖菴由寺背
以登路亦不甚狹遇險輒有磴可步除數十里過大

華寶 卷三十七

明寺有飛雲數點自東來見上封寺復縈紆數里
許乃至山高草木堅瘦門外寒松皆拳曲攏腫樛枝
下垂水雲凝綴如蒼龍白鳳然寺宇悉以板障否則
雲氣噓吸其間時不辨人物有穹林閣侍郎胡公題
勝二丈始息肩望祝融絕頂窳裳徑往頂上有石可
坐數十人時煙靄未盡澄微然羣峯錯立遠近異態
其外四望渺然不知所極如大海環之真奇觀也
湘水環帶山下五折乃北去寺僧指蒼莽中云洞庭
在焉晚居閣上觀晴霞橫帶千里夜宿方丈月炤雲

屋寒光射人泉聲隔牕冷然通夕恍不知此身踞千
峯之上也巳卯游仙人橋路並石側足以入前崖樅
出下臨萬仞之壑稟稟不敢久駐再上絕頂風勁甚
望見遠岫次第呈露比昨觀殊快寒威薄人呼酒舉
數酌猶不勝擁毳坐乃可支須臾雲氣出巖復湧
如饋儻過南嶺爲風所飄空濛杳霭頃刻不復見是
夜風大作庚辰未曉雲擊牕有聲驚覺將下山寺僧
亦謂石磴未結卽不可步遠亟由前嶺以下路已滑
甚有跌者下視白雲滄渤瀾漫吞吐林谷真有盪胸

華寶 卷三十七

之勢欲訪李鄴侯書堂則林深路絕不可往矣行三
十里許抵嶽市宿勝紫寺勁節堂蓋自甲戌至庚辰
凡七日經行上下數百里景物之美不可殫叙間已
發于吟咏更迭唱酬雖一時之作不能盡工然亦可
以見耳目所歷興寄所託異日或有考焉
晉桓玄遊衡山詩序曰歲次降婁夾鐘之初理櫺
將遊于衡嶺涉湘千里阜相屬清川窟澄映之
流涯淡無纖埃之穢修途逾邁未見其極窮日所
經莫非奇趣始洗之句始既于衡嶽於是假足輕

輿言載馳軒塗三百山徑徹通或垂柯跨谷挾
嶽交蔭或曲溪如塞已絕復開或乘長嶺遊眺遙
曠或憇輿素石暎濯水滯所以欣然奔悅求路忘
疲者觸事而至也仰瞻翠標逸爾天際身凌太清
獨交霞景周覽既畢頓策崑阿管絃並奏清徵再
響思古永逝神氣未言

聖楷曰古今遊南嶽記獨晉桓玄宋張栻二序頗
多異致近日纂修南嶽志與名山記者俱未採入
豈未之見耶桓序尤佳惜其人不稱故次之張作
之後其餘若水經注湘中記置語雖不多皆非後
人所及

楚寶

卷三十七

四

石鼓山

宋范成大

十四日泊衡州謁石鼓書院實州學也始諸罷未命
教時天下有書院四徂徠金山嶽麓石鼓石鼓山名
也州北行岡壠將盡忽山石一峯起如大石磯浸江
中蒸水自邵陽來繞其左瀟湘自零陵來繞其右而
皆會於合江亭之前併為一水以東去石鼓雄踞要
會大畧如春秋霸至令諸侯勤王蒸湘如兄弟國奔
命來會稟命載書乃同軌以朝宗蓋其形勝如此合
江亭見韓文公詩今名綠淨閣亦取文公詩中綠淨

楚寶

卷三十七

五

不可唾之句退之貶湖陽時蓋自此橫絕取路以入
廣東故衡陽之南皆無詩焉西廓外石磯綠山謂之
西溪有宦尊及唐李吉甫齊映諸人題刻書院之前
有諸葛武侯新廟家兄至先為常平使者時所建十
五日捨舟遵陸登回雁峯罷南一小山也世傳陽鳥
不過衡山至此而回然聞桂林尚有鴈聲又謂此峯
預南嶽七十二峯之數然相去已遠矣

九疑山方二千餘里四州各近一隅世稱九峯相似
 望而疑之謂之九疑亦云舜望九峯疑而悲從臣
 有九悲之歌因謂之疑九峯殊極高大遠望皆可見
 也彼如嵩華之峻峙衡岱之方廣在九峯之下聳磊
 然如布基石者可以百數中峯之下水無魚鱉林無
 鳥獸時聞聲如蟬龜之類聽之亦無往見大谷長
 川平田滯澗杉松百圍栝栢並之青莎白沙洞穴丹
 崖寒泉飛流異竹雜華迴映之處似藏人家實有九

楚寶

卷三十七

水出於山中四水南流灌於南海五水北注合為洞
 庭若度其高卑比洞庭南海之岸直上可二三百里
 不知海內之山如九疑者則幾焉或曰若然者茲山
 何不列於五嶽對曰五帝之前封禪尚隘衡山作嶽
 已出荒服今九疑之南萬里臣妾固門東望不見涯
 際西行幾萬里未盡逸陸當今以九疑為南嶽以崑
 崙為西嶽衡華之策聽逸者占為山君封君表作苑
 固耳但苦當世議者拘限常情率引古制不能有所
 改初也如何故圖畫九峯畧載山谷傳於好事以旌

異之如山中往跡峯洞之名稱為人所傳說者並
 隨方題記庶幾觀者易知時永泰丙午年也

山海經曰南方蒼梧之丘蒼梧之川其中有九疑
 山焉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
 水經注曰九疑山盤蒼梧之野峯數羣之間
 羅巖九舉各舉一谿岫壑負岨異嶺同勢遊者疑
 焉故曰九疑山大舜窆其陽商均葬其陰山南有
 舜廟自廟仰山極高直上可百餘里古老相傳言
 未有登其峯者

楚寶

卷三十七

聖楮按九疑山在永州靈遠縣南六十里九峯各
 負一水一曰朱明瀟水二曰石城泡水源三曰
 石樓巢水源四曰娥皇淹水源五曰舜源亦曰華
 蓋最高瀑水源六曰女英砵水源七曰蕭韶濟水
 源八曰桂林湫水源九曰杞林洞水源大抵山峯
 半以舜葬得名史記云舜崩蒼梧之野葬於江南
 九疑是謂零陵即零陵亦以舜得名也元次山謂
 四州各近一隅即今桂林梧州永州道州也桂林
 唐名桂州

陽華巖 元結

道州江華縣東南六七里有回山南面峻秀下有大巖巖當陽端故以陽華命之吾遊處山林幾三十年所見泉石如陽華殊異而可家者未也故作名稱之縣大夫瞿令問藝兼篆籀俛依石經刻之巖下銘曰九疑萬峯不如陽華陽華嘶玩其下可家洞開為巖巖當陽端巖高氣清洞深泉寒陽華旋回岑顛如關洪勝松竹輝映水石尤空逸民亦安退士否欲投節窮老于此懼人譏我以官矯時名跡彰顯醜如此為

楚寶

八卷三十七

於戲陽華將去思來前步却望踟躕徘徊

寒亭 元結

永泰丙午中巡屬縣至江華縣大夫瞿令問咨曰縣南水石相映望之可愛相傳不可登臨俛求之得洞穴而入棧險以通之始得構茅亭於石上及亭成也所以措楹憑空下臨長江軒楹雲端上奔絕巖若且暮景氣煙靄異色蒼蒼石壙含映水木欲各斯亭狀類不得敢請名之表示來世於是于亭上為商之曰今大暑登之疑天將寒炎蒸之地而清涼可安不合命之曰寒亭歟乃為寒亭作記刻之亭黃

楚寶

八卷三十七

九

聖楷按次山在春陵有菊圃在武昌有然亭有廣宴亭皆為作記皆有超然澹遠之如陶淵明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者此繇胸中無事其細讀柳子厚諸記便知

右溪 元結

道州城西百餘步有小水南流數十步合營溪水抵
兩岸悉皆惟石欹嵌盤屈不可名狀清流觸石洄懸
激注休木異竹垂陰相蔭此溪若在山野則空逸民
退士之所遊處在人間可為都邑之勝境靜者之林
亭而置州已來無人賞愛徘徊溪上為之慨然乃疏
鑿蕪穢俾為亭宇植松與桂兼之香草以裨形勝焉
溪在州右遂命之曰右溪刻銘石上彰示來者

宸樟

楚寶

卷三十七

道州城東有左湖湖東二十步有小石山山顛有宸
石可以為樽乃為亭樽上刻銘為志銘曰片石何狀
如獸之踈其背頤宸可以為樽空而臨之長岑深壑
廣亭之內如見山岳滿而臨之曲浦回淵長漂之下
江湖在焉彼成全罷誰為之力天地開鑿日月杖拭
寒暑琢磨風雨潤色此罷大樸尤空直純勒銘亭下
以告後人

七泉

道州東郭有泉七穴或吐于淵竇或鑿于嵌臼皆澄

流清漪旋洽相奏又有藪石欹缺為之鳥與殊怪相

異不可名狀此邦豈世無好事者耶而令自古荒之
乃修其水木為休暇之處每至泉上便思老焉於戲
凡人心若清惠而必忠孝守方直終不惑也故命五
泉曰漣漣漣漣欲來者飲漣其漣而有所感發者
矣智一泉命曰漫泉蓋欲自旌漫浪不厭歡醉者也
一泉出山東故命之曰東泉引來垂流更復殊異各
刻銘以記之於戲漣泉清不可濁惠及于物何時竭
涸將引官吏盥而飲之清惠不已泉乎否規

楚寶

卷三十七

古之君子方以全道吾命汙泉方以終老欲令國者
飲吾汙泉知圓非君子能學方惡圓
曲而為王直蒙戮辱寧戮不王直而不曲我頌斯曲
以命渣泉將戒來世無忘直焉
不為人臣老死山谷臣于人者不就污辱我命忠泉
勸人事君來激泉流願為忠臣
云云淙泉流清源深堪勸人子奉親之心時世相薄
而日忘聖教欲將斯泉俾助純孝
誰愛漫泉自成小湖能浮酒舫不沒石魚漫也叟稱

名泉何意旌。於此漫飲。漫醉。泉在山東。以東為名。愛其懸流。溶溶在庭。作銘者何。谷意未盡。將告來世。無忘。味引。

五如石

淳泉考陽。得怪石焉。左右前後。及登石顛。均有如是。故命之曰五如石。石皆有寶。寶中湧泉。泉詭異。于七。泉故命為七勝泉。石有雙目。一目命為洞井。井與泉。通一目命為洞樽。樽可貯酒。石尾有穴。且如礮者。又如龍者。泉可亭。澄。匝石而流入于礮中。出而為瀧。於

美寶 卷三十七

戲彼能異如此。安可不稱顯之。銘曰五如之石。何以。為名。請悉狀之。誰為我聽。左如旋龍。低首回顧。右如。驚鴻。張翅未去。前如飲虎。飲而蹲焉。後如怒龜。出洞。登山。若坐于顛。石則如乘彼靈槎。在漢之間。洞井如。鑿淵。然泉湧。澄瀾。涵石波。起如動。不旌尤異焉。用為。文刻銘石上。於千萬春。

石魚湖

漣泉南上。有獨石在水中。狀如遊魚。凹處修之。可。以賭酒。水涯四面。多欹石。相連。石上堪人坐。水能浮。小舫。載酒。又能繞石魚洞。流乃命湖曰石魚湖。鐫銘。于石上。顯示來者。又作詩以歌之。又湖上醉歌序云。漫叟以公田米釀酒。因休暇。則載酒于湖上。時取一。醉歡。醉中。揀湖岸。引臂向魚。取酒。使舫載之。徧飲。坐。者。意疑倚巴丘酌。于君山之上。諸子環洞庭。而坐。酒。舫。泛泛。然。觸波濤。而往來者。乃作歌以長之。石魚湖。

美寶 卷三十七

似洞庭。夏水欲滿。君山青山為樽。酒為招。酒徒歷歷。坐洲島。長風連日。作大浪。不能廢人運酒舫。我持長。瓢坐巴丘酌。飲四坐。以散愁。聖楷按元結。又有夜宴石魚湖詩云。醉人疑舫影。呼指遙相驚。何故有雙魚。隨香酒舫行。醉昏能誕。語勸醉。能忘情。坐無拘忌。人勿恨醉與醒。皆妙理。快事曲盡。飲中之趣。

涪溪 元結

涪溪在湘水之南，北匯于湘，愛其勝異，遂家溪畔。溪世無名稱者，余自愛之，故命曰涪溪。銘曰：湘水一曲，淵洞旁，山開石門，溪流潺潺，山開如何，巉巖雙石，臨淵斷巖，隔溪絕壁，山既殊，惟石又尤異，吾欲求退，將老茲地，溪古地荒，養歿已久，命曰涪溪，旌吾獨有人，誰遊之，銘在溪口。

塔臺

涪溪東北二十餘丈，得惟石焉，周行三百餘步，從未

楚寶

卷三十七

申至丑，寅巖壁，絕前有磴道，高八九十尺，下當洞潭，其勢礧礧，礧半出水，底蒼然，泛泛若在波上，石巖勝異之處，悉為亭堂，小峯嵌竇，其間松竹掩映，軒戶果皆幽奇，於戲，古人蓄憤，悶與病於時，俗者力不能築，高臺以瞻眺，則必山巔海畔，伸頌歌吟，以自暢達，今取茲石，將為塔臺，豈非愁怨乃所好也，銘曰：湘淵清深，塔臺附峻，登臨長望，無遠不盡，誰厭朝士，羈牽局促，借君此臺，以縱心目，陽巖簞珎，如瑾如珉，作銘刻之，彰示後人。

啓亭

涪溪之口，有異石焉，高六十餘丈，周回四十餘步，而在江口，東望塔臺，北臨大淵，南枕涪溪，啓亭當乎石上，異木夾戶，疎竹旁簷，瀛洲言無由，此可信，若在亭上，目所厭者，遠山清川，耳所厭者，木聲松吹，霜朝厭者，零日方暑，厭者清風於戲，厭不厭也，厭猶愛也，命曰啓亭，旌獨有也，銘曰：功名之位，貴得茅土，林野之客，所耽水石，年將五十，始有啓亭，慨心自適，與世忘情，亭旁石上，篆刻此銘。

楚寶

卷三十七

十五

東巖

塔臺西南，支危高迥，在啓亭為東巖，下可行坐，人危人其為形，勝與石門石屏亦猶宮羽之相資也，銘曰：塔臺蒼蒼，西巖雲端，亭午巖下，清陰更寒，可容枕席，何事不安。

黃庭堅涪溪題壁曰：余與陶介石逸涪溪，尋元次山遺跡，如中興頌塔臺銘，石堂銘，皆眾所共知也，與介石徘徊其下，實深千載尚友之心，最後于啓亭，東巖披翦榛穢，得次山銘刻數百字，皆江華令

聖令問玉筋篆。篆畫深穩優于峒臺銘也。故書與長老新公俾刻之巖壁以遺後人。

又書磨崖碑後云。春風吹船著洛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沙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包桑計。顛倒四海繇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已作烏捧柶。撫軍監國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為。事有至難天幸爾。上皇踟躕還京師。內閣張后色可否。外間李父願。指揮南內委涼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春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楚寶

入卷三十七

十六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瑤詞。同來野僧六。七輩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薛對。立久東雨為。洗前朝悲。聖楷按磨崖碑在洛溪石壁乃顏真卿書元結大唐中興頌也故附見之。

朝陽巖

元結

承泰丙午中自春陵詣都使計至零陵愛其郭中有水石之異泊舟羣之得巖與洞於庫巖洞此邦之形勝也自古荒之亦無名稱以其束嚮遂以命之焉前攝刺史獨孤恂為吾翦關榛後攝刺史寶必為吾剗制茅閣於是朝陽水石始為勝絕之名已而刻銘巖下將示來世銘曰於戲朝陽惟異難狀蒼蒼半山如在水上朝陽水石可謂幽奇巖下洞古洞中泉垂彼高巖絕崖深洞或泉縱僻在幽遠猶安往焉况觀

楚寶

入卷三十七

十七

城甘邑巖洞相對無人修賞竟使蕪穢刻銘巖下問我何為欲零陵水石世有人知。唐茂功題名云朝陽巖近在郊邑無車馬之喧而有泉石之勝建炎疆圉協洽六月有五日唐茂功宋景晉同為避暑之遊是日也雨餘風快烟盡霞鮮爽氣盈衿歛澣遁去閒揮五紵時寄一杯神清骨寒若與浮丘赤松榜于瀛州方丈欣勝踐之同適噉塵纒之自縛飛觴舉白頽然就醉暮色四合乘槎而歸。

北之晉西遼東極吳南至楚越之交其間名山水
高州者以百數永寂善環永之治百里北至于涪溪
西至于湘之源南至于瀧泉東至于黃溪東屯其間
名山水而村者以百數黃溪最善黃溪拒州治七十
里由東屯南行六百步至黃神祠祠之上兩山墻立
丹碧之華葉駢植與山升降其缺者為崖峭巖窟水
之中皆小石平布黃神之上揭水八十步至初潭最
奇麗殆不可狀其畧若剖大甕側立千尺溪水積焉

黛蓄膏淳來若白虹沈沈無聲有魚數尾方來會石
下南去又行百步至第二潭石皆巍然臨峻流若頽
領斷齧其下大石雜列可坐飲食有鳥赤首鳥翼大
如鵠方東嚮立自是又南數里地皆一狀嶽益壯石
益瘦水鳴皆鏘然又南一里至大冥之川山舒水緩
有土田始黃神為人時居其地傳者曰黃神王姓莽
之世也莽既死神更號黃氏逃來據其深峭者潛焉
始莽嘗曰余黃虞之後也故號其女曰黃皇室主黃
與王聲相適而又有本其所以傳言者益驗神既居

是民咸安焉以為有道死乃俎豆之為立祠後稍徙
近乎民今祠在山陰溪水上元和八年五月十六日
既越為記以啟後之好遊者

零陵朱表曰柳子遊山以黃溪為盡天下之勝夫
溪勝信然矣而辭獨缺于山山水之本也苟山弗
勝能勝于溪乎余嘗坐高山招提望城東黃岡諸
峯如開卷畫縹緲天際東曦未白白雲如衣乍疏
乍密雲去日出秀色粲爛畧如芙蓉盡開或及初
霖望之其勢演迤東奔復如江濤赴海之壯蓋其

勝弗能窮也而畧會于溪右所謂三潭奇麗之狀
空固有之而溪神之靈將有以乎夫溪以黃名亦
岡之為黃岡也溪岡皆曰黃水石多黃也溪能神
者勝使之然也祭法云能興雲雨見恠物皆曰神
又曰在其地則祭之若溪之靈旱而禱雨者無弗
得焉其為神也固以此柳子曰神莽之後也吁王
黃異文矣恐未然

愚溪

灌水之陽有溪焉東流入于瀟水或曰冉氏嘗居也故姓是溪曰冉溪或曰可以染也名之以其能故謂之染溪予以其能故謂之愚溪予嘗讀詩水上愛是溪入二三里得其尤絕者家焉古有愚公谷今予家是溪而名莫能定土之居者猶斷斷然不可以不更也故更之為愚溪愚溪之上買小丘為愚丘自愚丘東北行六十步得泉焉又買居之為愚泉愚泉凡六穴皆出山下平地蓋上出也合流屈曲而南為愚溝遂負土累石塞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其隘為愚池愚池之東為愚堂其南為愚亭池之中為愚島嘉木異石錯置皆山水之奇者以予故咸以愚辱焉夫水智者樂也今是溪獨見辱于愚何哉蓋其流甚下不可以濯漑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幽邃淺狹蛟龍不屑不能與雲雨匹以利世而適類于子然則雖辱而愚之可也竊武子邦無道則愚智而為愚者也類于終日不違如愚辱而為愚者也皆不得為真愚今予遭有道而違于理悖于事故凡為愚者莫我若也夫然則天下莫能爭是溪予得專

而名焉溪雖莫利于世而善鑿萬類清瑩秀微辨鳴金石能使愚者喜笑舂慕樂而不能去也予雖不合於俗亦頗以文墨自慰漱滌萬物牢籠百態而無所避之以愚辭歌愚溪則茫然而不違昏然而同疴超鴻濛混希夷寂寥而莫我知也於是作八愚詩記于溪石上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宋王楙記曰王建逍遙溪亭詩曰逍遙公在此徘徊帝政谿名起石臺車馬到春常借問子孫因選暫隨來稀疎野楸人移拆零落蕉花雨打開無至青山何所直賣供官稅不如灰劉禹錫傷愚溪詩序曰柳子厚歿三年有僧來告曰愚溪無復曩時矣悲不自勝遂為七言以寄恨曰草聖數行留壞壁木奴千樹屬鄰家惟見里門通德榜殘陽寂寞出樵車予觀二詩深有感焉逍遙公陸盛之日大官載酒奉嘗抱樂變輿翟律增賁泉石見誇于諸公者不一韋公去此纔數世耳向者逍遙之地至于賣供官稅不如灰當子厚無恙之日所遊愚溪皆一時名士而子厚物故未久乃至殘陽寂寞出

燕東是何隋廢一至于此觀此二事重使人惻然
 前人基緒後人鮮克保持雖欲委曲為計有不可
 得李衛公平泉山居戒子孫曰甯平泉者非吾子
 孫也以平泉一楹一石與人者非佳士也諄戒非
 不切至然平泉怪石名品幾為洛陽大族有力者
 取去已嗚呼茲豈告戒所及哉
 聖楷按溪當州城西黃葉渡上十步許附入瀟水
 遡流上幾千餘步為鈷銀潭愚丘等七勝附麗潭
 旁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鈷銀潭

鈷銀潭在山西其始蓋冉水自南奔注抵山石屈
 折東流其顛委勢峻盪擊益暴蓄其淫故旁廣而中
 深畢至石乃止流沫成輪然後徐行其清而平者且
 十畝有楸環焉有泉懸焉其上有居者以予之亟遊
 也旦款門來告曰不勝官租私券之委積既芟山而
 更居願以潭上田貨財以緩禍予樂而如其言則崇
 其臺延其楹行其泉於高者墜之潭有聲泝然尤與
 中秋觀月為宜予以見天之高氣之迫孰使予樂居

楚寶

卷三十七

三

夷而忘故土者非茲潭也歟

鈔鉅潭西小丘

得西山後八日尋山口西北道二百步又得鈔鉅潭
西二十五步嘗湍而淺者為漁梁泉之上有丘焉生
竹樹其石之哭怒偃蹇負土而出爭為奇狀者殆不
可數其嶽然相類而下者若牛馬之飲于溪其衝然
角列而上者若熊羆之登于山丘之小不能一畝可
以籠而有之問其主曰唐氏之棄地貨而不售問其
價曰止四百餘憐而售之李深源元克已時同遊皆
大喜出自意外即更取罷用剗刈穢草伐去惡木烈

楚寶 卷三十七

火而焚之嘉木立美竹露奇石顯由其中以望則山
之高雲之浮溪之流鳥獸之敖遊舉熙熙然巧獻
技以效茲丘之下枕席而臥則清冷之狀與目謀潛
潛之聲與耳謀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靜者與
心謀不匝旬而得異地者二雖古好事之士或未
至焉噫以茲丘之勝致之禮鑄剗杜則費遊之士爭
買者日增千金而愈不可得今弃是州也農夫漁父
過而陋之賈四百連歲不能售而我與深源克已獨
喜得之是其果有適手書於石所以賀茲丘之適也

小丘西小石潭

從小丘西行百二十步隔篁竹聞水聲如鳴佩環心
樂之伐木取道下見小潭水尤清冽泉石以為底近
岸卷石底以出為坻為嶼為嵒為巖青樹翠蔓蒙絡
搖綴參差披拂潭中魚可百許頭皆若空遊無所依
日光下徹影布石上怡然不動俶爾遠逝往來翕忽
似與遊者相樂潭西南而望斗折蛇行明滅可見其
岸勢犬牙差互不可知其源坐潭上四面竹樹環合
寂寥無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過清不可久

楚寶 卷三十七

居乃記之而去同遊者吳武陵龔古余弟宗玄隸而
從者崔氏二小生曰恕已曰奉壹

袁家渴

由冉溪西南行十里山可取者五莫若鈞
潭由溪口而西陸行可取者八九莫若西山由朝陽
巖東南水行至壅江可取者三莫若袁家渴皆永中
幽麗其處也楚越之間方言謂水之反流者為渴音
若衣褐之渴渴上與南館高嶂合下與百家瀨合其
中重洲小溪澄潭淺渚開厠曲折平者深黑峻者沸
白舟行若窮忽又無際有小山出水中山皆美石上
生青叢冬夏嘗蔚然其旁多巖洞其下多白礫其楸

楚實

卷三十七

楚

多楓栢石楠楸樟柚草則蘭芷又有異卉類合歡
而蔓生轉水石每風自四山下振動大木掩蔭
震草紛紅駭綠蕪勃香氣衝溥旋瀨退貯谿谷攝颺
歲終與時推移其大都如此余無以窮其狀永之人
未嘗遊焉余得之不敢專也出而傳于世其地世至
袁氏故以名焉

按渴在州城南百家瀨上石澗等勝皆附麗其旁
岸巖為一勝

石梁

自渴西南行不能百步得石渠民橋其上有泉幽
然其鳴乍大乍細渠之廣或咫尺或倍尺其長可十
許步其流抵大石伏出其下踰石而往有石泓昌蒲
被之青鮮環周又折西行旁陷巖石下北臨小潭潭
幅員減百尺清深多條魚又北曲行紆餘眺若無窮
然卒入于渴其側皆詭石怪木奇卉美箭可列坐而
席焉風搖其顛韻動崖谷視之既靜其聽始達予從
州牧得之攬去鬻朽決瓊土石既崇而焚既隴而盈

楚實

卷三十七

楚

惜其未始有傳焉者故累記其所屬遺之其人書之
其陽俾後好事者求之得以易元和七年正月八日
獨渠至大石十月十九日踰石得石泓小潭渠之美
於是始窮也

石澗

石渠之事既窮上探橋西北下土山之陰民又橋焉其水之大倍石渠三之一亘石為底達于兩涯若床若堂若陳進席若限闔與水平布其上流若織文嚮若操琴揚跌而往折竹掃陳葉排腐木可羅胡床十八九居之交絡之流觸激之音皆在床下翠羽之木龍鱗之石均蔭其上古之人其有樂乎此和後之來者有能追余之踐履和得意之日與石渠同跡湯而來者先石渠後石澗繇百家漸上而來者先石澗後

楚寶

卷三十七

其

石渠澗之可窮者皆出石城村東南其間可築者數焉其上深山幽林逾峭險道狹不可窮也柳子厚南澗中題曰秋氣集南澗獨遊亭午時迴風一蕭瑟林影久參差始至若有得袖深遂忘疲羸舍響幽谷寒蕙舞淪漪去國現已違懷人淚空垂孤生易為感失路少所安索寞竟何事徘徊祇自知誰為後來者當與此心期聖楷按柳集注云欄與澗同即記中所謂石澗也此詩久為東坡辰翁諸公所賞故并存之

西山

自余為僇人居是州恒惴惴其隙也則施施而行漫漫而遊日與其徒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臥而夢意有所極夢亦同趣覺而起起而歸以為凡是州之山水有異態者皆我有也而未始知西山之怪特今年九月二十八日因坐法華西亭望西山始指異之遂命僕人過湘江緣染溪斫榛莽茅伐窮山之高而止攀援而登箕踞而遨則凡數州之土

楚寶

卷三十七

其

壤皆在衽席之下其高下之勢岬然窪然若垤若穴尺寸千里攢蹙累積莫得遊隱縈青綠自外與天際四望如一然後知是山之特出而不與培塿為類悠悠乎與灕氣俱而莫得其涯洋洋乎與造物者遊而不

聖楷按山在城西旁出冉溪之上特為一勝

小石城山

自西山道口徑北踰黃茅嶺而下有二道其一西出尋之無所得其一少北而東不過四十丈上斷而川分有積石橫當其垠其上為睥睨梁欐之形其旁出堡塢有若門焉窺之正黑投以小石洞然有水聲其響之微越良久乃已墜之可望甚遠無土壤而生嘉楸美箭益奇而堅其疏數偃仰類智者所施設也噫吾疑造物者之有無久矣及是愈以為誠有又怪其不為之于中州而列是夷狄更千百年不得一售

楚寶 卷三十七

其伎是固勞而無用神者儻不空如是則其果無乎或曰以慰夫賢而辱于此者或曰其氣之靈不為偉人而獨為是物故楚之南少人而多石是二者余未信之

楚寶卷三十八

明 梁銜高世恭彙游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華容孫 教較訂

山水

澹山巖 宋初應辰

零陵多勝絕之境澹山巖為甲觀東南二門而入廣袤可容千人竇穴嵌空物象奇恠有不可得而狀者中貯御書歲度僧一人僧徒惟利若處之便而不顧

楚寶 卷三十八

峻映障迥之弊連甍接楹重基壘架疣贅延蔓殆將充滿甚者糞穢積聚煙爨燻蒸道隧陰黑非秉炬不能入太守丁公僑處事剛嚴始至大不慊悉撤羣僧之舍俾居巖外惟書閣殿像得存餘一椽一木無敢得者他日公率應辰大理寺丞楊傑河陽節度推官楊巨卿同至遊覽層構一空宸狀在目開築塞為通豁破昏暗為光明實人情之共快若石田藥臼之處皆情景所及客有言物理顯晦固亦繫乎時耳竊思次山子厚雅愛山水在永最為多年獨于茲巖無一

言及是必當年晦塞未為人知惟大中十四年張顥
 有石室記畧載其事是歲懿宗改元咸通迨今二百
 一十七年矣後之遊瀟湘者以不到澹山巖為恨
 黃山谷題澹山巖詩曰去城二十五里近天與隔
 盡俗子塵春蛙秋蠅不到耳夏涼冬煖總安人巖
 中清磬僧定起洞口綠林仙家春惜哉次山世未
 顯不得雄文鏡翠珉其二澹山澹姓人安在徵君
 避秦亦不賦石門竹徑幾時有瓊瑩瑤室至今疑
 回中明潔坐十客亦可呼樂醉舞衣開州城南果

楚寶 八卷三十八

何似永州淡巖天下稀

宅仙洞 宋董若說

零陵縣西二里為羣玉山巨竹蕭森古木樛曲怪石
 萬狀地勢清勝一觀之奇觀也予謫寓永營杜門不
 出適秋晚氣清約領衛鍾子正偕館賓陳叔安兵積
 夫同訪宅仙洞洞之下嚮有羣玉山漫莫省其處山
 中道士云僻在山之陰崖苔蘚中所有字刻可辨荒
 蔽為甚人跡罕到予至與同來二三客隨其所之極
 其所止而休焉徘徊四顧怪石林立峭拔透遂入眼
 成畫去東南十許步有隙如扉款通乎山之顛而盡

楚寶 八卷三十八

篁蔓棘藜錯相拒不可着足未免俯俛攀援而升山
 路四轉巖實果露爭奇獻巧應接不暇出而舉手相
 賀凡一山高下妙處了然在吾人膺次矣繼而約副
 將勉聲遠循前日之所經歷命斤誅穢隨勢取蹊後
 月餘又得翻經臺之故基盡取當時造化融結之功
 貢而為一自是無入而不得或謂此山距肥城甚邇
 豈暨前輩題品而湮沒經歲若無聞焉何也予曰天
 下事久則廢廢則興如環無端不可終詰者不獨此
 山也予今日幸而與之相遇苟棄之而不顧則此去

興廢又未可量。竄立遊亭，以昌厥後。越旬日而成。因賦詩于其上。復此一段奇觀。然人之好惡不同。物之隱見有數。更數十年之後。又安能保其興廢何如哉。煙霞痼疾。不能自已。度不滿識者一笑。

聖楷按零陵志。宅仙洞一名火星巖。在羣玉山下。宋盧滅永州三巖記。所謂火星巖。巖在羣玉山下。傍曲紫斜。通後瞰山腹是也。

堯率巖 宋謝巖

曹成既。隔安仁。柳桂雲擾。予從巖君命。徒家于貲興。暇日。携士人黃世工。始知所舍不遠。有堯率巖者。神工鬼迹。莫之與金。乃拉三弟為世外遊。但江天久陰。阻于寒冽。日望霽雲。以定行李。信宿間。款延慶寺。因割松膏。敷百瓣為炬。火用蓋開。巖中晝晦。故也是晚。重霄開爽。氣侯可人。遂戒僕史。暨鷄聲欲窮。林色將瑩。各携九節。吸粥而行。自市尾呼小舟。絕漾輕波。已遠平地。凡十五里。至鐵坑。遙望巖穴。不隔羣丈。由山

脚百步。抵僧德明所居。庵舍雖小。具合法界。背疊林莽。而列溪澗。幽禽巧轉。人聲。巖絕。迤邐登山。磴道盤折。雲根。鳥徑。陟降之間。勢若霄壤。初得一洞。容數十人為窠。穴甚細。過是幾半里。巖焉恍然。天降地湧。驚異。茲至。挺身入巖。已覺溫鬱。眾議。禱去。層綿衣袂。然炬以進。地勢漸下。西行一食頃。回視金剛力士形。若錐刻。夾路祥雲作陣。不吝履。鳥薄而視之。成乳石也。又西得老君像。一軀巖東。肩累之。上有崢嶸。坡直抵巖頂。望不可極。西遊。觀帳。愜高百丈。如猛風所吹。張

破成墨。其中一墨，叩之清鳴，非鼓可比。傍則玉池，瑩
微甘冷，倍嘗路盡始出，開道尋之，數柱矗立，端正可
愛。地廣石平，過于甃砌。云法遊四間，甃有福隘，回而
北趨，嶙峋細碎，若荔枝者，若楊梅者，若葡萄者，若餅
餌者，若搭架衣服者，若飛簷冰雲者，凡此類物，象千
品。心目俱疑，自北而東，樓臺參錯，人鬼鬚髯，帷中之
菩薩，雲際之如來，金壁爛熳，龍蛇蜿蜒，瓔珞盆盂，百
千萬億，奇花異木，所至森然。凡五易其處，從東際復
欲東遊，同遊告以峭險，須露頂裸袒，乃可深入。時筋

楚寶 卷三十八 六

力已乏，乃益明燭幽之具，匍匐偃僕，至于扶携出俟。
日晷已轉午矣，大抵自巖口以至深遠，羣石縱橫，曲
折四維，上下皆鍾乳滴瀝，凝結而成，不啻織隙玲瓏，
穿虛左右，蓬源洞口，輝映入之，迷入或乘空下垂，或
從地突起，飛甍生植，屋宇雲霧，羅世之所有，無一
闕者。色多黃白，罕有青碧。比倣人工，加以奇麗，乳新
體潤，則畫臺堆蠟，含光散射，則火出微鑽，珠幡舍利，
種種莊嚴，與觀兜率綿界等，無有一巖，覽夫載籍石
之特出者，古今記錄，往往過實，已見者竭于咨嗟，未

見者發于夢想，彼一端之善尚爾，是巖兼善而有餘，
空如之九華，為天地間尤物，豈惟浪得名耶？說者顧
未見資興之巖耳。予兄弟，趨索懷袖，得小石之佳者，
以千百計，置諸几席，以追配事，怪石供之，萬一云
聖楷按資興，今郴州所屬興寧縣是也。其地有瑤
岡石，因諸勝，熱水溫泉，諸異，僻在荒閭，顧遊屐鮮
有至者。兜率巖在縣西二十五里。

楚寶 卷三十八 七

臨武縣南十有五里有巖焉在官道之右石巖巖然峭拔巖居其高之半崖下左右兩穴水出于左穴為溪廣十尋經巖前流二百步有奇復入于右穴巖之高八九仞廣亦如之其中若大反然中高而平豁然明曠可坐數百人其與則轉而有遠邃而黑燭之以入字卑而稍下屬于湍流揭水以往不可窮也巖之東北隅攀援而上浙高漸黑已而大明有穴通于天其餘嵌空如便房側室者甚衆巖之石温潤如璞其

楚寶 八卷三十八

形如鐘磬如鳥之企欲之蹲其流石如芙蓉之倒垂雲氣之屯聚下屬于地者如柱如几如格奇怪變態殆不可狀夫黃山谷謂澹巖天下希茲巖之奇怪甚以異也而爽境過之至于大溪出于穴而復入于穴非特澹巖無之天下之所無也澹巖在昔無聞即元道州柳司馬皆弗知自李西臺周濂溪為倅遊焉而始知名至山谷以詩形容之乃傳播于天下武溪雖僻陋而通路于嶺南韓昌黎劉連州來往經其前而不一至何耶豈非勝境之彰顯自有時也予為宰因

勸農至此地然予名微言輕不足為斯巖重且名是巖者出于鄙夫之俚語不雅馴親者難言之予家有宋南宮所書秀巖二字乃摹而鏡諸石以為之名庶藉名書得顯名云爾

聖楷按韓愈謫合陽山時御史張署亦謫令臨武韓北還會宿于此宋紹興間僉判范安為掛韓張亭故記中云云

楚寶 八卷三十八

耒水 水經注

耒水出桂陽郴縣東烏龍白騎山西北流迺其縣北
匹流三十里中有十四瀨各數百步流急竹節
相次亦為行旅涉之艱難也又北過其縣之西縣
有綠水出縣東侯公山西北流而南居注于耒謂之
程鄉溪罷置酒官醞于山下名曰程酒獻同鄧也耒
水又西黃水注之水出縣西黃岑山則騎田之嶠
五嶺之第二嶺也黃水東北流按盛弘之云衆山水
出注于大溪號曰橫流溪溪水甚小冬夏不乾俗亦

楚寶

卷三十八

十

謂之貪泉飲者輒昏於財賄同于廣州石門貪流矣
廉介為三千石則不飲之昔吳隱之挹而不辭貪豈
謂能汗其真乎蓋亦惡其名也又側千秋水注之水
出西南萬歲山山有石室室中有鍾乳山上悉生雲
毒木溪下即千秋水也水側民居號萬歲村其水下
合黃水黃水又東北迺其縣東右合其泉水水出縣
南湘陂村村有圓水廣闊可二百步一邊暖一邊冷
冷處極清綠淺則見石深則見底暖處水白且濁玄
素既殊涼暖亦異厥名除泉其猶江乘之半湯泉也

黃水又北流注于耒水謂之柳口耒水又西迺華山
之陰亦曰華石山孤峯特聳枕帶雙流東則黃溪耒
水之交會兩岸連山石泉懸溜行者輒徘徊得念情
不極已又西北迺蔡洲洲西即蔡倫故宅傍有蔡子
池倫漢黃門郎順帝之世搆故魚網為紙用代簡素
自其始也又北過鄧縣東縣有鄧湖湖中有洲上
民居彼人資以給釀酒甚醇美謂之鄧酒歲嘗貢之
湖邊尚有鄧縣故治耒水西北至臨承縣而右注湘
水謂之木口也

楚寶

卷三十八

十一

聖楷按耒水又西黃水注之至耒水又迺華石山
之陰皆郴江水秦少游所謂郴江只是逸郴山為
誰流下瀟湘去也華石山當作話石山湘中記云
嘗聞山間如人共語聲故名

湘江 湘水經注

湘水出零陵始安縣陽海山即陽朔山也湘中記曰
湘水之出于陽朔則觴爲之舟至洞庭日月若出入
於其中也又東北過泉陵縣西與營水會營水卽滿
水出營陽冷道縣南留山西流逕九疑山下湘水又
東北過鄱縣西蒸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逕衡山縣
東衡山東南二面臨映湘川自長沙至此湘江七百
里中有九背故漁者歌曰帆隨湘轉望衡九面山上
有飛泉下映青林直注山下望之若幅練在山矣湘

楚實

卷三十八

十三

水又東北逕湘南縣東又歷湘西縣南今俱屬又東
北過陰山縣西縣今故沫水從東南來注之又北過醒
陵縣西漉水從東注之又北逕建寧縣西縣今湘縣北
有空舸峽驚浪雷奔濟同三峽又北逕昭山山下
有旋泉深不可測故言昭灑無底也亦謂湘州潭湘
水又北逕南津城西西對橋洲北會瓦官水口湘浦
也又北過臨湘縣西沙今長瀏水從縣東北流注之又
北瀉水從西南來注之又北逕銅官山西臨湘水山
土紫色內含雲母亦謂之雲母山又北過羅縣西湘

湘水從東來流注之又逕黃陵水口二妃廟南世

謂之黃陵廟也大舜陟方二妃從征溺于湘江神遊
洞庭之淵出入瀟湘之浦瀟者水清深也湘中記曰
湘川清炤五六丈下見底石如楞蒲矣五色鮮明白
沙如霜雲赤岸若朝霞湘水又北汨水注之水東出
豫章艾縣桓山西逕羅縣北謂之羅水汨水又西爲
屈潭卽羅淵也屈原懷沙自沉于此故淵潭以屈爲
名屈潭之左有玉笥山道士遺言此福地也湘水又
北逕壘石山東入于洞庭至巴丘會于江

楚實

卷三十八

十三

張九齡自湘水南行曰落日催行舫逶迤洲渚開
雖云有物役乘此更休閉曠色生前浦清暉發近
山中流澹容與唯愛鳥飛還又初入湘中有喜征
鞍窮郢路歸棹入湘流望鳥惟食疾聞猿亦罷愁
雨邊楓作岸數處橋爲洲却記從來意翻疑夢裏
遊
孟浩然夜渡湘水曰客舟貪利涉聞裏渡湘川露
氣聞芳杜歌聲識采蓮榜人投岸火漁子宿潭煙
行旅時相問潯陽河處邊

李白春滯沅湘有懷山中曰沅湘春色還風暖煙
 草綠古之傷心人於此膠斷續余非懷沙客但美
 采菱曲所願歸東山寸心于此足
 杜甫祠南夕望曰百丈牽江色孤舟泛口斜興來
 猶杖屨目斷更雲沙山鬼迷春竹湘娥倚暮花湖
 南清絕地萬古一長嗟

楚辭

卷三十八

十四

嶽麓

嶽麓山在長沙西岸蓋衡山之足又名霧麓峯為七
 十二峯之一也湘西古渡登岸夾徑松泉澗盤繞
 洞壑幽深自晉迄唐麓山道林二寺踞山之勝唐李
 邕碑詞所謂幽谷左豁崇山右峙瞰郭萬家帶江千
 里玉水布飛石林雲起雷激庭際月窺窓裏猶可追
 尋其遺咏矣至宋咸平中始以嶽麓書院稱于天下
 其山椒有大禹治水碑亦宋人模刻
 杜甫嶽麓山道林二寺行曰玉泉之南麓山殊道

楚實

卷三十八

十五

林林整爭盤紆寺門高開洞庭野殿脚挿入赤沙
 湖五月寒風冷佛骨六時天樂朝香鑪地露步步
 雲山草僧賣人人滄海珠塔劫官牆壯麗敵香厨
 松道清涼俱蓮花交響共命鳥金勝雙迴三足鳥
 方丈涉海費時節玄圃尋河知有無暮年且喜經
 行近春日兼蒙暄暖扶飄然斑白身奚適旁此煙
 霞茅可誅桃源人家易制度橘州田土仍膏腴潭
 府邑中甚淳古太守庭內不喧呼昔遭衰時皆賸
 迹今幸樂國養微軀依止老宿亦未晚富貴功名

焉足圖久為野客尋幽慣細學何顯免與孤一重
一掩吾肺腑山鳥山花吾友于宋公放逐傳題壁
物色分留與老夫

沈博師道林嶽麓二寺詩曰道林嶽麓仲與昆卓
榮請從先後論松根踏雲二千步始見去屋開三
門泉清或戲蛟龍窟殿齋數畫高帆楸即今異身
聲不斷聞道看花春更繁從容一袖分若有蕭瑟
兩鬢否能免逢迎侯伯轉覺貴膜拜佛像心加尊
稍揖英皇頰濃淚試與屈賈招清魂荒唐大樹悉

楚寶

八卷三十八

十六

楠桂細碎拈草多蘭蓀沙彌去學五印字靜女來
懸千尺幡至人念我塵眼昏半夜號令期至暇遲
迴雖得上白妨羈繼不敢言綠樽兩祠物色採拾
畫壁間杜甫原少恩晚來光彩更騰射筆筆正健
如可吞

禹碑考

張世南遊宦紀聞曰何賢良名致字子一嘉定壬
申遊南嶽至祝融峯下按嶽山圖禹碑在岫巖山
詢樵者謂採樵其上見石壁有數十字何意其必

禹碑傳之導前過隱真屏復渡一二小澗攀蘿捫
葛至碑所為苔蘚封剝讀之得古篆五十餘字俱
難識韓昌黎所謂科蚪拳身蕪葉披紛飄風泊擊
蛟螭而其形模果為奇特字高潤約五寸許取隨

行市買曆碎而模之字每模二雖墨濃淡不勻體
畫却不甚蒙糊歸旅舍方湊成本何過長沙以一
獻曾十連彥約并柳子厚所作及書般舟和尚第
二碑以一揭座右自為寶玩曾甚喜牒衡山令搜
訪令報云柳碑在上封寺僧法圓申以去冬雲多

楚寶

八卷三十八

七

東裂禹碑自荷人罕見之反疑何取之他處以誑
曾何遂刻之嶽麓書院後巨石但令解柳碑來匣
之罷庠而已

資水

資水出零陵都梁縣路山謂之大谿水東北逕邵陵
肥武岡縣南縣分都梁之所置也縣左右二岡對峙
重岨齊秀間可二里舊傳後漢伐五谿蠻蠻保此岡
故曰武岡都梁縣西有小山山上有淳水既清且淺
其中悉生蘭草綠葉紫莖芳風藻川蘭馨遠馥俗謂
蘭為都梁故縣受名焉東北過夫夷縣又過邵陵縣
之北謂之邵陵水又東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龍沅
陵縣首望山又東會雲泉水水出零陵永昌縣雲泉

卷三十八

十八

十八

山西北流逕邵陵南謂之邵陵水口自下東北出益
陽縣其間延流山峽名之為茱萸江蓋水變名也茱
萸江又東逕益陽縣北謂之資水應劭曰縣在益水
之陽今無益水亦或資水之殊目矣然此縣之左右
處處有深潭澗者咸輕舟委浪謠詠相和羅君章所
謂其聲綿邈者也

桃源

桃源山在縣南二十里西北乃沅水曲流而南有隙
山東帶鈔羅溪周回三十有二里所謂桃花源也
王維桃源行曰漁舟逐水愛山春兩岸桃花夾去
津坐看紅樹不知遠行盡青谿不見人山口潛行
始隄隩山開瞻望旋平陸遙看一處攢雲樹近入
千家散花竹樵客初傳漢姓名居人未改秦衣服
居人共往武陵源還從物外起田園月明松下房
櫳靜日出雲中鷄犬喧驚聞俗客爭來集競引還

卷三十八

十九

十九

家問都邑平明開卷掃花開薄暮漁樵乘水入初
因避地去人間及至成仙遂不還峽裏誰知有人
事世中遙望空雲山不疑霧境難聞見塵心未盡
思鄉縣出洞無論隔山水辭家終擬長遊衍自謂
經過舊不迷安知峯壑今來變當時只記入山深
青谿幾曲到雲林春來遍是桃花水不辨仙源何
處尋

二酉山

二酉山者大酉小酉也。以酉水得名。在辰州沅陵縣西北兩山相去十里。上蓄龍湫。中多巖洞。玉翠玉田。大酉獨著。小酉洞中。舊有藏書千卷。相傳秦人避地。留此。梁湘東王賦所謂訪酉陽之逸典也。

譚元春玉華洞詩曰。黑雲埋地底。煙霧不得結。滯與炬同入。以此為日月陰濕沁空冥。初火炤難徹。偃樓尋石隙。容光隨曲折。石筍亂棕櫚。拂音皆清越。目縣高下乳。彬彬相錯列。疊成八極紋。龕影窮

楚寶

卷三十八

字

古雲萬象不可窮。閑坐石上閱玉田。洞日數日穿。壁屋潛行元氣間。輕舟愛新水。近洞生餘寒。一泉鳴深黑。終古音可觀。以石為起止。與沙相更端。微明露崖末。過此亦知寬。

沅水 水經注

沅南縣西有夷望山。孤陟中流。浮險四絕。昔有蠻民避寇居之。故謂夷望也。南有夷望溪。水南出重山。遠注沅。沅水又東。歷臨沅縣西。為明月池。白壁灣。灣狀半月。清潭鏡澈。上則風簫空傳。下則泉響不斷。行者莫不擁楫嬉遊。徘徊愛玩。沅水又東。歷三石澗。非足均。踣秀若削。成其側。茂竹便娟。致可玩也。又東。帶綠蘿山。山頽巖臨。水懸蘿釣渚。漁詠幽谷。浮響若鐘。沅水又東。逕平山。西南臨沅水。寒松上蔭。清泉下注。柄

楚寶

卷三十八

世

託者不能自絕於其側。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渚東里許。便得枉入山。山西帶循溪。一百餘里。茂竹便娟。被溪映渚。長川逕引。達注于沅。

聖楷按沅南臨沅。俱屬桃源縣地。唐乾德中始置桃源縣。以其地有桃花源。故以名之。夷望山即今所謂穿石山也。在桃源縣西一百五十里。

澧水 水經注

澧水出武陵充縣，即今澧州慈利縣地。澧水又東，茹水注之。水出龍茹山，水色清徹，滌石分沙。莊辛說楚襄王所謂飲茹溪之流者也。澧水東與溫泉水會，水發北山石穴中，長三十丈，冬夏沸湧，常若湯焉。在今石門縣。澧水又東，九渡水注之。又東，會婁水。滌水又左，合黃水。東，逕澧陽縣。天門，靄治也。武陵靄有嵩，崇山高峯，孤竦素壁，千尋望之，洞開玄朗，如門高三百丈，廣二百丈。孫休以為嘉祥，分武陵置天門靄，即今

楚實

卷三十八

世三

澧州也。嵩梁山，今名天門山，在慈利縣。澧水又東，過作唐縣。左合涪水，又東，澧水注之。謂之澧口。王仲宣贈孫文始詩曰：悠悠澧澧，即此澧水。又東，與赤沙湖水會，入于洞庭。

李白望天門山詩曰：天門中斷楚江開，碧水東流至北迴。兩岸青山相對出，孤帆一片日邊來。

洞庭湖 水經注

湘水又北，逕壘石山，西北對青草湖，亦或謂之為青草山也。湘水又北，得九口，並湘浦也。湘水又東北，為皆湘浦。右，逕者也。湘水左，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陽。江，湘水左，逕鹿角山，東，右，逕謹亭，戍，西，又北，合查浦。又北，得萬浦，咸，湘浦也。湘浦北，有萬石戍，湘水左，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對微湖。世或謂之麋湖口也。水又北，逕金浦，戍，北帶金浦水，湖，澁也。湘水

楚實

卷三十八

世三

左，則澧水注之。世或謂之武陵江。凡此四水，同注洞庭。北，北會大江，名之五渚。戰國策曰：秦與荆戰，大破之。取洞庭五渚也。湖水廣圓五百餘里，日月若出沒于其中。山海經云：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焉。沅澧之風，交湘之浦，出入多飄風，暴雨。湖中有君山，編山，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郭景純所謂巴陵地道者也。是山，湘君之所遊處，故曰君山矣。昔秦始皇遯風於此，而問其故，博士曰：湘君出入則多風，秦王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登之，射蛟于是山，東北對編山，山多

麓竹兩山相次去數十里。迴視相望，孤影若浮湖之
 右岸。有山世謂之笛島頭石，石北右會翁湖口。水上
 承翁湖左合洞浦，所謂三苗之國左洞庭者也。
 聖楷曰：洞庭詩如宋之問地盡天水，合朝及洞庭
 湖初日當中湧，莫辨東西隅。品耀日何在，澄熒心
 欲無。孟浩然八月湖水平，涵虛混太清。氣蒸雲夢
 澤，波撼岳陽城。又如杜少陵之吳楚東南坼，乾坤
 日夜浮。皆自然佳句，後人無復措手矣。

楚寶

卷三十八

出

澧湖

澧湖在巴陵縣東南五里，一名翁湖。左傳吳人敗楚
 于雍澨，卽此。爾雅曰：水迳入爲澧。唐張說集曰：澧湖
 者沅湘澧汨之餘波，夏潦奔注則溢，爲此湖。冬霜既
 零，則涸爲平野。

張說和尹懋秋夜遊澧湖曰：澧湖佳可遊，旣近復
 能幽。林葉棲精舍，山間轉去舟。鴈飛江月冷，猿嘯
 野風秋。不是迷鄉客，尋奇處處留。

王珣遊澧湖上寺曰：春山臨遠壑，水木自幽清。風

楚寶

卷三十八

廿五

昔懷微尚茲焉一放情，雲間聽弄身煙上。摘初英，
 地僻方無悶，途知道思精。
 李白與賈至舍人于龍興寺剪落梧桐枝望澧湖
 曰：剪落青梧枝，澧湖坐可窺。雨洗秋山淨，林光澹
 碧茲。水閣明鏡轉，雲繞畫屏移。千古風流事，名賢
 共此時。

岳陽樓 宋范仲淹

慶曆四年春滕子京謫守巴陵。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廢具興，乃重修岳陽樓，增其舊制，刻唐賢今人詩賦于其上。屬予作文以記之。予觀夫巴陵勝狀，在洞庭一湖，御遠山吞長江，浩浩湯湯，橫無際涯。朝暉夕陰，氣象萬千。此則岳陽樓之大觀也。前人之述備矣。然則北通巫峽，南極瀟湘，遷客騷人，多會於此。覽物之情，得無異乎？若夫淫雨霏霏，連月不開，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曜，山嶽潛形，商旅不行，檣傾楫摧。

楚實

卷三十八

廿六

薄暮冥冥，虎嘯猿啼，登斯樓也，則有去國懷鄉，憂謔泉譏，滿目蕭然，感極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瀾不驚，上下天光，一碧萬頃，沙鷗翔集，錦鱗游泳，岸芷汀蘭，郁郁青青，而或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靜影沉璧，漁歌互答，此樂何極！登斯樓也，則有心曠神怡，寵辱皆忘，把酒臨風，其喜洋洋者矣。嗟夫！予嘗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

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歟！噫！微斯人，吾誰與歸！

時六年九月十五日

聖措按慶曆中滕子京謫守巴陵，治最為天下第一。政成，增修岳陽樓，屬范文正公為記。蘇子美書石，邵餘篆額，亦皆一時精筆。世謂之四絕云。又按岳陽樓既成，寶僚請大合樂，落之。子京曰：有何落成，直須凭欄大哭一番，乃快。嗟乎！夫定州之役，子京增募籍兵，慰死犒生，遷重以安，而文法吏以耗國議其後，朝廷用人如此，誠不能無慨于心。

楚實

卷三十八

廿七

第以東髮登朝，入為名諫議，出為名將帥，已稍稍展布其才，而又有范公為知己，不久報政去矣。有何可哭而卒，卒以死耶？范公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之語，或亦有為而發歟，可為永歎。

玄石山 唐李華

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山山南有佛寺寺倚松
嶺松嶺下有雲母泉泉出石中引流分渠周遍庭宇
發源如乳漚末派如淳漿烹茶漸蒸灌園漱濯皆用
之大浸不盈大旱不耗自墨山西北至石門東南去
東陵廣輪二十里盡生雲母階道路燦燦如列星
井泉溪澗色皆純白鄉人多壽考無癘病亦播之疾
奉深樂之穎川陳公天寶中與華同為諫官公性與
道合忽于權利方挂冠投簪顧華以名山之契乾元

卷三十八

八

初公貶清江丞移武陵丞華貶杭州司功恩復左補
闕上元中俱奉詔徵公自清江至武陵道路多虞詔
書不至華沂江而西次于岳陽江山延望日夕相見
思與高賢共飲雲母之泉躬耕墨山下敢違朝命
以徇私欲秋風露寒洞庭微波一聞猿聲不覺涕下
况支離多病年齒始衰願藥餌扶壽以究養生之學
事乖志負火葬子心寄懷此篇亦以書予之志也
晨登寒石嶺嶺上寒松聲朗日風雨霽高秋天地清
山門開古寺石竇含純精洞徹淨金界黃綠流玉英

澤滋藥畦茂氣染茶甌
瓊髮容髮甘露瑩心靈
借谷謝巧妙匡山徒有名
願言構蓬幕荷插引冷泠
訪道出人世招賢依福庭
此心不能已寤寐見吾兄
會結穎陽契窮年無所成
東西同放逐她豕尚縱橫
江漢阻携手天涯萬里情
恩光起樵梓西上謁承明
秋色變江楫相思紛以盈
猿啼巴丘戌月上武陵城
共根川路永無繇會友生
雲泉不可忘何日遂躬耕

張說詩曰石門墨山二山相連有禪堂道觀天下

絕境

卷三十八

九

絕境齒輪江上山迤在華容縣嘗涉巴丘首天晴
遙可見佳遊屢前諸芳月愆幽眷及此符守移權
言臨道便既携賞心客復有送行椽竹徑入陰宵
松崖上空荷草共林一色雲與峰萬變探窺石門
斷緣越沙澗轉兩山勢爭雄峯巘相顧吟藥妙靈
仙寶境華巖壑選清都西淵絕金地東敞宴池果
接園畦風煙邇臺殿高尋去石頂曠覽天宇徧千
山粉滿目百川豁對面騎來雲氣迎人去息聲戀
長揖桃源士舉世同企羨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旂又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公安毛壽登較訂

山水

太嶽武當

水經注

武當山一曰太和山亦曰崇上又曰仙室荆州圖副
記曰山形特秀異於衆嶽峯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
出蕪食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棄羅邑宰

樂寶

卷三十九

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曾水發源山麓逕越山陰
東北流注于沔

名山記曰武當山區城周迴四五百里中央有一
峯名曰崇嶺高二十餘里望之秀絕出于雲表清
朗之日然後見峯一月之間不見四五輕霄蓋其
上白雲帶其前且必西行夕而東迤倂謂之朝山
蓋以衆山朝揖之所生也

聖楷按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初修武當山宮觀成
賜名曰太嶽太和之山 御製碑文紀其事甚詳

樂寶

卷三十九

於戲山之靈跡顯晦如此古人題詠既不可見而
近日作遊記者又輒多庸淺豈文士筆墨亦爲金
銀官闕之氣所奪耶東橋伯玉元美三先生記文
雖不其佳然而眺聽老成欣慨交至勝懷宣室猶
有足感者特錄元美一歌于後云黑帝不臥玄冥
宮再佐真人燕薊中乾坤道盡出壬午日月重朗
開屯蒙入關大小七十戰一勝業已冠神功久從
北極受尊號却向西方稱寓公武當萬古鬱未吐
得吐居然歷華嵩是時豈獨疲荆襄豫梁益皆
爲忙少府如流下白撰蜀江截雲排豫章太和絕
頂化城似玉虛彷彿秦阿房南巖宏奇紫霞麗甘
泉九成差可當十年二百萬人力一捨置空山
傍鳴呼英雄御世故多術十鬼探符皆恍惚不聞
成祖帝王鬚曾借玄天師相髮漢武空懸王母過高
宗不顯宋宣和功名雖盛母乃晚混沌時來當奈
何

習家池

水經注

襄陽侯習郁魚池郁依范蠡養魚法作大陂陂長六十步廣四十步池中起釣臺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蕙於池側污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伏逗引大池水於宅北作小魚池池長七十步廣二十步西枕大道東北二邊限以高隄楸竹夾植蓮芙蓉覆水是游宴之名處也山季倫之鎮襄陽每臨北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恒言此是我高陽池故時人為之歌曰山公出何去往至高陽池日暮倒載越醉而無所知

楚寶

卷三十九

聖楷按晉永嘉三年山簡出為征南將軍都督荆湘交廣四州諸軍事假節鎮襄陽于時四方寇亂天下分崩王威不振朝野危懼簡優游卒歲唯酒是耽諸習氏荆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時有兒童歌曰山公出何許往至高陽池日夕倒載越醉而無所知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舉鞭向芍藥何如并州兒強家在并州簡愛將也夫以簡之任重憂大如此而酣飲廢時坐待傾覆事雖韻吾所不取

漢江

漢水源出隴西嶓冢山由漢中流經郿縣均州光化至襄陽城北又東南經宣城縣抵安陸州至大別山入江

楚寶

卷三十九

宋之問漢江宴別曰漢廣不分天舟移杳若仙秋虹映晚日江鷗弄晴煙積水浮冠蓋遙風逐管絃嬉遊不可極留恨此山川
王維漢江臨汎曰楚塞三湘接荆門九派通江流天地外山色有無中絕邑浮前浦波瀾動遠空襄陽好風日留醉與山翁
聖楷曰習恨留醉俱妙覺鹿門峴山諸人去人不遠

三峽 水經注

江水又東逕廣谿峽斯乃三峽之首也其間三十里
顏巖倚木厥勢殆交北岸山上有神淵淵北有白鹽
崖高可千餘丈俯臨神淵土人見其高白故因名之
天旱燃木岸上推其灰燼下穢淵中尋則降雨此峽
多稜不生北岸蓋自昔禹鑿以通江郭景純所謂巴
東之峽夏后疏鑿者江水又東逕巫縣故城南又東
逕巫峽此杜宇所鑿以通江水也郭仲產云按地里
志巫山在縣西南而今縣東有巫山將隄縣居治無

楚寶

卷三十九

五

恒故也江水歷峽東逕新崩灘此山漢和帝永元十
三年崩晉太元二年又崩當崩之日水逆流百餘里
湧起數十丈今灘上有石或圓如策或方似屋若此
者甚衆皆崩崖所隕致怒瀉流故謂之新崩灘其類
巖所餘比之諸嶺尚為殊桀其下十餘里有太巫山
非惟三峽所無乃常抗峰岷峨借嶺衡疑其翼附羣
山金築青雲更就霄漢辨其優劣耳神血涂所處山
海經曰夏后啟之臣血涂是司神于巴巴人訟于血
涂之所其衣有血者執之又帝女居焉天帝之季女

楚寶

卷三十九

六

名曰瑤姬未行而亾封于巫山之臺精魂為草實為
靈芝宋玉所謂巫山之女高唐之姬且為行雲暮為
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旦朝視之如言故為立廟
號曰朝雲其間首尾一百六十里謂之巫峽蓋因山
為名也自三峽七百里中兩岸連山略無開處重巖
曼嶂隱天蔽日自非停午夜分不見曦月至于夏水
襄陵公派阻絕王命急宣有時朝發白帝暮到江陵
其間千二百里雖乘奔御風不以疾也春冬之時則
素湍淙潭迴清倒影絕巖多生檉柘懸泉瀑布飛漱
其間清榮峻茂良多趣味每至晴初霜旦林寒澗肅
嘗有高猿長嘯屢引凄異空谷傳響哀轉久絕故漁
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沾裳江水又
東逕石門灘又東過姊歸縣之南又東過夷陵縣南
江水自建平即秭至東界峽盛弘之謂空冷峽峽甚
高峻即安都建平二縣界也其間遠望交嶺表有五
六峯參差互出上有奇石如二人像攬袂相對俗傳
兩龍督郵爭界于此安都督郵厥勢小東傾議者以
為不如也江水歷峽東逕宜昌縣之捕龍下絕岸壁

立數百丈有一火爐插在崖間望見可長數尺父老傳言昔洪水之時人薄舟崖側以餘爐插之至今猶存故先後相承謂之插窻也又東流頭灘其水並湊激奔暴魚鼈所不能遊行者嘗苦之其歌曰灘頭白勃堅相持倏忽淪沒別無期又東逕狼尾灘而歷人灘袁崧曰二灘相去二里入灘水至峻峭兩岸有青石夏沒冬出其石嶽峯數十步中悉作人面形或大或小其分明者鬚髮皆具因名曰人灘也江水又東逕黃牛山下有灘名曰黃牛灘南岸重嶺墨起巖外楚寶

八 卷三十九 七

高崖間有色如人負刀牽牛人黑牛黃成就分明既人跡所絕莫得究焉此巖既高加江湍紆迴雖途逕信宿猶望見此物故行者謠曰朝發黃牛暮宿黃牛言水路行深迴望如一矣又東逕西陵峽空都記曰自黃牛灘東入西陵界至峽口一百許里山水紆曲而兩岸高山重嶂非日中夜半不見日月絕壁或千許丈其石彩色形容多所像類林木高茂畧盡冬春猿鳴至清山谷傳響泠泠不絕所謂三峽此其一也崧嘗嘗聞峽中水疾書記及口傳悉以臨懼相戒曾

無稱有山水之美也及余來踐躋此意既至欣然始信之耳聞不如親見矣其巖嶠秀峰奇構異形固難以辭叙林木蕭森離離蔚蔚乃在霞氣之表仰矚俯聯彌習彌佳流連信宿不覺忘返目所履歷未嘗有也既自欣得此奇觀山水有靈亦當驚知已于千古矣

聖楷曰世稱瞿唐峽巫峽魁峽為三峽者誤也水經注明以廣谿峽為三峽之首以西陵峽為三峽之一則三峽當從廣谿峽巫峽西陵為確人又皆以

楚寶

八 卷三十九 八

三峽為蜀地之險不知此乃入蜀之險非蜀地也其地皆在楚境歸州巴東縣原屬巫縣地今巴東縣西九十里即巫山縣界故巫峽半在巴東惟廣谿峽與瞿唐相連然在春秋時亦屬楚也

三遊洞 白樂天序

平准西之明年冬予自江州司馬授忠州刺史微之
自通州司馬授澧州長史又明年春各祇命之罷與
知退偕行三月十日恭會於夷陵翼日微之返棹送
予至下牢戍又翼日將別未忍引舟上下者久之酒
酣開石間泉聲因捨棹進策步入欽岸初見石如疊
如削其惟者如引臂如坐幢次見泉如瀉如灑其奇
者如懸練如不絕綫遂相與維舟巖下率僕夫芟蕪
刈翳梯危絕滑休而復上者凡四焉仰聯俯察絕無

楚賈

卷三十九

九

人迹但水石相薄磷磷鑿鑿跳珠濺玉驚動耳目自
未訖成愛不能去俄而峽山昏黑雲破月出光氣含
吐互相明滅品瑩玲瓏象生其中雖有敏口不能名
狀既而通夕不寐迨旦將去憐奇惜別且歎且言知
退曰斯境勝絕天地間其有幾乎如之何俯通津絲
歲代寂寥委置罕有到者予曰借此喻彼可為長太
息豈獨是哉豈獨是哉微之曰誠哉是言矧吾人難
相逢斯境不易得今兩偶於是得無述乎請各賦古
詩二十韻書于石壁仍命予序而紀之又以吾三

入始遊故因為三遊洞在峽州上二十里北峯下
兩崖相厥間欲將來好事者知故備書其事

歐陽修三遊洞詩曰漾檝沂晴川捨舟緣翠嶺探
奇冒層嶮因以窮人境弄舟終日愛春山徒見青
蒼杳鸞間誰知一室煙霞裏乳竇雲腴凝石髓蒼
崖一徑橫查渡翠壁千尋當戶起昔人心賞為誰
留人云山阿跡更幽青蘿綠桂何岑寂山鳥嚶嚶
不驚容松鳴澗底自生風日出林間來炤席仙境
難尋復易迷山回路轉幾人知惟應洞口春花落

楚賈

卷三十九

十

流出巖前百丈谿

青谿 水經注

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谿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
之東有濫泉。即青谿之源也。口徑數丈。其深不測。其
泉甚靈。潔至于炎陽。有亢陰雨。無時以穢物投之。輒
能暴雨。其水導源東流。以深出青山。故以青谿為名。
尋源浮谿。奇為深峭。盛弘之云。稠木傍生。凌空交合。
危樓傾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于青林之下。巖後流
聲于白雲之上。遊者嘗若目不周。翫情不給。賞是以
林徒棲託雲客。宅心泉側。多結道士。精虛焉。

楚寶 卷三十九

聖楷按臨沮縣。即今南漳縣是也。青谿在縣西南
五十里。其山高峻。東有泉。今地志作清谿山。

玉女泉

玉女泉在應城縣西南六十里。一名溫泉。流分三池。
李白安州應城玉女湯作日神女。歿幽境。湯池流
大川。陰陽結炭。造化開靈。泉地。腐爛。朱火。沙傍
敲。素煙。沸珠。躍明月。皎鏡。滿空。天氣。清。蘭。芳。滿。色
深。桃花。然。精。覽。萬。殊。入。潛。行。七。澤。連。愈。疾。功。莫。尚
變。盈。道。乃。全。濯。濯。氣。清。泚。晞。髮。弄。潺。湲。散。下。楚。王
國。分。澆。宋。玉。田。可以。奉。巡。幸。奈何。隔。窟。偏。獨。隨。朝
宗。水。赴。海。輪。微。洞。

楚寶 卷三十九

聖楷曰。凡溫泉所在。其下必有硫黃。或丹砂。白礬
為之根。乃蒸為暖流。按漁隱叢話云。惟新安黃山
是硫砂泉。春時水即微紅色。可煮茗。長安驪山是
礬石泉。不甚作氣。今太白詩云。氣浮蘭茝。滿色深
桃花。然則玉女湯。定是丹砂耳。又按天寶六載。更
驪山溫泉。為華清宮。故有遠隔窟偏之歎。

仲宣樓

仲宣樓在荊州城東南隅舊名望江樓宋陳亮咨始
易今名以王仲宣嘗後劉表于荊州作登樓賦故也
或云在襄陽又云在當陽

王粲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兮聊假日以消憂
覽斯宇之所處兮實顯敞而寡仇挾清涼之通浦
兮倚曲沮之長洲背墳衍之廣陸兮臨臬隰之沃
流北彌陶牧西接昭丘華實蔽野黍稷盈囷雖信
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連紛濁而遷逝兮

楚寶

卷三十九

十一

漫踰紀以迄今情眷眷而懷越兮孰憂思而可任
憑軒檻以遙望兮向北風而開襟平原遠而極目
兮蔽荆山之高岑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濟
深悲舊鄉之東隔兮涕橫墜而弗禁昔尼父之在
陳兮有龜與之歎音鍾儀幽而楚奏兮莊鳥顯而
越吟人情同而懷土兮豈窮達而異心惟日月之
逾邁兮俟河清其未極吳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術
而勵力懼匏瓜之徒懸兮與井渫之莫食步接遲
以待倚兮白日忽其將置風蕭瑟而並興兮天慘

慘而無色獸狂顧以求羣兮鳥相鳴而舉翼原野
聞其無人兮征夫行而未息心悽愴以感發兮意
切坦而憐惻循階除而下降兮氣交憤於胸臆夜
參半而不寐兮悵盤桓以反側

楚寶

卷三十九

十四

黃鶴樓 唐開伯理

州城西南隅有黃鶴樓者圖經云費祿登仙嘗駕黃鶴返憩於此遂以名樓事列神仙之傳迹存迹異之志觀其聳構巍峩高標龍從上倚河漢下臨江流重簷翼舒四閣霞敞坐窺井邑俯拍雲煙亦荆吳形勝之最也何必類鄉九柱東陽八詠乃可賞觀時物會集靈仙者哉刺史兼侍御史淮西租庸使荆岳沔等州都團練使河南穆公名寧下車而亂繩皆理發號而庶政其疑或逶迤退公或登車送遠遊必於是矣

楚寶 卷三十九

必於是極長沙之浩浩見泉山之累累王室載懷思仲宣之能賦仙蹤可揖嘉叔偉之芳塵迺喟然歎曰黃鶴來時歌城郭之並是浮雲一去惜人世之俱非有命抽毫紀茲貞石時皇唐永泰元年歲次大荒落月孟夏日庚寅記

聖楷按黃鶴山一名黃鶴山自南朝已著樓故因山得名矣記語嘉叔偉之芳塵引用梁任昉記所謂駕鶴之賓乃荀叔祿非文祿也費祿字文祿

南樓 宋陸游

扼集於南樓在儀門之南石城上一曰黃鶴山制度閎偉登望尤勝鄂州樓觀為多而此獨得江山之要會山谷所謂江東湖北行盡圖鄂州南樓天下無是也下闕南湖荷葉彌望中為橋曰廣平其上皆列肆兩傍有水閣極佳往山谷云凭欄十里芰荷香謂南湖也是日蚤微雨晚晴二十八日同章冠之秀才甫登石鏡亭訪黃鶴樓故址石鏡亭者石城山一隅正枕大江其西與漢陽相對止隔一水人物草木可數

楚寶 卷三十九

唐沔州治漢陽縣故李太白沔州泛城南郎官湖詩序云白遷于夜郎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令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其後沔州廢漢陽以縣隸鄂州周世宗平淮南得其地復以為軍太白詩云誰謂此水廣狹如一疋練江夏黃鶴樓青山漢陽縣人語猶可聞故人面可見形容最妙漢陽負山帶江其南小山有僧寺者大別山也又有小別謂之二別云黃鶴樓舊傳費祿飛升於此後忽乘黃鶴來遊故名樓號為天下絕景以崔顥詩策傳而

太白奇句得於此者尤多今樓已廢故址亦不復存
問老吏云在石鏡亭南樓之間正對鸚鵡洲猶有可
想見其地樓傍李監篆石刻獨存李白登此樓送孟
浩然詩云孤帆遠映碧山盡惟見長江天際流蓋帆
檣映遠山尤可觀非江行久不能知也復與冠之出
漢陽門游仙洞止是石壁數尺皆直裂無洞穴之狀
舊傳有仙人隱其中嘗啓洞出游老兵遇之得黃金
數餅後化為石東坡先生有詩紀其事初不云所遇
何人且太白固已云頗聞列仙人於此學飛術一朝

楚寶 卷三十九 七

向蓬海千載空石室今鄂人謂之呂公洞蓋流俗附
會也有道人澶州人結廬洞側設呂公像其中洞少
南即石鏡山麓廬頑石也色黃赤皴駁了不能鑑物
可謂浪得名者

鸚鵡洲

鸚鵡洲在江夏城西大江中禍衡嘗為太守黃祖作
鸚鵡賦攬筆而作文無加點辭乘其麗後祖殺之蔡
于此洲故名或云即殺于洲上
李白望鸚鵡洲懷禍衡曰魏帝營八極蟻視一禍
衡黃祖斗筭人殺之受惡名吳江賦鸚鵡落筆超
羣英鏘鏘振金玉句句欲飛鳴鸚鵡啄孤鳳千春
傷我情五嶽起方寸隱然詎可平才高竟何施寡
識冒天刑至今芳洲上蘭蕙不忍生

楚寶 卷三十九 八

大別山

大別山在漢陽縣東北半里許乃江漢合流處山若巨鰲浮水上晴川閣踞其首方亭踞其背登眺之美各極其致禹貢內方至大別左傳吳伐郢楚子濟漢而陣自小別至大別即此處也相傳山上舊有城乃三國吳江夏太守陸渙所治漢口市即古却月城也蘇東坡大別方丈銘曰閉目而視日之所見冥冥蒙蒙掩耳而聽耳之所聞隱隱隆隆耳目雖廢見聞不斷以搖其中就能閉目而未嘗視如鑑寫容

楚寶

卷三十九

九

孰能傾耳而未嘗聽如穴受風不視而見不聽而聞根在塵空湛然虛明遍昭十方地獄天堂蹈冒水火出入金石無往不通我觀大別三門之外大江方東東西萬里千溪百谷為江所同我觀大別方丈之內一燈常紅門閉不開光出于隙擘如長虹問何為然咲而不答寄之言聲但見麗然秀斜月面純漆點瞳我作客相其木魚與其鼓鐘

郎官湖

唐李白

白遇故人尚書郎張謂出使夏口沔州牧杜公漢陽宰王公觴于江城之南湖樂天下之再平也方夜水月如練清光可掇張公殊有勝槩四望超然乃顧白曰此湖古來賢豪游者非一而枉踐佳景寂寥無聞夫子可為我標之嘉名以傳不朽白因舉酒酌水號之曰郎官湖亦由鄭圃之有僕射陂也席上文士輔翼岑靜以為知官乃命賦詩紀事刻石湖側將與大別山共相磨滅焉詩曰張公多逸興共泛沔城隅當

楚寶

卷三十九

十

時秋月好不裁武昌都四坐醉清光為歎古來無郎官愛此水因號郎官湖風流若未減名與此山俱

秋興亭 唐賈至

在陽而舒在陰而慘性之營也履險而慄涉夷而恭
情之變也親揖讓而退親交戰而競日之感也聞韶
競而和聆鄭衛而靡耳之動也夫其舒則洽慘則悴
慄則止恭則通退則無咎競則有悔和則安樂靡則
憂危性情耳目優劣若此故君子慎於處謹視聽焉
沔州刺史賈載否家之良也理沔州未替月而政和
於訟堂之西因高構宇不出庭戶在雲霄矣却負大
別之固俯視滄海之沒閱吳蜀樓船之股鑿荆衛叢

楚寶 卷三十九

澤之大亦有旨哉性得情適耳虞目開且處動則倦
理倦莫若靜處靜則明惟明以理動竄則變變則通
通則久今沔州需府恬而神用爽政是以和觀其前
戶後騰順開闢之義簡也上棟下宇無雕琢之飾儉
也簡起于智儉近于仁仁智居之何陋之有况乎當
發生之晨則攢秀木于高砌見翼其鳴矣處壘榭之
月則納清風于洞戶見暑之徂矣在搖落之時則俯
顯氣于軒檻見火之流矣血嚴凝之節則栝同雲于
扁閣見雲之紛矣政成頌清體安心逸而詩人之興

嘗在嘗時之興秋興最高因以命亭焉予自巴丘微
赴宣室歇鞍崇樹之側解帶竹林之下嘉其俛仰美
其動息乃命進牘抽毫志之

聖楷按秋興亭在鳳栖山巔其東有雙松亭又有
清光亭在郎官湖有楚波亭在吳王磯大禹廟側
又有湧月亭有煙波亭皆登臨勝地今遊人止知
有晴川樓亦陋矣哉

楚寶 卷三十九

東坡 宋 遊記

自州門而東，崗壑高下，至東坡則地勢平曠，開豁東起一壘，頗高，有屋三間，一龜頭曰居士亭，亭正而南，一堂頗雄，四壁皆畫，雲堂中有蘇公像，烏帽紫裘，橫按筇杖，是為雲堂。東大柳，傳以為公手植。正南有橋，勝曰小橋，以莫忘小橋流水之句得名。其下初無渠澗，遇雨則有涓流，耳舊止片石布其上，近輒增廣為木橋，覆以一屋，頗敗人意。東一井曰暗井，取蘇公詩中「走報暗井出之句」，泉寒熨膚，但不甚甘。又有四

楚寶

卷三十九

廿三

望亭正與雲堂相直，在高阜上，覽觀江山，為一絕之。亭名見蘇公及張文潛集中。坡西竹林，古氏故物。號南坡，今已殘，伐無幾地，亦不在古氏矣。出城五里至安國寺，蘇公所嘗寓，兵火之餘，無復遺跡。惟遠寺茂林，啼鳥似猶有當時氣象也。絕集于樓，霞樓，蘇公樂府云：「小舟橫截春江去，臥看翠壁紅樓起。」正謂此也。下臨大江，煙樹微茫，遠山數點，亦佳處也。樓頗華潔，先是罷有慶瑞堂，謂亦故相所生之地，後毀以新。此樓酒味殊惡，然文潛乃極稱黃州酒，以為自京師

之外無過者，豈文潛謫黃時適有佳匠乎？循小徑繞州宅之後，至竹樓，規模甚陋，不知常王元之時亦止此。耶樓下稍東，即赤壁磯，亦茅岡爾，畧無草木，故韓

子蒼侍制詩云：「豈有危巢與栖鶻，亦無陳迹但飛鷗。」此磯圖經及傳者皆以為周公瑾敗曹操之地，然江上多此名，不可考。質李太白赤壁歌云：「烈火張天照雲海，周瑜於此敗曹公。」不指言在黃州，蘇公尤疑之。賦云：「此非曹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樂府云：「故壘西邊人道是。」當日周郎赤壁蓋一字不輕下。如此至韓

楚寶

卷三十九

廿四

子蒼云：「此地能阿瞞走，則真指為公瑾之赤壁矣。」又黃人實謂赤壁曰蒼鼻，尤可疑也。晚復移舟菜園步，又遠竹園三四里，蓋黃州臨大江了無港灣，可泊或云舊有灣，罷官厭客故塞之。聖楷曰：「赤壁在今嘉魚縣西石頭口是也。」詳具子赤壁考中，故不再見。

竹樓 宋王禹偁

黃岡之地多竹大者如椽竹工破之剝去其節用代陶瓦比屋皆是以其價廉而工省也于城西北隅雉堞圯毀蒸莽荒穢因作小竹樓二間與月波樓通達春山光平挹江湖幽閒適處不可具狀夏宜急雨有瀑布聲冬宜密雪有碎玉聲空鼓琴琴調虛暢空詠詩詩韻清絕空圍碁子聲丁丁然空投壺矢聲錚錚然皆竹樓之所助也公退之暇披鶴氅戴華陽巾手執周易一卷焚香默坐銷遣世慮江山之外第見風

楚寶

卷三十九

廿五

帆沙身煙雲竹木而已待其酒力醒茶煙歇送夕陽迎素月亦謫居之勝槩也彼奔雲落星高則高矣井幹麗譙華則華矣止于貯妓女藏歌舞非駭人之事吾所不取吾問竹工云竹之為瓦僅十稔若重覆之得二十稔噫吾以至道乙未歲自翰林出滁上丙申移廣陵丁酉又入西掖戊戌歲除日有齊安之命已亥閏三月到龍四年之開奔走不暇未知明年又在何處豈懼竹樓之易朽乎幸後之人與我同志嗣而葺之庶斯樓之不朽也咸平二年人月十五日記

杯樽

郎亭西乳有飛石石臨水浸叟構石顛以為亭石有家顛者因修之以藏酒士源愛之命為杯樽乃為士源作杯樽銘銘曰宸顛之石在吾亭上天全其覆實有殊狀如寶而底似傾幾欲非曲非方不準不規孟公高賢命曰杯樽漫叟作銘常欲何言時俗僥狡日益偽薄謹能杯飲共守淳樸

杯湖

杯湖東抵杯樽西侵退谷北匯樊水南匯郎亭有菱

楚寶

卷三十九

廿

有荷有蕖有蒲方一二里能浮水與漫叟自杯亭遊退谷必泛此湖以湖在杯樽之下遂命曰杯湖銘曰誰遊江海能厭其大誰泛杯湖能厭其小故曰人不厭者君子之道於戲君子不厭之死雖千歲其行可師可厭之類不獨為害死雖萬死獨堪污穢或問作銘意畫此賦否欲為人厭者勿泛杯湖

退谷

杯湖西南是退谷谷中有泉或激或懸為寶為淵滿谷生毒木又多毒藤紫之始入谷口令人忘還時士

源以漫。更退修耕釣。愛遊此谷。遂命曰退谷。元子作銘。以顯士源之意。銘曰。誰命退谷。孟公士源。孟公之意。漫更知焉。公與漫更。心進跡退。公懼漫更辭小受。大於戲。退谷獨為吾規。干進之客。不能遊之。何人作銘。銘之谷口。荒浪者歟。退谷漫更。

聖楷按元次山又有招孟武昌詩云。漫更作退谷。銘指曰。干進之客。不能遊之。作杯湖銘指曰。為人厭者。勿泛杯湖。孟士源嘗黜官。無倚干進。在武昌不為人厭。可遊退谷。可泛杯湖。故作詩招之。風霜

筆實

卷三十九

七

枯萬物。退谷如春時。窮冬涸江海。杯湖澄漪漪。湖盡到谷口。單船近塔墀。湖中更何好。坐見大江水。款石為水涯。半山在湖裏。谷口更何好。絕壑流寒泉。松桂蔭茅舍。白雲生坐邊。武昌不干進。武昌人不厭。退谷正可遊。杯湖任來汎。湖上有水鳥。見人不飛鳴。谷口有山獸。往往隨人行。莫將車馬來。令我鳥獸驚。

異泉 元結

天寶十三年春。至夏甚旱。秋至冬積雨。西塞西南有迴山。山顛是秋崩。拆有穴。出泉。泉垂流三四百仞。淳江中可望於戲陰陽。早雨時。異以至。柔破至。堅事異。以至下。處至高。理異。故命斯泉曰異泉。銘于泉上。其意豈獨旌異而已乎。銘曰。何故作銘。銘于異泉。為其當不可。開拆石出焉。何用作銘。銘于異泉。為其常不可。下窟高流焉。君子之德。顯與晦殊。為此銘者。忘道也歟。

筆實

卷三十九

七

聖楷按西塞山在武昌大冶縣東九十里。舊志云。高百六十尺。周三十七里。江夏風俗記云。延連江側。東望偏高。謂之西塞。西塞指西為回山。上有飛雲三洞。上洞出雲。中洞出水。下洞出風。一名晴玕洞。元結避難于此。稱晴玕子云。陶峴西塞山下迴舟詩云。匡廬舊業是誰主。吳越新居安此生。白髮數莖。未得青山一望計。還成鴉翻楓葉夕。陽動鷺立蘆花秋。水明從此捨舟何所詣。酒旗歌扇正相迎。

楚寶名祀論次

狄仁傑爲江南巡撫使。吳楚淫祠千七百。易止。晉夏禹吳太伯季札伍員四祠而已。予欲其意于楚山川之神存其六于古帝王存其四于古大臣。忠于社稷者存其五于仁傑所留者止。夏禹一人仁傑所未及。而予獨存之者。申包胥一人。蓋亦存乎時與地。爾述名祀第二十三凡一卷。

名祀一

南嶽衡山神 大嶽武當山神

楚寶

名祀論次

太昊帝伏羲 炎帝神農 虞帝舜

黃陵湘妃 大禹 黃牛神

楚申大夫 三閭大夫 洞庭神

諸葛武侯 關帝 岳武穆王

青溪龍女

楚寶名祀論次終

楚寶卷四十

明 梁谿高世泰 楚旂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同邑夏楷較訂

名祀

南嶽衡山神

南嶽衡山者五嶽之一也。其來尚矣。至於軒轅。乃以濤霍之山爲其副焉。故爾雅云。霍山爲南嶽。至漢武南巡。又以衡山爲遠道。隔江漢。於是徙南嶽之祭於

楚寶

名祀論次

廬江。焉山此亦承軒轅副義也。湘中記云。上承冥宿。銓德均物。故名衡山下。踞離宮。攝位火鄉。故號南嶽。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威神堂堂。蔭映我我。是以宅藪神靈。室宇仙羅。而南方之山。衡獨爲宗也。

洪武三年

太祖高皇帝命祀南嶽文曰。衡之爲嶽。磅礴中國之南。參穹靈秀。形勢巍然。古帝王若天時。察地利。以安生民。故祀之於嶽。則誠於禮。則安自唐始。加封號。歷代相因。曩者元君。失取海內。非泐生民塗炭。

余起布衣承

上天○后土○之命○百神○降○若○削○平○暴○亂○正○位○稱○尊○奉○

地○享○鬼○神○統○一○人○民○法○當○式○古○今○寰○宇○既○濟○特○修○

祀○儀○因○神○有○歷○代○之○封○號○詳○之○再○三○畏○不○敢○效○蓋○

神○與○穹○壤○同○始○靈○鎮○南○方○不○知○歲○月○幾○何○神○之○所○

以○靈○人○莫○能○測○必○受○命○于○
上天○后土○為○人○君○者○何○敢○預○焉○余○懼○不○敢○加○號○特○以○

南○嶽○衡○山○名○其○名○依○時○祀○神○惟○神○鑒○之○
杜○甫○望○嶽○詩○曰○南○嶽○配○朱○鳥○秩○禮○自○百○王○歟○吸○領○

地○靈○瀕○洞○半○炎○方○邦○家○用○祀○典○在○德○非○馨○香○巡○狩○

何○寂○寥○有○虞○今○則○亾○泊○吾○隘○世○網○行○遊○越○滿○湘○鴻○

日○絕○壁○出○漾○舟○清○光○傍○祝○融○五○峯○尊○峯○降○次○低○昂○

紫○蓋○獨○不○朝○爭○長○業○相○望○恭○聞○魏○夫○人○羣○仙○夾○翔○

翔○有○時○五○峯○氣○散○風○如○飛○霜○牽○迫○恨○修○途○求○暇○杖○

崇○岡○冠○來○觀○命○駕○沐○浴○休○玉○堂○三○歎○問○麻○子○曷○以○

贊○我○皇○牲○璧○忍○衰○俗○神○其○思○降○祥○

韓愈○謫○衡○嶽○廟○遂○宿○嶽○守○曰○五○嶽○祭○秩○皆○三○公○四○

方○瑤○鎮○嵩○當○中○火○維○地○荒○足○妖○怪○天○假○神○柄○專○其○

雄○噴○雲○泄○霧○藏○半○菴○雖○有○絕○頂○誰○能○窺○我○來○正○逢○

秋○雨○節○陰○氣○晦○昧○無○清○風○潛○心○默○禱○若○有○應○豈○非○

正○直○能○感○通○須○臯○靜○掃○衆○峯○出○仰○見○突○兀○撐○青○空○

紫○蓋○連○延○接○天○柱○石○廡○騰○擲○堆○祝○融○森○然○魄○動○下○

馬○拜○松○栢○一○逕○趨○靈○宮○粉○牆○丹○桂○動○光○彩○鬼○物○圖○

畫○瑣○青○紅○升○階○僮○僕○薦○脯○酒○欲○以○菲○薄○明○其○衷○廟○

令○老○人○識○神○意○睢○盱○伺○能○鞠○躬○手○持○杯○瓊○尊○我○

柳○云○此○最○吉○餘○難○同○竄○逐○蠻○荒○幸○不○死○衣○食○纔○足○

甘○長○終○侯○王○將○相○望○久○絕○神○縱○欲○福○難○為○功○夜○投○

佛○寺○上○高○閣○星○月○掄○映○雲○曠○隴○猿○鳴○鼓○動○不○知○曙○

杲○杲○寒○日○生○于○東○

太嶽武當山神

太嶽武當山者在均州南一百二十里山初不以岳名永樂十六年十二月勅修武當山宮觀成始特賜名曰太岳太和之山又即天柱峰頂冶銅為殿飭以黃金範真武像於中選道士二百人供洒掃給田二百七十七頃併耕戶以贍之每宮設提點一人秩正六品

永樂十六年

成祖文皇帝御製太岳太和山碑文曰蓋開大而無

楚寶

卷四十一

四

迹之謂聖妙不可測之謂神是故行乎天地統乎陰陽出有入無恍惚翕張矚目取月鼓風駕霆倏而為雨忽而為雲禦災捍患驅沴致祥調運四時橐籥萬彙陶鑄羣品以成化工者若北極之神是已神本天一之化生而神靈聰以知達明以察微潛心會道志契太虛茲山舊名太和謂非玄武不足以及之故名曰武當踰躡八百餘里列七十二峯三十六巖之奇峭二十四澗之幽邃峯之最高曰天柱境之巖勝曰紫霄南巖上出遊氛下臨絕

壑跨洞天清虛陸福地之深宵紫霄南巖皆有宮又自南巖北下三十里有五龍宮又四十里祇山趾有真慶宮元末悉燬于兵燹荆榛瓦礫廢而不舉天啟我國家

皇考太祖高皇帝以一旅定天下神陰翊顯佑靈明赫奕肆朕起義兵靖內難神輔相左右風行霆擊共蹟其著暨卽位之初茂錫景貺益加炫耀嘉生駢臻灼有異徵朕夙夜祇念罔以報神之休肅命臣工卽五龍之東數十里建玉虛宮天柱之嶺治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銅為殿飾以金泥範神之像享祀無極上以殷薦皇考妣在天之靈下以為海內臣庶逐休祉也已公安袁小修遊太和記曰遊侶問玄帝所自出余曰黃帝之子昌意娶蜀山之女生高陽氏君弱水之鄉陶七河之津是為玄帝也役御百神召至雷電乘結元之車周旋八外諸有洞壑之山陰宮之丘皆移安息之石封而填之鑄羽山銅為寶鼎以獻于神峰大約與黃帝鑄鼎首山事同陶貞白與楊許諸仙往來親得共說而紀之尚有可信若夫

淨樂園王之說。但其誓足存者。自古山澤之起。冲
舉者多。惟帝王絕少。而黃帝祖孫皆耕成乘雲。馳
手碧落。似別有家學。脉絡彼秦皇漢武。不得其術。
而以薦帶望神山。以淫胎飲浩露。安乎疎天親地。
究冠玄壤也。今黃帝之跡。相望而玄帝隱于育說。
悠悠無知者。余故脩為拈出。

太昊帝伏羲

伏羲廟在景陵縣東北七十里。五華山上。晉習鑿齒
云。昔伏羲葬于南。觀此固其冠劍佩。鳥之鄉也。志云
縣本古風國。其後裔封此。因而祀之者非。

胡寅伏羲廟記曰。古祭法之義。有報而無祈。非仁
與知。孰能與於此哉。德莫盛于五帝。而庖羲為首。
蓋三千餘歲于茲矣。景陵祀未詳肇始。考聖德之
所建。萬世衣被。則有民者。亦何可不祀耶。昔司
馬遷作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五人焉。其言曰。孔

子所告。宰子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帝
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時見于他說。善乎入
之論曰。判古者之昏。當折衷于仲尼。繫易歷叙制
罷致用。兼濟生民者。獨稱義農黃帝堯舜氏。蓋以
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所載。特形容之
虛語爾。烏得與義農比哉。豈遷有見于尚書之斷
自唐堯而無見于易之首稱庖羲歟。故凡人論道
議事。一折衷于仲尼。則無失者。置仲尼而取史籍
所載。及他說為據。未有能臻其當也。然則論義為

帝首蓋祖諸仲尼耳謹按庖羲風姓生于成紀母日華哥推木德繼天而王號曰太昊都于宛丘河中龍馬負圖帝乃則之畫八卦分三才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以著開物成務之道龜為卜著為筮時當洪荒人民睢于禽獸同居未知倫理養生帝始推擇聖賢可共代天工者得金提島明視默紀通仲起陽候以為輔佐始有書契代結繩之政建官分職以龍紀昭布天下統民治事始教民稼穡用僂皮為禮始教民作網罟佃漁養馬牛羊豕

堯

八卷四十一

狗鷄充庖薦神祇在位百有十年羣生和洽各安其性民到于今蒙賴日用之實非虛語也可謂盛德矣哉是空載之祀典昭其報于岡極矣嗚呼漢唐而後道術不明異端並作學士大夫昧于鬼神之情狀凡狀敗倫理耗教斯人下俚淫祠巫祝所託以竊衣食者則相與推尊祇奉徽冀福利至于古先聖帝明王有功有德仁人義士扶世道民不可忘也則湮沒而莫之承或文具而莫致其享繩邑長吏政教不善咸傷和氣一有水旱蟲火之

災。顧。汲。汲。然。旅。旅。資。擊。跪。拜。晚。謁。諸。僭。僚。適。會。災。變。自。止。因。卽。以。為。土。木。之。賜。禱。禱。之。效。日。滋。日。迷。正。理。大。壞。復。州。焦。侯。惟。正。秉。心。純。摠。民。惠。在。繩。三。歲。人。和。年。豐。會。紹。興。十。二。年。合。宮。赦。令。詔。長。史。修。繕。境。內。祠。廟。侯。曰。莫。先。于。庖。羲。氏。矣。鳩。工。闡。事。肅。給。告。成。有。尊。報。之。誠。心。無。希。望。之。誦。意。庶。幾。於。知。古。道。憫。俗。失。良。二。千。石。也。乃。推。明。帝。德。之。本。列。號。之。正。經。史。之。是。非。使。刻。之。堅。珉。以。示。來。者。

堯

八卷四十一

九

炎帝神農

炎帝陵在衡州鄧縣康樂鄉宋乾德中建廟以祝融配享置守陵戶國朝洪武四年洪烈元年俱遣官奠祀修陵荆州記又稱神農生于隨州厲鄉今隨州亦有炎帝廟

魯鵠齡神農陵記曰神農氏始教民稼穡交易蜡祭醫藥開萬世衣食相生相養之原凡後世有天下者皆祀之而新即位者則告焉示不忘本也今上即位遣臣賚香幣祝詞求其陵行祝告之禮而

楚寶

卷四十一

十

陵在衡州之鄧縣鄧縣故深僻若獠洞然自衡舍舟陸行越峻坂涉深壑五宿始至又三宿始將事畢事始若釋重負然猶不敢慢忽遂躅步山麓見有石壁高三尋許廣半之正而直立咸指為塚門又上少許有古杉二株一葉一枯其大數十圍高不可計根節如鐵石或以為異人所種莫敢剪伐杉下有墳壇下有蠟蓋傳有之後漸更置或能言更置之繇而未詳也至問陵之所始訖莫能對

退就館取縣志觀之亦落莫不載以問鄧諸生有

進而前者對曰聞諸長老言宋太祖求帝王之應祀者獨神農氏陵不可得一夕夢神人載一笠持兩火訴不血食覺而問羣臣皆曰茲非炎帝乎火位南方空往南求焉遂遣使者至長沙衡山之境求不獲將歸遇二老人引而指示之曰是炎帝塚也忽不見使者還報即遣祀之遂成典故噫斯亦近于誣也雖然殷高宗夢得傳說遂舉為良弼孔子夢見周公卒明其道以教萬世繇是以觀則宋

楚寶

卷四十一

上

太祖之事亦精神所感有然也不可以弗信矧炎帝之德澤萬世亦被其神在天無所求而不獲今苟循其故典務盡誠以享焉有不洋洋昭格者乎余故存其說以告後之來祀者第宜盡誠焉爾陵之是否置弗辨可也

虞帝舜

帝舜陵在道州靈遠縣九疑山秦皇漢武皆望祀焉
宋時禁樵採置守陵五戶國朝重建廟于簫韶峰

蔡邕九疑山碑文曰巖巖九疑峻極于天觸石磨
合輿播建雲時風嘉雨浸潤于民岱岱南土實賴
厥助逮于虞舜聖德光明克諧頑傲以孝蒸蒸師
錫帝世堯而授徵受終文祖璇璣是承太階以平
人以有終遂莖九疑解體而升登此崔嵬託靈神

蔡實

八卷四十一

主

仙

唐呂溫贈清舜廟狀曰右臣謹按地圖舜陵在九
嶷之山舜廟在太陽之溪舜陵古老已失太陽溪
今不知處秦漢以來置廟山下年代寢遠祠宇不
存每有詔書令州縣致祭奠醑荒野恭命而已豈
有盛德大業百王師表沒投荒裔陵廟皆無臣謹
遵舊制於州西山上已立廟訖特望天恩許蠲免
近廟三五家令歲時掃灑以為恒式豈獨表聖德
及于萬代寔欲彰陛下玄澤被于無窮謹錄奏聞

黃陵湘妃

黃陵廟在長沙湘陰縣北四十里古昔所創以祀虞
舜二妃國朝因之每歲六月十四日致祭墓在君

史記曰秦始皇二十八年乃西南渡淮水之衡山
南祀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
曰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
於是始皇大怒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楸楮其
山上自南祀武關歸

蔡實

八卷四十一

主

韓愈黃陵廟碑曰湘旁有廟曰黃陵自前古以祠
堯之二女舜二妃者庭有石碑斷裂分散在地其
文剝缺攷圖記言漢荆州牧劉表景升之立題曰
湘夫人碑今驗其文乃晉太康九年又其額曰虞
帝二妃之碑非景升立者秦博士對始皇帝云湘
君者堯之二女舜妃者也劉向鄭玄亦皆以二妃
為湘君而離騷九歌既有湘君又有湘夫人王逸
之解以為湘君者自其水神而謂湘夫人乃二妃
也從舜南征三苗不及道死沅湘之間山海經曰

洞庭之山帝之二女若之郭璞疑二女者帝舜之
后不當降小水爲其夫人因以二女爲天帝之女
以余攷之璞與王逸俱失也堯之長女娥皇爲舜
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空降曰夫人也故九
誨辭謂娥皇爲君謂女英帝子各以其盛者推言
之也禮有小君君母明其正自得稱君也書曰舜
陟方乃死傳謂舜昇道南方以死或又曰舜死葬
蒼梧二妃從之不及溺死沅湘之間余謂竹書紀
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昇也謂昇天也書曰殷禮

楚賈

八卷四十一

五

陟配天言以道終其德協天也書紀舜之沒云陟
者與竹書周書同文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
陟爲苑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南巡而死空言
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以此謂舜苑葬蒼梧於時二
妃從之不及而溺者皆不可信二妃既曰以謀語
舜脫舜之厄成舜之聖堯死而舜有天下爲天子
二妃之力空嘗爲神食民之祭今之渡湖江者莫
敢不進禮廟下元和十四年春余以言事得罪黜
爲潮州刺史其地于漢實南海之揭陽厲妻所飛

懼不得脫死過廟而禱之其冬移袁州刺史明年
九月拜國子祭酒使以私錢十萬抵岳州願易廟
之圯榭腐瓦於刺史王堪長慶元年刺史張愉自
京師往與愉故善謂曰丐我一碑石載二妃廟事
且令後世知有子名愉曰諾既至州報曰碑謹具
遂篆其事俾刻之

又祭湘君湘夫人文曰維元和十五年歲次庚子
十月某日朝敬大夫守國子祭酒護軍賜紫金魚
袋韓愈謹使前袁州軍事判官張得一以清酌之

楚賈

八卷四十一

五

冀敢昭告于湘君湘夫人二妃之神前歲之春愈
以罪犯黜守潮州懼以譴死且虞海山之波霧瘴
毒爲災以隕其命舟次祠下是有禱于神神享
其襄賜以吉卜曰如汝志蒙神之福啟帝之心去
潮卽袁今又獲位于朝復其章綬退思往昔竇發
孽寐凡三年於今乃合夙夜怵惕敢忘神之庇庇
伏以祠宇毀頽憑附之質丹青之飾暗昧不圭不
稍靈明外無四垣堂陸頹落半余入室居民行齋
不來祭享輒敢以私錢十萬修而作之舊碑斷折

其半作他文字缺殘幾不可讀謹修而蘇之廟成
之後將求玉石仍刻舊文附銘其陰以大振顯君
夫人之威神以報靈德俾民承事萬世不怠惟神
其鑒之

聖楷曰湘君湘夫人始見于屈原九歌再見于秦
博士之對其神可謂昭明不爽者矣韓退之身蒙
其福為之詳辨稱謂亦似有據然蒼梧淚竹之蹟
傳之沅湘甚久既有其神不可謂無其事也諸家
載記自不必泥

大禹

大禹廟在漢陽大別山麓宋紹興中司農少卿張體
仁以江漢朝宗皆禹功建廟祀之以益稷配元大德
八年重建林元有記

杜甫禹廟詩曰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
橘柚古屋畫龍蛇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
乘四載疏鑿控三巴

楚志曰漢陽縣北柏泉寺有大禹時植柏故名又
云大別寺元虞伯生有詩則元時柏尚存也

聖楷按禹貢云荆及衡陽惟荊州江漢朝宗于海
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又云道嶠冢至
于荆山內方至于大別岷山之陽至于衡山過九
江至于敷淺原又如所云滄浪三澨東陵皆楚地
據此則大禹疏鑿之功舟車楫楫之迹半在于楚
明矣乃無識者猶謂玄夷蒼水之使為不足徵响
嶽山尖之碑為無從索是何異痴人說夢也廟食
于楚固空百世然古昔登高作賦未有興言及此
者惟杜少陵蜀中禹廟一詩可誦故附見之

黃牛神

黃陵廟一名黃牛廟在夷陵州西九十里黃牛峽相
德神佐禹治水廟食于此

諸寫亮黃陵廟記曰僕躬耕南陽之畝遂蒙劉氏
顧草廬勢不可却計事善之於是情好日密相拉
總師趨蜀道履黃牛因觀江山之勝亂石排空驚
濤拍岸欽巨石于江中崔嵬噴沓列作三峯平治
澤水順道其道非神扶助于禹人力奚能致此耶
僕縱步環覽乃見江左大山壁立林麓峰巒如畫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熟視于大江重復石壁間有神像影現焉鬚髮鬍
鬚冠裳宛然如彩畫者前暨一旌旗右駐一黃犢
猶有董工開導之勢古傳所載黃龍助禹開江治
水九載而功成信不誣也惜乎廟貌廢去使人太
息神有助禹開江不事鑿斧順濟舟航當廟食
茲土僕復而興之再建其廟貌目之曰黃牛廟以
顯神功

楚申大夫

申大夫包胥廟安建于江陵考楚志惟承天京山縣
有之近亦廢按唐天寶中詔祀申包胥于富水縣卽
今承天府而京山又富水縣地所省入其廟祀亦非
無自矣

唐劉蛻論江陵者老書曰太原王生嘗移耆老書
以江陵故楚也子胥親逐其君臣夷其墳墓且楚
人之所空怨也而江陵反爲之廟世享其譽謂耆
老而忘其君父也吾以爲不然楚人之性慄悍世

楚寶

卷四十一

九

能復其讐仇其後自懷王入武關楚人怨秦不忌
干戈况其人之性能忘胥之能破其國家而事之
乎且令江陵之人牽牛羊而祝其廟者將祈年穀
而獲凶荒禱疾病而得死凶者乎如厚其餼而虛
其報則江陵知胥之不可祠而不祠矣若果祈年
穀而得豐穰禱疾而獲康強有其餼而羣其報
則破人之國而居其土辱人之君而受其饗遇一
食而自忘楚人之殺其父兄則胥自爲無勇也何
獨江陵之人而忘習耆乎吾以爲其廟申包胥之

廟也。包胥有復楚之功。年代寔遠。楚人以子胥嘗封諸申。故不謂包胥耳。不然。則子胥何為享人之食。而江陵何為事警人之神乎。耆老得書。遠易其版。曰申胥之廟。無使人神皆愧耳。

楚實

卷四十一

子

三閭大夫

三閭大夫屈原廟在湘陰縣北六十里。汨羅江上。唐封昭靈侯。宋封忠潔侯。國朝復號楚三閭大夫。屈平氏之神。命有司以五月五日祭。

王子年拾遺記曰。楚懷王好進姦雄。羣賢逃。越屈平以忠見斥。隱于沅湘。披蓠茹草。混同禽獸。不交世務。採栢實以和桂膏。用養心神。被王逼逐。乃赴清冷之水。楚人思慕。謂之水仙。其神遊于天河。精靈時降。湘浦楚人為之立祠。漢末猶在。袁小修

楚實

卷四十一

廿二

曰。當時銷金鑠骨之夫。化為輕塵。為冷風。其且為攝山之怪。麟而屈子侘傺。一時沒而賓于帝所。嬉遊湘浦。作羽化仙。則忠臣之利亦大矣。今當于君山之上。追兩漢故事。祠屈子。而題曰水仙。巖取譬中之田。為之蒸。嘗用宋玉景差等配。享以糗忠魂。而奉千古詞人之祖。亦楚中一大典也。當事者何不以聞之。且屈子傲骨冷才。遺性逸情。具見騷中。當必饒煙雲山水之趣。者非此千頃雲濤。及九疑諸山秀色。不堪為之供養。不然。神不歆也。王子年

之言。足為忠魂吐氣。政不當幻視之矣。

宋頴延年祭屈原文曰。惟有宋五年月日。相州刺史吳琨張邵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訪懷沙之淵。得拊佩之浦。彌節羅潭。艤舟汨渚。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蘭薰而摧。玉纈則折。物忌堅芳。人諱明潔。曰若先生。逢晨之缺。溫風息時。飛霜急節。羸辛遭紛。昭懷不端。謀折儀尚。貞篔椒蘭。身絕郢闕。跡徧湘干。比物荃蓀。連類龍鸞。聲溢金石。志萃日月。如彼嶽芳。實穎實發。望汨心秋。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贈羅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

洞庭神

洞庭廟一名中廟。在洞庭湖中。浮浪際天。有沙聚起。十餘丈。名曰龍堆。其神不詳。所自累封。昭祐靈濟。順利忠惠。王或云。即郴州柳秀才毅。今郴州三十里。魚鱗山有柳毅祠。甚靈。應每歲一魃。輒大風。兩州人以其期侯之。不爽。事詳唐人龍女傳。

杜甫過洞庭湖詩曰。鮫室鬪青草。龍堆隱白沙。護堤盤古木。迎棹舞神鴉。破浪南風正。回橋畏日斜。湖光與天遠。直欲泛仙槎。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聖楷曰。江漢沮漳。楚之望。而皆匯于洞庭。雖東漢遷大別。與江合。而實洞庭之奔注也。故楚之水神。安流順濟。其有功于人者。多。何必以洞庭為宗。亦蘇諸山之首南嶽矣。

諸葛武侯

諸葛武侯廟在襄陽縣西南二十里伏龍山與隆中草廬相望一方咸走祀焉然蜀漢間往往有祠杜少陵所謂久游巴子園屢入武侯祠也

襄陽記曰亮初公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飾私祭之於道陌上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其上表曰臣聞尚人懷召伯之德甘棠為之不伐趙王思范蠡之功鑄金以存其

楚寶

卷四十一

廿四

像自漢興以來小善小德而圖形立廟者多矣况亮德範遐邇勲蓋季世與王室之不壞實斯人是賴而蒸嘗止于私門廟像闕而莫立使百姓巷祭戎夷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述追在昔者也今若盡順民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此聖懷所以惟凝也臣愚以為安因近其墓立之於沔陽使所親屬以時賜祭凡其臣故吏欲奉祠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崇正禮於是始從之
聖楷按沔陽在今漢中府沔縣

關帝

關帝祠廟遍天下皆然惟楚當陽縣西北五里古漳鄉公墓在焉宋開寶中建祠奠祭置守冢三戶國朝景泰四年復建廟塚前成化三年知縣黃恕奏請歲時祀享著為令典

吳罷王世貞曰公自黔首起應募掃黃巾若敗紫賊良臬德若承蜩縛禁若係鼠覆七軍若淹蠃其跳盪摧拉之雄武夫人而能狀之開關萬死跡故至於一錐莫立之地抗漢賊扶漢爐于一綫未盡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五

之息其孤忠亮節夫人而能言之公之沒威靈若于遠邇卹大災捍大患與祀典膺合夫人而能頌之仰之獨公之神所以久且大者弗盡知也今夫吳相胥城陽景王至俠烈也吳與憤王至伉猛也伏臘刳醜之所趣現巫之所揚羽世史之所載記何班班赫赫也然不數百年而漸以銷淪無遺孳者激生于一念之發而氣用于一時之不盡也非精誠為之也傳不云乎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傳厚而高明以麥城之役去

穆然而就寔。若無聞者垂五百年而始為開皇一
顯于玉泉之刹而尚其也。又垂五百年而為崇
寧再顯于蚩尤之戰而後著自是而又垂五百年
公若以一身化億兆身而應天下天下以億兆心
為一心而趣公其卹捍之靈與供養之虔畧相當
益上而后王君公下而紅女嬰瑞近而都掖遠而
雕結侏儻之鄉。公能心儀公者公之所以久而
大則誠也。公論其雄武即所謂孤忠亮節皆誠為
之也。誠可以貫金石後三光終始萬物而又何疑

楚寶

卷四十

其

焉。又曰世稱公有曰義勇武安王者元所封也。
有曰西臺朗陵馘虜上將者道家符籙所傳也。今
定之曰漢前將軍漢壽亭侯廟曰將軍侯者何昭
烈所命也。我

高皇帝所著令甲也。係之漢何公志也。

聖楷按萬曆四十二年

神廟特旨封公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遠鎮天尊關
聖帝君自內使捧衣冕至廟中事甚顯赫以未經
禮曹故不可詳。至天啓四年七月始奏定今號。

詔海內遵行於是塑像皆易冕旒而公既儼然而
帝儼然而天矣。王司寇又五百年而卹捍益靈供
奉益虔之說不有徵乎。黃梅瞿九思幽贊錄云公
在前朝饗特祀至我朝洪武二十七年方始建
廟又云公乃大帝降生故宜顯于昭代嗟乎此
書著在萬曆初年何相贈合若此信乎公之靈威
不可測也。題曰關帝者亦以遵
神皇帝之令甲非敢為佞云。

楚寶

卷四十

其

岳武穆王

岳武穆廟在江夏縣東五里。楚志云：宋岳飛保護上
游有功，乾道中建廟于鄂。賜廟額忠烈。嘉定中又追
封鄂王。今承天岳州諸縣皆有廟祀。

王自中岳武穆王廟記曰：予浮九江，逾大別，循漢
水而上，父老往往能道岳公事。至有垂涕者曰：微
岳公，吾屬久為虜矣。當是時，偽齊方張，安陸以北，
盡為齊守。公引兵而來也。實始破郢，虜兵破郢，駕
壘自蒙公一麾之衆，皆累肩而升，殺虜卒七千九

楚實

卷四十一

廿八

百積其尸與大王樓相高，還故民之離散。余過郢
鄆，父老又指余言所破城處，而訪公祠無之。以問
太守張侯，侯于郢日夜條理葺弊營，新不翅如治
生業，顧獨無岳公祠。何耶？侯曰：楊木矣。余至鄴，未
更月，侯以書來告祠成，且以記屬余。岳公事世所
稱說者多不悉，而余所詳知其目有八：一曰忠臨
敵誓衆言及國家之事，仰天橫泗，士皆欷歔而聽。
命聞大駕所幸，未嘗背其方而坐。二曰虛心食客
所至，座嘗滿，商論古今相究詰切，直無所遺。作三

楚實

卷四十一

廿九

日整兵所經，夜宿民戶外，民開門納之，莫敢先入。
晨起去，草葦無亂者。四曰棄一錢不入私藏。五曰
公小善必賞，小過必罰。待數千萬人如待一人。六
曰定卒遇敵不為搖動，敵以為為撼山易撼岳家軍。
難七曰選能背嵬所向一皆當，百八曰不貪功功
率推與人，不自有。是八者人鮮一有，而公兼之。舉
入郢之師以臨襄沔，定南陽，無敢虜其鋒者。其後
一出而不號畧，下商遂再出取許昌，以瞰陳留。夷
人畏避北道中原，百姓牛酒日至，謂旦夕天下可
定。不幸謀未及展，事忽中變。聖上嗣服，首旌其功。
立廟賜謚，錄用其後昆之賢者，賜廟號曰精忠。而
江湖之民至私繪其像，家奉祀之。今張侯又能率
民之志，使奠食于郢，則忠勞之報豈不厚哉。余故
歷叙其所以為將者八，俾來者有則，是亦侯之心
也。

青溪龍女

龍女祠在遠安縣西七十里宋賜額靈貺封贈通惠順濟夫人

朱震崇封記曰政和四年荆門夏旱樛苗不立者三之一隄守汶上李公遍禱羣祠不應乃遣僚屬請雨于昭靈龍女祠下迎像汲水設壇望祝于蒙泉之上雨隨像至屬縣沾足公狀其事詔易廟號曰靈貺是歲冬迄于明年三月不雨公再命當陽請雨于靈貺如初禮祝以旱告雲霧勃興像及邑

楚寶

卷四十一

三十

域暴雨如注公復請加神秩是秋又旱公再命禱于靈貺如三月而雨聲不絕者二日公兼舉前奏至于再三部使從之有詔封通惠順濟夫人公謂震曰清溪龍女祠舊矣曩倅峽州行縣至遠安屢謁其祠見田旱者予默禱之輒應因遣吏迎水膏澤沛然乃欲抗章請封是時神像服絳袍高冠劍佩如王者一日僧清皞自言兩夢女子靚裝麗服跪于丈室前既覺猶記其目光如日清皞持戒嚴不妄語于遂以龍女請焉比昭靈廟之初褒也詔

既下寺以綵為詔樓且鏡鼓牽引寓樓于州之東

山寺僧元皎復夢女子徘徊于樓下俄而風雷至有物飛去鱗鬣可指數於是州人以清皞之夢為誠然而畫易舊像矣于其為辭以記之震拱手起唯踰月而未及書他日公又謂震曰荆門自是或雨賜愆期禱祠莫聽彼神龍之宅不可以不祠于所以供獻盛制幣者養將起來者祈禱之聽也震始廓然而悟曰李侯愛民之心至矣故越疆而祝折躬而請雖得于傳聞夢寐之際苟可以從民

楚寶

卷四十一

世

之欲者養不為也養不至也是以事和而民悅氣和而雨降可不書之使吾侯之心昭然白于後世乎聖楷按內典天及龍皆能降雨翼鬣龍雨靈龍兩隨意所念故又言一切大海水皆從龍王心願所起今之祈甘澤者不之龍王而之他神牲璧雖虔是為乞鄰之請其可必乎龍神祠凡靚邑皆有于特舉靈貺之顯應以勸夫高冠而劍佩者毋然粹斯民也

楚寶列傳論次

司馬僊作老子傳首述老子之言既曰其人與骨皆已朽矣又曰老子二百餘歲修道而養壽又曰孔子死之後百二十年周太史儋即老子也既曰著書五千言而去莫知其所終又曰其子若孫累世顯仕因家於齊何其語支離而意沈洋也蓋子長親見秦漢以來方士神僊之言俱祖老子而不能自決於衷故其封禪志雖譏武帝而蓬萊宮闕之幻神君室帷之秘每一描畫不勝褰裳濡足之思焉若夫班固劉

楚寶

列傳論次

乙

欽叙道家為諸子又列神僊於方伎其意皆不能無溺且其叙房中即西鄰素女之術也叙經方即玉液雲英之法也由此而張道陵上躡鬼之章陶弘景懋松風之夢冠謙之遇玉女於雲中杜光庭接飛僊於海上又孰得而端倪之哉大抵崑崙瑤臺多為假設之境藥物火候豈有彼我之云秦漢之君不登凡骨喬松之壽未免遺形是在就虛味道者神而明之則庶幾耳撰列仙第二十四凡

列仙一

王子

蘇耽

成武丁

王妙想

魯妙典

范儕

鄧郁

瞿童

軒轅彌明

緱仙姑

田良逸

羅公遠

何仙姑

率子廉

楚寶

列仙目次

二

楚寶列仙論次終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長沙吳 林較訂

列仙

玉子

玉子者姓章名震南隄人也少好學周幽王微之不出乃歎曰人生世間日失一日去生轉遠去死轉近而但貪富貴不知養性命命盡氣絕則死位為王侯

楚寶

卷四十一

金玉如山何益形為灰土乎獨有神仙度世可以無窮耳乃師桑子具受良術別造一家之法著道書百餘篇其術以務魁為主而精於五行之意演其微妙以養性治病消災散禍能起飄風發屋折木作雷雨雲霧能以草芥瓦石為六畜熊虎立成能分形為數百千人能步涉江海含水噴之皆成珠玉久亦不變或時閉氣不息舉之不起推之不動屈之不曲伸之不直或百日數十日乃起每與弟子行合九泥為馬與之令閉目須臾成大馬乘之日得千里又能吐氣

五色起數百丈見飛鳥過指之即降臨淵投符召魚

驚即皆上岸又能使弟子舉眼見千里外物亦不能

久也其務魁時以器盛水著兩肘之間噓之水上立

有赤光輝輝起一二丈以此水治病病在內者飲之

在外者浴之立愈後入崆峒山合丹尸解而去

東溪日錄曰道經之初立老子道德五千言而已

安有齊醮科儀符籙召神服氣辟穀調食玉屑燒

煉金丹之術哉其法起于漢張道陵魏寇謙之及

陶弘景葛稚川杜光庭宋徽宗王欽若又撰為諸

楚寶

卷四十一

家經咒以倡之也

蘇耽

蘇耽桂陽人少孤事母以孝聞日與羣兒牧牛耽所牧者徘徊馴擾不驅而趨農因號為牛師嘗乘一白鹿涉險如馳人莫能測侍母食母忽思得魚鮓耽即去有頃持鮓歸母問所從來曰適自便縣市至便縣去家一百二十里母疑其誑數日後男氏入耽乃云前在邑見甥市鮓母始駭異一日涕泗跪白母曰耽已成道被命將昇不得終養母歎欷久之曰吾老何以卒歲耽乃習一櫃絨鑰其因曰凡有缺扣櫃呼

楚寶

卷四十一

之可立得然慎勿發也又云耨人當大疫可取庭前井水橋葉食之即愈庶幾所資亦助甘旨語畢有幢節森列羣鶴隨之遂昇雲漢而去明年耨果大疫母如言所活無筭衆疑櫃鑰請欲視母初不肯固請發之乃有鶴自櫃飛去後扣響復應矣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其日人望牛脾山若有白馬繫林間遙聞哭聲知是耽來耨守張遜乃率僚屬往吊因求見耽項之出半面光彩照人又垂一大手緣毛長尺餘謂守曰山谷幽遠日暮難歸乃手擲杖成橋令衆閉

蘇耽

目而渡少焉即抵城有耨僚失吟人馬俱隨但見赤龍亘空覓路經日乃還三歲哭聲漸止白馬亦不見後有鶴降耨東樓少年競彈之鶴以爪櫻樓板若漆書云其辭曰鄉原一別重來事非甲子不記陵谷遷移白骨蔽野青山舊時翹足高屋下見羣兒我是蘇仙彈我何為耨人立祠祀之名集靈觀宋元符三年詔封冲素真人

楚寶

卷四十一

仙傳云耽郴縣人少孤養母至孝言語虛無時人謂之癡嘗與衆兒共牧牛更直為帥錄牛無散每至耽為帥牛輒徘徊左右不遂自還衆兒曰汝直牛何道不委耶耽曰非汝曹所知即而辭母云受性應仙當違供養滌洒又曰年將大疫死者畧半穿二井飲水可得無恙果如所言母年百餘歲終鄉人共葬之時聞山上有哭聲甚哀服除乃止後見耽乘白馬還此山中百姓為立壇祠民安歲登因名為馬嶺山

聖楷曰蘇耽少以至孝著稱卽其仙去猶周詳子舍之事似不欲仙者故其綰裳白馬號哭來奔風木之恨比人世更傷懷矣予嘗謂忠孝之外別無仙佛豈非然哉按稚川仙傳又載蘇仙名林字子立周武王時入家山東濮陽曲水所稱牧羊取鮮及化鶴事皆同然山東樞邑古今無地名便縣者此皆饜識羽流託名妄撰不足爲據便縣卽今郴州永興縣地古桂陽郡治今郴州故耽爲郴人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成武丁

成武丁桂陽臨武縣人生有異姿長身玉立年十三不授于師自知經學少年大度不附人後漢時爲縣小吏嘗被使京還過長沙罷投郵舍不及遂宿于野楸下忽聞楸上人語云向長沙市藥平旦視之乃二白鶴下異之遂往市見二人單白傘相從而行丁呼之因爲設食食訖便去曾不顧謝又隨之行數里二人顧見語曰子有何求而相隨不止丁曰僕少出陋賤聞君有濟生之術是以侍從耳二人相向而笑遂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出玉函書閱之果有武丁姓名于是與藥二丸令吞服之曰君當得地仙還家未幾聞獸聲鳥鳴悉能通解縣使送餉府君府君周昕有知人之鑒見武丁異之乃躬在左右久之署爲文學主簿嘗與衆共坐聞羣雀鳴而笑之衆問其故答曰帝東車翻覆米羣雀相呼往食遺視之信然也時魏中寮吏豪族皆怪不應引寒素之人以亂職位府君曰此非卿輩所知也經旬日乃與丁居閣直至年初元會日客三百餘人丁至行酒酒巡徧訖忽以盃酒嚙向東南衆客愕然

丁曰臨武縣火以此救之辰客皆笑數日後縣令張
濟上書稱元日慶集飲酒晡時火忽延燒廳事從西
北起時天氣清澄南風極烈見陣雲自西北直聳而
上徑止縣大雨火即滅雨中皆有酒氣宸始服丁蓋
非凡人也後府君為丁于肥城西立宅居止二年卒
府君自臨殯之經兩日有人自臨武來于武昌岡上
逢丁乘白驃西行問曰日將暮何所之也答曰暫往
迷溪斯須却返我來時忘大刀在手側殿在鷓鴣上
可遇語家人收之友人至其家聞哭聲大驚因具述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其語家人云刀履金入棺中那應在外卽以此事往
啟府君府君遂令發棺視之不復見尸棺中唯一青
竹杖長七尺許方知丁託形僂去

何燕泉曰左傳載介葛盧來朝聞牛鳴曰是生三
犧皆用之矣博物志稱緝叔夜以為無此乃先儒
妄說則是茂先亦不信也列子東方介氏之國其
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蓋偏知之所得太古神聖
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聲音會而訓之言
血氣不相殊也此言足與茂先辨矣史記秦仲知

百鳥之音與之語皆應謝承後漢書魏尚字文偉
高皇帝時為大史曉鳥語遺史太宗時宗室人名
神速姑者能知蛇語書記所載凡若此類不一而
足豈皆妄語耶成武丁吾邠人神仙傳載其在長
沙異人授之一書遂通天下鳥語獸音然則古人
於此蓋必自有理以知之不然如管如張輩假之
占候亦自有可推者高緯賂略和苑有鳥鳴書一
卷王喬有解鳥語一卷是事也蓋有者之書者矣
不當全不信也

楚寶

卷四十一

八

聖楷按翰府名談云白龜年得李太白遺書一卷
曰讀之可辨九天禽語大地獸言又不止此如伯
益陽翁偉楊宣管輅李商張子信孫守榮皆通鳥
語又論語疏載弓冶長辨鳥雀語云喞喞噴噴白
遺水邊有車覆聚車脚淪泥犢牛折角收之不盡
相呼共啄據此則鳥類中大有能為韻語者茂先
策不畏其弄舌嘲人耶

王妙想

王妙想蒼梧女道士也辟穀服氣任黃庭觀傍朝謁
精誠想念丹府由是感通每至月旦嘗有光景雲物
之異重障幽壑人所罕到妙想未嘗言之于人如是
歲餘忽有音樂遙在半空虛徐不下稍久散去又歲
餘忽有靈香郁烈祥雲滿庭天樂之音震動林壑光
燭壇殿如十月並明空中作金碧之色炬燿亂眼不
可相視須臾千乘萬騎懸空而下皆乘騏驎九風龍
鶴天馬人物儀衛數千人皆長丈餘持戈戟兵杖旌

楚寶

八卷四十一

九

椿幢蓋良久乃鶴蓋鳳車導九龍之輦下降壇前有
一人羽衣寶冠佩劍曳履昇殿而坐身有五色光赫
然羣仙擁從亦數百人妙想即往視謁大仙謂妙想
曰吾乃帝舜地司奏汝住此山三十餘歲始終如一
守道不邪存念貞神遵稟玄戒汝天骨宿稟復何疑
乎吾以歷載既往歸理此山嘗以久視誓為之道分
命仙官下教于人夫諸天上聖高真大仙慈劫歷不
嘗代運流轉陰陽倚伏生死推遷俄爾之間人及陽
九百六之會孜孜下教以救于人愈切于世人之求

道也世人求道若存若亡繫念存心百萬中無一人
勤久者天真憫俗嘗在人間隱景化形隨方開悟而
千萬人中無一人可教者古有言曰修道如初得道
有餘多是初勤中階前功併棄耳道豈負于人哉汝
布宣我意廣令開曉也于是命侍臣以道德二經及
駢景靈丸授之而去如是一年或三五降于黃庭觀
十年後妙想白日昇天茲山以舜修道之所故曰道
州營道縣

楚寶

八卷四十一

十

尋妙典

舉妙典者九嶷山女官也。生即敏慧高潔，不食葷飲，酒十餘歲，即謂其母曰：旦夕聞食物臭濁，往往鼻腦疼痛，願求不食。舉家憐之，復知服氣餌藥之法。居十年，嘗悒悒不樂，因謂母曰：人之上壽不過百二十年，哀樂日以相害，况女子之身，豈可復埋沒貞性，混于凡俗乎？有麓床道士過之，授以大洞黃庭經，謂曰：黃庭經扶桑大帝君宮中金書，誦味萬遍者，得為神仙。但在勞心不倦耳。居山獨處，咏之一遍，如與十人為

楚寶

卷四十一

十一

侶輒無怖畏者，此經召集身中諸神，澄正神氣，神氣正則外邪不能干，諸神集則怖畏不能及。若形全神集，氣正心清，則徹見千里之外，纖毫無隱矣。所患人不能知，知之而不能修，修之而不能精，精之而不能久，中道而喪，自棄前功，不惟有玄科之責，亦將流蕩生，死苦報無窮也。妙典奉戒受經，入九嶷山巖樓靜默，累有魔試，而貞介不撓，積十餘年，有神人語之曰：此山大舜所理，天地之總司，九州之宗主也。古有高道之士，作三處麓床，可以棲庇，風雨宅形念貞歲

月既久，旋皆朽敗，今為制之，可以遂性宴息也。又十年，真仙下降，授以靈藥，白日昇天。初，妙典居山峯上，無水，神人化一石盆，大三尺，長四尺，盆中嘗自然有水，用之不盡。又有大鐵臼，亦神人所送，不知何用。今盆在上仙壇石上，宛然有仙人履迹。又古鏡一面，大三尺，鏡一口，形如偃月，盆、妙典昇天所得之物，今在無為觀。

楚寶

卷四十一

十一

聖楷按雲笈七籤云：妙典鉄臼，重二百五十斤，延唐令王翺嘗令人驗取藥臼，行未及縣，翺舉家皆病，藥臼今在潭州麓山寺中，寺中有犯者，輒病，極有靈驗。

范儋

范儋道士自言巴東人少遊荆土多盤桓枝江縣界
惡衣籠食蕭散自得言來事多驗而辭不可詳人心
欲見歛然而對貌言尋求終弗遇也雖逕踰諸洲而
舟人未嘗見其濟涉後東遊廣陵卒于彼土初儋在
枝江縣東南二十里富城洲上無定止處宿憇一小
菴而已弟子慕之於其昔遊共立精舍以存其人
洞仙傳曰儋任百里洲臨日噓漱頃有五色光起
冬夏帷單布衣桓温時頭已斑白至宋元嘉中入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見之如舊宋文帝嘗召見儋答詔稱我或稱吾元
克初為太子儋從東宮過指宮門曰此中有博勞
身奈何養賊不知文帝惡之勅儋自盡埋于新亭
赤岸岡既而發視惟空棺越明年弟子陳忠夜起
忽見光用如畫頂之儋入門就榻坐又一老翁後
至儋起迎之忠問是誰儋曰吾已俱出門顧
語忠曰比復還東卿善護我宅即百里洲也按
傳儋作射今從水經注又七籤云劉凝之為射作
傳錄置道書部不傳于世

鄧郁

南嶽鄧先生名郁荆州建平人也少而不仕隱居衡
山極峻之巖立小板屋兩間足不下山斷穀三十餘
載唯以澗水服雲母屑日夜誦大洞經祭武帝敬信
殊篤為帝合丹帝不敢服起五嶽樓貯之供養道家
吉日躬往禮拜白日神仙魏夫人忽來臨降乘雲而
至從少嫗三十金著絳紫羅繡襪年皆可十七八
許色艷桃李質勝瓊瑤言語良久謂郁曰君有仙分
所以故來尋常相候至天監十四年忽見二青鳥悉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如鶴大鼓翼鳴舞移晷方去謂弟子等曰求之甚勞
得之甚逸近青鳥既來期會至矣少日無病而終山
內唯聞香氣世未嘗有武帝後令周舍為鄧玄傳具
序其事
聖楷按衡山嶽志與長沙府志又載鄧郁之與徐
靈期為友云即鄧郁子梁武帝詔郁之于岳麓山
置上中下三觀為修煉所此蓋羽流訛傳而修志
者又無學力以訂正之耳豈有父名郁而子名郁
之者其道書可笑如此類甚多

瞿童

瞿童字伯庭，年十四，太和未散，嗜慾不入，傲然懷厭世之志。大曆四年庚寅歲，自辰溪來，稽首桃花觀黃洞元仙師。宇下頽蔭道域，厠役隸賤，末位仙師許之。雜處童孺，給侍甚謹。在醜不弄，率性恭默，每旦暮仙師焚修，朝拜如臨。君父如是者，積二三歲不衰。或往往獨行入谿洞中，根究深處，信宿方返。仙師讓之，輒云：「偶造佳地，遭遇神聖，觀雲氣草木屋宇飲食，使人澹然忘情，不樂故處，因求願借往。」仙師曰：「靈仙之府。」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必在左右，然尚幼，小謂所至之地，不即爾也。無何有丹砂之役，後領至襄陽市，閭閻之下，齊人浩擾，則瞑目不視，神氣醉泥，迨至逆旅通宵，而後醒，問其故，捧手對曰：「太樸散壞者久矣，今之人圓冠方屨，以詐相尚，以利相市，余所不堪。」方大駭其說，不敢以嘗僕役之。其後數以前事詣仙師，亦有意暗述，屬暑雨壞道，不得果去。八年癸丑夏五月甲辰晦，正衣服，拜訣于戶外，自言靈期，邇近難可留止，請自是往。至日月合于鶉首，復近于茲地焉。庭際有大栗樹，遠人不過數。

切遂背行，冉冉從樹旁滅，沒化去，有聲，遂然如風飄雷震云。貞元元年八月符載乃為作記。

聖楷曰：按瞿伯庭自幼慧異，故稱瞿童。大曆間奉母避寇入武陵，師事黃洞源，得其術，或云幼時因戲跳入井中，後自大酉華妙洞中出，依善卷壇修真功，成遷桃川宮。久之世傳仙去，刺史溫造刻石紀其事，與符載所記又不同。大抵黃洞元之有瞿童，繇陶貞白之有桓先生也。神仙信不可測如此哉。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軒輓彌明

軒輓彌明者不知何許人在衡相間來往九十餘年善捕逐鬼物能囚拘蛟虺虎豺人莫知其毒進士劉師服嘗于湖南遇之元和七年壬辰十二月四日將自衡山遊太白過京師與師服相值師服招其止宿有校書郎侯喜新有詩名擁爐夜坐與劉說詩彌明在其側貌極醜白髮黑面長頸而高結喉又作楚語喜視之若無人彌明忽掀衣張眉指墟中石鼎謂春日子云能詩與我賦此乎師服以衡湘舊識見其老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頗貌敬之不知有文也聞此說大喜即援筆而題其首兩句曰巧匠琢山骨刻中事煎烹次傳與喜踊躍而綴其下曰外苞乾薛文中有暗浪驚題訖吟之彌明啞然笑曰子詩如是而已乎即袖手竦肩倚北牆坐謂劉曰吾不解世俗書子為吾書之因高吟曰龍頭縮首蠢豕腹脹彭亨初不似經意詩旨有譏於喜二子相顧慙駭然欲以多窮之即賦兩句以授喜曰大若烈士膽圓如戰馬纓喜又成兩句曰在冷足自安遭焚意彌貞彌明又令師服書曰秋瓜未落蒂

凍芋強抽萌師服又吟曰磨礱去圭角浸潤著光精

說又授喜思亦苦務欲歷彌明每營度欲出口吻吟聲益悲操筆欲書將下復止亦竟不能奇曰旁有雙耳穿上為狐髻捧吟竟彌明曰時於蚯蚓窠微作蒼蠅聲其不用意如初所言益奇語皆侵二子夜將闌二子起謝曰尊師非嘗人也其等伏矣願為弟子不敢更論詩彌明奮曰不然此章不可以不成也謂劉曰把筆把筆吾與汝就之耶又連唱口何當出灰地無計離竦巖謬居非穢間長使水火爭形模婦女笑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度量兒童輕徒爾堅貞性不遇升合盛寧依暖熱弊不與寒涼并忽罹德愆實負任使誠陋質荷斟酌狹裘愧提筆豈能煮仙藥但未汗竿黃區區徒自效瑣瑣安足呈難逢俎豆用不為手所撥願君勿嘲諷此物方施行師服書說即使讀之果謂二子曰子皆不足與語此靈為文耶否就子所能而作且非否之所學於師而能者也否所能者子皆不足以聞也豈獨文乎哉吾閉口矣二子大懼皆起立求下拜曰不敢他有問也願一言而已先生稱不解人間書敢問

解何書也。請問此而已。累問不應。二子不自得。即退就坐。彌明倚牆。睡鼻息如雷。鳴二子但恐失色。不敢喘息。斯須。曙鼓擊。擊二子亦因遂坐。睡及覺。驚顧已失。彌明所在。問童子。奴曰。天且明。道士起出門。若便旋。然久不返。覓之。已不見矣。二子驚惋。自責。因携詩詣昌黎。韓愈問此何人也。愈曰。余間有隱君子。彌明。豈其人耶。遂為石鼎聯句。序行于世焉。

通考曰。淳熙四年。靜江守臣張栻。謂臣所領州。有唐帝祠。去城二十里。而近其山曰堯山。高廣為一

堯實

卷四十一

十九

境之望。祠雖不詳所始。然有唐衛嶽道士彌明詩。刻即知其來舊矣。

桂林風土記曰。堯山在府東北。隔大江。與舜祠相望。山有廟。絕靈。四時公私饗奠不絕。相傳為秦時建。有唐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

聖楷曰。仙傳拾遺有彌明傳。全用韓退之語。今姑存之。侯喜雖見絕于彌明。然攷其人。猶有可取。退之與陸祠部書云。有侯喜者。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

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地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作文。以干于有位者。而取足焉。喜之文章。學西京而為也。由此觀之。喜雖新有詩名。固非浮薄自處。純盜虛聲也。猶不免豕腹彭亨。蒼蠅微聲之訥。所謂侯白。侯赤。又何如哉。真可付之一慨。廣西堯山刻軒轅彌明謁堯帝廟詩。其句淺俚。當是後人偽作。故不錄。

堯實

卷四十一

二十

緹仙姑

緹仙姑長沙人也入道居衡山年八十餘容色甚少
子魏夫人僂壇精修香火十餘年孑然無侶壇側多
虎遊者須結隊執兵而入姑隱其間曾無怖畏數年
後有一青鳥形如鳩鴿紅頂長尾飛來所居自語云
我南嶽夫人使也以姑修道精苦獨棲窮林命我為
伴他日又言西王母姓緹乃姑之祖也聞姑修道勤
至將有真官降而授道但時未至耳宜勉于修勵也
每有人遊山必青鳥先言其姓字又曰河南緹氏乃

楚寶

卷四十一

二

王母修道之故山也又一日青鳥飛來曰今夕有暴
客無害勿以為怖也其夕果有十餘僧來魏夫人僂
壇乃一大石方可丈餘其下空浮寄他石之上每一
人推之則搖動人多則吃然而震是夕羣僧持火挺
刃將害僂姑入其室姑在床而上僧不見僧既出門
即摧壞仙壇轟然有聲山震谷裂謂已顛墜矣而終
不能動僧相率奔走及明有違村至者云十僧中九
僧為虎所食其一不其推故免歲餘青鳥語姑遷居
他所因徙居湖南身亦隨之而他人未嘗會其語鄭

政自承肯學士左遷梧州師事于姑姑謂政曰此後
四海多難人間不可久居吾將隱九疑矣一旦遂去

聖楷曰南嶽魏夫人任城人名華存字賢安晉司
徒魏舒之女也幼而好道常欲別居閑處父母不
許年二十四方適太保掾南陽劉文宇幼彥生二
子長曰璞次曰遐幼彥後為修武令夫人心期幽
霧精誠彌篤二子粗立乃離爾屋宇齊于別寢將
逾三月忽感太極諸仙真下降授以丹經其後幼
彥物故天下茶亂夫人攜二子渡江仕宦凡在世

楚寶

卷四十一

三

八十三年始託劍化形去入陽條山昇天授夫人
位為紫虛元君領上真司命南嶽夫人比秩仙公
據此則夫人未嘗修道于衡山所謂仙壇者或因
夫人治南嶽而特表示其靈異耳今璽在黃庭觀
前亦無他異

田良逸 附薛舍弘

南嶽道士田良逸唐元和中與蔣舍弘皆道業絕高遠近欽敬時號田蔣田以虛無為心和煦待物不事浮飾而天格清峻人見者福倏盡去侍郎呂渭楊堯相繼廉問湖南皆北面師事潭州大旱祈雨不獲或請邀致楊曰田先生豈為人祈雨者耶不得已迎之先生蓬首弊服欣然就車到罷亦終無言即日雨降所居岳觀建黃籙壇法具已陳列而天陰晦弟子請祈晴田亦無言岸輒垂髮而坐及行齋左右代整冠屐扶升壇天即開霧嘗有村姥持碧納襦以奉對宸便服之坐者竊笑不以介意楊嘗迎至潭州田方跣足使至乘小舟便行侍者以履襪追及于衙門即坐階砌者譏傍若無人楊再拜亦不止之時喜飲酒而言不及吉凶是非及楊自京尹論臨賀尉使侯田遺銀器受之便悉付門人作法會使還日報汝阿耶勿深憂也未幾量移杭州長史未嘗干人人至亦不迎性不多記人官位姓名與呂淵分最深後郎中呂溫刺衡州因來謁之左右先告以使君是侍郎之子

楚寶

卷四十一

廿三

及温入下床拊其背曰你是呂渭兒子耶温泫然降階田亦不止其貞朴如此母為喜王寺尼尼衆皆呼先生小師嘗曰負薪兩束奉母或有故不及往即弟子代送之或傳寺尼早起見一虎在田媪門外因以告媪曰止應是小師使送柴來不足畏也蔣君泥元之器雖不及田而修持趣尙亦相類兄事于田號為莫逆蔣始善符術自晦其道入莫之知後居九真觀會命弟子至縣市齋物不及期還詰其故云山口見一巨獸當路良久不去以故遲滯蔣曰我在此

楚寶

卷四十一

廿四

鹿伊已多時何敢如是即以符却之使其不來豈知不能自脫既以害物安用術為取符本焚之自此絕不復留意

羅公遠

羅公遠本鄂州人善隱形散景之術玄宗欲從而學焉對曰陛下玉書金格已簡于九清矣真人降化保國安人誠宜習唐虞之無爲繼文景之儉約却寶劍而不御棄名馬而不乘豈可以萬乘之尊四海之貴宗廟之重社稷之大而輕狗小術爲戲視之事乎若盡臣術必懷璽入人家困于魚服矣玄宗強之終不肯盡其術試自隱帶餘衣帶及公遠共試則驗瘳賜金帛然卒不得帝怒裂以僕歷叙之數日有中使者

楚寶

卷四十一

五

自蜀還逢公遠駕而西笑曰上爲戲何害也仍以蜀當贖爲寄天寶末玄宗幸蜀還京始悟其意云

聖楷曰仙傳載公遠與玄宗遊月宮傳霓裳羽衣之曲乃妄說耳按唐書河西節度使楊敬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二遍凡曲終必速唯霓裳羽衣曲將畢引聲益緩此非從月宮中來也故不錄且唐書方伎傳公遠作思遠雲笈七籤又以公遠方遠爲二人相傳錯繆若此神仙果足信乎

何仙姑

何仙姑零陵市人女也年十四五夢神人教食雲母粉可得輕身不死後遇呂純陽以一桃與之僅食其半自是不饑頗能談休咎老而解化東軒筆錄曰永州有何氏女幼遇異人與桃食之遂不饑無漏自是能逆知人禍福鄉人神之爲禱棲以居世謂之何仙姑士大夫之好奇者多謁之以問休咎王達爲湖北運使巡至永州召于舟中得數日是時魏綰知潭州與達不叶因奏達在永

楚寶

卷四十一

共

州取無夫婦人阿何於舟中止宿

又曰潭州人士夏鈞罷官過永州謁何仙姑而問曰世人多言呂先生今安在何笑曰今日在潭州興化寺設齋鈞專記之到潭日首于興化寺取齋曆視之其日果有華州回客設供聖楷按仙傳云呂崑字洞賓世爲河中府人舉進士不第初遇火龍真人後遇鍾離雲房六十四歲始得道及宋時化迹始著多遊鄂岳湖湘間共度何仙姑事傳說亦多不一王元美云攷之野史謂

仙姑晚而枯瘦其言休咎亦不甚驗又趙道一仙
 鑑則謂純陽所度者趙姑名何者也有仙姑何姓
 者開元中羽化去合在純陽前未知孰是今姑從
 苗善時傳楷閣 國朝嘉隆間潯州觀國山有女
 真荀瑞仙者修道山之赤霞洞初用問婦耳遇一
 媪啖以異草遂絕火食其後冰心朗徹洞明教典
 發言奇中不可枚舉嘉靖末遣使者下尺一敦請
 之不至微示以攀蘿之兆次年龍馭上賓卒如其
 言後年近百歲尸解而去此亦仙姑之類也不可
 謂世遂無其人

楚寶

卷四十一

七

率子廉

率子廉衡山農夫也愚朴不遜辰謂之率牛晚隸南
 嶽觀為道士觀西南七里紫虛閣故魏夫人壇也
 道士以荒寂莫肯居者惟子廉樂居之端默而已
 莫見其所為然頗嗜酒往往醉臥山林間雖大風雨
 至不知虎狼過其前亦莫害也故禮部侍郎王公祐
 出守長沙奉詔禱南嶽訪魏夫人壇子廉方醉不能
 起直視公曰村道士愛酒不能嘗得輒徑醉官人
 恕之公察其異載與俱歸居月餘落漠無所言復送

楚寶

卷四十一

六

還山曰尊師韜光內映老夫所不測也當以詩奉贈
 既而忘之一日晝寢夢子廉來索詩乃作二絕句書
 板置閣上晨道士驚曰率牛何以得此太平興國五
 年六月十七日忽使謂觀中人曰吾將有所適閣不
 可無人當速遣繼我者晨道士自得王公詩稍異之
 矣及是驚曰天暑如此率牛安往狼狽往視則死矣
 晨始大異之曰率牛乃知死日也葬之嶽下未幾有
 南臺寺僧守澄自京師還見子廉南薰門外神氣清
 逸守澄問何故出山笑曰閑遊耳寄書與山中人遊

歸乃知其死驗其書則死日也發其塚杖履而已
 東坡居士曰士中有所挾雖小技不輒出也況至
 人手至人固不可得識至人者豈易得哉王公非
 得道不能知率牛之異也居士嘗作三槐堂記意
 謂公非獨處流其子孫庶幾身得道者及見率子
 廉事益信其然公詩不見全篇書以遺其曾孫輩
 使求之家集而補之或刻石置紫虛閣上云

張三丰

張三丰一名玄玄始不知何許人洪武初入武當山
 修煉半姿魁偉美髯如戟寒暑惟衣一衲或處窮寂
 或遊市井浩浩自如傍若無人時呼為張邈邈有問
 之者終日不答一語或與論三教經書則吐辭衮衮
 皆本道德忠孝每事來輒先知之所談斗升輒盡或
 碎穀數月自若也登山其行如飛或隆冬臥雲中躬
 舂如常時既入武當往來天柱五龍南巖紫霄諸名
 勝洪武十四年辛酉道士丘玄清從為弟子三丰使

楚寶

居五龍自結草菴於展旗峯北洪武二十三年庚午
 忽拂袖長往不知所在上遣三山道士請三丰造朝
 了不可覓乃召丘玄清至與語悅之拜監察御史賜
 之室辭不受超擢太常卿

陳建按雙槐歲抄記云喬枝玉椽屬仙家未識人
 間有此花清致不沾凡雨露高標猶帶古爐霞
 年既久何曾老舉世無雙莫浪誇便欲載回天上
 去擬從博望借霓旌此詩三丰遊老詠揚州瓊花
 以自况也永樂初文廟復使致書求之書函云

皇帝敬奉書真仙張先生足下全文亦見雙槐歲抄仍命給事中胡漢徧往物色之不能得粵濱逸史曰語云神仙有無何杳茫天下豈有仙人畫妖妄耳今觀國初周顛仙及張三丰之踪則又歷歷皆實有不可盡以為誣者要之天地間自有一種仙風道骨但仙凡路隔不可力致而強為也聖楷按今武當山有遇真宮為三丰道人名也其東廡有道人像道人初築淨室于茲地曰是不久當顯俄而棄去至又皇帝時遣使奉書招之凡

楚寶 卷四十一 十餘年不得乃為之像又贈以真人誥今所奉書及語猶存宮中

冷謙

冷謙字啓敬武陵人號龍陽子元中統初與荆乘忠從沙門海雲游博學精于易尤深邵學及百家方術靡不洞習至元間乘忠為相謙乃棄釋從儒居雪川交趙孟頫嘗於四明故相史彌遠家觀李思訓畫因契之遂善繪後隸淮揚遇異人授中黃大丹傳張氏契真旨迨至正間年百餘歲貌渥如童避亂金陵坐肆市藥圃初仕為太常博士考定樂律會京邸至人貧數求賑于謙謙一日即邸壁畫為門一鶴守之語

楚寶 卷四十一 館人曰第入可得富然毋多取毋有所遺館人叩門入見金寶珍貝充牣如山恣意掠取因而遺謙所泉引文旬日內帑守者告失物持引為證上命逮館人及謙謙就逮語逮者曰我能逃能飛桁楊桎梏不能制我須以大窺貯我乃得赴上前逮者如其言取一窺置庭中謙以脚插入良久身盡入窺端坐其間明日視之窺空矣逮者懼甚從窺口呼謙謙輒應比界窺至上前白其事上親呼謙謙應上曰朕赦汝汝空出見固不出上怒命左右碎窺凡

百餘片片而呼之而無不應也竟逸不復可得

聖楷曰謙初與三丰道人相厚嘗于至元六年六月六日作仙奕圖以遺三丰遊老其間作奇巒異沼林木室宇種種軒特屋內為仙奕沼中荷花正豔發羣仙妹游採其傍迨永樂二年四月三丰手題此圖贈于太師淇國丘公中有云天朝維新君有畫鶴之誣隱壁仙逝又云方將訪君于十洲三島恐後人不識奇仙與筆混之凡流故識此按畫鶴事三丰以為誣豈內帑守者因謙多異蹟而

楚寶

卷四十一

因扶其館人以為奇貨耶謙真得道人不應有矣取御幣之事高謙自能辨之

楚寶出世間品叙

五濁閻浮三塗禪處本是苦集衆生造業受報之地每日醉夢之餘幾人為君父著念幾人向心性回頭癡者求田問舍數米秤鹽豪者鮮衣怒馬呼盧博塞曠者談基染翰雅歌投壺困者尋行數畧字櫛句比韻者嘲風弄月綺語淫辭黠者設策舞文占星說劍甚至朝思暮營皆成禍事揚眉舉步悉是殺機滿世界內無非業海以故貧賤殊公酬之而不盡水火疫厲收之而不盡饑饉刀兵芟之而不盡雖然江河日

楚寶

乙

下所不徧化為異物不頓壞諸劫灰者則賴有菩提種子隱現出沒於塵氛垢穢之間故佛法興揚之時人薰習而性多善佛法衰微之際人迷溺而性多頑蓋孔氏生于東土而知西方有聖人焉其出現之時同也孔氏沒而大道無傳于是儒教所不盡攝者而別懸佛教以廣攝之又梵語所不能通者而復借文字以旁通之分身顯化事同一家謂以孔翼釋也可謂以釋翼孔也亦可究竟儒之教寬其入人也淺佛之教嚴其入人也深學儒者假天爵以要人爵學佛

者舍人爵而修天爵其功行固自殊矣。儒者尊堯舜伊周爲人之至而不審堯舜伊周何所自來是猶承矩矱而昧太陽食稻粱而忘稼穡身得爲通儒乎。子友伯孔楚書一集既括世間之寶而更搜出世間之寶分爲名釋祖燈二部上以闡揚正法下以引導羣生厥功不小予見而首肯之竊意能推食與人者嘗饑者也子素號開提得此味深恨其晚故敢正告夫聰明之士文章勳業之雄若不從這裏過棄自家珍數他人寶貪一粒米失萬年糧與醉夢中人何異語

楚寶

云讀出師表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忠讀陳情篇而不流涕者其人必不孝子謂見是編而置之高閣不能把玩流連者其人之菩提種子埋沒深厚吾甚危之吾甚危之西岑道人黃裳吉謹識

楚寶出世間品論次

蓋自七佛授偈而迦文獨以其教傳於中國故爾紫金瑞像殿陛飛行白馬精藍山雲剝秀蓮花貝葉之藏旁行半滿之字頓踞六經而上也然而終漢之代皆賴天竺沙門薰修羸鉢中國之人尙未有披削者洎乎魏晉始依佛戒剃髮爲僧而龍象蹴踏遍區宇矣太和中常山繇道安以梵僧所譯維摩法華未盡深旨精思十年心了神悟乃悉正其乖舛於是分造弟子各詣諸方宣佛微妙而安獨與慧遠等四百餘

楚寶

一出世間品

人之襄陽檀溪寺住焉嗣是東方聖往南國衣傳思大振錫於衡嶺忍祖授鉢於黃梅楚之宗風在唐宋時爲最著也予向者欲擇觀音石頭二大師法嗣爲南嶽燈今則稍異規裁專繫之楚凡生於楚而出世於楚者若干人生於楚而出世於他方者若干人生於他方而出世於楚者若干人其或遊方於楚得法於楚雖附於篇姑存梗畧原夫置身雲漢坐斷三界混迹市廛心超萬有非同土著之民可循吟而得也述出世間品第二十五首叙教律二門與應化聖賢

為名釋大叙直指一宗為祖燈凡四卷

名釋一

釋道安

釋法遇

釋慧安

南嶽思

天台智

釋法聰

釋淨業

千歲寶掌

懶殘

彌陀達

東林怡

中院操

大明問

雲峯證

湘潭儼

般舟悟

龍安海

無姓和尚

龍興顯

衡嶽雲

湖南二居士

楚寶

出世間品

二

祖燈一

四祖信

五祖忍

玉泉秀

嵩嶽安

五臺方

荷澤會

南嶽讓

石頭遷

大梅守

湖南會

西園藏

華林覺

龍山和尚

龐居士

長沙岑

祖燈二

馮山祐

藥山儼

長鬚曠

慧朗

天皇悟

雲巖晟

道吾智

高沙彌

龍潭信

石室道

德山鑒

石霜諸

清平遠

夾山會

巖頭奩

祖燈三

洛浦安

奇王通

寶開勁

藏喚化

石門龜

神鼎誼

楚同明

芭蕉泉

雲峯悅

龍牙遁

欽山達

南臺安

雲蓋清

太陽玄

玉泉皓

楚寶

出世間品

三

蔣山慧

雲蓋智

白雲端

五祖演

上封心

文殊道

九峯學

楚寶出世間品終

楚寶出世間品一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名釋

道安

釋道安姓衛氏常山扶柳人形雖不逮而聰儻罕儔年
至十三出家日誦萬言不差一字師敬異之為受具戒
恣其遊學至鄴乃入中寺遇佛圖澄澄見而嗟

楚寶

卷四十二

乙

異與語終日因事澄為師澄講安覆疑難鋒起安挫
鏡解紛行有餘力時人語曰漆道人驚四鄰安後避
地南投襄陽與弟子釋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江夜行
值雷雨乘電光而進前行得入一家見門內有二馬
柳中間懸一馬苑可容一斛安呼林伯升至人驚出
果姓林名伯升謂是神人厚相奉接既而弟子問何
以知其姓字安曰兩木為林苑容百升也既至襄陽
有一外國銅像形製古異時眾不其恭重安曰像形
相致佳但髮形未稱令弟子鑷台其髮既而光焰煥

楚寶

卷四十二

二

入寺戲須臾就浴果是聖應也至其年二月八日忽
悉皆同見安後營浴具見有非常小兒伴侶數十人
北即見雲開備觀覺率妙勝之報爾夕大眾數十人
浴法安請問來生所生之處彼乃以手虛撥天之西
罪深詎可度脫彼答云甚可度耳然須更浴因具示
安安驚起禮訊問其來意答云相為而來安曰自惟
之講堂時維那直殿夜見此僧從牕隙出入遽以白
立誓願生覺率後忽有異僧形甚庸陋來寺寄宿處
下寺舍遂則而從之安每與弟子法遇等於彌勒前
乃知和上所夢寶頭盧也於是立座飯之處處成則
安既德為物宗學兼三藏所制僧尼軌範佛法憲章
條為三例一日行香定座上經上講之法二日嘗日
六時行道飲食唱時法三日布薩差使悔過等法天

名衆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年七十二安未終之前聞羅什在西國思共講拆每勸堅取之什亦遠聞安風謂是東方聖人安既終後十六年什公方至什恨不相見悲恨無極左臂有一皮廣寸許著臂將可得上下之唯不得出手時人謂之寶印手菩薩

續高僧傳曰襄州檀溪寺金像行者靈康中釋道安所造也及成就已乃行至萬山明迎返寺其夕又出至寺門初在萬山踏石現一足相周武滅法

楚寶

卷四十二

三

鎮副長孫哲志性兇麓先欲除毀令百人以索繫頸挽之不動哲大怒乃至加五百人方倒震地哲喜落馬尋卒當毀像時於腋下倒垂衣內銘云晉太元十九年歲次甲午比丘道安於襄陽西郭造丈八金像此像更三周甲子百八十年當滅計勘年月與廢悉符合焉
聖楷按遠法師鴈門樓煩人年十二遊學許洛年二十一欲南渡就范宣子學道阻不通遇釋道安以爲師抽簪落髮研求法藏釋曇翼每資以燈燭

之寶誦盛淹遠高悟冥曠安常歎曰道流東國其在遠乎襄陽旣沒振錫南遊結宇廬山年八十三而終王弼州題道社圖云按中土釋教自承平而後雖日以滋盛而識限因果必闕性心圖澄神異志存弘護道林卓犖乃闡老莊遠公獨能思紹先緒取證羅什刪繁紕邪以淨信念佛爲宗誠開士之要軌也弟劉遺民雷仲倫宗少文張萊民張秀碩周道祖諸公雖復神情朗潔而塵跡猶存發願之後往來室家恐亦未穩至乃汰露運挽靖節固

楚寶

卷四十二

四

徵裁鑒之精嚴弟必置甌酒以待徵君似亦小爲名使非如來本戒又西來本土以法性言之尚不爲寶而况雁門乃寄生之鄉何足多戀至煩諸弟子別創西林以倣新豐毋乃贅乎

僧稱釋考

按高僧傳曰出家從師命氏晉道安受業佛圖澄澄姓帛氏安以師莫過佛遂以釋爲姓僧之稱釋自道安始也聖楷又按法苑珠林云舊日僧悉稱俗姓秦代沙門釋道安獨拔當時居然超悟乃云

既存剝染紹繼釋迦子雖異父而姓無殊今者出家安悉稱釋及胡四舍果云四姓出家同一釋種衆咸歎服四姓者一刹帝利此是玉種二婆羅門是高行人三名毗舍如此土民四名首陀最爲卑下如此土皂隸

法遇

釋法遇不知何許人弱年好學篤志實此道安爲師解悟非嘗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守諶說衆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有一僧飲酒廢夕壹香遇但罰而不造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荆子手自緘封題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卽曰此由飲酒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愛賜卽命維那鳴椎集衆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衆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令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白責時境內道俗莫不歎息

因之學徒勵業甚衆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暗短不能率衆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後卒於江陵春秋六十

聖楷曰安師首徇僧尼軌範故立法不得不嚴遇捧荆杖涕淚受責亦賢矣哉其後百丈立游規而風末凌夷奉行無幾遐想古德爲法爲人一片苦心何止浩歎

慧安

釋慧安未詳何許人年十八出家止江陵琵琶寺風貌庸率頗共輕之時為沙彌衆僧列坐輒使行水安執空瓶從上至下水嘗不竭時咸以異焉及受具戒稍顯靈迹嘗月晦夕共同學慧濟上堂布薩堂戶未開安乃給濟指從壁隙而入出亦如之濟甚駭懼不敢發言後與濟共至塔下便語濟云吾嘗遠行今與君別頃之便見天人妓樂香華布滿空中濟惟驚懼竟不得語安又謂曰吾前後事迹慎勿妄說說必有

楚寶

卷四十二

七

答唯西南有一白衣是新發意菩薩可具為說之於是辭去便附商人入湘川中路患痢極篤謂船至曰貧道命必應盡但出置岸邊不須羈木氣絕之後即施蟲身商人依其言出臥岸側夜見火燄從身而出商人怪懼就往觀之已氣絕矣商人行至湘東見安亦已先至俄又不知所之濟後至陟吧寺詣隱士南陽劉虬具言其事虬即起造禮之謂濟曰此得道之人入火光三昧也

南嶽惠思

南嶽惠思大師武津人姓李氏頂有肉髻牛行象視少以慈想聞於閩里嘗夢梵僧勸出俗乃辭親入道及稟具嘗習坐日唯一食誦法華等經滿千遍又閱妙勝定經歎禪那功德往受法於惠文禪師晝夜攝心坐夏經七日獲宿智通倍加勇猛羸病四肢緩弱自念曰病從業生業由心起心源無起外境何狀病業與身都如雲影如是觀已顛倒想滅輕安如故夏滿無所得深懷慚愧放身倚壁未至間豁爾悟法華

楚寶

卷四十二

八

三昧最上乘門由此名行遠聞學侶日至乃以大小乘定慧等法隨根引喻俾習慈忍行奉菩薩三張戒衣服率用布寒則加之以艾北齊天保中領徒南遊值梁孝元之亂權止大蘇山陳光大元年六月自大蘇山將四十餘僧徑趣南嶽至一處林泉勝異曰此古寺也吾昔曾居俾掘之基址猶存又指巖下曰吾此坐禪賊斬吾首尋得枯骸一張乃建塔今號三生塔師又曰吾寄此山止期十載已後必事遠遊示衆曰道源不遠性海非遙但向已求莫從他覓覓即不

得得亦不真。偶曰：頓悟心源，開寶藏，隱顯露，通現真。相獨行，獨坐嘗，巍巍百億化身，無數量。縱令逼塞滿虛空，看時不見微塵相。可笑物兮無比况，口吐明珠光。見見尋常見，說不思議一語標。名言下嘗，又曰：天不能蓋地，不能載無去無來，無障礙，無長短，無青黃不在中間，及內外超羣出眾，太虛玄指物傳心，人不為師。住衡山絕頂化道，彌盛陳至，屢致慰勞，供養目為思大禪師。誌公嘗令人傳語曰：何不下山教化眾生。目視雲漢，作麼師曰：三世諸佛被我一口吞盡。

樂寶 卷四十二 九

何處更有眾生可化。時有慧集禪師，問法悟解，每謂人我思大師，彌勒應身耳。師恐惑眾，輒呵之，將欲順世謂門人曰：若有十人，不惜身命，常修法華般舟念佛三昧，方等懺悔，期於見證者，隨有所須，吾自供給。如無此人，吾即遠去矣。時眾以苦行事難，無有答者。師乃屏眾，泯然而逝。有小師雲辨號，叫師開目曰：吾將行矣，何驚動妨。訖耶癡人出去，言訖長往，異香滿室，顏色如常。即陳大建九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壽六十有四。師凡著述文字，皆口授，無所刪改。撰四十

二字門兩卷，無詩行門兩卷，釋論玄隨自意安樂行。次第禪要三智觀門等五部，各一卷，並行於世。

黃山谷禮思大禪師題名曰：修水黃庭堅、第仲堪、子枋、梓、椿、相、梳、成、都、范、溫、道、人、文、淑、同、來、禮、思、大、師、閱、三、生、藏、閱、貝、多、梵、字、經、二、錫、杖、象、刻、佛、供、僧、俗、書、經、夾、有、織、靡、如、蟻、映、光、不、可、讀、者、及、佛、牙、舍、利、蚌、中、觀、音、相、寶、玩、溢、目、為、書、觀、寶、軒、三、大、字、坐、獨、松、軒、觀、老、松、笑、兀、於、衆、杉、間、本、無、超、羣、之、意、崇、寧、三、年、正、月、甲、辰、按、山、谷、南、行、錄、福、巖、在、南、嶽、

樂寶 卷四十二 十

依巖架空為之。蓋思公道場有三生塔。聖楷按思大師初在大蘇，以法付智顛，後嘗代講般若。至一心具萬行，忽有所疑，師曰：如汝之疑，乃大品次第意耳。未是法華圓頓旨也。吾昔於夏中一念頓證諸法現前，吾既身證，不必有疑。顛問師所證是十地耶。曰：吾一生望入銅輪，以領徒太蚤。損已益他，但居鐵輪耳。師所居處，雲瑞重沓，不可勝紀。又如岳神石鼓，九仙觀道士鐵券事，此俱不錄。

天台智顓

天台山修禪寺智者禪師諱智顓字德安荊州華容陳氏子眼有重瞳俊朗通悟初謁思大師於大蘇山思一見乃謂曰昔靈鷲同聽法華經今復來矣即示以普賢道場說四安樂行師入觀從所悟處定慧圓融宿通潛發唯自明了舉以問思思曰非汝弗證非予莫識此乃法華三昧前方便初旋陀羅尼也縱令文字之師千萬不能窮汝之辯汝可傳燈莫作最後斷佛種人師既承印可隨侍南嶽二載陳大建元年

楚寶

卷四十二

十一

始禮辭往金陵瓦官寺創弘禪法時禹穴慧榮住莊嚴寺道考吳會世稱義虎辨號懸流開師講法特來設問輕誕自矜揚翥舞扇忽墮地師應對事理渙然清顯乃譴榮曰禪定之力不可難也沙門法歲因拊榮背曰從來義虎今成伏鹿扇既墮地何以遮羞師由此為羣賢所宗尋感異夢任天台佛隴峯號天台智者師說法三十餘年嘗披一袈裟初居臨海民以泥魚為業罾網相連四百餘里江泥溪梁六十餘所即以福緣所得金帛買斯海曲為放生之池又表

開陳宣勅禁採捕時還佛隴如嘗習定忽有黃雀滿空翔翔相慶嗚呼山寺三日乃散師曰此乃魚來報吾恩也隋開皇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詔衆曰吾將去矣言已端坐如定而卒春秋六十有七

聖楷按天台智大師撰法華玄義止觀等部凡百餘卷門入灌頂日記萬言而編結之總目為天台教別其教大畧即身心而指定慧即言說而詮解脫大中一實相之宗趣無證真得之妙自發心至于成道行位昭明無相奪倫然後誕敷契經而會

楚寶

卷四十二

十二

同之煥然水釋示佛知見較之空有諸宗可坐而行也故昔人以爲救世明道之書又按師在南嶽既解法華六法清淨義沉吟久之有西域僧謂曰唯首楞嚴經著明六根功德足與相證師於是渴慕每斯夕望西遙拜如是者積十六歲南嶽天台寺左畔有拜經臺遺址云師入滅後楞嚴始至東土猶然師所感也

法聰

釋法聰南陽新野人卓然神正性潔如玉因至襄陽
繖蓋山白馬泉築室方丈以為棲心之宅梁晉安王
承風來問將至禪室馬騎無故却退王慙而返後再
往馬退如故王乃潔齋躬盡虔敬方得進見初至寺
側但觀一谷猛火洞然良久佇望忽變為水經停傾
仰水滅堂現以事相詢乃知爾時入水火定也堂內
所坐繩牀兩邊各有一虎王不敢進聰乃以手按頭
著地閉其兩目召王令前方得展禮因告境內多虎

楚寶

卷四十二

災請聰救授聰即入定須臾有十七大虎來至便與
受三齋戒勅勿犯暴百姓又命弟子以布繫諸虎頸
滿七日已當來於此王至期日設齋衆集諸虎亦至
便與飲食解布遂爾無害其日將王臨白馬泉內有
白龜就聰手中取食謂王曰此是雄龍又臨霧泉有
五色鯉魚亦就手食云此是雌龍王與羣吏嗟賞其
事大施而旋聰住山慈救為先見屠者驅猪百餘頭
三告曰解脫首楞嚴猪遂繩解散去諸屠大怒將事
加手並乞然不動乃歸過悔罪因斷殺業又於漢水

漁人牽網如前三告引網不得亦復歸心後卒於江
陵天宮寺即梁太一年也其寺現有碑記

聖指按襄陽繖蓋山今名白馬山在襄陽縣東南
十里上有白馬泉南雍州記每年刺史三月三日
禳飲於此

又按中峯謂西天外道皆具有作思惟變化神力
佛燈初傳將昭明世間非具神通者不能攝彼外
道故多化佛化菩薩應身為祖以傳命燈如中土
問亦有之皆是聖賢偶出助揚宗教以警動愚頑

楚寶

卷四十二

不可執為奇特自失正因也

淨業

釋淨業漢東隋人也精研律部博綜異聞隋仁壽二
年被舉送舍利於安州之景藏寺初欲於十方寺置
之行至景藏寺忽感異香滿院衆共嗟怪因而樹立
將下舍利赤光挺出照於人物寺重閣上聞衆人行
聲及往掩捕扇閉如初一人不見塔北有池沙門淨
範爲諸道俗受菩薩戒乃有羣魚游躍首皆南向似
受歸相範即乘船入水爲魚授戒魚皆迴頭遶船如
有聽受都無有懼業慶其遇乃以舍利置於佛堂先

楚寶

卷四十二

五

有瘞菩薩一軀不可移動至明乃見迴首面向舍利
狀類天然一無損處業以大業十二年二月十八日
卒於本寺

聖楷曰舍利者西域梵語此云骨身恐濫凡夫死
人之骨故存梵本之名佛舍利有三種一是骨舍
利其色白二是髮舍利其色黑三是肉舍利其色
赤菩薩羅漢等亦有三種若是佛舍利椎打不碎
若弟子舍利椎擊便破矣其諸靈異備載菩薩處
胎經阿育王經流傳東土則自漢明帝始至隋文

帝而盛按王劭舍利感應記曰皇帝仁壽元年六
月十三日御仁壽殿親以七寶箱捧舍利三十自
內而出置於御座之案與諸沙門燒香禮拜願第
子常以正法護持三寶救度一切衆生乃取金瓶
瑠璃瓶各三十以瑠璃瓶盛金瓶置舍利於其內
熏陸香爲泥塗其蓋而印之送三十州同刻十月
十五日正午入於銅函石函一時起塔各感靈瑞
傳載記中今姑述其在楚者衡州衡嶽寺立塔四
週逆風四乞願水峯上白雲潤二丈直至其所三

楚寶

卷四十二

十六

而而去襄州大興國寺立塔初天陰將下日朗入
函雲合隨州智門寺立塔掘基得神龜甘露降黑
蜂遠龜有符文又隨州官人王威送流入九十道
逢舍利善心共發放之爲期其囚被放千里一期
無一逃者隨州入於滇水作魚獄三百古來傳業
既見舍利悉決放之永斷茲惡餘州亦効矣仁壽
二年正月二十三日復分布五十三州建立露塔
令總管刺史已下縣尉以上廢營務七日請僧行
道教化打利施錢一如前式期用四月八日午時

同下舍利封入石函所感瑞應有四十州潭州舍
利至江神鳥千迎荆州雲蓋塔上雨花不下安州
也感香一夕放光雲蓋乘集此中土建舍利塔之始

寶掌

千歲寶掌和尚中印度人也周威烈十二年丁卯降
神受臂於手握拳七歲視髮乃髮因名寶掌魏晉開
東遊此土入蜀禮普賢智大慈嘗不食口誦般若等
經千餘卷一日謂眾曰吾有願住世千歲今年六百
二十有六故以千歲稱之大遊五臺徙居祝融之拳
巖黃梅之雙峯廬山之東林築抵建鄴會達磨入梁
師就扣其背開悟武帝高其道臘延入內庭未幾如
吳有偈曰梁城遇導師然禪了心地飄零二浙遊受
楚寶
畫佳山水後居浦江之寶巖與朗禪師友善每通問
造白犬馳往朗亦以青猿為使令師所經處皆成寶
坊唐顯慶二年示寂蓋已一千七十二年偈曰本
來無生死今亦示生死我得去住心他生復來此
聖楷曰黃梅縣五祖山有老寺即寶掌所住之雙
峯也子嘗有詩云寶掌初茲山山亦如其掌入來
指縫間安作蓮花想不知此山阿已百峯長下
有萬仞流一泓從此往失足隨層雲始驚飛瀑響

懶贊

南嶽懶贊和尚一名懶殘唐至德間隱居衡山石窟
中跡語言人多不測嘗作歌曰直心無散亂他事
不須斷過去已過去未來猶莫算兀然無事坐何會
有人喚向外覓功夫總是癡頑漢要去即去要住即
住身披一破衲脚著屨生袴多言復多語由來反相
誤若欲度衆生無過且自度莫謾求真佛真佛不可
見妙性及露臺何曾受薰鍊心是無事心而是娘生
面劫石可移動箇中無改變無事本無事何須讀文

楚寶 卷四十二

字削除人我本冥合箇中意種種勞筋骨不如林下
睡將功用功展轉冥蒙取即不得不自通吾有一
言絕慮忌緣巧說不得只用心傳更有一語無過直
與細如毫末大無方所本自圓成不勞機杼世事悠
悠不如山丘青松蔽日碧澗長流山雲當暮夜月為
鈎臥藤蘿下塊石枕頭不朝天子豈羨王侯生苑無
慮更復何憂水月無形我嘗只靈萬法皆爾本自無
生兀然無事坐春來草自青李泌隱衡山時見師驚
曰非凡人也聽其終宵梵唱響徹山林泌頗知音能

辨休戚謂師經音先悽愴而後喜悅必謫降之人時
將去矣候中夜潛往謁焉師命坐發火出芋以隔之
曰慎勿多言領取十年宰相泌拜而退

甘澤謹曰懶殘者唐天寶初衡嶽寺執役僧也退
食即收所餘而食性懶而食殘故號懶殘也晝專
一寺之工夜止羣牛之下曾無倦色已二十年矣
一日刺史將祭嶽祠方修磴道中夜風雷一峯墮
下巨石當磴橫臥修磴者以十牛力挽又以數百
人助推之石屹不動師見笑曰無煩多力遂自履

楚寶

卷四十二

石石盤旋而動聲若震雷疾下路輒開人始奇之
寺門外虎豹忽成羣師謂衆僧曰投我筮為爾等
畫驅之衆競以筮投師纔出寺門一虎遽啣師去
虎豹自此亦絕踪跡蓋師欲去故示此異
林間錄曰唐高僧號懶贊隱居衡山之頂石窟中
嘗作歌其畧曰世事悠悠不如山丘臥藤蘿下塊
石枕頭其言宏妙皆發佛祖之奧德宗聞其名遣
使馳詔召之使者即其窟宣言天子有詔尊者幸
起謝恩瓚方撥牛糞火尋煨芋食之寒涕垂膺未

嘗答使者笑之且勸瓚拭涕瓚曰我豈有工夫爲俗人拭涕耶竟不能致而去德宗欽歎之予嘗見其像垂願瞑目氣韻超然若不可犯干者爲題其上曰糞火但知黃獨美銀鈎那識紫泥新尙無心緒收寒涕豈有功夫問俗人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二

彌陀承遠

南嶽彌陀寺承遠大師漢州綿竹謝氏子初事蜀郡唐公學於資州詵公詵公得法于東山忍公師乃委質僮役服勤星歲開元二十三年至荊州玉泉寺依蘭若真公盡領玄旨真公始南指衡山俾分法派師既抵衡息於天柱之陽聞京師有慈敏三藏出在廣州乃往謁之敏公曰如來付受吾徒用弘拯救超然獨善豈曰能仁俾依無量受經而修念佛三昧殊功德劫以濟羣生由是頓息諸緣學題一念天寶初還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二

于舊山山之西南別立精舍號彌陀臺葦草編茅僅蔽經像居無童侍室無斗儲一食不遇則茹草而過敝衲莫完而歲寒自若奉持贊歎苦劇精至永泰中有高僧法照居廬山結西方道場入觀積句見彌陀座下有老比丘焉啓問何人答曰南嶽承遠願生吾土勝緣既結眞影來現照公退而驚慕竟陟衡峯禮師宛如定中所見悲喜流涕遂執侍左右大曆末照公辭謁五臺承詔入覲既爲國師領袖京邑乃奏陳師德天子南嚮而禮焉度其道不可徵名其居曰般

舟道場以寵異之泊于貞元申詔褒立始建彌陀寺
額度生二七會供千人中貴巡香守臣視饌瑤圖花
捧寶字煙開窳降九天暉映三界法門之榮觀備極
于一時矣貞元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額命弟子申明
教戒掃室趺坐恬然化滅報齡九十有一僧臘六十
有五塔于寺之南岡呂溫柳宗元各撰碑記時稱蓮
社三祖云

洪覺範南嶽彌陀和尚贊曰與之食則食與之衣
則衣無衣衣木葉無食食土泥為人汲樵收僅存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三

骨與皮其道不可致天子南向師出家有如子我
亦著伽梨

東林熙怡

廬山東林寺熙怡大師姓曹氏桂陽人也體識深靜
風度端敏受具戒于南嶽修律儀于東林臨壇持法
垂五十年初隸東林居耶舍塔院嘗苦背痛鐵石不
及中夜累歎忽有神人撫背殊形駭物斯須乃去自
茲窮討經論切磋心要加以律儀嚴靜受持勤至感
通之應固難盡書至于山鹿歸仁林禽效社大師之
室不足異也大曆五年躋五老峯望彭蠡臨瀑布乃
携凌雲精室為經行之地旁引泉竇近躡松壑丹崖

楚寶

卷四十二

廿四

雲岫勢若屏囁然越風景攀危輦重翼如而至者
難以數計積十餘年乃止大林精廬杖屨衣巾屏居
一室與故太師魯國顏公真卿丞相天水趙公憬節
度使范陽盧公羣吏部侍郎弘農楊公於陵為恭禪
之侶幽鑿洞發玄言兩得貞元中歸東林戒壇院十
二年丙子七月二十七日召門弟子曰吾隨化還須
吏寂滅僧臘五十報齡七十一塔于香谷原

中院希操

衡山○中院○希操○大律師○魯氏子○去儒為釋者○三十一
祀○掌律度眾者○二十六會○沒年五十七○既沒二十
年○其大弟子○誠盈○奉師之遺事○願銘塔石○柳宗元曰
南尼○戒法壞而復正○由公○而大典○衡嶽佛寺○毀而再
成○由公○而不變○故當世之士○若李丞相○泌道○未嘗屈
視公○而稽首尊之○不名○出世之士○若石廩公○贊公言
未嘗形遇公○而歎息○推以護法○是以建功之始○則震
雷大風○示其兆滅迹之際○則隕星黑殺○告其期斯為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五

神怪不可度已故其與物大同終始無爭受學之眾
他莫能備也凡所受教若華嚴昭公蘭若真公荊州
至公律公皆大士凡所授教若惟愛道鄆霧幹惟正
惠常誠盈皆聞人

聖楷按誠盈與韓退之為方外交退之別盈上人
詩云山僧愛山出無期俗士牽俗來何時祝融峯
下一迴首即是此生長別離觀此詩退之胸中似
非諛佛骨表時伎倆也

大明慧聞

衡山大明寺慧聞律師○潭州歐陽氏子○唐開元二十
一年始生○天寶十一載始為浮圖○大曆十一年始登
壇為大律師○先是廣德二年始立大明于衡山○詔選
居寺僧二十一人師為之首師○凡至戒事二十三年
衣服器用動有師法○言語行止皆為物軌○執巾匱奉
杖屨為侍者數百○剪毛髮披教戒為學者數萬○宰相
齊公映李公泌趙公憬尚書曹王泉裴公胄侍郎令
狐公頊或師或友齊親執經受大義為弟子師始為

楚寶

卷四十二

廿六

童時夢大人縞冠素寫來告曰居南嶽大吾道者必
爾也已而信然貞元十三年十一月十一日卒將終
夜有光明笙磬之音眾咸見聞元和九年正月其弟
子懷信道嵩尼無染等始乞柳宗元為碑銘其塔在
祝融峯西趾下碑在塔東

聖楷按柳子厚大明和尚碑云儒以禮立仁義無
之則壞佛以律持定慧去之則喪是故離禮于仁
義者不可與言儒異律于定慧者不可與言佛達
是道者惟大明師又曰晉宋尚法故為碑者多法

梁尚禪故碑多禪法不周施禪不大行而律存焉
故近世碑多律凡墜大浮圖未嘗有此丘尼至碑
事今惟無染實來涕淚以求其志益堅又能盲其
師他德尤備故書之碑陰無染章氏女世顯貴今
至衡山戒法

又按漢明帝聽洛陽婦女阿潘等出家此中國為
尼之始受戒初本僧尼同壇至宋太祖始不許尼
往僧壇乃別立尼受戒壇于本寺若尼至戒法亦
始自師子國尼鐵索羅等惟至大禪師碑事則自

楚寶
無染而外未有聞也

大卷四十二

廿七

雲峯法證

南嶽雲峯法證大師郭氏子執行峻特器宇宏大有
來受律者師示之以尊嚴整齊明列義類有來求道
者師示之以高廣通達一其空有無不隨機引接師
居山之北峯凡蒞事五十餘年度學者五萬人為第
子者三千人世之所謂賢人大臣者至南方咸所嚴
事師好作有為功德每歲披山伐木崇構法宇捐衣
去食廣闢羣經其道實勤而其心無求將沒告門人
曰吾白始學至去世未嘗有作焉貞元十七年九月

楚寶

大卷四十二

廿八

十七日卒十月二十七日入塔龕石峻整植木蒨茂
凡衡山無與為比者

聖楷按雲峯寺在雲密峯下其遺址石龕石井欄
尚存

唐與知儼

湘潭唐興寺知儼大師曹氏子為潭之右姓兆形在
孕母不嗜葷生九年自樂為僧父不能奪其志乃抱
經笥入岫嘯山凡進品受具開經傳印皆當時大長
老曹王臯鎮湖南請為人師自是登壇蒞事三十有
八載由我得度者萬有餘人持寶衣解嬰珞為禮
師色受之謂門徒曰彼以有相求我我以有為應之
凡建寶幢修廢寺飾大像極其功力應物故也元和
十三年九月二十七日即寂壽八十二臘六十二塔

楚寶

八卷四十二

廿九

于寺東北隅劉禹錫銘之曰祝融雷山禹所治非夫
有道不可止中有毗尼出塵士以律視儼猶孫子登
壇人師四十紀南方學徒宗與肯幼無童心至觀齒
識滅形全異凡死長沙潭西逾五里陶侃故居石頭
寺門前一帶湘江水吁嗟律席之名兮與湘流而不
已

聖楷按劉禹錫碑云南嶽律門以律公為上首律
之後雲峯證公承之證公之後湘潭儼公承之星
月麗天珠璣同貫由其門者為正法焉蓋是時禪

楚寶

八卷四十二

卅

學方盛于衡山而其徒或不能如南嶽石頭之解
脫故子厚夢得諸公多重律而輕禪亦其積漸之
故使然也中峯亦云自百丈建叢林以來廣田大
宅指顧如意其奈正因日墜謬妄日滋紀綱日繁
禮義日削數百載前提唱之師如臨濟德山雲門
真淨氣憤憤地怒罵諸方如淫女兵奴視之蓋責
其不體道本惟務言通互相欺誑者也嗟乎佛法
自宋元至于今日衰云極矣禪不禪律不律生苑
苦海業識茫茫誰可與明大事者子故於茲錄以
淨土毗尼與教外別傳分部各列俾知如法證修
譬將蹈海舟楫帆檣具而後指南有所用之矣
西峯齋曰覆按律律二家一重在見地一重在修
持各有一門深入然至脚跟穩實處行解相應無
不明心性之淨戒亦無毀犯儀律之宗乘也未法
流弊互相攻詆持律者駁禪而病在執慕禪者破
律而病在狂皆由因地不真倚借門戶欺世惑人
以致律不成律禪不成禪深為法門之患凡大心
男子欲求出世正果不可徒聽岐說妄起是非須

於各門身自體。試先審願力淺深。次觀根器大小。隨俟因緣會遇。上根猛志者。即參究以勵修持。業重。心粗者。藉毗尼以銷染習。蓋論究竟一著。律固不可較禪。而為進道之階。禪亦不可廢律。其餘淨土諸門。但以廣攝中下。機教任投。不必多費揀別矣。

般舟日悟

南嶽般舟日悟大師。零陵蔣氏子。師心大而行密。體卑而道尊。以為由定發慧。必用毗尼為之室。字遂執業於東林。思大師究觀秘義。乃歸傳教。不視文字。懸判深微。登壇蒞事。度比丘眾凡歲千人者。三十有七。而道不愚。以為去凡入聖。必以三昧為之軌道。遂服勤於紫霄。遠大師修明要奧。得以觀佛。浩入性海。洞開真源。道場專精。長跪右邊。不衡不倚。凡七日者。百有二十。而志不衰。初開元中。詔定制度師。乃居本觀。

龍興寺肅宗制天下名山。置大德七人。茲獄尤重。推捧居首師。乃即崇嶺作精室。闢林莽。創巖巒。殿舍宏。大廊廡。修直不命。而獻力不祈。而薦貨凡南方人。顯念佛三昧者。必由於是。命曰般舟臺焉。貞元二十年正月十七日。化于茲室。

聖楷按山谷南行錄。勝業寺在南嶽廟東。有楞子厚。般舟和尚第二碑。所謂第二者。因前有般舟道場之承遠。此復有般舟臺之日悟也。非指一人。

龍安如海

長沙龍安如海禪師周氏子師始為釋其父強之仕至成都至簿不樂也天寶之亂復其初心嘗居京師西明寺又居岫嶽山其言曰由迦葉至師子二十三世而離離而為達摩由達摩至忍五世而益離離而為秀為能南北相訾反戾闢其道遂隱嗚乎吾將合焉且世之傳書者皆馬鳴龍樹道也二師之道其書具存徵其書合於志可以不恩於是北學於惠隱南求於馬素咸黜其異以蹈手中乖離而愈同空洞

楚寶

卷四十二

世三

而益實作安禪通明論推一而適萬則事無非真混萬而歸一則真無非事推而未嘗推故無適混而未嘗混故無疑塊然趣定至于旬時是之謂施用茫然同俗極乎流動是之謂真嘗晚居長沙在定十四日人即其處而成室宇遂為寶應寺去於湘之西人又從之負大木礮密石以益其居又為龍安寺元和三年二月九日沒凡年八十一僧臘五十三塔于寺之原其弟子浩初等狀師之行謁柳子厚為撰碑銘

無姓和尚

岳州聖安寺法劍和尚有名無姓世莫知其閭里宗族所設施者有問焉而以告曰性吾姓也其原無初其曾無終承于釋師以系道本吾無姓耶法劍云者我名也實且不有名惡乎存吾有名耶性海吾鄉也法界吾宇也戒為之塘慧為之戶以守則固以居則安吾閭里不具乎度門道品其數無極菩薩大士其衆無涯吾與之戚而不吾異也吾宗族不大乎其道可聞者如此而止讀法華經金剛般若經數逾千萬

楚寶

卷四十二

世四

或譏以有為曰吾未嘗作嗚呼佛道逾遠異端競起唯天台大師為得其說和尚紹承本統以順中道凡受教者不失其宗主物流動趣向混亂惟極樂正師為得其髓和尚勤求端慤以成至願凡聽信者不感其道或譏以有跡曰吾未嘗行始居房州龍興寺徙居是州作道場于楞伽北峯不越閭者五十祀和尚凡所嚴事皆世高德始出家事而依者曰卓然師居南陽立山塋岳州自就受戒者曰道穎師居荊州弟子之首曰懷遠師居長沙安國寺為南嶽戒法歲來

侍師會其終遂以其日葬于卓然師塔東若干步
橋宗元碑陰記無姓和尚既居是山弘農楊公炎
自道州以宰相徵過焉以為安居京師強以行不
可將以聞曰願問歲乃往明年楊去相位竄謫南
海上終如其志趙魏李華辨博人也為岳州盛氣
欲屈其道聞一言服為弟子河東裴藏之舉族受
教京兆尹弘農楊公基以其隱地為道場秦和州
刺史張惟儉買西峯廣其居凡以貨利委堂下者
不可選紀受之亦無言

樂寶

卷四十二

卅五

西岑齋按子厚之於佛法未聞實切奉行即入理
深談猶較子瞻百步而一時名衲碑紀多出其手
豈乞文者惟算時譽不重作家乎蓋當日宗風寥
落學士中未有如宋之楊李張黃輩為禪流所欽
附者雖昌黎之達始亦指墨者之道以誣佛而譽
量失宜獨子厚云佛法陰翊王化切當之言惟其
深信不疑故願以文章作護法而誘迪諸人可謂
衆醉中之獨醒矣噫才如子厚亦復津津向往若
此後之黔淺不及子厚者可妄議哉

龍興法顯

○龍興寺法顯禪師弋陽宣氏子初母在孕不喜
董辛及誕之後每以沙土戲為佛塔志學之歲遠方
訪道年十九始就剡落任福田寺其後更隸龍興寺
一日捧盃上堂逢一神僧顏赤如醉語師曰汝可名
法顯因忽不見年滿受具遂以此名年二十五次因
寺事差往鄱陽所憇之家皆同舊識或云宿昔夢師
之來儀服宛如所見設供養者闔門盡里爾時鄱陽
大旱師為投戒二千餘人事畢天晶無雲其夜而雲

楚寶

卷四十二

卅六

盈尺隨緣利物殊類齊感如此不可具述永淳歲有
三婆羅門寄金銀珠寶於師復置鉢筭而歸西域其
後有賊劫房惟此諸寶獨在出入三載至乃東來各
以還之封緘如故母氏遣師預修已募寺前南嶺地
為吉祥掘得巨石不可開動已經數日師意彌專忽
有一人來詣掘所作禮既畢出一編書與師遂云為
師穿墓觀其用狀殆非人功信宿掘成不知所開
其書乃菩提達磨之論也及築墳傅土每夕有猛
獸蹋跡如杵經一十八年母始卒師廬於墳所三載

形體臞瘠僅能識者每有人潛獻牛乳其味凝厚衆
疑有異後加驗問莫知所從嘗置梳佛前乃成舍利
旬日之後梳中有聲沃而滌之金光浮出連珠成貫
色有似楮者其後漸多至百餘粒他州造塔者皆來
請之分與而去夫其異應不可思議乃菩提之示現
者矣師以開元八年六月初於本寺精舍結跏趺坐
積十三日不更飲食無復煩惱而入無餘春秋七十
有八一定已來全軀不壞髮長膚軟紅爪丹唇經二
十年竟不敢遷閉近日薄加香漆四衆供養如生

楚寶

卷四十二

廿七

聖楷按李適之撰師碑不著師授法何人與入道
機緣但云即雙峯忍禪師門人也則是師與虛能
神秀爲同參何以不傳心印屢示異跡雖師之慈
善根力有以感之然而佛祖未免阿置在不入傳
燈安哉
西峯齋曰覆按傳燈一集乃佛祖心印遞代相傳
唯親承付屬者始稱嫡派其或見地已到而未經
宗匠印許不得入傳即後人推揚道德而叙爲某
代法嗣亦屬旁出不爲正宗猶世間之絕學高才

未發榜錄祇號逸士也霧山會上百萬唯迦葉傳
衣少室九年待緣獨神光付法諸祖爲法求人只
有一箇半箇珍重匪輕所以龍天推送神力護持
非同小可蓋此微妙法門不在語言上不在文字
上并不在行事上必其候到功深徹骨見髓當機
觀而輒芥投鍼一時師資千古密印豈若吾儒之
孔孟程朱但憑學問語言先後揆合已哉愚初未
明此事每閱古德機緣輒心訝之既得入頭始悟
孔顏相視而咲莫逆于心正是這箇會思而下尚

楚寶

卷四十二

廿八

未夢見况其他乎但大乘正法祇在本分承當
些子伎倆不得任他百千三昧無量神通積劫勤
修河沙妙德到此實際理地都如烈焰銷冰故雖
以應真顯蹟之種種奇特而與大道無闕者不
登祖位我世尊在口蜜知末季重神通不重正法
深囑護持毋令斷絕亘古窮今賴此懸絲續佛慧
命禪宗之所以最尊最貴而不可以思惟測度也
歟

衡嶽楚雲

衡嶽楚雲上人生唐末有至行骨刺血寫妙法蓮花
經一部長七寸廣四寸而厚半之作旃檀匣藏於福
嚴三生藏又刻八字於其上曰若開此經誓同慈氏
皇祐間有貴人遊山見之疑其安使人以鉗發之有
血如綫出焉須臾風雷震山谷煙雲入屋相捉不相
見彌日不止貴人大驚投誠懺悔嗟乎願力所持乃
爾異也政和四年春覺範禪師還自海外過衡嶽往
頂然之細看血綫依然貫休有詩贈之曰剔皮刺血

楚實

卷四十二

九

誠何苦為寫霧山九會文十指歷乾終七軸後來求
法更無君

溫庭筠贈楚雲上人詩曰松根滿苔石盡日閉禪
關有伴年年月餐家處處山煙波五湖遠瓶屨一
身閑嶽寺蔥蘭晚幾時幽鳥還

湖南二居士

居士魏庭蔡公諱承植長沙之攸邑人也負性無迥
澹于聲利弱冠登鄉薦年二十四成進士遂發願長
齋乘戒篤修行頭陀行嘗念三千佛名不能成誦乃
日記一名閱三載而卒業信口無脫誤其專勤類若
此作書最拙不欲求工對人寡言笑衣冠懸置座隅
鼠蝕塵封逢人便著食必取其粗糲嘉賓至止爐中
煑一莖菜以手撮菜葉共啖之每夜危坐匡床遠離
女事者三十年歷任嘉興太守大作佛事稔有楞嚴

楚實

卷四十二

四

古刹勢家侵削公力為修建莊嚴有加今作刻印藏
經之場流通佛法寔公之功官晉太常卿乞休林下
知交欲薦公出為巡撫公掩劄笑曰若見一巡撫太
尊貴生我法超出三界金輪王尚不屑意况區區耶
或勸公當教兒公曰生死事大吾自救不暇遑恤我
後諸子有美厥輪奐者公不能禁以弱障而過之晚
年專修淨土晝夜持名結庵為念佛會與諸菜傭唱
導平等接人邑士某病入冥府見樓閣翼然上供牌
位云此念佛往生蔡公也公有偈謝客云安養思歸

客○湘○江○一○腐○儒○不○愁○明○日○事○但○覓○往○生○符○斗○室○隨○緣○
任○稀○羨○信○口○胸○中○絕○愛○憎○一○任○馬○牛○呼○休○把○閑○言○
語○頻○頻○告○老○夫○年○來○性○暴○惡○開○口○便○糊○塗○業○重○期○心○
懺○人○親○以○病○跡○張○三○與○李○四○好○醜○不○關○否○苦○海○百○般○
俱○是○夢○戲○場○何○事○苦○關○心○三○十○年○前○如○此○說○隔○靴○撥○
癢○到○如○今○浮○生○易○度○迎○風○燭○業○習○難○除○粘○石○鍼○不○把○
蓮○華○栽○淨○域○三○塗○難○保○不○相○侵○將○逝○之○年○自○號○不○久○
人○及○病○葦○呼○人○昇○至○庵○請○僧○祝○髮○易○形○鱸○而○易○簪○果○
見○銀○臺○接○引○口○稱○觀○世○音○不○輟○刻○有○因○果○書○及○淨○土○

楚寶

卷四十二

四

詩○勸○世○攸○邑○化○之○迄○今○多○善○信○云○
衡○陽○金○簡○曾○公○諱○鳳○儀○蔡○之○同○榜○進○士○也○官○儀○部○郎○
中○以○拜○禮○白○足○不○知○者○嫌○其○傷○體○因○被○物○議○遂○欣○然○
挂○冠○歸○請○受○具○戒○殫○精○教○典○叅○透○祖○機○著○有○榜○嚴○榜○
伽○金○剛○諸○經○宗○通○皆○引○公○案○法○語○貫○穿○經○意○水○乳○和○
合○義○學○益○鮮○窺○焉○拊○貲○利○辰○建○造○湖○東○叢○林○集○賢○書○
院○各○設○僧○田○千○百○畝○結○狀○若○緣○行○檀○度○事○舍○身○護○法○
蓋○真○乘○願○力○而○來○者○也○衡○觀○老○麗○而○後○再○見○此○公○
西○岑○齋○按○蔡○公○以○淨○兼○律○其○行○過○人○曾○公○以○教○合○

原缺

楚寶出世間品二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燈

四祖道信

四○祖○道○信○大○師○者○姓○司○馬○氏○世○居○河○內○後○徙○于○蘄○州○
廣○濟○縣○生○而○起○異○幼○慕○空○宗○諸○解○脫○門○宛○如○宿○習○既○
紹○祖○風○攝○心○無○寐○廢○不○至○席○者○近○六○十○年○隋○大○業○十○

楚寶

卷四十三

三○載○領○徒○辰○抵○吉○州○值○羣○盜○圍○城○七○旬○不○解○萬○眾○惶○
怖○祖○愍○之○教○令○念○摩○訶○般○若○時○賊○眾○望○雉○堞○問○若○有○
神○兵○乃○相○謂○曰○城○內○必○有○異○人○不○可○攻○矣○納○稍○引○去○
唐○武○德○甲○申○歲○祖○却○返○斬○春○住○破○頭○山○學○侶○雲○臻○一○
日○往○黃○梅○縣○路○逢○一○小○兒○骨○相○奇○秀○異○乎○嘗○童○祖○問○
曰○子○何○姓○答○曰○姓○卽○有○不○是○當○姓○祖○曰○是○何○姓○答○曰○
是○佛○姓○祖○曰○汝○無○姓○耶○答○曰○性○空○故○無○祖○然○識○其○
法○器○卽○俾○侍○者○至○其○母○所○乞○令○出○家○母○以○宿○緣○故○殊○
無○難○色○遂○捨○為○弟○子○以○至○付○法○傳○衣○偈○曰○華○種○有○生○

性因地華生生大緣與性合當生生不生遂以學徒
委之一日告衆曰吾武德中游廬山登絕頂望破頭
山見紫雲如蓋下有白氣橫分六道汝等會否衆皆
默然忍曰莫是和尙他後橫出一枝佛法否祖曰善
後貞觀癸卯歲太宗嚮師道味欲瞻風彩詔赴京祖
上表遜謝前後三返竟以疾辭第四度命使曰如果
不起卽取首來使至山諭旨祖乃引頸就刃神色儼
然使異之回以狀聞帝彌加欽慕就賜珍綉以遂其
志迨高宗永徽辛亥歲閏九月四日忽垂誠門人曰

楚實

卷四十三

二

一切諸法悉皆解脫汝等各自護念流化未來言訖
安坐而逝壽七十有二塔于本山明年四月八日塔
戶無故自開儀相如生爾後門人不敢復閉代宗證
大野禪師慈雲之塔

聖楷按祖年十四時禮三祖僧璨大師曰願和尙
慈悲乞與解脫法門大師曰誰縛汝曰無人縛師
曰何更求解脫乎祖於言下大悟服勞九載師屢
試以玄微知其緣熟乃付衣法
四祖旁出法嗣第一世牛頭山法融禪師者潤州

延陵人也姓韋氏年十九學通經史尋閱大部般
若曉達真空一日歎曰儒道世典非究竟法般若
正觀出世舟航遂隱茅山授師落髮後入牛頭山
幽栖寺北巖之石室有百身銜花之異唐貞觀中
四祖望氣躬自尋訪見師端坐自若曾無所顧祖
問曰在此作甚麼師曰觀心祖曰觀是何人心是
何物師無對便起作禮曰大德高栖何所祖曰貧
道不決所止或東或西師曰還識道信禪師否祖
曰何以問他師曰嚮德滋久冀一禮謁祖曰道信

楚實

卷四十三

三

禪師貧道是也師曰因何降此祖曰特來相訪莫
更有安息之處否師指後而曰別有小庵遂引祖
至庵所遠庵唯見虎狼之類祖乃舉兩手作怖勢
師曰猶有這個在祖曰這箇是甚麼師無語少選
祖却於師宴坐石上書一佛字師觀之竦然祖曰
猶有這個在師未曉乃稽首請說真要祖曰夫百
千法門同歸方寸河沙妙德總在心源一切戒門
定門慧門神通變化悉自具足不離汝心一切煩
惱業障本來空寂一切因果皆如夢幻無三界可

出。無。善。提。可。求。人。與。非。人。性。相。平。等。大。道。虛。曠。絕。思。絕。慮。如。是。之。法。汝。今。已。得。更。無。關。少。與。佛。何。殊。更。無。別。法。汝。但。任。心。自。在。莫。作。觀。行。亦。莫。澄。心。莫。起。貪。嗔。莫。懷。愁。慮。蕩。蕩。無。礙。任。意。縱。橫。不。作。諸。善。不。作。諸。惡。行。任。坐。臥。觸。目。遇。緣。總。是。佛。之。妙。用。快。樂。無。憂。故。名。為。佛。師。曰。心。既。具。足。何。者。是。佛。何。者。是。心。祖。曰。非。心。不。問。佛。問。佛。非。不。心。師。曰。既。不。許。作。觀。行。於。境。起。時。心。如。何。對。治。祖。曰。境。緣。無。好。醜。好。醜。起。于。心。心。若。不。強。名。妄。情。從。何。起。妄。情。既。不。

楚寶

卷四十三

起。真。心。任。偏。知。汝。但。隨。心。自。在。無。復。對。治。即。名。營。任。法。身。無。有。變。異。吾。受。樂。大。師。頓。教。法。門。今。付。於。汝。汝。今。諦。受。吾。言。只。任。此。山。向。後。當。有。五。人。達。者。紹。汝。玄。化。祖。付。法。訖。遂。返。雙。峯。

五祖弘忍

五祖弘忍大師者，廬州黃梅人也。先為破頭山中。松道者嘗請于四祖曰：法道可得聞乎？祖曰：汝已老，脫有間，其能廣化邪？儻若再來，吾尚可遊汝處去。行水邊見一女子浣衣，揖曰：寄宿得否？女曰：我有父兄，可往求之。曰：諾。我即敢行。女有肯之，遂回策而去。女周氏季子也，媼輒孕，父母大惡，逐之。女無所歸，日備紡里中，夕止於農館之下，已而生一子，以為不祥，因拋濁港中。明日見之，泝流而上，氣體鮮明，大驚，遂舉。

楚寶

卷四十三

之。成。童。隨。母。乞。食。里。人。呼。為。無。姓。兒。逢。一。智。者。歎。曰。此。子。缺。七。種。相。不。逮。如。來。後。遇。信。大。師。得。法。嗣。化。於。破。頭。山。咸。亨。中。有。一。君。士。姓。盧。名。慧。能。自。新。州。來。參。謁。祖。問。曰。汝。自。何。來。盧。曰。嶺。南。祖。曰。欲。須。何。事。盧。曰。唯。求。作。佛。祖。曰。嶺。南。人。無。佛。性。若。為。得。佛。盧。曰。人。即。有。南。北。佛。性。豈。然。祖。知。是。異。人。乃。訶。曰。若。擔。去。盧。禮。足。而。退。便。入。碓。房。服。勞。於。杵。臼。之。間。晝。夜。不。息。經。八。月。祖。知。付。授。時。至。遂。告。衆。曰。正。法。難。解。不。可。徒。說。吾。言。持。為。已。任。汝。等。各。自。隨。意。進。一。偈。若。語。意。案。符。

則衣法皆付時會下七百餘僧上座神秀者學通內
外衆所宗仰咸推稱曰若非尊秀曠敢當之神秀竊
聆宸輿不復思惟乃于廊壁書一偈曰身是菩提樹
心如明鏡臺時時勤拂拭莫使惹塵埃祖因經行忽
見此偈知是神秀所述乃讚歎曰後代依此修行亦
得勝果其壁本欲令處士盧珍繪楞伽變相及見題
偈在壁遂止不畫各令念誦盧在碓坊忽聆誦偈乃
問同學是何章句同學曰汝不知和尚求法嗣令各
述心偈此則秀上座所述和尚深加歎賞必將付法

雜寶

八卷四十三

六

傳衣也。虛曰其偈云何。同學爲誦。虛良久曰。美則美矣。了則未了。同學訶曰。庸流何知。勿發狂言。虛曰。予不信。邪願以一偈和之。同學不荅。相視而笑。虛至夜。密告一童子。引至廊下。虛自秉燭。請別駕。張日用於秀。偈之側。寫一偈曰。菩提本無樹。明鏡亦非臺。本來無一物。何處惹塵埃。祖後見此偈曰。此是誰作。亦未見性。衆聞祖語。遂不之顧。逮夜。祖潛詣碓坊。問曰。夢白也。未虛曰。白也。未有飾祖於碓。以杖三擊之。虛卽以三鼓入室。祖告曰。諸佛出世。爲一大事。故隨機大

小而引導之。遂有十地三乘頓漸等旨。以爲教門。然以無上微妙秘密圓明真實正法眼藏。付於上首大迦葉尊者。展轉傳授。二十八世。至達磨。屆於此土。得可大師承襲。以至於今。以法寶及所傳袈裟。用付於汝。善自保護。無令斷絕。聽否。偈曰。有情來下種。因地果還生。無情既無種。無性亦無生。盧行者跪受衣法。啟曰。法則既受。衣付何人。祖曰。昔達磨初至。人未之信。故傳衣以明得法。今信心已熟。衣乃爭端。止於汝身。不復傳也。且當遠隱。俟時行化。所謂受衣之人。命

雜寶

八卷四十三

七

如懸絲也。虛曰。當隱何所。祖曰。達懷卽止。遇會且藏。盧禮足已。捧衣而出。是夜南遊。大衆莫知。五祖自後。不復上堂。大衆疑怪。致問祖曰。吾道行矣。何更詢之。復問衣法。誰得耶。祖曰。能者得。於是衆議。盧行者名能。尋訪既失。潛知彼得。卽其奔逐。五祖既付衣法。復經四載。至上元二年。忽告衆曰。吾今事畢。時可行矣。卽入室安坐而逝。壽七十有四。建塔于黃梅之東山。代宗謚大滿禪師。法雨之塔。聖楷按張商英東禪寺記云。五祖演化于黃梅之

東禪院蓋其便于將母也龍朔元年以衣法付六
祖卽散衆入東山山在縣東北三十里東禪寺在
縣西一里旁有佛母塔卽周氏之墓寺內有傳衣
閣曼杖楓有墜腰石鑄龍朔元年盧居士志

地實

卷四十三

八

玉泉神秀 五祖秀出家法嗣

荆州玉泉大通神秀者開封人也姓李氏少親儒業
博綜多聞俄捨愛出家訪道至蘄州雙峯東山寺遇
五祖以坐禪爲務乃歎伏曰此真吾師也誓心苦節
以糲汲自役而求其道祖默識之深加器重祖旣示
滅秀遂任江陵當陽山唐武后開之召至都下於內
道塲供養特加欽禮命于舊山置度門寺以旌其德
時王公士庶皆望塵拜伏暨中宗卽位尤禮重之大
臣張說嘗問法要執弟子禮師有偈示衆曰一切佛

乘實

卷四十三

九

法自心本有將心外求捨父逃禿神龍二年于東都
天宮寺入滅謚大通禪師

聖楷按玉泉在當陽縣西三十里溪山勝絕初爲
智者道塲唐儀鳳中秀復居此詔置度門寺傳燈
錄載秀葬龍門其實寂于龍門葬于當陽張燕公
說所撰碑文可考今塔址僅存瓦礫元祿宿度門
寺詩其警句云門臨溪一帶橋映竹千里諸巖分
院宇雙嶺抱垣墉猶可想度門之勝

慧安

五祖秀出法嗣

嵩嶽慧安國師。荆州枝江人也。姓衛氏。隋開皇十七年。括天下私度僧尼。勘師曰。本無名。遂遁于山谷。大業中。大發丁夫。開通濟渠。饑殍相枕。師乞食以救之。獲濟者。辰。煬帝徵師不赴。潛入太和山。暨帝幸江都。海內擾攘。乃杖錫登嶽。行頭陀行。唐貞觀中。至黃梅。謁忍祖。遂得心要。麟德元年。遊終南山石壁。因止焉。高宗嘗召師。不奉詔。於是徧歷名迹。至嵩少云。是吾終焉之地也。自爾禪者。輻輳。有坦然懷讓二僧。

慧寶

卷四十三

十

來參問曰。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師曰。何不問自己。意曰。如何是自己。意師曰。當觀密作用。曰。如何是密作用。師以目開合示之。然于言下。知歸讓。乃即謂曹溪武后。徵至。叢下。待以師禮。與秀禪師同加欽重。后嘗問師。甲子多少。師曰。不記。后曰。何不記。師曰。生死之身。其若循環。無起盡焉。用記為現。此心流注中。亦無間。見漚起滅者。乃妄想耳。從初識至動相滅時。亦只如此。何年月。而可記乎。后開稽顙。信受。神龍三年。辭歸嵩嶽。是年三月三日。囑門人曰。吾死已將展。

向林中待野火焚之。俄爾萬回公來見師。猖狂握手。言論傍侍。傾耳。都不體會。至八日。閉戶。偃身而寂。春秋一百二十八。門人遵旨。昇置林間。果野火自然。關維得舍利八十粒。內五粒。色紫。留于宮中。至先天二年。門人建浮圖焉。

慧寶

卷四十三

十一

五臺巨方 神秀法嗣

五臺山巨方禪師安陸人也姓曹氏幼稟業於明福院明禪師初講經論後參禪會及造北宗秀問曰白雲散處如何師曰不昧又問到此間後如何師曰正見一枝生五葉秀默許之入室侍對應機無爽恭至上黨寒嶺岩焉數歲之間衆盈千數後于五臺山闢化二十餘年示寂塔于本山

聖楷按舊唐書云神秀禪門之傑雖有禪行得帝王重之而未嘗聚徒開堂傳法至弟子管寂始于

楚寶

卷四十三

十三

都城傳教二十年人皆仰之然則巨方者亦衆角之一麟而北宗之翹楚矣可易得哉

神會 六祖弟出法嗣第一世

西京荷澤神會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高氏年十四爲沙彌謁六祖祖曰知識遠來六觀辛將本來否若本則合識至試說看師曰以無任爲本見即是至祖曰道沙彌爭合取次語便打師於杖下思惟曰大善知識歷劫難逢今既得遇豈惜身命以此給侍他日祖告衆曰吾有一物無頭無尾無名無字無背無面諸人還識否師乃出曰是諸法之本源乃神會之佛性祖曰向汝道無名無字汝便喚作本源佛性師禮

楚寶

卷四十三

十三

拜而退祖曰此子向後設有把茆蓋頭也只成得箇知解宗徒師尋往西京受戒唐景龍年中却歸曹溪祖滅後二十年間曹溪頓肯沈廢于荆吳嵩嶽漸門盛行于秦洛師入京天寶四年方定兩宗乃著顯宗記盛行于世上元元年奄然而化塔于龍門法眼云古人授觀人終不錯如今立知解爲宗卽荷澤也

南嶽懷讓禪師者姓杜氏金州人也於唐儀鳳二年四月八日降誕感白氣應于玄象在安康之分太史占見奏聞高宗皇帝帝乃問是何祥瑞太史對曰因之法罷不染世榮帝勅金州太守韓階親往存慰其家家有子唯師最小炳然殊異性唯恩讓父乃安名懷讓年十歲唯樂佛書時有三藏玄靜過舍見而奇之告其父母曰此子若出家必獲上乘廣度眾生垂拱三年方十五歲辭親往荊州玉泉寺依弘景律

楚寶

卷四十三

師出家通天二年受戒後習毘尼藏一日自歎曰夫出家者為無為法天上人間無有勝者時同學坦然知師志氣高邁勸師謁嵩山安和尚安啟發之乃直指請曹溪禮六祖祖問其處處來曰嵩山來祖曰其麼物恁麼來師無語送經入載忽然有省乃白祖曰其甲有箇會處祖曰作麼生師曰說似一物即不中祖曰還假修證否師曰修證則不無染染即不得祖曰此不汚染諸佛之所護念汝既如是吾亦如是西天般若多羅識汝足下一馬駒踏殺天下人應

在汝心不須速說師執侍左右一十五年先天二年始往衡嶽般若寺開元中有沙門道一在衡嶽山嘗習坐禪師知是法罷往問曰大德坐禪圖甚麼一日圖作佛師乃取一鞭於彼庵前石上磨一日磨作甚麼師曰磨作鏡一日磨鞭豈得成鏡邪師曰磨鞭既不成鏡坐禪豈得作佛一日如何師曰如牛駕車車若不行打車即是打牛即是一鞭對師又曰汝學坐禪為學坐佛若學坐禪非坐臥若學坐佛非定相於無任法不應取捨汝若坐佛即是殺佛若

楚寶

卷四十三

執坐相非達其理一聞示誨如飲醍醐禮拜問曰如何用心即合無相三昧師曰汝學心地法門如下種子我說法要譬彼天澤汝緣合故當見其道又問道非色相云何能見師曰心地法眼能見乎道無相三昧亦復然矣一日有成壞否師曰若以成壞聚散而見道者非見道也聽吾偈曰心地含諸種遇澤悉皆萌三昧華無相何壞復何成一蒙開悟心意慈然侍奉十秋日益玄奧入室弟子忽有六人師各印可曰汝等六人同證吾身各莽其一一人得吾肩善威儀

一僧去。囑曰：待伊上堂時，但問作麼生。伊道：底言語，記將來。僧去。一如師旨。謂師曰：馬師云：自從胡亂後三十年，不曾少鹽醬師。然之。天寶三年八月十一日，圓寂于衡嶽。謚大慧禪師。最勝輪之塔。

聖楷按：馬祖道一禪師，漢州什加縣人也。生而容貌奇異，牛行虎視，引舌過鼻，足下有二輪文，密受讓禪師心印之後，住江西闍化。四方學者雲集，度下示衆曰：汝等諸人，各信自心，是佛。此心即是佛心。達磨大師從南天竺國來，至中土傳上乘一心。

楚寶

卷四十三

去

之法。令汝等開悟。又引楞伽經文，以印衆生心地。恐汝顛倒，不自信此一心之法。各各有之。故楞伽經以佛語心爲宗，無門爲法門。夫求法者，應無所求。心外無別佛，佛外無別心。不取善，不捨惡，淨穢兩邊，俱不依怙。達罪性空，念念不可得。無自性，故三界唯心，森羅萬象，一法之所印。凡所見色，皆是見心，心不自心，因色故有。汝但隨時言說，卽事卽理，都無所礙。菩提道果，亦復如是。於心所生，卽名爲色。知色空故，生卽不生。若了此意，乃可隨時。

著衣喫飯，長養聖胎。任運過時，更有何事。僧問：和尚爲甚麼說卽心卽佛。祖曰：爲止。小兒啼，曰：啼止時如何。祖曰：非心非佛。一夕西堂，百丈南泉隨侍。飯月次，祖問正恁麼時如何。堂曰：正好。供養丈曰：正好。修行泉拂袖便行。師曰：經入藏，禪歸海。唯有會願，獨超物外。祖入室，弟子一百三十九人，各爲一方宗主。轉化無窮，說者謂讓之一。猶思之，遷也。同源而異派，故禪法之盛，始于二師。劉軻云：江間至大寂，湖南至石頭，往往憧憧，不見二大士爲無。

楚寶

卷四十三

去

知矣。

洪覺範題讓和尚傳曰：心之妙，不可以語言傳，而可以語言見。蓋語言者，心之緣道之標幟也。標幟審則心契，故學者每以語言為學道淺深之候。余親南嶽讓禪師，初見六祖，祖曰：什麼物與麼來？對曰：說似一物，即不中。曰：還假修證也。無對曰：修證即不無，污染即不可。祖歎曰：即此不染污，是諸佛之護念大哉！言乎如走盤之珠，不碍影迹也。然讓公猶侍六祖十有五年，乃去菴於三生石之上。時

楚寶

卷四十三

六

天下尚以律居，未成叢席，有僧忘其名，為總衆事。二十年為縣官，勸其出納，先是寺未嘗籍其資。僧方四，自念久已忘之，仰祝讓公求助。于是一夕通悟，盡能追憶二十年間物件，不遺毫髮，乃得釋。故以讓公為觀音大士之應身，而讓居菴中，未嘗知之。予遊福嚴，與僧讀其事，僧疑以問予：此何理哉？予曰：涅槃經云：外道妬世尊入其國，驅五百醉象來奔，世尊垂手示之，而象見五指輪中，皆出師子。于是怖伏，遺糞而去。世尊曰：爾時我指實無師子。

而是護財狂象，自然見也。皆我慈善根力，故夫世尊慈善根力，要不可以有思議心測之，而可以無

隱藏事證。如月在天，光徧谿谷，初不擇谿谷之清濁，而水之澄澈，必有月影。水之澄澈，則月現影而善惡之必有所感，乃不見慈善根力哉！則讓公坐令其僧獲聰明之辨，要不足怪也。聖楷按：唐張正甫觀音大師碑銘云：師自曹谿授法，乃陟武當窮棲十霜，鳩來衡嶽，終焉是託。惟般若聖樂有觀音道場，宴居斯宇，因以為號。據此，則讓之稱觀音

楚寶

卷四十三

六

大師又以其道場得名。

石頭希遷 青原法明

南嶽石頭希遷禪師端州高要陳氏子。母初懷師。輒不葷茹。師幼而狗彘。既冠。然諾自許。鄉民多殺牛祀鬼神。師數毀祠。奪牛。歸歲盈數十。鄉老不能禁。後直造曹谿。得度。未具戒。屬祖示寂。稟遺命。往謁青原。青原問汝什麼處來。師曰曹溪。原乃攀拂。子曰曹溪。還有這個麼。師曰非。但曹溪。西天亦無。原曰子莫曾到西天否。師曰若到。即有也。原曰未。在更道。師曰和尚也。須道取一半。莫全靠學人。原曰不辭。向汝道。恐已。

楚寶

卷四十三

十一

後無人承當。師乃問云和尚出嶺多少時。原曰我却不。知汝蚤晚離曹溪。師曰希遷不從曹溪來。原曰我亦。知汝去處也。師曰和尚幸是大人。莫造次。原後令師持書與南嶽。讓和尚曰汝達書了。速回。否有鈿斧。子與汝住山。師至彼。未呈書。便問不暮。諸聖不重已。靈時如何。嶽云子問太高。生何不向下。問師曰靈可。永劫沉淪。不慕諸聖。解脫。便休。師回。原問子去未。久書還達否。師曰信亦不通。書亦不達。原曰作麼。生師舉前話了。却曰發足時。策和尚許斧子。便請取原。

垂一足。師禮拜於唐天寶初。至衡嶽南。寺者之東。有石狀如臺。乃結菴其上。時號石頭和尚焉。師因看壁。

論至會萬物為已者。其惟聖人乎。師乃拈几曰。聖人無已。靡所不已。法身無象。誰云自他。圓鑑靈炤。於其間。萬象體玄。而自現。境智非一。孰云去來。至哉斯語也。遂掩卷。忽寢。夢自身與六祖同乘一龜。游深池之內。覺而詳之。靈龜者智也。池者性海也。吾與祖師同乘靈智。遊性海矣。遂著參同契曰。竺土大仙心。東西密相付。人根有利鈍。道無南北祖。靈源明皎潔。枝。

楚寶

卷四十三

十一

派暗流。注執事。原是迷契。理亦非悟。門門一切境。回互不同。互回而更相涉。不爾。依位。任色。本殊。質象。聲元。異樂。苦暗。合上中言。明明。清濁。句四大。性自復。如子得其母。火燒風動。搖水濕地。堅固。眼色耳音。聲鼻。香舌。鹹醋。然候。一一法。依根。繫分布。本末。須歸。宗尊。單用其語。當明中有暗。勿以暗相遇。當暗中有明。勿以明相觀。明暗各有對比。如前後。步萬物自有功。當言及用處。事存函。蓋合理。應箭鋒。枉承言。須會。宗。勿自立規矩。觸目不會。道運足焉。知路進步。非近遠。迷。

隔山河因謹白崇玄人光陰莫虛慶上堂答之法門
先佛傳受不論禪定精進唯達佛之知見即心即佛
心佛眾生菩提煩惱名異體一汝等當知自己心
體離斷嘗性非垢淨湛然圓滿凡聖齊同應用無方
離心意識三界六道唯自心現水月鏡像豈有生滅
汝能知之無所不備時南嶽鬼神多顯迹聽法師皆
與投戒偶一日見負米登山師問知為送供者懸之
明日即移庵下于梁端廣闢玄化貞元六年順寂塔
于東嶺德宗謚無際大師塔曰見相

雜寶 卷四十三 三

聖楷曰按青原思禪師傳六祖將示滅沙彌希遷
問曰和尚百年後希遷未審當依何人祖曰尋
思去及祖順世遷歿于靜處端坐寂若忘生第一
座問曰汝師已逝空坐奚為遷曰我稟遺誠故尋
思爾座曰汝有師兄思和尚今住吉州汝因緣在
彼師言甚直汝自迷耳遷聞語便禮辭祖龕直詣
靜居參禮乃得悟可見古人授法因緣各有所在
因緣不值即佛亦不能強况師弟子哉如丹霞之
于馬祖臨濟之于黃檗惠明之于黃梅皆然也

法嘗 馬祖法嗣

明州大梅山法嘗禪師者襄陽人也姓鄭氏幼歲從
師于荊州玉泉寺初參大寂問如何是佛寂曰即心
是佛師即大悟遂之四明梅子真舊隱紳亦燕處唐
真元中鹽官會下有僧因採拄杖迷路至庵所問和
尚在此多少時師曰祇見四山青又黃又問出山路
向甚麼處去師曰隨流去僧躡舉似鹽官官曰我在
江西時曾見一僧自後不知消息莫是此僧否遂令
僧去招之師答以偈曰摧殘枯木倚寒林幾度逢春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不變心樵客遇之猶不顧郢人那得苦追尋一池荷
葉衣無盡數樹松花食有餘剛被世人知住處又移
茅舍入深居大寂聞師住山乃令僧問和尚見馬大
師得箇甚麼便住此山師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
我便向這裏住僧曰大師近日佛法又別師曰作麼
生曰又道非心非佛師曰這老漢惑亂人未有了日
任他非心非佛我祇管即心即佛其僧回舉似馬祖
祖曰梅子熟也龐居士聞之欲驗師實特云相訪纔
見士便問久嚮大梅未審梅子熟也未師曰熟也

你向甚麼處下口士曰百雜碎師伸手曰選我孩子
來士無語自此學漸臻師道彌著夾山與定山同
行○言○話○次○定○山○曰○生○死○中○無○佛○即○無○生○死○夾○山○曰○生
死○中○有○佛○即○不○迷○生○死○互○相○不○肯○同○上○山○見○師○夾○山
便○舉○問○未○審○二○人○見○處○那○箇○較○親○師○曰○一○親○一○疎○夾
山○復○問○那○箇○親○師○曰○且○去○明○日○來○夾○山○明○日○再○上○問
師○曰○親○者○不○問○問○者○不○親○忽○一○日○謂○其○徒○曰○來○莫○可
抑○往○莫○可○追○從○客○問○聞○鼯○鼠○聲○乃○曰○即○此○物○非○他○物
汝○等○諸○人○善○自○護○持○吾○今○逝○矣○言○訖○示○滅

楚寶

卷四十三

廿五

永明壽禪師讚曰師初得道即心是佛最後示徒
沒○物○非○他○物○窮○萬○法○源○徹○千○聖○骨○真○化○不○移○何○妨○出

如會

馬祖法嗣

湖南東寺如會禪師始興曲江人初謁徑山後參大
寂○學○徒○既○展○僧○堂○床○榻○為○之○階○折○時○梅○折○床○會○也○自
大○寂○去○世○師○嘗○患○門○徒○以○印○心○即○佛○之○譚○誦○憶○不○已
且○謂○佛○於○何○任○而○曰○印○心○心○如○畫○師○高○云○即○佛○遂○示
衆○曰○心○不○是○佛○智○不○是○道○劍○去○遠○矣○爾○方○刻○舟○時○號
東○寺○為○禪○窟○焉○相○國○崔○公○羣○出○為○湖○南○觀○察○使○見○師
問○曰○師○以○何○得○師○曰○見○性○得○師○方○病○眼○公○譏○曰○既○云
見○性○其○奈○眼○何○師○曰○見○性○非○眼○眼○病○何○害○公○稽○首○謝

楚寶

卷四十三

廿五

之○公○見○鳥○雀○于○佛○頭○上○放○糞○乃○問○鳥○雀○還○有○佛○性○也
無○師○曰○有○公○曰○為○甚○麼○向○佛○頭○上○放○糞○師○曰○是○伊○為
甚○麼○不○向○鷄○子○頭○上○放○長○慶○癸○卯○歲○罽○窣○謏○傳○明○大

聖楷按長沙古有東寺西寺兩大刹今皆失其故
址志亦不載孫放西寺銘曰長沙西寺層排傾頹
謀欲建立其日有帝子持紙花插地故寺東西相
去十餘丈於是建刹正當花處此亦可想其靈異
也東寺僅見此

曇藏 馬祖法嗣

南嶽西園蘭若曇藏禪師受心印于大寂後謁石頭
瑩然明徹出任西園禪侶日盛師一日自燒浴次僧
問何不使沙彌師擗掌三下師養一犬晝夜經行時
其犬銜師衣師即慰方丈又嘗于門側伏守忽一夜
頻吠不已詰旦東厨有一大蟒張口呀氣毒
烟熾然侍者請避之師曰死可逃乎彼以毒來我以
慈受毒無實性激發則強慈荷無絲毫親一撲言訖
其蟒按首徐行倏然不見復一夕有羣盜至犬亦銜

楚寶

卷四十三

其

衣師語盜曰茅舍有可意物一任將去終無所吝盜
感其言皆稽首而散

聖楷曰彼以毒來我以慈受每誦此語如甘露之
灌頂也何冤親世不可與遊

善覺 馬祖法嗣

源州萃林善覺禪師嘗持錫杖夜出林麓間七步一
振錫一稱觀音名號夾山問遠聞和尙念觀音是否
師曰然山曰騎却頭時如何師曰出頭即從汝騎不
出頭騎甚麼山無對觀察使裴休訪之問曰還有侍
者否師曰有一兩箇祇是不可見容裴曰在甚麼處
師乃喚大空小空時二虎自庵後而出裴觀之驚悸
師語二虎曰有客且去二虎哮吼而去裴曰師作何
行業感得如斯師乃良久曰會麼曰不會師曰山僧

楚寶

卷四十三

其

嘗念觀世音

聖楷按萃林山在長沙善化縣南六十里上有萃
林寺今基址猶存

龍山 高岳下二世

潭州龍山和尚者，洞山與密師伯經跡見，溪流菜葉，洞曰：深山無人，因何有菜？隨流莫有道人，居否？乃共議：「草溪行五七里，問忽見師，羸形異貌，放下行李，問訊師曰：此山無路，關黎從何處來？」洞曰：「無路且置，和尚從何而入？」師曰：「我不從雲水來，洞曰：和尚住此山多少時？」師曰：「春秋不涉，洞曰：和尚先住此山先住？」師曰：「不知洞曰：為甚麼不知？」師曰：「我不從人天來。」洞曰：「和尚得何道理，便住此山？」師曰：「我見兩箇泥牛。」

卷實

八卷四十三

六

鬪入海，直至於今，絕消息。洞山始具威儀，禮拜便問：「如何？」至中賓師曰：「青山覆白雲，曰：如何？」是賓中至，師曰：「長年不出戶，曰：賓至相去幾何？」師曰：「長江水，上波曰：賓至相見，有何言說？」師曰：「青風拂白月，洞山辭退，師乃述偈曰：三間茅屋從來住，一道神光舊境開。莫把是非來辨我，浮生穿鑿不相關。因茲燒庵入深，山不見後人，號為隱山和尚。聖楷按：龍山俗名龍王山，在湘潭縣西南百十里，頂有龍湫，後人因茅庵和尚隱此，故名隱山。」

龐蘊 馮相法嗣

襄州居士龐蘊者，衡州衡陽縣人也。字道玄，世本儒業，少悟塵勞，志求真諦。唐貞元初，謁石頭，乃問：「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頭以手掩其口，豁然有省。後與丹霞為友，一日石頭問曰：「子見老僧以來，日用事作麼生？」士曰：「若問日用事，即無開口處，乃呈偈曰：日用事無別，唯吾自偶諧。頭非取捨處，沒張乖。未紫誰為號，丘山絕點埃。神通并妙用，運水及搬柴。頭然之曰：子以緇邪素邪？」士曰：「願從所慕，遂不剃髮，後。」

卷實

八卷四十三

六

參馬祖，問曰：「不與萬法為侶者，是甚麼人？」祖曰：「待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即汝向道。」士於言下頓領。玄旨乃留駐，參承二載，有偈曰：「有男不婚，有女不嫁，大家團圓頭，共說無生話。自爾機辨迅捷，諸方嚮之，因辭藥山。山命十禪客相送，至門首，士乃指空中雲曰：「好雲，片片不落別處，有全禪客曰：「落在甚處？」士遂與一掌，全曰：「也不得草草。」士曰：「恁麼稱禪客，閑羅老子未放你在。」全曰：「居士作麼生？」士又掌曰：「眼見如盲，口說如瘡。」嘗遊講肆，隨喜金剛經，至無我無人處，致問曰：「。」

至既無我無人是誰講誰聽至無對士曰某甲雖是俗人粗知信竊至曰狝如居士意作麼生士以偈答曰無我復無人作麼有疎親勸君休歷座不似直求真金剛般若性外絕一纖塵我聞并信受摠是假名陳至聞偈欣然仰歎居士所至之處老宿多往復問酬皆隨機應響非格量軌轍之可拘也元和中北遊襄漢隨處而居有女名靈昭常鬻竹漉籬以供朝夕士有偈曰心如境亦如無實亦無虛有亦不管無亦不拘不是賢聖了事凡夫易復易即此五蘊有真智

卷四十三

人

三

十方世界一乘同無相法身豈有二若捨煩惱入菩提不知何方有佛地護生須是殺殺盡始安居會得箇中意鐵船水上浮士坐次問靈昭曰古人道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如何會昭曰老人大作這箇語話士曰你作麼生昭曰明明百草頭明明祖師意士乃笑士因賣渡籠下橋喫撲靈昭見亦去爺遶倒士曰你作甚麼昭曰見爺倒地某甲相扶士將入滅謂靈昭曰視日早晚及午以報昭速報日已中矣而有蝕也士出戶觀次靈昭即登父座合掌坐於士笑

曰我女機鋒捷矣於是更延七日州牧于公頓問疾次士謂之曰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好任世間皆如影響言訖枕于公膝而化遺命焚棄江湖緇白傍悼謂禪門麗居士即毘耶淨明矣有詩仍三百餘篇傳于世

聖楷曰居士本襄陽人因父任衡州遂家焉今城南能仁寺即其故居妻龐婆亦解禪居士一日卷中獨坐幕地云難難十石油麻樹上攤龐婆接聲云易易百草頭邊祖師意靈昭云也不難也不易

卷四十三

人

三

饑來喫飯困來睡又龐婆入鹿門寺作齋維那請疏意向向婆梳子挿向髻後曰回向手也便出去

長沙景岑 法泉法嗣

湖南長沙景岑招賢禪師初任鹿苑為第一世其後
居無定所但徇緣接物隨宜說法時謂之長沙和尚
上堂我若一向舉揚宗教法堂裏須草深一丈事不
獲已向汝諸人道盡十方世界是沙門眼盡十方世
界是沙門全身盡十方世界是自己光明盡十方世
界在自己光明裏盡十方世界無一人不是自己我
嘗向汝諸人道三世諸佛法界眾生是摩訶般若光
光未發時汝等諸人向甚麼處委悉光未發時尚無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佛無辰生消息何處得山河國土來師遊山魁首座
問和尚甚處去來師曰遊山來座曰到甚麼處師曰
始從芳草去又逐落花回座曰大似春意師曰也勝
秋露滴芙蓉師遣僧問同參會和尚曰和尚見南泉
後如何會然僧曰和尚未見南泉已前作麼生會
曰不可更別有也僧回舉似師師示偈曰百尺竿頭
不動人雖然得入未為真百尺竿頭須進步十方世
界是全身僧便問祇如百尺竿頭如何進步師曰期
州山澧州水曰不會師曰四海五湖皇化裏豈尚書

某謂師師召尚書某應諾師曰不是尚書本命曰不
可離却即今抵對別有第二主人師曰喚尚書作至
尊得麼曰恁麼揔不抵對時莫是弟子至人否師曰
非但抵對與不抵對時無始劫來是箇坐死根本有
得曰學道之人不識真祇為從來認識神無始劫來
生死本癡人喚作本來人師與仰山翫月次山曰人
人盡有這箇祇是用不得師曰恰是倩汝用山曰你
作麼生用師劈臂與一踏山曰因直下似箇大蟲自
此諸方稱為岑大蟲僧問如何是文殊師曰墻壁瓦

楚寶 卷四十三 三

礫是曰如何是觀音師曰音聲語言是曰如何是普
賢師曰眾生心是曰如何是佛師曰眾生色身是曰
河沙諸佛體皆同何故有種種名字師曰從眼根返
源名文殊耳根返源名觀音從心返源名普賢文殊
是佛妙觀察智觀音是佛無緣大慈普賢是佛無為
妙行三聖是佛之妙用佛是三聖之真體用則有河
沙假名體則總名一薄伽梵問色即是空空即是色
此理如何師曰聽老僧礙處非墻壁通處沒虛空
吾人如是解心色本來同師久候南泉有投機偈曰

今日還鄉入大門南泉親道遍乾坤法法分明皆祖
父回頭慙愧好兒孫泉荅曰今日投機事莫論南泉
不道遍乾坤還鄉盡是兒孫事祖父從來不出門

洪覺範長沙岑大蟲真贊余游長沙至鹿苑見岑
禪師書像想見其為人昔如來世尊語阿難曰汝
元不知一切浮塵諸幻化相當處出生隨處滅盡
幻妄稱相其性真為妙覺明體龍楸菩薩曰諸法
不自生亦不從他生不共不無因是故說無生以
佛祖之辯談法之妙其清淨顯露如掌中見物無

華寶

卷四十三

可疑者而末世眾生卒不明了者蓋其迷妄之極
非其所聞之習故也禪師憫之故以所習之境譬
之曰若心是生則夢幻空花亦應是生若身是生
則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亦應是生大哉言乎與首
楞嚴中觀論相終始也禪師大寂之孫南泉之子
趙州之兄開法于長沙之鹿苑當時衲子備強如
仰山者猶下之而呼為岑大蟲為之贊曰長沙大
蟲聲威甚重獨眠空林百獸震恐寂子兒戲見不
知畏引手捋鬚幾缺其耳大空小空是虎是你如

惟與覺可捺其尾嗟今衲子眼如裴旻但見其彪
安識虎真我拜公像非存非沒百尺竿頭行塵勃
勃

聖楷曰楊升菴集云有僧問蚯蚓截為兩段首尾
皆動佛性在首在尾古未有荅也伯清舉似余余
曰薪盡火傳灰燼猶熱梓停鼓歌音響猶轟按此
義在岑師錄中皓月供奉問蚯蚓截為兩段兩段
俱動未審佛性在阿那段岑云動與不動是何境
界月云言不干典非智者所談祇如和尚言動與

華寶

卷四十三

不動是何境界出自何經岑云大德豈不見首楞
嚴云當知十方無邊不動虛空并其動搖地水火
風均名六大性真圓融皆如來藏本無生滅他日
僧又舉此為問岑云妄想作麼僧云其如動何岑
云汝豈不知火風未散今據升菴所解雖有暗合
總是心機意識拈弄得來且升菴號博雅而傳燈
錄亦未經目彼坐食嘉穀消費白日者又何知

楚寶出世間品三

明 梁巖高世恭葉梅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恭訂

祖燈

瀉山雷祐 百丈法嗣

潭州瀉山雷祐禪師福州長谿趙氏子年十五出家
究大小乘教二十三遊江西參百丈丈一見許之入
室遂居參學之首侍立次丈問誰師曰某甲丈曰汝

楚寶

卷四十四

乙

撥爐中有火否師撥之曰無火丈躬起深撥得少火
舉以示之曰汝道無這個聲師由是發悟禮謝陳其
所解丈曰此乃暫時岐路耳經云欲識佛性義當觀
時節因緣時節既至如迷忽悟如忘忽憶方省已物
不從他得故祖師云悟了同未悟無心亦無法祇是
無虛妄凡聖等心本來心法元自備足汝今既爾善
自護持次日同百丈入山作務丈曰將得火來麼師
曰將得來丈曰在甚處師乃拈一枝柴吹兩吹度與
百丈丈曰如蟲禦木司馬頭陀自湖南來謂丈曰頃



在湖南尋得一山名大瀉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所
居之處丈曰老僧住得否陀曰非和尚所居丈曰何
也陀曰和尚是骨人彼是肉山設居徒不盈千丈曰
否衆中莫有人住得否陀曰待歷觀之時華林覺爲
第一座丈令侍者請至問曰此人如何陀請警款一
聲行數步陀曰不可丈又令喚師師時爲典座陀一
見乃曰此正是瀉山至人也丈是夜召師入室囑曰
否化緣在此瀉山勝境汝當居之嗣續吾宗廣度後
學時華林聞之曰某甲忝居上首典座何得住持丈

楚寶

卷四十四

三

曰若能對衆下得一語出格當與住持即指淨瓶問
曰不得喚作淨瓶汝喚作甚麼林曰不可喚作木椽
也丈乃問師師踴倒淨瓶便出去丈笑曰第一座輪
却山子也師遂往焉是山峭絕無人煙猿爲伍
橡栗充食經於七載絕無來者師自念言我本住持
爲利益於人既絕往還自善何濟即捨菴而欲他往
行至山口見地虎狼豹交橫在路師問汝等諸獸不
用攔吾行路吾果於此山有緣汝等各自散去如無
緣即任汝等所爲言訖皆散去師乃曰菴未及一載

懶安上座同數僧從百丈來輔佐於師安曰某與和尚作典座待僧及五百人不論時節即不造粥便放某甲下自後山下居民稍稍知之率眾共營梵宇連帥李景讓奏號同慶寺相國裴公休嘗吞玄奧繇是天下禪學輻輳焉上堂夫道入之心質直無偽無背無面無詐妄心一切時中視聽尋常更無委曲亦不閉眼寒耳但情不附物即得從上諸聖抵說濁邊過患若無如許多惡覺情見想習之事譬如秋水澄淨清淨無為濬汙無礙與他作道人亦名無事人時有楚寶

楚寶 卷四十一

僧問頓悟之人更有修否師曰若真悟得本他自知時修與不修是兩頭語如今初心雖從緣得一念頓悟自理猶有無始曠劫習氣未能頓淨須教渠淨除現業流識即是修也不可別有法教渠修行趣向從聞入理問理深妙心自圓明不居感地縱有百千妙義抑揚當時此乃得坐披衣自解作活計始得以要言之則實際地不受一塵萬行門中不捨一法若也單刀直入則凡聖情盡體露真常理事不二即如師師問仰山涅槃經四十卷多少是佛說多少是

魔說仰曰總是魔說師曰已後無人奈子何仰曰慧寂即一期之修行履在甚麼處師曰抵貴子眼正不說子行履師睡次仰山問訊師便回面向壁仰曰和尚何得如此師起曰我適來得一夢你試為我原看仰取一盆水與師澆面少頃香嚴亦來問訊師曰我適來得一夢寂子為我原了汝更與我原看嚴乃點一椀茶來師曰二子見解過於鶻子師數揚宗教凡四十餘年達者不可勝數大中七年正月九日盥漱敷坐怡然而寂壽八十三臘六十四塔于本山謚大楚寶

楚寶 卷四十四

圓禪師塔曰清淨 聖楷按福州長慶大安禪師號懶安初參百丈問學人欲求識佛何者即是丈曰大似騎牛覓牛安曰識得後如何丈曰如人騎牛至家安曰未嘗始終如何保任丈曰如牧牛人執杖視之不令犯人苗稼安自茲領旨更不馳求同參禪師剃居鴻山安躬耕助道三十餘年及祐通寢寢請接踵在持濟山嘗問安汝十二時中當何所務安曰牧牛山曰汝作麼生牧安曰一回入草去暮歸拽將歸

山曰子真牧牛也

仰山慧寂禪師初謁耽源已悟玄旨後參鴻山遂
升堂與前後執侍十五載嘗臥次夢入彌勒內院
衆堂中諸位皆足惟第二空位遂就座有一尊
者白槌曰今當第二座說法仰起白槌曰摩訶衍
法離四句絕百非諦聽諦聽衆皆散去及覺舉似
鴻曰子已入聖位仰便禮拜又一日有梵僧從
空而至仰曰近離甚處曰西天仰曰幾時離彼曰
今當仰曰何太遲生日遊山玩水仰曰神通遊戲

楚實

八卷四十四

五

則不無開黎佛法須還老僧始得曰特來東土禮
文殊却遇小釋迦遂出梵書貝多葉與仰作禮乘
空而去自此號小釋迦後住東平稱鴻仰宗
香巖和尚在百丈會裏性識敏叅禪不得百丈
運化後到鴻山山問我聞汝在百丈先師處問一
答十問十答百此是汝聰明靈利意解識想生死
根本父母未生時試爲我道一句看香巖被鴻山
一問直得茫然歸寮將平日看過底文字從頭要
尋一句可將酬對竟不能得乃自歎曰畫餅不可

充饑屢上堂頭乞鴻山說破山云我若說似汝

已後罵我去我說底是我底終不干汝事香巖遂
將平昔所集文字以火焚却曰此生不學佛法也
且作個長行粥飯僧免役心神乃泣辭鴻山直過
南陽觀忠國師遺跡遂憇止卓菴一日芟除草木
因瓦礫擊竹作聲忽然省悟歸沐浴焚香遙禮
鴻山贊云和尚大悲思逾父母當時若爲我說破
何有今日之事乃有一頌曰一擊忘所知更不假
修持動容揚古路不隨情然機處處無蹤跡聲色

楚實

八卷四十四

六

外威儀諸方達道者咸言上上機鴻山問得曰此
子澈也仰山侍立次云此是心機意識著述得成
待慧寂親自勘過仰山後見香巖曰和尚贊歎師
云發明大事你試說看巖乃舉前頌仰山此是夙
習記持而成若有正悟發明別更說看巖又成頌
云去年貧未是貧今年貧始是貧去年貧猶有卓
錫之地今年貧錫也無仰云如來禪許師兄會祖
師禪未夢見在巖復有一頌云我有一機瞬目視
伊若人不會別喚沙彌仰山乃報鴻山云且喜香

嚴師兄會祖師禪也

聖楷曰語云事怕有心人香嚴在馮山參禪不得
遂焚寮所集文字泣辭而去是何等懶憤何等勇
猛故一聞擊竹聲而悟道豈偶然哉如高峯拈一
生做個癡狀漢定要見這一着子明白又如古德
云三昧不成假令筋斷骨枯終不休歇又云道不
過雲寶不復登此山皆是香嚴一路人我輩若能
辦此一副心何事不就乃爾悠悠白日甘為俗子
可羞亦可痛也念之珠然

楚寶

入 卷四十四

七

惟嚴 石頭法嗣

涇州藥山惟儼禪師絳州韓氏子年十七依朝陽西
山慧炬禪師出家納戒于衡嶽希操律師博通經論
嚴持戒律一日自歎曰大丈夫當離法自淨誰能屑
屑事細行於布巾耶首造石頭之室便問三乘十二
分教某甲粗知嘗聞南方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實未
明了伏望和尚慈悲指示頭曰恁麼也不得不恁麼
也不得恁麼不恁麼總不得子作麼生師罔措頭曰
子因緣不在此且往馬大師處去師稟命恭禮馬祖

楚寶

入 卷四十四

八

仍申前問祖曰我有時教伊揚舂瞻目有時不教伊
揚舂瞻目有時揚舂瞻目者是有時揚舂瞻目者不
是子作麼生師於言下契悟便禮拜祖曰你見甚麼
道理便禮拜師曰某甲在石頭處如蚊子上鐵牛祖
曰汝既如是善自護持侍奉三年一日祖問子近日
見處作麼生師曰皮膚脫落盡唯有一真實祖曰子
之所得可謂協於心體布於四肢既然而將三條
篋束取肚皮隨處住山去師曰某甲又是何人敢言
住山祖曰不然未有常行而不住未有常住而不行

欲益無所益欲為無所為空作舟航無久任此師乃
辭祖返石頭一日在石上坐次石頭問曰汝在這裏
作麼曰一物不為頭曰恁麼即閑坐也曰若閑坐即
為也頭曰汝道不為不為箇甚麼曰千聖亦不識頭
以偈讚曰從來共任不知名任運相將祇麼行自古
上賢猶不識造大凡流豈可名後石頭垂語曰言語
動用沒交涉師曰非言語動用亦沒交涉頭曰我這
裏鍼剝不入師曰我這裏如石上栽華頭然之後若
澧州藥山海衆雲會道吾雲巖侍立次師指按上枯

榮實 八 卷四十四 九

榮二樹問道吾曰枯者是榮者是吾曰榮者是師曰
灼然一切處光明燦爛去又問雲巖枯者是榮者是
巖曰枯者是師曰灼然一切處放教枯淡去高沙彌
忽至師曰枯者是榮者是彌曰枯者從他枯榮者從
他榮師顧道吾雲巖曰不是不是師久不陞堂院主
白曰大眾久思和尚示誨師曰打鐘著衆纔集師便
下座噎方丈院主隨後問曰和尚既許為大眾說法
為甚麼一言不措師曰經有經師論有論師爭怪得
老僧師看經次僧問和尚尋常不許人看經為甚麼

却自看師曰我祇圖遮眼曰禁甲學和尚還得也無
師曰汝若看牛皮也須穿師一夜登山經行忽雲開
見月大嘯一聲應澧陽東九十里許居民盡謂東家
明晨迭相推問直至藥山徒衆曰昨夜和尚山頂大
嘯朔州刺史李翺贈詩云選得幽居愜野情終年無
送亦無迎有時直上孤峯頂月下披雲嘯一聲太和
八年十一月六日臨順世叫曰法堂創法堂創衆皆
持柱撐之師舉手曰子不會我意乃告寂塔于院東
隅唐文宗證弘道大師塔曰化城

楚實 八 卷四十四 十

聖楷按藥山在澧州南九十里山特殊秀以其上
多芍藥故名李翺刺史嚮藥山玄化屢請不赴乃
躬謁之山就經卷不顧侍者曰太守在此李性褊
急乃曰見面不如聞名拂袖便出山曰太守何得
責耳賤目李回拱謝問曰如何是道山以手指上
下曰會麼李曰不會山曰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忻
極作禮而述偈曰鍊得身形似鶴形千株松下兩
函經我來問道無餘說雲在青天水在瓶李又問
如何是戒定慧山曰貧道這裏無此閑家具李莫

測玄旨山曰太守欲得保任此事直須向高山
 頂立深深海底行閑中物捨不得便為滲漏又
 按儼師初住藥山時披榛結菴僅庇跌座鄉人知
 者因齋攜飲饌奔禿而往師曰吾無德于人吾何
 以勞人哉並辭不受鄉人因跪請日費之具曰未
 一升足矣自是嘗以山蔬數本佐食一食訖就座
 轉法華華嚴涅槃經晝夜若一如是者殆三十年
 嗟乎令人美食安居束經不誦自命高禪何不知
 慚愧也

長鬚曠 石頭法嗣
 潭州攸縣長鬚曠禪師初往曹谿禮祖塔迴參石頭
 石頭問什麼處來曰樹南來石頭曰樹頭一尊功德
 成就也未師曰成就久矣只欠點眼在石頭曰莫要
 點眼麼師曰便請石頭乃翹一足師禮拜石頭曰汝
 見什麼道理便禮拜師曰據某甲所見如洪城上一
 點雲

慧朗 石頭法嗣

潭州招提寺慧朗禪師始興曲江人也初參馬祖祖問汝來何求曰求佛知見祖曰佛無知見知見乃魔耳汝自何來曰南嶽來祖曰汝從南嶽來未識曹谿心要汝速歸彼不安他往師歸石頭便問如何是佛頭曰汝無佛性師曰蠢動含靈又作麼生頭曰蠢動含靈却有佛性曰慧朗為甚麼却無頭曰為汝不肯承當師於言下信入任後凡學者至皆曰去去汝無佛性其接機大約如此時謂大朗

楚贊

卷四十四

十一

聖楷按時長沙興國寺有振朗禪師謂之小朗皆同時出石頭座下

天皇道悟 石頭法嗣

荊州天皇道悟禪師婺州東陽張氏子年十四懇求出家父母不聽遂損滅飲膳日纔一食形體羸悴父母不得已而許之二十五詣杭州竹林寺具戒精修梵行推為勇猛或風雨尋夜安坐丘塚身心安靜離諸怖畏一日遊餘杭首謁徑山國一受心法服勤五載後參馬祖重印前解法無異說依止二夏乃謁石頭問曰離却定慧以何法示人頭曰我這裡無奴婢誰個甚麼曰如何明得頭曰汝還擬得麼空麼曰恁

楚贊

卷四十四

十四

麼則不從今日去也頭曰未審汝早晚從那邊來曰道悟不是那邊人頭曰我實知汝來處也曰師何以賊汚於人頭曰汝身見在曰雖然如是畢竟如何示於後人頭曰汝道誰是後人師從此頓悟罄殫前二哲匠言下有所得心後卜荊州當陽紫陵山學徒駕肩接迹都人士女嚮風而至時崇業寺上首以狀聞於連帥迎入城觀之左有天皇寺乃名藍也因火而廢至僧露髮將誅修復乃曰苟得悟禪師為化主必能福我乃中宵潛往哀請肩舁而至時江陵尹右僕

射裴公稽首問法致禮勤至師素不迎送客至皆坐
而揖之裴公愈加飯向由是石頭法道盛矣元和丁
亥四月示疾命弟子先期告終至晦日大衆問疾師
暮召典座座近前師曰會麼曰不會師拈枕子拋下
地上即便告寂壽六十以其年八月五日塔于魏東
聖橋按唐丘玄素撰天王道悟禪師碑云道悟渚
宮人姓崔氏初依長沙寺曇翼律師出家後恭馬
祖得悟祖囑曰汝若住持莫離舊處師蒙旨已便
返荆門去郭不遠結草爲廬後爲節度使某所怒

楚寶

卷四十四

五

擒師拋置水中旌旗纒歸徧衙火發內外焚燄唯
聞空中聲曰我是天王神我是天王神節度使乃
重伸懺悔燼燄頓息宛然如初遂迎師供養於府
西造寺額號天王師嘗云快活快活及臨終時呼
苦苦又云闍羅王來取我也院主問曰和尚當時
被節度使拋向水中神色不動如今何得恁麼地
減師舉枕子云汝道當時是如今是院主無對便入

雲巖曇晟

藥山法嗣

潭州雲巖曇晟禪師鍾陵建昌王氏子少出家于石
門參百丈海禪師二十年因緣不契後造藥山山問
甚處來曰百丈來山曰百丈有何言句示徒師曰尋
常道我有一句子百味具足山曰鹹則鹹味淡則淡
味不鹹不淡是嘗味作麼生是百味具足底句師無
對山曰爭奈目前生地何師曰目前無生地山曰在
百丈多少時師曰二十年山曰二十年百丈俗氣
也不除他日侍立次山又問百丈更說甚麼法師曰

楚寶

卷四十四

十六

有時道三句外省去六句內會取山曰三千里外且
喜沒交涉山又問更說甚麼法師曰有時上堂大衆
立定以拄杖一時趁散復召大衆衆回首丈曰是甚
麼山曰何不蚤恁麼道今日因子得見海兄師於言
下頓省便禮拜一日山曰問汝解弄師子否師曰
是日弄得幾出師曰弄得六出師曰我亦弄得師曰和
尚弄得幾出曰我弄得一出師曰一即六六即一後
到馮山馮問承聞長老在藥山弄師子是否師曰是
曰長弄有置時師曰要弄即弄要置即置曰置時師

子在甚麼處師曰置也置也任後上堂示衆曰有個
人家兒子問著無有道不得底洞山出問曰他屋裡
有多少典籍師曰一字也無曰爭得恁麼多知師曰
日夜不曾眠曰問一段事還得否師曰道得却不得
後道吾問大悲千手眼那個是正眼師曰如人夜間
背手摸枕子吾曰我會也師曰作麼生會吾曰遍身
是手眼師曰道也太煞道祇道得八成吾曰師兄作
麼生師曰通身是手眼會昌元年辛酉十月二十六
日示寂茶毗得舍利一千餘粒瘞于石塔謚無任大

師

卷四十四

七

聖楷按洞山初參滂山舉南陽忠國師無情說法
話不契滂曰此去灑陵攸縣石室相連有雲巖道
人若能撥草瞻風必爲子之所重洞曰未審此人
如何滂曰他曾問老僧學人欲奉師去時如何老
僧對他道直須絕滂滿始得他道還得不違師旨
也無老僧道第一不得道老僧在這裡洞遂辭滂
山徑造雲巖舉前因緣了便問無情說法甚麼人
得聞巖曰無情得聞洞曰和尚問否巖曰我若

汝卽不聞吾說法也洞曰某甲爲甚麼不聞巖
起拂子曰還聞麼洞曰不聞巖曰我說法汝尚不
聞兀無情說法乎洞曰無情說法該何典教巖曰
豈不見彌陀經云水鳥樹林悉皆念佛念佛法洞於
此有省乃迷傷曰也大奇也大奇無情說法不思
議若將耳聽終難會眼處聞時方得知洞辭雲巖
巖曰甚麼處去洞曰雖離和尚未上所以止曰莫湖
南去洞曰無曰莫歸鄉去洞曰無曰蚤晚却回洞
曰待和尚有任處卽來曰自此一別難得相見洞

師

卷四十四

六

曰難得不相見臨行又問百年後忽有人問還
得師真否如何祇對巖良久曰祇這是洞沈吟巖
曰介閣黎承當個大事須審細洞猶涉疑後因過
水睹影大悟前旨有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
疎我今獨自往處處得逢渠今正是我我今不
是渠應須恁麼會方得契如如他日因供養雲巖
真次僧問先師道祇這是莫便是否洞曰是曰意
旨如何洞曰當時幾錯會先師意曰未審先師還
知有也無洞曰若不知有爭解恁麼道若知有爭

肯恁麼道唐大中末洞於新豐山接誘後學厥後
 盛化豫章高安之洞山權開五位善接三根又得
 青山深明的肯道合君臣偏正回互由是洞上玄
 風播于天下諸方宗匠咸共尊之曰肯洞
 聖楷曰按肯洞五位之說有正位有正中偏有正
 中來有兼中至有兼中到偏正上下回互而不得
 犯中中即正位也得其肯趣者謂之挾妙亦謂之
 末後句此等虛玄提唱真是毒水禍人不小得大
 慧一番呵斥甚快人心

楚寶

卷四十四

十九

道吾宗智

藥山法嗣

潭州道吾山宗智禪師豫章海昏張氏子幼依樂和
 尚受教登戒預藥山法會密契心印一日有施至施
 褌山提起示衆曰法身還具四大也無有人道得與
 他。一。腰。褌。師曰性。地。非。空。空。非。性。地。此。是。地。大。三。大。
 亦。然。山。曰。與。汝。一。腰。褌。馮。山。問。師。甚。麼。處。去。來。師。曰。
 看。病。來。馮。曰。有。幾。人。病。師。曰。有。病。底。有。不。病。底。馮。曰。
 不。病。底。莫。是。智。頭。陀。否。師。曰。病。與。不。病。總。不。干。他。事。
 速。道。速。道。馮。曰。道。得。也。與。他。沒。交。涉。唐。太。和。九。年。九

楚寶

卷四十四

二十

月示疾有苦僧衆慰問體候師曰有受非憤予知之
 手衆皆愀然越十日將行謂衆曰吾當西遊理無東
 移言訖告寂闍維得露骨數片建塔道吾後雷遷于
 石霜山

聖楷按道吾山在長沙瀏陽縣北十五里山列七
 十二峯東連寶蓋西接洞庭又名蓮花峯崖溜高
 百餘仞徑路四十曲內有龍湫元歐陽玄詩道
 吾山頭白龍臥巖障層岡深紫遷樾人夜望北斗
 魁上有突兀青蓮座

高沙彌 藥山法嗣

澧州高沙彌初參藥山山問甚處來師曰南嶽來山曰何處去師曰江陵受戒去山曰受戒圖甚麼師曰圖免生死山曰有一人不受戒亦無生死可免汝還知否師曰恁麼則佛戒何用山曰這沙彌猶挂唇齒在師禮拜而退道吾來待立山曰適來有箇跛脚沙彌却有些子氣息吾曰未可全信更須勘過始得至晚山上堂召曰蚩來沙彌在甚麼處師出眾立山問我聞長安甚闊你還知否師曰我國晏然山曰汝從

楚賢

卷四十四

廿三

看經得請益得師曰不從看經得亦不從請益得山曰大有人不看經不請益為甚麼不得師曰不道他不得祇是不肯承當山顧道吾雲巖曰不信道師一日辭藥山山問甚麼處去師曰某甲在眾有妨且往路邊卓個草菴接待往來茶湯去山曰生死事大何不受戒去師曰知是般事便休更喚甚麼作戒山曰汝既如是不得離吾左右時復要與子相見師候菴後一日還來值雨山曰你來也師曰是山曰可煞濕師曰不打這鼓箇雲巖曰皮也無打甚麼鼓道吾曰

鼓也無打甚麼皮山曰今日大好一場曲調

聖楷曰香嚴擊竹悟道為仰為之助善妙善拈曰馮山晚年好則劇教得這一棚肉傀儡直是可愛且作麼生是可愛處而相看手脚動爭知話在他入今觀高沙彌在藥山不避風雨翻出一會鼓笛便成千年絕調不知馮山肉傀儡亦傳得此譜否試請定中迦葉登場演看

楚賢

卷四十四

廿三

龍潭崇信 天皇法嗣

澧州龍潭崇信禪師。渚宮人也。其家賣餅師。少而英異。初悟和尙。為齋鑿。潛請居天皇寺。人莫之測。師家於寺巷。嘗日以十餅饋之。天皇受之。每食畢。嘗得一餅。曰。吾惠汝。以蔭子孫。師一日自念。曰。餅是我持去。何以返遺我耶。其別有古手。逸造而問焉。皇曰。是汝持來。復汝。何咎。師聞之。頗曉。玄旨。因投出家。皇曰。汝昔崇福善。今信吾言。可名崇信。由是服勤。左右一日問曰。甚自到來。不蒙指示。心要。皇曰。汝擎茶來。吾為

楚儼 人 卷四十四

汝接汝行。食來。吾為汝受。汝和南時。吾便低首。何處不指示。心要。師低頭良久。皇曰。見則直下。便見。擬思。即差。師當下開解。復問如何。保任。皇曰。任性。逍遙。隨緣。放曠。但盡凡心。別無聖解。師後詣澧陽龍潭。柄止。僧問。馨中珠。誰人得。師曰。不賣。玩者得。曰。安著何處。師曰。有處。即道。來有。尼問。如何得。為僧去。師曰。作。尼來多少時也。曰。還有。為僧時也。無。師曰。汝即。今是。甚麼。曰。現是。尼身。何得不識。師曰。誰識。汝李翽。刺史問。如何。是真。如般若。師曰。我無。真。如。般若。李曰。幸遇。和

尙師曰。此猶是分外之言。

聖拈按。龍潭寺在澧州城北一里。前有梵經臺。卽周金剛焚青龍疏抄處。寺面大溪。水道甚遠。袁公安曰。昔德山參訪龍潭。一滅燭而大事了畢。後來一棒。蓋天蓋地。皆從此中流出。觀古人授受之際。妙處如石女兒。如石羊駒。豈得草草匆匆。有露骨者。不妨見鞭影而行。其或未然。請喝一生之力。忘食忘寢。微細研求。或可通其一線。久參者。未可直指。為格外消息。恬然不復問也。

楚儼 人 卷四十四

石室善道 長髮法嗣

潭州石室善道和尚嗣攸縣長鬚禪師作沙彌時
長鬚遣令受戒謂之曰汝起日須到石頭禮拜師受
戒後迴參石頭一日隨石頭遊山次石頭曰汝與我
斫卻面前頭椽子礙我師曰不將刀來石頭乃抽刀
倒與師師云不過那頭來石頭曰你用那頭作什麼
師即大悟便趨尋值沙汰乃作行者若于石室每見
僧便監起杖子云三世諸佛盡由這個對者少得
契長沙問之乃云我若見即令放下杖子別通個道

息三聖將此話到石室抵對被師認破是長沙語
山問三聖失機又親到石室師見杏山僧衆相隨
往確米杏山曰行者不易貧道難消師曰無心枕
盛將來無縫合盤托取去說什麼難消杏山便休
山問佛之與道相去幾何師曰道如展手佛似握拳
曰畢竟如何的當可信可依師以手撥空三兩下曰
無恁麼事無恁麼事曰還假看教否師曰三乘十二
分教是分外之事若與他作對即是心境兩法能勝
難行便有種種見解亦是狂慧未足為道若不與他

作對一事也無所以祖師云本來無一物汝不見小
兒出胎時可道我解看教不解看教當恁麼時亦不
知有佛性義無佛性義及至長大便學種種知解出
來便道我能我解不知是客塵煩惱十六行中嬰兒
行為最哆哆和和時喻學道之人離分別取捨心故
贊歎嬰兒何況取之若謂嬰兒是道今時錯會師一
夕與仰山翫月仰山問曰這個月尖時圓相什麼處
去圓時尖相又什麼處去師曰尖時圓相圓時尖
相在雲巖云尖時圓相在圓時無尖相道否云尖時
亦不尖圓時亦不圓

卷四十四

五

卷四十四

六

聖楷按鴻山語洞山此去醴陵攸縣石室相連有
雲巖道人今其地俱無所考

德山宣鑒

龍潭法嗣

鼎州德山宣鑒禪師簡州周氏子非歲出家依年受具精究律藏於性相諸經貫通音趣嘗講金剛般若時謂之周金剛嘗謂同學曰一毛吞海海性無虧芥投鋒鋒利不動學與無學唯我知焉後問南方禪學頗盛師氣不平乃曰出家兒千劫學佛威儀萬劫成佛細行不得成佛南方魔子敢言直指人心見性成佛我常撲其窟穴滅其種類以報佛恩遂擔青龍疏鈔出蜀至澧陽路上見一婆子賣餅因息肩買餅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點心婆指擔曰這箇是甚麼文字師曰青龍疏鈔婆曰講何經師曰金剛經婆曰我有一問你若答得施與點心若答不得且別處去金剛經道過去心不可得現在心不可得未來心不可得未審上座點那個心師無語遂往龍潭至法堂曰久嚮龍潭及乎到來潭又不見龍又不現潭引身曰子親到龍潭師無語遂棲止焉一夕侍立次潭曰更深何不下去師珍重便出却回曰外面黑潭點紙燭度與師擬接潭復吹滅師於此大悟便禮拜潭曰子見個甚麼師曰從

今向去更不疑天下老和尚頭也至來日龍潭陞座謂衆曰可中有個漢牙如劍樹口似血盆一棒打

不回頭他時向孤峯頂上立吾道去在師將疏鈔堆法堂前舉火炬曰窟諸玄辨若一毫置於太虛竭世樞機似一滴投於巨壑遂焚之於是禮辭直抵嵩山挾襖子上法堂從西過東從東過西顧視方丈曰有麼有麼山坐大殊不顧盼師曰無無便出至門首乃曰雖然如此也不得草草遂具威儀再入相見纔跨門提起坐具曰和尚山擬取拂子師便喝拂袖而出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嵩山至晚問首座今日新到在否座曰當時肯却法堂著草鞋出去也山曰此子已後向孤峯頂上盤結草菴呵佛罵祖去矣師任澧陽三十年屬唐武宗廢教避難於獨浮山之石室大中初武陵太守河東薛廷望再崇德山精舍迎師居之相國裴公休書額名古德禪院師自茲大闢宗風上堂若也於已無事則勿妄求妄求而得亦非得也汝但無事於心無心於事則虛而靈空而妙若毛端許言之本末者皆爲自欺何故毫釐繫念三塗業因暫爾情生萬劫羈鎖聖

名凡號盡是虛聲殊相劣形皆為幻色汝欲求之得
無累乎及其厭之又成大患終而無益龍牙問學人
從鎮鄒劍擬取師頭時如何師引頸延前曰因牙曰
頭落也師呵呵大笑牙後到洞山舉前話山曰德山
道甚麼牙曰德山無語洞曰莫道無語且將德山落
底頭呈似老僧看牙方省便懺謝有僧舉似師師曰
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這漢死來多少時救得有甚麼
用處雪峯問從上宗乘學人還有分也無師打一棒
曰道甚麼曰不會至明日請益師曰我宗無語句實

龜寶

卷四十四

九

無一法與人峯因此有省巖頭問之曰德山老人一
條春梁骨硬似鐵拗不折然雖如此於唱教門中猶
較些子示衆曰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臨
濟問待謂洛浦曰汝去問他道得為甚麼也三十棒
待伊打汝接住棒送一送看伊作麼生浦如教而往
師便打浦接住送一送師便歸方丈浦回舉似臨濟
濟曰我從來疑著這漢雖然如是你還識德山麼浦
擬議濟便打師因疾僧問還有不病者也無師曰有
曰如何是不病者師曰阿哪阿哪師復告衆曰捫空

追響勞汝心神夢覺覺非竟有何事言訖安坐而化
即唐咸通六年十二月三日也謚見性禪師

則州德山塔銘曰沼萍之根泡電之存虛空之捫
岸水之痕木人可言吾道可論去鷲之蹤太極邊
中香入其風電入其空幻化之功吾道可宗非作
之作龜毛兔角天邊月落池中水涸青猿不捉香
道之學登陸之檣乘舟之圃瞑目之規晴天之雨
石牛之乳香道之祖陸地之遊水底青天鑿水出
煙樞火出泉虛無之逸吾道可傳鑿山之峽層煙

龜寶

卷四十四

三十

之塔水石賦磴法雲四閣萬古千秋松風蕭颯
按此塔銘乃唐大順元年沙門元會撰

石霜山慶諸 道否法副

潭州石霜山慶諸禪師、廬陵新淦陳氏子、依洪井西
山紹變禪師落髮、詣洛下學毗尼教、雖知聽制、終為
漸宗、回抵瀉山、為米頭、一日、備米次瀉曰、菘玉物、莫
拋、散師曰、不拋、撒瀉於地上、拾得一粒、曰、汝道不拋
撒、這箇是甚麼、師無對、瀉又曰、莫輕這一粒、百千粒
盡從這一粒生、師曰、百千粒從這一粒生、未審這一
粒從甚麼處生、瀉呵呵大笑、隨方丈瀉至晚上堂、曰
大衆、米裡有蟲、諸人好看後、恭道、吾問如何是觸目

卷四十四

八

世

善提吾喚沙彌、彌應諾、吾曰、添淨瓶水、著良久、却問
師、汝適來問甚麼、師擬舉吾、便起去、師於此有省、吾
將順世垂語曰、我心中有物、久而為患、誰能為我
除之、師曰、心物俱非、除之益患、吾曰、賢哉、賢哉、師後
避世、混俗于長沙瀏陽陶家坊、朝遊夕處、人莫能識
後、因僧自洞山來、師問和尙、有何言、句示徒曰、解夏
上堂云、秋初夏末、兄弟或東去、西去、直須向萬里無
寸草處去、良久曰、祇如萬里無寸草處、作麼生去、師
曰、有人下語否、曰、無、師曰、何不道、出門便是草、僧回

舉似洞山、山曰、此是一千五百人、善知識、語因茲、裝

錘始、露果熟、香飄、衆命住持、後裝相、公來、師拈起、裝
芴、問在天子手中、為珪、在官人手中、為笏、在老僧手
中、且道、喚作甚麼、裴無對、師乃、得下、芴、師若石霜山
二十年、間學、衆有長坐不臥、吃若、株、杭、天下、謂之、枯
木、衆也、唐僖宗、聞師、道譽、賜紫衣、師堅辭、不受、光啓
四年、示疾、告寂、葬于院之西北、隅、謚善會大師、
聖楷按石霜山在潭州瀏陽縣西北八十里、又名
霜華山、南接醴陵、北抵洞陽山、峻水激、觸石噴霜

卷四十四

八

世

故名、嗟乎、法道、勝時、石霜、道吾、俱為、選佛、之場、曹
溪、一滴、雲、郵、相望、乃、今、則、荒榛、風、冷、五、葉、飄、零、誰
復、有、問、西、颺、者、哉

清平令遵 翠微無學法嗣

鄂州清平山令遵禪師，東平人也。姓王氏，少依本州北菩提寺。唐咸通六年，落髮後，詣滑州開元寺受具。攻律學，一旦謂同流曰：夫沙門應決徹生苑，玄通佛理，若乃孜孜卷軸，役後拘文，悉數海沙，徒勞片心，遂罷所業。遠舉禪會，至江陵白馬寺堂中，遇一老宿名曰慧勤，師親近詢請，勤曰：吾久侍丹霞，今既垂老，倦於提誘，汝可往謁翠微，彼即吾同參也。師禮辭而去。造于翠微之堂，問如何是西來的的，意翠微曰：待無

卷四十四

人即向汝說

師良久曰

無人也。請師說翠微下禪，引師入竹園，師又曰：無人也。請和尚說翠微指竹曰：這竿得恁麼長，那竿得恁麼短？師雖領其微言，猶未徹其玄旨。文德元年，抵上蔡會州，將重法創大通禪苑，請闢宗要。師自舉初見翠微語句，謂衆曰：先師入泥入水，為我自是我不識，好惡師自此化導，將十稔。至光化中，領徒百餘遊鄂州，從節度使杜洪請居清平山安樂院。上堂曰：諸上座，夫出家人須會佛意，始得若未會佛意，直饒頭上山，水足下出，火燒身，鍊骨。

聽慧多辯

聖楷按清平山在江夏縣東南五里

楚志云其山

日午時寤，寂壽七十有五。周顯德六年，勅諡法喜禪師，塔曰善應。清秀平坦故名。

聰慧多辯，張徒一千二百，說法如雲，如雨，講得天華。亂際，只成個邪說，爭競是非，去佛法大遠。在諸人幸。值色身安健，不值諸難，何妨近前著些工夫，體取佛意。好時有僧問如何是大乘師，曰：麻索曰如何是小乘師，曰：錢貫問如何是清平家風，師曰：一斗麩作三個饑餅，問如何是禪師，曰：胡孫上樹尾，連頭問如何是有漏師，曰：篾籬曰如何是無漏師，曰：木杓問靚面，相呈時如何，師曰：分付與典座，自餘逗機方便，靡徇時情，逆順卷舒，語超格量。天祐十六年正月二十五

夾山善會 船子法嗣

澧州夾山善會禪師廣州廖氏子年歲出家依年受戒聽習經論該練三學出任潤州鶴林因道苦勸發往見船子由是師資道契微朕不替恭慕遺命遊世忘機尋以學者交湊虛室星布曉夕參依咸通庚寅海眾卜於夾山遂成院宇上堂頌云勞持生死法唯向佛邊求目前迷正理撥火覓浮漚僧問從上立祖意教意和尚為甚麼言無師曰三年不喫飯目前無餓人曰既是無餓人某甲為甚麼不悟師曰祇為悟

卷四十四

廿五

迷却闍黎復示偈曰明明無悟法悟法却迷人長舒兩脚睡慳偽亦無真問撥塵見佛時如何師曰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僧後問石霜撥塵見佛時如何霜曰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回舉似師師上堂舉了乃曰門庭施設不如老僧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師再闍玄樞追干一紀唐中和元年十一月七日召主事曰吾與眾僧話道累歲佛法深旨各應自知吾今幻質時盡即去汝等保護如吾在日勿得雷同世人輒生惆悵言訖奄然而逝塔于本山謚傳明

大師

聖楷按華亭船子德誠禪師節操高逸度量不羣自印心于藥山與道吾雲巖為同道交泊離藥山乃謂二同志曰公等應各據一方建立藥山宗旨子率性踈野唯好山水樂情自遣無所能也他後知我所止之處若遇霧利座至指一人來或堪離琢將授生平所得以報先師之恩遂分攜至秀州華亭泛一小舟隨緣度日以接四方往來之者時人莫知其高蹈因號船子和尚道吾後到京口遇

卷四十四

廿六

夾山上堂僧問如何是法身山曰法身無相曰如何是法眼山曰法眼無瑕道吾不覺失笑山便下座請問道吾某甲適來祇對這僧話必有不見致令上座失笑望上座不吝慈悲吾曰和尚一等是出世未有師在山曰某甲甚處不是望為說破吾曰某甲終不說請和尚却往華亭船子處去山曰此人如何吾曰此人上無片瓦下無卓錫和尚若去須易服而往山乃散眾束裝直造華亭船子纔見便問大德住甚麼寺山曰寺即不住住即不似

師曰不似似個甚麼山曰不是目前法師曰甚處
學得來山曰非耳目之所到師曰一句合頭語萬
劫繫驢馱師又問垂絲千尺意在深潭誰釣三十
子何不道山擬開口被師一棹打落水中山纜上
船師又曰道道山擬開口師又打山豁然大悟乃
點頭三下師曰竿頭絲線從君弄不犯清波意自
殊山還問拋綸擲釣師意如何師曰絲懸深水浮
定有無之意山曰語帶玄高無路舌頭談而不談
師曰釣盡江波金鱗始遇山乃掩耳師曰如是如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是遂囑曰汝向去直須殲身處沒踪跡沒踪跡處
莫藏身吾三十年在藥山祇明斯事汝今已得他
後莫任城隍聚落但向深山裏鑽頭邊覓取一個
半個接續無令斷絕山乃辭行頻頻回頭師遂喚
闍黎山乃回首師豎起棹子曰汝將謂別有乃覆
船入水而逝
董太史其昌曰澄鑒寺在中泖唐船子和尚載月
釣魚處也近仲醇修葺之余爲觀其門曰蒹葭蒼
蒼白露爲霜其幽勝可知矣

巖頭全齋 德山法嗣

鄂州巖頭全齋禪師泉州柯氏子少禮青原設公落
髮往長安寶壽寺稟戒習經律諸部優游禪苑與雲
峯欽山爲友自杭州大慈山遷迤造于臨濟屬濟隴
寂乃謁仰山纒入門提起坐具曰和尚仰山取拂子
擬舉師曰不妨好手後參德山執坐具上法堂瞻視
山曰作麼師便喝山曰老僧過在甚處師曰兩重
公案乃下砵堂山曰這個阿師相似個行脚人至來
日上問訊山曰閣移是昨日新到否曰是山曰甚麼

楚寶

卷四十四

七

處學得這虛頭來師曰全齋終不自謾山曰他後不
得孤貧老僧一日參德山方跨門便問是凡是聖山
便喝師禮拜有人舉似洞山山曰若不是齋公大難
承當師曰洞山老人不識好惡錯下名言我當時一
手撞一手捫雲峯在德山作飯頭一日飯遲德山擎
鉢下法堂舉曬飯巾次見德山乃曰鐘未鳴鼓未響
拓鉢向其處處去德山便歸方丈茶舉似師師曰大
小德山未會未後句在山間令侍者喚師去問汝不
肯老僧那師密啓其意山乃休明日陞堂果與擊常

不同師至僧堂前拊掌大笑曰且喜堂頭老漢會末
後句他後天下人不奈伊何雖然也祇得三年活示三年後
示滅一日師與雲峯同辭德山山問甚麼處去師
曰髮辭和尚下山去曰子他後作麼生師曰不忌曰
子憑何有此說師曰豈不聞智過於師方堪傳受智
與師齊戒師半德曰如是如是常善護持二士禮拜
而退師任鄂州巖頭值沙汰於湖邊作渡子兩岸各
挂一板有人過渡打板一下師曰阿誰或曰要過那
邊去師乃舞棹迎之師後卷于洞庭臥龍山徒侶臻

楚寶

卷四十四

四

萃師與羅山下塔基羅山中路忽曰和尚師回顧曰
作麼山舉手指曰這裡好片地師咄曰瓜州賣瓜漢
又行數里歇次山禮拜問曰和尚豈不是三十年前
在洞山而不肯洞山麼師曰是又曰和尚豈不是洞德
山又不肯德山麼師曰是山曰不肯德山即不問祇
如洞山有何虧闕師良久曰洞山好佛祇是無光山
禮拜週後人或問佛問法問道問禪者師皆作嗟聲
師嘗謂衆曰老漢去時大吼一聲了去唐光啓之後
中原盜起衆皆避地師端居晏如也一日賊大至責

以無供饋遂傳刀焉師神色自若大叫一聲而終聲
聞數十里即光啓三年丁未四月八日也門人後焚
之獲舍利四十九粒謚清嚴禪師

聖楷按雲峯初與巖頭至澧州麓山鎮阻雲頭每
日祇是打睡峯一向坐禪一日喚曰師兄師兄且
起來頭曰作甚麼師曰今生不著便共文遠個漢
行脚到處被他帶累今日到此又祇管打睡頭嗚
曰噯眠去每日牀上坐恰似七村裡土地他時後
日魔魅人家男女去在峯白點胸曰我這裡未穩

楚寶

卷四十四

四

在不敢自設頭曰我將謂你他日向孤峯頂上盤
結草菴播揚大教猶作這個語話峯曰我實未穩
在頭曰你若實如此攜你見處一一通來是處與
你證明不是處與你剗却峯曰我初到鹽官見上
堂舉色空義得個人處頭曰此去三十年切忌舉
著又見洞山過水偈曰切忌從他覓迢迢與我疎
渠今正是我我今不是渠頭曰若與麼自救也未
徹在峯又曰後問德山從上宗乘中事學人還有
分也無德山打一棒曰道甚麼我當時如桶底脫

相似頭鳴曰你不聞道從門人者不是家珍峯曰
他後如何即是頭曰他後若欲播揚大教一一從
自已胸襟流出將來與我蓋天蓋地去峯於言下
大悟便作禮起連聲叫曰師兄今日始是蓋山成
道峯住後法席之盛嘗不減千五衆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
自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
公問是誰文定言江南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雲
峯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楚問意其不解乃問何

楚寶

卷四十四

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釋氏耳荆公
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楚寶出世間品

明 梁谿高世泰彙旃父鑒定

湘潭後學周聖楷輯纂

西岑仁齋黃裳吉峯訂

祖燈

洛浦元安 夫山法嗣

澧州洛浦山元安禪師鳳翔麟遊人初爲臨濟侍者
對衆美之曰臨濟門下一隻箭誰敢當鋒師蒙印可
自謂已足一日侍立次有座至叅濟問有一人於

楚寶

八卷四十五

三乘十二分教明得有一人不於三乘十二分教明
得且道此二人是同是別至曰明得卽同明不得卽
別師曰這裡是甚麼所在說同說別濟顛師曰汝又
作麼生師便喝濟送座至回問師汝豈不是喝老僧
者師曰是濟便打師後辭濟問甚麼處去師曰南
方去濟以拄杖畫一畫曰過得這箇便去師乃喝濟
便打師作禮而去濟明日陸坐曰臨濟門下有個赤
稍鯉魚擡頭擺尾向南方去不知向誰家藝麩裏淹
沒師遊歷罷直往夾山卓庵經年不訪夾山山乃修

書令僧馳往師接得便坐却再展手索僧無對師便
打日趨去舉似和尚僧回舉似山曰這僧若開書三
日內必來若不開書斯人救不得也師果三日後至
見夾山不禮拜乃當面叉手而立山曰鷄樓鳳巢非
其同類出去師曰自遠趨風請師一接山曰日前無
聞黎此間無老僧師便喝山曰任任且莫草草匆匆
雲月是同谿山各異截斷天下人舌頭卽不無開黎
爭教無舌人解語師佇思山便打因茲服膺山將示
滅垂語曰石頭一枝看看卽滅矣師曰不然山曰何

楚寶 八 卷四十五 二

也師曰他家自有青山在山曰苟如是卽吾宗不墜
矣暨夾山順世師抵于洛陽尋之澧陽洛浦山卜築
冥處後遷止朗州蘇溪四方玄侶憧憧奔奏師兩山
開法語播諸方光化元年十二月師乃告寂
聖楷按洛浦山在澧州石門縣東三十里今有洛
浦寺其地與夾山相望亦猶石霜之于道吾也常
時法席之盛如此蘇溪在常德桃源縣北四十里

奇王弘通 曹山法記

衡州寧縣奇玉山弘通禪師問混沌未分時如何
師曰混沌曰分後如何師曰混沌上堂示衆曰釋迦
如來出世四十九年說不到底句今夜某甲不避羞
恥與諸尊者共譚良久云莫道錯珍重問學人有病
請師醫師曰將病來與汝醫曰便請師醫師曰還老
僧藥價錢來問曹源一路卽不問衡陽江畔事如何
師曰紅鑪嫩上無根草碧潭深處不逢魚問心法雙
忘時如何師曰三脚蝦蟆背大象問如何是西來意

楚寶 八 卷四十五 三

師曰老僧毛豎問如何是佛法大意師曰直待文殊
過卽向你道曰文殊過也請和尚道師便打問如何
是和尙家風師曰渾身不直五文錢曰大恁貧寒生
師曰古代如是曰如何施設師曰隨家豐儉
聖楷按衡州寧縣有塔山山腰有白石七級相
傳昔阿育王疊石造塔處後人建寺于此謂之奇
玉山

般舟惟勁 聖孝法嗣

南嶽般舟道場寶閣大師惟勁福州人也素持苦行
不衣繪纈惟壞衲以度寒暑時推頭陀行焉初參雲
峯深入淵奧復問法玄沙之席心即符會一日講鑿
上座曰聞汝註楞嚴經鑿曰不敢師曰二文殊汝作
麼生註曰請師鑿師乃揚袂而去唐光化中入南嶽
任報慈東藏生亦號三藏中有鏡燈一座即華嚴第三
祖賢普大師之所製也師觀之頓喻廣大法界重重
帝網之門佛佛羅光之像因美之曰此先哲之奇功

楚齋

卷四十五

四

苟非真不思議善權之智何以創焉乃著五字頌五
章覽之者悟理事相融後終于南嶽師于梁開平中
撰續寶林傳因卷紀与元之後禪門繼踵之源流也
上卷七言覺地窟廣明諸教緣起別著南嶽高僧傳
皆流傳于世

報慈匡化 龍牙法嗣

潭州報慈藏喚匡化大師問心眼相見時如何師曰
向汝道什麼問如何是實見處師曰絲毫不隔曰恁
麼即見也師曰南泉甚好去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
曰昨夜三更送過江問臨機便用時如何師曰海東
有果樹頭心問如何是真如佛性師曰阿誰無問如
何是向上一路師曰柳連道永問和尚年多少師曰
秋來黃葉落春到便華開師嘗著真贊曰日出連山
月圓當戶不是無身不欲全露一日師在帳內坐僧

楚齋

卷四十五

五

問承師有言不是無身不欲全露請師全露師乃撥
開帳曰還見麼曰不見師曰不將眼來問如何是龍
牙山師曰益陽那邊曰如何即是師曰不擬曰如何
是不擬去師曰恁麼即不是問古人面壁意如何師
良久却喚某甲僧應諾師曰你去別時來師垂語曰
一句徧大地一句纔問便道一句問亦不道問如何
是徧大地句師曰無空缺如何是纔問便道句師曰
低聲低聲如何是問亦不道句師曰便合知時

石門獻纒

青林法嗣

襄州石門獻纒禪師京兆人也初問奇林如何用心
 得齊於諸聖林仰而良久曰會麼師曰不會林曰去
 無子用心處師禮拜乃契悟更不他遊遂作圓頭一
 日趨侍立次林曰子今日作甚麼來師曰種菜來林
 曰徧界是佛身子其麼種師曰金銀不動地靈苗
 在處生林欣然求曰入園喚纒開黎師應喏林曰剩
 栽無影祿習與後人看師曰若是無影祿豈受栽耶
 林曰不受栽且止你曾見他枝葉麼師曰不曾見林

奉實

卷四十五

六

曰既不會見爭知不受栽師曰祇為不會見所以不
 受栽林曰如是如是林將順寂召師師應諾林曰
 轉西山後不須取次安師曰雲滿金檀樹靈枝萬古
 春林曰或有人問你金針線囊事子道甚麼師曰若
 是毛羽相似者某甲終不敢造次初住南嶽蘭若未
 幾遷夾山道由潭州時楚王馬氏延入天冊府供養
 數日師後復避亂離夾山至襄州創石門寺再振玄
 風師應機多云好大哥時稱大和尚和尙
 聖楷按石門寺在襄陽南漳縣北四十里

神講洪謹

首山法嗣

潭州神講洪謹禪師襄水扈氏子自遊方一衲以度
 寒暑嘗與數耆宿至襄沔間一僧舉論宗乘頗敏捷
 會野飯山店中供辦而僧論說不已師曰三界唯心
 萬法唯識唯識唯心眼聲耳色是甚麼人語僧曰法
 眼語師曰其義如何曰唯心故根境不相到唯識故
 聲色縱然師曰舌味是根境否曰是師以筋夾菜置
 口中含糊而語曰何謂相入耶坐者駭然僧不能答
 師曰途路之樂終未到家見解入微不名見道然須

奉實

卷四十五

七

寶恭恪須實恪聞羅大王不怕多語僧拱而退後反
 長沙隱于衡嶽三生藏有湘陰豪貴來遊福嚴即師
 之室見其氣貌閑靜一鉢挂壁餘無長物傾愛之遂
 拜跪請曰神鼎乃我家植福之地久乏宗匠願師俱
 往何如師笑而諾之即以已馬負師至十年始成叢
 席一朽床為說法座其甘枯淡無比又以德臘俱高
 諸方尊之如古趙州上堂舉洞山曰貪嗔癡大無知
 賴我今朝識得伊行便打坐便挺分付心王仔細推
 無量劫來不解脫問汝三人知不知古人與麼道神

鼎則不熱，貪與癡實無知。十二時中一任伊行，即往坐，即隨分付心。玉振何為？無量劫來元解脫，何須更問。知不知，問如何，是清淨法身。師曰：灰頭土面，曰為甚麼如此。師曰：爭怪得老僧。

聖楷按：神鼎山在湘陰縣東六十里，上有古井，乃晉陶淡煉藥處，故名。又云：山頂有石似鼎。

楚寶

卷四十五

八

石霜慈明 汾陽法嗣

潭州石霜慈明禪師，全州李氏子。少為書生，年二十二，依湘山隱靜寺出家。其母有賢行使之，遊方開汾陽道望，遂往謁焉。陽顧而默，器之。經二年，未許入室。每見必為語，或毀詆諸方，及有所訓，皆流俗鄙事。一夕，訴曰：自至法席，已再夏，不蒙指示，但增世俗塵勞。念歲月飄忽，已事不明，失出家之利，語未卒，陽熟視罵曰：是惡知識，敢裨販我，怒舉杖逐之。師擬伸救，陽掩師口，乃大悟。曰：是知臨濟道出，嘗情服役七

楚寶

卷四十五

九

年辭去。依唐明嵩禪師，嵩謂師曰：楊大年內翰知見高，入道穩實，子不可不見。師乃往見大年，年館于齋中。日夕質疑，智證因聞，前言往行，恨見之晚。朝中見駙馬都尉李公遵勗，曰：近得一道人，真西河師子。自是師往來楊李之門，以法為友。久之辭還，師後以母老南歸。至瑞州，首巖于洞山，時聰禪師居焉。先是汾陽謂師曰：我徧參雲門兒孫，特以未見聰為恨。故師依止三年，乃遊仰山。楊大年以書抵空春太守黃宗，且使請師出世說法。守以南源致師，師不赴。旋特謁

守願行守問其故對曰始為護今偶欲之耳守大賢
之住三年棄去遷南嶽福嚴嘗謁神鼎禪師鼎首
山高第望尊一時衲子非人類精奇無敢登其門者
任山三十年門弟子氣吞諸方師髮長不剪蔽衣楚
音通謁釋法侄一眾大笑鼎遣童子問長老誰之嗣
師仰視屋曰親見汾陽來鼎杖而出顧見頽然問曰
汾州有西河師子是否師指其後絕叫曰屋倒矣童
子逐黍鼎回顧相嬰鑠師地坐脫隻履而視之鼎老
忘所問又失師所在師徐起整衣且行且語曰見面

楚贊

卷四十五

十

不如問名遂去鼎遣人追之不可歎曰汾州乃有此
兒耶師後又赴道吾之請遂任石霜會都尉李公將
捐館請師至京話別師問如何是本來佛性公曰今
日熱如昨日隨聲便問師臨行一句作麼生師曰本
來無礙礙隨處任方圓公曰晚來困倦更不答話師
曰無佛處作佛公于是泊然而逝師哭之慟臨壙而
別有旨賜官舟南歸師于後年亦示寂壽五十四
塔于石霜
洪覺範慈明真贊序曰鍾山僧建菴居五十年而

二十年掬澗而飲長安窺基三車隨行而一車酒
載迎遙羅什口析妙義而畜靡媪之倩曰吾有欲
障清涼澄觀已任大教而畏五色糞且以十願律
身是四比丘者舉人類精奇風流相映何其制行
乃爾相契耶蓋知其所同者道所不同者迹故其
所履正權異救時存道皆非苟然使其無權時之
智則教之延遠要未可必也傳曰禪而明之存乎
人非特為教者為然則傳大士其悲智所施亦然
也故吾慈明禪師汾陽昭之詞黃龍南之師南之

楚贊

卷四十五

十一

玉立有清涼之風昭之將嚴挺鍾山之操而公獨
平等逆順嬉戲若汗甚于基什而其道能支臨濟
與日月爭光真不纏凡聖超然不測人也自公化
去六十年而余始至其廬拜其塔瞻其像稽首為
之贊曰緣任諸法名體絕如空字身水魚迹是無
相門緣寂宗一切智智差別海公於是中如法缸
沈然出沒無所畏使諸遊者心大定種種驚怖成
虛空平生神共雙不借玄機不動萬象驚而公安
坐不言中諸有求心如古井鏡根阿師終聽瑩法

味迷醉如惺惺。瞿然奮迅爲一戲。句。乘明人揆出。換紫金鎖骨。眠空山。吁。嗟。音容不可覩。當知其身。如雷霆稽首。慈明嘗出現。

聖。稽。按。黃。龍。南。公。夜。間。悅。師。之。言。往。詣。慈。明。室。曰。惠。南。望。道。未。見。比。間。夜。叅。如。迷。行。得。指。南。之。車。然。唯。大。慈。更。施。法。施。使。盡。餘。疑。師。笑。曰。公。已。領。衆。遊。方。名。聞。叢。林。借。有。疑。不。以。衰。陋。鄙。棄。坐。而。商。畧。呼。侍。者。進。榻。使。坐。公。固。辭。哀。懇。愈。切。師。曰。公。學。雲。門。禪。必。善。其。旨。如。曰。放。洞。山。三。頓。棒。洞。山。於。時。應。打。

雜寶

卷四十五

不。應。打。公。曰。應。打。師。色。莊。曰。聞。三。頓。棒。聲。便。是。喫。棒。則。汝。自。且。至。暮。聞。鴉。鳴。鵲。噪。鐘。魚。鼓。板。之。聲。亦。應。喫。棒。喫。棒。何。時。已。哉。公。瞳。而。却。師。曰。吾。始。疑。不。堪。汝。師。今。可。矣。卽。使。拜。公。拜。起。師。曰。則。如。趙。州。嘗。言。壺。山。婆。子。被。我。勒。破。試。指。其。可。勘。處。公。無。語。便。趨。出。明。日。復。詣。室。中。師。詬。罵。公。曰。正。以。未。解。求。夫。耳。罵。豈。慈。悲。法。施。之。式。師。笑。曰。是。罵。耶。公。於。言。下。契。悟。其。旨。獻。偈。曰。傑。出。叢。林。是。趙。州。老。婆。看。破。沒。來。踪。而。今。四。海。清。如。鏡。行。人。莫。與。路。爲。警。師。以。手。

點。沒。字。顧。公。公。卽。易。有。字。心。服。其。妙。密。番。月。餘。辭。去。公。後。開。法。嗣。師。羅。湖。野。錄。曰。石。霜。清。素。侍。者。晚。遊。湘。西。鹿。苑。以。閑。淡。自。牧。堯。率。悅。公。時。未。出。世。與。之。隣。室。有。客。惠。生。蕩。枝。悅。命。素。曰。此。乃。老。人。鄉。果。可。同。餉。也。素。慨。然。曰。自。先。師。去。世。不。見。此。矣。悅。從。而。問。之。師。爲。誰。耶。對。以。慈。明。悅。乃。乘。閑。致。密。款。其。緒。餘。素。因。問。子。曾。見。何。人。悅。以。真。淨。文。和。尙。告。之。素。曰。文。又。見。誰。耶。悅。曰。南。禪。師。素。曰。南。禪。頭。在。石。霜。不。久。其。道。盛。如。此。悅。益。駭。異。尋。袖。香。容。扣。素。曰。

雜寶

卷四十五

吾。福。鮮。緣。寡。豈。可。爲。人。師。但。子。之。見。解。試。吐。露。看。悅。卽。具。陳。素。云。只。可。入。佛。不。可。入。魔。須。知。古。德。謂。末。後。一。句。始。到。半。闍。悅。擬。對。又。遽。問。以。無。爲。如。何。說。悅。又。擬。對。而。素。忽。高。笑。恍。然。有。得。故。嘗。以。語。無。盡。君。士。張。公。云。由。此。觀。之。寂。音。所。謂。道。支。臨。濟。與。日。月。爭。光。豈。虛。語。哉。

芭蕉谷泉 汾陽法嗣

南嶽芭蕉庵大道谷泉禪師泉州人受法汾陽昭禪師放蕩湖湘間同參慈明住道否因徃省之明問白雲橫谷口道人何處來師左右顧視曰夜來何處火燒出古人墳明曰未更道師作虎聲明以坐具便搗師接住推明置禪床上明却作虎聲師大笑曰我見七十餘員善知識今日始遇作家初登南嶽住懶殘巖未久移居芭蕉庵

林間錄曰潭州道吾山有湫毒龍所螫隋葉觸波

楚寶

卷四十五

五

必雷雨連日過者不敢嚙慈明與泉大道同遊泉牽其衣曰可同浴慈明掣肘徑去泉解衣躍入霹靂隨至腥風吹雨林木掀播慈明蹲草中意泉死矣須臾晴霽忽引頸出波間笑呼曰因又嘗夜坐祝融峯頂有大蟒繞殿之泉解衣帶縛其腰中夜不見黎明策杖徧山尋之帶纏枯松之上蓋松妖也又自後洞負一石羅漢像至南臺像無慮數百斤衆僧驚駭莫知其來後洞僧亦莫知其去遂相傳至今號飛來羅漢後遭橫民具報役柳城宰

盛暑負土壅城經通衢弛担而坐觀者如堵說偈曰今朝六月六谷泉受罪足不是上天堂便是入地獄言訖微笑而寂異香郁然柳人至今供事之泉親見汾州無德禪師南山清涼道人謂予曰我十餘年作老黃龍侍者聞其說見慈明事甚詳嘗喟然歎曰我平生不得谷泉文悅又爭識得慈明

楚寶

卷四十五

五

雲峯文悅 大惠法嗣

南嶽雲峯文悅禪師。南昌徐氏子。初造大愚。問示衆曰。大家相。張喫。垂。壘。若。喚。作。一。竺。龔。入。地。獄。如。箭。射。便。下。座。師。大。駭。夜。造。方。丈。愚。問。來。何。所。求。師。曰。求。心。法。愚。曰。法。輪。未。轉。食。輪。先。轉。後。生。越。色。力。健。何。不。爲。衆。乞。食。我。忍。饑。不。暇。何。暇。爲。汝。說。禪。乎。師。不。敢。違。未。幾。愚。移。翠。巖。師。納。疏。罷。復。過。翠。巖。求。指。示。巖。曰。佛。法。未。到。爛。却。雲。寒。空。爲。衆。乞。炭。師。亦。奉。命。能。事。罷。復。造。方。丈。巖。曰。堂。司。闕。入。今。再。煩。汝。師。受。之。不。樂。恨。巖。不。

健費

卷四十五

六

去。心。地。坐。後。架。桶。籬。忽。散。自。架。落。師。忽。然。開。悟。頻。見。巖。用。處。走。搭。伽。梨。上。寢。堂。巖。迎。笑。曰。維。那。且。喜。大。事。了。畢。師。再。拜。不。吐。一。辭。復。服。勤。八。年。後。遊。南。昌。西。山。會。黃。龍。南。公。南。公。先。受。三。角。澄。禪。師。印。可。師。夜。與。語。曰。澄。公。雖。雲。門。之。後。然。法。道。異。耳。南。公。問。所。以。異。師。曰。雲。門。如。九。轉。丹。砂。點。鐵。成。金。澄。公。藥。汞。銀。徒。可。玩。入。銀。印。流。去。南。公。怒。以。枕。投。之。師。復。曰。雲。門。氣。宇。如。王。甘。苑。語。下。乎。澄。公。有。法。授。人。死。語。也。死。語。其。能。活。人。哉。卽。背。去。南。公。挽。師。曰。審。如。是。誰。可。汝。意。者。師。

曰。福。嚴。楚。圓。手。段。出。諸。方。子。欲。見。之。不。空。後。也。南。公。卽。日。往。請。師。初。出。世。南。昌。翠。巖。次。遷。衡。嶽。嶼。嶼。峰。之。法。輪。未。久。又。遷。至。雲。峯。寺。嘉。祐。七。年。七。月。八。日。陞。座。辭。衆。說。偈。曰。住。世。六。十。六。年。爲。僧。五。十。九。夏。禪。流。若。問。指。歸。鼻。孔。大。頭。向。下。歸。方。丈。跌。坐。而。化。塔。于。禹。溪。之。北。

聖寶

卷四十五

七

黃山谷悅禪師語錄序曰。悅禪師者。青山白雲。開。遮。自。在。碧。潭。明。日。撈。漉。方。知。鐵。石。崩。崖。霜。弓。磅。箭。不。受。然。燈。記。弱。自。提。三。印。正。宗。假。令。古。佛。出。頭。也。下一。椎。定。當。前。則。激。惠。南。老。子。出。泐。潭。死。水。而。卽。慈。明。後。則。勸。祖。心。禪。師。撥。大。愚。寒。灰。而。見。黃。藥。看。儂。兩。着。須。天。下。基。客。受。先。破。此。一。塵。與。四。海。禪。宗。點。眼。有。懷。疑。者。是。不。肯。山。谷。老。人。擬。欲。全。提。且。救。取。無。爲。若。士。

龍牙若透 洞山法嗣

潭州龍牙山居透證空禪師撫州人初參翠微問如何是祖師意微曰與我將禪板來師遂過禪板微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又問臨濟如何是祖師意濟曰與我將蒲團來師乃過蒲團濟接得便打師曰打即任打要且無祖師意任後有僧問和尚行脚時問二尊宿祖師意未審二尊宿明也未師曰明即明也要且無祖師意師至洞山復舉德山頭落底語因自省過遂止于洞山隨衆參請一日問

龍寶

卷四十五

六

如何是祖師西來意山曰待洞水逆流即向汝道師始悟厭肯服勤八稔湖南馬氏請住龍牙上堂夫參玄人須透過祖佛始得新豐和尚道祖佛言教似生冤家始有恭學分若透不得即被祖佛謾去師將順寂有大星隕于方丈前

聖楷按龍牙山在益陽縣今志不載

欽山文遠 洞山法嗣

澧州欽山文遠禪師福州人少依杭州大慈山窰中禪師受業時巖頭雲峰在衆觀師吐論知是法器相率遊方二大士各承德山印記師雖屢激揚而終然凝滯後于洞山言下發解乃爲之嗣年二十七止于欽山對大衆前自省過舉參洞山時語山問甚麼處來師曰大慈來曰還見大慈麼師曰見曰色前見色後見師曰非色前後見洞山默置師乃曰離師大叢不盡師意師與巖頭雲峰過江西到一茶店喫茶次

龍寶

卷四十五

九

師曰不會轉身通氣者不得茶喫頭曰若恁麼我定不得茶喫峰曰某甲亦然師曰這兩個老漢話頭也不識頭曰甚處去也師曰布袋裡老鴉雖活如死頭退後曰看看師曰養公且置存公作麼生峯以手畫一圓相師曰不得問頭呵曰太遠生師曰有口不得茶喫者多師與道士論義士立義曰粗言及細語皆屬第一義師曰道士是佛家奴士曰太粗生師曰第一義何在士無語

聖楷按欽山在澧州西二十里

兩臺守安 桂琛法記

衡嶽南臺守安禪師初住江州悟空院有僧問人人盡有長安路如何得到師曰卽今在什麼處問如何是西來意師曰是什麼意問如何是本來身師曰是什麼身問寂寂無依時如何師曰寂寂底聲師因示頌曰兩臺靜坐一爐香終日凝然萬慮忘不是息心消妄想都緣無事可思量

楚贊

卷四十五

辛

雲蓋用清 廬山法嗣

潭州雲蓋山海會寺用清禪師河州人也姓趙氏本州出家酷志求法遠慕長安潛契宗吉先任韶州東平山淳化二年知潭州張茂宗請居雲蓋第六僧問有一人在萬丈井底如何出得師曰且喜得相見曰恁麼卽穿雲透月去也師曰三十三天事作麼生僧無語問如何是雲蓋境師曰門外三泉井曰如何是境中人師曰童行作子師有頌示衆曰雲蓋鑽口訣擬議皆騰裂拍手趁玄空雲露西山月

楚贊

卷四十五

世

聖楷按雲蓋山在長沙善化縣西三十里峯巒秀麗望之如蓋上有虎溪蛇井白雲關諸勝雲蓋寺猶存遺址

大陽警玄

梁山法嗣

鄧州大陽山警玄禪師江夏張氏子依智通禪師出家十九為大僧聽圓覺了義講席無能及者遂遊方初到梁山問如何是無相道塲山指觀音曰這個是吳處士畫師擬進語山急索曰這個是有相底那個是無相底師遂有省便禮拜山曰何不道取一句師曰道即不辭恐上紙筆山笑曰此語上碑去在師獻傷曰我昔初機學道迷萬水千山覓見知明今辨古終難會直說無心轉更疑蒙師指出秦時鏡紹見父

勉實

卷四十五

三

母未生時如今覺了何所得夜放鳥鷄帶雲飛山謂洞上之宗可倚一時聲價籍籍山歿辭塔至大陽謁堅禪師堅讓席使至之師嘗釋曹山三種隣曰此三語須明得轉位始得一作水牯牛是類隣師曰是沙門轉身語是異類中事若不曉此意即有所滯直是伊伊一念無私即有出身之路二不受食是尊貴隣師曰須知那邊了却來這邊行履若不虛此位即坐在尊貴三不斷聲色是隨隣師曰已不明聲色故隨處隣須向聲色裡有出身之路作麼生是聲色外一

乃曰聲不自聲色不自色故云不斷指掌當指何掌也師神觀奇偉有威重從兒稚中日抵一食自以先德付授之重足不越限勝不至席年八十歎無可求法罷傷曰楊廣山頭草憑君待價燻異苗翻茂處深密回靈根傷尾云得法者潛衆十年方可闡揚遠拜而受之遂贊師像曰黑狗爛銀蹄白象崑崙騎於斯二無礙木馬火中嘶師天聖五年七月十九日陞座辭衆塔于本山

勉實

卷四十五

三

聖楷按舒州投子義青禪師初遊宗席時遠禪師居會聖巖一夕夢蓄青色鷹爲吉徵屆旦師來遠禮延之令看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因緣經三載了然開悟復經三載遠出洞上宗旨示之悉皆妙契乃付以大陽頂相皮履布直裰囑曰代吾續其宗風無久滯此途書偈送之令候圓通秀禪師至彼無所參問唯嗜睡而已執事白通曰堂中有僧日睡當行規法通曰是誰曰青上座通曰未可待與按過即曳杖入堂見師正睡乃擊末

呵曰我這裡無閑飯與上座喫了打賊師曰和尚
教某何為通曰何不恭禪去師曰美食不中飽人
喫通曰爭奈大人不肯上座師曰待肯堪作甚
麼通曰上座會見甚麼人來師曰浮山通曰怪得
恁麼頑賴遂握手相笑驢方丈曰是道聲藉甚初
住白雲次遷授子示寂書偈曰兩處住持無可助
道珍重諸人不須尋討投筆奄息閑維獲五色舍利
與諸靈異云

楚賣

卷四十五

品

玉泉承皓

上北塔法嗣

玉泉承皓禪師姓王氏眉州丹陵人早於北塔發明
心要得大自在三昧元豐間首衆于襄陽谷隱望聳
諸方無盡居士張公奉使京西南路就謁之問曰師
得法何人皓曰復州北塔廣和尚公曰與伊相契可
得聞乎皓曰只為伊不肯與人說破公善其言致開
法于郢州大陽是時谷隱主者私為之喜謂我首座
出世盛集緇素以為歡艶皓登座曰承皓在谷隱十
年不會飲谷隱一滴水嚼谷隱一粒米汝若不會來

楚賣

卷四十五

七

大陽為汝說破携拄杖下座傲然而去尋迂玉泉皓
為人超放未易以凡聖議嘗製竹鼻棍書歷代祖師
名而服之乃曰唯有文殊普賢較些子且書于帶上
故叢林目為皓布視有侍僧效之皓見而詬曰汝具
何道理敢以為戲事耶嘔血無及耳僧尋于鹿門如
所言而逝

釋曉榮曰世所同者道所異者迹而已浩之唱道
開豁正見至于示跡殊嘗則為不測入求于往昔
殆鄧隱峯會化之流亞歟

蔣山佛慧 雲居法嗣

金陵蔣山法泉佛慧禪師。隨州時氏子。上堂。快人一言。快馬一鞭。若更眼睛定動。未免紙裏麻纏。脚下是地。頭上是天。不信但看八九月。紛紛黃葉滿山川。晚奉詔任大相國智海寺。問衆曰。赴智海留蔣山去。就孰是。衆皆無對。師索筆書偈曰。非佛非心徒擬議。得皮得髓設商量。臨行珍重諸禪侶。門外千山正夕陽。書畢坐逝。

羅湖野錄曰。蔣山佛慧泉禪師。叢林謂之泉。舊卷。

楚寶

卷四十五

紹聖元年。東坡居士有嶺外之行。舟次金陵。阻風江。許既迎其至。從容語道。東坡遂問曰。如何是智海之燈。泉遽對以偈曰。拈出明明是。甚麼舉頭鷄子穿雲過。從來這箇最希奇。解問燈人能幾個。東坡于是欣然。以詩記其事曰。今日江頭天色惡。砲車雲起風欲作。獨望鐘山喚寶公。林間白塔如孤鶴。寶公骨冷喚不應。却有老泉來喚入。電掣虎齒霹靂舌。爲子吹散千峯雲。南來萬里亦何事。一酌曹谿知水味。他年若畫蔣山圖。仍作泉公喚居士。

泉復說偈送行曰。脚下曹谿去路通。登堂無復問。椿風好將鍾阜臨。岐句說似當年踏碓翁。噫。東坡平生夷險一致。非與憂患爭者。不然。正當放浪嶺海之時。豈能問智海燈耶。泉奮霹靂舌爲吹散千峯之雲。在東坡不爲無得也。

楚寶

卷四十五

七

雲蓋守智 黃龍法嗣

潭州雲蓋守智禪師劍州陳氏子遊方至豫章大靈時法昌遇禪師韜藏西山師聞其飽參造焉昌使謁翠巖真禪師久之無省及謁黃龍于積翠始盡所疑後首衆石霜遂開法道吾徒雲蓋居院之東堂政和辛卯死心謝事黃龍由湖南入山奉覲日已夕矣侍僧通謁師曳履且行具語曰將燭來看其面目何似生而致名喧宇宙死心亦絕叫把近前來我要炤是真師叔是假師叔師即當胞毆一拳死心曰却是真

建寶

入 卷四十五

六

個遂作禮賓至相得歡甚及死心復頌黃龍至政和甲午示寂時師任開福得計音即陞座曰法門不幸法幢摧五蘊山中化作灰昨夜泥牛通一線黃龍從此入輪回

聖楷按智嗣黃龍慧南禪師所謂黃龍三關是也死心嗣黃龍祖心禪師一號晦堂與智同嗣慧南故死心云師叔也後侍僧編次法語易入爲出智見而大諾之是時智年九十宗門大老之風今絕響矣

白雲守端 楊岐法嗣

舒州白雲守端禪師衡陽葛氏子從茶陵郁禪師披剃往參楊岐岐一日忽問受業師爲誰師曰茶陵郁和尚岐曰吾聞伊過橋道懶有省作偈甚奇能記否師誦曰我有明珠一顆久被塵勞闕鎖今朝塵盡光生炤破山河萬朵岐笑而趨起師愕然通夕不寐黎明咨詢之適歲暮岐曰汝見昨日打毆誰者麼曰見岐曰汝一籌不及渠師復岐曰意旨如何岐曰渠愛人笑汝怕人笑師大悟巾侍久之辭遊虛泉圓通請

楚寶

入 卷四十五

七

禪師舉任承天師後屢居名刹緇衆雲集嘗有頌云他人住處我不任他人行處我不行不是爲人難共聚大都緇素要分明無靈五年遷化壽四十八

聖楷按茶陵郁山至不曾行脚因廬山有化士至論及宗門中事教令看僧問法燈百尺竿頭如何進步燈云噫凡三年一日乘驢度橋一踏橋板而隣忽然大悟乃作偈云白雲端有贊曰百尺竿頭會進步溪橋一踏沒山河從茲不出茶州上吟嘯無非囉哩囉

五祖法演 白雲法嗣

蕪州五祖法演禪師綿州鄧氏子三十五始棄家祝髮受具往成都習唯識百法論因聞菩薩入見道時智與理冥境與神會不分能證所證西天外道嘗難此丘曰既不分能證所證却以何為證無能對者外道貶之令不鳴鐘鼓反披袈裟三藏英法師至彼救此義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乃通其難師曰冷暖則可知矣作麼生是自知底事遂質本講曰不知自知之理如何講莫疏其問但誘曰汝欲明此當往南方

焚賣

卷四十五

五

扣傳佛心宗者師即負笈出關所見尊宿無不以此谷決所疑終不破次謁浮山遠禪師久之遠語師曰吾老矣恐虛度子光陰可往依白雲此老雖後生吾未識面但見其頌臨濟三頓棒話有過人處必能了子大事師潸然禮辭至白雲遂舉僧問南泉摩尼珠話請問雲叱之師領悟獻投機偈曰山前一片閑田地叉手叮嚀問祖翁幾度賣來還白買為憐松竹引清風雲特印可令掌磨事未幾雲至語師曰有數禪客自廬山來皆有悟入處教伊說亦說師有來山舉

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

因緣問伊亦明得教伊下語亦下得祇是未在大疑私自計曰既悟了說亦說得明亦明得如何却未在遂參究累日忽然省悟從前寶惜一時放下見白雲雲為手舞足蹈師亦一笑而已師後曰吾因茲出一身白汗便明得不載清風雲一日示眾曰古人道如鏡鑄像像成後鏡在甚麼處眾下語不契舉以問師師近前問訊曰也不較多雲笑曰須是道者始得乃命分座開示方來初任四面遷白雲晚於東山三佛侍師于一亭上夜話及題燈已滅師于暗

焚賣

卷四十五

五

中曰各人下一轉語佛鑑曰彩鳳舞丹霄佛眼曰鐵地橫古路佛果曰看脚下師曰滅吾宗者乃克勤爾崇禎三年六月二十五日上堂辭眾時山門有土杏之役躬往督之且曰汝等勉力吾不復來矣歸丈室淨髮澡身迄旦吉祥而化是夕山摧石墮四十里內巖谷震吼關維舍利如雨塔于東山之南聖楷按演公三佛其一為太平慧勤佛鑑一為龍門清遠佛眼一為圓悟克勤佛果佛果初至真覺勝禪師之席勝方劍臂出血指示師曰此漕溪一

滴也師髮然良久曰道固如是乎即徒步出蜀首
謂玉泉浩次依金鬘信大瀉詰黃龍心東林度愈
指為法罷而晦堂稱他日臨濟一宗屬子矣最後
見五祖盡其機用祖皆不諾乃謂祖強移換人出
不遜語忿然而去祖曰待你着一頓熱病打時方
思量我在師到金山染傷寒困極以平日見處試
之無得力者追緯五祖之言乃自替曰我病稍間
即歸五祖病痊尋歸祖一見而喜今即參堂便入
侍者察方半月會部使者解印還蜀詣祖問道祖

通

卷四十五

世

曰提刑少年曾讀小艷詩否有兩句頗相近頻呼
小玉元無事祇要檀郎認得聲提刑應喏喏祖曰
且仔細師適離侍立大問曰聞和尚舉小艷詩提
刑會否祖曰他祇認得聲師曰祇要檀郎認得聲
他既認得聲為甚麼却不是祖曰如何是祖師西
來意庭前栢樹子彈師忽有省迷出見鷄飛上欄
杆跛翅而鳴復自謂曰此豈不是聲遂袖香入室
通所得呈偈曰金鴨香銷錦繡緯笙歌叢裏醉扶
躄少年一段風流事祇許佳人獨自知祖曰佛祖

大事非小根劣器所能造詣吾所汝吾祖徧謂山
中耆舊曰我侍者恭得禪也繇此所至推為上首
後還里省親翰林郭公知章請開法六祖更昭覺
政和間謝事復出峽南遊時張無盡寓荆南以道
學自居少見推許師艤舟謁之劇譚華嚴旨要曰
華嚴現量境界理事全真初無假法所以即一而
萬了萬為一一復一萬復萬浩然莫窮心佛眾生
三無差別卷舒自在無礙圓融此雖極則終是無
風市市之波公于是不覺促榻師遂問曰到此與

通

卷四十五

世

祖師西來意是同為別公曰同矣師曰且得沒交
涉公色為之愠師曰不見雲門道山河大地無絲
毫過患猶是轉句直得不見一法始是半提更須
知有向上全提時節彼德山臨濟豈非全提乎公
乃首肯翼日復舉事法界理法界至事理無礙法
界師又問此可說禪乎公曰正好說禪也師笑曰
不然正是法界量裏在蓋法界量未滅若到事事
無礙法界法界量滅始好說禪如何是佛乾屎橛
如何是佛麻三斤是故真淨偈曰事事無礙如意

自在手把猪頭口誦淨戒。越出雄坊。未還酒債。十字街頭。解開布袋。公曰。美哉之論。豈易得聞乎。於是。以師禮。得若碧巖久之。遷至漳州。獄麓道林。佛眼遠禪師。初至海會。依演和尚。以已事咨决者。屢矣。演只語之曰。我不如你。你自會得好。或曰。我不會。我不如你。遠莫涯其意。久而復扣曰。今會中誰可親近。演曰。有元禮首座。來時只向伊道。衲僧須具緇素眼。始得。及問我上堂道。同時出入宿世冤家之語。遂有省。子若乞教于禮。必須獲益。及請

德廣

八卷四十五

問禮。乃以手引遠之耳。繞圍爐數匝。且行且語。你自會得好。遠曰。有冀開發。却爾相戲。豈法施之式哉。禮曰。汝他日悟去。方知今日曲折已而寒夜孤坐。撥爐見火。一豆許。恍然自喜。曰。深探撥有些子。平生事。只如此。遽起。問几上傳燈錄。遂當破窻。隣因緣洞符。所證。因悟。因請其寮。舉青林。撒土話。驗之。且謂古今無人出得。遠曰。有甚麼難出。圓悟曰。只如你道鐵輪天子寮中音。又作麼。生出遠曰。我道帝釋宮中放教書。圓悟退而語。方喜曰。喜遠見

便有活人句也。其後遠之嗣子。烏巨行。公有頌發。揮海會之語曰。我不會。今不如你。遠磨當門。缺兩齒。滿堂無限白。頰風明明。不自秋江起。又曰。我不會。今不如你。堪笑。千花生。確背善財。謾說百城遊。何會踏著自來底。

德寶

八卷四十五

甚

上封佛心 黃龍法嗣

潭州上封佛心才禪師福州姚氏子初依海印隆禪師見老宿達道者看經至一毛頭師子百億毛頭一時現師指問曰一毛頭師子作麼生得百億毛頭一時現達曰汝乍入叢林豈可便理會許事師因疑之遂發心領淨頭職一夕訊掃次印適夜參至則遇結座擲拄杖曰了即毛端吞巨海始知大地一微塵師豁然有省及出闔造豫章黃龍與死心機不契乃參靈源凡入室出必揮淚自訟曰此事我見得甚分明

老實

卷四十五

五

祇是臨機吐不出若為奈何靈源知師勤篤告以須是大徹方得自在也未幾竊觀鄰案僧讀曹洞廣錄至藥山採薪歸有僧問甚麼處來山曰討柴來僧指腰下刀曰鳴剝剝是個甚麼山拔刀作砍勢師忽欣然捫鄰案僧一掌揭簾趨出銜口說偈曰微微大海乾枯虚空迸裂四方八面絕遮攔萬象森羅齊漏洩後分于真乘應上封之命屢遷名利

聖楷曰黃龍靈源惟清禪師每謂人曰今之學者未脫生死病在甚麼處病在偷心未死耳然非其

罪為師者之罪也如漢高帝給韓信高殺之信雖死其心果死乎古之學者言下脫生死效在甚麼處在偷心已死然非學者自能爾實為師者鉗錘妙密也如梁武帝御大殿見景景不動聲氣而景之心已枯竭無餘矣今觀上封才禪師之微悟固由揮淚中來拆靈源有以涵養之也如瀉山之于香嚴慈明之于揚岐俱用此法

老實

卷四十五

五

文殊心道 太平法嗣

朗州文殊心道禪師。行州徐氏子。年三十得度。請成
都習唯識。自以為至同舍。詰之曰。三界唯心。萬法唯
識。今日前萬象。擬然心識。安在。師茫然不知對。遂出
周流江。淮既抵舒之。大不聞佛鑑。禪師夜參。舉趙州
栢樹子話。覺鐵背云。先師無此話。莫謗先師好。因大
疑。提斯既久。一夕豁然。即趨丈室。擬叙所悟。鑑見來
便閉門。師曰。和尚莫設某甲。鑑曰。十方無壁落。何不
入門來。師以拳擗破窓紙。鑑即開門。搗住曰。道道師。

以兩手捧鑑頭。作口啐。而高呈。傷曰。趙州有箇栢樹
話。禪客相逢。徧天下。多是摘葉與尋枝。不能直向根
源會覺。公說道。無此語。正是惡言與。而罵禪人。若具
通方眼。好向此中辨真。假鑑深然之。每對客稱賞。後
命分。庾襄守請開法。天寧未幾。擢大別文殊。建炎三
年春。示眾舉臨濟入滅。囑三聖因緣曰。正法眼藏。暗
驢滅。臨濟何曾有是說。今古時人。皆妄傳不信。但看
後三月。至閏三月。賊鍾相叛。其徒欲舉師南奔。者師
曰。學道所以了生。也何避為。賊至。師曰。速見殺。以快

汝心賊。即舉絮殘之血。皆白。乳賊駭。弭席覆之而去。

聖楷按道禪師法嗣。其一為思業。禪師嘗德府人。
世為屠宰。一日戮猪。次忽洞徹心源。即棄業為比。
丘。述偈曰。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
不隔一條線。往見道禪師。道曰。你正殺猪時。見個
甚麼。便乃剃頭行脚。業遂作鼓刀勢。道喝曰。這屠
兒。參堂去。業便下參堂。後嗣任文殊。日上堂。舉趙
州勘婆話。乃曰。勘破婆子面。青眼黑。趙州老漢瞞
我不得。其一為楚安。慧方禪師。潭州許氏子。初參

道禪師于大別。未幾改寺為神霄宮。附舟過湘
南舟中。聞岸人操鄉音。厲聲云。叫那由是有省。即
說偈曰。沔水江心喚一聲。此時方得契平生。多年
相別重相見。千聖同歸一路行。觀此二公悟境。迥
出尋常。昔兜心自誓曰。天下人。總是參得底。禪某
是悟得底。參之與悟。相去幾何。但信自心。立地成
佛。非虛語耳。

九峰無念

九峰無念勝學禪師。隨州應山陳氏子。九歲投本縣寶林寺。無極緣公為師。初不識字。執苦經年。自覺大。事。不。了。往。叅。荊。州。無。聞。和。尚。問。舉。萬。法。歸。一。一。歸。何。處。話。頭。開。示。師。頓。發。大。疑。日。夕。叅。究。復。遍。寶。林。二。十。二。歲。詣。宣。州。登。壇。受。具。後。入。嵩。山。住。靜。影。履。不。出。嘗。穿。一。衲。脇。不。沾。席。精。勤。過。抄。一。夕。見。月。有。省。偈。云。數。載。東。山。昏。霧。深。梵。欄。終。日。待。晴。空。夜。來。忽。睹。霜。天。月。萬。象。全。彰。一。鏡。中。是。時。緣。公。奉。詔。住。開。元。寺。師。遂。出。

山往見緣公復東抵姑蘇。叅萬峯蔚和尚。峰見師入。門便喝。豎拳云。擊碎虛空。只一拳。血星迸出。遍三千。回頭轉腦。知端的。放去收來。揔一般。師隨聲答云。一。拳。擊。破。虛。空。迸。出。一。輪。明。月。堂。獨。露。真。嘗。到。此。本。無。言。說。峰。又。拈。起。古。鏡。云。速。道。師。答。云。威。音。那。畔。時。鑄。出。非。銅。鐵。一。點。其。分。明。大。千。俱。照。微。峰。肯。之。辭。題。寶。林。峯。親。書。法。語。贈。之。以。偈。併。布。製。二。十。五。條。法。衣。一。領。師。由。此。至。洪。山。道。風。昭。著。緇。俗。景。慕。洪。武。十。六。年。萬。壽。寺。西。結。菴。為。方。丈。因。名。西。菴。師。一。日。東。去。四。

十里許。九峯山口有老翁引師直至師子巖。下翁忽不見。是時山徑未開。諸虎禪處。師趺坐數日。近山居民見師端坐。驚喜稱歎。於是楚昭王聞之。遂為開山建寺。二十七年。以通靈侯奏。欽奉。

太祖高皇帝遣中官召師至京。迎見便殿。命坐賜茶。對談般若。若機語相契。命送至天禧寺。次日復召賜齋。師謝恩就辭。上遣中官賁果饌。伴送兼賜宮中所製。襟絲衲衣二件。金鉢。瓶。匙。筋。各一。并御製。居山圖序。詩文一軸。題曰。論僧無念。二十八年冬。復遣中

官賜。緇。金。紵。絲。袈。裝。一。領。并。銀。瓶。繩。血。等。件。松。實。松。花。二。器。特。賜。松。實。詩。并。序。永。樂。三。年。乙。酉。十。一。月。二。十。九。日。師。將。示。寂。請。楚。王。殿。下。到。寺。說。偈。曰。世。尊。七。十。九。無。念。八。十。邊。打。破。華。藏。海。依。薄。水。連。天。師。復。囑。曰。殿。下。珍。重。保。守。護。持。佛。法。語。畢。坐。逝。壽。七。十。八。臘。五。十。七。全。身。入。塔。塔。在。師。子。巖。下。設。清。福。廣。慈。無。念。學。公。禪。師。

楚寶四十五卷

湖南巡撫
採進本

明周聖楷撰聖楷字伯孔湘潭人是書編錄楚中
 人物名勝分二十五門曰大臣曰名臣曰大將曰
 智謀曰諫諍曰文苑曰良史曰命使曰典故曰真
 儒曰諸子曰孝友曰忠義曰獨行曰真隱曰列女
 曰方伎曰異人曰宦績曰遷寓曰山水曰名祀曰
 列仙曰名釋曰祖燈悉錄史志原文亦間有考證
 前有總論四條一曰定區域以尊王二曰別人物
 以徵傳三曰約論註以歸雅四曰考遺賸以缺疑
 高世泰序稱其人物十九名勝十一古文十九今
 文十一大致以人物為主而稍以山水古蹟附之
 既非傳記又非輿圖在地志之中別爲一例姑從
 其多者爲主附之傳記類焉



ZW 21181000514287